嘉慶七年仿宋本重刊

景定建康志

金陵孫忠愍祠藏版

景定建康志序

郡有志即成周職方氏之所掌登徒辨其山林川澤都鄙之名物而已天時驗於歲月災祥之書地利明於形勢險要之設人文著於衣冠禮樂風俗之臧否忠孝節義表人

材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
兵堅瑕討軍實也政教修廢
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
迹垂勸鑒也夫如是然後有
補於世郡皆然況陪都乎
昔忠定李公嘗言天下形勝
關中爲上建康次之自楚秦

以來皆言王氣所在句踐城
之六朝都之隋唐而後爲州
爲府爲節鎮爲行臺五季僭
僞晛消實開吾
宋混一之基
南渡中興此爲根本章往考
來國志宜詳於宅郡而乾道

有舊志慶元有續志皆略而
未備觀者病之慶元迄今逾
六十年未有續此筆者寶祐
丁巳光祖蒙
恩來司留鑰因閱前志編摩
在念一年而勤民二年而整
軍三年而易閫荆州未暇也

已未重來汲汲守禦補尺籍
治戰艦備器械固城池日不
暇給未幾鼓枻驚濤風餐露
馳於舒蘄江黃之間往復無
慮數四元勳振旅長江肅清
光祖始得少休於郡與滯補
弊之餘爰及斯文有幕客周

君應合博物洽聞學力充贍舊嘗爲江陵志紀載有法乃以是屬之開書局於郡圃之鍾山閣下相與研古訂今定凡例而裒篇帙先爲晉都錄四卷隆炎創興之盛宮城建置之詳與夫雲漢昭回之

章皆備錄焉揭爲一書之冠冕其次爲地理圖爲侯牧表爲志爲傳合爲五十卷表起周元王四年越城長干之時以至於今千七百載年經類緯曰時曰地曰人曰事類之所由分也志凡十一曰疆域

二曰山川三曰城關四曰官守五曰儒學六曰文籍七曰武衛八曰田賦九曰風土十曰祠祀傳凡十一曰正學二曰孝悌三曰節義四曰忠勳五曰直臣六曰治行七曰耆舊八曰隱德九曰儒雅十曰正女大略備矣始於三月甲子成於七月甲子獻之

天子

玉音嘉焉用不敢闕傳之無窮補其闕遺續其方來則有望於後之君子景定辛酉歲艮月初吉觀文殿學士光祿

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暫兼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陸伯

戶馬光祖書

重刻景定建康志序

宋馬光祖以觀文相尹留都時請於朝屬幕僚周應合撰景定建康志五十卷續乾道慶元二志爲書一千七百二十八版藏府學紬書堂中至明嘉靖間黄佐作南廱志止存七百五十九版

國朝朱氏彝尊跋此書云訪之三十年始從

曹通政子清借錄之故世間傳本絕少迨

開

四庫館而馬氏裕以家藏本獻錄入史部余

以嘉慶四年奉

命節制兩江暇日檢署中藏書有康熙間

敕賜宋板景定建康志紙墨精好重加裝訂常置

案頭翻閱適陽湖孫觀察星衍僑居金陵

謁余道故授觀此本觀察以爲宜廣流傳乃集都人士之好古者醵金校刊余與幕中諸友亦助貲以成其事自辛酉春正迄夏五書成觀察乞叙于余余惟自古建都之地故實繁多皆有名人撰述成志其後或爲新志竄亂刪落或佚其原本今闕中惟宋敏求長安志及程大昌雍錄僅存中

州有宋敏求河南志竟不可得吾浙嘉泰會稽志至元嘉禾志雖存亦無刊本金陵爲吴晉宋齊梁陳南唐建都之地賴有此志及至正金陵新志以徵文獻考宋時有景定志乾道慶元二志各二百數十版並存府學傳曰舊章不可忘也又曰足則吾能徵之矣夫山川城闕河渠閘隘金石名迹所存適古適不可廢必得博聞強識之士訂正之若新志所增職官科舉財賦額程之屬胥史之有文者皆能爲之且馬制帥官此邦時具有政績經世之學時措之宜皆見斯志故于中江載唐景福時作五堰江流漸狹至東壩成而中江不復自陽羨入海可證禹貢三江古說之不謬于丹

楊絳巖兩湖載唐已来斗門蓄洩之制知湖隄築而上元句容水利之可用于破岡埭載吳陳勳置十四埭通吳會船艦之制知廢閘修而句容雲陽水運之可通其提領茶鹽自載申請六事則苛取牙儈之積弊皆可禁抑其設平止平糴諸倉積穀至十五萬石則以陳易新之利益甚大其沿

江置寨募兵至三千三百人則弭盜應變之有備無患蓋馬制師固政事才其與周君著書考古又其餘事余蒞茲三載居心行政日夜思所以不負

國家委任者視馬制師識有不逮古人云入

國問俗又云仕優則學余于此志不禁流連隨會之感矣今江寧府志為康熙六年

知府陳開虞撰考證疏陋刪落唐宋碑碣尤多似未見建康志而為之者此志刊行他時續修府志更有依据元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十五卷傳本亦少復望好事者踵而刊之此志宋本原闕諸圖審由寫補字句亦多譌舛孫觀察又据別本是正補足之觀察為余守常郡時識拔士好古贍學與周應合媲美云

嘉慶六年太歲辛酉六月朔日

賜進士出身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統轄南河事務錢唐費淳撰

重刊景定建康志後序

嘉慶三年予僑居金陵因求景定建康志得見影宋鈔本于吳門黃孝廉丕烈許及謁　兩江督部費芸浦師示以　勅賜宋本建康志前有禮部官印不知何時所進紙版精致奉歸謀之郡人之好事者醵金刊之費不足又得諸當道助貲蕆事凡用白金七百餘兩閱半載竣工建康志舊有宋史正志乾道志二百八十版吳琚慶元志二百廿三版元時已不存景定中馬光祖屬周應合撰成此志增至一千六

百餘版其後亦燬于火至元中重刊于慶元路即明所存南雍版本今　勅賜本則宋本也建康志體例最佳各表紀年隸事備一方掌故山川古迹加之考證俱載出處所列諸碑或依石刻書寫間有古字馬光祖周應合俱與權貴不合氣節邁流俗者其于地方諸大政興利革獘尤有深意存焉其後有郡人戚光卒意更改使名迹無聞當事病之因延陝西備官張鉉重纂金陵志余所藏尚有元刻本其版亦散佚矣蒙謂一方修志如有宋元舊本自宜刊刻原書在前依例增續或辨證古人得失別爲一卷近時作志動更舊例刪落古人碑版引書出處增以流俗傳聞蕪穢詩什甚爲不典陳開虞新志即所不免頗有宋元志本存此邦文獻耳金陵自明太祖建都城盡燬六朝碑碣古物比他郡尤少頻年搜訪惟得古磚有錢文爲大泉五百四字知是吳後建城磚又見攝山千佛嶺龕中有宋王秀胡恢等題名及昔在句容所見吳衡陽太守葛府君碑梁天監井銘皆方志所缺載吾友嚴文學觀嘗考金陵石刻所得亦多古人

未見者他時當附入新志此志成于宋景定二年辛酉歲至嘉慶六年辛酉重刊行世一書之成有運數焉　督部師鎮江左之三年政平年豐百廢修舉因議浚河設閘以通秦淮水利而此志適刊成余在浙之紹興亦屬郡人重刊嘉泰會稽志聞已成書海內古書次第行世有心者鉤稽舊章足以助成善政輒喜而記其梗概助予校勘者表弟張文學紹南也景定志地里圖序云為圖十有五而宋印本止存七圖餘皆補畫本黃氏影鈔本較多共十九圖今据補入其圖或與目錄參差不符未知其審又城闕志廿一卷黃氏影鈔本多出古南苑諸條凡三葉亦据補入疑宋版與元重刊版之異時無別本可証姑存疑云耳

賜進士及第前分巡山東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撰

進建康志表

臣光祖言鍾阜

帝王之宅忝備居留職方土地之圖輒成紀載敬

裒竹簡冒徹

楓宸臣光祖惶懼惶懼頓首頓首竊以紫蓋東南勢

雄建鄴青山表裏景似洛陽吳晉以來皆號京畿

秦楚之間已占王氣洗前日六朝之陋肇吾

宋萬世之基

歷數有歸

太陽升而爝火熄
神武不殺
膏澤下而江水清爰
重昇州遂
開節鎮
嘉祐之進大國
龍飛猶軫於
初潛
紹興之作

新宮
馬渡喜逢於
再造
發天作地藏之勝著
祖功
宗德之隆
建邦
設都非列城之能儗詔今傳後豈鉅典之可虛臣
叨佩

玉麟容瞻
銅鳳職在承
流而宣
化法當章往而亥來闓治八年而重臨曷報
恩徽之厚圖經三歲則一
上敢違
令甲之嚴廼遝幙僚恪修郡乘揭
琅根而首錄昭
弁冕之常尊諸地諸邑諸城繼加詮次十表十志

十傳序列編摩四八萬言皆聚此書千七百頫如
指諸掌辨山林川澤之名物粹衣冠禮樂之風流
善有勸而惡有懲往者過而來者續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性明日月
道整乾坤
帝書九丘言九州
聖學夙深於
稽古
天下一日行一遍

遠模蓋得於
傳家運
藝祖
仁皇
高宗之心兼
創業
中興
太平之事旣
徹疆於江表行

復竟於關中臣未能刊涪溪之碑且此效雍州之錄
漢光投戈講藝願益恢
輿地之披
周宣備器脩車何但美
東都之會所有新修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計四十六冊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臣光祖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定五年八月　日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

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兼

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食實封陸伯户臣馬　光祖　上表

獻　皇太子牋

右光祖伏以

龍盤勝地叨分

居守之符

鶴禁麗天輒

獻職方之乘既先塵於

丹扆敢繼徹於

青闈光祖惶懼惶懼叩頭叩頭惟建業之名區寔

仁皇之

潛邸前
收圖於
開寶
聰明神武不殺者夫後
駐蹕於
建炎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再造
中天之業

永垂
萬世之基光祖莞鑰才畢
冕旒
恩大承
流宣
化敢忘載筆之勤考古訂今庶遂闕文之備將遵
著令悉
上送
官茲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恭敬溫文
賢聖仁孝
行必正道
宮中常務於
觀書
建以
元良天下咸安於
圭器凡屬
乾坤之內宜

周日月之明光祖俯效編摩仰裨
省覽
星重輝
海重潤
益綿
景祚之隆車同軌書同文
行復興圖之盛所有新修
景定建康志四十五冊謹隨牋上
獻瞻望

宮庭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光祖惶懼惶懼抑頭

抑頭謹牋

景定二年八月　日具位馬光祖上牋

景定二年九月十七日恭奉

聖旨宣

諭茲披來奏備見勤恍列郡志以著

編總封疆之在目深勞宸纂殊用

歎嘉

臣光祖頓首頓首謹錄

景定建康志目錄

卷之一

留都錄一

序錄

宮城圖

行宮記載

行宮規制

行宮留守

行宮匙鑰司

養種圖

卷之二

畱都錄二

詔令 建隆以來

卷之三

畱都錄三

詔令 建炎以來

卷之四

畱都錄四

御製

御書

卷之五

建康圖 辨附

圖序

龍盤虎踞形勢圖

歷代城郭互見圖

建康府境方括圖

建康閫闔所部圖

府城圖
府治圖
上元縣圖
江寧縣圖
句容縣圖
溧水縣圖
溧陽縣圖
府學圖
明道書院圖

青溪先賢堂圖
辨丹陽
辨揚州
辨金陵
辨建鄴
辨越臺
辨馬鞍山
卷之六
建康表總序

建康表一

起周元王四年戊子至東漢獻帝建安己亥

為世表

建康表二

起吳大帝元年辛丑至後主天紀四年庚子

凡六十年為年表

卷之七

建康表三

起西晉太康庚子至東晉元熙己未凡一百

四十年為年表

卷之八

建康表四

起南宋永初庚申至昇明戊午凡五十八年

為年表

卷之九

建康表五

起南齊建元己未至中興辛巳凡二十三年

為年表

卷之十

建康表六

起蕭梁天監壬午至太平丙子凡五十五年

為年表

卷之十一

建康表七

起南陳永定丁丑至禎明己酉凡三十三年

為年表

卷之十二

建康表八

起隋開皇己酉至周顯德己未凡三百七十

三年為年表

卷之十三

建康表九

皇朝建隆以來為年表

卷之十四

建康表十

中興建炎以來為年表

卷之十五

志總序

疆域志一　志序

地爲郡　地爲治所

地所屬分野　地所屬國

地所屬州　地所屬郡

地所置僑郡　地所置府

地所統縣　地所接四境

卷之十六

疆域志二

鎮市　鄉村

坊里巷陌附　鋪驛

道路　橋航

津渡　堰埭

卷之十七

山川志一　志序

山阜　岡嶺峴坡堆附

卷之十八

山川志二
江湖淮附　溪澗
卷之十九
山川志三
河港　溝瀆
池塘　井泉
諸水　巖洞
淵浦磯汀夾沙附
卷之二十
城闕志一　志序
古城郭以下各著考證
今城郭　門闕
卷之二十一
城闕志二
古宮殿　樓閣
堂館齋附
卷之二十二
城闕志三

亭軒　臺觀
園苑
卷之二十三
城闕志四
諸倉　諸庫
務場　藥局
窖窨　獄犴
營寨　廬院
卷之二十四
官守志一　志序
府治　通判廳
職官廳　曹官廳
卷之二十五
官守志二 諸司寓治
都督府　宣撫司
制置司　安撫司
卷之二十六
官守志三 諸司寓治

總領所　轉運司
侍衛馬軍司　御前都統制司
提領茶鹽所　提領戶部酒庫所

卷之二十七
官守志四
諸縣令

卷之二十八
儒學志一　志序
前代學校興廢　本朝興崇府學

置教授　增學計
立義莊

卷之二十九
儒學志二
建明道書院

卷之三十
儒學志三
建諸縣學

卷之三十一

儒學志四
祀先賢
卷之三十二
儒學志五
貢士
卷之三十三
文籍志一　志序
書籍　書版
石刻

卷之三十四
文籍志二
諸論
卷之三十五
文籍志三
奏議　書
卷之三十六
文籍志四
露布　表狀

卷之三十七

文籍志五

詩賦　樂府

卷之三十八

武衛志一　志序

形勢　攻守

江防

卷之三十九

武衛志二

兵籍　器甲 軍裝火攻附

戰艦

卷之四十

田賦志一　志序

田數　賦稅

卷之四十一

田賦志二

營租　沙租

圩租　蠲賦雜錄

卷之四十二
風土志一　志序
風俗　民数
災祥　第宅
土貢　物産
卷之四十三
風土志二
古陵　諸墓
義阡
卷之四十四
祠祀志一　志序
古郊廟　社稷
祠廟
卷之四十五
祠祀志二
宮觀
卷之四十六
祠祀志三

寺院 ·

卷之四十七

古今人表 幷序

古今人傳一

正學傳

卷之四十八

古今人傳二

孝悌傳　節義傳

忠勳傳 ·　直臣傳

卷之四十九

古今人傳三

治行傳　耆舊傳

隱德傳　儒雅傳

貞女傳

卷之五十

拾遺

景定修志本末

開慶己未春三月裕齋先生金華郡公以大制帥再尹畱都請於 朝以京湖舊幕客周應合充江東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明道書院山長編程子書畢明年六月命饟師於池陽又明年二月趣還建康甲寅應合至自池陽拜 公玉麟堂公命之曰建康大都會也自慶元而後圖志未續實大闕典而慶元以前之書紀載甚略不無舛訛圖志三歲一 上法也吾再至此矣及三年將成此書而丐歸焉屬筆於子毋遜應合避席曰畱都鉅典當屬之大手筆應合淺學謏聞不足以辱隆委敢頓首固辭公曰子嘗修江陵志矣圖辨表志粲然有倫輕車熟路子何辭焉禊節適逢甲子宜以是日開書局於鍾山閣下即葉石林紬書之舊所也速為之及吾未去以前成書可也應合稟命而退時有疾未愈欲少俟調理徐受條教而制命沓至矣入局修纂謹如甲子之期

則請於　公曰舊志二百八十板所記止於
乾道續志二百二十板所記止於慶元慶元
至今所當續者六十餘年之事不敢略亦不
敢廢前志也　公曰乾道慶元二志互有詳
略而六朝事迹建康實錄參之二志又多不
合今當會而一之前志之闕者補之舛者正
之慶元以後未書者續之方爲全書況前志
散漫而無統無地圖以攷疆域無年表以攷
時世古今人物不可泯者行事之可爲勸戒

者詩文之可以發揚者求之皆闕如也子其
用江陵志之凡例彙而輯之備前志之所未
備此吾所望也應合又請於　公曰謹奉教
矣而未可以速成也慶元續志之作實因朱
舜庸金陵事類之編舜庸郡人也其編猶積
二十稔而後成況非郡人者乎況欲繼舜庸後
而修爲全書乎願寬以歲月廣招局官與郡
之士友而共成之　公不許應合乃條上四
事一曰定凡例應合昨修江陵志爲圖二十

附之以辨其次爲表爲志爲傳爲拾遺所載
猶不能備建康又非江陵比也自吳以來
國都於此其事固多於江陵若我
朝建隆開寶之平江南天禧之爲 潛邸建
炎紹興之建 行宮
顯謨承烈著在 留都
鳳闕龍章固宜備錄然混於六朝之編列於
庶事之目宮府雜載君臣並紀殊未安也今
欲先修留都宮城錄冠於書首而建康地圖

年表次之十志又次之一曰疆域二曰山川三曰城闕四曰官守
五曰儒學六曰文籍七曰武衛八曰田賦九曰風土十曰祠祀十傳又次之
一曰正學二曰孝悌三曰節義四曰忠勳五曰直臣六曰治行七曰耆舊八曰隱德九曰儒雅十曰貞女
傳之後爲拾遺圖之後爲地名辨表
之緯爲四曰時年世甲子曰地疆土分合都邑更改曰人牧守
更代官制因革曰事著成敗得失之迹以寓勸戒志之中各著事
跡各爲考證而古今記詠各附於所爲作之
下凡圖表志傳卷首各爲一序而留都錄之
序則請 公命筆 公皆可之二曰[illegible]

乾道舊志慶元續志各有規模今用前凡例會而爲一慶元以前之未備者慶元以後之未書者皆欲增修無闕豈一手兩耳目所能周遍誤承隆委辭不獲命何敢自有其事竊惟幕府環列儒宗林立所當博師三長共成一書金陵故家文獻所聚耆舊英俊尤宜周詢庶幾憑藉衆力早有成書之期欲乞請官十員招士友數人入局同共商確分項修纂公不許三日

廣搜訪

纂修既欲其備搜訪不厭其詳自幕府以至縣鎮等官自萬公以至諸鄉士友自戎帥以至將校欲從閫府轉牒取會凡自古及今有一事一物一詩一文得於記聞當入圖經者不以早晚不以多寡各隨所得批報本局以憑類聚考訂增修其有遠近博物洽聞之士能記古今事蹟有他人所不知者並請具述從學校及諸縣繳申其閥閱子孫能收上世家傳行狀墓誌神道碑及所著書文與先世所得 御札 勅書名

賢往來書牘並請錄副申繳其山巔水涯古
今高人逸士有卓行而不求聞達者亦請冥
搜詳述以報本局其有聞見最博考證最精
者當議優祟諸吏民父老中有能記憶舊聞
關於圖志者並許具述實封投櫃櫃置府門
三日一開類呈其條具最多而事迹皆實者
當行犒賞　公皆從之行牒及榜四曰詳參
訂切惟諸司幕府叅佐賓僚學富才宏皆應
合所願求教然望尊職重有非書局所敢一
一屆致者容應合每卷修成初藁各以紫袋
封傳諸幕悉求是正其未當者與未盡者各
請批注行間以憑删修次藁再以紫袋傳呈
如初俟定本納呈　鈞覽仰求筆削然後付
之鋟梓仍乞選差局吏兩名分管書局事務
書吏十名謄類草藁書寫板樣客司虞候四
名以備關借文籍傳呈書藁等用　公皆從
之越一月應合又請於　公曰成書之期既
不可緩修書之事若望洋應合自入局以

來主一無適夜以繼日疲精書傳極力丹鉛
修書之藁未半刻梓之匠已集既同官之難
屆非隻手之可辦有長子天驥見為淮西總
所催運官欲乞移文總所給假數月專在書
局為撿閱校讐之助有壻吳疇見為安豐六
安縣主簿亦西總幕乞令往來為助　公從
之凡纂一事必稟命於　公每成一藁必取
正於　公夜考古書朝訂今事右分編彙左
付刻梓自禊節以來周兩甲子而大略粗備

若畱都錄四卷地理圖及地名辨一卷年表
十卷官守志四卷儒學志五卷文籍志五卷
武衛志二卷田賦志二卷古今人表傳三卷
拾遺一卷此皆乾道慶元兩志之所無而創
為之也若疆域志三卷山川志三卷城闕志
三卷祠祀志三卷因前志之所有者十之四
增其所無者十之六合為五十卷凡一千六
百餘版印褾為二十四冊外目錄一冊上之
闔府其書版首尾九百九十四片為廚架五

所鑰而藏之紬書堂中選書吏以掌其啓閉每卷每類之末各虛梓以俟續添固未敢以爲成書也嘗聞南軒先生因修郡志而示訓曰削去怪妄訂正事實崇厚風俗表章人才是編也於前之八字無能爲役於後之八字或庶幾焉雖然金陵自有城邑以至於今千七百年王伯廢興之故山川風景之殊國都城市之變遷田里民物之登耗忠臣義士之遺烈洪儒騷客之流風衣冠禮樂之隆汙典

章文物之因革所以興感慨而寓勸戒者豈五十卷之圖書所能盡其紀載而兩甲子之日力所能畢其編摩也哉姑以奉　公之命而不敢怠於其職耳昔司馬文正公之修治鑑也萃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爲三百五十四卷之書聚諸賢之助閱十有九年而後成猶曰歲月廹趣紕謬不能自保今之所修郡志耳既無司馬公之學力又無書局官之衆力且未有十九年之日力而欲記千七百年

之成敗得失於五十卷書之間其爲缺謬何
可勝言刊而正之姑有望於後之君子
景定辛酉歲十月甲子豫章周應合謹書

景定建康志目錄終

景定建康志卷之一

大宋中興建康留都錄

臣光祖恭惟
本朝以仁立國
聖聖相承用緜
億萬世無疆之休普天之下莫非治迹考之建康
爲尤著粤自
藝祖皇帝應天順人
肇造區夏江南底定不戮一人廼即南唐故府爲

[seal]

昇州治此葢
創業之遠模而
至仁之根本也肆於
眞宗皇帝篤生
聖嗣
封國於昇尹茲東土府號江寧其後
入繼
大統是爲
仁宗皇帝德侔天地

道久化成此葢
太平之盛典而
至仁之充周也至我
高宗皇帝復受
天命再造
鴻業
翠華南渡首
幸江寧廼卽府治以建
行闕

卑宮克儉不忍勞民洋洋
聖謨
啟佑
我後此蓋
中興之丕基而
至仁之遐續也迨移
蹕錢塘
世命重臣留守於茲後百三十五年臣疊叨
誤恩洊司

留鑰人微責重懼弗勝任惟忠惟實圖
報萬分凡所以興滯補弊撫軍恤民布宣
聖天子之
深仁厚澤以固藩籬而護堂奧者一事不敢苟且
一刻不敢暇逸力之所至粗無廢事惟府志一書
尙爲闕典雖乾道有舊志慶元有續志而紀載疎
略不無謬訛自慶元以後六十餘年間未有續其
書者所部諸郡圖志略備而都會之府獨闕無以
章往考來非所以隆　陪京而備文獻臣實懼焉

剏稽之　令甲有諸郡圖志三歲一來上之文葢將以考修廢而驗興除也臣之再至歲又及三志而上之玆惟其時於是遴委官屬臣周應合置書局於府廨鍾山閣下相與考古訂今凡四閱月修纂成書爲圖凡十有五曰龍盤虎踞形勢圖曰歷代城郭互見圖曰建康府境方括圖曰金陵建闕所部圖圖分上下曰府城圖曰府治圖曰上元縣圖曰江寧縣圖曰句容縣圖曰溧水縣圖曰溧陽縣圖曰府學圖曰明道書院圖曰青溪先賢堂圖爲表凡千七百年侯牧表起周元王四年以至於今爲表者十爲志凡十一曰疆域二曰山川三曰城闕四曰官守五曰儒學六曰文籍七曰武衛八曰田賦九曰風土十曰祠祀爲傳凡

三卷而圖之後有辨傳之後有拾遺志之中各著事迹各爲考證若圖若辨若表皆舊志所未有而創爲之若志若傳因舊志而刪修者十之四增其所無者十之六合爲四十有六卷皆府志也又有大於府志者一

宫城建置之詳

隆炎創興之盛備錄宜也而舊志所載不過數行顧以

鳳闕

龍章雜書於六朝之編混列於庶司之目甚非臣
子尊
君之意臣尤懼焉謹於未成府志之先恭修
留都錄四卷
行宮爲卷之一
建隆以來詔令爲卷之二
建炎以來詔令爲卷之三
御書
御製爲卷之四又有
詔札不獨繫於建康而守臣立石於此者則錄於
第四卷末揭爲一書之
冠冕
昭如日星萬目共覩皆知
大分之有
常尊
留都之有
鉅典凡厥庶民是彝是訓以近
天子之光則於宣

德流
化未必無小補云景定二年歲次辛酉六月吉日
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
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 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
三郡屯田使暫兼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邑
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伍百戶臣馬光祖頓首頓首
謹書

行宮記載

開寳七年冬十月
藝祖皇帝謂臣曹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
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八年十二月彬上露布
江南平
詔置昇州
天禧二年二月
眞宗皇帝詔以昇州爲江寧府
冊命

皇太子行江寧尹充建康軍節度使進封
昇王
嘉祐四年四月翰林學士臣胡宿言於
仁宗皇帝曰
陛下建國於昇宜進昇爲大國無得封
上從之
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臣李綱言於
高宗皇帝曰天下形勝關中爲上建康次之宜以長
安爲西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

糗糧以備
臨幸則天下之勢安矣
上出其章付中書 少卿臣衛膚敏言曰建康實
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海爲東南要會之地伏望
趣下嚴詔夙期東幸中書舍人臣劉珏言曰金陵天
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廷臣率附其議於是大臣皆
主幸東南二年五月
上至江寧府駐
蹕神霄宮

詔改江寧府爲建康府三年閏七月
上發建康如浙西
紹興二年
上命江南東路安撫大使臣李光卽府舊治修爲
行宮臣光乞增創
後殿
上許之六月以圖進呈
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緡亦未
爲過必事事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

象箸之漸不可不戒由是制度簡儉不雕不斲得夏
禹卑宮室之意六年六月右僕射臣張浚謂東南形
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奏請
聖駕以秋冬臨幸建康七年三月辛未
上至建康十一月
上謂張浚曰
朕來建康行宮皆因張俊所修之舊不免葺數間小
屋爲寢處之地當與卿觀之初不施丹雘蓋不欲勞
人費財也八年正月

上將還臨安參知政事臣張守言曰
陛下至建康席未及煖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之心
臣趙鼎持不可壬戌
上召張俊至宮中諭之曰
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工俊
悚息承命俊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
上曰此事非難但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少紓民力
朕爲人主雖以金玉爲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
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爲然後世以

朕爲何如主也癸亥
上發建康戊寅
上至臨安府遂定都焉三十二年正月
上復至建康二月還臨安初
上謂輔臣曰將來幸浙西建康宮宇令有司照管宅
時復幸免更營造以傷民力趙鼎奏曰卽令建康府
拘收是年中書門下省言建康府已除行宮留守
詔應合行事件並依　西京留守司體例施行自是
江南東路安撫司常兼留守每歲四季月準

令入宮點視留守司屬官一員從之

行宮規制

行宮　在天津橋之北　御前諸軍都統制司之南

宮門　在宮之南皇城南門之北

寢殿　在宮之中

朝殿　在寢殿之南

復古殿　在寢殿之後

羅木堂　在復古殿之後

御膳所　在朝殿之左

進食殿　在復古殿西南

直筆閣　在朝殿之右

內東宮　在宮之左南位之右

孝思殿　在內東宮之後

資善堂　在學士院之右

南位　在內東宮之左御苑之右

大射殿　在御教場之北

小射殿　在復古殿西北

天章閣　在皇城門內宮門外東南隅與學士院相對

學士院在皇城門內宮門外西南隅與天章閣相對
御教場在軍器庫之南
走馬廊在進食殿之西南隅
御苑在皇城東門之內御馬苑之北南位之左
八僊臺在御苑東北
凉館在御教場內元符間元時敏作記今刻石在學士院
高齋在宮之東北隅慶歷間胡宿作記今刻石在學士院
御藥院在天章閣之後
御馬院在皇城司之左

軍器南北兩庫在走馬廊之前
御酒庫在資善堂之右
御醋庫在御酒庫之右
錢物庫在御教場門之右
內侍省在宮之右軍器庫之左
皇城司在天章閣之左
皇城周四里二百六十五步高二丈五尺下濶一丈
五尺紹興二年即舊子城基增築
皇城南門正對天津橋　御街一直

皇城東門對後軍教場城上有看教樓前有**日華橋**

皇城西門對江寧縣前大街前有**月華橋**

東待漏院在皇城門外之左

西待漏院在皇城門外之右

東閤亭在東待漏院之左

西閤亭在西待漏院之右

親事營在東待漏院之左

護龍河分青溪之水自東虹橋下流入河遶皇城東北西之三隅至西虹橋下與青溪水復合爲一

行宮留守

紹興八年以來被
命留守者自臣章誼始以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領後者因之或爲留守或爲主管留守司公事

章誼　紹興八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安撫大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葉夢得　紹興八年六月以資政殿學士安撫置制大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孟忠厚　紹興十三年以少傅節度使信安郡王安撫制置大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張守　紹興十四年正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安撫制置大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晁謙之　紹興十五年四月以敷文閣直學士安撫制置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鄭滋 紹興十八年五月以顯謨閣學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

俞俟 紹興十九年四月以敷文閣直學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

王晌 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以直秘閣安撫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

楊愿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以資政殿學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

王循友 紹興二十三年二月以朝散郎主管安撫司叅事兼行宫留守司公事

宋晛 紹興二十四年五月以敷文閣直學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

張燾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以寶文閣學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

韓仲通 紹興二十九年六月以敷文閣學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

王綸 紹興三十一年三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

錢良臣 淳熙十年九月以端明殿學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

章森 淳熙十五年八月以朝散大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

余端禮 紹熙二年二月以煥章閣學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

鄭僑 紹熙四年七月以顯謨閣學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

張杓 慶元元年正月以寶文閣學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

趙彦逾 慶元三年五月以資政殿學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

錢象祖 慶元四年十二月以華文閣學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

吳琚 慶元六年閏二月以鎮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撫使兼行宫留守

李沭 嘉泰二年十二月以徽猷閣學士安撫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

[illegible]燾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以資政殿學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張浚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 學 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陳俊卿 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以中書舍人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陳之茂 隆興元年五月以直徽猷閣主管安撫司公事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張孝祥 隆興二年三月以敷文閣待制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呂擢 隆興二年十一月以直徽猷閣主管安撫司公事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汪澈 乾道元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王佐 乾道元年十月以直寶文閣主管安撫司公事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陳之茂 乾道二年八月以徽猷閣直學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丘崈 嘉泰四年四月以敷文閣學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葉適 開禧二年六月以朝請大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徐誼 開禧二年九月以朝散大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丘崈 開禧三年十二月以資政殿學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

何澹 嘉定元年八月以觀文殿學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

楊輔 嘉定二年八月以龍圖閣學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黃度 嘉定三年正月以朝請大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劉榘 嘉定六年正月以朝議大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李大東 嘉定八年十二月以朝請大夫主管安撫制置司公事兼行宮留守司

方滋 乾道二年十一月以敷文閣待制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史正志 乾道三年九月以集英殿修撰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唐瑑 乾道六年二月以祕閣修撰主管安撫司公事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洪遵 乾道七年六月以端明殿學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

葉衡 淳熙元年正月以敷文閣學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胡元質 淳熙元年五月以朝議大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劉珙 淳熙二年三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

陳俊卿 淳熙五年十月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

范成大 淳熙八年四月以端明殿學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

行宮匙鑰司

內侍一員掌之

廨舍在西闕亭之右

屬官三員

一員幹辦　行宮大內入作司

一員幹辦　行宮大內事務

一員監　行宮大內門幹辦事務

守把雜役

親事官二十四人係

行在皇城司差到看管

殿守守把

皇城門

入作司二百五十人專備修造工役

防守軍兵係於建康府諸軍差撥

養種園一所在城東一里餘中爲正堂北向正堂東

南爲杏堂東北爲百花堂東爲砌臺西爲梅堂

西北爲竹間亭乾道三年建 並係匙鑰司兼掌啓閉

景定三年留守臣姚希得奏

李珏 嘉定十年十一月以寶謨閣學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司公事

李大東 嘉定十二年七月以中奉大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司公事

余嶸 嘉定十五年十月以朝議大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司公事

丘壽邁 寶慶元年正月以朝議大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司公事

趙善湘 寶慶三年二月以中奉大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司公事

李壽朋 紹定六年七月以朝議大夫安撫使兼主管 行宮留守司公事

陳韡 端平元年十月以朝請大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

別之傑 嘉熙二年正月以朝請大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

杜杲 淳祐二年四月以華文閣學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

董槐 淳祐四年四月以朝奉大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

趙以夫 淳祐五年六月以中奉大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

趙葵 淳祐七年六月以樞密使參知政事督視軍馬兼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

吳淵 淳祐九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

王埜 淳祐十二年二月以寶章閣直學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

丘岳 寶祐二年八月以寶文閣直學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

馬光祖 寶祐三年八月以寶章閣直學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

趙與𥲅 寶祐六年三月以觀文殿學士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

馬光祖 開慶元年三月以資政殿學士再爲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

營修葺

行宮準差承信郎內轄司提舉鮑體仁到府檢計合修去處曰寢殿曰朝殿曰復古殿曰進食殿曰天祿殿曰小殿子曰御膳所曰東待漏院曰西待漏院曰天章閣曰山子閣曰入內內侍省曰[illegible]曰小射殿曰南通門曰會茶亭曰東華門曰內藏庫曰[illegible]曰皇城門裏外曰宮門曰西班房曰皇城司備房曰東西闕亭曰走馬廊曰山子堂共二十六處其諸殿透換梁棟須使巨材多方經營以僕其用自當年六

月興工又冬暫歇又自四年四月續支興工作至八
月畢工除
朝廷科撥到一十萬貫外本府計增用一十一萬五
千四百餘緡米四百二十三石事訖
聞奏準苑使李忠輔傳奉
聖旨
行宮修葺頗夥賜臣一千兩鍍金香合一具龍涎香
一百餅纈羅二十疋揀芽小龍茶四斤清馥香五十
貼餅賜監修官通判臣馮端亮纈羅香茶有差

景定五年留守馬光祖任內重修**養種園**

行宮養種園在東門外一里而近舊以內臣掌
宮務園廢不治景定甲子冬始詔留守司兼任
其事節冗約浮抉姦剔蠹居亡何課入倍昔乃
斥其羨經營此園薙草鋤荊宣湮達壅規模固
在也爰即舊宇撤而新之矢棘翬飛丹艧炫耀
凡爲堂四爲亭三爲臺一門閎神宇暨守視庖
湢之所莫不備具繚以修垣四百七十餘丈僅
再朞鉅竹如雲梅杏松桂脫斧斤而就培埴湉

陰周匝始有禁籞氣象董是役者江東安撫司
參議官潘大臨凡糜錢一萬四千三百貫有奇
米一百八十八石有奇
正堂名熙春計一十一間
梅堂名玉雪計八間
四面堂名面面雲山計二十八間
杏堂名清華計九間
牡丹亭名懷洛計九間
百花亭名芳潤計八間

景定建康志卷之一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

建隆以來詔令

所錄惟大詔令及命宰相出鎮

建隆元年賜江南國主書

朕創發側微經綸草昧創平多壘輔翊前朝唯堅金石之心用保河山之誓歷事三主于兹十年洎世宗上僊少帝嗣位仰承顧命敢怠初心屬幷寇之幸災結匈奴而入鄙尋奉專征之命方圖却敵之功豈謂師次郊圻變生倉卒人心所屬天命有歸競列干戈逼趨京闕千夫之長不息於帷呼三事之臣共伸於推戴勉從禪讓若墜冰淵

非不能致命捐軀蓋無益於周之宗社矣國主雄材奕葉武略守邦撫吳楚之全封紹楊徐之舊業備覩興替深識變通共保懽盟永安疲瘵遠惟英晤當鑒誠懷 正月

二年荅江南李煜手表

朕以江南舊邦世有令德承襲基業保乂黎元而能遠奉中朝克遵禮命備見奉先之志用嘉述職之誠言念忠純方深延納載披手翰彌慰朕懷 九月

賜李煜嗣位禮物詔

睠彼江左世撫舊邦積善降祥丰生令器國主知奉先之道傾事大之心克稟貽謀紹光奕葉嗣位允符於衆望爲邦果契於永圖遐傾附内之心益洽同文之化屬新承於基構宜特沛於朝恩專命近臣往申慶賜今遣樞密承旨王仁贍賜國主禮物具如別錄 十月

三年諭李煜詔

朕撫寧寰宇愛育黎元每思致理之方務在從人之欲今據橫海飛江水闘懷順諸指揮員寮節級兵士各稱有骨肉見在江南乞取歸京國主素推仁愛必念流離可令所司分析軍兵憐其割

爰津遣過江體予馭遠之懷庶叶同文之化五月戊午

四年賜李煜詔 杜廷望至爲先令吳廷涑傳宣令發遣顯德二年後隔過朝廷員寮兵士及揚州戶口都過江北所有將率一二千人不免恐懼只希年歲間番次發遣其揚州戶口見括勘相次起遣過江北事朕爲萬邦之君慮一物失所俾慰巨國之戀免傷羈旅之情今覽敷陳備知誠款載惟傾順嘉歎良多八月戊子

又諭李煜 泉州陳洪進遣軍將魏仁濟上言四月二十二日據將吏等狀以張漢思不邮軍民勒歸私第請洪進鎮撫連城恭聽朝命朕以泉南一境早順大朝遠傾拱極之心不絕充廷之貢自前附庸江左四越中原屢有兇徒改易主帥蓋節制之無術致士庶之不寧今洪進洞識機宜深明去就勵丹衷而上表越滄海以來賓朕撫御華夷理須延納所期遐裔皆遂樂康若此後不稟朝章輒陵主將當徵銳旅往討不恭載惟明達之心必體懷柔之意十一月丁巳

乾德元年荅李煜詔 朕推恩馭遠稽古臨朝念秦漢以來久絕附庸之制閩越之地素爲藩服之封頃者

阻既中原依憑江左帥臣屢易軍鎭不寧陳洪進爲
衆所推上章聽命頃班詔爵用慰遠人將降制書明
諭朝旨國主爰形奏牘深述事宜雖認恭勤諒難俞
允苟依所請是朕食言則洪進一心未省爲臣之所
泉南二郡獨作無告之民上爲人君安忍行此不移
前詔當體予懷 十二月

又答李煜詔 王者之禮諸侯也異姓謂之叔舅詔書
賜之不名載乎禮文見之史冊顧惟涼德慨慕前王
矧彼大邦宜加異數國主禮存事上義執勞謙請呼

君前之名誠爲忠順俯同臣下之制何辨等威難議
允俞良深嘉嘆 十二月

三年答李煜詔 所上表謝示諭泉南等州事者惟彼
二州甚爲僻遠爰從近歲繼有變更初從劾淪亡不
能傳嗣漢思愚蔽又失衆心陳洪進爲下所推尋來
請命朕雖德薄義在君臨苟爽懷來是虧柔遠且漳
南之地夐隔海隅終慮遐陬或更生事所宜示以朝
命安其物情近已特授洪進節麾委以鎭撫推公示
信固無私焉在于素心應所備悉 二月乙卯

又諭李煜詔 朕撫寧邦國愛育黎民欲禮讓之興行期干戈之偃戢爰自江表內附商旅南通車書雖嘉於混同關市每煩於候接其間不無羣小罔顧憲章或尚氣以憑陵或使酒而喧競每達朕聽深用憮然雖曾指揮尚未嚴肅已降宣命自今諸處不令客旅過江只於江北置務折博凡有貨幣但於彼處貿易載惟通晤當體睠懷 八月乙未

諭李煜朝覲詔 勑李煜爾事我大朝素堅臣節望日展傾輸之禮頗盡恭虔凝旒推待遇之恩每從優異金石之心誠雖固丹青之懷抱未伸將欲弭中外之間言莫若敎君臣之厚契苟非會面何以宣心是用專遣廷臣往諭朕旨當體誠意暫覲闕庭竚俟來儀以慰延望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諭江南管內勑牓 勑江南管內州縣軍鎭官吏軍人百姓等朕統御萬邦撫臨億兆推至誠而待物期率土以歸心布惠行仁是予本志興兵動衆非我願爲惟彼江南言修臣禮久被撫懷之化頗傾依附之心貢封章則惟見恭勤修外貌則多從減降旣云事大

每欲包荒甘言常信其赤心內稔豈疑其姦計而又壘傾誠款請降冊封既禮分之未虧故我心之無間使人頻至詞旨愈專是以特降詔書俾其略諳京闕外則覩寰區之宅論內則盡魚水之深情終日包藏一旦彰露不唯多方託故懇避來朝而乃修葺城池選練軍旅教習戰陣抽點鄉兵為拒捍之計謀作攻守之準備朝廷養寇垂二十年心狠貌恭突然自敗向展為臣之禮都為覲豐之方每云傾輸盡彰狡詐復念一方生聚積歲誅求奉其矯僞之心成彼瘡痍之苦中外士庶請余討除縱朕心獨欲含容奈衆議皆憤憤悱悱既行問罪須至興師今者禁衛出軍雲臺選將授幄中之成算奮堂上之奇兵荆渚樓船順流而下餘杭戈甲合勢而趨嶺南則數路齊驅湖外則分頭競入水陸兼進左右夾攻絕其飛走之門可見覆亡之勢役不再舉其在于茲江南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阻霑皇化諒達變通之理必知逆順之規應僞命文武官僚等事於僞邦各懷明識所宜詳觀事勢審擇安危本主既終是執迷羣臣須自求多福或

能率師徒而送款或能舉郡邑以來降俟爾效忠節當行賞玉帛官爵我無愛焉以節鎮來歸則便須節鉞以郡邑向化則便賜郡符並令僞命職官各更加等酬奬去危得路轉禍有門勿失良時自貽後悔百姓等各安家業無至憂驚王師所臨軍法甚峻已指揮諸軍兵士不得殺人放火及虜掠人口發掘墳墓必令萬旅不犯秋毫候收復江南日特放租稅三年所有相次李煜差點到百姓刺面配軍人等候收復日並放逐穩便歸農各令倍加安恤推枯拉朽若成

平定之功薄賦輕徭永樂混同之化凡爾黎庶各體我懷故茲牓示各令知悉

答李煜奏峽口舟船詔

勑李煜省所奏峽口有舟船到岸事具悉朕思自爾守國今十四年睠言保護之心著在久長之義然於近日繼有間言或云修葺城池或云教習舟棹在城則選練軍伍向外則抽點鄉兵又於邊上收得文字進來備見爾臣寮所行意度或言稟奏宣旨或則自稱朝廷向所傾輸並云減降如斯機計都自罔欺惟朕心誠素無疑間驟茲聞達

深用驚嗟而又方務包容是以別推恩旨因修國信專遣使臣庶爾暫來與吾面會定君臣之厚契釋中外之疑懷兼於淞江量差兵士俾令巡警免爾憂虞何期峽口經由戍兵排布既來邀截須至殺傷兼封到弓箭進呈足明事實爾既未來朝覲彼又先起闘爭向所傳聞茲乃證驗今披所奏全似執迷豈衆臣蔽固而不知使大義倉皇而遽失所言十一弟見在朝廷從善則方領雄藩舉家帖泰從鑑則見居公館異禮接延日令撫安固無憂懼朕若恩意減薄何以及

斯宜體朕懷以保終始今并收到文帖封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荅錢俶進李煜書詔

勑錢俶省所奏不拆重封進呈江南李煜送到書事具悉卿位冠師壇心傾王室銘鍾鏤鼎逈高表率之勳翼子貽孫不墜忠貞之節負上將縱横之略秉大朝征伐之權得外境之來緘具封函而上進可明傾竭深副倚毗足觀久大之謀永保山河之寄其為嘉賞不捨寐興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招諭李煜詔 勅李煜朕法天臨人開懷恕物每以愛
民爲念未嘗黷武肆情而況待爾之恩素爲殊異比
期會面深欲宣心豈謂未體睠懷歧於疑間致此嬰
城之役應知失策之由或以爲困在危途且無外援
攻之則必取守之則必亾朕心未然良有以也但念
滿城生聚萬族攻圍偶誤計於一人致罹殃於兆庶
矧惟終始素欲保全邇來雖有差違朕亦爲爾體悉
却慮方茲隔越未得悔陳許乃自新特須明旨惟爾
衷抱當用沈思豈不知先君墳塋每令保護在京骨
肉盡禮接延爾雖疑迷朕無渝變由爾未能開悟致
令困彼蒸黎今者覽將帥之上言請梯衝之速進師
徒之勢迅若風驅旬月之間必見瓦解將俞所奏寧
不軫懷失路之人所宜指示逆流之水用使再通闢
茲効順之門協以好生之義失於此際悔亦難追朕
既不能愛彼生靈爾亦何路全其家國若能自度一
日謀無定謀久長之間如何了李從鎰等先因貢奉
來至京師久茲駐泊郵亭盡當體認朝旨俾令歸復
用達誠懷儻蔽固之能除斯憂危之頓釋君臣之分

可保如初禍福兩途爾當審擇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招諭江南勅榜

勅江南人户等朕君臨萬國子育兆民惟恩於恤物愛人豈憚於宵衣旰食睠惟江表久隔皇風竊號偷名盜據其土地急徵厚斂剝割於黎元是興弔伐之師往救凋殘之弊捷音繼至我武惟揚盪巢穴以非遙混車書而在卽百姓等咸居僞俗未被朝恩先行告諭之文俾識懷柔之意如能向王師而効順慕皇化以傾心卽當永保安寧仍令倍與存恤若是潛謀結集不認招攜便遣分兵剪除必是全家誅戮惟茲禍福宜自擇焉特示明文無貽後悔凡爾黎庶體我誠懷故茲榜示各令知悉

開寶八年平江南曲赦

門下惟彼江南久從割據洎中原之有主奉正朔以投誠朝廷推恩保護尤至而李煜不量力分每縱姦憸詐爲事大之恭勤每欲欺天而覬望修葺城壘彌年爲固守之方招誘豪强終日有包藏之志顯然彰露逹予聽聞猶推以異恩許其入覲堅心背順稱疾不朝向來詐欺一朝俱敗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兇徒則刼掠王民罔罪之師駐

踰周歲朕念一城生聚逃告無門由愚騃之狂迷致
民人之塗炭疊令招諭堅更拒違以致雷電師徒同
懷忿怒一舉而孤城自潰臨危則逆豎擒降南方既
平萬彙同慶旣洽昇平之化宜申曠蕩之恩限赦書
到日昧爽以前應江南管內州縣諸色罪人云云太
陽委照沴氣已平慶此新恩當知朕意

除李煜官制 孫皓降晉叔寶入隋咸膺列爵之封悉
赦後時之罪茲惟故事可舉而行李煜承累世之遺
基據六朝之故地朕奄有天下底定域中苞茅雖貢
於王庭輯瑞不趣於朝會洎偏師問罪銳旅傅城猶
冀懷來頗聞固拒爾自貽於悔吝予豈忘於哀矜是
用盡滌瑕疵併推恩渥升帝傅之秩列環衛之班兼
啓侯封式隆寵數勉膺休命宜保令圖可光祿大夫
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食邑三百戶

詔建昇州為建康軍江寧府 勅朕以祗畏昊穹保寧
基構荷鴻禧之總集祐丕緒之緜昌眷予宗藩實惟
元嗣聰和植性務時習以相資孝友悖方尤夙成而
有裕爰稽輿頌式舉彝章載增壽土之封彌固維城

之業表茲南紀允謂奧區式示壯猷特崇巨屏宜建昇州爲建康軍江寧府天禧二年二月戊辰

天禧封昇王制

王者尊奉宗廟必建於列藩承衛邦家允屬於元子所以保定區宇億寧神祇用茂本枝聿隆天序朕仰膺眞祐恭守丕基集鴻瑞之殊尤啓慶源之淵邈是用上稽靈意下順羣心爰開寶玉之邦式重盤維之寄舉茲公諮誕告多方皇子崇仁保運功臣忠正軍節度壽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壽州諸軍事行壽州刺史壽春郡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某敦厚慈仁聰明睿智英姿體於雲日美德冠於珪璋識達機微動成乎先見學探閫奥克顯於生知茂揚爲善之風特表問安之意而中外臣庶奏疏洽聞仰舉徽之日新顧典章之載舉既難謙抑是用俯從六朝奥區南夏雄屏建其茅社錫以旌旄位兼帝保之崇階視台儀之重進褒功之懿號增食采之眞封爾其靖共對越成命可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中書令行江寧尹充建康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進封

昇王食邑二千戶實封一千戶賜宣德守正功臣勲
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三年十二月丁卯

立昇王爲皇太子制

朕以纂紹慶基寅恭寶命緬懷
聖緒祗守大倫詳觀方策之書具載典彝之訓古先
哲后臨御中區何嘗不崇建天枝登隆國本謹玉符
之命召嚴彖輅之威容適及昌期顧茲上嗣欲懋修
於三善繄永正於萬邦爰擇嘉辰誕頒明制皇子崇
仁保運宣德守正功臣建康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中書令行江寧尹上
柱國昇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仁宗舊名惠
和天賦謹敏夙成發自妙年蔚爲令器趨紫庭而遵
教造丹扆以問安孝本因心禮皆中度而自韜英徽
於蘭殿進封爵於金壇佐以儒臣導之經術春誦之
功匪懈日新之德彌高乃眷具僚三陳封奏冀膺元
良之位用符歷代之文仰法前星俯從羣辟命宗祊
之所賴命乜鬯而是司僉議大同官占協吉垂明貳
極不其盛歟可立爲皇太子改名仁宗御諱所司擇日備
禮冊命大赦天下文武常參官子爲父後見任官者

賜勳一轉 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張士遜罷相知江寧府制

入斡萬幾以總代天之職出倡九牧以宣美俗之風維時輔弼之賢迭爲朝廷之重其須明制以告治庭推忠協謀佐理功臣特進行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張士遜識用沖深器懷沈遠早從朝路旣陪東學之游肆翼天飛遂正中階之列秉節在位宣勞有年念經邦務之煩庸寄藩符之佚天臺之峻司寇

帥於五刑澤國之饒秣陵都於一會載吏顯序徃布寬條於戲君之遇臣要始終而盡禮下之報上蓋由處而或渝允迪乃休以服朕命可特授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兼管內勸農使改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 天聖七年二月丙寅

王欽若罷相知江寧府制

門下入則冠峯䟽之重百辟之所儀刑出則寄帥垣之尊萬邦之所憲法苟非令德奚稱異恩粵予端揆之臣久托機衡之任錫之龍渥均厥賢勞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光祿大夫

行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八百戶王安石稟明哲之姿蹈柔嘉之則學問淵博爲時儒者之宗議論堅明有古直臣之烈問疇偉望升冠近司憂勤百爲夷險一節方藉壯猷之助且觀盛化之流遽上封章願還政事確誠其篤茂典載加正位天官之聯升華殿幄之侍仍加賦邑以重藩維於戲納忠告猷卿所素尚尊德樂道朕豈或忘毋怠乃心而不予輔可特授行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兼江南東路屯駐駐泊兵馬鈐轄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 熙寧七年四月丙戌

王安石自江寧府拜昭文相制 門下乾健坤順二氣合而萬物通君明臣良一德同而百度正眷予元老時適眞儒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衮及繡人久佇於公歸越升冢席之崇播告路朝之聽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大學士特進行吏部尚書知江寧府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六百戶食

實封一千二百戶王安石信厚而簡重敦大而高明
潛於神心馳天人之極摯尊厥德性泝道義之深源
延登傑才裨參魁柄傳經以謀王體考古而起治功
訓齊多方新美萬事爾則許國予惟知人讒波稽天
執斧斯之敢欽忠氣貫日雖金石而自開向厥機衡
之頻出宣屏翰之寄遠周歲歷殊拂師瞻宜還冠於
宰司以大纛於邦采兼華上館衍食本封載更功號
之隆用侈台符之峻於戲制天下之動爾惟樞梲通
天下之志爾惟蓍龜繫國重輕於乃身毆民仁壽於

當代往服朕命圖成厥終可特授依前行吏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
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改賜推忠協謀同德
佐理功臣 熈寧八年二月癸酉

王安石罷昭文相再判江寧府制

門下入居丞弼用
表儀於百官出總翰藩將師帥於九牧地雖中外之
異體亦重輕之均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特進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太原郡開

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戶王安石得古人之風蘊眞儒之學眷方深於台輔志彌懋於政經絜矜綱維糾正法度俄屬伯魚之逝遽興王導之悲引疾自陳丐閑斯確宜仍宰路之秩載加袞鉞之榮於戲大官大邑以庇身建節雖臨於鄉郡嘉謀嘉猷而告后乃心猶在於朝廷納忠不忘懷德甚邇可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行洪州刺史鎮南軍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判江寧府兼管內勸農使

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 九年九月丙午

右二十五制皆

大詔令錄

前十八制知江南之所以平而

創業之規著焉錄

仁皇初潛

封冊三制知昇國之所以大而

太平之典在焉其後所錄

四制則士遜安石皆以宰相出守又見江
寧之所以重而大臣之
用捨有所關焉萬年其監于茲臣頓首頓
首謹錄

景定建康志二卷末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

建炎以來詔令

所錄惟大詔令凡宰執使相被命爲都督宣撫制置大使及守臣之被特恩而可考者錄之

建炎詔幸江寧府

國家歷運中微干戈未弭因時廵省蓋順權宜以江寧府王氣龍盤地形繡錯據大江之險茲惟用武之邦當六路之衝實有豐財之便將移前蹕暫駐大邦外以控制於多方内以經營乎中國尚慮有司掛辦過於奉承百姓追呼疲於道路儻齊民之或擾豈菲德之敢安將來廵幸緣路州郡及兩浙路江東監司江寧府不得分毫騷擾以安人心

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詔改江寧府爲建康府　建康之地古稱名都旣前代

創業之方又

仁祖興王之國朕本繇代邸光膺寶圖載惟藩潛之

名實符建啓之義蓋天人之允屬況形勝之具存與

邦正議於宏規繼夏不失於舊物其令父老再覩漢

官之儀亦冀士夫無作楚囚之泣江寧府可改爲建

康府其節鎭舊號如故　三年五月八日

制授劉光世江南東路宣撫使建康府置司　門下朕

覩高帝創興王之業亦安能久居於漢中孝文懷良

將之風則未嘗不在於鉅鹿眷吾當世之傑克繼昔

人之賢旄衮交輝俾東西而作鎭鼓旗相應庶表裏

以濟功載消休辰敷告列位起復寧武寧國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充兩浙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知鎭江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彭城郡開國公

食邑四千八百戸食實封二千一百戸劉光世威嚴

而持重沉毅而尚謀勇冠軍中幼已從於父戰名聞

閫外壯自取於侯封屢宣入衛之勞茂著勤王之績

迫偪藩於京口實扞寇於淮瀆吳漢在軍隱若敵國李勣護塞賢於長城盡經理之百爲見忠純之一節幸天心之悔禍屬敵境之按兵敢恃小康遽忘遠略臨泗濱而列戍良所重煩撫江左以宣威式從改命益資雅望還控上游視黃閤以參華仍疊綠而從事申加采食昭示邦彝廉藺相歡應體公家之急賈馮不伐佇觀遠業之成於戲殫虞膂之儲以豢兵斯欲賴一朝之用極名器之寵而命帥豈其美百姓之觀維予一人注意以疇咨與彼萬方勞心而屬望爾之責也往其欽哉可特授檢校太傅依前起復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建康府罷司加食邑五百戸實封三百戸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劉光世辭免不允詔

敕光世省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以安危之計寄於二三將帥之臣旣命世忠出營淮泗則夫建鄴上游之地非時偉望其孰鎮之惟卿忠誼世濟勳名並高茹痛銜恤起從戎事家讎國恚寧忘厥圖發號移屯軍聲益振固已

咸先萬里之外矣方兹委重宜有寵行顧將相之宜已登極品則帝傳之秩姑示襃崇往體眷懷毋煩堅避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詔 勑光世朕惟吳越之區既畱警蹕江淮之險宜植藩籬顧貴池姑孰之津直下蔡歷陽之會接九江之衝要臨建業之上游分宿重兵是資偉望眷予勛舊深體囏虞聞指意以具字請從移戍馳封章而來上會廩告勞卿能若斯朕復何慮載嘉恭順深動歎咨惟孝以親則必揚後世之名惟忠於君則當徇公家之義念此中外安危之計屬卿二三將帥之臣情若弟兄毋蓄鬩墻之忿義均寮寀共輸許國之誠所期戮力以同心用克折衝而禦侮丹青不朽將竝列於雲臺帶礪弗渝亦咸書於盟府乃所望也豈不韙歟已除卿江東淮西路宣撫使故兹詔示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乞給假不允詔 勑頤浩省所奏比因飲食不時遂致胃弱因傷寒變爲瘴疾伏望俯念衰殘給假將治幾候稍安即兼程起

發前去事具悉爲臣之規固重於進退許國之誼宜徇於安危乃眷元臣實勤多難扁舟徑去身雖遠於朝廷魏闕遐瞻心諒存於王室屬此防秋之急肆先作牧之求素志克伸何恙不已中興江表今復見於夷吾薄伐太原尚有勞於吉甫其趣介圭之覲副茲仄席之思所請宜不允仍依累降指揮疾速前來行在奏事訖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熱卿比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辭免不允詔 勑頤浩省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君子處已以用捨爲行藏大臣立朝寄安危於進退卿中辭政柄出擁齋旄閱勞機務之繁優假眞祠之逸惟乃心王室能忘國步之艱顧無癃老臣用倚帥藩之託賜環趣召弭節來朝蒼生之望素高元老之猷益壯垂紳正笏精神端可以折衝緩帶輕裘談笑何難於卻敵維吾舊德宜體眷懷勉圖克復之功毋徇撝謙之節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紹興賜葉夢得辭免安撫大使不允勑書 朕惟多事

以來厥民塗炭大軍之後所至荊榛日求綏馭之良庶復纂承之舊惟大江襟帶之會實前古國都之餘地關安危勢控南北豈獨賴兵民之鎮蓋將期農戰之脩非吾耆舊之英孰任倚毗之大爰頒優詔用畀劇權謂與人而同憂必不日而引道乃形遜牘殊咈眷懷其趣居於提封以毋勤於軫慮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充壽春府滁濠和州無為軍宣撫使李光辭免不允詔 敕李光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惟侍從之賢由入迭用其在朝則矢謨禁闥為腹心之臣在外則折衝大邦膺屏翰之寄時有緩急任隨重輕朕方擢卿從班首冠六聯之長屬建康謀帥所急在兹雖坐執銓衡甚宜其職而宣威方面無以踰卿肆陞祕殿之華以壯長城之託亟祇成命勿事牢辭所請宜不允

賜鎮江建康府宣撫使韓世忠詔 敕世忠朕惟時已戒寒守當嚴備循江流而扼險顧力散以難周聯形勝以宿師則勢專而易應眷昇潤東西之府據江淮

南北之衝走集所趨舳艫交會封疆之接雞犬相聞曾無數舍之遙奚假兩軍之重乃命江東之戍吏莅池陽遂因京口之屯並臨建鄴仍資威望分控長淮惟卿勇不顧身忠無擇事寬其分部庶能展足以赴功睦乃比鄰尚克同心而濟務念國家之至計緊將相之協恭勉就大勳毋懷小忿譬猶捕鹿要為掎角之圖有若獻豜皆獲公私之利往體朕意佇觀厥成已除卿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乾道御札賜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史正志金帶 朕以江東方面控制兩淮卿能悉意奉公協濟王事職務振舉朕實嘉之今遣中使甘昪賜卿金帶以示褒勸之意至可領也 五年十一月

賜新除知建康府洪遵詔 厥今重鎮莫如秣陵異時謀帥多取政塗之舊非特藉賴威望塡臨兵民亦惟嘗侍帷幄知德意志慮之詳焉卿文學政事著于中外當塗分守九號循良寬吾顧憂無易卿者夫緜諸侯而列方伯釋銅魚而佩玉麟固足以為吏士之光

矣況乎枌榆故鄉近在封部之間哉勉稱恩榮毋煩遜避七年六月十二日

淳熙御札賜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劉珙劄 劉珙朕軫念元元靡忘宵旰每郡國小有水旱之虞則焦勞惻怛惟恐一物之失所非得吾九牧之良憂國如家視民猶己飢者推吾此意先事而爲之備安能拯斯民於無事哉卿以樞機舊臣往釐別都屬並江諸郡歲適不登而建業爲甚乃能前慮御顧預講荒政或廣儲而賤糶或發廪以勸分或旁糴於荆湘或洸招於商旅凡可以爲賑恤之具靡所不至是以穀雖儉而市價不翔田畝雖傷而農人不至於飢餓轉徙今茲多稼新穀已升則斯民遂可以免艱食之患而安有生之樂矣夫豐荒之事所不能無然方民病而後圖與夫先事而爲計其利害得失則固有間此趙抃之所以守越蘇軾之所以守杭皆知是道而朕之所以有取於卿不忘乎嘉歎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劉珙辭免不允詔 朕深懲守帥之數更遴擇循良

而久任眷陪都之重地煩宥府之舊人逮此累年厎于多績召公南國當自適於悤棠裴度北門顧奚妨於卧鎮寧容引疾遂欲合符勉思自養之方庸體仰成之意所請宜不允 五年閏六月

賜知建康府陳俊卿詔 大江東西並置連帥其屬任等耳若乃外控淮甸內屏浙右建牙作牧兼寄留都之管籥則於選擇抑又重焉卿丞傅初潛簡知惟厚久儀宰路望實具孚前以從臣攝行帥事凡兵民之利病江山之形勝固嘗深思而熟講矣嗣成前續人胥謂宜矧卿不憚暑行既開洪府今秋高氣爽舟輿安適造朝之鎮乃復告勞乎式遄其驅毋還朕命所辭宜不允 五年八月十日

紹興御札賜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葉夢得 勑夢得省所奏劄子創造見管軍兵營屋等事具悉留都重地軍籍尤備聯校束伍必有營壘之固而事功創舉實資長才卿禁涂之英折符守籥政平訟理民用安業乃能以其餘力體國遠慮列楹舊址繕治一新夫經畫有方則民不病擾居處既定則士不知勞若兵與

民均安而亡害且足以儆軍實脩武事爲藩翰經久之計其利博矣成勞上聞深爲嘉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暖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除曾從龍督視軍馬制

門下朕祗承洪業遠慕駿功督江左之軍而國勢張晉賴謝安之略視淮右之師而皇威暢唐資裴度之籌顧采薇治外之孔嚴宜烝民任賢之九急妙簡元樞之望盡提諸將之權肆諏剛辰式渙孚號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曾從龍學醇而識邃德厚而器閎蚤擅兩都之倫慝蔚爲三代之王佐炳謀國之智先見洞乎蓍龜勵事君之忠精誠貫乎金石再踐政塗之峻獨顓宥府之崇一念慮必圖乂於邦家一訏謨必思安於社稷氣塞乾坤之大志期宇宙之清蠢韃靼之黠戎乘女眞之末緒幷吞諸郡莽萬里之邱墟蹂躪中原慘兆民之塗炭不顧夷夏大分之定不思帝王正統之尊敢蛹餘兇自干顯討兄太一之神來格久占福曜之臨而甲子之歷有開適應初陽之復趣迎善氣特命元戎皇天付予有家莫重要衝之守寧王遺我大

賓適膺艱運之扶維文武之全才蘊沉深之大略兢陞使領仍行并畬總表撐裏拓而庭規摹合前茅後勁而受節度風生草木聲震山川聖策定則有功可必應兵之勝眞儒用而無敵何難賊虜之平洼倚非輕延登有待於戲義問之拒逆亮收萬全於指顧之間張浚之御僞齊奏三捷於談笑之頃朕方恢於祖烈爾宜邁於前修衆思集則精神壘刻戍睦則首尾應亟藹攘於外侮用勸相於中興可除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加食邑食實封

除新知建康府曾從龍參知政事制

勑慶歷之開太平范仲淹爲參預元祐之新大化呂公著爲疑丞朕遵晦十年屬精一旦趣召　先朝之彥俾還近輔之聯誕敭絲綸敷告簪紱資政殿學士新知建康府曾從龍學根乎正大氣抱乎純明其重足以拔衆紛屹然鼎呂其靜足以燭羣動瞭若蓍龜蚤服在於大僚恥苟同於汙俗不合則去有待而行鶴鳴九臯久聞聲而樂只鳳翔千仞迄覽德以來思予與相見何晚之嗟爾勳可爲忠言之喜舉昔大對勸今力行熈有

拜於此心期共繇於斯道更化則可善治宜增重於
本朝折衝何必臨邊奚尚勞於外服爰輟居畱之寄
聿嚴共政之圖莅勑局以提綱拓爰田而衍賦併昭
異數式奬英猷噫六典建於周家莫先乎設參而置
輔庶績凝於虞室允在乎同寅而協恭勉殫訏謨之
悳共濟垂拱之治可除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戶食
實封三百戶

除趙葵督視江淮軍馬制 續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畱守門下

朕若稽在昔無競維人南仲往城而玁狁于襄文后所以嚴治外之政召虎來旬而淮漢庶定宣王所以成攘夷之功我有藎臣夙蘊英略允謂文武兼資之彥久贊東西二府之權庸就樞聯陞進使範仍執國政翼宣化原茲適會於時艱所當急者兵務用頻戎道俾往視師士聽無譁王言作命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權監修國史日歷同提舉編修勑令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長沙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趙葵抱開物成務之學富康時經遠之略識洞幾微得知國知兵之要世傳忠孝

播有臣有子之詩纘經制者十年盡劬瘁之一節虞公入奏旂常之勳績屢書咸譽毐馳旃裘之君長咸怖出則老熊當道入而猛虎在山休名雅似於仲淹勇退直希於若水屬時改紀有詔予環甲兵之問至廟堂肆俾分治股肱之寄在忠力未嘗辭難種蠡霸越之可期房杜相唐而有待載疇績用趣正使端當疆事之未寧而戎情之叵測分數不明而兵屯無以統一賞罰不信而士卒無以激昂孰寬顧憂卿獨勇往惟氣勢合則可以制勝惟精神運則可以折衝水陸之備必嚴風寒之護必寄兵事不由中御盡思運量之宜廷臣汝擇自從盡廣忠賢之助實倚長算克濟多虞廟論既得以參聞治脉庶幾於融貫並衍邑租之入於昭禮貌之隆於戲王導仗黃鉞而督晉師江左賴之清晏裴度荷雕戈而執蔡醜淮右以之底寧聖策定則有功眞儒用則無敵罔覥前哲則維汝能可特授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依前通奉大夫長沙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賜趙葵辭免不允詔 勅趙葵省所奏劄子辭免兼知
建康府兼　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恩命事具悉朕
觀晉人備禦北方之略大將必有定居戴淵都督六
縣而鎮合肥桓冲亦督七州而鎮上明所以據形勢
立根本也卿以夙望授鉞旣合江淮荊楚而盡護之
陪都畱鑰之寄復付卿而不吝者亦晉人命戴淵亘
冲意也兵事尚密卿勿多云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特轉趙葵三官制 門下朕倚任大臣飭嚴外治籌帷
幄而決勝夙推謨略之長錫斧鉞以視師允藉威名
之重屬虜氛之告警幸邊備之素脩遂以捷聞用寬
褒顧猶未舉舍爵策勳之典其可稽加地進律之恩
誕告朝倫咸聽朕命通奉大夫樞密使兼參知政事
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
勸農使兼　行宮留守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
總管兼營田使提舉編修經武要略權監修國史日
歷同提舉編修勅令長沙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
戶實封一百戶趙葵恢閎而沈厚剛大而裕和識足

以照萬微智足以應羣動知子莫若父嘗許以開濟
之才事君能致身所守者精忠之節再踐凝密益貴
贊襄頃緣疆埸之間慮有甲兵之問迫天之未陰雨
如人之護風寒若思患而為之防當先事而為之備
於時有建督之議適昇予衷俾卿冠環樞之聯特為
朕往覽觀上下流之勢激昂文武士之心經營孔艱
處分已審此虜不足平也恃吾有以待之俄聞蠢蝟
之來敢肆犬羊之侮我衆素飽坐折遐衝王師如飛
欲賈餘勇惟事豫則立而策先定故兵應者勝而力

不勞已信敵懾之威正欲解嚴之際以精誠體國厥
旣肯留念股肱服勤宜先懋賞是用陟三階而眡左
光祿之舊陪多邑而食我公田之腴以示寵徵以隆
枋任於戲在師中承天寵丕昭錫命之公鎮淮濆修
我戎嗣有還歸之喜兵事以暇而整軍容非禮不嚴
必和衆而後可定功必有常而後可立武祗若于訓
以圖爾成可特授宣奉大夫依前樞密使兼參知政
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
內勸農使兼 行宮留守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

都總管兼營田使提舉編修經武要略權監修國史日歷提舉編修勑令長沙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賜趙葵辭免不允詔

勑趙葵省所上表再辭免視師荆襄年特轉三官依前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　行宮留守仍加恩恩命事具悉朕觀宣王中興之雅知召虎平淮之功當其告成用錫爾祉寵命便蕃焉其四章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釋者謂王欲虎無自謙損耳五章曰錫山土田于周受命釋者謂使受賜于岐周顯其先也至卒章又曰對揚王休天子萬壽是其拜命必歸美于上君臣俱榮朕甚慕之日泗之捷賞鄭勝算少遲入覲將圖爾成褒賞之行周邦咸喜今顧本之朝廷與士大夫之力自謂無赫赫之名而欲辭之謙毋已過乎莫府上功已詔第賞俾予一人以寧亦惟汝嘉亟共朕命勿重有請所辭宜不允

拜趙葵右丞相兼樞密使制

門下有常德以立武夙賚禦侮之臣歌出車以勞還式副登庸之選廼眷機

廷之彥久顯督鉞之雄旬宣旣奏於膚公體貌聿崇
於文揆其敷言紓以諭朝紳宣奉大夫樞密使兼參
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兼知建康軍府事
兼管內勸農使兼 行宮留守江南東路安撫使馬
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提舉編修經武要略權監修
國史日歷同提舉編修勑令長沙郡開國公食邑六
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趙葵忠實而疏通沈
潛而剛勁鍾南嶽之英氣爲西平之世臣仁不畀遠
義不辭難蚤奮經營之略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允兼

牧御之長勳績紀于旂常聲名震于草木洊陟宥密
深備眷知頃邊遽之戒嚴升使端而授任色詞慷慨
毅然請行指授雍容慮無遺策盡護諸將于今三年
坐收泗上却虜之功增重江介留臺之地朕惟折衝
在乎彊本寬民所以備邊飭將序倩而閔其勞肆因
告成而錫爾祉太尉相尊等耳旣久居位望之隆人
傑吾能用之又何愛鈞衡之重爰立諸右式遂其歸
北斗神樞仍本五兵之柄金章紫綬峻躋二品之階
併衍畬租特優寵數於戲及閒暇而明國政朕素定

於宏募建輔弼以成天功爾尚欽於明命必和衆乃爲保大必同心斯可圖安克壯其猷祗若茲訓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提舉國史院實錄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提舉編修經武要略長沙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賜趙葵辭免不允詔

勑趙葵省所三上奏辭免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長沙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事具悉朕以卿久勞于外延登炎輔旣命撤幕屬邊以遽告爲朕少留江上指授吏士非臨機達權疇克爾載覽封奏知虜已遁去介圭入覲茲惟其時遂欲歸田何耶詩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此吉甫所以多受祉也式遄其驅以副欽佇所辭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令疾速赴都堂治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除馬光祖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使

制 朕疇咨舊人易畀鉅鎮召虎之經營江漢夙蕆戎公畢公之申晝郊圻用成嘉績載加徽數式重中權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江

陵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兼夔路策應大使兼
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專一
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提領措置屯田兼京湖屯田大
使武義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壹伯戶馬光
祖剛毅近仁質直好義老略經世入筦細之才俊識
爽邦該體用之學頃繇留鑰往塡上流商畫邊籌指
授將略墾田積祿之粟募兵捐燧之貲士飽而歌人
百其勇雅分憂江湖之上數布喜京峴之間時嘉乃
功既錫爾祉荊州控聯蜀道雖盡護西北之風寒建
鄴拱衛行都宜重殖東南之根本惟熟器使則屬厭
當惟精運掉則臂指隨頻煩元戎十乘之行益壯長
江萬里之險以大經制以遠精神百姓如慈母鞠育
于懷三軍若嚴師鞭辟其側旌旗爲之改色波濤依
然安流肆陞書殿之恩華一新帥垣之風采噫張詠
威惠相濟久渴借留之心顧浩彌壓爲長式慰遙來
之望昔尹茲土今見其人克踐前猷毋俾專美可依
前正奉大夫特授充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知
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

馬步軍都總管　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壹伯戶開慶元年二月

賜馬光祖辭免不允二詔

勑光祖省所奏辭免除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恩命事具悉經營南紀久宣閫外之勞保釐東郊申錫師中之命卿忠忱體國俊傑識時緩帶輕裘居有邊籌之暇中權後勁克共武服之嚴屢奏膚公式嘉懋績惟荆州重地旣遮蔽於風寒顧建鄴陪都宜培埴於根本峻升書殿增重制垣載煩戎乘之行用慰舊鎮之望引以自近諒復奚辭河內得恂熟知牧御之略江左有導其究鎮重之規亟體注懷毋庸謙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暖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光祖省所再上奏辭免除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　行宮留守恩命事具悉江左東南根本睠周分陝必如召公留愛甘棠庶幾重封殖之卿前治建鄴民習教條士知紀律易闔上流去思如渴今茲付卿舊鎮是遷百姓以慈毋三

建康志卷三

軍以嚴師拊摩訓督克成厥終正所望於卿又何辭焉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玆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馬光祖賜金幣

鴟張之寇肆擾江瀆卿始則啓元乘以征行繼復集舟師而赴援恤鄰之誼固宜爾而體國之念殊可嘉因任進職已示襃寵復頒金幣用旌爾勞至可領也 景定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賜馬光祖資政殿大學士制

勅朕儀圖江閫中命制臣比援上流嘗藉濟師之力玆駿大號用陞顧問之班仍專斧鉞之權因任藩垣之寄丕昭寵渥載錫贊尊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金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戸食實封貳伯戸馬光祖强毅而端方宏深而肅括志存社稷固將左執弭而右屬櫜令稟朝廷用能晨受命而夕就道往返風濤之上驅馳兵革之間靡憚其勞率先以往當彼寇被猖之甚適我兵調遣之艱曲盡乃心

無落吾事爰肆敘於褒賞庸懋獎於忠勤加隆名於一字之榮仍寵任以六師之重以酬前績以勵後圖噫股肱宣力四方身雖居於閫閾君臣相須一體心毋遠於闕庭勉對恩徽益思報効可依前正奉大夫特授充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侯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壹伯戶

賜丞相馬光祖辭免不允詔

勑光祖省所奏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仍舊任恩命事具悉陪都爲經營四方之根本 中興以來如浚如俊卿皆以元勳碩輔再塡拊是邦草木知其威名猘虜不敢起飲江之想頓上流之備不戒騎埢漲于潛黃至勤宰臣擐甲督戰一洗而淸之卿累月驅馳上下勞績用懋所謂麾下將士亦婁以得雋闢莫府上功炳如也進書殿之鴻名仍闓府之舊寄見知而悅疇不謂宜巽章引避曾是以爲榮乎夫師以氣爲主以直爲壯今我之氣直且

壯矣勉圖常武之功嗣對遺歸之寵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御札獎諭馬光祖築宜城

勑光祖古舒與秋浦相望一衣帶水昔人所謂風寒處也移治以來雖建立官吏而蕩無堡障民有搖心或請板築宜城而守之議久不決屬者丞相行邊采其策卿以制閫任其事且佐其費向之荒墟今爲堅壘設虜南吠猝攻之不能克欲舍之深入則懼吾金湯之擬其後此國家以淮西三郡隸昇闔之初意也竢事來告忠勞至矣乎嘉乃績痡瘝歎賞卿其益恢遠略以紓予北顧之憂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景定二年三月

特轉馬光祖光祿大夫制

經始不日而成閫帥幹方之略有功見知則說公朝勵世之規眷言藩屏之賢能設金湯之險肆盼寵數式獎勳庸貣政殿大學士正奉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

兼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戸食實封四百戸馬光祖挺文武之全才膺安危之重寄當鐵騎倏游魂而至佩玉麟分方面之憂樽俎折衝屹若藏遮於近甸樓船下瀨隱然犄角於上流迨邊祲之肅清贊廟謨之恢拓自舒移治有郡虛名至煩竹符之親臨決就宜城而改築雖與慮始昔嗟作舍之莫成知無不爲今有制垣之任責二紀之荆榛蔵野一朝之雉堞連雲滁濤皖之氛埃生蘄黃之氣勢併圖來上宵旰頓寬其疊進於穹階以顯旌於殊績噫長江號天塹卿其護腹背之風寒聖人有金城厥方賴股肱之忠力益閎規畫以副眷懷可特授光祿大夫依前充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行宫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加食邑四百戸食實封一百戸

賜馬光祖辭免不允詔

勅光祖省所再上奏辭免任責浚築宜城特轉兩官仍令學士院降奬諭恩命事

具悉賞以勸勞國之彝典矧宜城板築就緒遂爲江南一障蔽厥勞茂矣勸獎其可已乎巽牘游騰備見謙抑雖曰宰臣之指授亦惟閫制之經營二等進官受之奚過亟祗成命勿復有言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御札又賜馬光祖

卿忠勤一節中外具知長江天塹賴以安妥前歲之援上流舊歲之築宜城又近績之最著者朕甚嘉之薦覽來奏欲釋閫寄非朕所樂[illegible]

也增秩甫新倚重正切顧毋還心嗣對光寵 景定二年

授馬光祖觀文殿學士制

勑制垣底績聿觀三載之成書數冠班昭示四方之勸誕頒異數寀聳具瞻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伍伯戶馬光祖識遠而氣宏道周而業鉅天機錯綜冰壺玉鑑之高明學力雄渾泰山喬

嶽之負載能應則五官之並用盡忠則一髮之不欺
京師衆大之居每思前尹金陵六朝之舊爰重申權
逮往撫於荆襄久宣勞於江漢視儀政路式表儒猷
趙抃一琴累疏欲歸廉范五袴陪都懷舊宵旰倚寬
於憂顧風濤靡憚於泝沿賁然重臨惠此四履郢於
冀如制水坐此勝形晉及楚其餘波具有遺烈方且
設險守國造舟爲梁青鐵鑄兵黃金募士或假息或
燕樂予拮据予蓄租既消騎火之紅正念玉關之老
効式臻於久任職乃錫於隆名紫宸地殊非但序遷

之寵金城日壯尚惟柄用之圖緊我譽髦對揚休命
可特授觀文殿學士依前光祿大夫沿江制置大使
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江南東路安
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
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
公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壹百戶

手詔獎諭馬光祖

勅光祖卿前自渚宮重臨江閫荏
苒三載勤勞百爲援枹鼓以掎角上流之師悉賦輿
以板築宜城之壘蒐卒補逃亡之虛籍散金募遊擊

之健兒金鏁綠沉森羅武庫蒙衝鬬艦照映怒濤凡皆軍中節縮之贏靡煩公上抛降之助知鞠躬而盡力不矜能而伐功載嘉元戎衞社之忠深得大臣體國之誼賜璽書而褒美佇衮繡之來歸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景定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三次除馬光祖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大使行宮留守制

勑朕簡求近弼重鎮陪京念昔全江淮以濟中興允賚碩望矧今崇詩書而謀元帥詎捨舊人起之珍聞付以居守爰疏茂渥申錫贊書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金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七百戶食實封柒伯戶馬光祖器偉量閎資凝猷遠炳著龜之先見稟松栢之後凋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歷蕃宣於四國君陳嘉謀入告爾后嘗唯諾於一堂頃以藎臣苻分江閫投鞭欲渡有飈回霧塞之顯憂杖鉞以先助霆擊雹掃之勝勢威名猶在誼槩可嘉朕慨念留都控扼天塹雖千羣奚用己屹立金湯之形然一物不牢敢少怠衣袽之戒孰寬憂顧無若老成兵將素服其拊循民吏夙安

其條教龍盤虎踞山川不易於鎭臨魚鑰麟符麾幟一新於號令以壯外攘夷狄之畧以恢北定中原之規噫抃以淸脩固再臨於益部琦以勳輔尚三典於相臺勉企前脩益光賢業可依前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特授沿江制置大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兼江南東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 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食邑實封如故 景定五年四月

賜馬光祖辭免不允詔

勅光祖省所奏辭免依舊職除沿江制置大使兼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恩命事具悉維今江閫內護留都每輟將相大臣往任保釐重寄卿碩膚厚德典刑宿儒其威名茂著於鎭臨其惠澤素覃於牧守茲謀元帥毋踰老臣昔黃霸頴川前後八年而愈治郭伋幷部兒童數百以來迎成命既頒彼民大悅人惟求舊初何惜於重臨事不辭難亦胡爲而多遜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景定五年四月

勅光祖省所再上奏辭免依舊除沿江制置大使兼

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　行宮留守恩命事具悉己丑詔書諭卿至矣胡猶未孚朕意昔臣仲淹事我仁祖於再撫陝西之日有驚破賊膽之謠顧今秣陵爲國鉅鎮表淮裏江而分閫所賴折衝中權後勁之得人孰若圖舊是用起卿家食司鑰陪都若夫遮蔽風寒之規摹綢繆牖戸之知略駕輕就熟固饒爲之毋但以膂力既愆辭速就國可也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景定五年四月

乙丑賜馬光祖再辭祠不允二詔

勑光祖省所奏乞畀叢祠事具悉卿曩事　先帝爲股肱純簡注不忘起之家食重付北門之管屹爲長江之防曾未幾時鼎湖僊去所留以遺子冲眇者一二臣外尤藉卿以寬顧憂焉昔人有臥總留臺者豈得遽以疾諗予卿云滿歲漸欲引年茲固未可爾其體眷倚益懋壯猷是亦卿所以報　先帝之遇也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四月

勑光祖省所奏乞畀祠廩以便養痾事具悉維周之

隆率東諸侯者以六師申豫防之戒報諾則曰爾身在外心在王室上下交修用荅揚光訓訪予落止亦惟股肱宜力之臣追　先帝殊外治于間暇之時作周匹休卿有方叔克壯之猶膺畢公保釐之寄以國爲家以民爲身其可扃負茲而忽徹桑虛商飈寖勁江防爲先惜分陰以護風寒精神折衝徒得卿重從容褎帶斯可養恬無棄爾成懋乃攸績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六月

勑光祖省所再上奏乞祠廩事具悉周經營江滸必召伯之有成漢餉饋關中惟酇侯之專屬師旅以暇而整威惠以久而孚卿雖三命於居留今甫踰年之宅牧我戍未定靡一歸聘寧不永懷耆人遠省知若勤豈宜易退闔寄不可數易疆事毋恃不來與其慕赤松之從游孰若勉干木之偃息曷爲洊奏未燭予衷不剛不柔而德修足食足兵而民信典聽朕毖圖功攸終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御札獎諭馬光祖提師應援覽奏以寇迫舒城元戎鋭於一出忠忱爲國威聲懾虜諸將有所倚賴事功何患不集予甚嘉之安慶城高池深固無足慮萬一有窺江之謀則豫防力遏必使無透漏乃可切宜勉旃庶寬憂顧咸淳元年八月

兩賚賜馬光祖丐祠不允二詔勅光祖省所奏乞畀叢祠事具悉卿以文武威風三尹陪京江淮經營厥功茂焉召伯有成王心則寧朕用寬北顧之憂釆薇出車之勤瘁靡日忘之今天塹雖既淸而陰雨之防不可忽迨我暇矣建威銷萌緊卿是賴其可謂事幾沓來而圖田里之安慮謹護風寒惟卿遠慮無毖于恤成乃圖功亦惟舊人丕克遠省昔元祐初留篇洛師者求釋位詔喩之曰視國如家忠臣可以忘年卿年未至也勉爲國計勿復懷歸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正月

勅光祖省所再上奏乞畀叢祠事具悉朕閫任賢責成者悠久而不易體國經遠者華皓而益堅角巾東路之言未聞羊祜之從欲臥護北門之寄豈曰裴度

之辭勞劬卿克壯其猶盍思不解于位者壽俊在服詎宜止足之謀樽俎間折衝奚必驅馳之役儻使卿遂山林之志孰爲朕分疆場之憂無踰老臣罔或自介用逸所報　先帝亦惟以敉圖功所蘄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二

御製

御書

真宗皇帝御製御書

觀龍歌

中使自茅山取龍入獻乃作歌送還山中

四靈之長唯虯龍虯龍變化故難同三茅福地孕僊宅靈物潛形在此中池內僊人馴擾得至今隱現誰能測乘雲蠢動獨標奇行雨嘉生皆荷力常人競取暫從心才出山楹兮無處尋中使勤求深有意欲

嶽明庭兮陳上瑞初嶽一龍朝魏闕偶抱二龍
離洞穴入心龍心若符契一去一住何神異我
覩眞龍幸不驚至誠祇龍龍好聽但祈風雨年
年順庶使倉箱處處盈

仁宗皇帝御書

飛白堯舜佛安字賜知江寧府錢公輔

英宗皇帝御製御書

飛白帝佛字賜知江寧府傅堯俞

題金華宮石上十二字云虎踞龍蟠聳金陵之

王氣 高宗御名 書

慶元舊志載在第九卷書畫類注云卽紹興
初臨幸日所書也今在府治又於第十卷末
云　此十二字非是　御書葢謂　御書不宜
書御名又謂石在府治　車駕至建康卽
入行　宮未嘗幸府治又謂唐潤州畢刺史之
名與　高宗廟諱同此字疑爲畢所書也今
以舊志詳之其不可信有四建康行宮係紹
興二年命李光建　帝初至建康寔建炎二
年五月其時未有行　宮暫駐蹕神霄宮卽
保寧寺也舊志乃謂　車駕至建康卽入行
宮一不可信也　駐蹕神霄之時嘗以華藏
寺暫爲府治葢舊府治欲建行宮故守臣出
寓華藏其後行宮旣成始改府治于行宮之
東南隅則今之府治實非建炎以前之舊治
舊志乃以高宗未嘗幸府治而謂御書
之非是安知此地未爲府治之先遊幸不曾

到此指今府治爲舊府治其不可信二也金
華乃梁宮名去臺城三里舊志九卷記云
御書金華宮石十卷記云元刋致一齋竹石
間與金華宮石錯立兩卷自爲帙牾其不可
信三在九卷直書曰高宗御書十卷又指
爲畢刺史書其不可信四也恭觀高宗前
後宸翰字體與臣黃庭堅字相近此石所題
十二字亦然庭堅字法自爲一家唐人字學
雖精未見有字體與庭堅同者前此守臣以
此十二字爲高宗御書而嚴奉于玉麟堂以
之東必有見矣豈可以唐潤州刺史之名偶
同御名而意彼爲是耶況昇潤各州以潤
州刺史之名而證昇州之字亦未爲確也今
不敢不記於御書之刻俟正於後之君子

御製詩賜張浚曰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卒
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 建炎二年幸建康時

御書孝經十八章眞草相間賜秦檜
御書周易乾卦賜秦梓
御書史策元功精忠全德之碑十字賜秦檜
御書六軸賜王安節王珙 本藏其家
御草書王安石詩賜趙撙紛紛擾擾十年間世
事何嘗不強顏亦欲心如秋水靜應須身似嶺
雲閑 刻石在保寧寺

孝宗皇帝御製御書

武經龜鑑序賜王彥曰古之有天下國家者未

嘗去兵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司馬之法壞後之言兵者必曰孫武觀其消息盈虛合於天道橫斜曲直應變無窮可謂善之善矣朕於此每有感焉嘗欲考古今之成敗較謀略之短長以合於武效示諸將庶政方藥有所未暇保平軍節度使王彥以其所編次武經龜鑑來上采掇前代已然之跡著其得失必取武書以驗之誠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斯亦勤矣噫文武一道也三代以六卿命師漢以御史大夫護軍凡爲將者安可不學耶霍去病謂顧方略如何者此一時有激而云非萬全之計不當以爲法也彥宜益懋勉俾無愧於此書豈不美哉嘉歎之餘因題于篇首隆興甲申歲秋九月甲子選德殿書賜王彥 彥時爲建康都統制刻石在本司

御批賜郭振 卿廉正自守朕深知之但諸軍統兵官切宜待遇以禮隨其高下付與事權嚴其階級 如兵官有過當出自卿治之無使小人侮慢兵官如此則階級不嚴 庶可統率士卒不至犯分緩急可以責任卿宜體此 振時

爲建康都統制
刻石在本司

御札賜閫帥　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沉抑之歎而上無勝筭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掩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効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爲封君與廉頗同位果何害焉卿當以奢爲法毋蹈前弊用副注委己嘗面諭此意故茲親札宜體至懷

皇帝御製御書

題趙葵墨梅詩曰溪藤疎影勢千尋筆補春工着意深止渴調羮歸妙手誰知一片歲寒心

御書明道書院四大字賜爲額

御書忠勤樓錦繡堂六大字賜吳淵

御書忠實不欺之堂裕齋桂山卄字賜馬光祖

御書景福萬年之殿六大字賜茅山元符觀

御書靈休介福元壇六大字及聖祖仁祖之殿六大字襃僊鎮寶四大字寶珠林三大字賜茅

山崇禧觀
御書玉氣凝潤鶴情超逸八字賜司徒師坦

詔札碑刻御書御製不專繫於建康而立石在府者録于此
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高宗皇帝御札曰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子令不厭宋德也因思厥異時所歷郡縣雖有戒石多置欄檻植以草花爲守令者鮮有知戒石之所謂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下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爲晨夕之念豈曰小

補之哉紹興二年七月呂頤浩立石府治

仁宗皇帝御製放生文曰哀汝等前生中作何罪業變入惡道生胎卵濕化有無足兩足多足等故我今恩曰汝往世曾爲酷煞生人過爲凶惡不忠國君不重父母十惡三業六情盡牽五蓋皆或飲食盈腹而不美衣重過度而不華軟硬槳心溫冷著意疼痒動念寵滑見情目亂雜色耳躭婬聲口貪諸味鼻齅香心無所足意起望外榮尊登天而不高威人仗煞而不足伏爲汝等各歸人世莫爲畜種信行三寶奉成齋戒集聞佛法永無罪障三世一切佛救此業四信心迴向不作過惡得成佛果慶曆七年八月七日降下至和三年四月十四日立石本府法光寺

徽宗皇帝手詔朕承 祖 宗遺休餘烈崇經術設學校興賢能以待天下之士高爵重祿承之庸之以待士之在官者蓋與之修政事理人民以立太平之基致唐虞三代之隆宜有豪傑特立之材忠信志義之人比肩相望焜耀一時爲世

盡事而比年以來懷僭亂之異謀干殊死之極憲如趙諗儻倖王寀劉昺之徒或賢科異等勳閥世冑或出入禁闥侍從之領袖爲搢紳士大夫之大辱閭巷無知愚夫愚婦之所憤疾武夫悍卒未嘗知書者咸羞道而喜攻之其故何也豈利心勝而義不足以動之歟抑勸導率厲之方有所未至歟夫經傳所載君臣之分忠義之訓榮辱禍福之戒豈不深切著明今誦其言而不能効之行事深慮薄俗浸漬士風陵夷失崇養之指害教化之原爲天下後世笑卿當師儒之任以學行致大官其思所以勸厲輿起俾知尊君親上之美無復暴戾邪僻之行以居德而善俗以化天下與後世稱朕意焉故茲詔示奉行毋忽付李邦彥 政和八年二月刻石府學

大觀聖作之碑 刻石今在溧水句容縣學大成殿

高宗皇帝籍田手詔

朕惟兵興已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埸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者老嘉與世

俗驕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
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于史冊朕心庶
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紹興十六年八月守臣晁謙之刻石府治

御筆頒戒石銘 見前

御書蘭亭脩禊序 刻石在溧陽縣

孝宗皇帝戒諭軍帥五事

主帥唯務廉正自前弊事當一切措置革去○
軍中財賦不得循習舊弊交結妄用巧作名目
虛破官錢○諸軍器械衣甲等除上教一劄外
更當椿辦兩副專充出戰使用即不得將已造
下軍器輪轉作見造數目重疊支破官錢○遇
陞差將佐等當依公選擇不得私受情屬或以
喜怒行事○入隊戰士不得差撥雜役 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差中使宣引帶御器械王明至使殿御札出諸軍中視以授之令朝夕閱視未幾差王明統戎池州繼為步帥馬帥有功無過聖訓之力也淳熙三年九月立石建康馬軍司

手詔戒諭漕臣

曰朕躬節儉以先天下無暴征
無苛取期吾元元躋于富庶之域郡國之閒宜

若公私交裕矣今顧不然豐年樂歲中外少事
或未免於匱乏州迫其縣縣迫吾民其故安在
無乃賦入寡而用度衆歟吏二千石有能不能
歟將輕費妄用莫知撙節歟朕既深居九重無
以徧察故分道置臺寄耳目于衛漕臣職當計
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職在按察欲
其蚤正素治毋使至于病民也厥或異此朕何
賴焉且汝不聞黍苗之詩乎我任我輦我車我
牛謂美召伯能成轉餉之功也後世以是名官

寧無意耶曰陰雨膏之言能養民如膏雨也其
卒章曰王心則寧言家給人足乃能安王之心
也汝等得不深思古誼視所部爲一家周知其
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禁其耗
蠹數者備矣郡計何患乎不足郡計有屬邑
寬屬邑寬則民力裕民力裕則吾宵旰之慮釋
國有信賞於汝何吝若乃有餘者取之不足者
聽之逮其乏事然後從而劾之斯亦晚矣是則
黜罰之行奚獨郡守而已諸道轉運其明知朕

意
淳熙六年三月丁丑臣雄臣淮臣良臣奏事
殿中　天慈惻怛有民力未裕之歎因出
親筆手詔示臣等臣等再拜跽受退即捧讀紬
繹至再至三仰見聖明總覽庶職軫憂元元所
以加　惠至厚天下幸甚臣等恭惟陛下儉德
冠乎　帝王仁心同乎天地愛自即位迪臺弗
增車服隨給橫恩妄予毫髮不私厚賦重征蠲
貸略盡是宜財力全實無媿前古之盛乃名藩
大府猶以病告致勤九重宵旰之念士夫交議
莫識所由及恭覩宸奎勅戒漕臣將使審計
經度任州縣有無之責乃知聖鑒高遠推見本
原德意志慮非臣等所及臣等謹奏明指宣布
中外越二日又請刊石一以副墨徧賜諸道制
可臣等竊以天下譬猶一身一身之間血脈流
貫則四支和平天下之勢上下通融則百職修
舉此理之必然也昔劉晏號古今計臣之冠究
所設施不過取羨補之鬻荒斂豐其後興利之
臣乃不問有無一切殫竭國計未贏而民力憊
矣是故轉[redacted]之任一道是寄盈虛緩急所當共
濟若乃智慮不通規爲不豫悉取其有餘以徼
强濟之名安視其不足而諉曠敗之責自謀善
矣謂公上何茲非置使之本意也今雲章昭回
聖謨廣大凡厥奉承曷敢不敬敢不丕應詩云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臣等不佞尚能恪意悉力以助揚
聖意若其
受詔不虔與夫稱職有聞則當甄序以詔賞罰
旣入石謹拜手稽首而書于下方中奉大夫參
知政事權監修國史同提舉詳定一司勑令華
亭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叁伯戶賜紫
金魚袋臣錢良臣通議大夫樞密使東陽郡開
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壹阡柒伯戶臣王淮
正奉大夫右丞相兼提舉編修玉牒提舉國史
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提舉詳定一司勑令魯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壹阡肆伯
戶臣趙雄謹書淳熙六年五月日朝奉大夫江
南東路轉運判官借紫臣任師愈被

旨刻于
廳事

御筆付淮西總領李若川紹興三十年淮西總領所收支錢糧數目并隆興元年收支錢糧并添支數目並要子細開具頭項疾速奏來 臣先父昨以司農少卿董餉淮右屬時虜寇侵軼邊圉繹騷 孝宗皇帝欲考金穀出納與夫兵興以來添支數目蓋嘗親灑宸翰俾速奏聞臣不肖不才猥忝先職復備江淮假攝供億務繁懍涉淵冰懼弗克紹仰觀昭回之光竊以謂參稽收支此特有司之事 聖慮宏遠雲章下垂非惟責任臣工者爲不輕而規恢中興端足以詔萬世矣用敢刊諸琬琰併侈疇昔之榮遇云嘉定元年三月望日朝議大夫太府小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曲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臣李洪拜手稽首謹書

御書臨晉王羲之二帖 刻石溧陽縣

御書唐韓愈進學解

御書陰符清淨二經 刻石句容縣凝神庵

皇帝御製

訓廉銘 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爲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于而家多瘠吾民繼逭於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甾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爲仁咨爾羣辟是訓是遵

謹刑銘 民吾同胞疾痛猶已報虐以威刑非得
已仰惟 祖 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
旨金科玉條豪析銖累夫何大吏蔑棄法理逮
于郡邑濫用箠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戒飭士習手詔 朕親御路朝首興教化士風所
繫尤務作新比年以來習尚澆漓文氣卑茶純
厚典實視昔歉焉豈涵養之未充抑薰陶之或
闕咨爾訓迪之職毋拘內外之殊各究乃心俾
知所嚮矯偏適正崇雅黜浮使人皆君子之歸
如古者賢才之盛副予至意惟爾之休

錄用功臣後手詔 虞廷之賞延于世漢氏之官
長子孫春秋謂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
善者懼矣朕慨思 開國以來勳臣之裔有能
世濟其美而不能世其祿者仰所在州軍體訪
保明具以實聞以備錄用

戒貪吏手詔 朕聞 祖 宗立法悉從寬厚惟
贓吏之罰獨不少貸爲其蠹國害民也朕待遇
臣下未嘗少恩訓廉有銘正欲善誘不謂邇來

貪風轉熾國與民俱匱而士大夫之家益肥間有自號清流而居官之汚濁尤甚朕將何賴焉自今小大之臣各宜洗心滌慮毋徇于貨賄其或不悛有淳熙之法在舉而行之非朕得已也故茲札示想宜體悉 以上並刻石本府

臣馬光祖跋云臣恭惟
皇帝陛下聖明忠厚剛制賞罰典則俯察當以正直作福威率由憲章爲辭命詔誥民之寶漢人之官貲世也今勛僚傑幾得無有降在卑隷者乎我其收之是以有録用之詔謂汙吏之罰淳熙之法未遠也今民生終窶得無有竊其人以自封者乎我其芟之是以有舉行之詔天聲雷動宸書奎垂巍巍煌煌溢人耳目可以躡虞而際漢躋寶祐於淳熙矣若時臣庶因有它命義之正燭理慾之分不勉而忠不砥而厲者至於賞罰辨其前寵辱休其後則雖中人以下猶將躍然自度曰以身殉貨孰與以身殉國者之昌以忠烈澤子孫孰與以貨財殺子孫者之殃違彼而就此利初而安終家伊呂人夷齊事可日月致也彼有倘闒閡以爲庸而先欿之弗紹濯襟裾以爲潔而素踐之弗符饕其名而違其實者天青日白必無幸焉臣服在管鑰甚慶甚盛獲承丕顯休命宣昭而摹勒之亟惟勒之式克則之又朝夕之尚帥東諸侯與其屬有司胥保胥誨以勸于
帝之迪寶祐五年八月初吉寶章閣學士通奉大夫沿江制置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兼 行宮留守節制和州

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兼提領江淮
茶鹽所武義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臣馬
光祖拜手
稽首謹言

御製戒貪吏

朕於贓吏無所貸以其惟威惟虐大爲吾民仇民吾赤子而仇之是與寇賊姦宄者同科而何以爲天子之命吏古人喻貪以狼以碩鼠直曰以物類之惡者蓋不得復言人矣惟彼貪夫僣莫之懲侵牟矯虔罔知盈厭朕夙興夜寐憂苦萬民封培本根每思弗蔽郡國之吏乃淫縱其欲以蠹厥生閭閻田里凄惋入眼惻怛以還又甚自愧朕惟民生寡乏由於貪官之肆誅求貪官充斥由於監司之不按察抑無瑕可以戮人執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初亦無以大相過耶我朝戢貪家法具在中興而後特爲詳審監司不按劾而臺臣彈奏則與監司罪此紹興十一年九月之詔也以發擿而爲殿最不劾則重行貶黜則是年十月之詔也上下相蒙習爲媮惰當寘重憲悉具臧否達衙聞奏違則彈劾又十三年九月與三十二年十一月之

詔也又如乾道元年之正月四年之六月淳熙九年之三月十二年之六月慶元二年六年之正月皆有詔而詔不止是也率以外臺耳目不當蔽塞失察之罪凛乎其甚嚴今監司不廉間不按發間一二見或輒用胥聽而貪者顧得免朕獨安取此玆當歲首肆用咸與惟新繼自今仰諸路監司各舉其職無或以避礙縱蠹賊每半歲具劾過贓吏若干來上當視多寡爲殿最視殿最加賞罰而主之以必行郡守於民爲親又當効監司所不及此當以一歲爲殿最賞罰亦如之或本路本州無所劾而臺諫論列則監司郡守皆以殿定罰咨爾部刺史而下典聽朕言無固于厥辜自取瑕殄其有治狀廉聲孚于衆德者亦須摭實奏聞以俟甄録薦賢受賞朕不汝吝

太保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益國公臣賈似道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臣朱熠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臣皮龍榮端明殿學士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臣沈炎

等恭惟
皇帝陛下一德當極萬年敬休惟欲
人我受民新天永命肆念仁心仁聞
而下不被其澤罔匪貪官汙吏鴟義奪
攘不厭不止以故光光寡遂至治未臻上
勤　聖懷憂勞夙夜遑月正元日　親灑
奎畫　俾部刺史而下廉問按發以勸吏
之多寡爲使指之殿最治一州者則寬其
期殿最亦如之　寢竄蜚動　漢章昭回
卑歲功以俱新期聞宇以晉泰其視先漢
當春時議賑貸　詔下寬大書斯爲卓絕
無前矣臣等業籍　舉調至于再三賞寫
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非可與異時一
發號施令之不隆嚴指者並論也部刺史
而下能恪守仰遵不負殿而以最聞繼是
吏當稱其職民當安其業邦本所在永永
不搖　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臣等忝聯遐
刻親奉　德言弗克欽承是爲有負謹淺

將上項　御筆刻之琬琰立之朝堂仍以
墨本盼之郡國令勒石治所以永觀省圖
拜手稽首颺言曰獲上黨蕆文之祥不若
寶　此筆得河洛圖書之祕不若佩此
訓欲一道之得福星不若先懲勸以厲
其激揚清濁之志欲萬物之皆吐氣不若
嚴誅賞以計旌別激懲之功使凡見此
者皆當竦然而作如在殿陛之側而聞
丁寧之音相　與濯去舊習以課來效臣等
不勝大願取　進止正月朔日三省同奉
聖旨
依
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
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行宮留守節
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暫兼
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
實封陸伯戶臣馬光祖立石恭書日

皇上改元景定之明年月正元日特發
睿思親御宸毫歷舉
祖宗黜貪之詔申飭訓告頒示羣臣蓋
念民生之寡遂由於吏習之多貪吏貪弗
革由於監司按察之不嚴自今必以按吏
多寡爲殿最而勸懲之大哉王言譆勸
惻怛雷霆震肅之中皆雨澤滂霈之意嚴
誅賞之令所以浚惠養之仁昭
祖宗之心所以永上天無疆之命也
臣職切分閫臧服明訓既銘於心復刻
于石謹拜手稽首言曰先民有訓世無賞
罰雖堯舜不能化天下天下之吏人品不
齊不賞而勸不罰而懲者上也聞賞而勸
聞罰而懲者次也賞而不勸罰而不懲斯
爲下矣聖人從而刑之蓋有不得已焉者
臣步嘗誦書至盤庚之篇有曰朕不肩好
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又曰無總
于貨寶生生自庸此盤庚戒貪之辭也成

湯之時宜非盤庚比敢有徇貨時謂淫風
臣下不正其刑墨猶見於制官刑儆有位
之時堯舜之時宜非商比渾沌窮奇檮杌
饕餮猶不能無必待流放竄殛而後天下
咸服是雖堯舜至治之世不能無貪臣堯
舜至仁之君不能無嚴刑也懲罪著於四
凶無聞焉聖心之易孚而人心之易化故
也今我
皇上之心同符堯舜流放之刑既除姦凶
有人心者皆宜洗濯舊染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
聖意丁寧猶慮有下品之吏闒冗而不知
懲者於是按察殿最之法不容不嚴且期
信且必也法如江河使人易避刑期無刑
聖人本心爲吏者聞此
詔必自謹其身而不待監司之按察然後
爲吏之善爲監司者奉此
詔必申儆所部使部內無可按之吏然後

爲令之守天下皆無可按之吏然後爲
聖化之成臣與所部之吏之監司何幸親
逢堯舜之君身爲
堯舜之臣以觀
聖化之成哉臣嘗聞先師臣德秀之言
曰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是大
惡拳拳服膺久矣大學曰無諸己而后非
諸人臣願事斯語與同爲監司者儆之以
無負
聖天子黜貪之令又曰有諸己而后求諸
人臣願事斯語與同爲監司者勉之以無
負
聖天子舉廉之意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

景定建康志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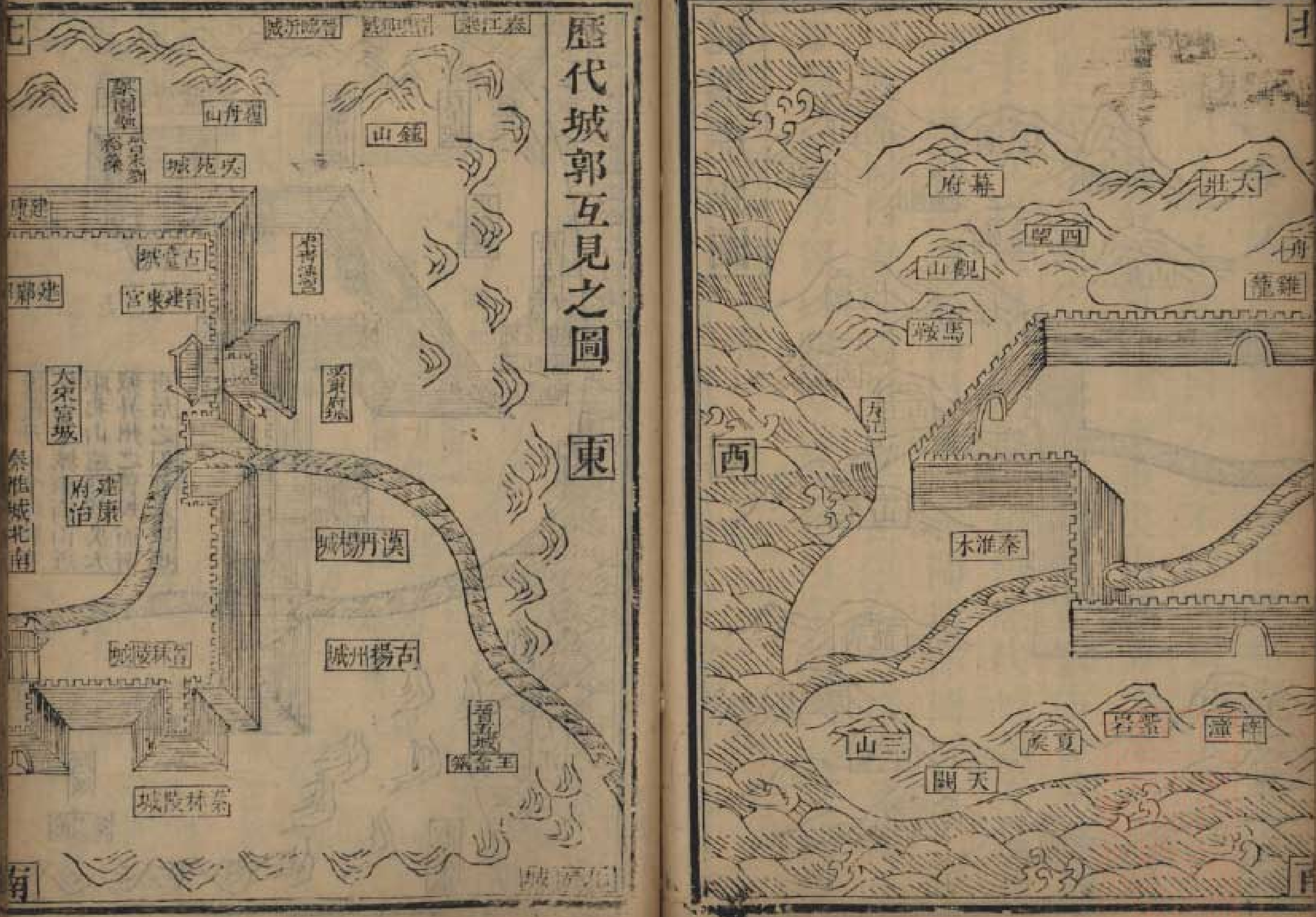
地理圖序

周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
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
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職
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周知其利害蓋方
國各自爲圖掌於職方入於司徒則謂之天下土地
之圖大司徒合而圖之則謂之建邦土地之圖然則
上矣
皇朝令郡國圖經三歲一來上即成周所謂天下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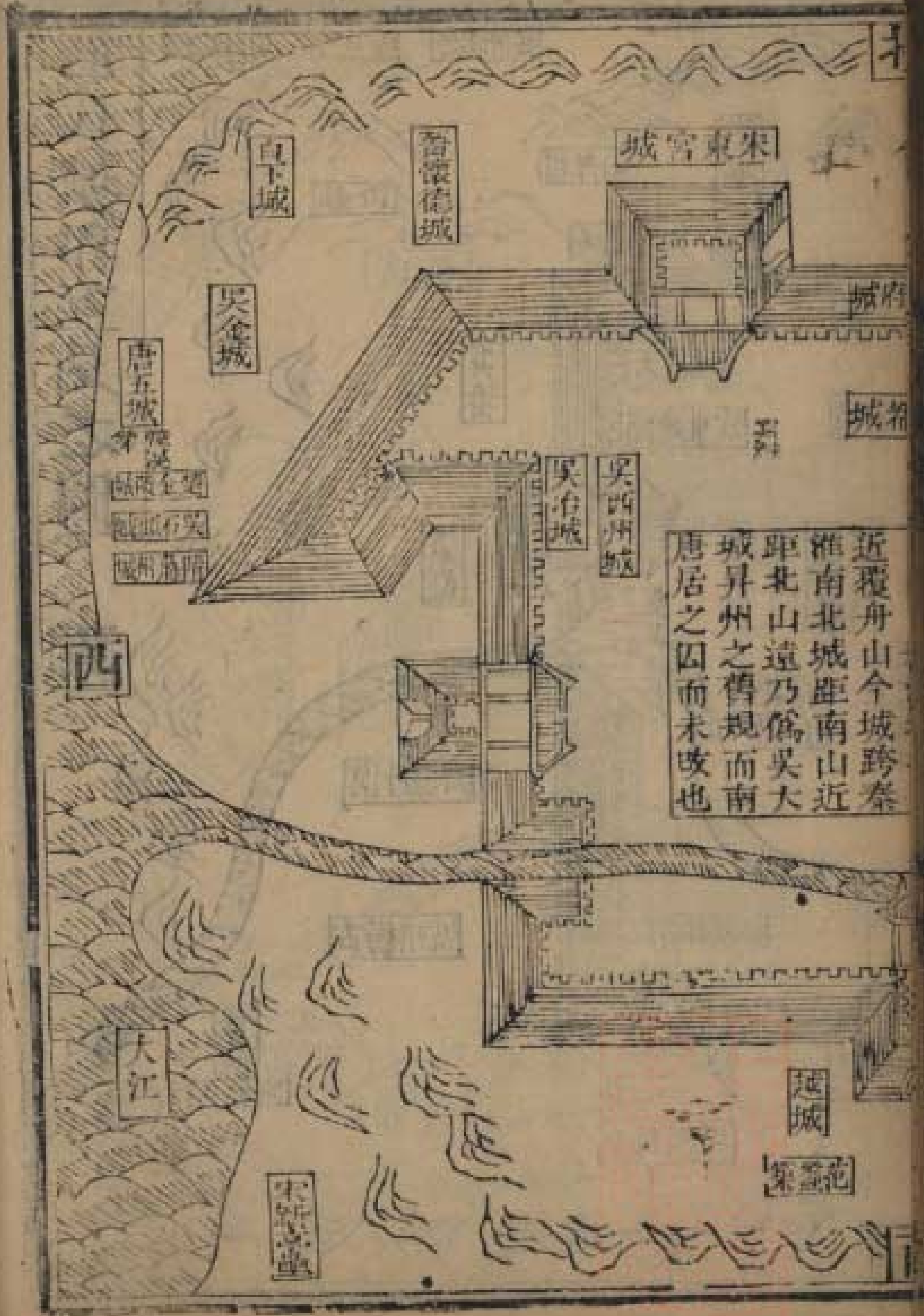
地之圖也龍盤虎踞帝王之宅襟江帶湖形勝之區自吳以來英主經營四方莫不以此爲根本我宋中興是爲　留都地至重矣由職方土地之圖以入於建邦土地之圖誌容闕典於是攷古證今爲圖凡十有五曰龍盤虎踞形勢圖曰歷代城郭互見圖曰建康府境方括圖曰金陵建闔所部圖圖分上下曰府城圖曰府治圖曰上元江寧句容溧水溧陽五縣圖曰府學圖曰明道書院圖曰青溪先賢堂圖地有當辨者附於圖後

龍盤虎踞圖

歷代城郭互見之圖



皇朝建康
分界首
方括十里
溧陽縣
上元鄉
南
西
秀山
太平州界



宋東宮城
白下城
吳冶城
吳西州城
西
大江
越城
近覆舟山今城跨秦
淮南北城距南山近
距北山遠乃僞吳大
城昇州之舊規而南
唐居之因而未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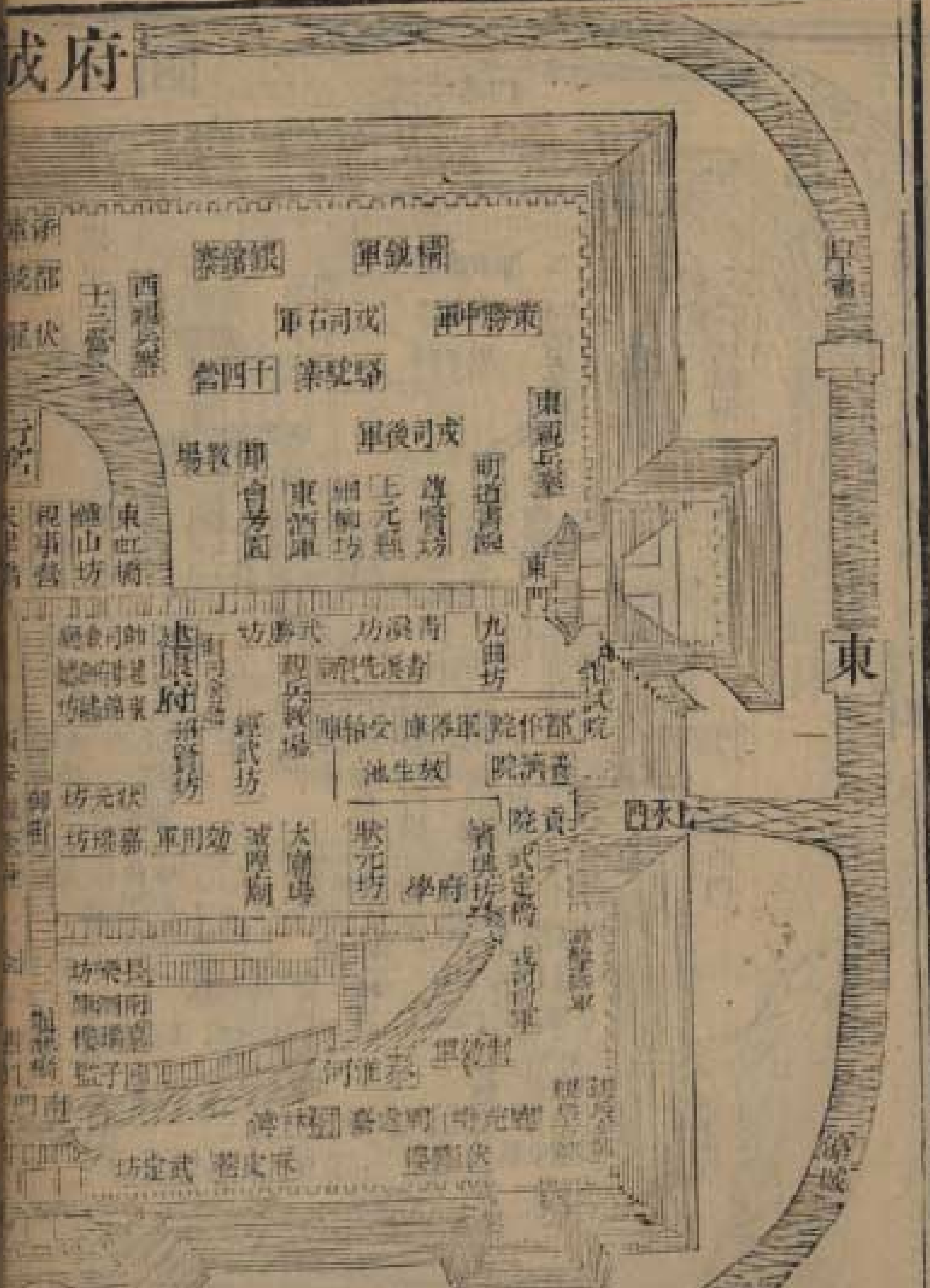
沿江大閫

北
東
良山
桐城縣
石碑
池州
牛頭山
黃家沙

府境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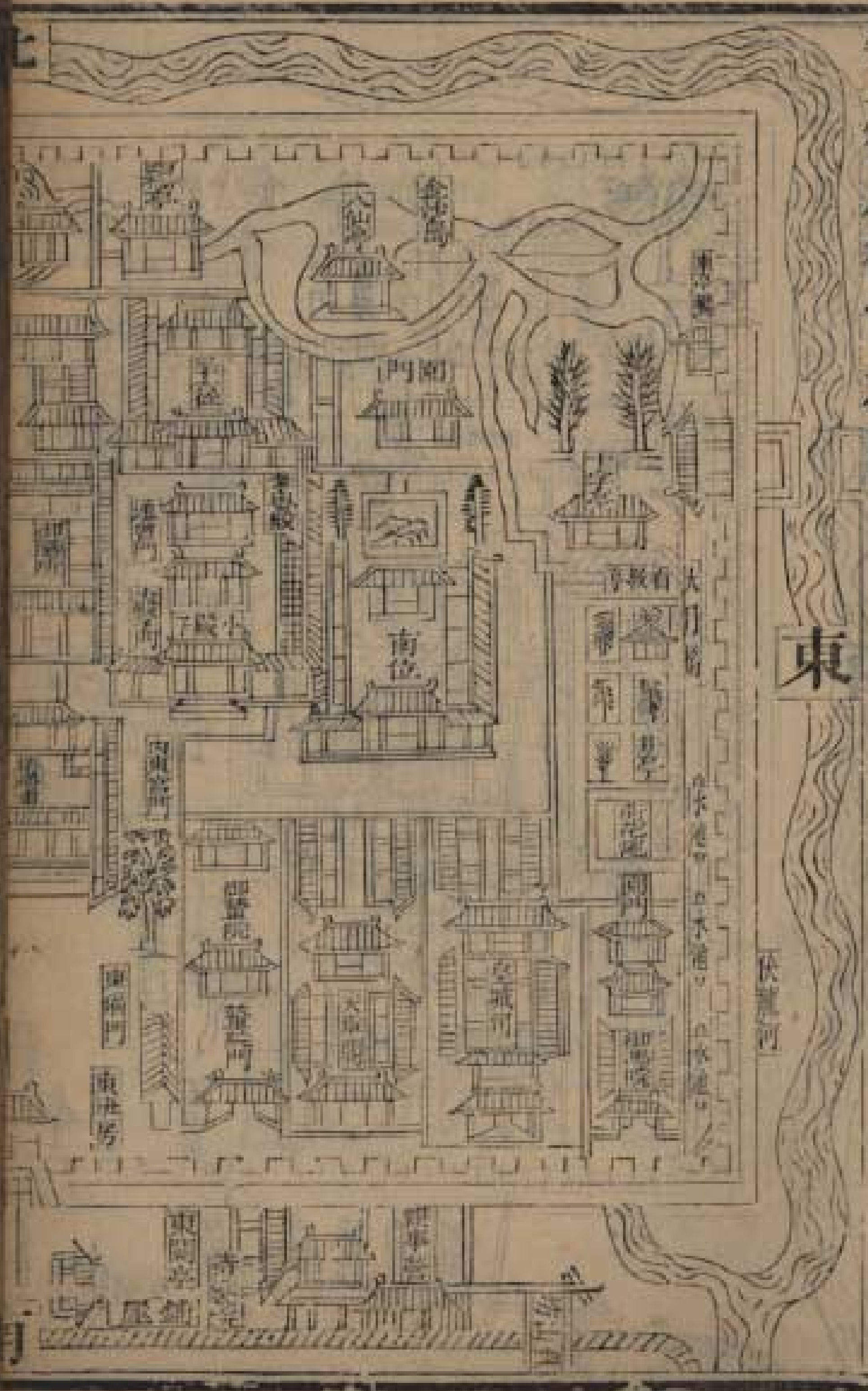
東
北
大江
大江
句容縣
句容縣界
上元縣界
五峰山
清化鄉
北城鄉
鍾山
鍾山鄉
建康府
上元縣
江寧縣
金陵鄉
白鷺洲

沿江大閫所部圖上



府城
東
東門
戎司右軍
戎司後軍
建康府
九曲坊
太廟
長干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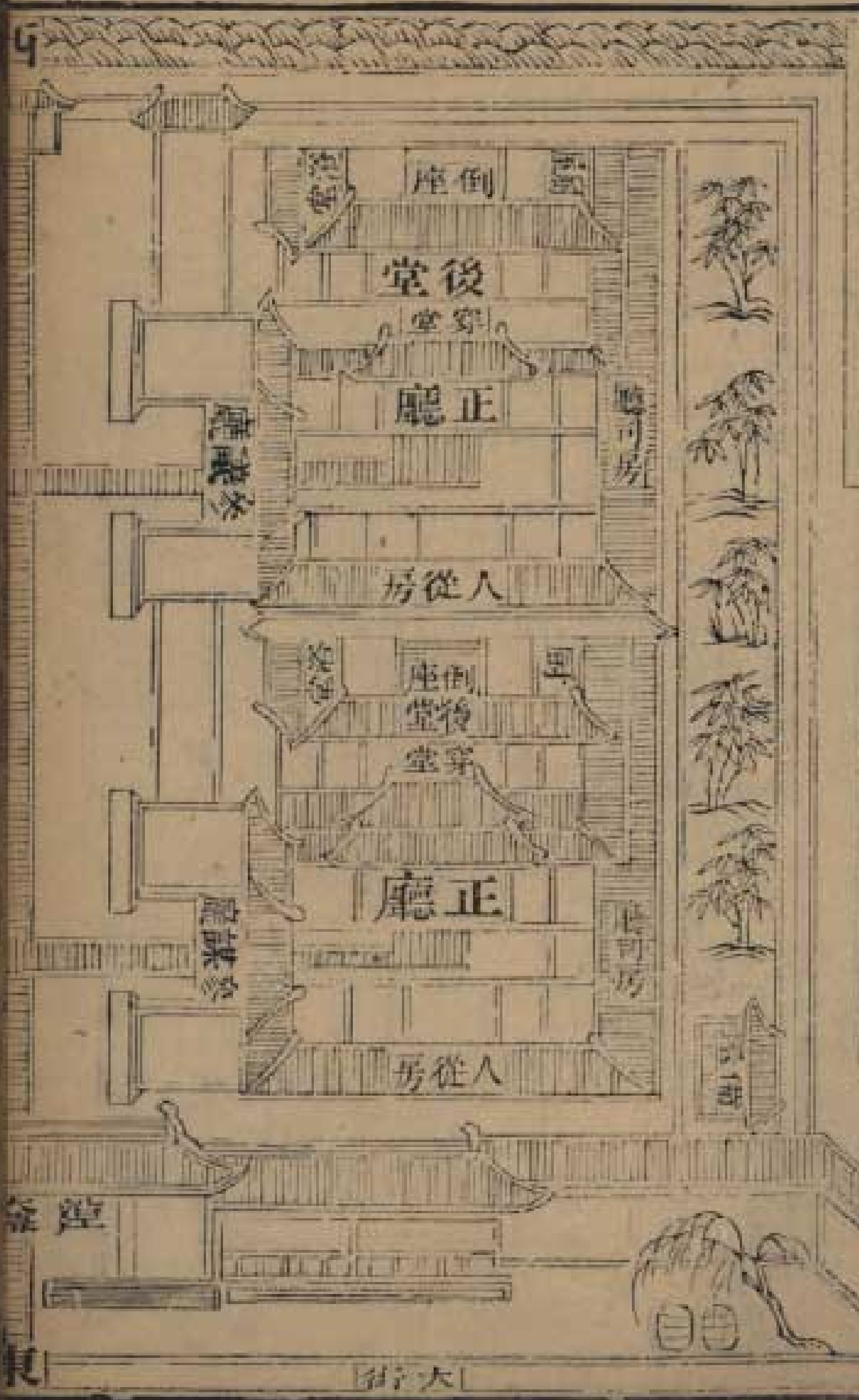
所部圖
下
西
和州
太平州
采石鎮
大信市
馬家渡
烏石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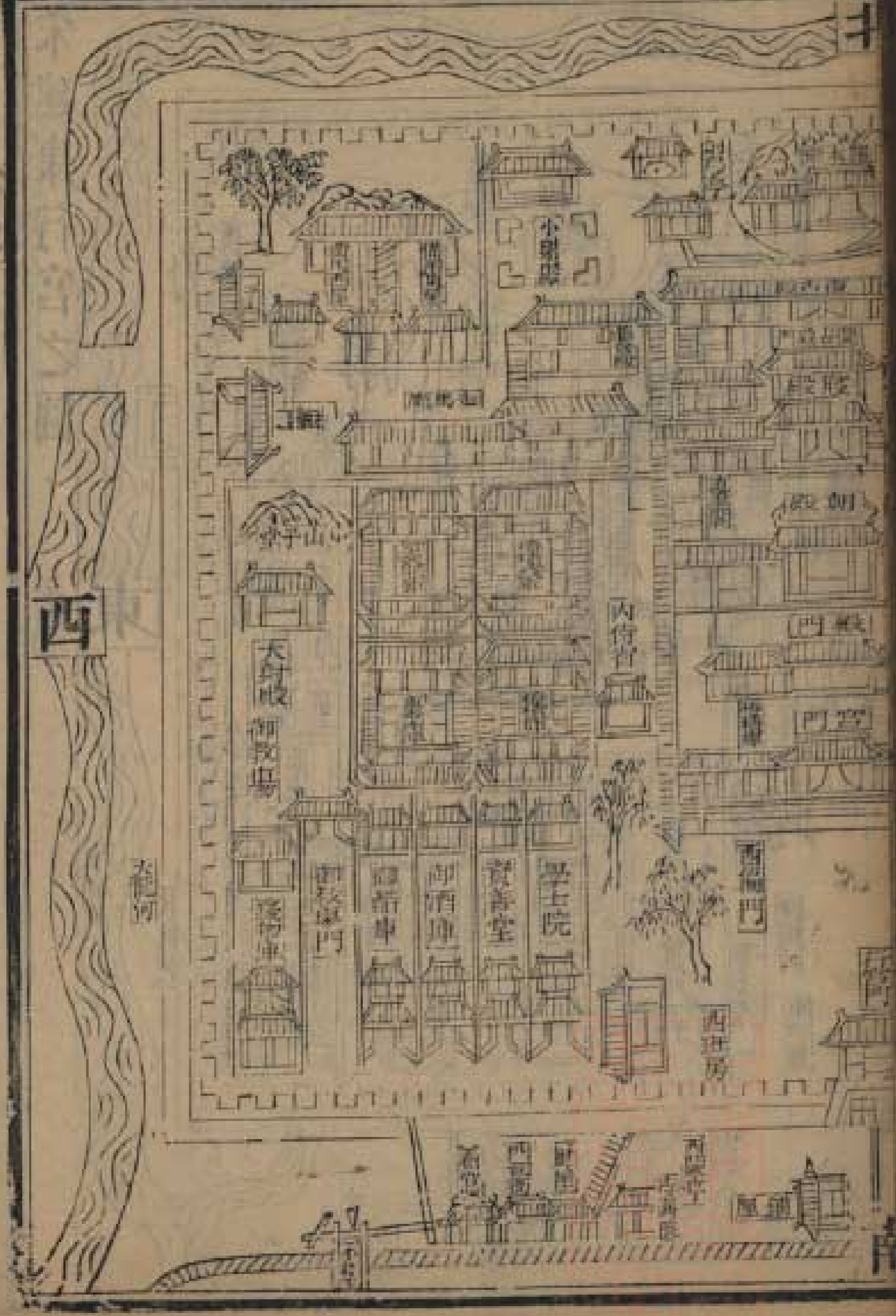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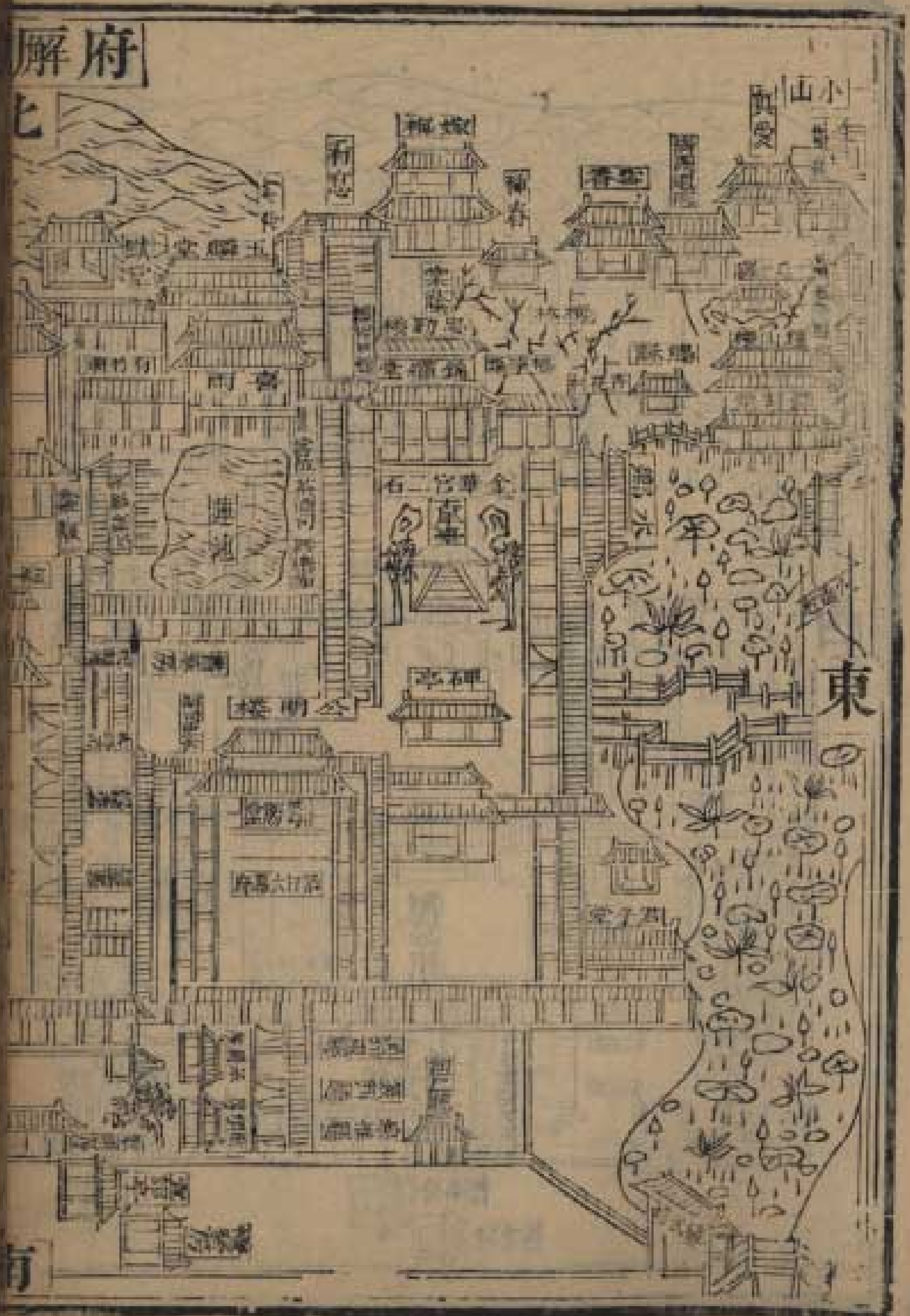
宋建康行宮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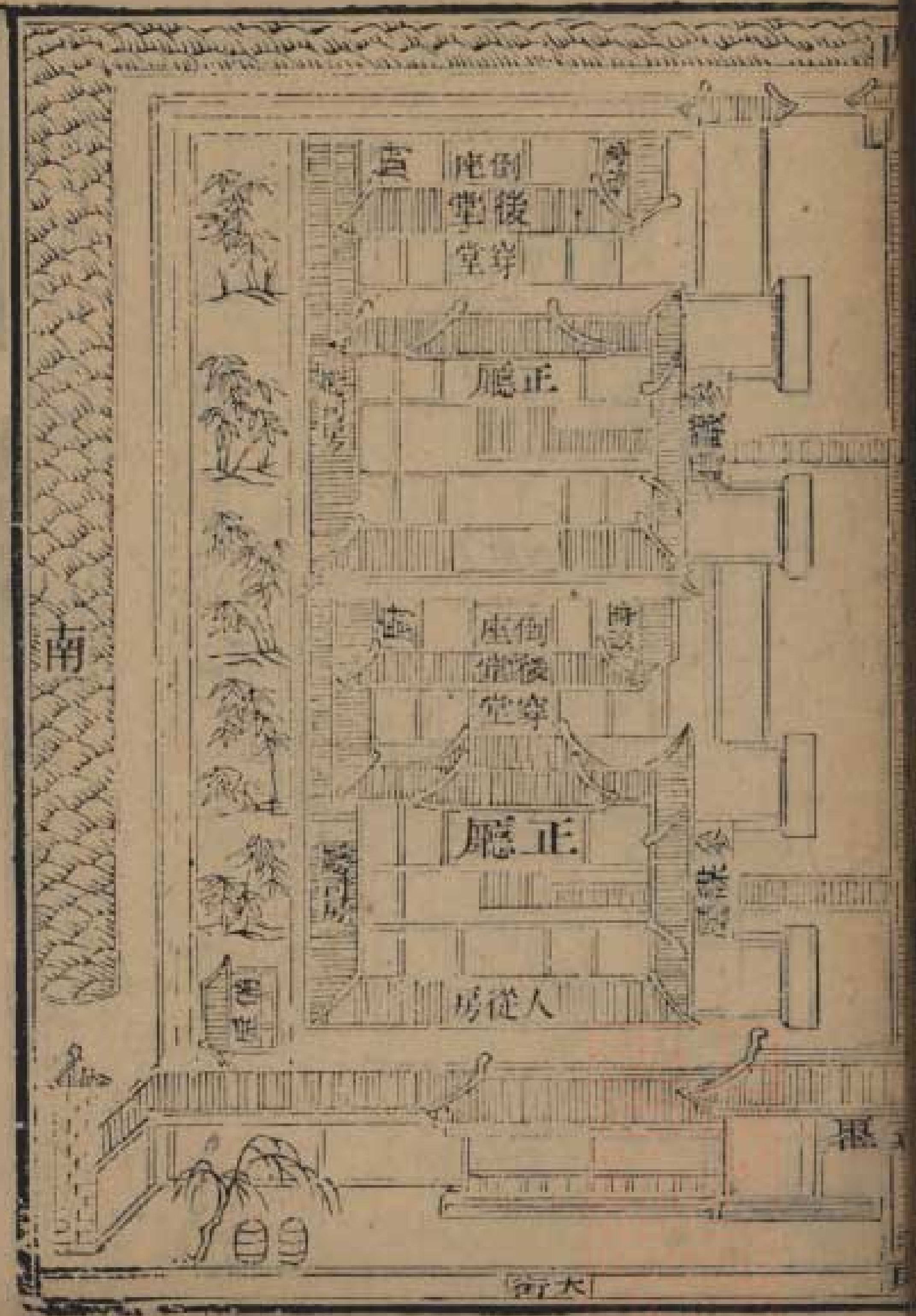
城之圖

制司四幙官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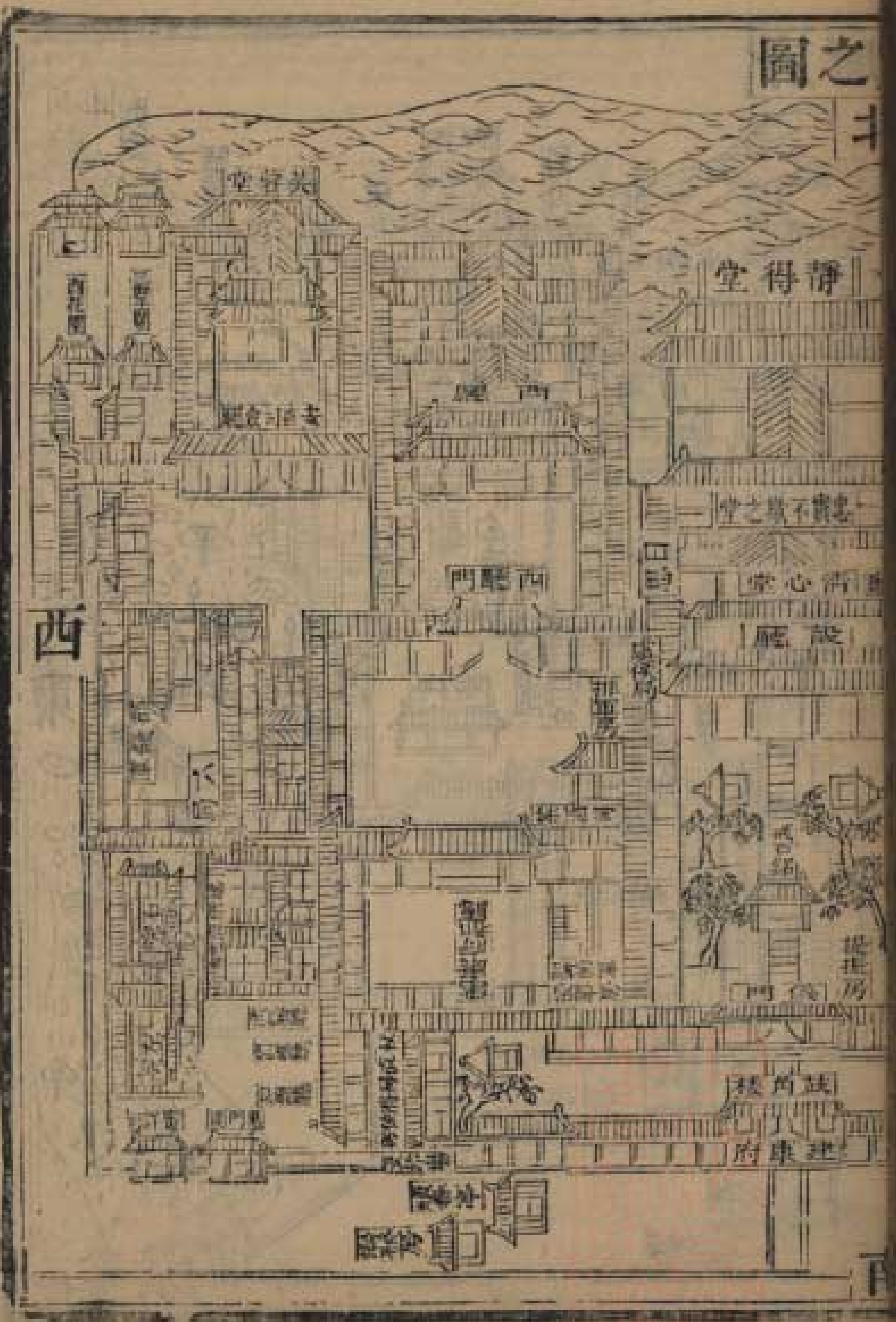





府廨
北
東
蓮池
碑亭
公南樓


南
倒座
後堂
穿堂
正廳
倒座
後堂
穿堂
正廳
從人房
大街

上元縣圖
北
東
南
大江
攝山
長寧鄉
宣義鄉
北城鄉
清風鄉
孔山
清化鄉
神泉鄉
句容縣界
張山
武岡山
長樂鄉
陽山
丹陽鄉
方山
上元縣界



之圖
西
静得堂
清心堂
西廳門
建康府

江寧縣之圖

太平州界
三城湖
板橋市
落星山
惠化鄉
安德鄉
沙洲鄉
楊林洲
白鷺洲
秦淮河
建康府
建業鄉
銅山鄉
牧牛亭
馬家渡
西
北

大江
建康府
上元縣
江寧縣
金陵鄉
鍾山鄉
惟政鄉
崇禮鄉
銅山
秦淮河
溧水縣界
橫山
西

句容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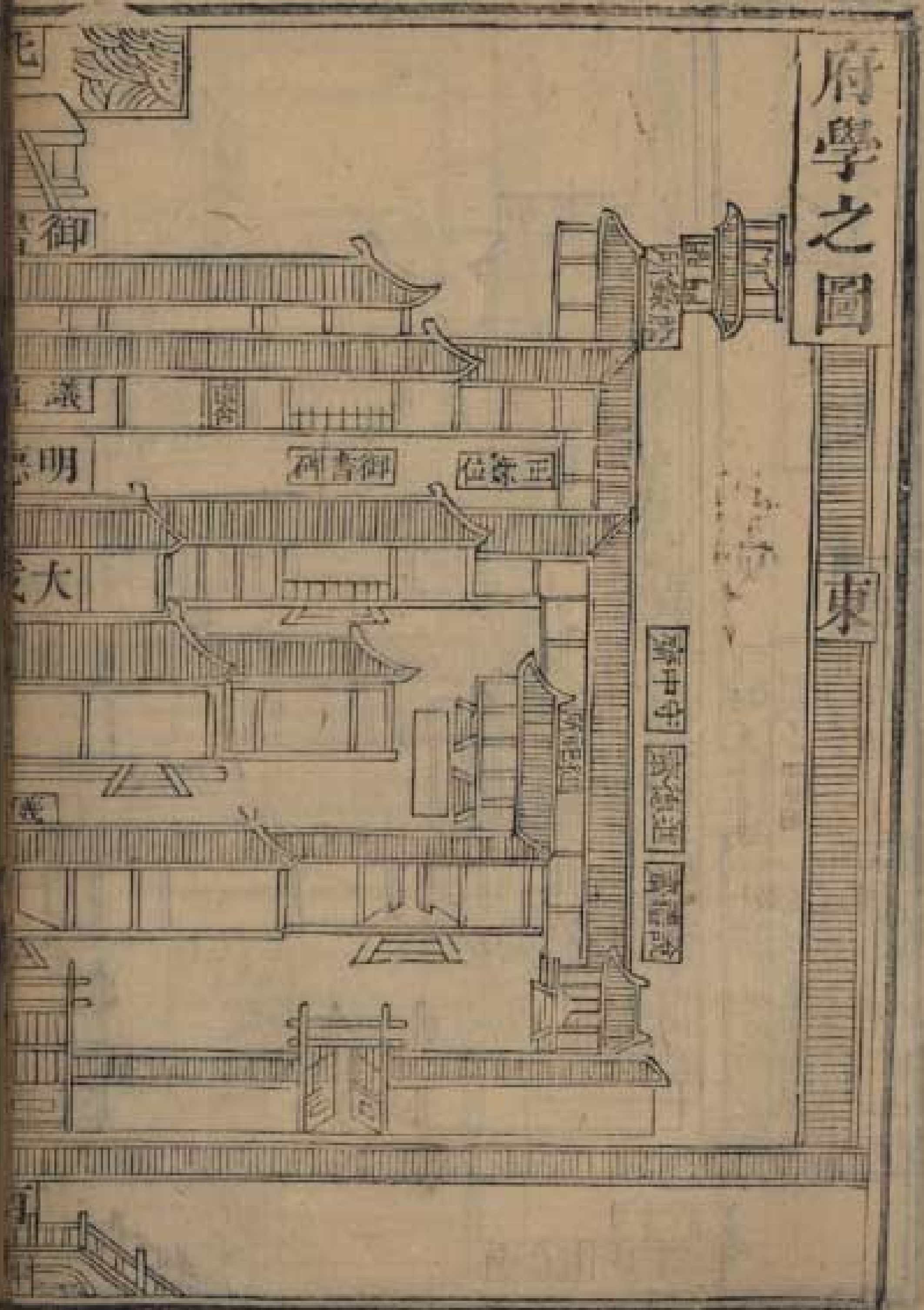
大江
張果老廟
花山
亭山
丹徒縣界
孝義鄉
移風鄉
來蘇鄉
望仙鄉
東
句容鄉
虎耳山
良常
爵山
茅山鄉
政仁鄉
溧陽縣界
大茅山
小茅山
三茅峯
金壇縣界

溧水縣界
長泰南
長泰北
棲霞寺
秣陵市
郭村
葛仙鄉
萬善鄉
秦淮河
東
上元縣界
新亭鄉
義井
鳳臺東
鳳臺西
龍女池
江寧縣
秦淮河
上元縣界

溧水縣圖
南
北
西
宣城縣界
水陽鎮
永寧鄉
永豐圩
崇教鄉
固城
立信鄉
儀鳳鄉
上元縣界
思鶴鄉
江寧縣界
大江
上元縣界
鳳壇鄉
琅邪鄉
通德鄉
句容縣
江寧縣界
福祚鄉
赤山湖
赤山
彭山
浮山
溧水縣界
承仙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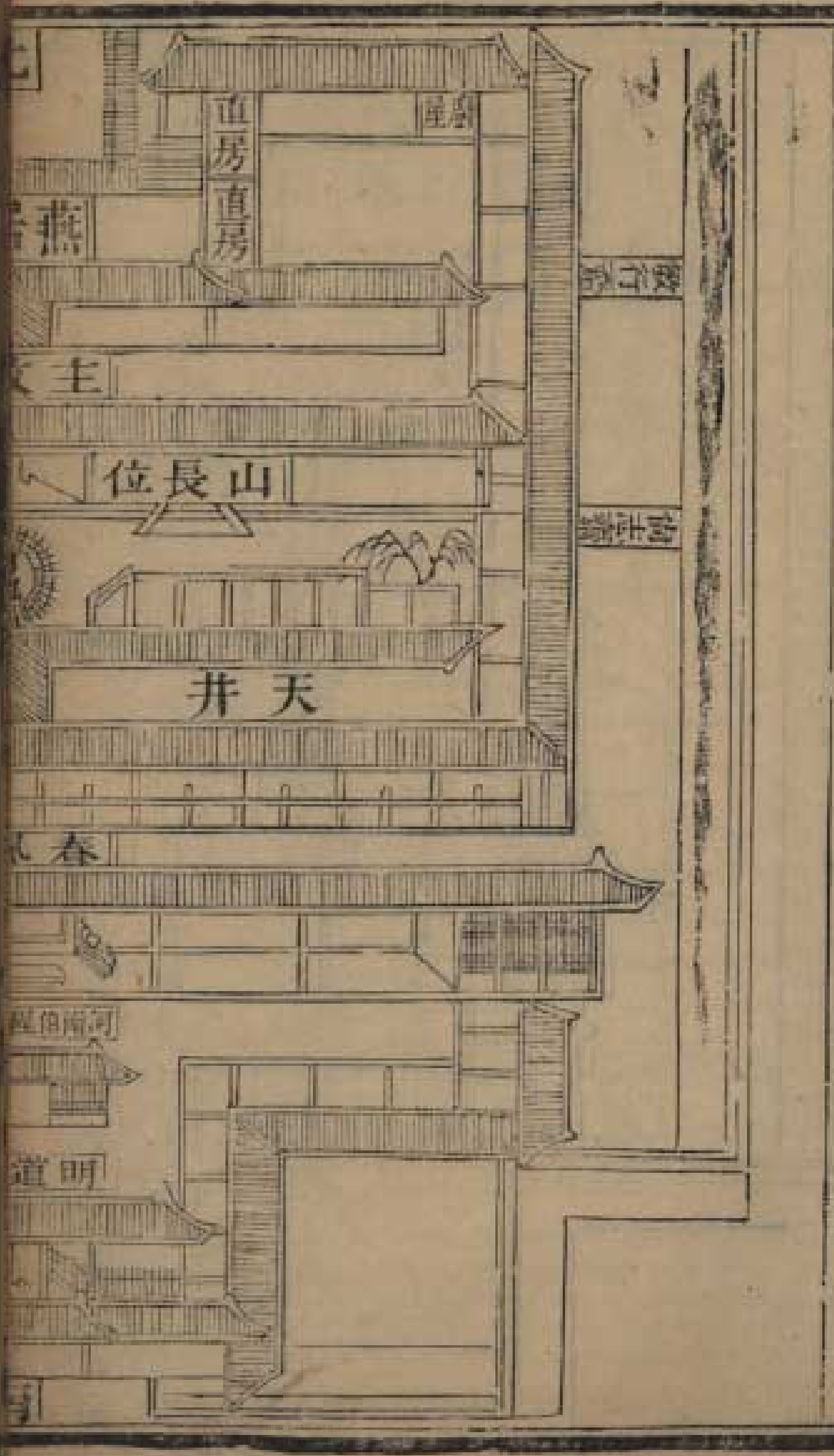
溧陽縣圖
大巫山
小巫山
長蕩湖
永定鄉
長橋
永成鄉
金雞山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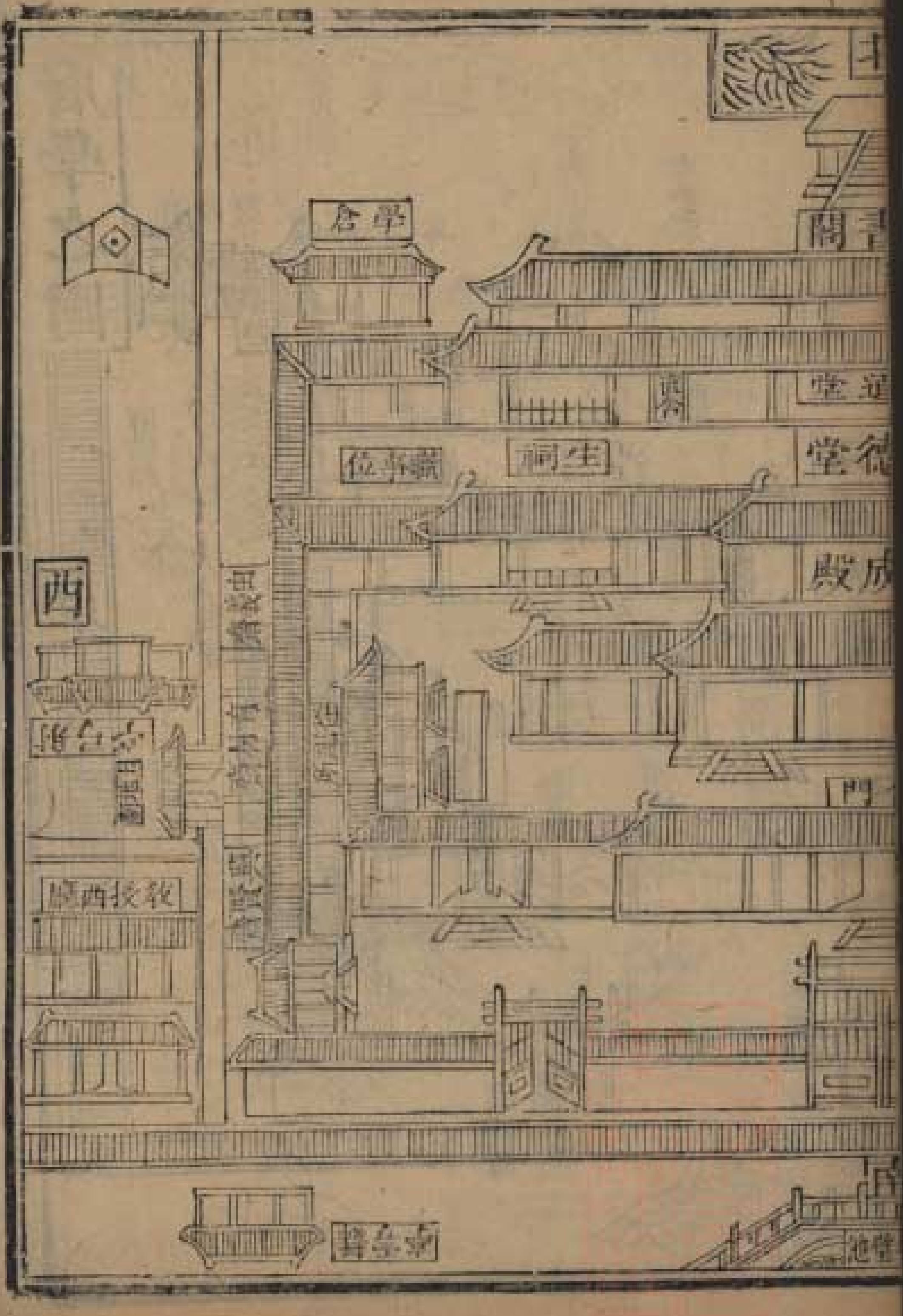
溧水縣
東
韓城
惠昌鄉
溧陽縣界
何容縣界
上元鄉
中山
浮山
歸政鄉
長樂橋
長壽鄉
仙壇鄉
安興鄉
荊山
大游山


府學之圖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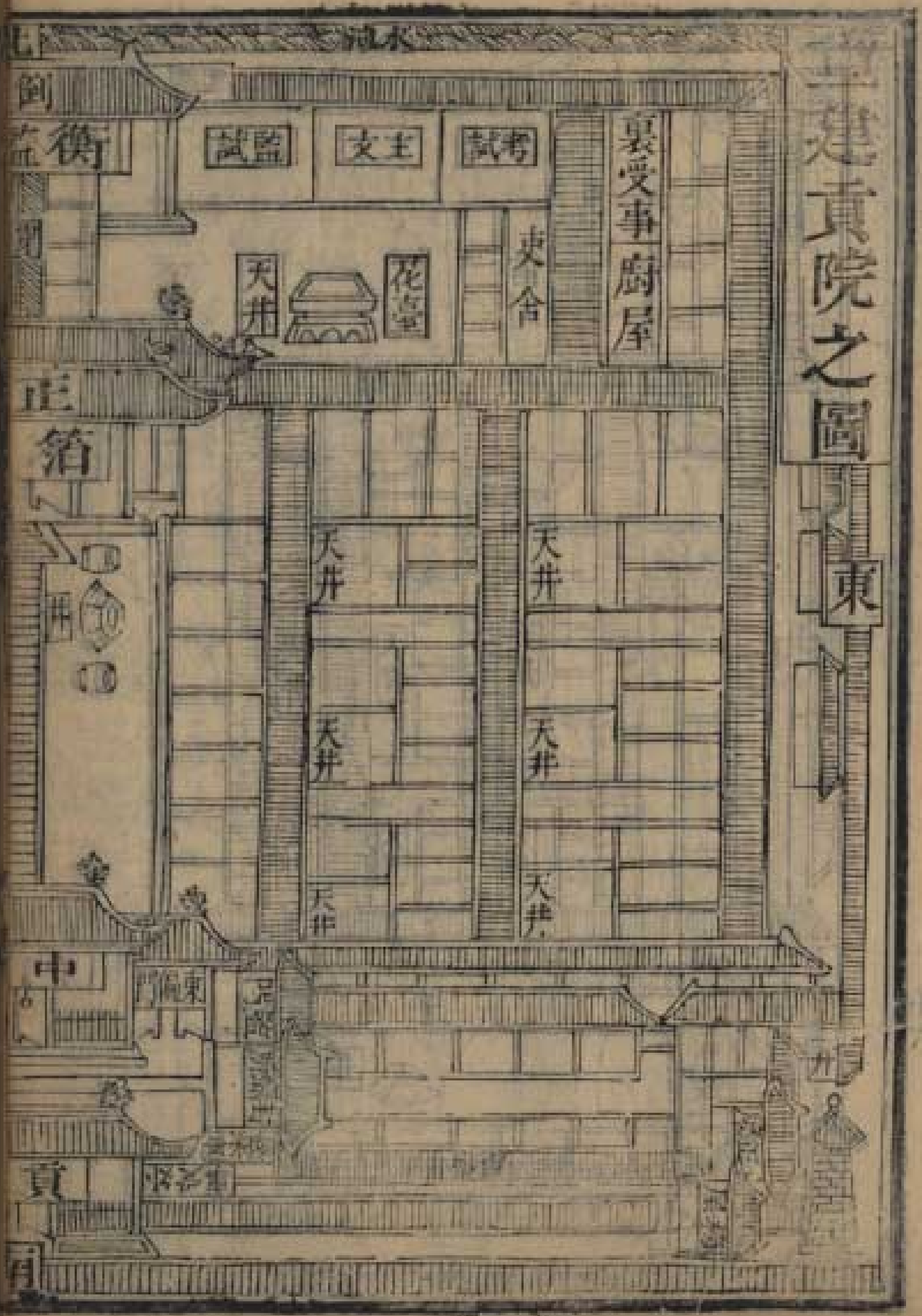
分界首
西
大洋淹
明義鄉
大石山
南寺
屏風山
仙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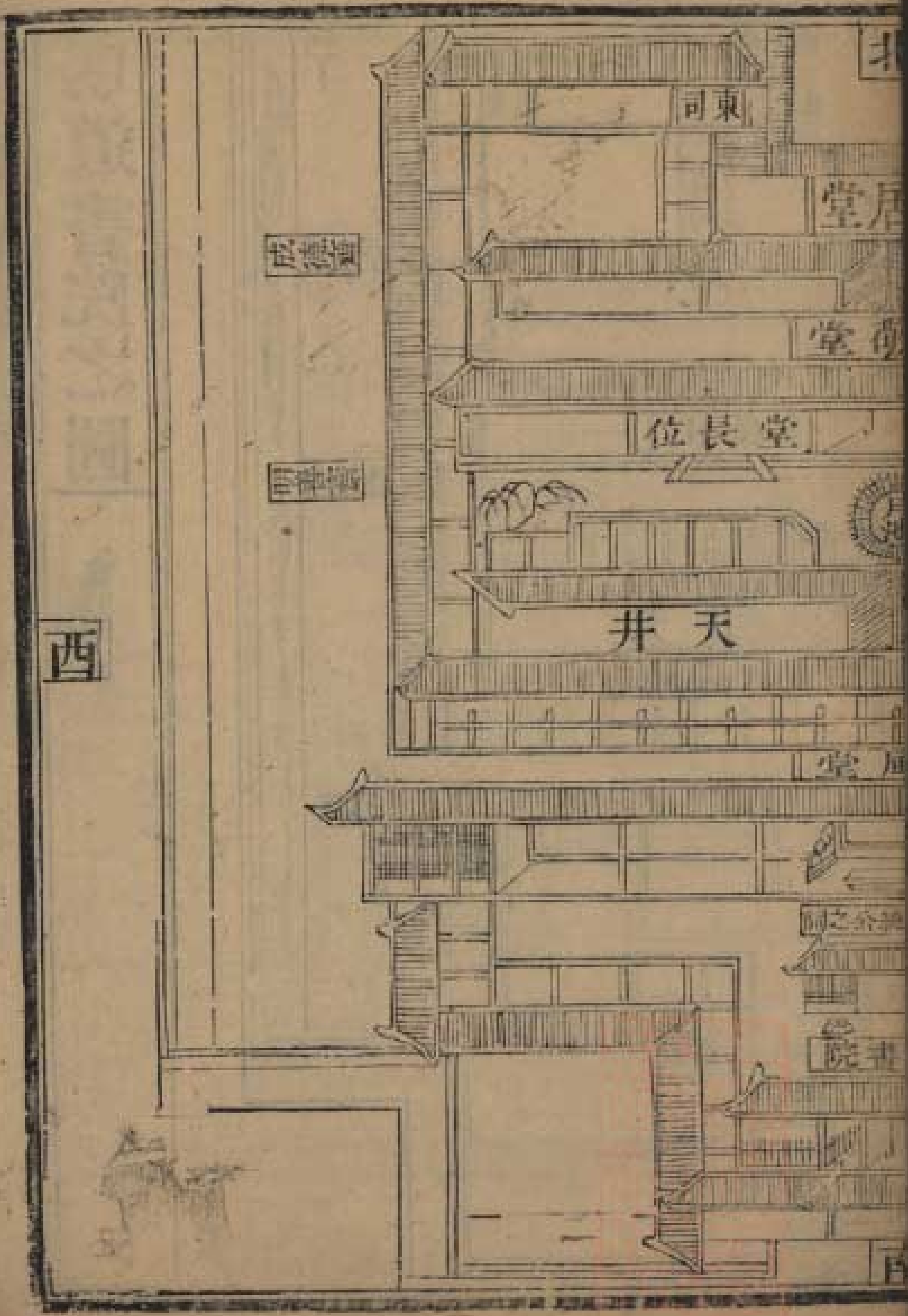
明道書院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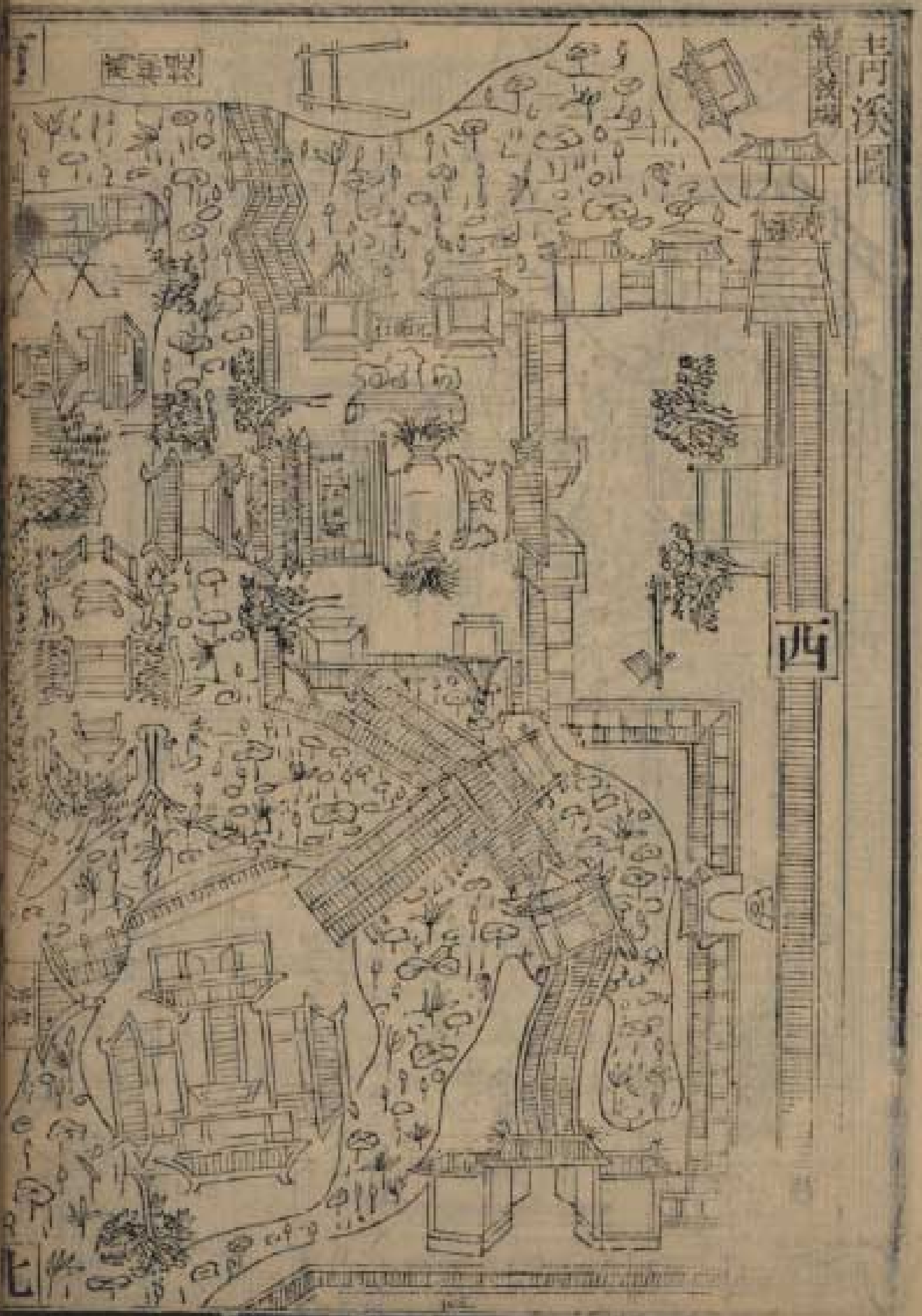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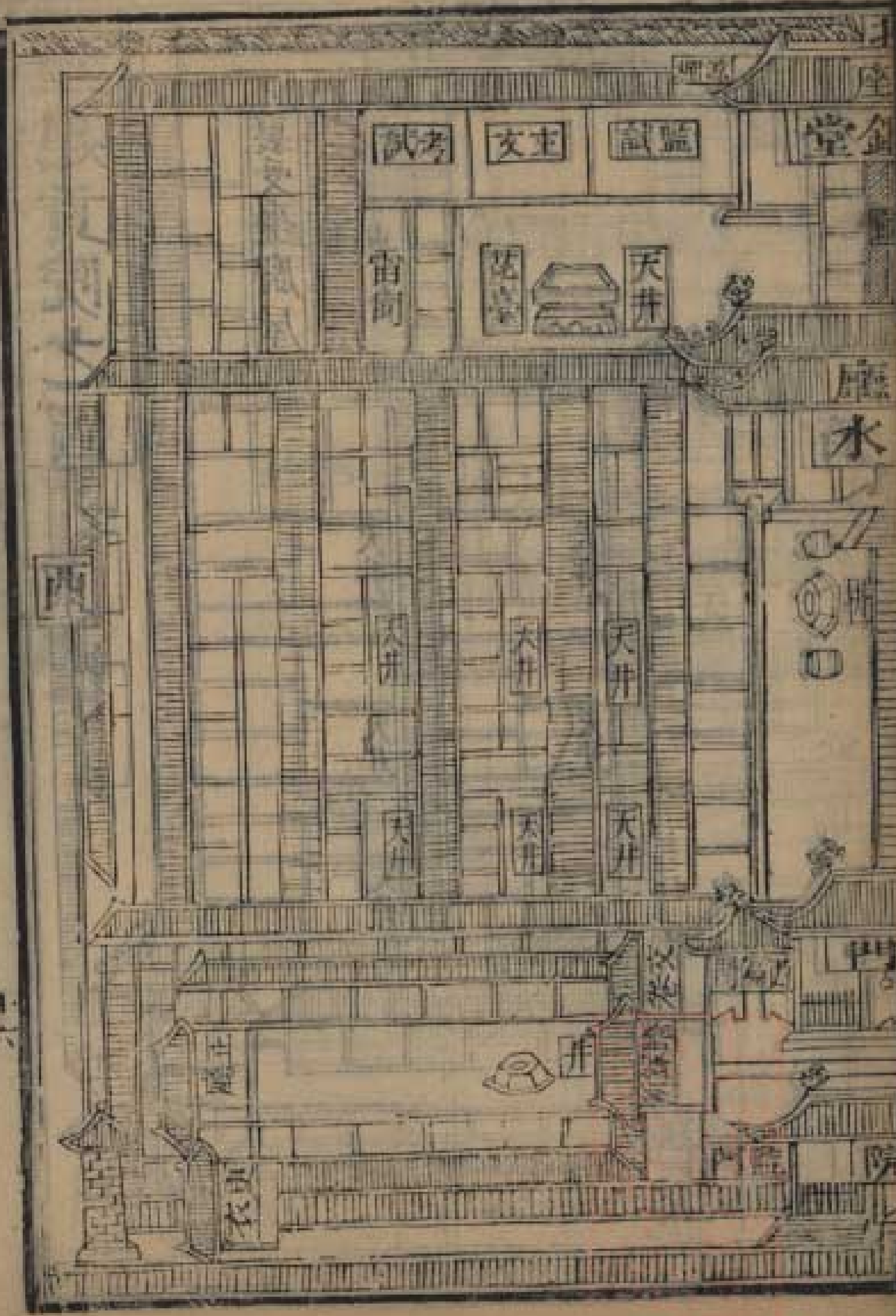
重建貢院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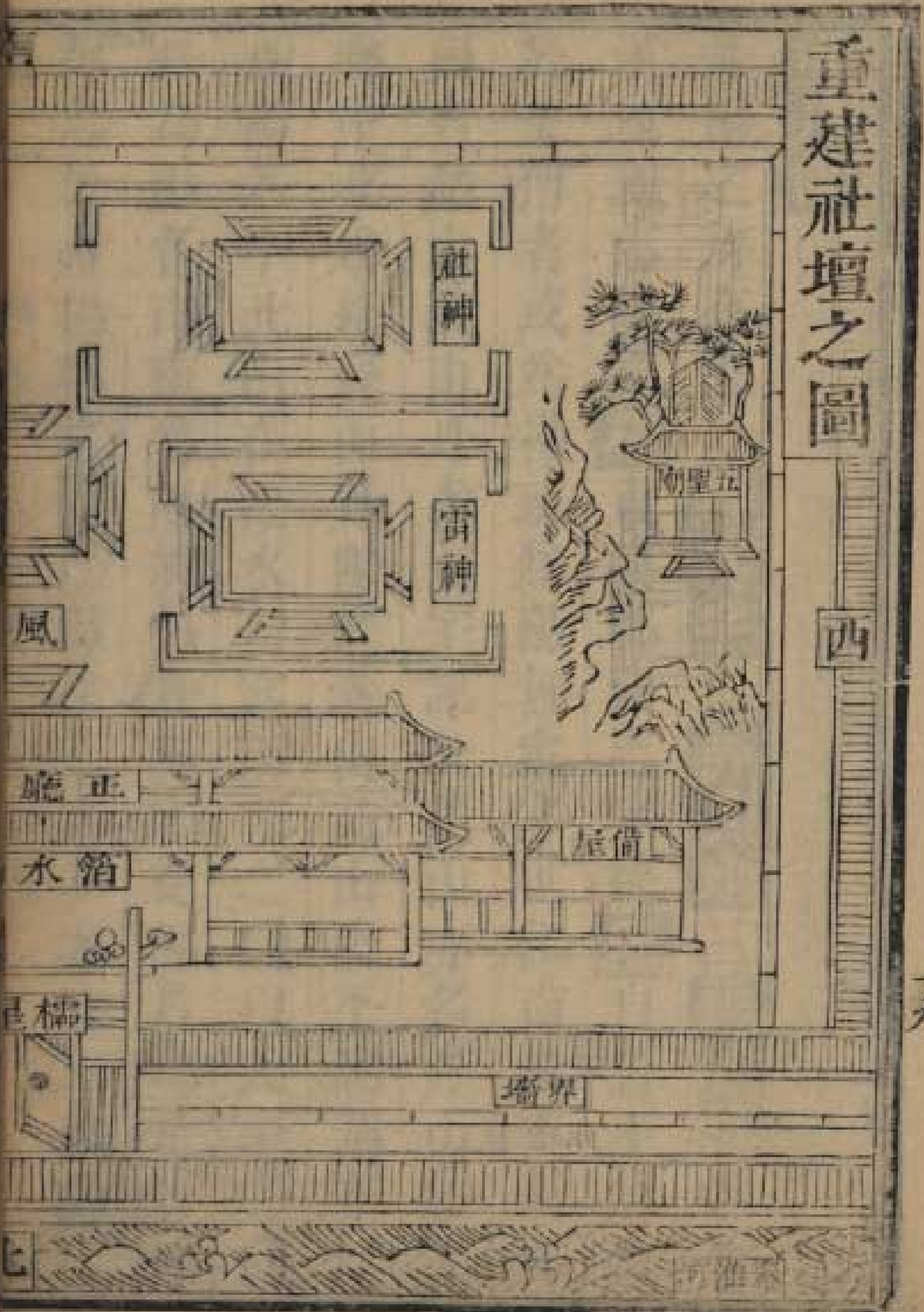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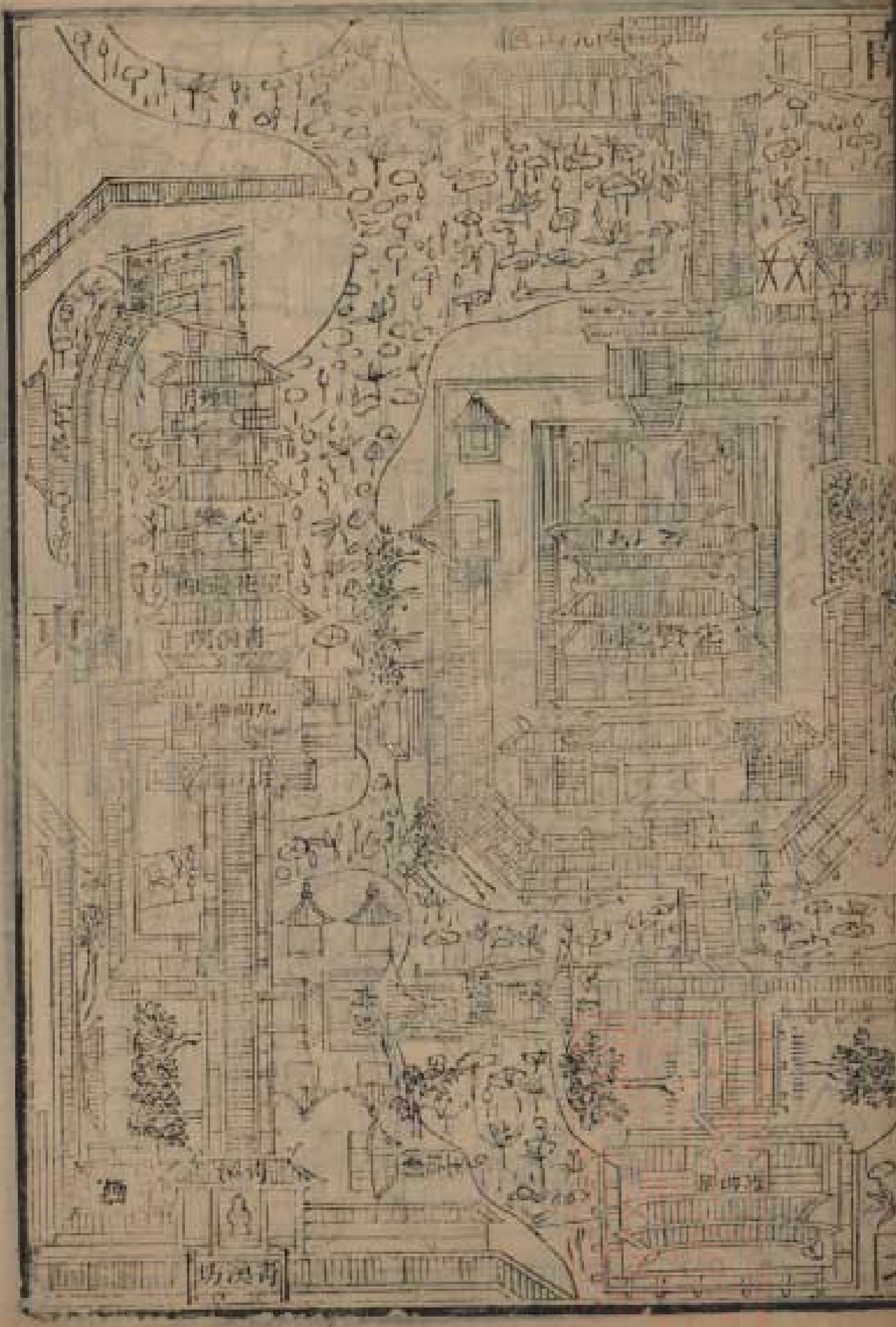
青溪圖
西



考試
主文
監試
天井
天井
天井
天井
天井
天井
天井
西
水
門
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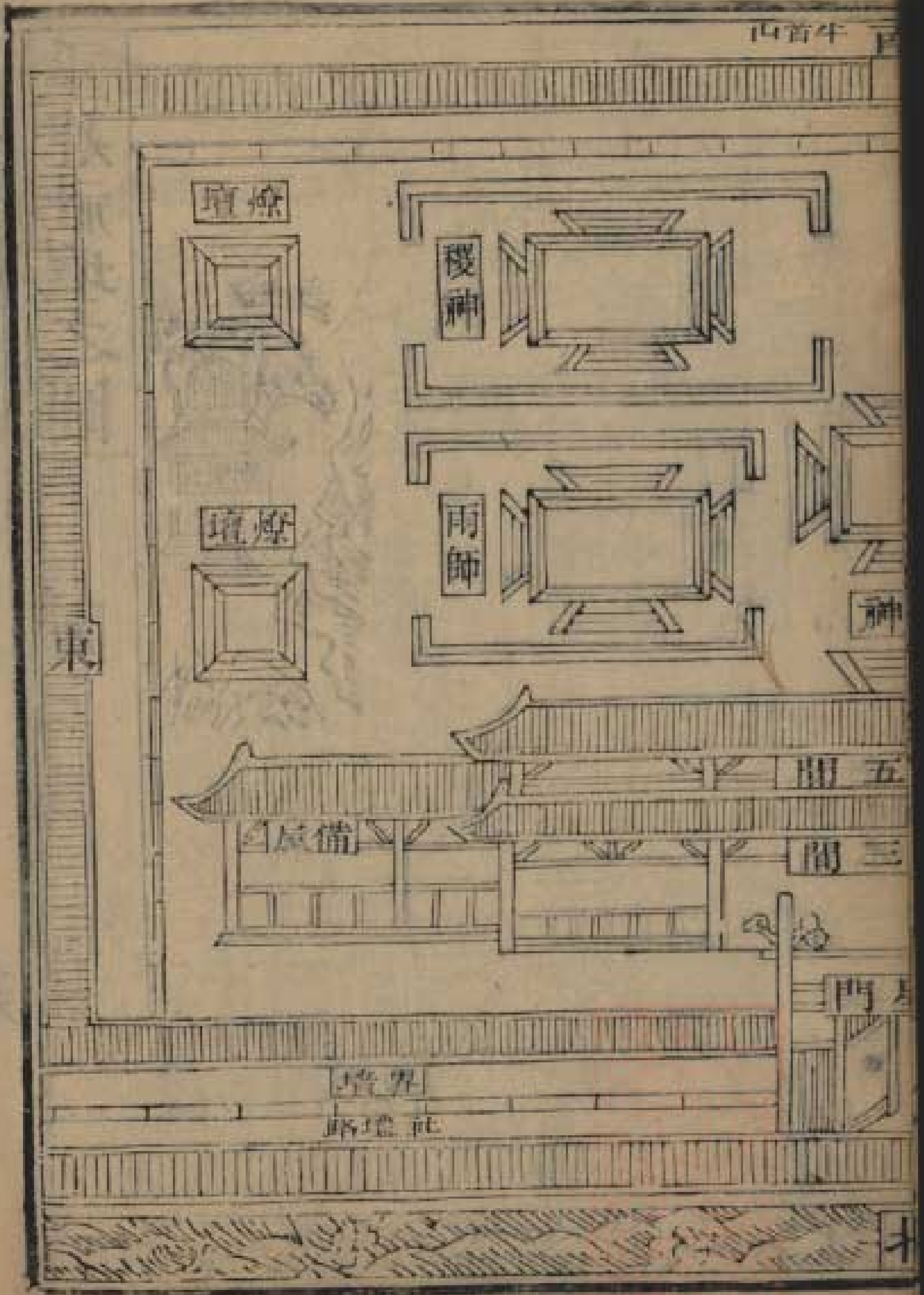
重建社壇之圖





辨丹陽

丹陽之辨有三一辨其字二辨其地三辨其縣按西
漢地理志字從楊東漢郡國志字從陽自晉至唐見
於史傳者或爲楊或爲陽無定字也江南地志云郡
國有赭山其山丹赤寰宇記云赭山亦名丹山唐天
寶中改爲絳巖山丹陽之義由此山臨平湖湖亦以
丹陽名今此山在溧水句容兩縣之間以此證之則
丹爲山名山南爲陽故曰丹陽字從陽者爲是晉地
理志於丹楊郡之丹楊縣注云山多赤柳以此證之



丹楊卽赤栁之異名字從楊者爲是二字各有所據世或疑之切謂古史字多通用如豫章名郡取義於木而字不從樟會稽名郡取義會計而字或從鄶豈容以今字之拘而疑古字之通哉況栁之赤山之丹未必不互相因也丹山之有丹楊則因木取義宜也丹楊山之南曰丹陽因方取義亦宜也二字之通毋庸深辨而地則不可不辨耳蓋地之名丹陽者不一周成王封熊繹於丹陽乃荆楚之所始其地在荆州不在揚州唐地理志丹州咸寜郡有府五丹陽居其一此在關內道古雍州之域亦不在揚州也史記楚懷王與秦戰於丹陽司馬貞索隱云此丹陽在漢中則又屬梁益之州而非揚州也秦置鄣郡有縣曰丹陽漢改故鄣爲丹陽郡此實隷揚州孫吳析溧陽以北六縣爲丹陽治建業亦隷揚州自東晉以至於唐丹陽郡有分有合而皆隷揚州其名偶與荆雍梁益之丹陽同而其地實異蓋九州之域自禹而分不可紊也如秭歸縣有丹陽城枝江縣有丹陽聚地皆屬荆北史中有封丹陽侯者數人地皆在雍於此無辨

則丹陽見於史傳者多前之以彼爲此者未必知其訛今之書此遺彼未必不疑其略矣丹陽之地名不一固所當辨而丹陽之屬揚州者其說不一或者猶有疑焉漢志云丹陽郡治宛陵蓋今之寧國府也杜佑通典云以丹陽郡隸潤州蓋今之鎭江府也吳寶鼎中嘗割丹陽附吳興蓋今之安吉州也人多惑於三說遂疑丹陽之不在建鄴殊不知丹陽之名本出建鄴而郡治寓於宛陵者暫爾自建安以來丹陽郡治常在建鄴常以宰輔諸王爲尹隋以前未嘗改也夫置丹陽治建鄴者孫權也割丹陽附吳興者孫皓也平吳以後復吳興所有之丹陽歸於建鄴者晉也平陳以後廢丹陽郡而置溧水縣者隋開皇也廢溧州而復置丹陽郡者隋大業也以江寧溧水復置丹陽縣者唐武德也嘗攷潤州類集曰今之潤境舉非丹陽地而唐以丹陽名郡何也

蓋唐天寶以前唯有潤州未有昇州是時潤所領縣六江寧句容在焉二縣乃丹陽故地天寶初改州爲郡因以名之迨至德二載始割出二縣增以溧水溧陽建爲昇州而丹陽

之名遂存於潤杜佑通典以天寶以前州縣爲定故
載潤而闕昇後之作方志者曾不審此往往只據佑
所書而在秦在漢皆繫於二郡之間誤矣又云漢元
封二年改鄣爲丹陽其城在今江寧府東南八里卽
漢丹楊太守及晉丹楊尹之所治隋平陳廢之平其
城以爲田大業初復置唐武德九年又廢之以其縣
隸潤州天寶元年始改潤州爲丹陽郡又改曲阿爲
丹陽縣皆非兩漢六朝之丹陽也又嘗攷諸縣沿漢
丹陽郡統縣十七秣陵句容丹陽溧陽江乘皆隸焉

晉丹陽郡統縣十一建鄴江寧丹陽溧陽江乘句容
秣陵皆隸焉隋丹陽郡統縣三江寧溧水隸焉其丹
陽名縣於潤境者亦唐天寶以後也非兩漢六朝之
舊也是不可以不辨

辨揚州

或問禹貢揚州之域北距淮東南距海不專在建鄴
也宋朝揚州治廣陵不復隸建鄴也今以揚州刺
史及州牧入建康志何哉曰自漢以來揚州無常治
或徙壽春或徙曲阿或徙歷陽皆暫爾而治建鄴之

時獨多漢末揚州之地南屬吳者十四郡而揚州治建鄴合肥以北屬魏而揚州治壽春晉平吳以後徙壽春之揚州合治建鄴至元帝渡江都揚州統丹陽等郡宋以揚州為王畿六朝都建鄴時若揚州牧若刺史皆以大臣諸王兼領治所皆在建鄴隋開皇初雖嘗徙治江都而大業隨廢唐武德二年置揚州東南道行臺治江寧三年以江寧溧水二縣置揚州六年又以延陵句容隸揚州以地言之皆建鄴也雖武德九年嘗徙治江都而貞觀七年復治江寧矣則隋唐之間揚州常治建鄴而徙江都者亦暫爾至於五代僞吳楊行密雖以江都為揚州而金陵實為別都至僞唐又自廣陵而遷治金陵矣若以今之揚州言之則廣陵一郡之名耳若無關於建鄴以古揚州言之則禹貢九州之一之總名建鄴乃其州之鉅鎮而治所多在焉今於六朝表中書揚州之事從古也本朝表中不書揚州之事從今也是不可以不辨

辨金陵

金陵何為而名也考之前史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

氣埋金以鎮之故曰金陵又曰地接金壇其山產金
故名於是因山立號置金陵邑至秦始皇時望氣者
謂其地有天子氣又埋金寶於山以厭之昔有一碣
在靖安道間題爲埋金碑其文曰不在山前不在山
後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人獲得富了一國耆老指
爲秦時古碑近年遂爲好事者取去是金陵之名始
於楚秦千數百年於此矣前輩固嘗疑之葢謂寶劍
在地氣射斗牛光怪燭天其下有寶熊商嬴政方惡
其地氣之異而欲消去之乃復埋金寶於其地是益

其氣也安得爲知乎及見靖安道間埋金碑之語然
後知熊商嬴政知術相襲以愚黔首而千數百年無
能發其詐者地有王氣楚秦所忌故將鑿山以泄其
氣也役其人以鑿山則人未必從於是借埋金之說
以致鑿山之人曰山有金也曰吾嘗埋金於山也人
皆有求金於山之心則皆不憂其鑿山之力求不獲
則鑿不已不待驅而從也又設爲山前山後山南山
北之語以惑之神其有金之地將以眩其求金之人
葢人知其地之有金而莫知其金之所在則遍山而

求之遍山而鑿之金未有獲而山之氣泄矣求金之人皆無所得而楚秦之君求泄山氣之謀遂矣則是埋金之說所以爲驅人鑿山之術豈眞埋金也哉吁熊商嬴政將以愚黔首適自愚耳山融川結天地之氣爲之豈區區智術所能變之哉惟修德足以永天命惟施仁足以固人心惟行帝王之道足以消姦雄之變聖賢以理御氣大抵然也不是之務而求以人力勝地氣復以智術致人力熊商終無救於楚之滅嬴政終無救於秦之亾豈非甚愚也哉當時言天子氣以五百年爲期自是四百九十年而晉元帝渡江建都金陵適符其數商與政如之何哉故著斯辨以發金陵之詐而祛黔首之惑云

辨建鄴

楚名此地曰金陵秦改金陵爲秣陵漢建安中孫權改秣陵爲建鄴晉建興初避愍帝諱改建鄴爲建康建鄴建康豈有異地哉世俗或疑其非者有二說晉書太興三年分淮水北爲建鄴南爲秣陵此所謂淮水者蓋指秦淮而言耳秦淮之水來自建鄴之東而

西注於江故晉於此水之南置縣曰秣陵名因秦舊也此水之北置縣曰建鄴名因吳舊也或者不察建鄴自有之淮誤指爲桐柏所導之淮遂謂建鄴移在江北可謂謬矣又一說龍川陳亮上孝宗皇帝書有曰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或者又執此語以爲建康非建鄴之證謬尤甚焉龍川所謂建鄴今昔之異者指其城郭而言耳非言其地之非昔也龍川萬言書云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城鍾阜而望今城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不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元武湖以爲險擁秦淮青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者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蓋建鄴古都城實倚鍾阜而都城南門距秦淮尙七八里此吳晉之舊規龍川所謂昔之建鄴也僞吳時徐知誥大城昇州拓舊址二十里跨秦淮南北之地盡入城中北距鍾山甚遠而南距雨華長干諸山則甚廹矣知誥據此以爲南唐之僞都

皇朝既平江南卽南唐故府以爲州治今城郭皆知誥之舊此龍川所謂今之建鄴也謂建鄴今城非昔城則可謂建鄴今地非昔地則不可因爲此辨以正或者之謬不欲指言其人故或之

辨越臺

越城者建康作古之城句踐范蠡之所營也越臺者越城之故址也考之史傳無異辭矣詳見越城越而楚楚而秦秦而漢漢而吳晉宋齊梁陳攻守於此者西則石頭南則越城皆智者之所必據劉濞於此避僽傒溫嶠於此破王含劉裕於此拒盧循蕭懿於此拒蕭景蕭衍於此屯王茂皆越城越臺也郡國志云越城在縣南六里實錄云越城在淮水南一里半辨符圖經云越城在秣陵縣長干里宮苑記云范蠡築城在瓦官寺南金陵事迹云南門外有越臺與天禧寺相對今府城之南江寧尉廨之後軍寨之間臺猶存也訪古者每興感焉近世詩人有作越臺曲者乃爲之說曰越女嫁江南國主爲妃以其地卑濕運越土築此臺以居焉見此詩者併爲一談牢不可破越臺曲云玉顏

如花越王女自小嬌癡不歌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日
日思歸淚如雨江南江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
江邊雨多地卑濕旋築高臺臨曉粧千艘命載越中
土喜見越人仍越語人生腳踏鄉土難無復歸心越
中去高臺何易傾曲池亦復平越
姬一去向千載不見此臺空有名使其考古必知誤
矣借曰越女運土築臺事果有之南唐宮室初不在
秦淮之南其妃築臺以居必不在宮室之外不待智
者而知其非矣設南唐不史見之騐說以泯句踐范
蠡作古之遺基豈容無所辨哉

辨馬鞍山

乾道舊志及六朝事迹編皆云陳後主禎明三年隋
將濟江陳遣南康太守魯肅將兵以鐵鎖橫江隋將
楊素擊之爭馬鞍山四十餘戰隋軍死者五千餘人
指金陵馬鞍山爲是**慶元續志**引宜黃侯慧紀傳云
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舡艦千餘沿江而下
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
鎖橫江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
磨刀澗以此糾舊志爲非今以資治通鑑及三國志
南史證之乾道慶元二志皆不能無誤陳無魯肅亦
無呂肅慧紀所遣以拒隋兵者蓋南康內史呂忠肅

也楊素與忠肅四十餘戰爭馬鞍山乃在巫峽間非金陵之馬鞍山也山名偶同耳按蜀志先主爲陸遜所攻升馬鞍山陳兵自遶此在吳蜀接境處楊素所爭卽此山也況隋之攻陳賀若弼自廣陵濟進軍鍾山頓白土岡韓擒虎自橫江濟進拔姑熟由新林至石子岡皆不經金陵之馬鞍山慧紀遣呂忠肅使據巫峽以鎖江與楊素遇而有爭山之戰則其山在彼不在此明矣人名之異山名之同皆不可以不辨

景定建康志卷之五

景定建康志卷之六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建康表總序

春秋表年以首事太史公年表經緯之後之紀事者法焉國史郡乘皆有表而例不同今考諸古建康城邑始於周建康地本屬春秋之吳吳取之吳而城長干者越越句踐也取之越而置金陵邑者楚熊商也時周命未改也吳越楚有地之時皆周也郡縣始於秦爲都始於孫吳自城而都地寖大周元王四年越城長干時也周命句踐爲伯時也未城邑前不可表也作建康表斷自

元王以下表之緯四一曰**時**表其世年而記其災祥二曰**地**表郡縣之沿革與疆土之分合三曰**人**表牧伯之更代與官制之因革四曰**事**表其得失之故成敗之由美惡具書勸戒寓焉其年月可考者為年表不可考者為世表世不可考者隨代附見表如左

或問國始於句吳都始於孫吳今表不始吳而始越何也曰始越之說四春秋此地屬吳特泛言耳吳國於檇李城邑未見於此地入於越越始城之未城不可表既城不可不表一也始城之年周王命句踐為伯未命伯之前不當表越城此地而為伯不可以不表二也春秋何始於平王蓋周書至此而終故魯春秋自此而始今考句踐之時正當春秋之終則表始於句踐是亦取法魯春秋之遺意三也三代之王也諸侯封而大者莫多於周之後次莫如殷禹之子孫寔參寥也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祀夏配天少康之子封於會稽以奉禹祀此越之始也句踐乃其二十世孫也城吳地而周伯之太史公謂其有禹之遺烈今表越所以存禹四也或又曰表越是矣不冠以越而冠以周何也曰句踐之時周命未改在國之主則在越天下之主在周句踐雖強一則曰致貢於周二則曰以尊周室賜胙為伯必得周命而東諸侯服焉今以周之世表越之事亦春秋尊王之法也

建康表一

自周元王四年戊子至東漢獻帝建安己亥為**世表**

時	地	人	事
周元王 四年**戊子** 末年**壬辰**	地本屬吳有固城在溧水 四年始屬越 范蠡**城長干**	四年命**越句踐**為伯	越用范蠡謀遂有吳地越將圖楚稱伯江淮乃築城於長干里今秦淮南一里半廢越城是也

貞定王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元年癸巳 末年己未	元年庚申 末年甲戌	元年乙亥 末年戊戌	元年己亥 末年甲子	元年乙丑 末年辛未
鼫與立	不壽立	朱句立	翳立	之侯立
			翳葬句容大橫山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秦始皇	二世
元年壬申 末年己未	元年庚申 末年乙丑	元年丙寅 末年甲午	元年乙卯 末年辛卯	元年壬辰 末年甲午
三十六年地屬楚始置金陵邑			二十五年滅楚始以金陵為鄣郡改金陵邑為秣陵縣	
無疆立 楚熊商滅之而有 熊槐立	熊橫立	熊完立	熊悍立 負芻立 秦滅楚 始置郡守	
三十六年楚子熊商敗越盡取故吳地以此地有王氣因埋金以鎮之號曰金陵今石頭城即其所也			三十七年始皇東遊自江乘渡江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後呼為秦淮	

西漢高祖 以丹陽會稽豫章三郡封
元年乙未
末年丙午
吳秣陵屬丹陽郡
吳王
劉濞
上患吳俗輕悍無壯王以塡之諸子少乃立兄子濞爲吳王

惠帝
元年丁未
末年癸丑

文帝
元年壬戌
末年甲申
濞失藩臣之禮鼂錯數言吳可削帝不忍

景帝
元年乙酉
末年庚子
地屬江都王國
江都王
劉非
以錯言欲削吳地濞約諸侯同舉兵以誅錯爲名鄒陽枚乘皆諫不聽上使周亞夫擊吳大破之濞自越城走丹徒竇太后不許續吳後汝南王非年十五上書請擊吳旣破吳徙非王吳故地國號江都

武帝
元年辛丑
末年甲午
元封二年廢鄣郡置丹陽郡屬揚州統縣十七江乘秣陵故鄣句容溧陽隸焉
劉建
元朔二年立元狩二年自殺國除
劉敢封丹陽侯
劉纏封秣陵侯
始置郡刺史

昭帝
元年乙未
末年丁未

宣帝
元年戊申
末年壬申
刺史
黃霸
宋畸舉霸賢良夏侯勝又薦霸於上擢爲揚州刺史三歲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
○武射策甲科爲郎由諫議大夫遷揚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元年癸酉 末年戊子	元年己丑 末年甲寅	元年乙卯 末年庚申	元年辛酉 末年乙丑
何武				
州刺史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詞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迺見二千石以爲常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東漢	光武	明帝	章帝
	元年乙酉 末年丁巳	元年戊午 末年乙亥	元年丙子 末年戊子
	丹陽郡治移宛陵揚州不改此地所隸仍舊		
郡守	李忠　任光　州牧　鮑永	刺史　張禹	
	建武六年以忠爲丹楊太守海内新定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招懷降附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禮儀衰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光爲丹陽太守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永爲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夷傷之後緩其銜轡誅彊橫鎮撫其餘百姓安之	永平八年張禹拜揚州刺史嘗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神難涉禹將渡吏固請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進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民皆喜悅	

帝	元年	末年	刺史
和帝	己丑	乙巳	
殤帝	丙午		
安帝	丁未	乙丑	
順帝	丙寅	甲申	尹耀
沖帝	乙酉		

帝	元年	末年
質帝	丙戌	
桓帝	丁亥	丁未
靈帝	戊申	己巳
獻帝	庚午	己亥

吳侯孫策府在建鄴建安十三年孫權分丹陽郡為新都郡十六年權自京口

時孫策為吳侯弟權代之吳景為郡太守州刺史劉繇逐之繇敗

袁術表策舅吳景為丹陽太守刺史劉繇逐之策領衆五六千濟於橫江大破劉繇追敗於曲阿○策薨以吳事授弟權擧表權為吳侯○建安二十四年秋權表漢天子自率陸遜呂蒙等西征關羽拜呂範為建武將軍領丹陽太守封宛陵侯使鎮建業謂之曰前從卿言無

徙治秣陵十景復爲郡太今日之勞也今當取之卿好爲我居守
七年孫權令守孫翊代之也○二十六年十月曹丕代漢稱帝改
陵邑地號石郡督嬀覽殺元黃初而權江東猶稱建安○嬀覽與
頭改秣陵爲郡丞戴員等謀殺太守孫翊翊妻徐氏
建業二十六嬀覽使呂範密與親近孫高傅嬰等謀覽員伏刃殺
年置丹陽郡爲太守鎮建之盡誅其黨以覽員首祭翊墓○諸葛
理於建業亮告權曰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眞帝王
業之宅乃徙建業

建康表二

起吳大帝元年辛丑至天紀四年庚子凡六十年爲年表

吳

太祖大皇帝姓孫氏諱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也其先出自周武王母弟衛康叔之後武公子惠孫曾耳爲衛上卿因以孫爲氏春秋時孫武爲吳王闔閭將因家于吳太祖乃武之後也祖鍾父堅堅生容貌奇異仕漢爲破虜將軍長沙太守靈帝末董卓作亂堅乃自長沙舉兵討卓軍於陽夏長驅入洛修祭漢陵廟屯軍城南甄官井上見五色氣使人入井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方圜四寸上紐交五龍一角缺後仍投井中堅生四子策權翊匡策爲吳侯臨終以後事付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權旣統事以周瑜程普呂範爲爪牙魯肅諸葛瑾步騭陸遜爲腹心招延英俊而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初堅攻錢塘吳氏孕策夢月入懷孕權又夢日入懷以告堅堅曰日月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其後權破曹操軍於赤壁又破操軍於濡須塢操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其後又破關羽定荆州及曹丕代漢稱魏使邢貞冊權爲吳王軍師張昭怒其無禮羣臣議稱漢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蓋時宜爾復何損也趙咨使魏還曰北方終不能守盟宜改年號正服色應天順人權納之十一

月權穪吳王位於武昌大赦改明年爲黃武元年後七年公卿上表勸正尊號遂即帝位大赦改元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皇太子百官皆行賞䘏寡孤獨量給穀帛百姓免今年租賦天下賜酺五日傳四主合六十年都建康

時　地　人　事

太祖

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己亥禪魏[illegible]魏已改元惟江東猶用漢正朔至是年十月始卽吳王位明年壬寅爲黃武元年三十一年改元凡五

元年 壬寅

夏五月甘露降于建業

丹陽郡

仍漢舊

治建業

以丹陽太守

呂範爲揚州牧以東征將軍

賀齊領丹陽太守

詔揚州置牧

先是王西征關羽呂範居守建業拜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鄴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爲奉邑是年進州牧

黃武元年 壬寅

二年 癸卯

三年 甲辰

四年 乙巳

七月地連震

五年 丙午

六年 丁未

魏責吳任子不得使曹休等來伐篤丹徐盛等以舟師拒休於洞口遇風敗其

魏來伐徐盛爲疑城於臨江而還獲其輜車羽葢

丞相孫劭薨衆望張昭爲相王不用以顧雍爲丞相雍不許江邊諸將掩襲

陸遜奏所在無寃令諸將廣農畝王穪善自率子弟親受田

七年 戊申

範拜大司馬改封南昌侯命下而薨

周魴詐降以誘曹休陸遜大破休于夾石王將都建業過呂範墓祭以太牢

黃龍元年 己酉

王即帝位立郊改元

自武昌遷都建業十月城建業太初宮居之即長沙王故府也

正月即帝位立壇南郊柴燎告天在今縣南郊壇村○六月蜀使來慶踐位立壇城北與蜀使盟約滅魏中分天下時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就武昌居○秋七月乃遷建業以陸遜爲上將軍輔太子留守武昌

二年 庚戌

三年 辛亥

夏五月建業有野蠶爲繭大如鳥卵由拳生野稻詔改由拳爲禾興縣○冬十二月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爲嘉禾元年

嘉禾元年 壬子

夏六月皇太子登自武昌歸建業

二年 癸丑

句麗王獻馬百疋賜物還馬

三年 甲寅

九月朔旦隕霜傷穀

四年 乙卯

八月雨雹又隕霜

五年 丙辰

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冬十月孛星現于東方

議鑄大錢一當五百詔吏民輸銅畀直設錢監

六年丁巳			冬十二月赤烏羣集前殿大赦改明年為赤烏元年
赤烏元年戊午			二月侍御史謝宏奏更鑄大錢一當千以廣貨帝許之
二年己未			夏五月城沙羨
三年庚申			詔勸治農桑時不得役事○夏四月始治城郭起樓穿塹發渠以備非常○冬十一月詔開倉賑給貧民○十二月使左臺侍御史郗儉監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名運瀆
四年辛酉 正月大雪平地三尺			五月皇太子登薨○冬十一月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
五年壬戌 夏四月旱			正月立子和為皇太子大赦
六年癸亥			騶虞見新都○丞相顧雍薨
七年甲子 秋嘉禾生			
八年乙丑 夏五月震宮門及南津大橋茶陵縣洪水漂二百餘家	立方山埭		帝欲廢太子和陸遜極諫帝怒遜恚而薨○作屯田發屯兵三萬鑿破崗瀆立方山埭
九年丙寅			百姓不便大錢詔鑄為器

建康志卷六

十年 丁卯

十一年 戊辰 夏四月甘露降

十二年 己巳

十三年 庚午 五月彗星入南斗十日至夜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丹陽句容諸山崩洪水溢

作常邑

塗塘

遷南宮改太初宮○詔移武昌材瓦繕建業宮○吳見康僧會崇佛立建初寺○爲仙者葛元立洞元觀於方山

三月太初宮成

冬十月以讒廢太子和爲庶人遷於故鄣大臣以切諫坐誅者十餘人○十一月立子亮爲皇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以詔書大赦改明年爲太元元年

太元元年 辛未 八月大海溢平地水一丈風拔樹三千株石碑磋動吳城兩門飛落

廢帝 諱亮大帝少子在位六年廢爲會稽王

建興元年 壬申 九月桃李花開十二月大風雷電星[illegible]

加諸葛恪都督中外諸軍事荊揚二州牧禾相陽都侯十一月以恪有遷都武昌意是月武昌端門災○

大將軍左司馬李衡爲丹陽太守

以印綬迎陽羅神至建業爲立第于蒼龍門外　八月以右將軍呂據取大船以備宮內帝聞之喜華覈奏以樹拔乃動瓦落爲役繁賦重所致帝不省

太傅諸葛恪輔政○恪築東興兩城遏

冬十月公卿因大饗殺恪於殿內投之石子崗

二年 癸酉

陽羨縣山石自立曰當有庶人爲帝之祥大旱

五鳳元年 甲戌

二年 乙亥

太平元年 丙子

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

秋七月孫儀林恂等謀殺大將軍峻事覺伏誅

正月新作太廟迎太祖神主○二月用魏將文欽計大舉伐魏以欽爲先鋒呂據朱異劉纂唐咨等自江都引衆軍入淮泗以繼之諸軍將發孫峻餞於石頭因入據營見軍御整齊惡之乃稱心痛而歸夢諸葛恪擊之因病甚表弟偏將軍孫綝輔政○九月丁亥峻薨○戊子以孫綝爲侍中輔政○據等至江北聞綝代峻大怒乃表薦衛將軍滕允爲丞相綝不聽○癸卯以允爲大司馬據乃密與允謀自廣陵引軍還討綝綝與允會蒼龍門是夜風急據不至綝使華容勒兵攻允殺之

二年 丁丑

景帝 諱休在位六年

四月帝始臨正殿大赦境內○帝選子弟十八以下十五以上得三千人以大將軍子弟有勇力者將之詔曰朕今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帝常出中書省觀先帝故事詰問左右曰先帝數有特詔今大將軍關事但令我書可耶左右懼無以答

初廢帝惡綝專恣詔黃門侍郎全紀將與全尚劉承謀誅綝全紀毋以告綝綝懼戊午夜以兵襲宮取全尚殺劉承於蒼龍門○庚申使中郎李崇奪帝璽降

永安元年**戊寅**
十一月甲午有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

二年**己卯**

三年**庚辰**
赤烏見

四年**辛巳**
白龍見布山

五年**壬午**
七月□□見八月大風□□□□門北樓火

會稽王遣將軍孫耽送帝之國遣宗正孫楷往會稽迎休○十月孫恩率百官以乘輿法駕迎于武昌亭孫綝迎于土山之半野帝卽入宮御正殿以綝為丞相大將軍荊州牧以恩為御史大夫○帝與丁奉張布謀因戊辰臘會遂執綝斬之

是年黜亮為候官侯○秋使都尉嚴密作浦里塘開丹陽湖田

乙酉立子霬為皇太子

六年**癸未**
十月癸未石頭小城西南頭

後主
諱皓大帝孫在位十七年

元興元年**甲申**

甘露元年**乙酉**
帝徙武昌
甘露降蔣陵

寶鼎元年丙戌

丁固諸葛靚
留守建業

景帝崩濮陽興張布言於朱太后以皓為嗣

七月殺朱皇后于苑中○十一月從步闡言徙都武昌留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

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刼後主弟永安侯謙為主取太子和陵上鼓吹曲蓋北入建業因謙率衆逆討於九里汀之半屯殺謙初望氣者云荊州有天子氣

破荊州而建業宮不利故後主下武昌而但等果反後主聞但平復偁存餘物甲鼓譟入建業殺謙妻子號曰天子遣荊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其氣○十月帝自武昌還建業

二年 丁亥

夏六月起新宮于太初之東制度尤廣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又攘諸營地大開苑囿起土山作樓觀加飾珠玉制以奇名○秋七月使大匠御薛珝營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新宮成周五百丈署曰昭明宮開臨硎縲磷之門正殿曰赤烏後主移居之○以法駕迎神于明陵祭于金城門

三年 戊子

十月立子瑾爲皇太子

建衡元年 己丑

二年 庚寅

初諸葛恪執政不欲令諸王處江濱徙於豫章孫奮不從恪爲書與奮奮懼乃移南昌恪誅奮徑下蕪湖欲入建業觀變役傅相坐廢爲庶人太平中封章安侯至是以訛言見殺

三年 辛卯 十二月鳳凰集西苑

春後主載太后以下六宮嬪妾千餘人濟自牛渚陸道西上呼云青蓋入洛陽以從天命行至華里遇大雪途壞兵士皆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欲死妃后菜色兵人不堪曰若遇敵便倒戈耳左右進諫皆不納東觀令華覈固爭後主乃還

鳳凰元年 壬辰

二年 癸巳

尚書僕射高陵侯韋昭以嫌收下獄死

立十一王給三千兵

三年甲午

天冊元年乙未

天璽元年丙申

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除平古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大赦俄而晉平吳孫皓以為己應中興之符

大司馬陸抗薨

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上有年月字因改元

天紀元年丁酉

二年戊戌

三年己亥

四年庚子

建業有鬼目草生工人黃狗家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東觀案圖名鬼目為芝草買菜為平慮草遂以瑞封狗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冬十月晉司馬伷侵涂中王渾周浚逼牛渚王濬唐彬浮江東下

正月晉杜預破江陵王渾周浚攻陷江西屯戍遣張悌諸葛靚督沈瑩孫震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渡江圍晉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與晉周浚對陣悌死之後主聞悌沒大懼自選羽林精甲配沈瑩孫震屯于板橋○二月己未

晉王濬總蜀兵沿流直至建業司馬伷濬[illegible]山遣周浚張喬等破吳軍于板橋後主乃遣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奉牋進璽綬於司馬伷○壬申王濬舟師先至石頭後主草縛銜璧舁櫬詣濬軍門○癸亥晉瑯邪王伷會諸軍入自都城屯太初宮收其圖籍府庫

景定建康志卷之六

景定建康志卷之七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建康表三

起西晉太康庚子至元熙己未凡一百三十年爲年表

晉

司馬氏受魏禪都洛陽是爲西晉自武帝炎至愍帝鄴四主五十二年而中宗元帝睿卽位於建康遂都焉是爲東晉元帝乃宣帝懿之曾孫瑯邪恭王覲之子嗣父爲瑯邪王永嘉元年因陳敏作亂以瑯邪王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討陳敏餘黨廓清江表至建興戊戌愍帝詔卽晉王位改元建武明年愍帝凶問至始卽帝位改元太興其建武以前事屬西晉建武以後事屬東晉合兩晉論之自泰始至太康元年凡十有六年而吳始平自太康元年至建武元年凡三十九年而西晉改爲東晉都於建康自元帝建武至恭帝元熙十一主凡一百三年而禪於劉裕元熙以後事繫於宋太康以前事繫於吳故建康晉表始於太康訖於元熙合一百四十二年不分西東總曰晉表

時 地 人 事

西晉

世祖太康元年庚子

平吳廢建業復為秣陵分南陽南郡為宣城郡還理於秣陵在今縣東南六里度長樂橋古丹陽郡是也

沈瑩為丹陽太守

先是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言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無失事機帝於是决意伐吳會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乃議明年出師杜預又上表言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無所及矣帝與張華圍棊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帝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冬大舉伐吳鎮東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

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破丹陽監盛紀乙丑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克江陵諸郡望風送印綬乙亥詔王濬等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驁直造秣陵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春水方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杜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幷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直造建業吳王聞王渾等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歆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恐不能禦也宜畜衆力以待其來悌曰吳之將亡非今日也今

揚州先分南北南治建鄴屬吳北治壽春屬晉晉既平吳移壽

春之揚州
併治建鄴
於是揚州
之南北合
爲一統郡
十八

渡江猶可決戰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周浚結陳相對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晉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師於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張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去行百餘步顧之爲晉軍所殺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旣破武昌乘勝東下徑趨建業吳主遣游

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好興工役爲衆患殿中親近數百人以北軍日近請於吳主居之時王渾王濬及琅琊王伷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薛瑩胡沖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伷以請降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噪入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爲歸命侯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遣使者分詣荊揚撫慰吳牧守皆不更易除其苛政悉從簡易吳人大悅王濬之入建業也明日王渾始濟江登建業宮釃酒高會以

二年 辛丑

揚州刺史周浚爲揚州刺史

三年 壬寅

治移秣陵

分秦淮北爲建鄴南爲秣陵縣仍在秦淮

濬不待己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頻奏濬罪狀有司亦奏濬違詔大不敬宜付廷尉帝不從命守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濬失理左遷京兆太守增貢充邑八千戶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增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餘賞賜增邑各有差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爲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上表訟濬之屈乃遷濬　鎮軍大將軍

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是歲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吳民之未服者屢爲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是歲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愼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

四年 癸卯

揚州大水

歸命侯孫皓卒

五年 甲辰

六年 乙巳

七年丙午			
八年丁未			
九年戊申			
十年己酉		濮陽王允爲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	
惠帝永熙元年庚戌			
元康元年辛亥			
二年壬子	七月分荊揚十郡爲江州		
三年癸丑			
四年甲寅			

五年乙卯 揚州大水

六年丙辰

七年丁巳

八年戊午 揚州大水

九年己未

永康元年庚申

永寧元年辛酉

二年

郗隆爲揚州刺史

王邃鎮石頭

齊王冏謀討趙王倫移檄征鎮州郡縣國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檄至揚州州人皆欲應冏刺史郗隆以兄子槩及諸子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吏謀之治中留寶主簿張褒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不審明使君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今上取之不平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難將生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停檄六日不下將士憤怨參軍王邃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能止將士遂奉邃攻隆隆父子皆死傳首於冏

太安元年壬戌		有石浮來建業自入秦淮夏架湖登岸二百餘步百姓咸曰石來遂為明年石冰入揚州之讖
二年癸亥		陳徽為揚州刺史 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 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是荊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為冰所據十二月議郎周玘長沙王矩起兵江東以討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傳檄州縣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會稽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冰遣其將羌毒帥兵數萬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聞冰至懼不知所為廣陵度支陳敏統眾在壽春謂準曰請督帥運兵為公討之準乃益兵使敏擊之

永興元年甲子		劉機為揚州刺史 王曠為丹陽太守 二月陳敏與石冰戰數十合冰眾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向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三月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揚徐二州平周玘賀循皆散眾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陳敏為廣陵相
二年乙丑		陳敏據建業自號揚州刺史假顧榮為丹陽內史 陳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司空東海王越起敏為右將軍後越為劉佑所敗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至歷陽敏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江州刺史應邈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皆棄官走敏遂據有

光熙元年丙寅

懷帝永嘉元年丁卯

琅琊王睿用王導計渡江鎮建業因吳舊都城修而居之太初宮爲府舍

七月己未以琅琊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

江東以顧榮爲右將軍賀循爲丹陽內史周玘爲安豐太守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爲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爲狂疾得免乃以榮爲丹陽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爲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乃止敏命僚佐推己爲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

敏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附顧榮甘卓周玘等憂之密使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己爲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弟昶將兵數萬屯烏江弟宏屯牛渚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不從昶司馬錢廣與周玘同郡人也玘使廣殺昶廣勒兵屯朱雀橋南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盡委之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與玘榮及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衆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揮之衆皆潰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敏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九月琅琊王睿至建業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轝具威儀導與諸名士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拜於道左導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

二年 戊辰

三年 己巳

四年 庚午

五年 辛未

引之以結人心導使睿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又以紀瞻為軍諮祭酒卞壼為從事中郎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張闓及孔衍為參軍王導勸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

夏六月劉曜寇洛陽京師淪陷懷帝蒙塵於平陽司空荀藩移書天下推琅邪王為盟主○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

導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固辭拜寧遠將軍尋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

中國士民避亂者多渡江而南王導勸睿取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六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刁協為軍諮祭酒以王承卞壼為從事中郎以諸葛恢陳頵為行參軍庾亮為西曹掾○秋七月王浚立皇太子布告天下以琅邪王睿為大將軍○周顗奔琅邪王睿王以顗為軍諮祭酒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蓋謂建業山勢全似洛陽但洛陽近河建業近江耳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眾皆收淚謝之

六年

愍帝建興元年

二年

三年

五月壬辰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都督諸軍事

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為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

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為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師次壽陽勒還河北

以琅邪王為左丞相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左丞相率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際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

周勰以其父遺言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吳興功曹徐馥矯稱叔父丞相從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衆以討王導刁協豪俠翕然附之

徐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欲奉周札為主札聞之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意不同不敢發馥黨懼攻殺之

四年

丙子

東晉

元帝

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武王伷之孫恭王覲之子

建武元年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剋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斬督運令史淳于伯

二月辛巳宋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 三月琅邪王睿出次素服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羣僚勸進王辭不受羕等固請王流涕曰孤罪人也不能雪天下之恥因獻欲不止令私奴命駕將返國會稽內史紀瞻與長史王導俱入見王王立陳利害王不許羣臣請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辛卯琅邪王即晉王位承制大赦改元建武初備百官立宗廟社稷拜諸參軍百餘人為奉車都尉駙馬都尉諸掾屬○丙辰立世子紹為晉王太子進百官行賞以王子宣城公裒為琅邪王以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其餘進號各有差司空并州刺史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

太興元年戊寅

夏四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

二年己卯

海公段匹磾等一百八十人遣長史温
嶠次上表勸王即尊位○六月丙寅温
太學王從之
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
嶠至建康○征南軍司戴邈上疏請立
廬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使殿中將軍
韓績徹去御座紀瞻叱績曰帝座上應
列星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丙辰王
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
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
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
位二等○庚午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
賀循爲太子太傅周顗爲少傅庾亮爲
中書郎○張寔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
康○以王導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帝令羣臣議郊祀尚書令刁協等以爲
宜須還洛乃修之司徒荀組等曰漢獻
帝都許即行郊祀何必洛邑帝從之立

三年庚辰

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

以琅邪國人隨過江者立懷德縣統丹陽郡

四年辛巳

永昌元年壬午

周札都督石頭諸軍事

郊丘於建康之巳地○辛卯帝親祀南郊以
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十二月乙亥大赦
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
賢儁皆爲之用朝廷始重之乃遣使拜
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以周顗爲尚書右
僕射○北中郎將王舒執蔡豹至建康斬之
○七月詔琅邪國人隨在北者近有千戶以
立爲懷德縣統丹陽郡永復爲湯沐邑
○是歲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
東至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六里餘

正月戊辰王敦舉兵於武昌罪狀劉隗
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爲
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
上表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
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
有誅敦者封五千戶侯○帝徵戴淵劉
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於道隗岸幘
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勸帝盡誅王氏
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從弟中
領軍邃左衞將軍廙侍中侃彬及宗族
二十餘人每旦詣臺請罪呼周顗曰伯
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言導
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出導又呼
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
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又上表明導無
罪言甚切至導不知甚恨之帝命還導
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
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執其手曰
茂宏方以百里之命寄卿是何言耶三
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以戴淵為驃騎將
軍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
射周札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

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
被甲徇師於郊外敦至石頭欲攻劉隗
杜宏勸敦先攻石頭周札敦從之以宏
為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宏敦據石
頭歎曰吾不復為盛德事矣帝命刁協
劉隗戴淵率眾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
等三道出戰協等皆大敗太子紹聞之
欲自帥將士決戰中庶子溫嶠抽劍斬
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
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衞及侍
中二人侍帝側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
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
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
隗既敗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
隗手勸令避禍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
協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隗奔後趙帝令
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辛未大赦以
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

明帝

元帝長子諱紹

導解揚州刺史遷司徒輔政

州牧與武昌郡公並讓不受敦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以爲然敦謀遂沮○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周顗及戴淵殺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敦以西陽王羕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爲荆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勸敦入朝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徵兗州刺史郗鑒爲尚書○帝憂憤成疾○閏十一月己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庚寅太子卽皇帝位

三月庚戌葬元帝於建平陵○王敦謀簒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

大寧元年癸未

秋七月丙子朔震大極殿柱

二年甲申

王敦自領揚州牧

敦以王含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

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王彬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六月壬子立庾氏爲皇后以庾亮爲中書監帝畏王敦之偪欲以郗鑒爲外援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冬十一月王敦徙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爲荆州刺史監荆州沔南諸軍事王彬爲江州刺史

敦疾甚矯詔拜子應爲武衞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

甲申

二年

王敦表溫嶠為丹陽尹

司徒王導領揚州刺史以都督與左將軍卞壼守石頭

護軍將軍應詹為都督朱雀橋南諸軍事

生計也退還武昌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尙存傾衆東下下計也鳳曰公之下討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初帝親任溫嶠敦惡之請嶠爲左司馬嶠繆爲恭敬綜其府事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會丹楊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六月敦表嶠爲丹陽尹且使覘伺朝廷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攻討之策帝將討敦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壼守石頭應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衞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請召臨淮太守蘇

桓彝以萬寧縣男爲丹陽尹

峻兗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衞京師帝屯於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信然有奮志於是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鄧岳周撫等帥衆向京師以王含爲元帥敦乃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爲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或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諫不可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

新其前鋒將何康敦聞含敗大怒顧謂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與諸葛瑤等日夜淫樂帝使沈禎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重言甘古人所畏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趨建康沈充衆萬餘與王含軍合○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水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於青溪○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命庾亮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含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錢鳳走至闔廬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殺之傳首建康有司發王敦瘞出尸跽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桁

閏八月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丹陽尹溫嶠等並受遺詔輔太子○戊子帝崩于太極東堂○己亥太子即皇帝位

三年 乙酉

成帝 諱衍字世根 明帝長子

咸和元年 丙戌

阮孚爲丹陽尹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求出爲廣州刺史

[illegible]代孚爲

正月丁亥朔大赦改元文武各進位二等京師百里內復一年租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服郗卞而不與顧命又望開府不得遂懷怨望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亮疑峻約反八月以丹陽尹溫嶠爲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

二年　丁亥

丹陽尹
温嶠改江州刺史

昌尚書僕射王舒爲會稽内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南頓王宗殺之免太宰西陽王羕降封弋陽縣王宗帝近屬羕先帝保傅亮一旦剪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十一月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聰遂進寇逡遒阜陵殺掠五千餘人建康大震詔加司徒導大司馬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軍於江寧蘇峻遣其將韓晃擊石聰走之導解大司馬○冬十月赦京師百里内五歲以下刑○十一月壬子大閲於南郊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舉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内輔實非所長亮不許召北中

夏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以會稽内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

郎將郭默爲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爲吳國内史皆將兵以備峻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温嶠聞之即欲率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内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詔復以卞壼爲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會稽内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吳興太守虞潭都督三吳諸軍事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揚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

三年 戊子		
築白石壘以許柳爲		
蘇峻矯詔 丹陽尹		

利諸口導然之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遣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屠于湖取鹽米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趙胤爲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爲左衛將軍侍中褚翜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

春正月溫嶠軍於潯陽將入救建康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兵敗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禽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乃悔之朝

郗鑒 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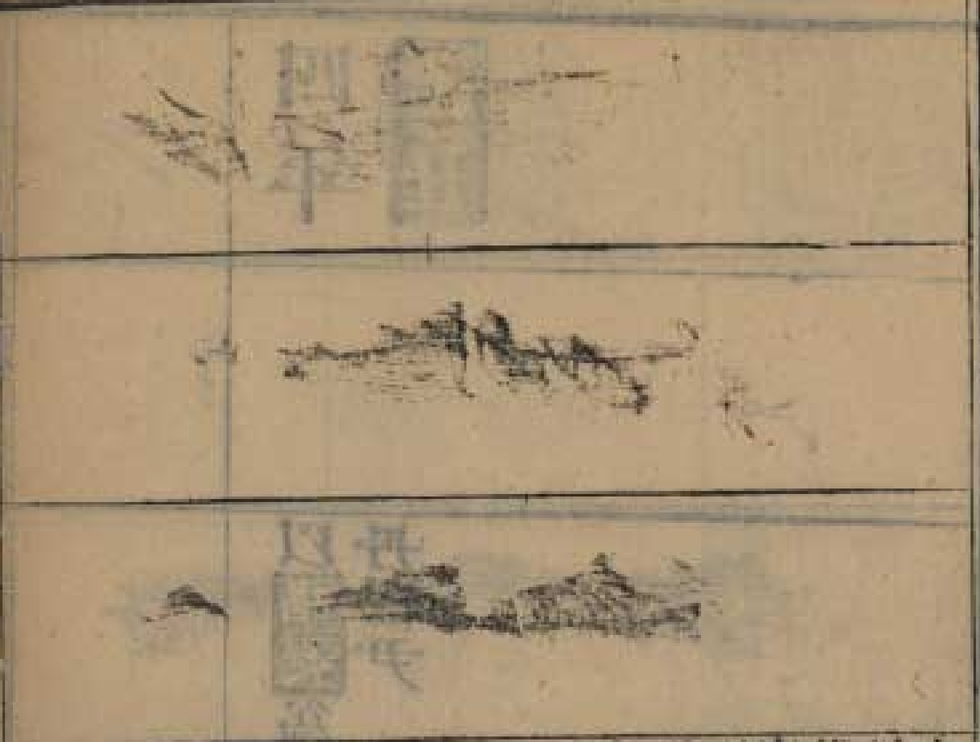
士見京師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挈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壼等大敗○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壼率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壼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父後亦赴敵而死丹陽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衆將陣於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與弟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潯陽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翜卽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帝床擁衛帝以劉超爲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

三年

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擔登蔣山哀號之聲震動內外○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許柳爲丹陽尹馬雄爲左衛將軍祖渙爲驍騎將軍復以羕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以侍中蔡謨爲吳國內史○三月蘇峻南屯于湖○夏四月溫嶠庾亮起兵討蘇峻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遣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

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諸鎮灑泣登舟○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遂與亮嶠同趨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峻以倉屋爲帝宮劉超鍾雅荀崧華恆荀邃丁潭侍從不離帝側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使匡術守苑城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威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於茄子浦峻送米萬斛饋約約遣司馬桓撫迎之毛寶帥千人爲侃前鋒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之陶侃表王

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郗鑒
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
節度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於茄子浦
○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於蔡洲
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諸軍初至石頭
卽欲決戰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
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
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從之侃遣庾亮
以二千人守白石又令郗鑒與後將軍
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
以分峻之兵勢○壬辰祖約遣祖渙桓
撫襲湓口侃將自擊之毛寶曰義師特
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寶進攻
祖約軍於東關會嶠召之復歸石頭○
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峻腹心路永匡
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
司徒導等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
等更貳於峻導使袁耽潛誘永使歸順



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陶
侃溫嶠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嶠軍食盡
貸於陶侃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
寶燒峻句容湖熟積聚峻軍乏食峻將
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郭默
懼潛突圍出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
士皆失色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
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
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
之○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
趙允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
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
孝分兵先薄趙允軍敗之峻方勞其將
士乘醉望見允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
如耶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
入將回趨白木陂馬躓侃部將彭世李
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
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

四年		以褚翜爲丹陽尹
晉		

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引兵趣石頭時兵火之後民物凋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及弟玩說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丁卯賊將匡術以苑城歸順百官皆赴之推曄督宮城軍事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劉超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遣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殺之冠軍將軍趙允遣甘苗擊祖約于歷陽○戊辰約夜奔後趙蘇逸蘇碩韓晃併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溫嶠擊斬之兩軍獲蘇逸斬之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及彭城王雄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丁亥大赦○張健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輕車西趣故鄣郗鑒遣李閎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司徒導曰孫仲謀劉元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今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遷都○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郗鑒爲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甚衆庾亮泥

五年 庚寅

六年 辛卯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庚亮爲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

首謝罪乞闕門投竄山海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求外鎮自効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夏四月己未始安公溫嶠卒

正月己亥梟江州刺史劉允首於大航○二月己巳會稽太守王舒表獻銅漏刻詔置端門西塾之西○九月作新宮始繕苑城修六門○冬十月駕幸司徒王導宅置酒大會下車入門先拜○十一月平西將軍庾亮表獻嘉橘一蔕十二實

冬烝祭大廟詔歸胙於司徒導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

七年 壬辰

八年 癸巳

夏五月有星隕於肥鄉數一

九年 甲午

正月辛未大赦○十一月壬子詔進太尉侃爲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侃固辭不受○是月新宮成署曰建康宮亦名顯陽宮開五門南面二門東西北各一門○十二月帝遷於新宮

正月辛亥朔朝萬國於新宮四夷列次帝詔曰昔長蛇縱暴宮室焚蕩元惡雖剪未暇營築有司屢陳朝會逼狹遂作斯宮子來之勞不日而成既獲臨御大饗群后九賓充庭百官象物卿君子勤禮小人盡力矣思與鰥寡咸同斯惠其大赦天下○丙子趙主勒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是月改苑倉爲太倉○是歲作北郊於覆舟山之陽制度一如南郊

二月丁卯加張駿爲大將軍○六月乙卯侍中太尉都督陶侃薨○九月戊寅陸曄卒

咸康

元年 乙未

秋七月白虹貫日
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何充為丹陽尹

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二月甲子帝親臨釋奠○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三月乙酉帝幸其府與羣臣宴於內室拜導幷拜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表切諫以為帝初加元服動宜顧禮帝從之○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至歷陽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騎多少朝廷震懼司徒導請出討之夏四月加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癸丑帝觀兵廣莫門分命諸將救歷陽及戍慈湖牛渚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將兵入衛京師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戊午解嚴王導解大司馬

二年 丙申

二月辛亥帝臨軒備六禮迎故當陽侯杜乂女陵陽為皇后大赦羣臣畢賀○冬十月更作朱雀門新立朱雀浮航航對朱雀門南渡淮水亦名朱雀橋

三年 丁酉

正月辛卯詔立太學於淮水南

四年 戊戌

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為太尉庾亮為司空○六月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併入丞相府

五年 己亥

充為護軍將軍

殷融為丹陽尹

庾亮為揚州刺史固辭不拜以庾冰為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

正月辛丑大赦○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以武昌太守陳囂為梁州刺史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江陽○夏四月執漢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以為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強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為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朝議多與謨同

乃詔亮不聽移鎮○秋七月庚申始興文獻公王導薨徵庾亮爲丞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固辭○辛酉以何充爲護軍將軍亮弟會稽內史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八月壬午復改丞相爲司徒司空庾亮領之○侍中太尉南昌公郗鑒薨○十二月丙戌以驃騎將軍琅邪王岳爲侍中司徒

六年 **庚子**

庚辰有星孛於太極

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護軍將軍錄尚書何充爲中書令辛亥以左光祿大夫陸玩爲侍中司空○三月丁卯大赦○秋七月乙卯依中興故事朔望聽政於東堂

七年 **辛丑**

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分江乘縣西界置臨沂縣屬琅邪郡

二月已卯慕容皝遣使求假章璽許之○四月詔實編戶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籍○秋八月引見群臣射宴於延賢堂

八年 **壬寅**

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正月乙丑大赦○夏五月乙卯帝不豫○壬辰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癸巳帝崩○甲午琅邪王即皇帝位

康帝

諱岳成帝母弟

建元元年 **癸卯**

冰出爲江州刺史**何充**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九月詔琅邪國及府吏進位各有差庾冰屢求出外○辛巳以冰都督荊江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領江州刺史以琅邪內史桓溫爲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徵江州刺史褚裒爲衛將軍領中書令

二年 **甲辰**

九月丙申立聃爲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己亥何充以遺旨奉太子即位

穆帝

諱聃字彭子康帝長子

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

五、八十七

永和元年乙巳

二年丙午
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

充卒

殷浩以中軍將軍為揚州刺史

將軍録尚書六條事○都亭肅侯庾翼卒

正月丙寅大赦○己卯都鄉文穆侯何充卒○二月癸丑以左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與會稽王昱同輔政○十一月辛未桓温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

三年丁未
夏四月地震

冬十二月以侍中劉惔為丹楊尹

二月桓温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昝堅等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以待晉兵堅不從○三月温至彭模留參軍孫盛周楚守輜重温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温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温軍於成都之十里勢悉衆出戰温大破之温乘勝長驅至成都李勢叩頭死罪尋輿櫬面縛詣軍門温解縛焚櫬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

四年戊申

秋八月進安西大將軍桓温為征西大將軍

五年己酉
七月甘露降崇平陵元宮前殿

正月辛未朔大赦○十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薨

六年庚戌
閏月丁丑彗星見于亢

七年辛亥
正月丁酉日有食之

秋七月濤水入石頭溺死者數百人○九月峻陽太陽二陵崩帝素服臨於太極殿三日遣兼太常趙拔修復山陵

八年壬子
正月辛卯日有食之

以武陵王晞為太宰○九月殷浩上疏請北出宛洛帝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等為督統進屯壽春○八月謝尚自枋頭奉傳國璽至建康百僚畢賀以

九年 癸丑	浩免爲庶人 王述爲揚州刺史
十年 甲寅	

安西將軍謝尚爲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征西將軍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温矣

二月乙丑桓温統步騎四萬伐秦四月壬寅温進至灞上○五月江西流民郭敞等千餘人執陳留內史劉仕降於姚襄建康震駭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屯中堂豫州刺史謝尚自歷陽還衛京師固江備守○九月桓温還自伐秦帝遣侍中黃門勞温于襄陽

十一年 乙卯 夏四月隕霜地震	
十二年 丙辰 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升平元	

秋七月以吏部尚書周閔爲左僕射

桓温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拜温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温發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軍繼進○八月己亥温至伊水襄拒水而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奔于洛陽温屯故太極殿前旣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各置陵令詔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庚戌帝及羣臣皆服緦臨於太極殿三日

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太后詔歸政大

年丁巳 正月丁丑南右于槐里殺

二年戊午 夏五月大水有星孛于天船冬十一月雷地震

三年己未

四年庚申 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天狗流于西南

赦改元太后徙居崇德宫○三月壬申帝親釋奠于中堂

正月司徒昱稽首歸政帝不許

五年辛酉 四月大水

哀帝 諱丕成帝長子

隆和元年壬戌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興寧元年癸亥 夏四月揚州地震湖瀆溢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

五百七十二

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銅鍾一有四字○五月丁巳帝崩于顯陽殿○庚申琅邪王丕即皇帝位○秋七月戊午葬穆帝于永平陵

正月壬子大赦改元○五月丁巳桓溫上疏請遷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異孫綽上疏謂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葉清壹河南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溫見綽表不悅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簴王述謂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不應先事鍾簴乃止

三月己亥大赦改元○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假黃鉞○八月涼州牧張天錫遣司馬綸騫奉章詣建康請命○九月壬戌大司馬桓溫北伐

二年甲子

五月加大司馬温揚州牧録尚書事

二月癸卯耕籍田○三月辛未帝以藥發不能親萬機褚太后臨朝攝政○五月壬申使侍中召大司馬温入參朝政温辭不至秋七月丁卯詔復徵大司馬温入朝八月温至赭圻詔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居之固讓內録遙領揚州牧○是歲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窰處之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

三年乙丑

正月大司馬温移鎮姑孰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會大司馬于洌洲共議征討事○丙申帝崩于西堂○丁酉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弈承大統百官奉迎于瑯琊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三月壬申葬哀帝于安平陵○秋七月己酉徙會稽王昱復爲琅邪王

海西公 諱弈哀帝母弟

朱序周楚擊司馬勳破之擒勳送大司馬温温斬之傳首建康○冬十月加司徒昱丞相録尚書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劒履上殿

太和元年丙寅

二年丁卯

十二月加大司馬温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三年戊辰

三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癸巳雨雹大風折木

四年己巳

冬十月大星西流有聲如雷

劉波鎮石頭

三月大司馬温請與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眞伐燕○夏四月庚戌温帥步騎五萬發姑孰自兖州伐燕○六月辛丑温至金鄉燕主暐以下邳王厲爲征討都督帥步騎

五年 庚午

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簡文皇帝

諱昱元帝少子

二萬逆戰于黃墟厲兵大敗暐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温臧不能抗乃遣使求救于秦秦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九月桓温敗于襄邑十月温收散卒屯山陽深耻喪敗歸罪於袁眞奏免眞爲庶人眞以温誣己不服表温罪狀朝廷不報眞遂據壽春降燕○丞相昱與大司馬温會于涂中以謀後舉

二月癸酉袁眞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眞子瑾爲建威將軍以保壽春○温自廣陵帥衆二萬討袁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爲淮南内史將五千人鎭石頭癸丑温敗瑾于壽春

正月丁亥温拔壽春擒瑾及輔幷其宗族送建康斬之○温恃其才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十一月癸卯温

咸安元年 辛未

十二月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

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丁未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幷作令草呈之己酉温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以會稽王昱統承皇極百官入太極前殿温使竺瑤劉亨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武門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温帥百官具乘輿法駕迎會稽王即皇帝位改元温出次中堂分兵屯衛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兵宿衛殿中戊午大赦○己未温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進温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温固辭請還鎭辛酉温自白石還姑孰

二年壬申

六月太白晝見

武帝

諱曜簡文帝第三子

以侍中王坦之爲中書令領丹楊尹桓沖爲揚州刺史

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庾希庾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衆夜入京口城晉陵太守卞眈踰城奔曲阿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皆斬之○甲寅帝不豫急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己未立昌明爲皇太子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是日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冬十月丁卯葬簡文帝于高平陵

寧康元年癸酉

三月丙午月犯南斗第五星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垣東井自四月始見至秋冬不滅

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元○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夷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徹之溫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三月癸丑詔除丹陽竹格等四航稅○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溫薨沖稱溫遺命以少子元爲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丙申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領吏部共掌朝政

二年甲戌

三月丙戌彗星見于氐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

正月癸未朔大赦

三年乙亥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甲申神虎門災

以桓沖移鎮京口謝安領揚州刺史

五月辛亥大赦○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甲寅詔以沖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十二月帝釋奠于中堂

太元元年丙子
夏五月癸丑地震 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二年丁丑
閏三月壬午地震 暴風折木發屋揚沙石

三年戊寅
夏六月熒惑守羽林 七月乙酉老人星見于南方

四年己卯
秋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 十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以安都督五州諸軍事

八月丁亥以王蘊爲丹楊尹 蘊自以國姻不欲在內 復出爲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會稽內史

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甲辰大赦改元 ○夏五月甲寅大赦

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爲司徒 安讓不拜 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 ○壬寅散騎常侍王彪之卒

二月乙巳作新宮 帝移居會稽王邸 ○秋七月新宮成 內外殿宇大小三千五百間 ○辛巳帝居新宮

正月丙子謁建平等七陵

五年庚辰
夏四月大旱 六月甲寅震含章殿四柱 井殺內侍二人

六年辛巳
夏四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乙卯有奔星東南經翼軫聲如雷

七年壬午
冬十一月太白晝見在斗

八年癸未

沈嘉爲丹楊尹

王恭代嘉爲丹楊尹

拜謝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以會稽王道子爲司徒 固讓不拜

正月帝奉佛法 立精舍於殿內 引諸沙門居之 ○丁酉以尚書謝石爲僕射 ○秋九月辛未衛將軍謝安習水軍於石頭

上大夫里東治亭爲餞送所

秋九月僞秦苻堅大舉兵自來寇 衆號百萬 是月詔司徒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以衛將軍謝安爲征討大都督 安乃假弟石爲都督 率冠軍將軍謝元爲前鋒元帥 西中郎將桓伊 輔國將軍謝琰總

九年**甲申**

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乙酉**

衆八萬拒秦軍于淮南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桓冲遣精鋭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却之元既渡江使廣陵相劉牢之領鋭卒五千直指洛澗大破秦軍斬梁成及弟雲生擒王顯慕容屈等石與元琰聞苻堅在壽春謀請戰秦許之乙亥琰進肥北元琰與桓伊等涉肥水鼓譟決戰大破秦軍於肥南臨陳斬苻融堅中流矢衆潰冬十一月庚申詔謝安勞旋師于金城○庚午以謝石爲尚書令○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石

謝安大都督揚州等十五州諸軍事以瑯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都督中外

三月以謝安爲太保○正月辛亥謁建平等四陵○九月甲午加太保謝安爲大都督揚州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中書侍郎車允上疏請立明堂辟雍尚書令謝石以學校陵遲上疏請興復國學於太廟之南○謝安與會稽王道子有隙安求避之會秦苻堅爲慕容冲

秋七月老人星見大旱井泉皆竭

十一年**丙戌**

二月戊申太白晝見在東井壬子暴風發屋折木六月戊寅熒惑入月冬十月太白晝見于南斗

十二年

諸軍事

姚萇所逼遣使求救安請自將救之乃詔安率衆救秦帝自行西池宴羣臣餞安賦詩者五十八人甲子安發自石頭壬戌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而居之○太保安有疾求還詔許之八月安至建康丁酉建昌文靖公謝安薨○庚子以司徒瑯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尚書令謝石爲衛將軍

三月大赦○六月束帛聘處士戴逵○八月庚午詔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奉

十三年 戊子

閏六月戊辰天狗北下有聲如雷

冬十二月戊子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乙未大風晝晦延賢堂災壬申螽斯則百堂客館驃騎府庫皆災

道子進位丞相揚州牧

庚子尚書令謝石薨○散騎常侍會稽內史謝元薨

宣尼祀立宣尼廟在丹陽郡城隅路東南○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五日賜百官布帛各有差

十四年 己丑

七月甲寅雷震宣陽門四柱災冬十一月己巳雨木冰

道子移揚州理於東第

九月庚午以左僕射陸納爲尚書令

十五年 庚寅

三月己酉朔地震東北有聲如雷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歷太微三台文昌入北斗色白長十餘丈至後月戊戌入紫微乃滅八月己丑京師地震

瑯邪王道子恃寵驕恣帝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道子二月辛巳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兖幽幷冀五州諸軍事兖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三月戊辰大赦○以侍中王國寶爲中書令俄兼中領軍○丁未以王珣爲尚書右僕射

十六年 辛卯

正月壬辰鵲巢太極殿東鴟吻

春正月詔徐廣校祕閣四部見書凡三萬六千卷○二月庚申改築太廟九月成○癸未以王珣爲左僕射謝琰爲右僕射

十七年 壬辰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夏六月癸卯京師地震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秋七月丁丑太白晝見

正月己巳朔大赦○八月新作東宮徙左衛營○十一月庚寅以皇子德文爲瑯邪王徙瑯邪王道子爲會稽王

十八年 癸巳

正月癸卯朔地震○秋七月旱

十九年 甲午

二十年 乙未

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太白晝見太微○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女虛至奎星○十一月己酉暴風水合

二十一年 丙申

丹楊尹王雅

雅領少傅

六月壬子立簡文宣太后廟於太廟路西○八月尊皇太妃李氏爲皇太后居崇訓宮

三月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楊尹王雅領少傅○秋七月長星見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以望蔡公謝琰爲尚書左僕射○正月起清暑殿於華林園○夏四月新作永安宮○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

二月太白晝見于羽林○四月丁卯大雨雹 秋八月歲星犯哭星

安帝

諱德宗烈宗長子

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

領軍將軍王國寶加後將軍丹楊尹

見張貴人寵冠後宮皆畏之庚申帝與後宮宴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貴人徧飲宦者酒散使婢以被蒙帝面弒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時司馬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能推窮其罪帝初爲清暑殿有識者以清暑反爲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內外衆事動靜咨之○冬十月甲申葬帝于隆平陵

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射王珣爲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爲左僕射領選會稽王道子悉以東宮兵配國寶使領之是月太傅歸政○夏四月甲戌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等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爲名國

隆安

元年 丁酉

二年 戊戌

江續 加輔國將軍丹楊尹

寶惶懼不知所為王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允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允既至而不及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又問於允允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拒諸侯之兵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以謝王恭恭悅乃罷兵還京口

秋七月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元南蠻校尉楊佺期復舉兵反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己亥譙王尚之大破庾楷于牛渚楷奔桓元乙巳桓元大破官軍于白石元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王珣守北郊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王恭以司馬劉牢之為前鋒次竹里元顯啟以重利啖牢之牢之歸降使子敬宣還襲恭敗之恭衆潰單騎奔曲阿故吏殷確以船載恭將奔桓元至長塘湖為人所告擒之送京師斬於倪塘以劉牢之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俄而楊佺期桓元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楊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元等請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等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於是以元為

丹楊尹王愷 發京邑數萬人據石頭以備桓元

以劉牢之都督揚州等諸軍事

江州刺史召郗恢爲尚書以佺期代恢
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
仍領左衞文武之鎭黜殷仲堪爲廣州
刺史詔敕仲堪同軍仲堪得詔大怒趣
桓元楊佺期進軍元等猶豫未決仲堪
遣自蕪湖南歸佺期部將劉京帥二千
人先歸壬子元等盟于尋陽俱不受
朝命上疏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
朝廷乃還仲堪荆州優詔慰諭仲堪
等乃受詔○十二月以琅邪王德文
爲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征虜將軍
元顯爲中領軍衞軍將軍王雅爲尚
書左僕射

三年 己亥

以會稽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尋進領軍將軍

正月辛酉大赦○會稽王道子有疾世
子元顯知朝望去之乃諷朝廷解道子
司徒揚州牧戊戌以琅邪王德文爲司
徒○十月甲寅妖賊孫恩自入上虞攻
陷會稽殺會稽內史王凝之旬日之閒
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恩
表會稽王道子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
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
爲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
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
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
郡皆爲恩有恩黨亦有潛伏建康者人
情危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
顯領中軍將軍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
興義興軍事以討恩甲戌謝琰劉牢之
進至義興遣輔國劉裕累破孫恩恩逃
入海島○以元顯錄尚書事時人謂道
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塡湊
東第門可張羅矣○江州刺史桓元將
謀不軌因水災上襲江陵東兵攻殷仲
堪仲堪急召楊佺期赴戰俱爲元所破
追殺之

四年 **庚子**

三月彗星見于太微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癸丑地震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

五年 **辛丑**

三月衆星西流經牽牛歷紫微太微癸丑大角星散搖五色

進桓元都督揚豫等八部諸軍事 元顯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諸軍事

司馬恢之 爲丹楊尹

乙亥大赦○進桓元都督八州及揚豫八部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夏四月孫恩復寇峽口轉寇餘姚殺會稽內史謝琰○以元顯爲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幷荊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

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建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楊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等屯中堂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恩帥衆鼓譟登蒜山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復整兵徑向京師會稽王道子無它謀唯日禱蔣侯廟恩衆漸近百姓恟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旣而知尚之在建康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擊孫恩秋七月以輔國司馬劉裕爲建威將軍○桓元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元顯見之大懼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元

元興元年 **壬寅**

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桓元以尚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丙子建牙于東府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桓元畱桓偉守江陵抗表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于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丁卯桓元敗

元興元年 壬寅

桓元為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總百揆

王師于姑孰斬王柔之譙王尚之皆遇害三月劉牢之軍溧洲參軍劉裕請擊元牢之不許乙巳劉牢之遣敬宣詣元請降元授敬宣為諮議參軍元顯將發聞元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元已至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元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于舫前而數之○壬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元於安樂渚元入京師矯詔解嚴以元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江三州刺史假黃鉞○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城郡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譙王尚之庾楷張法順毛泰等於建康市○大赦改元大亨○桓元讓丞相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總百揆○夏四月太尉元出屯姑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元使御史杜林諷道子殺之

二年 癸卯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桓元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正月乙卯以元為大將軍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元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丙子冊命元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十一月詔楚王元行天子禮樂丁丑卞範之為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主于琅邪國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朔元築壇于九井山北壬辰即皇帝位封帝為平固王戊戌元入建康宮登御坐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癸丑納桓溫神主于太廟

三年 **甲辰**

戊戌熒惑逆行犯太微

庚寅夜濤入石頭漂沒大航殺人其聲動天

桓元築別苑于治城

桓元加**桓謙**揚州刺史征討都督

二月帝在尋陽乙卯建威將軍劉裕帥劉毅何無忌孟昶檀憑之等起義兵于丹徒丙辰斬徐州刺史桓脩于京口丁巳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元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衛省中加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征討都督殷仲文爲徐兖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擊裕元曰彼兵鋭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邱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三月戊戌劉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洛橋皇甫敷帥數千人迎戰裕又斬之元聞二將死大懼使桓謙及遊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己未裕軍進至覆舟山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謙等諸軍大潰元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于石頭聞謙敗帥親信數千將其子昇兒子濬出南掖門棄策指天因鞭馬而走西走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裕入建康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畱臺焚桓溫神主于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元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裕使臧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丁卯劉裕還鎮東府○桓元至尋陽郭昶之給以器用兵力辛未元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等追之○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大將軍因大

赦夏四月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庚寅桓元挾帝至江陵何無忌大破元將何澹之軍于桑落洲遣使奉迎宗廟主祏還京師甲寅桓元復帥諸軍挾帝東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與桓元會于崢嶸洲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大潰元挾帝單舸西走殷仲文叛元還建康己卯帝與元入江陵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奉文武為侍衛壬午費恬斬元于枚回洲乘輿返正於江陵戊寅奉神主于太廟劉毅等傳送元首梟于大桁癸巳桓謙等帥羣臣奉璽綬于帝

義熙元年乙巳

何無忌為右將軍豫揚州等五郡軍事

正月帝在江陵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于江陵何無忌奉帝東還三月甲午帝至建康○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劉毅為左將軍何無忌為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夏四月劉裕還鎮京口帝餞于中堂

秋七月庚辰太白晝見於翼軫

二年丙午

三年丁未

六月辛卯熒惑犯辰星犯填星秋七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二月己酉劉裕詣建康固辭新所除官欲詣廷尉詔從所守裕乃還丹徒○劉裕誅東陽太守殷仲文及帝叔文等三人

四年戊申

十一月雷大風拔樹

劉裕為揚州刺史

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徵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自丹徒入居東府輔政

五年己酉

[illegible]三月己亥大雪平地[illegible]二月乙巳太白犯歲星

裕北伐固辭太尉

正月辛卯大赦○庚戌以劉毅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月劉裕表伐南燕甲午建牙戒嚴四月帝餞裕於西堂九月加裕太尉固辭

六年 庚戌

六月丙寅震太廟鴟吻

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從之循自始興寇長沙徐道覆順流東望器械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戌申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于豫章會暴風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以大艦逼之衆奔潰無忌握節而死於是都中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會賊兵未至乃止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青州刺史諸葛長民等入衛建康劉毅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循與毅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劉毅募人爲兵發民治石頭城時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孟昶等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劉裕屯石頭裕謂將佐曰

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不從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裕恐循侵軼伐樹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衛將軍劉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毅乞自貶降爲後將軍盧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劉裕留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擊之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林子等據柵力戰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楊郡裕率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久之乃出陳于南塘六月以劉裕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

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裕使諸將追循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孫處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冬十月裕帥劉藩檀韶劉敬宣等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癸巳裕發建康十二月丙申大破盧循于左里循收散卒數千人徑奔番禺裕還建康

七年 辛亥

僧施爲丹陽尹

正月己未劉裕至建康進大將軍加班劍二十人○劉藩帥諸將追盧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王斬徐道覆于始興○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以劉穆之爲太尉司馬○夏四月甲子交州刺史杜慧度取盧循于石碕循衆大潰循知不免自投于水取其尸斬之函其父子七首送建康

八年 壬子

劉穆之爲丹陽尹

劉裕加太傅揚州牧固辭

三月丙子以孔靖爲尚書右僕射○九月乙卯劉裕以詔書罪狀劉毅之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丙申至姑孰以參軍王鎮惡爲前驅十月己未鎮惡至江陵毅夜奔牛牧佛寺寺僧不容遂縊而死○加裕太傅揚州牧○是歲於石頭東城內起高樓加累入於雲霄連堞帶於積水署曰入漢樓

九年 癸丑

移秣陵於鬭楊栢社之地

盜開卞壼墓詔給錢十萬修復之○正月裕自江陵東還諸葛長民與公卿奉候于新亭輒差其期乙丑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二月丙寅詷諸葛長民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幔中拉殺之輿尸付廷尉○九月再命太尉裕爲太傅揚州牧固辭

十年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冬城東府

十一年 乙卯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京師大水壞太廟

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鎮戍屯冶亭

裕收司馬休之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丁丑以謝裕爲尚書左僕射○辛巳裕發建康以劉穆之兼右僕射事三月壬午裕軍于馬頭率諸軍濟江休之軍大潰克江陵○有群盜數百夜襲冶亭京師震駭劉鍾討平之○詔加裕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八月甲子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九月己亥大赦○以劉穆之爲尚書左僕射

三命劉裕加太傅揚州牧又固辭

十二年 丙辰

十二月因劉穆求加裕九錫詔裕爲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

加裕兗州刺史三月加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夏五月己巳加北雍州刺史八月丁巳裕發建康冬十月丙寅克

十三年 丁巳 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公備九錫辭洛陽十一月裕遣王宏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

不受

正月裕引水軍發彭城三月大軍進破秦將姚紹于潼關七月太尉裕至陝秦戍將棄城走裕率檀道濟王鎮惡入關別遣鎮惡率舟師泝河入渭破姚泓收其彝器歸京師斬泓于建康市九月裕至長安詔進宋公爵爲王增封十郡辭不受辛未劉穆之卒裕聞之哀慟又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十四年 戊午 十二月有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滅

六月裕始受相國揚州牧宋公九錫之命

正月辛巳大赦○壬戌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十二月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于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

恭帝 諱德文安帝母弟也

元熙元年己未

有星孛于太微西藩十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己卯太史奏黑龍四見于東方

正月壬辰朔改元○甲午徵裕入朝進爵為王裕辭○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秋七月裕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九月裕自解揚州牧

景定建康志卷之七

景定建康志卷之八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建康表四

起南宋永初庚申至昇明戊午凡五十八年爲年表

宋　高祖武皇帝姓劉氏諱裕字德輿彭城綏輿里人也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晉哀帝興寧元年癸亥六月壬寅夜生帝神光照室盡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樹產夜而皇妣趙氏殂帝及長雄傑有大度事繼母以孝聞嘗遊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中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乃喜曰上人無妄言皇考墓在丹徒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時有孔子恭者善占墓帝嘗與經墓問之曰此墓何如子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負行止時見兩小龍附翼之樵漁山澤同侶亦或覩焉困於貧賤不修廉隅小節時人莫能識唯琅邪王謐獨深敬重之嘗於下邳舍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方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既而忽失僧所在帝驚而異之至晉隆安中平孫恩盧循有功桓元篡位遷天子於尋陽帝隨桓修入朝元妻劉氏謂元曰昨見劉德輿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非人下者宜早爲其所元曰方欲北清中原非劉裕莫足使若關隴平定

徐恩共宜稱還丹徒潜謀匡復乙卯帝因遊獵會同謀者二十七人願從者百十八人丙辰平旦城門開馳入稱有詔逆擒桓修斬之以徇帝嘗造游擊將軍何濟之左右見帝光曜滿室以告濟之濟之以告元元不以爲意及聞義兵起方懼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推帝總徐州府事孟昶爲長史居守檀憑之爲司馬劉穆之爲府主簿帝率二州之衆一千七百人進次竹里移檄京師三月戊午遂破皇甫敷等於羅落橋進攻桓謙將於覆舟山元出自西掖門棄馬石頭城輕舟南遁王謐率百辟推高祖領揚州帝固讓以王謐爲揚州刺史留臺朝廷肅然各守職王謐命尚書以帝爲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鎮石頭丁卯葬桓溫神主于宣陽作晉主于太廟甲午天子至自江陵庚午詔進帝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帝固讓抗表歸藩是月旋鎮京口○義熙三年二月帝入朝乙卯旋鎮丹徒○四年春正月詔高祖入輔中前命且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五年秋七月如帝北青冀二州刺史○六年六月進太尉中書監加授黃鉞餘如故○帝自左里旋師天子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七年春正月乙未振旅而歸京師進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其後又平劉毅及司馬休之北滅姚泰赴洛陽東還建康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明年進爵爲王增封十郡元熙二年六月天子遣使奉冊禪位于帝如漢魏故事奉表陳讓太史令駱達奏曰自晉義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民更主異姓興焉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十三年鎮星入太微齊立王徙主之兆元熙元年冬有黑龍四登于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於是羣公卿士固請乃從之初漢光武立社于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晉末年舊根復萌至是而茂盛乃受法駕於南郊壇柴燎祭于上帝禮畢備駕還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永初自永初庚申至昇明戊午入主都建康合五十八年而禪位于齊

時	高祖永初元年庚申
地	以秣陵故縣爲零陵王宮
人	盧陵王義真爲揚州刺史
事	夏四月晉恭帝召宋王入輔○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恭帝禪位于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甲子帝遜于琅邪第百官

二年 辛酉

義眞爲司徒中書令徐羨之以尚書令爲揚州刺史

三年 壬戌

正月羨之進司空刺史如故

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爲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臨太極殿奉晉恭帝爲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即宮于故秣陵縣◎庚午以司空道憐爲太尉◎八月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閏月壬午詔晉帝諸陵悉署守衛

正月辛酉大赦○以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眞爲司徒中書令傅亮爲尚書僕射夏四月己卯朔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帝聽訟華林園○九月晉零陵王殂車駕率百官臨于朝堂三日十一月辛亥葬晉恭帝于冲平陵帝帥百官瞻送

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帝疾瘳已未大赦○夏五月帝疾甚羨之傅亮謝

營陽王

諱義符武帝長子

景平元年 癸亥

冬十月有星孛于天指尾貫攝提向大角仲月在尾季月掃天倉而後滅

文帝

諱義隆武帝第三子

四八之

六月壬申以侍中謝方明爲丹楊尹

晦檀道濟等同受顧命癸亥帝殂于西殿太子即皇帝位◎秋七月己酉葬武皇帝于初寧陵

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

辛丑帝祀南郊

夏四月羨之召檀道濟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

元嘉元年甲子

八月庚戌亥

之進司徒甲

辰皇弟竟陵

王義宣為左

將軍鎮石頭

於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睡以此服之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爲樂夕遊天淵池即龍舟而寢乙酉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羡之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閤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還太子宮羡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為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羡之等弒營陽王于吳傅亮率行臺百官奉迎宜都王于江陵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乃即皇帝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殿

大赦改元戊戌謁太廟○庚子以謝晦爲荊州刺史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羡之進位司徒王宏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是歲置竹林寺

二年乙丑

春有江鷗百許頭集太極殿堦六月丙午吳郡大風山水湧出五丈殺居人

正月徐羡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許之○辛未帝祀南郊大赦○二月乙巳策秀才于中堂置清園寺

三年丙寅

召王宏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正月乙丑帝名檀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羡之晦亮殺營陽廬陵之罪命有司誅之遣到彥之檀道濟討謝晦○是日詔名羡之亮羡之行至西明門外

謝晦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遣信報義之義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晦○二月戊午以金紫光祿大夫王敬弘爲尙書左僕射建安太守鄭鮮之爲右僕射○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謝晦自江陵東下晦至江口到彥之至彭城洲晦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于彭城破之又攻洲口柵陷之道濟旣至與彥之軍合晦惶懼無計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得小船還江陵丙子帝自蕪湖東還晦至江陵衆散略盡乃携其弟遁等七騎北走己卯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於是誅晦嚼遯及其兄弟之子幷同黨孔延秀周超等○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爲秘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爲南豫州刺史○丙午上臨延賢堂聽訟

四年

丁卯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丙辰青黑虹見東西經天十一月辛未甘露降

正月辛巳帝祀南郊○二月乙卯帝如丹徒乙巳謁京陵三月丙子宴丹徒宮帝鄉父老咸與焉丁亥帝還建康是月京師疾疫使使巡問給醫藥無家者賜以棺斂

五年 戊辰 正月庚午朔大風京師大水五月己巳太白經天六月庚戌都下大水秋七月己丑大風九月癸酉夜有黑氣如流星出奎婁沒羽林	六年 己巳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十一月己丑日有食之不盡如鈎星晝見
閱武于北郊	正月己丑祀南郊○癸巳名彭城王義康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入知朝政○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爲太子○夏四月癸亥以尚書左僕射王敬宏爲尚書令臨川王義慶爲左僕射吏部尚書江夷爲右僕射

七年 庚午 二月壬戌雪且雷十月甲午西北有赤氣中黑如旌旗十一月丙戌太白晝見己亥夜京師火延太廟北垣	八年 辛未 二月大雪四月辛亥太白晝見獲白雀于左衛府七月壬戌夜白虹見於東方十二月庚辰雷
十月以竟陵王義宣爲南徐州刺史猶戍石頭	八月甲辰以臨川王義慶爲中書令丹楊尹
三月戊子遣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等率師北伐魏復河北以長沙王義欣監征討諸軍事○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等軍敗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	六月乙丑大赦天下

九年 壬申 四月己丑太白晝見乙未雨雹傷牛馬鳥獸		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	三月庚戌衛將軍王宏進位太保加中書監○丁巳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進位司空○七月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為領軍將軍
十年 癸酉			正月己未大赦○侍中左衛率謝宏微卒
十一年 甲戌			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園且為江夏衡陽二王來朝帝命會者賦詩命太子中庶子顏延之為序○十二月置竹園寺
十二年 乙亥 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丙辰夜京師地震冬十月壬子太白晝見		何尚之為丹楊尹	正月辛酉大赦○辛未上祀南郊○燕王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四月加殷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為府○帝遷護軍府于西掖門外○十月江州刺史檀道濟來朝○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劉斌為丹楊尹上不許乃以何尚之○尚之立宅南郭外尚之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會稽郡孔惠宣等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
十三年 丙子			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會○三月己未下詔稱檀道濟潛散金寶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併其子十一人誅之
十四年 丁丑 鳳凰見改其地為鳳凰里		王準之領吏部尚書為丹楊尹	正月辛卯大赦
十五年 戊寅 二月京師木連理冬十月壬子流星出太白入六百一		王瑩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楊尹	秋七月新作東宮賜將作大匠布帛有差○是歲召處士雷次宗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

熒惑犯守如雷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 己卯

五月丁卯太白經天八月戊午太白晝見

十七年 庚辰

二月己巳夜黑氣經天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六月己酉太白晝見十一月乙酉朔甘露降于樂遊苑

正月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

正月戊寅閱武于北郊○十二月乙亥

太子劭加元服大赦

十月以義康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徵義恭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司徒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甲戌以殷景仁為揚州刺史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十二月以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

六月太子劭請京口拜京陵○九月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恐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召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己丑殷景仁卒

十八年 辛巳

三月庚子雨雹五月甲申甘露降臨川王圖七月壬辰夜天有光通照

十九年 壬午

三月乙未太白晝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因為孛入于文昌貫五車掃畢拂天節經天苑至冬乃滅

正月甲辰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書引漢袁盎諫孝文遷淮南王事書表帝怒收付建康獄賜死○三月戊申置尚書刪定郎官

三月壬寅帝親臨儒學召處士雷次宗以巾褠近侍王公卿士造夕罷賜諸生帛各有差○四月甲戌上以疾愈大赦○十月甲申桑然遣使請建康○十一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滅絕將涉千祀懷仁感事意有慨然奉聖之允速議招集於先廟地特為營造給祠直令四時享祭

二十年　癸未

六月秣陵縣白雀見十一月辛丑太白晝見

二十一年　甲申

六月京師霖雨七月甘露降樂遊苑十一月丙子雷且電

二十二年　乙酉

八月甲午太白晝見冬籍田獲嘉禾

冬十月丙子

起徐湛之本職丹楊尹

以趙伯符為丹楊尹

正月辛亥郊開萬春千秋等門○二月甲戌閱武于北郊○夏四月甲午封皇子誕為廣陵王

正月己亥帝耕籍田大赦○二月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辛卯立皇子宏為建平王○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正月辛卯詔頒元嘉歷○三月壬戌封皇子禕為東海王昶為義陽王○三月乙未皇太子劭釋奠于國學○秋武陵王駿遣沈慶之討平諸蠻獲二萬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伯符在郡嚴酷曹局不堪命或委叛被錄逃水而死○以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九月癸酉上餞義季于武帳崗○冬十月己未太子詹事范曄散騎常侍孔熙先等奉大將軍謀反伏誅丁酉免侍中彭城王義康為庶人絕屬籍徙于安成郡○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是冬浚淮起湖熟田千餘頃西去城八十里

二十三年　丙戌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嘉禾秀于華林園甘露降于長寧陵

二十四年　丁亥

二月京師米踊

夏四月丁未大赦○九月乙卯上臨試諸生于國學賜學官帛有差○是歲堰元武湖于樂遊苑北興景陽山于華林園

正月甲戌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以秣陵今年田租半籍田華林園職掌疇量賜之○十一月封皇子渾為汝陰王

四百八十一

理三月甘露降丹陽山六月京師疾疫

劉秀之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

二十五年 戊子

閏月辛亥雨雹四月丁卯太白經天四月丁丑青龍見于元武湖南五月戊戌黑龍見元武湖

徐湛之爲丹陽尹

閏二月己酉帝大蒐于宣武場三月庚辰校獵宣武場○夏四月新作閶闔廣莫等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曰津陽○秋八月甲子封皇子彧爲淮陽王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爲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車駕幸江寧經劉穆之墓詔致祭墓所

二十六年 己丑

冬十月癸卯彗星見于太微

正月辛巳祀南郊○二月己亥上如丹徒謁京陵夏五月壬午帝還建康

二十七年 庚寅

二月魏主自將步騎十萬攻懸瓠不克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秋七月庚午帝遣寧朔將軍王元謨帥沈慶之申坦將水軍入河臧質王方回徑造許洛武陵王駿南陽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爲衆軍節度伐魏乙亥元謨進圍滑臺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十月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元謨懼退走十一月甲午薛安都等克陝城魏兵大潰上以王元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壬子魏主攻彭城十二月丙辰朔魏引兵南下城邑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壬午內外戒嚴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

二十八年 辛卯

四月己卯彗星見于昴五月壬午彗星見太微中對帝座

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座端門滅翼軫

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 湛之守石頭倉城

亘江禦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幕府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魏主鑿瓜步山遣使求和請婚

湛之爲僕射護軍將軍

正月丙戌魏主自瓜步掠居民焚廬舍而去○帝遣中書舍人嚴龍賜彭城王義康死二月甲戌降太尉義恭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爲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三月乙酉車駕還宮○丙申拜初寧陵○五月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爲尚書令以吏部尚書王僧綽爲侍中

二十九年 壬辰

二月乙未雷且雪三月壬午大風拔木都下災

熒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光罕曜

十二月戊申黃霧四塞

冬十一月壬寅揚州刺史廬陵王紹薨

二月庚午封皇子休仁爲建安王○三月上聞魏世祖殂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張永等向碻磝魯爽等出許洛臧質趣潼關伐魏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攻累旬不拔丁卯思話命諸軍還屯歷城己丑上以諸將屢出無功黜思話○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詔書敦諭數四尚之復起視事○壬辰徙汝陰王渾爲武昌王淮陽王彧爲湘東王○丁酉大司農太子僕廷尉監宮○十二月辛未以江夏王義恭爲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錄尚書事

三十年 癸巳

帝爲太子劭所弒

正月戊寅以南譙王義宣爲司徒揚州刺史

太子劭始興王濬與嚴道育等詛事發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立建平王宏爲太子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徐湛之欲立隨王誕議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

正月大風飛霰且雷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縷璧撿行處行窺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馳告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淑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爲逆初帝置東宮實甲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illegible]劭詐爲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僞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至雲龍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之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人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

南平王鑠

戍石頭

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旣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啟嘏未及答卽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聞喧譟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卜天與疾呼左右出與劭戰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使人從東閤入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乃屏人問狀卽戎服乘馬而去劭詐爲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幷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卽位大赦改元太初○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弒逆狀劭寄與

三月壬午太子劭以臧質為丹楊尹
壬子太子劭以褚湛之為丹楊尹統石頭戍事

沈慶之手書令殺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求入內與決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國家安危全在將軍慶之卽令內外勒兵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起兵應駿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劭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秦淮南岸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丁未武陵王駿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

太倉空舍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渡水北立子偉之為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楊尹人情大震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戊午武陵王駿至南洲降者相屬己未軍于溧洲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等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走還宮丙寅武陵王至江寧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侯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己巳王卽皇帝位是日劭亦臨軒拜

五月戊戌以蕭思話爲中書令丹楊尹

太子偉之大赦五月癸酉臧質以兵三萬至新亭臨王誕遣參軍劉秀之將兵與顧彬之俱向建康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遇于曲阿奔牛塘欽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甲戌魯秀募勇士攻大航克之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斬劭及四子于牙下濬帥左右南走遇江夏王義恭于越城勸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戊戌以南平王鑠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爲中書令丹楊尹○六月丙午帝還宮○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

孝武帝

諱駿文帝第三子也

孝建

元年

甲午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焚戚氾進賢里十一月甲申甘露降長寧六、七十九

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南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

正月己亥朔上祀南郊改元大赦○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丙子立皇子子業爲皇太子○二月辛未丞相荆襄二州刺史南郡王義宣與臧質魯爽徐遺寶舉兵反自號建平元年三月癸亥內外戒嚴四月丙戌左將軍薛安都等大破魯爽於小峴斬首傳京師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南臧質逼梁山甲寅輔國將軍王元謨帥舟軍與臧質大戰于梁山質敗走義宣自蕪湖赴爲元謨縱兵苦戰薛安都繼由乘之賊大敗義宣單舸南走乙未解嚴是日桓護之朱循之帥師南定還寇六月臧質西奔武昌投南湖斬之傳首京師庚辰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

二年 乙未

十月壬午以太傅義恭領揚州刺史

弟應從誅何偃之言賊既逃走一夫可擒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上乃原之○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五月湘州刺史劉遵考爲尙書右僕射○六月甲子大赦○七月癸巳立皇弟休祐爲山陽王休茂爲海陵王休業爲鄱陽王○八月詔祀郊廟初設備樂○九月丁亥閱武于宣武場○十月壬午以建平王宏爲尙書令

三年 丙申

秋七月熒惑守南斗四月戊戌太白犯輿鬼

四月以尙書左僕射劉遵考爲丹楊尹秋七月以皇子子尙爲揚州刺史九月劉秀爲尙書右僕射右將軍顏竣爲丹楊尹

正月庚寅立皇弟休範爲順陽王休若爲巴陵王○戊戌立皇子子尙爲西陽王○甲寅大赦○上以熒惑守南斗廢西州舊館使子尙移治東城以厭之○丙午太傅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二月辛未策孝秀于東堂○是月丁丑初臨西堂接羣臣受奏事○六月乙未聽訟于華林園

大明元年 丁酉

五月壬子紫氣出景陽樓狀如煙廻薄久之○戊午嘉禾一株五莖生清暑殿鴟吻中

六月丁亥以竣爲東揚州刺史劉秀之爲丹楊尹

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三月壬戌初令大臣加班劍者不得入宮城門○夏四月京師疾疫○五月改景陽樓爲慶雲樓

二年 戊戌

夏四月辛丑地震七月己酉大白入東井

二月乙酉以金紫光祿大夫褚湛之爲尙書左僕射○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爲安陸王

三年 己亥

三月壬守牽牛

三月己亥司空竟陵王誕殺兗州刺史柏閭據廣陵城反○己巳內外戒嚴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沈慶之爲南兗州刺史帥師北伐豫州刺史宗慤

四年 庚子

五月月入太微
六月太白犯井

分浙江西立
王畿以浙江
東爲揚州
夏四月癸
卯以南瑯
邪郡隸王畿

豫章王子尚
爲揚州刺史
加都督

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引軍來會○癸丑
慶之至廣陵○甲子帝御六師出宣武
堂○七月己巳沈慶之克廣陵城擊傷
誕墜水引出斬之上聞廣陵平出宣陽
門敕左右皆呼萬歲廣陵城中民無老
小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免
之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爲京觀○辛
未大赦○九月壬辰築上林苑於元武
湖北○初晉人築南郊壇於巳位徐爰
以爲非禮詔徙於牛頭山西直宮城之
午位○辛未命尚書左丞荀萬秋造五
路依金根車加羽葆蓋
正月乙亥祀南郊耕籍田大赦○己卯
詔祀郊廟初乘玉路○庚寅立皇子子
勛爲晉安王子房爲尋陽王子頊爲歷
陽王子鸞爲襄陽王○三月丙戌尚書
僕射褚湛之卒○七月甲申開府儀同
三司何尚之卒○十二月復置大司農官

五年 辛丑

正月雪戊子花雪
降江夏王太宰有六
出者司奏以爲瑞
帝悅之三月甲戌
夜衆星西流九
月甲寅日有蝕之
十月己巳甘露
降新安王第

六年 壬寅

二月月犯左角
戊午甘露降於
京師三月丙午
青雀見華林園
秋七月甲申地
震有聲如雷

王僧朗爲
丹楊尹
九月乙未
以丹楊尹
王僧朗爲
右僕射

二月閱武于元武湖西○三月甲戌幸
江乘使使祭王宏王曇首等墓○四月
癸巳以西陽王子尚爲豫章王○庚子
詔經始明堂直作大殿於丙巳之地制
如太廟○夏五月丹楊尹王僧朗表獻
蔣陵里所生嘉瓜○八月戊子立皇子
子仁爲永嘉王子眞爲始安王○九月
幸瑯邪郡訊獄○閏月丙申初築馳道
自閶闔抵大航北自承天門抵元武湖
正月上初祀五帝於明堂大赦○丁未
策孝秀于中堂揚州秀才顧法秀對制
上覽之疾其諒也投策於地○三月立
皇子子元爲邵陵王○四月新作朱雀
門○丙戌初置陵室于覆舟山修藏冰
之禮○九月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爲
左僕射○十月壬申葬殷貴妃於龍山
鑿崗通道數十里民不堪役江南葬埋之
盛未之有也○辛巳加尚書令柳元景司空

七年

癸卯

四月大風折和寧陵華表

正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僧朗為太常衛將軍顏師伯為尚書僕射○癸未詔於元武湖大閱水軍並巡江右講武校獵○二月甲寅車駕西巡濟江立行宮於歷陽蟂磯石渚○壬戌大赦○甲子如瓜步山壬申還建康○己丑以尚書令柳元景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幸尉氏縣觀溫泉○八月詔太官徹膳大赦天下親宰秣陵訊獄囚○乙丑立皇子子孟為淮南王子產為臨賀王○庚寅以新安王子鸞兼司空○己巳上校獵姑孰○十月壬寅太子子業冠于太極前殿○丁未車駕南巡百姓有窮厄疾滯皆聽自至陳訴自江寧縣猗登山及陵望臺○甲子創行宮于南豫州城○丙寅聽政于行所○十一月丙子小會行所登白紵山使使祭晉大司馬桓溫毛璩等墓置守塚三十戶訊溧陽獄囚於行所○癸巳上習水軍于梁山○十二月丙午如歷陽○甲寅大赦○己未太宰義恭加尚書令○癸亥上還建康

八年

甲辰

四月雨雹六月流星大如甌赤色有光晥見八百尾長一丈從參北出東行直下經東井過南河沒冬十月太白守房

冬十二月壬辰復以王畿諸郡為揚州

加柳元景開府儀同三司領丹楊尹以豫章王子尚為司徒揚州刺史

正月戊子以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領司徒○宗祀于明堂○四月壬子以吳郡太守顧覬之為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五月壬寅太宰義恭領太尉○庚申上殂於玉燭殿遺詔太宰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以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柳元景領尚書令入居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是日太子即皇帝位○甲子詔復以太宰義恭錄尚書事○七月乙卯罷南北二驛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丙午葬孝武帝於景寧陵○九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為特進右光祿大夫○是歲三吳大旱米有價無

廢帝

諱子業孝武長子先改元景光尋改景和十一月被弒

秋七月罷東揚州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揚州東府城爲未央宮甲戌以北邸爲建章宮南第爲長楊宮

六月壬午加顏師伯爲丹陽尹

八月甲戌以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

羅所富人貫珠玉相交挽死於道路建康寧陵兩縣爲薄粥賑之

正月乙未朔廢帝改元永光大赦○辛酉廢帝賜戴法興死○庚午以丹楊尹顏師伯爲尚書左僕射解卿尹以吏部尚書王彧爲右僕射○太宰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內不能平帝殺戴法興大臣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沈慶之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殺柳元景顏師伯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八月乙亥以始興公沈慶之爲侍中太尉慶之固辭徵王元謨爲領軍將軍○九月己巳帝如湖熟戊戌還建康○辛丑賜新安王子鸞死○戊申徐州刺史義陽王昶聞江夏王既誅舉兵將襲帝帝聞喜曰自我即位未嘗戒嚴令人悒悒○己酉內外戒嚴以沈

明帝

諱彧文帝第十一子十一月自湘東王立改元

泰始元年

乙巳

十二月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

慶之爲前驅昶聞王師來內撫綏附從棄家而載愛妾出彭城北門奔後魏○戊午詔親征彭城耀威宋野○是日於白下濟江幸瓜步城○十月丙寅帝旋于京師○寧朔將軍何邁謀廢帝立晉安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吏部尚書蔡興宗說沈慶之廢帝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今因衆力圖之易於反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遣慶之從父兄子直閤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聚

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爲竹籠盛而稱之以彧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帝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十一月太史奏湘東有天子氣帝將南巡以厭之約取明旦誅四叔乃行諸王見幽日久計無所出乃與阮佃夫李道兒陰謀弑帝時直閤將軍柳光世與姜產亦有此謀未知所立及聞佃夫所說遂告中書舍人戴明寶明寶響應誣言華林後堂有鬼○戊午夕帝同建安王山陽王山陰公主向華林後堂自射鬼直閤將軍宗越竟太一課金乃帝腹心也並宿于外主衣壽寂之姜產乃懷刀以入弑帝帝驚引弓射寂不中寂乃刃帝而死時年十七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

二年

丙午

定殿省惶惑不知所爲休仁就祕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猝王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己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豫章王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爲中書監太尉進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寅湘東王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辛未徙臨賀王子產爲南平王晉熙王子輿爲廬陵王○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

正月乙未晉安王子勛僭即僞位于尋陽年號義嘉○壬辰徐州刺史薛安都反○甲午內外戒嚴司徒建安王休仁

二年

都督征討諸軍事統衆軍南討○丙戌徐州刺史申令孫司州刺史龐孟虯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湖州刺史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並起兵應子勛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惟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亦有應子勛者○丙午車駕親御六軍於中興堂○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葛以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僧韶間行至孝祖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丘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惟保丹楊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二月乙丑曲赦吳興晉陵義興山陽郡以吏部尚書蔡興

五年

四年

三年

宗爲右僕射以吳興太守蕭道成東討平晉陵癸未曲赦江南五郡丁亥建武將軍吳嘉公率諸軍破賊於吳興會稽平定同逆皆伏誅○賊劉胡擁四萬據赭圻○三月庚寅撫軍將軍殷孝祖攻赭圻死之以輔國沈攸之代爲南討前鋒賊稍盛袁顗頓鵲尾連營至濃湖衆十餘萬丙申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總統北討諸軍事○戊戌貶尋陽王子房僞爲松滋縣侯○八月己酉司徒建安王休仁帥衆軍大破賊斬僞尚書僕射袁顗進討江郢荊襄雍五州平之晉安王子勛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同黨皆伏誅○九月癸巳解嚴大赦○戊戌以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元謨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十月戊寅立皇子昱爲太子○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

三年 丁未

正月庚午都下大雨雪

子眞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産廬陵王子輿松滋王子房並賜死○十二月立延年爲新安王

四月庚子立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爲廬江王立侍中劉韞第三子銑爲南豐王以奉廬江昭王南豐哀王祀○五月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爲尚書右僕射○八月壬寅以中領軍沈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帥衆北侵○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宮已下雜衣千領金釵千枚賜北伐將士○十月壬午改新安王延年爲始平王○十二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子伯仁爲江夏王

四年 戊申

正月丙辰朔雨雹十月癸[illegible]有食之

正月巳未祀南郊大赦○二月乙巳光祿大夫王元謨薨○四月丙申徙東海王禕爲廬江王山陽王休祐爲晉平王○七月庚午上備法駕幸東宮小會赦揚南徐兗豫四州

五年 己酉

冬十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十月戊戌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揚州巳未以桂陽王休範爲揚州刺史袁粲加中書令丹陽尹

正月癸亥親籍田大赦賜力田爵一級○六月辛未立晉平王休祐子宣曜爲南平王○九月甲寅立長沙王纂子延之爲始平王

六年 庚戌

六月癸卯以江州刺史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

正月乙亥初制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二月甲寅大赦○丁巳以司徒休仁爲太尉領司徒固辭○四月巳亥立皇子奕爲晉熙王○六月癸卯以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以尚書僕射袁粲爲右僕射○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爲天子上疑之徵爲黃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內遷○九月命道成遷鎮淮陰○戊寅立總明觀置祭酒一人儒元文史學士各十人○十月辛卯立皇子贊爲武陵王

七年 辛亥

三月癸丑征西將軍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進號征西將軍及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並開府儀同三司○晉平刺王休祐貪虐無度上不使之鎮留建康○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墮馬因其殴拉殺之○五月戊午鴆司徒建安王休仁○庚午以袁粲爲尚書令褚彥回爲右僕射○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爲庶人○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賜死於第○戊寅徵蕭道成入朝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八月戊戌立皇子準爲安成王○上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上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散騎常侍虞愿侍側曰此是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若佛有知當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上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

泰豫元年 壬子

正月丁巳巨人跡見西池冰上

四月乙巳以安成王準爲揚州刺史

蒼梧王

諱昱明帝長子

正月甲寅朔上以疾久不平改元戊午皇太子會四方朝賀者於東宮并受貢計○二月巳未遣使齎藥賜王景文死四月巳亥上大漸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爲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勔右僕射褚淵勔與尚書令袁粲荆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又以蕭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與袁粲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太子即皇帝位○十一月戊午樂安宣穆公蔡興宗卒○八月巳亥以郢州刺史劉秉爲尚書右僕射

正月戊寅朔改元大赦○桂陽王休範密與典籤許公輿謀襲建康○十二月己巳休範進位太尉○顧憲之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巳物前後令莫

元徽元年癸丑

六月都下旱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

二年甲寅

九月丁酉以劉秉爲丹楊尹

能決之患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自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醇旨輒號爲顧建康夏五月壬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丙戌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錄二豎以謝冤魂朝廷震駭褚淵張永劉勔蕭道成等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勿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卽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壘

永屯白下前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壬辰賊攻新亭壘道成率衆拒擊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越騎校尉張敬兒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回敬兒於左右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休範將士不之知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丁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騾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右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

忠昭公劉勔於石頭道隆趨勔進戰勔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騾等乘勝度淮道隆棄衆亦還臺黑騾兵追殺之王蘊重傷臥於御溝之側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宮中傳新亭亦陷杜黑騾復進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宮省恇擾蕭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王東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騾於杜姥宅丙申張敬兒等又破黑騾等於宣陽門斬黑騾及丁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丁酉解嚴○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爲中領軍南兗州刺史留衛建康○荊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

三年 乙卯	四年 丙辰
三月己巳都下大水	

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並舉義兵赴建業○六月癸卯晉熙王燮遣軍尅尋陽江州平諸鎭皆罷兵○七月庚辰立皇弟友爲邵陵王○九月丁酉以尚書令袁粲爲中書監領司徒加褚淵尚書令○十一月丙戌帝加元服大赦○十二月癸亥立皇弟躋爲江夏王贊爲武陵王

正月辛巳帝祀南郊明堂○袁粲褚淵皆固讓新官○秋七月庚戌復以粲爲尚書令○八月庚子加護軍將軍褚淵中書監

正月己亥帝耕籍田大赦○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劉秉中書令○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殷瀰垣慶延沈融等謀爲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

九月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準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延軍將軍黃回輔國將軍曹欣之等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皆歸之時帝好獨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景素每禁使緩之○七月垣祗祖帥數百人自建康奔京口勸景素速入戊子景素據京口起兵己丑遣領軍將軍黃回等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為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佛榮等與之偕行道成屯元武湖冠軍將軍蕭順鎮東府○乙未諸軍攻京口殿中將軍張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祗祖等數十人皆伏誅是日解嚴○八月丁卯立皇弟翽為南陽王嵩為新興王禧為建始王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為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十月辛酉以吏部尚書王僧虔為尚書右僕射

順帝 諱準明帝第三子	昇明	元年	丁巳
	七月丙申以晉安王燮為揚州刺史		

夏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等謀廢立事發伏誅○帝忌蕭道成威名嘗自磨鋌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為汝盡力耶帝乃止道成憂懼乃命王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詗問機便○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墻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崗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煑之飲酒醉還仁壽殿令楊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陳奉伯袖其首稱敕開門詣王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既而聞蒼梧王

丁巳

順帝

昇明元年

十二月乙亥以吏部尚書**王奐**爲丹楊尹以中書監**袁粲**鎮石頭

死成稱萬歲道成等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曰吾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畧安成王准宜臨萬國追封昱爲蒼梧王○壬辰王即皇帝位○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府○丙申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將軍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爲僕射○八月癸亥詔袁粲鎮石頭○蕭道成固讓司徒庚辰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梟兵貽蕭道成書曰少帝昏狂宜共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明子孟孔明遺訓果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耶朝廷聞之恂懼○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戊辰內外纂嚴○庚午以右衛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王蘊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袁粲以其謀告褚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蘇烈薛淵將兵助粲守石頭又以驍騎將軍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典禁兵粲等本期壬申夜發劉秉載婦人盡室奔石頭丹楊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大露王敬則至中書收劉韞殺之又殺伯興蘇烈戴僧靜等帥數百人自倉門得入并力攻粲自亥至丑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父子俱死百姓哀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檐湖斬之○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爲左僕射王延之爲右僕射張岱爲吏部尚書○辛

二年

戊午

三月乙未日有食之

九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以揚州刺史晉熙王燮爲司徒

進蕭道成領揚州牧

丑尚書左丞江謐建議假蕭道成黃鉞從之○乙巳蕭道成出頓新亭

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丁卯攸之走還江陵張敬兒襲江陵荊州平攸之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于櫟村己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乃送建康○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府丁丑以侍中蕭嶷爲中領軍○二月庚辰以王僧虔爲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爲左僕射褚彥回爲中書監○癸未加蕭道成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爲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蕭道成以黃回終爲亂辛卯名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乙未以蕭賾爲領軍將軍○九月丙午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

三年

己未

四月禪位于齊

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辭殊禮

正月辛亥以竟陵世子賾爲尚書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甲寅以道成謝朏爲侍中王儉爲左長史

二月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

三月甲辰以太傅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甲寅齊公受冊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爲世子宮一如東宮以王儉爲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爲王增封十郡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爲太子辛卯下詔禪位于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藏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廷以板輿入迎太后懼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

敎則日出居別宮耳官先敕司馬家亦
如此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
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
解璽綬授齊王朏引枕臥遂朝服步出
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
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
東邸百官褚淵等奉璽綬帥齊官勸進

景定建康志卷之八

景定建康志卷之九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建康表五

起南齊建元己未至中興辛巳凡二十三年爲年表

齊太祖姓蕭諱道成字紹伯漢相國何二十四代孫宋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鱗文遍體年十三從雷次宗學於雞籠山仕宋有功累遷自建康令至刺史冠軍將軍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且民間流言蕭姓當爲天子愈以爲疑會桂陽王休範反命太祖討平之百姓曰全國家者此公也蒼梧王[illegible]凡暴猜忌欲加大禍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今若害之後誰爲汝著力也乃止太祖謀殺蒼梧王而迎立汝陰王沈攸之之亂又討平之[illegible]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尋進揚州牧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illegible]九錫位諸王公上未幾進爵爲王宋帝禪位依魏晉故事即位改元自[illegible]元己未至中興辛巳七主都建康合二十三年而禪于梁

六八五十一 地 人 事

太祖高帝建元元年 己未

二月地震建陽門三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臨川王映爲揚州刺史

二年 庚申

九月甲午日有食之

十二月壬子豫章王嶷爲揚州刺史

夏四月甲午王卽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築宮丹楊置兵守衛之以褚淵爲司徒淵固辭不拜○河東裴顗上表數帝過惡帝怒殺之○丁酉以張緒爲中書令陳顯達爲中護軍李安民爲中領軍○己未衛士殺汝陰王而以疾聞不罪不賞辛酉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封皇子鈞爲衡陽王立太子賾爲皇太子○帝以建康居民外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也持符於事旣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

正月戊戌朔大赦○以司空褚淵爲司徒尚書右僕射王儉爲左僕射淵辭不拜○辛丑祀南郊○魏隴西公琛等攻拔馬頭乙卯詔內外纂嚴發兵拒魏斂南郡王長懋爲中軍將軍鎭石頭

三年 辛酉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南郡王長懋鎭石頭

四年 壬戌

改籬門爲都墻十二月以司空褚淵爲司徒○嶷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推籬宅內嶷令左右儛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有備乃去○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嶷出鎭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楊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帳內軍王藏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正月詔王公卿士各進讜言○三月封皇子鏘爲江夏王○六月壬子大赦○詔修庠序選儒官進國冑

正月壬戌詔置學生二百人以中書令張緒爲國子祭酒○三月庚申上召司空褚淵尙書左僕射王儉受遺詔輔太子○壬戌上殂于臨光殿太子卽位大赦○乙丑以褚淵錄尙書事王儉爲侍中尙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丁卯以前軍王奐爲尙書左僕射○庚午以豫章王嶷爲太尉○四月庚寅

武帝 諱賾太祖長子

永明元年癸亥

二月熒惑入太微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李安人金紫丹楊尹遷尚書左僕射

塋太祖于泰安陵○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爲皇太子○癸卯以褚淵爲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癸卯褚淵卒○九月丁巳以國哀罷國子學○辛未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改元○以太尉豫章王嶷爲太子太傅○上疑車騎將軍張敬兒有異志會華林園設八座齋朝臣皆預於座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也丁酉殺敬兒幷其四子○王儉進號衛將軍參掌選事

二年甲子

王儉領丹楊尹

正月乙亥以後將軍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壬寅以柳世隆爲尚書左僕射○冬十月乙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爲中書監○秋七月車駕幸芳林園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戊申幸玄武湖○

三年乙丑

詔以新吳侯景先爲丹楊尹

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詔復立國學釋奠先師用上公禮○二月辛丑帝祭北郊○先是置總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既立夏五月乙未省總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詔儉以家爲府○八月乙未幸中堂聽訟

四年丙寅

正月辛亥耕籍田禮畢車駕幸閱武堂勞小會

五年 丁卯

嶷進大司馬
儉加開府儀同三司

戊子以豫章王嶷爲大司馬竟陵王子良爲司徒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三月戊子幸芳林園禊宴○九月九日登商飈館

六年 戊辰

王晏爲丹楊尹

正月聽覽京師二百獄囚○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閏月辛酉以尚書僕射王奐爲領軍將軍

七年 己巳

儉卒

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五月乙巳王儉卒○甲子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尚書令王奐爲左僕射○六月丁亥上如琅邪城

八年 庚午

六月大雪雨有黃光竟天照地狀如塈色十月桃李再花

鄱陽王鏘爲丹楊尹

晏爲丹楊尹名王僧孺開功曹使撰東宮新記○秋七月癸卯大赦○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赴建康蕭順之於射堂縊殺之

九年 辛未

正月辛丑祀南郊○上夢太祖謂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青溪故宅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都下大水竟陵王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

十年 壬申

都下大水

五月己巳以竟陵王子良爲揚州刺史徐孝嗣爲丹楊尹

正月以竟陵王子良爲尚書令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王僧孺與太學生虞羲等並以善辭藻遊焉○十月甲午上殷祭太廟

十一年 癸酉

正月以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爲司空○初上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諜知之會公卿議南伐上以右衛將軍崔慧景爲豫州刺史以備之○丙戌文惠太子長懋薨○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七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輿始登階而殿屋鳴咤上惡之○上大漸竟陵王子良日侍醫藥太孫聞日參承王融謀立子良不

鬱林王 諱昭業武帝太孫改元隆昌四月被弑	
閏四月戊辰西昌侯鸞爲揚州刺史	

果餓而止朙西昌侯鸞奉太孫登殿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政事無大小悉與鸞參决○九月世祖梓宮下於端門內奉辭㯐輼車未出端門亟稱疾還內甫入閤即奏胡伎鞞鐸之聲響震內外○丙寅葬武皇帝於景安陵廟號世祖

正月丁未廢帝改元隆昌大赦○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徵垣歷生爲太子左衛率下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爲侍中撫軍將軍○辛亥鬱林王祀南郊○戊午拜崇安陵○廢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世祖梓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即位未期歲所用垂盡鸞數陳爭帝多不從○二月辛卯帝祀明堂○四月戊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帝與中書令何允謀誅西昌侯鸞允依違諫說帝意復止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楊尹徐孝嗣孝嗣從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宮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蕭諶俄而諶引兵入壽昌閣帝出延德殿行至西弄諶弑之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爲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以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

海陵王

諱昭文鬱林王弟自新安王迎立改元延興十月廢

明帝

諱鸞始安貞王之子弑鬱林王廢海陵王而即位號高宗十月改元

十月丁酉鸞爲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進爵爲王

敕改元延興○八月甲辰以司空王敬則爲太尉鄱陽王鏘爲司徒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爲司空尚書左僕射王晏爲尚書令○九月癸酉鸞遣兵二千人殺司徒鄱陽王鏘及隨王子隆謝粲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沒遂遣兵乙未鸞假黃鉞內外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討誅之○丁亥以廬陵王子卿爲司徒桂陽王鑠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丁酉解嚴乃以宣城公鸞爲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爲王○十月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眞巴陵王子倫○辛亥太皇太后令曰嗣主冲幼庶政多昧早嬰尫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允體宣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別館且以宣城王爲太祖

建武

元年

甲戌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二年

乙亥

三年

丙子

十一月癸酉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

第三子癸亥高宗即皇帝位改元以太尉王敬則爲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爲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蕭諶爲領軍將軍○十一月庚辰立皇子寶義爲晉安王寶玄爲江夏王寶源爲廬陵王寶寅爲建安王寶融爲郡王寶攸爲南平王○戊午立皇子寶卷爲太子○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六月壬戌上遊華林園與蕭諶及尚書令王晏數人宴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數諶罪殺之○上又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乙丑以右衛將軍蕭坦之爲領軍將軍○十二月丁酉詔修晉帝諸陵增置守衛

十月戊寅太子寶卷冠

四年 丁丑

永泰元年 戊寅

巴陵王寶義爲都督揚州刺史

正月大赦○丙辰名王晏于華林園誅之○二月甲子以左僕射徐孝嗣爲尚書令

正月癸未朔大赦○加中軍大將軍徐孝嗣開府儀同三司○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夏四月甲寅改元○丁卯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帥實甲萬人過浙江張瓌遣兵三千拒敬則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皆散走五月壬午敬則攻興盛山陽二壘胡松引騎兵突其後敬則軍大敗崔恭祖刺敬則仆地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秋七月己酉上殂于正福殿○太子卽位○八月葬明皇帝于興安陵

東昏侯 諱寶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

永元元年 己卯

秋八月己巳以右將軍蕭坦之爲尚書右僕射丹楊尹

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辛卯祀南郊○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遙光開府儀同三司○帝自卽位寄腹心於江祏兄弟祏欲廢帝立始安王遙光劉暄發祏謀帝命袁之曠收祏并弟祀皆死○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揚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欣自江陵引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祏被誅遙光懼稱疾不復入臺帝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爲司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於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踰墻走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衞宮

遙光加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遙光反被斬

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己未坦歷生往南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虎斬之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城自潰遙光還小齋帳中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軍人排閤入於暗中牽出斬之○己巳以徐孝嗣爲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劉暄爲領軍將軍曹虎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始安之功也○江祏等既敗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殺之○帝疑曹虎舊將且利其財殺之○壬戌以頻誅大臣大赦○徐孝嗣沈

二年

晉安王寶義以司徒爲揚州刺史

文季沈昭略謀因帝出遊廢立○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賜以藥酒皆死○十一月丙辰陳顯達舉兵於尋陽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爲主須京塵一靜乃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衆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帥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潛軍夜渡襲宣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崗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馬矟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西州後騎官趙潭刺顯達墜馬斬之

豫州刺史裴叔業奉表降魏○正月庚午帝下詔討叔業○戊戌魏以彭城王

庚辰

十二月發十一月甲寅太白及辰星俱見西方

十二月蕭衍爲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建安郡公

臨爲司徒鎮壽陽○二月乙卯帝遣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瑯邪城送之慧景至廣陵會諸軍主曰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可乎衆皆響應廣陵司馬崔恭祖開門納之○壬子帝使左興盛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收衆渡江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等六將據竹里爲數城以拒之與慧景軍合戰臺軍饑困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因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虎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遣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遊苑崔恭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帥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皆潰左興盛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航中慧景擒殺之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慧景欲立巴陵王昭胄猶豫不能決時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使密告之懿即帥胡松李居士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臺中稱慶慧景遣崔覺將精兵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單騎至蟹浦爲漁人所斬以頭納鰌鱣籃擔送建康○己酉江夏王寶元伏誅○壬子大赦○六月乙丑曲赦建康○八月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

得輒開閤門及閤門死者相枕燒二千餘間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茹法珍等譖懿欲行隆昌故事○冬十月帝賜懿藥於省中懿死○十一月雍州刺史蕭衍起義兵於襄陽○乙卯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因徙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戊午衍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壬辰夏侯寶自建康亡歸江陵稱奉宣德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爲宣城王相國荆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正月丁酉東昏侯以晉安王寶義爲司徙建安王寶寅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大赦以蕭穎冑爲左長史蕭衍爲征東將

中興元年**辛巳** 正月己巳長星見竟天	
張瓌鎮	石頭

軍○戊申衍發襄陽○二月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甲申蕭衍至竟陵○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于江陵以蕭穎冑爲尚書令蕭衍爲左僕射○乙酉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七月衍命諸軍自郢州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八月辛未東昏侯以光祿大夫張瓌鎮石頭○丙子衍至尋陽○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甲申蕭衍前軍至蕪湖穎冑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蕭衍遣曹景宗進軍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奮擊破之乘勝至皂莢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

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禽之於陳衍至新林命王茂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曹景宗呂僧珍等將士皆殊死戰東昏侯諸軍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陳伯之屯西明門○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愉以東府城降張瓌棄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宮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兖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爲珍國之副兖州中兵參軍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廢東昏○十二月丙寅齊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東昏在含德殿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列殿前西鍾下令百官署牋以黃油褁東昏首范雲送詣石頭衍使張宏策先入淸宮封府庫及圖籍○己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以衍爲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如故○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閱武堂○乙酉以護國將軍蕭宏爲中護軍

景定建康志卷之九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建康表六

起蕭梁天監壬午至太平丁丑凡五十六年為年表

梁 高祖武皇帝姓蕭名衍字叔達與齊朝同為漢相國何之後皇考順之字文緯齊高祖族弟參預佐命封臨湘侯累至領軍將軍丹楊內史高祖以宋大明元年甲辰歲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初皇妣張氏常夢抱日已而有孕乃生帝帝生有奇異之兆兩胯駢骨頂上隆起日角龍顏重嶽虎顧舌文為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兩見童能蹈空而行有文在左手曰武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流輩咸推許焉所居宅常若有雲氣人有過者體輒肅然起家巴陵王參軍遷衛軍王儉府東閤祭酒王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之士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為八友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高祖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隋王諮議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曰君龍行虎步貴不可言

天下將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拜黃門侍郎入直殿省與蕭諶等定策封建陽侯建武二年解司州圍走魏軍還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頃之出鎮石城四年敗魏軍於雍州進使持節雍梁南北秦四州軍事雍州刺史東昏侯立六貴入要擅權用事高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永元二年長兄懿自益州刺史罷還朝被害高祖密謀曰昏虐暴主誅戮朝賢生民塗炭卿等同心嫉惡共興義舉在茲日是日建牙於軍門收拾甲士三萬餘人馬一千匹船三百艘引荊州軍下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己巳南康王寶融即帝位於江陵改永元三年爲中興元年遙廢東昏爲涪陵王以高祖爲左僕射假黃鉞西臺置百官司馬八月次蕪湖拔姑孰使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屯江寧使王茂進據越城十月壬午高祖鎮石頭命衆軍圍城衞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首送高祖使呂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黨嬖兒寧王晅之已下四十八人並誅之宣德皇后下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依漢海昏故事授高祖中書監揚徐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公食邑萬戶給班劍四十人假黃鉞依晉武陵王司馬遵承制故事己卯高祖入屯閱武堂下令一切淫刑濫罰賦役並原放明年正月齊和帝自江陵遣侍中席闡文黃門侍郎樂法才慰勞京邑詔進高祖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尋進相國封十郡爲

梁王備九錫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丙辰齊帝禪位于梁依晉宋故事齊百官豫章王綝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臺侍中臣雲等百一十七人並上表勸進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乃即位改元自天監壬午至太平丙子四主都建康合五十五年而禪于陳

時	地	人	事
武帝天監元年 壬午 正月乙酉甘露降于茅山彌緩			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約爲驃騎司馬昉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衍不應它日又進曰齊祚已綿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衍曰吾方思之約曰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衍然之約出衍召雲告之雲意略同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衍命草具其事約乃

數里

臨川王宏爲揚州刺史加都督

出懐中詔書幷諸選置衍初無改○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録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南兗隊主陳文興於城内鑿井得鏤騏驎玉璧水精環各二枚又鳳凰見建康縣桐下里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于相府○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以沈約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爲侍中梁公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爲言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内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爲累乎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梁公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王茂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爲王○癸巳

受命赦國内及府州所統殊死以下○三月齊和帝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于别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紱詣梁宮○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丁卯奉和帝爲巴陵王宮于姑孰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吏部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詔凡後宮樂府諸婦女一皆放遣○戊辰巴陵王卒○庚午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以謝沐縣公寶義爲巴陵王奉齊祀齊南康侯子恪及弟子範當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

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
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
異前世我與卿兄弟耳○癸酉詔公車
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
欲有横議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寃
沈莫達者投肺石函上身服浣濯之衣
常膳惟以菜蔬簡吏務選廉平○河南
褚渭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造
尚書范雲雲不禮之渭怒私所親曰建
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
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
可知陳伯之擁强兵在江州非主上舊
臣有自疑之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爲
我出邪途投伯之伯之聚兵反使王茂
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討平之伯之逆
與渭俱奔魏○秋八月丁未命尚書删
定郎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注舊律爲
梁律仍命王亮王瑩沈約范雲等九人

二年 癸未	
特進光祿大夫王份監丹楊尹	

同議定○十一月己未立小廟以祭太
祖之母每祭太廟畢以一太牢祭之○
甲子立皇子統爲太子○是歲江東大
旱米斗五千民多餓死初立長干寺
成都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人相食劉季
連食粥累月計無所出上遣主書趙景
悦宣詔受季連降季連肉袒請罪鄧元
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
元起送季連詣建康季連至建康入東
掖門數步一稽顙以至上前上笑曰卿
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
之臣邪赦爲庶人○癸卯蔡法度上梁
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詔班行
之○五月范雲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
上以約輕易不如徐勉乃以勉及右衛
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沈約以母憂去
○扶南龜茲中天竺國各遣使貢方物
交州進鸚鵡能歌不納

三年 甲申

四年 乙酉

五月建康縣定陰里生嘉禾莖十二穗十二月天清朗西南有電光聞雷聲者三

詔宏都督諸軍鎮東將軍沈約爲丹楊尹

正月癸卯詔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納後進於是以賀瑒及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徒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辛亥上祀南郊大赦○六月庚戌初立孔子廟○冬十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是歲大穰米斛三十錢○初置敬業寺

五年 丙戌

二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正月甲申封皇子綱爲晉安王○始興獲八目龜一○置淨居寺○十一月乙丑大赦

六年 丁亥

七月甲子太白晝見八月戊戌大風折木京師大水濤入御道七尺

三月有象入京師○四月置左右驍騎左右遊擊將軍建安王偉揚州刺史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八月戊子大赦○乙亥改閱武堂爲德陽堂聽訟堂爲議賢堂○初置光宅寺帝捨宅造寺未成於小莊嚴寺造無量壽佛像長一丈八尺及鑄銅不足帝又給功德銅三千斤

七年 戊子

詔吏部尚書徐勉定百官凡一百九號○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納妃大赦○六月辛酉復建修二陵周迴五里改陵監爲陵令○七月初置涅槃寺峯頂又有翠微寺天晴日映望見廣陵城在目前

八年 己丑

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

九年 庚寅

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

三月己丑上幸國學親臨講肆賜祭酒以下帛有差○乙未詔皇太子以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初置本業寺在蔣山里

十年 辛卯

六月嘉蓮一莖三花生樂遊苑 九月丙申天西北隆隆有聲赤氣下至地

約加特進

遷中軍將軍丹楊尹

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尚書左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嘗侍宴樂壽殿酒酣怨望形於辭色乃癸卯出爲青冀二州刺史○辛酉上祀明堂○上敦睦九族朝士有犯罪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嘗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車駕言曰陛下爲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初作宮城門三重及開二道初置解脫寺帝爲宣德皇后造太滿里內

十一年 壬辰

十二年 癸巳

約卒

武陵王紀爲揚州刺史

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詔撫恤埋瘞○辛巳新作太極殿改爲十三間六月新作太廟增基九尺○紀爲刺史詔中書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爲帝愛故先作揚州牧

十三年 甲午

老人星見

二月丁亥躬耕籍田孝悌力田增爵一級大赦宋齊籍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先農○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爲邵陵王繹爲湘東王紀爲武陵王

十四年 乙未

開府儀同三司王茂爲丹楊尹

正月乙巳朔上冠太子於太極殿大赦天下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已下有差○辛亥上祀南郊○是冬寒甚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十五年 丙申

三月朔日有食之

宏坐法免吳平侯昺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

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畟斬交州反者李宗孝傳首建康○昺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

十六年 丁酉

詔曰以安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卽宅為府

手何敢留之其為人所畏敬如此

正月辛未上祀南郊○詔尤貧家勿收今年三調恤理冤獄并振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二月辛亥耕籍田○甲寅赦罪人○三月丙子勅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其山川諸祀則否時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冬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起至敬殿景陽臺置七廟座每月中再設淨饌

十七年 戊戌

二月甲辰大赦○臨川王宏妾弟濟壽殺人而匿於宏府中上勅宏出之卽日伏辜上幸光宅寺有盜伏於驃騎航伺上夜出上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上泣謂宏曰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漢文帝念汝愚耳

十八年 己亥

七月甲申老人星見

正月辛卯祀南郊○夏四月丁巳大赦天下○初置惠日寺

普通元年 庚子

正月丙子日有食之七月江淮海三蔽並溢九月乙亥夜有日見于東方光爛如火

以臨川王宏遷太尉復為揚州刺史侍中如故

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扶南高麗及河南國皆遣使貢獻

二年 辛丑

正月辛巳祀南郊○詔置孤獨園於建康收養窮民○戊子大赦○二月辛丑祀明堂○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

三年 壬寅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四年 癸卯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年 甲辰

辰詔徙籍田於東郊外十五里○五月己卯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餘間五月癸巳大赦○詔公卿百寮各上封事連帥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八月甲子婆利白提國遣使貢獻○十一月造猛信尼寺

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丙午祀明堂○二月乙亥耕籍田○議罷銅錢始鑄鐵錢○狼牙脩國遣使貢獻

征北將軍元樹率衆侵魏○置泉造寺○散騎常侍朱异始掌機密軍旅謀謨方鎮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

六月乙酉龍鬬于曲阿陂西行至建陵所過樹木皆折地開數十丈

六年 乙巳

七年 丙午

宏卒

孔休源爲宣惠將軍監揚州事

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三月己酉上幸白下城履行六軍頓所○召元法僧及元略還建康法僧以彭城吏民萬餘人南渡

正月辛丑大赦○詔在外郡縣各舉所知凡是清廉咸須聞薦○十一月庚辰大赦丁貴嬪卒太子水漿不入口上使謂之曰毀不滅性況我在耶乃進粥數合○是月河南高麗林邑滑國並遣使貢獻○宏卒帝與羣臣議代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旁無私謁晝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時人名爲兼天子

大通元年丁未

二年戊申

中大通元年己酉

休源卯金紫光祿大夫

正月辛未祀南郊詔流亡者復其宅業蠲役五年尤貧者勿令出今年三調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帝創同泰寺寺在宮後別開一門名大通門對寺之南門晨夕幸寺講議多遊此門○辛未上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是歲林邑師子高麗等國各遣使貢獻○置國居尾寺

二月築寒山堰○四月戊戌魏爾朱榮廢君殺主胡太后臨朝時魏大亂魏王子北海臨淮汝南等並割地來奔○又豫州郢州北青州南荊州皆以地來降

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辛巳祀明堂○六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為萬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淸淨大捨以便省為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子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癸卯羣臣以錢一億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默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上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冬十月己酉上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上御金輅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十一月盤盤蠕蠕國並遣使朝貢○初置禪嚴寺○是年震蟄大航華表然後建康縣驟啓餉協以為非吉祥未即呈聞後帝知之曰震之所擊一木當[illegible]龍二章[illegible]之行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由是免中書舍人

震大航華表然盡

二年庚戌

三年辛亥

四月癸丑幸同泰寺○六月林邑扶南遣使貢獻○八月庚戌上幸德陽堂

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二月辛丑祀明堂○四月己巳太子統薨太子自加元服上即使省錄朝政百司奏事塡委於前太子辨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賞愛無倦出宮二十餘年每霖雨

積穀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天性孝謹在東宮雖燕居坐起常西向或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及寢疾恐貽帝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及卒朝野惋愕建康男女奔走宮門號泣道路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當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之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疎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為太子厭禱上遣人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因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及卒上徵其長子華容公歡至建康欲立以為嗣銜其前事猶豫卒不立遣

四年		
壬子		
七月甲辰星隕如雨		邵陵王綸為揚州刺史

還鎮○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大赦賜父後者爵一級及忠孝文武精勤並加之○六月癸丑立華容公歡枝江公譽曲阿公詧並為王以人言不息故封歡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久之鮑邈之坐誘略人罪不至死太子綱追思昭明之冤揮淚誅之○庚寅皇宗族有服屬者並賜湯沐食鄉亭侯隨遠近為差○九月獅子國使貢獻○十月己酉上幸同泰寺升法座講涅槃經七日而罷○十一月乙未上幸同泰寺講般若經七日而罷

二月封諸王嫡子為王○庚子皇子邵陵王綸有罪免為庶人○立太子綱之長子大器為宣城王○十月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生十人專通上所釋孝經義○十二月高麗遣使朝貢

五年 癸丑

戊申京師地震己酉長星見

何敬容兼丹陽尹

正月辛卯祀南郊忽聞異香三陵風至及行事奏樂迎拜拜畢有神光圓照壇上五色食頃乃滅大赦○辛亥祀明堂○二月癸未上幸同泰寺講般若經七日而罷會者數萬人○五月戊子京師大水御道通船○南波斯盤盤遣使朝貢○初置法苑寺

六年 甲寅

夏四月癸丑日食十二月西南有雷聲出地

以臨賀郡王正德爲丹陽尹尋出爲南兖州

二月癸亥親耕籍田大赦賜孝悌力田○三月百濟遣使貢方物○四月丁卯以信都將軍元慶和率衆北侵魏

大同元年 乙卯

十月黃塵如雪

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二月辛巳祀明堂○丁亥耕籍田○高麗丹滑波斯等國朝貢○壬戌上幸同泰寺鑄銀像○初置頭陀寺萬福尼寺木顧尼寺巖棲觀

二年 丙辰

十一月雨塵如雪攬之盈掬是月都下地生白毛長二尺

正月詔求讜言及令文武官舉士○上爲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宏氏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誣宏氏爲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爲寺○二月乙亥耕籍田○四月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害者宜悉詳啓○十月乙亥詔大舉伐東魏○壬午幸同泰寺設無礙大齋○十一月乙亥有詔班師○壬午魏遣使求和詔許之○初置慈恩普化化成福興善業寒林等寺

三年 丁巳

正月祀南郊大赦○二月丁亥耕籍田○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聘秋七月諧至建康上引見與語應對如流諧等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

四月壬寅大雨灰黃色冬地大震

四年 戊午

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五年 己未

丹楊尹何敬容為尚書令

敦卿蕭常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四月辛丑夜朱雀門災上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辛卯上幸寺設無礙會大赦○九月使散騎常侍張皋報聘東魏

二月己亥耕籍田○河南蠕蠕國朝貢○五月甲戌東魏遣鄭伯雅來聘○七月癸亥詔以東冶徒李允之得如來舍利大赦○遣散騎常侍劉孝儀聘東魏○八月甲辰詔淮南十二州飢饉逋租宿債勿收○九月閱武於樂遊苑○十二月國子助教黃侃表上禮記疏義五十卷○置洞靈觀

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詔從之祀宗廟仍乘玉輦○辛未祀南郊○八月扶南獻生犀○十一月魏人來聘遣侍中柳豹聘于魏○是時都下訛言云天子取人肝以飼天狗大小相驚日晚閉門持刀杖數月乃止

六年 庚申

閏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二月己亥耕籍田○五月乙卯河南王遣使獻馬及方物求經論十四條并請制所定涅槃經般若金光明經講疏一百三卷○七月東魏人來聘○八月戊午大赦

七年 辛酉

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二月辛亥耕籍田○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宕昌蠕蠕各遣使貢方物○百濟王求涅槃經疏及醫工畫師毛詩博士並許之

八年 壬戌

正月安成郡劉敬躬反改元永漢置官屬進攻廬陵逼豫章○二月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司馬王僧辯中兵曹子郢討之○三月戊辰擒敬躬送建康斬之○十一月丙子詔罷所在女丁役

九年 癸亥

正月丙申地震生毛

十年 甲子

十一月大雪三尺

敬容坐事免官

自新亭鑿渠通新林浦置江潭苑未成而侯景亂

三月甲午上幸蘭陵○庚子謁建寧陵使太子入守宮城陵上有紫雲覆久而乃散帝望陵流涕所沾草木變色陵旁先有枯泉是時流水香潔○辛丑帝哭於脩陵又於皇基寺設法會賜蘭陵老少位各一階所經縣邑無今年租調因賦還舊鄉詩○己酉上幸京口城北固樓更名北顧○庚戌幸回賓亭宴鄉里故老及所經近縣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四月乙卯上還自蘭陵○五月甲午東魏遣魏季景來聘

十一年 乙丑

華林園震

中大同元年 丙寅

二月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鬬隧中其一被傷奔走又青蟲食陵樹葉俱盡

正月東魏遣李獎來聘○震華林園光嚴殿帝自貶拜謝上天累刻乃止○置履道寺渴寒寺○冬十月乙未詔有罪者復聽入贖○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上惡其觸實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琛但謝過而已不復敢言

三月乙巳大赦○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乃捨身為奴至四月皇太子以下羣臣出錢億萬奉贖還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羣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甲子詔令從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不坐○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為雍州刺史上捨詧兄弟而立綱內常愧之詧兄

四月丙戌同泰寺浮圖災
六月辛巳天有聲如雷及風水相薄之音

大清元年丁卯

正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鈎二月白虹貫日

第亦懷不平督以上衰老朝多秕政以襄陽形勢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折節下士招募勇敢延納規諫所部稱治○湯盤陁國貢方物

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二月庚辰東魏司徒濮陽王侯景率河南十三州地歸降使行臺丁和奉表帝許之○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宏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丁亥耕籍田○三月庚子上幸同泰寺捨光嚴殿講三慧經又捨身如大通故事○甲辰以司州刺史羊鴉仁常和等率兵應援侯景○四月丙子羣臣以億萬奉贖衆默許百辟詣鳳莊門上表請帝帝三荅皆稱頓首○丁亥服袞冕還宮幸太極殿如初即位之禮大赦改元○甲午東魏遣李系來聘○神馬出太子獻寶馬頌○置幽巖寺○立儀香尼寺

二年戊辰

正月朔兩月相承如鈎見西方

正月己亥交州刺史楊瞟司馬陳霸先破屈獠洞斬李賁傳首京師○五月上遣建康令謝挺徐陵聘于東魏以納侯景之故復脩前好○侯景自壽陽徵求朝廷無已又聞與東魏和親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不問臨賀王正德屢得罪於上景遣人結之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且曰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時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异以爲必無此理景自壽陽反以誅朱异徐驎陸驗周石珍爲名异等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甲辰上以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討景景

六月天裂

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輕兵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景由兵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宜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上聞景臨江問策於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使邵陵王綸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己酉景自横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朝廷猶不知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新亭太府卿韋黯屯六門繕脩宮城爲受敵之備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刼掠不復通行赦東西治尚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羊侃副之西與公

七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大春守石頭謝禧元貞守白下韋黯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庚戌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求見實欲觀城中虛實思玉至出景啓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百姓聞景至競入城無復次序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取器甲侃斬數人方止○辛亥景至朱雀桁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大春棄石頭元貞棄白下彭文粲等以石頭城降景○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繞城旣市百道俱攻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門羊侃鑿門穴下水沃火○癸丑景作木驢攻城城上投石碎之又作尖頂木驢侃作雉尾炬以焚之景又執侃子鷟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十一月戊午朔臨賀王正德卽帝位於儀賢堂

十二月戊申天西北裂有光如火

下詔稱普通○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噪流涕衆心粗安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石頭常平諸倉旣盡士卒乏食乃縱士卒奪民米及金帛子女米一石直七八萬錢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邵陵王綸入援京師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圍解必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欲走分三道攻綸綸戰破之景陳兵於覆舟山○乙酉綸進軍元武湖側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爲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乘勝擊綸諸軍皆潰綸收餘兵千餘人入天保寺景焚寺綸奔朱

三年

己巳

三月壬午火守心乙卯太白晝見

王固封莫口亭侯爲丹楊尹

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衡州刺史韋粲聞景亂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司州刺史柳仲禮亦率步騎萬餘人入援○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柳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頓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劉叔允助之

正月丁巳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帥銳卒攻粲粲與子弟俱戰死仲禮往救與景戰于青塘大破之仲禮稍將及景而敗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

廚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以爲薪撤薦飼馬軍士無肴或煮鎧熏鼠捕雀食之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景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僞求和運東城米入石頭於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三月丁卯宮城陷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偉拜呈景啓稱爲姦佞所蔽領衆入朝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上神色不變問勞景景不敢仰視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亦無懼容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乃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上亦爲侯景所制內甚恢不平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

簡文帝

名綱字世纘 武帝太子

大寶元年 庚午

西陽王大鈞爲丹楊尹

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二月侯景遣任約于慶等帥衆二萬攻諸藩景又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攻廣陵三日克之以子鑒爲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景還建康景納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三月甲申景請上禊宴於樂遊苑帳飲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九月乙亥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

二年 辛未

大鈞遇害

武寧王大威爲丹楊尹尋遇害

加殊禮○十月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齊東徐州刺史行臺辛術鎮下邳○十一月侯景徵租入建康衛帥衆度淮斷之燒其稅百萬石遂圍陽平○景自帥衆討楊白華于宣城白華力屈而降○十二月景還建康

三月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閏月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景遁走還營○六月陳霸先引兵發南康進頓西昌○七月丁亥景還建康○辛丑王僧辯督衆軍討景下盜城霸先帥所部三萬人會之屯于巴丘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分三十萬以資之○八月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景尚深陽公主妨於政事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說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景從之乃使謝吳爲詔書使呂季略賫入逼帝書之廢帝爲晉安王出于永福省○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卽帝位且殺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九月王偉說景弑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雋王脩纂進酒於太宗旣醉而殺雋進土囊脩纂坐其上而殂○十一月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卽皇帝位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十二月丁未謝荅仁李慶緒攻建德擒元頵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日乃死

元帝 諱繹武帝第七子即位江陵改元

承聖元年

壬申

侯景平

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

正月湘東王繹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衆咸笑之○三月丁丑僧辯至姑孰侯子鑒以步騎萬人挑戰又以鵃舸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少卻而以大艦斷其歸路大敗之子鑒僅以身免走還建康景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歎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舴艋及海艟以石縋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朱雀街十餘里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將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渡北岸○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丁亥王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陣於西州之西霸先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安陸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卻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景儀同三司盧暉略開石頭城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衝陳不動衆遂大潰景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之子挂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荅仁於吳杜崱入據臺城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

王僧辯爲揚州刺史

儀贊翰無遺○戊子僧辯迎太宗梓宫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僧辯命侯瑱率精甲五千追景○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王未許○四月僧辯啓霸先鎮京口○己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雋腹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將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爲小妻以其兄鵾爲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鵾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葳蕤密圖之景下海欲向蒙山鵾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爲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鵾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鵾以矟刺殺之右僕射索超世在别船葳蕤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納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王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蕤送于齊暴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五月戊寅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九月甲戌恪卒甲申以僧辯爲揚州刺史○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丙子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

六十二

二年 癸酉

正月僧辯發建康陳霸先

八月庚子下詔將還建康御史中丞劉瑴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尚書右僕射王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

帝欲還建業以羣臣議不果

代爲揚州刺史鎭建康九月詔霸先復還京口以僧辯復爲揚州刺史鎭建康

諸王願早從四海之望上令朝臣議之上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爲如何衆莫敢先對朱買臣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陝邊疆非王者之宅願勿疑以致後悔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劉㲄等議○九月庚午詔僧辯還鎭建康霸先復還京口○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僧辯鎭姑孰以禦之○己酉僧辯至姑孰遣侯瑱等築壘東關以待齊師○閏月丁丑瑱與郭元建等戰於東關齊師大敗僧辯還建康

三年甲戌

帝爲魏人所殺

陳霸先復爲揚州刺史鎭建康

三月甲辰以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四月癸酉以陳霸先爲司空○九月魏遣兵五萬入寇江陵○十月辛未帝使李膺至建康徵僧辯爲大都督荆州刺史命霸先徙鎭揚州僧辯遣侯瑱等爲前軍杜僧明等爲後軍○十一月江陵城陷○十二月帝爲魏人所殺王僧辯陳霸先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

敬皇帝

諱方智元帝第九子

紹泰元年乙亥

十二月乙卯太白出東方

正月梁王詧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二月齊主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王僧辯書以爲嗣主沖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允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艫迎接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不敢聞命○三月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丙戌齊克東關斬裴之橫俘數千人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五月王僧辯遣使奉啓於貞陽侯定君臣之禮○庚子遣龍舟法駕迎之○辛丑自采石濟江齊侍中裴英

赴衞送淵明與僧辯會于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侍中○初僧辯與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爲子頠娶霸先女會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石頭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及納貞陽侯霸先遣使苦爭之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惟孝元能復讎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何所爲乎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爲之備霸先因是留旰於京口舉兵襲僧辯○九月霸先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是夜皆發外人皆以爲江旰徵兵禦齊不之怪也○甲辰安都至石頭城北弃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及臥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與子頠帥左右數十人苦戰于聽事前力不敵走登南門樓霸先欲縱火僧辯與子下就執是夜霸先縊殺僧辯父子○乙巳霸先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丙午貞陽侯遜位出就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冬十月己酉晉安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壬子加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十月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王僧辯之甥也僧辯死霸先東討義興嗣徽乘虛將精兵五千襲建康○丙午入據石頭遊騎至闕

下侯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爲戰備㸃旦嗣徽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奔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十一月北齊遣兵五千渡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霸先使徐度立柵於冶城又遣柳達摩以兵一萬頓於湖墅以米三萬石馬千疋濟渡據石頭霸先命侯安都夜襲湖墅燒齊船千餘艘令周鐵虎斷齊運輸○甲辰嗣徽攻冶城柵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大敗○十二月丙辰霸先對冶城立航悉渡衆軍攻其水南二柵達摩拒摧據之霸先督衆軍疾戰縱火燒柵煙塵漲天齊人敗走達摩等合衆軍入保石頭霸先於衛北岸絕其汲路城中諸井無水水一合貿米一升米一升貿絹一疋或炒米而食之達摩謂其衆曰我

太平元年**丙子**	九月龍見於御路自太社至于象魏
	霸先又爲揚州刺史尋爲揚州牧

在北間謠言云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黃背侯景着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不是謠言驗乎○庚申達摩請和霸先僞許之與城外盟約任其將士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門送齊人歸北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主誅達摩○壬戌江寧令陳嗣黃門侍郎曹郎據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

正月戊寅大赦其與任約徐嗣徽同謀者一無所問○癸未霸先遣江旰說嗣徽南歸嗣徽執旰送齊○二月癸亥嗣徽任約襲采石執刺史張懷鈞送于齊○三月壬午詔雜用古今錢○戊戌齊遣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四月丁巳霸先如

梁山廵撫諸軍○五月丙申齊軍至秣陵故城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屯馬牧霸先帥宗室王侯朝臣等立壇於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背約發言涕泗交流士卒感奮○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周文育之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文育斬其驍將鮑砰○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游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纂嚴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生擒齊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兵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于龍尾○丁未齊師至幕府山霸先遣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

盡獲其船米齊軍之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元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霸先引軍自覆舟山東移於郊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日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乃炊飯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混以鴨肉數臠○乙卯未明蓐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莫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

二年 丁丑

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相藉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于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自蘆龍縛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衆軍出南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庚申斬齊將蕭軌等○七月丙子以陳霸先爲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九月壬寅改元大赦以陳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公

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歐陽頠于建康丞相霸先與頠有舊怨釋而厚待之○四月己卯鑄四柱錢一當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一當十丙申復閉細錢○齊遣使請和○八月甲午進霸先爲太傅加黃鉞殊禮贊拜不名九月辛丑進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

十月禪于陳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一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建康表七 起南陳永定丁丑至禎明己酉凡三十三年爲年表

陳 高祖姓陳氏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寔之後本居頴川寔元孫晉太尉準準生匡匡生達永嘉初爲丞相掾隨晉南遷拜太子洗馬出爲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常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焉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高祖即達之十一世孫也少倜儻有大志意氣雄傑好史籍讀書長於謀策明緯候孤虛遁甲又善武藝不事產業家貧每以捕魚爲事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髭生連骨普通中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朱衣四人捧日而至納於高祖口中驚覺腹內猶熱心獨喜之初仕鄉爲里正後進於義興吳興太守蕭映過從之建業映遂用爲吏映領廣州奏高祖爲參軍從令招集士馬高祖率兵大破賊軍梁高祖聞深異之遥授直閤將軍封新枋縣子遣使圖其形貌入觀之旣而蕭映卒高祖送映喪至大庾嶺梁帝詔高祖爲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瞟南討李賁定交阯以功

隋振遠將軍西江督護高要太守侯景作亂高祖厚結豪傑同謀義舉以
救京師侯安都張偲等率衆來附將東下蕭勃聞之使鍾休悅留高祖不
許度嶺言侯景驍雄天下無敵援軍前後無敵當鋒嶺北王侯又已自相
屠戮君之疎外豈可暗投未若且住始興以張形勢高祖泣謂休悅曰君
辱臣死誰敢愛命吾行討決矣物既不能止因令蔡路養等以兵遏高祖
軍高祖大破之於大庾嶺進鎮南康州於贛乃遣使間道往江陵禀承節度
於梁湘東王蕭繹是爲元帝承制授高祖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改封
南野縣伯高祖乃修南康古城居之人常遠望見城上有紫雲氣垂覆左
右深結事之時遷南江州刺史改封長城侯大寶二年六月高祖發自南
康下頓西昌贛石不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爲難自高祖之發水
暴漲高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時有龍見於水濱約高五丈五彩鮮明
軍人觀者大歡慶焉時湘東王遣王僧辯督衆討侯景師次盆城高祖率
戈甲三萬將往會焉高祖聞西軍乏糧乃分三十萬斛米以資西軍是年
侯景廢簡文帝綱而立豫章嗣王棟帝遣長史沈兗奉表於江陵勸湘東
王繹卽位王授高祖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平東將
軍東揚州刺史大寶三年壬申春正月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時王僧
辯亦率軍發自盆城與高祖會於白茅灣共登岸立壇刑牲歃血結盟約
進平侯景詞理悲切淚下霑衣於是平定侯景進鎮京口是歲梁元帝卽

位於荊州使拜高祖爲司空領南徐州刺史元帝爲魏軍所殺高祖與僧
辯共迎立元帝第九子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爲帝入居建康宮承聖四
年夏五月北齊送貞陽侯蕭淵明歸主梁嗣王僧辯納之廢帝爲皇太子
高祖遣使苦諫僧辯僧辯不從往返數四高祖嘗歎乃密與徐度侯安都
周文育等謀部衆攻僧辯大敗就擒遂縊殺之高祖卻廢貞陽侯而復奉
方智爲帝改元紹泰進高祖中外諸軍事加班劍鼓吹明年進位丞相揚
州刺史封義興公太平二年春正月加高祖班劍三十人置丞相別爲以
近承坐廣州刺史蕭勃反泝流而下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之高祖命
侯安都討平之八月進位太傅加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前後羽葆鼓
吹皁輪車九月進加相國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十月戊辰進爵爲
王加二十郡是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副
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懸陳臺百官一依舊式辛未帝禪位
于陳王策命曰惟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並運四節合敘天賜勇智
人挺雄傑憂勿投袂日夜勤王王公卿士莫不傾屬敬從人神之願授帝
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乃命太保王通太尉長史
羣臣固請以梁太平二年冬十月乙亥設壇於南郊卽皇帝位柴燎告天
禮畢輿駕旋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梁太平二年爲永定元年自永

定丁丑至禎明己酉五主皆都
建康合三十三年而併于隋

時 地 人 事

高祖永定元年 丁丑

王沖 領太子少傅加特進
左光祿大夫
領丹楊尹

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爲王加二十郡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縣陳臺百官一依舊式○辛未梁敬帝禪位于陳乃命太保王通太尉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乙亥王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禮畢輿駕旋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先是氣霧雨雪晝夜晦暝至此日景氣清晏詔百官文武進位有差奉梁敬帝爲江陰王居晉陵梁太后爲太妃皇后爲妃以給事黃門侍郎蔡景歷爲秘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掌國機要而尚書惟聽受而已○丙申上幸鍾山祠蔣帝廟○庚辰上出佛牙於杜姥宅設無遮大會帝親出闕前膜拜○詔删定郎治律令是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帶甲十萬欲向建康遣記室宗懍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辛丑上祀南郊大赦乙巳祀北郊○戊午上祀明堂○四月甲子上享太廟○乙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爲江陰王○戊辰重雲殿東鴟吻有紫煙出屬天○辛酉上幸大莊嚴寺捨身壬戌羣臣表請還宮○六月詔司空侯瑱

二年 戊寅

三年 己卯

徐度等討王琳七月戊戌上幸石頭送侯瑱等○詔作太極殿欠一柱忽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自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起部尚書蔡儔兼將作大匠取木以構之○八月辛未詔臨川王蒨西討以舟師五萬發建康上幸冶城寺送之○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許王子晉以厚賂子晉乃偽以小船依艦而釣夜載之上岸入深草中步投陳軍還建康自劾上引見並宥之戊寅復其本官琳滿還湘州詔遣衆軍還建康○癸未衆軍至有大雷○十二月甲午上幸莊嚴寺設無礙大會捨乘輿法駕羣臣備禮奉迎還宮

正月太極殿前有龍跡見○周文育周迪黃法氍共討余公颺豫章內史熊曇朗引兵會之際其萬人文育軍於金口

正月丁酉大赦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六月癸丑熒惑在心
袁樞爲吏部尚書　丹楊尹

公颺詐降謀執文育覺之囚送建康後熊曇朗殺文育而併其軍○五月有司奏舊儀御前殿合服朱紗袍衮冕自今永可爲準○丙寅扶南遣使貢方物○乙亥周文育喪至帝素服哭于朝堂哀慟甚因發疾○六月丁酉上不豫遣太宰尚書左僕射王通以疾告太廟太宰中書令謝哲告太社及南北郊○詔賜尚書令沈衆死○丙午上崩於璿璣殿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時皇子昌在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朝無重臣惟杜稜典宿衛兵在建康章皇后召稜及蔡景歷入宮中定議秘不發喪急召臨川王蒨於南皖適侯安都自還遂與臨川王俱至建康王入居中書省安都與羣臣定議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皇后以

文帝

昌故未肯前今群臣猶豫不能決安都
日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有大功
於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
即按劍上殿白皇后出璽又手解蒨髮
推就喪次遷殯大行于太極殿西階皇
后乃下令以蒨纂承大統是日即皇帝
位大赦○八月甲申葬武皇帝於萬安
陵今縣東南三十里彭城驛側號高
祖○辛酉立皇子伯宗爲太子○乙亥
立太子母沈妃爲皇后○十月王琳聞
高祖殂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
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爲之聲
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瑱侯
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安州刺史吳明
徹夜襲盆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破
之○琳因引兵東下
正月癸丑詔大赦改元賜鰥寡孤獨孝
悌力田粟各五斛○甲寅詔使宣勞四

諱蒨昭烈王長子	天嘉元年庚辰	二月辛卯老人星見
以永脩縣侯擬除丹楊尹		

方○辛酉祀南郊○辛未祀北郊○二
月王琳帥衆舟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
擊柝聞於陳軍齊劉伯球將兵萬餘人
助琳水戰行臺慕容子會將鐵騎二千
屯蕪湖西岸爲之聲勢鎮軍亦屯蕪湖
丙申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
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業瑱
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瑱用
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
拍以擊齊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
觸其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
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爲陳軍
所殺殆盡齊步騎在西岸者自相蹂踐
並陷于蘆荻泥淖中擒劉伯球慕容子
會琳乘艨艟冒陳走湓城乃與妻妾
左右十餘人奔齊○戊戌詔衣冠士族
將帥戰兵陷在王琳黨中者皆赦之隨
材銓叙○三月丁巳江州刺史周迪追

二年

斬賊帥熊曇朗於新淦虜男女萬餘口
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丁巳傳首建
康懸于朱雀觀盡收其宗黨無少長皆
棄市是月驃騎將軍湘川牧衡陽王昌
薨於鮮山江中○四月喪至帝親臨詔
諡獻王立第七子伯信爲衡陽王奉獻
王祀○五月侯安都父文捍爲始興內
史卒官上迎其母還建康母固求停鄉
里乙卯爲置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曉爲
刺史安都子秘纔九歲上以爲始興內
史並令在鄉侍養○六月壬辰詔葬梁
元帝於江寧車旗禮章悉用梁典○八
月戊子詔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
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十二月乙未
詔自今孟春訖于夏首大辟事已款者
宜且申停
正月高麗倭國及百濟並遣使貢方物
○庚戌大赦○十二月太子中庶子餘

壬午

三年

辛巳

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十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始興王伯茂爲揚州刺史

姚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
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從之虞荔自
梁末將母入臺城尋遇城陷情理不伸
由是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及世祖嗣位
除太子中庶子尋領大著作○初高祖
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
異爲南徐州刺史屢遣其長史王澌入
朝澌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
節常懷兩端與王琳潛通琳敗上以沈
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
恪恪敗而退異復上表遜謝時衆軍方
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羈縻之異知朝
廷終將討已乃以兵戍下淮及獨江路
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正月辛亥祀南郊○二月辛酉祀北郊
○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湓城又徵
其子入朝迪且顧望並不至獨豫章太
守周敷先入朝進安西將軍給鼓吹一

九月戊辰朔
日有食之

三年

部將女妓金帛令遣陳寶應以嫂出巳
下深不淬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兵襲
歛欵曬微之又遣兵襲湓城監江州事
華皎遣兵逆擊之上以閩州刺史陳寶
應之父爲光祿大夫子女皆受封命編
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爲妻陰與異
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
爲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常以逆順諷寶
應亦終不從寄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
居東山寺寶應焚其屋縱火者自救之
○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民間專用鵝眼
錢甲子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三月丙子安成王頊自周還建康詔以
爲中書監中衛將軍頊妃柳氏及子叔
寶猶在穰城上復遣毛喜如周請周人
皆歸之○丁丑以安石將軍吳明徹爲
江州刺史督黃法氍周敷共討周迪○
甲申大赦○留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

四年

癸未

三月乙丑朔
日有食之

六月丁未

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康異大
驚奔桃枝嶺於嶺口豎柵以拒之安都
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輿指麾因其
山勢迮而爲堰會潦水漲安都引船入
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
與其子忠臣奔晉安依陳寶應安都虜
其妻子盡收鎧仗而還○八月上遣使
聘齊○十月戊戌詔以軍旅費廣百姓
空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
悉從減削至於百司宜亦省約○
司空侯安都恃功驕橫數聚文武之士
騎射賦詩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
帥多不遵法度每有表啓封訖有事未
盡開封自書之又啓某事及侍宴酒酣
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禊飲謂上曰
何如作臨川王時上不應又再三言之
上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啓
借供帳水飾欲載妻妾於御堂宴飲上

夜白虹兩道出北斗間

重雲殿災

五年 **甲申**

三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月太白歲星合在奎中

雖許之意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牀賓客稱奇重雲殿災安都帶甲而入上惡之後用為江吳二州刺史○五月安都自京口還建康部伍入于石頭○六月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朝堂坐上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乃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宥其妻子資給其喪○七月乙未皇太子納妃朱氏在位文武賜帛有差○是歲初祭始興昭烈王於建康用天子禮

正月辛巳祀北郊○陳寶應據建康晉安二郡水陸為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為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併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昭達追擒之并擒留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尚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聞虞□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既見□之曰管寧無恙以為衡陽王掌書記

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六年 **乙酉**

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癸未大風自西南至纔廣百餘步激壞靈臺候館

正月乙酉皇太子加元服王公已下賜各有差○四月甲寅以安成王頊為司空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上見陵章服嚴肅為斂容正坐時頊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御史引頊下殿上為之免頊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六月周人來聘○七月甲申儀賢堂前架無故自壞○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竄山穴中日月浸久從者亦稍苦之後遣人出臨川市魚臨川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効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

天康元年

丙戌

正月己卯日有食之

廢帝

尚書令安

成王頊為

揚州刺史

正月周遣小載師杜杲來聘○丙子大赦改元○三月己卯以安成王頊為尚書令○上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太子伯宗柔弱上憂其不能守位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四月癸酉帝崩于有覺殿○太子即位大赦○六月丙寅葬文皇帝于永寧陵廟號世祖○十月庚申帝享太廟○十一月乙亥周遣使來弔

正月乙亥大赦改元○辛卯祀南郊大赦○二月辛亥南豫州刺史余孝頃坐謀反誅○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湘州刺史華皎反潛引周兵為援○五月癸巳頊以丹楊尹吳明徹為湘州刺史帥舟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其華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為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為司空遣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總之與皎俱下與周梁水軍戰于沌口量明徹等迎擊之皎等大敗與戴僧朔單舸奔江陵擒元定送建康皎黨四十餘人並伏誅

光大元年

諱伯宗文帝嫡子

丁亥

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二年

正月己亥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揚州牧加殊禮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

戊子

四月辛巳太白晝見六月丁卯彗星見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安成王頊

進位太傅領司徒揚州牧

拜不名○庚子以淳于量爲中軍大將軍○五月丙辰太傅安成王獻玉璽一紐○七月丙午享太廟○八月庚午享太廟○九月新羅林邑扶南國並遣使朝貢將安成王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常在禁中參決庶務而安成王爲揚州刺史左右甲仗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十一月師知仲舉惡安成權重乃陰說帝矯太后令下詔安成可還東府經治州務安成將出毛喜馳入止之曰王今出外便受制於它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不可得也此必師知矯太后之令請覆之安成大懼乃稱疾召師知留與語遣喜入白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出報安成安成囚師知付廷尉獄賜死自是政事大小皆決於安成乃誣慈訓太后逆廢帝爲臨海王遷之藩邸

宣帝

諱頊世祖母弟始興昭烈王第二子

太建

元年

己丑

長沙王叔堅

爲丹楊尹

正月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進文武位一等復太后尊號曰太皇太后沈氏爲文皇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太子皇子叔陵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使御史出四方觀行風俗○辛丑祀南郊○戊午享太廟○二月乙亥耕籍田○七月辛卯太子納妃沈氏王公已下賜帛有差○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自華皎之叛帝心疑之徵爲左衞將軍紇恐懼其部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十月辛未詔遣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壬午享太廟

二年

庚寅

正月丙午享太廟○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母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世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帥酋長迎章昭達

四月己巳太白晝見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三年

辛卯

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四年

昭達倍道兼行至始興紇聞昭達奄至不知所爲出頓湓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上流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紇衆大敗生擒紇送京斬於建康市○三月丙申皇太后崩於紫極殿祔葬萬安陵○閏月戊申上謁太廟○五月齊遣使來弔○十月乙酉享太廟

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徐陵爲左僕射○辛酉祀南郊○辛未祀北郊○二月辛巳祀明堂○丁酉耕籍田○三月丁巳大赦○四月齊遣使來聘○五月丹丹天竺盤盤等國貢方物○癸亥周使納吉鄭詡來聘○八月辛丑太子釋奠於太學○十月甲申上享太廟

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爲左僕射中書監王勱爲右僕射○庚午享太廟

壬辰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八月丁丑景雲見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己亥夜大震

五年

癸巳

二月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斗貫紫微宮

九月壬辰晦夜明

○二月乙酉封皇子叔卿爲建安王○七月遣使如周○八月辛未周使杜杲來聘上謂曰若欲合從圖齊宜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九月辛亥大赦○詔徐度杜稜程靈洗等配食武帝廟庭章昭達配食文帝廟庭○十月辛未周遣小匠師楊勰等來聘○乙酉享太廟

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爲右僕射○庚辰齊遣崔象來聘○辛巳祀南郊○甲午享太廟○二月辛丑祀明堂○三月詔吳明徹爲都督征討諸軍事裴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發自白下明徹由秦郡都督黃法氍由歷陽齊遣軍救歷陽法氍擊破之又遣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蕭摩訶破之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

六年 甲午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四月庚子彗星見

七年 乙未

西陽平郡降甲戌徐槾克廬江城歷陽窘蹙乞降法氍急攻克之辛未詔黃法氍徙鎮歷陽○六月治明堂○十月吳明徹攻壽陽堰淝水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之六七乙巳明徹躬擐甲冑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等送建康梟首朱雀航

正月壬戌大赦江右淮北諸州○壬午享太廟○甲申周人來聘○二月辛亥耕藉田○六月壬辰尚書右僕射周弘正卒○十月丙申周遣御正宏農楊尚希禮部盧愷來聘

正月辛未祀北郊○乙亥左衛將軍樊毅克潼州○辛巳祀北郊○四月甲午享太廟○監豫州陳桃根獻青牛詔遣還民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復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六月丙戌詔從征將士死王事者並日槃宴○乙酉改作雲龍神虎二門○八月癸卯周遣使來聘○閏月車騎大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彭城壬辰敗齊兵數萬於呂梁○丁未幸樂遊苑採甘露宴群臣於苑內覆舟山立甘露寺○十一月甲子南康郡獻瑞鍾一口○是歲殷不害自周還優詔拜司農卿尋遷光祿大夫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九月甘露三降樂遊苑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八年 丙申

正月庚辰西南紫雲見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正月壬申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爲司空○四月己未享太廟○尚書左僕射王瑒卒○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爲恨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

九年 丁酉

七月大風雨震萬安陵華表癸卯震東宮寺直門一女子死十一月己亥晦日有食之

十年 戊戌

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

之職帝曰郎如卿言誰當居此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因爭之卒以總爲詹事總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九月以皇子叔彪爲淮南王叔齊叔文皆爲郡王

正月辛卯祭北郊○二月壬午耕籍田○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伐周○十二月新作東宮成太子徙居之

正月吳明徹圍周彭城爲周人所執封爲懷德公位大將軍憂憤而卒○三月丙子命淳于量爲大都督總水陸諸軍事以備周○乙酉大赦○九月乙巳立

六月大雨震大皇寺刹莊嚴寺露盤重陽閣東樓千秋門內槐樹鴻臚寺府門

十一年 己亥

正月龍見于南兗州永寧樓側池中

叔陵爲大都督總水步衆軍尋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

方明增於婁湖○戊申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王官伯臨盟百官○甲寅上幸婁湖誓衆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十月戊子以尚書左僕射陸繕爲尚書僕射

二月癸亥耕籍田○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八月丁卯上閱武於大壯觀命都督任忠帥步騎十萬陳於元武湖都督陳景仲樓艦五百出瓜步江振旅而還○戊寅上還宮豫章內史南康王方泰在郡秩滿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貨上閱武方泰當從啓稱母疾不行而微服往民間淫人妻爲州所錄又阻人仗抗傷禁司爲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免官削爵王尋而復舊○九月周遣梁士彥等寇淮南仍遣杜杲薛舒來聘○十月以陸繕爲尚書左僕射○十一月辛卯大赦

十二年 庚子

○詔淳于量爲上流水軍都督樊毅都
督北討諸軍事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
皇文奏帥步騎三千趣陽平郡癸卯任
忠帥步騎七千趣秦郡丙午仁威將軍
魯廣達入淮是日樊毅水軍二萬自東
關入焦湖武毅將軍蕭摩訶帥步騎趣
歷陽戊申韋孝寬拔壽陽杞公亮拔黄
城梁士彥拔廣陵辛亥又取霍州癸丑
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大都督總
水步衆軍○十二月乙丑南北兗晉三
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
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
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没于周
○癸酉遣平北將軍沈恪電威將軍裴
子烈鎭南徐州開遠將軍徐道奴鎭柵
口前信州刺史楊寶安鎭白下
正月戊戌以任忠爲南豫州刺史督緣
江軍防事○五月癸巳以尚書右僕射

六月大風吹壞皇門中闥
九月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激三夜乃止
十月甲寅日有食之

十三年 辛丑

九月癸亥夜大風從西南來發屋拔樹

新安王伯固爲都督

揚州刺史

晉安王伯恭爲僕射○八月乙未周鄖
州總管司馬消難以所統九州八鎭之
地來降詔消難爲大都督九州八鎭
諸軍事遣司空賜爵隋公給鼓吹女樂
一部率衆江北援之大軍北伐庚申詔
任忠帥衆趣歷陽陳慧紀趣南兗州戊
辰詔以司馬消難爲大都督水陸諸軍
事庚午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
郡癸酉魯廣達克周之郭默城丙子淳
于陵克祐州城丁亥周將王延貴帥衆
援歷陽任忠擊破之生擒延貴送建康
辛丑以晉王伯恭爲尚書左僕射袁憲
爲右僕射○二月乙亥親耕藉田○三
月戊子隋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
爲吳州總管鎭廣陵和州刺史江南韓
擒虎爲廬州總管鎭廬江隋主有幷吞
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熲熲薦二人故
置於南邊使潛爲經略壬申隋以上柱

大雨雹十二月辛巳彗星見西南

十四年 壬寅

四月自建康至荊州江水色赤如血八月丁酉天赤如火九月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

義陽王叔達

爲丹楊尹

國長孫覽元景山並爲行軍元帥發兵入寇命尚書左僕射高熲節度諸軍○七月徵君馬樞卒樞寓居京口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引爲學士後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有道覺論行於世○十一月隋遣兼散騎侍郎鄭撝來聘正月己酉上不豫始興王叔陵有異志甲寅上殂叔陵抽剉藥刀斫傷太子中項母柳后來救又斫后數下乳媼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免長沙王叔堅搤叔陵叔陵脫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甲登城西門募百姓及諸王將帥莫有至者惟新安王伯固單馬應之叔陵欲據城自守叔堅白柳后遣河南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帥馬

漸移西北乙卯太白晝見

步數百趨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紿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聽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騏驎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欲趣新林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摩訶馬容陳智深刺殺叔陵陳仲華斬其首伯固爲亂軍所殺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爲庶人○帝遺詔庶事務從儉約金銀之飾不以入壙冥器皆令用瓦帝本有恢宏之度時國步初弭創痍未復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而彊弱懸絕適足爲資及周滅齊乘勝而泉略地又至江際自此懷懼既而力修城隍爲扞

後主

諱叔寶宣帝嫡長子

猰之備陵縫曰百年後當有癡人修吾破城者時莫測所從云○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乙丑尊皇后爲皇太后時帝病創卧承香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隋元景山出漢口遣上開府儀同三司鄧孝儒將卒四千攻甑山鎮將軍陸綸以舟師救之爲孝儒所敗涢口甑山沌陽守將皆棄城走○戊辰遣使請和於隋歸其胡墅○隋高熲奏禮不伐喪○二月己丑隋主詔熲等班師○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爲皇太子○六月甲申隋遣使來弔○九月丙申設無礙會於太極殿捨身及乘輿服御大赦

正月壬寅大赦改元○初上病創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上由是忌之○尚書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叔堅有寵日求其短譖之於上於

至德

元年

癸卯

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八月丁卯朔日有食之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十二月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青黃雜色隆隆若雷聲

長沙王叔堅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岳王叔韶爲丹陽尹

太子深封始安王位揚州

是出叔堅爲江州刺史○癸卯立皇子深爲始安王○癸酉遣兼散騎常侍賀徹等聘于隋○上創愈置酒於後殿以自慶引吏部尚書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毛喜于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已醉喜升階陽爲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上醒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彼實無疾但欲阻我權宴非我所爲耳○四月己丑郢州城主張子讓遣使請降於隋隋主以和好不納○辛卯隋遣兼散騎常侍薛舒兼通直散騎常侍王劭來聘劭松年之子也○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爲司空實奪之權○十一月遣散騎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袁彥聘于隋帝聞隋主狀貌異人使彥畫像而歸帝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亟命屏之○十二月乙卯隋遣曹令則魏澹來聘澹收之族也○丙

二年

甲辰

正月甲子日有食之

刺史

南平王嶷

會稽王莊

位揚州刺史

岳陽王叔慎

為丹楊尹

辰司空長沙王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為厭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帝囚于西省將殺之叔堅曰臣本心無它幾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新利國遣使朝貢

正月丁卯分遣大使巡省風俗○五月以吏部尚書江總為僕射○秋七月丙寅遣散騎常侍謝泉等聘于隋○乙卯將軍夏侯苗請降于隋隋主以通和不納○立皇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賜帛有差孝悌力田為父後者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五石○冬十一月壬戌隋主遣兼散騎常侍薛道衡等來聘戒道衡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是歲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僊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窓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僊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事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為龔貴嬪侍兒上見

而恍之得幸生太子深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內外結連縱橫不法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必曲爲文飾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以明閑吏職大被親幸又薦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有吏能上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常苦不給客卿奏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歲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益以施文慶爲知人小大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

三年

乙巳

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八月戊子老人星見

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材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將帥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文慶文慶畏範以爲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致覆滅

豐州刺史章大寶在州貪縱朝廷以太僕卿李暈代之暈將至大寶襲殺之舉兵反遣其將楊通攻建安不克臺軍將至大寶衆潰逃入山爲追兵所擒夷三族斬大寶傳首京師○秋七月庚申遣散騎常侍王話等聘于隋○九月隋使李若等來聘○北地傅縡初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累遷至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受高麗使金上收縡下獄縡獄中上書指陳帝荒淫云云恐東南王氣自

四年 丙午

禎明元年 丁未

正月乙卯地震

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斯而盡帝殺之○十一月詔修孔子廟○辛巳奉長于大赦○高麗百濟使來朝貢

夏四月己亥遣周墳等聘于隋○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爲會稽王○秋八月隋遣散騎常侍裴豪等來聘○九月幸玄武湖肄艫艦閱武宴羣臣賦詩○十月以江總爲尚書令謝伷爲尚書右僕射

正月戊寅大赦改元○二月遣兼散騎常侍王亨等聘于隋○四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楊同等來聘○十一月甲午隋主如馮翊親祠故社戊戌還長安是行也內史令李德林以疾不從隋主自同州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及還帝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初隋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末曰想彼統內如宜

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時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必以爲常猶豫之頃我乃濟師又江南儲積非地窖因風縱火焚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高勱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乎命大作戰船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又

二年 戊申	夏四月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緣淮至于青塘

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其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太市令華不得志乃上書極諫末云如不改紘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即日斬之○孫瑒宅在青溪東大路北西臨青溪溪西即江總宅瑒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及卒江總為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世以為榮

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為東陽王恬為錢塘王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周羅睺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散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下詔出師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乙酉帝幸莫府山大獵稅舟山蔣山松柏木冬月常出木醴後主以為甘露之瑞

兩岸數日自白死隨流入江○五月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如火大數升自天墜鎔所墜隆有聲如雷鑄鐵飛出牆外燒人家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奔淮暴溢漂沒船舫又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三尺無頭又蔣山

俗呼為雀傷又有神人自稱老子遊於都下與人言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後主自夢黃衣圍城有血霑階至臥床頭而火起又有狐入其床下捕之不見以為妖精○太子允性聰敏然頗有過失沈后又無寵張孔二貴妃日夜構后及太子之短孔範之徒又外助之○五月庚子廢太子允為吳興王立始安王深為太子帝初欲張貴妃子深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袁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輒言廢立帝卒從徵議帝欲廢沈后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冬十月帝遣王琬許善心聘于隋留客館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于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劉仁恩由江陵王世積由蘄春韓擒

衆鳥鼓翼拊膺曰柰何帝柰何帝又府城無故自壞又青龍出建陽門井中湧赤霧地生白黑毛又天風拔朱雀門又

虎由廬州賀若弼出廣陵宏農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高熲爲晉王元帥長史王韶爲司馬軍中事皆決焉十二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衆隋軍臨江高熲謂薛道衡曰今兹大舉江東必可克乎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頻析烝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及隋軍臨江諸防戍船艦悉還都下江中無一鬭船上流諸軍鎮兵士皆阻楊素舟師不得下後主聞隋軍臨江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人再至皆摧沒彼何爲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逮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東宮學士張譏進諫請停內宴以調軍事後主大怒明年隋平陳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一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二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建康表八

起隋開皇己酉至周顯德己未凡三百七十三年爲年表

時	地	人	事
隋 文帝 諱堅姓楊氏襲封隋公周靜帝時位相國大冢宰進爵隋王受			

開皇九年正月朔賀若弼自廣陵濟江先是弼多買陳船匿之以弊船百艘置瀆內陳人信爲內國無船又緣江防人交代必集廣陵於是張旗幟列營幕陳人恇惑既知防人交代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諠譟故弼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克之○戊辰陳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爲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爲監領軍遣南豫州

周隋開皇九年滅陳遂爲正統

九年己酉

末年甲子

九年平陳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

石頭城置蔣州

廢丹陽郡併秣陵建康同夏三縣入江寧

郭衍爲蔣州刺史

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庚午弼拔京口執刺史黃恪擒虎進攻姑孰拔之執樊遜及其家口將元遜將吉祥六十艘於白下遊弈以禦六合兵弼擒虎軍南北並進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廣達屯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弼攻京口摩訶請兵逆戰陳主不許弼至鍾山摩訶又請乘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又不許任忠請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陳主又不能從明日欻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摩訶曰從來行陳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通於摩訶妻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力戰隋師退走者數四弼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大潰員明擒摩訶任忠馳入臺城見陳主言敗狀陛下好住臣無所用力矣由降擒虎於石子岡引擒虎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袁憲勸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從後堂景陽殿將投于井憲苦留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閉閤而坐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爲

變害召入屯朝堂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城再拜慟哭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後主呼視之叔寶惶恐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高熲先入建康熲子德弘爲晉王記室廣使德弘馳詔熲所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由是恨熲○丙戌晉王廣入建康斬施文慶沈客卿陽慧朗徐析暨慧景於石闕下以其皆爲民害王頒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晉王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文武宣三陵各給五戶看守之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

王韶鎮石頭

書招上江諸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上江皆平豫章等諸郡太守亦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並平蕩耕墾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修整陳人至者如歸帝御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二百餘人宣詔勞之賜封長城侯文武若能才擢用陳境之內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十年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

以蔣州刺
史郭衍爲
洪州總管

近鶩駭於是越州高智慧蔣山李稜等舉兵反自稱大都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亦數千執縣令或抽其腸或臠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詔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之智慧等敗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後斬智慧於泉州餘黨悉降江南大定素遂班師○十一年春正月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之○十三年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遇漸薄○十八年夏四月癸卯以蔣州刺史郭衍爲洪州總管

煬帝
諱廣
元年乙丑
末年丙子

大業初置丹陽郡有蔣山
一江寧
當塗溧水

恭帝
諱侑
義寧一年
丁丑

越王
諱侗
皇泰一年
戊寅

唐高祖

武德元年煬帝在江都荒淫益甚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楊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虞世基等皆以爲善

姓李名淵受隋禪

元年戊寅

末年丙戌

武德二年

置揚州東南道行臺

尚書省

杜伏威爲揚州刺史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東南道行臺尚書令封吳王賜姓李氏

右候衛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還長安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桐客毀謗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楊宮將徙都之時江都從駕多關中久客思鄉至是多謀叛歸而宇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帥驍騎殺帝於江都○武康沈法興爲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弑逆遂舉兵以討化及爲名比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毗陵餘杭丹陽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二年沈法興既克毗陵謂江淮之南指撝可定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數敗伏威稜繼敗子通即位於江都國號吳丹楊賊帥樂伯通帥衆

三年以江寧溧水二縣置揚州析置丹楊溧陽安業三縣更江寧曰歸化以句容延陵二縣置

茅州

伏威入朝

輔公祏爲揚州刺史

萬餘降之子通以爲左僕射○三年六月詔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爲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是歲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庱亭元超敗死法興棄毗陵奔吳郡於是丹楊毗陵等郡皆降子通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祏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闞稜王雄誕爲之副公祏度江攻丹楊克之進屯溧水子通帥衆數萬拒之公祏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爲前鋒又使千人踵其後而擊之子通敗走公祏逐之王雄誕又以其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通大敗江南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楊○六年七月壬子淮南道行臺輔公祏反初杜伏威與公祏相友善公祏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畏敬與伏威等伏威

六年復爲揚州又以延陵句容隸之省安業入歸化更歸化曰金陵

忌之乃署其養子闞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陰奪其兵權公祏知之怏怏不平與左遊仙陽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楊令雄誕典兵爲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祏爲變伏威既行左遊仙說公祏謀反乃詐爲伏威書疑雄誕有二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祏因奪其兵論以反事雄誕不從遂縊殺之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於丹楊國號宋修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仙遊爲兵部尚書越州總管○乙丑詔襄州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李靖以交廣之衆趣宣州黃君漢出譙亳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祏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曰此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illegible]之

七年平輔公祏更名蔣州置金陵縣廢東南道行臺九年廢都督徙治江都更名金陵曰白下延陵句容

趙郡王孝恭由東南道行臺爲揚州大都督李靖爲府長史

衆皆悅服○九月戊子輔公祏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政通寇壽陽○七年孝恭擊公祏別將於樅陽破之○二月孝恭攻公祏鵲頭鎭拔之○三月戊戌趙郡王孝恭克丹楊先是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孝恭帥李靖李世勣等進師慧亮等堅壁不戰李靖曰公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爲不少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楊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孝恭以羸兵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公祏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

太宗 元年丁亥 末年己酉	貞觀七年 更白下曰江寧縣	隸潤州丹揚溧水溧陽隸宣州 襄邑王神符檢校揚州
高宗 元年庚戌 末年癸未		

之公祏至句容從兵能屬者纔五百人走至武康爲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祏送丹楊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以孝恭爲東南道行臺右僕射孝恭廢行臺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八年十二月以襄邑王神符檢校揚州大都督始自丹揚徙州府及居民於江北

天后 元年甲申 末年甲辰	

光宅元年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李敬業貶柳州司馬及弟盩厔令敬猷免官盩厔尉魏思温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温爲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刺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則天

以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敬業魏思溫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攻潤州執刺史李思文後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將入海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首來降餘黨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楚潤三州平○陳敬論曰敬業若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宜為叛逆不敗何待○天授元年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為納言

中宗	睿宗	元宗	肅宗
元年乙巳 末年己酉	元年庚戌 末年壬子	元年壬子 末年乙未	元年丙申 末年壬寅
		開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江寧縣為望縣	

上皇入蜀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永王璘領四道節度使璘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為之謀主以為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

至德二載

正月十六日以潤州江寧縣置江寧郡

乾元元年改爲昇州

至德元載

[illegible]封

丹楊縣子

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數璘歸覲于蜀璘不從上召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以高適爲鎭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甲辰璘擅引舟師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 江南東路采訪使李希言牒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璘分兵遣將襲之○至德二載二月璘敗死其黨薛鏐等皆伏誅李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睽不如及兵鋒未交早爲去就不然死於鋒鏑永爲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奔江寧○乾元元年十二月甲辰置江西道節度使○二年顏眞卿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眞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爲生事非短眞卿召還爲刑部侍郎○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

乾元元年

置浙江西道節度兼江寧軍使領昇潤宣歙饒江蘇常杭湖十州治昇州後尋徙治蘇州

乾元

以昇州刺史[illegible]爲浙江西道節度使兼江寧軍[illegible]等十州治昇州

展領淮西節度副使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節度使王仲昇使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名應謠請除展方握強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鎭就之上從之以展爲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展疑延恩詐之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謀解峘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引兵渡江與潤州刺史韋儇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景山屯徐城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入廣陵李峘以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州多

乾元二年浙江西道觀察處置都團練守捉及本道營田使更[illegible]

上元元年劉展陷昇州

乾元二年顏真卿拜浙西節度使治昇州旋召還為刑部侍郎

侯令儀爲浙西節度使昇州刺史

張旗鼓若將趨北固者如是累日峘悉
鋭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
下蜀峘軍潰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軍
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不克而遁
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群棄
城走昌群遣其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
陷昇州以宗犀為潤州司馬丹陽軍使
使昌群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初
上命平盧都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
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
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
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
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及彭城敕神功
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
千拒之選精兵二千度淮擊神功於都
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
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度江神功入廣
陵及楚州大掠城中地穿掘略徧○二

代宗

元年癸卯 末年己未

上元二年浙江西道觀察使徙治宣州罷領昇州

寶應元年四月十五日[illegible]

大歷十二年浙江西道觀察使罷領丹楊軍使

侯令儀棄城走劉展以姜昌群領昇州刺史宗犀為丹楊軍使

年正月辛亥神功先遣范知新等將四千
人自白沙濟趨下蜀鄧景山等將千人
自海陵濟東趨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
三千人軍於瓜州壬子濟江展將步騎
萬餘人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
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
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州而范
知新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
引兵逃入海展不從遂更帥衆力戰將
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餘黨
皆平平盧大掠十餘日

德宗 元年庚申 末年甲申

西年合浙江東西道爲都團練觀察使建中元年分浙江東西道都團練觀察爲二道二年合浙江東西二道觀察置節度使治潤州尋賜號鎮海軍節度

韓滉爲浙江東西節度使貞元元年以韓滉爲江淮宣慰副使

建中四年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聞朱泚作亂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淮南節度使陳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十一月議者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有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臣請以百口保滉又曰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江東豐稔願面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至關中上曰善即下泌章令韓皐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因言關中闕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皐至滉感泣即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皐留五日即日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獻二十萬斛

順宗 一年乙酉

憲宗 元年丙戌 末年庚子

節度使韓滉 滉築石頭

李錡遣兵治石頭城 李錡爲節度使

元和二年夏蜀既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慰勞錡雖署判官王澹爲留後實無行意遷謀反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蘇常湖杭睦五州鎮將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城

穆宗 元年辛丑 末年甲辰

長慶二年竇易直爲浙西觀察使

三年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

敬宗 元年乙巳 末年丙午

文宗 元年丁未 末年庚申

大和九年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爲賓客分司

武宗 元年辛酉 末年丙寅

會昌四年十一月升句容縣爲望縣

宣宗 元年丁卯 末年己卯

懿宗 元年庚辰 末年癸巳

僖宗 元年甲午 末年戊申

光啓三年復以上元句容溧水溧陽四縣置昇州

昭宗

大順元年張雄爲昇

景福元年楊行密破孫儒復入揚州自此有國於淮南升撫金陵○天復二年

元年己酉
末年甲子

州刺史
景福二年馮
宏鐸爲昇州
刺史兼武寧
軍節度使
天復二年封楊
行密爲吳王
行密以李神
福爲昇州刺史
三年行密以
刺史神福爲
淮南行軍司馬
秦裴爲昇州
刺史未幾改
洪州制置使

封行密爲吳王○六月朱全忠軍于號
縣武寧節度使馮宏鐸介居宣揚之間
常不自安然自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
寧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募宏鐸工人
造戰艦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
堪久用今無之頵曰第爲之吾止須一
用耳宏鐸將馮暉顏建說宏鐸先擊頵
宏鐸從之帥衆南上聲言攻洪州實襲
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辛巳頵
帥舟師逆戰于葛山大破之宏鐸收餘
衆沿江將入海行密恐其爲後患遣使
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常服升宏鐸舟
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宏鐸淮南節度副
使館給甚厚行密以李神福爲昇州刺
史○三年楊行密承制以昇州刺史李
神福爲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
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

○田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
神福自鄂州東下頵遣使謂之曰公見
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
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爲上將義不以
妻子易其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
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
皆感厲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
戰神福陽敗引舟泝流壇建追之神福
復順流擊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
敗戌申又戰于皖口壇建僅以身免頵
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
城而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
告行密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漣水
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
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頵爲
濛所敗奔還宣州後臺濛克之行密以
李神福爲寧國節度使神福以杜洪未
平固辭不拜○天祐三年楊渥以昇州

刺史秦裴爲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後拔洪州虜匡時等五千人以歸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以裴爲洪州制置使

景宗　元年乙丑　末年丙寅

五代

梁

太祖

姓朱名晃　元年丁卯　末年[illegible]

開平元年以楊行密子渥爲宏農王子隆演世襲至乾化二年徐溫等推隆演爲吳王徐溫自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養子知誥爲防遏樓船副使治昇州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溫爲鎮海軍節度使

開平三年三月徐溫以金陵形勢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爲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乾化二年宣州觀察使李遇乃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溫自牙將秉政內甚不平常言徐溫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redacted]宣州溫使玠說遇入見新王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溫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爲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揮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于宣州昇州副使徐知誥爲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李遇少子爲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溫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閉門請降溫使再用斬之并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溫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以是特愛之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爲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奇之辟爲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翃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腹心

末帝

諱瑱　元年乙亥　末年壬午　晉滅之　貞明五年楊隆演卽吳國王位置百官僭用天子禮改元武義　龍德元年楊溥襲僞位改元順義

元年僞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爲管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爲巡屬軍國庶政參決如故知誥留廣陵秉政

貞明二年吳昇州刺史徐知誥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溫行部至昇州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彥謙勸溫徙鎮海軍治所於昇州溫從之徙知誥爲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宋齊丘密言於知誥曰三郎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卽之官三郎謂溫長子知訓也溫以陳彥謙爲鎮海節度判官溫但舉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四年徐知訓爲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爲朱瑾所殺溫入朝于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知誥嚴可求具陳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吳劉信攻虔州不能克使人說譚全播取質納賂而還徐溫大怒杖信使者授其子英彥兵三千曰汝父據上游之地將十倍之衆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昇州牙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劉信聞溫言大懼引兵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譚全播奔雩都追執之○嚴可求屢勸徐溫以次子知詢代知誥知昇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爲楚州刺史可求旣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六年僞吳宣王見徐溫父子專政遂成寢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爲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在今日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十一月吳金陵城成陳彥謙上費

唐

莊宗

姓李名存勗

元年癸未

末年乙酉

用之籍徐溫曰吾既任公不復會計悉焚之

同光元年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以吳王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代之以泰章爲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州號稱壯士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爲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爲自辨以彰朝廷之失○二年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徐溫自金陵來朝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爲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因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溫謝罪請斬之王曰太過乃[redacted]撫[redacted]

明宗

諱亶

元年丙戌

末年癸巳

天成二年楊溥僞即帝位改元乾貞二年改太和六年改天祚

三年八月徐知誥廣金陵城二十里且營宮城以備吳主遷都不果

溫卒吳以知誥爲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總錄朝政如溫故事

天成二年十月吳徐溫卒初溫子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嚴可求及徐玠亦屢勸爲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不已溫欲勸吳王稱帝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凶聞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四年八月吳武昌節度使李簡以疾求還江都癸丑卒于採石徐知詢簡壻也擅留簡親兵二千人于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徐知誥以柴再用爲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爲濠州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長興元年十月吳左僕射嚴可求卒徐知誥將出鎮金陵乃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爲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秉政每與宋齊丘議機事一堂既高且敞徹屛去障置

一火爐於堂閒灰而不燃知誥齊丘終日處其堂閒爐閒坐火筯各執其一畫灰成字口終不言人莫知其所爲圍爐而散虛室闃然唯爐灰而已今抑溝孝先菩薩院是其堂也○二年十一月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鎮金陵以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留江都輔政十二月癸亥知誥至金陵○三年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四年宋齊丘勸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九月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爲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宋齊丘事吳守員外郎上策勸農桑曰徵民稅宜虛擡時價以折紬絹及錢課調于時朝議喧然詞齊丘此策虧損官錢不少阻之齊丘貽書知誥知誥曰此

潞王

諱從珂

元年甲午

末年乙未

晉滅之

二月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大火吳太和中徐知誥典金陵鍾山之陽積飛

僞吳以徐景通爲節度副大使

勸農之上策也行之自是江淮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

清泰元年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王二月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衙周宗言於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愜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己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爲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吳詔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屢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備己丑復入府舍○七月知誥召右

蜈尺餘厚有數十倍白晝聚首昭之盡

十月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

僕射宋齊丘還金陵以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十月吳主加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十一月知誥召其子景通還金陵爲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以次子景遷爲左僕射參知政事留江都輔政○二年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誥命尚書郎陳覺輔之謂覺曰吾少年時與宋子嵩論議好詰難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輔之耳○布衣錢亮寓居金陵唐季天祐中嘗謂人曰金陵王氣復興當有戊申生子應運於此建都後吳帝命徐知誥由典斯郡亮謂之退謂左右曰建業之地復興帝都即郡守是也徐溫聞有斯言徙知誥它郡溫自治之廣

晉

高祖

石敬瑭元年丙申末年壬寅天福二年即吳天祚三年楊溥禪僞位于徐知誥遂據金陵自此有國江

吳主天福元年[illegible]齊王徐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爲西都知誥改金陵爲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始建太廟社稷

唐主以齊王璟爲昇揚二州牧

宮嘗閱布城池以厭之亮又曰此乃僭之主也溫亡知誥受禪於金陵建帝都昪即戊申生也亮之言驗矣昪於是封亮爲霸國先生

天福二年十二月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宏祚彊之不得已帥諸將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埽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二年春正月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爲妃知誥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黟人周廷玉爲內樞使自餘百

南知誥本姓李以徐溫養以爲子遂冒徐姓既受吳禪明年復姓李氏更名昪國號南唐改元昪元六年李景襲僞位改元保大

唐昪元六年歲壬寅十一月丁丑溧水縣天興寺桑樹生木人

官告如吳朝之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二月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璪如西都冊命齊王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后○三月丙申更名誥立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七月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八月吳[illegible]令謀老病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癸丑令謀卒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冬十有一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元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唐主宴羣臣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丙申以吳張延翰張居詠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不改丁酉加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爲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愠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云臣爲布衣時陛下爲刺史今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它州斥逐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三年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預政事唐主荅以省署未備○吳讓皇固辭舊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爲言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爲丹楊宮以李建勳爲迎奉讓皇使壬戌唐主徙讓皇居丹楊宮○齊丘復

自陳爲左右所間唐主大怒齊王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王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王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六月或有獻壽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自有常刑安用此爲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徐玠曰歲非急務不可從唐主然之○九月壬戌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十一月吳讓皇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皇帝○四年唐羣臣江王徐知證等累表請立宗廟唐主許之又請主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己卯唐主爲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昇詔百官議二祧合享禮

○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證等請亦姓李唐主不許○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唐主將立齊王璟爲太子固辭乃以爲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尚書事昇揚二州牧○五年唐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卻之○唐主立齊王璟爲太子兼大元帥錄尚書事璟固辭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如太子禮○十一月壬寅唐主大赦詔中外奏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衛士孫智求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唐主巡東都○乙巳唐主命齊王璟監國光政副使陳覺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規貪殘丙午罷仁規爲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庚戌唐主發金陵至江都唐主欲遂居之以冰凍漕運不給乃還十二月丙午至金陵○唐主性節儉常躡蒲

蹙盤頰用鐵盎簪則寢於青葛幃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麤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稱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宅賦斂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爲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七年唐左丞相宋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其二省事並取齊王璟參决齊丘視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丘稱疾請罷省事從之○齊丘既罷省事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王宴酒酣齊丘曰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游客干朕今爲三公亦

齊王

諱重貴

元年癸卯

末年丙午

漢滅之

李景嗣唐

傳位改元

保大

金陵尹燕王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

足矣乃與人言朕烏喙如何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齊丘上曰臣實有此言臣爲游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殺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嵩平日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丙午以齊丘爲鎮南節度使○唐主自爲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爲昇元條三十卷行之○開運三年南唐滅閩

天福八年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爲嗣宋齊丘亟稱其才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璟以是怨齊丘唐主幼子景逷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誚讓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逷雖幼而慧可以爲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唐主嘗夢吞靈丹旦

而方士史守冲獻丹方以爲神而餌之
浸成躁急嘗以藥賜李建勳建勳曰臣
餌之數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
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
有辨論中理者亦斂容慰謝而從之○
給事中常夢錫言陳覺馮延已魏岑皆
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蕭儼
表稱陳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感寤未及
去會疽發背秘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
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
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璟曰吾餌
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
夕殂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
孫晟恐馮延已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
后臨朝稱制李貽業以爲姦令詐也晟
懼而止馮延已延魯俱在元帥府草遺
詔聽民買男女意欲自買姬妾蕭儼駁
曰此非大行之命延已嘗有此請於先
帝臣曰陛下昔爲吳相民有鬻男女者
爲出府金贖而歸之故遠近歸心今即
位而反之可乎先帝斜封延魯疏抹三
筆持入請求諸宮中果得延魯疏然以
遺詔已行竟不之改○唐元宗即位大
赦改元保大以齊王爲太保兼中書令
周宗爲侍中唐主以爲先朝勳舊故順
人望召爲相政事皆自決之馮延已延
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陳覺與查
文徽更相汲引侵蝕政事唐人謂覺等
爲五鬼○唐主緣烈祖意以天雄節度
使兼中書令金陵尹燕王景遂爲諸道
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景達爲副
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立
長子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
不敢爲嗣更其字曰退身○冬十月唐
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
遇賢以通事舍人金陵邊鎬爲監軍鎬

用虔州人白昌裕爲謀主擊張遇賢遇賢
祓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
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
賢棄衆奔別將李台知神無驗執遇
賢以降斬於金陵市○唐侍中周宗年
老恭謹自守齊丘百計傾之宗泣訴於
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既而陳覺被疎
乃出齊丘爲鎭海軍節度使齊丘忿懟
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從之仍
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
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
王公而憤邑尤甚○開運元年唐主決
欲傳位於齊燕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
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幸已敕齊
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
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蕭
儼極論不報賈崇扣閤切諫唐主感悟
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羣

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
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
唐主怒貶舒州觀察使○二年八月唐
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丁亥唐先鋒
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
主延政降十月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
爲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
十二月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
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
草萊不厭衆心[illegible]使景達自至青
陽召之○三年[illegible]齊丘爲太傅兼
中書令但奉朝請不預政事以昭武節
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馮
延巳同平章事○初唐主置宣政院於
禁中以翰林學士給事中常夢錫領之
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
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
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

漢 高祖 劉暠 元年丁未 末年戊申		

錫隴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觀察使○後主淫於浮圖氏嘗有二人繼踵而諫一人獲徙三年一人獲流罪欽州汪渙上書云臣今第三諫也若以前諫得罪比之臣合於流上加等至死臣是以將一命納在昌朝臣聞梁武帝之事佛也刺血寫經散髮與僧踐捨身爲寺奴屈膝禮和尚及終也餓死於臺城之下今陛下事佛雖未見有此臣恐它日猶不得如梁武臺城之事後主覽書曰此敢死之士擢以昭文館校書郎

天福十二年唐主以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爲鎮南節度使又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爲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隱帝 諱承祐 元年己酉 末年庚戌 周滅之		
周 太祖 郭威 元年辛亥 末年甲寅 二年建業災焚廬舍營署踰月乃止		

乾祐二年唐主復進用魏岑吏部郎會稽鍾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始以辨慧得幸參預國政二人皆恃恩輕躁雖不與岑爲黨而國人皆惡之

廣順元年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嘗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初掌城鎮將成師朗將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爲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之屬及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楊繼勳攻湖南

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爲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顔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成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顔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二年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邊鎬覺之出兵格鬭朗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别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能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唐司徒致仕李建勳卒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上免爲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

世宗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謚曰恭孝○三年唐草澤邵棠上言近游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恐其有南征之意宜爲之備○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唐欲罷貢舉知制誥徐鉉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乃復行之○唐保大十一年境內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明年三月民大饑疫死太半下令郡縣煮粥賑之饑民食者皆死城內外傍水際積尸臭不可行○南唐保大中有給事中唐鎬忽一日改易巾幘低巾短柄以皁薄漆紗爲之唐主見而美之曰雅矣官寮士庶擧圖効之柄之長者不踰三寸紗之薄者纔露頂髮時謂青紗幞頭唯袁州隱士易元象依舊高冠長柄人或笑其不入時樣元象曰低巾短柄國家不祥

世宗

柴　元年乙卯　末年己未　庚申歸于皇宋

之兆不忍劾之明年周世宗度淮闕主稱臣唐祚衰微前言驗矣顯德二年唐主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已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十一月乙未周主以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十二將伐唐唐人聞周兵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以劉彥貞將兵二萬趣壽州同平章事皇甫暉爲應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以殷崇義爲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柴母者吳將柴再用之妻唐刺史柴克宏之母保大中周師北入越人東侵命將帥拒之逡巡未決柴母上表臣妾長男克宏堪任指使樞密李徵古奏曰此人雖良將之子素無聲■觀之乃常常之人請勿用柴母又上表曰臣妾故夫再用佐吳立大勳妾見克宏舉止動靜有父風也若用之必能集事如不勝任甘受族誅嗣主召克宏以見詢之謀策克宏曰周師北入倚隔長江馬鞭雖長未能及腹越人東侵咫尺畿甸臣請舉兵東向先擣越人然後北渡長江取安淮甸嗣主然之授以萬衆翌日出兵嗣主勑曰司天監奏出兵利南門及出兵克宏取宅門而出勑騶騎讓之對曰南門屬火臣本姓柴火能焚柴兵家所忌是以不敢嗣主曰眞良將必捷矣至毗陵大敗越人斬馘獻俘不可紀數嗣主復授克宏衆北渡長江未及淮壖中途而卒或曰徵古以前言之失忌而酖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茶藥金

銀器繒錦牛酒謁德明素辯口上知其
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
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它國與朕止
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
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
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
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
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
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謁德明戰
栗不敢言○太祖奏唐天長制置使耿
謙降獲芻糧二十餘萬○蔣令坤攻唐
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唐主遣使
求救於契丹何繼筠獲而獻之○唐主
復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
書奉表入見云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
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
聲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
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

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
不服又獻金銀器羅綺○唐主使李德
明孫晟言於周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
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
罷兵周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請
歸白唐主許之遣供奉官安宏道送德
明歸金陵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
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
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
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
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
復上表謝德明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
主不悅宋齊丘等因譖德明賣國求利
斬德明於市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
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
諸將欲擊之○太祖皇帝曰吾兵不滿
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寡矣不如俟
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

趣六合○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兵盡矣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為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四年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十一月李重進破唐濠州南關城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本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禀命然後出降帝許之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繼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以濠州降○五年唐改元中興○周取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唐主遣陳覺奉表至周

崇帝

名景訓世宗子卽位百餘日遜位皇宋

僭唐李景改元交泰又改中興皇宋初去僭號改江南國王

見周兵之[illegible]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遣其屬劉承遇如金陵○帝諭以[illegible]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四月唐主遣馮延己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庚戌敕淮南節度使[illegible]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illegible]○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唐主內懼未嘗遣使至其國五月己酉始命馮延魯鍾謨使于唐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曆○唐主以金陵去周纔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游集羣臣議徙都之○七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九月唐太子宏冀卒有司引漸西之功謚曰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二

武宣[illegible]容尉全椒張洎上言太子之德
主[illegible]孝敬今謚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
愼德也乃更謚曰文獻擢洎爲上元尉
是歲我
太祖皇帝登極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三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建康表九

國朝建隆以來爲年表

少保馬亮序

金陵古之名地也昔周大王長子避位奔江南百姓從而君之自號勾吳太伯吳亡於越越亡於楚楚亡於秦其間千餘年不常厥居秦有天下置三十六郡涉歷兩漢其地尚屬丹楊郡三國時孫權始建都邑晉室渡江宋齊梁陳因之無遷易焉隋滅陳而禪唐至元宗時乃爲昇州唐祚告絶五代繼

立當是時也九州分裂海內橫流擅其地而稱霸王者非一江淮則楊氏據之而都廣陵李氏承之而都金陵憲章紀律惟李氏可採金陵則輒號江寧府矣

聖宋開基混一區宇後主以開寶八年乙亥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城陷歸

闕金陵復爲昇州至丙午歲凡三十二年且牧守一十七人慮年代寖遠好事者無以詰其姓名余忝守郡條職參史氏故爲題名記欲使往者來者得以顯其名位到罷月日庶幾乎千載之下知

皇宋之有人焉

時	地	人	事
建隆元年 庚申			李昇爲楊行密將徐溫養子後唐天成二年溫卒昇僭號後唐昇卒景襲位至上即位以書諭之○三月景進賀登極絹二萬匹銀一萬兩長春節御服金帶金器一千兩銀器五千兩綾羅錦綺一千匹○七月貢乘輿服御物又貢賀平澤潞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紈千匹絹五千匹○十一月上征李重進景遣使犒師復遣子從鎰置宴 上使諸軍習戰艦於迎鑾景懼甚小臣杜著僞作商人來歸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池州文學亦來奔景益懼 上命斬著於下蜀市配良隷廬州牙校景少安然終以遜弱遂決遷都之計

二年 辛酉

二月景使賀長春節○己卯遣通事舍人王守正使江南勞還都也是月景遣南都城邑迫隘欲誅始謀者樞密使唐鎬發病卒六月景殂於南都七月以喪歸金陵子從嘉卽位改名煜○句容尉張佖上書陳十事煜嘉納擢爲監察御史○八月徐邈奉其主景遺表來上○九月一日煜遣馮謐來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綾羅繒綵三萬匹仍上手表陳敍襲位之意　上優詔荅之○戊子遣鞍轡庫使梁從義如江南弔祭賜絹三千匹○十月唐主以皇太后山陵遣韓熙載田霖來助葬○丙申命王仁贍使江南以煜新立申慶賜也煜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爲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鄧王從鎰爲司空南都留守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至九品日二員侍制內殿各上封事三兩條時有才

高位下者私喜其言得達而迄莫施行衆遂失望○十二月煜追尊其父爲皇帝廟號元宗

三年 壬戌

四月乙未詔奉使江南者毋得將其所用錢過江北雖通職貢然亦增修戰備○七月二日煜遣翟如璧謝賜生辰國信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綺綾羅一萬匹

乾德元年 癸亥

十一月十八日煜貢賀南郊禮畢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賀冊南畢絹萬匹

二年 甲子

二月二十八日煜貢助改葬安陵銀一萬兩綾絹各萬匹別貢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事○十一月三十日煜妻周氏卒遣作坊副使魏丕弔祭

三年 乙丑

二月二日煜貢長春節御衣二襲金酒器千兩錦綺羅縠各千匹銀器五千兩十四日又貢賀收復西川銀五萬兩絹

四年丙寅		
五年丁卯		

五萬匹十月煜母鍾氏卒遣染院副使李光圖充弔祭使

七月煜上言占城國使入貢道出臣國遣臣犀角一株牙二株白龍腦三十兩蒼龍腦十斤乳香千斤沉香三千斤煎香七十斤石亭脂五十斤白檀香百斤紫礦五十斤豈蔻二萬顆龍腦三斤精鄉五十斤蘇花簟四領占城孤斑古緤二段闍婆褐偃鴉國古緤一段闍婆沙鴉古緤一段繡古緤一段繡木織布五匹沙剣錦繡古緤一段以其物來上詔曰遠夷述職欽我文明經行既歷於彼邦贄聘遂修於常禮頗持信幣遠至上都深認忠勤卽宜收領今後更有禮幣不須進來○煜以郢院稍之鹽供將茶二十萬斤納於建安軍詔給價錢

開寶元年戊辰		
二年己巳		
三年庚午		
四年辛未		

二月二十一日煜請依乾德四年例納茶給錢從之

六月煜以車駕北征使弟從謙來貢茶藥器幣查元方掌從謙牋奏　上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于館多遜奕棋次謂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盡藩臣之禮不知其它多遜曰孰謂江南無人

十一月煜遣弟鄭王從善爲郊禋來朝貢始去唐號改印文爲江南國印賜詔名呼名從之先是煜以銀五百兩遺丞相趙普普告于　上上曰此不可不受普叩頭辭讓　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

七年 甲戌	六年 癸酉	五年 壬申

外寄賚白金如遺晉數江南君臣聞之
皆震駭服　上偉度
三月　上旣平廣南欲經理江南因從
善入貢遂留之煜大懼是月始損制度
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爲左右內史府
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
林爲修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從善爲
南楚國公從鎰爲江國公從謙爲鄂國
公宮殿悉去鴟吻○閏二月以李從善
爲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　上使從善
致書風煜歸朝煜不從但增歲貢而已
南都留守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用
計間煜遂殺仁肇

上命有司造大第號禮賢宅以待李煜
及錢俶先來朝者賜之乃相繼遣梁迥
李穆使江南諭旨令煜入朝煜托疾不

八年 乙亥

至　上決意伐之乃命曹彬及潘美伐
江南彬等入辭　上謂彬曰南方之事
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
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
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
色○十月九日煜進絹二十萬匹茶二
十萬斤買宴絹萬匹錢五千貫御衣金
帶金銀器用數百事聞將舉兵故有是
獻○十三日又貢銀五萬兩絹五萬匹
以王師傳其城櫂而來告○閏十月丁
卯彬敗江南二萬餘衆於采石磯擒楊
收孫震等獲戰馬三百餘匹江南無戰
馬朝廷每年賜百匹至是驅爲前鋒驗
其印記皆朝廷所賜也都守將自荊南
以大艦幷黃黑龍船跨江爲浮梁試於
石牌口○十一月詔移采石磯繫纜三
日而成不差尺寸初江南人樊若冰舉
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魚采石

八年
乙亥

以江寧府爲昇州以蕪湖繁昌廣德三縣隷宣州以青陽銅陵二縣隷池州

楊克遜十一月知昇州軍州事兼管當江南諸州水陸轉運使

江上以羅度江廣狹詣闕陳取江南策上令學士院召試賜及第如若冰之策造大艦爲浮梁以濟師至是用之王師如履平地煜初聞之謂此兒戲耳乃遣杜彥華督水軍萬人杜眞領步軍萬人逆王師彬等敗之於新林寨獲樓船戰櫂三十餘艘○十二月又敗江南軍五千餘人於白鷺洲生擒一百三十八人金陵始下令戒嚴

初江南後主卽位夢羊陞武德殿御牀意甚惡之及金陵之陷補闕楊克遜知昇州首坐此府○正月彬又敗江南軍於新林港口斬首三千級獲船六十餘艘吳越王錢俶拔常州利城寨敗江南軍生擒二百五十八人馬八十疋來獻又遣田欽祚敗江南萬餘衆於溧水斬僞都統使李雄等十七人初李景之割江也雄爲江南義軍首領拒周有功歷袁江二州刺史至是爲統軍使戒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是役也雄父子八人偕死凡同行者亦殺曹彬等敗其衆數千人於白鷺洲拔昇州關城江南軍千餘人溺死守陴者遁入城○三月又敗其衆於江中生擒五百人○四月又敗其衆於秦淮北○六月又敗其軍二萬餘衆於昇州城下奪戰艦數十艘○九月降潤州統命行營都監丁德裕爲常潤等州經略巡檢使○十月劉遇等破江南軍三萬餘衆於皖口生擒僞將朱令贇并獲戰櫂都虞候王暉等獲戎器數萬○十一月又敗其軍五千人於城下彬等進攻金陵初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曰豈限此一衣帶水邪率所部先濟江南兵大敗煜復出兵泝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鄭賓等七人王師

入境國主弗憂曰於後苑引僧道誦經講易不恤軍事師傅城下累日猶不知時宿將皆死前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年少國主委以兵柄繼勳初無効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不敢發後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旌旗滿野始大懼遂殺繼勳自此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出張洎等實專之也於是遣使召朱令贇令贇自湖口擁衆入援號十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入奏且請增造戰船以襲令贇　上曰此非救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卽稍逗留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贇獨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步軍都指揮使劉遇急擊之令贇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衆

大潰生擒令贇等金陵獨恃此援於是孤城愈危矣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得長將以守劉澄舊事藩邸國主尤親任之乃擢爲潤州留後澄至鎭無固志吳越兵初至堤命盧絳自金陵部舟師八千來救時澄已懷翼者且啓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攻之澄不從閉金陵圍急遂以城降潤州平徐閒愈急始遣徐鉉來入貢求緩兵大臣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　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旣而鉉至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言　上徐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還尋復入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　上怒按劒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可容它人鼾睡乎鉉皇恐而退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圖來上　上祝之指北寨

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人必夜出兵來寇兩軍去語曹彬併力速成之不然將爲所乘矣彬承命自督丁夫掘塹塹成江南人果夜出兵襲北寨彬等縱其至徐擊之皆殲焉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勢愈窮蹙 上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鬭李煜一門切毋加害於是彬每緩攻冀遣人告煜曰某月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一日彬忽稱疾諸將問疾彬曰諸公若共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遂焚香約誓彬稱疾愈○十一月二十七日城陷彬整軍至宮城煜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彬慰安之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皆賴彬保全府庫委轉運使按籍一無所問及還舟中皆圖籍衣衾而已捷書至羣臣入賀 上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卽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大赦江南僞署文武官釐務者並仍舊令呂龜祥詣金陵籍煜圖書赴闕下得六萬餘卷○九月以昇州東南路行營都監内客省使丁德裕爲常潤等州經略巡檢使

九年 丙子 十月 太宗皇帝		

正月辛未曹彬遣翟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及子弟官屬等四十五人來獻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 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乃封煜爲違命侯而錄用其子弟大臣召見徐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它 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書也洎頓首

即位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

置江寧府上元縣都監寨

二年丁丑

二月克遜赴闕賈黃中以禮部員外郎知州事

請死日書責臣之所爲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宅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　上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詔諸軍虜得人口七歲已上官給絹人五匹收贖其七歲已下兒女並給付其主無得隱藏○李繼隆善馳驛日走四五百里征江南嘗往來覘兵勢　太祖欲拔用謂曰昇州平時持捷書來當厚賞汝繼隆奏曰金陵破在旦夕臣在途中遇大風天地晦冥城破之兆也翌日捷書至　太祖召謂曰果如汝所料除莊宅使

李煜至京師天下減罪並如建隆四年四月德音○取蔣山大鐘置太平興國寺即唐興龍寺也

江南轉運使樊若冰言於昇州出銅處置官鑄錢即改鑄鐵錢爲農器以給流民之歸附者

三年戊寅

四年己卯

五年庚辰

五月黃中除知制誥劉保勳以戶部郎中知州事十月保勳赴闕[illegible]以樞密副承旨知州事

賞黃中知昇州府舍有一室封記具全黃中至州啓之得李氏珠寶數十櫃皆未著于籍者即表上之　上曰非黃中則亡國之寶汚法害人矣賜錢三十萬

六年辛巳

七年壬午

八年癸未

昇人才衍上疏請禁淫刑　上悅之

上謂張齊賢曰江左初平民間不便事一一條奏齊賢曰舊以錢爲幣今改用

雍熙元年[甲申]
二年[乙酉]
三年[丙戌]
四年[丁亥]

三月[illegible]赴闕尚書比部員外郎直史館[illegible]知州事七月[illegible]為江南轉運副使九月尚書水部郎中[illegible]知州事

銅錢此最不便　上曰漢時吳王即山鑄錢江南多出銅為朕經營之初李氏歲鑄六萬貫自克復增冶匠然不過七萬貫○二月詔先禁江南諸州民家私蓄刀劍甲鐙違者論其罪

夏四月遣使賑江南饑

端拱元年[戊子]
二年[己丑]
淳化元年[庚寅]
二年[辛卯]
三年[壬辰]

七月[illegible]改知福州九月屯田郎中[illegible]有終知州事

正月有終改知廣州以侍御史[illegible]文正知州事

三月文正改知越州以権易使長洲刺史[illegible]知州事

年	干支		官守	事蹟
四年	癸巳			
五年	甲午	置上元縣淳化鎮	六月欽祚赴闕尚書虞部郎中高象先知州事十二月象先赴闕以兵部員外郎郭[illegible]知州事	江寧人秦傳序以開州監軍死事其子夷泝峽求其父尸至夔州船覆而死世以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 上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為殿直賜錢十萬
至道元年	乙未		三月[illegible]改知越州四月李[illegible]以西京作坊使知州事	九月詔給江寧府每月係省酒三石
二年	丙申		十二月[illegible]改知洪州	
三年	丁酉		三月宋[illegible]以西京左藏庫使知州事	除昇州今年秋稅旱故也
咸平元年	戊戌		[illegible]赴闕十月以西京左藏庫使張維美知州事	江東轉運使陳靖請除江南二稅外沿征錢物一十四事
二年	己亥		六月維美卒八月以給事中呂祐之知州事	
三年	庚子			江湖都巡檢使楊允恭奉于昇州詔昇州賜錢二十萬絹百匹又以錢二十萬帛五十匹給其家
四年	辛丑		三月以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illegible]知州事	
五年	壬寅			

建康志卷十三

六年癸卯

景德元年甲辰

九月召知信赴闕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馬亮知州事

寇準已決親征之議王欽若以虜寇深入密言於上請幸金陵 上復以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 上乃止後 上駐蹕韋城羣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 上宜且避虜鋒者 上又問寇準準曰虜寇迫近四方危急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

二年乙巳

改陶吳鋪爲金陵鎭

十月亮加工部郎中

亮務求人瘼輕揚之風忿鷙成俗失意相讎乘風縱火申命伺察動無隱漏大殲惡少仍絶震驚偕國遣區藩儀未緝來庭之會器服不充于城東北卽僞朝德昌宮故地後遂鈆粉往往在焉公撰日虎役依神致禱掘坎丈丈得余二百餘斤得之從繕百萬以備供帳鮮然有

三年丙午

置秣陵鎭于江寧縣

徐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亮挍之極厚直謂曰寺丞它日必至眞宰合其數子出拜曰願以老夫之故它日得在陶鑄之末

四年丁未

八月亮赴闕以禮部尚書張詠知州事

上以詠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著聲績不當從小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眞定使自擇詠辭不就又問金陵欣然請行

詠召溧陽令蕭楚材食楚材見几案有一絶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淮南閑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弟一字之師也

夏四月昇州火遣使振䘏之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江淮旱及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二年己酉

三年 庚戌

爲治道言哉○入內供奉官鄭志誠自
茅山使還言昇州見黃雀飛蔽日往往
從空而墜又聞空中若水聲 上曰是
何異常而州不以言也因出書示王旦
曰此皆民勞之兆若守臣知人疾苦防
於未然則可免禍今張詠在彼吾無慮
矣城中多火詠廉得不逞之人潛縱燔
爇者斬之由是遂絕○四月詔抽昇州
雜犯配軍揀選移配淮南州軍有少壯
堪披帶者卽部送赴闕當議近上軍分
安排如不願量移及赴闕者聽○五月
二十八日召輔臣於崇政殿北廊觀茅
山池中所獲龍作觀龍歌復送于茅山
池中

州民以詠秩滿願借留卽授工部尚書
令再任仍賜詔褒獎○給昇州公用錢
歲千貫舊制五百貫時詠知州故優之
○八月六日以昇州亢旱火災遣內侍

四年 辛亥

八月張詠兼
江南東路安
撫使兼提舉
兵甲巡檢捉
賊公事
知州兼安撫
使始此

撫問軍民犒設將校耆老及薦禱名山
大川神祇有益於民者

殿直范延貴押兵過金陵詠問曰沿途
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貴以萍鄉邑宰張
希顏對詠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縣
境橋道完田野闢市無賭博吏鼓分明
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固
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日同薦於朝
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閤門祇候皆
爲能吏○五月詠言當州水陸要衝多
有兇惡之輩放火爲盜累犯惡跡者請
並許刺配充軍○詔葺江寧府太平興
國寺及寶誌塔殿○八月 帝將祀汾
陰屬江淮不稔令諸路各帶安撫使乃
命知昇州張詠兼江南東路安撫使仍
出手札諭詠等轄下州軍雖不係災傷
去處亦常安撫無令惰農扇搖逃移凡
民田未收及低下不至旱損處並具析

五年壬子		九月詠赴闕以樞密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薛映知州事	收放分數以聞詠上言臣守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牒案檢從之○詠頭瘍甚飲食則楚痛增劇御下急峻資僚少不如意者動加詬詈通判成悅為吏勤事而詠性躁果悅嘗以法規正無所阿順詠不禮焉人頗少之詠累求分務西洛壬寅命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薛映代之授樞密直學士仍令馳驛以往詠既還不能朝謁即命知陳州映至昇州言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不得蠲 上覽奏憮然曰此豈朝廷所知耶遂詔諸州條上悉蠲之 上覽昇州奏謂輔臣曰當時申伐彼方所以持久者蓋 太祖約束曹彬不許殺人故也○薛映乃唐中書令元超八世孫好學該博典藩府其治嚴明吏不敢欺每五鼓冠帶黎明據案決事寒暑無一日異○詔樞密院詳定寬恤軍人須合配者並降填以次軍分從昇州張詠之請也○遣知制誥陳堯咨致告加寶誌謚曰真覺大師
六年癸丑			賜天禧寺額曰長干寺
七年甲寅			
八年乙卯		十月敏改差知揚州以尚書工部侍郎馬亮知州事再至	亮言往歲有同年臧永赴官儀表謂臣曰若不生還以遺孤為託未幾永卒詰得其子幾數歲收育於家既長妻以幼女願賜釋褐振其遺緒 上嘉亮之信義以臧國華試將作監主簿
九年丙辰		十月亮知揚州十一月保信軍節度使丁謂知州事	詔定七十二公國號以言假故吳人追封丹陽公

天禧元年丁巳	置常寧鎮于句容縣	六月十一日謂言城北後湖旱租租五百五十餘貫乞特與減放從之○改長千寺爲天禧寺號塔曰聖感○八月十五日詔昇州將山太平興國寺歲度僧二人給米百石
二年戊午	以昇州爲江寧府建康軍節度治上元江寧二縣	二月三日以皇子壽春郡王爲江寧尹充建康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進封昇王八月十一月宰臣三上表請昇王爲皇太子
三年己未		五月謂赴闕九月以少府監薛顏知府事
四年庚申		
五年辛酉		十月謂赴闕以尚書右丞集賢院學士馬亮知府事三五 初亮將代去夢舌上毛生有僧解曰舌上毛生剃不得嘗再任至是果移知江寧府鹿鰲展及年晡如歸耄耋多存邑搭相慶林逋寄詩云金陵土著多蒙賴分野三逕見福星
乾興元年壬戌		
天聖元年癸亥		正月亮差知廬州三月以刑部尚書王欽若知府事八月欽若赴闕閏九月光祿卿王隨知府事 六月欽若言溧水縣有朱砂已差人取掘進呈并燒試水銀一百一十三斤見在三等朱砂四百八十七斤未敢起發上京今來即進無朱砂苗脈詔更不採取見在朱砂水銀候閏綱上京○宰相馮拯病 太后有復相欽若意欽若自江寧府有奏至 太后因取 上所作飛帛書王欽若三字置湯藥合中遣中使賜欽若且口宣召之輔臣皆不與

用欽若至閤門始命中書徙知潤州王隨代欽若隨在江寧會歲大饑時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隨罷不聽曰民饑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粟而私價遂平宅郡計口以糴者不能自足輒多流死○處士侯遺於茅山營書院教授生徒積十餘年自營糧食隨奏徵於茅山齋糧莊田內量給三頃充書院贍用從之

二年 甲子

三年 乙丑

八月隨赴闕授給事中權知審刑院九月以尚書刑部侍郎李迪知府事

四年 丙寅

江寧府童子夏錫幼能爲文召試賜出身

五年 丁卯

七月迪改知兗州以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馬亮知府事四至

甃義井于城南天禧寺側

亮累上表忝歷四任年踰七十懇求致政歸老肥上奉 勅特授守太子少保致仕仍支全俸及加一子官就差知廬州合肥縣事別降 聖旨如將來亮要上京本州借人船津送優眷恩渥朝野榮之

六年 戊辰

七年 己巳

亮守太子少保致仕[illegible]府州四月六日[illegible]事太后怒張士遜除刑部尚書出知府事

初曹利用得罪士遜嘗爲解其事 帝以士遜東宮舊臣乃進秩知江寧府

八年庚午

九月四日召士遜赴闕　十月二十六日以給事中滕涉知府事

詔江寧府知府自今並與三司判官轉運使副使一等上差遣

九年辛未

涉卒

明道元年壬申

四月以光祿卿李若谷知府事

上元縣主簿吳嗣復為館閣校勘仍詔館閣校勘自今須召試毋得陳乞〇江淮旱蝗官發廩米為糜以哺流民江寧府觀察推官元絳職其事躬自給視饑病者數萬皆得以濟府上其事召見除祕書省著作佐郎

二年癸酉

四月若谷改差充淮南江浙荊湖都大制置發運使〇內寄宏示

舊制集賢院學士在京始給實俸於是若谷以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而自請之壬辰詔在外者亦給實俸遂著為令

參知政事[illegible]罷爲禮部尚書知江寧府不至尋改亳州八月十二日給事中李若谷知府事

景祐元年甲戌

四月二十六日若谷赴闕二十九日尚書刑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陳執中知府事

四月二十三日若谷言乾元節常年進奉銀一千兩絹一千匹伏緣當府不產銀只是配買累歲災傷人民貧困已將省庫見管土產紬絹二千匹上進候豐稔依舊買銀進奉詔令後買銀並依市價不得虧損人民　二十五日將作監丞國子監直講張元用言先是江寧府學助教欲乞致仕詩於本府學居住詔守本官歸江寧府說書

二年乙亥

十二月二十一日執中移知揚州

三年丙子

二月樞密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張若谷知府事

四年丁丑

十一月若谷赴闕　右諫議大夫盛京知府事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四月二十七日京赴闕　給事中鄭向知府事

京守江寧天資仁厚不忍以法繩下而吏化服亦不忍欺以事其去既久閭巷猶思之

康定元年庚辰

慶歷元年辛巳

三月二十六日向改知揚州　八月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葉清臣知府事

二年壬午

三年癸未

四月七日清臣赴闕　十八日右諫議大夫劉沆知府事　九月十二日沆除龍圖閣直學士

蘇頌知江寧縣建業承李氏後版籍賦輿皆無法制每有發斂府移追擾吏絡繹於道頌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治訴旁問鄉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某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爲神明又爲刻革蠹弊更設條教簡而易行諸縣取以爲法它日諸令長造門領縣式拜廷下謝曰此皆獲免追擾皆公之賜

四年 甲申

移知潭州十二月十二日右諫議大夫楊告知府事

也民有忿爭者至誠喻以鄉黨宜相親善意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往往謝去或至半道思公言而歸縣以大治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皆於部吏少許可及觀公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

湖南蠻賊初動差知昇州劉沆發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諫官歐陽修言沆守方面不可動○諫官余靖言昇州僧寶寺塔為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宜戒懼以荅天意尋聞遣人於塔基掘到舊瘞舍利內廷看畢送還本寺許令士庶燒香瞻禮道路傳言謂舍利在內庭光怪臣恐巧佞之人因此推為靈異昔梁武帝造長干塔時舍利亦嘗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視此可以鑒矣

五年 乙酉

十月一日告卒十一月十五日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illegible]知府事

附入修必被差為編修唐書官必言史出衆手非是卒辭之

六年 丙戌

七年 丁亥

二月二十二日[illegible]月[illegible]赴闕以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張奎知府事

先是營兵謀欲為亂正月江寧府治火府佳有變閉門不救一府盡焚上怒聞甚又以諫官言江寧上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府寺悉焚宜擇材臣繕治之進張奎為諫議大夫知府事至則簡材料工府居立全鉏姦植巨惡刑並施不踰年江表稱治

八年 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四月十七日[李]赴闕以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張][方平]知府事

十一月[方平]移知杭州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月初三日右諫議大夫[皇甫泌]知府事[始帶提轄][本路兵甲]

詔江寧府帶提轄本路兵甲盜賊公事兼屯禁兵

四年壬辰

四月[泌]赴闕二十三日[劉][湜]以天章閣待制知府事

上謂輔臣曰頃江南歲饑貸種糧數十萬斛且屢經停閣而轉運司督索不已如聞民貧不能盡償其遣使安撫遠方無由上達其蠲之

五年癸巳

七月二十三日[湜]轉戶部郎中就差知廣州九月十二日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向傳式]知府事

至和元年甲午

二月庚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論宰臣陳執中言朝廷差除動守規範執中實罔在手率意卷舒如劉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最處煙瘴重難之地而湜被命遠行待制之職仍舊及向傳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既是優安近便之任乃轉傳式龍圖閣直學士此執中悖謬宜罷免者也

二年乙未

嘉祐元年丙申

九月十八日[illegible]赴　闕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illegible]知府事十二月二十日[illegible]赴　闕授右司郎中知開封府

二年丁酉

二月二日尚書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illegible]知府事八月[illegible]除知[illegible]諫議移知蘇州九月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illegible]知府事

十月二十二日審官院言勘會江寧府等是京府及安撫使都鈐轄分領州郡其差通判欲今後並以知州資序人差充任滿無公私過犯候到院與陞半年名次從之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

翰林學士胡宿言　陛下建國江甯於昇偕次列國非所以重始封之地宜進昇為大國無得封從之

[illegible]江甯[illegible]馬給事十二月[illegible]改右諫議大夫移知河中府

程顥主上元簿攝邑事均田塞隄及民之政為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詳見本傳

五年庚子

二月三日工部郎中知制誥王[illegible]知府事四月移知陳州六月右正言充龍圖閣待制[illegible]知府事

六年辛丑

四月九日[illegible]改翰林侍讀學士

七年 壬寅

二月二十四日司農卿[illegible]知府事六月二十九日[illegible]赴闕

右司員外郎直史館[illegible]知府事十月十三日[illegible]以禮部郎中移知滄州

以左諫議大夫[illegible]知府事

八年 癸卯

治平元年 甲辰

四月十六日給事中天章閣待制彭思永知府事

江寧府舊日多火災自思永至悉去未嘗作人以書祠德政之蹟

二年 乙巳

十月十九日思永赴闕爲御史中丞

二月十七日右諫議大夫[illegible]知府事十一月二十七日[illegible]赴闕爲尚書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

召簽書江寧節度判官孫昌齡爲殿中侍御史

三年 丙午

[illegible]知府事

四年 丁未

二月十六日[illegible]改戶部郎中五月二十八日赴

上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起爲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邪有要邪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吳奎曰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肯入謝意以爲韓琦抑己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眞輔相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

熙寧元年戊申

閤尚書工部 備見其臨事迂闊用之必紊紀綱公亮
熒惑聖聽非臣也 上未審奎垂言
郎中知制誥之癸卯詔安石知江寧府敕謂安石必
辭及詔到卽詣府視事或曰公亮方薦
王安石知府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安石既受命知
事十月二十 江寧 上將復召用之嘗謂吳奎曰安
三日安石赴 石負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甚高
事恐迂闊 上弗信於是卒召用之遂除
閤孫思恭知 思恭上言地震由 八盛由知江寧
府事 府 十月三日詔巡使臣差兵卒一
百人駐劄江寧府龍安港等處捍船三
兩隻移巡檢廨宇止絕盜賊
四月二十八 中復至江寧府時屬部鄭兵詣巡警者
日以龍圖閣
直學士左諫 皆刻輒共拘縛鞭之及獄具乃不應死
議大夫吳中
復知府事 中復以便宜戮其首餘悉配流奏著于令

二年己酉

五月十九日中
復移知眞定府
八月二十六日
以尚書兵部員
外郎知制誥錢
公輔知府事

上批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外要守正
之名內懷朋姦之實所入章疏與面奏
事前後反覆不一落職知江寧府上元
縣○四月二十三日學士院試江寧府
推官劉摯策論稍優詔充館閣校勘○
十月二十一日詔江寧府織羅務自來
差內侍監當自今並三班差人 上語
輔臣曰以課利場務不欲令少年宦者
與聞故有是詔○十一月九日詔江寧
府錄事參軍係繁難去處今後差職官
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充其料錢數多貧
序不該請者並支錢十五千

三年庚戌

四年 **辛亥**	五年 **壬子**	六年 **癸丑**
公輔移知揚州六月八日以尚書工部郎中充集賢殿修撰**沈起**知府事	二月二十三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傅堯俞**知府事 閏七月二十六日分京東武衛軍權駐泊江寧府議者以東南兵籍寡少多以盜賊爲言故遣戍焉	二月二十九日**堯俞**移知河陽四月十八日以右諫議大夫**沈立**知府事

七年 **甲寅**	八年 **乙卯**	九年 **丙辰**
六月十五日**立**移知宣州安石出知府事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觀文殿大學士特進吏部尚書**王安石**會綴中書門下班依舊提舉修撰經義知府事再至 ○賜江寧府常平米五萬碩修水利	三月一日**安石**赴　闕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六月以祠部郎中直史館**葉均**知府事 始安石薦韓絳及惠卿代己惠卿既得相恐安石復入遂欲閑其塗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至惠卿數與絳忤絳乘間白　上復相安石　上從之惠卿聞命愕然翌日　上遣御藥院劉直方齎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赴　闕	安石之再入也多稱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　上亦滋厭安石所爲故又出判江寧安石悵辭丐以本官領宮觀　上遣內侍梁從政齎

十一月均赴
闕以左僕射
門下侍郎平
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王安
石罷政判府
事尋爲集禧
觀使

詔獎諭須視事乃還從政留建康累月
安石請不已許以使相爲集禧觀使又
累辭使相乃以本官爲觀文殿大學士
領觀使○復故歸田里王安國爲大理
寺丞江寧府監當命下而安國病死矣
○初安石築室於白門外七里去蔣山
亦七里餘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
謁安石于金陵寓止於佛寺行香廳會
同天節太守葉均遣白吳生還出吳生
不肯行香畢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
後慢罵不止轉運毛沆判官李琮不平
牒州遣二卒逮吳生吳生奔安石家二
卒至門下讙爭不已安石叱二卒去葉
均聞之杖二卒而與毛李請謝安石唯
唯不荅夫人於屏後叱均沆等不止及均
等出適還中使至撫問安石回日首以此
奏於是葉毛李皆罷而以呂嘉問爲守又
除王安上提點江東刑獄還治所於金陵

十年
丁巳

十月四日尚書
司封郎中直龍
圖閣元積中知
府事十一月六
日積中移知洪
州十二月一日
司封員外郎直
昭文館呂嘉問
知府事

元豐
元年
戊午

九月十六日
嘉問移知潤
州十月十五
日尚書都官
員外郎孫昌
齡知府事

安石言江東轉運判官何琬下[illegible]寧府
禁勘臣所送本家使臣俞遜等盜錢物
事已經年呂嘉問到任根治累月案始
具今深恨俞遜緣異故加以論訴不干
已罪如琬所言則是嘉問爲臣治遜獄
事有姦臣與嘉問親厚交私而已如此
則臣與嘉問常負疑謗不能絕琬等交
結誣罔望特指揮以江寧府奏劾遜事
下別路差官重勘詔下兩浙運司鞫之

二年 己未

五月二十七日呂嘉問移知潤州七月十九日以太常少卿直龍圖閣元積中知府事再至

○九月二十九日都進奏院準傳宣取索自九月以後下江寧府文字令具名件詔應官司不著事目發過文字並供檢納中書有挾帶書簡亦盡錄同申臣僚所發私書委開封府下逐家取副本或無底令追省鈔錄申繳奏時嘉問既互奏不法事既奏幾至而嘉問辨論紹上以為有從中報嘉問者故詔索所發私書考實也

三年 庚申

六月二十三日積中得請杭州洞霄宮八月十七日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孫坦知府事當月二十三日赴闕十月初七日龍圖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劉庠知府事

知諫院舒亶言中書檢正官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其壻王潙之所業示臣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其商英乞手簡二紙并潙之所業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府江寧縣稅初亶為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累年商英為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反陷商英士論惡之○蘇軾謫居黃州後移汝州過金陵見王安石甚歎軾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舉手兩指示軾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

四年辛酉

五年壬戌

三月十日太中大夫龍圖閣待制陳繹知府事

發運司言江東轉運司去冬並不計置糴納糴乞取問判官郟亶詔轉運司專以經理財用供辦歲計爲職今亶曠弛如此宜令發運司選官勘罪先是亶數上書獻均稅圖 上以亶不修職事專務求奇希功久欲罷黜故因勘之

六年癸亥

六月二十日繹移知建昌軍八月五日以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呂嘉問知府事六月移知應天府

陳繹免除名勒停追太中大夫落龍圖閣待制知建昌軍子承務郎彥輔衝替繹坐前作木觀音像易公使庫檀像私用乳香買羊虧價爲絹三十八匹彥輔坐役禁軍織木綿非例受公使庫饋送而報 上不實也

七年甲子

九月三日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王安禮知府事

五月庚申詔中書舍人蔡卞給假一月令往江寧府省視安石疾病六月二十日集禧觀使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賜報寧爲額

八年乙丑

四月安禮遷太中大夫五月改資政殿學士

上聞安石疾命中使甘師顏賜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異即以金施之定林僧令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 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取甘師顏常例安石嘗柬惠卿有無令 上知一語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帖上之 上問熙河歲費之實於王韶安石諭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叩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安石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

元祐元年丙寅

十二月七日安禮移知揚州十八日龍圖閣待制蔡卞知府事

六月罷吳革江東轉運判官先是判官三員革替齊諶而劉拯尚在任時有詔止除一員故也

二年 丁卯

三年 戊辰

安石既病有以邸吏狀覘安石適報司馬光拜相安石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命姪防取其日錄焚去防以宅書代爽後 朝廷因蔡卞請下江寧府王防家取日錄以進蔡卞方作史乃假日錄盛誇事實文致姦僞盡改元祐所修 神宗正史 安石在金陵聞 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役法愕然曰亦罷至此乎

四年 己巳

正月十一日[illegible]移知揚州四月朔以朝奉大夫集賢殿修撰[illegible]知府事五月十三日[illegible]赴闕六月以龍圖閣待制[illegible]知府事

江寧府司理參軍鄆州州學教授周穜上書請以王安石配享 神宗皇帝正言劉安世翰林學士蘇軾劾罷之

五年 庚午

六年 辛未

七年 壬申

二月十三日[illegible]赴闕四月二十一日左朝議大夫直龍圖閣[illegible]知府事七月三日[illegible]赴闕八月十一日左朝奉大夫充天章閣待制[illegible]知府事

二月上元縣漢秣陵尉蔣子文祠賜額曰惠烈初孫權爲子文立廟鍾山封蔣侯改鍾山爲蔣山

四月八日[illegible]知鄧州十月五日左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illegible]知府事

八年 癸酉
二月八日[illegible]丁母憂四月二十八日左朝散大夫寶文閣待制[illegible]知府事

紹聖元年 甲戌
二月八日[illegible]改知瀛州
天章閣待制何正臣知府事自正臣始凡知府事者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
左司郎中張商英坐與[illegible]盖衙交通論添差監江寧府稅務

二年 乙亥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知府事
六月庚申從敕令所言江寧府江寧上元縣並行酒禁法[illegible]十月監稅張商英差權知[illegible]

三年 丙子

四年 丁丑
龍圖閣待制陳[illegible]知府事
九月一日江寧府奉詔遣茅山道士劉混康詣闕詔轉運司賜混康錢百緡為路費

元符元年 戊寅
朝奉郎直祕閣呂升卿知府事
王旄王旃進狀言父安國冤抑詔元祐指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王旃差監江寧府糧料院○四月召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吉觀國試中宏詞

二年 己卯
[illegible]集賢殿修撰知府事七月[illegible]授寶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十一月[illegible]授端明殿學士知府事旨[illegible]京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
侍御史陳次升等論京卞交結近習蹤跡詭祕自除邊帥即懷怨望力丐宮祠假寵不行願正典刑以警在位

三年 庚辰

建中靖國元年 辛巳
鄭[illegible]甫以直秘閣知府事

崇寧元年 壬午
陳祐甫以直秘閣知府事

二年 癸未
降授宣德郎朱彥知府事

三年 甲申
顯謨閣待制王漢之知府事

六月二十九日監司薦江寧府進士侍其瑋經行爲鄉閭所推詔乘驛赴闕

四年 乙酉
徽猷閣待制徐勣知府事

五年 丙戌
正月蔡嶷以徽猷閣待制知府事 姚祐以顯謨閣待制知府事

大觀元年 丁亥
祐移知青州 曾孝蘊以集賢院修撰知府事

御筆東南久安兵寡勢弱人輕易搖或遇水旱巨盜竊發當謹不虞之戒用消姦宄江南東路江寧府控山臨江大水阻隔山川鞏固嚴不可近屢經割據昔人守之久不能下可以江寧府爲帥府

十月詔修句容茅山元符觀句曲眞人祠加號大茅君盈太元妙道冲虛眞君中茅君固定籙至道中靜眞君小茅君衷三官保命微妙冲惠眞君元符萬寧宮神祠封護聖侯廟爲寧宮二使者祠封靈佑靈護侯廟溧陽縣史崇祠賜額顯惠廟

二年 戊子
盧航以龍圖閣待制知府事

十二月六日詔江東轉運使家彬驗正大辟特轉一官減四年磨勘

三年 己丑

吏部言尚書右選合曉示親民闕凡五十二處見在部待次親民者二百四人詔將兩浙湖州江南江寧府管界巡檢

今後並差大使臣仍替見任人年滿闕

沈錫以徽猷閣待制知府事七月移知宣州曾孝序以集賢殿修撰知府事

十月十五日尚書省言知江寧府曾孝序奏江寧府首夏秋相繼亢旱民間高田一例不熟已差官檢放向去必大闕食決至流移除已出糶常平米穀稍平物價及依條措置賑濟準備將來從給外契勘民間種田稻種每歲於收成之時各據地段廣狹存留準備春種今既歲旱不足以充口食欲將常平司見在諸色錢諸而封樁錢趁時收糴稻種兼弁厚邊高價之弊庶使被災下戶來歲無曠土之患或人戶無錢赴糴有情願借貸之人仍許官司量度逐戶田畝稅數多寡借貸並依常平斂散之法候秋熟先次代納庶幾稍覺民間竊歲之憂詔依所奏疾速施行○江寧府歲貢生白瓜子羅三百匹至是年詔減作二百匹

四年庚寅

四年孝序知潭州蔡嶷以資政殿學士知府事

十月八日詔江南路走馬承受分在洪州江寧府兩處駐劄相去遥遠凡有被受朝省文字不能互知自今後應有文字並雙封降付兩處照會庶免關報留滯

政和元年辛卯

八月嶷移知西京

嶷在府剛不加峻而頑猾屏息談笑自若而百廢具舉昔無夕不警盜今乃外戶不閉昔一月有三四火今未嘗有醉人橫路則歌笑相扶無一語相凌拂

二年壬辰

三年癸巳

吳拭以直龍圖閣知府事

江寧府言王雱止一女生三歲而雱卒及長適通直郎呂安中生一女而安中卒年方二十七歸宗守義無能奪其志者乞朝廷特加封號以爲天下節婦之勸從之　閏四月十八日江東提點刑獄司奏江寧府都作院歲額合造馬甲四百副昔係黑漆今承降到朱紅馬甲工料用式樣制合用三朱爲襯本路

民間不用三朱所以無人販到相度乞
用礬朱代三朱為襯顏色不甚相遠兼
朱紅馬甲合用頭造澀水裙襴其頭本
路並不出産今據本院相度乞面用襯
綃背用青布裹面更用熟白羊皮代頭
結裝訖依條路準此

四年甲午		盧航以龍圖閣待制知府事
五年乙未		
六年丙申		蔡嶷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府事
七年丁酉		十二月張閣以翰林學士承旨赴　詔
八年戊戌		俞栗以延康殿學士知府事

靖康元年丙午		曾孝序以龍圖閣學士知府事四月移知青州五月宇文粹中以資政殿學士知府事

大廿五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三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四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建康表十

國朝建炎以來為年表

時	地	人	事
建炎元年 丁未		宇文粹中仍知府事 轉運使李彌 [illegible]權府事	宰相李綱議以建康為東都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糗糧以備臨幸衛尉少卿衛膚敏言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而控湖海為東南要會中書舍人劉珏亦言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於是宰相南下告士幸東南之議李綱請置沿江帥府以備控扼於是江寧府帶本路安撫使仍以馬步軍都總管繫銜○江寧府禁卒周德叛執知府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會經制司屬官翁

五月以寶文閣直學士朝奉大夫翁彥國知府事兼江東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充經制使

貽通統勒王兵七千至城下發運判官
方孟卿檄貽通進兵逼城德等乃受招
安李綱行次江寧與漕臣權府事李綱
遠謀誅首惡五十人其衆千餘令常平
提舉王枋部赴　行在○溧陽縣卒起
應周德知縣楊邦乂禁止不聽乃設方
畧盡捕誅之且檄鄰邑共入討賊以
後不得逞卒就擒事聞於　朝邦乂遷
本府通判○五月詔江寧府修建　景
靈宮　諸帝共作一殿　諸后共作一
殿○翁彥國已除知江寧府委令修城
及繕治宮室　朝廷給鹽鈔十萬貫彥
國具劄子以爲不足用李綱奏　上曰
崇禧間賜臣僚一第動費百萬今彥國
以修城又新經兵火之餘令治宮室秖
給錢十萬貫誠爲太寡有　台撥兩浙
淮南鹽錢四十萬貫付之爲五十萬貫
且降指揮令其因陋就簡不事華壯

二年 戊申

七月翁彥國致仕八月起復朝散大夫祕閣修撰趙明誠知府事仍兼江南東路經制使

上一日忽宣諭彥國修城擾擾綱奏
上曰創修宮室一新城池鳩工聚材計
置埤厭工料浩大集事之初其勢不得
無擾莫若明降指揮令其撥移神霄宮
及常平司屛宇一切拆舊修葺城壁亦
因舊增葺使彼有所執守則費用省而
擾擾之患自息乃命尙書省劄下旣而
復批出責降且命降詔蓋黃潛善以彥
國於綱爲姻家故密啓以爲諸憾之端
也○八月二十六日殿前都指揮使兼
京城副留守郭仲荀護衛　隆祐太后
南去江寧節制一行軍馬詔東南安撫
經制等使及發運監司州軍官並聽仲
荀節制
六月詔疎決建康繫囚雜犯死罪已下
減一等杖以下釋之○戶部尙書葉夢
得請　上南渡則江爲險以備不虞又
請以重臣爲宣總使一居金陵總江浙

三年 己酉

二月 明誠 移知湖州

之師以備退保○羣盜有張遇等號一窩蜂初破鎮江遂屯金山寺及楊子橋詔兩浙制置使王淵招安之賊雖受招安而猶縱兵四劫乃詔呂頤浩率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兩浙制置使王淵等討之於是頤浩單騎入賊壘遇等皆出迎惟劉彥不至乃主謀不降者頤浩斷其足釘於楊子橋上餘黨怖而釋甲○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江東路武臣提刑於江寧府置司

上渡楊子江至鎮江府初右諫議大夫鄭瑴累章請移蹕建康宰執沮之至是瑴扈從 上謂瑴曰不用卿言至此 上至鎮江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不若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即來呂頤浩充江浙制置使劉光世爲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控扼江口楊惟忠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屯江寧府

三月 呂頤浩 以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知府事兼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

○三月一日詔賊馬已離揚州錢塘非可久留便當移蹕江寧府應江寧府合預辦并沿路 一行程頓等事有司疾速施行務要前期辦集應副諸軍外餘事盡從簡便不得搔擾仍命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領府事◎是月苗傅劉正彥爲逆請 太后垂簾聽政 上爲 太上睿聖仁孝皇帝居別宮太子魏國公攝政庶便柳義改元明受大赦天下乙酉頤浩交府事丁亥赦書至江寧人情恂恂時頤浩之子摭任兩浙漕屬遣人賫蠟彈報頤浩具道苗劉反叛及擅廢立頤浩曰不共戴天之讎也遂倡義舉兵討賊走介入杭寓書張浚及劉光世共起兵壬辰頤浩上表請 睿聖復辟親總萬機乃幸金陵以圖舊疆不然恐天下之必亂甲午頤浩自江寧起兵乙未次丹陽與劉光世會壬寅至平江府

四月
上發臨安
如建康

詔改江寧
爲建康府

四月起發勤王拜尙書右僕射顯謨閣直學士朝請郎連南夫知府事

乙巳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府二兇懼外師之至檄杭州集保甲選器械補城門塞河道守臣康允之悉不爲行是日太后將下詔率百官請　上復辟朱勝非召傅等六人至語之令軍中自爲一奏傅無語劉正彥尙以爲疑勝非曰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開自反正耳所以招君等議蓋欲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　上還宮君等置身何地正彥退立傅曰獨有死耳勝非乃使王世修草奏持歸軍中諸將書名丁未文武百官赴　睿聖宮迎請復辟四月戊申朔　上御朝復建炎年號除二兇淮南兩路制置使並請餼券予之勤王之師至北關二兇開湧金門遁去辛亥頤浩等入城癸丑以頤浩爲右僕射中書侍郎○上發杭州幸江寧府○胡寅言陛下家世都汴舍汴何適焉今欲用關

收浙西
上發越[illegible]
八月

六月以大中大夫工部侍郎湯東野知府事閏八月東野改除提舉應副六宮事務同月以朝請

中而制山東則力未能至按南渡六朝之遺跡則舍建康不可○上至建康駐蹕神霄宮御筆改江寧府爲建康府上親書御製中和詩賜張浚曰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五月九日頤浩奏曰陛下駐蹕江寧改爲建康雖已付本府施行緣諸路未盡知行幸所臨欲乞榜勒親筆鏤板行下庶使知陛下進幸中原以圖恢復之意從之其親筆令建康府收掌○六月○上以久雨不止召郎官以上赴都堂言闕政上手詔以四事自責○立皇子旉爲皇太子○秋太子得疾方痊有金香鼎居于地宮人誤觸之仆有聲太子應時驚搐不止　上命斬宮人于廡下少頃太子薨年三歲攢于建康城中鐵塔寺法堂西偏之小室○七月韓世忠軍還執苗傅劉正

閏八月

上發建康

如浙西

郎徽猷閣待制胡舜陟知府事兼沿江制置使[illegible]

制置使始此

以右僕射杜充兼江淮宣撫使知府事

彥苗劉詣都堂審驗畢磔于建康市梟其首韓世忠進檢校少保武勝昭慶二軍節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且賜忠勇二字表其旗幟封妻為和國夫人給內中俸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內俸自此始○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言乞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以係屬四海建炎以來言儲嗣者自時雨始○杜充棄京師之建康岳飛說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況宗廟社稷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充不聽遂從之建康○上諭宰臣曰張守入對言不如留杜充建康不可過江頤浩曰臣與王綯周望韓世忠議本自如此 上曰善遂決吳越之行於是命諸將分守沿江防淮之議遂格初頤浩張浚薦充總兵防淮除右僕射尊命兼江淮宣撫領行營之衆數萬節制諸將 上遂發建康如浙西○詔曰

四年

庚戌

十月顯謨閣直學士朝請郎陳邦光知府事

諸路送納綱運物色所見錢并糴解赴建康府下部送納外其餘金銀絹帛之類並赴行在送納○十月三日建康府都總管司言乞於東陽鎮添置巡檢一員權於本府差撥禁軍一百人前去彈壓知一面招填土軍從之○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李成其寇烏江縣杜充在建康閉門不出岳飛扣寢閣諫之曰大敵近在淮南睥睨長江閩薪之勢莫甚此時公乃不省兵事若金陵失守公能復高枕於此乎充竟不出虜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十七人將兵二萬與虜敵大將王璞以衆數萬先遁諸將皆潰去獨飛力戰飛淋血勵衆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為虜潰而為盜偷生苟活身死名滅豈計之得也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胡虜盜據何以為國今日之

事有死無二敵由此門者斬辭色慷慨士皆感泣又招諸將曰凡不爲紅巾者從我傅慶劉經乃以軍從充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渡江降虜有說飛俱撤而北者飛陽許之後虜犯溧陽飛遣人夜半馳至縣殺獲五百餘人生擒女眞漢兒并僞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等一十二人及千戶留哥走月虜陷建康杜充旣率麾下北去總領李梲及守臣陳邦光通降獨通判楊邦乂不從刺血書其衣襟曰寧作趙氏鬼不爲它邦臣虜驅二降臣於堂上邦乂堂下邦乂熟視二降人曰天子以若付城旣不能死又不能抗尙何面目見我乎虜怒又命引去明日再引以見邦乂遙望兀朮大罵曰若以夷狄而圖中原天能久假予恨不磔汝萬段虜怒剖腹取其心○朝廷贈賜廟額曰褒忠諡曰忠

四年 庚戌

五月沿江分三路置安撫大使以建康饒宣徽太平廣德隸建康府路置司池州以呂頤浩

贈直祕閣　帝駕幸建康復加贈待制仍增賜田及銀絹且曰忠烈如此顏眞卿異代忠臣且錄其後見爲朕死節矣○宣教郎趙畢之以前任上元縣丞金人侵犯迎敵陣亡與子恩澤一資○是年置榷貨務都茶場于建康

正月中丞趙鼎言請遣使督王璞進軍宣州周望分兵出廣德合邀虜歸路仍責璞不策應杜充之罪俾立功自贖并趣劉光世爲邀擊之計使賊知江左軍衆歸路稍險必有進軍之漸如尙占隔安建康則乘間擊之期於克復而後已時或傳金人在建康爲度夏計故鼎是言○四月金人焚建康擄人民虜財物而自靜安渡宣化而去兀朮屯六合輜重自瓜步口舳艫相銜至六合不絕岳飛敗之于靜安○五月兀朮復趨建康飛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夜令百

四年 庚戌	

為大使

詔二品以上

節除大使

八月以正議

大夫徽猷閣

待制[illegible]知

府事兼江東

兵馬鈐轄節

制管內軍馬

省安撫使都

總管

人衣黑衣混虜中擾其營虜自相攻擊
邏卒於營外飛潛令壯士銜枚於其側
伺而禽之初十日兀朮次龍灣飛以騎
三百步卒二千馳至南門新城為營遂
戰大破兀朮之衆斬首三千餘級獲萬
戶千戶二十餘人虜俘行在所　上諭
問所俘人得二聖音問感動久之○
飛奏曰建康為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
選兵固守比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虜
人之擾江東西者臣以為若渡江必先
二浙江東西地僻亦恐重兵斷其歸路
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
上嘉納賜金帶鞍馬等褒嘉數四○韓
世忠與兀朮相持于黃天蕩兀朮見世
忠壁壘嚴色盡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
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
主足相全也兀朮既為世忠所扼欲自
建康謀北歸不得或教於蘆場地鑿

紹興元年 辛亥	二年 壬子	

九月江東西

路安撫復置

於建康府

六月初四日

[illegible]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

中散大夫直

寶文閣張[illegible]

知府事十一

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出世忠之上
遂傍冶城西南隅鑿渠成次早出舟師
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
之虜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破海舟
策有敎其火箭以破海舟者一夜造火
箭成明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
風海舟皆不能動賊以火箭射海舟箭
夆世忠軍亂兀朮遂遁○沿江分三路
置安撫大使一置司池州以建康饒宣
撫太平廣德隸之建康本帥府議者以
鎮江近而江州遠乃移置大帥於池州
工部侍郎韓肖冑言國以兵為強兵以
食為本宜理淮南以修農事則轉餉可
省遂命屯田員外郎諸局建康行屯田
之法于兩淮上○上在會稽大饗明堂
詔虜破州縣暴骨之衆欲者官為募僧
道收瘞夢得出米穀二百斛錢三百萬
募近城五寺二十人於城四隅高原險

二年 壬子		

月續移饒州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葉夢得知府事兼江南東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充壽春府滁濠廬和無為軍宣撫使

地各為宂以待藏滌闕十九日得全體四千六百八十有七鬮折殘毀不可計者又七八萬○夢得奏京東諸州糧食桑絲不熟二浙商賈轉販入京諸州收息數倍 朝廷方議收復逆將與天下為一家京東雖見屬偽境然皆吾民也今從偽之人日夜不忘 本朝而我困其飢寒而遂困之是棄之也毋乃重失其心乎有 旨禁止告捕支賞補官今御臣監司覺察施行○夢得於大兵之後營理學校延集諸生得軍賦餘緡六百萬以援學官使刊六經于學

閏四月夢得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春初北貢有至建康者言中原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至前後所言略同知壽春府陳辨者始末於豫兼用紹興阜昌年號知濠州寇宏不稟與偽宿州守胡蹟通至是建康大帥葉夢得使附之辨宏錄承命因與之一劍袍銀鎗之

三年 癸丑		

端明殿學士朝奉郎李光知府事兼江東安撫使仍兼六郡宣撫使

十月初六日光提舉台州崇道觀

偽既而豫遣其將王彥先攻壽春為辨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夢得密令三州布本朝德意務以懷來辨遂復固始縣招納吳青等二千餘人會豫衆復犯三州夢得遣統兵官王冠等援之豫衆遁去遂復光州○夢得言淮西久苦兵革人心厭亂漸思復業人人皆有營生休息之意如滁州百姓巳還乞除知州其餘可見欲依淮東例除提點刑獄一員申嚴政事招誘流亡以安輯之俾樂生之民改就借官本勸之耕種數月間必有成效○參沿江修守備聚報言大江之南上自荊鄂下至常潤其要害處不過七渡下流最緊處如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步是也此處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非衝捷之處畧為之防是矣詔以付沿江帥守○無為軍守臣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因

二年 壬子

十二月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趙鼎知府事兼江東安撫使

劉光世為江東西宣撫使置司建康

以大江為之禦控扼以淮甸為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數大江以南千里浩瀚若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過長驅非騎軍不可舒廬滁和真揚萬頃欲措置兵食非營田不可又言江面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險可守者六江寧鎮硎沙夾采石大信蕪湖繁昌[illegible]○四月六日戶部尚書章誼言廸功郎沈敦前監建康府在城稅務一任所收商稅比類計增四十六萬餘貫依累賞法合該磨勘三十三年詔沈敦特與改次等合入官仍須行諸路○閏四月九日詔總領府榷貨務都茶場限三日起發移於建康府置局○李光乞行宮比歸安增葺後殿寺之 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費數萬緡亦未為過必事事相稱則土木之役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趙

三年 癸丑

四年 甲寅

三月趙鼎移知洪州

五月降授右朝請郎徽猷閣待制歐陽懋知府事

鼎始至建康視事將孟庾韓世忠皆駐軍府中多招安強寇鼎為二府素有闕正之風庾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樞民既安堵商旅通行焉○十一月十八日門下省言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甚廣詔令孟庾韓世忠措置將兵馬為屯田之計體倣陝西弓箭手法○劉光世置背嵬親隨軍皆鷙鳥絕倫一以當百又自出已意造剋敵弓斗力雄勁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

正月八日詔差戶部侍郎姚舜明前往建康府專一總領應下都督府錢物糧斛仍於都督府通差有風力諸縣錢穀局官四員充糧料院審計司監官部督府管下官兵等劄糧請給兼經由戶部糧審院依條批勘支給建康府榷貨務都茶場亦仰舜明提領 上命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世忠言沿江荒田雖多

三年　癸丑

八月左朝請郎徽猷閣待制沈晦知府事九月初八日提舉台州崇道觀

十二月初一日左朝奉郎直龍圖閣呂祉知府事主管江東安撫司公事

四年　甲寅

太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請募民承佃蠲三年租五年不欠給佃人爲世業○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元直朱藏一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錢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其後江浙湖南皆有之大爲民害江浙月椿錢自此始○劉光世言軍馬移駐建康府諸色費用不少防秋是時本軍別無激賞等錢物先奉　詔支銀一萬兩江東路空名度牒　百道詔令戶部支絹三千疋尋充激賞○沈晦罷知府事以臣僚言江南帥府其任不輕晦知婺州日事多專率故有是命

汪藻言自東晉以來累朝皆治金陵當時中原爲五胡所據以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人民列之行陣號爲簽軍彼以數百年祖宗涵養之恩一旦與我爲敵豈其

五年　乙卯

六年　丙辰

本心特妻子父兄爲其以死脅之出於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嘗一日忘　宋也今年建康鎮江爲韓世忠岳飛所招還歸者無慮萬人其情可見臣以爲莫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以兩河州郡名之如金壇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居焉其佗倣此○正月十七日呂祉言竊自紹興四年以後應人戶因兵火逃移拋荒田土如召人戶請佃開耕已就功力未及三年雖元主復業且令先佃人耕佃候及三年方得交還餘並依見行條法○六月三日建康府獲潰賊一名取問係滁州人上曰此吾民也止令諸軍使令不可殺也若女眞則不可留○二十九日詔車駕不測行幸令浙西建康江東安撫司疾速豫行計備經過去處錢糧舟船頓遞即不得開修道路過爲供帳以致擾

援○七月十九日吕祉言建康府舊存水軍指揮廢罷年深欲招置三兩指揮防守戰船即無見管望措行支降見錢三五萬措置打造招置三指揮以五千人爲額令招募委實諳曉船水之人不管輒有抑勒支錢三萬貫造船○十月上將親征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在承州以援兵未至退保鎮江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軍在馬家渡淮西宣撫使張俊軍在采石遂命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俊移軍於建康於是光世進屯太平州韓世忠復統兵過揚州拒賊○十一月上問宰執江上控扼之計如何胡松年曰臣到鎮江建康備見西軍將士奮厲欲擒醜虜必能立勳○十二月二十二日詔車駕進發令樞院船次後省沿從司諭遣帶請也先是降詔進發建康故有是命

五年　乙卯

二月吕祉除檢正諸房文字

三月左中奉大夫直秘閣葉宗諤知府事兼主管安撫司公事

張浚爲江東宣撫使置司建康尊加少保

詔前宰執條上攻守策趙鼎言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錢塘與未復待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爲可都願與二三大臣熟議之

六年　丙辰

六月張浚言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 聖駕秋冬臨幸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時浚在江上會諸大將議事乃命韓世忠屯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

六年 丙辰

軍張俊練兵建康爲進屯盱眙之計命
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命岳飛進屯
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威大振暨浚自
江上歸又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
論不同　上獨從其計○趙鼎奏得張
浚書云建康目納覽錢甚盛　上曰浚
路區處商賈放心往來鼎曰亦緣久不
變法　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蓄自
立對帶法二年不變故比之常茂增美
○十月劉猊以衆數萬欲犯建康楊沂
中至藕塘與猊遇乃進擢殿軍統制吳
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
大軍乘之賊衆大敗○樊賓以司農
少卿提領江淮營田公事置司建康措
置王弗爲屯田員外郎以爲之副官給
牛種撫存流移歲中收穀三十萬斛有
奇○十二月二十八日詔建康府於係
官田內撥上等田十頃賜王樂家以鼎

七年 丁巳

向在太原竭忠盡節訪聞其子三人流
落故有是命
正月一日詔曰朕惟兩宮北狩之久痛
切于中而道君皇帝春秋益高念無
以見勸誠之意內令入內內侍省差官
一員前去建康府元符萬壽宮修建祈
福道場三晝夜務令嚴潔庶稱朕心○
初二日中書門下省言將來　車駕幸
建康沿濟合用錢糧之類並係隨軍轉
運職事乘輕由州縣不得以行幸爲名
因而搔擾如違按劾以聞又詔營繕行
宮不得華侈仰葉宗諤具知稟聞奏
三月二日都督府言今來　車駕幸建
康其沿江津渡合行關防譏察詔權依
兩河法候邊事寧息依舊又詔幸建康
由陸自天氣稍暄應扈從官許戴涼笠
○上次建康召胡安國赴行在安國上
所纂春秋傳　上嘉重之○初十日詔

三月辛未

上至建康

四月宗頴除福建路轉運使

二十二日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張澄知府事兼主管安撫司公事

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漻獻六朝進取事類與陞擢差遣○李綱奏云車駕以仲春令辰發吳門親總六師以臨江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顧益廣聖志充而行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則中興不難致矣○綱又奏沿江諸軍近多火災臣竊見軍馬屯聚去處多以茆竹蘆蓆之屬苫搭房舍以省功力今 車駕臨幸建康千乘萬騎理當建置營房屯駐將士詔宜寬商賈招徠材植置官窯燒變塼瓦下州縣摘那工匠選材董事不數月久卽見就緒庶幾火不能作人得安堵○四月張浚奏雨既霑足又卽晴霽庶於蠶麥無妨 上曰朕宮中亦養蠶兩箔蓋欲知民間蠶熟與否又曰朕聞 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後圃有水朕亦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艱難耳○葉宗諤言 車駕到府率本府應支文武官朝獻從之○楊邦乂建炎死事本府建廟賜額曰褒忠 上甫至建康首 詔守臣增廣修葺○岳飛入見陞宣撫使因扈駕至建康以劉光世所統王德酈瓊等兵五萬餘隸飛○張俊引兵還建康入對告 上曰劉光世罷軍政附居臣有登仙之嘆 上不樂○六月十九日三省言建康府乞放免建炎元年至紹興元年未起左藏庫錢帛等 上曰建康兵火之後遺民無幾何忍更追取積年逋欠之物卽可盡除之○七月十二日宰臣張浚言兩澤稍缺建康地形高最覺缺雨 上曰朕患惟不知水旱之實宮中種兩區稻唯日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禱庶早得雨澤○

上台諭諸路民戶紹興五年以前欠租
坊場所負亦除之○詔翰林院差官四
員分視府城內外居民之病者其用藥
令戶部藥局應副仍置曆除破如有死
亡委貧乏令本府量度給錢助葬○
十月十五日詔日輪侍從官一員詣保
慶寺祈晴仍令建康府差官如法祈禱
○將府壽修建康城期會迫促又以軍
儲不足夏稅正絹每疋折錢入納澄言
行宮甫畢不宜復興大役民力已困折
變何以堪之詔罷築城而折帛減二千
至今以爲例○張浚自當國引呂祉爲
援復用韓璡爲淮南漕璡嘗倅建康日
劉光世待之不以禮又嘗爲其屬劉覬
所辱積此二忿故力建議罷光世軍遂
以祉代爲宣撫判官後祉爲光世軍酈
瓊所殺○光世之兵降僞齊三衙外但
有韓張岳三軍今鎮江大軍韓氏部曲

八年 戊午

也建康大軍張氏部曲也鄂州大軍岳
氏部曲也東南惟以潤昇鄂三軍爲根本
正月十一日　上諭輔臣曰將來幸浙
西建康諸宮屋宇及百官廨舍皆令有
司照管俟時復幸免更營造以傷民力
趙鼎奏曰即令建康府拘收且言虜人
若以大河之南歸我當駐蹕建康　上
曰羣臣上殿多論建康可都蒲贊謂當
擇險要之地句龍如淵謂當修德而不
在險以二人校之如淵爲勝矣○上將
還臨安張守謂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
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會要以經理
中原每對必爲　上言之及將下詔東
歸與趙鼎議于都省不合遂罷○召張
俊至宮中諭之曰朕來日東去卿在此
無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工俊悚息承
命俊見地無塼而再三嘆息　上曰此
事非難但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

二月

上如臨安

遂定都焉

二月初四日詔移知臨安府端明殿學士左通議大夫章誼知府事兼安撫大使兼　行宮留守司公事安撫兼留守司始此六月二十六日提舉江州太平觀

紓民力朕爲人主雖以金玉爲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爲然後世以朕爲何如主也○二月四日宰執呈欲付呂頤浩建康留守而頤浩以疾辭趙鼎奏曰頤浩之政長於彈壓建康之民願其來　上曰繁劇之地固以彈壓爲先若不動聲氣使百姓陰受賜小人知不知也○中書門下省言建康府已除行宮留守詔應合行事件並依西京留守司體例施行○上發建康○三月二十日詔自建康復幸浙西經由州縣應辦人戶見欠紹興六年以前稅賦並與除放○葉夢得奏措置存郵河南官吏軍民脫身南來事件應往來渡口不得邀阻渡錢應官屋寺觀屋宇及質戶客店差官檢踏分擘過官員軍民到來隨人口多寡撥給質戶不許增添房錢米斛飲食之物不得乘勢

九年

己未

同月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葉夢得知府事兼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兼留守

高擡價例城市米斛常平米應有疾病差官買藥命醫監修遣人來請即時給付官員請俸即時給差道路死亡貧之無棺官員量給官錢並處置殯厝單兵許於閑地埋葬○夢得以公府遺到錢一百萬緡售經史諸書建紬書閣以藏之而著其籍於有司○蔣詧初調溧水縣七詧夢得材之命行江寧縣事百里以治與之論文計事率至夜分建康府學在州之東南隅自罹兵火城郭鞠爲丘墟獨學宮巋然僅存頹垣敗壁毀廢相繼夢得再至因舊址撤而新之爲屋百二十五間闢門南向以面秦淮既又作小學于大門之東且換西京例奏增置教官一員○四月二十六日詔建康府永豐圩田撥賜韓世忠○夢得重建晉尚書令卞壺祠在城西南隅墓側請于朝賜額忠烈

十年 庚申

溧水縣令李朝正有政績 上謂秦檜
曰近時縣令以政績被薦往往別除差
遣不若與之進秩因任庶久則民安其
政乃召對遷一官賜五品服遣還○府
城居民遺漏延燒府治自外門直至府
宅皆焚毁惟軍資庫及大軍庫無損○
十二月八日都茶場言非建康務場分
差官吏前去真州給賣鈔引今真州客
到稀少而建康務場繁冗監官人少乞
依舊併歸建康從之

十一年 辛酉

十一月初十日夢得除觀文殿學士再任

正月乙卯兀朮犯壽春府己未命宣撫
劉錡統所部兵二萬人渡江禦之時淮
西宣撫使張俊已至行在亟令向建康
壬戌劉錡至柘皐適與虜會癸亥劉錡與
諸軍合擊之俊大軍繼至虜大敗遂復
廬州初夢得圖結沿江民兵數萬至是
呼集分據江津遣其子內機模領數千
人守馬家渡虜果使吾叛將酈瓊輕兵入
來犯涅有備乃去○二月己未劉光世
張俊劉錡諸將捷書繼至軍聲大振夢
得亦奏自用兵以來未有此舉詔獎之
○三月癸丑俊渡江歸建康時俊兵八
萬皆强壯精鋭爲諸軍之冠號鐵山軍
初　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虜
逼江爲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
同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
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虜竊
江則我兵乘其後今雖虛鎭江一路以
檄呼虜渡江亦不敢來其後卒如　上
所料○初建康屯重兵歲費八百萬緡
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
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命兼
領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
將得悉力以戰由是　朝廷益嘉之○
九月一日詔參知政事范同於溧水縣
葬父令本路轉運司應副○諸將旣罷

十二年 壬戌

十二月二十二日夢得移知福州

兵乃置三總領以朝臣爲之皆帶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置于建康吳彦璋以太府少卿兼領總領官正名自此始

十三年 癸亥

正月十一日少傅鎮潼軍節度使信安郡王孟忠厚判府事兼江東安撫制置大使

上謂輔臣曰向累降指揮搜訪遺書至今未有到者朕觀國初承五代之後文籍散缺 太宗皇帝留意於此及得李煜孟昶兩處圖籍一時號稱足備又詔天下訪求先賢墨跡當時昇州以義獻而下十八人書跡及鍾繇書急就章爲獻南渡以來 祖宗御府舊藏畢皆散失計士庶之家應有存者可委運司下州縣尋訪○九月十日詔淮西總領司酒庫止於

十四年 甲子

二月二十二日忠厚移知紹興府資政殿大學士降授左通議大夫張守知府事兼江東安撫制置大使

建康府不得更於別州縣村鎮擅自添置邸店如有此處日下停閉內諸軍依此

十五年 乙丑

正月守致仕

四月十一日敷文閣直學士右朝奉大夫晁謙之知府事兼江東安撫使

正月戶部侍郎王鈇言被 台差措置兩浙經界竊見戶部員外郎李朝正昨任溧水縣日曾措置均稅簡易而不擾至今並無詞訴乞同共措置從之○七月二十九日戶部言建康府民戶見欠官錢六萬餘貫委是貧乏無可償理欲下總領所取見諸實即從本所相度蠲免施行從之○十月三日晁謙之言本

府每歲合起上供米舊額一十五萬碩自經兵火至紹興五年詔起一十一萬碩後緣轉運副使黃敦書暫攝府事增起二萬四千餘碩遂致兩年以來公私費力欲乞將上件增起米數蠲免從之

十六年　丙寅

五月以　御書石經本頒府學

十七年　丁卯

六月二十四日詔右從政郎建康府司戶張杳甫除名勒停永不收敘送循州編管仍籍沒家財以前權湖州西安鎮稅坐贓法當死特貸之

十八年　戊辰

五月初四日[illegible]之罷　二十七日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晁謙之知府事

二月六日參知政事段拂落職宮觀與國軍居住以臣僚言建炎間建康通判楊邦乂伏節死義而拂攝倅事恬不知恥何以躐居政府遂有是命　臣僚言謙之與趙鼎交通書問又嘗為王庶辟客得　旨放罷

十九年　己巳

甘露降　溧陽縣

二月十一日謙之致仕　四月十三日敷文閣直學士右中大夫俞俟知府事十月初二日移知紹興府　十二月初八日右中奉大夫直祕閣王晌知府事主管安撫司公事

四月二十日建康府溧陽縣言甘露降　詔付史館○七月俞俟言江東路屯駐大軍轉運判官鄭僑年才術精敏究心宜力一路屯駐實賴以濟乞令再任從之

二十年　庚午

八月二日以建康府選鋒軍使臣張橫除名勒停送饒州編管以橫毆擊百姓馬皐至內身死法當絞特貸之

二十一年　辛未

十二月十六日詔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寄資武翼郎吳曇除名以曇主管行宮大內趙綸虛作客人中賣花木盜

錢入已法當絞特貸之

二十二年　壬申

二月二十二日晌移知宣州

四月二十日資政殿學士左朝奉郎楊愿知府事十一月二十八日致任

二十三年　癸酉

二月二十一日右朝散郎王循友知府事兼主管安撫司公事

二十四年　甲戌

四月初二日循友罷

五月十三日敷文閣直學士右宣奉大夫朱貺知府事

二月贈楊愿五官

循友在任斷配宰臣秦檜族人檜銜之遂與獄循友特貸死免籍沒家財物藤州安置男滂追兩官除名勒停弟循訓追四官除名送雷州編管○秦熺給告遣建康省祖塋遊茅山因留詩華陽觀有家山福地古之魁一日三峯秀氣回之句留守朱貺飾鑄版揭于梁間有和其韻題于牌側曰富貴而驕是罪魁朱顏綠鬢幾時回時秦氏權震天下誰敢議之熺詰其所自來不可得貺與道流皆得禍

二十五年　乙亥

十一月二十日貺兩易知平江府

封秦檜建康郡王

秦熺言舅王會見知平江府乞與朱貺兩易其任庶得相聚照顧家屬從之○左僕射秦檜言寢病乞致仕許臣同男熺致仕三孫塤堪坦改差在外宮觀檜進封建康郡王子少傅熺爲少師並致仕塤坦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上久知檜跋扈祕而未發至是首勒熺致仕餘黨以次竄逐天下咸仰英斷焉

二十六年　丙子

二月寶文閣學士左朝議大夫張燾知府事

八月建康府上元縣丞汪贊奏乞將元豐崇寧以來見行學法算數頒降仍令監司按察從之○是年增解額一名

二十七年 丁丑

二十八年 戊寅

秦檜薨 上首以燾爲帥鄉部燾至金陵積歲貧內庫錢帛鉅萬悉奏免之池有義子與父爭訟守昏繫因連年不決燾請移廷尉黜其守居二年政成化洽詔川馬不赴行在分隷江上諸軍鎭江建康各七百五十匹○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竊見秦熺陳乞令父姪光祿寺丞烜專一主管御書閣賜第及家廟臣以謂臣下置家廟其品數禮儀著在令典檜薨其家廟合依條治隨宜施行熺致仕自合別立乞差烜在外差遣將帶檜家廟歸建康令熺別立家廟庶合禮制從之

黃石在南外宗教曰以書抵秦檜論建儲貳事不能用遂授建康府教授明年燾赴 陶石又以書言之燾甚美既入對言儲貳尤力適契 上意遂行典禮

二十九年 己卯

三十年 庚辰

閏六月十六日詔建康鎭江府見今起發米段道路迢遞勞費人力令截日止住津發○仲通以法律進其居守也御僚吏甚嚴事無敢可否民有刃傷叁桑者盍投繯死吏當其主故殺獄已具察推蕭之敏抗執不書初大怒已而爲之改秩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逆虜背盟輕肆猖獗早晚顧乘此諸將報捷之時早爲順動之舉駐蹕建康人心不搖士氣增倍可以審度事勢指授方畧督諸將邀戰可以振禁衛之兵張旗幟鳴金鼓於大江之南以爲諸將聲援一舉而破敵必矣○四月十七日部先降指揮令戶部取歲之條支撥上供於鎭江建康各樁一百萬碩值水旱則補助軍食過有缺則復行補足訪聞見樁數目已有所撥措宛可令戶部措置補還從左司郎

三十一年
辛巳

三月四日仲
道罷
二十日資政
殿大學士左
太中大夫王
綸知府事

中方師尹之請也○六月賜城北黑龍
神廟額曰孚澤賜句容縣茅山天聖觀
龍神祠額曰廣濟
四月　朝廷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令淮
西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守措置民社
增壁積糧是時王權戍建康李顯忠戍
池陽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建康都統
王權棄廬州去引兵屯于東采石遥餘
軍統領姚興者獨以所部三千人戰死
于尉子橋權言于　朝謂虜已退所以
遵虜深入朱漢章楊存中猶以爲然
上聞虜已迫命漢章都督江淮軍馬漢
章辭乃命葉義問以元樞督視軍馬舍
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十一月義問至建
康有旨以李顯忠除建康都統制代
王權乃詔以檄召權計事命允文馳至
池州趣顯忠交權軍事時知府事張燾
守府纔十餘日夜漏下二鼓燾方就寢

八月十三日
綸致仕
十月二十三
日以資政殿
學士左中大
夫張燾知府
事再至
十一月初四
日燾名赴
行在

允文扣門求見甚急曰此何等時而公
欲安寢乎燾曰日來人情洶洶儻不鎮
之以靜必不安允文曰適諜者言虜以
明日渡江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爲策
曰燾當以死守留鑰退伺其宅允文將
至采石路問葛王已立海陵將爲內變
所撓屯軍雞籠山用閩人梁漢臣議將
自采石濟臨江築壇刑白馬祭天期用
翊日南渡允文至采石遶水濱望江北
虜營不見而權餘兵止萬八千人馬數
百而已金主亮登高臺張黃蓋被金甲
據胡床而坐諸將已爲遁計允文召統
制張振等與語問之曰虜萬乙得濟汝
輩亦何之今不如死中求生　朝廷已
别遷將統此軍矣衆問爲誰允文曰李
顯忠皆曰得人矣今既有所主請爲舍
人一戰允文即與振等謀整步騎陣于
江岸而以海鰍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

十二月十九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判府事兼行宮留守專一措置兩淮事務兼措置淮東西建康鎮江府江池州軍馬

之布陣始畢風色大作逆亮自執小紅旗麾舟自楊林口尾尾相銜而出處始謂釆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崦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金人所用舟底如箱極不穩皆不能動盡死于江中不死者亮盡敲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允文具捷以聞且以牛酒勞軍夜半復布陣待敵亮旣不得濟乃口占詔書以招王權允文知其反間以攜我衆乃作檄荅之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僥張至此 朝廷已將王權重竄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我固有以相待毋虛言見休但備一戰以决雌雄可也亮得書大怒遂焚官人所乘龍鳳車斬造舟者二人於是始有瓜州之議○時樞密行府留建康先是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以太乙局考之虜酋不煩斧斤冬至前當有蕭墻

上至建康府

之憂人皆未以爲然十一月丙申是日天重陰有使臣胡賦者能爲天文告行府屬官洪邁曰昨日四鼓濃雲塞空而東北乃虜死之祥也未幾報逆亮被殺○虜騎跳梁兩淮收張浚判建康府金書疾置督趣甚遽長沙在道傳聞不一人人危懼浚被命卽行至池陽聞亮被殺然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在沙上浚渡江往勞以建康撥賞錢物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驩呼增氣虜諜報悉懼一二日遁去顯忠乘銳追之多所俘獲浚至建康乞 車駕早來臨幸尙已進發乃督官屬治具半月而辦風釆隱然軍民恃以爲安 上至建康浚迎見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葉義問言比虜寇進逼江上與鎭江建康太平諸郡纔隔一水先報虜人謀開築三港河欲徑衛丹徒施工累日一

夕大風沙漲截斷不得渡以為水府陰佑乞峻加帝號仍令建康守臣擇地建廟遂增封八字王建廟建康賜額曰佑德○詔建康府特許添辟通判一員從浚請也

三十二年壬午	修築建康府城	六月二十日浚入對七月八日浚特授少傅進封魏國公　八月二十日左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宣撫判官事[redacted]知府事兼安撫使行宮留守
正月癸卯上發建康如臨安		

正月壬申　上在建康府先是殿中侍御史吳芾言　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有　詔侍從臺諫同議駐蹕利害芾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遂定回鑾之議時以　欽宗祔廟遣還若又言聞虜使將至彼欲覘吾虛實不如受禮建康俟其出境然後還臨安亦未晚不報○詔建康遣鋒軍統領姚興揚州因和州尉子橋與賊接戰陣歿以棄義問言特贈觀察使本寨立廟賜額旌忠收復淮西日別建廟于戰歿處○上將還臨安軍務未有所付張浚判建康

府衆望屬之及除楊存中為江淮荊襄宣撫使中外大失望給事中金安節權中書舍人劉珙言不可疏入　上怒詔輔臣曰珙之父為張浚所知此奏專為浚地耳陳康伯朱倬召珙諭　上旨命再下珙執奏如初於是令存中止措置兩淮未幾還行在乃罷措置之命而以浚兼之浚出將入相三十年素為士卒所畏愛至是總軍政皆樂為用○十五日上元知縣李閎之言本縣所管金陵鍾山慈仁三鄉實隣大江田疇化為水面二稅虛掛版籍乞除放三鄉二稅和買等戶部行下江東漕司開具三鄉實被塌江及見存田產人戶姓名保明供申從之浚奏體訪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踴貴自來尤甚虜或名為寬大實行苛刻百姓莫不思變若不因此機會廣示懷撫中興之業何自而立乞多撥

隆興

張浚除樞密使仍都督江淮軍馬

錢米付臣措置招徠北人人心既歸虜勢自屈又奏云司農寺丞史正志到建康伏領　御筆處分惟歸正一事日夜思念至熟不敢少忽南渡以來良將精兵多歸正人三十餘年捍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遽絕之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棄絕之意必盡失其心矣○十二月十二日權府事陳俊卿言歲額合起内藏庫上供絹一十萬五百一疋内一半本色一半折錢數内椿閣絹一萬三千八百餘疋無從催理本府每歲取撥猪羊息錢四萬貫湊起今上項錢今年應副修造　行宮及修築府城委是無可催理從之

先是　上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進舟山東以遥為吳璘之援　上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顔貌曰朕倚魏

元年　癸未

俊卿改督府參贊軍事知府事俊卿力辭府事乃除禮部侍郎參贊如故

五月十六日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陳之茂知府事兼主管安撫司公事

浚以宿州師失利貶官改宣撫使八月復都督十二月召赴行在

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動○三月十六日詔建康府榷貨務都茶場監官分差糧料院并建康府教授等闕椿留充薦舉并辟擢及試中人○六月詔武節大夫建康府前軍統領官王琪特與八資恩澤以浚言琪至宿州深入賊營鏖戰而死仍立廟賜額曰忠節○二十三日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奏昨令臣往建康府措置營寨點檢沿江一帶守備事務有合行事件内主管機宜文字及幹官等各合破白直詔從之○二十五日戶部言内外不住添屯軍馬合用糧斛宜措置收糴添助支用江東路糴三十萬碩降本錢六十萬貫糴到米除撥赴淮西總領所補湊椿積一百萬碩數外餘並赴建康府太平池州等處安頓○十一月浚赴召　上書聖主得賢臣之頌以賜之

二年 甲申

置柵石頭城以處北人之來降者

三月七日之望召赴行在左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張孝祥知府事

十月十二日罷

十一月十一日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呂擢知府事兼主管安撫司公事

當塗關守張孝祥檄建康通判張維攝爲置酒餞別贈言曰所領州饑民十萬死生縣於仲欽之手仲欽勉之哉安集流離左餐右粥以無負 聖天子哀矜之意仲欽勉之哉○上閔有虜師乃命建康都統制王彥渡江屯昭關而三衙大軍江池戍帥相繼皆出又命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不行乃命楊存中同都督軍馬及事急復以王[illegible]權爲督視又以爲同都督○張浚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又言當詔王之望等還 上從之思退初不與聞此議乃與其黨搖謀爲陷浚計俄詔浚復如淮視師○夏詔於石頭城置柵以處北人之降者賜名忠毅拜降將蕭琦爲都統制命建康都統王彥以北軍千人與之○十月十八日淮西總領楊倓奏倓爲父存中除同都督江淮軍馬見在建康置司委有妨嫌乞回避詔特從

乾道元年 乙酉

修築建康府城

二月二日擢罷以端明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汪澈知府事九月十二日召赴行在

先是張孝祥奏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別無兩派正河自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一爲青溪自天津橋出柵寨門亦入于江緣柵寨門地近爲有力者所得遂築斷青溪水口創爲花圃以爲遊人就賞之地每水源暴至則泛濫城內居民被害若訪古而求使青溪直通大江則建康永無水患矣詔汪澈措定以聞從澈言欲於西園依舊時河道通柵門入江從之○澈言建康當舟車之會控扼之衝其中宮闕之嚴官府之重而城池頹塞久而弗治私竊惑焉嘗計工頗浩瀚約用錢二十萬貫已於五六月以來興工補築不出年歲可以究竟其他如調壘女頭等續次措置從之○三月令沿邊措置屯田等命建康都統兼提舉措置屯田守臣兼管內屯田使○六月二十一日建康都統劉源言諸軍見管職

二年
丙戌

十月九日左朝請郎直寶文閣王佐知府事

七月二十日佐改知平江府

馬大段數少詔令茶馬司經畧司於每歲額外各收買兩綱應副○九月二十日詔故太尉蕭琦妻榮國夫人耶律氏恤其遠來孀孤俸薄特支破國夫人合得諸般請給令建康府按月支攴○十一月十九日執政進呈建康府言蘆場沙田秋賦令年七月指揮令今秋拘催而九月指揮於來秋起催楊倓已依九月指揮而梁俊彥又令依七月指揮上曰只依九月指揮庶寬民力○十二月十四日詔印造建康府二百三百例零會三十萬貫令權貨務差能幹官逐旋管押前去交納從淮西總領所請也

正月建康都統劉源繳納諸軍事故人付身二萬本有奇樞密都承旨張大淵言於朝詔進源官一等○三衙江上四川大軍新額總四十一萬八千建康五萬其後諸軍增損不常然大都通不減

八月六日徽猷閣直學士朝請大夫陳之茂知府事

九月二十四日致仕

十一月七日右中大夫敷文閣待制方滋知府事

四十餘萬合錢糧衣賜計二百緡可養一兵是歲費錢已八千萬緡○五月二十八日淮西總領楊倓言乞將江東安撫司建康府并都統司酒庫並撥付淮西總所其貢到價錢除本外合得息錢並行撥還諸司從之○六月八日詔建康府百姓朱端明任光烈並行處斬以端明等結集謀叛事發送法寺勘鞫得實故有是命○八月十五日詔令建康府守臣括責到貧乏歸正人計口日支米廢疾病患添支鹽菜錢仍踏逐空閑屋應副居住見賃屋人房錢減半○上元縣令李允升在任日私於廳側置上庫拘收贓罰錢并諸色雜收管錢並不附歷節次盜支入己大理寺定斷法當絞特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決脊刺面配惠州牢城仍籍沒家財守臣王佐不能舉劾縱允升等贓而去詔特追兩官

勒停建昌軍居住○十二月十六日詔
建康府苴橋酒庫依舊撥隸馬司軍管
幹收息錢充犒賞用

三年 丁亥

九月二日[illegible]召赴行在二十四日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史正志知府事兼沿江水軍制置使兼提舉學事

八月二十三日 上宣諭宰執曰史正
志條具到舟師利害其間亦有可行者
魏杞奏曰見正志之論甚有理 上曰
欲早行措置蔣芾奏曰陛下將來要
差大臣出使不若先遣史正志它時可
爲參贊 上曰便差知建康府仍差沿
江制置使自建康至鄂渚舟師並令總
之○二十九日又言合用印記乞於禮
部關借奉使印其官屬並用安撫司僉
廳其造船教閱支費就用安撫司錢物
從之○十一月十八日就令鎮江建康
都統司各招强壯諳會水軍五百人逐
旋招到令總所審驗先次支破錢米候
足日申取 朝廷指揮塡撥

四年 戊子

六月十二日正志轉朝散郎

三月十日史正志言乞將所椿見錢十
萬貫收係制司水軍赤歷澤買良材於
所產州軍就建康置場增造一車十二
槳四百料戰舡相兼使用從之○正志
以蔡寬夫宅基創貢院重建新亭東冶
亭二水亭移放生池於青溪建青溪閣
十月四日詔令殿前馬步軍司各差統
制一員前去建康府同江東帥漕於本
府近便寬闊去處踏逐牧放馬五千匹
并牧馬官兵寨屋地段措置修蓋所有
禾豐圩收到稻穀令淮西總領所椿管
○正志重修鎮淮橋飲虹橋上爲大屋
數十楹極其壯麗○十一月 御札獎
諭正志職務振舉遣中使賜金帶

五年 己丑

六月二十六日正志除敷文閣待制

六年

二月二十一日正志改知

閏五月詔江東路被水去處比餘路最
多可令江東轉運司將建康府實被水

庚寅		七年 辛卯	
成都府三月一日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周淙知府事	縣分第四等第五等人戶今年身丁錢蠲並與放免一年不得巧作名色仍舊科取○十一月九日詔建康府滲留行宮酒庫一所將收趁息錢令留守司椿管貼助移屯軍馬支遣聽候御前支用	三月初十日蔡改除太府卿淮東總領六月二十三日端明殿學士右中大夫洪遵知府事七月四日赴行在奏事十八日除資政殿學士回府	虞允文爲相移馬司屯于建康○二月九日戶部言令兩浙運司分撥得熟州軍收糴馬料五十萬碩內起發四十萬赴建康府○五月十八日詔建康府都統李舜舉將廬州所置軍酒庫移於建康蓋軍庫合千人以威力攙奪拍戶郡計日虧故有是命○十二月十二日洪遵言蕪湖知縣呂昭問以和糴爲名禁止米斛不得下河饒州早傷前來收糴米七百五十餘碩本縣抄札不令交還詔昭問降一官放罷

八年 壬辰		九年 癸巳	淳熙元年 甲午
十二月二十七日[illegible]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二月三日詔建康府正覺禪院彭普海管幹 皇兄元懿太子殯所香火已及三年賜度牒一道○七月二十四日詔建康府絹三千五百匹並與免放令戶部以沙田蘆場錢撥還○十一月十六日詔建康府都統郭剛將本軍戰馬上就建康府牧養	正月二十六日敷文閣學士左朝散大夫[illegible]知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illegible]	

二年乙未

尚書如此後
敵陞二月召
赴行在五月
十一日制議
大夫充龍圖
閣待制劉珙
再知府事六
月四日召赴
行在奏事七
月除敷文閣
直學士同府
十二月十一日
召赴行在
三月二十一日
資政殿大學
士中大夫劉
珙知府事

劉珙至府會歲水旱首奏倚閣三等戶夏稅分遣官吏行田蠲租又奏行下漕司遣吏行屬郡視其所蠲租未盡者悉以與民又奏禁上流稅米遏糴違者劾治得糴米二百萬斛貸裕管及總司錢造官糴米又得四萬九千斛又奏禁州縣毋得督舊逋借常平米以付坊戶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 上嘉其績賜書褒諭官民爲立生祠

三年丙申

八月十七日珙
轉太中大夫

珙重修府學立明道先生祠朱熹記之

四年丁酉

五月十一日珙
除觀文殿學
士再任

珙再任執政擬進除日云劉珙居守建康已及二年可除觀文殿學士 上曰以及二年而除職非用人之體乃改云居守建康績効顯著可特除觀文殿學士令再任

五年戊戌

七月珙致仕
十月十六日
特進觀文殿
大學士陳俊
卿判府事

六年己亥

七年庚子

七月二日俊卿除少保

八年辛丑

三月二日俊卿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

四月十二日端明殿學士中大夫范成大知府事

成大開府金陵適歲旱招徠商賈捐閣夏稅請于上得軍儲二十萬碩振饑民苗額十七萬斛是年蠲三之二而五邑受粟總四萬五千四百餘戶無流徙者

九年壬寅

十一月初二日成大特授太中大夫

盜發柴溝去城二十里又刼江賊徐五稱靖江大將軍成大設策收捕皆獲而誅之成大在鎮二年以條畫代輸下戶秋苗及丁錢一半

十年癸卯

八月二十日成大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九月二十日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錢良臣知府事

詔經理屯田良臣奏上元溧荒圩并寨地五百餘頃不礙民間泄水可以修築開耕

十一年甲辰

府境大水

詔賑䘏建康府之被水者始立養濟院

十二年乙巳

三月十七日良臣授資政殿學士

御札戒飭建康都統閻仲

十三年 丙午

三月移禾石水軍二千五百人屯靖安鎮

十四年 丁未

十五年 戊申

六月昌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八月二十日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江東安撫使森知府事

十六年 己酉

閏五月一日森轉朝請大夫

紹熙元年 庚戌

九月二十一日森轉朝請大夫除顯謨閣待制再任

廂禁軍營舊皆茅廬森至易為瓦屋數千間號曰新營其隸尺籍若始不與民居雜有　詔獎諭軍兵營屋經畫有方民不病擾居處既定士不知勞

二年 辛亥

正月森改知江陵府　二月煥章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江東安撫使余端禮知府事

三年 壬子

端禮以貢院湫隘修而廣之

四年 癸丑

三月端禮召赴行在　七月顯謨閣學士通奉大夫江東安撫

五年甲寅	使鄭僑知府事 十二月授正議大夫	
慶元元年乙卯	正月二十三日僑除吏部尚書 因辭改除龍圖閣學士依舊知建康府七月二十五日仍除吏部尚書	
二年丙辰	正月二十二日寶文閣學士太中大夫江東安撫使張杓知府事	建府學 御書閣議道堂稍重釋奠禮儀飭典籍增餼廩文風大振重修北門親兵寨千二百八十七楹

三年丁巳	二月杓除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 五月二十日資政殿學士中大夫江東安撫使趙彥逾知府事	
四年戊午	三月二十日彥逾除資政殿大學士依所乞與宮觀 十二月二十七日華文閣學士中大夫江東安撫使錢象祖知府事	
五年己未	十月象祖除徽猷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溧陽人史思賢刲心療母疾

六年庚申

閏二月四日鎮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東安撫使吳琚知府事

郡人朱舜庸編金陵事迹二十餘年乃獻之府遂修爲建康續志二百二十卷

嘉泰元年辛酉

二年壬戌

正月七日吳琚再任三月二十三日特授少保十月十四日致仕十二月二十日徽猷閣學士朝議大夫江南東路安撫使[illegible]知府事

句容增科和買久爲民害邑令趙時侃白于府琚慨然動心即日露章乞捐郡計以寬民力詔從之自是府爲歲出萬三千緡爲之代輸凡絕人戶和買絹一千十九疋綿一萬一千六十兩

三年癸亥

三月[illegible]除寶文閣學士宮觀四月五日敷文閣學士通議大夫江東安撫使丘崈知府事

四年甲子

開禧元年乙丑

四月[illegible]除寶文閣學士令再任六月六日除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二十二日朝請大夫

重建鎮淮飲虹二大橋

二年丙寅

三年 丁卯

寶謨閣待制江東安撫使葉適知府事七月十一日兼沿江制置使

二月[illegible]除寶文閣待制改兼江淮制置使專一措置屯田七月召赴行在 九月朝散大夫寶謨閣待制江東安撫使[illegible]知府事兼江淮制置使專措置屯田九月十八日兼制置使依舊知府事十一月九日 改陞[illegible]到府十二月十六日

適陳措置屯田五事請置沿江堡塢并團結淮西山水寨四十七處各爲圖冊以獻于 朝

嘉定元年 戊辰

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江東安撫使[illegible]知府事

正月五日[illegible]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府事六月召赴行在 八月十四日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江東安撫使[illegible]知府事兼江淮制置大使

二年 己巳

六月二十九日[illegible]丁母憂八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江南東路安撫使[illegible]知府事九月十三日致仕

夏大旱蝗爲災

三年 庚午

正月二十七日朝請大夫龍圖閣待制江東安撫使黃度知府事兼江淮制置使

度陞辭日賜金帶時建康旱蝗民飢盜作度至盡發稀廩所活百餘萬口蠲夏税二十餘萬賊夜刼城東南立就擒而横山鬱山賊皆奔散悉奏赦之境内莫枕畫像立祠家家香火

四年 辛未

六月十六日度除寶謨閣直學士十二月六日磨勘轉朝議大夫

流離餓莩幾遍城邑度於城南北增養濟二院屋百間院各度一僧掌之所養貧民以五百人爲額春夏則稍汰去每歲用米一千五百斛錢二千緡

五年 壬申

十月五日度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

建冶城樓忠孝堂於卞壼墓側作晉元帝廟并祀其臣王導而下三十六人○度在鎮三年江淮稱治夜引賓佐賓雖經義寢後稍得新說披衣排戸以相告

六年 癸酉

正月十日中奉大夫寶文閣待制江東安撫使劉榘知府事兼江淮制置使十四日轉中大夫

十月二十八日榘轉太中大夫

七年 甲戌

七月八日榘除權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九月十日致仕

榘從上元主簿危和之請於簿廨之東建明道先生祠立精舍運使真德秀助金三十萬粟三千斛榘去大東緒成之○是年江東旱蝗運使真德秀憂之合本道義倉及轉般米數十萬斛而厚其積因戸部罷夏税之請以蠲其征取郡縣官及寓公之賢以覈其實大家勿勸分貧者糶乏者濟已甚者權粟賜之病者藏藥與之本之以河北救灾之議行之以青州之政櫛風沐雨遍走諸郡不足則開寄納倉出官錢糴之吳中又不足則以翰苑橐中金益之不忍留都之不及則發私財以賑贍之流亊民益急則轉糴爲濟又開東門外新河因役以飽飢民又立范純仁祠于漕司榜其堂

八年 乙亥

十一月十日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江南東路安撫司公事兼主管江淮制置司公事李大東知府事

日忠宣○六月初七日本路安撫轉運奏江寧縣城南民戶因淳熙五年措科家業營運錢起認和買綿絹錢三千七百餘貫民力重困乞從本府及轉運司各中半抱認盡與除豁從之○七月創置唐灣水軍二千五百人

九年丙子			正月六日大東召赴 行在	漕司貢院舊皆寓試僧寺副使真德秀始創貢院于青溪之西
十年丁丑			二月十五日寶謨閣學士中大夫江淮制置使江東安撫使李珏知府事七月二十五日轉太中大夫	丞開浚 行宮後古珍珠河以泄霖潦見水底有大梁板乃止
十一年戊寅			正月三日珏進封開國伯四月二十四日丁母憂七月十日中奉大夫顯謨閣待制江東安撫使李大東再知府事九月十六日除寶文閣待制沿江制置使仍知府事	金虜入寇揚百萬圍滁州急珏檄杜果及王好生督兵援之果縋城入啟鑰以納城外被逐之民數十萬果登陴中二矢力疾指授守禦得宜城屹不動虜卒斬其建議者五人焚攻具而去
十二年己卯				
十三年庚辰				溧陽令陸子遹革積年差役和買之弊民皆德之

十四年辛巳 夏大水

十月大東轉中大夫

淮西總領商碩立鄭介公俠祠于清涼寺即俠讀書處也 十一月併唐灣靖安兩水軍爲一軍置統制統領各一員

十五年壬午

四月大東以玉寶賞轉太中大夫進封開國伯七月除華文閣直學士九月十日除寶謨閣直學士特轉一官差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十月十六日朝議大夫嶸章閣待制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illegible]知府事

嶸請于朝建平止倉于廣濟倉之左秋冬糴米貯之春夏糶之取價平則止之義

十六年癸未

紹熙中余端禮管創貢院至是傾圯嶸其子也撤而新之凡屋二百十有二楹自堂至門皆甃以甓楊萬里爲記

十七年甲申

十一月二十五日嶸除顯謨閣待制特轉一官

賜嶸金帶 十一月三十日密劄行下建康府係沿江重鎮合行增屯兵馬以壯聲勢令制司招刺步軍三千人馬軍三百人騎以防江軍爲額並聽沿江制司節制

寶慶元年乙酉

正月嶸致仕 朝議大夫直煥章閣江東轉運副使[illegible]再兼權沿江制置司江東安撫司兼建康府職事

二年丙戌

十一月二十九日[illegible]司農少卿

除善遇職事修舉進職再任

三年丁亥

二月初五日[illegible]赴闕中奉大夫寶章閣待制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

創制置司僉廳

紹定元年 戊子

使善湘知府事

四月善湘轉中大夫六月轉太中大夫十月轉通議大夫除龍圖閣待制兼江東運使

時李全叛善湘募効用軍一千四百五十五人益其備

二年 己丑

善湘增收後湖田租遂為額

三年 庚寅

正月善湘除煥章閣直學士十一月除煥章閣學士江淮制置大使餘仍舊

四年 辛卯

三月日善湘以慶壽恩轉通奉大夫進天水郡開國侯五月除兵部尚書仍任十二月轉宣奉大夫除江淮安撫制置大使餘仍舊

二月 賜詔獎諭

五年 壬辰

正月一日善湘除端明殿學士與執政恩例仍舊任陞留守九月除資政殿學士轉光祿大夫仍舊任進封郡公

十月 賜詔獎諭

六年 癸巳

二月善湘奉御筆帶職久任奉御筆依前貢

端平元年甲午

政殿學士提舉萬
壽宮　七月十日
朝請大夫試大理
卿江東安撫使兼
沿江制置使陳韡
知府事十二月
十六日召赴行在
十月十一日朝請
大夫新除工部侍
郎沿江制置使兼
江東安撫使陳韡
知府事

正月賜　宸翰獎諭幷賜金器香茶疋
段○二月賜牙簡金帶魚袋繡鞍馬未
幾奉　御筆帶職入奏尋予祠
建康府奏請以　行闕之重比臨安府
恩例特增解額　詔增兩名

二年乙未

正月九日韡被
旨帶職入奏乞回
任閏七月十日除
權工部尚書依舊
任十月二十八日除
權刑部尚書沿江制置
大使累辭依所乞

三年丙申

三月十八日韡特
轉兩官除煥章閣
學士依舊沿江制
置使兼淮西制置
使餘仍舊

十二月十五日韡調兵勦虜江北戰而
死者甚衆遂於覆舟山龍光寺側立義
塚二所收而葬之度僧二人守其事給
田百五十八畝爲時享佛果之費○兩
淮士民因避兵連年侵擾避地諸沙是
年制司差官撫卹招募涅刺充民兵創
効軍分十部置制領將佐
府學置房廊始立貢士庫○四月韡請
于　朝取發福建兩浙江西湖南諸郡
土牢拘鎖人揀選强壯兩刺雙旗立名
破敵軍凡所部去處曾經作過及犯强
盜堪充軍之人一例刺旗發下本軍

嘉熙元年丁酉

正月初八日朝請
大夫寶章閣待制
沿江制置使江東
安撫使別之傑知
府事六月十一日
除工部侍郎十一

二年戊戌

三年 己亥

四年 庚子

淳祐元年 辛丑

月二十九日轉朝議大夫三月五日之傑除權兵部尚書兼督府參贊軍事三月二十六日之傑權督府職事六月二十八日除寶謨閣學士十二月十九日督府結局特授中奉大夫三月十二日之傑除兵部尚書兼淮西制置使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

之傑兼淮西制置因置司采石調遣師旅解圍安豐軍○賜詔獎諭遣使賜金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進職端明殿○修府學

士

二年 壬寅

正月一日之傑被旨帶職入奏二月四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四月十八日華文閣學士宣奉大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杲知府事

杲至府殿謁後首謁程純公祠○楊林堡去和州二十里而近前後調遣驕將悍卒往往宿留此地未即赴敵或至稽遲軍事杲至相其形勢知不必守且恐伺敵罷其戍以守堡之費增備和之費兩淮流民多寓沙上杲由為之慮調舟師循環以護外虞民得奠枕九月虜圍儀真勢甚岌岌且於北山治攻具陳公塘故濠水眞揚聲援不通幾月朝廷諭杲勿泰越為心杲聞命啓行蒐卒練兵於龍灣伐木治砲於東陽不三日中外嚴辦鼓行西上越宿至城下即命子庶及總管譚斌提銳卒八千入城中父老大喜虜望見名旗曰此安豐盧州杜制置鄒比曉悉遣去杲遣將追之虜大敗杲進職子庶差知眞州杲謂庶曰鄰闔見眞不可守推以畀汝粉榆之邦只當勇往萬乙有警吾親提兵以援汝

三年 癸卯

正月十五日杲除敷文閣學士

四月初六日以杲應援蘄州虜騎退遁 台遣行宮趣鑰司內侍鄧孫李傳賜杲御㒹花金帶及牙簡香茶纈羅等○天禧寺後南軒乃張宣公讀書之地總所以爲榷酤之場杲止之乃葺祠宇撥田充祀事○增府學養士田置貢士莊并及淮士○閣舊租蠲新租二萬八千餘石先時受納官斛米正斛各取三十楮爲糜費杲榜諭不得收過二楮民樂輸焉

四年 甲辰

三月十三日杲除刑部尚書四月十二日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沿江制置使兼江東安撫使兼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屯田使 知府事

五年 乙巳

四月初六日杲時暫兼權淮西總領二十八日特轉朝散大夫五月二十日召

槐職事修舉特轉一官○八月密劄行

赴 行在 六月下以夫所招新軍以策勝爲名分爲六

二十七日中奉大夫資政閣待制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屯田使趙

軍每軍五千人其右軍中軍屯駐建康府令守臣節制

以夫知府事

六年 丙午

四月十三日以夫除華文閣待制四月轉中大夫

以夫修府學更命教堂名曰明德闢大成殿兩廡以妥從祀

七年 丁未

四月二十三日以夫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淮

賊窟以重兵犯淮泗蔡視師江上謂遣勸知○廣親兵教場建堂高壯扁曰指

浙移運使六月初九日準奉授大夫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江東安撫使葵知府事

○卽馬鞍山下古鐵冶溝旁置爐鞴以鑄兵○給旗榜招募兩淮農業強壯二千五百三十一人立精銳軍

八年 戊申

二月葵奏招泗獲捷 御筆獎諭仍宣賜金器幣帛香茶○五月特轉三官○九月以 明堂禮成特賜金器幣帛香茶加食邑累具奏乞將督府結局不許○田事所史宅之差官經理沙田以來定租撥隸總所倘軍建康計十六萬二千三百五十八畝

九年 己酉

二月特授葵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督府結局固辭

葵委官團結兩淮稅戶連年避難寓止江南者充半年軍令於金山莊團寓屯駐○正月葵將元來科降銀絹官告度牒差官解還 朝廷除右丞相固辭不拜○初陳韡建閫湖南招沿江諸沙一帶強壯淮民以自隨至是韡解湖南印申 朝廷撥隸沿江制司立為親兵左右部增至千人

十年 庚戌

丞相不拜

二十二日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淵知府事

五月淵除資政殿學士依舊職仍與執政恩例進封金陵侯

五月 御筆吳淵久歷從班歷更事任茲領江閫備竭忠勤山寨耕屯俱就規畫可特除資政殿學士仍與執政恩例○府學增先賢祠撥後湖田七千二百餘畝創義莊立規式支助貧士之吉凶不聽者○明道書院圍爐於火因更創之廣齋序增廩稍稍講課上遊者衆宸翰賜明道書院四大字為額

十一年

五月淵特轉通奉大夫

五月 御筆吳淵所奏在任以來興利除害具有條理所列二十五事究心於

辛亥

月以明禋恩進爵爲公

士民兵者甚至忠勤體國艮用欵嘉可特轉兩官○建錦繡堂於府治之左上爲忠勤樓建鎮青堂於郡圃上爲鍾山樓○宸翰賜淵錦繡堂忠勤樓六大字

十二年 壬子

正月淵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當月改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以臣僚論罷

二月寶章閣直學士通奉大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王埜知府事

總領陳綺建翠微亭於石頭城山頂擅登臨之勝

寶祐元年 癸丑

六月埜除煥章閣直學士職任依舊

二年 甲寅

六月二十八日埜除禮部尚書八月初四日以寶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光祖知府事九月轉通奉大夫

三年 乙卯

六月十日光祖除寶章閣直學士職任依舊七月初數任八月二十二日除寶章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節制

光祖以到任送到例冊并備堂公用器皿見錢等二十萬支犒軍民○減沙租一日課額三分之一○倚閣元年夏稅折帛錢七萬六千五百餘貫絹八千六百四十餘疋紬一萬六千二百餘兩絲一百餘兩秋苗粳米三萬四千一百八十餘石糯米一千二百九十餘石稈草七千

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光祖知府事十月初四日兼提領江淮茶鹽所

五百六十餘束豆錢一千三百餘貫以寬民力

四年 丙辰

四月二十二日光祖除煥章閣直學士依舊任六月二十七日特轉通議大夫

創招　御前遊擊軍三千餘人遊擊水軍三千人○創遊擊軍寨屋三千餘間於武定橋東○增賞格教閱諸軍○始立則例支給錢絹酒米以助諸軍之婚嫁者女年十四以上及寡婦之無依者皆為擇婣議嫁○增給諸軍鹽米著為例○措置軍器庫增庫眼及提點官舍申嚴火禁○委官下作院分項任責修造軍器○差將佐往江西造戰船○撥錢十萬貫往鎮江府造戰船○又撥錢二十萬貫助太平州池州添造戰船○歲樁安慶府修城錢三十萬貫○親閱水軍於龍灣賞犒增倍○又立賞格招募木藝精強之人○以建康一十一監

五年 丁巳

正月一日光祖除寶章閣學士依舊任六月二十一日特轉通奉大夫十二月十四日除刑部尚書依舊任

分為上中下三等旬一會敎仍委官帶錢會循視支犒○罷諸酒坊吉凶青冊額錢一十三萬五千貫○除秋苗斛面令人戶自槩○倚閣二年夏稅折帛錢六萬八千二百九十餘貫絹一萬一千八百九十餘疋綿三萬五百餘兩

奏建府治堂宇中為堂七間揭　宸翰所賜忠實不欺之堂六大字○蠲減溧陽溧水兩縣酒息額錢并免積欠○飲虹鎮淮二橋圯於水乃重建之○發御街自天津橋達于南門○給借百姓錢本營運兩月後還其本不取息○蠲除上元江寧兩縣撒隱稅額為錢一萬八千一百餘貫○發原椿會賑濟小民○禁止城內私開櫃坊監留罪人者勒令日下改業○措置居養院以處無告之民○創安樂廬以拯道途疾患之無所歸者○免王宗沙洲務租錢○重建新

六年 戊午

開慶元年 己未

二月四日光祖除□□奏以建康以下江面分爲三節自
端明殿學士京湖老鸛嘴至芳輪隘爲上流隸鎮江自趙
制置大使知江陵家洲至鵲河隘爲中流隸澉浦自石莊
府□□以觀文至黃茵泉爲下流隸許浦每隘選卒百
殿學士光祿大夫人船十隻又選三將各統千兵往來循
沿江制置大使視緩絡聲勢從之○鎮淮橋燬於火重
兼江東安撫使建之○移平江府新招軍三千人駐建
知府事 康府

亭○坊巷舊扁僅存一二宗建者病之
乃捜舊名或益失傳扁揭凡三十
三所○冬大雪捐已錢三十萬賑軍民
○尚閣已役

三月馬光祖 自光祖之易鎮也江東皆思之再至民
除資政殿學 大悅前營以到任例用錢銀犒軍民至
是仍用前例月例用錢貼支湊作二十
萬貫普犒軍民一次○初鑄沿江制置
士沿江制置大使印○置總尚庫于府治右兄麟閣

大使江東安撫
使再知府事

諸司之館皆入焉寧以扁吏凡施報則
取之立名取禮尚往來之義○創遊擊
新軍寨屋三千餘間於西門內合前後
招萬二千四百餘人置都統制○募土
豪壯士材力出衆之人爲義士軍良家
子○置安樂房醫療新軍之疾患者○
九月乙巳韃虜自黃州界渡滸黃州
甲寅建康閫報即調陳萬鄉俊舟師三
千人赴援光祖并蹟白壽循視江面庚
申至池州被 旨差司江州又調劉權
朱遇龍舟師三千七百人赴鄂十月丙
子光祖至江州庚辰有 旨令正副兩
制使各提兵迎遇西上癸巳次黃州光
祖因招兵船爲助復回江州十一月辛
丑有 旨以中流江面單虛令回池州
丙申至池州丁酉得 旨依舊沿江大
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江州已亥進至
江州界有 旨依舊任建回司閏月乙

景定元年 **庚申**

浚城濠
創柵寨
門甕城

四月以江面肅清陞光祖資政殿大學士依舊任

亥至建康十二月虜人與詔江面震動亟遣蘇才都舟師三千人遏賊衝已未光祖復建司池州○創造火攻器具增造軍器軍衣及戰艦七百餘艘鑑旨津發應副上流

正月興工浚城濠四千七百六十五丈有奇築羊馬墻如濠之數○創柵寨門甕城○增築滁河隘○光祖兼池州行司大治戰具調張勝等舟師三千五百人與夏貴會于上流又調四千五百人應援江西未幾丞相益國賈公乗氣草平之勝捷出江上親董諸軍奪橋白鹿磯盡勦羣醜國步再安陳萬蘇才張勝等並超除都統制餘皆不次陞差三月光祖還建康有 詔獎諭進大資政賜金器幣帛○築宜城爲新安廣府○江閫節制淮西三郡巢縣尤爲要害奏創鎮巢軍辟置軍使○建都作院于青溪之南○

五月光祖兼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凡府城內外諸橋皆重新之益加堅實皆自書榜○重建制置司僉廳○修安撫司僉廳及府都廳○轉運司建野亭馬之純祠○青溪建先賢祠自吳太伯而下列位四十有一位各有識○浚青溪增堂館亭榭三十餘所築堤飛橋盡游觀之勝○賞心及白鷺亭相屬爲金陵絕景燬于火乃重建之雄於舊觀其前臨水作亭扁曰折柳爲賓餞之所役爲館扁曰橫江以待四方之賓客昔所未有也○龍回易庫改爲通江館亦以待四方之賓客○創東南佳麗樓○重建公使酒庫○先是嘗創安樂廬於府治北酒庫其適之僻也乃增創安樂南廬於安樂坊以便趨者○樞密院指揮將領江府江陰軍平江府嘉興府一帶江面并諸戍司防江水步軍並令涘江制司節制調遣創置樓鋪措置下

二年 辛酉

正月馬光祖特轉光祿大夫五月除觀文殿學士依舊任十月五日奉御筆召赴行在是月姚希得除華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

沿江防至于海○蠲前政所由營運官錢逋負一百餘萬○減諸坊酒額○葺義阡四所繚以長垣掌以緇流優其廩○蠲無爲軍等處魚利錢○重建東冶亭知稼亭望𡾊亭于半山寺側御札獎諭築宜城特轉兩官因辭不允○上元縣推政鄉獻瑞麥有旨獎諭日芝封來上麥穗呈祥良由善政之致和式表豐年之嘉兆宜宣德意仰荅天休乃建瑞麥亭于東冶亭之旁○朝旨括吳淵吳潛圩田之在府境者以租入隸總領所理爲經常○上元縣始建學○光祖命安撫司幹官周應合修纂建康志五十卷目錄一卷首尾一千六百一十八版三月開局七月成書八月進于朝有詔獎諭曰茲披來奏備見勤恍列郡志以著編總封疆之在目深夢奧纂殊用歎嘉

三年 壬戌

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公事知府事趙與訔除權淮西總領八月姚希得除寶章閣學士職任仍舊十二月時暫兼權淮西總領

十一月十三日姚希得開閫以到任例冊錢錄支犒軍民○賑濟貧民○倚閣句容溧水溧陽三縣苗稅○造多槳戰船并修舊戰船○至節濟丙丁戶貧民○雪寒濟貧民

三月修諸城門○砌錦繡坊街○六月修行宮○增創轉般倉○修教場亭○朝旨下江東撫司招不湼寄諸將官○蠲減營運官錢逋負○倚閣句容上元溧水三縣苗稅○造解內軍器庫鐵甲○創買戰馬○永蠲和州水退米一萬五千餘石○創建蜀三神祠于青溪之側○蠲放九郡諸縣牛皮觔角○冬寒撥米平價賑糶○至節濟貧民○歲

四年 癸亥

三月初四日[illegible]以淮西總領職事交割與[illegible][illegible]當月初七日除刑部尚書依舊任[illegible]當月二十八日兼權淮西總領十一月十九日以明禋禮成進郊

節濟貧民○溧水縣經界民田
修社壇○修府學○修明道書院立純公後○江寧縣始建學○修府倉○造水哨馬船○修東南兩嶽廟○修姚顯王廟○修王將軍廟○修謝將軍廟○重建都僉廳○重建撫司僉廳○重建制司僉廳○修江寧倚○置本府官廨一所○建洞神宮于三神祠之左○創造萬人軍器○招寧江新軍六千二百八十八人寨大小二十九所○諸營井泥不甃飲者病焉乃給錢修浚凡五百九十餘所倚閣上元江寧溧水三縣苗稅○至節濟貧民○祈雪劑給貧民錢米○歲節濟貧民○蠲減營運息錢○十

縣開國伯加月奉旨宣諭以修行宮成賜臣姚希得食邑三百戶金香合纈羅香茶併監催官通判馮端亮香茶有差　月　日姚希得丐祠不允詔獎諭略云卿二年制閫一意公家知無不為逆天之未陰雨事乃有備如人之護風寒式資允文允武之才兼任稽人之成功無強吏之來告積如繽用足食足兵之寄帥屯聯絡天塹奠安有良所歎嘉○上元江寧兩縣經界民田

五年 甲子

正月姚希得申乞免兼淮西總領二月二日奉旨依二十日交割與江東運副陸景思

祈雪劑給貧民錢○重建吳大帝廟○修卞將軍廟○修養濟院○創建馬寨卜基未定計合用之費申省椿留條來者成之○蠲減營運逋欠自壬戌以來總計一百九十八萬三千五百餘貫○倚閣上元江寧二縣稅自開閫以來五縣蠲數絹一千八百四十五疋有奇

三月六日光祖奉
御筆召赴行
在二十四日
奉
御筆除兵
部尚書兼
侍讀是月六
日三省同奉
御筆馬光祖
依舊職除沿
江制置大使
江東安撫大
使兼　行宮
留守判知府事
四月　日光祖開閫始光祖之去也

紬二十五疋有奇綿三兩九錢有奇綿
七千九十八兩有奇折帛錢二萬一千
六百七十六貫有奇米二萬一千七百
五十四石有奇布一十二疋折豆錢二
百二十一貫有奇並錢會中半○錮放
牛皮觔角自元年至三年欠數悉錮共
皮二千二百三十七筋四千九百九十
七角五千二百三十七○解閫例外支
犒諸軍孤遺貧乏軍婦米酒有差○濟
丙丁戶貧民錢○自辛酉冬迄今支濟
錢凡七十三萬九千一十二貫米凡三
千九百八十二石有奇賑糶米凡一萬
六十石六斗○造修戰船前後凡八百
四十八隻衣甲軍器前後凡二十一萬
二千五百六十[illegible]錢六百五十九
萬三千六百八十七其十七界

十二月十二日奉
御筆特轉金
紫光祿大夫
加食邑四百
戶食實封一
百戶

人思之時喧傳其再至命下民情大悅
爭迎拜於南徐道上父老相與覘其年
親歲泣光祖亦泣○始至創制司參機
四廨於青溪之南寬雅高明他廨所不
逮○分招寧江軍計一千二百七十四
人○買寧江軍馬計一千二百五十六
疋○買先鋒馬四百五十八疋○創先
鋒馬寨先是姚希得欲創而未遂至是
補其所儲以成之為寨屋八百七十八
間續又增一百三十六間內馬屋三十
間行屋九十間兩部官廳門樓六間○
造木哨馬船三百隻[illegible]○
又造船二百隻○修舊撥[illegible]百二十
二隻○創船寨屋五百五十間外作鵝
門六座提點官廨五間鋪屋神祠共二
十間門樓四座○修創衣甲軍器共八
萬八千四百卅一件○造和州屯田倉
二十間○造無為軍屯田倉四十七間

咸淳元年 乙丑

八月馬光祖辭兼總領二十二日奉
聖旨陳[illegible]戸部郎官淮西總領九月二十五日交割

○淮采石軍船及修舊損船共二百一十四隻○省罷添差總管鈐轄正副將共三十員一歲計減俸錢十八界會三萬一千二十八貫有奇米一千三百四十九石有奇絹一百七疋綿一百七十兩卽以此增給寧江軍制領將佐移無益冗員之俸以厲有用將佐之心仍揞其餘以備犒師賑

創建四郭門接官亭各有官吏舍及祠宇名東曰迎暉西曰致爽南曰來薰北曰拱極○創部庵于青溪之上爲屋三十間後累石爲山亭其巔曰最高山後跨飛梁涉修徑建堂二所其前曰簡寂其中曰觀心其後曰近民以其後臨通衢也青溪之勝聚于此○創無爲軍屯田倉六十一間○四月光祖丐祠不允荅詔有云卿素事 先帝爲股肱純惓注不忘起之家食重付北門之管鑰

爲長江之防曾未幾時讒間僕去留以遣予冲眇者一二臣外尤藉卿以寬顧憂焉昔人有卧總留臺者豈得遂以疾辭乎如云滿歲漸欲引年茲固未可須其體脊倚益懋壯猶是亦卿所以報
先帝之遇也所請宜不允○代納五縣人戶景定五年夏稅爲錢一萬一千有奇錢關中半代納秋苗糧計七千八百九石有奇糯計三百六十五石有奇布六十一疋有奇折豆錢三千九百四十八貫有奇錢關中半○放減王沙局商稅元額歲幾七萬緡○創慈幼局凡諸廂遺棄孩孺董官養乳婦月給錢米至七歲任支○鼎創雨華臺○再創烏衣園堂亭皆鼎建○六月光祖又丐祠不允荅詔畧曰卿有方叔克壯之猶膺畢公保釐之寄以國爲家以民爲身其可屬竭茲而勿徹桑虞商飈浸勁江防爲

先惜分陰以護風寒精神折衝徒得卿
重從容裘帶斯可養恬無秉尙成懋乃
攸績所請宜不允○再奏屢請不允荅
詔畧曰卿雖三命於居留今甫踰年於
宅牧我成未定廉 歸暇寧不求懷舊人
遠省卿若勤豈宜易退閫寄不可數易
雍事毋恃不來與其慕赤松之從游孰
若勉于木之偃息曷爲游奏未蠋予衷
不剛不柔而德修足食足兵而民信輿
聽欣悠圖功攸終所請宜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重建長干橋○秋八月虜哨
安慶無爲光祖提師勦逐以十五日戒
嚴九月七日虜遁十六日班師上親御
奬諭有曰覽奏以寇迫舒城元戎
鉞於一出忠悅爲國威聲僃虜諸將有
所倚賴事功何患不集予甚嘉之安慶
城高湛深固無足慮萬一有窺江之謀
則豫防方遏 使無透漏乃可切宜勉

二年 丙寅

旃庶寬憂顧○捌平糴倉爲屋四十間
有奇堂曰稷思貯米七萬石因王埜之
舊足爲十萬○又創助糴庫一所取其
息以助糴糶見三志○再創船槖二
百五十間于龍灣○增明道書院養士
錢月五百千○修行宮養種圃爲堂四
爲亭三爲臺一門閣神宇暨守視庖湢
之所莫不備具
正月光祖丐祠不允荅詔畧曰卿以文
武威風三尹陪京江淮經營厥功茂焉
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朕用寬北顧之
憂請護風寒惟卿遠慮無替于他成乃
圖功亦惟舊人丕克遠省昔 元祐初
留鑰洛師者求釋位 詔諭之曰視國
如家忠臣可以忘年卿年未至也勉爲
國計勿復懷歸所請宜不允○再丐祠
不允荅詔畧曰朕聞任賢責成者悠久
而不易體國經遠者華皓而益堅卿克

壯其猶不解于位者毒俊在服詎宜止足之謀搆亂間折衝奚必驅馳之役倘使卿遂山林之志孰爲朕分閫場之憂無聆老臣罔或自介用退所報先帝亦惟以救圖功所請宜不允○帥塡閫額軍兵和州無爲軍安慶府鎮巢軍各二百人建康都統司一百人帳前一百人○初創藥庫在軍器庫側近接府治至是乃改築于青溪之上四面皆水用戒不虞○初黃榜指揮綸納折帛錢開中半民願以見錢爲鄒元年已從民欲全納聞會本府代解見錢二年亦如之兵會省見錢三十萬六千貫○代輸溧陽縣咸淳元年秋苗七千八百六十三石九斗三升五合五勺○修四義府分命上元江寧簿尉董之西益地三十餘畝東又爲庵三間各築墻置門以防蹂躪○修府學○修廣濟倉七敖更名

十一月空準省劄以鎮巢堡軍改作節制和州安慶府無爲鎮巢軍四郡屯田使繫銜

曰廣儲○創制司倉于廣儲倉之左爲敖四前後共三十一間○初創平糴倉糴米七萬石台王埜所存三萬共爲十萬糴自糴足十萬埜之數不與焉　夏五大雨水民用昏墊乃分遣官僚攜錢及粟以濟之　是年歸食發平糴倉米賑糶擬時直幾三之一起三月至九月以陳接新民不知爲儉歲○秋八月丙戌虜犯蘄黃迫舒境邏視江防九月庚戌虜退回司○是月光祖乞守本官致仕不允答詔畧曰朕觀采薇出車之詩服勤王事不敢懷歸忠臣之誼也矧尚勵旣高天塹當防無曰不自儆至于借分陰庶克有備無患魏叔之力未遽楚臣之謀始壯益懋幹方之畧勿陳知止之言所請宜不允○肆再上不允暮詔畧曰十年三至　先皇帝所以委付卿者寧不曰北門管鑰非卿不可明哲保身

三年 丁卯

六月六日三省同奉　御筆馬光祖除參知政事尋具辭免再奉御筆可依直觀文殿學士仍舊任

嘗有古誼夙夜匪解不尤義之大者乎
留鑰重寄春防指期此爲何時而卿欲
引逸也重臣體國勿復有云所請宜不
允○九月三乞休致丙午奉　聖旨依
已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十月四乞
休致丙辰奉　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
得更有陳請○造三百料富陽船幷脚
船共四十二隻

正月掛冠之疏又三上皆弗俞○重建
貢院于青溪之南闢地崇基宏壯爽塏
爲屋共二百九十四間自前至後皆新
建○修南軒祠撥田四十畝有奇合前
御社泉所撥百畝並爲修葺費○創小
學歲撥米一百石爲庖廩助○創哲清
館于龍灣館客旅舊址爲屋五十二間○
差官往江西造二百料富陽船一百隻

四年

水哨馬船一百隻脚船一百隻○六月
除參政卽上免牘尋奉　詔不允畧曰
朕迪簡良翰儀圖諟輔若稽元祐臣固
以留鑰嘯庸紹興臣鼎以制閫底績皆
自幾廷之舊入濟政路之崇卿受知烈
考服采遹聯華資經緯之才三命保釐
之寄日申儆軍實有嚴陰雨之防予救
寧武功克壯江流之險六月來歸受祉
益懋憲邦之猷四方宜力汝爲尚體欽
鄰之訓趣承晉接毋執謙嗚所辭宜不
允○尋以臣僚奏免新命　御筆宣力
閫寄亦旣有年式勞其歸固舊典也正
以力辭未郤所處今乃以處外爲宜亦
是一說可依前觀文殿學士仍舊任○
光祖再上疏乞守本官致仕　御筆秋
防屆候已非易帥之時體國不渝益重
高蹈之志其安厥職勿復固陳○七月
蠲減河稅務歲額商稅錢一分計一萬

九千六百七貫錢會中半著爲例○創儀賓館因前志舊名

四年 戊辰

二月一日三省同奉御筆馬光祖分閫累年備宜有効勞勣特轉一官令再任馬光祖具奏辭免二月一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正月創助糴西庫前有東庫故以西別之○二月辭免轉官再任　詔不允畧曰陪都資留鑰之嚴天塹控長江之險近彌茂著鬭庸亦既累年可無褒律卿尊側碩哲體國眞忱濟倚重於保二鎮蓋久殫於忠力兵民循拊之素屏翰備禦之周爰考績而陟明廸增秩而因任于以遂借留之願尚其寬憂顧之懷毋事撝謙亟祗成渙所辭宜不允○再辭免　詔不允畧曰卿以元老重臣紐玉符護金鑰得固圉折衝之道優牧民御衆之才分閫積勞迺辭進律朕所未喩昔漢宣帝選用牧守必使久於其任有治理効則賜璽增秩表異之茲績最之既騰於褒嘉乎奚容亟其祗若勿復重陳所辭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創南軒書院于古長千因山爲祠堂曰主一樓曰極高明齋曰求仁任道明理潛心爲屋共九十二間○三月軍民病疫委官醫日造其廬給以錢粟至六月止凡活軍民共二千有奇○蠲放銀楮東境歲額車船稅錢四萬貫著爲例○四月代輸五縣下五等戶夏稅錢關一十七萬一千三百六十六貫有奇計一十三萬八千四十四戶○放免夏稅市例錢○池口創蓋大使行府○九月代輸下戶秋苗○十月依文思院斛舊式鑄銅斛受納秋苗併造木斛一百隻以舊弊斛焚之通衢

五年 己巳

三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御筆馬光祖除知樞密院

正月禮高年○創三至堂○創野航于玉麟堂後○重創藥局○重建嶽廟○三月虜犯東淮民流境上分遣官屬攜粟以振之

事兼參知政
事□除寶
章閣直學士
沿江制置使
江東安撫使
主管　行宮
留守司公事
知府事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四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五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　周應合　修纂

志總序

倚相讀九丘史遷作八書丘以州別故九書以類從故八班固志而十之丘與書之法備焉志者識也後皆因之元和有郡縣志元豐有九域志天下郡縣各有志此建康志所由作也建康爲　今留都視它郡尤重今考其地自有城邑以來千七百年間因革凡幾爲城爲邑爲州爲府爲郡爲國爲都其治不同也

曰金陵曰江乘曰秣陵曰建鄴曰丹陽曰江寧曰昇曰建康其名不同也或置州刺史或置郡太守或置府尹或建帥閫或建大都督行臺或建節鎭或封侯王其制又不同也至於山川之形勝風物之表著與君誼辟之代見忠臣烈士之世由盛衰得失之可示勸戒者豈一簡所能盡哉於是隸而輯之爲志凡十一曰疆域二曰山川三曰城闕四曰官守五曰儒學六曰文籍七曰武衛八曰田賦九曰風土十曰祠祀屬辭比事其目各著于篇

疆域志一

金陵古揚州之域在周爲吳春秋末屬越楚滅越併有其地始名金陵秦兼諸侯置郡縣屬鄣郡改秣陵漢興封韓信爲楚其後更封諸王荊吳江都是也武帝初置刺史屬丹楊郡後漢因之建安十六年孫權自京口徙治秣陵明年改爲建業晉武平吳以爲丹楊郡及揚州刺史治建興初改爲建康元帝渡江都焉以宰相領揚州丹楊太守爲尹宋孝武分浙江東爲東揚州以揚州爲王畿尋復舊歷齊梁陳咸都

於此隋平陳廢丹楊郡立蔣州於石頭大業初復置丹楊郡唐武德三年爲揚州東南道行臺尚書省七年復蔣州罷行臺爲揚州大都督府九年州徙治江都以其地屬潤州正觀七年復爲揚州治所至德二載析置江寧郡乾元元年改昇州兼置浙西節度使上元二年州廢爲上元縣大順元年復置昇州天祐二年爲吳大城昇州建大都督府武義二年改爲金陵府天祚三年封徐知誥齊王建西都改江寧府晉天福二年李昪僭位國號唐

皇朝開寶八年復爲昇州天禧二年陞江寧府建康軍節度建炎三年

車駕南渡詔改建康府紹興七年駐蹕明年置留守古稱金陵帝王之宅東南形勝之地大略可考自秦之南遊隋之平陳將以厭其氣而析其地也然孫權據吳會以鼎峙晉元渡江實爲王畿宋齊梁陳因以有國其間從事河洛規取中原幾致混一累朝衣冠禮樂號爲中國正統吳唐割據經營規畫用力勤矣識者謂開

聖人創垂之業而成　恢復之功者實基於此
稽之前代因革分合名號靡常蓋自禹貢以迄于今
爲都者七爲治所者十有一爲國者六爲州者五爲
府者三爲郡十有四而僑置者九爲縣十有九廢併
者十僑寓者四今屬於府者五類而辨之作疆域志

地爲都

孫吳建都四世凡六十年**東晉**建都十一世凡一百
三年**南宋**建都八世凡五十八年**南齊**建都七世凡
二十三年**蕭梁**建都四世凡五十五年**南陳**建都五

世凡三十三年吳志及南史
吳志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成王所置名爲金
陵地勢岡阜連石頭昔秦始皇東遊會稽經此
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
斷連岡因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
之所命宜爲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
東宿秣陵因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
同遂都焉又獻帝春秋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
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爲難將軍有意屯

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諸葛亮亦曰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宅晉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然未有所適王導曰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孫仲謀劉元德皆言王者之宅由是不行蓋吳以來將欲經營四方未嘗不以此爲根本云○六朝事迹云南朝建都之地不過建康京口豫章江陵武昌數處其疆弱利害前世論之詳矣吳孫策以會稽爲根本大帝嗣立稍遷京口其後又嘗住公安又嘗都武昌蓋往來其間因時制宜不得不爾及江南已定遂還建鄴保有荆揚而與魏蜀抗衡其宏規遠略晉宋而下不能易也故孫皓捨建鄴而之武昌吳因以衰梁元帝捨建鄴而守江陵梁遂以亾李嗣主捨建鄴而遷洪府南唐遂不能以立王導斷然折會稽豫章之論而以建鄴爲根本自晉而下三百年之基業導之力也孫皓議遷

都武昌陸凱上䟽曰武昌土地危險非王都安
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沉漂陵居則峻危○蘇峻
之亂温嶠議遷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
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古之金陵聖皇所居孫
仲謀劉元德皆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
儉移都由是嶠等之議不行○齊蕭穎胄議遷
夏口柳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
心帝不從俄而巴東之兵至峽口遷都之議遂
息○梁元帝臨荊峽二十年情所安戀不欲歸
建鄴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都江陵周弘正諫
曰士大夫言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若黔首未見
入建鄴便謂猶列國諸王今日副百姓心不可
不歸建鄴○南唐嗣主用唐鎬計遷豫章而王
都官舍軍壘十不容其一二自公卿下至軍士
莫不思歸我

宋中興留都有錄已見書首

地爲治所

越築城治長干里楚置金陵邑治石頭秦改爲秣陵
縣治後漢分揚州置吳郡治建業建安十六年孫權
自京口徙治秣陵明年又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吳
旣克關羽都武昌以呂範領丹楊太守治建業永安
中分溧陽以北六縣爲丹楊郡仍治建業晉武帝平吳
以爲丹楊郡及揚州刺史治太康三年分淮水北爲
建業南爲秣陵更置江寧縣宋孝武以揚州爲王畿
尋復舊爲都見前此不重述隋平陳廢丹楊郡置蔣州治石頭

唐武德二年爲揚州東南道行臺置尚書省八年爲揚州大都督府貞觀七年復爲揚州治所至德二載改爲江寧郡治所乾元以後改爲昇州治所仍置節鎮寰宇記云天寶末明皇以金陵自古雄據之地祿山方亂不可以縣統之乃置昇州加節制上元二年復廢爲上元縣光啟三年還爲昇州治所仍置節鎮天祐二年爲吳楊行密大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其子溥改爲金陵府治石晉天福二年建西都改爲江寧府治李昪僭位號南唐因仍居之至我

聖宋初平江南置昇州治天禧二年改爲江寧府治建炎三年改爲建康府治紹興三年以府治建爲行宮遷府治於行宮之東南隅詳見城闕志

中興以來江東安撫司沿江制置司淮西總領所江東轉運司江淮提領所江淮都督府皆治于此詳見官守志

地所屬分埜

兩漢地理志吳地斗分埜隋地志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爲星紀周禮保章氏注星紀吳分埜通典曰在天官於斗則吳之分野晉永嘉中歲星熒惑太白聚

牛女之間識者以爲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元帝登寶位故史臣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苻堅會羣臣謀南寇石越對曰今歲星鎮斗牛福德在焉垂象弗差苻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伐此其大略

地所屬國名

吳國 在周屬吳太伯之國有國城在溧陽溧水兩縣之間即吳所築也夫差爲越所滅至漢高祖時以丹陽會稽豫章三郡五十三城立兄子濞爲吳王景帝時國除東漢末以其地封孫策爲吳侯弟權襲之曹操封爲吳王三國鼎峙吳亦稱帝因都焉詳見爲都

越國 越本夏少康之後封於會稽周元王四年用范蠡計滅吳盡有其地築城于此以謀吞楚詳見越城致貢於周元王賜胙命爲伯越兵橫行江淮號霸王後七世爲楚所滅

楚國 周成王時初封熊繹于丹陽乃在荆州非此所謂丹楊也其後國寖彊地寖廣至威王時滅越盡有吳越之地置金陵邑於石頭詳見山阜及懷王末項羽自稱楚秦滅楚以此地置鄣郡詳見所屬郡至漢高帝時封

韓信於楚鄣郡屬焉六年廢

荊國 漢高帝六年羣臣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賈爲荊王是年黥布反失國

江都國 漢景帝既誅吳王濞徙汝南王劉非爲江都王治故吳國至其子建國除後以其地置郡

昇國 皇朝天禧二年封壽春郡王爲昇王嘉祐四年翰林學士胡宿言 陛下建國於昇猶次列國非所以垂始封之地宜進昇爲大國無得封從之 國朝會要大國二十有四昇其一也

地所屬州名

揚州 禹貢北距淮東南據海皆揚州之域唐虞置揚州牧至漢武帝初置揚州刺史後漢因之分揚州之半置吳郡治建業後以封孫氏晉太康元年平吳徙治建業惠帝元康初有司奏揚州疆土曠遠統理尤難於是割七郡置江州元帝渡江都揚州統丹楊吳郡宋孝武分浙江東五郡爲東揚州治會稽而揚州仍領丹楊等十五郡大明三年以揚州所統六郡爲王畿以東揚州爲揚州八年復舊景和元年罷東揚

州隋徙揚州治江都置大督府以句容延陵曲阿等縣隷焉大業中廢唐武德二年河間王孝恭平輔公祏以江寧溧水丹楊溧陽安業復置爲東南行臺尚書省治江寧七年廢尋復爲大都督府領上元金陵句容丹楊溧水溧陽凡六縣九年徙治江都正觀七年復舊至德中復治江都秦觀揚州集序云漢刺史無常治後之稱揚州者指其所治而已

義州 晉元帝置陳大建元年廢爲建興郡領建安同夏烏山江乘臨沂湖熟凡六縣

蔣州 隋平陳廢丹楊郡於石頭立蔣州唐武德二年廢七年復置於金陵縣尋廢

昇州 唐乾元元年以江寧郡改置昇州顏真卿嘗以昇州刺史兼浙西節度使上元二年廢光啓三年復置天祐二年僞吳封徐溫齊公大城昇州武義二年改金陵府 皇朝開寶八年復置天禧二年改爲江寧府

茅州 唐初置領瑯邪金山縣後廢武德三年以句容延陵復置七年廢

地所屬郡名

故鄣郡 秦置漢元封二年更名丹楊郡吳永安中以蕪湖以南十三縣復爲故鄣治宛陵

丹楊郡 漢置治宛陵志云領宛陵於潛江乘春穀秣陵故鄣句容涇丹楊石城湖熟陵陽蕪湖黟溧陽歙宣城凡十七縣後漢因之建安十三年孫權分爲新都郡二十六年權始置丹陽郡自宛陵治建業領縣十九永安中分置故鄣郡丹陽所領惟溧陽以北六縣晉太康元年改建業復爲秣陵宋齊間分丹楊立毗陵郡丹陽所領惟建康秣陵丹楊江寧永世溧陽湖熟句容八縣隋平陳廢大業初復置領江寧溧水以當塗來屬割延陵句容等縣屬江都唐初廢爲州天寶元年復置領丹徒丹楊延陵句容江寧金壇凡六縣至德二載析置江寧郡

建興郡 陳大建元年以義州南瑯琊彭城郡地置領建安同夏烏山江乘臨沂湖熟凡六縣屬揚州

江寧郡 唐至德二載以潤之江寧句容宣之溧水溧陽置乾元元年改昇州

義興郡晉永興中以丹陽之平陵永世及割吳興郡置四縣立義興郡以賞周玘創義之功屬揚州

地所置僑郡名

淮南郡本秦九江郡漢立淮南王國後爲郡晉治壽春成帝初蘇峻祖約作亂於江淮胡寇南侵淮南百姓南渡者轉多於是僑立淮南郡以處之領蕪湖繁昌當塗逡遒定陵襄垣凡六縣宋大明六年以淮南故郡併宣城入于姑孰隋廢以當塗屬丹陽更於壽春置

南瑯邪郡晉元帝於江乘之金城立瑯邪郡屬揚州領臨沂陽都及懷德三縣在舊江寧縣東北五十里成帝咸和六年復瑯邪北漢豐沛宋大明四年以郡隸王畿五年行幸瑯邪郡原遣囚繫陳大建元年廢爲建興郡

魏郡廣川郡高陽郡堂邑郡四郡並咸康四年僑置幷所統縣並寄居京邑

南東海郡南東平郡南蘭陵郡晉元帝以江乘置四郡穆帝時以南東海七縣出居京口

地所置府號

金陵府 僞吳武義二年改昇州爲金陵府大和五年僞吳建都金陵壽龍天祚三年封徐知誥爲齊王建爲西都改江寧府

江寧府 天祚三年改金陵爲江寧府石晉天福二年李昇建國僞號唐

皇朝開寶八年改昇州天禧二年以昇州爲江寧府置軍國建康命 壽春郡王爲府尹建炎三年改建康府

建康府 建炎三年五月丙戌詔改江寧府爲建康府節鎮舊號如故

今所統縣名 存者丹之

上元次赤縣 唐上元二年廢昇州以江寧地置屬潤州後廢寶應元年復置光啟三年置昇州屬焉通鑑云大順元年置昇州於上元縣以張雄爲刺史縣初仍江寧舊治白下村光啟中徙鳳臺山西寰宇記云國朝遷南唐司會府今府治之東 御前後軍營是其地建炎徙今治在城東隅距 行宮纔一里

江寧次赤縣 臨江 歸化 金陵 白下 晉太康元年分秣陵置臨江
明年改江寧後廢永嘉中復置隋併秣陵建康同夏
地入焉大業初屬丹陽郡唐武德三年郎縣置揚州
更名曰歸化七年號金陵屬蔣州明年徙白下村稱
曰白下屬潤州貞觀七年復名歸化九年復爲江寧
至德二載置江寧郡而縣廢乾元元年復置屬昇州
上元二年州廢以其地置上元縣南唐割上元南十
九鄉當塗北三鄉因舊名復置隸金陵府圖經云古
縣治南臨浦水在城西南七十里實錄云南唐在州

城西偏西卽吳治城東臨運瀆今天慶觀東卽其地
國朝移郭下在城西北距 行宮三百步輿地廣記
云唐既改江寧爲上元南唐復析上元置江寧務治
郭下

句容次畿縣 漢置屬丹楊郡有句曲山其形如句字
因以名縣漢武帝封長沙定王子黨爲句容侯國除
復爲縣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發屯兵三萬鑿句
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船艦唐武德二年於
縣置茅州七年州廢屬蔣州九年隸潤州會昌四年

升望縣乾元元年屬昇州上元二年州廢屬潤州光啓三年復置昇州縣隸焉

國朝因之縣治在府東九十里晉毛寶傳燒蘇峻句容積聚峻頹乏食晉桓修傳王恭將伐南譙王尙之遣何澹之向句容修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修至句容而恭敗唐武德五年李靖討輔公祏兵先至丹楊公祏大懼棄城東走李世勣追之公祏至句容兵能屬者纔五百人

溧水次畿縣 隋開皇中析溧陽丹楊置屬蔣州大業初屬丹陽郡唐上縣武德三年屬揚州九年屬宣州乾元元年屬昇州上元二年昇州廢屬宣州光啓三年復置昇州縣屬焉

國朝因之縣治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唐武德二年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祏攻李子通渡江攻丹楊克之進屯溧水龍紀二年孫儒盡舉淮南之衆濟江前軍至溧水楊行密使李神福拒之又行密傳大順二年孫儒屯溧水行密遣李讎屯廣德皆此地也

溧陽次畿縣 秦置溧水所出南湖也漢初屬江都元

封中屬丹楊郡前漢封梁敬王子欽後漢封陶謙皆
爲溧陽侯吳省爲屯田志云封潘璋爲溧陽侯又封
孫皓封孫蔣爲溧陽侯晉太康元年復置分爲永平
隋開皇十八年併入溧水唐武德三年析江寧溧水
復置隸揚州九年隸宣州乾元元年屬昇州明年屬
宣州尋復上元元年又屬宣州未幾又復寶應元年
屬宣州光啟三年復屬昇州
國朝因之舊治在溧水縣東南九十里天復三年移
治今所在府東南二百四十里通典漢舊縣子胥奔
吳乞食之所即此溧陽也元和郡國志溧水在溧陽
縣南六里

秣陵縣 金陵 建業 更治所凡六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
金鎮之號曰金陵秦始王改爲秣陵屬鄣郡建康實
錄云秦縣城在舊江寧縣東南六十里秣陵橋東北
漢屬丹楊郡武帝封江都王子纏爲秣陵侯後漢復
爲縣孫權自京口徙治改曰建業晉太康元年復爲
秣陵三年分淮水北爲建業南爲秣陵宋書云縣治
去京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義熙中移於鬬場栢社

實錄云在江寧縣東南度長樂橋古丹楊郡是也元歷元年省揚州禁防參軍縣治移其處圖經云在宮城南八里一百步小長干巷內梁末北齊軍於秣陵故城跨淮立橋柵當是其地隋併入江寧景德三年置**秣陵鎮**今在江寧縣東南五十里

建業縣 晉書太康三年分秣陵淮水北爲建業建興初避帝諱改建康縣舊有城在吳冶城東實錄云縣治在故都城宣陽門內古御街東寰宇記云咸和六年徙出宣陽門外御街西建初寺門路東是也隋省入江寧

江乘縣 秦置方輿志云始皇登會稽從江乘還過吳漢屬丹楊郡王莽曰相武後漢復舊吳省爲典農都尉晉武帝復置咸康七年析南境爲臨沂屬瑯邪郡陳大建元年屬建興郡南史鄭襲嘗爲令

丹陽縣 漢元朔初封江都王子敢爲丹楊侯後漢爲縣晉封孫部丹楊侯南朝復爲縣隋廢武德二年析江寧溧水復置屬揚州正觀七年省入當塗天寶元年復置縣屬丹楊郡非舊地矣

湖熟 古縣名漢屬丹楊郡武帝封江都王子胥行爲湖熟侯一云姑孰後漢亦爲侯國吳省爲典農都尉晉武復置陳屬建興郡漢興平二年孫策攻揚州轉攻湖熟江乘晉蘇峻之亂毛寶燒句容湖熟積聚義熙九年罷臨沂湖熟脂澤田以賜貧人宋元嘉二十二年浚淮起湖熟廢田千餘頃二十八年徙越城流人淮南流入於姑熟皆此地元和郡國志云在舊江寧縣東南七十里今在上元縣丹陽鄉去縣五十里淮水北古城猶在

永安永世 漢元封中置屬丹楊郡壽廢吳分溧陽復置改曰永安孫休封弟謙爲永安侯孫皓封孫洪爲永平侯晉武又改永世惠帝分置平陵并永世凡六縣屬義興郡壽復舊名宋省入溧陽

平陵縣 詳見吳國城下今廢

安業縣 唐武德二年析江寧溧水置今廢

同夏縣 梁武帝生於秣陵同夏里大同元年因以置縣陳屬建興郡隋省入江寧圖經云縣東十五里有同夏浦舊有城今上元縣長樂鄉是其地

臨沂縣本徐州琅邪國縣晉咸康七年分江乘西界僑置屬南琅邪郡陳屬建興郡吳蔡覩諸葛極梁孟智陳明仲璋皆嘗爲令實錄云縣城在京江獨石山西臨大江在舊江寧縣北四十里南徐州記云縣有落星山屬慈仁鄉去縣四十里今上元縣長寧鄉攝山之西白常村蓋其地距上元縣三十八里

懷德縣晉大興元年琅邪國人隨帝渡江者幾千戶立懷德縣以處之屬丹楊郡未復爲湯沐邑後屬琅邪郡其地寄建康北境實錄云縣城在宮城南七里建初寺前路東後改曰費移於宮城三里西北者闕寺西宋元嘉十五年省入建康臨沂古跡編云費縣其琅邪分界於瀨溝村在縣北九里今在上元縣鍾山鄉

即丘縣本晉琅邪國縣元帝僑置屬南琅邪郡宋元嘉八年省入陽都

陽都縣本漢城陽國縣後漢改爲琅邪國晉廢元帝僑屬南琅邪郡宋大明五年省入臨沂

地所接四境

建康府東西二百三十五里南北四百六十里東至
本府界首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鎮江府四十里西
至本府界首一十里自界首至和州八十三里南至
本府界首二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寧國府一百二十
里北至本府界首四十九里自界首至真州一百
十里東南到本府界首二百八十五里自界首至常
州一百八十五里西南到本府界首九十里自界首
至太平州三十里東北到本府界首一百三十五里
自界首至鎮江府四十五里西北到本府界首二十
二里自界首至真州一百二十七里自府界到東京
陸路一千四百四十五里水路一千七百七十里到
西京陸路一千八百里水路二千一百九十五里

上元縣附郭東西九十五里南北八十五里東至句
容縣界八十里以周郎橋中分界西至江寧縣界一
里以御街中分為界南至江寧縣界七十里以永豐
鄉北白米湖為界北至真州六合縣界四十九里以
瓜步大江中流為界東南到句容縣界七十里以東
陳村為界自界首到句容縣三十五里西南到江寧

縣界四里以大隱鄉爲界東北到句容縣界六十里以章橋爲界自界首到句容縣八十里西北到真州六合縣界二十九里以湖熟大江中流爲界自界首到六合縣八十五里

江寧縣附郭東西八十五里南北九十八里東至上元縣界一里以御街中分爲界西至和州烏江縣界四十里以鰻鰲洲大江中流爲界自界首至烏江縣一十五里南至溧水縣界九十三里以烏刹橋爲界自界首至溧水縣四十五里北至上元縣界五里以金陵鄉爲界東南到句容縣界七十里以湖山鄉爲界自界首到句容縣九十里西南到太平州當塗縣界一百六里以章公塘爲界自界首到當塗縣一十七里東北到上元縣界二十五里以崇禮鄉爲界西北到上元縣界五里以金陵鄉爲界

句容縣東西七十里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至鎮江府丹徒縣界五十里以山口爲界自界首至丹徒縣五十里西至上元縣界二十里以周郎橋中分爲界自界首至上元縣七十里南至溧水縣界六十里以丁

塘村爲界自界首至溧水縣三十里北至真州揚子
縣界七十里以下蜀大江中流爲界自界首至揚子
縣六十里東南到鎮江府金壇縣界六十里以茅山
崇元觀西堆爲界自界首到金壇縣六十里西南到
江寧縣界七十里以上義山東綠楊村爲界自界首
到江寧縣九十里東北到丹徒縣界六十五里以左
橋爲界自界首到丹徒縣四十五里西北到上元縣
界八十里以東陽鎮霸橋爲界自界首到上元縣六
十里

溧水縣東西八十二里一百三步南北一百五十五
里三十八步東至句容縣界三十七里以浮山頂爲
界自界至句容縣四十里西至上元縣界三十五里
以烏石橋爲界自界至上元縣八十五里南至寧國
府宣城縣界一百一十里以四牌岡爲界自界至宣
城縣一百三十里北至江寧縣界四十五里以上義
山爲界自界至江寧縣七十五里東北到句容縣界
四十里以塈湖岡爲界自界到句容縣五十里東南
到溧陽縣五十里以分界山爲界自界到溧陽縣七

十里西南到寧國府宣城縣界一百三十五里以昆山鄉為界自界到宣城縣一百里西北到江寧縣界四十五里以烏刹橋為界自界到江寧縣七十五里

溧陽縣東西一百五十里南北一百六十里東至常州宜興縣界一十五里以蔣埭牌為界自界首至宜興縣七十里西至溧水縣界八十五里以三塔墩為界自界至溧水縣四十里南至廣德軍界七十里以石屋山分流為界自界首至廣德軍八十里北至金壇縣界八十里以長塘湖港荻場為界自界首至金壇縣四十里東南到宜興縣界八十里以白塔山為界自界首到宜興縣四十里西南到宣城縣界一百二十里以湖東北岸為界自界首到宣城縣一百三十里東北到宜興縣界四十五里以五家村為界自界首到宜興縣六十五里西北到溧水縣界七十五里以曹山陸路為界自界首到溧水縣四十五里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五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六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疆域志二

鎮市

淳化鎮 在上元縣東四十五里鳳城鄉淳化五年置

金陵鎮 在江寧縣南六十里本陶吳鋪景德二年改為鎮

秣陵鎮 在江寧縣南五十里

常寧鎮 在句容縣東南五十里天禧元年以鎮置寨

下蜀鎮在句容縣北六十里

土橋鎮在上元縣東南六十里與句容縣兩界

東陽鎮在句容縣西北六十里郡國志云楚漢之際改秣陵爲東陽郡因爲名有館驛

江寧鎮在江寧縣西南六十里

鄧步鎮在溧水縣南一百二十里乾道四年正月差官收稅寶祐四年權鎮張師魯申府移東壩市收稅

孔家壇鎮在溧水縣南四十五里

固城鎮在溧水縣南九十五里

高淳鎮在溧水縣南一百里

舉善鎮俗名戴步在溧陽縣南三十五里

社渚鎮在溧陽縣西南六十里乾道四年移稅額於溧水縣鄧步

古市案宮苑記吳大帝立大市在建初寺前其寺亦名大市寺宋武帝永初中立北市在大夏門外歸善寺前宋又立南市在三橋籬門外鬬場村內亦名東市又有小市牛馬市穀市蜆市紗市等一十所皆邊淮列肆裨販焉內紗市在城西北耆闍寺前又有苑

市在廣莫門內路東鹽市在朱雀門西今銀行花行雞行鎮淮橋新橋笪橋清化市皆市也舊志

考證南史徐度傳云徐嗣徽任約等來冦高祖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頭市廛居民並在南路去臺遥遠恐爲賊所乘乃使度將兵鎮于冶城築壘以斷之以此知六朝市廛多在淮水之北冶城之東也○通典梁有太市南市北市令太南北三市丞陳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隋食貨志言陳時淮水北有大市十餘所置官司稅歛既重時甚苦之○庾闡揚都賦云其寶貨則瑤琨玕青碧素珉陽球散火陰田潜珍雲英水玉錯耀龍鱗煥若金膏晃若銀燭瑠璃冰清而外映珊瑚觸石而上翹牙箄列文於象齒火布濯穢於炎爕西岨石城則舟車之所會東盡金塘則方駕之所連○梁庾肩吾游市詩云旗亭由御道遊目暫迴車○晉史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南史後廢帝元徽二年張敬兒破賊宣陽門莊嚴寺小市○丹陽記曰苑城

市謂之苑市秣陵有鬥場市○寰宇記云東晉
咸和中置七尉右尉在沙市今屬上元縣鍾山
鄉張循王北莊前平地是也○宮苑記南尉在
草市北湘宮寺前其地在今上元縣治東北○
齊東昏侯宮中立宮市使宮人屠沽帝爲市魁
後主重闕市之征以陽惠朗爲太市令

湯泉市在上元縣神泉鄉湯山延祥院之前去城六
十里

棲霞市在上元縣長寧鄉攝山棲霞寺之前去城四
十五里

索墅市市有索墅坊在上元縣清化鄉去城五十里

泉都市在上元縣泉水鄉亦名龍都去城五十五里

東流市市有橋曰東流以水流自東因名之在上元
縣宣義鄉去城四十里

花林市南至曹村五里北至大江十五里齊梁諸墳
多在其地屬上元縣清風鄉去城三十五里

龍灣市在上元縣金陵鄉去城一十五里

竹篠市在上元縣長寧鄉去城二十里

蛇盤市　在上元縣開寧鄉去城二十里有館驛

麒麟市　在上元縣開寧鄉去城三十里

西千市　在上元縣長寧鄉去城四十五里

章橋市　在上元縣長寧鄉去城五十里

石井市　在上元縣長寧鄉去城二十五里

五城市　在上元縣崇禮鄉去城三十五里

土橋市　在上元縣丹陽鄉去城六十里

湖熟市　在上元縣丹陽鄉去城六十里

新林市　在城西南二十里

板橋市　在城西南三十里

銅井市　在城西南八十里

東口市　在城南長干橋下東今烏衣巷口是

西口市　在城南長干橋下今西街口是

小口市　在城西南江寧縣安德鄉

朱門市　在朱門南

水橋市　在江寧縣歸善鄉

杜橋市　在江寧縣萬善鄉去城四十里

路口市　在城南七十里

倉頭市 在句容縣仁信鄉去城九十里

柴溝市 在句容縣瑯邪鄉去城七十五里有館驛

白土市 在句容縣來蘇鄉

高友步 俗名上步在溧陽縣南二十五里

周城步 在溧陽縣西南四十五里

上興步 在溧陽縣西六十里

黃連步 在溧陽縣西北五十五里

街巷

古御街 案宮城記吳時自宮門南出至朱雀門七八里府寺相屬晉咸帝因吳苑城築新宮正中曰宣陽門南對朱雀門相去五里餘名爲御道夾道開御溝植槐柳梁武帝克東昏焚其奢淫服六十二種於御街今自天津橋直南夾道猶有故溝皆在民居即古御街也又有右御街在臺城西掖門外案宮苑記吳太初宮北曰元武門北直對臺城西掖門前路東即右御街是也其實自大司馬門出爲御街自端門出爲馳道自西掖門出爲右御街端門即閶闔門

朱雀街 按宮城記自宮門南出夾苑路至朱雀門七

八里府寺相屬輿地志云朱雀門北對宣陽門相去六里名爲御道夾開御溝植柳環濟吳紀曰天紀二年衛尉岑昏表修百府自宮門至朱雀橋夾路作府舍又開大道使男女異行夾道皆築高墻瓦覆或作竹藩庾闡揚都賦云橫朱雀之飛梁谿八達之遐衢

考證 世說曰宣武出鎮南州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業無所因承而置制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也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今臺城在府城東北而御街迤邐向南屬之朱雀門則其勢誠紆迴深遠不可測矣○侯景緣淮作塘自石頭至于朱雀街十餘里中樓雉相屬○宋彭城劉悛司空勔之長子勔見害於朱雀街悛兄弟平生不行此路

焚衣街 在御街

考證 齊東昏侯製四種冠五彩袍一月中二十餘出晨出三更歸夜出淸晨返梁自襄陽出師廢東昏侯焚奢淫異服六十二種於御街役人

號其所曰焚衣街楊虞部詩雉頭金鏤及珠貽煙結香雲晝不開御路傍人空歎息遂逐紅焰作青灰○馬野亭詩王指親裁五彩衣尙方工作極纖奇看來亡國都緣此爇向通衢了不遺鵲羽化爲青燒去雉頭還有紫煙隨更須大字書華表要使將來盡得知

孔子巷在青溪側大仁寺前西南古長樂橋東一里

考證輿地志云孔子廟在樂遊苑東隔青溪本聖寺侯所奉之廟也舊在溪南丹陽郡之東南本東晉所立中廢宋元嘉十九年詔復孔子廟至齊遷於今處以舊地爲浮圖今名孔子寺亦名孔子巷在城東南五里古長樂橋東○建康實錄晉孝武太元十一年立宣尼廟故丹楊郡城前後移廟過淮水北以舊處爲孔子寺亦呼其巷爲孔子巷

國子監巷今鎮淮橋北御街東舊比較務即其地

考證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里俗呼爲國子監巷

烏衣巷在秦淮南晉南渡王謝諸名族居此時謂其子弟爲烏衣諸郎今城南長干寺北有小巷曰烏衣去朱雀橋不遠舊志

考證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晉記江左初立瑯邪諸王居烏衣巷王敦謀逆導憂覆族使郭璞筮之卦成嘆曰吉無不利淮水竭王氏滅子孫繁衍○世說王導曰庾元規若來吾角巾還烏衣南○王僧虔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不居此官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爾○建康實錄云紀瞻立宅於烏衣巷屋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吳虎臣能改齋漫錄云今世小說尤可笑者莫如劉斧摭遺所載烏衣傳引劉禹錫王謝堂前之句遂爲唐朝金陵人姓王名謝因海舶入燕子國其實以烏衣爲燕子因不知王者王導等人謝者謝鯤之徒也按世說諸王諸謝世居烏衣摭遺之說亦何謬耶○藝苑雌黃云按輿地志晉王氏自立烏衣宅當時諸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詩云王謝風流遠又云于今王謝郎比

觀劉斧摭遺乃以王謝爲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誕遂託名於錢希白終篇又以劉夢得詩實其事希白不應如此謬是劉斧妄言耳○宋書云謝鯤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曜宏微並以文義賞會其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游鯤五言詩云昔爲烏衣游戚戚皆子姪其地在今城東南五里【劉禹錫】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有釋此詩者云烏衣者言士服之多也朱雀橋邊野草花喻無大賢也烏衣巷裏夕陽斜謂歲久傷敗少也可憐王謝堂前燕謂二賢舊居不存也飛入尋常百姓家謂此地俗人所居傷其時乃作是詩也○【楊虞部】詩人物風流往往非空餘陋巷作烏衣舊時簾幕無從覓秖有年年社燕歸○【朱存】詩閥閱淪亡椎樹移年年舊燕亦雙歸茅簷葦箔無冠蓋不見烏衣見白衣○【任斯庵】詩羊車暇日勞揮麈玉樹春風自滿庭欲問烏衣舊時事靜無秋燕有秋螢○【曾極】詩吳兵曾駐黑雲都江左夷吾此分居休把烏衣輕馬巷懸鶉結駟總丘墟○【馬野亭】詩依依燕子可憐生相向於人眞有情不道華堂曾止息如今窮巷莫經營六朝盛事同流水千載遺蹤只舊城白日飛花雜話此語時須等夕陽明○【[illegible]】烏衣池館一時新晉宋齊梁舊主人無處可尋王謝宅落花啼鳥秣陵春

【運巷】在今天慶觀相接

【考證】沈約自序曰王序從宦京師義熙十一年

高祖賜館于都亭里之運巷○世說叙錄冶城在今運巷東舊里亭今俗呼爲黃泥巷

主簿巷 在明道書院右

考證 明道先生程純公嘗爲上元主簿政教在人至今呼爲主簿巷

坊里

鍾山坊 在 行宮前東夾道

石城坊 在 行宮前西夾道

東錦繡坊 在 御街左

西錦繡坊 在 御街右

狀元坊二 一在 御街左東錦繡坊南 一在府學南

報恩坊 在 御街右西錦繡坊南

安樂坊 在 御街右報恩坊北

金泉坊 在 御街右報恩坊南

嘉瑞坊 在 御街左狀元坊南

舜澤坊 在 御街右金泉坊南

金陵坊 在 御街右舜澤坊南

建業坊 在 御街右鎮淮橋西北

長樂坊在御街左鎮淮橋東北
招賢坊在府治南
經武坊左府治左
武勝坊在府治東北
細柳坊在都統司後軍寨前
青溪坊九曲坊並在府治東
嘉會坊在總領所前
尊賢坊在明道書院之右
東市坊在魚市東

鳳臺坊在魚市南
西市坊在魚市西
鷺洲坊在魚市北
長春坊在東市之東
寬征坊在西市之南
清化坊欽化坊並在西市之北
翔鸞坊佳麗坊並在西市之西
保寧坊在保寧寺前
廣濟坊在廣濟倉南近水西門

武定坊在鎮淮橋東南

崇勝坊在鎮淮橋西南

長干里在秦淮南

考證越范蠡築城長干○丹陽記大長干寺道西有張子布宅在淮水南○吳都賦曰長干延屬飛甍舛互李善注江東謂山間爲干建業之南其間平地吏民居之故號爲干○實錄云長干是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崗其間平地民庶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里名小長干在瓦棺南巷西頭出江 **羅北谷**詩山壠中間號曰干此干長里盛衣冠想應王謝朝回後日日行人看繡鞍

鳳凰里在今保寧寺後

考證宋元嘉十四年大鳥二集秣陵民王顗園中李窠上大如孔雀頭足小高毛羽鮮明文綵五色聲音諧從衆鳥如山雞者隨之行三十步頃東南飛去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改鳥所集永昌里爲鳳凰里今保寧寺是其處

表孝里在溧水縣

考證 乾道四年邑人伊小乙割肝以療毋疾知縣陳嘉善榜其居旌之

鄉社

金陵鄉縣北　慈仁鄉縣東北　鍾山鄉縣西北　北城鄉縣東北

清風鄉縣東北　長寧鄉縣東北　惟政鄉縣東舊名惟信　開寧鄉縣東北

宣義鄉縣東　鳳城鄉縣東北　清化鄉縣東北　神泉鄉縣東北

丹陽鄉縣東南　崇禮鄉縣東南　泉水鄉縣東南　道德鄉縣南

盡節鄉縣南　長樂鄉縣東

右十八鄉隸**上元縣**

鳳臺東鄉　鳳臺西鄉縣東南　安德鄉縣西南　新亭鄉縣東南

隨車鄉縣南　光宅鄉縣西南　開元鄉縣南　萬善鄉縣南

長泰南鄉　長泰北鄉縣東南　馴翬鄉縣東南　惠化鄉縣南

葛僊鄉縣東南　建業鄉縣南　永豐鄉縣東南　歸善鄉縣西南

處真鄉縣西南　銅山鄉縣南　朱門南鄉　朱門北鄉縣南

積山南鄉　積山北鄉縣東南

右二十二鄉隸**江寧縣**

句容鄉縣東南　福祚鄉縣西南　臨泉鄉縣西南　上容鄉縣西南

承僊鄉縣南　政仁鄉縣南　茅山鄉縣東南　崇德鄉縣南

來蘇鄉縣東　望僊鄉縣東北　移風鄉縣東北　孝義鄉縣北
仁信鄉縣北　鳳壇鄉縣西北　瑯邪鄉縣西北　通德鄉縣西
崇信鄉今廢
右十七鄉隸**句容縣**
上元鄉縣東南　思鶴鄉縣西　賛賢鄉縣南　白鹿鄉縣東南
豐慶鄉縣東　歸政鄉縣東北　崇賢鄉縣北　長壽鄉縣北
山陽鄉縣西南　崇教鄉縣西南　游山鄉縣南　僊壇鄉縣東南
安興鄉縣東南　儀鳳鄉縣南　永寧鄉縣西南　唐昌鄉縣東南
立信鄉縣西南

右十七鄉隸**溧水縣**
永成鄉縣東北　福賢鄉縣東　擧福鄉縣西南　明義鄉縣西
嘉德鄉縣南　德隨鄉縣南　從山鄉縣西南　桂壽鄉縣西南
奉安鄉縣西北　崇來鄉縣西北　來蘇鄉縣北　允泰鄉縣北
允定鄉縣北
右十三鄉隸**溧陽縣**本縣舊領鄉十七端拱元年割昭德豐樂彰德三鄉屬建平縣嘉祐六年分成樂鄉併入永成福賢二鄉今領鄉十三

鋪驛

驛路五十一鋪每鋪相去十里

東門鋪　東十里鋪　蛇盤鋪　麒麟鋪
東流鋪　崑崙堽鋪　張橋鋪以上十鋪屬上元縣
江城湖鋪　宣家峴鋪　山口鋪　廟林鋪
下蜀鋪　紀大店鋪以上六鋪屬句容縣
右十三鋪係東路直抵鎮江府界炭渚鋪
土門鋪　夾堽鋪　遲店鋪　清水亭鋪
圍墓橋鋪　秣陵鋪　李村鋪　路口鋪
烏圻橋鋪以上九鋪屬江寧縣
方塘鋪　石頭堽鋪　烏山鋪　齊家店鋪
南亭堽鋪　南十里鋪　蒲塘鋪　三角子鋪
孔家堽鋪　土山鋪　羅家林鋪　戴公堽鋪
溧橋鋪　朱家店鋪　湯師娘鋪　松兒堽鋪
以上十六鋪屬溧水縣
右二十五鋪係南路直抵廣德軍界顧置鋪
越臺鋪　石子堽鋪　官莊鋪　板橋鋪
三城湖鋪　江寧鋪　青松林鋪　銅井鋪
葛家堽鋪以上九鋪屬江寧縣
右九鋪係西路直抵太平州界慈湖鋪

府前鋪　西門鋪　石碑衕鋪　靖安鋪以上屬上元縣

右四鋪係北路直抵滁州界宣化鋪

縣路十一鋪每鋪相去二十里此係諸縣不通驛路
處遞傳之路

石井鋪　七里堠鋪

右二鋪屬上元縣界

周郎橋鋪　縣西門鋪

右二鋪屬句容縣界

縣東門鋪　茭塘鋪　破湖鋪

右三鋪屬溧水縣界

黃蓮步鋪　中橋鋪　烏山村鋪　縣西門鋪

右四鋪屬溧陽縣界

永寧驛舊基在南唐儀仗院今爲待漏院而驛徙置
總領所西閃駕橋之南紹興十五年晁公謙之建

江寧驛在江寧縣西南五十里

秣陵驛在江寧縣南五十里

七橋驛在溧水縣南七十五里歲多圮壞僅存故址
淳熙中重建榜曰迎華堂

石頭驛 張九齡有候使石頭驛樓詩李白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詩云君至石頭驛寄書黃鶴樓

夢筆驛

考證 淹本集云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公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按建康有冶亭在冶城又有東冶亭在秦淮上皆六朝士大夫餞送之所淹本集所載始末皆建康事也夢筆驛不知在何處○庚溪詩話云夢筆驛江淹舊居 姚宏 詩一宵短夢驚流俗千里高名掛里閭遂使晚生矜此意廢眠不讀一行書○曾極詩晉尚清談筆力衰文章高下亦隨時景純不作文通死五色毛錐付與誰

金陵驛 亦名 蛇盤驛 在上元縣長樂鄉蛇盤市俗呼佘婆音之訛也淳熙十二年留守錢公良臣建

考證 曾極有蛇盤驛詩 枳籬華屋半彫殘刻棘唐羊客卸鞍霸氣銷沉形勝歇龍盤何事作蛇盤○王半山 題憶昔東遊未有鬚扶衰重此駐肩輿市中年少今誰在曾老當街六十餘又重閱古道春風裏草色花光似故人却喜此身今強健田家隨處得相親

東陽驛　西至金陵驛四十五里淳熙十二年留守錢公良臣建

柴溝驛　西至東陽驛十五里淳熙十二年留守錢公良臣建

下蜀驛　西至柴溝驛十五里東至鎮江府界十五里紹興八年三月巳巳

車駕未入建康次下蜀驛有

御座在焉淳熙十二年留守錢公良臣重建驛

太平驛　在溧陽縣治西街北太平興國六年建嘉定十三年重建

望僊驛　舊在句容縣治南元豐二年移縣治東

溧橋驛　在溧水縣南七十五里

宿塘驛　在溧水縣東南二十五里

坊墟驛　在溧水縣北三十五里

淮源驛　在溧水縣東北三十五里

儀賓驛　在溧水縣南一百一十里

招賢驛　在溧水縣南一百一十里

莆塘驛　在溧水縣南二十五里

白馬驛在溧水縣東南四十里

延賓驛在溧水縣西四十七里

青陽驛在句容縣東二十里

竹里驛在句容縣北六十里倉頭市

雲亭驛在句容縣

右自漆橋以下十二驛今並廢

昭華驛在句容縣開寶中焚圮太平興國二年移縣街東或云望僊驛是也

中山驛在溧水縣南三十步惠政橋西南

考證僞吳順義中置後知縣李彦重建僞唐昪元二年蕭儼添置軒廊建炎焚毀紹興八年李朝正重建魯訔作記嘉定十五年史彌之重修添置廊廡紹定四年史彌鞏重修來者便之

馬驛二所在下蜀東陽寶慶二年重修

道路

秦皇馳道

考證秦始皇三十六年東遊自江乘渡江馳馬於此王荊公詩穆王得八駿萬事不期修茫茫千載間復此好遠遊車輪與馬跡此地亦

嘗覀想當治道時勞者尸如上

吳帝馳道

考證 吳都賦云朱闕雙立馳道如砥

宋帝馳道

考證 宋書大明五年孝武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于朱雀門爲南馳道又自承明門至元武湖爲北馳道八年罷南北二馳道景和元年復立◎宮苑記宋築馳道爲調馬之所楊虞部詩路平如砥直如絃官柳千株翠拂烟玉勒金羈天下駿急於奔電更揮鞭◎馬野亭詩南城來到北城隅更北直趨元武湖一上雖較三十里兩傍官柳數千株六朝都邑眞如此舊日咸秦得似無暑月行人不張蓋漫天自有翠屛廚

小丹陽路 今在江寧縣橫山鄉陶吳鎭西南十里與太平州當塗縣接界里俗猶呼丹陽

考證 晉咸康三年歷陽內史蘇峻叛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設伏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伍亮聞乃悔之

黃城大路在今上元縣清風鄉黃城村

考證 梁太清二年侯景遣軍至江乘拒邵陵王綸趙伯超謂綸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

湖頭路在今元武湖東北

考證 南史東昏侯永元三年崔慧景奉江夏王內向遣中領將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又王敬則舉兵朝廷遣沈文季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

白楊路在城南十里石崗之橫道

考證 陳大建末始興王叔陵反部麾下度小航將趨新林蕭摩訶追擒於白楊路 **馬野亭**詩此路如何名白楊白楊林木苦非艮間知宰樹當多種想見墳塋在兩傍王國英雄塵土審太朝興廢字于行行人過此休惆悵往古來今總渾茫

竹里路在句容縣北六十里倉頭市東有竹里橋南邊山北濱大江父老云昔時路行山間西接東陽遶攝山之北由江乘羅落以至建康宋武帝討桓元其路經此今城東余婆崗至東陽路乃後世所闢非古

路也

謝元走馬路在上元縣崇禮鄉土山下至今不生草

詳見土山下

姜巴路在小茅山後通延陵

考證眞誥秦時有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住句曲山下秦孝王時封侯故以姜巴名其路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甃砌街道**先是東西錦繡坊及經武坊一帶街衢多有損壞缺陷去處不便往來景定三年三月十七日興工至四月二十日畢重新布砌用磚二十餘萬口工物總費五萬二千一百餘緡米六十二石七斗有奇

橋梁

天津橋 在 行宮前舊名虹橋政和中蔡公薿建爲石橋號曰蔡公橋後改今名

考證 天津本西京大內前橋名卽康節邵雍聞杜鵑處今移其名於此不忘京師之思也

石龜翁逢龍詩 下馬過天津聽傳禁漏頻惟憐一橋月曾照六朝人金剗宮門字江飛粉壁塵中官來宿內因問帝鄉親○**周彥質詩** 下車聊復問何如尙憶重來四紀餘鍾阜秦淮俱好在祇嫌雙鬢自蕭踈聯鑣去作蔣山遊路轉天津遶御溝忽作故都禾黍恨洛陽宮殿鎖千秋

鎮淮橋 在今府城南門裏卽古朱雀航所 舊志

考證 按世說敘錄及輿地志丹陽記皆云吳時南津橋也名曰朱雀航大寧二年王含軍至丹陽尹溫嶠燒絕之以遏南衆定後京師乏良材無以復之故爲浮航至咸康二年侍中孔坦議復橋於是稅航之行者具材乃值苑宮初創材轉以治城故浮航相仍至太元中驃騎府立東航改朱雀爲大航○晉起居注曰白舟爲航都水使者王遜立之謝安於橋上起重樓上置兩銅雀又以朱雀觀名之○實錄云咸康二年新

立朱雀航對朱雀門南渡淮水亦名朱雀橋本吳南津大航橋也王敦作亂溫嶠燒絕之權以浮航往來至是始議用杜預河橋法長九十步廣六丈冬夏隨水高下浮航相仍至陳每有不虞之事則剔之○晉書王敦作逆明帝以應詹都督朱雀橋南諸軍事○齊高祖討袁粲黃回與粲通謀蕭順之率家兵據朱雀橋回遣覘之遂不敢出○梁高祖以義師伐東昏東昏使江道林率兵出戰退保朱雀航馮淮自固東昏又

遣王珍國等列陣於航南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與王茂等戰敗一時投淮死者積屍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北齊兵至秣陵陳高祖分兵禦之遣杜稜頓航南○元徽中賊黨杜黑騾分軍向航劉勔禦之敗死○侯景兵至航建康令庾信率兵屯航北見景至命徹航始除一舶棄軍走南塘遊兵復閉航渡景乘勝至闕下○

乾道五年 留守史公正志重造得舊址增廣一丈郡從事丘崇爲之記 乾道五年十一月建康府重作鎮淮飲虹二橋六年正月橋成惟二橋橫跨秦淮據府要衝自江淮吳蜀游民行商分屯之旅假道之賓客雜沓旁午肩摩轂擊窮日夜不止淮水至其下奔流而西勢益悍湍激射衝齧滋甚昔之爲橋者又不暇顧計久遠薄費而亟成重負而弱植之幾何輒壞壞則姑補苴其甚僅取不廢歲糜緡錢數百多或至千萬弊自若也留守待制史公嚴既治成有廢必舉大備都邑之制乃因民所欲爲作而新之率增其舊四之一鎮淮長十有六丈爲二亭其南爲民以詔令飲虹長十有三丈加屋焉凡十有六楹而並廣三十有六尺基以巨石甃以厚甓長尋之材世守之工必堅必良是度是營而局其事於浮圖氏致勝法才又躬爲程度卑以從事創意靡密有井工人所追及者訖其成無一不合規摹壯大氣象雄偉隆然相望闤闠四合軍民父老扶攜縱觀嗟羨誦休曰公成勞噫公所建立大於此者不可殫紀橋未足多也惟厥經始人狃故常役大用宏

謂不可爲公夬作之未旣累月十世之利卒虖爲有濟人乃大服推是而言則天下事有可以爲而人以爲不可爲者獨橋歟彼能者處之雖若不可以爲而卒爲之以成者又獨橋歟公名正志宇志道南徐人左文林郎建康府觀察推官巨崇記

開禧元年巨公崇來爲留守重建橋劉叔向爲之記

金陵爲古天險之區城郡宮室凡幾變矣而秦淮則猶故也跨淮而濟有橋曰鎮淮在吳爲南津大桁在晉爲朱雀航曰飲虹在晉宋間爲萬歲橋據郡邑之衝舵波流之滿車馬如雲千艘鱗鱗北拱　行闕鎮臥虎蹲此二橋者蓋與秦淮相終始而邦人恃以爲安也歲在己丑今留守敷學侍郎巨公以倫魁入幕府觀斯橋之將顛毀然敢而更造之規摹調度有公所建豊碑在焉後三十五年弟鎬符而來則橋非舊矣乃庀工度材徹舊架新縱橫廣袤一視前日惟刱二祠於鎮淮之上撤復晉人銅雀觀之遺意南兩亭各浚巨井以濟民之乏經始於嘉泰甲子十月庚戌明年乙丑三月丁卯橋成會其費爲緡錢萬四千有畸而鍲銖不以累諸人也嗟乎物之興廢豈偶然哉韓文公記王中丞新修滕王閣有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又易新之維此二橋與滕閣之事適相似然惜不得當代宗工鉅儒如文公者大書特書之爾開禧改元三月望從事郎建康府觀察推官劉叔向記

寶祐四年橋壞於潦留守馬公光祖重建之梁椅爲之記

周夏官掌邦政而其屬有司險以庀橋梁鄭大夫能鑿此其國至襄裴者輿之則謂之不知政金陵故有橋曰鎮淮曰飲虹雄跨秦淮淮水集潤溶貫城邑以達于江奔流駛湍衝擊激射雨甚勢益橫不可俯而車馬憧憧無停晷啇人戍夫與諸道貢輸之人于饋

覦者軸艫蔓摩橋不得休息大氐亡慮數十年輒弗支寶祐乙卯東陽馬公自戶部尚書出鎮越明年除戎器繕鬪艦捌游擊營○奎翰之堂郵傳之舍掾史之居哲人勝士之流風餘址諸凡經度以序卽功而二橋適同圮於潦公不移日召匠飭材以通判何君宗姚莅餘寸從官出工人歡趨歲十月橋成修廣如其舊加堅鎮焉萬井縈環遙岑掩映如巨鼇贔屭冠山以奠陽侯甬武而爭雄也東西行者胥咨嗟詠歌以德公賜聰公之德於民獨橋哉橋餘事也然過都越國往往傾陊剝闕飛民揭且厲水怒至郎相望如萬里隔闊起而圖之則又以其隱民者厲民敢君子於取古政焉天地間運動流行一精神耳人以精神爲事業則觿氏而髮理樞旋而戶隨鉅綱細目疇昔精義利用中公表裏忠勤炯炯心目環吾土皆者車轍馬跡朝夕至者橋評足頌公咄嗟哉然嘗觀留侯客下邳閒從容步游圯上而老人者以兵法授之迄持以興漢茲豈適相邂逅然耶揭高而眺遠臨流而觀逝子房於是志念深矣是邦一瞬關河公方蚤夜秣馬厲兵思繫單于頸獻闕下而橋西直天塹東挾龍蟠志士忠臣過而生慨安知無衣褐之翁艴櫝之子抱六韜三略往來論議其上將赴公精神以濟登四海而亦如此橋矣試以斯文招之門生從政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幹辦公事梁椅謹記門生朝奉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參議官胡居仁謹書并題蓋

六年橋燬於火留守趙公與篡重建

飲虹橋 一名新橋在鳳臺坊

考證 建康實錄南臨淮有新橋本名萬歲橋後改名飲虹新橋乃吳時所名至今俗呼爲新橋

襲其舊也○乾道五年史公正志重建上爲大屋數十楹極其壯麗與鎮淮橋並新丘崇記之○開禧元年丘公崇重建劉叔向記之○寶祐四年馬公光祖重建梁椅記之鎮淮橋與此橋同建諸記並附鎮淮橋下茲不復載

日華橋在行宫城東華門跨伏龍河

月華橋在行宫城西華門跨伏龍河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建

東虹橋在行宫之左府治之北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建自書橋榜

西虹橋在景定橋北運司東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建自書橋榜

景定橋在永寧驛北舊名清化俗呼爲閃駕橋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建改今名自書榜跨運瀆

太平橋在運司西南舊名欽化俗呼爲笪橋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建改今名自書榜跨運瀆

鼎新橋在太平橋西舊名小新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建改今名自書榜

乾道南北二橋在古運瀆上今斗門橋北二橋相望乾道中洪公遵建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建自書榜

斗門橋在乾道南橋之南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建自書橋榜跨運瀆

武定橋在鎮淮橋東北淳熙中建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建自書橋榜

崇道橋在天慶觀東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建自書橋榜

武衛橋在天慶觀西舊名望僊橋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建改今名自書榜

廣富橋在月華橋北跨伏龍河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修

武勝橋在府治親兵教場即北門橋

青溪七橋按實錄注寂北樂游苑東門橋（樂游苑在覆舟山南橋宜與今散騎亭相連）次南尹橋今潮溝大巷東出度此橋次南雞鳴橋（即輿地志所謂今新安寺南東出開善寺路度此橋）次南募士橋次南孤首橋一名走馬橋次南青溪中橋在湘宮寺門前巷東出度溪有桃花園次南有青溪大橋（今城東北有渠

北通元武湖南行經散福亭橋竹橋抵府城東北角外西入城濠里俗呼爲長河即古青溪本自今竹橋西南行五代楊溥於此截溪立城由是青溪半在城外其在城中者歲久堙塞但城東北隅迤邐至上元縣治東南上水閘以西一帶青溪遺迹或見或隱橋亦不詳所在

青溪中橋 按建康實錄青溪七橋次南中橋今上水閘里俗相傳青溪中橋路齊書始安王遥光反曹虎領軍屯青溪中橋陳書隋軍陷臺城後主與張貴妃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貴妃牓于青溪中橋即此地

青溪大橋 按石邁古跡編實錄云東出句容大路度此橋西即陳尚書令江總宅今上元縣東南百餘步叚氏居乃江總宅也橋宜在此宅之東歲久堙廢今不復有橋矣○舊稱青溪九曲蓋自元武湖引水從東北縈迴達于秦淮其曲折有九故於其間跨橋有七今城外青溪皆已堙塞橋廢久矣惟城內僅存一曲 **溪上長橋有四** 皆馬令光祖所作也

運瀆六橋 按實錄云 **孝義橋** 本名甓子橋次南 **赐烈橋** 宋王僧虔覩鬪鴨處次南 **西州橋** 宜在今笪橋西次南 **高橙橋** 建康西尉在此今建興寺北路東出度此橋宜在今乾道橋左右次南 **禪靈寺橋** 對禪靈渚宜是今斗門橋按建康實錄注古城西南行者是運

瀆古城苑城也吳大帝赤烏三年使御史郗儉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名運瀆即此瀆是也今宮城西北興嚴寺前有溝迤邐至淸化市東乃古運瀆但自此西南悉堙塞不復可辨雖東南爲宮城西塹疑非古跡然由宮牆塹至淸化橋西折過**飲化橋**再南則運瀆舊跡復見今乾道橋一帶河是也六橋所在亦可髣髴得其次第淸化橋即閃駕橋飲化橋即笪橋今橋與名皆非舊矣閃駕橋爲景定橋飲化橋爲太平橋皆馬公光祖之所重建詳見于前

飛虹橋 楊文公談苑云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舛襆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韁却立鉉貽書於餘杭沙門贊寧荅云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漉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斸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三尺腦骨若斷柱積柴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瀝之遂爛焉

南唐有虹橋小虹橋飛虹橋皆傍宮橋也

南渡橋 李白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詩云捨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乃秦淮上橋也

今不詳其處

張侯橋 吳張昭所造故名之晉義熙六年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其地在今城南不詳其處

赤蘭橋 杜祭酒別傳曰桓宣武館于赤蘭橋南曰延賢里今城南有赤蘭坊橋不詳其處

長樂橋 唐秦淮上有長樂橋又曰長樂渡在縣東南六里今桐林灣是其地隸長樂坊

獅子橋 在城北湘宮寺北

回龍橋 在城西門

白下橋 一名**上春橋** 在城東門外其側有白下亭

重建橋記 金陵爲六朝故都風土遺迹歷歷可攷自上元縣治東行里許有橋曰白下白下之義訪諸故老無傳焉宋元嘉間遣北將軍張永屯白下唐武德中遷金陵縣於白下村其地盡在東晉白石壘之下也國朝自六飛南駐以是邦爲陪都白下一橋當江浙諸郡往來之衝不惟士夫民旅所必經行而日僦萬馬於秦淮旬給諸屯之糧倘舍此無他道也舊架木爲之歲久朽蠹若將壓焉人以病告前後邑宰熟眎而不敢爲三衢鄭君維親事之初竊鄙前人作計之不遠毅然欲取而更新之未幾運石山積下築萬樁曰吾將以石易木爲千百年不朽之利觀者且喜且駭疑不克就甫五閱月而橋成長鯨卧波飛梁駕虛材具工堅天造地設雖怒濤激湍疾風甚雨而過者如登康莊得大安穩傍有賓餞之亭因橋而名亦就摧剝

併葺治之吏增其前楹三雄壯勁深氣象夐別
上元爲邑賦筭一孔以上悉輸州家傾囊倒帑
力弗能繼謁諸閫臺得緡錢合貳阡米斛百自
嘉泰癸亥九月壬午首事明年二月戊午訖工
會其費爲錢幾四百萬顧不輕矣而十八鄉之
民曾不與知雖畚鍤與負不煩一夫既成或者
以自下之語不宜於梟予請更之留帥文昌李
公曰以上春權也嗚呼橋梁不修漢薛宣歎然
於彭城之政徒杠輿梁易事也子產之智不及
之鄭君垂大惠於筴譚問是可書也因其請故
不復辭嘉泰四年三月望日從事
郎建康府觀察推官劉叔向記

長干橋在城南門外五代楊溥城金陵鑿濠引秦淮
遶城西入大江遂立此橋

銅橋在城東一十里案五代史李昪天祚三年十一
月以步騎八萬講武於銅橋今字作桐訛也

高橋在城東一十五里屬上元縣長樂鄉

考證金陵故事云梁亂庾信爲建康令守朱雀
門衆潰臺城門已閉信走羈旅於此橋信有哀
江南賦云高橋羈旅是也◎石邁古跡編云皐
橋舊名高橋按庾信哀江南賦注云吳郡圖經
以皐伯通所居因名其橋曰皐後人轉皐爲高
◎南史齊徐嗣徽等復入丹陽至湖熟陳高祖
追侯安都安都率馬步拒之於高橋◎記室新

書云高橋羇旅之士○按郡國志云通門內有橋卽漢皐伯通居此橋以得名梁鴻賃舂之所是吳自有皐橋在建康者乃高橋也庾信賦南史皆曰高崔令欽注石邁古跡編易高爲皐紹興十七年本縣新治橋路易榜曰皐橋囙承其誤失於不考耳

石步橋在城東北四十五里卽古**羅落橋**也

考證宋高祖起義丹徒進至羅落橋遇皇甫敷檀憑之戰死卽此地下有羅落浦北入大江又有羅落坊羅落于羅落山皆在其處令石步酒坊名羅落坊

錢公橋卽**章橋**以西接張山亦曰**張橋**在府城東北五十七里上元句容二縣以此橋爲界

考證建炎元年

高宗皇帝幸建康次張橋山水暴溢堤齧橋壞勢甚可畏轉運副使李謨黃崇書被劾俱罷見孫覿所撰李謨行狀淳熙十一年錢公良臣易爲石橋運使趙公師揆榜曰錢公橋乾道志以

爲古羅落橋者非也餘見石步橋

復古橋 屬上元縣長樂鄉去縣十四里宣和間賜鍾茅山經此地橋損壞寖久不修復春夏聨水壅遏民頗病涉紹興十年縣治橋路因創復之改名復古橋

葛橋 在上元縣崇禮鄉方山東南按齊書李安民傳宋建安王景素反安民破景素於葛橋

墅城橋 在城東三十里卽晉謝元別墅之所

檀橋 在青溪案齊書劉瓛以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瓛住在檀橋瓦屋數閒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

亭子橋 在上元縣清風鄉黃城之東徐鉉棲霞寺新路記云建高亭於路周跨重橋於川上卽此橋也里俗呼爲亭子橋去棲霞寺三里今土橋危險夏潦則民皆病涉

周郎橋 在城東八十里上元縣丹陽鄉湖熟鎮下臨横塘 舊志

考證 石邁古跡編云舊傳周瑜嘗至此○按吳書瑜渡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熟此橋正通

秣陵必瑜當時經歷之地**馬野亭詩**周郎可是世英豪談笑功成乃
不勞兩大阿瞞猶似此茲時小窄定應逃雙雞錦領紛相逐白羽青綠各自操料得軍行爭看
此霜天健鶻已辭條

土橋在城東七十五里

西流橋在城東北三十里

東流橋在城東北四十里

安濟橋在城東北四十里卽東流市橋淳熙十二年
錢公良臣重修改今名

韓橋在城東北三十里

白水橋在城東北二十里

楊堰橋在城東二十里

走馬橋案建康實錄走馬橋東有燕雀湖里俗相傳
今府治之東針橋卽走馬橋也橋之東有水平澗是
爲燕雀湖或云惟政鄉白蕩湖卽其地

右隸上元縣境

板橋在城南三十里

考證吳後主聞晉師將至拔擢爲自選羽林精
甲以配沈瑩孫振等屯于板橋晉使王濬總蜀

兵沿流直指建業司馬伷帥六軍濟自三山遣周浚張喬等接戰破吳軍於板橋瑩等皆遇害○金陵故事云晉伐吳丞相張悌死之悌冢在板橋西○建康實錄云晉簡文帝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游於板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驅卒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恐求下車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是憚服○梁武帝起兵令呂僧珍與王茂進軍於白坂橋菲此也

李白詩 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繩斜低建章闕耿耿對金陵漢水舊如練霜江夜清澄長川瀉落月洲渚曉寒凝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元暉難再得灑酒氣塡膺

曾極詩 輪蹄千年路欲迷板橋名在市朝非元暉太白微吟處獨酌悠然命駕歸

新林橋 在城西南二十五里揚州記云金陵南沿江有新林橋卽梁武帝敗齊師之處

白坂橋 在城南

考證 按梁呂僧珍傳武帝次江寧僧珍與王茂進軍於白坂橋築壘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守白坂

秣陵橋 在城東南五十里

五城橋 唐景雲中造以度淮廣明元年廢于火南唐保大十年重造　國朝開寶八年又廢詳見五城

杜橋 在城東南三十里

江寧橋 在城南六十里臨江寧浦

木龍橋 在城南七十里

河亭橋 在城東南一十五里

馬務橋 在城東南二十五里唐置馬務於此

眞武橋 在城東南三十七里

令橋 在城東南七十里臨令水

烏剎橋 在城東南九十三里

牧馬橋 在縣東南三十九里南朝放牧者在此南出有浦水闊三丈深一丈有橋

右隸江寧縣境

白鶴橋 在縣東南三里一十五步茅君內傳云大茅君每年十二月二日駕白鶴於此會諸眞故以名橋

沈公橋 在縣南二十五里沈公謂沈慶之也

豬渚橋 在縣東二里二百四十一步

歸善橋 在縣南一里一百七十五步

於瀨橋 在縣南二十五里

西霸橋 在縣南三十二里

降靈橋 在縣東南二十七里

義城橋 在縣南二十里

高平橋 在縣西南三十五里

斜橋 在縣東五里

柳橋 在縣北二十五里有前柳橋後柳橋

懸壽橋 在縣西十五里

宣家橋 在縣西北三十里

永安橋 在縣南七里下有小港歸於秦淮

降真橋 舊記云在玉晨觀西句容路三十里橋是也

蘆堤橋 在縣南三十里

集僊橋 在縣南有詩石可考 游冠卿題縣之南橋作於元豐之三年元祐改

元之秋歲適大水與梁爲之軏壞往來病涉愁嘆滿道乃請于府而新之購材董役未踰月而功就而橋素無題榜因其路入三茅遂以集僊名之且爲小詩以記歲月興廢云南橋頹廢長官羲新作川梁代濟舟上應星文橫北極下飛虹影落中流慚無子產乘輿惠謾絕裴公萬道复路指蓬山僊世界品題今爲邑人留子舊歲集僊橋得石上段於平易堂墻南角搘其不全好今年六月十六日風雨終夕又得石下段於堂之西破墻底因粘綴成文併以畸年築地

所得龜趺坐此石然隱伏顯露雖各以時向使子不先得之頗今斷石將安用焉特不過礎柱砧衣耳橋屋七間工役浩大而輿梁之復未知何日觀是詩者可以知邑之事力視昔不侔云

又四日誌

右隸句容縣境

臨淮橋 一名**惠政橋** 在縣南二十步其即秦淮水也舊圖云臨淮橋前任司馬公重建兵火燒毀復造土橋景德二年知縣史良率衆錢重造版橋舊名濁水橋紹興八年李朝正重建石橋嘉定五年壞於暴漲知縣湯詵重建石橋榜曰惠政卓田爲記

通濟橋 在縣南二十五步舊有劉公斂所爲記至紹興八年知縣李朝正重建石橋李南壽作記

巫家橋 在縣寨外三百步

淒賁橋 在縣南門外西南

易俗橋 在縣市中

望京門橋 在縣北一里

南門橋 在縣南門外皇祐間邑人劉應之重建石橋僧從雅作記刻石

唐家橋 在縣市西二百五十步

樓家橋在縣南門外二百七十步

馬沉橋在縣南去縣三十七里

利涉橋在縣北三里俗呼虎捍橋

安政橋在縣北三里俗呼翻車橋

戴公橋在縣南一十里

俞初橋在縣南一十里舊圖作俞母橋

大覺寺橋在縣東南八里

蒲塘橋在縣南二十五里今廢

白沛橋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長樂橋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李墅橋在縣東北三十里

張墅橋在縣東北三十里

段亭橋在縣東六里

板閣橋在縣東二十五里

王師橋在縣東三十三里

神靖橋在縣東南四十三里舊名神龍橋知縣李公朝正易今名

白馬橋在縣東南四十里

梅塘橋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鄧步橋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張沛橋在縣東南八十五里

永昌橋在縣南九十里舊圖云呼爲固城橋

漆橋在縣南七十五里

馬墅橋在縣西一十五里

石埭橋在縣西三十五里

湯橋在縣西四十里

孟橋在縣西三十五里

錢埭橋在縣南三十五里

許村橋在縣東南一十里

右隸溧水縣境

硯瀆橋在縣東北相傳云晉謝公滌硯于此

東石橋在縣東門外

新建橋在縣南門外

謝家橋在縣東

通徽橋在縣東南十里

僊人橋在縣南十五里

南崑崙橋在縣東南十八里

北崑崙橋在縣北十里

鄉黨橋在縣南三里

高要橋在縣南二十五里通廣德軍路

高夜橋在縣南三十里

故縣橋在縣東南一十五里

青安橋在縣西三里

平陵橋在縣西北三十里今俗呼湖瀆橋或名沙灘橋平陵城在橋西一里

奉橋在縣南五十里

上興步橋在縣西北六十里

黃連步橋在縣西北五十五里

舒塘橋在縣西北五十五里通溧水縣大路

板子橋在縣西北六十里舒塘橋北

破堰橋在縣西北六十里板子橋北

雨城橋在縣西北六十五里破堰橋北

橦石橋在縣北六十里

三丫橋在縣南四十里

石塘橋 在縣北二十里

隆僊橋 在縣南六十里

社渚橋 在縣西南六十里

望婆橋 在縣西南五十里

積洞橋 在縣東南六十里

金背橋 在縣南六十里

雙澗橋 在縣西南五十里

招僊橋 在縣西三十里

平門橋 在縣北二十里

馮塘橋 在縣北二十里

虎塘橋 在縣東北四十里

豆橋 在縣南二十里

張野橋 在縣南二十里

湖橋 在縣西一十八里

僊橋 在縣南六十里

王堰橋 在縣西南三十五里

洪橋 在縣西南六十五里

塘路橋 在縣北十五里

徐塘橋在縣西二十七里

徐橋在縣西北三十五里

南陽橋在縣西南四十里

西里橋在縣西南六十里

溱甯橋在縣東舊曰東市橋嘉定十四年三月知縣陸子遹重修

西市橋在縣西

[illegible]橋在縣北六十里祥符潤州圖經云徑瀆闊一十步縣西十三里長塘湖北口至江寧府溧陽縣三十七里春夏水深三尺勝五十石舟秋冬深一尺勝二十石舟隋大業末宣州太守世令達奚明因晉宋之舊加疏決爲橋甃甃兩岸取其堅固今橋在溧陽縣界

嘉定橋在縣西北四十里陵跨中江本名中江橋俗名中橋或呼爲通江橋唐開元中縣令裔翔嘗創浮梁本朝元祐三年建橋曰衆樂領圯久之公私病涉慶元中縣丞周文璞奉檄興刱伐石粗集而不果成嘉定十一年俞運使建行部命縣尉趙時頌重建改今名

右隸溧陽縣境

二十四航 舊在都城內外即浮橋也

考證 案輿地志云六朝自石頭東至運瀆總二十四渡皆浮航往來以稅行直淮對編門大航用杜預河橋之法本吳時南淮大橋也一名朱雀橋當朱雀門下度淮水王敦作逆溫嶠燒絕之今皆廢 宋人有詩青山綠水遶迢迢九月江南草不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不吹簫○楊虞部詩青雀浮航夜照波星繁雲靜月華多玉樓人凭欄干立直下天心耿耿河○馬野亭詩秦淮二十四浮航何似高高虹作梁恐有兵戎來暮夜可除撤索當城隍淮深倘欲橫鞭渡河廣猶將一葦抗好是維持令有道却將夷狄守封疆

四航皆秦淮上曰丹陽曰竹格曰朱雀曰驃騎

考證 案實錄晉寧康元年詔除丹陽竹格等四航稅注云王敦作逆從竹格渡即此航也朱雀航本吳時大航驃騎航在東府城外渡淮會稽王道子所立并丹陽郡城後航總爲四航○今四航皆廢鎮淮橋即朱雀航舊所也詳見橋類

楊虞部詩 橋上層樓樓上梯秦淮兩岸綠楊堤春風影動波光碎翬翼孤飛雀並棲○馬野亭要識當時朱雀航秦淮岸口駕浮梁既爲銅雀施重屋又作璇題揭上方波底淨涵樓閣影搖間望斷水雲鄉不知此處今何在須有遺基在兩傍

津渡

石頭津 在城西 方山津 在石頭津之東

考證 隋食貨志云郡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

龍安津 在城西北二十里與真州宣化鎮相對今爲靖安渡

南津 在城西南

考證 金陵故事云南朝置校尉以鎮此津侯景

入寇皐朝無犯難之夫惟校尉江子一與弟二人同死王事梁書江子一嘗爲南津校尉

五馬渡 在上元縣西北二十三里幕府山之前晉元帝與彭城等五王渡江處按晉書太安之際童謡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元帝登大位乃其符云五馬之名取此 **會稽詩** 仲達欺孤與操同豈能長世撫提封瑶圖暗搖君知否扭特浮江自化龍○ **楊備詩** 何事金陵王氣鍾琅邪開幕據江東舟人忽見風雲起一旦龍飛五馬中

麾扇渡 在朱雀航之左

考證 晉太安二年廣陵相陳敏據建業顧榮寄報劉準率兵臨江敏令甘卓屯橫江榮與周玘因卓兵斷橋盡收船於淮水南敏自出軍臨大航岸榮以白羽扇揮之其軍自潰因以爲名 **楊庾郭詩** 旌旗爍日刃凝霜甲馬如龍人似狼刺扇一麾風偃草策勲多謝顧丹楊○ **馬野亭詩** 此扇拈來一羽輕如何退得十千兵百年雨露蒙若賜一日衣冠繫賊營正欲倒戈爲向背遠觀揮手極分明而今但得旌旗白便可中原取次行

五城渡 在上元縣東二十五里

考證 晉王敦死王含錢鳳乃率餘黨自柵塘西

置五城造營案圖經五城如却月勢高二丈相
去各二十丈○陶季直京都記五城邊淮帶湖
祖道送歸多集此處○唐景雲中縣令陸彥恭
於城側造橋度淮水即今之五城渡也

竹格渡 按建康實錄王敦作逆從竹格渡即此航也
在今縣城西南三里 輿地志云兩岸要衝處並以航濟西自石頭東至征虜亭凡二十四所今惟此渡獨存今舊橋西是其處

馬家渡 在府界上

考證 皇朝中興編年綱目載云釆石江闊而險
馬家渡江狹而平兩處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
對岸昔金人入寇直犯馬家渡則此渡比釆石
尤為要害今分上下二渡

張公凸渡 在上元縣金陵鄉長慶村之西正臨大江
與眞州六合縣梅家步相對自張公凸渡至南岸夏
四十里冬五十里

考證 石邁古跡編云隋文平陳宇文述以行軍
總管自六合濟即此也今皆嚴備

堰埭

浮山堰 慶元建康志云在城東南二十里梁天監十三年築

考證 按梁史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左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不知何所據也今志云在建康

杜橋堰 在城南三十里長五里闊一丈五尺堰杜橋浦水

真武橋堰在城南三十七里長三里闊二丈堰浦水
通秦淮

牧馬橋堰在城西南七十里長三里濶二丈五尺堰
牧馬浦水

百堽堰在句容縣西南三十五里通秦淮屬上元縣
界與福祚鄉相接

黃埃堰在句容縣東三十里長一里深四丈灌田三
百畝

陶堰在句容縣南六十里其堰逐年填塞不能瀦水
屬臨泉鄉五都

范家堰在句容縣西北三里灣曲長二里深四尺灌
田二百畝在通德鄉第三都

周戴新堰在句容縣南一十五里通百堽堰

於家堰在溧水縣南九十里長一十里

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一十三里卽魯陽
五堰也

考證按前漢地理志丹陽郡蕪湖注云中江出
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後漢郡國志蕪湖中江在

西又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孔穎達書義疏亦引漢史爲證今蕪湖縣南有支江俗稱爲縣河經縣市中東達黃池入三湖三湖丹陽固城石臼湖也至銀林止所謂中江東至陽羨即此也蘇常承此下流常病氾沒故築銀林五堰以窒之自是中江不復東而宣歙皆由蕪湖西出達于大江故瀕湖之地皆隄爲圩田中江亦漸隘狹故老云當時慮後人復開此道則蘇常之間必被水患遂以石窒五堰路又液鐵以固石故曰銀淋今訛爲林

分水堰 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一十五里

苦李堰 在溧水縣東南一百五里長八里

何家堰 在溧水縣東南一百一十里長九里

余家堰 在溧水縣東南一百一十五里長一十里春冬載二百石舟

考證 昔吳王闔閭伐楚因開此瀆運糧東通太湖西入長江南唐書楊行密據宣州孫儒圍之

五月不解行窰將臺濛作曾陽五堰拖輕舸饋糧故軍得不困卒破孫儒曾陽者即於家等五堰是也故道尚存

百拔堰 在溧水縣西北一十里長一里闊一丈五尺

符墩堰 在溧水縣西北二十五里長一里闊一丈五尺

烏剎堰 在溧水縣西北四十里闊一丈八尺

青泥堰 在溧水縣南九十五里長一十里

龍盤堰 在溧陽縣北六十里檀口橋前長一十步

王堰 在溧陽縣西南三十五里

鷄鳴埭 建康實錄青溪有橋名募士橋橋西南過溝有埭名鷄鳴埭齊武帝早遊鍾山射雉至此鷄始鳴圖經云今在青溪西南潮溝之上又按南史齊武帝數幸瑯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鷄始鳴故呼爲鷄鳴埭若爾其埭又當近北父老傳云今淸化市眞武廟側是其處也二埭恐皆當時所歷姑兩存之

楊虞部詩 輦出城時鷄未鳴春羅蟬翼葧袍輕蒙塵獵騎奔如電到此聞鷄第一聲○**馬野亭詩** 臺城五里到青溪埭在青溪西復西向日只緣貪射雉常時過此始鳴鷄畢竟用處亦無幾羽翮貢來誰敢稽便是遊田須有節如何晨夕恣荒迷

方山埭 建康實錄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發屯田兵於方山南截淮立埭號方山埭又按南史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行旅以爲難齊明帝使沈瑀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其埭今去城四十五里

柏岡埭 赤山湖埭也宋元凶傳決破柏岡方山埭以絕東軍亦曰百岡堰

南埭 今上水閘也王荊公贈段約之詩云聞君更欲通南埭割我鍾山一半青 正對今青溪閘

長溪埭 在城南五十里闊二丈堰秣陵浦水通秦淮

破崗埭 按建康實錄吳大帝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以通吳會船艦號破崗瀆上下一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於是東郡船艦不復行京江矣晉宋齊因之梁以太子名綱乃廢破崗瀆而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流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六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瀆西流入江寧秦淮至陳霸先又堙上容瀆而

更修破崗瀆陏既平陳詔並廢之以此知六朝都建康畏會漕輸皆自雲陽西城水道徑至都下故梁朝四時遣公卿行陵乘舴艋自方山至雲陽謝靈運爲末嘉太守鄰里相送於方山徐陵上容路碑有云濤如白馬既竄廣陵之江山曰金牛用險梅湖之路寘不欣茲利涉玩此脩渠雲陽今丹陽縣

縣隸在溧水縣東南八十里長五里闊二丈與溧陽縣分界其埭上下有二派上一派西北入縣界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六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七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山川志序

疆域帝王之所定也山川天地之所作也金陵未邑秣陵未縣建鄴未都之前或言地有王氣或言有天子氣非山川融結氣何所指哉漢建安中諸葛亮曰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宅張紘亦曰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象自孫權之國江東以至我朝之建

行闕帝王都邑寔印斯言
秦皇時望氣者言金陵五百年後有天子氣乃斷其連岡長隴號水爲淮將以泄其氣也自是四百九十年而晉元帝渡江中興江左適符望氣者所言之數是知天地所作豈人力所能變哉
嘗以山川形勢驗之鍾山來自建鄴之東北而向乎西南大江來自建鄴之西南而朝於東北由鍾山而左自攝山臨沂雉亭衡陽諸山以達于東又東爲白山大城雲穴武岡諸山以達于東南又東南爲土山張山青龍石硊天印彭城鴈門竹堂諸山以達于南又南爲聚寶山戚家山梓潼山紫巖夏侯天闕諸山以達于西南又西南綿亘至三山而止于大江此亮所謂龍盤之勢也由鍾山而右近之爲覆舟山爲鷄籠山皆在宮城之後
東南利便書曰吳太初宮晉太初宮及我　朝宮城皆北接覆舟山之麓牛首在其前卽王導所謂天闕是矣
又北爲直瀆山大壯觀山四望山以達于西北又西北爲幙府盧龍馬鞍諸山以達于西是爲石頭城亦止于江此亮所謂虎踞之形也其左右羣山若散而實聚若斷而實續世傳秦所鑿斷之處雖山形不聯而骨脉在地隱然相屬猶可見也
左則方山石硊山之間右則盧龍山馬鞍山之間耆老相傳皆以爲秦始皇鑿斷長隴之所
石頭在其西三山在其西南兩山

可望而挹大江之水橫其前秦淮自東而來出兩山之端而注于江此蓋建鄴之門戶也覆舟山之南聚寶山之北中爲寛平宏衍之區包藏王氣以容衆大以宅壯麗此建鄴之堂奥也自臨沂山以至三山圍繞於其左自直瀆山以至石頭泝江而上屏蔽於其右此建鄴之城郭也楊萬里詩云周遭故國是山圍對景方知此句奇偶上伏龜樓上望平一叉環碧玉鈇城西元武湖注其北秦淮水遶其南青溪縈其東大江環其西此又建鄴天然之池也龍川陳亮論建鄴形勢東環平岡以爲安西城石頭以爲重帶元武湖以爲險擁秦淮青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昔人詩詠石頭城有山圍故國潮打空城之句則石頭城實臨大江今大江遠石頭元武湖涸爲平田青溪九曲僅存其一非昔也形勢若此帝王之宅宜哉然自越以來千七百年山川不改城郭屢更人因地乎地因人乎昔周公定都洛邑曰有德者易以興豈專恃乎山川哉山川不可以無考耳作山川志

山川志一

山阜

鍾山一名**蔣山**在城東北一十五里周迴六十里高六百五十八丈東連青龍山西接青溪南有鍾浦下

入秦淮北接雉亭山漢末有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
事于此吳大帝爲立廟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因改
曰蔣山案丹陽記京師南北並連山嶺而蔣山岩嶤
嶷異其形象寵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云鍾山龍盤
蓋謂此也舊志

事迹 金陵地記云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
天子氣乃埋金玉雜寶於鍾山○又云蔣山本
少林木東晉令刺史罷還都種松百株郡守五
十株宋時諸州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

至郡守各有差○庾闡揚都賦云元皇帝渡江
之年望氣者云蔣山上有紫氣時時晨見○晉
謝尚齊朱應吳苞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並
隱于此○山謙之丹陽記曰由建陽門望鍾山
與覆舟似上東門首陽之與北邙也○宋散騎
常侍劉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
朝士雅素者多從之游又雷次宗元嘉中開館
雞籠山文帝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
館○齊周顒亦於鍾山西立隱舍遇休沐則歸

仍造草堂寺以處僧慧約寺卽顒之所居也後顒出爲海鹽令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譏之○梁武帝於鍾山西置大愛敬寺江表上已多游於此○侯景反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等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具舟欲逃○阮孝緒因母疾用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獲忽一日鹿前行至一所遂不見就求之果得○沈約郊居賦曰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又應教詩云靈山紀地德險峭貪岳靈又云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寰宇記云自梁以前立佛寺七十所今存者六○陳大寶元年齊軍於秣陵故縣跨淮立柵引渡兵馬周文育侯安都頓白土崗旌旗相望齊軍潛至鍾山龍尾進至幕府山皆此地也○後主與張機游是山常以松枝代麈尾故梅摯詩有千松麈尾之句○唐地理志江南道其名山衡廬茅蔣○大歷中處士韋渠牟亦隱於此號遺

名子顔眞卿題其所隱之堂曰遺名先生三教會宗堂○李白登梅嶺望金陵詩有云鍾山抱金陵霸氣昔騰發○內有定林庵荆公王安石嘗讀書於此本下定林寺記云宋元嘉中建上定林在寶公塔東下定林在上定林西今皆廢米元章榜曰昭文齋李伯時寫荆公眞像於壁楊次公爲之贊荆公詩云定林修木老參天是也今獨庵屋數間餘皆不存○慶歷中太守葉清臣嘗游鍾山之巖在八功德水後半嶺間可容數人公字道卿因名道卿巖○張文

潛云予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濠水或流或絕多鵁鶄白鷺迤邐傍山風物夭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荆公詩多稱蔣山風物信不誣矣○陳軒金陵集云鍾山寶公塔名玩珠取龍玩珠之義梅摯詩云珠峯塔影孤○其山峯最秀者有屏風嶺巧石青林幽邃如畫在明慶寺前山之東有八功德水在悟眞庵後梅摯記云梁天監中有胡僧寓錫于此山中乏水

時有龎眉叟相謂曰寺山龍也知師渴飲措之無難俄而一泓沸出後西僧繼至云本域八池已失其一自梁以來嘗取給御府寺僧云飲之可以愈疾又寶公塔西二里有洗鉢池興國寺西有道光泉以僧道光穿斵得名曰朱熙泉近宋熙寺之側寺東山巔有定心石下臨峭壁寺西百餘步有白蓮庵庵前有白蓮池乃築禪師退居之所又北高峯絕頂有一人泉僅容一勺多挹之不竭皆山之勝處也

石頭山在城西二里案輿地志環七里一百步緣大江南抵秦淮口去臺城九里自六朝以來皆守石頭以爲固以王公大臣領戍軍爲鎮其形勝蓋必爭之地云舊志

事跡宮苑記云周顯王三十六年楚威王滅越置金陵邑即石頭城○江乘地記云石城山嶺嶂千里相重若一游歷者以爲吳之石城猶楚之九疑也山上有城因以爲名○後漢建安十六年吳孫權乃加修理改名石頭城用貯軍糧

器械今淸凉寺西是也○諸葛亮云石頭虎踞眞帝王之宅○丹楊記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初始加塼累甓因山以爲城因江以爲池地形險固尤有奇勢亦謂之石首城范曄有初發石首城詩○六朝記云吳孫權沿淮立柵又於江岸必爭之地築城名曰石頭常以腹心大臣鎮守之今石城故基乃楊行密稍遷近南夾淮帶江以盡地利其形勢與長干山連接○晉伐吳王濬以舟師沿江而下自三山抵石城劉夢得有王濬樓船下益州一片降幡出石頭之句○晉室中興常爲險要必爭之地○謝尚賜鼓車鼓吹戍石頭○王氏舉兵明帝以溫嶠守石頭○石城之東有巨石俗呼爲塘岡乃王敦害周伯仁戴若思之處按建康實錄晉元帝永昌元年敦收周顗戴淵殺於石頭城東塘頹石上百姓寃之今記其處○蘇峻據石頭王師旣集峻攻大業壘陶侃將救之殷羨曰若救大業步兵不如峻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大業自解

侃從之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孫恩至京口
元顯守石頭○安帝時宋高祖北討徐道覆盧
循乘虛而出帝卽班師四月至都帝曰賊衆我
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
分遂移鎮石頭○義熙六年發居民治石頭監
衆至爪步帝登石頭城極望謂江湛曰向使檀
道濟在虜敢犯吾境邪○石頭倉城在石頭城
內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人至爪步丹楊尹徐湛
之守石頭倉城沈攸之事起齊高帝入朝堂遣

藏僧靜將腹心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蘇烈守倉
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大明中以其地
爲離宮○景和元年修爲長樂宮○以司徒袁
粲出鎮於此○齊武帝爲世子卽以爲世子宮
後多以諸王鎮之○梁侯景反陳武帝與諸軍
進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乃以舴艋貯
石沉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靑溪十餘里
樓雉相接帝於石頭城西橫壟築柵直出東北
悉力乘之景遂大潰○王僧辯討侯景督衆軍

泝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安陸王大春
以寧遠將軍領戍軍事於石城○徐嗣徽招北
齊兵至闕下柳達摩等保石頭陳霸先於石頭
南北岸絕其汲路又堙塞東門城中諸井達摩
請和許之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北歸及
至皆殺之以後江邊有警必先據石頭以爲捍
禦○陳宣帝大建二年其城復加修築以貯軍
食○後主禎明元年徐孝克爲都官尚書性清
素常以石頭津稅給之○隋平陳置爲蔣州城

輔公祏據江東用爲揚州公祏平又於城置揚
州大都督府後移揚州於廣陵此城遂廢○唐
武后光宅中徐敬業舉兵使其徒崔洪渡江修
石頭以拒守敬業平分軍三百人守之尋置爲
鎮仍從縣倉以實之○韓滉觀察江東西德宗
狩梁州乃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
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於石頭城穿井皆百
尺今五城遺址尚存時議者言滉聞車駕在外
聚兵石頭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

公患淸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鎭撫江外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功也所以修石頭者滉見中原板蕩爲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爲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李錡據潤州屬別將庾伯良兵三千人築石頭城○南徐州記江乘縣西三里有大浦發源於石城山東入大江此山與盧龍幕府諸山相連迤邐達于京口○左太冲吳都賦云戎車盈於石頭蓋謂石城也○庾闡涉江賦曰發中洲之曲泜背石城之巖岨○謝靈運撰征賦云次石頭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

覆舟山 亦名龍山又名龍舟山在城北七里周回三里高三十一丈東際青溪北臨眞武湖狀如覆舟因以爲名舊志

事跡 宋書云覆舟山在縣東十里鍾山西形如覆舟○輿地志山在樂遊苑內○此山與鍾山形若斷而脉相連兩山之間土中有石壍者不入知其爲山之骨也○宋武帝舉義兵討亘元

元將桓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以拒
之宋武疑有伏兵謂小將劉鍾曰此山下當有
伏兵卿可率部下往取之鍾應聲馳進果有伏
兵數百一時奔走○元嘉改名元武山以其在
城之北也○陳高祖時齊兵踰鍾山高祖衆軍
分頓樂游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齊軍至
元武湖西北幕府山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
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縱兵大戰即此
地○宣帝大建七年輿駕幸樂游苑採甘露宴
羣臣詔龍舟山立甘露亭鮑昭有侍宴覆舟山
詩○宮苑記云閶闔風亭甘露亭瑶臺皆在山上

鷄籠山在城西北六七里高三十丈周迴一十里案
輿地志云在覆舟山之西二百餘步其狀如鷄籠因
以爲名 舊志

事跡 寰宇記云西接落星澗北臨栖元塘○宋
改名龍山以黑龍嘗見真武湖此山正臨湖上
故名○元嘉十五年立儒館於北郊命雷次宗
居之次宗因開館於鷄籠山齊高帝嘗就次宗

受禮及左氏春秋○竟陵王子良嘗移居鷄籠
山下集四學士抄五經百家爲四部要畧千卷
○晉元明成哀四帝陵皆在山南

幕府山在城西北二十里周廻三十里高七十丈案
輿地志在臨沂縣東八里晉元帝自廣陵渡江丞相
王導建幕府於此山因名焉山上有虎跑泉其西巔
有仙人臺其北里俗相傳郎●古之宣武場也舊志

事蹟寰宇記云在城西北東北臨直瀆浦西接
寶林山南接蟹浦○山有五峯南接盧龍石頭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人入寇至瓜步登
幕府山觀望形勢○三國典畧曰齊師伐梁大
至于鍾山龍尾周文育請戰陳霸先曰兵不逆
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
殺傷數百人齊軍乃退屯幕府山又霸先欲軍
自覆舟東移頓郊壇與齊人相對霸先自率帳
內麾下出幕府山南與吳明徹沈泰等首尾擊
之齊人大潰陳史載武帝破北齊軍四十六萬
於幕府山下卽此事也○後主禎明中嘗幸此

山梭獵○宋明帝高寧陵在山西晉王導温嶠亦葬山西

盧龍山在城西北二十五里周迴一十二里高三十六丈東有水下注平陸西臨大江今張陣湖北崗隴北接靖安皆此山地舊志

事跡晉元帝初渡不見此山嶺綿延遠接石頭負江上之關塞以此北地盧龍山因以爲名○此山舊與馬鞍山相接氣勢雄包自秦鑿爲二後置都船場聖妃廟其間至今溝內石骨連焉

馬鞍山在城西北十里西臨大江東與石頭城接高八十五丈以形似得名舊志

事跡舊志載陳禎明三年宜黃侯慧紀遣南康太守魯肅以鐵鎖橫江隋楊素與魯肅爭馬鞍山四十餘戰隋軍死者五千人指爲此地今考之史傳陳無魯肅慧紀所遣者南康內史呂忠肅也所爭馬鞍山乃在巫峽間非此地也山名偶同耳詳見諸辨

四望山在城西北一十里周迴三里高一十七丈東

至龍安西臨大江南連石城北接盧龍山　舊志

事跡 吳大帝嘗與葛元共登鳳凰二年殺司市郎中陳聲投於四望山下○晉蘇峻反温嶠奉陶侃爲盟主同赴京師嶠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

大壯觀山 在城北一十八里周迴五里高二十八丈東連蔣山西有水下注平陸南臨真武湖北臨蠡湖

事跡 陳宣帝起大壯觀於此山因以爲名○大建十一年八月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真武湖上登真武門觀宴羣臣因幸樂遊苑設絲竹之會仍重幸大壯觀振旅而還

直瀆山 在城北三十五里周迴二十五里高一十七丈旁有直瀆洞東西有水流入大江　舊志

事跡 見直瀆下

以上諸山皆在鍾山之右自城北縣直達于城西

臨沂山 在城東北四十里周迴三十里高四十丈東北接落星山西臨大江西南有臨沂縣城

雉亭山在城東北四十里周廻六里高五十丈北與舊臨沂縣相望今隸慈仁鄉俗又呼爲騎亭山 舊志

事跡 石邁古跡編云舊說齊武帝東游鍾山射雉因以爲名或云吳大帝時蔣帝神執白扇乘馬嘗見形於此故又呼騎亭山

衡陽山在城東北四十五里周廻九里高二十九丈在清風鄉東臨清塘西北有水下湖南接雉亭山 舊志

事跡 舊傳郎法師嘗在此有衡陽神女忽來聽講後遂爲此神因名其山曰衡陽今鍾山鄉資福院有神像可攷

攝山一名**繖山**蓋其狀似繖也在城東北四十五里周廻四十里高一百三十二丈東連畫石山南接落星山西北有水注江乘浦入攝湖 舊志

事跡 輿地志云江乘縣西北有居謙所居村側有攝山多藥草可以攝生因名焉○江乘記云云攝山形方四面重嶺○南史齊明僧紹住江乘攝山後捨宅爲寺今棲霞寺是也山有千佛嶺按江總棲霞寺記明僧紹居士之子仲璋爲

臨沂令於西峯石壁與度禪師鐫造無量壽佛大同六年龕頂放光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王始安王及宋江夏王霍姬齊田奂等琢造石像梁臨川靖惠王復加瑩飾巖中道有沈傳師徐鉉張稚圭王雱等題名○梁紹泰中陳霸先與齊師戰大敗之追奔至攝山虜蕭軌誅于城下即此也○陳後主與江摠同遊有詩○陳軒所集金陵有懷攝山十題曰白雲庵清風軒唐公巖天開巖宴坐臺中峯澗明月臺品外泉醒石磬石

白山在城東三十里周迴八里高八十丈東接竹堂山南接蔣山北連攝山西有水下注平陸 舊志

事跡 輿地志云堦礎碑石及麒麟師子以石爲之者悉出此山○南史梁散騎常侍韋載有田十餘頃江乘縣之白山天嘉元年遂築室居山屏絕人事不入籬門者十載

苻堅山在城東六十里周迴一十五里高六十丈北連大城山 舊志

事跡 謝元破秦歸謝安在墅城問其方畧元於原野陳其營壘陣場次序指此山曰此若苻堅駐軍之山也因以爲名

大城山 在城東七十里周廻二十二里高八十三丈南連符堅山西連鴈門山北連竹堂山

雲穴山 在城東八十五里周迴二十里高九十七丈南有水流入石驢溪有洞空●幽邃天欲雨則穴中雲出因名之

癸山 按十道四蕃志有癸山在城東北四十七里碑

石磴磯多出于此

武崗山 在城東二十五里里俗呼爲石佛子廟 舊志

事跡 按石邁古跡編山有石佛十餘軀◎舊傳唐武后造未詳鄉民歲時所禱一名墓山

土山 一名**東山** 在城東南二十里周迴四里高二十丈無巖石故曰土山 舊志

事跡 輿地志云山下有湖自江山至京師此爲半道今謂此山下道爲半邏◎晉石季龍入寇蔡謨所戍自土山至江乘◎太元八年秦苻堅

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懼命謝安征討大都督謝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命駕出土山墅張宴親朋畢集方留元圍棊賭别墅遊涉至夜方還府内建明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又於土山營立樓館植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費百金世以此頗譏之安殊不屑意○上元縣有兩東山一在崇禮鄉郎土山是也晉書謝安寓居會稽棲遲東山

此安之舊隱也在會稽後於土山營築以擬東山今去縣二十里一在鍾山鄉蔣廟東北宋劉勔隱居之地勔嘗經始鍾嶺以爲棲息及造園宅名爲東山今去縣十五里陳軒金陵集載李白李建勲東山詩皆指土山而作○梁書宋謝朏十歲能屬文父莊游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梁末蕭正德亦修築以爲墅○沈約郊居賦云臨逷隅兮縱目即堆冢而流眄雖東山之培塿乃文靜之所宴

張山按石邁古跡編在城東南三十里淳化鎮之北舊隸江乘縣舊志

事跡南史齊欽明皇后葬江乘縣張山或云今城東北六十里章橋西又有張山亦古江乘境

青龍山在城東南三十五里周迴二十里高九十丈今溧陽縣界別有青龍山

事跡南唐後主嘗校獵於此

祈澤山有祈澤寺在城東南三十五里周迴一十里高五十丈東連彭城山北連青龍山舊志

事跡舊經云初法師嘗結茅於此有龍女來聽講既而神泉湧於講座下後遂爲祈禱水旱之所因此得名

丁山在城東南四十七里周迴一十七里高二十七丈

石硊山在城東南四十里周迴一十五里高二十七丈在上元縣崇禮鄉去縣二十五里一名竹山舊志

事跡祥符圖經云有大甕悉是石故名石硊或云硊亦作櫃每春夏水溢衆流推此山橫據秦淮之上以櫃過水勢○輿地志云秦始皇時望

氣者云江東有天子氣乃東遊以厭之又鑿金陵以斷其勢今方山石硊是其所斷之處也◎孫盛云東至方山有直瀆自瀆至此山或云是秦所掘山今方山西九里有大壟枕淮合壟悉是石京師溝塘界石悉鑿此壟取之

方山 一名**天印山**在城東南四十五里高一百十六丈周迴二十七里四面方如城東南有水下注長塘流溉平陸輿地志湖熟西北有方山山頂正方上有池水丹楊記形如方印故曰方山亦名天印山舊志

事跡 秦始皇鑿金陵山疏淮水此山乃其斷者故沈約郊居賦云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津帶修墳於桂渚舉皋錦於強秦陳沈烱詩云淮源比桐柏方山似削成◎吳大帝為仙者葛元立觀於此山◎晉謝靈運東出鄉里送至方山嘗賦詩◎宋何尚之為尚書令元嘉末致仕退居方山著為賦◎齊武帝嘗幸方山顧左右曰朕欲經始山之南復為離宮埏勝新林苑徐孝嗣荅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

耒廣願少留神乃止○徐嗣徽兵至秣陵故治
齊人跨淮立柵度兵夜望方山嗣徽等列艦於
青堆至于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
發嗣徽等不能制今方山南有青堆埠卽其地
○隷何容者名東方山非此所謂方山也

彭城山 有彭城館在城東南四十五里周迴九里高
二十七丈西連祈澤山北連青龍山

湯山 在城東南六十里西接雲穴山山不甚高無大
林木有湯泉出其下大小凡六處湯淵繞其東南四
時常熱禽魚之類入者輒爛以煑豆穀終日不熟草
木濯之愈鮮茂舊有湯泉館今廢 餘見聖湯院

鴈門山 在城東南六十里周迴三十里高一百二十
五丈西連彭城山南連大城山北連陵山 舊志

事跡 山勢連綿類北地鴈門故以爲名○輿地
志云山東北有溫泉可以浴飲之能治冷疾

竹堂山 在城東南七十五里周迴六十六里高九十
二丈東連雲穴山西連白山南連大城山北有水下
注平陸 舊志

事跡輿地志云白山鴈門山竹堂山並連帶在

建康縣東北緜聯三四十里

舊志

橫山在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周迴八十里高二百丈

事跡山謙之丹陽記云丹陽縣東有橫山連亘

數十里或云楚子重至于橫山是也又曰橫望

山四面望之皆橫故有是名在城西南一百二

十里接連太平州界

戚家山在城南天禧寺東

事跡鄭文寶南唐遺事云韓熙載居戚家山

梓桐山在城南一十五里高三十八丈山下有謝氏

詩樓及繙經臺基存

聚寶山在城南雨華臺側上多細瑪瑙石俗呼為聚

寶山

紫巖山在城南一十五里高三十八丈 舊志

事跡陳軒金陵集載李建勳春日紫巖山期客

不至詩巖山在城南周迴一十五里有吳紀功

德石○山謙之丹陽記曰秣陵縣南有巖山山

西有石室山東大道左有方石長一丈刻勒銘題贊吳功德孫皓所建也宋孝武帝改曰譴山明帝泰始中建平王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日欲暮上遣左右壽寂之等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歐殺之

夏侯山 在城南二十二里周迴十里高三十五丈梁儀同三司夏侯亶居此因名之

甑薇山 在城南二十三里周迴八里高二十五丈以形似名之

牛頭山 狀如牛頭一名天闕山又名仙窟山在城南三十里周迴四十七里高一百四十丈 舊志

事跡 六朝記自朱雀門沿御道四十里至山下西峯中有石窟不測淺深梁武帝於下建寺名曰仙窟山又云山南有芙蓉峯北有大石如臥鼓其山中空可坐數十人其高九尺上下有小石吳時呼為石鼓○河圖內元經云山南峯北面有石洞高一丈五尺中有路相通時號為石鼓天欲雨則石鼓自鳴○宋書云山之南峯大

明中嘗立南郊壇於其上○朱京登牛頭山詩有削成雙峯玉骨清之句○建炎四年岳飛敗金人於清水亭兀述復趨建康飛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飛又以騎三百步卒二千人自牛頭山馳至南門新城爲營遂大破兀述之衆所獲負而登舟者盡以戈殪於水物委於岸者山積

觀子山 在城南三十里周迴四里一百步高八十三丈東有水下注新林浦 舊志

吉山 在城南四十五里周迴三里高一十丈西臨大江 舊志

事跡 宋征虜將軍建城侯吉翰葬於此因以爲名

大青山 在城南四十五里周廻三十五里高一百二十五丈西有水下注平陸

陰山 在江寧西南一十二里臨大江 舊志

事跡 王導至此有陰山神見夢於導導乃以其事聞上爲立廟時人遂名其岡曰陰山

三山 在城西南三十七里周迴四里高二十九丈 舊志

事跡 吳志天璽四年晉琅邪王伷帥六軍濟自

三山○晉書王濬自蜀發兵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元和郡國志云王濬代吳宿於牛渚部分明日前至三山即此三山也○輿地志云其山積石森鬱濵於大江三峯行列南北相連號三山○鮑昭有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詩○謝元暉有曉登三山還望京邑詩○李白有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是也

自臨沂而下諸山皆在鍾山之左遶府城東北隅達于城東轉東南隅以達于城南又轉西南隅及西而止于江與隔水石頭城馬鞍諸山相望其地脉山勢似斷而續似散而聚似遶而近環抱拱揖真如龍之蟠也

湖山 在江寧縣南三十里周廻七里高七十丈上有湖久旱不涸

車府山 在江寧縣四十里周廻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丈六朝常於此山藏車乘器甲故名

祖堂山 在江寧縣南四十五里周廻四十里高一百

二十七丈東有水下注于陸 舊志

事跡 宋大明三年於山南建幽棲寺因名幽棲山○唐正觀初法融禪師得道於此爲南宗第一祖師乃改爲祖堂山

落星山 在江寧縣西南五十里周廻三里高一十丈西臨大江 舊志

事跡 舊圖經云昔有大星落於此因以名之

銅山 在江寧縣東南七十里周廻一十九里高一百丈 舊志

事跡 昔人採銅於此山故名○陳軒金陵集載鮑昭過銅山掘黃精詩云銅山晝深沉乳竇夜涓滴卽此也屬江寧縣句容縣北溧水縣西亦各有銅山皆舊日採銅處

烈山 去江寧縣西南七十里近處眞鄉 舊志

事跡 近烈洲臨江中流故曰烈山其山四面峭絕下瞰大江風濤洶湧商旅常泊舟依山以避風絕頂叢棘中舊有侯將軍廟 陳永定初王琳聚兵於襄陽以窺臺城造黃龍舟千艘泊於荻港伺而發忽西南風急琳謂得天助張帆直指臺城而下陳將

侯瑱泊舟三百於蕪湖逐後而發戰於烈山之下用拍竿以擒琳船遇之則破琳擲火焚之風逆自焚遂大敗奔魏土人以侯瑱功烈甚盛故名山曰烈山以祠祀之歲久舟人以爲陳鋒頭祠妄也

寶祐初忽有僧披荊棘建庵其上自名爲

江心護國寺 僧道潛百家詩選載晁無咎云金陵南數十里江心烈山崒然特起猶金山也家人云不安得隱居於此作一絕云山如浮玉一峯立江似海門千頃開我欲此中成小隱莫教山脚有船來

白都山在江寧縣西南七十里周廻五百步高二十丈西臨大江 舊志

事跡 輿地志昔白仲都嘗於此山學道白日昇天因以爲名○吳志諸葛恪誅子竦載其母而走孫峻遣將軍張承追斬於白都卽此也

鼓吹山在城南八十里周廻一十七里高八十丈東北有水西望孤絕宋孝武大明七年自江寧縣南登山及陵望臺甲子舘蓋登山奏鼓吹因以爲名

龍山在城西南九十五里周廻二十四里高一百一十一丈入太平州當塗縣北有水以其山似能形因以爲名

慈姥山在城西南一百一十里二百步周廻三里高

三十丈輿地志云積石臨江岸壁峻絕山上出竹堪
爲簫管山南有慈姥神廟因名焉

天竺山在江寧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周迴一十七里
高一十九丈舊志

事跡東南有水下注慈姥浦其北連岡十里本
名多壁山唐上元二年有天竺輿福寺僧道融
移寺於此山因以爲名

右在江寧界

茅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周迴一百五十里初
名句曲山像其形也茅君得道更名曰茅山三十六
洞天之數第八者曰金壇華陽之天此山是也舊志

事跡史記封禪書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晉灼曰
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
羣臣更名茅山爲會稽亦曰苗山○茅山記曰
大茅山獨高處黑帝命東海神埋大銅鼎於山
項深八尺上有盤石鎮之又曰秦始皇帝二十
七年遊會稽還於此山埋白璧一雙深七尺李
斯篆刻文云始皇聖德平章江山巡狩蒼川勒

銘素璧又曰王莽地皇三年七月遣使者章邑獻銅鍾五口黃金百鎰賵之於三茅君又曰光武建武元年遣使吳倫賫黃金五十斤獻三茅君今山頂有埋金處上有聚石又曰中茅山獨高處司命君埋丹砂六千斤鎮於此山深二丈上有盤石鎮之其山左右泉流下皆小赤色飲之延年益壽左眞人就司命君乞得一十二斤以合九華丹山頂石壇石案香爐今存今三陽百姓多長壽者蓋太陽北陽朱陽三村耳○茅君內傳曰句曲山秦時爲華陽之天三茅君居之因以爲名外有金壇山因壇爲號周時名其源澤爲句曲之穴按山形曲折後人名焉○眞誥曰漢宣帝時有三茅君得道掌此山故謂之茅山又曰金陵句容之句曲洞爲第八洞天又曰句曲地肺土良水清謂之華陽洞天可以度世種民是處五災不干又曰金陵洞墟之膏腴句曲之福地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內經福地志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金陵之福地也許邁別傳曰延陵之茅山是洞庭

西門潛通五嶽茅君雜記云一名句曲山卽三十六洞天華陽第八洞天也周廻一百五十里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二十里洞五門三門顯二門隱又按陶先生茅山記畧云東通王屋西達峨嵋南接羅浮北連岱嶽漢元帝時咸陽人茅盈茅固茅衷並此山得道故號茅山三人常乘白鶴各據一嶺唐咸通中東海遂來觀龔道者初入此山採穀茹芝十餘年後因月朔正旦焚香洞門恍惚之間得入洞中經由一十三日備見洞府巖壁山川星辰日月靈異難詳○茅濛字初成華陽人也隱華山修道秦始皇三十一年白日上昇是時先有民謠曰神僊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元州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始皇聞之問故老曰此僊謡也於是有尋僊之意濛之元孫盈得道於金陵句曲山上昇爲東嶽上卿司命眞君太元眞人居赤城時來句曲邦人改句曲爲茅君山圖經云漢時有三茅君各乘一白鶴來居其上故號爲三茅君世傳茅盈茅固茅衷皆茅濛之後也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華山華陽縣皆在句容縣

○**王荊公**有詩云一峯高出衆山巔疑隔塵沙道里千俯視煙雲來不極仰攀蘿蔦去無前人間已換嘉平帝地下誰通句曲天陳迹是非分草莽紛紛流俗尚師傳○**蘇魏公頌**詩三士隱淪地上林句曲前朅來思訪道屬望賦遊僊松引飛輪路雲收積玉巔華陽不知遠趣駕似行天○**周益公必大**詩千峯深陽來勢若西南犇逶拱三茅峯不敢迫至尊三茅如軒縣次第儼弟昆正西闕夾塗羣僊之所門至今下泊宮往往弭旗旛

山中有大茅峯

在崇壽觀北舊記云在崇僖觀北獨高處昔青童道君乘飈轝少憩于此今猶有故飈輪之跡山之半有繡衣亭昔三天使者衣繡衣執金冊以九錫之命落大茅君故以爲名山之巔有泉名曰一人泉汲之不竭

中茅峯

在積金山北其側有泉色赤而有味眞誥云飲之延年山

下之民幸皆眉壽而無疾

小茅峯 在中茅峯之背有如臥龍松左狃檜

抱朴峯 即大茅峯北相連一峯是

白雲峯 在中茅峯西

五雲峯 在小茅峯之側華陽洞上積金峯金茵山東高峯是也其峯甚峻昔茅君以三月十八日駕五色之雲八景之輿佇於此山逾時西去故號爲五雲峯

積金峯 在大茅峯中茅峯之閒二峯相連其長阿中有連石古謂之積金峯陶隱居所住之東有一橫盤與之相對盤皆是石石形甚環奇即此峯也

疊玉峯 圖經云大茅山上東南三山疊積亦有洞穴俗多呼疊石石之與玉猶爲同類又作三角呼三角山今去葛僊壇相邇

眞宗未有　仁宗嘗遣左璫請茅山禱祈遇異人言王眞人已降生於宋朝璫問王眞人本是何人荅曰古燧人氏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僊官自空而下曰此托生於夫人及生宮中火光屬天始行步常持槐木備以備鑽之眞宗問曰何用曰試鑽火耳帝顧后妃曰異人之言信不虛矣令刻石元符宮

華蓋峯 在崇壽觀東南又有

四平山 眞誥曰大茅西南有四平山俗謂之方山其下有洞屋名方臺又曰南館惟得道者處焉

良常山 秦始皇登句曲山北垂嘆曰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自今以往良爲常也商乃羣臣並稱壽嘆曰良爲常矣乃改句容北垂爲良常之山

華姥山 茅山記孫寒華即吳大帝之孫女於茅山修道成沖空而去號其山爲華姥山

徐鉉復禁山記曰華陽洞天金陵福地羣僊之所都會景福之所興作故其壇宇之盛臺亭之殷修奉之嚴樵牧之禁冠於天下聖歷中官失其守望拜之地多所荒蕪天祐閒正素先生王君棲霞始復禁山之地有良常洞至雷平山十里而近入于萌隸者盡曠之芻蕘者不得輒至墟墓不得雜處蓺樹蔽野植松爲門川渠必通棟礎必剪建方壇於雷平之上造高亭於良常

之前朝奉有至誠之地遊居有稅駕之所姜巴
古國秦望舊封肅然濤光復如開元天寶之盛
矣陳軒金陵集張公壤詩云人間獨有
當時月山際猶無後世樵蓋謂此也

勑禁山碑

訪問茅山界內祠廟寺觀之側樹木
多有諸色不顧修法擅行樵採及放
野火焚燒山林須議專行指揮方延景
既以祐烝民眷破名山存於方志或仁慈所治
或真宇攸依是為降福之場允謂棲神之所故
宜加禮敬嘗儲休坐可斥斧覺臻樵蘇無節致
嘉生之罔植使靈跡以何觀爰伸禁止之文用
表肅恭之意今下昇州潤州候宣命到於茅
山四面立定界止嚴行指揮斷絕諸色人並本
寺觀祠宇主首已下自今後不得輒有樵採斫
伐及放野火燒薙常令地分巡檢官吏者生壯
丁覺察檢校如有違犯便仰收提押送所屬州
縣勘斷訖枷項令衆半月滿日疏放如斫伐數
多精理難恕即仰收禁奏候指揮當行決配
如是逐寺觀祠宇之外無有供燒柴山不是古
跡之內久來存留樹木即仰本縣官吏與寺觀
等主首同共指定界止豎立標記方得採取若
是已有斫伐延燒到樹行稀疎處處亦仰隨處州
縣勒定數目去處常依時栽種補填務要別無
空闕仰不得輒便搔擾仍將此宣命指揮於
寺觀門首及往來要路鐫石曉示
知悉大中祥符二年奉勑如右

絳巖山一名赭山在句容縣西南三十里周迴二十
四里高一百六十五丈上有龍坑祠壇　舊志

事跡地志云漢丹陽縣北有赭山其山丹赤故
因以名郡○寰宇記云本名赤山唐天寶中改
為絳巖一名赭山一名丹山丹陽之義出此山

極險峻臨平湖山之巔頗坦夷惟隻路可通舊傳五季之亂居民避難於上往往獲免後勵山者常於其地獲銅錠劍器之屬建炎兵火鄉民又依之以免禍者甚衆

姜石山在句容縣西北六十五里有梁南康簡王墓

射烏山在句容縣西北五十里周迴一十五里高一十七丈

五綦山在句容縣北五十里周迴二十里高二十五丈

銅山在句容縣北六十里周迴二十里高八十七丈以舊出銅故名

沈山在句容縣北六十里周迴一十一里高一十五丈北臨大江俗傳沈慶之屯兵于此因以成名

竹里山在句容縣北六十里案方輿記云行者以其途傾嶮號曰飜車峴鮑照有行飜車峴詩 舊志

事跡 元和郡國志云山間有長澗高下深阻舊說似洛陽金谷隆安二年王恭舉兵於京口使劉牢之為爪牙使帳下督顏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還襲恭宋武帝起義自京口至

江乘破桓元將吳甫之於竹里移檄京師

華山在句容縣界案方輿記云梁武帝輿駕東行至此山因問華山何如蔣山高薛對云華山高九里似與蔣山等泉水倍多

茯苓山在句容縣北五十里周迴一十七里高二十六丈舊有礬坑

秦山在句容縣南三里有明月灣通秦淮父老相傳謂謝安月夜乘舟垂釣于此今釣基尚存

鬱罡山在小茅峯之東北草木鬱茂故以爲名俗呼爲**大橫山**學道者多居於此山下有泉昔有人就此合神丹而升元洲山之東有古越翳王塚

龍尾山在大茅峯之東隱然而高狀若龍尾焉案茅山記云從大茅一嶺直至山東接延陵界如龍狀大茅山爲頭壟如龍尾故以龍尾爲名

東方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里周迴一十五里高四十二丈東連儀凢山

周山在句容縣南三十五里周迴一十里高一十丈

伏龍山在柳汧之間柳汧即柳谷泉與中茅峯相近

狀如龍其上產金昔人採之

雷平山在伏龍山之東周時有雷氏養龍來往此山與許長史所營之宅相對其山北有柳汧水或名曰田公泉昔田公嘗居此

方隅山在雷平山之東北以三小山相隅故也昔有人合九鼎丹於此山下亦有洞室名曰方源館

丁公山乃積金峯之西麓也今崇禧觀以爲主峯

偎韭山在崇壽觀西獨小山也眞誥云姜叔茂種五辛菜常賣此以市丹砂今山多大韭卽其種也

龠山在句容縣東北五十里周迴一十五里高一十七丈東連駒驪山四十二福地也唐肅宗時謁者伍達靈在此山得道丹成之後記于石壁在絕頂尙存髣髴可辨山下又有伍達靈潭

駒驪山在句容縣東北六十里周迴二十五里高三十九丈

偎姑山在句容縣東四十里茅山之側周迴五里高一十丈

偎几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里茅山側周迴三里一

百步高八丈東連僊姑山
丫頭山在句容縣東南三十五里周迴一十五里高四十二丈東連僊凡山
浮山在句容縣南三十五里周迴一十里高一十二丈西接周山
青山在句容縣北三十五里周迴一十二里高一十六丈
亭山在句容縣北三十里周迴一十五里高二十丈
青山在句容縣北六十里鬱罡山西乾元觀北周迴一十里高一十三丈北臨大江又觀東一山名東青山西一山名西青山東青山在茅司徒廟東
土者山在句容縣東三十里
虎耳山在句容縣東三十里
崗山古名此山爲福地記云岡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病
鼈足山在僊非山之西
竹山今藏眞觀前一山上多篠者是也陶隱居云自大茅山南後韭山竹山吳山方山從此疊嶂達乎吳

典天目諸山至乎羅浮窮乎南海也

若在句容縣界

中山在溧水縣東南一十五里高一十丈周迴五里圖經云宣州中山又名獨山溧水縣東一十里不與羣山連接古老相傳中有白兎世稱爲筆最精元和郡國志云中山出兎毫爲筆精妙山前有水源號曰濁水輿地志云宣州溧水縣有濁山有濁水流演不息即此也舊志○蔡寬夫詩話云比觀張文潛明道雜志者載白樂天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兎食竹飲泉生紫毫子嘗問宣州筆工云毫用何處答曰皆陳亳宿州客所販宣自有兎毫不堪用蓋兎居原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兎据山出入爲荆棘樹石所傷毫例短禿則白詩非也白公宣州發解進士宣知偶不問爾按北戸錄䛠兎毫處云宣州歲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後又云王羲之歎江東下濕兎毫不及中山由是而言則宜城亦有兎毫不及北方勁徤爲可用也然則毛穎傳李太白詩所言中山非溧水之中山明矣

東陂山在溧水縣東南五十五里高二十三丈周迴一十七里梁大同二年採銅於此

東廬山在溧水縣東南一十五里高六十八丈周迴二十里有水源三一源自山西流入秦淮一源出山東北流入馬沉港一源自山東南吳漕流入丹楊湖

山謙之丹楊記云縣東有盧山與丹楊分界十道四蕃志太平寰宇記皆云俗傳嚴子陵結廬於此或云形似盧舍因此爲名

馬占山在溧水縣東南三十五里高一十八丈周迴一十三里梁大同二年採銅於此

艫船山一名**感泉山**在溧水縣南一十二里高二十一丈周迴一十八里山陰有青絲洞泉脉泓澄四時不竭南有張沇二士書堂井臼遺址不知是何人也

杜城山在溧水縣南一十二里高六十丈周迴五十五里隨大業末杜伏威嘗屯軍於此因號杜城山舊有廟及戰場

箭澗山在溧水縣東南一十八里高一十二丈周迴八里

石城山在溧水縣東南二十五里周迴二十四里高六十丈上舊有石城院冷水亭基

小茅山在溧水縣西南五里高一十七丈周迴四里

荆塘山在溧水縣南一十里高三十七丈周迴二十里

蒖上山在溧水縣西三十里高三十七丈周迴二十

里上有井泉及稟丘山寺基唐大和中寺廢有石龕方丈存

鳳棲山在溧水縣西南七十里高一十六丈周迴八里西並石臼湖父老云昔有鳳皇棲其上因得名曰凰棲此山屬儀鳳鄉近地有鳳賢圩今作黃西非也

臙山在溧水縣西南六十里高一十四丈周迴一十五里西並石臼湖

雀墓山軍山塔子山馬頭山並在溧水縣西南七十五里石臼湖內

澳洞山在溧水縣西南二十五里高三十一丈周迴一十八里內有祈雨潭禱之多應

游子山在溧水縣南八十二里高二十丈周迴一十里上有石壇舊經云昔孔子適楚嘗經此山

蘆塘山在溧水縣東南二十三里高一十五丈周迴二十三里梁大同三年嘗採銅錫於此

瑑山在溧水縣西一十五里高一十一丈周迴一十五里舊經云山嘗產玉因此得名

回峯山在溧水縣東南四十里高三十七丈周迴一

十七里上有龍池下有龍泉東有水注平陸

石羊山在溧水縣西南三十七里高七十丈周迴四十里

王山在溧水縣南五十里高一十丈周迴六里

三山在溧水縣東南十里高九丈周迴一十里

官塘山在溧水縣東南三十五里高一十一丈周迴一十五里下有大塘

芝山在溧水縣東南七十里高三十九丈周迴四十里上有李子洞燕洞相去三百步昔宣州田頵舉兵邑人携老幼於此避難可容數千人李洞有泉沸涌燕洞有石鷰遇雨則飛晴則還落爲石

銅山在溧水縣西四十里高五十四丈周迴一十三里舊經云昔嘗採銅於此今爐冶舊址猶存

玉泉山在溧水縣南一百一十里高三十二丈周迴一十八里

卧龍山在溧水縣北二十三里高一十四丈周迴一十里

赤虎山在溧水縣北三十五里高一十丈周迴十里

白石山在溧水縣北二十里高一十丈周迴十一里

荊山在溧水縣東南七十里高四十二丈周迴二十里舊志云卽卞和獲玉之地誤也卞和泣玉荆山之下其山乃在荆州不在揚州

峒峴山在溧水縣東二十里高一十丈周迴八里

李墅山在溧水縣東三十里高五十丈周迴一十六里與句容縣茅山相接

鹿子山在溧水縣東一十五里高一十丈周迴九里東接峒峴山

浮山在溧水縣東三十七里高三十丈周迴二十里與句容縣茅山相接

偃杏山在溧水縣東南四十三里高三十丈周迴一十三里舊經云絕頂有杏林及偃人足跡因以名之又有偃壇三所及丹井一名偃壇山下有清泉流入丹楊湖元祐中知縣周邦彥有偃杏山詩云偃人藥光明夜燭種杏碧山如種玉春風裂古鳳收花赤頰離離照山谷卿雲承日作陰潤猛虎守山防採竊高與篚篚入時貢望拜通明薦新熟珠旒頷首一破顏氣壓蟠桃羞若木自從移植近星榆山水無光靈鬼哭長松枯倒流液盡權賴牽繞多樸樕我思百年訪靈異羽褐雌存言語俗本非民士宰官身欲斷人間烟火穀行等幽洞覓丹砂儻見曜偃騎白鹿便應執箒洗偃壇不用纖纖掃塵竹

愛景山在溧水縣東北二十五里高一十三丈周迴一十里與烏山相接

烏山在溧水縣北二十里高二十八丈周迴十五里

雞籠山在溧水縣北三十里高一十七丈周迴一十二里與愛景烏山相接

方山在溧水縣東南六十五里高一十二丈周迴九里南有青龍洞與芝山相接

豬山在溧水縣東南五十里高一十九丈周迴二十二里

靈嶽山在溧水縣東南六十里高二十一丈周迴一十五里

南雞籠山在溧水縣東南一百二十里高三十二丈周迴二十里

遮軍山在溧水縣南八十五里高五十五丈周迴二十三里山北有水下入固城湖

太山在溧水縣南七十六里高三十四丈周迴二十五里

秀山在溧水縣南九十五里高一十三丈八尺周迴

九里一百步西南有水下注平陸舊名秃山近因秦氏居之遂易今名

禪林山在溧水縣南八十里高四十丈周迴一十八里上有寺

黄山在溧水縣東南六十里高九丈周迴一十里

溧陽山在溧水縣東南一十二里高二十五丈周迴七里一百步俗號馬鞍山取其形似也

濁山在溧水縣東南一十里高一十丈周迴五里山北濁水由焉輿地志云溧水縣有濁山下有濁水郎

秦淮之源也

右在溧水縣界

巖山在溧陽縣西十一里周迴五里高二十丈晉咸和中李闳追及張健之所

桂林山在溧陽縣西南三十里周迴十五里高五十丈汪內翰藻記挹秀堂云南則翠陰晴嵐與人應接者桂林諸山也

龍潭山在溧陽縣南四十五里周迴十五里高二十七丈上有龍潭清澈見底潭側有龍王祠禱之有應

虎山在溧陽縣西南五十里周迴五里高二十丈

青山在溧陽縣南六十里高十七丈周迴十里二十

禰山在溧陽縣南四十里高五十丈周迴二十里

朝山在溧陽縣西南三十里高十五丈周迴五十丈

盤白山一名**高遼山**在溧陽縣西南四十里高五十六丈周迴十里今大虛觀在其下故俗名觀山第二峯石上有偓人跡觀有碑載晉盤白眞人事跡

伍牙山一名**護牙山**在溧陽縣西南六十里高一百七十丈周迴四十里 舊志

事跡 輿地廣記云子胥伐楚還吳經此山故名伍牙建康志云俗傳伍子胥美齒牙避楚至此恐爲人所識以石擊毀其牙山神爲震護之不毀因名護牙二說未知孰是山下有子胥廟

荊山在溧陽縣西南四十里高六十丈周迴二十里山下有泉歲旱資以溉稻

獨山在溧陽縣西南六十五里高二十九丈周迴一十里

鐵冶山一名**鐵峴山**在溧陽縣西南七十里高一百

八十丈周迴二十里山蘇之丹陽記云永世縣南鐵
峴山出鐵今揚州鼓鑄之輿地志云前代鑄錢處
三王山一名三首山在溧陽縣西南五十里高一十
丈周迴一百餘步舊志云相傳楚王與眉間尺并一
客三首瘞此因爲名
銀方山在溧陽縣南五十三里高三十六丈周迴一
十五里
結都山在溧陽縣南五十里高五十八丈周迴一十
八里

雞籠山在溧陽縣南十三里高十七丈周迴三里二
屏風山在溧陽縣南十五里高九丈周迴五里一百
二十四步山形如屏風
泉山在溧陽縣南三十里
石屋山在溧陽縣南六十里高三丈周迴一百步山
西有鑄劒坑舊志云吳王使歐冶子鑄劒於此
峩山在溧陽縣南二十五里高十八丈周迴五里峩
字土人音滿字書未見
懸鼓山在溧陽縣南五十里高六十丈周迴二十二

里遠望若垂鼓然故以名

甗里山在溧陽縣南五十里高四十六丈周迴一十五里

金山在溧陽縣南五十里高五十丈周迴三十里

松山在溧陽縣南七十里

鐵山在溧陽縣東南五十里高六十丈周迴二十八里古嘗出鐵今坑冶遺跡猶存唐書地里志溧陽有鐵此即其地

新婦山在溧陽縣東南五十里高三十五丈周迴一十八里

三鶴山一名僊山在溧陽縣東南六十里高八十丈周迴十五里昔有潘氏兄弟得道化鶴

銅官山在溧陽縣東南五十八里高十八丈周迴十六里昔嘗出銅故名唐書地里志溧陽有銅此其地也今土中熒然有銅如麩狀然堇堇取之不足以償費

雲泉山一名下山一名[illegible]山在溧陽縣東南三十五里高二十二丈周迴十里上有泉雲氣出焉山下有淨土院

金雞山在溧陽縣東十里高十二丈周迴五里

函山在溧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洮湖之上周迴十里高十一丈周處風土記云昔有函姓姥於此得道棻廣韻函烏后切山名在溧陽集韻云山名在陽羨寰宇記云常潤等州分界於此山之巔

大坏山一名**大巫山**一名**浮山**在溧陽縣東北四十五里洮湖中周迴三百五十步高八丈與宜興金壇二縣接界山形孤秀顯顯居水中望之若浮周處風土記云洮湖中有大坏山唐地里志云溧陽有湖山皆指此也唐史疑撰史憲神道碑云坏山右轉洮水前臨坏字乃爲岯今從之坏岯二字土人皆音浮字書未見陶隱居尋山志云石孤聳以獨絕岸垂天而似浮謂此山也

小坏山一名**小巫山**在溧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洮湖中周迴四里高五丈輿地志云延陵永世二縣界中有小坏山山下有石堂堂內有虎跡水涸卽見

羅漢山在溧陽縣東北三十五里周迴三里高七丈

大蒲山在溧陽縣北四十五里洮湖東周迴四里高

一十丈

小蒻山在溧陽縣北四十里洮湖東周廻二里高六丈

雷公山一名雷山在溧陽縣北三十七里周廻五里高十三丈巖石奇怪泉流潔清舊志云俗傳有雷公鑄劒於此因以爲名今法興寺在其下

落霞山一名霞山在溧陽縣北四十里周廻三里高九丈聖塔院在其下故又名聖塔山

平陵山在溧陽縣西北三十里周廻三里高三丈舊經云晉成帝咸和四年李閎執蘇逸於此

土山在溧陽縣北三十五里周廻三里高十二丈

黃金山在溧陽縣北七十里周廻二里高十三丈雨後土色如金

瓦屋山在溧陽縣西北八十里周廻二十里高一百六十七丈形連亘兩崖稍隆起宛如屋狀李白嘗遊溧陽望瓦屋山懷古賦詩

丫頭山一名丫髻山一名[illegible]山在溧陽縣西北八十里周廻三十里高一百八十五丈其山兩峯嶷然齊高如髻聳秀可觀

分界山在溧陽縣西北八十里溧水溧陽二縣分界此山之巔

曹山一名**曹姥山**在溧陽縣西北八十五里周迴三十里高八十四丈舊志云昔曹姥獨居此山死于石室葬山下後人爲置聖姥祠祈禱多應

秀山在溧陽縣西七里周迴一里高十一丈

菱山在溧陽縣西十里周迴四里高十七丈山有龍潭禱之有驗

姥山在溧陽縣西十里周迴六里高十二丈

大石山在溧陽縣西十五里周迴七里高二十二丈舊志云上有龍穴禱雨有應

黃山在溧陽縣西四十二里周迴三里高五丈舊志云黃鶴僊人於此得道因以名今有觀

谷山在溧陽縣西四十里周迴二里高十二丈

漁父山在溧陽縣西十五里

燕山在溧陽縣西九里周迴五里高二十一丈

接龍山在溧陽縣西十一里周迴六里高十二丈

石門山在溧陽縣西十三里周迴四里高十丈

呂長山在溧陽縣西二十里周迴四十里高十丈

芝山在溧陽縣西八十里周迴二十五里高四十五丈舊志云山中嘗出芝草因以爲名故老相傳梅福嘗游隱於此

花山在溧陽縣西四十五里周迴六里高十五丈

岡嶺壠峴坡墩壟

白土岡北連蔣山其土色白周迴一十里高十丈南至秦淮賀若弼進軍鍾山魯廣達於白土岡與若弼旗鼓相對隋軍退走

黃龍岡在上元縣鍾山鄉去縣十里舊傳有黃龍見於此故名

武帳岡案宮苑記古宣武城其地本宋文帝閱武帳今謂之武帳岡南史元嘉二十三年建宇于岡上

落星岡一名**落星墩**在城西北九里周迴二十六里

高一十二丈又江寧縣西五十里臨江亦有落星岡

事跡 梁王僧辯於石頭城連營立柵至落星墩以拒侯景景大恐即此也○陳顯達舉兵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枹朴子曰落星岡吳時星落○李白嘗於落星石以紫綺裘換酒飲爲歡皆此地也

孫陵岡 已見商飈館九日臺

段石岡 在城南二十里長十二里高一十二丈丹楊記云巖山東有大碣石長二丈折爲三段因以名岡詳見三段石

石子岡 一名**石子墩** 在城南一十五里長二十里高一十八丈吳志云諸葛恪爲孫峻所害投之於此岡先是童謠云諸葛恪何弱弱蘆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閤成子閤反語石子岡也輿地志宋大明中起迎風觀於其上舊經云俗說此岡多細花石故名石子岡

塘岡 石邁古跡編云石頭城之東有巨石俗呼爲塘岡

事跡 晉大興五年王氏收周顗戴若思殺於石

頭東塘頽石上百姓寃之至今紀其處

金陵岡在府城之西龍灣路上耆老言乃秦厭東南王氣鑄金人埋於此昔有一碣刋其文曰不在山前不在山後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人獲得富了一國後因砌靖安路失之詳見金陵辨

梅嶺岡在城南九里長六里高二丈舊經云東豫章太守梅頤家于岡下因名之上有亭爲士庶遊春所

黄度詩　梅岡已墊已難尋壯恨吳兒太忍心閭道上山標掌處原頭叢薄不成陰

朱年壠案金陵故事在江寧縣南六十七里鼓吹山前年生齊末兵亂中母亡廬墓終身負薪有白兎紫芝生于壠至今名其居爲孝感里

千佛嶺在攝山棲霞寺之側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及宋江夏王霍姬齊田奐等琢石建像梁臨川靖惠王復加瑩飾嶺之中道石壁有沈傳師徐鉉張稚圭題名

桂嶺在鍾山南明慶寺後上有桂樹因以爲名

楊虞部詩　步步高如月裏攀拂雲枝葉倚雲間開花結子清香遠應似淮南一小山

馬野亭詩　桂花千樹占嶔巇絕勝淮南一小山等幹有時吹木末天香無限滿人間懸知彼處有金粟爲見如今

門躋蘭蹊磴緣崖期採
擷分明如向月中攀

萬松峴輿地云鍾山本多石少樹宋時詔刺史郡太
守罷官者種松各有差楊虞部詩聳壑凌霄色共蒼森然萬樹約千行劉郎大厦
尊顛覆應是其間少棟梁○馬野亭詩鍾山山
上亦僮僮吏課何妨使種松還似農桑分殿最
亦如榆柳計功庸初時出土平如薺後日橫空
矯似龍每見路傍多合抱不知手植是誰儂

駐馬坡在清涼寺後山上舊傳諸葛亮嘗駐馬於此
以望形勢羅北谷詩一登傑觀眇山河下有將軍駐
馬坡不是胸中兵十萬長江天險識人多
葉蟬詩將軍氣勢溢江河躍馬曾來駐此
坡坡下石頭城最險屯兵正自不消多

謝公墩在半山寺里俗相傳謝安所嘗登也其事殊
無所據李白王荊公皆有謝公墩詩白詩云冶城訪
遺跡猶有謝安墩乃今大慶觀冶城山昔謝安與王
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即此地荊公雖
有我屋公墩之句而又有詩云問樵樵不知問牧牧
不言亦自疑之耳江左謝氏衣冠最盛謂之謝公豈
獨安也今半山寺所在舊名康樂坊按晉書謝元封
康樂公至孫靈運猶襲封今以坊及墩名觀之恐是
元及其子孫所居後人因名之耳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八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 修纂

山川志二

江湖 淮附

大江 隸建康府界者一百二十里西至和州烏江縣四十里以鰻鰲洲中流爲界東北至真州楊子縣七十里以下蜀鎮中流爲界北至真州六合縣界四十里以瓜步戍中流爲界隸沿江制置司所部者一千

百里西至馬當東至鎮江南北兩岸皆隸焉詳見

江防

事跡史記地理志三江**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水經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長江有別名則有**京江**在南徐州禹貢所謂北江也**瓜步江**今揚州六合縣對潤州江寧縣即魏太武所臨處**烏江**即項羽死處今和州烏江縣亦對江寧縣○吳聿靖安河記略曰江出岷山自湖口合流而下奔放蕩潏吐吞日月山或磯之則其勢悍怒觸舞大艑兀若轉梗至其廣處曠數百里斷岸相望僅指一髮而舳艫上下中流遇風則四顧茫然亡所隱避自金陵抵白沙其尤者為樂官山李家漾至急流濁港口凡十有八處稱號老風波而玩險阻者至是鮮不袖手○吳書魏文帝有渡江之志望江水盛長彌漫數百里便引退自歎曰魏雖有

武騎千羣無所用也○江南野史周世宗問孫忌江南虛實忌曰長江千里險過湯池可敵十萬之師○晉中興書曰郭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見文選

李白 金陵望漢江詩漢江廻萬里派作九龍盤橫潰豁中國崔嵬飛迅湍六帝淪亡後三吳不足觀我君混區宇垂拱衆流安今日任公子滄浪罷釣竿○

會稽 渉金陵大江詩擁兵歲歲渉江干將帥誅求盡少寬未得三軍如挾纊憑誰數處問風寒

○ 仙巖章公權 長江問對篇問長江以汝衛南邦北人遥想心已降方今大勢全倚汝不知汝亦許不許國人皆悠悠我心良獨憂長城已坦道黃河已安流淮邊日夜風颼颼汝今孤矣非昔比問汝若何責可倚長江對曰爾南邦以吾在今來古往只東流人世興亡自更改勾踐臨齊晉劉裕入長安項王北渡黃河西破關北方或可取吾不爲君阻赤壁中流曾喪兵廣陵望見波濤驚瓜步欲渡說虛聲南方長可守吾獨爲君有吾之勢何但抵長城長城今已平吾之力可以當百萬百萬昔嘗散吾能限南北不能輪事力吾能鼓風濤不能用英豪君不見吳之末陳之季豈必斯時吾獨異朝無政事國無人烏有長江事可倚辱君有問荅君知正恐知之亦忽之煩君奉此獻之國索裘勿俟大寒時

中江舊逕溧陽縣界古三江之一也今永陽江一名九陽江一名潁陽江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即其遺跡案禹貢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岷山導江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前漢

四百十九

地里志桑欽水經皆云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蓋自蕪湖逕溧陽至宜興入震澤以下海也唐開元十七年蔣日用作本縣城隍記云此縣南歷中江風波不借舟檝無施縣宰喬翔創浮梁以便行旅中江橋梁之設昉於此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五堰遺跡在今溧水縣界銀林雙河東壩之地是時中江置堰江流亦既狹矣東坡奏議云溧陽縣之西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眾水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販賣簰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阻因紿官中廢去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漲皆入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時元祐六年也是時中江尚通其後東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惟永陽江水入荆溪謾著其詳以見溧陽亦禹跡之所歷云

秦淮 舊傳秦始皇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乃鑿方山斷長壟爲瀆入于江故曰秦淮案實錄注本名龍藏浦其上有二源

一發自華山經句容西南流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入江寧界二源合自方山埭西注大江分派屈曲不類人功疑非秦皇所開或曰方山西瀆直屬土山三十里是秦開又鑿石硊山西而疏決此浦因名秦淮蓋未詳也 舊志

事跡 祥符江寧圖經曰淮水去縣一里其源從宣州東南溧水縣烏刹橋西入百五十里○丹陽記云建康有淮源出華山入江○輿地志云淮水發源於華山在丹陽湖姑孰之界西北流經建康秣陵二縣之間縈紆京邑之內至于石頭入江縣流三百許里○又云秦始皇巡會稽鑿斷山阜此淮即所鑿也亦名秦淮○孫盛晉春秋云是秦所鑿王導命郭璞筮即此淮也又稱未至方山有直瀆行三十許里以地形論之淮發源詰屈不類人功則始皇所掘疑此瀆也○徐爰釋問云淮水西北貫都○吳時夾淮立柵宋元嘉中浚淮起湖熟廢田千餘頃梁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

三橋以防淮水泛溢大抵六朝都邑以秦淮爲
固有事則沿淮拒守今淮水貫城中東西由上
下水門以達於江蓋水之故道也**杜牧**詩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寄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
後庭花○**朱存**詩一氣東南王斗牛祖龍
潛爲子孫憂金陵地脈何曾斷不覺眞人已姓
劉○**曾極**詩鑿斷山根役萬人祖龍竅絕
更東巡石城幾度更新主嬴得淮流尙繫秦○
野亭馬之純詩城中那有大川行惟有秦淮入
帝城十里牙檣并錦纜萬家碧瓦與朱甍舶多
直使水無路人闘不容波作聲流到石頭方始
去望中渺渺與雲平○**北谷羅愚**詩秦淮橫貫
帝王州萬瓦鱗鱗碧流繫舸有愁何處去綠
楊深巷有青樓**葉燁**不讀人言王氣在郭州嬴
政因來鑿此流耶何曾眞斷得幾多天子

宬樓○山居　横鑿南山貫北津安知豐
沛有眞人六朝不得中原土猶使英雄欲過秦
元武湖亦名**蔣陵湖秣陵湖後湖**在城北二里周迴
四十里東西有溝流入秦淮深七尺灌田一百頃舊志
事跡案建康實錄吳寶鼎二年開城北渠引後
湖水流入新宮巡遶殿堂○丹陽記吳孫皓寶
鼎年間丹陽縣宣騫之母年八十浴於後湖化
爲黿後湖又名練湖○徐爰釋問曰本桑泊晉
元帝創爲北湖以肄舟師○大興三年始創北
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至宣

武城六里餘○宋元嘉中有黑龍見因改元武
湖立三神山於湖中春秋祠之○石邁古跡編
曰元嘉二十三年築北堤立眞武湖於樂遊苑
之北湖中亭臺四所○孝武大明中大閲水軍
於湖因號昆明池而俗亦呼爲飲馬塘又於湖
側作大竇通水入華林園天淵池引殿內諸溝
經太極殿由東西掖門下注城南塹故臺中諸
溝水常縈迴不息○建平王景素舉兵蕭道成
出屯元武湖梁徐嗣徽等引齊兵至元武湖侯
景舉兵引元武湖水以灌臺城○鄭文寶南唐
近事云金陵北有湖周回數十里幕府雞籠二
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右名山大川
掩映如畫六朝舊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
之利不下數十百千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
及林泉之事坐間馮謐舉元宗賜賀監三百里
鏡湖信爲盛事又曰余非敢望此但賜得後湖
亦暢平生也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下士
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大有

槲邑○國朝天禧四年改曰放生池其後稍廢
爲田開十字河立四斗門以洩湖水跨河爲橋
以通往來歲久堙塞今城北十三里唯有一池
而它皆廢爲田龍川陳亮所謂建鄴帶後湖爲
險者今不可以言險矣爲形勢慮者盍圖之熙寧
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王安石奏臣蒙恩特判江
寧軍府於去年十一月廿一日到任管當職事
當時集官吏軍民宣布聖化啟迪皇風終成
一載所幸四郊無壘天下同文然臣切見金陵
山廣地窄人煙繁茂爲富者田連阡陌爲貧者
無置錐之地其北關外有湖二百餘頃古跡號
爲元武之名前代以爲遊翫之地今則空貯波
濤守之無用臣欲於內權開闢十字河源泄去餘
水決瀝微波使貧困飢人盡得螺蚌魚蝦之饒
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後濟貧民假以官牛官種
又明年之計也貧民得以春耕夏種穀登之日
欲乞 明勅所司無以侵漁聚斂只隨其田土
色高低茂收水面錢以供公使庫之用無令豪
強大作侵占車駕巡狩復爲湖面則公私兩便
矣伏望明降 隆章綏懷貧瘠奏 勅依按此
奏狀廢湖爲田蓋始於王安石也增收後湖田
租則始於趙善湘田出谷麥所利者小湖關形
勢所利者大故著廢湖之因以待復湖之人云
○宋元嘉十年顏延年從文帝樂遊苑中觀北
湖收田勤苦應詔詩曰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
川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帝暉膺順動禱蹕
巡廣壥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飛奔互流綴
緹彀代迴環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開冬眷
徂物殘悴盈化先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攢
素既森藹積翠亦葱仟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
年溫渚淩輿隸和惠屬後筵觀風久有作陳詩

悵未妍媸弱謝淩遊取累非纓牽○**張九齡**詩南國吏數世北湖方十洲天清華林苑日晏景陽樓幕下迴僊騎澤傍駐綵斿危鷲喧鳳管荷支閩龍舟七子陪詩賦千人和棹謳應言在鎬樂不讓橫汾秋風俗因紆慢江山成易由駒王信不武孫叔是無謀佳氣日將歇霸功誰與修桑田東海變麋鹿姑蘇遊否運爭巨國康時芳九州山辟藩府在館豈豫章留水漩還相附菱歌亦故遒雄圖不足問唯想是風流○**李白**詩空餘後湖月波上對瀛洲○**唐李義山**詩元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綉襦迴誰言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野亭馬之純**詩萬頃冥萃木拍堤當時於此習舟師長江天險雖堪侍鬪艦人謀可勿施莫使黑龍離舊窟且教元武入新詞如何又作蓬瀛景時節來海看水嬉○**會稽**詩當日湖光徹鏡心龍旗鳳吹此登臨而今鐵馬迴旋地斜照黃塵一尺深○**宋存**詩雷轟疊鼓火翻旗三翼翩翩試水師鸞起黑龍眠

不得狂風猛雨下多時○**黃尚書度**詩元武湖中春草生依俙想見竹籬城後來萬堞如雲起方恨圖王事不成○萬騎連山噪虎熊千艘激浪流魚龍變遷陵谷有如此應笑劍駝無定蹤

太子湖 一名**西池**在城北六里周迴十里舊志

事跡 吳宣明太子創西池○晉元帝即位明帝為太子修西池多養武士於內築土為臺時人呼為太子西池○又**太子東湖**在上元縣丹陽鄉太子臺下東橋之東梁昭明太子植蓮於此

丹楊湖 在溧水縣西七十里周迴一百九十五里深

三丈湖中流與太平州當塗縣分界舊志

事跡 按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九年楚子西子朝伐吳及桐汭杜預注云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入丹陽湖至今白石之水衝突則三湖泛溢此水本由五堰自宜興縣入太湖今已堙塞故老云當時慮後人復開此道則蘇常之間必被水患遂以石窒五堰路又液鐵以錮石○李白常游此湖酷愛其景乃張帆載酒縱意往來有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之句

絳巖湖 一名**赤山湖**在句容縣西南三十里去府六十里源出絳巖山周迴百二十里下通秦淮舊志

事跡 石邁古跡編曰赤山湖在上元句容兩縣之間溉田二十四垾南去百步有盤石以為水疏閉之節○南史沈瑀傳明帝復使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即此湖塘也○唐麟德中令楊延嘉因梁故隄置後廢大歷十三年令王昕復置周百里為塘立二斗門以節旱暵

開田萬頃○元和郡國志句容赤山湖在縣南三十五里○茅山記太元眞人內傳曰江水之東金陵之地左右間有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陶隱居曰小澤卽謂今赤山湖也從江東來直對望山○今此湖半屬句容半屬上元舊收歲課錢二百二十貫咸平三年正月奉 勑除放

湖條 江寧府上元句容兩縣臨泉通德湖熟崇德丹陽臨淮福祚甘棠舊額八鄉今併入丹陽臨泉福祚甘棠四鄉百姓自來共貯水絳崗湖澆灌田畝下有百堽堰捺水其湖上接九源山其堰下通秦淮江自吳赤烏二年到今已七百餘年其湖東至數堽西至雨壇南至赤岸北至青城舊日春夏貯水深七尺秋冬貯水深四尺先是麟德二年前縣令楊延嘉併建兩斗門立碑碣具言周回僅百里州司尋差十將下籌計生徐藏巡湖打量得一百二十二里九十六步盧尚書到置湖貯水本爲溉田若許侵耕難防災旱取定四尺水則使其澆九鄉田畝（九鄉跨句容上元兩縣）若過令深廣又慮浸毀若

遇旱之年須稍更增加今且定取五尺水則其
不及處且任耕墾種植如有人於五尺水則内盜
耕一畝一角推勘得實其犯條人斷遣令衆十日
放本管湖長不覺察亦併施行又據十將下等狀
蘆蘼亭北邊去岸約有二百來步有一盤石東西
闊四尺七寸南北闊三尺五寸石面中心去水面
一尺六寸五分即是五尺之則并有察柱仍仰下
縣便於石上磨刮更刻字記其湖仍每季一申不
得鹵莽栽經新塘有豐等三湖圍埒內田多是私

函取水澆灌田苗准舊例放絳嵒湖水下秦淮三
日取指揮給放不得專擅開函取水其湖先有傳
食田五十畝句容縣弓量三十畝三十步上元縣
弓量二十畝三十步百堽堰與絳嵒湖同置絳嵒
湖貯水百堽堰捺水係大中曾別差官親到赤山
湖所建斗門三所通放湖水出入常令湖中積水
五尺其斗門或遇山水擁下高於湖內水面即須
全開三所斗門放水入湖候外溪水退却放水出
溪下秦淮入江專須酌量湖水不得失於元則右

前件湖堰承舊澆灌九鄉田苗共一千餘頃畝伏
奉 省符帖命指揮修作貯水逐鄉差承潤戶管
當先有條流歲久去失績於晉天福年中再興功
役修作經今六十餘年伏遇 明朝重興添修建
造貯捺百里溪汊山源賑卹耕民備供王賦累奉
勑恩給賜料物及借助日食等差兩縣官員置造
斗門三所計用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工及添修湖
埂并百堤堰共計三萬三千六百八十工衆議重
置條流嚴加束轄謹連符條如前伏乞員外尊慈
特賜判印指揮永為證據建隆查員外乾德伍侍
御開寶王司空閻侍御魏司空盧司直林員外並
判執條常加束轄慶歷三年二月十八日葉龍圖
知建康府日於古來舊溆處置立大石柱一條將
湖心盤石水則刻於柱上永為定則

樊珣記 句容西南三十三里曰赤山天寶中改為
絳巖山以文變質也山外周流厥有湖塘舊址考
於前志則曰吳人創之梁人通之矣洎金火有變
積為習坎灌莽之所我唐麟德歲邑宰楊嘉延亦

纂前服利農爲名雖迹於傳聞而事斯范琳楊氏之後今餘百年實滋菰蒲莫植粳稻剝極則貴俟能而伸大歷十二杞縣大夫兼大理司直太原王公昕能蘇罷勞（一作人）且易獘俗臨湖而歎以欲從人吟使臣之清風酌良牧之高課將圖永逸匪顧暫勞因察其地形訪以輿誦謀始作則庀徒揆工月在休農雲其荷鍤周匝百頃（一作里）蓄爲湖塘置兩斗門用以爲節旱暵則決而全注霖潦則瀦而不流收功濟畤道甚明遠開田萬頃贍戶九鄉泊

成輿區頗無凶歲魚稻之盛公實爲之昔叔敖芍陂能張楚國史起漳水竟富魏邦秦稱鄭白漢歌邵杜皆謂是也爭商羊罷舞龍見而雩比屋有憂於鉤鑠連阡莫覩於耘耨我則黛波瀚淪白鳥飛滅下洞庭之鳧雁泳中流之鱣鮪橫壙之右構爲新亭芬其芰荷樹以杞椰楊楚江纜檣是途行李實獲於蔭麻詠歌或藉於觀覽懿乎哉君子之用心也孰愈崇其鳥樹俊以林堂此而莫文翰墨奚述大歷十二年十月三日記

右丹楊綵巖二湖

雖在外縣以其利民者廣故先志之尤加詳焉

迎擔湖在城西北石頭城後五里今爲田 舊志

事跡 晉元帝南渡衣冠席卷過江客主相迎負擔於此湖側至今名迎擔湖○實錄云費縣西北有迎擔湖溉田三十頃○袁粲敗劉彦節走迎擔湖○陳軒金陵集有李建勳朱存迎擔湖詩

蘇峻湖在城西北一十五里周廻十里灌田一十二頃案南徐州記迎擔湖西北有蘇峻湖本名白石陂 舊志

事跡 晉咸和二年蘇峻舉兵于石頭陶侃溫嶠庾亮陣于白石使將軍楊謙攻于石頭峻輕騎出戰謙詐奔白石壘峻逼之幾交鋒峻墜馬侃督護李陽臨陣斬峻於白石陂岸至今呼此陂爲蘇峻湖

張埔湖在石頭城後舊傳蘇峻與晉軍戰於此至今湖側高墩上有蘇大將祠案晉書峻起兵據石頭北湖距石頭幾八里今屬金陵鄉去城十三里

夏駕湖在城東南五十里屬上元縣丹楊鄉今爲田 舊志

事跡 曹憲揚州記云晉惠帝永寧二年有石浮來建鄴自秦淮夏駕湖登岸二百餘步百姓咸曰石來石來至明年石冰果入揚州○沈約宋書晉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駕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譟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今丹楊鄉范墟渡舊有石浮數尺形如碌碡父老云卽古夏駕湖浮來石也

半陽湖 一名**半湯湖**在城東北四十里周迴十五里水同一

事跡 輿地志及南徐州記云江乘縣南有半陽泉半冷半熱熱處可爛物冷處如冰熱處魚入冷處卽死冷處魚入熱處亦死民種稻則溉熱水一年再熟今下蜀鎮有溫湯唐丞相韓滉小女有疾浴溫湯卽愈此在上元縣境○酉陽雜俎云句容縣吳瀆塘其水半冷半熱熱可以瀹雞此又一湖也 詩一半寒泉一半湯同爲此水異炎涼湯泉是處雖多有鍾阜斯池特廣長誰說吹噓如日鼻或云底下有硫黃好尋舊迹重開鑿地寶無容久瘞藏○**宋存**詩江南龍節水爲鄉水不純陰又一半陽一片湖光其深淺兩般泉脈異溫涼

攝湖 在城東北五十里周迴二十里江乘縣記云湖在攝山之側因以爲名

三岡湖 在城東六十四里周迴一十里溉田八十頃地有三岡俯臨湖側因以爲名

烏意湖 在城東八十里周迴三里溉田一十頃

燕雀湖 在城東二里周迴二里流入青溪古老相傳今斜橋即走馬橋橋之東有水平闊是也或云今惟政鄉白蕩湖即其地 舊志

事跡 輿地志云走馬橋見有燕雀湖窮神祕苑曰梁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盌紫玉杯皆武帝所賜也既薨詔置梓宮後更葬開墳爲閣人攜入大航乃有燕雀數萬擊之因爲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器帝聞而驚異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啣土以增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 **楊脩**詩平湖岸側見高墳蕩土觸來燕雀羣鑑面無波天一色此中文藻付君◯ **馬之純**詩在昔曾爲梁帝墳象來耕作田今猶封上麒麟宮乃有啣泥燕雀羣玉塗許至姓綿江燦爛擬高丈區區封物猶依舊故國見人情望白雲

婁湖 在城東南一十五里周迴一十里灌田三十頃

水流入艦瀆輿地志云婁湖苑吳時張昭所創有湖以溉田宋時築爲苑張昭封婁侯故謂之婁湖

高亭湖 在城東南三十里周迴二十里溉田二十五頃丹楊記云王仲祖墓東南一十六里有高亭湖

葛塘湖 在城東南七十二里周迴七里溉田四十頃舊經云昔葛仙翁於此煉丹故以名之

劉陽湖 在城東南六十里周迴三十里溉田三十頃

白雁湖 在城東南二十五里周迴十里溉田一十頃

鐵湖 在城南七十里周迴一十三里溉田二十頃

石場湖 在城南五十三里周迴二十二里溉田四十頃

白都湖 在城南七十里周迴八里溉田二十五頃西連白都山

笪湖 在城南六十里周迴五里溉田一十五頃

梁塘湖 在城南二十五里周迴十餘里溉田二十頃

河湖 在城西南七十里周迴八里溉田一十頃

三城湖 在城西南七十三里周迴一十五里中有三小城因以名之

江城湖 在句容縣西北六十里計一百八十畝深六

尺二寸灌溉田八百畝屬琅邪鄉二十八都

固城湖在溧水縣西南九十里周迴一百里深三丈南北三十里東西二十五里環楚王故城有水四派湖中流與太平州接界與丹楊湖石臼湖號曰三湖東經五堰自常州宜興縣界流入太湖此道今堙塞

石臼湖在溧水縣西南四十里縱五十里衡四十里西連丹楊湖湖中有軍山塔子馬頭雀壘四山其水舊有二派入龍潭梅渠港經湯家步通濁水此道今堙塞

長塘湖在溧陽縣北五十三里周回一百五十里接金壇宜興縣界舊名**洮湖**舊志

事跡周處韋昭酈道元皆以此湖爲五湖之一中有浮山其水東連震澤春夏深秋冬淺○虞翻曰太湖有**五湖**故謂之五湖滆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爲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注云洮湖一名長塘湖在義興○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國語吳越

職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耳范蠡遊五湖即此是○郭璞江賦云彭蠡青草具區洮滆以爲五湖洮音姚廣韻洮餘昭切五湖名○南徐州記云延陵縣東南長塘湖又名洮湖○輿地志云臨津西有長塘湖屬延陵永世二縣西受溧水通溧水縣界○周處風土記云洮湖别名長塘湖○晉咸和四年韓晃南走將軍王允之追躡於長塘湖大破之○王恭於京口起兵誅執政事敗走至長塘湖即此是也○咸和三年蘇逸以萬餘人自延陵湖將入吳與將軍王允之及逸戰于溧陽獲之亦此處也○按湖即古延陵尉所居其水東連震澤入松江至宋以庾業代義興太守劉延熙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制遣沈懷明等東討卒破業於湖夾岸築壘即此湖也春夏水深五尺餘秋冬差淺受大溪南流三十里至大坯山○張耤長塘湖詩一斛水中半斛魚言湖中多魚如此○祥符圖經云周回一百三十里

朱湖在溧陽縣今不詳所在郭景純江賦云其旁則有具區洮滆朱滻丹漅酈道元水經注云朱湖在溧陽今溧陽湖泊為多或謂之涂名稱更易古跡之可見者鮮矣或謂朱湖即丹陽湖之異名未詳

千里湖在溧陽縣東南十五里晉書陸機云千里蓴羹末下鹽南史沈文季云千里蓴羹豈關魯衛皆指此地也至今產美蓴俗呼千里涂與故縣涂相連或說千當作芉末當作秣芉末皆省文也秣下即秣陵大氐縣境產蓴多且肥美藏蓄可以致遠

昇平湖在溧陽縣西七十里水自溧水縣五堰東流入湖即古中江所逕之地又有溪水南自建平縣梅渚鎮來會

三塔湖一名梁城湖在溧陽縣西七十里周十八里西南與昇平湖相接張孝祥有詩

黃山湖在溧陽縣西南三十七里黃山下周迴五里

下湖在溧陽縣南一十里周迴五里流經白雲逕東入太湖

西干湖在城東五十里周迴五里溉田五十頃長樂

[illegible]嶺之西有村曰西干其側有湖因以爲名

慈湖在江寧縣界接太平州湖濱有巡檢寨

事跡石季龍寇歷陽趙嗣屯慈湖蘇峻敗司馬

流於慈湖

白米湖在上元縣東與句容下塘村相接地產白米

溪澗

青溪吳大帝赤烏四年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湖溝闊五丈深八尺以洩元武湖水發源鍾山而南流經京出今青溪閘口接于秦淮及楊溥城金陵青溪始分爲二一在城外者自城壕合于淮今城東竹橋西北接後湖者青溪遺迹固在但在城內者悉皆堙塞惟上元縣治南逶迤而西循府治東南由至府學墻下皆青溪之舊曲水通秦淮而鍾山水源久絕矣舊志

事跡輿地志云青溪發源鍾山入于淮連綿十餘里溪口有埭埭側有神祠曰青溪姑今縣東有渠北接覆舟山以近後湖里俗相傳此青溪也其水逶迤西出至今上水閘相近皆名青溪

○溪舊有七橋晉郗僧施嘗泛舟青溪每溪一

曲作詩一首謝益壽聞之曰青溪中曲復何窮盡蓋謂此也○陶季直京都記云京師鼎族在青溪埭尚書孫瑒尚書令江總宅當時並列溪北○晉王含帥王敦餘黨自竹格渚濟沈充自青溪會之至宣陽門蘇峻等出南塘橫擊大破之○桓彝別傳曰明帝世彝與當世英彥名德庾亮溫嶠羊曼等共集青溪之上郭璞與焉乃援筆屬詩以白四賢并以自序○世說云周顗罷臨川還都泊青溪埼夏暴雨船舫狹小而漏

殆無坐處丞相王導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齊高帝先有宅在青溪生武帝及卽位以宅爲青溪舊宮○永明元年望氣者言新林婁湖有王者氣帝廼築青溪舊宮作新婁湖苑以厭之○卞彬嘗於東府謁齊高帝時高帝爲齊王彬曰殿下卽宮東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誦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隋煬帝平陳斬張麗華孔貴妃二人於青溪柵下虞部楊公備詩傾城傾國兩妃嬪此地聞名不見人潛想舊時

紅粉面落花風裏步香塵○[illegible]竟煩擒虎
到青溪此夜應無璧月詞迎刃春風瘡尤物岸
花隨雨漲烟脂○任斯庵詩蛾眉流落碧流中
走馬來時事已空此日不能留妲己他年誰敢
憶高公又青溪不見麗華留遺恨空餘故國羞
璧月只應明綺春風吹不上迷樓又閉門忽
憶東風面步向青溪遶碧灣淡白
深紅了無跡綠楊煙外一鐘山
今建元寺東
南角度溪有橋名募士橋吳大帝募勇士處其
橋西南角過溝有埭名雞鳴埭齊武帝早遊鍾
山射雉至此雞始鳴因名焉其溝是吳郄儉所
開在苑城後晉修苑城爲建康宮即城北塹也
王維詩言入黃花川每逐青溪水隨山將萬轉
趣途無百里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漾漾汎
菱荇澄澄映葭葦我心素已閑清川澹如此請
留盤石上垂釣將已矣○張蠙詩旅人停止棹
薄暮起勞歌笑攬青溪月清輝不厭多○節使
吳公玠遊青溪有詞至野亭馬公岸舫可款鴉
路轉溪斜悠幾閣鶯滿汀沙起尺鍾山迷望眼
一片雲遮臨水鷺鳥紗鬢影蒼華酒闌却念在
天涯幾日不來春便晚開盡桃花野亭跋其後
云秦淮海之詞獨擅一時字未聞米寶晉善詩
然終不及字若公可兼之矣辛酉季春承議郎
充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馬之純謹書野
亭詩云人道青溪有九曲如今一曲僅能存江
家宅畔成花圃東府門前作菜園登閣尙堪觀
疊障泛舟猶可醉芳樽料應當日皆無恙若雪
瀟湘不足言又人日泛青溪青溪曲易迷船皿
波下上蒹捲日東西景物行行見壺○龍川陳
鷁處處携浮舫消得醉傾目水雲低
亮論建業形勢擁秦淮青溪以爲阻今青溪九

曲僅存其一馬公光祖浚而深廣之建先賢祠及諸亭館於其上築堤飛橋以便往來游人泛舟其間自早至暮樂而忘歸詳見先賢祠及亭館下

白雲溪一名白雲逕在溧陽縣東十里清澈可蔬東流入荆溪

鑽石溪在上元縣東南四十八里源發白石巖經攝湖六十餘里入大江其源上通數里山澗曲屈隨下奔注不煩人功開鑿

長溪在上元縣東南六十里闊五丈丹楊記云湖熟前有長溪東承句容縣赤山湖水入于秦淮

白李溪在句容縣小茅峰北昔高辛時展上公居於溪上手植白李而食之道成仙去

上容溪在句容縣水源出中茅過蘆江橋經赤山湖入秦淮

谷溪在溧陽縣南二十里源出青山曲曲折流一百十里下合于瀨水

食溪在溧陽縣西六十里源出谷山東北流入長塘湖

高友溪在溧陽縣南二十里源出廣德諸山至此聚而爲溪下經黄墟蕩合于白雲逕

臯善溪在溧陽縣南三十里源出廣德諸山至此聚而爲溪合于高友溪

楚王東西二澗在茅山

事跡 楚王來游領兵於此因名舊記云崇禧觀東三澗是也并華陽洞天三水合流直至崇禧觀門前

落馬澗一名南澗在江寧縣南五里東北流入城濠

事跡 宋孝武討元兇元兇軍敗人馬傾溺澗中時人呼爲落馬澗陳亡澗竭

靡蕪澗在上元縣城東三十里靑龍山前路出檀橋

事跡 金陵故事齊處士劉瓛居此瓛爲儒林之宗仕至四十未婚其友爲娶王氏乃詣澗折蘼蕪而去因名蘼蕪澗

玉澗今蔣帝廟側緣山澗是 徐鉉詩云鍾山祠畔宿烟晴玉澗橋邊碧樹春 李湜詩云澗石如散珠穿雲似流玉

東澗在鍾山寶公塔之西宋熙寺基之東

事跡 石邁古跡編云梁處士劉訏彥度隱居之
所訏尤精釋典嘗聽講鍾山諸寺因卜築宋熙
寺東澗有終焉之志

鶴臺澗 在茅山大茅峯之東北嘗有羣鶴往來於此
澗後有道士張元之築臺以居焉

宜東澗 在茅山中茅峯東白雲亭南水甚甘旱不涸

碧奈澗 在大茅山西二里昔有仙人展上公於此種
碧奈貨丹砂故名今楊商書山居是也

上湖澗 在溧陽縣西南六十里源在廣德軍東北流
入縣界合於白雲溪

冷水澗 在句容縣玉晨觀北

流杯澗 在句容縣雷平山西大路下

景定建康志卷之十九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山川志三

河港

古漕河 一名**靖安河** 自靖安鎮下缺口取道入儀眞新河八十餘里

事跡 吳聿靖安河記略曰江出岷山道峽與荊湘沅澧至洞庭積爲巨浸合沔水經潯陽東邈彭澤別爲九道會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爲北

江入于海惟中江自湖口合流而下奔放蕩潏
吐吞日月山或磯之則其勢悍怒鬬舞大艑兀
若轉梗至其廣處曠數百里斷岸相望僅指一
髮而舳艫上下中流遇風則四顧茫然亡所隱
避自金陵抵白沙其尤者爲樂官山李家漾至
急流濁港口凡十有八處稱號老風波而玩險
阻者至是鮮不袖手東南漕計歲失於此者什
一二宣和六年發運使盧公訪其利病得古漕
河于靖安鎮之下鈌口謂其取徑道于青沙之
夾趨北岸穿埘月港繇港尾越北小江入儀眞
新河以抵新城下往來之人高枕安流八十餘
里以易大江百有五十里之險實爲萬世之利
役之始與楊子六合上元分治其所臨之地

新河 在白鷺洲西南流通大江二十餘里

古跡 韓忠武王世忠碑云建炎四年金人入寇
車駕幸四明王聞之亟以舟師赴難兀朮聞王
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還王遂提兵截大江
以邀之相持黃天蕩四十八日兀朮勢危自知

力憊糧竭或生他變而王舟師中流鼓棹飄忽若神凡古津渡又皆八面控扼生路垂絕一夕潛鑿小河已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幸風波少休竊載而逃○內翰汪公藻建炎間奏議云虜於鍾山雨花臺各劄大寨抱城開兩河以護之**古詩**詩云上東門嘯本同科天誘胡雛智詐多才斗夜鳴兵四合五更平陸已成河

盧門河在上元縣長寧鄉去縣六十里一名**蕃人河**

事跡石邁古跡編云盧門河在盧門漾之側建炎間始開以通真州亦名蕃人河今黃天蕩南王諫議盧場內是其處按此河以蕃名而不述其所以名意汪內翰所謂虜開兩河則此河與新河皆虜所開者否則無因以蕃名也

珍珠河在宋行宮後

事跡乃昔陳後主泛舟遊樂之河忽遇雨浮漚生宮人指浮漚曰滿河珍珠因而名爲此河通護龍河至太平橋西分兩派一派由柵寨門一派由秦淮至嘉定間李尚書珏開浚以泄霖潦見水底有大柴板乃止

小新河 在東門外土橋之東

事跡 嘉定八年西山眞公爲江東運副適遇旱蝗細民阻饑欲因役以飽之爲養種圍前一帶河道淺狹乃撥錢米發下蔣山寺令主首繼心差本寺僧行部役募五縣人夫自土橋東開河欲至蔣山閘至半山寺後橋亭石不可掘乃止

新林港 又曰新林浦在城西南四十里闊三丈深一丈長一十三里

事跡 宋朝開寶八年王師收復江南曹彬等破僞唐兵於新林港即此地○李白新林浦阻風寄友人詩有云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送友人遊梅湖云暫行新林浦定醉金陵月又韓翃送客遊江東詩云君到新林江口泊吟詩應賞謝元暉盞元暉有新林向板橋詩也

下蜀港 在城東北一百里句容縣北六十里

事跡 唐世置鹽鐵轉運使在揚州 本朝都大發運使在眞州皆於江南岸置倉轉般令下蜀鎮北有倉城基幷鹽倉遺址尚存後有河入大

江里俗呼曰官港卽古漕河也○紹興七年三月己巳　車駕未入建康嘗次下蜀卽此地也○韓子蒼嘗居下蜀集中有與曾宏甫同行下蜀詩下蜀道隨日歎言散愁藍輿隨陂路小艤渡潮溝

竹篠港 西至靖安東至石步南連直瀆北臨大江屬上元縣金陵長寧兩鄉由靖安港口至城二十里由石步港口至城四十里在唐世已曰竹篠港遞時於靖安港口得僞吳所鑄錠石云吳順義元年都城鑄

石步港 在上元縣長寧鄉去縣四十里

事跡 石邁古跡編云攝山西花林市之東有曰石步港西連竹篠河北出大江○徐鉉臨石步港賦詩有云吹浪游鱗小黏苔碎石圓

溝瀆

潮溝 吳大帝所開以引江潮接青溪抵秦淮西通運瀆北連後湖其舊跡在天寶寺後天寶寺故基在今城東北角外更西一里長壽寺前

事跡 實錄云潮溝東發青溪西行經古承明廣莫大夏等三門外西極都城墻對今歸善寺西

南角南岡歸善寺故基在今城北雞籠山東經
閶闔西明二門接運瀆在西州之東今笪橋西
南流入秦淮乾道南北橋河是也其北又開一
瀆經栖元寺門（栖元寺在覆舟山西南雞籠山東北）至後湖以引
湖水至今俗亦呼為運瀆其實古城西南行者
是運瀆自歸善寺門前東出至靑溪者名曰潮
溝其溝東頭已堙塞纔有處所西頭則見通運
瀆○京都記京師鼎族在潮溝北○石邁古跡
編曰按建康實錄所載皆唐事距今數百年其
溝日以堙塞未詳所在今城東門外西抵城濠
東出曲折當報寧寺之前亦名潮溝此今世所
開非古潮溝也○按徐鉉有和鍾大監泛舟詩
云潮溝橫趣北山阿張忠定公亦有詩云潮溝
一面已生蒲則是南唐及宋初潮溝古跡猶在
也○東南利便書曰古城向北秦淮既遠其漕
運必資舟楫而濠塹必須水灌注故孫權時引
秦淮名運瀆以入倉城開潮溝以引江水又開
瀆以引後湖又鑿東渠名靑溪皆入城中由城

北塹而入後湖此其大略也自楊溥夾淮立城
其城之東塹皆通淮水其西南邊江以為險然
春夏積雨淮水泛溢城中皆被其害及盛冬水
涸河流往往乾淺宋孫詩云流水東西接帝臺
六朝重為兩朝開曾看鷁首
御溝下莫問魚皮識去來○野[illegible]之說云湖溝
溝外盡深泥泥上湖生溝御低直向北行進邏
瀆折從東去入青溪空中不斷橋鳥邊岸上相
望丸窠齊好是畫橋深北處荷花盈蕩柳垂堤

御溝在古御道兩旁歲久堙塞

事跡南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杜黑騾乘勝渡淮
黃門侍郎王蘊傷重踣於御溝之側㊦實錄朱

雀門北對宣陽門相去六里名為御道夾開御
溝萑歲久堙塞今宮城以南御街兩邊俱有溝在
居民屋下者乃南唐所開非六朝之舊跡吳融詩云
一水終南下何年派作溝穿城初北注過苑卻
東流遶岸清波溢連宮瑞氣浮去應涵鳳沼來
必滲龍湫激石珠爭碎縈堤練不收照花長樂
曙泛葉建章秋影炫金莖表光搖綺陌頭旁沾
畫閣斜入敞簾樓有雨難澄鏡無萍易擲鉤
鼓宜堯女瑟疊必蔡姬舟阜着通鳴鵁津應接
斗牛過風還遶激激和月更悠悠淺憶觴堪泛深
思杖可投秖懷涇合慮不帶隴分愁自有朝宗
樂曾無潰穴憂不勞誇大漢清渭貫神州○王
半山云渺渺金河派欲平數支分漾報清明常
縈輦路漂花去更飲流盃送酒行靜見金輿穿
樹影清含玉漏過墻聲哀顏一照白多感回首

江南春水生

霹靂溝在城東五里王半山有詩云霹靂溝西路柴門四五家

丈溝一名百步溝在溧陽縣南三里源出燕山相傳云此處田多高卬開溝以灌溉東流合于白雲逕下入太湖

鐵冶溝在鍾山鄉馬鞍山之下有地三畝餘皆鐵近水堤通小港耆老皆呼為鐵冶溝

事跡　梁時作三埧堰淮水以灌壽州一於壽州一於荆山一於盱眙久不能成聚江南之鐵融液載往淮築之上種榆柳一夕崩壞聲聞數里棄所聚之餘鐵於此至淳祐七年趙都督葵於其旁置爐鞴十數以鑄鐵砲匠人烹鑿其地堅不可入乃已

直瀆在城北隸上元縣鍾山鄉去城三十五里闊五丈深二丈西至霸埂東北接竹篠港流入大江旁有直瀆山直瀆洞吳後主所開瀆道直故名曰直瀆舊志

事跡　輿地志云白下城西南有蟹浦蟹浦西北

有直瀆○伏滔北征記吳將甘寧墓在此或言
墓有王氣孫皓惡之乃鑿其後爲直瀆○晉蘇
峻舉兵溫嶠帥師救京師遣王愆期等爲前鋒
次直瀆卽此地○楊修詩注云瀆在幕府山東
北長十四里闊五丈深二丈初開之時晝穿夜
復自塞經年不就傷足役夫臥其側其夜見鬼
物來塡因嗟曰何不以布囊盛土棄之江中使
吾徒免殲乃於此傷者異之曉白有司如其言
瀆乃成 宋存詩云晝役人功夜鬼功陽開陰闔幾時終不聞擲土江中語爭得盈流一水通○野亭馬之純詩直瀆如何計得工長江雖遠欲相通比嘗開鑿不勝苦已復淤塡還似空聞鬼夜中皆有語棄泥江裏解成功有司號令纔依此袞袞波流漸向東

運瀆 在上元縣西北一里半吳大帝赤烏三年使左
臺侍御史郗儉監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通運
於苑倉今所鑿城在西門近南其水東行過小新橋
而南經斗門橋流入秦淮又東北過西虹橋循宋
行宮城西迤邐向北乃其故道其自閃駕橋經天津
橋而東者合于青溪 舊志

事跡 案建康宮城卽吳苑城城內之倉曰苑倉

故開此瀆通運倉所時人亦呼爲倉城晉咸和中修苑城爲宮惟倉不毀是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 **朱存詩** 舳艫銜尾日無虛吏鑿都城引漕渠何事傍來貪雀殼不知留得幾年儲

破岡瀆 在句容縣東南二十五里

事跡 實錄云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屯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船艦號破岡瀆上下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晉宋齊因之梁改爲破墩瀆遂廢而開上容瀆陳高祖即位又堙上容瀆而更修破岡至隋平陳乃廢後宋少帝於華林園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

義溝瀆 在城東二十里源出東青村下入秦淮長七里溉田一百餘頃

徑瀆 在溧陽縣北三十里水自金壇縣界來入長塘湖鎮江志謂晉宋舊有此瀆隋大業初縣令達奚明又加疏決

池塘

放生池 案舊圖經唐乾元中詔於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置放生池八十一所有碑昇州刺史顔眞卿文舊以府治東東接青溪北通運瀆者爲之 舊志 今秦園之側府學之東卽古放生池也淳熙間史待制正志移放生池於青溪建閣其上遇祝

聖立班閣下府學遂因舊放生池爲泮水其流奉通青溪王尚書埜以其池乃祝 聖之地立板榜於舞雩亭門禁漁捕池近行路水深而堤不固時有溺死者馬公光祖閱而憫之池名放生豈容有溺死者乃命能仁寺僧築堤甃街立大木爲欄檻自是無溺者矣又修闢青溪閣前爲飛梁繚以朱欄深迥汪洋塵迹莫能到也

天基節放生其間眞足以溥皇仁而遂物性詳見青溪閣下

天泉池 宋元嘉二十三年鑿一名天淵池 舊志

事跡 龔穎運歷圖云晉孝武太元十年大旱井瀆皆竭太官供饍皆資天泉池自晉已有此池矣○沈約宋書云明帝泰始二年天泉池白魚

躍入御舟○梁書陸襄公傳云天泉池中新製舟形狹而短惟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中書黃門郎陸倕同載○江總華林園天淵池銘云曉川漾璧似日馭之在河宿夜景流金疑月輪之馳水府今宮城後法寶寺西南榮圃中荒池尚餘一畝卽此池也

善泉池 一名**九曲池** 在臺城東東宮城內周迴四百餘步

事跡 金陵故事梁昭明太子所鑿中有亭榭洲島曲盡幽深之趣太子泛舟池中嘗曰何必絲與竹山水可忘情 **野客詩** 十頃青瑤浸碧流更添景趣極深幽旁爲九洲十八島上有五城十二樓茗雲荷花風度曉瀟湘蘆竹雨生秋昭明心想知何似好聽騎鯨汗漫遊○**楊虞部詩** 影浸龍樓徹鳳城昭明有意在澄清穿時深欲狀溟渤樂府當歌重凋聲○**賀** **鑄由** 夾白堂小集云甲午春與李之儀端叔葉棫薪之高秀實茂華同過景陽臺九曲池辱井三品石慨然成詩有云平池九曲在春水縈碕彎

飲馬池 宋大明中立於元武湖北上林苑中

洗鉢池 在蔣山寶公塔西二里法雲寺基方池是也

覆盃池 今城北三里西池是也

【事跡】晉元帝中興頗以酒廢政丞相王導奏諫帝因覆盃於池中以爲誡○【馬野亭詩】當初一馬過江來幕府山頭刈草萊無數流離未安集幾多政事合圖回只應早起觀庭燎安得時常近酒盃江左中興仗誰力一池春水泛新醅○【楊虞部詩】金盃覆處舊池枯此後還曾一醉無東晉中興股肱力元皇亦學管夷吾

【西池】案宮苑記在太初宮西門外吳之西苑今惠日寺後池也舊志互見太子湖

【事跡】吳宣明太子孫登所創謂之西苑○世說晉明帝爲太子時欲作池臺元帝不許太子養武士一夕中作比曉便成卽今謂之太子西池○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謂西池明帝重修之耳○記室新書云西苑內有太子池孫權子和所築○實錄注云其宮城西南角本有池名淸游池通城中樂賢堂竝肅宗爲太子時所作○晉中興書云溫嶠拜中庶子在東宮甚見寵嘉僚屬莫與爲比數規諫諷議甚有補助太子時起西池樓觀頗多勞費嶠曰疏諫太子納焉○建康實錄云晉太元十年苻堅爲姚

萇慕容冲所攻遣使求援詔謝安率衆救秦帝自行西池宴羣臣餞安賦詩者五十八人其地當在今宮城之西北○晉書云劉毅征盧循敗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毅自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

晉謝混詩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回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無爲牽所思南榮誡其多

濛汜池在臺城內　舊志

事跡　梁陳龍舟嬉遊之所楊虞部嘗賦詩春條拂岸柳如金一鑑澄空照底深傍見龍舟赭袍影分明紅日在池心

柵塘在秦淮上通古運瀆不詳其始　舊志

事跡　實錄注吳時夾淮立柵號柵塘○王隱晉書云王敦反以兄子應爲嗣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王含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日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上策

也充不用其言○王敦教誅郭璞璞謂五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五伯感昔念惠斷涕行法○梁天監九年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達于三橋作兩重柵皆施行馬至南唐時置柵如舊

馬野亭詩 六朝何處立都城十里秦淮城外行上設浮航如道路外施行馬似屯營關防直可防津渡緩急徒能禦盜兵非是後來謀改築如何今日作陪京

其後置閘洩城內水入于江俗呼爲柵寨門乾道五年史公正志重修後廢景定元年馬公光祖重建詳見城闕志

橫塘 案實錄注在淮水南近陶家渚緣江築長堤謂之橫塘淮在北接柵塘 舊志

事跡 宮苑記吳大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北接柵塘在今秦淮逕口吳時夾淮立柵自石頭南上十里至查浦查浦上十里至新亭新亭南上十里至孫林孫林南上十里至板橋板橋上三十里至烈洲○吳都賦曰橫塘查下邑屋隆夸樓臺之盛天下莫比

楊虞部詩 早潮纔過晚潮來一

一軒窓照水開鑑面無塵風不動分明倒影見
樓臺○**梅亭詩**如今何處是橫塘在府城南
淮兩旁魏蜀兩都皆不似蓬萊三島足相方烏
衣巷口耕金屋朱雀橋邊立粉墻有底繁華難
說似何妨把
作畫圖張

倪塘 在城東南二十五里

事蹟 晉書王敦自湖陰使王含錢鳳等以兵五
萬逼京師帝親率六軍次南塘夜募勇士陳嵩
等領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大破含軍于越
城含軍既敗乃率餘黨自倪塘西置五城如卻
月勢即此處也○南史劉毅初當之荊州表求
東道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宋武
帝出倪塘會毅胡藩請殺之帝曰吾與毅俱有
尅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其後北討謂藩
曰若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梁書陳霸先
既破侯景時齊兵自秣陵東跨淮立橋引兵渡
自方山進及倪塘互見五城

臨賀塘 在城東三十里屈曲一十里灌田二十頃梁
臨賀王蕭正德理田於此因以為名

銅塘 在城東四十里屈曲一十五里溉田二十頃

長塘在城東南六十里屈曲五十里溉田一百頃
王塘在城東四十里屈曲一十五里溉田三十頃
開善塘在城東三十里屈曲一十五里溉田二十頃
蠡湖塘在城北二十里屈曲一十三里溉田一十頃
劉塘在城北三十里屈曲二十里溉田一十頃
水門塘在城東三十五里屈曲二十里溉田一十七頃
郭干塘在長隱山東其塘五畝深五尺一寸灌田六十餘畝其近村亦以郭干名水常滿鄉人泗之必有震雹屬茅山鄉十三都石頭堰

上鈐塘在句容縣南一十三里計四十一畝一角四十二步深五尺三寸灌田一百一十三畝
下鈐塘計六十六畝二角三步深五尺三寸灌田二百單二畝
郭西塘在句容縣西一里計一百八十畝一角五十步深七尺三寸灌田五百七畝
南黃塘在句容縣東北十里赤堽約八畝深五尺灌田二百頃
西黃塘在句容縣東北十里凋西大小十三所廣一

十五畝灌田百五十頃

井泉

景陽井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在臺城內陳末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隋兵其井有石欄多題字舊傳云欄有石脉以帛拭之作烟脂痕或云石脉色類烟脂案曾南豐集**辱井銘**曰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井下文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爲文又有**景陽樓下井銘**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檻銘莫知誰作也今皆磨滅唯辱井銘數字彷彿可辯舊志

事跡按南史隋克臺城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俱入井隋軍出之○韻語陽秋曰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痕若烟脂相傳云後主與張孔淚所染○皇朝**蘇易簡嘗作陳宮井記**今石刻在行宮學士院內**記云**陳宮三閣遺址僅存傍有古甃石欄周以蟲篆年祀寖遠辭旨殘缺其可觀者有戒哉戒哉數字詢諸耆艾卽陳之季主避兵之井也詰其篆刻卽後之名士垂訓之文也敢復明其志而言曰嗚呼惟天匪親君爲司牧司牧之畏有若厲也有無爲也苟弗繈道雖降志辱身未足補過苟底厥績則憑几高覗可以致理是故爲

人君者可不戒哉叔寶之亡南國也悖民心慢天鑒忘吞日之業昧投義之箴淫湎之失一至於此且城下之盟牀下之巽前聖尚或恥之制於沉井哉夫唐虞之懼與陳主之懼一也文武之樂與陳主之樂一也唐堯統天文思安安御彼黃屋如臨深淵此避兵之井也虞舜君臨德音愔愔睠彼二女樂而不淫此又同縄之妃也靈臺靈囿其文王之結綺乎公旦公奭其武王之狎客乎四聖克念勃然而昌後主反是遽然而亡為樂之理孰否孰臧余因公暇遊斯地覩斯井吊往憤懣故窮理盡性鐫其石而文之○

南豐曾公鞏辱井銘 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井下文其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為文又有景陽樓下井銘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以下闕○

王荆公詩 結綺臨春草一丘尚殘宮井戒千秋奢淫自是前王恥不到龍沈亦可羞○

楊虞部詩 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暮悼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illegible]綺春休王樹殘陳王猶自惜姝顏石牀空染臙脂恨不比雙妃楚竹班○[illegible]寒泉玉甃没春蕪石染烟脂潤不枯杏怨桃紅嬌欲惜猶將紅淚洒黃奴○

馬野亭詩 愬說兵來且莫降急尋宮井共深藏側身待作凌波步俯首還成半面粧已分葬埋依古甃可憐牽挽由銀牀至今汲水人皆說猶帶烟脂舊日香○[illegible]羅綺香中狎客吟望仙樓閣半天心誰云龍虎灘頭水不及庭前昝井深○[illegible]複道連延亘碧空庭花無日不春風天翻地覆江山在嬴得聲名昝井中

龍天王井 在臺城前舊傳梁武帝為郗后立龍祠井

上號龍天王井梁陳皆祀之舊志

事跡 六朝記云梁武帝郗后性妬忌武帝初立未冊命因忿懟乃投殿庭井中衆赴井救之已化毒龍煙焰衝天人莫敢近帝悲歎久之乃冊爲龍天王使井上立祠自梁歷陳享祀不絕陳滅乃遷其祠於京城道德寺大業初又罷祠於舊處

義井 在城南天禧寺側天聖五年丞相李公迪所鑿

事跡 義井記略曰相國隴西公赴鎮江寧思福黎庶志在康濟常慮一物不得其所有塔主大律師可政者乃謂城之南隅康衢四達憧憧往來朝及其夕請官之隙地特建義井俾歷炎酷以濟其衆公躍聞斯美筆允其請遂募其積善者唐文遇出家簪以備其事發鏟星聚穿鑿聿成周砌翠珉廣覆華宇冽冽其泉縱鑠金焦石其源靡息輪蹄絕慮漁樵無患老幼承惠矣天聖紀號五載孟春月二十有六日記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碑字闕內堤堰橋道提舉

江南東路兵甲巡檢公事上柱國李迪

三義井 在石頭城後清涼寺莊及石子崗七里鋪共三井

事跡 南唐保大三年置井欄上有僧廣慧刻字以記歲月○又案金陵故事有三井在瓦棺寺後汲一井則二井俱沸因名其地為三井岡

應潮井 在蔣山頭陀寺山頂第一峯佛殿後 舊志

事跡 蔣山塔記云梁大同元年後閣舍人石與造山峯佛殿殿後有一井其泉與江湖盈縮增減相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蔣山有應潮井在半山之間俗傳云與江湖相應嘗有破船朽板自井中出貞觀中有牧兒汲水得杉板長尺餘上有朱漆字曰吳赤烏二年豫章王子駿之船○石蓮古跡編曰應潮井蔣山之頂古頭陀寺之後其井與江湖相通盈縮往來常應之時於井間得蘆根斷帆之屬

楊虞部詩 碧甃時時減復增山頭海面密相應古來泉脈誰穿鑿潮落潮生不暫澄○

馬野亭詩 俯看滄海仰看山相去分明霄壤間有井無冬亦無夏與潮俱往又俱還想應透徹深無底怪得浮沉轉似環不用浙江亭上望請君

來此一憑欄

藏冰井 案宮苑記在城東北十里覆舟山北 舊志

事跡 宋孝武大明中鑿以藏冰齊梁陳皆因之 **楊虞部詩** 尤喜凌人職未曠閉藏由納示箴規戰兢國步艱難者常似臨深履薄時○**馬野亭詩** 向日周家有凌人後來此事特相因冬時宮內收藏早夏日宮中給賜新但得滿盤堆水玉不須對面看風輪看來深闊能多少調得陰陽冷熱均

沸井 在句容縣東三十五里

事跡 丹陽記曰句容縣有沸井亦曰沸潭又曰句容縣東三十五里有龍崗崗頂有沸潭周廻十二丈鬪人聲便沸不鬪不涌也○異苑曰句容縣有延陵季子廟廟前井及瀆常自涌沸于今猶然圖經云在縣東三十里虎耳山

嚮井 在江寧縣陶吳鎮西北二百餘步

事跡 嚮井欄上存元祐五年四字或以紗帛蒙其上以物擊之則作鼓聲或以瓦石投其中則作鍾磬聲今屬陳主簿家園中

許長史井 在茅山玉晨觀內今有碑碣存 舊志

事跡 陶隱居云舊在許長史宅歲久堙没後得

井於觀中其泉色白而甘○有井銘乃徐鉉所作長史含道棲神九天人井邑改丹井存焉射兹谷鮒列彼寒泉分甘玉波流潤芝田我來自西壽真紫陽若愛召樹如升魯堂敬列翠珱永識銀床隱曜後學挹此餘光

陶隱居井 在茅山華陽宮前橋東 舊志

事迹 陶貞白七次丹成皆中等神人告以定分止合得此中丹於是服之遁景而去○井歲久堙没政和初道士莊慎修索而得之初去三尺許得瓦井欄雖破合之尚全環刻大字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樓身高靜自號隱居同來弟子吳稱陸敬游其次楊王吳戴陳許諸生供奉階宇湖熟潘邐及遠近宗稟不可具記悠悠歷代永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六月十五日錢塘陳宣懸書 及見磚甃又穿數丈獲一圓石硯徑九寸許列十一毗滌之朱色粲然又得銅爐有柄若今所謂手爐者仍於砂石間有丹一粒大如芡實光彩射人亟取之遂堙井中水極甘冷雖大旱不竭爐硯藏宮中

欒官井 在溧陽舊縣寨東百餘步

事迹 南唐時東以太湖與錢氏分界溧陽屯兵問遣諸子巡視有憇於驛者欒工忤意沉之井

滯魄爲祟試宿必魘或死無敢入者後有達官欲寓宿驛吏以事告不信其夜果見服緋綠者數輩自井出叱問具陳冤狀祈葬遺骼於高原達官許之復投于井明日爲出其骼以葬其怪遂絕今猶呼樂官井即當時驛舍所在云

湯泉 在城東六十里上元縣神泉鄉湯山其處有聖湯延祥院舊凡十所今存者六

事跡 吳郡錄曰江乘縣有湯山出溫泉一所可以治疾○張勃吳錄曰丹陽江乘縣有湯山出溫泉三所○宋劉義恭湯泉銘云秦都壯溫谷漢京麗湯泉炎德資遠液暄波起斯源○石薖古跡編云鴈門山北有湯泉去都七十里用以洗浴治瘡飲之已腸胃冷疾齊時有老沙門語彼村人云此鑊湯之衝也寺中前後留題甚衆惟元祐間周公溥詩最爲警拔鴈門泉水熱於湯清淨源從古道湯應禁躡山山下林至今猶帶粉脂香刻石見存

忠孝泉 近忠孝亭

事跡 武舉狀元周虎有記馬軍行司公宇在建康西門之裏東距治城伊邇前人規橅跡未易及惟西北一隅獨無豬水之地鬱攸之戒每月慌焉暇日因績西園

四望亭之北爲軒三楹卽簷之溜鑿池方十有六丈以受敷溜以備不測穴地而四五尺偶於池心得泉津津從而深之則泓紆隨溢淸冷而甘香以之瀹茗殊頗勝他水殆可異也思有以名之而未得一日引騎治城之巔有屋孤起識之則晉將軍卞壼望之墓傍之舍所謂忠孝亭者是已嗟乎忠孝之於人與生俱生夫人固有之卞氏一門顧得擅此名於天地間耶方典午不競官爵自尊品流自高紛如也至俯首一意惟國之憂惟君之徇死生禍福不復吾計如望之者凡幾人父死國難子死父難蓋六朝以來曠未之聞則謂父忠臣謂子孝子可無愧裴母之言矣路有貪泉行道之人恥而不飲虎也何幸雖得官甚卑而食息起處乃鄰其靈於千載之上且新泉之出與忠孝亭下上適相近可不挹望之之高風仰望之之遺烈試忠孝之美名復置泉乎他求哉於是乎遂名其泉曰忠孝庶後之飲此水者不懷行道之疑而望之之流芳汲之則在云嘉定歲庚午冬十月臨淮周虎叔子記并書

玉兎泉 在府學東廊前

事跡 秦丞相檜未仕時宿學夜見白兎入地使人掘之一丈許得泉檜既入仕設井欄鐫石篆書玉兎泉三字

一人泉 在蔣山北高峯絶頂古定林寺後僅容一勺挹之不竭自山下至泉五里**章望之詩**云一人泉在此山顚萬人可飮鬭舊言顧我無人試此水盛夏獨飮南風前

道光泉 在蔣山之西梁靈曜寺之前

事跡 熙寧八年僧道光披榛莽得泉深五尺穴竹引注寺中由嶺至寺凡三百步王荊公手植二松於其傍其後道光又得二泉合爲一派主寺者作屋覆于其上名曰蒙亭以此泉得之道光故名道光泉 王荊公詩 禪龍■雨繞山行注遶投深靜有聲雲涌浴槽朝自暖虹垂齋鑊午還晴銅瓶各滿幽人意玉甕因高正上名神力可嗟妨智巧枯槔零落便苔生

宋熙泉在蔣山寶公塔之西有宋熙寺基基之左有泉因名宋熙泉今蔣山興國寺日用皆此泉也

喜客泉在茅山棲眞觀南客至則涌沸而起 舊志

事跡 句曲三茅山記喜客泉在大茅北垂方數尺客至即沸故以爲名 漫塘劉宰詩 物我本忘情無情惟止水底事山中泉客來如有喜悠然鏡面平倏爾魚眼生少焉開笑靨似與客逢迎客喜泉曾知泉笑客何有邂逅深山中聊結忘情友 〇 深居馮去非 次韻白雲在空山丹光照星水仙人跡如埽客至泉輒喜世路多不平箇中太淸生政以靜自怡亦與凡將迎風波處處息坎離人人有要使到此蹤盡作蓬瀛友

撫掌泉在茅山崇壽觀前雖旱不涸舊記云在鴻禧院東聞擊掌之聲涌出如沸其味甚佳冬時常暖亦呼爲冬溫泉

白騎泉 在城北十五里石邁古跡編曰吳大帝時蔣帝乘白馬執白羽扇見形於此馬跑地成泉因以名之其泉在騎亭山之側屬上元縣慈仁鄉

白乳泉 在攝山棲霞寺千佛嶺下昔因人伐木始見石壁上刻隸書六大字曰白乳泉試茶亭不知得名於何人

陳隆泉 石邁古跡編曰隸上元縣丹陽鄉絳巖山之北父老相傳昔有陳隆道人嘗結茅其側其泉清澈甘冷繞山十餘泉皆所不及建炎中居民避難山中取給此泉泉之東有屋基平坦無石莫知所因

田公泉 在茅山玉晨觀東南一里亦呼柳谷泉 舊志

事跡 真誥定錄言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腹中三虫與隱居泉水同味云是玉沙之流津也用以浣衣不用灰以此為異

玉液泉 舊記云在茅山崇壽觀後山罡上路西畔仙人捧石北泉若乳色甘而香能去腹中諸疾

海眼泉 舊記云在楊尚書山房常時泉涌能應海潮在積金中茅之西今元符宮西圃是也

諸水

鍾山水 事跡 李衛公浮槎山水記云李侯以鎮東留後出守廬州因游金陵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陸羽所謂乳泉漫流者飲之甘則鍾山水與浮槎之水其味同也

石頭城下水 事跡 中朝故事云李德裕博達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中零泉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至石頭下方憶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訝歎非常曰江表水味異於頃歲矣此頗似建鄴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也

八功德水 在蔣山悟眞庵後因梁天監得名

事跡 天聖記云 鍾山之陽有泉曰八功德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飛錫寓止修行有一龐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功德池措之無難矣人與口滅一沼沸成深僅盈尋廣可倍丈淈井不鑿醴泉無源水旱若初澄潔一色厥後西僧繼至云本域八池一已旹矣此味大較相類豈非渴彼盈此乎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痾又其効也夫

姜詩孝闈獲湧闓而鯉躍貳師誠至因劒刺以
流飛義有激而相求物何遠而不應向匪兼濟
則爲怪力是泉也方外淨因寰中美利別其靈
者安可忽諸世故流離滋液長在惜其風雨不
庇荆蕪四侵寂寥山阿孰爲起廢史館學士蘭
陵蕭公貫以已俸作亭覺販石八自南康購至
楹柱四下東府所成鑿崖以審曲置土以端衛
奢不至侈歸然獨存仍練僧結廬於前以掌之
庶幾便民汲息客游非有徼於妄福也承
奉郎守大理寺丞知上元縣事梅摯記○嘉

定記云八功德水鍾山之勝也亭久弗葺編修鍾公建臺之明年元正之三日率僚屬
爲國祈年于寶公味靈源之甘剡概棟宇之
湫隘圖像而新之鳩工度材斲巖拓基增庳爲
高不擾於民不侈厥費輪奐翼然所以護神淵
而綿美澤也自有此山卽有此水梁天監中始
得名我宋天聖中史館蕭公始亭其上迨今
百七十有七年復崇舊觀闡幽發奇後前有待
則嗣而葺之以沾溉後人滋福于無疆是山龍
沸出之辯鍾公重建之美意也公名將之字仲
山長沙人自樞屬三持節爲此來今着籍元土
是役也俾其屬淩都廸卿縉董之因識其歲月
嘉定改元上巳日記并書

題詠

楊虞部詩 翠壁如屏旱不枯一泓甘滑飲醍醐高僧到此
問絲竹還有金鱗對躍無注云高僧曇隱遊行
於此忽聞金石絲竹之音俄見清泉一泓瑩徹
甘滑有積年疾者飲之皆愈○王半山詩 寒雲
靜如癡寒日慘如戚解衣寒山中共坐寒泉側
新甘出短綆一酌煩可滌仰攀青青柳木醴何
所直又念方輿子邊懷悅夜不眠起視明星高
整駕出東阡聊爲山水遊以寫我心悄知子不
餔糟相與酌雲泉○曾極詩 數斛供厨替八珍
穿松潄石瑩心神中滿百衲煙霞色不染齊粱
歌舞塵○馬野亭詩 鍾山有崇號屏風碧石青
林一徑通聽得山腰鳴陸續吞來海眼淨泄漱
初嘗但得煩心解再飲能令百慮空軟美輕清

無限姤經中所說正相同

曲水 晉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

事跡 水經注曰舊樂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爲曲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賦詩 **顏延年**

詩 讌曲水詩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惟王創物永錫洪算仁固開周義高登漢祚融世哲業光列聖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制以化裁樹之形性惠浸萌生信及翔泳崇虛非徵積實莫尚豈伊人和寔靈所貺日完其朔月不掩望航琛越水輦贐踰障帝體麗明儀辰作武君彼東朝金昭玉粹德有潤身禮不愆器柔中淵映芳猷蘭祕昔在文昭今惟武穆於赫王宰方且居叔有睟睿蓄爰履奠牧寧極和鈞屏京維服腓鴻雙交月氣參變開榮灑澤舒虹爍電化際無間皇情爰眷伊思鎬飲每惟洛宴郊餞有壇君舉有禮幙帷蘭甸畫流高陸分庭薦樂析波浮醴豫同夏諺事兼出濟仰閱豐施降惟微物三妨儲隸五塵朝數逢泰命屯恩充報屈有將可悵滯瑕難拂。**蕭穎士** 蓂池禊飲序曰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左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蔚爲盛集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有云聊濼新而濯故式東流之前軌右瞻則青溪千仞北顧則龍盤秀出

溧水 一名**瀨水**在溧陽縣西北四十里

事跡 前漢地理志云溧水出南湖○祥符圖經

瀨水西承丹陽湖東入長塘湖蓋丹陽湖卽南湖也嘗考其詳固城春秋時吳瀨渚縣案勝公廟記漢溧陽縣治在焉隋開皇十一年割溧陽之西置溧水縣固城在今溧陽縣之西溧水縣界紹興中得後漢溧陽校官碑於固城湖之傍故知其爲漢縣治丹陽湖在其南故曰南湖溧水出南湖而東縣在水之北水北曰陽故名溧陽自東壩旣成於是丹陽湖水不復通本縣界然古溧水之出於丹陽湖明矣今縣西北有水源出曹山逕溧水縣界東流入本縣界合于永陽江六朝事跡編及乾道

建康志皆指曹山之水爲溧源非也○元和郡縣志謂溧水在溧陽縣南六里蓋唐溧陽縣治卽今之舊縣也○溧水東流爲永陽江江上有渚曰瀨渚卽伍子胥乞食投金處故又曰投金瀨瀨自瀨渚東流爲瀨溪鄉民訛爲闌溪入長塘湖一派東流爲吳王漕吳王漕者楊行密時漕運所行也或以爲春秋時之吳王○眞誥云夫至貞者萬乘不能激其名投金溧女是也陶隱居注云金溧女是子胥所逢浣紗於溧水之陽者後旣投金以報之故謂之金溧詩

見李白所作瀨女碑

吳漕水 源出溧水縣東廬山東南流入吳漕過白馬橋馬沉二港港下入丹楊湖

太山水 源出溧水縣南流入固城湖經五堰東入溧陽縣三塔港

亭水 源在句容縣北三十里亭山南逕縣城東與赤山湖水合流下有堤堰入秦淮

汝南灣 在城東八里當秦淮曲折處 舊志

事迹 晉汝南王渡江因家於此遂名汝南灣齊陸慧曉劉瓛宅並在灣前又有東冶亭在灣之東南乃晉太元中餞送之所○齊陸慧曉清介自立張緒目爲江東裴樂家於灣前張融自稱天地逸民牽船住岸上以隣居劉瓛弟璡字子敬二人並居其間水有異味時酌飲之至今取此水釀酒極佳事見覽古詩注 **楊虞部詩** 汝南王昔過江東此地名將汝海同玉斝濯來人易醉有時人面照花紅○**馬野亭詩** 當時只號汝南灣後有三人住此間自謂逸民須隱約並稱賢士想高閑祗緣水味都殊異且欲郫筩數往還好是有時相執飲不妨鱸膾對靑山

桐林灣在秦淮南南遏府城北臨淮水岸舊植桐甚繁故以名東北有浮航即長樂橋也

明月灣在句容縣西南一里通淮謝安石曾月夜泛舟垂釣今釣臺尚存

烏龍潭在城北鍾山鄉永慶寺之前水旱祈禱屢應按輿地志云宋元嘉末有黑龍見於元武湖側今潭近湖所疑即當時所見之處

菖蒲潭在句容縣仙人房許長史居此學道又顧著作山房多產菖蒲一寸九節

[illegible]在溧陽縣西北四十里源出曹姥山經溧水縣界東流入縣界南流爲穎陽江江上有渚曰瀨渚

事跡吴越春秋云伍子胥奔吴至溧陽溧陽女子擊緜瀨水之上子胥跪而乞餐女子簞食壺漿而飲之子胥餐而去謂女子曰掩子壺漿勿令其露女子曰行矣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已自投於瀨中後子胥伐楚師還過溧陽瀨上長歎曰吾常饑於此乞食而殺一婦人欲報之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後有嫗行哭

而來曰吾女年三十不嫁擊縹於此遇窮人餔之恐事泄投水而死故號此水投金瀨史記云子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唐書音訓曰投金瀨今潁陽江上伍子胥嘗乞食遇婦人餔之後欲報恩求之不獲乃投百金於此瀨上有正義女廟李白遊溧陽北湖望瓦屋山懷古詩云聞有正義女振窮溧水灣

投書渚 今在城西

事跡 晉史殷羨建元中為豫章太守去郡人多附書一百餘封行至江邊石頭渚以書擲水中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非致書郵

艦澳 在城南一十里水出婁湖下入秦淮深丈餘冬春不涸 舊志

事跡 輿地志云梁武帝所開在光宅寺東二百五十步其寺武帝舊宅帝從城歸宅儀仗舟車駢戢塞路開以藏船

巖洞

天開巖在攝山棲霞寺之後去寺三里石多特立中有石聳相向其直如截殆非人力所至故以天開名其巖巖之左有張稚圭祖無擇諸公題字

道鄉巖在八功德水之後半嶺間可容數人慶歷中知府葉公清臣嘗領客來游公字道鄉故名

石城洞一名龍洞在城西一里二百步石頭西嶺下臨大江當薪絕之處有洞尸眞誥云此小有洞天之南門也俗呼爲龍洞口曾極詩江流遶引背煙嵐平陸何年重舉帆斷岸插天危

徵壁六朝龍去秪空巖

華陽洞在茅山側三茅二許俱得道於此洞其洞門五三門顯二門隱

事跡茅山記云華陽西南有二洞其西在崇壽觀後其南在元符宮東

國朝每投金龍玉簡於此○六朝記云十大洞天之第八名中有金壇長百丈復有玉碣皆載神仙祕事三茅二許俱得道於此靈異至多盡見於陶貞白華陽頌○真誥曰金陵句容之句曲洞爲第八洞天又曰句曲地肺土良水清謂之華陽洞天可以度世種民是處五災不干

游九言詞 河漢微碧霄晴九華仙子到凡塵涼夜山頭吹玉笛纖雲卷盡月分明清露濕草晶熒起看大地象寥瓊下界千門人寂寂空山夜靜海波聲仙子去渺雲程天風杳杳颯環清回望九州煙霧白千山月落影交橫○林通叟詩 華陽山禽拂輕塵獨步煙霞訪隱真笑傲太平雲外客安閑清世夢中身金章名重人稱貴布褐才高道不貧吟罷洞天風正淡自知凡骨定逢人

茅洞在大茅峯南

事跡茅山記云洞在大茅山前從玉液泉爲正路洞前亦有石壇洞內有石鍾磬直下可行七

八里能容二三百人其內流水不絕色若染藍
石澗潺湲可愛路通無窮但險峻難涉耳又云
外有古壇內有石鍾磬旌節人物皆石入者非
人必見異物

越翳王洞 在句容縣乾元觀南

事跡 翳爲勾踐四世孫葬句容大橫山下

金牛洞 在句容崇壽觀東

事跡 秦時採金獲金牛爲女子所觸遂躍而出
跡著于石

洲浦 磯汀夾沙並附

白鷺洲 在城之西與城相望周迴一十五里 舊志

事跡 酈道元水經云江寧之新林浦西對白鷺
洲。丹陽記曰白鷺洲在縣西三里洲在大江
中多聚白鷺因以名之。國朝開寶七年王師
問罪江南曹彬等破南唐兵五千於白鷺洲即
此地。建炎末虜騎侵軼江南回至江口聞王
師將以海舟中流邀其歸路遂用牛犂等於白
鷺洲一夜鑿一小河乘輕舠而走詳見新河 李太

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又宿白鷺洲寄楊江寧詩云朝別朱雀門暮宿白鷺洲送殷淑云白鷺洲前月天明送客回。徐鉉有題白鷺洲江鷗詩云白鷺洲邊江路斜輕鷗接翼滿平沙。曾極詩江水悠悠綠染衣淮山渺渺翠成圍南朝鷺序歸何處惟見滄洲白鳥飛。楊備詩春信風生晚訊潮印沙拳鷺立還翹兇高一片迷人眼蘆葦叢邊雪未銷。劉過詩一聲雷鼓挾風威頃刻衝濤沒釣磯行客驚看銀漢落陽侯擘起玉山飛蛟龍使爾爭先化鷗鷺茫然失所依安得長竿入吾手翩然東海釣鰲歸餘見白鷺亭下

馬昂洲在城西北周迴一十五里舊志

事跡寰宇記云馬昂洲在縣北二十三里。南徐州記臨沂縣北有馬昂洲晉元帝渡江牧馬于此因以名之。梁書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世子彧率兵三萬至馬昂洲即此處。陳軒金陵集王祖道詩云石頭虎踞海洲岸馬昂槽

新洲一名**薛家洲**去城北四十里今幕府山相對有上新洲下新洲

事跡吳志太平元年朱據欲討孫綝綝遣孫憲等以舟兵逆據江都獲據於新洲。晉隆安五年海賊孫恩向京師閶謀王尚之在建康復聞

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南史宋武帝微時貧陋過甚自往新洲伐荻有衲布衣襖等皆敬皇后手自作旣貴以付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宋武帝伐荻新洲時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童子數人皆靑衣於洲中擣藥問其故荅曰王爲劉寄奴所射合藥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寄奴王者不可殺帝叱之皆散收藥而反○祥符圖經云隋末始漲故名新洲

舟子洲 在城南隅周迴七里 舊志

事跡 梁天監十二年以朱雀門東北淮水紆曲數有水患又舟行旋衝太廟灣乃鑿通中央爲舟子洲諸郡秀才上計憩止于此

槪洲 在城東北七十五里周迴三十八里南徐州記云石壠山北江中有洲今百姓於洲上槪種所收倍於平陸

加子洲 在城西南十三里周迴一十二里 舊志

事跡 溫嶠陶侃赴援討蘇峻侃泊加子洲郗鑒自廣陵來會于此○寰宇記云加子洲夏日堪泊船冬月淺涸永昌之初其洲忽一日崩陷數里其形曲折作九灣

烈洲 在城西南七十里吳舊津所也內有小河可泊船商客多停此以避烈風故以爲名 舊志

事跡 伏滔北征賦亦謂之栗洲上有小山其形似栗因名之○晉永昌元年王敦舉兵至栗洲戴若思劉隗等六軍敗績○寰宇記云王濬伐吳嘗宿於此簡文爲相桓亦會桓溫於此○世說云桓宣武在南州與會稽王會於溧洲于時漾舟江側謝公亦在坐狂風忽起波浪鼓涌非人力所制桓公有懼色會稽亦微異惟謝公怡然自若須聞風止桓問謝曰向那得不懼謝徐笑答曰何有三才同盡理○安帝隆安六年桓元舉兵東下司馬元顯大懼以劉牢之爲前鋒軍溧洲參軍劉裕請擊之牢之不許與元交通 舊志載宋武帝義師討逆劉牢之屯此洲者誤也劉牢之屯此洲時宋武帝爲牢之參軍大亨三年

方舉義兵於京口討元 作舊志者殊未考耳 太元九年桓沖爲荆州刺史文武祖道謝安自送至溧洲並此處也

雞距洲在城西南三十五里周廻三十里

烏沙洲在城西南三十五里周廻二十里

楊林洲在城西南二十五里周廻一十一里

木瓜洲在城西南二十八里周廻三十里

浮洲在城西南八十里周廻二十五里

龍潭洲在城西南九十五里周廻一十五里

合典洲在城西南九十五里周廻一十二里

鰻鰲洲在城西南七十五里周廻三十五里西對和州烏江縣以水多鰻鱉因爲名

董雲洲在城西南一十五里西有小江名曰澧江故一名澧江場其上有田五百頃

丁翁洲在城西南二十五里周廻一十五里昔有隱士晦其名惟稱丁翁居洲上故爲名

簰槍洲在城西南三十五里周廻一十七里南唐保大中治宮室取材於上江成巨筏至此時會潮退爲浮沙所沫漲成洲渚 宋朝景德三年南岸潰出大

枋木二十餘條

落星洲在城西南三十里周廻一十里上有小阜高數丈舊圖經云星隕所化也

魚袋洲在城西南八十里周廻五里形如佩魚因以爲名

烏江洲在城西南六十里周廻一十五里接烏江縣西界

迷子洲在城西南四十里周廻三十里王荆公次韻葉致遠詩云迷子山前漲一洲木人圖志失編收

張公洲在城西南五里周廻三里舊志

事跡梁太淸二年豫州刺史裴之高等舟師二萬次張公洲○陳霸先擊破侯子鑒師于張公洲○梁書王僧辯陳霸先之破侯景也耀軍于張公洲高旗巨艦過江蔽日乘潮順流景登石頭城而觀之不悅曰彼軍有如是不易敵也

蔡洲今名蔡家沙在城西南一十二里周廻五十五里舊志

事跡按晉史王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洲荻以

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氣震懼莫敢異議溫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成帝時陶侃討蘇峻與溫嶠庾亮等率舟師四萬旗鼓百里次于蔡洲六日諸軍盡會石頭城西北○盧循作亂戰士十餘萬舟艦數百里連旗而下劉裕登石頭以望循軍曰賊自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此成擒爾時徐道覆請於新亭焚舟而戰循曰不然不如按甲蔡洲以待之初劉裕望見船向新亭有懼色及見回泊蔡洲喜曰賊落吾下也遂率兵進戰縛以大筏因風逼之大破循軍於江中循遁走侯景次臺城裴之高援兵至後渚結陣于蔡洲景分屯南岸○大寶三年陳霸先討侯景二月大軍進姑孰先鋒次蔡洲即此也

長命洲 梁武帝放生之所也在石頭城前 舊志

事跡 梁武帝曰市鵝鴨雞豚之屬放此洲名爲長命洲置戸十家常以粟穀餧飼歲各千數而

爲狐狸所食及掌戶竊而烹者各半○輿地志
云魏使李恕來聘帝時於此放生問恕曰北土
頗知此事乎對曰魏國不殺亦不放帝無以應
之楊備詩梁武慈悲不鼎烹蒙恩豢養亦虛名狐狸口腹應潛飽就死多於日放生○馬
野亭詩如何長命作洲名梁武當時此放生鵝鴨成羣知市肆鷄豚無數似屯營豈知半被狸
奴食寧免私爲鴿戶烹不殺自然能不放卻將實禍博虛聲

江乘浦在城西北一十七里舊志

事跡秦始皇東遊於此渡江○南徐州記江乘
縣西二里有大浦發源於石城山東入大江因
縣爲名○吳徐盛作疑城自石頭至江乘○晉
蔡謨自土山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

蟹浦在城西北一十六里舊志

事跡輿地志云白下城西南有蟹浦源出鍾山
北流九里入大江○齊崔慧景軍敗走單騎至
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爲慧景門人時
爲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爲吾覓酒既
而爲榮之所斬以頭內籃中送都

鄱陽浦在石城西上逼秦淮下入馬昂洲九里達于

江乘舊經云梁鄱陽王嘗於此置屯田因以爲名

牧馬浦 在城東南三十九里案丹陽記牧馬亭東南一里有牧馬浦晉永和中所置流入秦淮浦上舊有橋謂之牧馬橋南朝放牧多在此

慈薑浦 在城東十里闊五十步深一丈下通大江

京江浦 在城北五十一里闊五丈深一丈下入大江

大同浦 在城北五十三里闊五丈深九尺下入大江

小同浦 在城東北六十七里闊五丈深一丈下入大江

泉水浦 在城西北二十五里闊五丈深九尺源出白下山南流一十二里入秦淮

鍾浦 在城東一十五里闊四丈深八尺源出鍾山南流七里入于秦淮攷之金陵圖其地有鍾浦橋

同夏浦 在城東一十五里闊五丈深七尺南入秦淮浦在廢同夏縣南因以爲名

羅落浦 在城東北六十里闊四丈深八尺合于攝湖流十二里入大江宋武帝進至羅落橋即此地也

白社浦 在城東北二十五里案金陵故事云發源鍾山西注秦淮

查浦在石頭南上十里 舊志

事跡 建康實錄晉陶侃屯查浦李陽與蘇逸戰于查浦盧循犯建業宋武帝柵石頭斷查浦以拒之皆此地也

新林浦在城西南三十里闊三丈深一丈長一十二里 舊經云三十里 源出牛頭山西七里入大江秋夏勝五十石舟春冬涸 舊志

事跡 酈道元水經云江寧之新林浦西對白鷺洲○梁武帝置江酒乃自新亭鑿渠以通新林浦又起義兵擒新亭城主大軍遂次新林侯景圍臺城柳仲禮韋粲合軍屯新林皆此地也互見新亭

龍藏浦在舟子洲岸西南古曲秦淮是也互見秦淮

板橋浦在城西南三十里闊三丈五尺深九尺下入大江 舊志

事跡 李白有秋夜板橋浦獨酌懷謝朓詩 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繩斜低建章闕耿耿對金陵

江寧浦在城南七十五里源出太平州當塗縣界長

三十里闊七尺深一丈二尺溉田一百二十頃夏秋
勝三百石舟春冬勝一百石 舊志

事迹 梁末徐嗣徽任約領齊兵萬人還據石頭
陳高祖遣兵往江寧據要險以斷賊路賊水步
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
王荆公有江寧夾口詩五首茅屋滄洲一酒旗
午煙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
柳絮時又月墮浮雲水捲空滄洲夜泝五更風
北山草木何由見夢盡春燈展轉中又鍾山咫
尺被雲埋何況南樓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
逆隨湖水到秦淮又日西江口落征帆卻望城
樓淚滿衫從此夢歸无別路破頭山北北山南
又落帆江口月黄昏小店无燈欲閉門半出岸
沙楓欲死繫船
猶有去年痕

秣陵浦 在城南五十里闊一十丈長一十里深一丈
一尺溉田四十頃輿地志云浦以舊縣爲名源出龍
山北流一十里入葛塘湖又六十里入長溪合秦淮
秋夏勝三百石舟春冬勝一百五十石

三山磯 在城西南七十五里 舊志

事迹 翰府名談曰陳公堯咨泊舟三山有老叟
曰來日午時有大風舟行必覆宜避之來日天
晴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日午黑雲起天末

大風暴至折木飛砂怒濤若山行舟皆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江之遊奕將也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乘其力薄得遷職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至巨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止祈一部公賜以三今連陞數職再拜而去

蚵蚾磯 在城西 舊志

事跡 南唐書云汪台符上書陳民間利病十餘條烈祖善之而宋齊丘疾其才因使親信誘台符痛飲推沉石城蚵蚾磯下

欒家磯 在城西北二十五里上元縣金陵鄉長慶村之西

事跡 國朝實錄熙寧五年詔賜江東路轉運使韓鐸新提點刑獄張稚圭詔書獎諭仍賜銀絹以提舉開江寧府張公由上欒家磯馬鞍山河道也

九里汀 在城東南五十里東下入秦淮溉田五百二

十頃舊志

事跡 建康實錄吳寶鼎元年後主在武昌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反刼後主弟永安侯謙爲主出烏程取故太子和陵上鼓吹曲蓋北入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等逆討於九里汀即此處也

硎砂夾 在城西南七十里

事跡 張文潛有硎砂夾阻風詩云大江春風浪如屋客舟逆風硎砂宿

卷終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城闕志一

建邦啟土既勤垣墉設險守國深溝高壘惟典神天祇肅廟社相協厥居若作室家宣其鬱紓臺池共樂皆宜有志金陵城郭肇於越楚廣於六朝至我

宋而大且久往古來今不相沿襲有一居而數更所者矣有一所而數更名者矣新名立而舊者沒後迹遷而前者譌志有弗詳曷信而證如昆明盤而鎬都

上海圖書館
索書號碼
登記號碼 339321

爲池隋城立而漢京爲苑固不可以古而爲今唐已爲晉而詩存唐邶已爲衛而詩存邶亦奚可以今而志古哉乃參古今作城闕志

古城郭

古固城 春秋時吳所築也在今溧陽縣之西溧水縣界周迴七里餘其故址尚存亦名平陵城

考證 案勝公廟記云固城吳時瀨渚縣也楚靈王與吳戰吳軍不利遂陷此城吳乃移瀨渚於溧陽南十里改爲陵平縣平王立使蘇𧺆爲將戰於吳吳軍敗收吳陵平縣改爲平陵縣自平王聽費無極佞言伍員奔吳闔閭用爲將舉軍破楚固城宮殿逾月煙焰不滅其城遂廢○笠澤叢書云溧陽昔爲平陵縣縣南有故平陵城即吳固城所攻也○李賀記爲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爲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才高三四尺而草木甚盛率多大櫟叢篠蒙翳如鴻如洞其地窪下積

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幽邃可喜東野得之忘歸○紹興中得從漢梭官碑於溧陽固城之旁知其爲漢縣治按此城最古在越城楚邑之先不書於表以其在縣境耳志城郭之首以存古

古越城 一名范蠡城案宮苑記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築在今瓦棺寺東南國門橋西北圖經云城周迴二里八十步在秣陵縣長干里今江寧縣尉廨後遺址猶存俗呼爲越臺 舊志

考證 金陵故事云周元王四年范蠡佐越滅吳欲圖伯中國立城於金陵以彊威勢○郡國志云在縣南六里東甌越王所立吳王濞敗保此城後走丹徒○晉王敦王含以水陸五萬逼淮温嶠燒朱雀航以挫其鋒遂潛師渡水大破含軍於越城○南史盧循犯建康劉裕恐其侵軼用虞丘進計伐木柵石頭城修治越城○齊崔慧景寇建業蕭懿入援自采石濟岸頓越城○梁武義師次新林遣王茂據越卽此地○嘉祐實錄注云越王築城江上鎮今淮水南一里半

廢越城是也案越絶書其城越范蠡所築城東南角近故城望國門橋西北卽吳牙門將軍陸機宅故機入晉作懷舊賦西望東城之紆餘卽此城在三井崗東南一里今瓦棺寺閣在崗東偏也○事迹云今南門外有越臺與天禧寺相對見作軍寨處是也近時詩人指越臺爲越女取越土築臺者非也

楚金陵邑 威王滅越私吳越之富擅江海之利置金陵邑於石頭及懷王爲秦所滅至漢高帝時封韓信於楚鄣郡屬焉六年廢舊志

考證 周顯王三十六年越爲楚所滅乃因山立號置金陵邑今石頭城是也楚威王後一百十餘年當秦始皇二十四年秦滅楚兼諸侯爲天下作三十六郡以金陵爲鄣郡楚亡後一十三年當始皇三十七年乃改金陵邑爲秣陵縣詳見郡縣及地名釋

吳石頭城 已載山阜門石城下

丹楊郡城 案宮苑記在長樂橋東一里南臨大路城

周一項開東南北門漢元封二年置丹楊郡至晉太康中始築城宋齊梁陳因之不改 舊志

考證 漢志置丹楊郡先治宛陵建安十三年孫權分爲新都郡二十六年權始置丹楊郡自宛陵治建業永安中分置故鄣郡丹楊所領惟溧陽以北六縣晉太康元年改建業復爲秣陵置江寧縣唐初廢爲州天寶元年復置至德二載析置江寧郡○元和郡國志丹陽郡故城在今江寧縣東南○蔡宗旦金陵賦注云古圖長樂

橋東一里今桐林灣軍寨處

吳都城 案宮苑記吳大帝所築周迴二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黃龍元年自武昌徙都晉元帝初過江不改其舊宋齊梁陳皆都之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至齊高帝建元元年有發白武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全上感其言改立都墻本紀建元二年立六門都墻是也其後增立爲十二門云 舊志

考證 按宮室記吳大帝遷都建鄴有曰太初宮者卽長沙王故府徙武昌宮室材瓦所繕也有

曰臺城蓋宮省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蓋宰相之所居也有曰西州蓋諸王之所宅也有曰倉城蓋儲蓄之所在也皆不出都城之內輿地志曰晉琅邪王渡江鎮建鄴因吳舊都修而居之宋齊而下宮室有因有革而都城不改○東南利便書曰孫權雖居石頭以扼江險然其都邑則在建鄴歷代所謂都城也東晉及齊梁因之雖時有改築而其經畫皆吳之舊○隋旣平陳此城皆毁今之都城非舊也

臺城 一曰**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今所謂臺城也在上元縣東北五里周八里濠闊五丈深七尺今烟脂井南至高陽樓基二里卽古臺城之地盡爲軍營及居民蔬圃 舊志

考證 實錄注苑城卽建康宮城吳之後苑地一名建平園又云臺城南正中大司馬門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宣陽門卽苑城則臺城在苑城內明矣○宮苑記云古臺城卽建康宮城本吳後苑城晉咸和中修繕爲宮○輿地志云都城南

正中宣陽門對苑城門其南直朱雀門正北面宮城無別門乃知苑城卽宮城在都城內近北明矣臺城南面開四門北面二門東西面各一門宮城內有兩重宮牆周廻五百七十八丈南面開二門北面二門東西面各一門第三重宮墻南面一門東西面各一門又云同泰寺與臺城隔路今法寶寺及圓寂寺卽古同泰寺基故法寶亦名臺城院以此考之法寶圓寂寺之南蓋古臺城也○晉書成帝時蘇峻作亂焚燒宮室溫嶠以下咸議遷都惟王導固爭不許咸和五年作新宮始繕苑城六年遷于新宮卽此城也○此城唐末尚存唐史張雄傳云使別將趙暉據上元暉負其才欲治臺城爲府者是也○梅摯臺城訪遺址詩云寺僧日扣粗鐘起圓客時鑾輦路耕○蔡宗旦金陵賦云登高陽之危樓想苑城之舊規

東府城 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橋東南臨淮水周三里九十步去臺四里簡文爲王時舊第

後爲會稽王道子宅道子錄尚書事以爲治所時人呼爲東府其子元顯亦錄尚書事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東第即今東府城也 舊志

晉書會稽王傳嬖人趙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工用鉅萬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游矚甚善也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版築所作爾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其城東北角有土山曰靈秀即牙所築也 ○ 宋武帝領揚州日築東府城以居彭城王義康文帝元嘉中義康更開拓北墉浚西壍自後常爲宰相府第景和中嘗改爲未央宮 ○ 明帝時建安王休仁鎭東府訛言東城出天子帝懼殺休仁而常開東府不居桂陽王休範反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 ○ 齊高帝封齊王以東府爲齊宮 ○ 梁太清三年侯景舉兵毁板女墻以瓴甓爲之紹泰末盡權焚毁 ○ 陳天嘉中更徙治今城東三里齊

安寺西臨淮水陳亡廢

西州城 即古揚州城漢揚州治曲阿晉永嘉中遷于建康王敦始爲建康刱立州城即此城也案建康實錄城所置西則冶城東則運瀆今天慶觀之東西州橋是也一說石冰之亂焚燒府舍陳敏營孫氏故宮居之元帝初渡江即敏府創今城 舊志

考證 晉孝武太元末會稽王道子領揚州居東府故號此城爲西州大明中以東府爲諸王邸西州爲丹揚尹治所謝安爲時人所愛重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稍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旋旆詔遣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及薨後安所知羊曇者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因慟哭而去○宋時徐羨之住西州高祖嘗思之即步出西掖門往見焉○寰宇記云西州學者多未曉江寧府有東府城城中有揚州廨而揚州在府西故

建康志卷二十

時人號爲東府西州東府城之西門謂之西州門世說王丞相治揚廨按行而言曰我爲何次道治此爾充少爲王公所知是以發此嘆今西州也丹楊記曰揚州廨王氏所居諸葛恪則治建業晉自周浚至王仍吳舊王復領州牧及桓溫桓元悉治王府王茂宏以及元謙則在建康永嘉七年顧榮誅陳敏揚州刺史劉機治建康王氏代機元帝渡江居城府王便立州廨於此宋殷景仁旣拜揚州羸疾遂篤上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孝武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西陽王子尙移居東府城以厭之揚州別駕沈惔明日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廢西州恐無禆也上不從西州竟廢

冶城 金陵有古冶城本吳冶鑄之地世說敘錄云丹楊冶城去宮三里今天慶觀即其地 舊志

考證 晉元帝大興初以王導疾久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而申地有冶金火相鑠不利遂移冶城於石頭城東以其地爲西園○晉成帝幸

司徒府游觀西園徐廣謂之冶城園是也○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於城中立寺以冶城爲名○安帝元興三年以寺爲苑廣起樓榭飛閣複道延屬宮城謝安每與王羲之登之悠然遐想有高世志○金陵故事導疾遷冶於縣東七里六朝有東西冶每遇警急出二冶囚徒○又有東冶亭晉太元七年立在縣東八里爲士大夫餞別之所疑導疾時以古冶遷東西爲二故王荊公詩云欲望鍾山岑因知冶城路此謂東冶城也金陵故事又有南冶六所少府一司徒二揚州二鎭軍一○晉史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公在石頭王公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公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梁紹泰元年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齊徐嗣徽等攻冶城柵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大敗

琅邪城在江乘縣界晉元帝以琅邪王過江國人隨南居之因城焉在縣東北六十三里今句容縣琅邪鄉即其地也舊志

考證 齊武帝永明元年移琅邪於白下置大起
樓觀講武於此南徐州記云江乘南岸蒲洲津
有琅邪然則琅邪城與白下相邇今句容縣有
琅邪鄉蓋與江乘縣界相接是蒲洲津與白下
皆有琅邪城也一在上元縣金陵鄉西北去縣
十四里乃白下之城或者直以蒲洲津城爲白
下非也○王隱晉書江乘南岸有琅邪城立琅
邪內史以治之○齊永明六年於琅邪城講武
習水步觀者傾都○王融從武帝琅邪城講武
應詔詩云白日映丹羽頳霞文翠旃凌山炫組
甲帶水被戈船○謝朓有江孝嗣戍琅邪城詩
○南史齊王融傳云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
漢武圖置琅邪城射堂上每游幸必觀覩焉

金城 在城東二十五里吳築今上元縣金陵鄉地名
金城戍卽其地 舊志

考證 吳後主寶鼎二年以靈輿法駕迎神於明
陵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後主於金城
門外露宿明陵乃後主父故太子和陵也蔡宗

旦金陵賦云遊金城以愴然問種柳之何在笑
吳王之信巫乃露宿於門外○晉大輿中王氏
舉兵反將軍劉隗軍于金城○初咸康中桓溫
出鎮江東之金城後溫北伐經金城見爲琅邪
時所種柳皆十圍因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楊修金城詩亦引此爲
據晉中宗於金城置琅邪郡桓溫嘗爲琅邪内
史至咸康七年出鎮金城今上元縣金陵鄉地
名金城戍即其地

秣陵城 在宮城南八里一百步小長干巷内梁宋北
齊皆爲秣陵故城跨淮立橋柵當是其地隋併入江寧

建鄴城 晉太康三年分秣陵淮水北爲建鄴舊城在
吳冶城東詳見縣

蔣州城 杜佑通典隋平陳於石城置蔣州寰宇記輔
公祏據江東用爲揚州唐趙郡王孝恭平公祏又於
其城置揚州大都督後徙揚州於廣陵此城遂廢

五城 有二其一在府城東南三十五里東晉時所築
其一在石頭城唐德宗時所築

考證 晉王敦敗王含錢鳳乃率餘黨自柵塘西道五城造營唐景雲中縣令陸彥恭於城側造橋渡淮水今五城渡是 ○ 唐德宗狩梁州韓滉觀察江東西乃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詳見石頭城

桓城 本謝元之別墅太傅謝安與元奕碁計勝處至宋屬桓道濟故名桓城圖經云在縣東八里今按建康實錄在墅城東八里非去縣八里也地圖謂之城子墅今淸風鄉有城子村在黃城橋之西卽其地去府城四十里

白下城 按圖經及寰宇記引輿地志云本江乘之白石壘也齊武帝以其地帶江山移琅邪居之唐武德元年罷金陵縣築城於此因其舊名曰白下正觀七年復舊治此地遂廢 舊志十八里

考證 唐地理志云武德三年更江寧曰歸化八年更歸化曰金陵九年更金陵曰白下隸潤州正觀九年復更白下曰江寧前說與廢本末與此不同宜以唐史爲正 ○ 又按南史齊武帝欲

修白下城難於動役劉係宗啟謫役在東者上從之後武帝講武白下履行其城曰係宗爲國家得此一城 ○ 圖經云在城西北十四里今靖安鎮北有白下城故基父老傳云即此地也屬金陵鄉去府城十八里

開化城 在縣南九十里環地三里六十步高五尺

東宮城 案宮苑記宋元嘉十五年修永吉宮爲東宮城四周土墻塹兩重在臺城東門外南東西開三門

金陵府城 案宮苑記隋大業六年置元風觀南園是

臨沂懷德同夏 諸城並見廢縣

湖熟城 湖熟古縣名漢屬丹陽郡宋元嘉中徙越城流人於此城元和郡縣志云在舊江寧縣東南七十里今在上元縣丹陽鄉去縣五十里淮水北古城猶在詳見廢縣

白馬城 在江寧縣北三十里吳時烽火之所 舊志

考證 金陵故事云吳時沿江烽火臺二所一在石城左一在白馬城今不詳其所

竹里城 在句容縣北六十里東陽鎮東二十五里 舊志

考證 齊永元二年崔慧景叛向建康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

竹城 在溧水縣東南七十里環地二里高五尺有廟未詳

杜城 在溧水縣南一十三里環地四百餘步隋大業末杜伏威屯軍於此

皇姥城 在溧水縣南一百一十里大山南高五尺有廟未詳

永世城 在溧陽縣南十五里周三百步遺址高一二尺漢元封中置永平縣尋廢吳分溧陽復置其後改曰永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永世屬丹陽郡元帝又分永世爲平陵皆屬義興郡宋元嘉九年省永世入溧陽今俗稱故縣內有唐隆寺舊基鄉民猶能言古猰犴之所晉伏滔陸瞱皆嘗除永世令

趙城 在溧陽縣東五里周二百步

梁城 在溧陽縣西五十里周三百步

黨城 在溧陽縣東十五里周一百五十步

新亭壘 宋孝武入討元凶柳元景至新亭依山築壘東西據險察賊衰竭乃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亭今在城西南十三里壘不存 舊志

考證 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潯陽蕭道成頓兵新亭以當其鋒築新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登西垣使陳顯達等與賊水戰大破之江淹有新亭壘詩

侯景故壘 今桐林灣處即古大航城在其南 舊志

考證 梁紹泰元年北齊兵至建康陳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人若分兵據三吳之路畧地東境則斯事去矣今可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轉輸乃遣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

賀若弼壘 在上元縣北二十里 舊志

考證 隋平陳賀若弼過江於蔣山龍尾築壘

韓擒虎壘 在上元縣西四里今在石頭城西 舊志

考證 元和郡國志隋平陳樹碑其文薛道衡之詞武德七年趙郡王孝恭平輔公祏紀功與此

碑相對本李伯藥之詞

仁威壘 在句容縣舊志

考證 南史洪遜梁承聖初爲國子祭酒二年爲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壘○又故老相傳達奚將軍屯兵于此或云秉甲因名甲城邑舊有祠在武烈廟側土人感夢移廟甲城內東南

藥園壘 晉義熙中盧循反劉裕築此壘以拒之在北郊之西宋元嘉二十六年七月甘露降樂遊苑與𨚗志云上元縣東北八里晉時爲藥園盧循反築藥園壘卽此處也

今城郭

宮城在府城中已錄首卷

建康府城 周二十五里四十四步上闊二丈五尺下闊三丈五尺高二丈五尺內卧羊城闊四丈一尺皆僞吳順義中所築也六朝舊城在北去秦淮五里故淮上皆列浮航緩急則徹航爲備吳沿淮立柵前史所謂柵塘是也至楊溥時徐溫改築稍遷近南夾淮

帶江以盡地利城西隅據石頭岡阜之脊其南接長干山勢又有伏龜樓在城上東南隅自開寶尅復昇州城郭皆因其舊紹興初畧加修固乾道五年留守史正志因城壞復加修築增立女牆景定元年大使馬光祖以開濠之土培厚城身創硬樓四所一百七十八間又於柵寨門創甕城及硬樓七間閂門六扇皆裹以鐵圈門一座址以石武臺二座鐵水窗二扇遶城浚濠四千七百六十五丈有奇以深丈五闊三十丈爲率城之外濠之裏皆築羊馬牆其長如濠之數

門闕

古都城門 案建康實錄晉成帝咸和五年作新宮始繕苑城修六門注云六門都城門也晉初但有陵陽門後改爲廣陽門內有右尚方世謂尚方門次正中曰宣陽門本吳所開對苑城門世謂之白門晉爲宣陽門門三道上起重樓懸楣上刻木爲龍虎相對皆繡桷藻井南對朱雀門相去五里餘次最東曰開陽門宋元嘉二十五年改開陽曰津陽東面最南曰清明門門三道對今湘宮巷門東出青溪橋巷尚書下

舍在此門內正東曰建春門後改爲建陽門門三道正西曰西明門門三道東對建春門即宮城大司馬門前橫街也正北面即宮城無別門又案宮苑記凡十有二門南面最西曰陵陽門後改爲廣陽門正門曰宣陽門次東曰開陽門後改爲津陽門門三道直北對端門最東曰清明門直北對延熹門當二宮中大路東面最南曰東陽門直青溪橋巷即今湘宮寺門路最北曰建春門陳改爲建陽門西對西明門即臺城前橫街北面最東曰延熹門南直對清明門當二宮中大路次西曰廣莫門門三道陳改名北捷門北直對樂遊苑南門次西曰元武門門三道齊改名宣平門北直趣元武湖大路最西曰大夏門南直對廣陽門北對歸善寺門西面最北曰西門門直對建陽門即大司馬門前橫街是最南曰閶闔門西直對東陽門詳考宮苑記陵陽宣陽開陽三門與實錄所嚮皆同唯清明門在南面最東而實錄乃在東面最南今以宮苑記北對延熹門證之即實錄誤矣又實錄云正東曰建春正西曰西明宮苑記乃在東西面

之最北其最南又有東陽閶闔二門蓋實錄都城止六門而宮苑記之門乃十有二宋紀獨載元嘉二十五年新作閶闔廣莫二門其餘延憙元武大夏東陽四門不見建立之始建康實錄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新作閶闔廣莫等門改先廣莫曰承明然則此六門皆同時作史畧之爾然東西二門相對實錄宮苑記皆云大司馬門前橫街則知東西舊止二門各正所獨後又增立二門故以南北別之也又案宋元凶劭作亂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齊建元中始立六門都牆梁侯景濟江韋黯屯六門皆止言六門而元凶劭傳又云同逆先屯閶闔門外臧質從廣莫門入乃知六門為正門後又立六門皆便門也故史不載閶闔廣莫等門作於元嘉二十五年元凶劭之亂乃三十年云晉咸康元年以王導都督諸軍事禦石季龍帝觀兵于廣陽門令諸將分戍又宋明帝時聞有人謂宣陽門為白門以為不祥甚諱之右丞江謐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又陳大建十一年幸大壯觀大閱武步騎十萬陣於真武湖上登真武門觀宴羣

臣因幸樂遊苑再幸此門觀振旅而還

古建康宮門 晉成帝咸和七年新宮成名曰建康宮開五門南面二門東西北各一門又宋文帝元嘉二年於臺城東西開萬春千秋二門又陳宣帝大建二年改作雲龍神武二門案建康實錄注南面二門正中曰大司馬門世所謂章門拜章者伏於此門待報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夾道開御溝植槐柳世或名爲闕門迤東曰閶闔門後改爲南掖門門三道世謂之天門南直蘭宮西大路出都城開陽門其北面平昌門則上有爵絡世謂之冠爵門南對南掖門宋永初中改宮城北平昌門爲廣莫門至元嘉二十五年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門又云南面端門夾門兩大鼓在兩墩之南並三丈八尺圖用開閉城門日中晡時及晚並擊以爲節夜又擊之以持更宮苑記南掖門宋改閶闔門陳改端門東西二門考之實錄已不可見者唯南面二門與北面一門而已又案宮苑記晉成帝修新宮南面開四門最西曰西掖門門三道上重沖正中曰大司馬門門三道起三重樓直對宣陽

門次東曰南掖門宋改閶闔門陳改端門南直對津
陽門北對應門最東曰東掖門門三道南直對蘭臺
路東面正中曰東華門門三道晉本名東掖門宋改
萬春門梁改東華門北面最東曰承明門門三重本
晉平昌門南直對東掖門最西曰大通門上重西面
正中曰西華門晉本名西掖門宋改千秋門梁改西
華門凡八門此建康實錄所載多五門梁天監十年
初作宮城門三重樓及開二道又案宮苑記建康宮
城內有兩重宮牆南面開二門西曰衞門隱不見南

西掖門東曰應門晉改名止車門南直對端門卽晉
南掖門也東面正中曰雲龍門北面正中曰鳳粧門
近西曰鸞掖門西面正中曰神武門凡六門第三重
宮牆東直對牆南面正門曰太陽晉本名端門宋改
爲南中華門東面正中曰萬春門直東對雲龍門西
對千秋門西南正中曰千秋門西對神武門東對萬
春門凡三門建康實錄皆不載以宮殿證之雲龍門
是二重宮牆東面門對第三重宮牆萬春門神武門
是第二重宮牆西面門對第三重宮牆千秋門東面

相望案圖可考足以想見臺城門闕之盛然晉成帝時已有雲龍門蘇峻作亂羊曼爲前將軍率文武守此門是也

晉朱雀門 案宮苑記吳立初名大航門南臨淮水北直宣陽門去臺城可七里又按地圖去宣陽門六里名爲御道夾開御溝植柳南渡淮出國門去園門五里晉成帝咸康二年更作朱雀門對朱雀浮航南渡淮水宋大明五年立馳道自閶闔門至于朱雀門六年又新作大航門至孝武太元三年又起朱雀門重樓皆繡栭藻井門闕三道上重曰朱雀觀觀下門上有兩銅雀懸楯上刻木爲龍虎對立左右梁大明五年改爲右皐門梁大同三年復改爲朱雀門以金陵圖考之當在今鎭淮橋北左南廂有三橋籬門在光

晉東宮門 案宮苑記南面正中曰承華門直南出路東有太傅府次東左詹事府又次東左率府路西有少傅府次西右詹事府又次西右率府東面正中曰安陽門東直對東陽門西對溫德門西面正中曰則天門西直對臺城東華門東率更寺西家令寺次西

太僕寺更西有典客省

古籬門 案宮苑記舊京邑南北兩岸籬門五十六所蓋京邑之郊門也江左初立並用籬爲之故曰籬門又云東籬門本名肇建籬門在古肇建市東西籬門在石頭城東南籬門在國門之西北籬門在覆舟山東元武湖東南角有亭名籬門又有三橋籬門在光宅寺側白楊籬門石井籬門在護軍府西籬門外路北齊東昏時陳顯達舉兵官軍敗之於西州斬於籬門側又崔慧景與江夏王寶元舉兵東昏遣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復使左興盛屯東籬門梁高祖建議命陳伯之進據籬門天監八年新作緣淮塘南岸起後渚籬門達于三橋

古宣陽門 洛京舊名都城正中門也南直朱雀門相去五里門三道上起重樓懸楣上刻木爲龍虎相對皆繡栭藻井南史宋明帝時有人謂宣陽門爲白門以爲不祥甚諱之通典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鸞輅過白門闕偃將匐帝反手接之曰朕反陪卿也

今宮城門疑是其處

古大司馬門在宣陽門內三國典畧侯景攻臺城燒入司馬門後閤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賞其戰士直閤將軍宋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景又遣持長柯斧入門下斧門將闢羊侃鑿扇為孔以槊刺倒二人斫者乃退

古建春門臺城正東面門後改為建陽門又[redacted]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曰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以逕度

古東掖門晉成帝修宮城南面開四門最東曰東掖門門三道南直蘭臺最西曰西掖門其地在今宮城東北

古南掖門宮城南面近東門案實錄南面次東曰閶闔門後改為南掖門世謂之天門南直蘭臺宮西大路升平五年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銅鐘一有二四字注南掖門是建康宮南面東門陳朝改名端門南出都城開陽門即宣陽東門也南掖門疑即東掖門陽公則自越石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

古雲龍門第二重宮牆東面門對第三重宮墻萬春

門宋劉湛初入朝委任其事善論政道并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旦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羽儀分散不夕不出侍中司徒尚書令謝朏足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

晉神虎門 一曰**神武門** 第二重宮牆西面門對第三重宮墻千秋門宋書傳亮永初四年爲中書令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齊陶宏景爲高帝諸王侍讀奉朝請旣而脫朝服掛神武門 上表辭祿詔許之

晉西明門 臺城正西面門也實錄云宋徐羨之住西州高祖嘗思羨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繹追之已出西明門矣

晉平昌門 宮城北面近東門南對南掖門其地在今城東宋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疾病不任拜起上使乘舟自青溪至平昌門入尚書下舍

晉廣莫門 洛京舊名都城北面次西門也北直樂游苑南門其地在今城東北（宋元嘉二十五年夏四月新作閶闔廣莫二門南史王曇首傳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棨不肯開尚）

書左丞羊元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王曇首曰既無異救又闕幡棨惟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未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

古國門 梁天監七年作國門于越城南在今高座寺東南澗橋北越城東偏

古望國門 南史梁侯景犯建康令羊侃率千騎頓望國門其地在越城東南

古光德門 古跡編云在東門外趨蔣山路東北曲折處舊傳如此未詳剏建之因

石闕 南朝宮苑記曰晉元帝於宮前立闕衆議未定王導指牛頭山爲天闕不別立闕宋孝武大明七年於博望梁山立雙闕梁置石闕在端門外陸倕爲銘

銘曰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或表正王居或光崇帝里晉氏浚爾宋歷威夷乃假雙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歎耳目無補憲章注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

白下門 見白下亭

秦淮柵 即柵塘也案實錄注吳時夾淮立柵又梁天監中作兩重柵皆施行馬至南唐時置柵如舊

青溪柵在城東蘇峻之亂因風縱火進燒此柵官軍再敗卞壺父子死之隋平陳斬張麗華孔貴妃於此柵下

今府城入門由尊賢坊東出曰東門由鎮淮橋南出曰南門由武衛橋西出曰西門由清化市而北曰北門由武定橋泝秦淮而東曰上水門由飲虹橋沿秦淮而西出折柳亭前曰下水門由斗門橋西出曰龍光門由崇道橋西出曰柵寨門柵寨乾道元年正月十四日敷文閣待制知建康府張孝祥言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別無兩派正河自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一為青溪自天津橋出柵寨門亦入于江緣柵寨門地近為有力者所得遂築斷青溪水口務為花圃以為遊人宴賞之地因循至今每水源暴至則泛濫浸蕩城內居民尤所被害若訪古而求使青溪直通大江則建康永無水患矣詔汪澈指定以聞其後澈言欲於西園依吳時河道開浚使水通柵門入江從之時孝祥已罷後帥建康○柵寨門歲久弗葺景定元年馬公光祖創硬樓七間每間闊六丈入深一丈三尺通闊四十二丈其下前壁門門子六扇兩壁山武臺各一座屋下車軸車頰一座絞棒一尺二條車窗床索四條圈門一座高一丈五尺橫闊一丈四尺入深三丈三尺前後城面包砌四丈一尺其下石脚石面并鐵水窗二扇前後攔石欄草椿木兩邊鴈翅各高六尺五寸長三丈南北兩慢道各長五丈五尺前近濠岸木柵一路護險墻一路長四丈五尺兜帮前後

舊城身長一十五丈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重修諸城門稍亭備虜鋪宇等
自景定三年三月十一日興工至九月十六日
畢逐處修整費錢二萬三千一百餘緡米五十
七石六斗有奇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一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城闕志二

古宮殿

吳太初宮建康實錄吳大帝遷都建業徙武昌宮室
材瓦繕太初宮即長沙王孫策故府也赤烏十年作
十一年宮成周廻五百丈正殿曰神龍南面開五門
正中曰公車門次東曰昇賢門更東曰左掖門次西
曰明陽門更西曰右掖門東面正中曰蒼龍門西面

正中曰白虎門北面正中曰元武門北直對臺城西
掖門前路東卽右御街又起臨海等殿【晉】元帝渡江
因吳舊都卽太初宮爲府舍及卽位稱爲建康宮
【攷證】江表傳載權詔曰建康宮乃朕從京來所
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小今未復西可徙武
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
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更伐木治權曰大禹
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損農武昌
材自可用也○左太冲吳都賦曰作離宮於建

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抗神龍之華
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巍飾赤烏之韡
曄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櫎連閣相經閣
闥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右號臨硎彫欒鏤
楶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兹宅之夸
麗曾未足以少寧注云神龍臨海赤烏皆吳大
帝所作建業太初宮殿名也彎碕臨硎宮門名
也○晉史石冰之亂太初宮盡焚陳敏平石冰
因太初故基創造府舍元帝所居卽敏所造帝

領江左十年始即位常在舊府明帝亦不改作至成帝始繕苑城詳見晉建康宮下

晉昭明宮 始謂之**新宮**周五百丈與太初宮相望榜曰昭明後主移居之**晉**避諱改曰**顯明宮** 舊志

考證 吳志後主甘露二年六月起新宮於太初之東制度尤廣二千石已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攘諸營地大開苑囿起土山作樓觀加飾珠玉制以奇石又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宮內廵遶堂殿窮極伎巧功費萬倍

吳南宮 吳太子宮在南大帝赤烏二年適南宮宋置欣樂營於其地今在舊江寧縣北二里半

晉建康宮 亦名新宮（非吳新宮）晉成帝咸和七年新宮成名曰建康宮亦名顯陽宮在法寶寺之南今在府北五里 舊志

考證 實録云新宮即臺城也在江寧縣北五里周八里有牆兩重晉成帝時蘇峻作亂盡焚臺城宮室溫嶠以下咸議遷都唯王導固爭不許咸和六年使卞彬營治七年新宮成開五門南

面二門東西北各一門十二月帝遷居之明年正月朝萬國于新宮○孝武太元三年謝安以宮室朽壞啓作新宮仰模元象合體辰極王彪之曰中興卽位東府誠爲儉陋元明二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殆合奢儉之中今自可隨宜增修彊寇未殄不可大興力役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國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爲能耶○詔曰昔大賊縱暴宮室焚蕩元惡雖除未暇營築有司屢陳朝會逼狹遂作斯宮子來之歌不日而成新宮內外殿宇大小凡三千五百間

晉永安宮 卽吳東宮在臺城東南 舊志

考證 輿地志吳東宮在城之南晉初東宮在城之西南其後移於宮城之東南宋齊梁陳又在宮城之東北○宮苑記永安宮在臺城東華門外孝武太元二十一年新作東宮本東海王第安帝立以何皇后居之桓元拆其材木移入西

宮以其地為細射宮至宋元嘉十五年築為東宮陳大建九年移皇太子居之

桑親蠶宮 在上元縣鍾山鄉闕婁寺前紗市中 舊志

考證 南史宋大明三年立皇后蠶宮於西郊四年三月庚申皇后親蠶西郊○輿地志孝武初立為苑後為西蠶所○隋志江左至宋大明始於臺城西白石壘為西蠶設兆域置大殿七間又立蠶觀其禮皆循晉氏○蔡宗旦金陵賦注親桑蠶堂側有蠶觀今北莊前平地是其處

齊世子宮 在石頭城 舊志

考證 南史齊武帝為世子日以石頭城為宮

梁金華宮 在青溪東去臺三里 舊志

考證 輿地志梁大同中所築昭明太子蔡妃所居○陸襄傳云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妃蔡氏別居金華宮以襄為中散大夫步兵校尉金華宮家令知金華宮事

陳安德宮 案宮苑記在宣陽門外直西即都城西南角外陳宣帝為文皇后所築隋平陳移江寧縣於此

明年罷之有古池存入呼為安德宮池今池猶存在精銳軍寨內

青溪宮在城東三里舊志

考證南史齊武帝元嘉二十七年生於建康之青溪宮後為芳林苑

未央宮長樂宮建章宮長楊宮南史宋前廢帝景和元年以東府城為未央宮以石頭城為長樂宮以北邸為建章宮南第為長楊宮東府城在古青溪橋東

梧園宮在句容縣吳王別館有梧楸成林今不詳其所舊志

考證任昉述異記古樂府云梧宮秋吳王愁

南唐宮即

皇朝舊府治

中興修為

行宮詳見留都錄

考證五代史清泰元年吳徐知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於私第虛舍以待吳王吳王詔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己丑復入府舍天福二年徐知誥

建太廟社稷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南唐書云先主建號即金陵府爲宮惟加鴟尾欄檻而已終不改作○江南野錄云初臺殿閣各有鴟吻自乾德之後天王使至則去之還則復用至是遂除○通鑑長編曰慶歷八年正月壬午江寧府火初李璟在江南大建宮室府寺其制皆擬帝京時營兵謀亂事覺伏誅既而火知府事李宥懼有變閟門不救延燒幾盡惟存一便廳乃舊玉燭殿也

吳赤烏殿 在縣東北五里吳昭明宮內 舊志

考證 吳時赤烏見遂起殿名赤烏○吳都賦云飾赤烏之暐曄注云太初宮殿名也○記室新書云殿閉赤烏爲室留往事

吳神龍殿 太初宮有神龍殿去縣三里 舊志

考證 吳都賦云抗神龍之華殿注云神龍乃太初宮中殿名

太極殿 建康宮內正殿也晉初造以十二間象十二月至梁武帝改製十三間象閏焉高八丈長二十七

丈廣十丈內外並以錦石爲砌次東有太極東堂七間次西有太極西堂七間亦以錦石爲砌更有東西二上閤在堂殿之間方庭闊六十畝 舊志

考證 山謙之丹陽記曰太極殿周制路寢也秦漢曰前殿今稱太極東西堂亦魏制於周小寢也○按史記秦始皇改命宮爲廟以擬太極魏號正殿爲太極葢采其義晉成帝咸康中庾闡議改太爲泰謬矣○徐廣晉記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

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七月而成○謝安作新宮造太極殿欠一梁忽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因取爲梁殿乃成畫梅花於其上以表嘉瑞○實録云太元中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王獻之題榜而難言之因說魏韋仲將懸虛橙書凌雲臺額以諷之擕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安遂不之逼○晉中興書云孝武造太極殿郭璞卜筮云二百一十年此殿爲奴所壞後梁武毀

之捨身爲奴〇文昌雜録云東晉太極殿東西閤天子間以聽政閤之名起於此〇宮苑記又云太極殿前東西有二大鐘宋武帝平洛所獲並漢魏舊器殿前有相風烏〇南史張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〇陳高祖永定二年新作太極殿欠一柱忽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自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慶以聞詔以造殿〇陳史沈衆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常服布袍芒履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餅以噉〇徐陵太極殿銘云千櫨赫奕萬拱稜嶒〇沈炯太極殿銘云周曰路寢漢稱前殿名號雖殊其實一也〇國朝張洎撰定新儀奏曰今之崇德即唐之紫宸也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在唐曰上閤即隻日常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制紫宸上閤法此制也

晉清暑殿 在臺城內晉孝武帝造殿前重樓複道通華林園爽塏奇麗天下無比雖暑月常有清風故以

爲名舊志

考證 晉書太元二十一年正月起清暑殿於華林園◎何尚之華林園清暑殿賦云却倚危石前臨濬谷涌泉灌於階肥生遠風於曲楹◎孝武華林園清暑殿賦云窈眇林梁倒眺池籞又云轉流環堂浮清夾室闢西楹而鑒斜月高東軒而望初日◎宋書云晉太元中立內殿名清暑少時而崩時人曰清暑反言楚聲也果有哀楚之聲識云代晉者楚其在玆乎及桓元簒逆自號曰楚

宋嘉禾殿 宋孝武大明五年清暑殿西甍鴟瓦中生嘉禾一株五莖改清暑爲嘉禾殿舊志

宋含章殿 宋孝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宮女奇其異競效之今梅花粧是也舊志

宋玉燭殿 宋孝武帝所造在宮中舊志

考證 孝武壞成帝所居治室於其處起玉燭殿

與從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
拂侍中袁顗稱武帝儉素之德帝不荅獨言曰
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按南史晉諸帝多處內
房朝晏所臨東西二堂而孝武末帝淸暑方建
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制嘉名
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孝武承統制度滋長
犬馬餘菽粟土木被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
玉燭紫極諸殿彫欒綺節珠窗網戶

宋紫極殿 宋明帝所作珠簾綺柱江左所未有 舊志

考證 齊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王儉褚淵王
僧虔連名表諫手詔酬納

齊昭陽殿 齊有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 舊志

考證 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
范貴嬪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莊殿宮
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
光殿東西頭置鐘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數游
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
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鐘聲悉起粧

東自後此鐘惟應三鼓及五鼓也○武帝永明十一年詔曰內殿鳳華壽昌耀靈三處此吾所治製夫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容太陋謂此爲奢儉之中謹勿壞云○梁陶宏景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子坐談空豈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時天下之士尚西晉之俗競談元理故宏景云爾及侯景傾陷篡位果在昭陽殿○今景陽基猶存在精鋭中軍寨內

齊芳樂殿在臺城內 舊志

考證 齊史云東昏侯大起芳樂玉壽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粧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

齊靈和殿在臺城內 舊志

考證 齊武帝時益州刺史劉浚獻蜀柳帝命植于靈和殿下三年柳成枝條柔弱狀如絲縷帝

與公卿宴賞歎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

梁重雲殿 梁武帝造在華林園 舊志

考證 隋志云殿前置銅渾儀是僞劉曜光初六年南陽孔挺所造何承天以爲張衡所造○陳書云高祖三年戊辰重雲殿東鴟吻有紫煙出屬天

梁五明殿 在臺城內 舊志

考證 梁大通中皇帝謙恭待士時忽有四人來貌可七十鶉衣躡履入丹陽郡建康里行已經年無人知者帝召入儀賢堂給湯沐解御服衣之合朝無識之者惟昭明太子識之四人喜揖昭明如其舊交目爲四公子帝彩四公子入五明殿更重之○大同末魏使崔敏來聘敏博贍儒釋知天文醫術帝選十人於此殿推論三教百家六籍五運九十餘日崔敏亡精喪神傷心嘔血歸未及境而卒

披香殿 在臺城內後宮 舊志

考證 庚子山詩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

春云蓋指此也

[illegible]殿在縣東北十里潮溝村覆舟山前晉爲藥園

光[illegible]殿在縣東北六里景陽山東嶺南

重雲殿梁於臺城中立層城觀歷代修理更起重閣上名重雲殿下名光嚴殿

威光殿在縣東北七里一百步舊臺城內

[illegible]殿在臺城梁武帝大通中施與草堂寺取珠貨直百萬以其地起重閣七間

[illegible]殿在臺城梁武以施佛事亦供養佛事宋於臺城立正福清曜等殿又臺城溫德門內有永正溫文文思壽安等殿又陳永定中於臺城起昭德嘉德壽安乾明有覺等殿又臺城溫德門內起三善長春勝辯等殿又有嘉禾崇政承香栢梁延昌神僊永壽七賢璿明延務龍光至敬璇璣光昭大政栢香諸殿自林光殿以下皆建康宮闕簿所載

[illegible]殿在臺城內後主皇后沈氏居之后字務華沈君理之女端情好學孔貴嬪有盛寵沈氏並無怨妬之色衣無錦繡長奇佛經名畫典籍詩賦而已陳

亡隨後主西遷後主薨后自作哀冊文其辭甚酸楚
朝賢痛之
大國君後其志行前規模制度固不盡同其興也
規撫其義也及後則未嘗不同也鑒之哉

樓閣

景陽樓今法寶寺西南精鋭中軍寨內遺址尚存里
俗稱爲景陽臺
考證輿地志宋元嘉二十二年修廣華林園築
景陽山始造景陽樓○孝武大明元年紫雲出
景陽樓狀如煙廻薄久之詔改爲慶雲樓 宮苑記云景雲樓 ○齊武帝時置鐘景陽樓上應宮人聞鐘
聲並起粧飾

青漆樓在上元縣北五里臺城內
考證齊書云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時人謂之
青漆樓東昏侯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

朝日夕月二樓在華林園內
考證梁武帝所起階道遶樓九轉○宮苑記云
景陽山東嶺起通天觀觀前又起重閣上重

曰重雲殿下重曰光嚴殿殿前當堦起二樓右曰朝日樓右曰夕月樓巧麗無匹○

入漢樓在石頭城

考證 實錄晉義熙八年於石頭城南起高 加累入於雲霄連堞帶於積水名曰入漢樓

覩稼樓在城東二十五里梁武帝造

望遠樓在江寧縣西南八里

考證 輿地志云新亭壟上有望遠樓 元嘉中改名臨滄觀今名勞勞亭是也

落星樓在上元縣東北臨沂縣前

考證 吳大帝時山置三層樓樓高故爲此名○吳都賦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是也今一 步相去一里半有落星墩里俗相傳卽當時建 處今去城四十里

烽火樓在石頭城西南最高處吳時舉烽火處也

考證 宋元嘉中魏太武至瓜步聲欲渡江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文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貽大

夫之憂在予過矣又齊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蘇峻之亂陶侃温嶠入討舟師直指石頭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温嶠能得衆也詳見烽燧

李白酒樓 在城西

考證 李白翫月城西孫楚酒樓達曉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白有詩云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又金陵西樓月下吟云金陵夜寂南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又猛虎行云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此樓又在溧陽縣○陳軒金陵集載楊文公億憶江南詩云江南堤柳拂人頭李白題詩徧酒樓

冶城樓 在天慶觀西偏吳冶城舊基卞將軍墓側

考證 晉謝安王羲之同登冶城樓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蘇峻之亂卞壼巷戰而死二子亦死皆葬冶城○嘉定四年黃公度重建樓于忠孝堂上詳見冶城及卞壼墓

佳麗亭 詩琴與西驛在頭城隻手扶

危義尊情富貴浮雲俱歎械死生大節獨分明
衣冠埋玉千年恨簡冊流香萬古聲莫笑元規
能誤晉誤元規者是虛名又絕句脩然獨上冶
城樓樓外江山只舊遊謝傅不生支遁在懶能
騎馬過西州○**黄度**詩果然當國擅功名著屐
閑來上冶城久欲乘風還海道江山佳處尚關
情又春秋將絕書劉子漢史難終逃武侯舊國
不知遺烈在我來偶作冶城樓○**曾極**詩梟梟
疎林集晚鴉鍾山雲氣入簷牙何人乗月吹長
笛夜看金陵百萬家○**劉克莊**詩斷鏃遺鎗不
可求西風古意滿原頭孫劉數子如春夢王謝
千年有舊遊高塔不知何代作暮笳似說昔人
愁神州只在闌干北度度來時怕上樓○**劉元**
高詩俯仰明知盡可悲西風還此立多時偶然
喚醒東山客便有淮淝一局棊

百尺樓南唐宮中有百尺樓綺霞閣

考證類說云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羣臣觀之
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耳唐主問其故
對曰恨不及景陽樓耳唐主怒貶於舒州

忠勤樓在府治錦繡堂淳祐十年吳大資淵建
宸翰賜今名詳見錦繡堂

鍾山樓在府治東北鎮青堂吳大資淵重建樓北正
對鍾山故名[redacted]相公親建鍾山閣輸與丹青相閒錯碧流堂下水灣灣紅綻欄邊葵
灼灼面對皇居帝闕開平分佳氣何雄哉時時
羣飲神仙輩一片笙歌天外來金陵陪都宗佳
麗邊陲帖息無它事運籌奇佐蘇黃賢行宗傳
杯朝暮醉何如改作籌邊樓寬君北顧分君憂

何如改作太平樓樂民西成解民愁風光千遠
簾高捲月臺掩映君王數倚空獨獨翠幰飛清
爽自無塵一點青惜遙遙何處峯登臨凝盼景
無窮祗應詩句能模寫不信人間有畫工水榭
曲曲危并表客棠深深蔭芳沼半垂含籜竹蕭
疎合抱護堦草橫遶何如改作戲彩堂祝君之
毋壽無疆何如改作清白堂願君之子學餘芳
澤潤生民多恩德嘯却殘胡不戰力也應銘石
紀勳勞請向鍾山閣前立〇松洲[redacted]題鍾
山樓詞客場衆朧道都是六代宮城遺跡夢裏
江山經幾覺還似旅旁征驛燕去燕來花開花
謝那箇成端的人煙半落晚風何處羌笛[redacted]堪
嘆揮淚新亭算與亡莫補萬分之一到我憑闌
休更向酒畔是今非昔擊楫誓濤聞雞起舞畢
竟英雄得傷心殘
照塔尖遙露秋碧

東南佳麗樓在銀行街舊為賞心樓基樓久廢景定元年馬大使光祖建規模宏壯增倍舊樓改立今名

李備記畧云資政殿大學士裕齋先生馬公再鎮金陵之明年被 旨兼董西餉公對數休命布宣上恩弊梳蠹剔害除利興不嚴而治不令而行于時邊氛掃蕩江淮肅清雨暘時若百穀用成雞豚均挾纊之溫鴻鴈同春臺之登公於是憑高懷古慨然謂客曰自六飛駐蹕東南茲地實爲陪京三國之英雄雖遠六朝之形勢猶存顧未能遐齎占勝以發山川之美非闕歟餉臺故有賞心樓適據郡之中壤地褊小屋老弗支公命撤而新之培高闊廣度材鳩工因作傑閣三層而名之曰東南佳麗經始於仲秋落成於孟冬不朞月而大備巨棟橫空重簷插雲於市塵闤闠之中而觀此突兀傑特之勝過其下者皆翹首企足竊竊焉如隔弱水而望蓬萊登其上者皆洞心駭目飄飄焉欲賓沆瀣而拍洪崖云云北望中原一目萬里得無

興禾黍高低之嘆者乎俯視長江一碧萬頃得
無懷擊楫誓清之志者乎云云衝被命將指
西淮道由建業謁公於玉麟堂因獲一登斯樓
以快賞心曰公不鄙其固陋俾爲文以記顛末
云云斯役也糜楮五十萬米一千五百斛皆有
奇職其事者公之客朱君刻學趙君與鑾吳君
疇是歲景定改元仲冬既望門生朝請郎直寶
章閣淮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提舉淮南西路常
平義倉茶鹽公事李衢記○朱刻學上梁文金
陵帝王州有錦繡兩坊之勝朱樓霄漢道現綺
羅萬井之間高百尺而摘星辰虛四簷而納風
月神僊地位城郭書圖切准青天白鷺擅山水
之奇紫蓋黃旗應東南之運六朝盛事千古流
風金湯會府之崇嚴景物陪都之佳麗英雄華
聚騷墨淋漓或指鳳臺而詠秋空萬丈之詩或
望赤壁而賦浪雪千堆之句石城鐘阜烏巷雨
華方輿皆可覽之秀奇眼力有無窮之疆界欲
其適興必也憑高雖十二勾一半簾如插在青
冥之表然千門燈九街月宜莫如闤闠之中舊
有層欄惜居委巷板檻腐濫而半成毀折地步
狹隘而不足改爲誰驅花下之車來曳雲端之
屐我大制使撫使判府留守總領大資相公萬
間夏廣方寸地存官鼎鼐無樓臺處身甚約已
分事卽宇宙用世九陛顧以書殿之尊兼領節
臺之職天下之重其自任公家之事無不爲與
念是邦實重圖雖兵之地可無經營爲籌邊料
敵之謀乃上要區乃求匠术靈鰲駕海氣横牛
斗之秋翹鳳飛空天立翠微之壁朱闌縹緲綠
霧飛甍棟梁撐拄於乾坤窻牖照臨於世界衣
冠碧落盃酌銀潢合三軍萬姓以同懽與諸道
九流而共賞翠眉環坐醉扶花影之欄干玉指
彈絲香透春風之帷幙於是樂甚豈不快哉但
國之政如飲醇所以見經綸之妙醉翁之意不
在酒亦聊寄展拓之懷欲舉修梁敬陳鄙詞拋
梁東仙盤由海駕金龍遙望咸池金湧躍滿天
瑞彩照簾櫳拋梁南明堂入望柱與天參若把長

千來比並長干應作小闌干抛梁西樓閣三層天下希賞心白鷺相輝映滌水中間棟宇飛抛梁北鍾山倚坐如盤石松柏庭前老更恭虬枝直幹三千尺抛梁上㸦管半天分隊仗樓高得假政聲高四海蒼生齊仰望抛梁下御前車馬紛如也銀髮貂蟬瞻暈紅宣麻道是相司馬伏願上梁之後玉垣天聳金鑰地嚴滿不溢高不危着工夫於柱石閣其中肆其外公指視於道塗朝廷好而門館無私風雲會而君臣際遇庶祉樓等山河之長久而勲名與樓閣以崢嶸

伏龜樓 在府城上東南隅景定元年馬大使光祖增創硬樓八十八間 楊萬里詩周遭故國是山圍對景方知此句奇偶上伏龜樓上望一環碧玉玦城西 [illegible] 菰蒲深處插重城城上立樓龜魚名應小南唐不多哉何妨俯首納天兵

府樓 在府城右南廂中界花行街樓跨街東西樂府有橋白上層樓之句即此是也

[illegible]樓 在府城右南廂中界寬征坊與舊佳麗樓相對

[illegible]樓 在舊米市西曹家巷口

[illegible]樓 在府城右北廂太平橋西南

[illegible]樓 在榷貨務巷口總領吳潛建幷書扁

豐樂樓 在南門外西街

[illegible]樓 在府城右北廂太平橋西南

[illegible]樓 在府城右南廂北界大木頭街

[illegible]樓 在鎮淮橋北本名鎮淮樓寶祐六年燬重建

樓改今名

臨春結綺望僊三閣陳後主至德二年起

考證宮苑記在華林園天泉池東光昭殿前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牕牖戸壁欄檻之類皆以沉檀爲之又飾以金玉閒以珠翠外施珠簾內設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麗華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僊閣並複道交相往來使女學士與狎客賦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爲詞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

花臨春樂等麗華聰慧有神采嘗於閣上靚粧
臨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僊○陳軒金陵集載
王漁惆悵吟云陳宮興廢事難期三閣空餘綠
草基○劉禹錫詩貴人三閣上日晏未梳頭不應有恨事嬌盛却成愁又珠箔曲瓊鈎
子細見揚州北兵那得渡浪語聲悠悠又沉香帖閣柱金縷畫門楣迴首降幡下已見黍離離
又三人出眢井一身登檻車朱門漫臨水不得見鱸魚

昇元閣舊在昇元寺即瓦棺寺也在城西南隅
考證京師寺記瓦棺寺有瓦棺閣乃梁朝所建
高二百四十尺○李白橫江詞云人言橫江好

我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
閣○龔穎運歷圖云開元九年江寧縣瓦棺寺
閣西南久傾因風自正○僞吳順義中改寺爲
吳興寺閣爲吳興閣南唐昇元初改寺爲昇元
寺閣爲昇元閣○江南野史唐仕傑爲溧陽主
簿羣公休沐宴昇元閣仕傑即席和登閣詩有
雲散便凝千里望日斜常占半城陰之句座客
皆驚○南唐書云昇元閣因山爲基高可十丈
平旦閣影半江○開寶中王師收復士大夫暨

豪民富商之家美女少婦避難於其上迨數千
人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今崇
勝戒壇院近昇元閣故基建盧舍那佛閣亦高
七丈里俗猶呼為昇元閣○李白詩晨登瓦官
閣極眺金陵城鍾
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漫漫雨花落嘈嘈天樂
鳴兩廊振法鼓四角吟風箏杳出霄漢上仰攀
日月行山空霸氣滅地古寒陰生寥廓雲海晚
蒼茫宮觀平門餘閶闔字樓識鳳凰名雷作石
山動神扶萬拱傾靈光何足貴長此鎮吳京○
羅隱詩下盤雲跡上雲浮偶逐僧行步步愁暫
憩已知須用意漸來爭忍不回頭煙鍾樹老重
江晚林鐸風輕四境秋攤指臺城更東望鵲飛
龍闕盡荒丘○李丞相詩登高始覺太虛寬白
雪蛋知唱和難雲度瑣窗金榜濕月籠珠箔水

晶寒九天星宿簾前見六代城池直下觀惟有
上層人未到金烏飛翅拂闌干○[illegible]題昇元
閣鐸石柱摩挲石柱蘚痕斑亡國如鴻去不還
無復切雲三百尺祇傳風鐸在人間○劉過詩
腳力倦矣盍少休復晨更上昇元遊眼中已不
見二百四十尺之高樓但見炊煙萬竈宿雞豚
上有啼鴉噪鵲如泣訴下有老樹根據枝相糾
想其結縮初匠石巧與造物侔梢梲櫨栱不知
幾大木一木牽挽回萬牛山川退聽左右受約
束日月烏兔早暮東西流阿房之旗矗立嬌如
戟臨春結綺望仙三閣俱下頭太行孟門培塿
而已矣歸涔洞庭芥為舟拄撐霄漢彈壓大千
界下歷梁唐晉漢周一朝世故有一反覆禍結祝
融回祿與鬱攸灰飛障天煙焰熾十火三月燭
不收遂使鄱陵化草莽丹艧成塵上吾聞至人
侈儉初何心有茅一把蓋頭便可留何必窮極
土木事妖怪朘削赤子膏血斂以哀是故子劉
子不仙不佛亦不侯視鸞臺鳳閣為蓬廬百萬

賀宅亦夢幻泡影滬江西豈無家白沙翠竹泉
石幽茅簷曝日搔背痒籬鉄墻破手葺修爭如
以天地爲室廬日月行住坐卧得自由不爲朱
門是不作自屋羞有時千里騎鯨遊汗漫有時
蛤蜊踞食龜殼秋彼昇元閣者亟成而復壞賜
亦不能爲之斷心亦不能爲之憂造物何足云
此身自贅疣譽堯毀桀未必公是非巨路兩窖
蟻與螻蛄斜請公急下山我有斗酒歸去來兮
相與
勸醻

青溪閣在府治東北青溪上本梁江揔故宅至
國朝爲段約之宅有亭曰割青取荆公詩割我鍾山
一半青之句乾道五年秋因移放生池於青溪之曲
即割青故基建閣焉張榕記云天下山川勝處古今相承往往隨人廢興得其人者

雖雲煙草木皆有憑恃德名高自標致巨萬古
而不可泯没之也如其不然亦復憔悴悽愴風
悲雨暝過者爲之黯然而山川因人而興者亦
不多有孟城北垞本宋廷清之別業香山履道
之坊蓋揚虛受之故宅王白二公乃發其名而
傳後世使其地靈氣英而無人傑以當之亦將
緣緣蒙昧不復傳矣金陵古帝都也青谿數曲
近在城中晉則爲郄僧施之所領覽陳則爲江
揔持之所據依二人者雖號爲聲名震耀冒大
巨望一時所游從見於歌詠然竊賤賦詩之時君
臣狎昵洗酣昏敝竟不能免艷妃椅土之戮至
今使人着之則青谿殆爲江令所存而不可洗
也異時段氏結廬其上王半山詩之而割青之
名遂振兵火後走廄纔埋荆棘獨取給於漁師
老圃之用鍾山之秀無復照映此谿之上今大
師史公蘇甘泉法從宅牧　留京政修戶庭而
人自得於一路十州之外凡地之勝與景之殊
者悉表出之六朝以來人物事迹搜訪具備覺

山川盖奇登覽盖多而聞見盖廣至是青谿之數曲之地足歷而心營之因柳堤之舊築層閣之新忽若飄浮上臨雲氣環城之山畢出軒露朝漪夕嵐煙靄雨態盡得於指顧之內公聽訟之餘風清月白蘭橈畫舫時往來其間無紅旗穿市之勞有延綠混碧之觀龜魚禽鳥欣榮飛躍鳴聲下上而自喜得所遇焉是可爲青谿賀也一日公顧謂客曰夫豈以游樂故而爲此哉予之意殆非也嘗迹建康志顏平原爲昇州日據石壁巢非大書奇字以祀乾元放生池者自江寧秦淮逮太平橋並江帶郭皆禁網捕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今青谿之地延袤數里蒲蓮葭葦蘋蔓蔥蒨潛深伏奥依戲藻荇不知其幾千萬億皆欲使之遂性成若圉圉洋洋游泳恩波以祈兩宮萬年之壽此予之理是谿創層閣而以時往來其間者迹平原之志舉乾元之實而發藩臣之精悃者也客聞而嘆乃酌而請曰以公修名雅望特棐假藩深爲　皇天子將重四方之士知公推轂後進桃李滿門願一見公者日有其人而公寓意函討寄與滄洲峴山南樓比迹羊庾又能展廓是谿涵濡品類使鳧鷖行哺鷗狎不驚而盡所以鄉慕古人尊君愛上之意則是谿之遇寧有既乎谿之遇公固得其所公方且以宏遠之摹經畧中原勒功彝鼎公則有時而去也公去而位愈尊而谿之名愈大矣可不記歟樁於公爲門下士乃摭其實而書之公名正志字志道南徐人乾道已丑中秋日右朝奉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事借紫龍舒張樁記○[illegible]詩葉脫林梢處處秋壯懷易感更登樓日斜鐘皐煙寂碧霜落秦淮水漫流人似仲宣思故國詩如杜老到夔州十年前作金陵夢重撫闌干說舊遊○劉過詩墳樹枝新稿蘂迸與君攜手清溪問舊時狎客歌舞場何敢詩人風雪遥溪邊傑閣高峻層左右華屋連飛甍依稀王謝鳴珂里髣髴秦箏雲母屏古來繁華各衰歇只有

不磨惟歲月小船何處載愁來哀怨一聲吹笛
裂○[illegible][illegible]詩 江家舊宅枕溪頭誰倚溪灣著小
樓無奈當年亡國恨
湖生潮落幾時休

涵虛閣 南唐後湖東宮圖內見徐鉉集

堂館

清心堂 在府治設廳後卽經武堂舊基紹興十二年
葉公夢得建

玉麟堂 在府治紹興十五年晁公謙之建錢塘吳說
書扁

錦繡堂 在府治忠勤樓下淳祐十年吳公淵建
皇帝御書堂名淵自爲記 文見二十三卷

忠實不欺之堂 卽府治中堂寶祐五年馬公光祖建
皇帝御書堂名陞景思爲記 文見二十三卷

靜得堂 即府宅後堂寶祐五年馬公光祖建自書扁

錦青堂 在府治東北隅鍾山樓下淳祐十年吳公淵建弟潛書扁

芙蓉堂 在安撫司僉廳之後紹興十一年葉公夢得建景定元年馬公光祖重修

籌勝堂 在制置司僉廳之中景定元年馬公光祖建詳見僉廳記

君子堂 在籌勝堂東南臨水景定元年馬公光祖建

清如堂 在青溪漾波橋北馬公光祖建取

宸奎中一清如水之語以名之梁椅爲記上改元開慶之二月進京湖制置大使馬公資政殿學士再鎮秣陵至之日其父老相攜持以尉其鄉鄰其部伍激昂以願致其身嘔喻翔佯如見奪乳而忽復碰於其母也公爲一切塡以寬靜人用肅和莫府事益省廼作堂於青谿之派扁曰清如蓋公之在京湖也由孤財募善戰士奉命城黃平人跡不到處轉輸纚屬秋豪不以累縣官比去少府當具其槖中裝公悉御不齎一錢上聞親御翰墨以賜有曰卿一清如水公將同民之樂而修上之賜也遂取以名堂歲入月落成四面空涵萬象一鏡向之荒煙野草重昔賢躊躇悽愴之嘅者今使人融怡自得泳游忘歸焉時椅適自惟揚來省公公命舟觴椅堂上酒三行椅離席再拜執爵言公曰水本清泥滓之性本清欲蔽之先生無耳目玩好之娛無口體甘逸之奉傳舍其家而家國事虛舟其身

而身民隱先生豈有宅哉人汙其清我清其清而已耳雖然猗也竊嘗聞之道滿天地間而寂可見道者莫如水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君子以自强不息焉水先萬物而以養萬物水流而不舍是以物生而不躬先生憂勵王室倪焉日華方寸之天無須刻不運也故其流行爲長江大河潤澤爲時雨甘露社稷生靈實嘉賴之此則先生之清而　　聖上所爲褒表也若止於濯吾纓以濯其身而已矣不幾於伯夷之隘乎故曰伯夷之清清而隘稻翁之清清而稻公咲曰噫是吾志也醉子爵遂退而次第其語爲堂記門生宣教郎前淮東安撫大使司參議官梁楠撰門生朝奉郎新除宗正寺簿陳淳祖書門生文林郎滁州軍事推官兼沿江制置大使司幹辨公事章應雷篆盖

思政堂在通判西廳乾道六年潘恕建好谿章謙爲記

天下之理不有廢何以興不有毀何以成水之涸也適爲涸涸瀉澎湃賁也大之落也適爲條暢碩茂基也斯軒之建其殆是歟歲在著雍攝提格夏六月晦西倅聽事之旁忽有回祿之灾帥守臨視人皆效力旋即撲滅而貳車燕處之室已爲煨燼於是鳩工聚財戒期以鼎新一毫之用悉出公帑不以厲民工興于中元節而畢於閏鼓之辰越翼日設觴豆集僚友以落成僕寔與焉酒酣貳車屬僕爲記且謂斯軒舊名治中思有以易之僕固辭弗獲因念貳車左右郡政精力于職今建斯軒端爲坐臥思索之地必不專事宴樂也聞諸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繼自今貳車處於此或爲南郭之隱几或爲茅容之危坐終夜不寢師仲尼之訓坐以待且以周公爲法則郡政庶其盡善古所謂同流王化不爲虛語矣請以思政名庶來者知營建之意云貳車潘其姓恕其名端行其字九江人

也好銘章謙記

籌思堂在轉運司圃內本籌思亭之舊王荆公范忠宣公皆有詩王荆公詩昔人何計亦何思許國憂民適此時寓興中園爲遠趣託名華榜有新詩數株碧柳舊苔地一丈紅蕖漾水池坐聽楚謠知歲美想銜盃酒問花期○范忠宣公詩亭爲籌思設公將稱此名致誠通造化審慮斂權衡境寂居忘倦心虛照自明詎同游宴事休戚繫羣生紹興二十年鄭公僑年卽亭基建堂邊惇德爲記紹興丁卯秋華原鄭公以浙東倉司移總外計于大江之左行且終更留司以應辦軍須無擾而齊問於上爰下綸言俾仍舊服於是軍民官吏歡呼而樂公之留及是年之冬公以暇日步于公圃視西北隅得隙地焉欲經度之詢之屬吏咸曰漕臺舊

嘗有籌思亭者兵火之後其廢日久獨大丞相王文公范忠宣公所詠二詩刊石尚存公歎曰堂可使前人之迹堙没而不舉二公之雅什殆爲虛設乎乃度餘材成之賦功屬役不擾於民用財不取於諸邑閱月而就得豐儉之中而少加壯焉易之爲堂而名仍其舊爲立王范詩碣于堂中匪爲觀游特以繼前人之志也惇德謂天下之事戒在樂因循而憚改作苟臨事何君此視陋不支忽傾不持毛舉縷數歲月之問寖而廢者不知幾條甚可憫笑也蓋常人用心每以玩歲愒日爲事故較論短長將有所興作必曰此有利於己乎有利於吾子孫乎力非不足勢非不便畏首畏尾將發復已率皆滯常而難合惟公之志適大不然視事雖久一日必葺如其始至於是弊者一新蠹者以飭軍儲充盈民不告病故能以餘財餘力求前人之志而成之其用心固自不同矣聞之晉叔向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如

豈之有時其過鮮矣方吏退無事時優游此堂坐而思之若何而可以享上若何而可以足食民之利思所以興民之瘼思所以去則籌思之設始非苟然者在我後之人凡升公之堂能求公之用心而復思公之所為則天下之事何患於職微而不振也哉故書此以序事之始末云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五月十二日記左從事郎新充秀州州學教授王誼書石儒林郎新監

通州監倉

邊惇德撰

忠宣堂在轉運司西廳本雙槐堂之舊眞文忠公改建劉漫堂宰為記

建安眞侯將漕江東之明年爰攷前人名氏曰惟忠宣范公實獲我心乃為堂以祠復更命故雙槐堂曰忠宣朝夕游焉以致其思謂大司成袁公其文宏雅宜為祠記以光昭忠宣之令德謂漫塘叟劉宰少戇宜述堂之所以名以發吾私叟不佞竊惟國家倣古部刺史置轉運使江東以地大賦殷委寄特重興時駕四牡而來多巨公有顯跡而忠宣無可書之事後忠宣百五十餘年其間績用之君聰何可勝計而忠宣之名與日月懸豈忠宣之所存與眞僞之所思固不可嚚尊斂夫好善惡惡人心公理一矣其平則是非易位故愛君子必知其善之所不及則君子勉而進於善疾小人必原其惡之所不至則小人不扭於為惡君子進於善而小人服小人不扭於為惡而君子安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家而國所用不康也而季世君子不然其愛同已太深而疾小人已甚愛同已太深則以一人而信其類以其得於彼意其必不失於此言由而抑不矯其非事舉而隨不要其弊幸其中而不倚正而非激也則可否則激而偏嘗試而誤而君了之道始詘疾小人已甚則屏之去恐不逮麗之法恐不重抉摘其隱微不俟其著擿拾其餘往不開其新幸其惡之稔辭之屈也則

可否則有疑而甚之者矣疑之則是否莫辨甚
之則曲是有歸而君子之禍激矣忠宣公其知
之方其在江東賦籌思堂詩有曰審慮敵權衡
又曰心虛照自明夫慮則無我平則稱物其後
曰規撫幸昉乎此故在當時曰歐曰韓曰富曰
司馬世所謂君子公所藉以進者而意向稍慾
公皆指其非曰章曰蔡曰鄭世所謂小人公所
生以退者而文致稍深公皆以爲過其持平此
心負不愧於權衡而其識慮之遠則非淺鮮者
可及故後之論者謂使公之言行於熙豐必無
元祐之紛更使公之言盡信於元祐必無紹聖
之反覆叟亦謂使公之生先於漢唐之季必無
朋黨之禍使公之死後於建中靖國則崇觀儉
人亦無所容喙奈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尚忍言
之眞僕以道事君以義正國蓋庶乎忠宣之爲
者其升堂而思夫豈徒哉其名字不書蓋見童
走卒知而誦之若夫以忠宣所以事韓富司馬
諸公者事僕它日將有人焉僕老矣嘉定丙子

職日記丁丑十月望朝散大夫直寶謨閣權
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俞建書并立石
堂在轉運司正堂後嘉定八年眞文忠公將母
由使葺而名之馬公光祖王公埜皆公門下士
寶祐初適同持節于此新其堂而大其扁且刻
石識之嘉定八年春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繇右史持江東漕節時公方盛年將母由使
退食之暇日以娛親爲樂即官廨之後堂葺而扁之曰戲綵今四十年矣公忠於君孝於親
仁於民盛名鉅德四海仰之不特江東父老也然公之德政實自江東始故思公者久而不忘
既繪公像與忠宣范公並祠矣登斯堂者又慨想其承顏養志之孝而與起焉埜事先生甚久
而馬公光祖受先生之學亦深皆門下士也適以臺閫同寅于此馬公命埜作戲綵堂三大字

而更扁之于以見尊慕先賢之心而傳示來世之意且述其梗槩刻諸壁寶祐二年孟秋朔門人王埜謹識

使華堂在總領所圃內紹定三年戴公㩦建自爲記

記云余於景蕭之南敞政足圃矣廳事西偏舊有圃焉一水縈環若蟠之鈎若玦之廣古柳參天夾峙着行余欣然樂焉挾書過之亭老而歆地窄而磽藋莽蒙茸水失其性無以發余天趣之蘊也沿水爲堤編木護之徹壅而通去滓而清而水之性復矣於水之陰闢地二區移分鍾堂於其上易名使華左植修竹亭曰碧鮮右植寒稍亭曰春信備堂之後復締三亭曰種花以牡丹名曰金粟界以丹桂名曰雲錦鄉以桃花名此水北之佳趣也使華之南隔水着亭曰芳洲曰映波曰柳風柳風而東飛梁通之曰玉水曰靜觀曰蕉境映波而西復跨飛梁極水置亭名曰水雲此又水南之嘉趣也方其霽影初開天光相磨璧月當空金波動搖其或風止瀾息一塵不生草木軒窻如鏡中觀余遊於斯吟於斯豆窗於斯而不能去也客或誚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余應之曰夫散於兩間者五具道體之妙匹一性之真者惟水焉耳而四者不預焉今夫水生於天一根固有也含蓄孳衆該萬善也潤澤百物惻隱仁也不舍晝夜純不已也盈科後進毋自欺也入纖芥之隙與也斡鰲極之運健也余因之以翫此性之理豈獨恣心目之娛哉且古者卿士奉命而出發事則旋故謂之奉使未有列職于外而以使名者也若觀察節度轉運之類唐以來失之矣獨今儭師必王人爲之故名圃曰使華而又扁諸堂也然金穀縈之塵埃蒙焉此諸使爲冗且劇矣必蔬淪此心若水之清講切利病若水之明稱物賦予若水之平始足以稱禮樂之遺盡諮諏之責不然余於水有愧焉耳奚光華云哉子今與余臨是

水也不獨鑑形於以鑑心不獨觀物以之觀性
反諸中省久焉有得則異日遊是圖也波光水
色無一非性矣客詫曰異哉吾聞水得知性紹
定三年端午日記朝請郎守太府少卿總領淮
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
兼提領措置屯田戴栴撰承議郎監建康府榷
貨務都茶場何處信書從事郎辟差充總領淮
西江東軍馬錢糧所準備差遣李自牧篆額

堂後爲橋跨溪榜曰尋春橋之北爲看窻榜曰畫訪皆馬公光祖所作

仁本堂 在總領所東廳馬公光祖建自題其柱云斯堂經始于寶祐甲寅仲秋朔旦落成于良月旣望扁曰仁本取君子治財以仁爲本之義

[illegible]堂 在府治東親兵教場內紹熙元年留守章公森建淳祐七年都督趙公葵改建**[illegible]堂**

[illegible]美堂 舊在府治今堂基在行宮內

考證 梅堯臣宛陵集載金陵有美堂詩
李白愛山如洛陽三杯爲歌白日長廢基臺殿不可識王燕舊樓王謝堂公來碧瓦起棟宇羅列圖書茅作床池頭古月城下江照見萬里冰雪光江流不盡月不死寒浪素影東西翔顧公樂此殊未央慎勿區區思故鄉

[illegible]堂 一名**[illegible]堂** 今廢

考證 吳建中堂在都城宣陽門內路西每歲策

孝廉秀士考學士學業歲暮習元會儀於此梁改曰儀賢○梁武帝謙恭待士大通中有四人來年七十餘鶉衣躡履行丐經年無人知者帝召入儀賢堂給湯沐解御服賜之帝問三教九流及漢舊事了如目前帝心異之四人與昭明太子如舊交湯備詩云兩兩鶉衣鶴髮翁講筵談柄坐生風緣何太子歡相得應與商山四皓同○馬野亭詩鶴髮龐眉四老人鶉衣躡履一何貧堂中論事君心喜寺裏譚經衆說新蜀杰仉黼皆古字角黃園綺定前身胡為朝士無人識惟有昭明極見親

樂賢堂 舊在臺城內晉肅宗為太子時所作蘇峻之亂宮室皆焚惟此堂獨存舊志

[illegible] 宮城西南角外有清游池通城中樂賢堂○晉咸和七年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屢經寇難而此堂獨存宜敕作頌帝下其議蔡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此未聞也於是遂寢

武帳岡 元嘉中建于武帳岡上故名在城北二十里幕府山南今廢

考證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宴于武帳堂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飢色上曰汝曹少長豐逸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

鄭介公讀書堂在清涼寺

考證 鄭俠字介夫其先光州固始人四世祖佰唐末隨王氏入閩遂爲福清人俠既冠遭妣黃氏憂念家貧親老弟妹猥多慨然自誓當苦學以成名治平二年初舉下第隨父暈赴江寧府監稅得清涼寺一小間閉戶讀書唯冬至元日歸省時王荊公以中書舍人持服寓江寧聲迹相聞公未嘗往見有楊驥者鄱陽人來就學於荊公公語之曰鄭監稅一子在清涼讀書聞其人好學可與相就驥如其言歲正月忽一夕大雪寒甚通直以酒食餉公公讀書至夜艾呼驥共飲酒酣登寺之端像閣題詩曰濃雪暴寒齋寒齋豈怕哉漏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一酌招孔孟再斟留賜回醺酣入詩句同上玉樓臺已

而楊君雪後為荆公誦此詩公嘆賞不已屢諷其漏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之句曰真好學也是歳公還郷應舉通直敕公以舍人累相問須一往見乃攜所業謁荆公公益稱奬期以高第明年治平四年擢進士甲科荆公得牓喜甚公時年二十四調光州司法以歸荆公服除起知江寧相見愈厚及公赴浮光荆公入參大政公數具書諫荆公極言新法之為民害不聽後公監在京安上門數上書言新法被譴詳見一拂祠下

韓熙載讀書堂 在溧水無想寺中

考證 熙載集有贈寺僧詩無想景幽遠山屏四我掛冠來藥為依時採松宜繞舍栽林泉自多興不是效劉雷○元祐間邑尉周洵嘗題詩有螢火不知人已去夜深猶傍竹牕明之句

蠶堂 舊在縣北七里耆闍寺前沙漬中六朝皇后親蠶之所也 **楊虞部詠** 摘繭抽絲女在機茅簷葦留舊堂扉年年桑柘如雲綠翻織誰家錦地衣○ **周邦彥詩** 桑林倒影媚晴川中有蠶堂半燠寒翟茀先期移過此鞠衣拂曉定來看未眠曲薄心方急已洗繰盆事始寬瞻彼北宮猶若此田家婦子可偷安

四老堂 在轉運司

韓元吉爲記

乾道二年秋予自公府掾得請補外　上不忍其窮而猶以爲可用也俾漕於江東予不生喜交遊其在中朝所與遊多天下知名士過退食之隙及日之休暇則亦持酒賦詩紬繹文史講論古今以爲樂旣驟膺使者之寄矣賓客之至者動以禮法相拘縶猝猝不得款雖强之亦往往不肯盡其諧諷去而漕之治頗有軒亭之敞花竹之茂職事稍閒可以周游閑放而無前日交遊之盛與共此者予方以爲恨也歲十二月予兒子雲自京口罷官始得奉太夫人以就養弟兄晤語頗已自適而友人犍祐父乃自吳中來過得之益歡明年春鄱陽章冠之復從儀眞來館於一室四人者晝夜語不休間以吟諷論難而談諧辯起唉呼之聲聞於外向來索居之嘆若醉而醒病而愈也蓋留連累月其爲歡且甚矣於是盡取所謂軒亭之名相與易之不易更書之而二友之所舍因名之曰四老堂吾四人者實以自況也夫古之君子少而學壯而仕老而傳皆禮之常也年未七十不可謂之老又老者非人子所宜稱今吾兄弟之有親也而與祐父年僅五十冠之復少於予十餘歲皆不得謂之老而遽以老自名者蓋皆生於羈旅而長於貧賤容貌苶然以衰鬢髮蒼然以華雖未老而老態已具故辭其名而不可得爾又四人者志尙之侔而臭味之相似不特相從於此蓋將相期老於山林之下此堂之所以識也然祐父牽於文章仕而未達冠之以詩自鳴不肯用以求仕而予與子雲乃倀倀爲郎以蒙　上之任使子雲旣投劾以歸予之庸且懦每懼其不獲免也使吾四人者幸而至於老旣老而果得自逸於山林田視今日所以名吾堂而爲之先者豈不信而無所媿哉則斯堂雖陋或以吾黨之故而傳後之來者因賢於予亦足以知老之可慕而人生會合之可樂也夫二月己卯穎川韓元吉記

【尚友堂】在青溪先賢祠後馬公光祖建

【[illegible]源堂】在江東運管廳紹定四年建陸德輿書扁嘉定九年重建楊蓬爲記

【[illegible]堂】在烏衣園王公埜書扁

【存心堂】在上元縣廨西偏景定三年知縣事臨邛楊應善剏建取程純公語爲扁帥垣姚公希得爲記漕使陸公景思書丹剙齋劉公震孫鐵菴楊公應巳斛峰李公伯玉皆爲銘之【記云】令古子男國宅生百里位雖未公卿心苟在焉譬之水流斯爲川惡知其不澤物邪上元爲建鄴赤縣近市不囂治所西偏舊有堂扁曰存愛蓋取純公程子存心愛物之語歲久屋老稟焉將壓景定三年臨邛楊君應善涖事未朞月衞紛爬垢撤故以新易名存心其義一也廣庭闢其前方沼疏其後生香樂意可玩可適齋心燕與與神明對景前修之法言儼函丈其如立昔純公主是簿且揭是邑均田塞隄脯龍折竿載諸傳記皆仁者之爲異時嘗於令宰坐處書視民如傷四字其言愛物濟人謂一命之士皆當以此存心博哉仁言乎楊君晞賢志可尚已堂成屬記於予予曰虛靈之府萬善皆具寂然不動之時與天地萬物爲一苟能廣而充之其仁不可勝用仁人心也心主是則仁不主是則欲去仁存欲富貴所充詘也嗜好所癖嘍也夜氣不梏亡者幾何聖賢論存與不存惟於多欲寡欲上秤亭分數蓋欲寡則虛虛則明明則油然而生者皆仁矣今夫百里之官夫豈念不及民而常苦於簿書期會之不給由是狀邑曰灘日邑曰債𢿱精神竭智

力濟斯斯已矣償斯斯已矣終更而去之無慮告褒城驛厥或告之曰民胞物與也徒有楚然而已焉庠聖門仕學每於令宰乎觀于室之邑民社之寄蒲之三善武城之學愛隨試輒效壹是心法縣雖劇觀吾所有之向若純公聖賢者流豈欺我哉後之登斯堂者所貴乎體公名言充我貲踐其毋曰力不足也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 行宮留守兼權淮西總領姚希得譔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陸景思書丹并題蓋通直郎 特差知建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揚應善立石○

銘云

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明道先生程純公語也先生嘗以上元簿正攝令後人因摘存愛二字以名堂歲久頹圮臨邛碣君應善來爲邑始撤而新之小易其名爲存心屬劉震孫書之且述先生之旨以爲銘銘曰孰爲人心心兮即仁其端

則愛其德曰生聖人以此守位君子以此長人士自一命皆可及民惟令之職於民尤親苟存心於愛物知分殊而理均疾痛痒苛睾切吾身賦斂必薄徭役必輕刑罰必省幽枉必伸蠡賊必去困窮必矜皆此念之流布貫四時而常春一息閭鬬私欲外乘已與物隔如越視秦野有械殍里有呻吟胎之不見聽之不聞作於其政毒流書深剝床及膚職業至捸虎豹不爲猛蝮廼不定驚彼同胞且弗邮而況於洿池之罔罟山林之斧斤此仁與不仁之異而存與不存之分令登斯堂其繹嘉名純公在前毋貳爾心○

又銘云

奉禧問論若詣令宰受地百里古公侯之國分受辱役於部若部不得與判司小吏此凡部若部之府史胥徒告得辱縣令宰士大夫百方巧計爭避於令宰 國家百方立法迫必爲令宰有不爲令宰或爲之而適其歲月大吏得交幼之必使爲令宰乃已益數十年前已如此令眂之殆無以異而加難焉吾第應善志元

以大帥向書姚公之辟出宰上元公聰明惠愛
視郡邑如家待寮屬如子弟凡令宰所難不以
爲病縣治舊有堂曰存愛實用程純公語歲久
頹圮撤而新之更扁存心公爲之記予語志元
是心所以能存其存者抑有繇也爲之銘曰方
寸之運虛明公溥六合可獨操之而存舉斯加
彼善推所爲古之從仕志於行已位無崇卑吾
心所及吾力未逮惟勿忘之有惻于中爾痌予
恫禹稷溺飢須臾不存痒痛莫關杞脊瘠肥彼
夸毗子夷言藹行謂心可欺而狠疾人自謂勿
能則亦勿思河南大子樂顏之樂自任則伊與
物爲春視民如傷內恕所推仁義之言式穀多
士爲百世師李也學製華新斯堂景行前規嗟
惟宰邑展布之難莫甚今時星苻羽撤繭繇保
障心勸力疲薄書眛目敲榜圮慮所存幾希不
遇其長弗獲乎上民不可治堂堂橋翁威風大
體忠信惠慈季也何幸祇若敎條二天我私翁
非爾私絜矩之學百辟表儀季吾語汝勿替此
心朝斯夕斯燕與一堂無愧此顏是答已知○

又銘云 邑令楊應善摛純公語名斯堂番人李
伯玉爲之銘體天地塞其名曰人性天地帥其
心曰仁仁心體本仁其端惻隱能廣而充可放而
準庶人去之禽獸幾希安得君子終食無違格
言大訓緊孟程子先後發明異辭同指君子以
仁是舉其全命士愛濟則有後先民胞物與理
一分異由仁而愛匪愛先濟思昔先生攝令上
元見之政事先行其言畫法均稅貯粟給卒視
民如傷推以及物楊君作宰概想儀刑有揭其
扁式新斯亭是心苟存舉斯
加彼有渝斯言其顙有泚

吳別館 在句容縣
考證 述異記云吳王夫差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日與西施爲水嬉又有別館在句容楸梧成林古樂府云梧宮秋吳王愁是也

吳客館 在城南十三里
考證 丹陽記曰吳時客館在蔡洲上以舍遠使晉陶侃嘗屯兵於此

宋儒學館 在今覆舟山北鍾山鄉去城五里

考證 南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

宋招隱館 今草堂隆報寺是其舊址

考證 宋雷次宗傳召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謂之招隱館

宋通方館 今不詳其所

考證 宋初置南北客館主四方賓客後爲四方館

宋商飇館 在蔣廟西南即九日臺是

考證 齊武帝永明五年四月立商飇館於孫陵岡世呼爲九日臺○沈約郊居賦云望商飇而永歎 詳見九日臺下

齊梁士林館

考證 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館 西邸在雞籠山 ○梁大同六年於臺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梁集雅館 天監六年置今不詳其所

陳別館 亦名婚第

考證 陳書云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爲諸王冠婚

之所名爲婚第

凉館在舊江寧府治元符中呂公升卿建今在行宮內修凉館記金陵開府因李氏故都舍館之雄爲江左第一而東園闕武亭規制宏偉[redacted]之冠歷載既久燕穢不治將就傾敗直秘閣呂公自河東漕移鎮於此公初下車以民事爲不可緩先設教約十餘條以令於民民大化服至不敢犯會不旬浹境內無事始與賓客寮佐宴游園中顧瞻斯亭惜其將隳乃命營葺因其故材撥以新舊木幾而功就大厦既[redacted]規摹增壯弗華弗質厥度惟中面闕廣庭架松爲廡背[redacted]虎室以來清風面環號明無有蔽障雖已伏蘊隆而暑氣不到至者豁然煩襟釋故公更以凉館名之昭其實也嗚呼茲亭之[redacted]廢久矣上漏下濕柱折棟撓鳥鼠棲伏風雨不除遊者畏厭跛踖而去今革故之陋輸奐一新宜侈其名以矜于後而公意獨不然貴實不貴華取其便事者以名之而已觀公爲政斥去浮幅崇尚誠信事悉躬決而庭無留訟老姦猾吏拱手禁默不能爲姦盜賊踰境囂頑革面市無忿爭內外嘉靖故報政之速易如反掌茲非貴實之効歟初公以問學政事被遇神考歷位華顯元祐之際解組自高一旦起閑左奉使諸路豐功美利及物多矣其間民之被澤尤深者如二浙之越京東之鄆河朔之瀛公以使者皆攝其府事施設先後如出一律民吏馴畏相戒不撓法皆席未及煖而圖國慮休譽洋溢流布四方今金陵之政復卓越顯著如此且將去而大用於朝矣則斯館之存殆爲甘棠之遺思耶元符三年閏月旦武林元時敏記

德基館在西門外七里倪總領屋建

迎江館在賞心亭東即月亭舊基後爲囿易庫馬公

光祖改立通江館以待四方之賓客 馬公光祖自書碑記

云懋遷有無商賈事也官自爲之則其害著矣蓋商賈之術逶迤萬狀身履目擊旁通曲達左右望而圖焉始得倍稱之息今掌之以吏制之以縣官之令其情違其分格勢已難矣兹使緣理得人出納以道而利未一二害且百十倍耳目之弗周而弊倖之紛錯乎金陵中興駐蹕之地爲古東西都其井邑當殷阜人民當富殖物貨當輻輳今皆不然市無藏賈民以窶告盡其俗多游惰習末作耻苦心力業務本值連兩閭閻蕭條往往菜色很顧長民者率多大吏養成望不屑細微有隱弗達民已病矣旦視暮撫猶懼弗蔽顧乃聚駔儈競刀錐通衢焉以爲之蠹斷取之於素貪爭之於無贏刮龜之毛刲鷺之股是民已病而又益之疾也余所至惡言利開慶己未春自荊閫被　台復還舊鎮下車見吏民有爲言回易庫之害者無智愚貴賤蹙額不忍道始而行之不過貿易以遂什一之利補經費所不及未爲甚害然日引月長不特守長未嘗預聞僚佐亦未嘗經目其與百姓商賈相爾汝量較者皆獰卒悍胥猾吏押之虎兒當道之蝮蚖也既欲自肥而家又欲藉是迎合微寵恨不掩其目搤其吭而豪奪之有司方幸其術之售餘不暇問於是商賈愈望望而去之逮歲久物盡官視元估太半責羨又畫策盡斂之列肆復於其中高下其手而官又不暇問市井販夫無不束手失業此金陵之民不能自聲之痛也郡本無土物僅産紅花自庫之興而種藝者反受害焉余兩守是邦愧無以及人知其害爲甚深決意罷之以其廬爲通江館不獨欲舍過客蓋又欲泯其跡云

橫江館在水西門內賞心亭側馬公光祖鼎創以待四方之賓客

名取山谷詩出門一笑大江橫之意

高齋舊在江寧府治今在

行宮內康定中葉公清臣建胡公宿作記南中江山類多託賞之美金陵故都緒餘六代華人夏士盛棲此土雖一丘一壑之細皆經高賢名輩嘗所留連茅許世外之風王謝江表之德山林皐壤號爲名勝子城東北趨鍾山爲近南唐李氏宮因城作臺臺上望月人相呼爲月臺下臨瀆豫正面殘舟南對長干西望吾城榛煙漁火泉華谷氣川禽山鳥翔嬉其間林木蘴陰之聲雲霞起滅之狀須臾眺聽萬態遝出此名勝之內特又名勝者也臺傾地荒介在人外一境之秀未有聘者康定辛巳之夏龍閣南陽公自三司拜符安輯江介政尚凝簡日多休暇寄意琴酒之適留好風泉之賞乇日因行後圃遂登故城適廢臺留壞址躊躇四眄愛歎形勝指言佳麗之觀此最妙處因衰材瓦之羨謂兵幹之使摹蕪穢養華薄開徑自下立齋其上環植百挂通敞四軒高倂譙樓廣容宴豆檐宇飛竦勢將干雲秀矚郊坰俯見廬井句曲之地肺華陽之洞墟三峯參差彷彿在目雖進躁之士休迫之人蹔遊其藩一戲茲境其心翛然猶以謂已登崑崙涉閬風澹乎忘歸有　離昏俗之意又況眞粹之流平日隱几反照正性保御太和人境相得其樂如何哉公既用鍾鼓落其成復須金石記其始比孱來教見命紀事曰我作是齋姑欲榜之佳名而絕境難摸了不可得今采謝宣城宴坐之意直題曰高齋夫齋戒潔之稱休舍之所君子根本於道德極摯於性命利用安身之有餘於治人不役志以營已常虛心以待物其有爲也精義致用以經世務之縕及其無事也恬智相養以濟天均之和故道用不勤而氣守自若庖丁之奏刀老扁之斲輪顏生之坐忘伊公之强德神機之王緜此物也公拘道混成栖神高映初總機則末嘗榮華比辭禁奧亦亡欣

眡方含山水之所以穆仁智之性高情遠尚焉
可致邪人之登是齋者當領會公意不止遊樂
壺觴取悅林岫而已足使軓者忘其名夸者辭
其權長留清風以遺永年慶歷三年四月十九
日記○

王荊公和王微之登高齋三首寒雲沈
屯白日埋河漢蕩搖天如旋衡門兼旬限泥潦
臥聽欵木鳴相挾蕭晨忽掃纖翳盡北嶺初出
青崔嵬微之新詩動我目爛若火齊金盤堆想
攜諸彥眺平野高論歷詆秦以來航船淋漓始
快意忽憶歸雲胡為哉念君少壯軼遊衍發揮
春秋名王杯書成不得斷國論但此空語傳入
垓登臨興罷因感觸更欲遠引追宗雷君卿當
貴亦何有諮瞽未見償譏排風豪雨橫費調燮
生使髮背為黃台留賓往往夜參半雖有樽俎
無由開江南佳麗非一日況乃故國名池臺能
招過客飲文字山水又足供歡咍剩留官屋貯
酒毋取醉不竭當如淮○干戈六代戰血埋雙
闕尚指山崔嵬當時君臣但見戲把酒空勸長
星杯臨春美女閉黃壤玉枝白蘗繁如翔後庭
新聲歎樵牧興廢倏忽何其哀咸陽龍移九州
坼遺種變化呼風雷蕭條中原碭無水嘯蹯又
亂慧江淮廣陵衣冠掃地去穿渠龍舸為池臺
吳儂傾家助經始尺土不借泰人栽珠犀杳落
萬艘入金壁照耀千門開建隆天飛跨兩海南
發交廣東溫台中閩槳橐地無幾欲久割據識
難哉豎旗指麾盡雛虎談笑力可南山排樓船
蔽川莫敢動扶伏但有謀臣來百年滄洲自潮
汐事往不與波爭迴黃雲荒城失苑路白草廢
時空頹埃使君新篇頗險絕登眺感悼隨嘲咍
嗟予愁憊氣已竭對壘每欲相鬭挨揮毫更想
能一戰數窘
乃見詩人才

學齋在今府治玉麟堂側詳見府治

昭文齋在鍾山定林庵王安石嘗讀書於此米芾榜

日昭文李伯時畫安石像於壁王荊公詩我自山中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又定林齋後鳴禽散秖有提壺遶屋簷苦勸道人沽美酒不應無意引陶潛

式敬齋在左司理廳邢庚立傅公行簡銘邢君典獄金陵扁其齋曰式敬求銘於予予觀古人論刑獄之道曰明刑曰祥刑曰哀矜庶獄曰庶獄庶謹雖不止於一端而所以本之者敬也蓋敬則心體常存動合於理推是心以典獄豈惟匹休蘇公殆將邁德皐陶矣因敘用式敬爾由獄頌作之銘曰敬以直內刑屬五極我思古人蘇公是式大祭大賓心罔不敬何敬非刑咸中有慶惟敬惟一純亦不已斯須或忘薄乎云爾片言折獄其惟仲由由何敢望匪敬奚求明謹哀矜敬無不足皐陶垂休亦惟典獄開禧改元仲夏旦日四明傅行簡欽父銘金華邢庚應辰立河陽李大節德操書

紬書齋在府治東北鍾山樓下紹興初葉公夢得嘗於府治建書閣榜曰紬書後燬于火闕不復建景定二年馬公光祖命周應合修纂建康圖志乃置書局于鍾山樓下聚書數萬卷以備討證故取葉公書閣之舊名以名此齋公自書扁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重建

江寧館本府舊有是館歲久弗葺將就頹圮景定五年二月七日興工至四月初七日畢重建廳堂廊宇門樓小大咸具

總費錢一十三萬六千餘緡米三百一十二石
有奇

大使馬公光祖任內創建誓清館即客亭舊址在龍
灣江滸凡舟之泝岷江達淮海上下去來者經
焉北對滁山中原可拱挹也故宇卑陋名存實
亡咸淳丁卯三月始盡撤其廳創屋五十二間
治事有廳燕息有堂幕屬有舍庖湢有次高明
軒敞快人心目大夫士之館於斯者寧不動中
流擊楫之思更名誓清蓋取此意糜錢二萬二
千有奇

大使馬公光祖任內創儀賓館前志舊名也今廢咸

淳丁卯因沒入之屋改為之門廡皆新創堂奥
庖湢循仍舊以為車馬小駐之地
大使馬公光祖任內創嘉館咸淳五年即沒入之屋
為之在小木頭街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二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城闕志三

亭軒

忠孝亭在天慶觀西昔爲冶城晉卞壼與二子同死蘇峻之難其墓在焉南唐於此建忠貞亭穿地得斷碑徐鍇爲之識　宋朝慶歷三年葉公淸臣取其父爲忠臣子爲孝子之言始改曰忠孝元祐八年曾公肇卽亭爲堂繪壼像其中列諸祀典而爲之記建

炎閣堂廢紹興十五年晁公謙之復爲亭乾道四年史公正志與轉運判官韓公元吉益新之取曾公所爲記重刻之石立于亭左嘉定四年留守黃公度改建堂上爲治城樓天台周洎子及詩云晉鼎魏硯姦人竊競謀國者如見賊陷弃弗設延虎貔虓鬪搏噬嬰者摧羣公奔潰不敢誰卞公力疾起督師謂事迫矣奚生爲以肉餧虎吁可悲公則死矣二子隨偉哉忠孝萃一時維公忠義天所貴向來謀國如著龜不用吾言至於斯爲社稷死則死之治城之麓江之湄荒塚突兀餘豐碑半生讀史長歎歔拜公之墳涕霑頤死者可作吾誰歸嗟哉江左固多士往往所欠惟一死元規見事何足罪王公倔仄石頭裏氣鬼奄奄有如泉下見蘇武之節不如是視公胡不額有泚男子之死一言耳死而不亡公父子

賞心亭在下水門之城上下臨秦淮盡觀覽之勝丁晉公謂建舊志景定元年亭燬馬公光祖重建

考證李學士家談曰揚州有賞心亭此其始也○湘山野錄及苕溪漁隱及金陵事迹皆云丁晉公鎮金陵重建賞心亭其家藏卧雪圖張於屏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太守雖極愛不敢輙取後爲一太守以凡筆畫蘆鴈易之○祝穆編方輿勝覽引續志云丁始典金陵陛辭之日真宗出入幅袁安卧雪圖付丁謂曰卿到金陵

可遷一絕景處張此圖謂遂張於賞心亭按乾道舊志及湘山野錄苕溪集金陵記王客學詩序皆言賞心亭卧雪圖出於晉公家藏不言御賜唯晉公圖畫見聞志中以此圖為真宗所賜和父蓋本此耳考之宋朝史傳會要記聞等書皆無賜圖之事而僅見於晉公所作圖畫志中或謂晉公既張此圖慮為好事者取去故設為御賜之說以保之而卒不能保勝覽始為圖畫志所誤也未詳孰是姑兩存之

景定庚申四月二十一日龍王廟災風盛燄熾其東正接大軍廣濟諸倉積貯之命也而風燄向之馬公光祖至倉所叩頭祈天風反而西倉廪得全舊賞心亭在龍王廟西正當風反之處不免煨燼公曰倉燬則食難足亭燬易建也亟命工度材重建斯亭選幕屬朱幼學董其事不日而成視舊觀雄偉過之為金陵第一勝槩

客學王公琪詩云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卧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故噪西風入坐隅○王荆公安石詩檻折

簷傾野肯[redacted]旁臺城佳氣已消亡難披草莽尋千
古獨倚青冥望八荒坐覺塵沙昏遠眼忽看風
雨破驕陽扁舟此日東南興欲望江流萬里長
○又覇氣消磨不復存舊朝臺殿只空村孤城
倚薄青天近細雨侵尋白日昏稍覺野雲成髣
髴却疑山月是翔鵾此時江海無窮興醒客無
言醉客喧○侍讀張公璞詩洲圖淮口江形狹
亭上城頭月色多○王坡公珪詩六朝遺迹此
空存城壓滄波到海門萬里江山來醉眼九秋
天地入吟魂丁今玉樹悲歌起當日黃旗王氣
昏人事不同風物在悵然猶得對芳樽○周益
公必大賞心亭醵會古風晉人誇新亭暇日輒
高會中間伯仁輩未免楚囚對江山猶古昔人
物已曖昧東郊今保蘆翠華記行在佳麗饕淮
楚追遊盛冠蓋茲樓貫城雄于遺無小大令威
羅不歸靈光故無癡烟雲互明滅川郭相映帶
當年烏衣遊此日思心樂從容值休沐登臨多
慷慨幽懷忽軒豁細故絕芥蔕已尋詩社盟更

許食期戒佳賓滿坐上好語來天外舟移白鷺
遠日送飛鳥快方桓淵明秋祖兔監河貸一醉
儻可期與君時倒載○高公九萬登賞心亭詩
江亭如倚釣魚磯面面雲簷勢欲飛西望汀洲
依白鷺東連巷陌接烏衣六朝更代何人守千
古興亡事總非客子獨憐風景好倚欄長是欲
忘歸○曹元寵詩白鷺洲邊蘆葉黃石頭城下
水茫茫江山不管事興廢今古坐令人感傷六
代豪華空處所千秋城闕委荒凉空餘眼外無
窮景助我憑欄到夕陽○米公芾詩晴新山色
黛風綴蘆花雪盡日倚欄干寒霄低細月○姜
光彥詩樓外青山刮眼明軒窗當暑更風清地
分南北開天險江泛東西幾客程四若離并同
險笮一之已甚厭戈兵最憐夜夜奏淮月相伴
依然似友生○北谷羅必元詩勝地分明可賞
心江山滿目飽登臨洛陽點淡烟雲遠多少英
雄淚染襟○潛齋王公埜詩物華盡入錦囊收
留與江山做話頭桃葉數聲風力曉蘆花萬頃

月波秋非尋鶴相當年晝誰記坡仙舊日遊回
首與亡多少事漁舟獨不掛閑愁○後村劉公
克莊夢賞心亭詩夢與諸賢會賞心恍然佳日
共登臨酒邊多說烏衣事曲裏猶殘玉樹音江
水淮山明歷歷孫陵晉廟冷沉沉曉鍾呼覺俱
忘却獨記千門柳色深○[redacted]見說斯亭勝
同爲此日游賞心鄉復有愁緒不勝稠江水鳴
如恨淮山慘似秋鬢毛將白盡爲問若爲酬○
洪丞相遵云杭潁汝陰之西湖洪蜀水之西山
嘉之峨嵋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皋金陵之賞
心白鷺揚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荊楚之雲夢
滁之琅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揖辛賓夕陽而
導初月校奇角勝於登臨爲宜○大山蕭山則
記賞心亭佳處地之瓌觀可賞已如先正言此
北望中原憤惕不敢暇逸處可賞耶古今遊宦
幾何人目以玩賞戶以吟賞而眞賞以心者幾
希人心天地之記也爲天地立心之心也虛用
之虛高實用之實高虛毋勝實實虛而勝纔睨千

數百年之消息與懷四十餘帝之盛衰炯燕凝
愁風濤磯感宮雉相望客心悲未央其心耳事
訴東流傷心長春草其心耳騷人賞自高如虛
何實而勝莫若王謝高宴飲新亭賞也幾力王
室剋復神州實之放情上埊賞也棋墅指授破
賊淮淝實之曠不弛勞清不妨要以虛釋心之
壅滯以實發心之精明兩公實高之賞歟虛高
者荒實高者强用實心辨實功今大詞使貪政
務齋馬公之心王謝心也無賞心也何以亭於
新一酒不歡甘苦其同一錢不妥調度其供何
以亭於貴讀開禧二年二月詔官受代歷書廨
曾毀以定殿最見亭毀於燬而無勳心有椽心
日鷫胡透渡江上危甚公啓元戎行蒙公先驛
祀姑後張循視大江嚴險棘之防進駐上流華
犄角之勢神龍擎淵威虎悉林英稜挫其退衛
洪基屹其磐石驥鷲再歲始柙刃而韜弦此一
功殊大新北亭賞秦淮洗兵也賞豈虛賞者屏
卧雪圖賞之浮獨倚青冥賞之游公之心心[redacted]

實也鳳凰去已久正當今日回有思治心去惡
如去草養花如養賢有賞治心想處雍公拜舟
采石而壯閫則義心激愛張魏公勞軍涉上而
虜奔則祖心生是心之實何賞乎以調玉燭而
之明爲時和賞以補金甌之缺爲國壽賞以鐵
劍利而倡優拊爲外禦內修賞非賞之賞此之
謂大賞高哉凡役屬具屬朱幼學凡一費不書惟
一非三是牽聯書亭前爲張麗華墓一賞賴有
一戒存萬代之永監而前守袁之非是東郎張
忠定公所刱折柳亭謹送迎也西郎蘇文忠公
嘗題柱白鷺亭尚典刑也又西橫江館取李太
白人言橫江好之句以名賓如歸也三併新之
是亭事畢出餘力築舒州二十三載久復陞之
城以舒隸昇閫故遂且城之而況於近亭皆一
實所成觀之坎有字絆心亭剛中也中畫一陽
蓋象心心剛則實往乃有功公嘗習坎之出以
剛爲實心亭有道矣賞大矣蹟亭覽景弄筆而
賞以詩公心憤惕未假也有大父野亭先生百

詠在景定二年二月朔大山蕭山則記併書雪坡姚勉書蓋

白鷺亭 接賞心亭之西下瞰白鷺洲柱間有東坡留題舊志景定元年馬公光祖重建詳見賞心亭下

考證 李白鳳凰臺詩有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亭對此洲故名○蘇文忠公軾嘗題其柱王勝之龍圖守金陵一日而移南郡東坡居士作長短句以贈之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駕飛車凌綵霧紅鸞驂乘青鸞馭却訝此洲

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王荆公安石〕詩性上題名
客姓蘇江山清絕冠吳都六花飛舞憑欄處一
本天生玉雪圖○〔斯庵任希夷〕江水悠悠淮水一
流臺城寂寞石城留凄凉白鷺洲頭月曾照前
朝玉樹秋○〔王公與〕詩白鷺亭西軒楝宇窮爽
塏千峯若聯環翠色不可解是時天宇曠六幕
無纖靄金斗熨秋江素練橫衣帶乾坤清且歛
氣象朝昏收蘆花作雪風飛舞來滄海九霄汀
鴇起萬里檣烏快月上三山頭烏沒橫塘外滄
茫洲渚寒銀鋪星斗大開樽屏絲竹披襟向瀟
藏余生本江湖偃蹇欣所會清興難自發苦嘯
亦吾累魚龍憑夜濤四面忽滂湃安得犀燈然
煌煌發水怪○〔黄尚書度〕詩白鷺亭前白鷺飛
定知公子未忘機我來猶識難馴意江際翩翩
趁落暉○〔馬公之純〕詩白鷺亭前白鷺飛山如
屏障水如圍水中獨立鷺窺鏡沙上羣行雪滿
磯白日不來爭碧樹有時同往送斜暉江山樽

此方成畫撩得遊人不憶歸又和人韻一見斯
亭豈可知風來拂拂更清微青山坐處天開畫
白鷺飛時雪滿磯何必搜奇效康樂正應得句
似元暉最為別浦潮生後須有征帆萬點歸○
〔劉公過〕詩何人將我此來遊白鷺那知客有
愁如子矜持山玉立似子江闊水盤洲塵襟抖
擻風雲入石刻摩挲歲月流惆悵謫仙驚馭遠
離離別恨點難收○〔羅公愿〕詩千古城頭白鷺
亭鷺飛長是滿江汀如何覽德輝臺上只有臺
存鳳不靈○〔葉公適〕大顛白鷺洲邊敞此亭淮山
江水暾藍汀鷺飛點點星
顏色那侶公山鶴有靈

〔一水亭〕在下水門城上下臨秦淮西面大江北與賞
心亭相對歲月寖久舊址僅存乾道五年秋留守史
公正志因修築城壁重建自為記舊志

考證 李白鳳凰臺詩二水中分白鷺洲亭名取此也

記云秦淮源出句容溧水兩山自方山合流至建業貫城中而西以達于江有洲横截其間李太白所謂二水中分白鷺洲是也求秦淮兩城隅對峙北爲賞心亭其南閣焉登城而望坐挹牛首可憑藉如校淮山一帶沙洲煙嶼皆不遺豪髮意古必有亭其上者一旦父老謂予曰此承平時二水亭也考於圖志不載嗚呼六朝以來迨今九百餘年其廢興成敗可勝言哉今之爲城蓋自徐温之改築亭以二水久不知爲何時豈歲月久遠故不傳邪城下二水混混東流古今固自若也昔羊叔子登峴山顧其客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名與此山俱傳若湛輩當如公言耳嗟夫有志之士慨其名之不與山傳也如此頃者城壁缺壞才辨瓦礫是亭之名失其傳久矣兆甓一時登臨之人哉碑石果可託於峴山爲不朽乎蓋笑叔子之志眞區區也予方修築城隅復建是亭揭以舊名而爲之記後有來者覽江山之勝而讀予之文因悟夫城之與亭廢興成敗相尋於無窮而人事得喪倏往而忽來思所以託名於後世者可不慨然有感而爲之賦邪乾道五年十月望日左朝散郎充敷文閣待制知建康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　行宮留守司公事史正志記左朝奉郎新權通判楚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杜易書并題額

冶亭 在冶城

考證 宋義熙十一年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今即冶城樓所在之處

東冶亭舊志云在城東八里續志云在城東二里汝南灣西臨淮水今此亭在半山旁有瑞麥知縣亭

考證晉太元中三吳士大夫於汝南灣東南置亭爲餞送之所西臨淮水即當時冶處○謝安爲揚州袁宏爲東陽郡祖道於冶亭羣賢畢集○南史王裕之元嘉六年遷尚書令固辭表求東還改授侍中及東歸車駕幸東冶餞送○乾道五年留守史公正志於半山寺前重建記云留尹史公治效之明年作亭東郊並鍾山之南前臨大逵距城五里所謂僚屬日餞今驛湊居所使

命賓客畢出於是當六朝時名園甲第瑰壯秀麗之觀山川之形勝占是爲多使夫往來者休焉有以寓登臨觀覽俯仰古今感慨愉悅之適斯亦一奇也如將奚名或曰晉東冶有亭在縣東汝南灣桃花園之間三吳冠蓋送餞於此夫亭近是盍以東冶名公命客爲之記辭弗聽則進而言曰夫亭整暇爲之也故爲之無勞而亭者易之且國家建置　行都逮今數十年自城雉廩庾取士之宮齊民之居室因仍故常或缺弗治而公承之猶自若也獨如亭何惟其悉繕悉營亡一不備而後及此則後推公之治能整且暇焉者夫亭所以識也雖然是豈殫公志哉蓋立館於國以待方國之諸侯列邸於郊以待四夷之客使俾朔南萬里棋極面內以尊京師是以公之志云耳而殫於是哉宙聞之也結眊者志在糾紛運甓者心存乎憂勞君子作於小所以寓大嘗試從公夫亭之上東挹方山西眺石城以望大江南瞻牛首之岩甍北顧鍾山

山之大且高商形制之謂何論險塞之所始究
方來之若為悼已往之弗圖而寓諸遊觀之娛
斯亦庶幾公之志乎公曰唯遂記之乾道五年
春三月左文林郎觀察推官巨寳記左朝奉郎
通判軍府事嚴煥書○馬之純詩舊時只說東
西治今日轉為長短亭無奈梅花臨水白可堪
柳色向人青十分瀲灧若難把三疊淒涼誰忍
聽不道靡懸堆滿屋往來車馬放教停○楊虎
部備詩忍淚相看酒共持一生心事幾人
知年年折盡東亭柳此別綿綿無盡時 劉給
事珙以四面皆田作亭于旁以知稼名胡公榥
為書榜并題二詩詩云周公說稼成王師樊遲說稼夫子嗤區區農圃焉用學艱難之事惟當知江淮制帥周公侶取以名亭意如此遺知袖有無邁篇準擬歸時獻天子
歲久扁壞隤夷景定辛酉馬公光祖繼之既復

東治知稼舊扁又增一亭扁曰瑞麥與知稼對
峙是年上元縣惟政鄉麥秀兩歧知縣鍾蜚英
上其瑞聞于朝 上有宣諭曰芝封來 上麥
穗呈祥良由善政之致和式表豐年之嘉兆宜
宣德意仰答天休亭所以名也

覽輝亭在今保寧寺後鳳凰臺舊基側寺有覽輝亭
碑刓缺不可讀莫詳其人唯歲月可考蓋熙寧三年
夏四月也詳見鳳凰臺

翠微亭在城西五里清涼寺山頂南唐時建 國朝

乾道間亭已不存舊志不載續志云廢紹熙中復建隸淮西總領所景大亭小淳祐己酉總領陳公綺新而大之石城登臨最佳處也林和靖詩亭在江千寺清涼更翠微又送方大師歸金陵云長干古寺游行子為到清涼看翠微○丹陽胡綱詩帆穿萬里江心過雲傍六峯山頂來○潛齋王公綮詩庵亭北眺大江臨江外晴嵐出寸岑景與齊山俱絕唱量如滄海且顛對地高宇宙雙眸辭人老風霜兩鬢侵感慨石城勳業舊僦居夏日嶠居深○建亭記六朝以石頭為重戍府庫甲兵萃焉至南唐始為離宮此天所以開混一也然而翠微之景實甲於天下林和靖隱居西湖得得來游見之賦詠則其稱絕可知矣中興以來撥總領所亭隸之豈以公穀之冗瑣易生煩厭非江山之清絕不足陶寫邪又不然則中間必有文人騷客名輩清流以是人而居是

官故能為是官而有是景邪淳祐己酉春余自當塗來攷人少司農天台陳綺伯奇實護餉事嘗因暇日相與徜徉其上余舉酒屬伯奇曰是亭之址居山之顛無所障礙故無非景物夫其南為方山則秦皇之所以鑿而為瀆以厭東南天子氣者也其北為瓊滁則歐陽公之所以與客遨遊作亭其上而名為醉翁者也其西為三山則元暉之所登以望京邑太白之所眺以懷長安者也其東為鍾阜為雞籠則雷次宗周顒阮孝緒韋渠牟輩之所以隱居求志遯世無悶者也迴若長江自西亘北銀濤雪瀾洶湧湍疾煙帆風席杳靄滅沒朝宗于海晝夜不息與夫遙岑近岫危峰斷嶺如列畫圖如植屏障或雲靄之出入或煙霞之明晦或晴霽而日月朗或風雨而雷電暝朝莫四時千變萬態不可名狀者無非此亭之景也然景大而亭小不可以縱目而騁懷景四面而亭一面不可以總觀而並覽坡翁有曰登臨不得要萬象覺偃蹇子盡圖

之伯奇曰諸會其以憂於職而病又以最於職
而召夫憂於職而病則所亟者藥裹最於職而
召則所趣者行裝其於游眺之所必不暇過而
周是不惟人意之雖余亦意之也居無何忽折
康告曰亭已成矣昔亭一面而今亭西面矣余
驚喜冗未能造亟命工繪圖取而觀則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凡景之所在亭皆延之亭之所在
景皆赴之余之所以棄酒而屬者無一不瀰而
土木之壯丹護之工營繕之巧則又其矣也夫
金陵去朝舊都故其形勢周遭迴環其江山雄
偉壯麗非偏州小壘可望萬分一前人登覽之
地如賞心如鳳凰如雨華如青溪皆最佳處不
獨翠微而己也而大景物每無大棟宇以彈壓
之不惟無大棟宇而其小小者亦皆嵩什焉余
雖有志於此而力未暇及今伯奇當財賦正赤
病疾未瘳命召將行之際而能隸新之使三百
年之景物一旦軒豁呈露無餘則其丘窒之藏
楚楚不凡鞭筭之才緯綽有餘蓋非餘子之所

能及而尤余之所甚愧焉者也夫翠微之爲景
一絕也伯奇之爲亭二絕也又以鶴山魏公了
翁舊扁而揭之人與斯亭斯景俱稱三絕也故
書亭爲屋二十四楹落成於庚戌之十一月旦
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沿江制置使充江南東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管田使兼知建康
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兼行宮留守節制和
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金陵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
實封一百戶 **吳淵**記

新亭亦曰**中興亭**去城西南十五里近江渚

考證丹陽記曰京師三亭吳舊立先基既壞隆
安中丹陽尹司馬恢徙創今地世說過江諸人
每至暇日輒相邀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顗在

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
涙惟丞相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
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洛陽四山圍伊洛瀍澗在中建康亦
四山圍秦淮直瀆在中故云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李白云山似洛陽多許渾云只有青
山似洛中謂此也蔡嶺作天津橋亦以此孝武寧康元年桓溫來朝
頓兵新亭召王坦之謝安安發其壁後置人溫
爲却兵笑語移日○隆安劉牢之自栗洲應桓
元進敗王師於此○楊佺期至石頭聞劉牢之
領北府兵在新亭賊皆失色乃回師屯于蔡洲

崔慧景兵至新亭石頭白下兵皆潰○徐道覆
勸盧循焚舟自新亭步上○宋孝武入討至新
亭修建營壘因卽位王僧達始改爲中興亭○
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朝廷集議或欲依
舊遣兵據梁山蕭道成以謂新亭正是賊衝昔
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懲之必輕兵急
下乘我無備請頓兵新亭以當其鋒乃出新亭
治城壘未畢賊遽至道成登西垣使陳顯達等
與賊水戰大破之賊將丁文豪設伏破皂莢橋

軍直至大航復陷東府或傳新亭亦陷道成遣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道成仍守新亭卒破休範○宋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勞諸軍主摴蒲官賭○梁武帝起義兵進屯江寧東昏使李居士率兵屯新亭梁擊破之遂次新林○乾道五年留守史公正志即故基重建亭自為記記云

西南去城十二里有岡突然起於丘墟壠畮間其勢回環險阻意古之為壁壘者或曰此六朝所謂新亭是也予考之地志信然方六朝時上流奔衝用兵戰爭無不扼此相拒先據者勝亭之名始見于東晉至宋王僧達更為中興亭其後干戈相尋鞠為榛莽不知幾年矣予因迓客過之裴回顧睨愴然有感乃即其地稍南為亭榜以舊名其制崇高廣袤雖未必及於舊而山川形勢登覽之勝煥然如新則世之相後累數百歲未嘗有改也初元帝過江人士暇日相邀出新亭周顗中坐興歎謂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與流涕獨王導變色以楚囚對泣責之且有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之言導可謂有其志矣當一馬化龍之後導首任相柄非不立志恢復而元戎屢動不出江圻經畧區區僅全吳楚以至中更敦峻之叛下陵上辱紀綱不振導於是時浮沈俯仰終其身自開學校一事畧不能有所建立平居暇日非清談自命則有短榛積車長柄塵尾之議驗以前日之言徒虛語耳所謂江左夷吾功烈如是其畢乎蓋人之情多銳於新而怠於久自古規模之作於新者不苟則勳業之傳於久者必大天下萬物無不始

於新也新新以爲用則精神運動之妙鼓舞天下雖百世作興而不窮不能者日就因循苟且而不知所以振起故自其新者觀之則物無不故自其善用者觀之則物無有故而皆可以日新矣中原者東晉故物也南渡之初庶事草創故以江左爲新造而亭之名亦因以爲新導不能日用其新以酬其素志宴安有以敢之也然則今日新亭之復豈特爲將迎游燕之地憑高眺遠動游子之悲而發北客之嘆也哉嘗試與客登亭四望其西定山一帶清矚龍洞綿亘數百里實與長江爲唇齒之勢其東牛首方山緣延周匝意斗牛間王氣宛然自若也其南則新林板橋控扼屯守之所歷歷可考其北幙府諸山連接石頭蹲踞如虎想孫權城築之氣尚凜凜如生也南北負隅中原如故要當哭泣於歡笑之際藥石於強壯之時不敢怠於新以圖其故功名之士患無志耳苟有其志又患無其才今天下豪傑輩出安敢厚誣以爲無人異時其輩

織渡江掃清中原以日新之志收日新之功使王導一時空言乃驗於百世之下者庶幾是亭有以發之乾道五年　月望日左朝散郎充敷文閣待制知建康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史正志記**左朝奉郎權通判楚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杜易書幷題額○**曾極詩**青山四合遶天津風景依然似洛濱江左于今成樂土新亭垂淚亦無人○**南軒張公栻詩**風景自今古新亭今是非絕憐江水去還有故山圍得失同千慮成虧共一機所思惟謝傳不但勝淮淝又月明淮水空陳迹山繞新亭有故墟暇日更須頻訪古因來爲道我何如○**誠齋楊公萬里詩**六朝豈是乏勳賢爲底京師不晏然栢壁置人添一笑楚囚對泣後千年鍾山喚客長南望江水留人懶北旋强管興亡談不盡枉教吟殺夕陽蟬○**楊虞部備詩**滿目江山異洛陽北人懷土淚千行不如亡國

中書令歸老新亭是故鄉○

留守史公正志詩

龍盤虎踞阻江流割據由來起仲謀從此但誇
佳麗地不知西北有神州又忽枉王人六轡馳
新亭有酒便同持坐中不作南冠嘆江左夷吾
是素期○

野亭馬公詩

相對何庸作楚囚一時
凛凛氣橫秋定知決意誰能止何事空言竟亦
休敢謂扶持非爾力要須恢復有奇謀壺漿滿
路無人至空使遺民歎白頭又新亭見說在山
頭看見江河裒裒流何事後人輕變改不教遺
址且存留憐他一代稱賢相說此諸人似楚四
若使有人來訪舊一番人見一番羞○又憶昔
諸賢扶晉室冠蓋多於此雲集坐中翻作見女
悲世換人非但陳迹我來正值三月春花落烏
啼春寂寂江河邈異事畧同風景不殊今視昔
磨滅英雄得喪多山重水復無終極安能鬱鬱
老江左魁復神州當戮力未論重見管夷吾抵
今誰爲楚囚泣徒倚令人三嘆息徒倚令人淚
橫臆狄夷相殘春又春時乎時乎難再得○目

師成詩

昔日新亭今則舊百年名義只如新高
談坐上無安石灑淚尊前有伯仁對面飛來慨
影少傳音吹過羽書頻青天重奐當時月放下
清光照坐人○

北谷羅必元詩

五馬來時集宴
遊江山風景勿闌愁合思戮力中原語對泣何
須作楚囚○

劉後村詩

此是晉人遊樂處當時
風景與今同不干鐵鎖樓船力似是蒲葵塵柄
功幾簇旌旗秋色裏百年陵闕淚痕中與亡畢
竟緣何事專罪清談恐未公○[redacted]眼前風
景異中州莫笑新亭一段愁得似祖生眞有志
也曾擊楫到中流○[redacted]新亭遺迹已榛蕪
風景于今尚不殊三百餘年分王始江東自有
管夷
吾

金山亭在舊府治今在 行宮內

考證蘇魏公頌集中有金陵府舍重建金山亭

地出城隅闢故臺斬茅刪竹受良材春塘夢

詩草成詩後畫棟飛雲式燕開一境山形天際

望四時風物坐中來府公經搆民偕樂魚鳥猶

知喜躍迴又故時臺榭對池心空有名傳擬穴

金鬚理茅茨脩竹茂經營軒檻綠楊深橋橫斷

岸虹流彩花滿芳園鳥囀音盛府多歡頌命席

每容疎外楚寬臨 王荊公安石懷府園詩亦云常憶小

金山下路綠荷深處見游儵此亦府園有金山

之證

綠光亭 在保寧寺今廢

考證 蘇魏公頌有遊保寧寺練光亭詩 寺本梁瓦官地

臨吳建業何人結虛亭勝槩壓危堞 黃魯直嘗題云練光亭極是

登臨勝處然高寒不可久處若於亭北穿土石

作一幽房置茶鑪設明窻瓦堆殊勝不爾師古

丈北挾有屋兩楹其一開軒其一作虛窻奧室

余爲名軒曰物外主人喜作詩也名室曰凝香

寮而清明於事稱也

折柳亭 在賞心亭下張忠定公詠建爲祖餞之所久

廢景定元年馬公光祖重建

風亭 在折柳東葉公清臣建蘇州從事張伯玉爲記

佳麗亭 與風亭相近馬公亮建

此君亭在華藏寺

考證 王荊公嘗題華藏寺此君亭詩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元祐間亦有歌詩信安毛滂曰玉堂視草儒林翁暫憑熊軾來江東政成暇日開燕席邀勝共蕭金僊宮幽亭虛敞竹森聳低徊暎日清陰重靜坐愛此君乃知雅尚人情同屏山疊石色蒼翠我疑巨靈掣斷岷峨峯繁霜摧枯木飛葉穿疏櫳芳筵列時果璀璨間青紅羊肋細斂蟹螯豐兵廚酒美琥珀濃褫帶就坐約煩禮幅巾相向聊從容晤言與心契至樂非絲桐高懷詎比晉七子徒以散誕相夸雄飲餘寓意對碁局萬事不足縈心智人生天地間寧異浮萍相值江湖中偶然會合復離散東西南北隨飄風須知此會不易得爲公更酹黃金鍾○武陽黃庭次韻邂逅相遇三詩翁適我願兮江之東每乘高興郎同賦

笏值脩竹華嚴宮迫窮收束勢相遠交我以淡情何重古來金石論賢達應求本自聲氣同清晨登此亭亭前羅會峰浮雲闢白日金影升珠櫳高標不逐四時變翠色可奪千葩紅一日無此君子猷嘯詠已不濃清風颯然至淵明喜動義人容化龍況是葛陂杖待鳳幸列朝陽桐伶倫裁嶰谷律呂因雌雄太和尚可格天地煩想豈特疏心智下逮漢蔡邕取椽製笛柯亭中與夫皮爲冠兮葉爲酒皆自荊揚之貢東南之美兮冒霜停雪拂景雲而縈惠風吾曹對此但欲適清樂不學渭川之人兮貲千畝以敵萬鍾○福唐王祖道君不見太白之精下人間兮昔人號爾謫仙翁君不見不爲蒼生起兮謝安攜妓山之東玉堂主人繡衣客邀我載酒金蓮宮小亭環立千竿竹參天百尺縈陰重岸巾散髮對此坐一日無君誰我同夜來霜壓北枝重剩見鐘雲數尺峰玉實幽香儀彩鳳日華轉影篩金櫳孤幹未甘春雪折青陰不逐秋風紅長隨檜

又日五九

柏老剛勁不羨桃李爭鮮濃我愛此君有直節肯學蟠木求先容我愛此君歲寒志長咲霜井落青桐大夫老松遨我侶三品頑石徒誇雄不作湘江見女泣蒼梧雲散愁盈目夜深明月滿亭戶此君入我懷袖中故人來兮七賢至開門滿坐生清風此君此君聽我語藏器於身兮終奏太廟歌黃鍾○**合肥馬珉**八座鎮俗光文翁政閒鳴珂曉丁東邀賓尋勝遍郊郭最愛檀欒森茷宮虛簷新敞小亭峻幽徑靜掩閉門重脩枝應待丹鳳集勁節只許青松同根蟠南借秦淮潤影疎北露鍾山峰乃知景淡有眞趣何必花艷羅彫櫳放懷喜逐開口咲傳盃不覺酡顏紅談闔浩浩眞意得棋戰紛紛嘉興濃人生候忽猶逆旅少壯易失今衰容得喪何須論寒馬周捨寧復驚夔桐逍遙齊物慕蒙叟澹泊無生飾大雄英游幸陪諸公後傾蓋夙已披懷胷芝蘭亦既序蒙益切磋順使協于中佳章每出遠城寶雅調綽有先賢風韻予酬和不量力嗟嗇寸莛撞巨鍾

水亭有二一在臺城寺即今法寶寺一在齊南苑中是陸機故宅乃王處士水亭也今鳳臺山南傍秦淮是其處**李白**題金陵王處士水亭詩王子耽元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樹色秀荒苑池光蕩華軒北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掃拭青玉簟為余置金罇醉後欲歸去花枝宿鳥喧何時復來此更得洗囂煩○**林逋詩**金井前朝事林僧問不知緣苔欺破閣白鳥占閑池清楚曾經晉荒凉直到隋南廊一聲磬斜照獨凝思○**杜荀鶴**金陵木亭詩云江亭當廢國秋景倍蕭騷夕照明殘壘塞潮漲古壕就田看鶴大隔水見僧高無限前朝事醒吟易覺勞

木牛亭在移忠禪院路西亭廢名存圖經不載不詳

所立之始舊志地屬江寧縣七十里處眞鄉舊傳有香木浮而上土人迎之以爲亭又號木龍亭

五馬亭 地屬金陵鄉去城西二十五里幕府山之側亭今廢

考證 晉元帝與彭城王元西陽王羕南頓王宗汝南王宏南渡之所當時讖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謂此亭

征虜亭 在石頭塢東晉太元中創

考證 世說注丹陽記曰太元中征虜將軍謝安止此亭因以爲名○南史宋何尚之傳遷吏部郎告休定省送別於冶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此來傾朝相送蓋是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徐鉉集送謝仲宣員外使北蕃序云征虜亭下南朝送別之場

白下亭 驛亭也舊在城東門外舊志

考證 李白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云小子別金

陵來時白下亭又留别金陵諸公詩云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又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按此亭在府西○王荆公舊宅在今報寧寺詩有門前秋水可揚舲有意西尋白下亭之句又有東門白下亭摧甓蔓寒葩之句按此亭在府東蓋新舊亭各在一處舊志所指特其新者爾

倪斯庵詩金鑾殿上脫靴去白下門東索酒嘗一自青山冥漠後何人來道柳花香○馬野亭詩云白下非今白下亭府城西北舊會城石山四面若環合江水一條如帶横庾亮憑高臨賊騎安都闘道走齊兵地形峻極眞如此全勝當時却月營

勞勞亭在城南十五里古送别之所

考證 吳置亭在勞勞山上今顧家寨大路東即其所○輿地志新亭隴上有望遠亭宋元嘉中改名臨滄觀又改名勞勞亭

李白歌云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水此日悲風愁白楊我乘素舸同康樂朗詠清川飛夜霜昔聞牛渚吟五章今來何謝袁家郎苦竹寒聲動秋月獨宿空簾歸夢長又詩云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别苦不遣柳條青○楊炎司詩柳風飛絮撲征袍望遠樓中望眼高幾許江南名利客灰塵滿面日勞勞○馬野亭詩誰把勞勞目此亭從來於此送人行三盃别酒傾桑落一曲離歌唱渭城此到伊邊還幾日不知何日是歸程分携更復憑高望滿目青山萬壘横

客亭在龍灣五里臨大江迎送之所也**杜工部甫詩**秋窻猶曙色落木更高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弃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似轉蓬

清水亭去府城三十里

考證建炎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岳飛敗虜於此

二李亭在溧水縣尉廨舍後

考證李常師字公擇同兄野夫侍其父東作尉于此嘗讀書是亭宣和七年烏江縣丞朱處攝尉修亭作記今亭廢而記存移在縣治記云二李亭者識其人也初尚書李公擇與兄野夫隨其親尉溧水而讀書於尉廳之後圃後人榜其堂曰二李蓋以識其人也處少時登是堂有故老能道其事者處不能記其詳也宣和七年承乏尉事求所謂二李堂者不復見矣有亭巋然出榛莽間旁無廳檻唯四壁立意者堂之壞爲亭亭壞而爲吏宿之所問諸吏果然處以是感之欲新一堂以代者至而不果姑闢廳廡加丹堊榜其上而已竊以謂伐聽訟之棠不若勿伐以存其思去告朔之羊不若勿去以愛其禮一亭之廢興於兩公無加損也而遺迹在焉其可以輕廢之乎尚書公舊嘗讀書於廬山既去而藏書九千卷以遺後之學者山中至今指以爲李氏山房藏書之所然則是亭也登之者挾策讀書亦足以想見兩公之風采師道德而論世尚友也若處者何足以識之是年二月朔從事郎和州烏江縣丞權縣尉朱處謹記

甘露亭在上元縣北鍾山鄉去城五里

考證陳太建七年秋閏九月甘露三降樂遊苑詔於苑內覆舟山上立甘露亭○又按輿地志宋元嘉中移晉北郊壇出外以其地爲北苑遂更興造樓觀於覆舟山上大設亭館侯景之亂悉焚毀至陳天嘉一年更加修葺於山上立甘露亭陳亡遂廢

朝陽亭在通判東廳張維建

考證于湖張公孝祥留題云隆興甲申八月當涂闕守檄建康府通判事張君仲欽字維攝焉十有九日安國置酒餞别且言曰所領州饑民十萬死生之命懸於仲欽之手仲欽勉之哉安集流亡左餐右餐以無負 聖天子哀矜之意仲欽勉之哉梁溫其鄭光祖翁子功同會○張維書留守舍人閻維築亭爲題其榜曰朝陽既去而亭成復爲賦詩

于湖詩 便合朝陽作鳳鳴路臨雙闕東望仙家接五城日上白門兵氣靜春歸淮浦早潮平遙憐莫府文書少時下滄浪自濯纓○

維次韻 日邊清切以文鳴立對朝陽欲問程筆落生春變寒谷詩來將喜祓愁城奮前水到乘槎便天際山横與檻平准擬公歸道過此小留觴詠集簪纓

四月廿四

羅江亭

考證 古今詩話云李煜作羅江亭四面栽紅梅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春風一半時淮南已歸國

望湖亭 在雞籠山上或云南唐立今遺址見存

不受暑亭 在今清涼寺後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建

考證 清涼廣惠禪寺南唐爲避暑宮有亭名不受暑 馬野亭詩 驅車曾向暑中來望見塵襟已豁開裊裊羊腸知幾折亭亭鳳翅與俱回渭川沮洳何如此佛國清涼亦快哉久坐不禁清露濕却須酒力喚春回

郡圃十亭 並見府治後

青溪諸亭 東自百花洲而入臨水小亭曰放船入門有四望亭曰天開圖畫環以四亭曰玲瓏池曰玻瓈頃曰金碧堆曰錦繡段其東有橋曰鏡中由此而東爲青溪莊與清如堂相望南自萬柳堤而入爲小亭三曰[redacted]曰[redacted]曰[redacted]橋之南舊萬柳亭改曰溪光山色自橋而北亭臨水曰撐綠其逕前曰添竹後曰香遠尚友堂之西曰香世界先賢祠之東曰花神仙清如堂之南淥波橋之西曰衆芳曰愛青其東曰

剗青青溪閣之南清風閣之北有橋曰望花隨柳其
中曰心樂其前曰一川煙月惟剗青爲舊餘皆馬公
光祖所作也

風亭在折柳東葉公清臣建蘇州從事張伯玉爲記
咸淳乙丑馬公光祖有指其故基以告者乃疊石爲
岸創堂三間前後軒如之廚舍備屋挾翼其旁繚以
花竹亦艤舟勝處

四城門接官亭舊有亭卑陋弗稱咸淳改元之春馬
公光祖撤而大之名其東曰迎暉西曰致爽南曰來
薰北曰拱極丹雘爛然過者矚目各有文以記始末

迎暉亭門拱行都直趨南徐岐入淮淛郡登茅
鍾二名山咸此乎出舊名建陽踰數步卽白下

有白下亭負城立規褊制陋無以容車馬今並門度地在外城之中爲亭三間深各二丈二赤闊倍之前爲泊水挾屋七間翼其左爲吏舍五間麗其右詹楹敞奐入門者有觀焉

致爽亭 由門數里爲龍灣長江駕順而東蜀漢荆廣所畢湊古石頭城在焉舊宜有驛亭扣父老無知者蓋廢久矣咸淳元年三月一日並門鼎創三間深各二丈闊半之前爲泊水三間視亭之深減六尺而闊與之稱左爲闕吏舍右爲

二神祠

來薰亭 門直溧水溧陽西指當塗上荆蜀古長干道在焉前是有兩亭歲久仆其一今復鼎剏與所存亭儷自南來者咸適所憇

拱極亭 門對幕府山踰山絕江瑯瑘諸峯隱約在目極目則中原可氣挹也舊無驛亭今剏置三間深各二丈闊倍之敞爲前楹邃爲後序妥神有祠休吏宿兵有舍共爲屋十五間

南軒 舊傳在保寧寺方丈今皆指天禧寺方丈旁小室是南軒張宣公讀書處

考證 祝穆編方輿勝覽謂張魏公開督府時其子讀書於保寧寺方丈小室號南軒○西山眞公德秀建南軒先生祠堂於天禧寺方丈後葢以此爲張宣公讀書南軒之舊址王濳齋埜又設西山像侑食祠中作亭其旁扁曰仰宣

羅北谷詩 萬松盤嶺勢回環才抱淸溪浸碧山莫道南軒專一壑古今天下共會顏

川泳軒 舊在江東撫幹廨舍

丞相益國周文忠公記云唐以節度使鎮諸道其屬皆得辟置雙旌出都門不待設禮案洗刓印固已譔書辭其馬幣而走處士之廬幕下多賢豪易耳本朝謀帥間許辟士今皆命諸朝幸而賢也信可樂也否則相忘於江湖者有矣尚何樂之云故君子以爲難紹興二十六年春内由玉麟符以吏部尚書鄱陽侯張公居守金陵且安撫大江之東一年政平二年教行三年而謡頌興霅溪沈君世德實奉詔從事於莫府力學而多聞和其外而方其中公前席焉俾日謂世德曰負水築室者非子之廨耶是宜闢軒盡臨觀之美於是披簷以爲宇梁空以爲閣俯秦淮之支流面蒼龍之華闕右帶天津東望公堂寬而不陋潔而不奢啓扉而夏涼塞向而冬温春風之朝秋月之夕不必登高騖遠而臨觀之美盡矣既落成或取韓退之徐泗濠掌書記廳石記之語而榜曰川泳所以志賓主皆賢而後可以樂此也暇日世德與客飲於斯詠於

斯已而歎曰美哉是軒也公之賜而我則居得無愧乎客曰不然昔羊叔子鎮襄漢造峴山者數矣必與從事鄒湛語故此山名著編簡武昌南樓殷浩之徒朝夕登焉向非庾元規一有不淺之與則斯樓殆且泯泯也賓主相資何世無之今公欽經綸之才惠此一道回視羊庾蓋鴈行也而世德儁才懿行碩湛浩輩亦豈漠涬然弟之哉吾知今日之川泳後世之南樓峴首也而何愧雖然二府尚有虛席者公且歸矣世德亦將爲東閣奇士矣後之人開軒而望臨水而歌儵魚出游從容或未知此樂也故吾因名軒之意而道古今難易以告之庶幾循其本乎二十八年十二月朔東里周必大記并書儒林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沈作式立

存愛軒在知録廳

考證周師成有記顏伯奇父爲録事參軍於建康不有其餐錢營小軒聽事之後以爲便坐擷取明道子程子之話言榜之曰存愛而謂予記之予於伯奇父同官而交又厚乃不辭而言曰一軒方丈而麗名之侈矣焉用記然其名軒之意與義有足記者君子之欲

仕非謂其位之足以榮其身也亦曰有位則可以濟乎人而已耳位有高卑濟有廣狹濟可必也濟之廣狹吾安能必之哉蓋有愛物之心斯有愛物之事不必高位而後可也苟存是心則隨其力之所及而民受其賜使仕者人人皆存是心則天下之大將無一夫不受其賜矣惟其不然故民之得其所者不能仕一而寬失職者什九也夫愛物之心一存一否之間而效之相絕如此則愛其可暫忘耶夫愛者仁之發也善之端也有人焉體仁而盡此善則其仕也自已而物皆天理之流行愛自存也非存之也降此而心能存於愛物則其仕也優而庶乎仁之功矣雖然特未易也利害輻輳志氣交馳愛物之念其存者幾苟不兢兢於此則始終舛戾何可勝算哉軒之名且記者用此今夫一命之士多矣豈皆泊然無愛於心愛有公私勢無兩大彼私其愛者知有已而已而物我之愛卒兩失之於彼之私愛云者非吾所謂愛也伯奇父既巽故彼矣因一軒之名味名之義於愛物之心既存之又存之一念一慮存之此伯奇所用力而欲然不自足者他日流風所感後來者坐于此而惕然有省恰然有得則伯奇父之美不孤矣不然則此軒乃胚胎厲民之所也其何愛之存伯奇父姑蘇人名倚伯奇父字也遂師考亭於學禁方張時中其訓甚於親炙之者與人簡易而守義不可奪如藺相如之璧不雕飾揣摩以樓大官之知其所長也嘉定七年正月中澣日雉山周師成記汴人趙師夏書

籜龍軒 在城內西北鐵塔寺王荊公嘗讀書處

偃秀軒 在蔣山道中松間

李忠定公綱詩 青蔥秀邑一軒中俯瞰梁朝萬木松頂壓風雲疑偃蓋枝蟉雨露若蟠龍四時鬱鬱寧彫葉千載亭亭不改容却笑宗人主岱嶽佞秦先得大夫封

大使馬公光祖重修南軒祠在南門外長干寺之東依山爲祠由寺而入蓋宣公舊讀書所也杜公杲爲尹時嘗撥田百畝屬有學奉祠祀且設煎漕使西山眞文忠公像于旁春秋仲丁校官率諸生行舍菜禮亭其上曰仰宣示不忘也然歲僅兩至平時足跡所不到棟橈簷頹求像設於煙煤蛛網之中甚非所以崇教化而勵風俗也咸淳丁卯夏五月鼎新修繕視昔有加大使又念儒先鳴道之地不可與緇流之室相混殺乃

蒭荆榛闢正路作高門俾學士大夫之出入是塗者知所宗嚮仍屬兩校官朔望一謁祠下置閽人以司啓閉再撥田四十畝有奇俾葺治無壞而不負仰宣之意云

臺觀

鳳凰臺 在保寧寺後寶祐元年倪總領屋重建

考證 宋元嘉十六年秣陵王顗見三異鳥數集于山狀如孔雀文彩五色音聲諧和衆鳥附翼而羣集時謂之鳳乃置鳳凰里起臺於山因以爲名又案宮苑記鳳凰樓在鳳臺山上宋元嘉中築有鳳凰集以爲名李白宋齊丘皆有詩

詩 置酒延落景金陵鳳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雲俱開昔時有鳳凰鳳凰爲誰來鳳凰去已久正當今日回明君越羲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琴醉金罍東風吹山花安可不盡杯六

帝沒幽草深宮冥綠苔罥酒勿復道歌鍾但相催又詩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國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宋齊丘詩

嵯峨壓洪泉岝峇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炙不鑿上有布政臺人頎皆城郭山變龍虎健木黑螭屭作白虹欲吞人赤驪相搏爍畫棟泥金碧石路盤繞堉倒挂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桐棲鷟鷟梁間蠹教鸚石蟒蛇懸蔎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歸地驅塵埃勢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無盤褭娟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迴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腳夜半鼠勃窣天陰鬼嚴椽松孤不易立石醒難安著自憐啄木鳥去蠹終不錯曉風吹梧桐樹頭鳴嘌嘌豈義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與己事皐首思眇邀吁哉未到此徧劣同尺雙籠鶴

羨梟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囊籥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畧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為矰繳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

建炎中偽張太師嘗賦詩 建炎中金人犯建康以偽張太師為守一日登鳳凰臺賦詩云六代興亡地千年一瞬間無情是江水終日對鍾山烽火連吳越旌旗耀海蠻鳳兮今不至百尺古臺閑後虜退人多傳之

淳熙中留守范公成大重建更榜曰鳳凰臺開慶元年倪總領垕重建馬大使光祖作記 尚書戶部員外郎倪公以總領淮西軍馬錢糧兼漕江東金陵郡其治所也治以簡靜賦平人和故得休其暇日考卜惟勝作鳳皇臺臺舊在郡西南隅保寧寺側余嘗剔蘚尋碑訪古訂實而老禪宿衲無能道者雖圖經載宋元嘉中因神爵至而臺得

名然寺之淳熙壁記廼謂晉升平已有臺元嘉時王顯復面臺締樓我　朝祥符間又嘗著亭於斯斯樓斯亭成曰鳳字星移境換鳳去臺空於是蕪沒於屯煙戊火之場矣今臺蓋唐市政臺也後世因以存古焉然而風禀雨毀漫漶不鮮棟撓級夷荒穢弗治騷人勝士顧瞻徊徨率不得以極其游覽之娛盡登臨之美後觀得無廢乎公廼姿氛埃登亢爽觴折斯革破缺用完碧欄螭飛萬瓦鱗文然後幽想逸發神游飄蕭烟雲徐來風雨在下遊青遠白刻露濤高沙鶯木凫渦浣飛泳龍胥鶴㩳俯伏後先而夕陽衰草之悲夜月寒沙之恨亦紛紛落研席間矣公於是皋酒觴客撫飛軒而浩歌白也之詩聲連林木吳時花艸亦不覺爲之出色也客有屬而和者曰臺巘嶬兮山之陽招桂樛兮芳非彌章日五色兮雲飛揚噫鳳皇兮胡不來翔臺巍巍兮山之扉霄吾車兮天風歙衣鶩在笳兮鳥湑飛噫鳳皇兮胡不來儀公聞之曰梧桐生矣子

姑醉公錢塘人名垕字泰定開慶元年四月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金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貳伯戶馬光祖記并書朝奉郎守軍器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兼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兼提領江淮茶鹽所借紫印應雷篆蓋

登臨之勝題詠爲多 曾文昭公

蕭聲無復到層臺畫棟空餘燕雀來我是鳳池上客等閑汀鷺莫相猜

○李丞相

臺上西風急來遊悟昨非依然龍虎踞不見鳳凰飛樹密遮殘靄江寒浸落暉中原在何處目斷鴈來稀

○給事劉榘詩

鳳臺何亭亭逈與雨華對憑高一登眺秋事渺無際鷺洲賞心前牛首奉淮外萬疊雲稼橫百攢風檣會聽言簿書隙酒邊華旆翰林詩百篇生公法三昧皮膚雖不載

似妙趣總相■懷古睇平蕪可但高李華憶昔
耿與韓造靡陳大計高光課厥成一語不相戾
江淮今清晏河路尚腥穢蛇豕相噬吞天已厭
戎裔箕斂民弗堪惡稔將自斃憤激聞雞舞慷
慨中流誓尺捶使皇靈喋血笞其背燕然彼有
石深刻詔來世兵強在食足萬竈餘廩庾叶奏
鄭侯功接武文石陛○**周邦彥詩**危臺飄
盡碧梧花勝地淒涼屬梵家鳳入紫雲招不得
木魚堂殿下飢鴉○**朱存詩**竹影桐陰滿舊山
鳳凰多載不飛還登臺客有吹簫者爭得和鳴
墮世間○**任斯庵詩**只為羊車戀靚粧倉皇合
殿燭無光宮中不解嫁鸚鵡臺上安能來鳳凰
○**黃侍郎度詩**江淮表裏拱神州底事干戈不
肯休試上鳳凰臺上望定山盡處是瓜洲○**楊**
誠齋萬里詩千年百尺鳳凰臺送盡潮回鳳不
回白鷺北頭江草合烏衣西面杏花開龍蟠虎
踞山川在古往今來鼓角哀只有謫仙留句處
春風掌管拂蛛煤**戴石□之詩**登臨舒老

眼弔古得凄涼故國自龍虎高臺無鳳凰浮雲
多改變喬木見興亡往事渾休問鍾山又夕陽
○**□□□詩**鳳凰不見抵空臺底事臺存鳳不
來應到緣山還且住定游阿閣不能回江山不
改當時舊賓客何妨盡日陪待作簫聲勾喚處
有時飛舞下雲堆○**劉改之詩**公子飄然俊有
才此臺翻覺在塵埃江淮浩淼洲渚沒鳳鳥寂
寥鴻雁來時事不言惟拄笏書生無用且銜盃
生平自厭胷中窄萬里霜天一目開○**□□□**
□元振衣快上鳳臺游極目中原淚欲流慨歎
興亡思太白永言眇邈憶齊王烏衣已往人千
古白鷺依然月一洲君子坐朝今在治重恢關
洛不須愁○**□周部成詩**元嘉王子宅李白
重登臨鳴鳳元非昔蟠龍直到今凄涼微子事
寂寞茂玄心望斷長安日懸知屬意深○退庵
吳公淵詩暫因休服得遨游感慨樽前歲月流
長向此時憂徼塞不知何日樂林丘鳳凰寂寂
空留寺鴻雁杳杳尚滿洲疇昔謫僊愁絕處我

來登眺更多愁又六朝舊跡作新游王謝千年風尚流但使時能開晉宋只緣道不本軻丘昏昏赤縣神州地渺渺白蘋紅蓼洲誰道天分南北限人分南北至今愁○**[illegible]呂午詩**古臺曾說少年遊彈指驚嗟歲月流山似三神浮碧海城如一虎卧崇丘鳳凰去後遺陳迹白鷺來時認舊洲但得風寒無據際江河臯目不須愁○**[illegible]去非詩**許大乾坤裏那無一鳳鳴臺歡紅日晚梧拂翠雲生瑣瑣六朝夢悠悠千古情寒潮如有恨時打石頭城○**鳳山劉汝春詩**高臺寥寞晚雲深故國山河萬里心若使當年真鳳見不教春燕亦巢林○**總領何公恩詩**鳳凰鳳凰幾千載鳳凰已去臺空在應多燕雀語畫梁瞥見蛟龍起滄海二十年前曾從遊野田白鷺涵清秋今夕何夕領賓客飯盂百萬思貔貅六朝故國金陵道柳外閒愁仗誰掃掀髯一笑渴西風未必江山知我老○**洞春徐[illegible]詩**[illegible]壺臺前隮種桐萬柯搖碧護春風縱無丹鳳重

來此且憑長安落日中又臺前煙草接青徐臺後風花滿殿蕪千里莫濤空寂寞醉人春色正西湖○**金淵吳景伯賦沁園春詞**再上高臺訪謫仙兮仙何所之但石城暝潮平白鷺浮圖南峙雲淡烏衣鳳鳥不來長安何處惟有碧梧三數枝興亡事對江山休說誰是誰非庭花飄盡臙脂算結綺繁華能幾時問行人重向新亭揮淚何人重到別墅圍棋笑拍欄干功名未了寧肯綠蓑尋釣磯深深飲任玉山醉倒明月扶歸○**郭功父詩**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丘風搖落日催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芳草向人愁○**王消卿詩**江山還似六朝時老盡梧桐鳳不知保大空存前殿佛元嘉已沒舊廊碑幾年何德之衰也曷目覽輝而下之不見長安豪傑恨諸公忍讀謫仙詩○鶴山**韓浣溪沙詞**滿酒梧桐幾度秋風鳳飛去舊山幽風景不殊人物換恨悠悠衰草遠從煙際

合夕陽空趁水西流恰好凭欄便回首怕生愁
○南翁紹興詞不見鳳凰在似會麋鹿遊六朝
春夢裏千古大江流地屬閑僧管天
知遠客愁栴欄空感慨白鷺起滄洲

越臺 舊基在城南江寧尉廨後

考證 越范蠡築城長千里此即古越城內所築
臺也詳見越城及諸辨○齊崔慧景寇建業蕭
懿入援頓越城舉火臺上鼓噪相慶

周處臺 亦名**子隱臺** 今城東南有故基在鹿苑寺後

考證 晉書周處字子隱仕吳為東觀左丞有臺
於此○國朝嘉祐中太守梅公摯嘗為記府雜東南
有故臺基曰周處圖志亡之都人稱之登而四
望江山表裏與陳跡案見繁如也按西晉史處
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弱冠前好馳騁不修細行
州曲患之自知為衆所惡慨然有攺勵之志里
人以三害切諷於是射虎斬蛟往見陸雲具以
誠告雲曰古人學道貴朝聞夕死君前途尚可
第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遂退而嚮學有
文言必信行必謹如是朞年州府交辟仕吳為
東觀左丞吳平入洛累遷郡太守率有善狀拜
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貴權卒樹功名沒世
遠矣噫天地至大根一氣陶萬化未始無過陰
陽寒暑小有繆盭則從而攺之卒歸大順而況
於人乎古聖賢本天地之性以修其性亦未嘗
諱過後之人不獨諱之而巳抑又從而文之自
底悔吝良可嗟惜維子隱少而不逞長乃自悟
一旦番然去惡即善遂為名世忠賢可不重乎
則中人所稟因物染遷為時詿誤德有小告言
有小疵未甚子隱之害于而鄉又何憚攺為哉

予因表是臺新是堂非止卜高明之居包游覽
之勝而與民同樂亦將有激時世云嘉祐[illegible]年
三月十五日上石○周師成詩孝侯遠矣使人
懷安得從之上此臺幾回一舸荊溪上苦被風
帆漫欒催又克已工夫鮮矣能孔堂今繼仲由
登試從臺上看臺下狂聖中間隔幾眉○羅北
谷必元周處豪雄亦可人勇於遷善罕前
聞區區木說除蛟虎一念中間舜跖分

九日臺今在蔣廟西南俗呼爲松陵岡去城十五里

考證齊武帝永明五年四月立商飈館於孫陵
岡世呼爲九日臺○十道四蕃志云武帝九月
九日宴羣臣孫陵岡即吳大帝蔣陵○齊書云
高祖以九月九日登商飈館在孫陵岡南縣北
三里一百步○覽古詩注云縣北三里九月九
日以宴羣臣講武習射應金風之節○建康宮
闕簿云商飈館在縣北十三里籬門亭後堆上
沈約郊居賦云望商飈
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

雨花臺在城南三里據岡阜最高處俯瞰城闉

考證舊傳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感
天雨賜花故名郭祥正詩云雲公說法時諸天
賜名花○王荊公詩盤互長干
有絕陘并包佳麗入江亭新霜淌瀲綿綿靜薄
晚林巒往往青南上欲窮牛渚怪北尋難忘草
堂靈筱輿却走垂楊陌已載寒雲一兩星○楊
無爲詩空書來震旦康樂造淵微貝葉深山譯

曼花半夜飛香清雖透筆藥散不 山謙之丹陽
露衣舊粧白蓮老遠公應望歸
記云江南登覽之地三曰甘露曰雨華曰淩歊
○建炎之後臺址僅存後人乃請均慶院舊額
即此基建寺又壞于火隆興元年留守陳公之
茂重築此臺翔一堂名總秀而徙均慶院於臺
之下 紹興中侍郎劉公岑新修高座永寧寺記云今號雨華臺則故侯盧給事名襄字贊元者所命也○蔡宗旦金陵賦云上瑪瑙之絕徑雨花翼其飛甍石子崗上石似瑪瑙亦名爲瑪瑙崗○周益公雪中約胡推官登雨花臺詩歲晚相逢古帝鄉長松百尺傲冰霜青鞋踏遍江南岸更賦名花似漫郎又傳道詩仙折簡來破寒雪屋爲君開要將好句誇張籍故放歌語

吏部才又天女來參彼上人逆知君動雨花心故令六出繽紛下免使荒臺更重臨○[illegible]國居士室中天女現生公臺上雨華懸只因妙語傾人聽非有眞花墮我前却似文章稱錦麗亦如咳唾說珠圓不知誰向癡人道令坐虛空衆欲穿

淳祐中吳公淵重
修寶祐初王公埜又加修飾自書其扁

[illegible]張 不譚仁義只譚空一着參差在箇中臺上繽紛花不正雨城邊一陣已西風君王自有君王業何事區區翻貝葉雨花名臺非識奇要使後人知覆轍○羅北谷必元蕭帝傾心向佛家謾言天女墜天花盧僧一葉橫江去回首梁園日脚斜○後村劉克莊詩昔日講師何處在高臺猶以雨華名有時寶向泥尋得一片山無草敢生落日磬殘鄰寺閉晴天牛上廢陵耕登臨不用深懷古君看鍾山幾箇爭○退庵吳公淵雨花臺再用弟履齋烏衣園滿江紅韻秋後鍾山蒼翠色

可供餐食登臨處怨桃舊曲催梅新笛江近蘋
風隨汛落峯高松露和雲滴歎頭童齒豁已成
翁猶為客老懷抱非疇昔歡意思須尋覓人閒
世假饒百歲苦無多日已衰風雲豪志氣祇思
煙水閑蹤蹟問何年同老轉溪濱漁釣鄉○履
齋吳公潛再用前韻瑪瑙崗頭右醲酒左持螯
食懷舊處磨東冶劍弄青溪笛望裏尚嫌山是
障醉中要捲江無滿這一堆心事總成灰蒼波
客歎俯仰成今昔愁易覺歡難覓正平蕪遠樹
落霞殘日自笑頻招猿鶴怨相期蚤混漁樵跡
把是非得失與榮枯虛空擲○南徐張榘詩莫
說南朝勝槩繁祇今近郭已江村臺荒浪紀曼
花隆事往空餘古意存麗缺正緣輕納景鼎分
誰謂不如孫滔滔千載興亡恨盡付凭欄對月
樽○菊齋劉端之詩六朝宮苑帝王州何事興
衰若置郵可是戰爭收拾後却將歌舞破除休
千門靜鎖梧桐雨萬栗深籠薜荔秋試陟雨華
臺上望夕陽煙水替人愁○盧壽老詩輜車行

曉快新遊更上雨華臺上頭看不厭人渾是景
清無極處奈何秋地完龍虎堂堂立江泊鯨鯢
衰衰流一帶黃山是淮土依然望弗見神州○
天台王淮用二吳韻踏遍江南予豈為解衣推
食謾贏得煙波短棹月樓長笛看劍功名心已
死積薪涕淚今誰滴想中原一望一傷情英雄
客形勢地還如昔談笑裏封侯覓豈有於前代
無於今日龍豹莫藏韜畧手犬羊快掃腥膻跡
看諸公事業卜梟盧何勞擲○王雲煥題沁園
春詞四十君王三百載間興亡一家嘆幕府臯
高生涯社燕烟脂井晴富貴飛花山骨呈羞江
聲帶恨磨盡英雄歲月瞻君知否是枋頭灞上
著數全差倚空長劍吁嗟奈爭戰年來似亂麻
但蒼陵古家白楊啼鳩荒園廢沼青草鳴蛙旗
蓋東南風濤天塹○北與王隣地咸淳元年夏
豈休疑竚望長安路杳夕照愁鴉
五馬公光祖既新烏衣園或謂臺與園相頡頏

亦不可以不治乃併撤而新之高廣視舊加倍
緣以脩垣旁建掖屋又累石數百級以便登陟
作門通衢以嚴啓閉江山觀覽之勝爲金陵第
一矣臺記云雨華臺勝甲江南事詳郡乘余公
餘一往則臺屹其崇萬象環集山川城郭
江淮吞吐如拱如赴而顧瞻吾臺蕩扳級夷反
若欲然有不足當者乃度材更繕不雨月告成
既成李賓佐落之余撫欄作而言曰嗟乎地以
山川勝山川以人勝而人之所以勝者何哉今
吾與二三子登斯臺也仰而觀○行闕奐如趙
元鎮張德遠之所建請猶凜有生氣俯而觀長
江渺如韓蘄國虞雍公戰勝之跡尚可一二數
也子以是而觀之其亦有槩於心否歟同告如
晉元奕華把酒淸譚脫落世事則雖茂宏新亭
士行石城遺迹之丘墟久矣而况所謂雨華臺

者然則吾與若從容無事相與遊於此也而可
不知其所自耶知其所自則當監其所爲矣吾
老矣何能爲惟聞誦北山移說東廬山故事則
躍然有所羿金盆石室諒不終寒我盟然前所
謂元鎮諸賢之事其卒付之登臨一槩而已乎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以似以續續古
之人吾敢以是爲二三子勉二三子有不勉者
耶乃相與離席而謝曰敢不勉因筆以爲之記
告咸淳改元八月望日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
大夫沿江制置大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
勸農營田使兼江南東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
總管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
三郡屯田使兼權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
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捌伯戶馬光祖記并書
朝請郎集英殿修
撰汪立信篆蓋

蔡伯喈讀書臺在溧陽縣太虛觀東北舊志

考證 吳顧雍傳云邕以內寵惡之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積十二年在吳○抱朴子云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覺其論更進嫌得異書求其帳中果得之則伯喈讀書於此理或有是

郭文舉書臺 今天慶觀太一殿即此臺基也

考證 金陵故事郭文字文舉王導築臺於冶城以處之文舉嘗手探虎鯁導問之文舉曰情由想生不想即無人無殺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

梁昭明書臺 在蔣山定林寺後山北高峯上

考證 梁昭明太子嘗著書於此今遺基尚存

董永讀書堂 在溧陽縣西四十里林木茂翳

考證 永嘗自鬻以養其親事見孝子傳

望耕臺 在今白上村

考證 宋文帝嘗登此臺以觀公卿親推之禮宮苑記云在籍田壇東

日觀臺 一名司天臺在臺城內

考證 宮苑記臺城直鸞飾門西有日觀臺○祥

符圖經云宋司天臺也

烽火臺 在城西石頭城

考證 覽古詩注云石頭城山最高處吳時舉烽火於此自建康至西陵五千七百里有警急半日而達 **楊備詩** 云一帶東流當復闕築臺相望水雲間麗華應不如褒姒幾許狼烟得破顏 ○ **馬野亭詩** 此到西陵路五千烽臺列置若星連欲知萬騎還千騎只看三烟與兩烟不用赤囊來塞下何須羽檄報軍前如何向日緣褒姒無事逢逢火又燃

景陽臺 見景陽樓下

拜郊臺 見郊廟下

獨足臺 在古宮城今不詳其所

考證 覽古詩注云陳將亡有一鳥獨足上宮城臺上以觜畫地書云獨足上高臺茂草化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傍水開及國亂遷洛陽賜第於洛水傍 **馬野亭詩** 無端獨足上高臺以咮縱橫作字來茂草爲灰猶可解朱門傍水直難猜宮城後向煙中盡府第還當洛口開洪範五行劉向傳莫言其說盡迂迴 ○ **楊修齋詩** 鳥跡分明在帝臺管絃聲裏輒書來回頭一覺風流夢猶得朱門傍水開

通天臺 有二

考證 宋書孝武大明七年鍾山通天臺新成飛

倒散落山澗○建康宮闕簿云通天臺在縣北
一百步舊臺城內

元武觀在元武湖上
考證南史蔡景歷拜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日
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元武觀在位皆侍
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又曰
元武館宋書文帝本紀云帝臨元武館閱武即
此觀也

通天觀舊在華林園內宋元嘉中與景陽樓同造舊志
考證金陵故事晉孝武帝講孝經於通天觀僕
射謝安侍座尚書陸納侍講黃門侍郎謝石吏

部侍郎袁宏執經丹楊尹王緄讀句論者榮之
則此觀晉所有也非剏於宋舊志殆未攷耳

臨滄觀 今城南顧家寨大路東即其所

考證 輿地志丹陽郡秣陵新亭隴上有望遠樓又名勞勞亭宋改爲臨滄觀行人送别之所李白勞勞亭詩序在縣南十五里古送别之所一名臨滄觀詩云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留别金陵崔四侍御詩云初發臨滄觀醉棲征虜亭南史宋元徽元年桂陽王休範舉兵

白服乘輿白登城南臨滄觀

齊雲觀 在古臺城内陳建後廢

考證 陳後主令採木湘州擬造正寢至牛渚磯盡没既而漁人見栰於海上復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 **楊虞部詩** 上界笙歌下界聞縷金羅袖縷金裙倚欄紅粉如花面不見巫山空暮雲○**[illegible]野亭詩** 高高眞是與雲齊直到青霄不用梯三閣連延須在下層城突兀亦居低俯看落雨自天半平觀流星從屋西好是嬪嬙遊翠輦却如僊子駕青霓

層城觀 亦名穿針樓舊在華林園景雲樓東宋元嘉

中造後廢

考證 輿地志云齊武帝七月七日使宮人集層城觀穿針乞巧因號穿針樓 **楊虞部詩** 秋星如彈月如梳宮妓香添乞巧爐萬縷千針同一意眼穿腸斷得知無 ○ **馬野亭詩** 人世佳期惟七夕星躔至巧是天孫直從樓上將身乞所欠雲間着手把聞得鵲聲云報喜看來蛛網似傳言工夫只是憑心手此外冥茫不足論

園苑

古華林園 在臺城內本吳舊宮苑也世說晉簡文帝在華林園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翛然林水便有濠濮間趣覺鳥獸禽魚自來相親建康宮闕簿云宋元嘉中築蔬圃二十三年更脩廣之築天泉池造景陽樓大壯觀花光殿設射堋又立鳳光殿醴泉堂宋書何尚之傳曰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為勞 ○龔穎運歷圖曰齊高帝建元二年幸華林園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子夜吟王儉誦封禪書帝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 ○武帝子巴東王子響旣誅久之上游華林園

見一猿既擲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
上思子響嗚咽流涕○**梁裴子野**華林園賦曰
正殿則光華宏敞重臺則景陽秀出○**蔡宗[illegible]**
金陵賦云其後則華林之園別宮在焉偓華醴
泉連玉芳香靈曜景陽日觀風光玉壽披香清
暑茅堂樓有穿針鍾有趣娃一柱層城之臺工
巧妙而莫窺朝日明月之樓曲九轉而欲迷藻
以壯武之山鑿以天淵之池中立拔禊之堂遶
以流盃之規誇青樓與紫閣恨不純乎瑠璃移
神僊之彩雕香雜壽而塗之起臨春與結綺疎
神僊之巍巍斯戶闢以沉檀飾珠翠為薄帷並
是華林園殿閣臺榭等名○**曾極詩**羽葆來臨
鼓吹停華林暢飲倒長瓶萬年天子昔騰眼錯
認長星作酒星○**馬野亭詩**當時園上想歡娛
不見當時見畫圖縹緲神僊來絳闕分明人世
有蓬壺庭花唱斷風生砌蓮蕩歸來月滿湖萬
縣華燈星似綴明
朝簪珥得青蕪

古樂遊苑 案寰宇記其地在覆舟山南與地志云在
昔為藥圃義熙中盧循反劉裕築藥園壘以拒循即
此處也宋元嘉中以其地為北苑更造樓觀於覆舟
山後改曰樂遊苑十一年三月禊飲於樂遊苑會者
賦詩顏延之為序孝武大明中造正陽林光殿於內
侯景之亂焚毀略盡○**宋孝武**應詔詩崇盛歸朝闕虛
寢在川岑山梁協孔性黃屋非
堯心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流雲起行蓋晨
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臺澗備曾深蘭池清夏
氣脩帳含秋陰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嶇嶔睇目
有極覽遊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頹侵
採己謝丹巘感事懷長林○**丘希範**侍宴應詔
詩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輕荑承玉輦細草

籍籠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寔惟北門重匪親誂爲寄參差別念輿肅穆恩波被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沈休文應詔詩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我皇秉至德忘己用堯心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推轂二崤岨揚旆九河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戎車出細柳餞席邀上林命師誅後服授律援前禽函轅方解帶嶢武稍披襟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古上林苑 案宮苑記云雞籠山東歸善寺後又實錄宋大明三年初築上林苑于元武湖北宮苑記云孝武立名西苑梁改名上林今其地有古池俗呼爲飲馬塘亦曰飲馬池其西又有望宮臺 楊虞部詩 泰何 荒凉漢苑深宮

時白虎斃于金江南地窄分茅少也學中原有上林

古博望苑 在城東七里齊文惠太子所立輔公祏城是也沈約郊居賦云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昔儲皇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謝元暉游東田詩云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即此地也今城北七里鍾山下

古婁湖苑 齊武帝永明元年望氣者言婁湖有天子氣帝乃築青溪舊宮作婁湖苑以厭之陳朝更加宏壯後其地爲光宅寺

古江潭苑 其地在新林路西去城二十里梁大同初

立案輿地志武帝從新亭鑿渠通新林浦又爲迴閘大道立殿宇亦名王遊苑未成而侯景亂蔡宗旦金陵賦云訪江潭之大苑惟蕭溝之名存注今有溝名蕭家溝即此也

別苑一名**西園**晉安帝元興三年春桓元築別苑於冶城案輿地志其城本吳冶鑄之處因名焉王導疾作因徙移冶出石頭城西以地名爲西園故晉書咸帝幸司徒府遊觀西園即此處也太元十五年武帝爲江陵沙門法新於中立寺以冶城爲名至是桓元盡移僧出居太后寺以寺爲苑在今縣城西

古芳林苑案寰宇記一名**桃花園**本齊高帝舊宅在古湘宮寺前巷近青溪中橋帝即位修舊宅爲青溪宮一名芳林園後改爲芳林苑永明五年禊飲於芳林王融曲水詩序云載懷平浦乃睠芳林蓋謂此也梁天監初賜南平元襄王爲第益加穿築蕭範爲記言籓邸之盛莫過於此**馬野亭**詩昔日曾爲府署來誰人都把插桃栽不聞華屋笙簫響但見芳林錦繡堆幾度劉郎來觀裏半年阮容住天台如今此地知何在桑柘成陰撥不開

古建興苑梁天監四年立建興苑於秣陵里侯景之

亂裴之高迺致柳仲禮韋粲等俱會青塘立營據建興苑其地在今府治西南秦淮南岸

古元圃 齊文惠太子性頗奢麗宮內多雕飾精綺過於王宮開拓元圃與臺城北塹等其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上望見乃傍列脩竹內施高障造游墻數百間 輿地志云丹陽郡建康縣臺城齊文惠太子治元圃有明月觀婉轉橋徘徊廊內作淨明精舍又梁書云昭明太子性愛山水於元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其地在今府城東北隅

卷終

據鈔本補

古南苑 在瓦官寺東北宋明帝末年張永乞借南苑帝云且給三百年期滿更請後帝葬於此梁改名建興苑在秣陵建興里侯景舉兵攻臺城司州刺史等皆來赴援裴之高營於南苑即此也 楊虞部詩 張永移家入洞天綠莖紅藕舊林泉人間滿百人應少明帝恩深三百年○ 馬野亭詩 當時南苑最新奇勝似其他東復西多少園亭行不到縱橫石徑動成迷香風十里荷花蕩柔影千行柳樹隄伊被何人會借住端如誤入武陵溪

古桂林苑 陶季直京都記曰建康縣北漢朝為桂林苑南朝宮苑記曰桂林苑在落星山之陽吳都賦云

數軍實於桂林之苑即此也屬上元縣慈仁鄉

南唐北苑 徐鉉湯悅徐鍇有北苑侍宴賦詠序云望蔣嶠之嶔崟祝爲聖壽泛潮溝之淸淺流作恩波其地在城北

烏衣園 在城南二里烏衣巷之東王謝故居一堂扁曰來燕歲久傾圮咸淳元年五月馬公光祖撤而新之堂後植桂亭曰綠玉香中梅花彌望堂曰百花頭上其餘亭館曰更寂曰穎立曰長春曰望岑曰挹華曰更好左右前後位置森列佳花美木芳蔭蔽虧非

據鈔本補

復曩時寒煙衰草之陋矣 **北谷羅[illegible]元誠** 烏衣池館一時新晉宋齊梁舊主人無處可尋王謝宅落花啼鳥秣陵春 ○ **屛齋[illegible]公[illegible]** 滿江紅詞柳帶榆錢又還是淸明寒食天一笑滿園羅綺滿城簫笛花樹得晴紅欲染遠山過雨青如滴問江南池館有誰來江南客烏衣巷今猶昔烏衣事今難覓但年年燕子晚煙斜日抖擻一春塵土債淒涼萬古英雄跡且芳樽隨分趁芳時休虛擲 ○ **退菴吳公[illegible]詞** 報老未歸太倉粟向教蠶食家山夢秋江漁唱晚峯牛笛別墅流風懸莫繼新亭老淚空成滴笑當年君作主人翁今爲客紫燕泊猶如昔青鬢改難重覓記攜手同遊此處恍如前日且更開懷窮樂事可憐過眼成陳跡把憂邊憂國許多愁權拋擲 ○ **復齋又和** 與出山來把鷗鷺盟言輕倉依舊是江濤如許雨帆煙笛歌斷莫愁檀板綠盃傾白墮戛酥滴但驚心十六載重來征埃客秋風鬢應非昔夜雨約聊相覓歎主恩未報

無多來日故國千年龍虎勢神州萬里鼪鼯時
笑謝兒出手便呼盧擲蒲擲◦莫濟翁詞離
騷困陰夢醒訪臺城舊路問流水東入滄溟港
解流轉西不烏衣夢浪傳故國晴煙萋萋宮埸
樹念陰魂淒斷待隨燕子來去回首十年欄錦
花陽趁陰雲賦雨可會對寶瑟知音高軒爲誰
輕駐倚東風愁長笑短水雲深春江日暮佇竚
懷唯有征衫貯寒半縷高倚漫賦蕙帶蘭襟蛾
眉古來相妒英雄到江南易老後來誰更風景
傷心淚沾樽俎登山宴水橫江酹酒傾將慷慨
酬形勢付與仏一笑翻歌舞獨醒難繼山公上
馬旌旗動又還驚起鷗鷺危亭根極落盡寒香
怕道斷腸句有多少行星翠點春淺寒深孕粉
藏香蝶清蜂瘦因孤綵筆芳踐擬待傳取遊絲
縈却離緒旋[illegible]寫入鳴弦桂曲高調古美人
何在誰比和此幽素◦傅岳張祖詞抱梢青燕
里花深鷺汀雲澹客夢江皐日日言歸淮山笑
我塵鎖征袍幾回把酒憑高欄干外魂飛暮濤

只有南園一番
風雨過了櫻桃

西東園在城東東冶亭側面東有堂曰鍾山以其盡
得鍾山之勝名之近東有兩亭相對南曰見墩取其
見謝安舊墩之意北曰草移取北山移文之意乾道
五年與東冶亭並創沈休文宿東園詩陳王鬭雞道
安仁采樵路東郊豈異昔聊可
閑余步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槿籬疎復密
荊扉新且故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驚麏去
不息征鳥時相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夕
陰帶層阜長煙引輕素飛光忽我遒寧止歲云
暮若蒙西山藥
頹齡儻能度

沈約郊園在鍾山下約憩郊園和約法師詩云郭外

三十畝徒以貿明饋繁蔬既綺布密果亦星懸謝朓有和沈祭酒行園詩舊志

半山園在今報寧禪院是其地王荆公營居半山園

自古南苑在瓦官寺東已下至此三葉刻本所無乃題云卷終不知何故今據影鈔宋本補入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二終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三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城闕志四

諸倉

廣濟倉有東西倉又有新倉西西倉在大軍倉後崇道橋南東倉在武雄營側新倉在廣濟西倉北乾道四年留守史公正志以親軍寨及作院地增拓舊基西偏建爲新倉轉運副使趙公彥端爲記

倉記上臨御之六年中都之倉廩實乃始建豐儲倉著粟百萬然議者猶謂宜放古實邊

之意藏之外便時天官貳卿史公正志躬獻納
而彥端掾公府皆與聞之未幾公出鎮建康彥
端亦將漕江東踵至焉會秋上熟其糴二十幾
呂病農公乃推前議大出庫錢斂而藏之呂均
木末戒先備而廩人病委積之無所也呂告蓋
昔之爲倉者三曰廣濟曰常平曰大軍綿亘錯
峙凡百有餘楹自佗郡眡之可謂壯矣惟無慮
帝之別都天下勁兵良馬在焉歲之經入無
數十萬斛漕江而下者舳艫數千里方其流行
坌集雖佛廬賓傳爲之充仞而阜棧之其有至
於露積者然古帝王之居也其廩庾之制宜
雄盛閎博後世可考而圖記獨稱吳苑倉在苑
城內於晉爲太倉餘無聞焉苑城今都城也呂
當時運漕推之於廣濟爲近皆距城之西偏外
薄于江中則秦淮注焉轉漕之利古今蓋同之
於是因廣濟之北徹故官冶又告于大將從旁
軍營得地凡百有一十丈爲屋八十有四楹度
受粟五十萬斛高明曠爽深厚固嚴輸者不勞

守者易力然儲材于素市工呂直農不去野商
不肆塗斧斤齊和丹堊絢煥故新相臨適出其
表中役有沈茷舉於江莫之主名取而用之既
巨且良民懷不擾益呂歎異始於冀道四年秋
九月戊辰冬十有二月甲寅乃告成焉公偉人
也其在朝廷嘗爲　上陳天下大計　上命坐
反復酬聽牽漏下十數刻其輟公之來固不專
於奉法令剸煩劇然適彊場無事而獄訟簿書
之屬又廓廓無足省故得呂其餘力爲一方長
久之圖自城池邑屋細大畢舉茲其一也公平
生慷慨不治財及在官則斂然如他人之私方
天子呂恭儉先天下乃者郡國呂潦聞者齎旣
優其復除又從而賑廩之而太倉之富自若也
公之境人食三龢亦蠲其入十三蓋君臣之間
呂儉登濟者如此夫道　上德意而來方國之
風者使人職也故幷記之　呂昭示來者俾知富
國之道自儉始五年春三月辛未左朝請郎直
顯謨閣權發遣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

趙彦端記左朝奉郎新差權通判楚州軍
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杜易書并題額

平止倉在廣濟倉之左嘉定中留守余公嶸建

省劄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余嶸申嶸叨守陪都因去夏水災之後備知此邦雖名爲繁庶而民生最艱素無蓋藏日食所須仰給商販米舟一日不至米價卽倍騰踊幾苦高糴便至流莩萬一上江歲歉鄰邦遏糴則狼狽尤甚欲盡濟則事力有限欲平糴則蓄積無餘以是數拾萬之生齒常寄命於泛泛之舟楫而米價低昂之權又倒持於牙儈之手遇災倉皇坐視太息偶嶸到任以來節約妄費財計粗裕卽以拾伍萬緡轉糴他郡隨糴隨糶相續不絕以故商販通民食粗給於是規捌一倉名曰平止盡以拾伍萬緡永充此倉糴本其錢米並委常平倉庫官主掌如有侵移證常平條法施行其倉敖木石堅好造作精緻下砌以磚復鋪以板外繚以墻復包以磚風雨不侵蒸濕不入委堪耐久其糴糶條目具載須知謹具申 朝廷併以須知

四万〇六

冊申繳伏乞 指揮劄下建康府遵守條約證
應常平條法不得妄有侵移仍於交承項目帳
內登載以防歲久漏落窠名實爲邦民之幸伏
候指揮右劄付建康府從所申事理施行準此

嘉定拾柒年拾貳月日押

平止倉須知本府戶口緐庶日食米二千餘石民無蓋藏全仰客販客舟稀少價即踊貴抑之則米不來聽之則民艱食常平纔數千斛府廩又無餘積官既無以持平其權盡出牙儈向來雖屢行招誘之法而勢或有所格雖畧有先備之蓄而數已申 朝廷伸縮既不自由緩急實無以濟是數十萬之民命常稟稟而無所恃近因水災以諸證見職思其憂盡爲之計今將當職到任以來撙節到錢壹拾伍萬貫撥充循環糴本更不申作 朝廷之數賤則糴貴則糶隨糴隨糶循環無窮權既在我米價自平實爲永久之利今具須知下項一今剏造新倉五敖以平止爲名取李悝所謂使民適足賈平則止之義一平止倉不許本府及諸司占借以開異時無窮之害事當謀始不可不謹一遇米平則糴糴價視時高下或置場於本府或收糴於鄰郡或於客舟輻湊之時一過米貴即糶糶價止視元糴之數所有元行收糴船腳般擔之費明行加上不得過數一糴本錢收附常平庫本庫官掌之一糴米糶米須擇廉能誠實官吏庶所糴無侵欺濕惡所糶無夾雜減剋之弊一倉官不專局分但隨時於職曹官以下遴委即廉能誠實之人提督出納或廣濟倉官可委即就委兼管一平止倉合干人只用廣濟倉人兼充一城內五廂城外二廂已造魚鱗圖以銀朱土朱壘字三色標題其委係下戶日糴之家了然在目恐民居遷移增減不常宜每歲春首編排

一次計口出給歷頭大人日壹升小兒半升既糶卽於各戶歷頭內鈔一某日糶訖印子一每遇糶米於廣濟倉諸廊置場廂官彈壓般腳之費可省出納之弊易防一五縣並已如式翻造魚鏇圖或遇諸縣糶價踴貴亦當發米賑糶所有船腳錢不可於元糶價上再加一措置招誘客米先從制司給公據付客人及牒沿江諸郡勿與過糶仍制沿江稅務不得輒收米船力勝錢及苛留等樊其米船將帶到稅物除將本府從來收稅則例舊例饒減三分外更與減饒一分客米官米兩相資助貴糶之患可以常免一如遇客米稀少市價踴貴許民戶赴府陳狀出糶願永行之誰忍廢此竊觀古今之事玩視而不爲暫作而輒廢艱難創始於前容易隳壞於後此無他人心不同所見或異不原其作事之初意不念其用心之艱苦不以國事爲一體遂南自分町畦姑摭一二事明之淛右圍田幾年議除中間嘗遣使決去矣未幾復與反過其舊

屯田之議自中興後上下講明不知其幾淮西漕臣亦旣經營成緒卒撓廢於寓公其他應事不可槩舉未嘗不撫事歎息自顧投老世味日澹豈復有立事取名之心只緣今夏梅霖過多長江上流同時水災故江之下流騰漲尤甚秦淮之河又貫城中江潮大信適助其瀾外水旣高內水其泄遂致公私軍民之居濱於河者悉遺巨浸蝕旬不退一時傾蓄錢倒廩粟分遣官吏奔走家至以賑之而客販不通牙儈乘時邀利貧民下戶幾至餓殍遂又出常平米減價賑糶甫及旬餘倉吏以匱告亟議遣官吏就永豐圩糴米二萬餘斛又倉猝不能遷至是以苦心勞思剏立此倉然自領郡以來秋苗斛面畫行鏹除諸邑二稅以十年所催之數取其酌中年分爲準商稅之額重加裁減收稅則例至減三分在城回稅永與除放徵至稅務補虧等錢亦與除去今此糴本錢十五萬緡皆由克己自律撙節浮費所積非有生財之術區區述此誠有

望於後來體　國愛民之君子監其此心有以維持增廣之實闔郡生靈之幸

轉般倉 淳熙六年置在上水門外淮水北岸置監官一員

大軍倉 在下水門內北接廣濟倉監官一員

平糴倉 隸轉運司嘉定八年眞公德秀創之民賴其惠雖歉歲市無貴糴不六七年糴本化爲烏有舊籍無復存者嘉定十四年岳珂復置未久亦廢淳祐十二年舒滋復置

嘉定省劄 承議郎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岳珂申照得本司所管九郡建康留都民物繁庶絕在下流因船腳道路之遙平時米價最高於它郡次則徽州阨峴山多田少與廣德小壘俱在水次不通之地太平寧國山圩日相半高下既殊或旱或澇難得全熟池州南康雖通水次素少積貯惟饒信舊來產米卻緣溪港夏漲則歉鬻貪價多輸泄於下流歲事或稍不登則秋冬水涸縱使有米接濟亦無道水可致之理故非於閒暇時爲之圖度則民食之慮必軫顧憂珂自祗服馳驅濫書下考適緣商總領到任趲辦軍儲一頓段併發淮上綱運一并蒙朝廷指揮對撥米斛一年之間已及四十一萬八千餘石比之去年以前雖是軍興年分每歲不過五萬石幾及十倍以此倍費與發漕計頗費支吾第珂謹守公勤極力裁節浮冗見今虛管錢物比珂到任交承之外幸已有增無虧今珂願以本任內遺積到錢先於本路八州軍撥糴本樁糴米四萬石內建康係會府勢須樁積稍多方可接濟既在珂置司去處容珂一面躬

親續行措置增數樁糴別具申聞外八郡各糴
五千石趁此秋熟委本司主管錢物官逐州通
判監糴於本處令敖收貯專一充糴支用每見
令責領官錢歸各州日下起糴仍委各官每一
員催促兩郡往來譏察米價催糴限在日近糴
足以後年分每歲九月趁米出起糴於一兩月
內糴足至次年二月以後農務東作舊米價長
二麥未收之際止照元本價直量搭官吏糜費
每石不許過二百文出糶委本司錢物官拘收
元本次歲收糴如初如此則龍斷之民每歲乘
時閑糴要利者必可警戢而青黃不接之際各
郡有五千石之米在市米價自不能長其上件
糴米本錢並係珂以本任所積自認抱糴候每
一郡糴足逐郡具所糴錢米實數供申　朝廷
將來替滿即不敢侵動元文割前政漕計錢數
並行抱認發足亦不敢分毫侵動　朝廷樁管
本司錢米之數伏望鈞慈詳珂所陳事理特與
先次劄下本司從申施行仍乞併賜劄下從本

司徧牒逐州軍通判照應遵守樁管出納如州
郡輒緣乞用妄有侵移許本司將當職官具名
奏劾乞比擅用　朝廷樁管法坐罪公吏仍從
決配貴得民間永久均被實惠又申照得珂自
申請以後即行分委寧國府南陵縣丞承奉郎
張琮徽州歙縣丞從政郎王槐饒州判官承直
郎上乘寧國府監稅從事郎汪敦中等官賚發
糴本前去逐州軍收糴各五千石節次承諸郡
申到別敖安頓已將及數又續次委本司幹辦
公事承直郎李知孝於建康府廣濟倉招糴到
米一萬石係一頓先行糴足已行開具供申但
照得上件米雖係珂任內趲積糴到一司財計
本皆　朝廷之物卻恐諸州於春夏之閒爲見
係已入　朝廷帳冊須欲申密不敢擅行支糶
及至冬間粒米狼戾又不敢再以元錢趁時收
糴上下牽掣橫生顧慮非惟發斂不時豪民壟
斷增價自若民不被惠有失平糴之意兼新陳
不易積畜久之必有耗折遂成無用深切可惜

乞免附朝廷樁管支冊從本司令項拘權不拘糴糴月日責在逐州知通常要本錢存在於春夏之間出糴接濟細民冬間仍舊收糴樁積宅時緩急亦可備朝廷科撥支遣不致有失指準實九郡民生莫大之幸伏候指揮右劄付江東轉運司從所申事理將今來所糴米五萬石免行收附帳冊樁管仍徑自行下所部州郡照應常切遵守施行準此

淳祐省劄

朝請郎試司農少卿提領江淮茶鹽所兼江東路轉運判官兼尚書省提領分司財用臣舒滋狀奏照對臣猥以非才誤恩將漕嘗拜手莊誦國史咸平二年詔諸路轉運司申淳化惠民之制歲豐熟則增價以糴儀歎則減直以糴懿範昭然以平糴惠民為先而奉行朝廷仁政者實漕臣之責竊照參政負德秀將漕江東嘗於建康創平糴倉事久尋廢自後尚書岳珂撥米一萬石樁留為建康平糴之備未幾亦廢近歲尚書陳塏寓治當塗就糴

平糴而建康司存之地則猶為留都會府兵民繫庶歲事小歉米價易翔即有待哺嗸嗸之窘若非官司預為儲蓄則何以為水旱之備臣廉朴自將不敢妄費除支劄錢數有增無虧外粗有趲剩并建康屢政積下米斛因前歲水滯賑糶價錢今就建康府復置轉運司平糴倉撥糴到米一十萬石般運水腳倉敖等費約計五百餘萬貫十七界官會內七萬石樁頓建康府廣濟倉三萬石樁頓寄納倉候起置倉敖日令項拘樁所積米斛照本司見行體例每歲春冬兩次賑濟或遇歉歲糶價增長則減直賑糶卻將價錢於秋成措置收糴樁管接續惠民如所部州縣或以歉告則可以推廣賑郵庶幾江左一路之民俱被朝廷之實惠所有起蓋倉敖及合行事件從本司一面措置施行奏聞事照得平糴倉近年以來在在有之始意未嘗不欲惠民多因官吏非人弊倖百出或移易他用或妄稱折欠監平人補納反為民害或今寄運

使能以趱剩錢糴米置倉此意亦可嘉尚必須
後人相與扶持毋致侵移作弊專責都吏掌管
遇歉歲則發糶秋成則補還立爲經久規模可
也仍用具數目置冊具申一朝廷凡遇新舊交
承皆分明登載簿書同交割帳狀申上庶可拘
催免陞蔺弊合議行下右劄付江東轉運司照
所申及照對內事理疾速
措置施行申尚書省準此　咸淳元年七月馬公
光祖判云當使三來開閫昇人愛余余亦愛昇
人公帑所儲毫分不敢妄費思欲爲此邦建一
久遠利益事無如平糴呈撥米價錢差人糴是
十萬石併令創倉敖盛貯續踏逐到舊稻子倉
基址鼎新創造屋四十六間敖一十二座以三

銜正泰階平陰陽和風雨時十二字爲記專一
椿頓上件米十萬石今開具條畫如后
一照文思院斛造一石斛五斗斛各一十隻斗
及連柄升各二十隻當官較制雕記併造三
色籌共一千五百根發下遇收支畢拘收本
倉不許移用
一於本府三通判中選委一員充提督官凡倉
中管鑰一應事務任責提督所有合差議察
倉官一員專任出納之責請提督官於本府
職曹官中選差能事者充之以才不以序仍
專差都吏充統轄拘催收支專一任責補糴
每年須管數足
一每遇青黃不交市糴踴貴先喚上牙人供具
時直實價卻於時價中減價二分出糶謂如
時價每石二十貫則減作十六貫之類若時
價頓貴又在臨時斟酌痛減

一出糴必減時價卻恐米數因此銷折今別撥十八界會一十萬貫置解庫一所名曰咸淳助糴庫則例並依本府解庫趁到息錢專充補糴管要糴足十萬石之數若歲久息羨則增數收糴

一天時不常豐歉難必設遇歲饑當行賑濟本府自有區處不許將本倉米及助糴庫錢作賑濟支移

一此米本以濟糶糴幾過價貴便當出糶卻不可逆慮補糴之難從而措數今州縣常平米亦多是官司不肯擔負以致陳積腐壞反爲公私之累今既有庫息裨助則補糴不難但有一說若遇豐年發糴不盡未免有陳盦灰蛀之患合用以新易陳今著爲例如有糴不盡米從本府作軍糧支遣卻於輸納秋苗時撥數就倉交納盤量抵還庶幾此米常新又免般擔勞費

一糴在春夏糴在秋冬糴到本錢須是拘樁有所今仰提督機察官將糴到錢即日拘工寄收常平庫令置簿籍必糴米方支如有分文移易並依常平法

一出糴照本府甲牌戶口三日一次每大戶五升小口三升憑由支錢給米其有經紀小民於當糴日分奏錢不上或出外他幹未曾收糴者許於後次一併補糴不許邀阻

一甲牌戶或有遷移或口數增減或貧富升降請提督官行下各廂每季從實鈔具結罪保明仍不時覈實如有欺弊廂官對移廂吏重斷仍許人陳訐

一出糴合分場分以防壅併城內分六場城外分四場各就寺觀廟宇寬闊去處東廊交錢西廊糶米庶免壅併之患

一出糶每場委監官一員吏人庫子斗子各一名十場分作兩日每日各支點心錢監官一貫轎番等人共二貫吏人庫子斗子各六百文十八界

置場糴米撥斛拔手等人寧無糜費若官司
不與匣處則必濾取於客販之人所合照苗
倉官拘錢例斟酌裁減除倉官免支外每石
計支糜費六十文十八界但苗倉則取之於
納戶本倉卻不當取之於糴戶今從助糴庫
息錢內每年照所糴客米數稟支此只是防
其漁取糴戶耳若本府自於諸司回糴卻不
當支專知一十文攢司貼司共六文斗級二
十文腳夫等一十文門司二文門子一文請
是匣一文
在倉之米以新易陳固無十分耗折但米之
蛀腐多在經梅之際卻是四月以後糴不盡
之米直待新穀登場方可換易此時則不能
無些少耗折創立之始若不曲盡其慮卻恐
向後日積月累耗折必多其流弊必至於入
則取贏斛面出則減尅斛面以補不足豈不
有失初意今立爲定式凡糴到之米自次年
四月以後未曾支糴者每石與豁耗折一升

一前項雜支並於解
庫趁到息錢支給
平糴倉落成設醮詞 聚粟積倉憚民饑之由
已獻花酌水冀天聽之鑒衷蠲潔落成屏營望
賜伏念臣某久司漢綸稔察昇吐未作成風於
服田乎何有窮閻捐哺惟艱食之是憂力撙公
餘捐儲平糴粒粒皆知於辛若家家期逢於飽
溫必求實惠之旁周吏頼後人之增廣念吏有
時而代去孰守成規惟心與帝以相通庶幾永
保願鑒老臣之經始曲綏民命以圖終億稊既
豐千燈相續崇墉粟粟將百載以常存多黍陳
陳無一夫之不獲○**門牌詩**人人飽喫昇州飯
世世常存老守心○**記云**我朝本仁立國置常
平倉與義倉並蓄以取民者還以予民作法良
矣歲久蠹於支移隱漫吏持空鑰相授受部使
者一請治之株連不幸而銖粒弗可得易地通
惠幾以養人者害人矣天時不齊豐儉迭異趙
清獻富文忠寂寂笑人地下民有遇荒而莫之

救以死間有爲平糴者視饑由己豐而入儉而
出較元直無取贏或可助常平義倉之不及庚
寅辛卯余令千越年饑勸分不遺餘力僅活疲
羸既又諭大家貸助倣平糴備先具凡得我心
之同然者梓應嚮奮爲斛四千計公家之積與
大家所益略相半余嘗愆于西山眞公公喜爲
記顛末會余去弗繼而直幸存後一二紀間遇
水災邑人藉以摺運寶祐初余守當塗儲粟二
萬亦盡吾心焉耳矣暗京生齒甲江左歲一告
侵操瓢乞食恤恤莫之適饑商賈儈錢箕權以
乘其急而糴價翔不能遏見大夫璧視嘿莫敢
下禁切之令幾若負牧芻之寄者余心憮焉載
稽往牒名存實數舊平糴所儲纔三萬昇數百
萬家殷値緩急杯水救輿薪之燎憂憂乎何以
制其昂而抑其躍也廼縮冗節浮糴七萬斛通
舊積合爲一十萬度地建屋以廩以峙扁曰咸
淳平糴倉又輟芝楮二十萬立助糴庫歲取息
以補其價之折閱官吏斗級簿書燓費給各有

式然余志不於是晝也增益相因至去乃止告
成之日揭虔額天顧俾勿壞於虖天地生物之
德　祖宗立國之仁均是心耳余雖不敏獨
於昇人有緣余愛其民民亦愛余今承乏三矣
老至而耄及之行且乞身去所以爲此邦計者
惟是心在天下事莫難於經始亦莫難於繼成
其嗣今與我同志者庶維持於不壞不滅而後
可昔後村劉公嘗創平糴于浦城西山記之曰
必秉彝盡亡而後此倉可廢噫此心法也惻隱
之心人皆有之心心相印得無望於後之人後
村書倉門兩扉曰且與吾民留飯椀登無來者
續心燈余於是倉亦云咸淳二年正月十五日
記　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沿江制置大使
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兼江南
東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
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金華郡
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捌佰戶馬光
祖撰并書朝奉大夫秘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

轉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借紫趙孟頫篆蓋○

王積翁周稷思堂頌

皇帝即位之明年改元咸淳下詔藩侯以下爲　朕培植根本大使同知馬公治昇尤急根本注意築廩儲粟揭之曰咸淳平糴倉揚休命也扁治事之廳曰稷思堂示不忘民也公三握麟符襃忱秉忠藏感思報自昧爽至中昃泄事無懈容公之思深矣夫思者天理之所存民胞物與之體驗也稷思天下之饑猶己饑之稷何爲汲汲哉解於其思天理流行有不容不然者公慨思陪都生齒益蕃忽歲侵卽艱糴迺縮浮費博米十萬石作室廩峙揀吉告成青紅濕新攀星納月公之思其少遂矣乎汝別駕治其凡汝郡功曹司其出納以才不以序約法斂散侵移有罰公之思其周悉矣乎古者春頒秋斂有旅師焉恤民艱厄有遺人焉辦谷待用有廩人焉藏餘待須有倉人焉周公之制度可謂詳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其入周公之思人矣南軒謂惟孟子此篇能發明周公之心然則后稷奏艱食稷之思也周公制委積周公之思也公之置平糴公之思也嗟夫稷以民饑而思民公以思民而思稷所思以名斯堂不亦宜乎門生王積翁採諸民風爲之頌曰

厥初生民維汝后稷思天下饑敎民播穡其思伊何心起經綸阻饑由己痒痾切身農事開國周重斂散迄用康年魚麗晏粲平糴巍巍曰惟爾悝壽昌之規漢人使之我　米義倉徧于天下平準之法創于淳化熙豐柄臣過思變更元祐反思蒼生以寧雀鼠遯肥塵沙積厲登不爾思公私交累陪京敵國翠華大都梁盧窒繁執懷永圖北平鉅公三尹東土區脫既清綢繆牖戶乃積乃倉立粟埋粱不負爾腹以永蓋藏堂曰稷思維公初意我思民饑心焉不置心心相續如佛傳燈刻弊益厪以莫不增后稷云遠萬年胥契今之視稷後猶今視嘉祐廣惠五夫社倉前思魏公後思紫陽公將告歸帝曰未老天

相者後過中書考惟仁必壽惟德永年昇人歌之作此頌焉

後記云

余之三至金陵也欲為邦人創平糴一倉積米十萬斛夏糴冬糴以濟之食自咸淳乙丑秋七月至丙寅春正月共得七萬石事力僅僅弗克繼則以前帥王公埜所蓄三萬斛足成之且識之曰儋未即去不以是書今自二月以迄八月再糴三萬合為十萬而王公舊積不與焉蓋其初已申　朝廷椿管不欲混此數也夫出糴之價微損固足以見惠養之心收糴之價不常則不可無變通之法此助糴庫所由設也庫始為本芝楮二十萬今陛續增至八十五萬雖然猶未也緡累充廣歲衍月益俾所入常有加於今日則此庫不為無助毋已則糴價但可畧減不可用今日之例減之太驟以致後日難補若夫糴有餘以助不足使十萬斛之數永永無墜不無望於後之人是歲重陽日馬光祖謹書

三記云

平糴倉之設自咸淳乙丑七月至丙寅正月得米七萬石又自二月至六月再得三萬石合為十萬石余嘗記其畧矣丁卯冬糴二萬斛而為十二萬戊辰春再糴三萬總而為十五萬如雞哺雛勻積會累所以及此數者偶值歲稔司造實嘉相之然為是倉深長之慮有二焉其一餘米不可久頓當以新易陳庶米色常新而民被實惠其二糴之價常損糴之價常多恐異時措置糴本之艱有折閱合須之患於是先創助糴一庫為本百萬收息補糴又懼其所入之微也則再創西庫以佐之合兩庫為本二百萬然余志猶未慊也輟郡帑之有餘助兩庫之不足俾是倉是庫相為無窮則余雖去猶不去也咸淳戊辰夏五上澣光祖書

制置司倉 附本府廣濟倉內又有小倉三所曰東倉曰西倉曰中倉並在南門裏沙窩一帶

古苑倉 吳大帝赤烏三年使御史郗儉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名運瀆 按實錄宮城即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運於倉所時人亦呼曰苑倉瀆 咸和中修苑城惟倉不毀故名

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全宮城之西北

古大倉 晉咸和中蘇峻反王師連敗績時太倉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太倉在苑城內亦曰苑倉 乾道中趙公彥端廣濟新倉記云圖記獨稱吳苑倉在苑城內於晉爲太倉餘無聞焉此蓋未考也

古龍首倉 按隋食貨志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常平倉東宮倉所貯不過五十萬

古東宮倉 唐六典云東晉有東倉石頭倉

石頭倉在石頭城內吳置晉曰常平倉南朝因之

唐武后徙縣倉以實石頭神龍二年移倉於冶城

晉史庾翼傳云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石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咸和二年蘇峻逼遷天子于石頭以倉屋為宮梁侯景被臺城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一石七八萬錢人相食通典云晉曰常平倉自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不糴糶陳因之古跡編云唐武后光宅中徐敬業舉兵使其徒崔洪渡江修石頭城以拒守敬業平置為鎮仍徙縣倉以實之神龍二年廢鎮即移倉於冶城何遜石頭城詩曰萬雉極衿帶億庾兼量出蓋謂此也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增創轉般倉轉般置倉昉於淳熙為屋不多歲久損敝景定壬戌制司及本府共創修三十座敖屋

制司修一十五座止是因舊修整用工不多其敖眼以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餘成歲金生麗為號應副盛貯　朝廷所撥米斛自景定三年六月十六日興工至當年八月二十八日畢工共費錢四萬五千三百三十五貫有奇

本府創修一十五座其鼎新創蓋一十一座敖眼以天地元黃宇宙洪日月盈昃為號增修舊來四座敖眼以辰宿列張為號自景定三年十

月十六日興工至次年五月十三日畢除朝廷科降一十五萬貫米三百石外本府實增用三十九萬九千五百餘緡米九百二十石有奇

重修府倉 景定四年鼎新修創八月初四日興工至五年正月初八日畢敖屋計二十四座以天地元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劒號巨闕珠稱夜光果珍李柰爲號總費錢一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餘緡米一百一十二石有奇

大使馬公光祖咸淳二年四月內重修建康府城下倉更名**廣儲** 糴錢十八界四萬四千有奇米二百六十石有奇

創制司倉 制司米舊附廣儲倉咸淳元年四月內卽廣儲倉側隙地令蓋制司倉爲敖四前後屋共三十一間糴錢三萬九千九百餘貫十八界

諸庫

犒節從物庫在府治西廊

節儀庫在玉麟堂東廊

椿積庫凡四所一在府治一在府治之南劉公珙建一在府治東陳公俊卿建一在府治東南錢公良臣建

都錢庫在府僉廳之北常平庫軍資庫節制庫修造庫節用庫經總制庫公使庫皆附焉

禮尚庫在府治西廳馬公光祖立家之巽爲記開慶元年夏四月建康府創禮尚庫何以書始也初府號陪京地大物夥諸司錯立守臣以制置使掌留

鑰冠冕諸閫歲時慶勞賓餞講信修贄相望于道報施覿儀公出私入以故說者謂天下禮餽之盛首蜀次金陵筆之史誇以爲異寶祐乙卯裕齋先生金華馬公以戶部尚書來鎮至之日首斥供帳器幣以賜戰士諸饋遺率遞易以報纖毫弗入私帑又四年復以資政殿學士自京湖再鎮規置視前有加一日歎曰互饋當禁人謂吾婿奈何迺卽治寺西偏闢屋數楹裒他司所致籍入而吏掌之若稽錢若幣帛百物悉筆以輸暨報也卽取於是摠藏記禮尚往來之語扁曰禮尚庫成謂門人眉山家之巽曰爾其爲我識之之巽自惟生晚筆弱何足以知公盛德鉅美嘗恨世降道微廉恥不立蓋有流俗非義之事而士大夫習熟見聞以爲當然恬莫之惟往往依託事理覆蓋其迹迹是心則非名正實則悖區區之饋諉曰人情之常惡可以己弗思我施彼報曾不旋踵交手畀付如取諸寄其與攫而懷括而囊者幾何無他一自欺之心爲之耳非公特立獨行一介不取孰能返之正而示之法哉蓋公少從西山眞公講道授大學忱意毋自欺之旨平生事君治民修身範物皆得諸此上嘗大書忠實不欺之堂六字以賜見謂稱情是庫之設蓋亦不欺之餘事也先是清獻崔公文節楊公亦嘗禮餽然規模未立美意弗嗣禮尚有庫斷自公始事雖小於人心世教有關遂拜手以書景定元年十月朔旦門生承事郎特改差充沿江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家之巽謹記

公使酒庫 在天津橋側馬公光祖重建唐爍爲記開慶改元四月丙子制置大使留守資政馬公復建江閫爍以支郡掾贊制幙公閫府政事前二三年修舉矣獨公使酒庫未暇及越六日辛巳迺命爍曰酒百禮之行也公家日用巳飭吏任責汝其典司之越十日辛卯特枉牙纛親莅庫所度地下窄視屋敧斜又命爍曰庫百物之藏也

因仍架陋如欺弊何汝其改作之繇是捐資以闢地聚材以興工若外若內一撤而新大門公廳皆北鄉廳之後則酒官便室也門之前則神宇吏舍也周遭于其左則麯米物之敖七醉三色棧之庫也而又附以碓米之屋綿亘于其右則列竈攤饋之場醅酒供筵棧之庫也而又加以滌器浸米之所若井亭若槽池規制具備惟聯屬於後名醅庫者因舊而葺爾為屋凡七十間限以窓戶甃以磚石飾以丹艧他如鐵冶鏤之錡梁栢醡之造動用器具凡三百餘座不堅固精緻經始於四月壬辰考成於七月乙卯工計傭二萬一千二百十楮計緡十萬二千六百米計石五百二十六匠以民貲雇而不抑差物以市直收而不科擾方聽事之成也公再涖庫所大書六必二字揭之楣間實取呂令命用六物之義及工役之畢也又至庫廳而申命曰庫新矣酒今其新乎有門戶以嚴出內有庫舍以謹蓋藏有器物以足用度繼是則酒官之責也

夫酒一事且古人兼用六物必無差貸其精且詳如此況有大於酒政者乎然則職斯庫惟斯義其必毋懈怠毋苟簡毋不屑經意事事勤謹物物精潔庶乎泉香酒冽可以共祭祀可以奉燕饗可以行賜須斯無負公造庫命名之意云歲中秋日門生從事郎太平州軍事判官兼沿江制置大使司
僉廳唐爍謹記

醋庫三所一在舊米市一在安樂廬側一在鞏子巷

雜物庫在軍器庫側

鞍轡庫在節儀庫側

淮士典庫在大木頭街

封樁甲仗庫在大軍庫東

古石頭庫吳都賦云戎車盈於石頭注云石頭城中置府庫貯軍儲故曰盈於石頭今廢

右隸建康府

制司庫在府治都錢庫內

都受給庫在軍器庫側

軍器庫在經武橋東寶祐五年馬公光祖修舊增新申嚴約束勘會軍器庫前此竊弊百出漫不可考本司委官將在庫器甲衣裝等逐一分別好怯作三等排垜內天字號係創造新修地字號係堪中支遣人字號係略損當修重新置籍各關防出納申嚴火禁創置防虞約束監欖之類并鏤版牓釘掛庫廳務令經久可守今開具下項一出納軍器前此俱有情弊請如以堪好者關出而以損弊者交入又有交受之時必要需索雖積庭下兼旬累月得錢即交不得錢則百般作難軍人貧寒何所從出本司今既一新規模必要痛戢此弊已牓曉示門外許被擾人指實陳告定追究犯人重作施行諸軍交納軍器若非元物即是情弊其雖有損汚去處而本是元物者合印交受添修不許邀阻一前此軍器走失皆因提點官不曾躬親下庫出納及蕩無門禁之故合於庫前新創提點官廨宇一所既便於監臨又置門司一員貼門一人專一檢視出入庶幾可以革弊已牓曉示庫門其有輒盜一物一件者並從軍法一遇出戍回戍教閱收支多者委制幕一員同共監視自餘委提點官一防虞器具十頂缸三十隻提水桶五十隻扛水桶一十隻麻搭二十箇料杓二十箇鉤刀一十把大長梯四連大索二條鐵貓兒三箇大斧四具大鋸二連以上並排列庫廳一防虞官兵三十人係就教場防虞人內差撥專一在庫逐夜分鋪知更提鈴循邏外又差合千人一名充

部轄一每夜於發更前請提點官將本庫職掌庫子防虞等人先次點名畢然後關下門鎖如有不到之人即仰具申重作施行其本庫合干人雖隸提點官卻不許使供私役本司亦不測差人撞點一在庫一應合干等人並不許帶火入門遇夜亦不許點照燈燭責在守宿監官常切點檢如違并例坐罪一庫內烘焙弓弩並請提點官早晚監視入爐開列火力炭數如后春秋兩季火力七分四十爐每一爐日支炭一斤四兩炭壹六箇夏季火力十分四十爐每一爐日支炭三斤炭壹八箇冬季火力五分四十爐每一爐日支炭一斤炭壹四箇一弓弩庫眼既有火焙與他庫眼不同每夜須責庫子入庫守宿照管所有鑰匙令作一匣盛貯責付當宿監官取掌以防緩急次早仍納提點廳一庫子舊例每名月支錢三貫文飯食係各人自造本司既嚴火禁遂自四月初一日為始行下火隊照作院工匠例每名日支鹽菜錢一百三十文米二升做造飯食支散一各庫置庫曆簿一扇將已排點衣甲軍裝等逐一鈔上遇有收支每五日一次結轉請提督官僉押一月一次轉上總簿赴使廳呈押一增創暑往字號庫屋共六間計用工物錢三萬三千三百五十二貫文一新創提點官廨宇一座剏造門樓廳堂屋宇共一十七間并在下裝修床沓等及週迴墻圍木植塼瓦計用工物錢一萬六百四十貫九百一十五文

回易庫 在斗門橋西

抵當兩庫 一在御街錦繡坊之南　一在寬征坊

惠軍典庫 在十三丈街

右隸沿江制置司

軍須庫 係安撫司庫在軍資庫之側　防江靖安兩酒庫元隸安撫司

錢入軍須庫乾道八年將建康府酒庫并撥歸提領戶部酒庫所拘認本司兩庫酒息錢每月以乾道七年息錢數爲額成年計五萬七千三百七十一貫五百九十五文分十二箇月取撥入本司軍須庫收附支遣續承提領所牒報趁辦不敷於本司息錢元額權減四分之一每月撥到三千八百八十九貫一百八十四文○本司元有抵當庫將錢本寄借應副猪羊牙戶從便打發猪羊客人收息解發續於乾道八年六月內建康府置庫用本並從本府猪羊打發務依售拘收息錢每日分隷解納本司軍須庫交納每月共收三千一百餘貫文昨自前政吳大資任內於淳祐十年正月一日省廢所有上項課利錢本府卻以收到外三縣酒稅錢內照淳祐九年收趁錢數撥解本司成年共收八千三百一十三貫五百文十八界會分作四季撥入本司軍須庫收附支遣○本司親兵雪窖二所坐落城北門外遇冬月差撥官兵收藏冰雪至夏月變賣收錢入軍須庫若兩窖十分平滿除公用支遣外自餘約賣錢三千貫文十八界添貼支遣○本司近於寶祐六年十月內蒙前政趙觀文以本司財賦匱乏支遣不敷遂於沿江大制司常平酒坊內分隷奉橋新昌徐莊錢村四坊撥付本司每月共得息錢七百二十貫文十八界續於開慶元年五月內蒙安撫馬大資再撥新城吳村兩坊息錢二百二十四貫文十八界通前共六坊一月計錢九百四十四貫文十八界其錢制司徑自催理只將乾息錢撥入本司軍須庫支遣官屬月給

此安撫司財計之大略也

右隷江東安撫司

大軍庫 在總領所

都錢庫 在大軍庫西廊

激賞庫 在大軍庫東廡

椿備庫 在都錢庫之側

抵當兩庫 一在舊米市 一在雜行街

公使庫 在總領所西廳之西

見錢庫 在飲虹橋下保寧坊之西

右隸淮西總領所

錢物庫 在轉運司東與花園相對

雜物庫 在大廳西廊

公使庫 在雜物庫側

[illegible]庫 在轉運司衙之東

右隸江東轉運司

鳳臺酒庫 在天津橋之南

鎮淮酒庫 在 御街建業坊相對

嘉會酒庫 在大木頭街

豐裕酒庫 在南門外西街

龍灣酒庫 在龍灣市

防江酒庫 在北門外

東酒庫 在上元縣之西

北酒庫在太平橋之南

右隷戶部提領酒庫所

務場

榷貨務舊在總領衙西今改爲總所屬官廨宇

雜買務舊在總領衙東南今廢

市易務舊在新橋南今廢

平準務舊在御街東今廢

平斗務舊在壽寧寺西今改爲屬官廨宇

鄉稅務在寛征坊苴河下

夏稅物帛場在府治設廳側

受給修造場在須春亭側

雜賣場 二所一在東南佳麗樓東隷制置司一在東南佳麗樓西隷總領所馬公光祖立

造船場 在龍灣

柴場 三所一在城隍廟側一在龍光門外一在朝宗坊之西

芟草場 在東門外轉般倉側

竹木場 在府社壇東

王（汝）稅務 在靖安鎮

抽分場 在靖安鎮

藥局

安撫司惠民局 在府治西淳祐十一年十月馬公光祖創撥藥本收藥材委官提督監視修製置四鋪發藥應濟軍民收本錢不取息 一在天津橋南一在銀行街一在鎮淮橋側一在靖安鎮

總領所惠民局 在正廳東廊置五鋪發賣 一在本所衙門東南一在太平橋南一在銀行街一在鳳臺坊口一在御街長樂坊左

都統司惠民局 在都統衙內橋亭東置二鋪發賣 一在天津橋南一在太平橋南

雪窨

行宮雪窨在城東門外

安撫司雪窨在城北門外

防江軍雪窨在雞籠山之側

都統司雪窨在城北門外

獄犴

左司理院在府治大門裏之右通判西廳之後

右司理院在府治大門裏之右知錄廳之後

直司在府治都僉廳門裏

總廟在府門外西南

兵馬司在效一營內

忠軍在馬軍營內

上元縣獄在縣治西偏

江寧縣獄在縣治西偏

營寨

侍衛馬軍凡六軍四軍屯城南一軍屯城東一軍屯府治西北與都統司諸軍參錯如古南北軍之制乾道七年移屯每軍有統制統領出三衙馬帥以領之號行司

選鋒軍在城西門崇道橋

前軍在城南門外虎頭山

右軍在城南門外黃家塘北

中軍在城南門外黃家塘南

左軍在城南門外陰山之東

後軍在城東門外蔣山南

駐劄御前諸軍凡六軍列於城之內外紹興十一年移屯每軍有統制統領官置都統制副都統制以領之

遊奕軍在北新街清化坊

前軍在桐樹灣以北

右軍在高陽樓及城東門外

中軍在保寧寺街

左軍在北門裏大街東

後軍在上元縣西景陽臺南十一營

廂禁軍營舊皆茅廬紹熙中章公森盡易為瓦屋數千間號曰新營其隸尺籍者始不與居民雜比有詔獎諭見第三卷

禁軍

武雄第一指揮在廣濟新倉東三營

威果第十三指揮在行宮北證聖院西

威果第十四指揮在證聖院東四營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三

威果第十五指揮附威果第十四營
全捷第六指揮附威果第十四營
忠節第十一指揮附威果第十三營
威果第四十四指揮在轉運衙西
全捷第十一指揮在太平橋北
有馬雄略第十六指揮在清化市南下街西
橫江水軍三指揮一軍附威果四十四營一軍
附有馬雄略營一軍附全捷十一營
忠義指揮在總領衙後

廂軍

効勇第一指揮
効勇第二指揮
牢城第一指揮
牢城第二指揮
剰員指揮一營巳上並坐落在城內西北隅

沿江制置司諸軍寨

遊擊軍寨 五所寶祐四年馬大使光祖建

前軍 在武定橋南

右軍在北門內
中軍在桃源洞
左軍在武定橋西北
後軍在桃源洞

寨記寶祐柔兆執徐正歲之三日制置使尚書馬公受命募兵賞明令修遠邇悅來越三月得票姚之士三千三百人辟諸營以舍之蒋是盤礴凡楊釜皦不匄而有亦旣協厥居矣公猶以人不根着怛然未有嘯志殖周爰相攸得故營地於武定橋之東而胥宇焉謂通川崔君泰亨續密而莊謂新安汪君洵之明達以敏晳機也使耦往涖其事賓墉賓屋百工皆作木章竹个葺把釘枚當其直而取秋毫不以符移黽諸下酒肉淋浪旬犒月飫士夫豫附竟役不盬一簞虹見而作驅見而畢凡斥帑百四十萬緡規地六百三十丈結屋三千二百楹而皆有嶠南北其檐巷以集于中道衢從其道門以達于西達搆旅有亭習射有圃祠兵有宮將軍偏禪各以袁序授室井乎如田之漁屹乎如山之阿江以南營壘將無與鳴行者嗟夫作者之遂熄固有佚四體於高明風雨其人而莫之隱者仁隱之勇不能赴之則或閫于嬉勇赴之智不能周之則或息于素君子謂是役也居約而施溥時謔而舉蕆工堅而事速建一營三物成矣九月旣望公載酒肴召僚佐相與落之或執簡而請記成事公曰吾惡夫謝者末之記也有謾而對曰公經營是以整底了士非以爲諂也其亦使士於此焉居則肆戎昭由則敵王儀又則劾首虜登其卽安而弛勞委公旣於草莽耶庸勸之以斯文俾勿惰而非以爲諂也乃記門生朝奉郎特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參議官胡居仁撰門生從政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幹辦公事梁椅

書門生通直郎添差沿江制置使
司主管機宜文字江溮之篆蓋

遊擊軍新寨 在馬帥衙之東開慶元年馬大使光祖招塡增刺新軍日多遂復建此寨以處之倍直買民地拓基周廣五百二十畝有奇選委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徐道隆幹辦公事林子諴董其事制帳總統王雄提舉官張勝佐之是年五月經始明年三月告成宏曠高爽甲于諸營下至床榻釜甑莫不畢備寨屋三千間制領將佐衙其一十一座計一百三十二間點亭廟宇寨門共四十一間甃井二十五所幷造井亭一十二間

防江軍寨 在城北門外耆闍山下

効用軍寨 三所一在府直街能仁寺後一在武定橋南又小寨在羅帛市

破敵軍寨 在大西門裏

精銳軍寨 在都統衙後

親兵左右部 在鹿苑寺側

策勝軍寨 中軍在城裏東北角右軍在北門城內

制劾軍寨二所一在城南門外虎頭山一在城裏

杏花村

龍灣遊擊水軍寨在靖安鎮

靖安唐灣水軍寨在古龍灣茆草岡

義士軍在遊擊中左後三軍屯泊

雄武軍在北門遊擊軍屯泊景定二年分屯宜城

江東安撫司親兵寨

乾道五年史公正志建在府治東後廢淳熙初劉公珙復建爲兩寨一在宮城東一在宮城北慶元

初張公杓重修寨記

江東安撫使司置親兵千人本乾道五年侍郎史公奏建建康留鑰之地控制淮甸雖宿重師一面帥閫弗容弛備乞通選本路禁兵至建康替一更戍遂建寨北門外九年有旨發選獨選建康兵足之淳熙二年樞密劉公復奏即城中爲二寨用便閱習雖千夫之聚其招與輯皆先以聞 國朝軍旅其重如此慶元乙卯春寶文閣學士尚書廣漢張公自襄陽移鎮下車布宣教令盜賊衰息綱道賑荒田里舒泰民事既舉乃修軍政初劉公徙北門之營因舊綴補歲久腐壞一風雨之夜棟橑伊軋卧者皆懼息大雨屋十楹一日仆地尚書命九言督視撤舊圖新統領崔彥使臣李榮率將校李保劉熹蔡俊分掌役事使臣徐升率軍典王永吏魏補掌受給材植百物軍典李瓊尉辛管金穀吏羅演朱繼先司案籍爲軍房甲仗庫合千二百八十

七楹又建亭爲主將號令點集之所夫軍旅非
徒習爲分合刺射而已將敎之出相須入相遜
同隊相親同營相和然後可以事其上昔晉侯
觀師于有莘曰少長有禮可用也因名東亭曰
觀禮西曰敎忠俾士卒識所趨嚮亦以告敢軍
者知訓齊本末之敘云十月承直郎幹辦公事
游九言記

淮西江東總領所總劾軍寨四所

一在江寧縣北眞聖廟南
一在興嚴寺北
一在馬司遞鋪寨東
一在報恩觀東北

廬院

六疾館 齊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立六疾館以
收養窮民

孤獨園 梁武帝普通二年於建康置孤獨園以養
窮民

養濟院 在宋興寺嘉定五年黃公度創今爲居養院

省劄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黃度奏臣伏見
中興會要紹興七年　高宗皇帝駐蹕金
陵閏十月詔以天氣寒凜貧民乞丐令建康府
疾速踏逐舍屋於戶部支撥錢米依臨安府例
支散候就緒日申取　朝廷指揮收養竊惟不
廢困窮　列聖家法嘉祐熙寧次第增廣上自

京師外及州縣或給戶絕官田或出常平錢粟載在史官前後可致而　高宗皇帝於多事倥傯日不暇給之時閔民之窮亦捐大農錢米以聽之其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德者與　祖宗同一心也臣猥以非才濫司留鑰適當旱蝗饑饉之後流離餓莩充徧城邑幾不忍覩頼　朝廷德澤賜緡轉粟拯其艱厄閭境生靈免塡溝壑莫不銜戴　上恩歌詠鼓舞唯是流移貧民養于僧廬者凡三千四百餘人去歲麥稔擇其稍壯者與之裹糧散遣歸業而孤寡老疾之人存者尚衆臣遵奉　高宗貽孫之長謀推廣

陛下發施之德政府城舊有養濟院前守臣錢良臣始爲規撫未廣收養不多臣遂於城南北剏兩養濟院爲屋舍百間每院各度一僧掌之所養貧民以五百人爲額春夏則稍汰去每歲用米一千五百斛其千斛取辦於常平五百斛從府倉耗米那撥費錢二千緡則取諸安撫司惠民藥局息錢出納稽核遴僚吏以董之又得廢寺曰宋興擇僧住持總督其事取民產之沒於官者爲田五百九十畝山地等五百十有九畝以供億僧徒又捐千緡就寺置質庫計其所贏每三歲買祠牒度管幹有勞行者一人爲僧嗣掌兩院事務凡窮民寒則爲之衣病則予之藥殁則爲之葬埋係畫區處纖爲周悉　留都繁會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無作業每遇隆冬凜冽之時米價稍貴則號寒啼饑單露枯瘁所在成羣非都邑氣象自今以往皆得安居飽食不復死轉于市井捐瘠于道涂懼其時改歲遷來者不繼則所撥錢米或逢中輟所置屋廬漸至頹毀是用不避屢瀆冒昧以聞敢望　聖慈特降　睿旨行下建康府及江東安撫常平司常切遵守所給錢米每歲照數取撥每得輒廢庶幾德澤深長與國同久干冒　宸旒臣無任恐懼之至伏候　　勅旨

貼黃常平米係每歲給養孤老米內分撥藥息錢係藥局收到即非解發官司等處錢柴蘆於

建康府公使庫歲計柴內支取並無侵公私去處伏乞 睿照三月六日奉 聖旨依右劄付建康府準此。

黄度䟦云 度守留都之二年歲比有秋瘡疾浸復思廣上施爰及今人共惟祖宗至仁同符三代在郡陶實有養濟之政高宗駐蹕詔旨如丹延斥幣餘營室廬而養食之董以緇流區畫纖悉拜疏上聞嘗恩報可聖主視民如傷光昭 祖武嗚呼休哉事適 權與條理未畧豐凶歲異所養不齊則緝熙上恩數錫無告異時牧守必同此心敬以德音義之於石嘉定五年歲在壬申七月既望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兼充江淮制置使黄度謹題管幹僧智壽立石 寶祐五年馬公光祖增葺居養院備其器用優其衣食廣其收養 榜云照對居養院創置有年些小租入旱澇相繼雖有疲癃殘疾之人無以為養廂分不與申收大失初意今接續支撥錢米下院給造衣食行下各廂根刷申解

一項院內見養貧民冬寒添置布襖袴綿被薦席內襖袴添支新綿作純綿台做造襖袴給散

一項諸廂孤貧老弱殘疾行丐之人自入冬以來行下各廂節次根刷到三百餘人並送院踏養仍接續根刷申解

安樂廬 二所皆馬公光祖所立一在北門高陽樓側寶祐四年所創也一在 御街西醋庫後開慶元年所遷也 **創廬規式** 照對本府係軍民雜處商旅往來之衝間有病于道途者既無家可歸客店又不停着無醫無藥陷於非命極為可念當使昨守當塗日嘗遵參政真文忠公帥潭日規式創安樂廬收養病人凡行旅在途及傳遞過軍罪囚等應有疾病並許經提

督官自陳晝時收入差醫命藥全活甚衆本府
今倣上項規式於城北門裏創置到安樂廬一
所擇僧看守命醫診視錢糧成料給之倉庫湯
藥隨證取之官局床榻器具一齊備庖湢沐
浴各有其所高明整潔務使至者如歸今開具
規式如後一軍民在路遇疾往往客店戶惡其
擾人又慮傳染多是不肯安着本府已告示城
內外客店戶并軍巡地分遇有經過人病患仰
即時具狀經提督官隨即押下差醫人診視給
藥醫治一狀諸司及鄰郡傳送到過軍等應有不
測病患仰防押人即時具狀經一提督廳押下醫
治仍仰元押人同共看視監管一兩獄或有罪
囚不測病患亦仰推獄具申本府一取判押下醫
治仍責本牢獄子同共看視監管一病人入廬
即時差當月醫官診視脉息證候共合用藥餌
經提督廳點對批歷赴安撫司藥局支請責付
醫人并看守僧如法煎煮服餌一病人入廬合
用粥米已置歷成料關請每病人一名日支白
米一升柴炭錢三百捌日支給若病重不食者
仰分明開鑿其病愈能食之人請提督官契勘
量添半升勿令失飽傷飽反致成疾其專典等
人減剋作弊全在提督官覺察錢米料盡接續
申關病愈之人無力可歸者計其遠近量給錢
米津送出廬一病人入廬應有隨身行李什物
仰專典即時對衆上簿收寄令病人押字候痊
可出廬日照數給還取領一病民有疾勢危篤
及病證奇異非見成圓散可以治療者仰醫人
審細處方別收買藥材修合其當月醫人不能
辨者一提督官申來或喚上全行或請名醫同
診視一病人在廬仰看守僧加意監督火頭煎
藥煮粥[illegible]杯諳鈴本府不測差人點撞如不留
意並加責罰一病人或有癱癩瘡瘍惡疾臭穢
不堪親近之人仰不許入東西兩廊合移入別
房醫治一安樂廬在城北門內高陽樓街坐落
東南路自五龍眞坐廟街入西北路自笪橋一
直取高陽樓街入一安樂廬屋共用過錢六萬

一千一百三十一貫一百九十五文米三十一石七斗二升五合○

增立新盧

安樂盧所以休養病于道路無所於歸者也始創於寶祐丙辰地在北門高陽樓側督以官守以僧診視以職醫湯藥取之公局錢米給之帑廩床榻器具無不畢備庖湢沐浴各有其所事目已見前志第僻處一隅非惟官府耳目不及而病者至盧亦已困殆開慶己未十二月遂改建于　御路北醋庫後其屋視舊盧增三之二又創置器物一千餘件督守醫給之制皆如故若夫更革之顛末終成之歲月於記見之官廳三間僧行職醫煎煮房六間佛堂神祠二間盧房七十二間門樓一間盧司門子房二間廚屋浴堂六間前後過廊并後門五間工物支費數目見于記其舊盧亦自兩存蓋欲各隨其便也○

盧記

景定元年春二月甲子建康府新作安樂盧成太守資政殿大學士制置大使馬公命元演記其事元演謝不能公色諭之曰盧之基子所訪盧之役子所相將焉辭乃弗敢替命初寶祐丁巳秋元演以富陽尉滿來長干謁公于玉麟公賓之幙習聞閫府事求所以與民利修軍容者次第觀焉尊所聞也安樂盧在北門高陽樓側廂於丙辰之冬見其規畫詳品式備守者儲者與鄰而居者手額相告謂茲盧纔兩年行道疾病之人全活者不勝計繇是作而歎曰仁矣哉公之政歟公聞之曰未也城北去關市遠甚盧以休病而趨者願以遠病之我將改諸尋易鎮荊未果明年夏四月公再領昇印元演復從公游一日謂元演曰予不記北盧改作之言乎以時考之可矣子儀圖之會得廢寨址于城闉廣袤二十丈卑郡治百步而近公曰宜哉適以十二月丙寅庀役爲屋凡百楹僧室醫房神棲佛宇煎飪之所圊沐之地衾簀器用眡北盧加詳備焉公又書安樂坊三大字表之通逵至是竣事靡金錢百二十萬米千斛有奇昇有郡以來盧之創自公始而周恩曲處弗使弗止可不謂仁乎蓋

自周官遺人之職廢所謂設廬宿候館以待羇旅以恤煢既者影響不存士一命以上踰與情錮其心瘝其力有民人而餓死於我土地者往往而是倘能爲四方疲癃殘疾者計邪惟我

朝眞文忠公始作安樂廬壽涉志士仁人必來取法公文忠門人也學其學而政其政固宜雖然公將佐 天子相天下熙寒濯疾甦醒彫瘵使大寓之內無一民一物不安且樂者此公全體大用之仁也廬登得以顏斯名哉夏五中游門生文林郎 特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準備差遣馬元演記并書

慈幼莊 在阜橋隷江東轉運司眞文忠公德秀創置馬公光祖增添月給 嘉定十年二月省劄江東貟運使申切見建康府自去年饑歉之後民食日艱生子之家多是無力養育因以遺弃道路或致轉死溝壑殊可矜憫照得在 法諸災傷遺棄小兒官司給錢雇人乳養以責戶絕田宅錢充而措置一事合隷常平今江東提舉司與建康隔遠奉行難於偏及申請待報必是稽遲恐失朝廷幼幼之意德秀今量度事宜將本司拘到諸州縣沒官田產措置召人租佃立爲一莊專以慈幼爲名計其歲入委官掌管月支錢米顧人乳養凡有遺棄小兒即時責鄰保勘會見得遺棄分明再行委官審實附籍給歷頭與收養之家每月支錢壹貫文米陸斗至伍歲止其無人收養者所屬官司召募有乳婦人寄養月給一同至柒歲止其欲以爲己子或有人轉覓者聽從其便仍從官司給據其抱養之初襁褓未備則以錢兩貫文給之其病患者聽自陳給與藥費死亡者支錢壹貫文即時除籍或豐年遺弃稀少支用有餘則儲蓄以備荒歲賑給今已差委官吏措置租佃開立條約關防偽冒頗爲詳審深恐日後官吏或移爲他用有失今來刱立慈幼莊本意實爲

可借今將本司見管沒官田產開具下項上元
縣管下僧智彬田地計陸百玖拾陸畝叁角貳
拾陸步王用賢朱伍四田地叁拾陸畝叁拾伍
步半溧陽縣管下僧德懋田地貳百伍拾叁畝
壹角貳拾柒步即學諭田地貳百伍拾畝貳拾
步伏乞劄下本司照會客勒碑紀載永永遵守
其於推廣朝廷幼幼之仁不爲無補伏候指揮
右劄付江東轉運司從所申事理施行準此〇
一在城及上元江寧兩縣管下應有遺弃小兒
如有人欲收養者即仰赴廂官尉司陳詞行下
勘會是實將所收小兒發赴提督官廳驗實給
歷照例月支錢米其地里遠者許令每季一頓
支請仍量給經費一遺弃小兒每人月支錢伍
百省米叁斗如願爲己子者及轉覓者皆聽其
便於提督官廳置簿壹扇號立小名以千字文
爲號每名給歷請至伍歲止如無人收養者仰
所屬官司名募有乳婦人寄養支請錢米至柒
歲止其支散月係提督官廳告報各人賫本司

歷同抱小兒赴廳審驗批歷支散一若有遺弃
小兒所屬官司憚於往復申聞及鄉保隱蔽不
肯以實告者當坐以罪一所養小兒如有病患
仰經提督官廳自陳量給藥費如不幸死亡支
埋殯錢壹貫文即時除籍一所支錢米係於本
司慈幼莊歷內每料關錢五十貫米叁拾石候
月終提督官具收支之數赴本司呈鄰一提督
官月支茶湯錢五貫文一慈幼莊手分月支紙
札錢二貫文一慈幼莊管莊人係將山保寧清
凉天禧四寺每歲輪差僧一人行者二人專一
管幹莊務收支并給散糧種每月共支米伍石
香油錢十貫文一本莊屋宇及耕具遇有損壞
聽申提督官廳備申差人審實支錢修葺一置
簿一扇凡本莊有什物農具耕牛等並籍于簿
以時稽考一置簿一扇在莊每旬收支錢米等
赴本司呈押一置砧基簿二扇將本司撥到本
莊田產並開具坐落鄉村土名四至畝步識一
扇寄收本司錢物庫一扇本莊收管一本違令

納夏秋二稅但于官物並下管屬縣分勒鄉攢紐具合納數目赴本司具呈發下一慈幼莊坐落係在上元縣長樂鄉地名皐橋於嘉定七年拘沒到僧智彬詭名置到莊地一十畝莊屋壹所共計八間各計伍架叉四廈內有倉三眼板全前後板門攻扇板壁六扇內有房三眼木窗伍扇床貳張廚屋十間景廈接連屋三間三廈及門樓壹潽板門全牛屋廿所計三間各計小伍架叉上瓦屋三間各計五架在下安羅磨壹副井羅鍋一副客屋三瓊瓦屋三間貳廈內草屋半間各計五架井黑犢牛一頭見係丁亮居住瓦屋貳間半計五架井黃犍牛一頭井小牛兒壹頭黃牸牛一頭見係陳念乙居住瓦屋貳間計伍架井黃犍牛壹頭見係王千乙居住黃牸牛壹頭黃牯牛一頭黃牯犢牛一頭井看莊黃狗兒壹隻見係黃王二看養一本莊田地立爲上中下三等收租田上等每畝夏收小麥五斗四升軍斗秋納米七斗三升軍斗地上等夏納小麥伍斗肆升軍斗秋納豆五斗四升軍斗田中等每畝夏納小麥三斗七合軍斗秋納米伍斗四升軍斗地中等每畝夏納小麥貳斗柒升軍斗秋納豆貳斗七升軍斗田下等每畝夏納小麥貳斗叄升肆合軍斗秋納米貳斗柒升軍斗地下等每畝夏納小麥貳斗陸升陸合軍斗秋納豆貳斗壹升陸合軍斗已上各係租戶自出耕具種糧淨納租數立爲定額每年責令管莊僧行照夏秋兩料拘催送納如有頑戶拖欠仰申提督官廳立限催促或遇災傷本莊具申本司委官

覈實檢放

實濟院 隸轉運司寶祐六年二月創 省劄太中大夫新除戶部侍郎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兼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余晦狀照對本司恭準省劄給降黃牓備奉御筆俾監司守臣軫念軍民刱置

養濟慈幼藥局等事晦誤將漕　指務廣
聖恩違在部內既因牒訴以建民　情近在目前
可無惠利以蘇民瘼竊念建康爲今陪都生
齒繁阜前參知政事臣眞德秀將漕日會置慈
幼壹局凡嬰孩之遺棄于道有能收養者月給
錢米至七歲乃止驗四十年間仍不廢然寡
廢疾之無所養者未暇慮及　正固所以爲賑贍
之策　明命一放敢不祗奉　德意遂於本府
右北廂欽化橋下踏逐到總所舊北酒庫後門
地壹段鼎新建造門廊房室通陸拾餘間聰闢
庖湢床榻衾帳色色具備採取　黃牓中請名
曰實濟院收養無告之民以壹百名爲額每名
月支米陸斗鹽菜錢一十五貫文柒錢五貫文
按旬給散且委通直郎本司主管文字洪穠專
提其綱受給抱闗皆分兵吏職之壹歲通計米
柒百五拾碩錢貳萬伍千貫文拾柒界竊照本
司自端平年間置賑惠解庫壹所以壹拾萬貫
支拾柒界爲本樁收利錢以備預糴濟民因楮
價折閱本錢失陷獲息無幾自晦到任借撥官
錢肆拾萬貫文量收解息數月之間得利倍之
若滿壹歲稍有贏用晦今將久例當得之錢撥
塡元借窠名行下賑惠庫正作伍拾萬貫文附
簿永充典本截自晦離任日尚有利錢貳萬玖
千餘貫僅可了今年實濟院月支之費本司蕪
湖縣寄納倉歲有耗剩米稍助經常今於本任
內將收到米令樁壹千碩留供本院歲給自此
每歲樁撥爲例且於漕計初無虧損見今伐石
登載規式以示傳遠儻繼者更能推廣
上恩緝續善意使天民之窮免至夭閼與德
秀之慈幼局經久並行其於九重懷保惠鮮
之政不爲無助除已具錄奏聞外欲望
朝廷更賜敷奏劄下本司照應施行貳月貳
拾叁日奉　御寶批知外右劄付江東轉運司
從所申事理將上項庫本錢令項具入交承帳
內其收到息錢專充養濟院支散不許妄行移
用具遵稟申　尚書省準此○

院記

聖天子新

美百度純亦不已迺寶祐五年冬十有一月壬
戌肆攽 御筆風厲臺郡修明舉幼鰥窮藥疾
建院設局之實政憂民恤下堯舜之用心也丁
丑制書馳傳下于江東爰飭漕臣總覈一道九
郡孚浹舉職也建鄴維今陪都生齒著夥
先是參預文忠眞公深惟治所思有以廣
上德意不使嬰孩弃而不舉爲支泉粟以鞠撫
之滿七歲乃止人樂收養免於夭閼于茲四十
載四明余公晦來將使指喟然曰幼而生生有
攸賴矣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者而未有常餼非
缺歟將營圖之會奉 明詔迺度地欽化橋下
明年春正月辛酉工徒並作而屋廬之房室有
列翼以門廡凡六十間而扁揭 黃牓語號曰
實濟院額以百人人予之米有常予之薪若蔬
準以泉有常典之以官若吏有常歲會之粟以
斛計七百有五十泉以楮計二萬有五千取粟
於蕪湖之庾餘而正其名取泉於贍惠之藏息
而益其本可以均而無浮可以久而無匱今而
屋斯宇廩斯養晝處而夜息支羸而起疲咸得
其所以迓續天地生生之大德所謂無告者不
待告而知免矣矧司存劑藥剗僞售眞始至饒
一新之 朝家遴布福星任之漕臺於此可以
觀矣或曰一人惠有元元必先其大者此特其
細竊謂不然援諸周官以慈幼養老振窮恤孤
寬疾之政佐天子保安萬民大司徒職焉而可
細視之歟 上指仁厚攄美有周將順惟其人
是可書已戊午寶祐六年春二月既望朝奉郎
廬山南馮去非記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重修**養濟院**院創於嘉定其來
已久事關賙卹當加之意景定五年二月十三
日興工重新整葺總費壹萬壹千貳百余緡米
捌拾貳石叁斗有奇

慈幼局 咸淳元年正月馬公光祖鈞判參政真公創
慈幼局當使將漕時嘗增月給而本府前此乃欠舉
行街市間有遺棄小兒合立規模收養仍委官提督
今具條式如後

一本府城内外諸廂貧民遺棄小兒或願收養
者具四鄰保明狀申提督官廳差人審實出
給歷頭照寳祐五年　大使已行例先支抱
養錢十八界四貫米五斗月支十八界三貫
米三斗至七歲住支

一遺棄之時恐未便有人收養遂先雇乳婦四
名每名月支十八界六貫米五斗

一嬰孩寄養在乳婦家萬一無人收抱亦合區
處今自一歲後照抱養人例月支十八界兩
貫米三斗就令乳婦家權行撫育如有願就乳

孀之家接續抱養者聽月給照支
一 每月一申民間抱養數併寄養乳孀家數申
提督官廳支請錢米仍仰各攜抱當官點名
以防僞冒其有病患者仰不移時經提督廳
給藥或有事故即時具申銷籍所有本府錢
米作四季成料撥付所委官廳收管月申總
數銷鋊錢一料以十八界五百貫米以百石
酒三百瓶爲準
一 行下諸廂及兩縣尉司嚴督地分巡邏諸處
如有拋棄小兒仰即時申解提督廳每收一
人與支犒酒一瓶如鹵莽失收覺察到官廂
官闕倖地分等人等第究斷仍關緝捕房專
一覺察
一 收到小兒恐無衣着本府逐時支撥絹布并
支無用衣服發下改造責令孀子付小兒裝
着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三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四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官守志一

書曰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由古以來官制不同揚州有牧有刺史有大都督丹楊有尹有太守昇州有刺史有知州事江寧有尹有知府事建康有知府事有節度使既具于表前代東府西州行臺列省既附于城闕志維今閫府所宅臺治所寓參佐賓僚之居甲兵錢穀之所

彙分序列宜考焉作官守志

府治

聖宋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南平以李煜故府爲昇州治天禧二年二月戊辰詔改爲江寧府置建康軍節度建炎三年五月丙辰詔改爲建康府節鎮舊號如故紹興三年以府治建爲行宮以轉運衙改爲府治在行宮之東南隅秦淮水之北詳見府解圖凡留守知府事制置使安撫使宣撫使兵馬都督皆治于此

設廳居中左右修廊

戒石亭在設廳之前

儀門在戒石亭之南

府門在儀門之南

鼓角樓在府門之旁

清心堂在設廳之後

忠實不欺之堂在清心堂之後堂名乃宸翰所賜前有二齋左日雲瑞右日日思

右史陸公廳壁記云堂制使尚書馬公爰

皇帝御扁作也初乙卯冬壑解節濡須道金陵
謁入公肅于玉麟揭忠實不欺之堂六大字壑
拜而請曰伊
上之賜昭公之心將易而名諸公曰否余起疏
逖際熙明猗無他技蚤莫檢省惟忠惟實惟不
欺慊未能也頃竢皋神皋登侍　清燕自天有
賁是訓是彝寘朝夕企瞻罔敢替明日謁正堂
六大字復臨乎上公之意可識矣稍環顧厥屋
傳聽事後面偪腋侵袤不能十丈老而將墜壓

軏敞公曷若斥大其制以奉璧奎之躔使邦之
人近光而自勸浴名而胥儆哉公未許也越三
載夏孟辛卯俾圖及書來諗政豐理裕百廢具
飭堂徹而新矣扁揭而奠矣以予知顛末俾爲
我記之壑竦而作曰非忠實不欺然邪昔之君
子聽政修令彛儀定志亦既疏戸廷截阼戺至
其疇酢餘隙以涵以滋又必有爲之地參之舍
延壽之閣韋郎之宴寢是也矧陪都地鉅物夥
表拓裹鎮有臨護之大有湊犇之衆胥湫則煩

神壅則涸所以賡續其無倦權度其汎應不在斯乎而百二十年來非丞名卿相褰廳宿圖更牋迭壁獨斯未暇者堂所安也纖緻於所安嫌也烏虖盡心之謂忠心所不便不容矯循事之謂實事所當革不容緩公寧躬改作之匱而必遺後人以安身臯德之柢寧舍撝避之謙而必畀斯人以存我厚生之福非其中有不能頃刻居者必不忍自欺邪不自欺則不欺君矣退食之暇補旦晝而棲太虛實天目而葆方寸愈委蛇愈儼恪愈渟深愈通溥堂也者其德之輿歟雖然公人中龍也可以雷域中可以雨天下北門鎖鑰非準不付一衣帶水果限南北邪或曰一堂之營無述焉可也其不敢不述者公所命也堂爲間七後是者五爲各翼以步廡臨以軨軒中爲航齋公成畫也滌差通判汪洵之治其凡滌差總管鄭良臣課其悉叶勷迺司五胐竣事公遴委也公名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師事毋自欺齋西山眞公有本固如是今以寶章閣學

士制置沿江兼留守　行宮云寶祐五年閏月旣望朝奉大夫行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時暫兼權　侍立修注官兼　崇政殿說書陸壓謹記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節制本州屯戍軍馬胡大昌書并篆蓋

靜得堂在忠實不欺之堂之後

玉麟堂在忠實不欺之堂之左後瞰青溪前臨芙蓉池**喜雨軒**在前**恕齋**在後**有竹軒**在旁**靜齋**在右**學齋**在左杜公杲記學齋云人不可以不知學也五常之性未嘗不均涵養日加然後光大人不知學愚者日以昏不肖者日以悖天之予我者亡矣是猶責履於跛責視於眇不足以有行不足以有明也百工伎藝罔不由學士大夫求善於吾身有用於斯世反不知學而甘心於昏且悖豈不謬哉余以非才荐更任使踰七望八分閫金陵軍民事夥坐廢讀書間得少休凝神默坐溫故知新不敢以老而怠府治便坐率高堂敞楹

以侈燕飲以合優樂非藏修隸習之處東偏有
室三楹介於內外頗爲安便止留北窗餘悉窒
塞殊失艮背之義歲久地潤非昏曉重着之所
宜於是辟南以得明檖地以離濕其南正面堵
墻一物無所見寸步不可行子曰人而不爲周
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周官曰不學墻面遂
名曰學齋讀書於此延客於此間亦治事於此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求其所當學者庶幾於理
明達覩有所見行無所礙則是墻也爲吾之銘

盤爲吾之丹書不然閉而不覩其何以行之哉
錦繡堂在玉麟堂之左上爲忠勤樓堂名樓名皆
宸翰所賜庭中左右植金華二石屋之其前爲木犀
臺又其前爲碑亭有堂在左曰木鄉
退庵吳公淵記臣至愚極陋老又及之
陛下未忍棄捐使待罪江閫臣雖職思其憂不
敢食焉怠事然課功會績自覩闕然迺五月丙
寅　御筆渙頒以臣粗著忠勤除臣資政殿
學士職任如故臣得寵驚惶拜恩感泣大懼無

以對揚　聖天子顯休命會郡樓新成乃拜手
稽首有請乞　宸翰揭其上庶幾舉頭仰瞻鞠
躬佩服威顏咫尺罔敢有越厥志　天穹聽卑
朝奏夕賚蚪騰龍翔之勢銀鉤鐵畫之體自炎
堯以來擅書聖者弗能及石頭鍾阜秦淮青溪
水涯山巔若草木若泉石莫不衣被　天光膏
沐　聖澤榮耀無比而況於邦之人況於邦之
守乎臣旣已肅冠裳訊竈筮昭扁榜勅金石用
詔無極又拜手稽首言曰昔我　高皇嘗以風
雲慶會賜臣沂中逮我　孝廟亦以明良亨會
賜臣浩然皆私第非公宇　太宗雖爲臣易簡
書玉堂之廬然在禁密之地非外藩服今臣蒙
恩賚實出創見天下郡國蓋鮮有此豈非希闊
之遇千載之一逢與夫霍去病之志滅匈奴祖
逖之誓清中原此疆場之臣之所謂忠諸葛亮
之經事綜物陶侃之運甓惜陰此疆場之臣之
所謂勤臣不敢不策朽磨鈍圖報　陛下萬分
一臣凋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淳祐十年十二月

下淮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沿江制置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兼　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金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壹百戶臣吳淵拜手稽首謹言

西廳在忠實不欺之堂之右

安撫司僉廳在西廳之西 詳見安撫司

制置司僉廳在儀門之東 詳見制置司

府都僉廳在儀門之西

鎮青堂在府廨之東北其上爲鍾山樓其後爲青溪道院木犀亭曰小山菊亭曰晚香牡丹亭曰錦堆芍藥亭曰駐春皆在堂之左疊石城山上爲亭曰一丘一壑下爲金魚池亭曰貞愛其南爲曲水池亭曰觴詠又其西爲杏花村桃李蹊亭曰種春竹亭曰深淨梅亭曰雪香海棠亭曰嫁梅皆在堂之右青溪一曲環其前左有橋通水鄉名小垂虹右有橋通錦繡堂榜曰藕花多處皆郡圃也其堂之奧榜曰䌷書景定

修志其中故名堂之東便門通青溪道中
西花園在安撫司僉廳右馬公光祖改爲惠民藥局
看詳二所其一在西花園之東南臨御街榜曰近民
馬公光祖改爲軍裝局其一在嫁梅亭後臨東虹橋

通判廳

國朝會要置諸州通判各一員西京南京天雄成德等州各二員江寧府初置一員嘉祐中審官院言西京北京荊南江寧府等並是京府及安撫使都鈐轄分領州鎮其通判今後並以知州資序人差充其後視西京等例增置一員分東西二廳其後又添差一員以朝士充是爲南廳今東廳在府子城內之左西廳在子城內之右南廳在子城外之西南各有題名

東廳壁記官有丞輔尚矣於事大從其長小則專達所以別長貳正名體也秦初置郡則有丞漢以來治中別駕隋唐司馬長史郡贊治名官殊所以佐守一也粵我

藝祖懲藩鎮弊置通判以分州權事無所不預至得按察所部意若使之權任與鈞器能相用設施同慮

休戚一體非復餘長貳比事久而殊意寖非初因鈞齊之力立嫌偪之勢佐其長而不能使其跡不疑於長於是有不敢任事者則以丞貟余爲解惟金陵不然居守率重臣鉅人無偪與嫌疑競不生上佐帥郡從事日至簽事廳鉅細歸程督視他州第以香礬茶鹽經總制爲事所於兵民賦役聽斷占位書惟謹而不預知其故者絕不同初葢獨員繼迺增置故東西對峙爲倅兩廳其曰東廳者初置員也建炎紹興初帥與應百須此官號繁劇後雖屯重戍而王人振糧道東倅職兼審計軍稍而已無佗調度事嘗少省矣自北鄙繹騷兵既休而歲洊飢淮民流至府下以萬計課稟給條賑捄策弭盜是不一端開封鄭公鎮以祕閣來適丁斯時鷄初鳴明燭坐公所筆不及停慮不敢暇佐治之勞幾與闗决天邑比而公以四姓之英天分高薰蒸不凡動有典刑處之常裕如暇日閲廳壁舊記慮鋟梓易漫刻著于石不以志行位下且不在能言之流俾書其端夫人惟力闗暇而後心和平心和平而後設飾有緒念公於倥偬不暇之際而

能去苟且爲悠久非材有餘能爾耶昔志行大父南渡初倅是邦幾四寒暑供軍嘗殫勞舊記頗軼其名豈歲月在追紀以前故耶兹不敢求附於書獨叙陪都貳車體異於佗郡而事夥於今日者如此且見公能以易處之使來者有攷焉嘉定二禩長至從政郎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準備差遣蔣志行記

秦規 右朝散郎紹興八年二月到任十年三月內任滿

鄧邦寧 左朝散郎紹興十年三月到任十二年■月任滿

蔡佑 右宣教郎紹興十二年四月五日到任十四年四月初五日任滿

張敏功 右朝奉大夫紹興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到任十六年四月初六日任滿

張頡 左朝奉大夫紹興十六年四月初十日到任十八年四月初十日任滿

葛與時 右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到任十九年五月內

黃覚 右朝奉大夫紹興十九年七月到任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任滿

徐璞 右奉議郎紹興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任滿

王賓 左奉議郎紹興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到任

楊雲 左承議郎紹興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到任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任滿

周淙 右奉議郎紹興二十七年六月六日到任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任滿

蘇師德 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三十一年改除

平茶鹽公事

葛祺　右通直郎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隆興二年正月一日任滿

呂正已　右朝奉郎隆興二年正月一日到任當年六月二十五日改差知無為軍

張維　左朝奉郎元係添差隆興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塡呂正已闕乾道元年三月十五滿

李大亨　右朝奉郎乾道元年三月十五日到任三年四月十三日任滿

嚴煥　左承議郎乾道三年六月十八日到任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任滿

任元愷　右承議郎乾道五年七月初十日到任六年四月初十日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秦淵　左朝散郎乾道六年四月三十日到任八年四月三十日任滿

季壁　右朝請郎乾道八年六月十二日到任淳熙二年二月初三日任滿

錢嶽之　朝請大夫淳熙二年二月初三日到任淳熙四年三月初八日任滿

王復　朝散郎淳熙四年三月初八日到任淳熙五年八月初八日致任

陸靜之　朝散大夫淳熙五年十二月十四到任淳熙八年閏三月初一日任滿

范棟　承議郎淳熙八年閏三月初一日到任淳熙十年四月初五日任滿

洪邃　承議郎淳熙十年四月初六到淳熙十一年十月轉朝奉郎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滿

詹承宗　朝奉郎淳熙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淳熙十四年八月初十日轉朝散郎

李誼　承議郎淳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

高特　朝散郎淳熙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到任紹熙二年十月日任滿

畢希文　朝散郎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一到任三年二月十一日轉朝請郎紹熙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滿

范成績 朝奉大夫紹熙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

朱贇 奉直大夫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任

連逢辰 朝奉大夫慶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任慶元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任滿知英德府

鄭師尹 朝奉郎慶元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到任嘉泰元年正月三十日任滿知信州

鄒補之 朝奉郎嘉泰元年二月初一日到任當年九月二十五日致仕

傅公邵 朝奉郎嘉泰二年二月十四日到任嘉泰四年三月初三日任滿

高得全 朝散郎嘉泰四年三月初三日到五月轉朝請郎開禧二年四月任滿知黃州

趙善瓌 朝請大夫開禧二年四月二十日到任次年正月十六日致仕

尤棐 朝奉郎開禧三年五月十八日到任嘉定二年五月十八日任滿知衡州

鄭鎮 承議郎直祕閣嘉定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任至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任滿

施誠一 嘉定四年六月十七日到任嘉定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終

張宗泌 朝散郎嘉定六年四月十一日到任至嘉定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任滿

吳鋼 承議郎直寶謨閣嘉定八年十二月到任嘉定九年五月初九日改除太社令

潘櫄 奉議郎嘉定九年十二月到任至嘉定十一年八月特改差通判臨安府

林叔誠 奉議郎嘉定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到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任滿

沈杲 宣教郎嘉定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十四年四月十四日致仕

尤爚 通直郎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到任至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任滿

王瀹 朝散大夫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到任至寶慶二年二月初九日任滿

趙崇慤 朝請郎寶慶二年二月初十日到任至紹定元年四月十三日任滿

錢顯祖 朝奉大夫紹定元年四月十四日到任至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仕

吳焯 朝奉大夫紹定二年四月到任三年二月特差兼沿江制機四年四月就任差知高郵軍

樓樾 朝請郎紹定四年七月到任五年閏九月轉朝奉大夫六年九月初十日任滿

衛湜 朝奉郎於紹定六年九月初十到端平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改差知全州

趙希珦 朝散郎端平元年十月到任二年七月轉朝請郎八月差監行在左藏東庫

呂好問 奉議郎端平貳年十月到任三年二月因賞轉承議郎四月轉朝奉郎嘉熙元年十月除措田令兼沿江制置使司參議官嘉熙元年十一月初六日替

周案 朝散郎嘉熙元年十一月初六日到任嘉熙二年閏四月二十二日致仕

薛坦 朝散郎行太社令嘉熙二年五月到十月除軍器監簿仍舊通判三年八月轉朝請郎三年六月除軍器監丞兼都督軍馬行府主管機宜文字

趙希畲 朝散郎嘉熙四年正月到任淳祐元年八月二十一日罷任

費伯英 宣教郎淳祐元年十一月到任二年六月內坐奏贓吏論祠

婁體仁 奉議郎淳祐二年八月到任三年三月轉承議郎四年[redacted]

秦九韶 通直郎淳祐四年八月到任十一月丁母憂解官離任

趙希瀅 朝奉郎淳祐五年三月到任因賞轉朝散郎七年四月滿

陳夢龍 淳祐七年四月到任九年四月得官交替

江燁 淳祐九年四月到任十年六月差充江東帥參

沈璧 淳祐十年十一月到任十一年十月轉朝散郎十二年二月[redacted]日隨司解任

范慶家 朝奉郎淳祐十二年三月到任十一月[redacted]日差知衢州

韓爽 通直郎淳祐十二年十二月到任寶祐改元三月兼分差審計司二年九月轉奉議郎十二月任滿充江東漕差帥參

陳甞 朝請郎寶祐三年三月到任五年二月轉朝奉大夫四月十五日滿

揚琯 朝散郎寶祐五年四月到任開慶元年四月制司劄差權安慶府六月初三日滿

李逢蟠 朝散郎開慶元年六月初三日到任

張士遜

西廳壁記

廳壁有記古也建康爲今　留都地重事夥倅貳治所在戟門之外西東對峙余承乏于茲首問舊政而西獨未之聞維昔建一官而分是職前英後傑固不乏人紹興戊午李公宏被薦入臺代之者宗子趙公畧見於東廳之記自時厥後無從稽考豈舊有碑而偶不存耶抑因循而未克建立也於是詢訪耆老得前政姓名自戊辰沈公大有而下凡二十有九人其到滿歲月屢加搜求無能知者因念史之闕文自古而有春秋夏五郭公之書是矣敢以史筆

之法書其可知者見于左方庶幾後來者有所攷云

慶元戊午孟夏望日江陰何武仲記

沈大有 承議郎紹興十九年在任

史候 朝奉郎

梁審禮 中奉大夫

史琮 中奉大夫

李衡老 朝奉郎

邢孝肅 承議郎直秘閣

張鄰 宣教郎

劉子昂 朝請大夫

方璹 承議郎

路由中 承議郎

梁季珩 宣教郎

何幾先 奉議郎

周樞 朝請大夫

潘恕 朝散郎乾道六年在任

鄭復 朝請大夫

馮田 承議郎

程行敏 朝奉郎

張埏 承議郎

姜凱 承議郎

陳驥 朝奉郎

高曇 宣教郎淳熙八年十月到任

薛琛 朝奉郎淳熙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到任

汪憺 朝奉郎淳熙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

蔡瑆 朝請大夫淳熙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到任

朱致民 承議郎淳熙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到任

廖俣 朝請郎紹熙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

林光祖 朝奉郎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

王萬樞 朝散大夫紹熙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

林致 承議郎慶元元年八月初七日到任

何武仲 朝奉大夫慶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

陸相 朝奉郎慶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

汪檝 朝請郎嘉泰元年三月初四日到任

何洪 承議郎嘉泰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

翟昀 承議郎嘉泰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任
開禧元年七月十七日任滿得替

李裯　朝奉大夫開禧元年七月到任三年八月因賞轉朝散大夫三年九月初十日任滿

張絰　承議郎開禧三年九月到任嘉定二年十月[redacted]滿替

莫祕　朝請大夫嘉定二年十月初八日到任嘉定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滿

陳章　承議郎嘉定四年十一月初六日到六年閏九月勑差提轄行在榷貨務都茶場建康府置司

李渙　朝奉郎嘉定六年十二月到任八年十二月轉朝散郎二十日滿

曾耆年　嘉定八年十二月到任九年六月轉朝散郎十年十二月任滿

孫仁榮　嘉定十年十二月到任十二年十二月任滿

趙汝璧　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到任

彭耕　嘉定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任

趙汝靚　嘉定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

汪繹　寶慶元年四月到九月轉朝請郎三年四月任滿續差知興國軍

沈柔孫　寶慶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紹定二年四月三十日任滿

汪闡中　紹定二年四月三十日到任

汪文舉　奉直大夫紹定四年六月到任十二月劄差權和州紹定五年九月初七日回任

衛价　朝散郎紹定六年六月十一日到任端平二年二月初二日滿任

唐璘　朝奉郎端平二年二月到任至端平三年十月初一日除監察御史

樓扶　宣教郎端平三年十一月到任十二月轉通直郎兼沿江制機嘉熙元年九月丐祠離任

林宜孫　承議郎嘉熙二年四月十七日到任十月十二日丁父憂離任

豐雲昭 通直郎嘉熙二年十二月到任嘉熙三年三月改添差通判臨安府

朱嶸 承議郎嘉熙三年四月初七日到任至淳祐元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滿替

盛文昭 通直郎淳祐元年六月到任七月初三日離任

史彌厚 朝請郎淳祐元年十一月到任淳祐二年七月初十離任

陳允壆 奉議郎淳祐三年十一月與祠

趙時鐩 承奉郎淳祐五年三月到任四月差監鎮江府分司糧料院

高衡孫 承議郎淳祐七年四月到任八年七月差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

虞珏 通直郎淳祐八年八月到任十月轉奉議郎[redacted]年四月權真州分司檢閱官

王同祖 奉議郎淳祐[redacted]年十一月到任夫改添差沿江制司機宜文字

葉隆禮 承奉郎淳祐十年十月到任至十二年二月改除國子監簿離任

宋宗 宣教郎淳祐十二年八月到任至寶祐二年十月滿

何處任 承議郎寶祐二年三月到任五年閏四月初八日滿替

幸應中 朝散郎寶祐五年閏四月到任[redacted]避親離任

葉溥 承議郎寶祐六年二月到任開慶元年四月日轉朝奉郎

王起晦 通直郎景定元年正月十一日到任二年正月改差沿江制置大使司參議官

行在諸司審計司

薛季溺 朝奉郎景定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

題廳壁記　國家駐蹕錢塘而金陵爲留都地望雄重東南會府莫先焉以旄鉞出鎮者率宰執大臣故別駕之遴特重蓋古河南少尹職也他郡別駕一人或二人此獨視　行在所又有員外置爲三例以處廷紳補外者職淸事簡府公不盡吏之號方外司馬人以爲榮顧其創置歲月且深前人氏名漫不可攷非闕歟寶祐戊午梁矦椅由太史氏爲之銳欲攷訂蒐石以俟會　召還不果代者廖矦邦傑方捃摭故實俄遷它官去逌潘矦夢旂來乃踵成之求諸故府自

嘉熙戊戌後得其氏名者僅十有四人悉疏歲月下方刻之堅珉闕典始備潘侯諗余俾識顛末余復之曰題名不可闕也抑名之不朽豈顧在是江州司馬之職非廳壁一記則不傳然其傳也以樂天不以記否則唐之爲司馬者何獨樂天千載而下磨滅誰紀士大夫自爲不朽計可也潘侯曰善因併識之以告來者侯京口人大資政馬公光祖鎮金陵以其嘗爲尙書省檢閱文字選辟云景定改元歲在庚申孟秋朔日文林郎宜差充沿江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吳季子記迪功郎建康府司戶參軍兼僉廳袁充書篆散郎沿江制置大使司參議官孫吳會篆蓋奉議郎宜特改差通判建康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仍借緋兼沿江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潘夢奇立

戴宗昭 奉議郎嘉熙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到任

陳有成 奉議郎淳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到任

黃約夫 朝奉郎淳祐二年九月初一日到任 淳祐四年九月初一日再任

費伯隆 通直郎淳祐八年三月十八日到任

高斯復 奉議郎淳祐十年八月二十日到任 至淳祐十二年二月改差池州通判

章垪 朝請郎淳祐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到任

潘驥 朝散郎寶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任至寶祐四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改辟添差江東帥參

何宗姚 承議郎寶祐四年八月初六日到任十二月準省劄與沿江制機汪洵之兩易其任

汪洵之 通直郎寶祐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到任至當年十月內除官告院

汪立信 宣教郎寶祐五年十月十九日到任

梁椅 宣教郎寶祐六年六月到任開慶元年三月除宗正寺簿

廖邦傑 承議郎開慶元年十二月改差仍兼淮西餉管三月除告院仍舊十二月改辟江東帥參

潘夢奇 奉議郎景定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到任十月轉承議郎二年五月轉朝奉郎

職官廳

職官三員一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廨舍在府門內之左通判東廳之南二曰節度推官廨舍在府門內之右通判西廳之南三曰觀察推官廨舍在府門內之左簽判廨舍之南各有題名

簽判題名

簽幕號郡寮之長　陪京大府又匪它郡比其選任亦不輕矣若昔髦秀雋掇踵而居是職不知凡幾顧瞻四壁莫有紀其名氏使後來者漫然亡所考究玆非甚闕典歟余以嘉定甲申之秋充員

于茲旁搜故牘推迹累政思欲輯爲廳記力猶未給一日上元趙令尹時僑語余曰吾縣有題名之碣鑴勒遍矣將伐石以續丙君爲之文當併釆其石以爲君贈可乎余曰諾厥既得茲石於是命工以刻之然縣禩之邈者不可得而詳近自三十年來有替上始末之可考者僅得大魁傳公而下凡十人遂列于右雖不能盡述乎既往抑將有開於方來云寶慶初元歲在乙酉立秋日朝奉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劒津鄧文舉仲文謹識

傅行簡 承事郎嘉泰三年十二月內到任至開禧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召赴行在

樓枏 通直郎開禧元年七月十一日到任至開禧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滿替

蔡震 承議郎開禧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任至嘉定三年二月十一日滿替

朱元龜 承議郎嘉定三年二月十二日到任至當年五月初七日致仕

趙與悊 承務郎嘉定四年閏二月十七日到任至五年十月內丁父憂

王師閔 承事郎嘉定七年二月初十日到任至九年正月初四日致仕

袁甫 承事郎嘉定九年三月十三日到任至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召赴行在

何叔智 承議郎嘉定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至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滿替

葉時 朝散郎嘉定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至十五年六月初三日滿替

石孝睦承議郎嘉定十五年六月初四日到任至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滿替

鄧友舉承議郎嘉定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到任

王脩通直郎寶慶二年八月十二日到任至紹定元年九月初五日滿替當月初七日準省劄差充六部提領酒庫所主管文字

余元廣承議郎紹定元年九月初五日到任

毛汝大奉議郎紹定三年十月十二日到任至紹定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滿替

吳當可朝請郎紹定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任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準省劄差充沿江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

潘晉孫

葉之瑞通直郎端平元年十二月初二日到任至嘉熙元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滿替

李尚朝奉郎嘉熙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次年九月二十五日致仕

賀畡嘉熙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淳祐元年四月初六日離任赴[illegible]

沈時中淳祐元年四月初七日到任至淳祐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滿替

趙汝玖朝散郎淳祐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

陸杞承議郎淳祐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

黎九德宣教郎淳祐八年四月初五日到任

施沂承直郎淳祐九年四月十五日到任

曹之格承事郎淳祐十年九月初六日到任至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改知上元縣事

趙與濂奉議郎淳祐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到任至寶祐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準　省劄差通判建康軍府事賜緋魚袋

高純嘏承務郎寶祐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到任至寶祐四年七月十二日致仕

于庭蘭 承事郎寶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任

王文子 宣義郎開慶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任

劉曾 奉議郎景定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

廳壁題名 官無崇庳職有更代所以識名氏紀歲月使後之覩今猶今之視昔示不忘也金陵帝王州節鎮繫焉 南渡以來佩麟符爲宅司牧者非宰輔則法從勢隆位尊非它守比地廣民夥非它郡比昌黎所謂元戎總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甿蓋節度推官實得以贊裨焉信乎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材莫宜居淳熙間趙公彥𥙿嘗繇是官階通顯自時厥後類不乏賢而紀載之文獨闕不著沉以庸虛承乏於茲𧁞焉暇日因訪耆吏得趙公而下凡十有一人會前

官程君德臣復來司酒政以乙酉班通籍而行鹽事
也故樂與之綜輯次第而鑱諸石若夫廨宇之將圮
宜毀之來室則實以無宅事力故不得以究一日必
葺之意後之來者能以沆前之所敘者爲功名勉以
沆後之所歎者爲交締好則是記也不特爲識名氏
紀歲月而已也嘉定甲申中秋日儒林郎建康軍節
度推官程沆謹識

趙彥橚

宋覽

趙善章 淳熙三年四月初三日到任

趙善象 紹熙三年九月五日到任

趙善璉 慶元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任

李尉 嘉泰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任

蔣肅 開禧元年七月二日到任

趙希閩 嘉定元年八月十六日到任

錢革 嘉定四年十月五日到任

程德臣 嘉定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任

王遵度 嘉定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到任

程沆 嘉定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任

虞允榮 寶慶二年三月十一日到任

趙溹夫 紹定元年三月十七日到任

强琪 紹定四年四月十四日到任

趙汝静 紹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到任

羅叔韶 端平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

趙希匠 端平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到任

趙希坰 嘉熙三年七月初五日到任

湯通 淳祐三年四月初三日到任

袁徽 淳祐六年七月十九日到任

趙汝稟 淳祐八年八月十二日到任

楊纘祖 淳祐十年十月初八日到任

趙汝訓 寶祐元年十月十九日到任

魏瑢 寶祐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到任

陳開先 寶祐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到任 景定元年十二月初一日赴班

葉起翁 承直郎景定二年四月[redacted]到任

察推題名

建康古爲王者之宅六朝南唐遺蹟具存高宗南廵駐蹕錢塘以是爲陪都嘗因視師臨幸麟符留鑰謀帥重於宅鎮非當代名位俱隆者不在兹選察寀亦不以輕授故每屢爲得士焉余鄉人劉宗直叔向由慶元五年乙科爲觀察推官善於其職貽書求爲壁記余聞是邦衣冠走集之地商賈輻湊軍民雜糅宜乎官府日不暇給而飾訟最稀庭無留事莫府省文書幾若道院然雖流風餘俗其來有自非賓主多賢積而致此邪自紹興七年趙君不蔄而

下得二十餘人閲其名氏如丞相蔣公以文章著侍御蕭公以風節顯貳卿丘公入則爲朝廷羽儀出則爲郡國標表進用固未艾也去此而登膴仕者又不一此官之不輕如此宗直勉旃其益攄婉畫以佐而長以昌賢業以繼諸名公之軌躅登惟所居之官大抑鄉黨與有榮焉嘉泰三年冬至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奉化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四明樓鑰記

趙不蔄 紹興七年到任紹興十一年任滿

馬昪之 紹興十一年到任紹興十四年任滿

張滋 紹興十四年到任紹興十七年改官

陳與善 紹興十七年到任紹興十九年十月致仕

趙公衡 紹興十九年到任紹興二十三年任滿

張舜由 紹興二十三年到任紹興二十五年任滿

蔣芾 紹興二十五年二月到任紹興二十七年六月丁憂

蕭之敏 紹興二十七年九月到任紹興三十年任滿

曾宗鎮 紹興三十年五月到任隆興元年任滿

趙伯衍 隆興元年三月到任乾道二年四月任滿

丘崈 乾道二年四月到任乾道五年四月任滿

褚意 乾道五年四月到任乾道八年任滿

王以寧 乾道八年十一月到任淳熙三年任滿

郭繼道 淳熙三年三月到任淳熙六年任滿

劉懲士 淳熙六年四月到任淳熙九年任滿

白仲舉 淳熙九年五月到任淳熙十六年任滿

趙善紀 淳熙十六年六月到任紹熙元年任滿

趙崇禮 紹熙元年閏五月到任紹熙三年致仕

李埴 紹熙三年九月到任紹熙四年致仕

趙善惠 紹熙四年十二月到任慶元元年九月丁憂、

趙彥泉 慶元二年三月到任慶元五年七月任滿

陳公慶 慶元五年七月到任嘉泰元年十二月丁憂

劉叔向 嘉泰二年三月到任開禧元年四月三日任滿

趙黔夫 開禧元年四月三日到任

俞道一 嘉定二年四月初六日到任

袁肅 嘉定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嘉定五年七月初三日任滿

馬壬仲 嘉定五年七月初三日到任、嘉定八年五月[redacted]日任滿

趙師淨 嘉定八年九月到任

趙彥楠 嘉定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 嘉定十三年五月四日任滿

鮑克正 嘉定十三年五月四日到任

趙汝然 嘉定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到任

呂槱年 寶慶二年九月十一日到任

江思祖 寶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到任 紹定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任滿

趙汝傻 紹定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任 端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任滿

張榘 端平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 嘉熙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任滿

趙善仏 嘉熙元年八月十七日到任

張應星 迪功郎嘉熙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任

林溥 從事郎淳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 淳祐五年正月十三日陳乞避親離任

王肖翁 承直郎淳祐五年六月初六日到任

葉春 從政郎淳祐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至淳祐八年二月初五日任滿

趙與進 從事郎淳祐八年三月初六日到任至淳祐十一年五月初二日任滿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創置府幕官廨宇一所本府職官廨舍景定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買內西夾道民盧一宅四區爲屋一十四間永充官宇厥直一萬三千五百貫今添差節推居焉

萬三千五百貫今係差籍推居等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四

宜興縣令合其安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貫內西交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創置寄收官酒寄庫本府

趙與迿　王淳祐十一年五月初二日任滿

趙與進　從政郎寶祐六年三月初六日到任

蘇春　任王淳祐八年二月初五日任滿

王由發　承直郎寶祐五年六月初六日到任

林灣　從事郎淳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五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官守志二

諸司寓治

古今牧守更代已具年表

皇朝諸司置使或兼守或以守兼領或不兼守而寓治于府或非寓治而府遙隸之以某年置以某年省以某年復官制沿革皆宜有考圖之左方如指諸掌

各司大要志于圖後

都督軍馬

都督江淮等路諸軍事

紹興二年四月置寓司建康府呂頤浩張浚繼爲之

三年四月詔移司鎭江府

隆興元年六月改爲宣撫司尋復二年省

同都督江淮諸軍事建康府措置

紹興二年九月置劉光世爲之尋省

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鎭江府江陰軍江池州軍馬

隆興元年九月置湯思退楊存中繼爲之

同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鎭江府江陰軍江池州軍馬

隆興元年九月置楊存中爲之十一月落同字

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淳祐七年四月置以趙葵爲之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九年省

江淮宣撫

江東淮西路宣撫使

建炎　年置劉光世爲之置司池州建康隸焉光世後省

江淮東西路宣撫使

隆興元年六月以都督張浚降授置司建康兼節制本府屯駐軍馬尋復都督

鎭江建康淮東路宣撫使

紹興四年三月置韓世忠爲之尋改江淮宣撫使

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

紹興元年七月置寓司建康以江東安撫大使知府兼領葉夢得李光繼爲之光後省

江東宣撫

江東宣撫處置使

紹興三年置張浚先爲副尋陞使浚後省

江南東路宣撫使

紹興五年置張浚爲之浚後省

開慶元年十月復置加大使除趙葵未至改除東西路宣撫置司宅郡

江南東西路宣撫使

紹興元年置韓世忠爲之　詔留建康世忠後省

開慶元年十一月復置加大使趙葵爲之寓治宅郡

景定元年五月省

江淮制置

江淮兩浙路制置使治建康

建炎三年置兼知府尋省

江淮安撫制置大使治建康

紹定四年十二月置兼知府六年二月省

江淮制置使治建康

開禧三年二月置兼知府江東安撫使嘉定十年正月省

紹定三年十一月復置加大使十二月安撫制置合爲一

淮西制置使寓司建康

嘉熙元年三月置以沿江制置使兼領淳祐二年免兼

江東制置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治建康

建炎三年三月置以知府兼四月省

紹興八年六月復置加大使十五年四月省制置惟
安撫使仍舊

沿江制置使治建康

建炎三年八月始置紹興元年六月省

乾道三年九月復置六年二月省

開禧二年六月復置

嘉定二年九月復置紹定三年十一月改江淮制置

紹定六年復舊

右或以江東安撫使知府事兼領或兼知府事及
撫使或爲使或爲大使氏名並載年表

江東安撫

江南東路安撫使治建康兼馬步軍都總管

大中祥符三年置五年省

宣和三年復置建炎三年五月以制置合爲一

四年省制置二字安撫仍舊

紹興八年二月加大使六月又以制置合爲一

十五年省制置二字安撫仍舊

右安撫制置或併爲一或分爲二或二使相兼或置
一省一視時緩急也或兼守或以守兼或主管公事
或爲使或爲大使視官崇卑也氏名並載年表

屯田使　營田使

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

開禧三年置淳祐元年改

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

淳祐元年二月置以沿江制置使兼領二年加節制二字

江南東路營田使

淳熙二年三月置

以江南東路安撫使兼

都督府　同都督　督視

唐武德二年以江寧府為揚州東南道行臺置尚書省七年改行臺為大都督府領上元金陵句容丹楊溧水溧陽六縣襄邑王神苻檢校揚州大都督九年徙江北治江都

皇朝紹興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制以呂頤浩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等路諸軍事參謀官二員參議官三員主管機宜文字二員書寫機宜文字一員幹辦公事

官十員准備差使文臣十員准備差使大小使臣各二十員准備將領使喚十員參謀官差戶部尚書李彌大祕書少監傅崧卿參議官差直顯謨閣李承造左宣教郎劉寧止隨軍轉運使差左司郎中姚舜明崧卿除徽猷閣待制舜明寧止除祕閣修撰承造除直龍圖閣○閏四月四日上諭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都督之任方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昔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司馬宣王以為必不能久唐太宗論房杜闕公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

能助朕求賢乎卿自今凡事繫大體者裁决其餘細務闕畧可也○八日呂頤浩言已逐路如有潰散軍兵無歸百姓散走藏匿乞令招收使喚逐旋具數申奏仍乞降庚牌旗榜二十副付頤浩招收使用從之○七月二十四日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謀官權主管本軍事傅崧卿言奉　詔呂頤浩赴　行在奏事職事令崧卿權行主管頤浩見任宰相領都督之職元降　指揮於今來事體有窒礙合行申稟行移文字除三省樞密院自合依舊用狀六曹用獨銜申狀除

兵將官及屬部官司仍用劄子外餘並用公牒其牒以主管府事爲名一逐路應統兵大小將帥並許聽節制一欲乞內江東安撫大使司一路事務崧卿自可與李光會議商量與決餘兩大使司并餘路分並乞且從逐路大帥依已得便宜指揮一面施行其都督府元留下諸頭項人馬未有降下聽崧卿節制明文一元降指揮許從便宜施行訖具奏今來權行主管府事卽難以行用乞從申奏或申都督乞詳酌施行詔元留下人馬權令傅崧卿節制餘並從

行府申請到畫一指揮已遂依旋行外今來同都督諸軍事官一員見欲總兵起發前去建康府措置緣畫一指揮內止許辟差參議官二員幹辦官十五員准備差遣文臣十員今來防秋是時全藉官屬分頭協力委是數少除同都督官許差本宗有服書寫機宜文字官一員幹辦官五員准備差遣文臣十員其辟差請給理任等並依已得指揮從之○三年正月八日詔差戶部侍郎姚舜明前去建康府將應干都督府承朝

廷支降并諸官司起發到及本府應干取撥錢物糧斛並仰姚舜明專一總領仍於都督府選差有風力諳曉錢穀屬官四員充糧料審計司監官其應干都督府管下官兵幫勘請給等並經由戶部糧審院依條批勘支給其江東路轉運司合應副都督府錢糧事務並就近聽戶部措置施行時以都督府請依舊例差戶部長貳一二員前來專一總領大軍錢糧故有是詔○四月七日三省言已降 指揮劉光世建康府置司所有都督府合移於鎮江府照應兩軍機務 詔都督府移司鎮江府○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制以左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張浚特授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諸軍事○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詔都督行府江上措置邊事一行官吏軍兵諸色人等備見勤勞可令張浚等第保明以聞○隆興元年六月十四日 詔少傅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張浚特降授特進依前樞密使江淮東西路宣撫使○七月四日 詔江淮都督府官屬並改充江淮東西路宣撫

使司初浚以符離之役降特進罷　上曰罷樞密使宰
臣陳康伯奏曰如此却是罷政　上曰可改都
督府爲宣撫使至是參贊諸軍事陳俊卿奏降官示
罰古法也亦其自請改都督府爲宣撫司恐人情觀
望號令不行　上曰此未可也及殿中侍御史周操
論官爵者人臣一己之私有罪隨即貶削乃分之宜
若都督之名實國家用人之權柄豈得亦行遞減
上曰此論甚善可與復都督府康伯等奏已有指揮
詔浚之子栻候到日降指揮○八月八日宰執進呈
上曰善繼又曰不必候栻來
降授特進樞密使張浚見措置江淮軍馬理宜增重
事權　詔可復都督江淮軍馬○九月二十一日特
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湯思
退特授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

州屯駐軍馬餘如故○二十三日太傅寧遠軍節度
使楊存中可除同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鎮江府江
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二十七日湯思退楊存中
劄子言臣等蒙恩除都督已降指揮以江淮都督府
爲名臣等同議如同在置司去處只合用都督府印
其奏狀榜示同行僉書或分在兩處亦合以江淮都
督府爲名合用印通行繫銜仍於階下聲說行在或出使
庶得事權歸一從之○二十八日湯思退楊存中劄
子又奏臣等契勘昨孟庾韓世忠充宣撫使副日兩

員共差置官屬三十員張浚獨員都督差過官屬二十二員使臣監當官在外今來臣等係兩員今參酌裁減差置下項參贊軍事元差二員係從官已行除授參謀官乞不差置今乞差參議官主管機宜文字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各二員幹辦公事四員准備差使六員點檢主管書寫文字共三十人分撥一半先次隨逐存中前去從之○十月一日　詔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文字兼權戶部侍郎王佐充都督府參謀官從湯思退之請也○二十三日湯思退言臣備位宰相被命督師惟敵人雖已議和而奉使尚未過界屯邊之兵數十百萬當此霜嚴不無暴露之歎臣欲擇日同屬官起發至淮上宣布德意撫勞師徒從之○二十七日湯思退劄子奏臣契勘先請降到犒賞金銀五十萬貫已附楊存中先次將帶前去乞更支降五十萬貫乞於左藏南庫支降見椿糴本銀內支一十二萬兩并見在金內支三千兩從之○十一月六日　詔朕屈已遣使欲安軍民而虜情變詐遽爾稱兵所有魏杞等將帶禮物金銀疋帛可令都督

府拘收及於左藏南庫支撥見錢三十萬貫令都督
江淮軍馬湯思退將帶前去並充犒軍支用○七日
詔王之望可除同都督江淮軍馬湯思退依舊帶都
督可只在朝差王之望充督視限兩日起發既而王
之望辭免從之○同日湯思退言恭奉　聖旨令臣
依舊帶都督在朝竊緣臣備數宰相既預軍國之任
今來不去淮上不應復領都督職事欲望聖慈特令
解罷其一行官吏軍兵等日下放散各歸元來去處
○九日　詔同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楊存中可特

授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十四日　詔昨湯思退
請降到激賞金銀官告等並撥赴楊存中充激賞支
用令樞密院差使臣一員管押前去○乾道元年二
月六日都督江淮軍馬楊存中言邊境綏靖臣依奉
聖旨赴闕奏事所有江淮都督府伏望特降　睿旨
立限結局應諸軍功賞疾速保明聞奏○淳祐七年
四月十八日　制以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長沙郡開國公趙葵可特授樞密使兼參知政
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依前通奉大夫長沙郡

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續奉 御筆
兼知建康軍府事 行宮留守江南東路安撫使五
月二十六日就鎮江府交割職事○八年二月招泗
獲捷五月奉 聖旨轉三官○ 奏 奏曰邊頭事勢堅
急督府之建不容不權一時之宜事勢稍緩便當結
局蓋將士有支犒之費官吏有廩給之用况其他費
用又倍蓰常臣自被命開府以來仰體國用匱乏凡
朝廷科降銀絹錢米一毫不敢妄費而支用已覺瑟
縮只以支犒泗城及斷橋功賞一項爲數計叁百餘
萬金銀牌器不預焉若不早行結局其何以支况今
諸郡城壁堅固將士勇悍韃賊又經摧敗之餘度無
緣倘如前日懷輕視之心以制臣任閫國之責朝廷
又每事應接儘足以屏蔽藩翰所是督府乞行結局
欲望聖慈宣諭大臣檢會臣累次奏請早賜施行如
此則不惟朝廷無度外之費且使諸邊閫臣得以一
意任責其於國事實非小補 詔荅曰朕燭知邊情
念不可不先事而備乃授督鉞總師千卿位冠樞臣
身膺隆委督度上下流不以暑寒輟日討軍實而申

徼之表淮裏江氣勢聯合固已得勝算矣虜猶襲前跡而動負恃其衆輒大入闚我泗城覘我盱楚邊吏以遽告賴指授孔夙諸將士爭奮勇鏖擊虜震壞不能支旣又蝗聚南北墺梯橋棸甬欲爲久駐計我師急攻竟使失勢潰以去連年虜盜邊未嘗壹大治無所懲今犬羊敗衂徙靡庶知其憚中國乎卿之功甚偉覽疏洊致解嚴請且以兵費爲慮義不辭難忠於體國此卿素所蓄積者歟出車勞還豈非朕所欲然狡謀叵測武備當益謹及此時籌思永圖若稽田厥旣蓄勉終其歆幸爲朕小留盍以成卿勳名顧不美歟○癸又奏自寇退之後屢具奏闕乞早斂結局之命至今未準回降臣亦以專委督機朱申前去泗上蕆實功賞斂犒將士未見支遣錢物實數不敢疊冒天聽今月初一日朱申已回幕府一一出豁了當兼據朱申體探事情賊酋自敗衂之餘多已北遁目今天氣向熱春水日生所謂撓耕蹀麥之謀未必再舉督府結局茲惟其時臣區區愚慮此去秋風已無多日正不可因寇退而忘後圖若督府結局則邊閫必

能專任其責不然則彼此含糊徒費時日其於邊備尤關利害欲望聖慈檢照臣累次奏請特降結局指揮容臣退歸田里少休神觀他日或有緊難任使謹不敢避○五月初六日 宸翰賜奏令帶職入奏○十二月二十八日奏奏曰去歲賊騎深入兩淮繹騷由春涉夏愈無忌憚誤蒙聖斷俾臣視師臣受命以來亟攷軍政外而城守之跡畧內而舟防之簡陋悉力措置大畧就緒而賊之重兵已聚淮泗仰憑國威隨就勦却事定之後累十數疏告 陛下乞還田里

溫詔勉諭至于再三御筆許以來春臣時以諸事尚欠綿密亦恐前勞俱廢所以更不固辭一年之間凡闕備禦知無不為事粗辦實自念忝備大臣不敢纖悉而言今幸三邊皆無動息且新春在目睫縱有哨騎所在足可支吾臣自揆何人叨竊已過但期粗了國事自來不解身謀廟堂烏可以久居衰病委難於入奏兼臣兩年督府除元科降之外並不曾再科一錢一粟勉強撑拄至今若不結局委成徒費除已見行攢類結局文字幾候春哨不入便當拜疏乞祠併

督府印繳奏○九月正月葵奏曰督府兩年支費浩瀚屢欲陳乞科降而不敢若結局稍遲則用度愈多立見匱乏乞速降結局指揮○二月又奏今來春序過半邊聲帖然雖據諜者所報如三汉口如蘄縣如蔡州皆有些小賊馬住坐不過張耀虛聲防吾攻掠況自二月以來風雪雷雨淮水驟漲茫洋如海水面至有闊二三十里者據諸處報水勢逐日增長賊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目前決可保其無他況行府一應文書錢物軍馬器械之類悉已攢類具成帳冊

除合寄留建康府外所有元來科降銀絹官告度牒並不曾支動分毫及有用不盡官會見已差從事郎新除武學諭兼督視行府準備差遣胡大昌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特添差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江州駐劄仍釐務督視行府討議官兼都總轄許國定管押裝船起發解還朝廷作院已行住工軍馬已行區處外別無不了事件兼以諸司明知督府結局行移往來已多解體見行劄下令制司及沿邊諸郡各自任責措置備禦若結局指揮尚復態緩則人情

事體愈見渙散關係甚重謹再具奏聞欲望聖慈特
降睿旨日下結局容臣歸老田里實穉壁天厚地之
賜所有建康府合行遴選守帥併乞宣諭宰臣速賜
施行其督府一行官屬昨具奏關乞與差外合入差
遣欲望聖慈速賜處分○閏二月　制授葵金紫光
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長沙郡開國公加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四百戶第七次辭免乞畀祠官　制除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

宣撫使

皇朝置宣撫使始於咸平宣撫置司建康則始於紹
興○紹興元年五月一日　詔宜令江南東路安撫
大使呂頤浩兼充壽春府滁廬和州無爲軍宣撫使
○五月十六日被　旨宣撫司合行事件並依呂頤
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所得畫一指揮施行每歲
撥錢四十萬貫米二十萬石○七月十六日江南東
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充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
爲軍宣撫使李光言合辟參議官二員已辟宗穎外

更乞差左中大夫盛旦從之○九月二十四日詔
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充江南東西路宣
撫使○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詔太尉武成感德軍
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充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
世忠可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
路宣撫使○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宣撫使韓世忠言
昨來申所屬官乞依舊例其參謀官係與轉運使副
叙官參議官與知州軍朝請大夫已上叙官機宜幹
辦公事並依發運司主管文字叙官准備差遣與簽

判叙官今準　朝旨辟置參謀參議官與提舉茶
鹽官叙官機宜幹辦與通判叙官竊慮屬官叙位不
應降等兼給與令發運司主管文字幹辦公事在所
部通判之上今來宣撫使司機宜幹辦公事却與通
判叙官顯見宣撫使在發運使之下詔參謀官係知
州資序人與提刑叙官參議官係知州資序人與轉
運判官叙官機宜幹辦公事並依發運司主管文字
叙官○六月一日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
世忠言乞依昨任江南東西路宣撫使日已得畫一

指揮行移除安撫大使外並用劄子從之○七月三十日○詔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司行移本路帥司用公牒所部縣並用劄子○十一月二十日江南東路淮南路宣撫使司言本司官屬內幹辦公事三員准備將領五員准備差遣准備差使各五員緣今來事宜之際軍事繁冗全要官屬辦集即今見有官屬數少委是幹當不前乞依韓世忠例添差逐色官屬庶幾易為集事從之○五年正月十八日詔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除少保依前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充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置司○三月六日三省言劉光世韓世忠見充淮南西路宣撫使緣逐軍見在鎮江府太平州屯駐○詔劉光世兼太平州宣撫使韓世忠兼鎮江府宣撫使○三月十三日定江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張浚言本司參議官左中奉大夫直祕閣史愿見係添差通判嚴州欲望特賜改差平江府添差通判候交割了日乞令帶行見任依舊權本司參議官

將來事乎日罷本司職事前去供職從之○六年十
一月十四日諸路軍事都督行府言朝廷今欲恢復
中原所賴者任在諸大帥幕府尤要得人自兵興已
來士大夫一入軍中便竊議而鄙笑之指爲濁流皆
緣朝廷未加審擇一聽其辟差故所用之人或坐罪
廢或報私恩或因應副或出于求貪利覓官畧無夫
就之節有更十年而不退者如朝廷稍擇賢才以垂
其選乞應軍中屬官悉以二年成資替罷立爲永格
詔應宣撫司屬官許本司奏辟或朝廷差除選人依

舊三年外餘並以二年爲任如願留再任者聽本司
申取朝廷指揮○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詔韓世
忠張浚已除樞密使副其舊領宣撫等司合罷遣出
師臨時取旨逐司見今所管統制統領官將副已下
並改充御前統制統領官將副等隸樞密院仍各帶
御前字入銜○四月二十八日詔韓世忠張浚宣
撫官屬並優與陞等差遣○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八
日孝宗已即位未改元張浚除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江
淮東西路宣撫使建康府置司進封魏國公○十月

二十九日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司言本司屬官欲依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與監司幹辦公事與知州序官從之○隆興元年六月十四日詔張浚特降授特進依前樞密使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試尚書禮部侍郎陳俊卿降授左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參贊軍事唐文若降授左承議郎尚書戶部員外郎馮方降授左承事郎直祕閣查籥差充江淮宣撫使司參議官都督府官屬並改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司○七

月七日詔昨都督府進討特許便宜行事今都督府已罷應宣撫司軍事並合聞奏取旨其前降便宜指揮更不施行○八月八日　詔宣撫使張浚依舊都督江淮軍馬詳見都督○十二月二十八日張浚言昨承恩降節制兩淮後來改除宣撫都督江淮軍馬二年防秋偶免曠闕除臣與近上官屬自不當陳乞所有臣隨行官吏軍兵并應辦軍前實有勞効之人欲望從臣保明比附前後宣撫司督視府等處月日體例特賜推恩施行從之

制置司

制置使自建炎始置初以安撫制置合爲一後析爲二或以制置兼安撫或以安撫兼制置或省制置併其事於安撫司近年專以制置司爲重而安撫司之事則甚簡矣江淮制置或合爲一或分爲二又或以沿江制置兼淮西制置近年惟沿江制置仍舊常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其初有使有副使有大使後省副使侍從以下充使尚書以上充大使其兼知建康府者已詳于表今以制置司沿革

大概志于左
建炎元年六月二十六日詔右司員外郎劉寧止除直龍圖閣同提領水軍沿江制置副使○閏八月一日詔奉議郎徽猷閣待制淮南西路制置使胡舜陟除沿江都制置使知建康府兼江南東路安撫使王羲叔沿江制置副使○二年二月呂頤浩扈從至秀州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引羸兵千餘人守揚子江乃沿路名募潰散之兵得四五千人就鎮江府之北枕江下砦與金人對岸相持僅一月頤浩被甲乘輕舟時於江中往來督責軍將官以舟濟渡江北被虜逃歸官員士庶軍兵家小及選募敢死之士過江遇夜燒劫虜砦又分遣兵將官沿江上下招集潰兵金人北去　朝廷命頤浩領江寧軍府事○紹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詔江東西湖南路上供錢糧久失措置夏秋二稅上戶拖欠不催下戶受弊遂路盜賊尚衆至今招收未盡可差戶部尚書孟庾帶見任充江東路宣撫制置使其應干財賦拘催獨放依　條衆赦施行務要寬恤民力

其土供錢糧催促依限起發應賊盜當招收或掩擊
者並委相度措置條具聞奏○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上宣諭宰執曰史正志條具舟師利害其間有可行
者魏杞奏曰見史正志之論甚有理　上曰欲早行
措置蔣芾奏曰　陛下將來要差大臣出使不若先
差史正志他時可爲參贊　上因使差知建康仍兼
沿江制置使自建康至鄂渚舟師並令總之○八月
二十九日新除集英殿修撰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
使史正志言契勘今沿江制置司除專一措置水軍

海船要爲久遠利便之計所有令用印記今乞於禮
部關借奉使印前去專充制置司使用所有艱差僉
廳一司官吏竊慮耗費財用今只就用安撫司僉廳
官吏兼制置司職事却乞復置省罷闕請給依安撫
司屬官例屬官所帶銜位稱江東安撫司沿江水軍
制置司所有庫務更不別置凡有修造船隻教閱支
費就用安撫司錢物並從之○四年三月十四日史
正志言乞將到任後節省到錢內支撥見錢十萬貫
收係制置司水軍赤歷於出産木植州軍收買板木

就建康自置船場增造一車十二槳四百料戰船相兼使用從之○六年以後省制置司至開禧二年六月復置以朝請大夫寶謨閣待制知建康軍府兗江南東路安撫使葉適兼沿江制置使三年二月十六日除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專一措置屯田○三年九月十四日以朝散大夫寶文閣待制知建康軍府事江南東路安撫使徐誼兼江淮制置使○嘉定元年正月五日以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建康軍府事江南東路安撫使丘㟜改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八月十四日以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知建康軍府事江東安撫使何澹兼江淮制置大使其後龍圖閣學士楊輔及龍圖閣待制黃度寶文閣待制劉榘相繼皆以知府安撫兼江淮制置使○嘉定十年省江淮制置使○十二年九月復置沿江制置使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待制李大東為之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後因之○紹定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改沿江制置使為江淮制置大使趙善湘為之四年十二月又改江淮安撫制置大使○六年

七月以後復改爲沿江制置使李壽朋陳韡別之傑
杜杲董槐趙以夫相繼爲之惟韡加大使○淳祐七
年六月趙葵開督視府省制置司○淳祐九年正月
督府結局復沿江制置司吳淵以端明殿學士充使
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其後王埜丘岳馬光祖趙
與𥲤繼爲之惟與𥲤加大使○開慶元年三月資政
殿學士馬光祖自京湖制置大使改除沿江制置大
使兼知府事江東安撫使○四月望日準　尚書省
劄子備文思院申準　尚書禮部符備準　尚書省劄
子鑄造沿江制置大使司印一顆事本院除已遵稟
指揮勒令人匠如法鑄造一切了畢當官逐一點對
得篆文並無差錯所合申解赴　尚書省繳納給降
施行隨狀見到伏乞照會事右并封匣銅印一顆劄
送沿江制置大使司照應交收訖申　尚書省準此
大使馬光祖率參議官以下於五月初十日望
闕遙謝祗受行用○九月虜酋忽必烈領重兵偷渡
詩黃州　詔光祖進司江黃應援漢鄂景定元年三
月虜遁江面肅清光祖回司有　詔獎諭賜金幣壽

進資政殿大學士職任依舊 詳見年表

制置司僉廳記 金陵古都會 行闕在焉自昔國於
江南而有志中原者未嘗不以此爲根本我 朝南
渡以來每遣重臣屈留鎭守凡使命之出往往即是
而開幕府意者墜居江淮之咽恢拓有幾則可以整
駐 鑾輅指㧑關河承平無事則可以謹護風寒藩
屏 帝室固今天下之重鎭也粵自督眡宣威次第
省併而沿江制置之名始建於開禧二年之七月待
制葉公適首膺是選越明年春易沿江爲江淮迨嘉
定初元宣使趙公淳實爲制使而又以資政丘公崈
爲大使其年夏益 召還未閱月復以總餉李公珙
區處制司事務又兩月觀文何公澹以知府行大使
事是後更代不絕嘉定十二年 朝有分制之議閣
學李公大東荐來帥守始復爲沿江制置使沿江之
名於是乎定然逆數創司至於今無慮二十餘載而
賓寮無僉議之舍文書無庋藏之所寶慶三年春二
月先生自京口易鎭開藩問俗之餘首詢諸司幕府
所在僉之者曰某所爲帥某所爲府制司則前是所

無節制司則附府制司雖官吏亦未嘗有也先生喟然歎曰安有名爲額閩而下行一郡江防之事職在兵機而會無晝婉奠居之壓耶手疏其事亟聞於朝别爲節制一司額官兼僉擬之職　廟謨可之一日見敗屋數十楹介於設廳之東偏問之則曰公使酒庫也因集寮屬而命之曰稍上靡容之務何得遂君於此盍爲我徙之廛譙之外以其壁爲制司議會俾節制司附焉咸曰諾於是空其鉼罌一撤而新之東序西嚮大門宏啓旁接府治所以便諮詢也東直南嚮危樓中峙名曰議事所以諧僉謀也樓之下屋基博礎戶庭四闢拾級而升者制幕之廳事也廳之陰朱門聖壁明窗而曲檻者制幕之燕坐也廳之左循除而下簷牙高啄傑出乎修廊之上者節幕之廳事也深入十餘步上爲複屋闊室如廳事之數東面而虛曠者節幕之燕坐也極目連甍之表有亭翼翼奇葩怪石參錯乎前修竹拂墻清流闊戶者兩幕之圃也廻廊曲屋區別畛分周環於左右前後者兩司之吏舍也東廊之外列屋二十餘穹瓦層樓鱗次而

角出者諸司之架閣庫也以至皁隸候伺之所庖湢
猥微之墜洪纖小大莫不各適其宜而咸備其次焉
眡帥司若府凡僉舍之素具者大有逕庭矣合而計
之爲屋一百四十楹作興於寶慶丁亥十月二十八
日竣事於紹興戊子三月初二日工以庸計凡三萬
四千錢以緡計凡一萬一千米以斛計凡九百五十
無非撙節公費而爲之未嘗請於 朝也蓋先生天
性沖澹雅意簡編凡而宴游之事交饋之禮一切拒
卻而不疑冗蠹既蠲裕積日裕用能費出於公而民

不知有役役必計庸而人不知有勞㝵所謂不擾而
辦者既落成好問因率同列請記其事先生曰務名
之舉余之所羞也故所至公宇之建未嘗揭姓名於
上棟間而況敢爲文乎好問復固請曰一司存之修
廢夫豈足爲先生重輕特弗可無以識歲月使來者
知所自始耳先生曰論如是子盍自爲之而吾無須
也好問退而繹之夫運籌帷幄之中然後可以決勝
千里之外兵機固貴於密也而賓幕之無定所烏在
其能密哉然則先生此舉非徒美觀瞻而已也壯威

重而已也處其中者必思有以副先生之望而後可
用是歷敘顛末姑以竢他日大手筆之採擇焉先生
諱善湘字清臣濮園五世孫登丙辰進士第由淮西
制置移京尹六年除理卿兼刑侍未幾以待制寶章
閣來分閫云門生儒林郎差充沿江制置司幹辦公
事呂好問撰門生承直郎新差充建康軍節度推官
兼制置司僉廳趙溙夫書門生宣義郎差充沿江制
置司準備差遣葉寀篆額門生文林郎差充沿江制
置司準備差遣孫定立石○

景定重建僉廳記

自王戊寅以幕府名山金陵幕爲天下重其來遠矣我
國家中興置陪都猶古京洛也襟帶江淮鏁鑰東南
緩急常先四方每開制置府 聖天子必遴重臣涖
之其一時賓佐多元戎所自辟常爲天下選寶祐乙
卯秋資政殿大學士裕齋馬公自京尹來爲留守領
使事越二年易鎮京湖策應夔府上以金陵之思公
也明年復歸之鎮公先嘗總西餉至是命復兼焉凡
所領四司事三軍之號令黜陟征調餉給與夫統理
所部之氓故亦繁矣公率戊夜起把紙束卷連筆颯

颯然立剖神速析去根株銖兩不忒閫事辦則府吏
鶩行進矣晝漏未下餽事亦如之退與賓客四鄰交
奏記表請耳受口訓一一詹舉出硯議舍井井無一
敢懈者公之再鎮也淳祖嘗以新安貳郡辱置幕下
一日公會僚佐曰秋風動矣我輩當惜分陰顧事無
一不當豫者僉署下窂弗稱書諸其議故築既而淳
祖以公辟守康廬諜報韃虜由武沙闖江南犯鄂矣
公遂提師至江黃雨雪載塗往來汕口間數四下流
恃以爲固丞相汛清江漢中外底寧公亦旋軍治所
及淳祖被召過而謝焉問行廛郧則見民熟其仁軍
閱其律吏遵其法凡先賢風烈之可紀足以爲崇化
厲俗之方者靡一不舉青溪白鷺之上斧藻連雲如
跂斯翼人游暵辯則堂除卯列粲然華好矣諸賓佐
請於公命淳祖記之淳祖不敢辭也常從諸從事後
竊聞之惟公足以一衆惟廉足以厲俗惟勤足以集
事惟敏足以有功公以一身兼之氣剛志正自其知
行所至旦晝不能怠寒暑不能變壯老不能易也夫
事會無涯精神有限以清虛玩歲月以談笑資功名

憂國者所諱也公之作新斯宇豈不為相與任事者地與鸞鳳集林必將為治世之鳴杞梓在囿必猶為大廈之器公之夔士以為國也倘將取材焉諸君子其毋忘公志皆曰敢不徹蚤夜以毋忘公之志役始於　月乙亥成於十月乙未門生朝散郎新除祕書郎陳淳祖記

淳祐題名記　嘉熙改元十有二月制使大資尚書別先生自姑孰分閫金陵是時首被羅致者參議官則嘉禾李會伯機宜文字則東嘉黄漢章幹辦公事則

吉雲矣堣準備差遣則番陽王應辰入幕之初讀重修議舍記規橅一新知其昉於紹定改元之春寳夫資趙公分閫之日也繼詢題名石刻則前未之有官寺題名所在皆然沿江大幕府乃因循未立非闕典歟因呼老吏卽纍昔幕屬姓氏其歷年之多者往往不能省記今自紹定改元以後裒次而登諸石庶來者有考焉夫題名特一事耳自堣濫巾幕下凡三見改歲至是始克立其亦有時乎淳祐改元上巳日堣謹書

○**寳祐續題名記**　國朝之制凡州縣吏式命吕

上非坐授則銓注不可已自選也可自選而辟召者
惟二三開府寄此大藩府所已號小朝廷也然命於上
者其賢不肖才不才不能盡滿人意諉曰非成致也
選於下者必旼類之相感才德之相若苟非其人則
將諉諸誰乎韓子所謂知其客可已仰其主知其主
可已仰其客顧不昆重邪淳祐十有二年春余叨
恩分閫金陵望輕責重凜然思亟邑泄東僚羅士㠀
㠀如亞遣蓋不徒取其虛名必求其實用不徒取其
娶書必資其忠規不徒取其苟同必盡其異見閱歲

再朞羅而致者寑廣智足已造謀材足以立吏忠足
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其
眡湖南之寄客殆無愧焉故雖才品或殊職守有異
而相觀爲善者其不粹然一出於是是亦一昔之盛
也幕府舊有題名間亦斷續偶得正石適斷自余始
至第其姓氏大書劖之後之來者隨政而繫其下諸
君求余言余諗之曰人才之在天下用而後見久而
後知仰於今者必有以驗於後觀於始者必有以要
其終余之與諸君從遊於此也豈特爲一府之用哉

蓋將聚天下之才為天下之用諸君盍救其器顯之成務畔其所守而忠其遠者大者繇是而沐聲案于天朝人曰此沿江之賓客也則豈惟諸君之榮抑亦余之榮悉之哉逵剛其語於石之背寶祐三年六月既望金華王埜記

	叅議	諮議	機宜	計議	幹官	屬官
寶慶					呂好問	葉棨
紹定				吳當可	劉垕	
端平				王大亨	樓扶	陳傳祖

	叅議	諮議	機宜	計議	幹官	屬官
嘉熙	呂好問 李會伯 黃漢章 吳塤 章玹 陳夢斗		樓扶 周漢老 何自然 黃漢章 吳塤		包恢 吳塤 王應辰 趙汝歷 高斯道	孫定 劉垕 任棨 于大節 張藴 江萬里 鮑遜 王應辰

寶祐

沈先庚
謝獻子
盧同父
王洪祖
趙時詁
杜庶

萬文勝

田士遜
章豫
汪誼

史祁卿
曾宏用
鄭偘
吳七德
張天定
徐宋

趙崇𢫬
莫與及
曹怡老
趙汝犨
王宣溪
陳似孫
艾慶洪
許子良
劉自

寶祐

季錀
陸堅
林子麃
吳蒙
李仲鼇
秦九韶
印應雷
孫吳會
徐邵孫

聶斌
王鑑
馬希驥

孫吳會
印應飛
沈炎
李介叔
張桀
胡居仁

濮順
馬希驥
薛叔仔
盛敬簡
陳㷂

舒有開
胡蒙
潘驥
戴伺
劉弓
趙時鑽

陳南美
王雲
李彭老
方演孫
汪立信
房堅
韓禋
徐道隆
潘起子

胡居仁
張稉
陳元桂
眞志道
李迪
張渠

董烈
劉夢高
崔泰亨
孫一飛
馬揚祖
何宗姚
張嗣寬
趙孟屋
曾堅

潘梟　林奎
汪洵之　張炎
陳大震　王方烈
梁椅　朱端彝
陳謙亨　沈雷煥
程元岳　洪荷
袁湲　胡庭芝
陳肖孫
周節

毛元龍　林子耑
方澄孫　吳天澤
王泳祖
趙孟憲
王起晦　畢衎　吳季子　程宏祖
徐道隆　褚一正　王立本
韓大正　盛敬簡
劉宗申

開慶

張濟之
孫吳會

景定

程若川　家之巽　羅龔

王起晦

劉夢高

劉元高　趙介卿

大使馬公光祖創制司四幕官廳

制司屬官舊無廨宇或占官屋或僦民居殊失禮羅之意遂於青溪上兩貢院之間度地鳩工鼎創叅謀叅議四位面勢宏潤堂宇靚深爲金陵諸官舍之冠經始於景定五年五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一日落成工物之費總爲錢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貫有奇

制司四幙官廳 制司屬官舊無廨宇或占官屋或僦民居殊失禮羅之意大使馬公光祖遂於青溪上兩貢院之間度地鳩工鼎創叅謀叅議四位面勢宏闊堂宇靚深爲金陵諸官舍之冠經始於景定五年五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一日落成

安撫司

大中祥符三年八月爲將祀汾陰屬江淮不稔令諸路各帶安撫使乃命知昇州張詠兼江南東路安撫使本州駐泊都監李重睿閤門祇候蔚信並爲都監仍出手札諭詠等轄下州軍雖不是災傷處亦當安撫無令墮農扇搖逃移官員有貪濁深刻昧於綏撫者速具事狀姓名以聞應州縣鐲納司見收欠負及依省司定限校科無可陪塡及該赦勅除放省司未明指揮者並權住區分開坐聞奏○四年六月 詔

曰朕以寡德臨茲庶方靡忘中旰之勤蕲洽阜康之
治眷言江介迄彼淮濆水旱相仍田疇幾廢䘏念黎
庶予懷惻然宜令起居舍人直史館李迪爲江淮南
安撫使閤門祗候張利用爲都監存問里閭察訪官
吏訊詳犴獄寬節財征務適便宜用圖安集○宣和
三年五月六日 詔江寧府守臣兼安撫使兼江南
東路兵馬鈐轄 臣僚言睦賊猖獗大兵奉行天討已
見平靖處班師之後餘孽尚在理宜
措置竊聞 太宗皇帝嘗以蜀寇雖平尚有殘孽因
命趙昌言爲安撫招討之 神宗皇帝亦命劉瑾知
虔州兼江西安撫兵馬鈐轄今乞以杭
越知州並兼本路安撫使鎮撫一方 ○國史職官

志經略安撫使司經略使安撫使各一人以直祕閣
以上充所領州之寄任而爲之官名掌一路兵民之
事皆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罰稽其
錢穀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難專決則具
可否稟奏卽干機速邊防及士卒抵罪則聽以便宜
裁斷○舊制凡諸路安撫之名並以逐州知州充掌
撫綏良民而察其姦宄肅清一道江南東路以江寧
府知府充繼而江南東路安撫鈐轄司言被 旨於
沿江置帥府要郡本路帥府文臣一員充都總管武

臣一員充副總管今來新制江寧府知府見帶一路
安撫使合與不合便以馬步軍都總管繫銜　詔令
帶馬步軍都總管繫銜○建炎二年三月八日　詔
諸路雖各建帥府然於一路見任官吏初無節制指
揮致翫習常態緩急難以集事宜令諸路安撫使便
宜節制施行○三年五月二十日尚書省言今相度
欲將江池饒信州爲江州路知州帶本路安撫使建
康府太平宣徽州廣德軍爲建康府路知府帶本路
安撫制置使其節制江東路軍馬及江州知州帶江

東湖北四字入銜並除去所貴名正事成號令歸一
任責稍專從之○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三省言沿江
一帶道里闊遠若只於建康江州兩路置帥或恐照
管不盡緩急有失機會今欲將江南東西路州軍分
置三帥總轄內建康府路安撫使於池州置帥擬建
康府池饒宣徽太平州廣德軍爲所隸契勘建康府
本係置帥去處緣本府至鎮江府不滿二百里相去
太近而往江州計一千四百里遠近不倫獨江州正
在鎮江池州之間若置帥於江州則沿江四帥相去

道里甚均實爲利便從之○紹興元年正月十日
詔呂頤浩充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餘依已降指
揮○九月一日中書門下省言江南東西路舊以建
康府洪州爲帥府置兩路安撫大使令東路大使兼
知池州西路兼知江州二州地勢僻隘非建康府洪
州比有失 祖宗分道置帥增壯國勢之意 詔江
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西路兼知洪州池州
守臣今後選差武臣其紹興元年正月十日安撫大
使兼知江池州指揮更不施行○二年四月十二日
詔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准備差遣以辟文臣不得
過十五員准備差遣以辟武臣不得過十五員爲定
額其見差下人限指揮到並令依條減罷○三年十
二月中書門下省言昨除沿江三大使所辟官屬緣
當時金人尙未北去兼李成馬進賊馬在近所以增
置員額數多今來邊報寧靜别無羣寇其屬官理宜
裁損 詔沿江三大使司許置參謀參議官主管機
宜文字各一員幹辦公事三員文臣准備差遣武臣
准備差使准備將領各以五員爲額其溢額人並依

省罷法施行○二十二日尚書省言諸帥司所置屬官多寡不同除差即非　祖宗舊制嘗剏行立定差格　詔江東安撫大使許置參謀參議主管機宜文字各一員幹辦公事五員安撫使許置參議主管機宜文字各一員幹辦公事四員仍並令舉辟參謀參議通判以上資序機宜差第二任知縣資序人餘並令録以上資序人餘依已降指揮

江東安撫使始於大中祥符其後省復不常至於建炎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合爲一使自吕頤浩始後省制置惟安撫使仍舊紹興初置江南東路安撫大使自葉夢得始後省大字止除安撫使至紹興八年又以安撫制置合爲一加大使葉夢得復爲之其後孟忠厚張守皆因之十五年以後並省制置及大字止除安撫使至乾道三年以安撫使兼沿江水軍制置使史正志爲之後不兼制置至開禧二年又兼沿江制置尋改兼江淮制置自葉適始徐誼丘崈何澹楊輔黃度劉渠李大東皆因之嘉定十五年復兼

沿江制置紹定四年以江淮安撫制置合爲一使仍加大字六年仍以江東安撫使兼沿江制置使餘並省後皆因之或兼制置或以制置兼或充使或充大使並兼知建康軍府事具載年表茲不重述自參議以下題名如左

安撫司僉廳壁記

紹興甲寅九言來本司充員幹辦同舍公事有閒因相顧曰建康在六朝爲都邑北枕長淮東南引吳會江山橫騖城闕藹然自 祖宗時已多用重人 國家南渡奮駐 警蹕既幸臨安留鑰之寄尤藉形勝以寬北顧之憂與往昔又不同非鉅公名卿畢命幕府賓客亦隨以重然時無外虞疆吏弗警帥司既稀任民事職甚清簡晨起入僉廳漏未盡三四刻即可歸休胥徒相忘庭宇蕭然金陵多廢跡或出而登望弔古因多餘暇雖有長才偉智欲奮勵自見亦何所施若一旦 天子赫然震耀威武將與仇讐從事則主人多受 旨督視諸將膺宣撫之任爲參佐者當臨戎授師中權贊畫羽書紛委動中機會其責豈輕是時雖有長才偉智恐猶弗給況

其下乎而吾人終日袖手燕坐能不少思哉機宜孫
公起曰天下事豈應預料吾徒才智雖未必過人亦
何足預憂姑寘勿問僉廳壁記未立前後幕府或居
承平或當倥傯一時主人成大功興大利亦必有畫
諾之助名氏不著後何所攷余終更去矣欲搜揚載
籍次其歲月而列之顧九言子其秉筆記余初意辭
曰長者在何敢狂斐既退自念孫公吾先君子長沙
僚寀也何敢辭他無可道說獨記一時慨歎之語如
此今取機宜幹辦列左方參議秩雖尊亦同入幕併

載其首慶元丙辰季夏建州游九言書○續題名記
金陵陪京護衛控推爲東南第一都會藩與府兩幕
幙之官僚備爲建炎間命兼制置使羅致參佐體統
同而司存異甲兵錢穀制幙主之簿書獄訟府幙掌
之撫帥一司文書遂綜是簡省日始旦冉冉趨府巳
漏刻下退食自公未有職思其憂者淳祐丁未夏樞
密使趙公被　上旨視師建大都督府辟之名卿才
大夫綜文翰武畫幃籌邊鑒鈎炳耀皆能垂勛名於
竹帛而帥幙僚屬亦於是時亹亹思奮咸以職業自

見盛矣哉余聞岷山多𤥨玉武庫多犀器張公巖徐
韓愈輩出烏公鎮河陽溫生石生盍歸乎來聲應而
氣求雲飛而川泳必有内鳴玉外建旌挺挺爲世名
臣如鄉從魏公幙中來者不識其姓名可虖衆曰宜
壁舊有記閱歲久塵昏本蝕爲余易鑱諸石驗之私
竊自喜嘗陪幕議焉敢辭以淳祐八年六月朔朝
奉郎添差充參議官三山陳駿之記迪功郎添差充
幹辦公事東萊呂祖昇書

制使姚公希得任内

重修撫司僉廳

景定四年四月
内撥蓋門樓過廊廈屋穿堂兩邊閣位後堂挾
屋兩廊吏舍四十三間增修正廳芙蓉堂等處
計一十一間并丹雘彩畫等工料總費錢八萬
九千貫米二百三十石有奇有題名

壁記

留守
安撫制置尚書姚公鎮　陪都之三年政簡以
成川嶽澄宴惠洽明通靡廢不舉顧瞻帥幕屋
老弗能支非所以壯西鑰之觀聽也迺歲景定
癸亥維夏鳩工度材尋我攸宇踰月而竣役其
庭其楹雄盛森整公大書芙蓉堂顏以絢前楹

天貺節甲寅像歸入祇廡事濟濟克諧體麟垣
之粹明儀鳳闕其如對各迪乃心永肩忠報匪
徒侈依紅泛綠之麗云嘆下士眉山袁煸東陽
樓詳錢塘費應龍九江吳言袁山陳肅上饒鍾
國秀南昌徐琦紫陽趙希𪯵潼川馬自持臨卬
楊應善天台蕭元英

紹興

參議
方師尹
楊持
張永年
傅禴卿
陳正由
方純彥
鄭知剛
陳良弼

機宜
呂大舉
陳一鶚
王端朝
唐如晦

幹官
郭契敷
張敦頤
趙公碩
陳升卿

屬官
王溉
趙霆
梁大方
程禧之
張大亢
孫聃季
蔡憲
唐叔玠

隆興
施均
葉棽
施知彰

章騂
楊祁

向子廉
翁蒙之
錢琪
蔡戩

乾道
翟文炳
張蕃
呂翼之
李大理

白彥暘
張傑
黃義賓
陳損之

邢孝寬
沈雲應
韓琳
周承勛

韋璞
秦柄
丁長卿
韓彤

唐如晦
沈朴

淳熙
辛棄疾
張釜
趙彥翱

張大年
朱贊
吳玹

陳訓
李民覩
陳許國

趙不羈
楊慄
莫若晦

支邦榮
楊森
崔敦禮

趙善仁
朱僎
孫長孺

宋宜之
何松
楊克忠

林同
王漢彥

鄭鍔
姚仲欽

王將之
徐容

趙公斷
沈瀛
錢仲之
張授
向子廓
徐大觀
趙不濊
張栖筠
趙伯琥
周時中
孫襆
李昱
黃衡
鄒球
趙盛
趙公升
周玳

申屠寅
朱輗
陳燾
趙師造
姚仲欽
趙不遏
趙汝劼
謝暎
徐濟川
范念德
孫元卿
于革
謝棐伯
方叔珪
汪桑
游九言
李直養
陳[redacted]
趙汝應
韓謀甫
陳羽

				開禧			嘉定		
周權	趙師復	徐濟	錢孜	周[redacted]		鄭擢	吳榮	朱倓
徐筠		彭[redacted]				陳貴誼	王田	彭藻
		龔日章	王[redacted]騭	蔡[redacted]	曾熂	蕭舜咨	王械	孫淇
						危和		

			嘉熙	淳祐				
周遂	徐大節	歐陽儆	王琮	趙琠夫	陳駿之	趙汝讜	李節	李士達
衛勳	王觀之			趙時錧	葛鐸	趙植	李裕	董光
魏峿	毛自知			蕭有立	蔣應炎	呂祖异	徐寀	吳堅
				趙崇嵛	陳夢發	韓禋		

寶祐

虞㦤
朱逢
胡崇

虞弁
朱貔孫

曹友諒

宋良才
巨基
許一鶚
羅黃裳

林子應
王夢得
莫與倫
陳俊卿

鄭羽
吳珪
眞紹祖
趙孟坦

曹友諒
葉英
馮平國
陸夢發

王渭
朱貔孫
趙介如
金大鏞

韓燮
洪斗祥

開慶

潘驥
蔡譽
吳邦翰
鄭端
吳巳之
徐聞詩

吳湜
趙汝墠
趙與輈
馬元演

何逢吉
周應合

景定

廖邦傑
馬世昌
孫自明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剏修建康府都僉廳記

晋都幕府之重尚矣　國朝盛時西洛僚佐多賢稱於天下倅曰謝希深推官曰歐陽永叔有若尹師魯有若梅聖俞咸在其選蓋陪京鎮非他幕府比浩中別駕日請其所參決可否號都僉廳凡所以鎮邦國施教化統理所部之細者悉於是杳晝諸焉金陵夙號帝王州自六飛南渡管鑰不輕畀而簡僚惟謹景定壬年冬余承乏居守幸當邊塵晏請食焉而怠則余豈敢乃搜民瘼乃討軍實越二載百廢粗舉學校既修社廟既葺因念是邦臨護之大而議舍湫底庫仄非所以重賓筵敬民事也於是節省之費不經者省冗役之不亟者因故地撤而新之廳為間五堂為間七舫齋設其中賓序環其列吏舍翼其旁總百有四楹堂榜曰此賓取坡公賢哉江東守收此幕中奇之句也高其閈閎敞其軒楹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壁塗暖丹內外華好可以俯仰可

以談笑斯謂高明游息之道其焉者也視以無運氣以不煩政之大小議於是詘之枉直剖於是物來而名事至而應將無所處而不得其當矣然則斯宇之作豈無補哉抑吾聞之明道程子之掾鎮寧也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守辯張子韶大書鎮東僉廳之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先儒奉厥職若是其忠且敬也居是幕者能以二公之心爲心豈獨爲守者嘉賴將見惠政被江左聲實流天朝諸君自此外矣謝歐尹梅獨何人哉會子有 召還之命用伐石爲記俾來者知作之所始而敬其事云爲費二十一萬

七千舊楮米八百二十五石

景定癸亥重建制司僉廳

自四月至於八月落成通費官會二十五萬餘緡米八百石

記 金陵自六飛南渡視昔雖洛異時出近臣開督采石之功至今幙府有休稱嘉定合江淮建閫後雖析置其選猶以是望他閫舊有宇介府東偏前閫觀文馬公以庳陋弗稱撤而改作楊沿江大幙府規橅度越舊制矣惟門廡吏舍縈折旁出客間多閣外附廡下屬公召未遑尚書姚公繼之越明年威暢惠流境以無事一日觴客籌勝顧而

言曰嘻是將以遺我也酒既屬其事於議曹趙湜逾月告成葺篝勝處以治事增闢堂二移其額揭中堂後扁集思堂翼以閤閣東繚以廡橫貫依緣而南出於君子堂堂與亭皆因舊而加塗雘循堂右轉中爲便廳左廡右門公書沿江幙府榜其上門外達廣三丈許前爲大門以舊榜揭之既成幙下士相與歎曰公忠忱體國知無不爲事關於軍如舟師馬政除器補卒闕於民如學校社稷均賦簡役文弟舉行而公退食燕凝老屋數椽安而弗葺嘗試言之人情莫不欲安公朝夕於政凡可以安遺人者是究是圖以及於僚吏至其身則安於簡陋推公之心使進而坐廟堂天地中間一物不獲其所皆我之責固將以安一方者安四海富貴於公何有哉既相與歎詠公德則又相與勉曰吾儕安於斯借箸之籌磨盾之草無幾談笑竟日鴈鶩行進伸紙和墨書字不滿百午漏未下會且歸矣風景不殊山川如昨雖公之芳躅可繼而江沱之

宴安不可懷也衆曰敢不夙夜祇規以無忝公

之德公名希得字逢原潼川人時以刑部尚書

制置沿江云景定四年十二月門生朝散郎差

充沿江制置使司參謀官趙時棣記門生朝奉

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參議官黃蛻書門生承

議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參議官楊同祖篆蓋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五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六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官守志三 諸司寓治

總領所 在行宮西南都酒務北 紹興十一年建

國朝會要初命朝臣總領都督府宣撫司財賦其後收諸帥之兵以爲 御前軍屯駐諸處皆置總領亦以朝臣爲之仍帶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葢又使之與聞軍政不獨職餉餽而已其序位在轉運副使之上內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其官

屬有幹辦公事準備差遣續有主管文字有分差糧料院審計司審計以通判兼権貨務都茶場　御前封樁甲仗庫大軍倉大軍庫贍軍酒庫市易抵當庫惠民藥局

紹興三年正月八日詔差戶部侍郎姚舜明前往建康府專一總領應干都督府錢物糧斛仍於都督府選差有風力諳曉錢穀四員充糧料院審計司監官都督府管下官兵等請給等並經由戶部糧審院依條批勘支給建康府権貨務都茶場亦仰姚舜明提領○十一年五月四日詔以吳彥璋爲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諸軍不聽節制○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詔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屬官今後許戶部長貳太府司農卿少通行薦舉○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方師尹言比年州縣循習不以軍餉爲念錢物樁發有累月而方起者糧斛轉漕有經歲而始至者監司坐視略不經意乞擇監司郡守尤遲慢者按劾以聞重賜黜責從之○八月九日詔今後總領司互舉改官之人並依憲漕等司舉

官磨勘從左司諫凌哲請也○三十一年三月一日
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言江東所屯歲費緡錢近
七百萬米以石計者近七十萬科撥雖有名期限雖
有日官吏侵免稽違監司守貳恬不加意乞將監司
守貳以下弛慢尤甚者按劾重賜黜責其承行人吏
即依無心力斷罷事理稍重者亦依條施行從之○
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詔諸路大軍每遇招收
到人並先具姓名報總領所每旬委總領官及都統
制就本所或教場同共當官塡刺軍號其効用等不

刺手面之人亦令對衆審問投名月日諳實應干合
得衣物之類一面從總領所畫自當日並與按旬月
日兩季徑行幫勘支給具數申省部照會出豁科降
○乾道二年二月樞密院言已降指揮三衙招收軍
兵効用本軍申解樞密院令承旨司用等仗審驗人
才刺塡軍額在外屯駐軍委本路總領官依此其在
外諸軍並不解赴總領所止行關報姓名審驗預作
到軍月日放行請給無以關防詔總領所照應三
衙招効用軍兵拍試格法指揮一體施行○二十八

日淮西江東總領楊倓等言乞將江東安撫司建康府都統司酒庫並撥付淮西總領使所○五年三月六日淮西江東總領葉衡言準指揮差屬官前去廬州應副郭振修城官兵錢糧照得雖有幹辦公事二員內分一員專在池州軍前給納僉廳委是闕官深慮誤事欲乞依鄂州例更置幹辦公事準備差遣各一員 詔許辟差準備差遣一員○六年四月一日 詔淮東總領所併歸淮西總領所令沈复通領存留屬官一員鑄錢司減罷併歸發運司存留幹辦

公事二員亦歸發運司閏五月五日中書門下省言勘會淮東總領所廢併司名合行併入 詔以總領兩淮浙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所爲名十七日戶部言總領兩淮浙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所爲名合用印記令鑄以總領兩淮軍馬錢糧所印十字爲文將兩所元印繳納庶幾歸一從之○六月十七日戶部言淮西總領沈复奏淮東總領所事務至繁正要稽考出入及檢察糧審院批放緣淮西相去隔遠難以革弊兼照得淮東僉廳從來不會與務場倉庫干涉

今欲依倣池州例委自屬官管幹給納本部勘當欲依所乞以戶部給納所爲名并令總領所往來提督施行從之○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詔令建康府於
朝廷樁管會子內借撥五十萬貫應副淮西總領所支遣却於元科馬軍司未到綱錢內拘收撥還依舊樁管仍開具起發綱運最稽遲數多去處當職官職位姓名申三省樞密院○八年四月十六日權尚書戶部侍郎沈复言今後遇總領所官赴　行在奏事淮東委守臣兼權淮西委漕臣兼權○景定二年

詔制總合爲一以沿江制置大使馬光祖兼淮西總領詳見題名

題名記 乾道庚寅冬銓備數起部亞卿識錢唐畢公於民曹郎淳熙改元之春銓偶至秣陵公適總餉於此又獲過從越明年秋九月公謂銓題名有記古也而總領所獨闕其敬以請既辭不獲則敬對曰諾謹案唐史劉晏能總大體又領鹽鐵度支等使則總領云者其來尚矣於文總或爲緫義同字異書皆作總而詩多作緫春秋左氏與詩同周官載記及諸史與

書同然塵人總布則讀爲鼓儳之儳而漢宣紀總乃
作綜許侍中說亦然又不可一槩論矣大要總之爲
義如總權綱柄不下移如總名實官無妄授如總方
略必一統類如總憲度必植風聲如總斂然靚謐無
譁如總干然執持不橈此蓋命官之本意　國朝自
紹興癸丑始設是官以蒞諸路軍實庚申夏又加專
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其任益重壽有　旨淮西
江東依舊置司秣陵惟是重兵留戍倍於臨淄庚癸
浩穰過於首山自非環傑出群之才莫勝其任公下
車之初視簿書棼如絲視繁冠髼如雲積弊搶攘一
旦洗削更革用人各因其材馭吏嚴而不苛會不逾
時食足財阜政以辦聞而不擾雖管氏輕重李悝平
糴洪羊均輸壽昌常平士安低昂未能遠過無幾何
聖書自　天賜三品服赫然驚人復除大農　恩寵
有加焉仰惟　聖上厲精責實名器不假嚴於獻
狀公之遷也公論浩然稱允或問銓食貨必本於入
政豐財必本於七德何也曰孟子不云乎無政事則
財用不足是食貨以政爲本班固論易何以聚人曰

財必原於天地之大德是豐財以德爲本今焉貫朽
粟蠹有若元先之間可以觀政矣士飽而歌馬騰於
槽有若退之之詠可以觀德矣向來諸公袞袞登要
津蓋繇此塗出吾知公去是而儀　天朝也有日矣
噫晉城濮之師至盛也食闕而館楚軍之轂霍驃騎
漢良將也餘肉而士有菜色史氏猶稱其能矧茲軍
實之羸足以根本關中富礌河內以濟　大業而不
刻之堅珉是大闕典遂書以識又閱籍得爲是職者
二十有一人且併刻焉時閏九月丁卯龍圖閣學士
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胡銓記宣教郎充樞
密院編修官袁說友書

姚舜明　張成憲

宋棐　掌均

莫將

吳彥璋 右朝散郎太府少卿紹興十一年五月五日到十三年閏四月八日與淮東總領呂希常兩易

呂希常 右朝散郎司農少卿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五日到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磨勘轉朝請郎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磨勘轉朝奉大夫二十二年八月內轉朝

散大夫二十四年十月內致仕

宋晛 敷文閣直學士右宣奉大夫知建康府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內兼權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移知平江能權

徐林 左朝散郎太府少卿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到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歸班

趙子潚 左朝散大夫尚書戶部郎中紹興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到八月內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副使

方師尹 左奉議郎尚書金部員外郎紹興二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到二十八年五月二日磨勘轉承議郎二十九年二月內除太府少卿三月內除尚書左司郎中

都絜 左朝散大夫尚書戶部郎中紹興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到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

日除司農少卿十一月十六日磨勘轉朝請大夫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歸班

李若川 右朝散大夫尚書戶部員外郎紹興三十二年二月一日到是月七日磨勘轉朝請大夫三月二十九日陞郎中隆興二年五月七日改除尚書右司郎中又除司農少卿

楊倓 左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隆興二年六月九日到乾道元年二月六日除司農卿十月十一日因職事修舉轉朝議大夫二年七月一日磨勘轉中奉大夫二十五日除敷文閣待制自陳便親八月五日提舉佑神觀

司馬伋 右朝散郎尚書戶部員外郎乾道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到十月十五日丁憂

葉衡 左朝奉郎太府寺丞乾道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因前任知常州軍器

賁特轉朝散郎三年正月四日磨勘轉朝請郎七月七日除尚書戶部員外郎五年三月十四日除太府少卿六年正月十六日除權尚書戶部侍郎

沈复 左朝請郎太府少卿乾道六年二月十四日到四月一日通領淮東總領二十二日兼發運副使閏五月二十五日因前任主牒成書特轉朝奉大夫八月二十四日改除湖廣總領

張松 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副使乾道六年九月一日兼權兩淮總領十一月十一日除太府少卿兩淮總領兼發運副使十二月三十日復置淮東總領罷通領七年四月四日除落所帶發運副使六月除直顯謨閣提舉台州崇道觀

査籥 左朝散郎太府少卿乾道七年六月九日到七月十八日改知鎮江

周閎 右朝散郎尚書戶部員外郎乾道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到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陞郎中五月十一日歸班

滕膺 右朝請郎尚書戶部員外郎乾道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七月二十一日改除直□閣湖北轉運副使

單夔 右奉議郎尚書戶部員外郎乾道八年八月十四日到九年七月六日除司農少卿淳熙元年正月三日磨勘轉承議郎二年正月十八日賜紫章服三月十二日除司農卿三年正月一日被旨奏事十五日除權尚書戶部侍郎

蓋經 奉議郎司農寺丞兼權戶部郎官淳熙三年二月七日到任當年十月二十六日因日歷所進書準告轉承議郎行丞□年五月十二日因實錄院進書轉朝奉

郎十一月三日除戶部郎官六年三月十
三日除太府少卿四月二十六日因日
歷所進書轉朝散郎六月七日因提領
酒庫轉朝請郎八月二日除權尚書戶
部侍
郎

葉宏 朝奉郎守太府少卿淳熙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日磨勘轉朝散
郎九年七月
十四日龍

韓彥質 朝請大夫太府少卿淳熙九年八月初一日到任當年十二月十八日磨勘轉
奉直大夫十年五月二十九日被
旨奏事除太府卿兼知臨安府

蔡戡 朝奉郎守太府少卿淳熙十年七月十八日到任準指揮與湖廣總領趙汝誼兩易

趙汝誼 朝請大夫太府少卿淳熙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三年九月二日準

告爲措置淮西屯田減裂降授朝散大
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準 告敘復
朝請大夫當年六月十一日準 告磨勘
轉朝議大夫當年閏七月十一日準
告特授試太府卿依前淮西總領
至淳熙十五年八月初八日致仕

張抑 朝奉郎太府少卿淳熙十五年九月初六日到任十六年四月十四日覃恩轉朝
散郎五月二十八日磨勘轉朝請郎
紹熙元年六月二十二日丁憂離任

錢端忠 朝議大夫尚書金部郎中紹熙元年八月初一日到十二月十九日磨勘轉中
散大夫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除司農少
卿三年正月十三日改除江南西路轉
運副
使

劉穎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紹熙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到六月十八日丁母憂

鄭湜　朝散郎尚書倉部員外郎紹熙三年九月十五日到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磨勘轉朝請郎五年三月十七日歸班

趙師羿　朝請大夫太府少卿紹熙五年三月十五日到九月十五日覃恩轉朝議大夫五月十九日明堂赦恩加封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閏十月十七日磨勘轉中奉大夫行太府少卿慶元元年五月初七日罷

胡琢　朝奉大夫試司農卿慶元元年六月二十日到二年三月十九日奉聖旨令赴行在奏事

萬鍾　中大夫行司農卿以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除慶元二年七月十五日到任三年三月十三日奉聖旨除祕閣修撰知鎮江府

楊文昺　朝散大夫行尚書戶部員外郎慶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四年五月十七日準告特授太府少卿當年六月十八日準告磨勘轉朝請大夫當月二十三日致仕

曾炎　朝散大夫尚書戶部郎中慶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五年六月十四日磨勘轉朝請大夫當年八月二十七日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轉運副使

曾桌　朝奉郎守尚書戶部郎中慶元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六年閏二月十六日除守太府少卿依舊淮西總領當年六月一日磨勘轉朝散郎當年七月十三日因修慶元寬恤詔令轉朝請郎十二月初七日改除福建運副

韓亞卿　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慶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續爲係恭淑皇

后親屬特授朝議大夫及磨勘轉中奉大夫嘉泰二年正月初九日除太府少卿九月二十日赴行在奏事

王補之 朝請大夫試太府卿嘉泰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到任嘉泰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赴行在奏事

葉籛 朝請郎守尚書戶部郎中嘉泰四年四月一日到任開禧元年正月十九日 召赴行在奏事

商飛卿 朝議大夫試司農卿開禧元年正月二十日到任二年四月十一日除權戶部侍郎依舊總領三年三月十三日除戶部侍郎依舊總領四月十三日致仕

徐邦憲 奉議郎守尚書戶部員外郎開禧三年五月十七日到任嘉定元年二月十三日召赴行在奏事

李洪 以朝議大夫太府少卿嘉定元年二月十四日到任嘉定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依所乞宮觀

趙不憸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嘉定三年五月初四日到任嘉定三年六月十三日準告授試司農卿依舊淮西總領嘉定五年■月■日令赴行在奏事

胡槻 朝奉大夫尚書戶部郎中嘉定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任嘉定六年十月十七日除司農少卿嘉定八年二月十八日磨勘轉朝散大夫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除試司農卿嘉定九年閏七月五日轉朝請大夫嘉定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特轉奉直大夫嘉定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磨勘轉朝議大夫十二年七月

十六日準省劄除職與州郡差遣

商碩 宣義郎太府寺丞兼權戶部郎官嘉定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到任十四年四月初三日告授戶部員外郎五月十三日磨勘轉宣教郎六月二十五日告以前任淮南運判轉餉有勞特轉奉義郎六月二十四日告陞郎中

陳宗仁 朝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嘉定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兼權至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交割

李駿 朝散郎尚書戶部員外郎嘉定十六年三月廿六日到任十二月初四日磨勘轉朝請郎十七年十月初十日覃恩轉朝奉大夫當月十五日陞郎中寶慶元年九月廿五日除司農少卿十二月八日轉朝散大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轉朝請大夫寶慶二年十月宮觀

戴栯 承議郎尚書戶部員外郎寶慶二年十月初十日到任三年閏五月初三日磨勘轉朝奉郎紹定二年四月初四日除太府少卿當年六月十四日磨勘轉朝散郎三年四月初四日特轉朝請郎十一月內丐祠二十三日除直煥章閣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

楊紹雲 朝散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紹定四年二月初九日到任當年五月二十二日因慶壽恩轉朝請大夫當年九月初十日封烏程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五年四月初四日以酬賞轉朝議大夫六月十三日磨勘轉中奉大夫當年九月內準勅差提舉安慶府眞源萬壽宮

吳潛 朝散大夫太府少卿紹定五年九月十九日到任供交割權江東轉運司職事六年十二月五日準省劄召赴行在未起行間當月十七日準省劄時暫兼權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十八日準省劄除太府卿依舊總領端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準省劄除祕閣修撰樞密都承旨五月六日離任

蔡範

何元壽 中奉大夫祕閣修撰知太平州除行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兼知本州嘉熙二年閏四月十三日就州交割職事六月十二日歸司嘉熙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準告守太府卿依舊總領十一月六日替罷

李曾伯 朝散大夫行尚書戶部員外郎嘉熙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到任嘉熙四年十月十五日準告以磨勘轉朝請大夫至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赴行在奏事續於十一月二十九日除右司郎官得替離任

尤焴 朝奉大夫司農少卿兼淮西總領嘉熙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交割職事淳祐二年正月八日準省劄時暫權管沿江淮西制置留司建康府江東安撫司行宮留守司職事七月十八日起行在奏事離任

池聖夫

王熻 朝請郎尚書戶部員外郎淳祐五年五月十二日到任七月十七日準告磨勘轉朝奉大夫六年閏四月初八日準省劄除左司郎官五月十八日得替離任

鄭霖

韓補 朝奉郎尚書戶部員外郎淳祐七年二月十七日交割職事五月準告磨勘轉朝散郎併準 省劄兼督視行府參議官八年正月一日準 省劄除將作監二月初六日準 省劄令赴奏事

陳綺 朝請郎尚書戶部員外郎淳祐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交割八月磨勘轉朝奉大夫當月被 旨兼督視行府參議官九年五月除將作監十二月磨勘轉朝散大夫十年五月除司農少卿八月令赴行在奏事

徐㮚 中散大夫行太府寺丞兼權戶部郎官淳祐十年十一月初三日交割職事十一年五月八日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五月二十四日離任

呂好問 中奉大夫依舊將作監淮西總領淳十十一年十月二十日交割職事淳祐十二年二月八日準 省劄時暫兼權江東路轉運判官當年五月十一日準 省劄除司農少卿依舊淮西總領時暫兼權江東運判

馬光祖 中奉大夫守司農卿淮西總領寶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交割職事當年九月空日 省劄暫權江東轉運司職事至寶祐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準 省劄奉聖旨暫權江東轉運使司事當年十一月十三日準十一月九日 省劄備奉御筆除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日下前來供職

趙與弼 朝請郎司農卿淮西總領兼江東路運判寶祐二年十二月初二日交割職事至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以前任剩修勅令該賞轉朝奉大夫試司農卿仍舊當年七月十三日準 省劄時暫權建康府留鑰職事九月十五日以磨勘轉朝

散大夫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奉御筆
除權戶部侍郎依舊淮西總領兼江東
計度轉運副使五年正月一日奉聖
旨除右文殿修撰兩浙轉運副使日下
前來供職十七日續奉聖
旨除集英殿修撰職任依舊

余晦 中奉大夫依舊權戶部侍郎改除淮西總領兼江東運副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寶祐五年四月十一日交
領職事至當年五月二十六日準告
命授中大夫差遣封如故當年七月二
十一日準 告命授太中大夫差遣封
如故當年十二月二十日 告命進封
鄞縣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當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御筆除戶部
侍郎職任依舊至寶祐六年二月二日
準省劄奉聖旨除寶章閣待制知
潭州湖南安撫使至當年二月五日奉
御筆改知平江府
兼淮浙發運使

鄭羽 奉直大夫尚書戶部左曹郎中淮西總領兼江東運判寶祐六年二月十八日交割
職事至七月二
十三日離任

倪垕 朝散大夫幹辦 行在諸軍審計司於寶祐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到任權管兼江東
運判當日奉 聖旨除太府寺丞仍舊
職八月二十一日準 告磨勘轉朝請
大夫十一月二十一日準省劄奉
聖旨除戶部郎官淮西總領兼江東運
判十二月二十一日準 告行尚書戶
部員外郎依舊職開慶元年正月二十
二日準省劄以左曹郎中緊銜正月
二十六日準省劄時暫兼權建康府
管幹沿江大使司留司事務二月二十
七日準二月空日省劄兼權提領江

淮茶鹽所五月二十八日準五月二十二日省劄正兼茶鹽所六月九日準告特轉朝議大夫九月二十八日準省劄兼建康府制置留司職事當年■月■日離任

印應雷 朝奉郎守軍器監淮西總領兼江東運判開慶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景定元年正月初三日準 省劄兼提領江淮茶鹽所當年■月■日以磨勘準告轉朝散郎至當年四月二十九日準省劄備奉 聖旨除直煥章閣樞密院副都承旨

馬光祖 景定元年五月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暫兼

轉運司在行宮西紹興八年建

國史志有使副使判官並以朝官以上充掌均調一道租稅以待邦國支費分巡所部以察官吏能否○舊制有計度轉運使副使判官兩省五品以上任者爲都運使建炎以來逐路都轉運使除授不常唯使副判官常置○江南東路江南西路轉運使太平興國初分江南東西路後併爲一路置使副二員天禧四年復分爲兩路各置使一員○太平興國六年分遣朝臣爲江南轉運副使尋廢副使復爲轉運使禮部

郎中張去華爲之○嘉祐五年八月詔[redacted]運使之任所以寄耳目治財賦也江南東西去京師數千里而皆一轉運使領之處則無與參慮出則無與同力設有緩急之警調輸之煩機會一失民受其弊甚非豫慮先具之策也其各選置轉運判官一員○建炎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江南東路轉運司言靖康元年勑贍學錢糧物帛田產皆係轉運司窠名拘收續準發運司拘收充轉般糴本未蒙撥還詔令轉運司拘收○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三省言江南東西路既分置三帥其兩路轉運司難以仍舊分路差官欲併爲一司江南路都轉運司爲名今後差漕臣三員內一員爲都轉運使並通管應瓣漕計有闕誤一等任責從之○紹興元年正月十日　詔江南路依舊分東西路各置轉運司見任漕臣依舊分路管幹職事

題名記

轉運之置雖昉於唐然第掌水陸之輸其黜陟按察猶别命使至　國朝始得刺舉一道吏之能否民之戚休獄訟錢穀無所不當問慶歷中歐陽文忠公爲河北都轉運使則又請與聞邊事以調軍儲

察將帥　仁宗因是從之然則重矣今江東亦邊
也地總九郡而治建業
天子南巡狩建業新立行幸之宫宿重師以控江淮
餽餉繁而道里舒故所謂轉運者視它路爲劇元吉
之濫官于此既踰年矣欲求前人名氏以質其居職
久近而碑志壞滅莫可蹤跡蓋問諸故府開寶八年
江南輿地始上于職方以揚克讓知昇州寔兼轉運
事太平興國初遂以使[redacted]樊若冰六年張齊賢去華
相繼爲副旋又充使時匯害開元舊制分江南爲東
西路未幾復合天禧四年始定爲東西興國之三年
也諸路置轉運判官未幾復省嘉祐五年又置之其
間名卿賢大夫不能盡見建炎以來所盡見者則亦
有其名氏而亡其官稱或存其官稱而逸其到罷懼
益遠而不可攷故自建炎次第錄之得四十有八人
夫以朝廷置使之重一道將輸廉按之劇寖失其
傳由吾不肖者而復焉則賢者之來其忍遽廢而不
舉也乾道三年九月戊子潁川韓元吉記
李尙行　左朝散郎副使
王琮　左中奉大夫直顯謨閣副使

陳敏識右朝散郎運判

黃子游右朝散郎運判

劉景眞右宣義郎運判

張匯右朝散郎運判

向子諲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轉運使

張匯右朝請郎直祕閣副使

朱巽左朝奉郎運判

曾紆右中奉大夫直寶文閣副使

郭康伯右奉直大夫運判

俞俟右朝請大夫運判

馬承家右中奉大夫副使

唐閎右朝請大夫運判紹興八年八月六日到任九年二月七日滿罷

沈昭遠左朝散郎直祕閣副使紹興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到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滿罷

韓琨右朝請大夫運判紹興九年七月八日到任十年三月三日致仕

張杲左朝請大夫運判紹興十年四月十四日到任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滿罷

陳敏識右朝請大夫副使紹興十年九月一日到任十一年十月六日罷

王曮右中大夫祕閣修撰副使紹興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任十二年九月七日罷

章茇右朝議大夫運判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到任十四年正月十二日滿罷

黃敦書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副使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十六到十四年十月十六罷

趙伯牛左朝奉大夫直祕閣副使紹興十四年到任

王禔右朝請大夫運判紹興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任十七年八月七日滿罷

趙不弃右中奉大夫運判紹興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任

林大聲左朝請大夫直祕閣副使紹興十六年四月二日到任

鄭僑年 右朝請大夫直祕閣運判紹興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

趙士㔩 左朝請大夫運判紹興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到任

王鑄 右朝請郎運判紹興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到任

周石 右朝請大夫直祕閣副使紹興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到任

趙公智 右朝奉郎運判紹興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到任

黃仁榮 右朝請大夫運判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到任

葉義問 左朝請郎直祕閣運判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四日到任

周綰 左朝議大夫副使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到任

鄧根 左朝請大夫運判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到任

徐度 左朝請郎運判紹興二十八年三月四日到任

李稙 右朝請大夫運判紹興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到任

吳槩 右朝請大夫運判紹興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

孟處義 左朝請大夫運判紹興三十年正月十三日到任

魏安行 左朝散大夫直敷文閣副使紹興三十年七月三日到任

李若川 右朝散大夫運判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八日到任

呂稽中 右朝請大夫運判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十[illegible]日到任

柳大節 右朝奉郎運判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任

陳良弼 右朝請大夫運判紹興三十二年二月三日到任

向子忞 右奉直大夫副使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任
薛良朋 左朝奉大夫副使隆興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任
黃瑀 左朝散郎副使隆興二年五月四日到任
沈樞 朝散郎直顯謨閣副使隆興二年五月十七日到任
葉仁 右奉直大夫運判隆興二年十月十八日到任
韓元吉 右朝奉郎直祕閣判官乾道一年八月六日到任
陳漢 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副使乾道二年十二月六日到任
趙彥端 左朝散郎直顯謨閣副使乾道三年十一月十日到任
王秬 右通直郎直寶文閣副使乾道四年十月初四日到任

黃石 左朝散郎直顯謨閣副使乾道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
唐瑑 右朝請大夫充祕閣修撰副使乾道六年二月十九日到任
張松 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副使乾道六年閏五月十七日到任
沈度 右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副使乾道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
張維 左朝奉大夫直徽猷閣副使乾道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
程大昌 左朝請郎直龍圖閣副使乾道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
程叔達 左朝散大夫敷文閣副使乾道八年十月十三日到任
呂正己 陞授右朝散郎直敷文閣副使乾道九年七月初一日到任
楊師中 中奉大夫直祕閣運判乾道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

韓元龍　朝奉大夫直寶文閣副使淳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

胡堅常　朝請大夫直祕閣副使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

徐本中　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副使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到任

顏度　朝奉郎直寶文閣副使淳熙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

趙師夔　奉議郎直龍圖閣運判淳熙五年五月一日到任

王師愈　朝請郎運判淳熙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到任

陳損　朝請大夫直寶文閣副使淳熙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到任

徐本中　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副使淳熙七年十月十八日到任

曾逢　朝請大夫權副使淳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任

趙師夔　朝奉郎直龍圖閣副使淳熙九年六月十五日到任

蘇諤　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副使淳熙九年七月初五日到任

趙師揆　宣教郎直徽猷閣副使淳熙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到任

顏度　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副使淳熙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二年四月宮觀

朱安國　朝散郎運判淳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十四年改差知廣州

沈揆　中大夫祕閣修撰運副淳熙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到任十五年七月宮觀

錢象祖　朝奉大夫運判淳熙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十六年八月改差知婺州

薛叔似　承議郎運判淳熙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七月罷

林枅　朝請大夫直煥章閣運副紹熙元年正月初三日到任十二月內改知明州

楊萬里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運副紹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三年八月改差

傅伯壽 朝請大夫運副紹熙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任五年九月改除折西提刑

彭椿年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運副紹熙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到任次年十二月除宮觀

萬鍾 中大夫直龍圖閣副使慶元二年正月十一日到任七月改除司農卿淮西總領

耿延年 朝議大夫直顯謨閣運判慶元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三年十二月知紹興

錢端忠 中大夫運副慶元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二月改差知平江府

韓亞卿 朝請大夫直華文閣運判慶元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六年改除淮西總領

耿延年 中奉大夫充祕閣修撰副使慶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嘉泰三年致仕

鄭棨 朝議大夫直寶文閣運副嘉泰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任十二月致仕

趙公豫 中大夫充祕閣修撰運副嘉泰三年正月十二日到任十月宮觀

魯誼 朝議大夫直寶謨閣運判嘉泰三年十一月一日到任四年五月別與差遣

王聞禮 朝奉大夫運判嘉泰四年六月九日到任開禧二年五月宮觀

卓洵 朝奉大夫運判開禧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三年三月解任

徐邦憲 奉議郎運判開禧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到任五月改除戶部郎官淮西總領

鍾將之 朝請大夫運判開禧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到任嘉定元年七月改除江西提刑

俞亨宗 朝請郎運判嘉定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任二年十月改除福建提刑

莊夏 朝散郎運判嘉定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任四年正月除尚右郎官

胡澥 奉直大夫運判嘉定四年三月十二日到任五年三月改淮南漕三月致仕

孟猷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運副嘉定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任六年四月宮觀

章良肱 承議郎運判嘉定六年六月十五日到任七年五月除金部郎官

眞德秀 朝請郎祕閣修撰運副嘉定八年二月一日到任十二月除知泉州

俞建 朝奉大夫直寶謨閣運副嘉定十年六月五日到任十二年七月除金部郎中

岳珂 奉議郎運判嘉定十二年八月五日到任十四年八月除軍器監淮東總領

陳宗仁 承議郎運判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七年五月令赴奏事

丘壽邁 朝請大夫直煥章閣運副嘉定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到任紹定元年四月赴召

江湛 朝散大夫運判紹定五年十月初十日到任端平元年三月放罷

高定子 中奉大夫直寶謨閣江東運判端平元年四月到任嘉熙元年正月赴召

唐璘 朝散郎直祕閣運判嘉熙元年四月十三到任二年七月直華文閣知廣州

李曾伯 起復朝散郎尚書兵部員外郎運判嘉熙三年四月到任兼督視行府參議官

徐鹿卿 朝奉郎運判嘉熙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到任五年七月五日除折東提刑

孟點 朝請大夫直祕閣運判淳祐元年八月十三日到任續準省劄兼權太平州江東淮東茶鹽所三年[redacted]月日令赴行在奏事

鄧泳 太中大夫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兼江東運副提領江淮茶鹽所淳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同提領安邊所四年三月除華文閣待制沿江副使知江州

何元壽 淳祐四年四月七日以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所兼江東副使同提領安邊所五年二月罷

王岳 淳祐五年五月初一日以中奉大夫直顯謨閣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所兼江東運判同提領安邊所八月改知江州沿江制置副使江西安撫使

陳塏 淳祐五年十月初九日以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兼江東運副兼提領江東淮東茶鹽所同提領安邊所七年五月除戶部侍郎提領茶鹽所知太平州

趙希塈 以朝議大夫試禮部尚書督視行府參贊軍事兼江東運使淳熙七年六月九日到任九年閏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寧府

舒滋 以宣教郎直祕閣江東運判兼提領江淮茶鹽所尚書省財用所參詳官淳祐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一年十二月除直寶章閣知溫州

呂好問 中奉大夫依舊將作監淮西總領淳祐十一年十月到任十二年二月兼江東

運判五月十一日除司農少卿依舊淮西總領兼江東運判

馬光祖 中奉大夫守司農卿淮西總領寶祐元年九月暫權江東運司事二年十一月除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目下前來供職

趙與篛 朝請郎司農卿淮西總領兼江東路運判寶祐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到任三年七月十三日暫權建康府留鑰職事五年正月七日右文殿修撰兩浙運副

余晦 中奉大夫依舊權戶部侍郎改除淮西總領兼江東運副寶祐五年四月十一日到任六年除寶章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發運使

鄭羽 奉直大夫尚書戶部左曹郎中淮西總領江東運判寶祐六年二月十八日到任

倪垕 朝散大夫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於寶祐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權管淮西總

領江東運判當日奉聖旨除大府寺
丞開慶元年正月省劄左曹郎中鑿
衛時暫兼權建康府管幹沿江制置大
使司留司事務二月二十七日時暫兼
權提領江淮茶鹽所
當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離任

印應雷

朝奉郎守軍器監淮西總領兼江東運
判開慶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景定
元年正月二日兼提領江淮茶鹽所景
定元年四月除直煥章閣樞密副承旨

陳綺

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江東轉運副使兼提
領江淮茶鹽所景定元年六月到任二月
二月兼江東提舉[redacted]月進寶文閣八月
除直龍圖閣樞密副都承旨

侍衛馬軍司 在城西門內天慶觀右

題名記 漢京師有南北軍衛尉掌宮門屯衛兵中壘
校尉掌北軍營壘之事後又增置八校及羽林期門
之屬徼巡藩護兵威隱然爲後世立軍不易之制
國家並列三衙雖曰沿襲五代然實本西都遺意侍
衛馬軍司蓋創於後梁至後唐爲侍衛親軍後周改
爲龍捷左右軍 本朝復更鐵騎曰捧日龍騎曰龍
衛各十指揮所領騎兵之額蓋三十有五 端拱元
年冬十月甲子特置馬步軍龍衛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捧日天武於馬並建與　殿前侍衛馬步軍都副
指揮使及都虞候凡八員通號管軍其選顧不重歟
中興之初禁旅親衛名籍僅存迨紹興收諸將麾下
作三衙　御前諸大軍　國威益震然棊峙星布拱
扆嚴翼率在內畿
孝宗皇帝明謨雄斷鋭意外禦迺乾道七年三月始
命分騎司屯金陵特捐緡錢凡六十萬以勞戍役以
壯龍蟠虎踞之勢誠　命將帥衛中國之遠慮今三
十年於此矣俔不武曩者被　命俾董騎士自念累

世涵濡　國恩淪浹肌髓無以報塞顧復叨備管軍
之列夙夜勉勵職業所當爲者罔敢怠忽軍務之暇
因思殿步二司皆有題名而諸軍都統制亦各書之
唯護獨馬司因循未舉是誠闕文迺攷訂　國初以
至于今得百十有七人自建隆累朝名將則略紀其
除罷歲月而　中興以來則併稽其遷改之所自序
列姓氏刻之堅珉不惟垂示方來庶幾推繹功緒躍
然起慕藺之意以堅報　國之心以無忘先世之勳
業是俔所以建題名之本意非直爲觀美也慶元五

年十月　日武略大夫榮州刺史侍衛馬軍都虞候

郭倪記

張光翰　建隆元年正月除都指揮使八月罷

韓重贇　建隆元年八月除都指揮使二年七月改差

劉　名犯太宗舊諱　建隆二年七月除都指揮使開寶六年九月罷

張廷翰　乾德五年正月除都虞候開寶二年二月致仕

李進卿　開寶二年八月除都虞候九月改差

党進　開寶六年九月除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二年十一月罷

李漢瓊　開寶六年九月除都虞候太平興國二年十一月罷

白進超　太平興國二年十一月除都指揮使三年四月改差

米信　太平興國三年四月除都虞候六年八月遷都指揮使雍熙三年七月罷

劉廷翰　太平興國五年十月權

李繼隆　雍熙三年七月除都虞候端拱元年二月遷都指揮使至道三年五月罷

王漢忠　端拱二年三月除都虞候五年六月改差

王榮　淳化五年

范廷召　至道三年七月除都指揮使咸平三年二月改差

康保裔　至道三年七月除都虞候咸平三年正月死節河間

王漢忠　咸平三年二月除副都指揮使四年三月改差

葛霸 咸平四年三月除都指揮使景德二年十二月罷

高瓊 咸平六年五月權

劉謙 咸平六年五月權景德元年八月除都虞候二年十二月改差

曺璨 景德二年十二月除副都指揮使大中祥符九年十二月遷都指揮使二年九月

張旻 景德二年十二月除都虞候大中祥符元年改差

鄭誠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權十二月除都虞候二年九月改差

張旻 大中祥符二年九月除副都指揮使九年正月除樞密副使

高翰 大中祥符二年九月到七年十月改差

王守贇 大中祥符七年十月除都虞候九年正月改差

蔚昭敏 大中祥符九年正月除副都指揮使天禧二年七月改差

靳忠 大中祥符九年正月除都虞候

王守贇 天禧三年七月除副都指揮使天聖三年三月改差

劉美 天禧三年七月除都虞候五年八月致仕

楊崇勲 天禧四年二月除都虞候

夏守贇 乾興元年二月除都虞候天聖二年二月改差

楊崇勲 天聖二年三月除都指揮使三年十月遷殿前副都指揮使

郝榮 天聖二年三月

康繼英 天聖二年三月除都虞候十月改差

彭春 天聖三年十月除副都指揮使 六年正月致仕

張遵 天聖三年十月除都虞候 五年九月改差

高繼勳 天聖五年九月除都虞候 六年正月改差

石斌 天聖六年正月除都虞候 七年改差

王德用 天聖六年七月

鄭守忠 明道元年八月

高繼勳 明道元年八月除都指揮使 景祐二年三月罷

張昭遠 明道元年八月除都虞候 二年六月罷

張守遵 明道二年六月除都虞候 景祐元年

張潛 景祐元年十二月除都虞候 二年五月改差

鄭守忠 景祐二年五月除副都指揮使 四年閏四月改差

許懷信 景祐二年五月

劉平 景祐二年八月除都虞候 四年閏四月改差

高化 景祐四年閏四月除副都指揮使 康定元年十二月改差

石元孫 景祐四年十一月除都虞候

孫廉 康定元年二月除都虞候 四月改差

方榮 康定元年四月除都虞候

李用和 康定元年十一月除副都指揮使 慶歷二年三月改差

建康志卷二十六

任福 康定元年十二月除都虞候

曹琮 慶歷二年三月除副都指揮使 五年五月致仕

王元 慶歷四年八月除都虞候 五年閏五月改差

許懷德 慶歷五年閏五月除副都指揮使 八年四月改差

王信 慶歷五年閏五月除都虞候 八年四月改差

郭承佑 慶歷八年四月除副都指揮使 八月改差

周美 慶歷八年四月除都虞候 八月改差

張茂實 慶歷八年

狄青 慶歷八年八月除副都指揮使 皇祐三年六月罷

范全 慶歷八年八月除都虞候 皇祐三年六月改差

王凱 皇祐三年六月除都虞候 四年九月遷殿前都虞候

周美 皇祐三年六月除副都指揮使 四年九月致仕

張茂實 皇祐四年九月除副都指揮使 嘉祐六年五月罷

王達 皇祐四年九月除都虞候 十一月致仕

紀質 皇祐五年二月除都虞候

王從政 至和元年二月除都虞候 五月改差

范格 至和元年五月除副都指揮使 嘉祐四年改差

王興 至和元年五月除都虞候 嘉祐三年九月改差

孟元　嘉祐三年九月除都虞候十一月致仕

郝質　嘉祐四年十一月除都虞候六年五月改差

馬懷德　嘉祐六年五月除都虞候九月改差

李璋　嘉祐六年九月除副都指揮使十一月改差

賈逵　嘉祐六年九月除都虞候十二月改差

郝質　嘉祐六年十二月除都指揮使治平元年八月改差

宋守約　嘉祐六年十二月除都虞候八年五月改差

郭逵　嘉祐八年五月除都虞候治平元年八月改差

竇舜卿　治平元年八月除都虞候三年二月改差

賈逵　治平元年八月除副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六月改差

楊遂　治平三年五月除都虞候熙寧五年十一月改差

盧政　熙寧五年十一月除都虞候八年二月遷殿前都虞候

張玉　熙寧八年二月除都虞候三月致仕

楊遂　元豐元年六月除副都指揮使二年正月改差

劉永年　元豐元年六月除都虞候二年正月改差

盧政　元豐二年正月除副都指揮使三年十二月改差

燕達　元豐二年正月除都虞候三年十二月除副都指揮使四年八月改差

苗授　元豐三年十二月除都虞候四年十二月改差

林廣 元豐五年四月除都虞候
七月致仕

劉昌祚 元祐元年三月除都虞候
二年十一月改差

劉舜卿 元祐二年十月除都虞候
三年七月改差

李浩 元祐三年七月除都虞候

呂眞 元祐五年十二月除都虞候
紹聖元年正月改差

姚麟 紹聖元年正月除副都指揮使
二年九月改差

王崇拯 紹聖二年六月權元符三年除都虞候
八月改差

王恩 元符元年二月除都虞候

張整 元符元年二月權
八月致仕

賈嵓 元符元年九月權

曹誦 建中靖國元年八月除都指揮使
崇寧元年四月宮觀

徐和 崇寧元年閏六月除都虞候大觀二年
四月除副都指揮使三年七月罷

王恩 崇寧元年八月
四年三月改差

曹評 崇寧四年二月除副都指揮使
大觀二年正月宮觀

劉德 崇寧四年二月除都虞候

劉法 大觀二年二月除都虞候
三年十月罷

高俅 政和元年四月除副都指揮使
八月遷殿前副都指揮使

劉法 政和元年四月除都虞候
八月改差

杜大忠 政和元年八月除都虞候

郭仲 政和元年八月除副都指揮使

何灌 宣和七年十二月除都虞候

王元 宣和年除副都指揮使

曹濛 宣和年殿前都虞候忠州團練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李邈 靖康元年中衛大夫果州團練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郭仲荀 靖康元年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遂安軍承宣使主管本司公事改差主管殿前司公事

薛安 靖康元年七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豎州觀察使權侍衛親軍公事

楊惟忠 建炎二年檢校少保建武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左言 建炎年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常德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李質 建炎年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劉錫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趙哲 建炎年左武大夫明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邊順 建炎三年九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萊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紹興二年九月改差

辛永宗 紹興元年十一月中衛大夫達州觀察使神武中軍統制權主管侍衛馬軍司

公事續改差江西總管

閭勍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州團練使

蘭整 紹興二年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四年八月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五年閏二月改差浙東總管

韋淵 紹興四年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王燮 紹興五年閏二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除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改宮觀

邊順 紹興五年閏二月步軍司權馬軍司公事

解潛 紹興五年十一月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十一月權三司職事六年九月扈從車駕幸平江七年正月宮觀

劉公權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權主管馬軍司公事

蘭整 紹興六年九月浙東總管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七年六月罷軍職宮觀

劉錡 紹興七年正月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三司職事十一月解罷

邊順 紹興七年六月步軍司兼權馬軍司職事七月致仕

解潛 紹興七年十一月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權主管步軍司八年四月正權馬司公事九年正月改差福建總管

劉錡 紹興九年三月自淮西軍回供職十年二月改差

劉光烈 紹興十年三月中衛大夫慶遠軍承宣使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十三年三月內改差

趙密 紹興十三年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宣州觀察使步司權馬軍司公事八月免兼

田晟 紹興十三年八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鎮西軍承宣使除主管馬軍司公事十九年六月改差

劉寶 紹興十九年六月殿前司選鋒軍統制除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泰軍承宣使主管馬軍司公事八月改差

成閔 紹興十九年八月宣州觀察使權主管馬軍司公事三十二年三月除主管殿前司

李顯忠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寧國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除太尉主管馬司公事隆興元年六月罷

張守忠 隆興元年六月利州觀察使步軍司後軍統制除主管馬軍司公事乾道元年二月致仕

李舜舉 乾道元年三月左武大夫忠州刺史馬司選鋒軍統制除主管馬司公事六年十月改差

李顯忠 乾道六年十月復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除主管馬司公事七年三月奉聖旨移屯建康府行司六月復太尉九年正月宮觀

王權 乾道九年閏正月復武康軍承宣使除主管馬軍司公事致仕

趙撙 乾道九年閏正月昭化軍承宣使除主管馬司公事四月除馬軍司都指揮使淳熙

二年八月致仕

李川 淳熙二年八月武功大夫文州刺史除侍衛馬軍司都虞候九月改除

王明 淳熙二年九月武功大夫惠州刺史除馬軍司都虞候三年十月宮觀

吳拱 淳熙三年十月武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除馬軍司都指揮使五年十二月致仕

馬定遠 淳熙六年正月武德郎左領軍衛郎將除侍衛馬軍都虞候七年九月改差

雷世賢 淳熙七年十月武翼大夫右驍衛將軍除馬軍司都虞候十二年十二月除副都指揮使紹熙元年十月改除

張師顏 紹熙元年十月武德郎左領軍衛郎將除馬軍司都虞候慶元四年三月主管

台州崇道觀

郭倪 慶元四年三月十六日以武義大夫除主管馬軍司公事五年六月八日除馬司都虞候嘉泰元年八月二日改除

李珪 嘉泰元年八月除主管馬軍司職事三年七月除都虞候開禧元年六月赴召

李汝翼 開禧元年六月除主管馬軍司職事開禧二年四月去司

王瑛 開禧二年六月以右武大夫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除主管馬軍司職事當年八月赴召

戚拱 開禧二年八月以武德郎鎮江府諸軍副都統制知楚州管內安撫除主管馬軍司職事開禧三年十二月赴召

周虎 嘉定元年八月以文州刺史知和州兼管內安撫提舉淮南西路兵甲公事除主管馬軍行司公事四年閏二月除馬軍司都虞候五年五月二日改除

許俊 嘉定五年五月二日以武功大夫池州諸軍副都統制主管馬軍司公事嘉定六年十月十一日改除

馮榯 嘉定六年十月十一日以武功大夫閤州刺史左領軍衛將軍除主管馬軍司公事嘉定七年十月九日改除

劉琸 嘉定七年十月十三日以武經郎江州諸軍副都統制改除主管馬軍司公事嘉定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改除鎭江都統制

李慶宗 嘉定十年八月二十八日以訓武郎平江府許浦水軍副都統制改除主管馬軍司公事十二年十月三日赴召

扈再興 寶慶二年三月五日以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充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康陽軍改除蘄州防禦使侍衛馬軍司都虞候三年三月致仕

許俊 寶慶三年九月十六日以左武大夫潭州觀察使除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權建康諸軍都統制司職事紹定四年七月除馬軍司副都指揮使

孟珙 端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訓武郎江陵府諸軍副都統制除建康諸軍副都統制兼權馬軍司職事五月十一日除主管馬軍司事十一月二十九日除帶御器械日下供職十二月二十四日準告因除主管馬軍司公事特轉武功郎二年正月十九日依舊職時暫黃州駐劄十一月七日兼權知黃州嘉熙元年

三月二十
四日改除

王鑑

嘉熙元年四月十二日以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江東馬步軍副總管兼權馬軍司職事九月十四日除主管馬軍司公事時暫兼知黃州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除馬軍都虞候三年三月除武康軍承宣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四年九月兼知濠州淳祐三年正月改除

呂文德

淳祐三年正月除福州觀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兼知 州四年五月除保康軍承宣使六月除淮西招撫使兼知濠州五年四月十九日除樞密副都承旨七年五月二十六日除左領軍衛上將軍

題名記

御前諸軍都統制司 在行宮北 紹興十二年建

高宗既成中興大業　駐蹕錢塘歸馬牧牛鞬櫜弓矢盡收兵柄掌之　樞庭選將列師分屯要區以金湯屏蔽剏茲建業爲時　陪京控阨長江襟帶淮右尤爲重鎮始紹興丁巳以張公循王俊駐劄于此由丁巳至辛亥實五十有五載由張公至今更十有三人或十有七年或十有四年或四三年或一二年而去其賢智勲業固有　國史與天下之公論不可泯

滅然未有以紀去來之月日與夫相代之前後者是亦一司之闕典濟既備數之明年始克稽諸故籍次其後先礲石而識之爲之說曰天下有事將在乘機以立功天下無事將在解嚴而養士若夫繕武庫之械器精士卒之藝能豈有司之財帛有事無事皆不可一日惰也承　君之寵而受　君之任者其可安安而居哉能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必務自勉而求無媿如是則題名之設豈特紀姓氏書歲月記後先而已耶紹熙　一年四月　日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充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趙濟記

○紹定續題名題名有記舊矣　聖朝人物將於是乎觀而況將帥者三軍司命爪牙王室關繫非輕去來除代詎可聽之湮沒而無傳哉金陵爲古都會粵自　警蹕南渡增屯重兵屏蔽畿甸　累聖相承遴命尤謹　中興名將磊砢相望闕勲碩畫彪炳汗青類餘兹出友諒謏　恩此來始至之日揆皋戎務倥偬麾聦越三月軍事稍稍就緒因詢前哲或曰廳之左有題名在焉鈎畫翠珉鸞停鵠峙摩挲熟視表表

虎臣姓名先後品秩崇庳往來歲月昭然可攷而刋
載鱗次溢于顛尾逾年帥貳鑴題無所顧瞻衷褱艮
切慨歎因念日月駸尋名跡易泯苟憚續爲是孤前
誌載舊堅石用寘廳壁之側以紀後來異時斯刻旣
漫與我同志嗣而廣之是亦今日之事也紹定辛卯
仲冬上澣合肥夏友諒續記

張俊 少師鎮北崇信奉寧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兼營田大使齊國公隨車駕駐蹕臨安府於紹興四年三月內將帶所部神武右軍人馬前來建康府駐[redacted]紹興五年十二月三日改充行營中[redacted]軍於紹興六年八月內起發前去泗州紹興七年三月內復回建康府至紹興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被　召除樞密使其所部軍馬奉
聖旨改充御前軍

王德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淸遠軍節度使御前統制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赴　召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至紹興十五年九月七日改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明州駐劄

王權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州觀察使殿前司忠勇馬軍統制除武康軍承宣使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紹興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到任任內除淸遠軍節度使至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赴行在奏事

李顯忠 寧國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差充建

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御營先
鋒都統制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到
任任內兼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
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至紹興三十二年
五月二十七日除太尉
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郭振 武節郎殿前司左軍統制兼知壽春府主
管管內安撫司公事除蘄州防禦使權主
管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到任至當年
七月二十一日改差兩浙西
路馬步軍副總管秀州駐劄

邵宏淵 親衛大夫常德軍承宣使兼閤門宣贊
舍人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差
主管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
事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九日到任任內除
廣州觀察使又除武安軍承宣使檢校少
保寧遠軍節度使兼淮南京　京東河北

路招討副使於隆興元年六月十四日降
授武功大夫至隆興二年四月二日復成
州團練使改差江南西路
馬步軍總管隆興府駐劄

王彥 保平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
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差充建康府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淮南西路招
撫使節制本路軍馬隆興二年四月七日
到任至乾道元年三月二十四
日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劉源 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侍衛馬軍司中軍
統制特轉武略大夫忠州團練使差主管
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乾
道元年四月五日到任任內轉武顯大夫
高州防禦使至乾道三年八月十四日
差充荊湖南路馬步軍總管潭州駐劄

張榮 武功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左軍統制
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

乾道三年閏七月二十七日到任任內轉右武大夫至淳熙元年二月十一日改差荆鄂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

郭振　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奉國軍承宣使主管侍衛親軍步軍司公事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乾道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到任任內兼知廬州充淮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轉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除武泰軍節度使至乾道六年十月六日守本官致仕

李舜舉　榮州刺史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乾道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任至乾道七年十二月四日放罷

郭剛　左武大夫達州刺史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乾道七年十二月■日到任任內轉蘄州防禦使又轉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兼知和州主管內安撫司公事又轉親衛大夫寧遠軍承宣使又除福州觀察使至淳熙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守本官致仕

翟瑣　武顯大夫侍衛馬軍行司中軍統制權管侍衛馬軍司職事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淳熙元年三月十日到任至當年十二月十九日添差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太平州駐劄

張榮　右武大夫左千牛衛大將軍再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淳熙二年正月四日到任至淳熙三年正月十七日添差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建康府駐劄

劉沂　武節大夫帶御器械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兼知和州淳熙三年

二月十四日到任至
當年八月十六日罷

王世雄 武顯大夫權知郢州差充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兼知和州淳熙三
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任至淳熙六年正月
二十六日赴行在奏事除右千牛衛將軍
武經大夫殿前司護聖步軍統制差充

李彥孚 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兼
知和州淳熙六年四月十八日到任當年
七月內罷知和州至當年十月六日改差
平江府許浦鎮駐劄
御前水軍副都統制

劉光祖 武節大夫英州刺史江州駐劄御前
諸軍副都統制改差充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淳熙十年十月二十
二日到任至淳熙十一年五月十七日罷

郭鈞 武功大夫楚州團練使右驍衛將軍兼權
侍衛馬步軍司職事差充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於淳熙十一年五月五
日到任任內轉右武大夫蘄州防禦使至
淳熙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赴
行在奏事除殿前副都指揮使
武經郎步軍司中軍統制差充建康府

梁師雄 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淳熙十一
年六月九日到任至當年七月九日召
赴行在除左領軍衛中郎將兼權侍衛
步軍司
職事

閻仲 保義郎殿前司選鋒軍統制特授修武郎
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
淳熙十二年三月五日到任任內轉訓武
郎於淳熙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就任差
充都統制任內轉武翼郎武經郎至紹熙
元年四月二十日赴行在奏事轉一官
差主管華
州雲臺觀

馮湛
降武翼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改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內轉武經大夫武節大夫武德大夫至紹熙五年二月十二日改差江陵府副都統制

趙濟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兼權侍衛馬軍司職事紹熙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五月十六日到任至紹熙四年六月初九日致仕

皇甫斌
武德郎權發遣楚州軍州事紹熙五年二月十二日改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二月二十八日到任任內轉武翼大夫武經大夫閏十月七日差充都統制至慶元元年二月二十四日罷

王知新
武功郎左武衛中郎將紹熙五年閏十月七日改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十一月三日到任任內轉武經大夫至慶元元年三月七日差兼知廬州三年帶忠州刺史再任於慶元四年六月十五日就任除知閤門事

吳曦
起復濠州團練使知廬州軍州事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慶元元年二月九日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四月一日到任任內轉蘄州防禦使至慶元三年五月二十四日除殿前司都指揮使

趙□
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慶元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改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六月十五日到任任內轉濠州團練使至嘉泰三年二月二十日致仕

董世雄武德郎侍衛步軍都虞候兼權侍衛馬
軍司職事嘉泰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改
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於
四月十五日到任至嘉泰四年三月二十
四日赴行在奏事
至四月初二日罷

李爽武德郎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嘉泰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赴行在奏事
改差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當
年四月十三日到任至開禧元年八月內
差兼知廬州開禧二
年六月十四日罷

郭倬武翼郎左驍衛中郎將嘉泰四年四月十
九日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
統制五月十六日到任任內轉武經郎又
轉武節郎開禧二年三月十二日改差池
州駐劄御前
諸軍都統制

田琳武翼郎建康府駐劄御前水軍統制開
禧二年四月二十四日除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四月二十九日到任
六月二十一日除都統制七月十二日差
兼知廬州任內轉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
又轉武節大夫依前果州團練使又轉遂
州刺史開禧三年
十月十六日致仕

李郁忠州團練使左領軍衛大將軍開禧三年
九月七日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
統制兼知廬州節制淮西軍馬十月十九
到任任內轉郢州防禦使至嘉定元年七
月十六日差提舉建
寧府武夷山沖佑觀

何汝霖武功大夫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兼知盱
眙軍嘉定元年二月十二日差充建康
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三月初一
到任於嘉定元年七月十六日被奉里

旨前去廬州屯駐節制淮西出戍軍馬嘉定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赴　行在奏事六月二十六日除環衛官

莊松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楚州駐劄　御前武鋒軍副都統制兼知楚州嘉定元年七月十六日改差充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九月初六日到任任內轉忠州團練使嘉定六年十月三日被奉聖旨與宮觀至十月十四日罷

許俊

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嘉定六年十月十一日被奉　聖旨除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十月十四日到任任內因提兵前去安豐軍究心經畫保護邊面訓練士卒築濟城濠製辦軍犒打造戰艦比他司實為整備奉　聖旨特轉兩官於嘉定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準　告轉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左驍衛將軍嘉定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差提舉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七月一日離任

許國

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右屯衛將軍充鄂州江陵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隨州兼京西湖北沿邊都巡檢使提督隨棗信陽三城節制屯戍軍馬嘉定十四年五月三十日被奉　聖旨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八月二十四日到任於當年十月十一日被奉　聖旨兼權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本路屯戍軍馬至嘉定十五年十一月內差提舉建康府崇禧觀十二月■日離任

翟朝宗

武德大夫高州刺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楚州置司同節制屯戍軍馬嘉定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奉　聖旨除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

統制兼權知廬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淮南西路安撫副使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提領措置屯田專一措置提督修城節制本路屯戍軍馬十二月十七日到任任內轉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寶慶元年六月十九日被　命特轉一官令時暫歸司至寶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除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十一月十一日離任

夏友聞

武節郎右武衛郎將寶慶元年十一月二十日被奉　聖旨特暫兼權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職事管幹軍馬十二月十六日到任任內陞左驍衛中郎將轉武德郎紹定三年四月十九日致仕贈武略大夫宜州刺史

許俊

左武大夫潭州觀察使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紹定三年十月初八日準省劄時暫兼權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司職事十月初十日交割管幹任內正授潭州觀察使紹定四年九月初三日離任

夏友諒

武略大夫忠州刺史池州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紹定肆年捌月十六日準樞密院劄子被奉　聖旨江西討捕獲捷立功特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九月初三日到任任內該遇慶壽赦恩特轉武顯大夫又會提領人馬總統諸項節制調遣尅取盱眙全復城壁其功優異奉　聖旨特轉四官未準告下紹定六年九月二十日致仕特贈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

李虎

武略大夫達州刺史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改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紹定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到任至端平元年六月十七日兼知光州任內轉

右武大夫端平二年五月十九日回司依舊建康都統制改兼知泗州當年七月十五日改除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

王鑑

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兼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兼侍衛馬軍司職事兼權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總統准西一路軍馬端平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任任內轉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霍丘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端平三年五月初三日
免兼離任

王忠

保義郎特差權發遣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時暫兼權建康都統司職事嘉熙元年三月十五日到任嘉熙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兼權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嘉熙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帶行環衛官除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任

內帶行左衛將軍文州刺史節次轉武節郎淳祐二年正月十一日召赴　樞密院
稟
議

王福

利州觀察使左武衛上將軍知安豐軍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使沿邊都巡檢使節制本軍屯戍軍馬淳祐二年正月十二日除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安豐軍任內帶行帶御器械合肥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特除安遠軍承宣使淳祐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依舊帶御器械建康都統制時暫赴　樞密院稟議當年六月十五日解離安豐軍職事續準　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時暫於揚州駐劄同共措置捍禦淳祐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改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仍兼侍衛馬軍司
舊司職事

鄭進　武功大夫進郡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淮南
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侍衛馬軍行司中
軍統制淳祐四年六月空日　樞密院劄
子六月十四日奉聖旨兼權建康府駐
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職事於當年七
月十八日到任任內準告授吉州刺史
淳祐七年五月空日　樞密院劄子五月
十九日奉　御筆除江州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六月
初五日離任

劉全　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左屯衛大將軍京
西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襄陽軍
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使充鄂州江
陵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隨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淳祐五年三月十一日
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召赴　樞密院稟
議續準　樞密院劄子四月十八日奉
聖旨除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

於六月初六日到任至七月二十六日準
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兼權知真
州節制本州屯戍軍馬至淳祐六年閏四
月十六日離任回司任內準告轉授觀
衛大夫加封隨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淳
祐七年五月空日　樞密院劄子五月十
九日奉　聖旨除環衛
官六月初四日離任

張仲宣　拱衛大夫揚州觀察使左武衛大將軍
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沈丘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淳祐七年五月空
日　樞密院劄子五月十九日奉　御筆
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於當
年六月十六日到任任內該遇　明堂大
禮赦恩告進封沈丘縣開國伯加食
邑二百戶淳祐九年八月初六日致仕

王忠　武節郎文州刺史左武衛大將軍荊湖南
路馬步軍副總管帶行環衛官左武衛大

將軍潭州駐劄仍陞務兼潭州飛虎親兵
忠義諸軍都統制後來知院陳大使改除
其行府一行官屬結局隨司解職淳祐九
年八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八月十四日
奉御筆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
統制於當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任任內節
次準告轉充武經大夫淳祐十一年八
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王忠赴
樞密院稟議

馬汝海

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江南東路馬
步軍副總管和州寧淮軍統制淳祐八
年六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六月十一日
奉聖旨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
都統制於當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任淳祐
九年五月空日樞密院劄子五月六日
奉御筆除池州駐劄御前
諸軍副都統制離任訖

孫琦

武功大夫左衛將軍平江府駐劄御前
許浦水軍副都統制淳祐九年五月空日
樞密院劄子五月六日奉御筆除建康
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於當年五
月十九日到任淳祐十年三月空日樞
密院劄子三月二日奉聖旨帶行右驍
衛將軍續準淳祐十年五月空日樞密院
劄子五月十五日奉聖旨差知招信軍

湯孝信

左武大夫福州觀察使左屯衛大將軍
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淳祐十年六
月空日樞密院劄子五月二十七日奉
御筆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
制於當年六月十五日到任續準樞密
院劄子兼總制鎮江府殿前司策應軍馬
時暫鎮江府駐劄淳祐十一年八月空日
樞密院劄子七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且
與宮
觀

張文彬 修武郎總制眞州軍馬淳祐十一年八
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八月十日奉
御筆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
制續準樞密院劄子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特與帶行左驍衛郎將令聽兩淮制
置大使司調遣於當年九月十一日到任
任內節次轉充武翼郎淳祐
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離任

王德 武功大夫左屯衛將軍特差淮東制置大
使司計議官淳祐十二年五月空日樞
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右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特與敘復元官時暫兼權建康府駐
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職事於當年六
月八日到任淳祐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奉
御筆除建康副都統制寶祐
二年正月十九日致仕

陳璽 訓武郎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淳祐十
二年八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八月十三

日奉聖旨王忠令赴樞密院稟議所
有建康都統制職事交割與江東總管陳
璽兼權於當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淳祐
十一年十二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十二
月八日奉聖旨除建康府駐劄御前
諸軍都統制任內昨因部兵前去渦河勦
韃立功特轉三
官轉充武節郎

湯孝信 左武大夫福州觀察使左屯衛大將軍
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於
寶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任
至寶祐三年九月十四日離任

陳奕 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除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於寶祐二年七月二
十五日到任至寶祐五
年閏四月十九日離任

王鑑 武康軍承宣使沿江制置使司諮議官除
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於寶祐

三年九月十五日到任續改差京湖宣撫
大使司諮議官寶祐五年七月初十離任

紀智春 武德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除建康府駐
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於寶祐五年
閏四月二十日到任至寶祐六年
十二月十四日離任改知通州

朱廣用 武功大夫右號衛將軍沿江制置使司
諮議官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次改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於寶祐五年七月十一日到任至景定元
年九月初十日離任

孫虎臣 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除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於寶祐六年十二
月十五日到任至開慶
元年三月十六日離任

鍾寶 武德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淮西馬步軍副
總管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
制於開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月十七日到任
至當年十[illegible]月二十四日致仕

趙國英 武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都統制除建
康府駐[illegible][illegible]御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都統制於景
定元年一[illegible][illegible]十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景定元年[illegible][illegible]月初五[illegible]離任

蘇才 武功大夫[illegible][illegible]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康府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制置大使司計議
總統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景定
元年六月十八日[illegible][illegible]

李海 武功大夫閤門宣[illegible]舍人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於景定元年八月初
六日到任

提領江淮茶鹽所

嘉熙四年八月創制置茶鹽使以戶部尚書岳珂爲之

御筆賜珂曰朕以邊事未息國計告匱思爲變通之策遂稽先朝故實畀卿以制置茶鹽使意欲絕私販以收利權通浮鹽以豐邦課去苛征以惠商賈卿其竭心體國毋弛法毋徇情使用足於上而擾不及民以副委任責成之意則予汝嘉此司存之所由始也淳祐元年五月珂被召省制置茶鹽使置提領以江東廉節兼徐公鹿卿孟公黙鄭公泳何公元壽

丘公岳陳公埴舒公滋皆以太平守臣江東轉運兼
吴公淵以太平守臣兼淳祐寳祐凡再至馬公光祖
淳祐間以江東轉運淮西總領兼寳祐中復以沿江
制置使兼其後倪公垕印公應雷皆以轉運總領兼
陳公綺則以轉運副使兼由珂而後凡以太平守臣
兼領者則置司本州不爲太平守臣者置司皆在建
康淳祐四年四月給奉使印始正提領江淮茶鹽所
之名此司存之所由定也其初客販正鹽浮鹽每一
袋收錢二十貫六百文眞州賣鹽不理資次者每袋
收錢一十貫三百文皆名曰助軍錢客販茶每一長
引收錢十二貫三百六十文每一短引收錢一十貫
三百文皆[illegible]番驗錢內有分隸曰吏祿錢凡所收
錢並用三分十八界會七分十七界會又置秤盤局
于采石鹽以三百二十斤爲一袋草茶以百二十斤
爲一長引百斤爲一短引末茶百二十斤爲一長引
九十斤爲一短引剩數拘沒坐罪此則岳尚書制置
之時也其後因之又添置鄭步梅渚二局拘浙鹽助
軍錢則總領所之時也罷采石秤盤住收鹽袋助軍

錢省鄧步梅渚二局則何運副之時也印給出山由
子嶋汊漆局拘榷則吳尚書之時也淳祐中兼領財
用分司遂撥鎮江榷貨務併歸本所又創采石分司
復秤盤局又創池口局及常州丹陽上下局拘徽嚴
處等州草茶之過淮者皆使納錢又創宜興溧陽二
局拘浙鹽搭買香引又創江州分司凡上江茶每一
長引收錢二百貫以三十貫入分司百七十貫入本
所每一短引收錢百七十貫以二十貫歸分司百五
十貫歸本所皆名曰貼納錢江東草茶審驗錢如舊
仍不問長短引每引並收貼納錢一百貫於是茶鹽
所歲入倍於常時財用所之入亦與本所等此則舒
運判之時也此後申請六事一曰禁止權攝照對前政任內
幸以編曲新敍分任諸局目曰應副人情甚者白帖
借補縱橫其間甚不以榮進自期又非以職業自見
朝營暮度惟務攫拏如蟻慕羶如蠅見血入於公者
不十之二而入於私者已什百局務既不可爲而商旅
亦重困矣今自光祖到官爲始諸局並差見任文武
官雖未能盡必其廉謹無玷然按察之所及譴罰之
所加其有害痒首公洗手奉職爲官辦事者當行劾
薦或有違戾定當按劾所有以前權攝之弊並行止絕
二曰省併諸局去處照對上江之茶下江之鹽緊要節
誠不可不置立局分前此所期
子局星羅碁布不分緊慢月益日增被差之官下逮
吏卒欲飽溪壑必不徒行抉剔摟羅無所不至而商

旅船有羅其患者矣今就中逐項斟酌除采石稱製
鹽袋雜物賠納搭引香口檢稅批發不可廢外其建
康池州池口鎮江府丹陽常州并無錫江陰諸局並
就委各處州縣佐官拘催本所吏不差官置局外有
宜興課場元係秤盤浙監搭賣茶引乳香去處今浙
鹽既未打發上件局權且停止却候續作區處其鎮
江一局止是檢察下江茶
在官與無所收亦合省併

三曰訂正權衡

照對本所秤盤
客人袋鹽正要輕重適平公私兩便前此局官不能
潔己奉公貪風相扇每遇客船到岸先行打話以賄
賂之多少爲斤兩之低昂秤子等人全用手法秤盤
之際暗藏多端或撮鑞捫巾或搖頭瞬目但知逐鹿
不見秦山傳笑邇遐貽害商旅今先祖親前去采
石喚上客人對面是正權衡到定即押將前來所用
私秤當官毀務在公私兩不
相關僉曰公平已雕板一勝爲照

四曰禁戢苛取

照對各局
事例本是贍給官吏并一行人所以防其苛取前政
任內已嘗具申 朝省自有成例近年以來又取於此

外創立名色層見迭出有所謂到岸錢有所謂住賣
錢又有所謂過局錢甚至批引[illegible]號[illegible]錢客買鋪買
有錢判狀請印之類亦皆有[illegible]買[illegible][illegible]求未易枚舉
茶以引計鹽以袋計積而言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光祖領
事以來已戒飭官吏將前件錢[illegible]一切蠲革如有違
戾官員按劾吏卒決配已出榜[illegible][illegible]張掛約束去訖

五曰住給茶由

照得江西產茶[illegible][illegible]客人起茶既有
太府寺所給茶[illegible]又有分司入山公
據及筒袋印紙關防已爲嚴密[illegible]因審驗稟名又給
出山由子委是重疊徒費通判廳官吏邀阻乞覓擾
人之弊今 朝廷新降指揮已併審驗而爲
賄納所有上件由子並行住給已施行去訖

六曰約束牙儈

照得茶船到岸例係牙人保稅牙儈無狀
收騰倒以客人之財本爲私家之營運將新
壓舊那後掩前動涉歲時不還客本又有攬下客人
納官之錢歸已侵用却待賣出客貨逐旋補納公私
兩受其害光祖自到官即帖局官喚上係籍官
牙責立罪狀不許循習舊弊如違定作施行 此則

馬總領之時也罷采石分司併歸本所則陳運副之時也其規模之因革如此主管文字一員或二員以院轄差充或從本所於已作縣人選辟幹辦公事一員準備差遣二員蕪湖采石屬官三員或選辟或堂差其官職之建置如此課入有殿最有勸賞著于令

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

中興以來創酒庫于建康府者 行宮一庫本府三庫江東安撫司二庫淮西總領所四庫 侍衛馬軍司一庫 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十八庫總二十九庫乾道中周總領閎申 朝廷置戶部贍軍酒庫所將二十九庫併入本所於是城內置東南西北中五庫及嘉會鎮淮鳳臺三庫城外置豐裕龍灣兩庫共為十庫至嘉定年間又於石井韓橋湖孰增置三庫淳祐二年沚總領聖夫又將在城八庫併作三庫鳳臺

鎮淮為一庫東西北及嘉會為一庫南中為一庫淳祐十二年呂總領好問省東南西北中五庫城內只作嘉會鳳臺鎮淮三庫其城外二庫仍舊紹定中趙大使善湘又於城外創置防江一庫淳祐初吳制使淵又創置激賞等五庫此六庫皆隸沿江制置司淳祐十一年呂總領好問申　朝廷將制置司六庫併入本所拘認歲額改防江為城北庫激賞為城南庫城西門為城西庫靖安為龍灣新庫天禧為南子庫寶祐二年將城南西子庫併入豐裕庫龍灣新庫併入舊庫今一歲之入解納　御前酒庫所者七十五萬貫（十七界官會下同）分隸沿江制置司者七十六萬貫分隸江東安撫司者二十三萬三千三百五十一貫四十文分隸建康府者一十五萬四千四百五十五貫（月有小盡則計日除之）分隸　侍衛馬軍司者二萬二千二百七貫七百八十文分隸　御前諸軍都統制司者三十七萬八千二百三十七貫三百九十六文餘皆入于淮西總領所充犒軍等用此酒所因革之大略也

提領以總領兼

主管文字一員

嘉定年間置或堂除或從本所選辟並以已作

縣京朝官充二年滿轉一官

幹辦公事或準備差遣一員

嘉定年間置京選通差並從本所選辟三年滿

轉一官零月日計日理賞減磨勘

酒庫監官

乾道七年各庫置兩員開禧初省一員增使臣

五員嘉定以後嘉會鎮淮鳳臺豐裕龍灣五庫

並係本所選辟其東西南北中五庫係吏部注

差淳祐十年省東西南北中五庫官餘五庫官

仍從選辟任滿照　條格推賞

糴場監官

嘉定年間置兩員以司糴買淳祐十年省一員

或部注或選辟任滿照　條格推賞

都錢庫監官

嘉定年間置一員以司出納吏部注差任滿照

條格推賞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七

承直郎冝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　周應合修纂

官守志四

諸縣令

上元縣 廳壁記秣陵治上元江寧兩縣明道先生嘗主上元簿攝行令事均稅聽訟孝其民於敬孫視由眞令等風行瞬息欠申間播流至今於是地靈光發旁左莫與京吾里曹君之格隨牒賦邑適得此百里地引領想像如先生復出奉職迪誼捐身相民㝡吏

攬爲市虔欺賦租類足爲民病鋭一切洞究根原緩
民急吏經界法不行詭蔽寄挾釀詐萬端昧且坐聽
事揆賦輿所當輸簿正以差戸稅一境須平兩競在
庭不下席亟決亡何險徒退聽事浸省犴圄屢空則
以餘暇定傾換蠹若亭若堂錯絡近遠門皇吏舍悉
趨堅良合亡慮屋百楹縣無乇羨飭材庚費皆已出
倘以銅章刓爲縣闕典前閲令長置莫問歲亦云屢
亟上之府從　朝廷更鑄下之縣事復有小於印章
者君無不疏理安植之矣且終更踐遺信重跰來請
記蓋環百里爲縣聚民萬室欣戚恬愉我乎繫豈徒
以熟讀制簡功利趣了朝暮哉令之徒有決者徒曰
縣貧我以力勝民惟恐不至顧有詳考而深思以今
準昔如君行縣事以休吾民者不自意適獲見吳君
立扁識壁跂而竦俛而悟想雖一草一木直欲護惜
如存先生固謂縣之政可達於天下則揭之政達以
名吾堂先生固謂存心愛物利未有不及人則揭之
存愛以名吾亭先生之道之化吾周夫子之道之化
也則又惟夫子愛蓮有說而揭之同愛以名吾傷池

之滘之亭正使扁拆榱夷道固在也惕若有懷因其嘗仕也而表厲尊顯之抑以明尚賢治俗之本旨云耳此不足書若何而書寶祐乙卯日南至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江萬里記

○縣有令所以行君之命致之民也君有令焉自朝廷至於部刺史部刺史以尺紙付州州易尺紙嚴期會付縣縣窮矣盤錯倥偬爲庶事責成之地故其任爲難建康東南一都會管鑰所繫視它邦爲重而所隸邑五上元在城邑也府敘事于下而吾邑先焉故

視它邑爲尤難紹興辛巳費皇李闓之來宰是邑闓明强敏才刃有餘理未幾虜獗淮瞰江　朝廷大爲守備已而黃屋勞軍公廬于江壖董民兵察營砦所宜植嚴烽燧謹糧餉而又經理千乘萬騎百司庶府之所須幬帟儲廩薪釜之屬無一不備首以辦理聞聖天子召而見焉奏章剴切深中時病於是皆頌公非特長於材而達於事宜又如此也一日謂鄰曰前未嘗刻石紀令名氏追而求之蓋十數歲以往則亡之矣自紹興以來得十二人將書其到罷歲月使來

者有攷焉子其爲我記之郯貧丞是邑久與公周旋辭不獲乃刻于茲石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右承事郎知建康府上元縣丞主管學事葛郯記〇寶慶續題名記建業今之別都轂爲屬邑者五邑居帥守治所者二其最大而且壯者上元是已夫麟符重寄俶畀近臣位貌穹崇弗與列郡等以墨綬吏晨夕從事乎其前曾弗獲肆志展布而所治之地又壯而大焉信乎其勝任之難矣前後莅茲邑者往往皆自度其材而後授是以居焉而多可紀去焉而多見思

舊有豐碑具載名氏自紹興以迄嘉定斑斑可攷今令尹趙公時僑襄留守大帥觀文彥逾之孫也觀文之去是邦垂三十載民懷其德如一日然眷眷召棠弗忍翦伐況視其象賢乎惟公挺有祖風律已以廉臨民以公不嚴而威令行不擾而催科辦撫字之暇百廢具飭治事有廳向者圮而今更剏爲退食有堂向者陋而今增敞爲且又闢後圃營新亭自非邑事整裕何以及此再考云邁瓜代有期顧瞻題名之碣鐫勒已遍命工更造載續前記廼屬文舉爲之文既

忝寮寀親目善政其敢以蕪陋辭噫嘻當　新天子
龍飛之初元而刻諸堅珉以親賢標的孝居其首煥
乎韙哉然公之意非欲以是自耀也周而復始適惟
其時繼自今茲歌于茲者皆得以揭名乎其上是亦
有補於將來云爾要之毀譽之公久而後見異時邑
中耆老覩其名思其人感遺愛於無窮播休聲於不
泯必如是則大書特書可無愧矣來者其鑒諸寶慶
元年立春日朝奉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賜緋魚袋劒津鄧文舉謹記

徐端輔　右朝奉郎紹興二年七月內到任
蔣閎祖　右宣義郎紹興四年四月內到任
趙不化　右朝奉郎紹興五年三月內到任
曾恢　右宣義郎紹興六年五月內到任
吳樞　右朝奉郎紹興十年二月內到任
吳芑　左宣義郎紹興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到任
許頴　右承議郎紹興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到任至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任滿
胡廷直　右通直郎紹興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到任至二十年二月初七日任滿
馮和叔　右承事郎紹興二十年二月初七日到任至二十三年五月初四日任滿

黃霖 右通直郎紹興二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到任至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任滿

許愃 右承事郎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十日到任至二十七年三月內改差監潭州南嶽廟

滕瑾 右奉議郎紹興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到任至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任滿

李闞之 右通直郎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到任至隆興二年四月十六日任滿

李允升 左從政郎隆興二年四月十六日到任至乾道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罷

魏楫 右宣教郎乾道二年九月初一日到任至五年九月十九日被旨都堂審察

方廷瑞 右承議郎乾道五年十月三十日到任乾道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任滿

蘇固 通直郎乾道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淳熙二年三月八日任滿

趙公崇 通直郎淳熙二年三月初九日到任至淳熙四年四月十九日任滿

蔣褒 通直郎淳熙四年四月十九日到任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任滿

趙伯晟 奉議郎淳熙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到任至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任滿

冷世修 宣教郎淳熙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至十二年七月初九日任滿

鄭若容 奉議郎淳熙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到任至十五年八月一日任滿

王允蹈 宣教郎淳熙十五年八月初一日到任至紹熙二年八月十九日任滿

姜楷 奉議郎紹熙二年八月二十日到任至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任滿

程阜 奉議郎紹熙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至慶元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請急難假離任

方楷 景祐初釋褐歷三任以攷課遷衛尉寺丞知江寧府上元縣嘗親獲羣盜不干賞曰吾縣令爲 天子舉職爾功何有哉歐陽文忠公有送方希則序期待甚厚蓋贈公

也其後乾道丙戌公之會孫諱滋以敷文閣待制居守金陵又三十年五世孫叔恭復叨試邑而題名偶失記載到罷月日當在慶歷皇祐間姑摭大畧附于左方

方叔恭 承議郎慶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到任至五年四月十二日任滿

莫柯 奉議郎慶元五年四月十三日到任

鄭緝 宣教郎嘉泰二年五月初三日到任

扈卞 奉議郎開禧元年五月二十日到任

趙希蒼 通直郎開禧元年閏八月初九日到任至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改差制機

史復祖 宣教郎開禧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至嘉定二年五月四日任滿

戴槩 承議郎嘉定二年五月[redacted]四日到任

柳說 宣教郎嘉定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到任至七年六月初九日任滿

洪圭 奉議郎嘉定七年六月初九日到任至十年八月初三日任滿

司馬逑 宣教郎嘉定十年八月初三日到任至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改寧海軍簽判

葉宰 宣教郎嘉定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任至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任滿

趙時僑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到任至寶慶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任滿

趙崇健 宣教郎寶慶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任至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任滿

奚柷 通直郎寶慶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至紹定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任滿

錢逢 通直郎紹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至六年十二月[redacted]日任滿

樓淮 奉議郎端平元年二月初六日到任至嘉熙元年四月十三日任滿

豐雲昭　通直郎嘉熙元年四月十三日以句容兩易到任至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改通判建康府

戴宗昭　奉議郎嘉熙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至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改通判建康府

蔣孝參　奉議郎嘉熙四年二月[redacted]日到任

譚谷　宣教郎嘉熙四年六月十六日到任淳祐二年四月十五日沿江制司劄隨司解任

陳夢高　奉議郎淳祐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至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任滿

趙若琉　宣教郎淳祐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任

王旦　通直郎淳祐七年十月十五日到任至十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任滿

陶夢桂　淳祐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到任

曹之格　承事郎淳祐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到任寶祐元年二月轉宣[redacted]郎二年閏六月轉宣教郎三年五月內中省部給下新銅印一顆以上元縣印爲文當年十二月差通判無爲軍

陳寅　宣教郎寶祐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到任至六年十二月望日任滿

許綸　通直郎寶祐六年十二月望日到任至景定元年五月改添差通判臨安軍府事

鍾[illegible]英　奉議郎景定元年八月到任

江寧縣 蘇魏公頌作題名記云縣令題名舊無其傳頌始到職以非便民先急之務而未遑經營也一日鄉民有訟田者辭逮數室咸造于庭紛辨交爭初莫能決訊其劑約則曰亡之矣訊其移受之始曰不能記矣所能言者某令時授某事至某之鄉鄉實某祖受田立籍之歲也縣有版籍盡載之矣因求其令在事之年而邑之胥吏皆無能言者乃爲之捃摭數十年簿書始見其令之官氏閱其籍果得訟田者之祖名具載其地數而侵冒者乃詘頌於是歎曰昔之居

官者去而留名氏紀歲月於府寺豈特好事者爲之哉是亦有謂爾斯獄也以令之官氏乃得致訟之歲月因版籍而後知民之情僞版籍雖具而民不能言其歲月縣令雖去而民猶能言其爲治之迹是令去而題名於後不爲無益於治理也於是條次前令官稱姓名起開寶李氏去國郡邑歸職方始命王官迄茲慶歷六年凡七十載歷三十八令而攝者纔焉因命礱石紀其交承之次第龕於聽事之壁閒非唯記乎歲月而已又念夫居是職者坐廣居享豐祿假天

子威刑案籍以莅政事其不能釐體以督簿書之務平心以待生齒之訟殆非朝廷所以建官分職之意也矧在是邑衛負大府號爲望縣其地之廣袤百里有畸編戶逾二萬而閒年逋逃未復者且千齒倍戶有半而隸名于力役胥徒者幾三十之一其賦傜之重輕貧貨之移用兼并之彊弱紛爭之是非蓋日有焉一繫乎長人者之决之也苟失其當民實受弊在治者得不爲之用心哉故予因紀年而又論政又書其命事之繇于左方將以告于民官庶幾悉意民務

毋俾其人曰某令者治某事而非是我將何告焉姑待來者聽治之非唯警乎來者抑將以自警焉則曰升斯堂而受訴牒舉而視之曰前日某事其人稱某令之不治則予之弊事是必將審覆其詞而求索其情亦冀臻夫理而少紓其責也○淳熙壁記古者記事繫日月此官治壁記之所繇設歟詎非古耶自記則娟已代作則娟人或謂春秋之旨於是委地固也其欲述治道別賢不肖以訓于後則誰宜為亦必詔興廢列姓氏而止耳江寧名縣肇晉太康辛丑歷宋

齊梁陳隋唐五季六百四十有五禩為 我朝天禧二年迺用此名建府中間縣名之廢易不一 中興以來 行殿所居物衆事劇為令滋不輕歷陽張君伯子定來既二載得令姓氏歲月日斷自樂君迄于令二十二人刻石陷置官治之壁記事之意於是乎在嚱設官以為民適于上下於民尤近其孰易令令江寧有令閱歲逾七百其人幾何居此有紀進此有立而姓氏有傳寥寥也仰俯之際誰其無志於斯苟志於斯民且得職而令不與焉則吾不知而其傳與

否又不係夫壁記之有無也然雕屏銘几殆弗章乎君屬叙其顛末爲之書伯子名孝伯淳熙甲辰日南至同郡龔敦頤記○紹定壁記江寧廳事舊有壁記刱於淳熙之甲辰既久鐫磨殆遍寶慶三年夏建安劉君來越歲政成遂刻石以續乎左金陵帝王州江寧爲赤邑按前記 行殿所在物衆事劇爲令滋不輕昔沿江未置司也自制府宏開應酬調遣於是滋繁則爲令者毋乃尤不輕於前日乎責愈重任此責愈難令廼闕而不續則前乎此其間有賢且材者或不得以著其名氏而後乎此將目觀其人之賢且材而無所證則壁記果可以闕而不續乎是記也非徒記歲月云耳某人以某年某月至而某年某月之邑事理歟民無擾歟則人必曰某人果賢且材矣天下有公是非人心有公好惡繼是爲令者將莫不奮焉以賢且材者自期而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然則江寧之民不其愈多幸歟此君之所甚望也此壁記之所以續也君名壆尙書文簡公之子其爲政豈弟慈祥不擾而事辦制閫以其賢聞諸 朝俾兼幕

府云紹定己丑九月既望宣教郎行國子正董洪記

樂 朝請郎紹興元年到任

朱舉直 修職郎紹興三年到任

盛瑞 宣教郎紹興六年到任

張昌 奉議郎紹興九年到任

臧梓 宣教郎紹興十一年到任

苟紳 奉議郎紹興十二年到任

葉義問 宣教郎

曾譓 朝奉郎

姚劭 宣教郎

寶安國 右承事郎紹興二十年九月到任至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任滿

曾浩 右朝奉郎紹興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至二十六年十月初九日任滿

洪鎰 左承議郎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初十日到任至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任滿

陳希平 右宣教郎紹興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任至三十二年正月致任

俞仲遠 左宣教郎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到任六月內致任

張椿 右從事郎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任降興元年十月改差四川制司幹官

趙彥恂 左宣教郎隆興二年三月十七日到任乾道二年八月十五日成資

陳岊 右宣教郎乾道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至四年七月內罷

何作善右宣教郎乾道四年十月十七日到任至八年四月十九日任滿

葛郛右奉議郎乾道八年四月二十日到任至淳熙元年七月十八日任滿

趙伯渙宣教郎淳熙元年七月十九日到任至三年七月二十日任滿

章騆通直郎淳熙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任至五年十月初三日任滿

趙善興奉議郎淳熙五年十月初四日到任至九年正月十九日任滿

張孝伯奉議郎淳熙九年正月二十日到任至十二年二月初四日任滿

曾炎通直郎淳熙十二年二月初五日到任至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任滿

虞汝翼承議郎淳熙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至十二月初八日丁憂

求揚祖宣教郎淳熙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至紹熙三年五月三日任滿

陸峻承議郎紹熙三年五月四日到任至慶元元年十月十二日任滿

劉履忠奉議郎慶元元年十月十三日到任至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任

于倬通直郎慶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到任至嘉泰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任滿

楊九鼎通直郎嘉泰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任至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丁憂

何中實嘉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到任至開禧二年七月宣劄權盧州通判

馮必大開禧三年五月初一日到任至嘉定元年五月二十五日致任

潘櫄宣教郎嘉定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任至二年九月初八日丁憂

徐龜年宣教郎嘉定三年正月初一日到任至六年正月改監建康府榷貨務都茶場

胡林卿宣教郎嘉定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到任至九年四月十六日任滿

莫光朝 宣教郎嘉定九年四月十七日到任至十年十一月十七日致仕

王大臨 宣教郎嘉定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到任至十四年四月初十日任滿

季端誼 宣教郎嘉定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到任

潘子高 宣教郎嘉定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到任至寶慶三年五月初九任滿

劉垕 奉議郎寶慶三年五月初十日到任至紹定三年六月初八日任滿

陸衍 朝奉郎紹定三年六月九日到任至六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任滿

周大昌 通直郎紹定六年六月十一日到任至端平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任滿

惠孔時 宣教郎端平三年十月十七日到任至嘉熙二年八月任滿

王圭 通直郎嘉熙二年八月初六日到任至淳祐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任滿

趙與榯 奉議郎淳祐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到任至四年十一月十[redacted]日任滿

錢謙孫 通直郎淳祐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任至七年十二月初三日辟滁州通判

錢崇鏻 宣教郎淳祐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至八年六月十六日丁憂

孫樟 宣教郎淳祐八年八月初一日到任

曹庭褒 奉議郎淳祐十年八月初三日到任至寶祐元年八月[redacted]日任滿

趙崇嵩 奉議郎寶祐元年八月初十日到任至三年十一月[redacted]日致仕

葉信厚 宣教郎寶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至四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避親離任

趙希璡 宣教郎寶祐五年正月初五日到任至六年十一月丁父憂

林曄 宣教郎開慶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

王鏜　宣教郎景定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

句容縣題名記

句容爲邑甚古自漢以來令長不知幾何人江左號近畿三品佳邑選用尤重而姓名傳者蓋寡間有著之史冊見于碑版僅可以一二數當世鉅人長德亦豈無嘗宰是邑而不爲赫赫名者傳記所畧泯然無聞然則題名蓋不可闕已　國朝建炎之後舊記不存隆興初李君又宏乃爲立石得晉以下六人元豐中一人建炎以後十有三人未幾其石斷而棄之敏德至邑再葺始得其托本因重加搜訪而無載籍可攷姑求之石章諸之故老又得前代五

人太平興國至宣和八人自岑君以降又七人而至于敏德於是礱石刻之聽事繼自今其有攷矣若其遺闕猶有望於後之君子淳熙十五年正月日承議郎知縣事姑蘇黃敏德記

劉超 晉人　孫謙 宋人

顏繼祖 宋人　賈希鏡 齊人

周洽 齊人　楊延嘉 唐人

岑植 唐人　王昕 唐人

李哲 唐人　呂倕 唐人

邵全遇 南吳人　韓繼閎 南唐人

查文直 南唐人　王元 南唐人

宋籍 以下並本朝 太平興國三年　馬莊 將仕郎守大理評事

曹從壽 咸平四年　祖岳 咸平四年

方峻 朝奉郎太常博士 皇祐元年　丘濬 景德中衛尉寺丞知縣圖築古星臺

袁轂 熙寧十年　葉表 將仕郎秘書 元豐二年四月

員元弼 宣德郎 元豐五年　游冠卿 承議郎 元祐二年

杜紹 承奉郎武騎尉兼崇禧觀紹聖中　滕及 通直郎 崇寧元年

李琳 奉議郎 宣和五年　董莘

馬伸宣 朝奉郎尚書員外郎政和中　　黃唐傅 政和八年

劉子侑 右承議郎 紹興三年　　孫時升

劉識　　范振 紹興七年

鄒惟叙 右承議郎 紹興十年　　宗夔 右承事郎 紹興十三年

湯遐年 右承奉郎 紹興十七年　　陳孝逸 右宣教郎 紹興二十年

龔濤 紹興二十四年　　趙不怯 紹興二十六年

胡維 紹興二十八年　　施興祖 紹興三十年

范甫 右奉議郎 紹興三十二年　　岑义宏 右奉議郎 隆興元年

葛郇 通直郎 乾道五年　　慕容邦用 乾道七年

陳文琥 右宣教郎 乾道八年　　朱光鄰 淳熙元年

趙善言 承議郎 淳熙三年　　俞洞 宣教郎 淳熙七年

向溉 奉議郎 淳熙十年　　黃敏德 承議郎 淳熙十四年

孟益 淳熙十六年　　張斗南 承議郎 紹熙元年

葉謙之 紹熙三年　　錢師元 奉議郎 慶元元年

趙時侃 承務郎 慶元四年　　齊礪 朝奉郎 嘉泰元年

江公亮 通直郎 嘉泰四年　　朱拱臣 奉議郎 開禧三年

孫乾曜 承議郎 嘉定四年　　魏熹 通直郎 嘉定七年

趙希夔 承奉郎 嘉定十年　　施沆 通直郎 嘉定十三年

王通 奉議郎 嘉定十六年

張偘 通直郎 寶慶二年

丁宗魏 紹定四年六月十八日到任

吳淇 紹定元年四月初十日到任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滿

趙熙 紹定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端平三年十月初十日滿

豐雲昭 端平三年十月十一日到任嘉熙元年四月十三日兩易上元知縣

王之經 嘉熙元年四月十四日到任

蔡朁 嘉熙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到任淳祐二年正月初八日滿

丁埴 淳祐二年正月初九日到任

張榘 淳祐五年二月初二日到任

趙汝攀 淳祐八年二月十二日到任十一年三月初八日任滿

吳衍 淳祐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到任

惠昌 寶祐元年六月十一日到任

趙孟銑 寶祐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三年正月初三日除大理評事

奚季虎 寶祐三年四月十七日到任

趙汝檣 宣教郎寶祐六年六月十五日到任

史十之 通直郎開慶元年四月初九日到任

朱穎達 迪功郎景定二年四月十五日到任

溧水縣廳壁記 秣陵號江左重鎮中山爲秣陵壯邑置自隋開皇中閥令多矣 國朝紹興巳卯荆南唐公永夫始追紀前人名氏肇自皇祐壬辰凡四十一人刻石龕壁𥘵昔貽後吳興劉公季高爲文記之嘉定庚辰歲杪余來領邑生晚才劣蚤夜飭厲媿未能彷彿其前萬一顧瞻壁記衡廣從局嗣永夫者裁二十四人而登載班班幾遍思之是雖欲因陋不可也迺訪石宅山命工重刻植于便廳左偏既廣既密邑竢來者綽有餘地憲永夫刻石時距余領邑歲僅指

恰一甲子其更易豈有數乎季高為永夫記有曰前人作此非徒然也欲知其是非賢否去取之耳余雖不敏請事斯語且錄之以勉來者 芸越四載壬午年四月既望莒川史彌之記

李叔輌 皇祐四年四月到任

史良 至和一年四月到任

詹彥光 嘉祐元年四月到任

皇甫遼 嘉祐四年四月到任

張維 嘉祐六年四月到任

劉處約 治平元年三

畢仲達 治平二年四月到任

關杞 熙寧二年四月到任三年正月除廣西常平

孫汲 熙寧三年四月到任

張綬 熙寧六年四月到任八年四月改差

傅傳正 熙寧八年八月到任

張謂 元豐元年十一月到任

周邠 元豐四年四月到任

張常 元豐六年九月到任

葛諷 元祐元年九月到任

孫廷臣 元祐五年十一月到任

周邦彥 元祐八年二月到任

何愈 紹聖三年三月到任

曹裕 元符四年七月到任

李桀 崇寧元年十一月到任

劉顯 崇寧二年十一月到任

江公明 崇寧三年十二月到任

紀霖 大觀元年十二月到任

張革 大觀四年九月到任

蔣巘 政和三年八月到任

高舉 政和六年九月到任

鄒旉 宣和元年十一月到任

劉撫 宣和五年四月到任

林彭年 宣和六年二月到任

張卯剛 靖康元年十一月到任

高堯明 紹興元年十二月到任

湯克忱 紹興四年二月到任

徐端輔 紹興六年九月到任

李朝正 紹興七年十一月到任 十年四月被召

章藉 紹興十年十二月到任 十二年正月改差

胡慤 紹興十二年二月到任

姚耆宗 紹興十五年二月到任

朱摶 紹興十八年十月到任

薛衮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到任

李文開 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到任

蘇楷 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到任

唐錫 紹興二十九年五月到任

劉授之 紹興三十年八月到任

李衡 隆興元年十一月到任乾道二年十月再任乾道三年九月被召

陳嘉善 乾道四年三月到任 七年三月滿替

梁公永 乾道七年四月到任

程聞一 乾道九年正月到任

莊璋 淳熙二年正月到任

司馬僖 淳熙三年六月到任

强煥 淳熙五年七月到任

王衔　淳熙七年九月到任十年十一月任滿

方仲忽　淳熙十年十一月到任十四年三月任滿

李泳　淳熙十四年三月初六日到任

張譔　淳熙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到任

吳友聞　淳熙十六年七月四日到任紹熙三年七月九日任滿

趙善譽　紹熙三年七月九日到任慶元元年七月任滿

陳楠　慶元元年七月到任三年十九月任滿

趙希琦　慶元三年九月到任

張摯　嘉泰元年二月初二日到任嘉泰四年二月初一日任滿

蔡康　嘉泰四年六月初二日到任

張詳　開禧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到任嘉定三年十月十五日任滿

湯詵　嘉定三年十月十六日到任六年六月十二日任滿

俞遷　嘉定六年六月十三日到任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任滿

劉允武　嘉定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

李舟新　嘉定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任滿

史改之　嘉定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準省劄除許事

汪任榮　嘉定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到任

陳洽　嘉定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寶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通理滿

向立 寶慶元年十二月初七日到任

黃普 寶慶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紹定元年七月初二日通理滿

史彌鞏 紹定元年十月到任四年十二月滿替

衛社 紹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續除兩通判皆親族準部符成資解任

顏儼 端平元年四月十八日到任二年四月九日磨勘轉承議郎三年四月十七二考成資遖親解任續準省劄改差准東制機

孚延 端平三年七月內到任至嘉熙元年十月內準省劄改差安邊所幹辨公事

王儔 嘉熙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三年七月內磨勘轉奉議郎四年閏十二月初八日準省劄改差主管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

李以申 淳祐元年正月十八日到任

張梗 淳祐三年七月二十日到任

趙崇乘 淳祐四年六月初四日到任淳祐五年二月磨勘轉奉議郎淳祐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任滿

劉棻 淳祐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八年八月因磨勘轉奉議郎九年七月初十日改賜緋魚袋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滿替

趙希崗 淳祐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十一年六月磨勘轉承議郎寶祐元年九月二十三日滿替

喬進孫 寶祐元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任當年十月磨勘轉通直郎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滿替十月二十三日準　省劄
特差通判無爲軍填見闕

湯鄉月　寶祐四年十月三十六日到任六年十二月內因磨勘轉奉議郎開慶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滿替

朱南杰　開慶元年十一月初一日到任景定元年六月就任改辟清流知縣

潘歸之　景定元年六月十八日到任

溧陽縣題名

溧陽本秦置縣計版溢二萬戶提封跨三百里久隸建康邑去所隸越數舍而遥僻處孤絕四介湖山有狡悍之舊俗號稱難治　宋德神靈化南漸江表民陶沐之久又得端良繼爲之尹摩之以道柔之以正今俗乃恂恂而厚家有令子弟起趨學序庭訟益稀田萊日闢秀髮之彙善者有矣非前後勤敎馴變之繇然耶千能藐無術業燭理多昧涖官且將再朞遂享安簡之名逃曠謫之咎則庇前良之德隆矣想見其人視已成事愚章章厥名以昭示後

呼訪舊吏第而牒之得自開寶李氏歸于今爲邑者蓋二十八焉題名于左若曰政之在鄙操之清濁質語吾民不誣也夫暇置議哉慶歷七年五月日大理評事杜千能序○平陵隸建康爲鉅邑疆里之廣僻版籍之繁庶風化之厚薄吏民之淑慝則前序述之詳矣歲在癸卯宮舍周侯宰政之二年治成閒暇幾及瓜代因語僚佐以謂杜公始議題名書而揭之第恐久而漫滅無以傳示于後遂命勒於堅珉置之廳廡以告來者繼而刻之憶吾民之忘去而思者有之矣思而不得見想慕遺迹猶有存者其思可得而忘耶是亦長民傳永之深意者歟嘉祐八年九月日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縣尉楊照後序朝散郎守太子中舍知縣事賜緋魚袋周景純立石○題名之設所以記往傳後是邑有焉創於杜令而周令繼之然舊石歲久且壞今邑宰按圖考迹得二十年來舊政爵里姓名別勒之石以續二公初志云紹興戊寅七月望右從事郎主簿黃湛記右迪直郎知縣事呂文中重立石○溧陽之爲邑其建立因

革則具於圖籍其土俗政理則見於舊記此不存逝
子適竊惟邑令之闕揭于尚書左選者動經年歲莫
之顧咸曰彼浙之陽輿號爲㝡難且繫矣然規制尙
在小施斂手則可立治故人之憚之也輕若斯邑之
難故當出天下劇邑上而又弊凋匱竭綱紀蠹弛是
惡可復爲予適不度德量力慨然自奮曰天下寧有
不可爲之邑於是甘心取人之所弃扁舟獨先俛首
就職親黨莫不笑罵之至之日如敗舸壞屋了不可
支於是嘗歷險阻含忍羞辱持守堅決具足頑頓閟

歲有半始能除害去閒而百度漸以植立於是始有
意於續題名之刻自李撫州而下得四人焉皆有功
於是邑者乃叙其歲月而刻之予適誠妄庸獲贅名
其後夫天下之最不材寧更有甚予適者乎予適且
能鐫其力如此使才而賢者臨之又當力省而功倍
則溧陽之俗故醇厚而邑亦非難治矣釋天下之疑
澡此邑之謗請自予適始嘉定十有三年十月甲子
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陽縣主管勸農公事山陰陸子
遹記并書

潘乾 後漢光和中　王舒 東晉初

阮裕 東晉時　阮崇 東晉末

褚球 齊時　蕭某 梁元帝時南史云蕭溧陽馬雖老猶駿

喬翔 唐開元十七年　鄭晏 李白同時

王時楙 大歷六年見太虛觀鍾刻　柳均 見舊縣斷碑

李操 貞元中與孟郊同時　李寂 朝議郎開成二年

史實 銀青光祿大夫天祐三年　郭延沼 南唐昇元三年銀青光祿大夫

王貞規 朝議郎保大十四年　李邈 南唐開寶中爲令時李氏歸朝之初

張宗敏 在任四年　董龜正 祕書丞

姜公綽 大理評事在任二年　王保衡 在任四年

夏侯戩 淳化五年登仕郎在任三年　李濟 秘書丞在任三年

李拱 太常博士在任三年　成悅 著作佐郎在任三年

董衙 秘書丞在任三年　宋武 試校書郎在任三年

蕭楚材 殿中丞在任三年　李昭素 職方員外郎在任三年

孔昭亮 秘書丞在任三年　李昌震 在任二年

鄭南 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天聖二年　王簡 太常博士在任二年

宋正巳 蘇州觀察支使在任六箇月　查詠之 大理寺丞在任二年

蘇臾 在任三年　孟造 衛尉寺丞在任五箇月

王夢臣 大理寺丞在任十年半
竇儔 大理寺丞在任三年
章資 大理寺丞在任二年
蒲延熙 大理寺丞康定二年四月到任慶歷三年五月得替
馮旦 衛尉寺丞慶歷二年十月到任四年九月得替
蔣祕 著作佐郎慶歷四年九月到任五年五月得替
杜千能 大理評事慶歷五年十月到任八年四月得替
孫薰 衛尉寺丞慶歷八年四月到任皇祐二年二月得替
查宗閔 太子中舍皇祐二年四月到任四年十二月得替
章嶸 祕書丞皇祐四年十二月到任至和二年十二月得替

眞昺 朝奉郎守太子中舍至和二年十二月到任嘉祐三年八月得替
豐有孚 太子中舍嘉祐三年十月到任六年十一月得替
周景純 太子中舍嘉祐六年十一月到任八年十月得替
吳君平 祕書丞
鍾離景圭 太子中舍
方仲謀 大理寺丞
雷瑑 大理寺丞
高初 著作佐郎
羅彥輔 祕書丞
周伯玉 著作佐郎
葛蘋 宣德郎
郭瑑 奉議郎
項瞻 宣德郎
何康直 右宣德郎元祐二年三月到任

吳勉 右通直郎元祐五年四月到任八年十二月得替
張康孫 元祐八年十二月到任
黃長彥 奉議郎紹聖四年三月到任元符三年四月得替
劉淮夫 奉議郎元符三年四月到任
李亘 通直郎崇寧三年四月到任
龔弁 宣教郎
萬闓 通直郎大觀三年十月到任政和三年十月得替
鄭驤 承議郎政和三年十月到任六年十一月得替
袁㰚 通直郎在任年五箇月

曾諧 通直郎宣和元年四月到任五年七月得替
胡似之 通直郎宣和五年七月到任靖康元年八月得替
王棠 左奉議郎靖康元年八月到任十一月丁母憂
楊邦乂 左奉議郎靖康元年十一月到任建炎三年八月差通判建康府
沈棠 右宣義郎建炎三年九月到任紹興二年五月得替
趙公白 左奉議郎紹興二年五月到任四年七月得替
許嘉謀 右承事郎紹興四年七月到任
吳洵武 右宣義郎紹興六年二月到任十一月改監潭州南嶽廟
孫汝翼 左宣教郎紹興七年五月到任八年正月改主管台州崇道觀

何幾先右修職郎紹興八年三月到任十年九月得替

李孝恭右朝散大夫紹興十年九月到任十三年十月得替

王昇右承議郎紹興十三年十月到任十四年十月避親罷任

韋能定右承議郎紹興十五年四月到任九月避親罷任

施祐右承事郎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到任十九年二月得替

馮迪德右承議郎紹興十九年三月到任八月罷任

周淙右通直郎紹興二十年十月到任二十二年六月改差江東撫幹

章鍔右宣教郎紹興二十二年九月到任二十三年八月通理罷任

黃繹左朝奉郎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到任二十七年三月得替

呂文中右通直郎紹興二十七年三月到任

蔣畦右通直郎紹興二十九年九月到任三十一年十一月差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

翁翊臣左奉議郎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到任隆興元年四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李鼒右宣教郎隆興元年九月到任乾道元年八月罷任

陳蒼舒右通直郎乾道元年十一月到任五年四月滿替

喻仲遷右通直郎乾道五年四月到任八年正月丁母憂

趙利右通直郎乾道八年四月到任淳熙元年八月滿替

劉珪通直郎淳熙元年八月到任三年八月滿替

周世修通直郎淳熙三年八月到任五年九月滿替

高特 奉議郎淳熙五年九月到任八年十一月得替

沈綸 宣教郎淳熙八年十一月到任十一年十月滿替

鄧延 通直郎淳熙十一年十一月到任十三年七月罷任

周熵 承議郎淳熙十三年八月到任十六年八月滿替

陳楠 宣教郎淳熙十六年八月到任

魏沖 承議郎紹熙二年四月到任五年四月滿替

李卞 朝散郎紹熙五年四月到任慶元三年四月得替

蘇石 奉議郎慶元三年四月到任四年六月罷任

方椈 通直郎慶元四年九月到任嘉泰元年十二月得替

趙贊夫 奉議郎嘉泰元年十二月到任四年得替

陳仲逵 承議郎嘉泰四年十一月到任嘉定元年正月得替

錢重 奉議郎嘉定元年正月到任

李大原 宣教郎嘉定二年五月到任五年七月滿替

王棠 通直郎嘉定五年七月到任八年七月滿替

施兖 通直郎嘉定八年七月到任十年四月離任

褚孝錫 奉議郎嘉定十年五月到任是年冬奉祠

陸子適 承奉郎嘉定十一年正月到任十四年四月滿替

林演 宣教郎嘉定十四年四月到任十六年八月差主管臨安府城北右廂公事

徐子石 宣教郎嘉定十七年三月到任寶慶三年六月滿替

袁喬 宣教郎寶慶三年六月到任紹定二年七月避親離任

章鑄 奉議郎紹定二年九月到任三年十月離任

徐梠 宣教郎紹定四年三月到任端平元年五月滿替

徐謂禮 通直郎端平元年五月三日到任三年十月丁母憂

姚仍 奉議郎端平三年十月初十日到任嘉熙三年五月在任不祿

章說伯 宣議郎嘉熙三年七月十六日到任四年九月離任

趙希準 通直郎嘉熙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淳祐二年六月祠祿

李仲蘧 通直郎淳祐二年九月十五日到任三年五月差通判淮安州

施樞 從事郎淳祐三年六月九日到任六年三月離任

王淵 宣教郎淳祐六年閏四月到任九年四月滿替

汪之純 承事郎淳祐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任十一年告假

劉次春 宣教郎淳祐十一年二月朔日到任寶祐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滿替

趙希羔

王濤

[illegible]

……月三十二日滿替
……十二月……日到

[illegible]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八

承直郎直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儒學志一

儒以道得民人不學不知道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皆儒學之功用也六朝登無學總明有觀集雅有館北郊崇儒西邸授經鹿苑書臺定林文室然皆無救於時何也學未得其本也我

宋龍興聚奎發祥眞儒輩出正學大明河南程子得濂溪周子之傳上續孔孟之緒則嘗仕于此南軒張

子傳道五峯者也則嘗侍親于此西山眞氏學宗濂洛者也則嘗持節于此先後儒宗壽脉斯文剖符持節奕奕相望所過者化遺風可挹横經授業率多名勝故其士不止汲汲於科舉尤孳孳於講學固宜治敎休明習俗淳厚一洗六朝之陋今廟學聿崇精舍偕闢興所敎也學掾並設山長特命重所職也經籍富儲博所考也餼廩益增盛所養也先哲列祠起所慕也科目得人驗所用也故特書之作儒學志諸郡乘學校無特志唯刻錄有學志今倣之以儒學自爲一志表所重也

前代學校興廢

晉建武元年十一月征南軍司戴邈上疏曰喪亂以來庠序隳廢世道久喪禮俗日弊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勸風化元帝從之始立太學○江東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益州刺史應詹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元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淸儉爲鄙俗宜崇奬儒宮以新治化○太興三年皇太子釋奠于太學○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寢安請興學校帝從之立太學於秦淮水

南廢丹楊郡城東南徵集生徒而士夫習尚老莊儒
術終不振○太元十年尚書令謝石請復興國學於
太廟之南○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
宗居之明年又命丹楊尹何尚之立元學著作郎何
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宮苑記儒學
在鍾山之麓時人呼為北學今草堂是也元學在雞
籠山東今棲元寺側史學文學並在耆闍寺側○二
十年三月皇太子劭釋奠于國學顏延年作釋奠詩見詩類○二十七年罷國子學而其地猶名故學○齊

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遂命為士林館西邸在雞籠山
○梁大同六年於臺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武帝
初好儒術其後尊信佛法講譯內典而士林輕矣○
南唐書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
子監今鎮淮橋北御街東舊比較務即其地里俗呼
為國子監巷

本朝興崇府學

雍熙中有 文宣王廟在府西北三里冶城故基天
聖七年丞相張公士遜出為太守奏徙廟於浮橋東

北建府學給田十頃賜書一監景祐中陳公執中又徙于府治之東南卽今學基建炎兵燬紹興九年葉公夢得更造學援西京例奏增置教官一員淳熙四年劉公珙重修慶元二年張公杓建閣以奉 御書閣下爲議道堂稍重釋奠禮儀儲典籍增旣廪文風大振淳祐初年別公之傑增修學宇六年趙公以夫卽命教堂更名明德增造兩廊以妥從祀十年吳公淵列祠先賢增學廪創義莊寶祐中馬公光祖興學校舉孝廉集周漢以來名賢贊而祠之士氣興焉

葉夢得作府學記 先王以武定天下必以文終之江漢宣王南征之詩也言甲兵車馬之盛備矣末乃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治道豈不有本乎衞靈公問陳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子豈以軍旅爲不足學哉以爲知所以爲俎豆則軍旅無不可爲雖曰我戰則克可也漢高帝悉定楚地獨魯不下引天下兵欲屠之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遂不敢加而待其服大道之行固有不期然

而然者孰謂魯諸儒而能折高帝措而上之舜舞干羽而有苗格謂之誕敷文德益禮義之在人心莫不皆有苟未至於絕滅不幸喪失雖至於犯上作亂徐返其本亦必悔而知變善爲治者可待之以變而得所向不可期之以絕滅而終不返則文德其可一日廢於天下乎學校固理義之所從出而斯文之所先也建康領江左八州之地於東南爲大都會異時文獻甲於它方舊有學在州之巽隅更罹兵火城郭鞠爲巨

大三丁廿五

墟獨學宮巋然僅存頹垣敗壁壓壓相藉生徒奔散博士倚席不講紹興二年某始以安撫大使分鎮時自淮以北裂爲盜區蜂屯豕突鼙鼓相聞蓋欲葺而未暇後七年　大駕還錢塘
詔以建康爲　留都蒙　恩復畀居守視事之明年輯寧荒殘流亡稍復民益安業於是喟然曰可以有事於學矣乃命其屬因舊址盡徹而新之起己未孟冬訖庚申仲春凡五月爲屋百二十有五間南向以面秦淮增斥講肆列置齋

廬高明爽塏固有加於前不侈不陋下及庖圊罔不畢具既又作小學于大門之東復命有司諏典禮籌正祭器作新簋簠皆中程式覈其田之在屬邑募民耕者千九百十五畝歲入其賦爲米若豆與麥五百四十斛有奇坊之得自酤者三區歲入其課爲錢百八十萬有奇地之占府城得佃而居者八十有五所歲入其租爲錢六百七十五萬有奇各爲圖籍以時輸之凡稟給之費無有欺匿乃以上丁釋奠于先聖前期率郡執事齋于兩序諸生無不從視滌省牲牷謹夙興遵豆在列吏告時至以次就位正笏垂紳珮玉鏗鏘降登伏興卒事無違禮成受釐嚌爵於阼觀者數百人無不太息感動退而指所與祭者而告曰子衿之作鄭人所恥是不知在鄭何公然傳載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可則當子產時鄉校蓋復存是鄭之學未嘗終廢有子產則能與之焉四方用兵踰十年學校之列于郡國者其亡與存我不敢知惟天子以仁孝勤

儉治天下克復大業願與中外休息還之承平者葢終食不忘也上帝監觀亦旣歸我河南之地兵革漸息惟宣王之德於茲將與吾邦號陪都視定鼎郟鄏實爲宗周是亦風化之首其復有學自今始肉食者其可不推子產之爲鄭以求先聖春秋俎豆之意相與先後輔成吾君之志布衣韋帶亦必有宏達英偉之士拔於草萊接踵繼起由此而出以其濟一世者子大夫尙勉之皆曰唯遂爲記刻之石後來者其有攷焉

大成殿在櫺星門北戟門內從祀位在兩廊舊禮器漆紵竹木爲之寶祐二年王公埜置新禮器尊罍勺爵篚簠簋鉶豆皆造以錫定陳器實籑儀爲一圖春秋上丁釋奠則舁于殿前以示執事

御書閣在明德堂後

默齋游公九言記有國有家者崇設學校將以敎民興行也民之生也分則君臣親則父子兄弟配則夫婦責善則朋友是乃人心同然日用之常者而聖人嚴之城池之守甲兵禁令之防

非可少緩而聖人弗恃何哉學校之事固不若威强制禦可以旦暮見效然三綱明則姦宄知畏五教修則良心日生詩書之澤蒙被生民而不知試使六經之言一日墜地名義廢而不存天下事可勝言乎帝王之治始於徽五典謹庠序民興行而朝廷尊秦燔六藝壞大倫而國隨之漢唐以降嚮道雖不及古若仁義起兵縣蕝制禮與夫投戈講藝鋭情經典厥祚亦昌末世賤學雖不至秦然名存實亡格言弗用士氣傷

而風節壞兆亂皆一轍耳學校重輕用以卜人之國眞蓍蔡也歟我 宋肇基務先文教慶歷初遂詔州縣皆建學而 列聖訓告尤備紹興中又以石經嘉惠士子三代之後未有也建康學宮舊在西北隅景祐初元陳恭公執中徙今地建炎蕩於胡寇紹興九年資政殿學士葉公夢得復新之規摹略備獨累 朝御書緘藏夫子殿中嚴奉猶闕慶元乙卯寶文閣學士尙書廣漢張公來鎭扶善翦姦禮延多士教授王

益祥陳輿行因有請焉大旨謂學校風化之源
尊君人倫之首不有所表爲政者得無闕典建
康江淮都會曾弗如偏障支壘猶能寶儲列
聖奎晝顧有所尊以明示州人俾知　國家崇
儒也諸生洪鈴裴叔度朱舜庸朱夢龍郭致一
等從其後尙書悚然改容顧歲饑方講荒政明
年遂命安撫司幹辦公事游九言協兩教授經
始其事庀其司者使臣李榮董役徒陳欽核金
穀吏羅演宋繼先俞友仁行文書魏輔李鑑錄

出納計工程者軍典王永識門者嚴惠李九人
典用物馮亮尉辛韓鄭耿三旺也分役事薛進
霄輿斌旺二李也匠五等魏安正繩墨精巧規
制合度觀者贊焉朱義副之棟梁既具梯雲行
空運機牙而屋之者戴義也瓦甃帀立也織葦
折竹汪德也刻欄雕枅制木之小者王士寧也
起七月丙午畢季冬望閣左右舊挾洿池處其
久而淫潤頹圮焉最後齋諭嚴康時請躬視
役夫運甓畚簣以實之用人之力積二萬八千

有奇訖事不鞭一人葢揭通衢示其直以招之非下諸邑逮追也用緡錢八千碩米七百皆有奇焉閣高陸丈叄赤縱廣五丈四赤横廣視閣高之數加其三奇其赤如之下爲議道堂以待師生閒燕游咏而講論也役無半期費弗盈萬擇人而使之小大協心也敎官復告于府贇舍久且弊益祥與行之來也撙節濫浮得蘆場羨錢八百緡米七十碩願附建閣葺之易命敎堂腐撓四之一門廡之易者十二公廚撤而更造閣東隅創較藝謄錄舍九楹復可支歲月矣役甫罷尙書移鎭南昌欲求當世大官紀述又明年九言益祥與行俱追代去諸生謂記文未至來者無攷先生其書之二廣文以九言終始涖役屬筆焉九言曰較期會稽用度職也對揚
上賜所弗敢及俟記言之嘗觀孟子論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士也夫學也者雖以明人倫而倫之所以明實自人心始 國家設置師儒弗以吏道相臨異時士子充貢論官又非止養其身

榮其家也學者亦知所以養其心乎人之心清明純粹初本至善無纖毫之私也若養於厥初安有過失惟其稍長而交於事物則誘而雜之愛欲之招忿戾之搖利害之奪心始不得其正爲心萌而事隨其害豈勝旣邪是以朋友之義參於五者之倫正欲閑其邪以存其心日用致察而知己私之所從起此心旣正達而行之則本忠孝崇事業以光明于時居而未出則雍容令德履蹈規矩以表厲於鄉黨國人豈非士君

子之學歟是知士君子者實爲四民風俗之倡而學校者又爲一郡士子風俗之倡諸君久被敎育必自知之九言賦且細足跡幾徧江南每愛金陵士風質厚尙氣前年攝行倅事日受訴牒不過百餘較劇郡纔十一爾故爲吏爲兵者頗知自愛少從狡之風工商負販亦罕聞巧僞二年三被州牒走村墟賑饑省旱澇視城郭加樸魯爲若敎化素明豈不易治慨念老矣行歸山林因是役也相與周旋數月能無拳拳敢併

書於後當使金陵質厚之俗得所視傚以無負
國家崇儒之意是九言有望於此邦學士大夫之心也三年丁巳季秋承直郎建安游九言題記

講堂 即明德堂虗齋趙公以夫所更也

議道堂 在御書閣下

學錄位 在明德堂之左

直學位 在東廊之首

諸職事位 在明德堂之右

齋舍 東序三齋曰守中曰進德曰說禮西序三齋曰常德曰育材曰興賢又一齋曰由義在職事位之後

直舍 二所在議道堂

新祭器庫 在 大成殿前東廊之南

舊祭器庫 在 御書閣之東偏

客位 在西側門裏

公厨 在東序後

學廩 在西序後

義莊倉 在議道堂後西偏

射圃 在義莊倉之西有亭名繹志

修學記 化民成俗之由學古矣而王制之興學乃在於無曠土游民食節事時樂事勸功尊君親上之後豈庶富而教三代之制度施置大略然邪人倫之不明聖人不能一日以爲治則學豈緩事也哉凡王制之云云者皆所以爲教必如是而後學可興教可成不得以陵節而施之也建康學故在府之西北隅景祐元年天章閣待制陳公執中重建茲地中厄兵燼紹興九年左丞葉公夢得實新之距今裁四十年而椽棟陊橈瓦飄壁摧殆無以尊聖祀宏教基者淳熙二年今觀文殿學士建安劉公珙來塡茲土謁奠之始視學圮陋心拳拳焉時適以旱告公視飢由已惟荒政是力既民被實惠若更生則凡所以教民者次第修舉以春秋釋奠所以事先聖先師者率不終敬公已事益虔必親徹乃退以明道先生實傳孔孟之統而仁民愛物之政著於爲上元簿時乃祠之學宮以示尊尚民有與猶子訟至庭者公占辭自責剖析天理民至

感以泣爭心兩絕由是家傳戶誦閭閻興輯睦之風公一日詣學顧謂文學掾汝楫黼曰學宇之弊若此葺其時乎乃捐公帑三百萬命知上元縣薛裴董其役學亦傾積歲所儲得錢百三十餘萬以佐費儆工庀材易壁之圮腐而峻整之飾象之黜晻而采章之堂廡欂櫨㡉檐庖湢弊者修壞者創計以堅久不爲苟美歸處所須凡用嚴具以淳熈五年二月戊寅始事四月晦日訖功公臨觀延見諸生因講明爲學之要而

誨之以義利之説莫不感厲懷來茲誦相屬乃卜日之吉躬率寮寀行釋菜禮且肅鄉老而燕饗焉耆艾嘆嗟睹禮知古請伐石以紀不朽汝楫等曰公爲政三年於此而始修學豈諱勞惜費而後姑爲之哉是公不在修學修其敎也土木之功易壞而金石之壽有紀　國家敦崇學校過於漢唐所以壽斯文之脉者養士力也上不得不以科第取士士不當止以科第自期自士之溺意於進取而道學廢自進取不在郡學

而鄉校衰几公之所以留意於此邦拳拳焉而
敎之而新之而告之者旣聞耳矣修其身以善
於其鄉修於鄉以善其國人則其傳也視土木
之功金石之壽寧有旣耶若夫重蒞者昔艾操筆
紀事則汝楫等職也敢辭淳熙五年六月甲子
迪功郎充建康府府學敎授黃齵承議郎充建
康府府學敎授章汝楫記從事郎監建康府戶
部大軍庫門許及之書

重修府學

景定四年制使姚公希得差總管曹𤪌董
其事將本學殿堂齋舍學門櫺星門倉屋等處
并兩敎官廨舍並行修葺一新兼置動用等物
總費錢四萬二千一百八十餘緡米六十四石
九斗有奇

置教授

大聖建學置教授一員紹興九年因左丞葉公奏照
西京例增置一員分東西廳東廳在學之左西廳在
學之右其初東西題名合爲一後析爲二

東西廳總題名記

學以明倫而建官以傳道而設厥
在豈輕也哉建業巨麗視上都多秀民異時冠倫魁
秉鈞樞者皆繇是乎出分教于茲亦一時選雋止獨
員至紹興初石林葉公居守幾建議增置列廨于學
之東西其西惟舊莫詳所始其東則自葉創而以盛

光祖始焉廳故無記前政沈元肖與同僚孫才翁實講求之得三十有二人未暇刻而沈代汝楫乃後之與才翁一見而契喜二廳可跬步日相從不虛有講習樂不知官之冷也於是欲刋之石才翁老於文學宜記乃以屬汝楫辭不可遂書庶繼今相與盡忘於斯道俾學者有所興起以追美于前聞人它日明秀雋偉出而爲名公卿則將推其教之所自顧豈不預有榮耀是記豈特列名氏而已哉淳熙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宣城章汝楫記晉陵孫肅書開封趙善珏題

東廳續題名記 金陵號留都之府學宮設兩教之員自我

高宗六飛南渡則已然矣題名有碑具紀其實東西二廳合爲一記由紹興初迨今未及百年而累政之書充塞盈溢不容附麗於是得堅珉二分東西而兩之各爲之記以續前志曩自盛光祖而下至歐陽偉凡屬於東者二十有八人今新碑之創始於嘉定之癸未而珏也適當其次輒首書以紀歲月自爲而自書之雖[redacted]不辭嗣是列銜而累書則以待于後之人

若夫締創之有端紀述之有人則已備見于前志毋庸贅敘昔嘉定十有七年正月既望修職郎充建康府府學教授三山陳珏記

陳珏 修職郎以嘉定十四年正月四日上十七年正月四日滿

蔣袞然 承直郎嘉定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到任寶慶三年二月滿

潘忠恕 廸功郎寶慶三年五月十日到任至紹定二年正月十二日解罷

劉泳 從政郎紹定二年八月十三日到任五年八月十三日滿

歐陽方 承直郎紹定六年十月初二日到任端平三年五月三十日離任

孔聖義 承直郎端平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任嘉熙三年五月三十日外改知銅陵縣

陳珏 修職郎嘉定十四年正月四日上十七年正月四日滿

徐庭圭 宣義郎乾道二年三月初七日到任

李廷直 廸功郎乾道三年十一月六十日到任六年十二月任滿

韓珪 從事郎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九年八月初十日任滿

沈宗說 從政郎乾道九年八月十一日到任淳熙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就任改宣教郎

章汝楫 承議郎淳熙三年十一月十日到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任滿

胡紘 廸功郎淳熙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六年十月八日開陞從事郎八年四月二日用出疆賞循文林郎

徐嘉言 從事郎淳熙九年正月十二日到任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任滿

林思聰 迪功郎淳熙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到任十五年七月初二日任滿

黃黼 迪功郎淳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到任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任滿

王誠之 從政郎淳熙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任

鮑義叔 從事郎淳熙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

王萊 從事郎淳熙八年十月初三日到任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滿

鮑士良 迪功郎淳熙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任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任滿

朱士梃 從政郎淳熙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到任紹熙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離任

陳大應 從政郎紹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任

陳與行 迪功郎紹熙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到任慶元三年十月十三日滿

歐陽偉 從政郎嘉定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至十[redacted]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任滿

王椿 文林郎淳熙十五年七月初三日到任紹熙元年四月遇覃恩循儒林郎止丹八月二十九日任滿

陳震之 從政郎紹熙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任

王益祥 修職郎紹熙五年十月二十日到任慶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滿

余禹疇 從政郎慶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任嘉泰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滿

陳憺 從政郎嘉泰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嘉泰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滿

程珌 從政郎嘉泰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

黃雲翼 迪功郎嘉定元年三月初九日到任於次年六月二十五日開壁從政郎至嘉

定四年四月初一日任滿

蘇漢 迪功郎嘉定四年四月初一日到任

黃膚卿 迪功郎慶元三年十月十三日到任慶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滿

范擇能 從事郎慶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任嘉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滿

田曉 從事郎嘉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任開禧三年四月二十日任滿

黃勻 開禧三年四月二十日到任

馮特卿 從事郎嘉定三年七月十四日到任六年七月十六日書滿

黃民望 迪功郎嘉定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到任七年三月十四日除太社令

朱方大 文林郎嘉定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任至十年十月[redacted]日任滿

繆師皐 迪功郎嘉定七年五月初十日到任至當年八月十四日離任

楊邁 從政郎嘉定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至十年二月初十日離任

戴[redacted] 從政郎嘉定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到任至嘉定十四年[redacted]月十六日滿

沈煇 嘉熙三年九月初九日到任

方逢辰 淳祐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淳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滿

吳必達 淳祐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到任

蔣熊 淳祐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任淳祐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滿

李杞 淳祐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任寶祐元年十月初八日丁母憂

葉維華 承直郎寶祐二年正月初一日到任寶祐五年三月十八日滿任

陳煥武兩科寶祐五年二月到任

趙與种開慶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

[illegible]廳續題名記

六經不作史法代與世謂漢辭類經唐辭類史然辭學之盛莫盛有唐致之當代人自為家類皆舂容嚴密雄睟千古繼是而降世教浸姸口耳授受日談苦空以言語之錄而為經以課試之辭而為史沉冥汲溺莫能自脫往往理亂不問臨事失據不止腸枯思涸筆膏不流而已也抑嘗觀諸銓筦尤有感焉縣令者百里之宅主也獄掾者千里之司命也博士者一郡之統學也勝任與否漕不孰問一吏倡呼如格即注今日以是取士它日以是教人由

前而論則學者之徹由後而言則敎者之責敎明於上則人興於下故曰古之爲師者由下而宗之後之爲師者自上而擇之宗者以道擇者以官然守官則亦守道矣顧擇官易乎哉金陵陪京也典敎重任也景溫由廟朝推擇而來研精敎事逢掖歸心其爲敎也求之經以浚其源貫之史以沃其膏則胸中汪洋渾灝用世有餘奚有於辭章乎變泰淮之地爲鄒魯之鄉可必也顧予歸也嘗愧倚席之愧今亦一洗矣獨此邦之幸哉且登名之石已滿復更植之使來者有攷焉是又大易敎思亡窮之義也景溫范氏名烋鄱江人其元嘉定其歲壬午月無射日甲子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　國史兼　實錄院同修撰兼權中書舍人程珌記

范烋　迪功郎嘉定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到任至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滿

王漢章　從政郎嘉定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寶慶三年五月十日滿

許巨川　文林郎寶慶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到任紹定四年正月[redacted]日滿

顔儼　承直郎紹定四年[redacted]

計朋龜　儒林郎紹定五年十月到任端平二年正月赴班

陶熾　文林郎端平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嘉熙二年三月十[redacted]日滿

莫子文　從事郎嘉熙二年三月到任淳祐改元四月赴班

趙若炳　從事郎淳祐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任淳祐四年八月初四日滿替

胡太初　迪功郎淳祐四年八月初[redacted]日到任六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過滿

薛嶠　迪功郎淳祐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到任九年十二月初六日滿替

宋自强　從政郎淳祐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到任寶祐元年三月十七日滿替赴班

趙熄夫　修職郎寶祐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寶祐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滿替

陳懋欽　迪功郎寶祐[redacted]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到任

劉應子　儒林郎寶祐六年六月初六日到任

劉亘　錢壽朋　孫适

黃唐傑　葉莘　汪喬年

陶去泰　盛光祖　丁婁明

蔣汝功　郟次雲　李木

胡靖　蔡埕　王賓

祝公達　李木　謝芷　以上歲月皆不可攷

周必大　修職郎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到任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除太學錄

戴達先

唐仲友　從事郎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到任隆興二年正月初七日任滿

王信 迪功郎隆興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

黃石 從事郎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初六日到任三十二年二月十四日任滿

曹密 承議郎紹興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到任隆興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任滿

徐揚 承議郎隆興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乾道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任滿

何作哲 承議郎乾道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六月初二日任滿

梅瑛 迪功郎乾道四年六月初三日到任

莫澄 從事郎乾道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

朱佾 修職郎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淳熙元年正月初二日任滿

孫蒲 迪功郎淳熙元年正月初三日到任四年三月初二日就任關陞從事郎

置經籍

天聖中 賜監書紹興初 賜石經今不復全近時師儒收拾經子史集亦多未爲大備闕府方求國子監書以惠多士云

增學計

天聖七年始建學 朝廷給田十頃其後續有增撥至靖康間增至三十八頃五十七畝房廊七十一間及酒坊三處歲收錢一千八百二十四貫有奇至紹興二十八年以秦申王所送錢一萬貫續置到田一

千八百九十畝其後本府又有增撥至于景定田地之所隸者共九千三百八十畝一角六十步坊場之所隸者三歲入錢二萬四千餘貫銅井坊在江寧縣銀林坊鍾山坊皆在溧水縣蘆場之所隸者三歲入錢四千三百餘貫白鷺洲一所計一十五頃三十八畝有奇木瓜洲一所計六百畝有奇通而計之歲入米三千八百八十餘石菽麥四百石錢四萬一千餘貫柴薪絲麻之入不與焉會計有籍記載有碑皆掌于學提督錢糧則通判東廳之職也

立義莊

義莊創於淳祐辛亥退庵吳公守建康時也是年四月府有牒報學其略曰當使昨見四明府學有義莊一所每年收到租課凡簪纓之後及見在學行供職食職事生員遇有吉凶於內支給贍助心甚慕之建康府士子貧窶者多或遇吉凶多闕支用尤可憫念今用錢五十萬貫回買到制司後湖田七千二百七十八畝三角二十八步歲收四千三百餘石市斗米麥相半發下本學置簿樁管如委的簪纓之後及見在學行供職事生員或有吉凶請具狀經學保明申

上給米八石麥七石米每石折錢三十六貫麥每石
折錢二十五貫本年發糴田上舊租米麥解到價錢
一十二萬餘貫發下提督府學錢糧廳照應拘收自
五月爲始照規支給仍將後湖莊田地畝步分明入
籍自本年夏料爲始徑自拘催將所催租課於廣濟
倉寄放椿頓本學養士錢米不相干涉牒學照應施
行仍示士子知悉府學回申八項一欲就本學空閑
地段置倉收椿米麥一欲就學庫剏令夾截一庫收
椿錢會一欲專及土著不及游學之人一欲將到殿

入學赴任人委係貧窶者照吉事例併與周給一欲
立凶禮支助之例惟祖父母父母自身親兄弟妻子
事故者當給不許以疎爲親以無爲有妄陳苟得一
欲請教授同正錄直學五員親到倉庫同收同支受
入親書交領置簿登載歲終有會一欲置租課總簿
催銷季終有會一欲將田畝籍冊及義莊始末並刻
于石以垂永久五月二十二日府牒並從申行至次
年二月又牒勘會本府昨置立義莊如委係簪纓之
後及見在學土著行供職事生員貧窶者或有吉凶

從府學保明申府給米八石麥七石米每石折錢三十六貫麥每石折錢二十五貫則例雖已立定規模尙未爲廣自今月二十六日爲始如是他處游學士人見在本學行供或在本府寓居雖非土著如有吉凶併與一例支給兼照得人人申府亦恐煩瀆今專委西廳通判提督如遇有陳乞之人即請本學契勘詣實保明具申提督廳支給牒學遵照施行

義莊記 昔文正范公自爲西帥迄登二府慨以祿賜所入置負郭膏腴千畝名之義田以贍族黨錢君公輔高其義而爲之記嘗閱至此喟然歎曰夫義者充一念而萬年可繼周一方而四海具贍若濟以乘輿給以釜粟君子不謂義也世之卿大夫士躡華途飫美食目與族人相娛樂可也而光景自肥本枝皇卹鮮有不屯其膏者念或到此則又力多乏絕況鄉里乎至若位極鼎軸歸榮錦晝目與鄉人摟殷勤宜也而胥漢自尊胡越下視鮮有克貫其脉者枌陰梓曲欲一望羽儀且不可況天下乎惟 留帥資相

吳公則不然公金陵人也以忠勤行六經以忠勤活天下建牙未幾鼎新鄉校豐廩粟增贍錢可謂急先務矣若猶未也每對僚屬必於四明義莊口之弗置迺命攸司亟其經營以錢五十萬緡得後湖莊田地七千二百七十八畝有奇米麥歲爲斛四千三百餘碩歸之學宮度其地得議道堂左闢屋三十楹目曰義莊凡鄉邦簪纓之胄韋布者流嫁娶婚葬皆有給處而學若籍賢關第太常者由而仕若驅行李祇戍瓜者

莫不與焉其關世教不輕矣屬文學椽泊前廊嚴其攷核而時其出入歲終則會之吉與凶例予以米若麥厥碩一十有五惠至渥也州人士讙然歌曰燕竇恤孤西門賑貧昔耳其名今身而親近舉而遠存有以飽我公一念之仁與而麥舟瘞而枯骨昔凶而家今幽而宅薄費而厚得有以銜我公至仁之德是仁者義之推義者德之著也噫以范公好施止於親之貧疎之賢者猶未暇他及今秦淮鍾阜大江南北四通八

達在在皆春比范公昔年義規益茂長而增之
天下之蒙福未央也郡人若諸生踊躍抃巖願
有紀告來者自彊濫巾蹟泮職固宜矣服公厚
義遂涉筆以書昔淳祐十一年十一月既望從
政郎差充建康府府學教授宋自强撰迪功郎
差充建康府府學教授李杞書朝議大夫前主
管成都府玉局觀沈先庚篆蓋

景定建康志二十八卷末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九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儒學志二

書院

明道書院在學宮西北淳祐元年建

宋興以來鉅儒輩出無不尊孔孟習六經發明聖賢之學辯論天理人欲之幾若明道程先生早聞道於濂溪周先生日益光大昔先儒所謂孟子後之一人也今列其遺書崇其儀型使天下後世之學者收其

心之所思而明先生之教此書院所由建也先是淳熙初忠肅劉公珙祠程子于學宮朱文公爲之記紹熙間主簿趙君師秀來居其官即聽事西偏繪像祠之嘉定乙亥主簿危君和復請于太守劉公渠乃於簿廨之東得鈴轄舊廨之地改築新祠部使者西山眞公捐金三十萬粟二千斛以助之未幾李公珏來繼劉公咸相其役前護重門中儼祠像扁其堂曰春風上爲樓旁二塾曰主敬曰行恕名其泉曰澤物表其坊曰尊賢既成率郡博士及諸生行舍菜禮[redacted]是

春秋中丁率爲彝典置堂長及職事員延致好修之士西山嘗記其事刻諸石崇重未幾忽就隳廢堂宇雖存講肄闕如遂爲軍儲賓寓之所淳祐已酉二月天大雷電書閣忽災退庵吳公因更創之閣視舊益偉下爲春風堂聘名儒以爲長招志士以共學廣齋序增廩稍倣白鹿洞規以程講課士趨者衆

聖天子聞而嘉之親灑明道書院四大字賜爲額與四書院等寶祐丙辰裕齋馬公得西山斷碑於瓦礫中重刻之跋其後開慶已未馬公再建大閣視事之

始與部使者率僚屬會講于春風堂聽講之士數百乃屬山長修程子書刻梓以授諸生給田以增廩而教養之事備焉續善意保成規壽斯文之脉則有望於後之君子云

祠堂居中三間廣四丈深三丈中設塑像榜曰河南伯程純公之祠東西兩廊各一十五間

御書閣在春風堂之上五間廣八丈深四丈五嚴奉
宸翰環列經籍

春風堂在祠堂之後七間廣十丈深五丈蓋會講之所也昔朱公掞見　明道先生于汝歸謂人曰春風中坐了一月堂名蓋取此也中設講座四圍設聽講位臨堦垂簾前築一臺植以四桂

主敬堂在春風堂之北三間廣三丈八尺深二丈三尺蓋會食會茶之所也庭中荷池前植三槐

燕居堂在主敬堂之後山長張顯設
先聖及十四先賢神位于堂中

山長位在主敬堂之左

堂長位在主敬堂之右

堂錄位 在春風堂上之左

講書位 在春風堂後之右

職事位 二所一在春風堂上之右一在春風堂後

尙志齋 三間在主敬堂前東序之南

明善齋 三間在主敬堂前西序之南

敏行齋 三間在主敬堂前東序之北

成德齋 三間在主敬堂前西序之北

省身齋 在春風堂前之左係續添

養心齋 在春風堂前之右係續添

公廨 在主敬堂前東序之後

米廒 在主敬堂前東序之南

錢庫 在主敬堂前西序之南

廚房 在公廨之側

蔬圃 在書院之右

后土祠 居大門內之左

中門 屋三間廣四丈深二丈五尺揭

御書明道書院四字于楣左爲幕次右爲吏舍

大門 屋三間廣四丈四尺深一丈八尺左右設桓綠

以垣墻

具廩稍 帥府累政撥到田產四千九百九畝三角三十步上元縣徐提舉等三戶佃田七十三畝又三十八畝地二十一畝一角江寧縣邵仁等一十戶佃田七十七畝三十八步句容縣戴日德等四十一戶佃田三百八十六畝二角四十三步地一十二畝一角二十五步雜產二十六畝二角二十步溧水縣平登仕等一十四戶佃田三千五百四十二畝四十七步溧陽縣楊省四等一十八戶佃田產四百九十二畝三十八步歲入米一千二百六十九石有奇稻三千六百六十二斤菽麥一百一十餘石折租錢一百一十貫七百文又有白地房廊錢常州宜興縣管下房賃歲收見錢八十一貫九百文月五監場獻到白地廊三項右[illegible]丫頭巷

北街白地賃錢官減外日收一貫一百四十文足崇道橋南馬司寨前白地賃錢官減外日收四百二十五文省係七十陌雜行街魚市街糴行口房廊屋賃錢官減外日收二百六十文省本府每月撥下贍士支遣錢五千貫十七界官會并蘆柴四十束淳祐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府牒每年於張莊變糶二麥價錢內撥十七界一十萬貫發下書院充贍士支遣王尚書埜到任每月只支五千貫錢糧官掌其出納所支俱俸有差歲終有會

月俸 山長一百貫錢糧官二十貫堂長一百貫米二石堂錄六十貫米一石五斗講書五十貫米一石五斗堂賓二十六貫米一石二斗直學二十四貫米一石二斗講賓一十七貫米一石二斗司計一十五貫米一石二斗掌書一十五貫米一石二斗掌祠一十四貫米一石二斗齋長一十貫米一石正供生員每名五貫醫諭米七斗

日供 職事生員米二升五合造食錢三百文山堂長貼食

錢七百文堂錄講書貼食錢五百文堂賓至齋長貼食錢二百文各照親書食簿支送不行供者不支宿齋職事生員每夜支油錢二百文堂長堂錄講書每夜支油二兩各照親書宿齋簿支送不宿齋者不支寒月送炭山長入堂日支五斤堂長日五斤堂錄講書日各三斤眾職事生員日各二斤自十月初一日爲始至正月終住支行食宿齋者全支不宿齋者半支凡支錢並用十八界官會凡支米並用文思斛斗

立規程

一春秋釋菜朔望謁祠禮儀皆倣白鹿書院

一士之有志于學者不拘遠近詣山長入狀簾引疑義一篇文理通明者請入書院以杜其泛

一每旬山長入堂會集職事生員授講籤講覆講如規三八講經一六講史並書于講簿

一每月三課上旬經疑中旬史疑下旬舉業以孟仲季月分本經論策三場文理優者傳齋書德業簿

一諸生德業修否置簿書之掌于直學參考黜陟

一職事生員出入並用深衣

一請假有簿出不書簿者罰

一應書院士友不許出外請謁投獻違者議罰

有訟在官者給假事畢日參

一請假逾三月者職事差替生員不復再參

一凡謁祠聽講供課若無故而不至者書于簿及三罷職住供

一凡職事生員犯規矩而出者不許再參

記載黙齋游公記 天下學者同尊夫子同習六經語

孟其援引而藉以爲說又多同也然自孟子歿皆謂微言墜地不得聖人之心若趙有荀卿氏漢有揚雄氏唐有韓愈氏咸自著書將脗合聖人而後世以爲未盡明乎大道之要自是而下大人先生闃希不作學者無所矜式各是其私務濟所欲則倡曰宗孔孟足矣何必他求嗚呼由漢以來諸儒繼起曷嘗不宗孔孟而功業卑陋終莫能復帝王之盛烈甚則譚談釋老而心實慕信趾從管商而事實施行流于術數借于儉回無世無之儒者豈容盡逭其責哉聖人之道雖曰極深研幾參天地之蘊奧窮事物之精微乃近不離乎人心之所同然而親切乎忠信孝悌日用之間流風益衰師道既已弗立學者察於日用而求諸同然者皆廢是以倀倀莫知所歸論說徒多踐履益薄終亙談六經未必不疑六經也

宋興鉅儒輩出若明道先生程氏蚤聞道於濂溪周先生日益光大自吾心驗之必見夫天之所受本體昭然無纖毫之妄然後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亦無纖毫之疑以之獨善其身則立乎斯世行天下之大道

不愧怍於俯仰之間以之措于天下則堯舜三王至仁之政綏來動和之效粲然明備其本實起於此六經具存莫究厥旨有能識孔孟之心犁然當於人心者吾斯從之嗟乎億兆之衆雖不人人聞道而此心至神弗可厚誣百世之下其有知先生之風者矣上元縣主簿趙君師秀謂九言曰師秀實踐先生昔日所居之官也今建康府既有祠以風勵士子顧所臨舊地尙爲闕典敢即聽事西偏繪粹容俎豆之趙君登由進士登于科不汲汲乎近功速效而尊信在此知所務矣求記於九言竊惟先生此職佐貳施雖不遐然風行一邑已非小補見諸當時記述者數家茲不復載敢存其大者以著趙君建祠之意學者儻能即先生緒言而驗諸吾心則其所以誠身擇善而達於孔孟之道者當自知之慶元丙辰季冬建安游九言記○西山眞公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

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子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禮記之書類出於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目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

朝治教休明風氣醲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爲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論學必以達天德爲本論治

必以行王道爲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所以上繼堯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亦賦焉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肢百骸之爲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爲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肆行義理汨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而後知性善知

性善然後能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正心以修其
身推之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
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
若春暘之溫其出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
家而士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
用事者感其悦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畀憲節
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殁也士大夫知與
不知皆為流涕以為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動斯
和之效而重衰生人之不遇不得與於先生佐興王
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
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攷其設施若
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説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
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乾道
中資政殿大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祠先生于學宮
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為之記則既較然昭著而足以
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即廨舍之前為
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庳隘弗稱嘉定甲戌臨川
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于帥守莆田劉公粲增而大

之德秀時將漕焉捐金三十萬粟二千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珏繼至咸相其役爲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爲樓高明潔清內爲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爲小室焉曰讀易外爲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爲亭曰靜觀又爲兩廡翼之而刻表墓與河南雅言于其壁危君之於斯役勤矣而劉公之經始也嘗屬德秀爲之記危君又重以爲請再三返而不置德秀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葢茫然不知所嚮而粗若有見焉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祕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三言焉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爲然則刻寘堂上以示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

高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爲興起之助云爾嘉定丙
子正月吉日眞德秀記

裕齋馬公跋

盈宇宙閒一天理而已明道先生體驗而表出以傳孔孟之傳先生天人也書堂乃遺教之地西山眞先生記之首述精一之傳直以道心爲天理之謂教學者知天事天而天其人西山之旨即先生之教以先生之傳望學者傳之也其以人心爲人欲之謂或者疑之盍知夫心之未發本無理與欲之分則無道與人之別其發於理而爲道心固無不善矣其發於欲而爲人心雖不

能皆善亦曷嘗皆不善哉精之則理制欲而不相雜一之則欲從理而不相離動靜語默無適不善則無適非天此帝王之心傳也學者果能操存於未發之先戒謹於將發之際而於此心之天有自得之趣則可以洞然無疑矣寶祐戊午仲春上澣日門人通奉大夫守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兼　行宮留守兼提領江淮茶鹽所武義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馬光

祖謹跋 ◎ 晉齋王公記 御書 臣楚恭惟
皇帝陛下躬踐聖域心探道原式崇先民以厲後學
廼眷建鄴實惟儒臣程顥簿正之邦道德流風迄未
澌泯有嚴祠宇日就堙蕪前制臣吳淵訪舊圖新用
昭文明之化拜手稽首請 宸翰揭巨扁而寵綏
之星漢昭回鸞鳳飛舞猗歟盛哉臣楚承乏分閫猥
被末光於是論四方之士而誨之曰河南之學粹矣
如坐春風如會元氣運行亭毒見者盎然曰鄠曰洛
曰澶曰汝皆歷仕之邦也繄此陪都遺轍獨存赫赫

斯文孰主張是蓋嘗仰窺 聖朝以仁立國言仁之
盛莫如 昭陵龍潛舊藩肇啓茲土至仁一脉由培
川衍厥有儒宗來筵來游出其緒餘載之行事昔臣
朱熹嘗曰均田塞隄及民之政爲多 脯龍折竿教民
之意亦備其此仁之發達乎夫以黃旗紫蓋之區叶
雲龍風虎之應氣類感召千載一時延洪之休有自
來矣厥今聖主撫世仁之運明行仁之政及是時新
美多士景行先哲俾山立典刑復見于今日是豈但
敷文教而已奕奕鍾阜由昔鎬京豐芑之仁萬世永

賴臣埜敬爲明時誦之寶祐元年正月旦日寶章閣
直學士通議大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
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
營田使兼　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
三郡屯田使金華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王埜拜
手稽首謹言○裕齋馬公作程子序　孔孟之道至程
子而大明程子之道至淳祐表章而益尊大哉
王言比之顏曾所以示學者求道之標的也明道書
院之在金陵實因仕國而烝嘗之程子之徒位之以

師友而講學其間以爲尊聞行知之地然登程子之
堂則必讀程子之書讀其書然後能明其道而存於
心履於身推之國家天下則天地萬物皆於我乎賴
然斯堂爲程子設而未有程子之書非闕歟余每有
志於斯會易閫未果已未重來嘗以語客周君應合
乃粹二程先生之言之行輯爲一書以大學八條定
其篇目表以程子無何文君及翁來相與參訂而書
遂成雖然昔二程子之學於師也嘗令尋仲尼顏子
所樂何事程子十五六時脫然欲學聖人今之讀其

書者當尋程子所以學聖人者何事則此書不徒輯矣先儒論明道之學皆謂孟子之後一人而已今程子之書非續孟子者乎韓退之嘗曰觀聖道自孟子始余亦曰孟子之後觀聖道自程子始開慶己未秋八月中澣後學金華馬光祖序程子書成山長周應合以不受月俸五千貫充刻梓費首尾百六十七版藏于書閣司書掌之

置提舉官 開慶元年從山長之請做東湖書院例置提舉官以制幹文及翁兼充尋省

重修明道書院 景定四年姚公希得任內重修門樓廳廊墻壁粲然一新總費一萬一千一百二十餘緡米三十碩

橋洲姚公**再為明道先生立後** 先是往歲 朝廷曾劄池州遴擇伊川五世孫曰偃孫者為之後前政馬觀文以是邦明道書堂在焉迎就教育併其母曾館之官宇月給有差未及兩載而偃孫亡曾母無依先賢弗嗣委為可念景定三年據學官申遂再行下池州訪問別無本宗嫡派可

以昭穆遂牒郡庠及書院擇同姓而可教者保
明申續據申選到程掌儀必貴兄程孚材男慶
老年方十歲生質厚重家世詩書可為明道之
後於是擇日行釋菜之禮告于 純公之祠立
為假孫之子命名幼學俾職掌祠就學於其叔
父程掌儀旬有課程講學不廢其祖母曾就同
奉養使不失祖孫相依之義倘天祐斯文教養
至於成立先賢無或廢祀庶有補於世教云一
行禮幣費用及每月教養廩給具于下方

祖母曾氏送五百貫十七界為衣被之用
掌祠程幼學送五百貫十七界置衣服
生父程子材送一千貫士絹四疋
建康府月支三百貫十七界米兩石一斗
付程掌儀收支為曾母日逐供給
之用一斗椿之書堂為曾母衣服
等用
明道書堂每日行供折錢月支四十五貫
十七界米七斗五升撥過程掌儀

家爲幼學日食之用

程掌儀必責任教導之責書院月餽束脯

五十貫十七界米五斗

明堂講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學何如其爲大也易之乾坤天地之性情也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以效天也坤之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所以法地也學聚問辨易言於乾敬內直外易言於坤人學天地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人學天地而至於與天地相似然後爲學之大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者此學也曾顏思孟切切偲偲者此學也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孜孜講習者此學也學始於效法天地之象終至於天地由此而位始於窮盡萬物之理終至於萬物由此而育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終至於家由此而齊國由此而治天下由此而平學之大信乎其爲大也大學正經目有八綱有三綱者目之大焉者也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在者大學之大綱也何謂明明德心之本體惟虛故靈惟靈故明朱子謂虛靈不昧者

指心而言也具衆理者指性而言也應萬事者指情而言也合而言之心統性情也心得於天故曰德屬於火故極明試一猛省圓明方寸照耀入綜太陽正中魑魅潛伏其或點無晶光者物欲潰之也刮磨藻雪還其本然之明常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不愧屋漏不欺暗室塵去而鑑空波停而水止浮雲歛而日月明此之謂明明德何謂新民我明矣不可聽徧人之昏舊染淨俗咸與維新後覺後知資我知覺悉使康誥順則比屋可封黎民於變時雍百姓偏爲商德中林武夫皆可干城漢上游女無思犯禮民樂其有靈德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此之謂新民何謂止至善非明德新民之外別有至善已德無一毫之不明卽是明明德之至善民俗無一處之不新卽是新民之至善明德新民徹頭徹尾到十分盡善處是之謂止至善此大學之大綱也[illegible]其目則修身以上四條卽明

明德之事修身以下三條卽新民之事綱舉而目自張也經言古之明明德於天下于以見明德必推而新民傳言作新民而先以盤銘日新于以見新民必本於明德彼有揚眉瞬目而直指此心葆光襲明而務私諸己此釋老之所謂明德而不能推之於新民者也其有舞智數而塗世之耳目假仁義而鼓民之驩虞此管晏之所謂新民而不知本於明德者也茲其所以爲異端爲曲學卒不可與入大學之道金陵重鎮名世者多江左六朝姑寘勿論我朝大儒程純公仕於此邦者也熙寧宰相王荊公寓於此邦者也諸君來游來歌過上元縣之甘棠望鎮山寺之雪柏亦嘗知程氏之學與王氏之學同乎異乎愚也竊聞程夫子教人先之以大學遺言往訓布在方策可衆而行貫百王而不易歷萬世而無弊王氏之學倚强明而出新意作聰明而亂舊章以新經蠱壞士心以新法埸制天下以新進少年播棄元老不務自明其德一切取

辨於新政欲圖新民之功學術一差天地分裂昔人謂神州陸沉百年上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恐亦謂中原板蕩今百餘年獸蹄鳥跡麥秀黍離王介甫諸人不得不執其咎使介甫而早用程子順人心之言作順人心之事不蓄聚斂之臣不殖悖入之貨不專任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以首犯大學之明戒又安有異日不可勝言之禍學者知王氏之學爲非然後知程子之學爲是入春風坐千載如生由半山亭萬古遺恨學者亦審其是而已矣知乎此則庶幾不畔程子之教而可與入大學之道

又講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中庸何爲其名篇也子思子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摠不外乎中庸也中者何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也太極此中也皇極此中也天地此中也聖賢此中也事物此中也堯舜禹三聖相授允執其中湯建中文王順帝之則武王惟皇作極周公制禮之中仲尼時中之中皆中也庸常也惟中故常惟常故中自常倚觀之堯舜不傳子而傳賢禹不傳賢而傳子湯放桀文事殷武伐紂周公誅管蔡仲尼欲從中牟佛肸之召而又不從媚奧媚竈之說不取晨門荷篠之徒而又有取乎飯蔬飲水之樂疑若不常也然不知此正所以爲中正所以爲常何以言之使堯舜之子丹朱商均而克肖則堯舜亦必傳之子使禹之子啓而不肖則禹亦必傳之賢使夏桀商紂天命未改人心未離則湯武亦必如文王之遵養時晦使管蔡不流言不挾武庚祿父以叛則斧不必破斯不必缺鴟鴞之詩不必作而常棣之燕樂自如也使仲尼果用則有時乎不俟駕而往如不用則有時乎不税冕而行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茲中也爲所以爲常也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中庸也此子思子中庸名篇之大旨也天命之謂性何也自然而然者天也非命之令者命也與生俱生者性也自天之賦子

而言曰命自人之稟受而言曰性天命卽性卽天命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天道何也性卽理也理卽仁義禮智也率卽循也率性之仁則父子有親矣率性之義則君臣有敬矣率性之禮則長幼有序矣率性之智則是非有別矣故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以天之賦予而言曰命曰性曰道固人之所同以人之氣稟而言或厚或薄或清或濁不能於不異惟聖人能全天地不全之功盡君師當盡之職卽是道而品節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是之謂教然其爲教亦不出乎三綱五常而已因其所有而不强其所無故曰修道之謂教然則性也道也教也名雖三而實則一以其同出於天也嘗因是而參考聖經賢傳立言之要如出一卩帝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卽天命之性精一卽率性之道執中卽修道之教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帝降之衷卽天命之性若有恆性卽率性之道克綏厥猷卽修道之教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地萬物父母卽天命之性人爲萬物之靈卽率性之道元后作民父母卽修道之教周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卽天命之性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卽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卽天地之性是以有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卽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孟子之道性善得於子思之中庸者也荀子之所謂性惡揚子之所謂善惡混韓子之所謂性三品昧乎子思之中庸者也善乎程子之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自孟子以後發明性理有功於人心有補於世教者程子一人而已其論中庸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又曰善讀中庸者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惟諸友精思而力踐之以入乎中庸之道

置山長一員致養之事皆隸焉自建書院以來閫府於諸幕官中選請兼充景定元年以後從吏部注差

吳堅 淳祐十二年二月 以江東撫幹兼充

開堂講義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自謙之詞而教人以為學之工程也學之大要無他在不失其本心而已志學所以求其本心此學之始事從心不踰矩則本心在我矣此學之極功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不過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大哉斯言其深得此章之要旨者乎約之使反即志學之事尋向上去則自立而不惑以至於從心不踰矩皆在其中矣嘗試推之天之生民莫不予之以是道之全體而所謂道之全體者實渾然具於一心惟外物攻之者衆此心或與之遷則不得為之主此所以必志於學者將明善以復其初焉耳夫子聖人也知則生知行則安行若無待乎學其自稱以志學云者蓋為學者立法使之知所趨嚮先立其在我者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者也且夫子之所謂學者果何學哉朱子曰此所謂學指大學而言其綱則明明德而新民而止於至善其目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達於國家天下體全而用大非學不足以充之志者何心之所之之謂也精神凝定念慮專一其於大學之道如射者之求中如行者之趍家聲色貨利不足移其守富貴利達不足以易其操必如是而後可謂之志由志學而立則知已明而行之進也由立而不惑知天命則行已力而知之進也耳順則知之極致不思而得者也從心不踰矩則行之極致不勉而中者也志學即從心不踰矩之始條理從心不踰矩即志學之終條理始終條理一以貫之亦

惟不失其本心而已古者八歲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已足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根本十五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身治人之道又所以使之開發聰明進德修業以收小學之成功是以聖人設爲工程使學者及時而學循序而進卽其積累之功致其體驗之實率以十年之期課夫日新又新之效必志學而後能立必立而後能不惑以至於耳順不踰矩具有次第不可躐等而升也苟志於學矣由是而往節節省察不至於極不止又豈有中道而畫者哉人之一身有血氣之累少而不學則血氣未定而本心易蔽壯而不學則血氣方剛而本心易汩老而不學則血氣既衰而本心易汩學罔與血氣相爲消長惟不志學故血氣用事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皆是爲本心之害能志學則志氣爲之主而血氣聽命焉自學而立自立而不或以至於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皆志氣之不衰者爲之學至於不踰矩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本心瑩然與道爲一隨其所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道之體從心所欲卽道之用聲爲律身爲度天下之矩皆自我出倘何踰矩之有明道先生自十五六歲時卽有志學爲聖人此固是其天資之高然卽其約放心一語而觀之則知其爲學有程而聖學之始終條理所以修已教人者舉不外是明道學夫子者也今諸朋友登明道之堂豈可不以明道學夫子之心爲心學者玩此志學一章一則要知聖人不自聖其聖二則要知聖人道體不息如此三則要知聖人年愈高而道愈盛而體驗之實行著習察自有不容掩者今之學者視聖人遠甚豈可玩愒歲時而不知所以自勉蓋緣進學工夫全在立志立得志定則自三十以至七十一節緊一節自立以至從心所欲一步峻一步知行並進愈進愈極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也開堂之初講學發端正在今日諸君盍先立厥志

胡崇 淳祐十一年六月以江東撫幹兼充

開堂講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者聖道之門庭此三者大學之綱領至善一語又明德親民之標的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又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次莫如語孟此所以為聖道之門庭也朱子曰大學一篇之旨摠而言之不出於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不出乎此三者此所為大學之綱領也程子謂義理精微之極故以至善目之凡欲盡夫明德新民之實者必求止於是而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焉此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蓋古之學者方其幼也則入小學及其長也則入大學小學則明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則窮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達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學之小大雖殊其為道則一而已粵自无極之眞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而人之與物同囿形於天地之間得其氣之偏且塞者為物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為人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人者天地之心所謂惟人萬物之靈所謂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得五行之秀者為人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德者得也謂之懿德謂之俊德謂之達德謂之大德皆原於稟賦之初方寸之中虛靈洞徹物物具足在在呈露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則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而可以育乎物囿於天地而可以參乎天地者以其有是明德也然明德稟於天而明之則存乎人明德根於性而明之則由乎學明德雖夫人之所同得而明之則聖賢之所先得是德也純乎天理者能明而雜以人欲者不能明道以問學者能明而蔽於氣質者不能明覺者約其情養其性則能明愚者縱其情梏其性則不能明明德不明則我之所以異於物而可以育乎物囿於天地而

可以參乎天地者亦既迷而不能覺矣昏昏而不能昭昭矣然人者雖蠛而天者終不泯光明之學雖未加而本明之性有不可得而昧者故大學之教先之以格物致知所以發其明之之端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所以盡其明之之實明德我所自有體認必真而洞然有見於性分之內所以因其本明之德而明之也有德我所素具操存必篤而顯然著見於躬行之間所以修其本明之德而明之也此成已之學也學而謂之大則不特成已而已又有所謂成物者焉是德之明我有之人亦有之迷者皆可使之覺也聖賢有之愚不肖亦有之昏昏者皆可使之昭昭也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明已之德以明人之德雜以人欲者吾開導之蔽於氣質者吾啓發之縱其情汨其性者吾防閑而保養之使晦斯光窒斯通如醉之醒如夢之覺如迷暗之見日月始於齊家中於治國終於平天下謂之新者濯雪其精神發揚其風采出之陰濁而登之陽明拔之否塞而躋之泰通釋之卑陋塞淺之域而處之高明光大之地人皆稟是明德自吾新之而明德始明非昔無而今有也人皆具是明德自吾新之而明德始明非昔無而今有也人皆具是明德自吾新之而明德復明非前虧而後益也此成物之學也明德德以成已新民所以成物皆不可以私意小智行乎其間天下之理莫不有定則存焉況明德非自外來而明之新之又非一毫人力所可增損豈無所謂當然之則哉則者何至善是已至善者明德新民之則也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與人交止於信此之謂至善此之謂知止凡而明已之德新民之德必止於是而後天理可純不雜於人欲矣問學可道不蔽於氣質矣性其情而不情其性矣不然未足以言成物之道也大學之道惟此一章而道之門庭學之綱領與夫用力之標的具見於四語之中學者捨至善之外其何以爲精切用力之地雖然學者

修已治人之方固莫切於此書國家化民成俗之要亦莫急於此書斯道也太極之所以判二氣之所以分五行之所以播兩儀之所以立四時之所以行一息不停萬世無弊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則必有任其責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氏開宇宙而肇人極進神化而使民宜時則大學之道渾融於斯世禹湯文武周公繼之叙彝倫而建皇極設庠序以申孝弟時則大學之道公行於天下世衰道微吾夫子以大學之序見之言曾子以大學之傳發其意孟子之後寢以微滅天開我　宋濂溪夫子二程夫子出爲晦庵先生又從而發明之大學之道如天地久鬱忽開而清日月久翳忽開而明信可傳於萬世吾黨之士何幸得生於今讀大學之書煥然冰釋怡然理順優游而自求饜飫而自得于以貞履實踐夫大學之道晦庵先生又慮讀是書者昧所從入且曰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成終又引程夫子所謂主一無適言之所謂整齊嚴肅言之然則大學之道凡其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在明德新民惟止於至善者皆不可一日忘乎微其亦以喫緊爲後學言之者不其深切著明矣乎抑又聞之學者之爲學求諸書不若求諸已求諸言不若求諸心聖賢著書千言萬語不過欲開吾心之明啓吾心之新始終爲善不爲不善而已不求諸已而求諸書不求諸心而求諸言則書自書言自言書言在明德而吾心之不明者自如書言在新民而吾心之不新者自若書言在止善而吾心之不善者猶故則書言何益於我或明而不能常明新而不能常新皆非底於至善遊明道之堂讀明道之書誦明道之言盍亦反求諸已反求諸心開其明圖其新而歸於至善之地也哉雖然要在主之以敬

朱貔孫 寶祐二年[redacted]月以江東撫幹充

開學講義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古人選舉之法大率教之於前而取之於後此人才之所以盛也如不教而取是猶不耕而期穫不菑而望畬無是理也故堯舜時契敷人倫夔典樂教胄子及其格則承之庸之翕受敷施無非九德之人以此教亦以此取歷夏而商如出一職蓋至於周而其法遂大備焉大司徒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德行藝是也明而不惑謂之知公而不私謂之仁大而化之謂之聖行而合宜謂之義不欺謂之忠中節謂之和是六者為天下之全德自孝而友自友而睦自睦而婣以至任於朋友恤於鄉閭是曰六行自五禮六樂五射五御以至六書九數是曰六藝雖三物之殊而合則一道也揚子曰道以導之子思子曰修道之謂教吾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無非物也而亦無非道也六德以知仁為首此教法之所先知所以明道仁所以會道教其先於開夫人之心知而融會夫人之心德由知而仁則聖義忠和四者備矣六德苟全則行藝在其中矣蓋六行仁之事六藝又知之事也人不能備六德之全則隨其仁之所充可以為孝友為睦婣為任恤而為六行人也隨其知之所及可以為禮樂為射御為書數而為六藝人也其教法之詳如此而取之法又加詳焉始而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繼而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上而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蒞校比又上而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教之之法既詳取之之法又詳其規模宏大其條目纖悉才生斯時服習其教屢經品題則他日使之出長入治無一事之不稱其職者矣是故以六德舉者為至聖大賢周公召公之徒是也以六行舉者為善人君子康叔君陳之儔是也以六藝舉者則所謂古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屑如

三百六十屬之各專一職之類也至於下而胥
徒府史輿臺皂隸待御僕從亦無往而非正人
則亦耳濡目染聲應氣求有不期然而爲德行
道藝之歸先王之教其效豈可量哉先漢舉孝
廉舉茂異雖有得於行藝賓興之意而三物之
教則不復見矣故三代而上人才皆出於道化
之所成三代而下人才特隨其天資之所就儒
術益人之國者也無周之教則西都適以儒術
壞名節重人之國者也無周之教而東漢適以
名節衰晉無周之教而人才溺於淸談之相高
唐無周之教而人才止於詞章之相尙非人才
之不古蓋教法之不古耳嗚呼成周雖遠所謂
三物之教豈以古今爲存亡哉士君子入而家
庭出而鄉黨游而學校皆所以服習其教之地
也正當以古人自期以先王之教自律柰之何
安於卑陋者不能習是教特其穎異者不復習
是教工於進取者不暇習是教三歲大比率以
斯人而應斯舉其有愧於賢能兩字多矣明道

先生曰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
學升進去其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
靡然不變矣伊川先生曰人皆謂某不教人習
舉業然舉業可以取科第足矣如十日以兩日
習舉業則餘日儘可爲學明道先生所謂不變
伊川先生所謂爲學夫豈外夫六德六行六藝
者耶必有取於成周之教必克遵乎明道伊川
二先生之訓則可以爲賢能矣　聖天子又將
賓興師帥又能以道化私淑學者謹毋曰操數
寸之管書盈尺之紙苟可中有司程度則可以
媒利祿必求無愧於吾心求無戾於先王之教
求無畔於明道伊川二先生之誨以求自附於
德行道藝之人而後
可也願與同志勉之

趙汝訓寶祐三年[redacted]月以建康節推充

開堂講義 大學經一章 此一百六十五字大學之首章也全書之綱領盡在是矣餘

章皆廣義也此書要經先儒考正緣其間先後失序或文脫不全或分裂不合或隔絕太多所以竟未盡其善也今合以首章爲綱餘章爲目首章有三在二知六先之文餘章有廣三在二知六先之義知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與夫知本及先誠意先正心先修身先齊家先治國皆有廣義散在餘章尚可改也如格物致知廣義則闕豈非世遠而亡逸耶或先聖留待後人心領而意會耶嘗攷之諸儒之書晦菴朱先生則謂格者至也想其意謂至者事事物物之理皆要見得到極至處平菴趙先生則又謂格物者以物爲對而窮其理猶格敵之謂想其意謂吾身之理與萬物之理相對萬物之理即吾身之理知吾身之理則知萬物之理況天地萬物與我同出于一原吾能探索其原則物斯格矣物一格則知至矣知極其至則致其知於不用之地而無知矣無知者非釋氏死灰槁木之謂乃文王不識不知孔子無知之謂也致者致其爲臣而去之義苟所知未極其至則物理未格物理未格則知雜其中知雜其中則意不誠意不誠則心不正心不正則身不修身不修則家不齊家不齊則國不治新民事業吾未見其能修舉也請試以吾心觀之方其寫心靜默之時其意未嘗不誠也一或吉凶悔吝機紛沓於目前則其患得患失便膠擾於胸中何也見物未透故爲物所動也動則有知知則意雜雜則不誠憾大矣哉格物致知之學也敢以是說補廣二章之義

潘驥 寶祐四年[redacted]月以江東帥參充

開堂講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一陽始生於卦爲復觀其彖辭足以斷六卦之義矣而必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

心何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之生也又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蓋自太極肇判分陰分陽而闔闢動靜之端循環而不息剝極必復陽無終盡之理亦無頓長之理也故先儒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動之端其眇綿之間兆朕之始然於月爲子於律爲黃鍾生意之妙有不可名狀者雷在地中聖人特取象而言耳先正觀復之象則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所以養陽氣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亦以是歟即天地之心以驗人之心人心之善初無朕迹而此心之發則有所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四者之端焉四端之仁即四德之元是心也天地生物之心也六爻之中則又以聖賢學孳爲善之意見天地生生不竊之心初九乃顏子庶幾之事不違仁者也以陽剛君子之德爲復之最先故曰不遠復二能比初之仁而下之亦顏子克己復禮之謂復莫美於斯矣故曰休復吉三之頻復雖厲而无咎過在失而不在復故許其頻復以求仁而不以其頻復而爲咎也四之中行獨復而不言吉凶五之篤復而止於无悔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弱而无援乃欲獨復以求濟未能復於仁也故不得无咎五以陰居尊賢人在下而無助僅以中順成其身而已未能普其仁也故不克致亨聖人垂戒之意深矣上六居復之終迷而不復本心既失則何虛靈知覺之有哉此正孟子所謂自暴自棄不仁之甚者也象以天地之至仁言之故一言而有餘爻以君子之求仁言之故於得失之際一美一戒屢致意而不足也自漢以來易學不傳而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蓋千有餘載矣明道先生元氣之會渾然天成其啓發學者必使觀天地生物氣象且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不假訓詁而復之義已森然於胷中矣上元廼先生舊游自昔有祠諸君肄業於其間亦已久矣歲在丙辰以十一月癸丑日南至越五日而爲嘉平之朔濟陽微動生意始回稀齋先生以當世大儒承道學正統特於是日屆

審是先生領袖於斯堂之上命後學瀋驟講復之一卦以觀天地之心驟衰積汨沒何足以發明大易之奧旨然竊有聞焉復有二義復者天之道也復之者人之道也一氣在天屈伸往來而不已者復也一理在人萬古常存而不能無消息盈虛者復之也復者天之所以行健復之者君子所以自強不息然天道未始外於人也諸君當陽復之時盡盡人道而求所以復之義則善端日生而德之本在是矣若狃於舊習而無作新之機移於外誘而無務內之實則日復一日歲復一歲終於迷而止耳非生生之義也敢併以晦庵先生贊復之說係于後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闢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闔之始生意翕然具此全矣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齊戒掩身閉闔

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周應合

開慶元年四月以江東撫幹充

開堂講義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聖賢之書要旨每寓於篇首大學之首揭明德新民止至善之要領孟子之首弁仁義與利之界限中庸之首明性道教之一原皆要旨也至若論語一書孔門弟子記諸善言雖然自有次序先儒謂首篇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因其所已言悟其所未言切以為首篇之要又在首章首章之要又在首句首句之要又在首字論語字字言仁為仁自為學始故學為論語之第一字人之第一事也先認得學字分曉方可與讀論語然學之一字固有童能言之而老未知其要者何也學之為言效也效效所當效者學之正效非所當效者學之

誤效虛無寂滅以相高者爲異端之學效記問辭章以相夸者爲世俗之學彼皆有所效而自謂之學非吾聖門之所謂學也聖門之學唯在於明善而復其初耳人之初生同得天地之塞以爲體同得天地之帥以爲性性卽理也理無有不善也無聖愚賢不肖之殊也秖緣所稟之氣淸濁粹駁或有不同故於本然之善或明或蔽明者全其初則上而爲聖次而爲賢蔽者失其初則流而爲愚爲不肖是豈其初之固然哉所貴乎學者明其固有之善而復其已失之初省察克治變化氣質必以聖賢爲標的如曰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如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如曰我所願則學孔子如曰文王我師也如曰舜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此皆卓然有見而所效之不差也此善未明而其初未復視聖賢殆若霄壤此善既明而其初既復則賢可至而聖亦可至蓋天予之初本無不同特人不善學乗其皆可聖賢之初而安於不可聖賢之陋此

聖人之所深憫而望之以學也既曰學矣必能繼之以時習何哉蓋學固在於知其理尤在於能其事不知而能固無是理知而不能所學何事故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用工不已之謂時習且如知得孝弟之理則必習爲孝弟之事無一時而不孝弟則可以學古者孝弟之人知得忠信之理則必習爲忠信之事無一時而不忠信則可以學古者忠信之人效之而不習非學也習之而不時不足以成其學也此學而時習之所以爲論語之弟一句夫未知其理切於求知所知既通烏得不喜未能其事切於求能所能既熟烏得不喜所知日深一日所能日熟一日默識心通知能並進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得之趣蓋有悅懌於中而不可以語人者集註於此載程子之言有二先言時復思繹浹洽於中故說此言說生於所知也又言學者將以行之時習之則所學在我故說此言說生於所能也不亦說予所以纔於時習

之後此首章之第一節也又申以下文之兩節聖人豈無深意哉古之學者爲己此聖人意也程子所謂浹洽於中而所學在我者即爲己之意也爲己者務內也爲人者務外也然豪芒疑似之間正須明辨蓋爲己與爲我不同爲人與及人亦不同爲己者以己之所當爲而爲之非有所誘於外爲我者格於有我之私見我而不見物也及人者推己之善以及人視人無間於己爲人者但務求知於人而己之所存皆不實也但知爲己而不知及人其弊將流於爲我則陷於異端之學而非聖人之所謂學樂於及人而不樂於人之不知其弊又流於爲人則溺於世俗之學亦非聖門之所謂學故聖人之訓左揭右截必欲學者爲己而無爲我之弊及人而無爲人之弊此下文兩節之意所以互相發明與首言時習之說而必繼之以明來之樂此欲學者爲己而不流於爲我也蓋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其初同則其善同其善同則

其學同獨學之喜孰若與人共學之尤喜自爲君子之爲幸孰若天下皆君子之爲大幸學而有朋吾學不孤朋而遠來共學益衆時習之說與衆共之則昔者在心之說今發爲在外之樂說生於吾心之所自得樂生於衆心之所同得蓋人己同此一天而已時習而說工夫精密朋來而樂氣象廣大此即大學所謂自新新民之事莫非己分之所當爲者徒知時習之爲說而不知朋來之爲樂則是知明明德爲己分事而不知新民亦己分事視人與己截然爲二其不流於爲我者幾希矣既言朋來之樂而必繼之以人不知而不慍此又恐學者狃於及人之樂遂流於爲人之私也蓋遂來之朋善之所已學者不知之人善之所未學者以朋來爲樂者非急於人知也樂其善之足以及人而人之善無以異於己也人不知而不慍者非以己而忘人也蓋所學在我本無與於人之知不知也慍與樂正相對人不知與朋來正相反樂朋來者公

也慍不知者私也此及人與爲人之所以不同也苟以朋之遠來爲樂又以人不知爲慍則向之所學皆爲求知於人計而所謂自得者實未嘗自得矣學有爲已爲人之異乃君子小人之所由分爲已之學至不慍不知而後驗則君子之德至不慍不知而後成集註於此載程子之言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兩節之意豈非互相發明歟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而揭此章於首篇之首者蓋示人以入道之要也然此章雖有三節其實緊要極在弟一節蓋朋來而樂所以先時習之說不知不慍所以驗時習之說也弟一節兩句緊要只在學字習者學之工時者學之常說者學之味也若不先認得學字分曉不知所學之爲何事則所習者差所說者亦差樂與慍處無往而不差皆由所效之未能審也集註中明善復其初一句乃示人所以爲學之準的可不審諸其所謂善者何也即仁義禮智之理也分言則四專言則仁實包之故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天之所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不失其所以爲人者則可以爲賢爲聖者在此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亦在此世之學者或未識仁之全體大用往往專指愛以爲仁不知愛固仁之用而不足以盡仁之體先儒謂仁只是當理而無私心此言實發三代而下儒者之所未識也聖門傳道僅許顏曾克己復禮爲仁顏子之所以學也仁以爲已在曾子之所以學也故論語第一章說一學字第二第三章便說出仁字仁之外無學也其所謂學學此學此而已其所謂習習此而已其所謂說說此而已朋來而樂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之意人不知而不慍此即是無一豪私心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合而觀之皆仁也字字言仁於此益信知聖門之所謂仁則知聖門之所謂學願與共學之士勉而進之以求無負天之予我者○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

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子
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孔門之教何先曰學爲先
故論語首章先言學爲學何要曰仁爲要故第
二三章便言仁爲仁何所始曰自孝弟始故言
仁而必先於孝弟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孝弟
者仁之事也言學而不及仁則學無所據依言
仁而不及孝弟則仁無所從入愛固不足以盡
仁而愛者仁之用也愛莫大於愛親故善事父
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此卽是習爲仁之始事
也自一家言之則父兄爲在上之人由父兄之
外而觀之凡尊於我長於我者皆我在上之人
也善事父兄無所干犯孝弟之行於內者也凡
在上之人皆無干犯卽孝弟之推於外者也不
能愛其親敬其長者固無望其能愛敬於它人
安有內能愛親敬長而外好犯上者乎安有小
事不犯上而大事好作亂者乎不好犯上比事
父事兄地步又闊多少不好作亂比不好犯上

地步又闊多少以其善事父兄之心可以信其
不犯上以其不好犯上之心可以信其不好作
亂矣孟子首章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
而後其君與此一段緊不同而意相似學仁而
不先孝弟便是不能習孝弟於內而不能孝弟
於外便是能習而不能推若事事習於孝弟則
事事無犯上作亂之失人人習於孝弟則人人
無犯上作亂之失通天下都是孝弟之人都無
犯上作亂者則天下所由平也故曰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論性則仁爲孝弟之本論其事則
孝弟乃行仁之本人知得以仁爲學又知得習
孝弟之事以爲仁則事君事長愛民愛物之道
都從這上面生出來仁猶穀種也孝弟卽初發
之禾苗也仁民愛物卽是苗上生出許多穀來
也有子於此說一爲字說一本字又說一生字
字字精切學者能味其言當知入道之序矣此
章記有子之言方及爲仁之本後章記夫子之
言便及鮮仁之戒何也此正是孔門弟子記言

不苟教人有序兩章所以竝比正處入行豪釐
之差程子謂孝弟順德也順之一字最善名狀
孝弟者也然順得其正爲孝爲弟順失其正爲
諂爲佞巧言令色蓋諂佞之爲也以孝弟爲順
則不失其本心以諂佞爲順則皆出於私心本
心仁也私心非仁也仁與不仁只就眞僞上便
見如孝弟之人愉色婉容怡聲下氣此是孝弟
之眞自然形見處若巧好其言辭令善其顏色
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出於有心而爲之皆聲音
笑貌之僞耳若不如此別辨則巧令之僞順與
孝弟之眞順若無以異仁與不仁何從而見之
此故巧令鮮仁之戒所以比記於孝弟爲仁之
後蓋有深意不可草草看過夫仁者心之德愛
之理所謂心之德卽專言之仁仁之體也所謂
愛之理卽偏言之仁仁之用也孝弟爲仁之仁
此是言仁之用主愛之理而言也巧令鮮仁之
仁此是言仁之體主心之德而言也此兩章皆
言仁必參而觀之兼可以識仁之體用矣其言

外之意引而不發學者須是反覆玩味子細體
認自然有得如此爲學決然不差或者請孝弟
執事上言固信其爲仁之用矣信其爲愛之理
矣言色皆發於外者何關於仁之體乎何與於
心之德乎殊不思言色固非心之德而足以驗
其心之德非指言色便爲心之德也言色固非
仁之體而巧令足以害仁之體非指言色便爲
仁之體也朱子曰致飾於外務以說人人慾肆
而本心之德亡矣愚故謂此仁字主心之德而
言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愚故
謂此仁字主仁之體而言心之德常存則愛之
理常充仁之體能全則仁之用必大行仁之事
固不止於孝弟而孝弟乃其易爲者能爲其所
易則能行其所難自此充矣害仁之事固不止
於巧令而巧令乃其易戒者能戒其所易則能
禁其所難自此始矣是說也豈惟有得於程朱
之發明亦有得於孔顏之授受者顏子問仁孔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子請問其目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言動皆外也四者禁於非禮仁便在此矣論語言仁莫切於孔顏之授受無非禮之言動即所以爲仁肆巧令於言色則知其鮮仁自巧言令色而戒之則可進於四勿進於四勿即可學顏子之學學顏子之學即是得孔門之仁得孔門之仁則不枉讀論語矣學者人道之初若只知有孝弟爲仁之訓不知有巧令鮮仁之戒則識仁之用而不識仁之體所學易得差了愚故以首章之言學此兩章相總而言仁乃孔門弟子善於記言撮其要以教人隱然有序不可草草看過若謂論語之言只是雜然記述非有次序始未深玩耳程子曰學者先讀論語如尺度權衡相倣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直須句句討分曉字字討分曉切已省察要下細密工夫裕齋先生重開江閩偕部使者帥諸僚佐惠臨書堂命講論語敬取篇首章句敷繹其旨就正於宗工求益於諸友云

張顯 開慶元年閏十一月以添差江州教授權充景定二年正月薦除史館檢閱

中庸講義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中庸之書其首章乃一篇之體要也始言命性道教之原中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其下三十有二章更互演繹莫非此意可謂至矣妙矣不可以有加矣然泰華之高必由跬步而登滄海之深必由舟艎而泛中庸之德豈無所自而入哉愚嘗虛心涵泳切已省察而得之其第二十章內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茲五者所以爲聖賢教人之定本學者入德之先務歟必由是而人爲則眞積力久心與理融知命性道教之原而盡存養省察之要以致聖神功化之極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畢矣世之人往往於首章則高而畏之於五者則卑而忽之畏之之謂非可以躐至忽之又不能以勉至道之所以不明而不行者蓋爲此也且五者之旨字字精切五

者之序第第貫通學而曰博問而曰審思而曰謹辨而曰明行而曰篤乃精切之旨也博學而后審問審問而后謹思謹思而后明辨明辨而后篤行乃貫通之序也夫人不可以不學學人而學學有博焉有約爲自其博而反諸約可也否則事隨固滯不足以周事物之理何以學爲學則必句所疑疑而問問有審焉有畧焉于其審不于其畧可也否則苟簡粗率不是以得是非之實何以問爲既能反獲問難由師友以發其端又當研窮採討謹心思以究其極不思固不可或泛思而無益或苦思而有傷皆非思之謹也如之何而弗思之謹既能研窮採討謹心思以究其極又當別白精確明辨論以審其是不辨固不可或辨而差之毫釐或辨而失之近似皆非辨之明也如之何而弗辨之明大抵曉得所以會說得說得可以驗曉得有明白無晦昧有洞達無窒礙而後篤以行之表裏之如一始終之不二則夫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具見於眞

履實踐之中而非徇乎空言虛文之末蓋此五者前之四者正如行程目錄後之一者乃著脚行去道遠果何難至之有是宜五者備矣自然可以造中庸之閫奧贊化育參天地舉不越乎是焉聖賢之言深切著明如此亦可已矣而復申之以學之弗能弗措問之弗知弗措思之弗得弗措辨之弗明弗措行之弗篤弗措之言極而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語凡學知利行之仁困知勉行之勇坦然在方策問聖人可學而至意愈詳而辭愈切辭有盡而意無躬所謂聖賢設千數百年其心至令猶在視耳提面命之訓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學者其可不書紳之乎其可不服膺之乎雖然學問思辨卽致知也行卽力行也知行可以相有不可相無也學問得人之得也思辨行自得之得也人已所以相資而能相成也横看暨看各有條理愈有精神皆不可以不之考也仰惟河南二程子命世大賢實始尊信此書而表章

之得有所考以績千載不傳之緒嘗有日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旨哉言乎朱子白鹿洞規亦必揭此五者以為為學之序至哉規乎夫子子思程子朱子之言先後一揆千萬世學者入道之津梁也抑又問之中庸章句中謂第二十章内語誠始詳所謂誠者此篇之樞紐也蓋誠者實而已矣此五者亦不越乎實而已矣　大制使責相裕齋先生平日踐履惟篤一實身居　奎畫忠實不欺之堂心傳西山中庸實學之印比奉　詔旨肅淸上流榮還陪京士民胥慶下車之始政教一新俾顯鑑長明道書堂自揆迂拙何以當之辭遜再三不得所請拜祠開講輒以中庸爲學之序五條爲諸友演說而歸於實之一字爲因思丙辰之夏繳嘗以實之一說爲開講第一義今復於講尾中言之者何哉竊窺諸友之進修而不能無所見所以極言之而不容已實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實也以實謂信固出實也朋友有信亦此實也其體之所該者雖甚大其用之所繫者則甚切學之博而實即存於博學之中問之審而實即寓於審問之内以至思之謹辨之明行之篤而實莫不行於謹思明辨篤行之際即此是實不必外求若夫學而不博非實也問而不審非實也思而不謹非實也辨而不明非實也行而不篤非實也初不在於談高說妙而只在於日用常行必也師友切磋以此實心講此實學務此實德然後無負

聖天子表勵儒學之實意賢師帥作成人材之實功儒不相勉以實而或相與為欺非惟不敢亦不暇

胡立本

景定元年準吏部差正任迪功郎充建康府明道書院山長四月初十日到任

開堂講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學以大名大人之學也蓋對小子之學而言三代之隆人生八歲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入大學所謂大學者教之以修

已治人之道不但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
數而已也然則大學之書首之曰明明德者非
爲修已發歟總之日新民者非爲治人發歟天
道流行付予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
而已其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
是氣及其生物則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
人物之生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
之性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
氣卽人心也理卽道心也道心本無時而不明
然有依乘之氣在焉則明者不常明而明有時
乎晦學乎學乎豈有他哉在明其本明之德而
已抑已之德固明而人之德未明豈天生聖賢
之本心哉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以我先覺覺彼
後覺則新民之效著矣是知在此則爲學不在
此則溺志卑汚流情物欲非吾之所謂學在此
則爲學之道不在此則馳心高虛用意放蕩非
吾之所謂道在之一字鑿鑿乎在此而不在彼
歟人而知在則明德也則反而觀之吾心之德

本自靈明本自瑩徹然或未免爲依乘之氣所
昏於是修已而上不可不篤加此學力焉庶幾
學力一到則德之本明者至是而益明渙然而
釋豁然而悟開然而覺如織塵旣去而古鑑自
瑩徹沙旣澄而淵水自潔明之之功其偉矣乎
是明也非外求其明也不過明其本明者而已
此康誥之明德太甲之明命帝典之克明先儒
直以爲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歟此先儒所以謂
明明德者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歟人而知
在新民也則逆而觀之人均此德不相假借不
相陵奪初無終不可變之氣質於是治人而上
不可不推行此學力爲庶幾學力一到則彼之
未明者自是而可新同此一振刷同此一滌濯
同此一軒豁如黃鍾鼓動而萬稟皆春壽月行
空而于林俱潔新之之功其溥矣乎是新也非
外求其新也不過新其未明者而已此盤銘之
日新康誥之作新詩之惟新先儒又以爲傳之
二章釋新民歟此先儒所以謂新民者非有所

付畀增益之歟然明明德可矣明明德而不止於善善而不止於至非明明德之極功也新民而不止於善善而不止於至非新民之極功也此無他至善者極至而無有不善者也先儒謂其爲事理當然之極止於至善者底止而無有不足者也先儒謂其至於是而不遷之意是乃至精至當盡善盡美之域昭昭然爲千萬世之準的者大不徒曰善而必曰至善不徒曰至善而必曰止於至善斯其所以爲大學歟學之爲大尚孰有加於此然自後世大學之道不明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此則不知有修己之工夫者也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於新民者此則不知有治人之功用者也又有畧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此又修己之工夫不竟而治人之功用終於無成也先儒謂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其於後之學大學者不無遺憾歟雖然此講明之學也喫緊工夫全在體認所以體認者當於何而用力哉曰只在第一句明明德上蓋我之明德具在方寸善惡是非纖粟不昧由一言而不善矣忽焉自覺其非作一事而悖理矣忽焉自悟其過是心何從而生哉若明德之具於心者發露爾人能因其所發而充廣之涵養之致知格物以開其明誠意正心修身以遂其明以至無一日而不明無一息而不明則我之本明者常明由是而推行之則民可新由是而究極之則至善可止而大學之能事畢矣書堂之設將以爲學也學豈有他哉學爲修己治人之學耳昔先儒有言曰讀書之序且著力去看大學妄意贊之曰讀大學之序且著力去看篇首之三言讀篇首之三言且著力去看明明德之一語

翁泳以上元縣尉暫權

開堂講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經一章傳十章傳之十章

千五百四十六字固以經一章爲一書之體要經之一章二百五字則以此四句十六字爲綱領也此言大學之道何所在曰在明德也在新民也在止於至善也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至明之德朱子以虛靈不昧言之虛靈不昧指心而言虛靈言其氣不昧言其理也泳在昔從先師受學嘗以明珠譬之此珠光輝赫奕若質之宇宙間自是昭昭靈靈雖寘之泥塗之中一旦滌去其汙染仍舊光輝赫奕然人心之明德極其至也如帝堯之明德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豈明珠之所能擬爲獨惜夫人汨於氣質溺於物欲自不能明之耳明德卽是天之明命但明命以天所賦爲命言明德以人所受爲性言耳明德新民雖曰明德者其體新民者其用然亦只是以己昭昭使人昭昭蓋聖賢既有以明其明德又不忍天下之人自昧本原故教

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以天生烝民同有此明德故我能明之不欲獨善其身必欲兼言天下也此兩句只是一箇道理在止於至善者明德須要明到十分新民亦要新到十分不但八分九分未爲至善便九分九毫九釐亦未爲止於至善也如堯之仁舜之孝方是至善其他四端萬行皆做此推之須要到十分方爲至善也大學一書只在此四句四句只是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而三者又只是明德新民造其極處若論新民又只是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而已實只一事而已自昔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爲此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而已蓋天能以此明德賦之於人而不能使之自明其明德必生一神聖聰明睿智者由爲億兆人之主所謂作之君又以我之明德教斯民皆明其明德所謂作之師我之自明與民作新都要到十分處方是極至此堯之克明峻德必至於黎民於變時雍是天下後世君師之模範否則雖曰能明其明

德又能新民只有一毫未止於至善亦非大學之極功也學者當思天之所與我明德赫然罔有內外與羲農堯舜禹湯文武初無少異自生知安行之文必當視聽言動常見此理瞭然於心日之問如夫子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如舜之見堯於墻見堯於羹則自終日不違三月不違以至於純亦不已而後可謂明德止於至善及其新民亦到十分極處而後謂之新民止於至善此問學之極功聖神之能事亦非出於吾性分之外也上焉者合下完具謂之仁且智在中庸則謂之曰性其次當自敬以致其知又力行以終之謂之由智而仁在中庸則謂之教及其成功一也若其節目條理則先師之訓又有發子朱子所未言者他日又當與諸君予其講焉程子所謂天下之公理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此者也諸君子玩味此四句要見天人之付受又要見體用之一原又要見神聖之極功眞知力行無一息之間斷純乎天理流行至於用舍行藏莫不中理斯爲大學之極至無些少之欠缺焉爾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九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

承直郎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儒學志三

諸縣學

上元縣學在縣治西景定二年鍾知縣蜚英建

建學前記上元自程夫子主縣簿士迪于訓至今恂恂如也邑故未有學裁置弟子員四附於郡學官而廩於縣春秋釋奠先聖令服其服薦獻七十子兩廡下外是一無所與之東陽陳傒

寅至則慨然曰吾爲邑長於斯使士者無以藏
修息游必郡之之焉不大恧歟顧邑賦輸皆上
于郡微銖寸入蓋偃蹇睥睨者三年會貿郭有
民田入于官爲畝凡若干迺請于大尹觀文趙
公其諾如響計使戶部倪公又欣然以廢圃衙
從各三百尺有畸俾規以爲宮於是上元縣學
一目權輿矣侯方薙蕪斬翳夷凹苴缺百工咸
作亡何當代去恨役未及竟懼來者之弗繕也
屬椅志所始椅竊惟三代之學莫備於周周公

所以經世變立人極六典具矣而建學養士之
費獨未之聞及攷其制則巷有塾里有師朝夕
出入有教自二十五家之閭等而升之黨庠術
序以達于國莫不有條約焉然後知井田與學
校並行眞千萬世良法也阡陌開士什九無常
產學亦往往無定處長民者將聚而教則必飲
食之宮室之而官無公田又必委曲於經常之
外故其事視古人爲難獨慨今之學者月有試
旬有課大抵不過務記覽工詞章釣取聲利而

學規云者又特出於一時有位之人類非聖賢旨意夫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窮理正心修己治人所謂學也今使長民者孳孳焉以就所難而其學乃繆於古豈不甚可惜哉且侯之經玆役也必曰食焉而教基焉而廬蓋有爲之本者夫學亦若此而已邑之士其尚思侯經始之難視侯所以先立其本之意而程夫子之遺規緒調益致力焉則爲無負於侯之所望若夫棟宇器服未潰于成則新令且至必能以陳侯之心

為心椅敬執簡以俟續著寶祐戊午日南至宣教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梁椅撰

後記 觀文相裕齋馬公再尹建鄴之三年江濤不驚闤闠整暇命客周應合筆受條教補職方乘之闕文謂

皇居　留鑰不可羣於麗譙以聳

君也乃爲　留都錄以冠之又謂　教宫禮殿不宜旅於邑屋以隆　師也復爲儒學志以別

之自郡而縣有學皆志上元首諸縣學未建而
石有記應合乃卽鍾令嵆英而質焉令曰前令
陳君有志於斯會去不果刻石以望于後許君
繼陳又不果嵆英承乏之始至承命府公立學第
一事也我儀圖之數月將潰于成時聞其語未
見其事一日登上元之勤清堂從容觀奥則畫
宮於堵爲殿爲學爲堂爲序爲門爲庖井如也
鳩工於廡鋸者左斧者右梁棟榱桷森如也諗
令曰咄嗟集事何其才役其民不知何其仁甫

閱月令來言曰學成矣堂一齋四未名敢請應
合曰明德新民大學之道堂扁明新可乎子以
四教文行忠信以學文修行存忠主信名齋可
乎令曰諾又作而曰昔未建學而有記今旣建
矣可無記敢并請應合固辭請益力則問之曰
上元名縣肇於唐五百年矣建學昉此何也令
曰昇爲州江寧建康爲府皆治上元郡有學矣
縣復立學則懼其費而不敢爲縣以賦獄爲急
縣附郭又先急所急在彼視學爲迂而不暇爲

其自厲者知立學不可以已材與費又或掣於府而不克爲今府公以立學命我以寬條裕我於是免於不敢不暇不克爲之諸囊莢之幸府公之德也應合喟然嘆曰縣有學寔三代黨庠術序之規武城弦歌豈以魯有頖宮而弗之務浮圖老子之居遍郡縣　素王之宮顧疑其贅乎賈生慨簿書期會爲大故俗流失世敗壞恬不之怪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學固先務也奚其迂所患者學立而教

不立謂迂且贅亦宜哉因攷之六朝縣未名上元時龍阜鷄山北郊西郊數學並立皆今縣境也立學雖多而世道日卑豈學之無益於世蓋未知所以教耳大經大法之不究談理以元爲高摛辭以靡爲工自以爲學非吾聖人所謂學也蓋自孟子沒聖人之學不明至於我
宋克生眞儒若程純公發天理之秘張宣公精義利之辨眞足以揭希聖希賢之正鵠而遺後學之指南車也此邦寔二先生過化之地立學

於此其可不皇皇汲汲偲偲切切著明二先生之教以還三代之俗而洗六朝之陋哉令居袁盍思李泰伯之言乎武夫貪降由詩書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則推本於敎道結人心之故夫教道之要在於明天理辨義利而已義心根於天理之正利欲生於形氣之私不能以兩立也此長則彼消彼輕則此重其爲孝爲忠爲賢爲聖至於位天地植人極亘萬古而不泯者義心之積也其便已媒身遺親貪友以至於欺君誤國舍義取生淪胥於禽獸者利欲之積也其初毫釐之差其極天壤之判姑即是邦言之自古皆有死何獨忠貞卞公忠襄楊公廟食百世雖死猶生何杜充李棁之徒萬世切齒犬彘不若無它義與利之分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上元之濱長江滔滔地險可設人皆知之天理固於人心而利害不能移患難不能怵夷狄盜賊不能奪此天險也敎道結人心眞

設險守國之最大者歟夫如是然後知明天理
辨義利之敎不可以不明立學以明此敎不可
以不廣恍知所先務矣不是之務學雖多亦奚
以爲令曰是吾志也府公之所以命也請事斯
語壽諸石以詔吾士土木之費末也故不書景
定辛酉秋八月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
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記承議郎改添差充江
南東路安撫使司參議官兼沿江制置大使司
參議官程其昼書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沿江

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
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行宮留守
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暫兼淮
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陸
伯戶馬光祖篆蓋奉議郎 特差知建康府上
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兼
沿江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鍾蕻立石

江寧縣學 在縣治北景定四年王知縣鍠剏建

建學記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三代

之學莫備於周周之制自比閭族黨以達州鄉
國都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師凡屬民讀法鄉飲
鄉射以至于六德六行五禮六樂無非教以人
倫使有親有義有序有別有信各得以盡其分
焉民化俗成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此也世降
而秦壞田制燔詩書周家法度歷漢唐不能復
天開我
宋儀式刑三代之典建國君民以教學爲先
建隆三年 詔修學 乾興元年兗州立學

皇祐四年藩鎮立學 慶歷四年州縣皆立學
縣有學寔成周黨庠術序之遺意江寧金陵附
邑也爲江左望黌宇尙缺典正朔款謁春秋奠
祀令佐率邑子附拜于郡庠自 慶歷抵于今
二百年矣假宮就師熟視焉而莫之問番易王
君鐙來長是邑簿書期會之外慨然以興學自
任蒞官以來凡可以撙節者銖積寸累是經是
營又值主學置官有師無學非所以稱
上旨遂度地于縣廨之北鳩工庀材夙夜展力

士以此感奮不勸而相留守文昌姚公聞而壯之出金穀以饋于成門阜如也殿邃如也明倫堂曠如也廊翼爲二齋列爲四宿直有廬前廡有位像設禮器靡不備嚴士于是可以藏修游息矣然則羣居而教不可無養也官無公田不可經久也又得田若干畝歸于學以繼廩粟王君崇化善俗豤豤爲學校計者不以代去而少衰繼自今游于斯者豈直弄筆以爲名位計哉子職當共也臣道當盡也友當取端也夫婦之道當知儀刑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明之斯盡之行之斯至之果能此道倘庶幾國家建學立師之意若夫務記覽工詞章而曰吾之學止于是非王君所望於二三子景定四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奉議郎宜差充沿江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巽記承議郎特添差沿江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同祖書朝散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參議官趙時橐篆蓋宣教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王鐘立

句容縣學始建於唐開元十一年在縣衙之東本朝開寶中修皇祐二年七月太常博士方君峻再建元豐二年葉君表以縣南館驛改造紹興壬申淳熙己亥重修寶慶丙戌王君通易民地添築墻垣左右蹠池嘉定戊寅祠明道伊川于正禮堂左寶慶丁亥始建濂溪明道伊川三先生祠宇與石刻亭對

重建學記 奉議郎古栝吳君淇來宰句容當軍事方殷軍須旁午之時內事拊摩以不失 聖天子愛養元元之心外謹供億以不違 賢方

伯綏靖邊方之略旣內外兩盡上下交孚田里晏然絃歌有裕深惟觀民設敎王政所先化民成俗令長之事而是邑也厥田惟下厥賦中以下田供中賦故其民勤其用儉惟勤惟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俗最近古易以入德而望是邑者三茅之山峯巒回環竹樹深密有泉石之勝而無巖崖谿谷之險隱君子之所宜居相傳以爲秦之亂茅氏兄弟實居之若武陵源然其居之安遂往而不反而誕者乘之以爲於此昇

僊焉使聞者遐想至者企慕庶乎遼東之去有時而歸緱山之會有時而復幸旦莫遇之則九醞之觴可得而飲五百歲之桃可得而食駕鶴驂鸞可騰躍而上也而理卒無是則始覩其誕憂其窮竊取屈平九歌司命名篇之意以名其山之隱君子以爲僊駕雖不可望而死生禍福之在人容有可得而轉移者葢後吾山之隱君子在天之靈實司之使世之貪生而畏死懼禍而徼福者爭趨之以庶乎久生而無禍而理復

無是則又窘於說之窮愧其誕之覺並綠傳記所載吾夫子問禮老聃之事肖土木像二名其倨傲鮮腆者爲老聃而以其謙以自牧者爲夫子曰老聃吾師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庶幾夫知敬吾夫子者必知敬其師知敬其師者必知信其徒之說不知老聃以清淨沖默爲道登誕者所能師夫子既聖不居不恥下問儻以所嘗問爲師則問官名於郯子問每事於太廟彼夷狄之長駿奔走執豆籩之人皆師乎故爲前之二

說則自誣其山之隱君子爲後之說則不惟厚誣吾夫子併與其所自以爲師之老聃誣之其誕可勝誅乎雖然爲是說者東西南北之人非吾邑之人也彼其以誕承誕以愚詐愚而吾邑之俗近古而易以入德者自若也然則興學以道之以正人心息邪說閑先聖之道非賢令長事乎君於是擣縣費之浮計學廩之羨益之以邑人之願助市材之美諏工之良涓日之吉撤舊宇一新之殿陛邃嚴儼王者之制堂廡廣修

放侯泮之規寢章有殿先哲有祠而士知所尊校文有廳肄業有齋而士知所勉下至庖湢積貯之所僕隸之舍各稱其宜總之爲屋六十而牆之袤丈者百經始於紹定庚寅季秋之朔閲十有六月乃成計米以石厥費凡四百有五十錢以緡凡三千八百有四十工以日凡萬有一千二百而公不告匱蓄以均節有道私不告勞蓋以勞來有方既成屬宰記其事宰惟君之此舉所關者大不但爲子衿城闕而已方緒炎顛末君復以書來言古之學者必至大學而後成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余故以明德名堂而手書以揭之子盍爲我申言其義宰惟明德天所均賦惟先明已之有是德而後能明人之德故明德必自致知始夫苟致其知矣則是非明辨而異端可得惑乎知至而后意誠心正則無妄念無邪思而憑虛御風等說可得入乎由是而身修則視聽言動罔不由禮安有自放於禮法之外由是而家齊則家人婦子各盡其道安有

自絶於倫類之間又由是而推之以治國平天下則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爲克明其德反是則周穆秦皇漢武所以爲耄荒而不可救藥也君曰然此固吾黨之士不待告而知者雖然是道也豈吾黨所得私哉當刻之石以正誕者之罪爲愚者砭云歲壬辰陽復日丹陽劉宰記并書

敷原王遂題額

溧水縣學 唐武德元年建至聖文宣王廟在縣東三十步本朝熙寧二年知縣關杞遷於通濟橋之東南建爲學紹興八年知縣李朝正重修大成殿并建講堂齋舍鄭公剛中爲之記三十年知縣唐錫重修隆興二年知縣李衡增員養士淳熙十三年冬知縣房仲忽重建講堂十四年夏知縣李泳重修兩廡紹定二年知縣史彌鞏增建尊道堂於命教堂之後嘉熙四年知縣王儔建小學于戟門之右王公遂爲之記淳祐五年知縣趙崇乘重修大成殿六年又創

釣鼇亭於尊道堂之後臨淮水吳丞相潛書其榜七年三月重建戟門及櫺星門東西兩廡十二年知縣趙希崗建齋舍一十二間寶祐元年重修命教尊道二堂創學廩於西廡縣尉胡俙改命教堂榜曰明倫四年知縣喬進孫重建櫺星門加飾垣墻景定元年制幹趙介知權知縣事重修大成殿及東西兩廡作亭于櫺星門外取易臨卦象傳辭榜曰教思前後縣大夫皆以興學爲務故溧水文風最盛貢舉爲多固山川奇秀之所鍾亦守令作成之所致云 陳全溪東

重建學記 九州之俗非大陋鄙未有不樂教化崇學校者溧水縣學建於熙寧己酉邑宰關杞爲政之年至紹興丁巳邑宰李侯謁廟之日顧所存者僅惟門殿榎莽頹翳蕭然煨燼之餘侯延長老問之曰邑萬戶俊秀可儒雅者宜衆其不相與出力飭新茲廢者豈薄子弟乎長老愀然進曰拔猖而來邑政之廢甚於學田桑不植賦取不均餅間糠豆不能飽文書至門征所無則憂苦無聊勞吏爲無計今獨幾得良令求生

全佗未皇也侯聞之夜不能寢旦起治政事謂隱租匿役邑之大弊置立程度若將廉治者歎吏悍民咸歸誠自出邑賦大平於是富者安貧者樂婺娑從容皆於暇日問孝弟忠信爭先爲之長老又進而言曰公屬謂廢而不飭者今玆敢請侯卽日爲率僚佐諸莌宮經營四顧歎有區處則退而市材鳩匠以繩墨授梓人俾次第葺屋皆以舊殿爲制爲堂爲廡爲樓士之舍寓賓之次器用之庫庖湢之所外至小學爲屋十

百八十楹自經始距紹興庚申二月丙午凡五十有八日而落成皆廉用積餘楦朴補壞而爲之者士既鼓篋上丁釋奠升降拜起皆知在儒雅教化中而輪奐鼎新之自初弗知也嗚呼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古之制也而夫子荅問之言則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學校之興必在富庶安樂之後苟斯民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雖有庠序其得遊之此邑長老之意也雖然韋布之士羣居於詩書禮樂之府漸染

以仁義忠和之澤他日得時行道與夫　朝廷取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者靡不由此以出絛旣稱長老之意則所以待邑士者今無不至矣邑之士所以自待所以報絛者猶未能知也絛名朝正字治表登建炎二年進士第紹興十年冬十月丙戌左奉議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　勑令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鄭剛中記

建小學記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自五家以上必立之塾迎仕之已者爲之師匪直郡邑有養也士能言莫不有教十歲就外傅學書計幼儀誦詩舞象勺十五入大學而教以窮理盡心修己治人之道秩然而不亂燦然而有文匪直成人有德也自秦罷學賤士漢唐之君豈無有志者更我

仁祖而郡有學官中興以後縣令亦稍增置然四民雜處非復家習人誦安能比屋而有士君子之行哉幸而學設敎修入不知奉親敬長之

道出不閒從師取友之訓洒埽必無加帚拘袂之儀應對必無負劍辟咡之容進退必無徐行後長之序居無禮行無樂動無五射五御之文靜無六書九數之法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不過聲病得失之習利祿進取之計不但失其學而廢其教不但學者無人而師資亦闕氣習日陋志慮轉薄猶之築室而無其基濬井而無其功宜乎子夏區別之言子游以爲末管氏弟子之職內政而外莫之能行卓然自立特其生質之

良而已涑水居昇宣間當王教衰男子不背死於朋友女子不爽信於君臣則天倫之美宜無不盡千載之間風流篤厚人物表表夫豈無之而時王立制以科舉取士千室無能應令者豈生材薄於古歟寶玉不琢拱把無養故也吏公提刑彌聳爲令注意教養久漸廢壞今令王公下車興崇惟謹首闢西廡建爲小學旋卽學西闢地爲宮合於虞庠在西郊之制成童而下聚而教者二十人爲率詩賦屬對隨力所進課試

有程敎導有師表勸有式弦誦相屬先是公廪五百斛不足以贍生徒至是歲輟諸倉月取諸稅猶懼不餽會永寧鄉新築之圩租入七十石可以畢小學之供天造地設若有爲而然士風興行人材輩出前之成者後繼之今之進者來未已小則烝烝而出大則亹亹而升還成周而陋漢唐自玆始矣大書課冊俾記其成遂曰小學之於大學爲序不同其道則一而已大學者因理以明天下之事小學者卽事以觀天下之理誠使幼學者用力乎孝悌忠信之行以及乎射御書數之藝及其長也由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而理無不明由正心修身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而事無不格自塾庠至於序學而教無不成人無不化今願求工於言語對偶之間其去聖賢塗轍益遠然賦有物混成而知志不在温飽歌願秉清忠節而廟堂稱賀對鸚鵡能言爭似鳳而稱精神滿腹驥驤地而動千里之想木脫穎而有聱鑿之標王朝以此得人名賢

所不廢也苟惟士無學師無敎挑達而有在城之譏色笑而無匪怒之敎互鄉之不保其往闕里之欲得速成童子而有成人之風嬉戲而有襟裾之詠豈惟小子之學根於孩提抑施期稱道其爲大人也能知進退存亾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安保其不欺君賣國以爲鄉里之羞哉小學成始成終之敎一言蔽之曰敬此心旣立無往而非明德新民之功豈惟士子所當盡力抑長吏所當盡心也公諱儔北海人寺丞田子爲國正申後國正以正學粹行承學趙丞相汝愚寺丞以清節懿行受知黃尚書度則其政也豈簿書期會而已哉遂少與寺丞同師事黃公今老矣躬耕句曲山下猶及見德化之成故不辭而爲之記嘉熙庚子清明日金壇王遂記并書冉陽洪東哲題額

敬思亭記 溧水壯哉縣治難其人開慶已未冬番易趙君幾道繇閫幕被選攝邑事羽書正殷民恃無恐明年春武假文修釋奠先聖先師迺

作亭宮墻之外以孝冠帶以觀示衆庶蓋地之最勝處也澤上有地在易爲臨故取象傳之辭名以敬思方求扁于府公裕齋先生而檄召還幕未遂也又明年邑人思之公命復往大書敬思二字授幾道刻而揭諸楣疋賓與時也府統縣五登名大府者合十有三是歲溧水居其八六經皆推首選士登斯亭動色而胥慶曰趙君之政足以寧我趙君之敎足以淑我馬公任之足以福我去而復來足以懌我吾邑貢士素多未有盛於此時是敎思之作足以興我坡老嘗言君子爲無窮之敎以保無疆之民願記其事以爲無窮幾道乃以其士之意移書屬筆於余余於幾道有幕府交承之好辭弗獲命乃爲之言曰臨之爲象坤上兌下厚德載物坤之順也朋友講習兌之說也容保無疆蓋取諸坤敎思無窮蓋取諸兌不有所保奚其臨不有所敎奚其保故龜山楊氏曰君子之臨人非以力制之也亦敎之而已幾道其有得於斯乎何哉所謂

教者周官鄉大夫之職受教灋于司徒以三物教其所治鄉仁聖義忠和謂之六德孝友睦婣任恤謂之六行禮樂射御書數謂之六藝而道在其中本末相須闕一不可教於平日致於三年之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帥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貢公彥釋之曰帥其衆寡集於庠序之前皆來觀禮之人也鄉所觀則鄉所教矣斯亭也殆爲觀禮者設歟教不在亭而有教之思焉此幾道名亭之意乎臨不以力而以教教不以迹而以心涵濡游泳意思深長賢能之興於斯爲盛可以驗幾道之教而府公巨扁爲不辱矣或曰六五臨之主知臨大君之宜吉大君臨天下者也今以臨之教思施於子男之國宜乎否乎曰臨天下者之所以教正有望於臨一國者之推其教也國無大小皆務其教則天下之教成矣今府公臨大江之東思以廣大君之教幾道臨子男之國思以廣府公之教賢能之興出長入治卽異日之臨民者又當思所以廣邑侯之教

所以為無窮也所以為無疆也程子傳曰教導之思至忱無斁容保之心廣大無限幾道盡與其士勉之哉景定辛酉歲十月既望承直郎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記

溧陽縣學

後漢光和中溧陽長潘乾嘗立校官其碑銘尚班班可讀紹興中喻仲遠尉溧水得此碑於固城湖之傍（湖在今溧水縣界詳見于後）其地在當時必縣治也唐有縣令柳玓興學校養生徒其事見于斷碑（碑在今之舊縣）國初縣學未設淳化五年縣令夏侯戢建宣聖廟於縣西門外（其地即今西門內廣惠行祠）皇祐四年知縣查宗閔移學於縣城東南開禧寧中知縣李亘增廣齋舍於學前即高為堂曰挹秀大觀三年邑士又於學前建閣曰折桂建炎末潰兵撤屋為營唯餘大成殿紹興十

八年知縣施祐因舊基興剏時有寓公尚書郎閻彥昭率里豪醵金助經費粗成而未備二十年知縣周琮重加葺治殿後建堂曰德化歲久頹毀慶元三年知縣李卞修整嘉泰中知縣趙贊夫重修仍建待聘軒於德化堂之後嘉定初知縣李大原王棠皆嘗整葺王又建濂溪明道伊川龜山四先生祠堂及靈星門有與能觀光尚志麗澤四齋學長學諭直學敎諭等位及直舍會食所十三年知縣陸子適重修齋廡甃砌堦庭製三獻官禮服立楊忠襄公祠堂增置祭器所書籍所及學敎改造庖湢學前臨溪剏闢射圃養士之計時有增益贍學秋料米一千三百五十五石二斗三升六合八勺夏秋租錢四百五十六貫三百一十七文

新修文宣王廟記

善乎董仲舒之稱人受命於天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夫能使人爲君子者惟吾夫子之道焉今天

下郡邑皆得立夫子廟而不能尊修之其何以示教化哉溧陽縣夫子廟舊處其縣西偏既臨且弊今縣宰太子中舍查侯嘗議欲遷之邑東南隅重役民而未果居一日邑民相與爲請願獻其地合材而遷之查侯曰汝曹無乃勞乎邑民皆曰曩者明府當荐饑勸分粟以餉貧者曰俾築隄捍水壂陂之田衆賴以活且有欲富斯民之意此何以報之今又議遷夫子廟將教以善道如是厚賜敢不子來於此乎於是翕然與

功條焉畢事殿廡之制聖哲之像咸得其宜足以使邑之人圜冠方領遊乎其內奉縣大夫之祭豆侍鄉先生之經席知父子兄弟之道君臣上下之節而安處孝悌樂循中和以與賢能以受爵祿入其境則將見男女之行路者由乎左右少壯之負荷者併其重輕至其鄉則將見談田者閒漁泉者遜然後溧陽之民知查侯之德不可忘也夫查侯所以當饑歲役民而民忘其勞者由誠心之所及爾使長人者皆能如是則

何事之不立何政之不行乎申翁所云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者斯之謂矣廟既立查侯以文見託士龍謂茲事可舉以勸遂欣然書之皇祐四年九月七日沈士龍記

紹興重修學記 溧陽縣學其權輿不可得而知考諸夫子廟記蓋皇祐四年自西城遷今處閱時既久廢葺不常最後建炎末有潰兵至撤庠屋爲營壘唯餘大成殿廡基自是爲墟矣紹興癸亥秋 天子大興學校建陽施祐爲邑之明年始合大家富室建今學又明年且成實紹興十八年也吳興周侯淙蒞施侯爲隔政既謁先聖先師徧觀齋舍惜其成而未備二十年春遂因其室廬之顛仆者垣壁之頹圮者戶牖之疎壞者瓦甓之缺折者黝堊丹瓦之未設者悉易葺而彰施之輪奐新矣文采爛然屹當邑之東南如涌鼇背土物會是歲詔舉多士令先期赴鄉飲酒乃得應侯奉行惟力禮意有加於是邑居自達官而下畢來韋布雲集比異時爲特盛

邑之人獲觀進退揖遜登降之節莫不稱歎以爲侯旣能具嚴殿庭以展釋菜禮又能飾堂廡齋序以容士大夫周旋乎其間眞盛舉也旣事休工侯迺命其僚三衢陳聞遠爲之記聞遠竊惟國家中興旣修鄰好置威武於虛空不用之地首闢賢士闢開敎化原又詔郡邑俠庠序養士類所以尊名敎作人才者德至渥矣故雖偏方僻壤弦誦之聲如沸繁守令宣化之力也矧是金岡甕井廣家民物夥繁雲峯秀水平遠可愛其淑靈之氣當不在川珍陸異必萃之於人是宜才士輩出收科第如摘髭而登法從者接武並進它日三事之任尚庶幾見其人決非偶然矣抑鄉庠序之不可以不修也固邑人之願也亦侯之職也譬之居室始焉而合不若少焉而全全必臻於美然後爲至詩侯之功信美矣推是心以往鄉其能粉飾治具黼藻王猷必矣是用紀其實云紹興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日陳聞遠記

慶元重修學記古者諸侯之禮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夫以國君之尊欲以化民成俗非有王命則不得專焉魯爲周公後承命有素至僖公能修泮宮則詩人頌之抑亦以是爲務者或寡歟　國朝恢宏聖道崇尚儒雅凡郡縣皆立庠序置生員以闡人文可謂盛矣其於教也宜若易然建康爲今大府溧陽爲府名邑而校官興廢不常豈不繫諸人乎　中興歲踰二紀吳興周侯淙宰邑始克有成自是復四紀矣歷日彌長理貲滋怠漸致頹毁瓦礫草莽幾爲荒墟今姑蘇李侯來莅邑事乃復整飭人士胥悅庀職其間者儼然相率來造曰吾鄉是役成之惟艱幸而得人以能及此不可以不記自隳圮以來前後非不經營而莫得其要財耗於並緣事弛於因循而已今命君乃擇士之公勤者劉康國樂黃中董其事材美工良吏胥唯謹不旋踵而增屋三十餘楹輪奐畢備有加於昔向也諸生絃誦無所每禮謁釋菜值雨雪淖濘則凜然顛

仆是懼其曷能恭肅今廟廡顯敞齋舍有序執
禮肄業足伸嚴敬進道之誠將有擢巍科登顯
仕躔前烈者顧不媺歟天下之事唯心之公者
足以成務若曰寬猛從所設施令君之心主於
惠愛視民如子唯恐傷之而無私意焉不舁者
病其柔也校官之不修豈累政皆無是心哉困
於財詘之督責妄有餘力興滯補弊今令君為
政三年無催科之虐而期會不虧又推常額之
餘顯設贊舍焉匪特是也社稷之壇郡邑重事

也正義之廟風化所繫也皆廢不葺圯秀清瞻
二水門所以固一邑之襟抱亦置不問今皆捌
立一新矣孰謂柔寬不足為政哉皋陶敘九德
首曰寬而栗柔而立成王告君陳曰寬而有制
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令君之心其公也
其栗其立其有制者也其為我記之俯衰遲屏
居且文筆非所閑習老病益蕪塞奚足任此然
身為邑民目其荒廢閔焉願其復起者有年矣
今既樂李侯之能底於成又喜諸人之言為有

理也故直爲其道其意以諗來者俾時葺之勿使復壞焉侯名卞字茂鄉己丑鄭榜進士也慶元丁巳夏四月辛亥記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一

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儒學志四

祀先賢

祠堂四所在府學與祀者二十六人

濂溪先生周元公　明道先生程純公

伊川先生程正公　晦庵先生朱文公

右四先生在　大成殿東

丞相范忠宣公　丞相呂文穆公

一拂先生鄭介公　通判楊忠襄公

丞相周文忠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　壹是先生吳正肅公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

右九位在大成殿西

太師魯肅簡公　丞相李文定公

中書傅獻簡公　少保馬忠肅公

樞密包孝肅公　尙書張忠定公

右六位在明德堂東

丞相趙忠簡公　丞相張忠獻公

丞相呂忠穆公　丞相陳正獻公

尙書黃公　樞密忠肅劉公

樞密王公

右七位在明德堂西

府學祠堂初惟一所東祠明道先生蓋爲道學之宗而嘗主上元簿也西祠忠襄楊公蓋嘗爲建康倅而死節建炎者也淳祐中增立諸祠若濂溪則明道之師伊川則明道之弟晦庵南軒

勉齋壹是西山皆學宗程子而澤在斯民者也若丞相忠宣公以下皆嘗官于此而政教德澤有不可忘者也今學校月朔參禮春秋中丁釋菜皆爲彝典惟明道忠襄二祠有記

明道先生祠記

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珙居守建康之明年夏四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學而以書走新安之婺源抵熹曰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顧學之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及來此邦屬邑有上元者先生少日宦遊處也考之書記均田塞隄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偹然間諸故老以稽其實則兵革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慨然卽欲奉祠以致吾敬使此邦之爲士者有以興於其學爲吏者有以法於其治爲民者有以不忘於其德不幸歲適大侵救饑之事方急於今迺克遂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而讀其書也故願請文以記之旣而府學教授孫君應洮君宗說亦以

書來申致公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
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為者其語詳焉熹發
書喟然仰而歎曰尊賢尚德公之志則美矣既
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
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
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
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
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
言哉於是俛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

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舍近
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
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
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
小而議之哉區區不敏竊願以是承公之命庶
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兩有補焉又惟公之忠
言大慮既已效於朝廷今雖在外而其所以救
災而弭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之所

存必有探感而默契于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
以致其尊賢尚德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
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
從事於爲己愛人之實而無空言躐等之敝是
則孫洗三君之任也與二君勉旃熹於是其有
望焉耳矣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記

嵩山黄銖書

忠襄楊公祠記 予自督師召還凡六上乞骸之
請寓建康待命府學教授陶君過余言曰昔者
明道先生程純公以正學爲諸儒倡郡國祠事
之惟謹是邦先生之常簿正於上元也學故有
祠蟣也不佞嘗問忠襄楊公通守是州日會虜
酋大入杜充以宰相總諸道兵望風迎降自餘
或降或遁惟公自矢一死衆與虜抗唾罵不絕
卬卒遭剖心之酷公朝義之易名忠襄賜廟褒
忠今百餘年記于麗牲之碑書于下塴之石赫
赫乎其與日星儷明也蟣也生長大江之東習
聞其事今又稽諸志乘則公又嘗典校官宰溧

陽有德於民士而學未有祠也不謂闕典歟於是卽純公之祠之右繪楊公以致敬焉子爲我識其事或以論予曰二子匪其倫乎予曰儗人者以其道相似也禹稷顏回曾子子思窮達不相侔也去就不相似也而孟子同之此豈世俗所儗倫者乎夫學何爲者也所以志乎仁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根於理者爲仁義禮智之性稟於氣者爲血肉口體之軀而心爲者理之會而氣之帥貫通古今錯綜人物莫不由之學

焉則求以不失其本心使進退在我而富貴不可淫也使死生在我而威武不可屈也自夫學之不講非囿乎氣質之偏則奪於利害之私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此性也而不知命之有制居則求安矣食則求飽矣是心之體肫肫其仁充實流貫可以參天地可以爲堯舜而安與飽之是求則小人之事未之爲丈夫也以之爲學則志於苟得安於小成矣以之居官則見得忘義見危幸免矣彼庸夫厮隸不足責也

往往猶以一至之勇蹈仁義如康莊學士大夫學爲何事顧以口耳之讀給取利祿爲足所謂成已成物則無與吾事焉斯不甚可耻乎跡□公之所遇雖異而其志於學歸於仁能不失其本心則後先一揆此猶可優劣乎俗流世壞狄禍方殷余嘉陶君之爲是舉也足以興衰立懦不失聖賢爲已之意爲識歲月公諱邦乂字希稷吉州吉水人以政和上舍生賜第云公之曾孫天麟今爲提領建康戶部酒庫所主管文字執奉嘗事惟謹公之澤深長矣端平三年十二月癸巳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叁百戶魏了翁記

先賢堂一所在府學之東明道書院之西青溪之上馬公光祖建立自周漢而下與祀者四十一人各有讚

至德遜王吳太伯 初遜句曲山中

讚曰太伯之遠啓吳宇也其周之盛德耶顯哉丕謨承哉丕烈維天有成命匪躬之責委而去

之川逝河決孔子不云乎可謂至德也已矣虞仲隱居季札守節斯其流芳遺烈歟郡以吳隸禮遜維則

越相國范蠡 築越城在長干里

讚曰王降而霸霸降而疆於越入吳蠡謀用章有屹斯城身退地荒治國往矣治家斯肥三積三散之陶之齊唯殖貨是問猗後人迷晉穀衛賜疇不並馳于嗟乎通材而生不遇時

漢嚴先生子陵 光結廬溧水縣

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 亮往來說吳同伐曹操又勸孫權定都建鄴

讚曰子陵光武帝所其學也可與致四海之永康懷仁輔義騃謂其狂客星去之庶斯言之入于帝心也不忘使朝夕之與居將奴隸之以爲常取秦苛而洗之亦略施行仁義不以勇力高皇帝曰非吾沛里中三老則言而莫予起也至忠血誠共學同里亦有仁義而已矣仁義不施秦所以亡仁義旣效唐所以昌後之學爲仁義者倘東廬之可望

讚曰戴天履地三綱五常尭闢漢鼎海內披猖
草廬遠猶天下大義踞虎蟠龍匪吳都是議同
力絕操皦皦信誓毫釐昭皴蜀不少延而巳無
魏矣蓋炎輿咸熙曾不閱歲大星可霣漢賊迄
不兩立烈哉武侯之志

吳輔吳將軍婁文侯張子布

昭宅在長干道北近宅有張侯橋

讚曰於昭婁侯颺其英風左右孫氏恩激義從
身總武文聲振北南策曰仲父匪齊斯今侃侃
誄遺老臣之心忤不物遊動不巳爲塞門焚廬
固知其不坐而斃也堅臥固拒固知其不可得
而燊也人欲殺而超然浩乎莫闚其際也長干
之北淮水之東遺背琅琅張侯之宮

吳將軍南郡太守周公瑾

瑜周郎橋在句容縣

讚曰天壤之間何得生此蟎横厭羣雄狂掞至
尊謀者如雨鬭者如雲破荊州下江陵驕心盛
氣盻一世而莫之京烈燄燒江蛟鼉鯨鷩乃不
得志而去裂寓縣而三分曾不識天之絕姦宄
而扶命義猶朶頤而迄自焚於戲易於漢鼎難

於赤壁公瑾之勲徒手而立人極度秣陵下湖孰湯湯斯流千載芳躅

吳侍中尚書僕射是子羽 儀　宅在西明門

讚曰賢者能變俗俗烏得而變之人之生也直於子羽乎見之姦雄用世便儇盈庭清恪貞素矢心而行能使其君信之望大宅而知其不爲衆掊發其交徧獨長喙之無可施衆畏厭以誣人獨刀鋸在頸而不移光一正以自守紛百邪而無疑寵爲善而已矣未嘗議之於時

晉太保雎陵公王休徵 祥　墓在江寧化城寺北

讚曰甚哉孝之大也巍巍元公望于魏朝晉廷所宗得天年之高極人爵之崇而百世至行乃獨家傳而人誦之莫潛匪魚莫飛匪雀胡爲乎來哉于冰于幕因堅西芒示我有覺維齊朱年維梁阮孝緒維唐張常洧蘩芝異兎鬬地致蕿鹿瘠其所洵美此都冊無絕史孰移愛敬孰悖德禮樹之風聲大變秦贅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子隱 處　子隱臺在鹿苑寺

讚曰遷善改過在易之益如雷其迅如風其疾當其未改瑰礫瓦石及其既遷金錫圭璧烈烈孝侯折節詩書昔燕趙之靡今鄒魯之儒方寸旣改羣動皆新虎可搏是故竭力於其親蛟可僇是故死國而忘其身未見剛者嗟時之人

晉太傅丞相始興文獻公王茂弘 導 宅在烏衣巷

讚曰江左權輿始興經營無晉而有晉孝三世於嗣與百爾倥傯鎮以一靜雖日不暇給而泣可庶定人亦有言今之夷吾九合一匡能志北方之圖力足以為器足以施豈不翌宜韡哉惟時委一世而清談嗚呼悕矣

晉太尉大司馬長沙桓公陶士行 侃 事見石頭城

讚曰堂堂陶公一代重臣作鎮于遠赫赫厥聲咸和階厲宸居震驚獨氛盪兒四海一人孰急而求盟哉太眞義戈所指礫梟尸鯨凡此戎公于躬取必孰揮匪塵而百斯甓孰惕匪時而分

晉侍中驃騎將軍忠貞公卞望之 壼 忠烈廟在冶城南

斯惜過乎清高國爾何益凡百君子惟忠惟實

讚曰望之巖巖立朝正色獨謝閑泰寧郤吝之執以我斷裁納世執則見危授命之死靡忒然後可以得此心之正而盡爲臣之職矣惟忠惟孝其本則一從者二子遺廟翼翼

晉太傅廬陵文靖公謝安石

安宅在烏衣巷口

讚曰建元而後事巽教謐海內之望孰先安石繫望所在舉國倚之其處也不翅伯夷其出也人以茂宏比之是以從容宴衎悉就條理內杜窺窬之奸外挫吞噬之志雖晉室而既卑矣抑亦差彊人意雅道祟祟清言娓娓其人甚遠其室則邇

晉車騎將軍獻武公謝幼度

元別墅在土山下

讚曰北方之彊讙謂莫當南方之彊輒目非所長莫衆百萬莫劇一秦震蕩蚩揚氣無江瀆奕奕芝玉矢旃是承婉婉衣冠豺狼是饕乃一蹴而走之風鶴作氣草木爲兵維南有人北無勍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逸少

羲之事見冶城樓

讚曰逸少精藴浮于盛名人曰出處時之重輕

雖廊廟非心營綜攸叙悉置分表根立藐舉云
付冶城遐想高世世競高大日積小以致世向
輕薄日重厚遜退决誓二尊曼絕羣碎可謂出
其類拔其萃矣雲游龍鸞聿寃古今併爲一談
知予心哉

晉中領軍光祿大夫吳處黙 隱之 茅屋故基在城東

讚曰處黙其清矣乎莫在晉陵小君行葬其還
番禺投跡海濱勺飲泉而不疑或謂余之矯情
紡績以爲食而有不給布以爲衣而猶不完覩
細故於平日亦足以驗其所安此非自致其心
於親不有其躬於兄者耶至行之垂外物之輕
茅屋可朽名不可泯

宋徵君雷仲倫 次宗 開館雞籠山號北學

讚曰自古有國建學立師雖時之搶攘胡能巳
之元嘉岌岌雞山業業儒館揭揭學徒葉葉西
巖之下迪我貴游易術華林禮特數優聘幣何
爲國有矜式與于文風可以觀德

齊貞簡先生劉子珪 瓛 居檀橋

讃曰人而無學訖顈蒙學而無師安適從臯臯
下席衿佩同師誰敢名青溪翁青溪至行神明
通靡指蹤足萃麻躬屋壁偶墜閨房空去來眂
此鴝鵒蹤迹以方直徹主聰嘉爾惟孝移惟忠
範橅不在言義中如其天道得所宗百世可起
鄒魯風

齊諸王侍讀陶通明 弘景居茅山

讃曰人生天地間乃爲天地心超然出人羣人
紀身所任況陞朱邸僚鄉用方騣騣胡然薄神
虎勇往投冠綮朝駕逢市朝暮影栖山林奈何
天所令生意彌中襟磊落事觚翰洪纖注魚禽
要令衆世人不有微痾侵白雲自怡悅秉志非
幽尋道術喟分裂僊佛紛浸淫徵陶撼句曲佞
誌傾鐘岑皇周孔教萬古開黎黔

梁昭明太子蕭德施 統 書臺在定林寺後

讃曰粤若古初丕昭人文降魏及晉辭華紛綸
習尙流傳名譽著閭閻作漫濾獨擅遐掄此其
膏馥之餘沛然翰墨之助矣儲闈柔載文士萃

止仁孝至性寛惠濟美必也師式聖賢根本義
理則其能事何止辭林文圃而已哉陟彼北峯
高臺既平草根木杪誦莪之聲

唐太師刑部尚書魯公顏清臣 眞卿 昇州刺史

讃曰嗚呼魯公大節孤忠公不知小人小人實
知公其直諒也決知其不朋我姦其出使也逆
知其不生還公則曰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
唯義所在自處不疑于時相傳不死而僊登曰
茫昧理實昭然以秋霜烈日之氣不爲列星固
嘗游行乎人間彼小人者宇宙雖廣何所容其
身未先朝露巳爲游塵嗚呼公雖不知天則知
小人矣

唐翰林供奉李太白 白 往來金陵具載本集

讃曰天地英靈之氣曠千載而幾人恍天僊之
下墮驂雲霧而絕風塵以匹夫而動九重乃供
奉乎翰林將國論其與聞之奚兒女子之云云
葢其抱負霸王之略或庶幾乎少伸手拶郭令
公足蹋賀季眞至於奉珪印以贖之有以信志

業之等倫登為其道骨之可蛻詩思之不羣耶
鬱鬱北山悠悠大川公不來游今五百年

唐山南西道節度叅謀孟東野 郊 溧陽尉

讚曰擾擾今人中貞曜心獨古披搜三百篇頓
挫五七語其中春草心浩蕩報慈母原道援聖
傳當時一韓愈驅蛩互前後雲龍相上下永懷
絜其長疇若視所與一尉何荒涼千年仰清苦

南唐司徒致仕李致堯 建勳 賜號鍾山公

讚曰嗚呼知時之不可為而不之為者其致堯
乎身都顯榮年盛望高審時命之固然指鍾山
而消搖營臺度榭負杖曳履既信桃花亦訂流
水登如屯人去而復來汔以自全其君子哉

南唐內史舍人潘 佑 見江南錄

讚曰嗚呼知時之不可為而猶為之者其滎陽
乎斯時何時于埋于疊衆假息於沸鼎獨憂深
而謀長過主于闇通國若狂同舟覆矣毋號倉
皇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蹈死疾邪允矣君子

宋寧國軍節度使武惠王曹國華 彬 開寶昇州行營統帥

讚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守位曰仁定天
下而一之曰不嗜殺人龔惟　藝祖肇造區夏
釐我六師予誓告女鼓我元氣入我齊斧爰處
其宇以莫不按堵顒若江南奚獨後予同德惟
臣不疾其驅衆志允諧我病我蘇主窮旣俘民
誅用逋陖我兵械完其體膚功著不殺慶衍且
餘設梐列戟驛旄鴻樞珽板檔具金佗玉魚子
孫孫子盛哉猶歎貪殘之家覩斯何如

尙書忠定文公張復之 詠 祥符知昇州再任

讚曰承平之盛好是正直剛大之氣鐘爲英特
惟乖與崖自讚其德薦揚下逮於乘驛彈擊不
避於貴暱不汲汲以規進寧皇皇乎外服拔茶
植桑崇本務而抑末術化賦爲民廣道德而息
兵革惟姦是鉏愛也威之克如畏之慕去也留
之力江東父老至今誦公之績也賦入聲之唱
應問公事之陰陽其得於希夷者深矣彼李畋
何能窺其豪芒

丞相忠惠文公李幼幾 及 淳化昇州觀察推官

讚曰謹繩度飭筐篚昔人以爲常今人以爲異忘軒冕禮匡國昔人以爲易今人以爲難惟公立朝發軔此府惟公姱節不問細故其清修貫表裏其謹厚亘終始作之斯興誰無是心導其所趨何古非今悔官下之買書可以愧貪夫屏輿從於林麓可以厚薄俗

樞密孝肅公包拯 天聖知江寧府

讚曰孔門四科尤重政事豈其冉季而曰俗吏惟孝肅所至民物吐氣直聲必棟精鋼詎鈞磊落平生斯言卒讎蜚英鄉書銳先推賢致養親闈寧不調官行通乎神明氣塞乎天淵朝端憚其嚴毅邦計仗其幹旋京師偉其彈壓牧伯赫其旬宣迅一時之剖決紛萬口之流傳民到于今姓而爵之今之從政者尚矩矱之

丞相忠宣公范堯夫 純仁 治平江東運判

讚曰偉哉忠宣炳烺論奏既獨異於熙寧不苟同於元祐務審處而緩圖庶志成而業就迹其踐行乎六經融液乎忠恕謂避好名之嫌則無

為善之路雖苒相之弗及曾不改于厥度彼巷問之不已又奚掩其終譽憧憧世道悠悠我思肅肅瞻儀匪計臣是私

宗正寺丞純公程伯淳

顥 嘉祐上元主簿

讚曰天運有開宋德聿隆河洛之傳洙泗攸同天理之妙和氣之融不言而化盎如春風惟此仕國既與書堂式開我人欽于烝嘗

監安上門鄭介夫

俠 清凉寺有祠

讚曰昔神祖之在宥也思躋世乎五三繄時崒之責成陋漢唐而不談動色于一堂之上曰天下已治安矣猗一介臣不畀抱關流離之子攜飢扶寒乃作繪以上之徹隱伏于天顏方附和而壅塞光獨犯其至難皇心爲之始悟抑亦少障乎狂瀾葉飄風其一身日昱晝之一言遊從之地故在官職之誘何居彼美人兮嗚呼靈臺

少師龍圖學士文靖公楊中立

時 嘗家溧陽

讚曰龜山先生德盛道尊一世之望靈光獨存立乎本朝士曰展季倡明斯學統則有繼衣冠

之南公亦溧陽毋薄溧陽君子之鄉

參政[illegible]公字泰發 光 紹興宣撫使

讚曰帝王所宅東南都會外連江淮內控湖海於焉作京忠憤義慨皇帝若曰疇順予采光拜稽首見士不怠千乘萬騎是能處之百司庶府是能宇之嵩堯帝闕泰淮縈之駐蹕天邑鎮阜承之鑾輿來止嘉汝成之相此其都萬世之義不此其都權姦之計直前激烈疾視附和亟其投艱無所逃慨能畀之遐荒不能使之心不王室能毒之何械不能使之尸不讀易嗚呼忠矣百辟是式

太師丞相魏國忠獻公張德遠 浚 紹興留守都督

讚曰思陵幸鄴魏公總戎大勳未集大義已明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人類得別於禽獸中國不淪於夷狄者惟公是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成敗利鈍是不足計由今觀之地割矣而搏噬不能有兵解矣而跳梁不能久則讒慝之夫徒能畏讎賣國以蠱壞人心使公不得遂其志

志則未已凜凜生氣

秘閣忠襄公楊希稷

邦乂 建炎知溧陽縣遷通判

讚曰公長于縣賊至則戰進貳于郡我心不轉小土寡民力猶能兵兇氛壓城執則弗勝此趙氏之鬼也焉安得而生之褒忠表祠忠襄易名惟國之恩匪公之榮

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虞彬父

允文 紹興督府參謀

讚曰金石不可入而誠可使之開鬼神不可詰而人可使之泣偉哉雍公顯于采石一呼而作三軍一瞬而摧大敵方時談兵者滿朝廷握兵者徧疆場固營裨廟算獻戎捷而江上之師莫適爲主盡一策發一矢猝無及也莫府非專征書生非健卒來謂斯何戰豈其職而乃片言禍福交手爵帛人百其勇齊心併力覆前至之舟掃先登之迹刑馬之歃徒握投鞭之望頓失十萬之羶胡如披渠酋之金甲如撻微此之役安得不踰年而亮就殲也既登象繪既大廟食功載不刊我祀事亡斁

太師徽國文公朱元晦 熹 淳熙除江東轉運

讚曰洙泗百年而孟子作濂伊百年而朱子生元氣之會應期而興筆削千古闡明六經精其知聞力其踐行玉振金聲集于大成在一郡必達在一道必達亦足以發在天下必達在後世必達必來取法

安撫殿撰宣公張敬夫 栻 督府機宜文字

讚曰宗于顯道派于仁仲聞道甚早求仁甚勇知行互進義利剖分蛻人欲之蟬融天理之春

得尙乎明君不少貸乎小人夙敎忠於家庭竟賁志于中原聖謨洋洋于郊如存

太師正肅公吳勝之 柔勝 生於金陵

讚曰正肅得師達于有政幾幙判軺廩發饑振朝曰汝擅叱曰生我尸而視之有永無墮可禁者學不可禁者心天監厥德及物也深何以報之在其後人

太師參政文忠公眞希元 德秀 嘉定江東運使

讚曰孔孟之國家書戶詩先進風行後進景隨

遠逮于漢班班諸儒豈無宅邦猶多魯郲惟西山公鄰夫子墻有聞斯道悔其辭章著書滿家黜霸宗王非不逢辰旣登四輔利用存身卷懷衆甫嚮絲所經衢壅塗塞愛人之政後人之則

右讚各刻于祠位之下 馬公之建是祠也議位序者定爲四十二人公之大父野亭先生與焉公曰野亭自有祠于澧司矣此不必列蓋不欲私其祖也今祠位尚虛其一後之君子當有列野亭於此祠以備其缺者矣

青溪先賢堂記

公卿大夫士可祠三道一德一功一金陵帝王州上下數千年間有道有德有功者相望何吳晉之臣此皆有祠而他代闕焉開慶元年秋資政殿學士大制帥馬公昉祠先賢青溪最勝處凡生於斯仕於斯居且游於斯而道德功可祠於斯者自我 朝上泝漢周列位四十有一取於吳晉僅十有二選亦遴矣先是寶祐丁巳公以大常伯任 留鑰建江閫政通俗阜教民靡不勸章往勸來是祠所繇作屬前宗學諭馮君去非定其可祠者而爲之讚會上謀荊帥趣公易鎮祠事迄未備越一年進覘

四輔拊甘棠而臨之凡前志未畢者是究是圖
祠乃成八月壬辰舍菜成禮會弁如星相古先
民洋洋如在景行行止克廣德心客有賦者曰
吳鑿青溪千二百年九曲縈紆乜橋蜿蜒鳴雞
射雉荒亡流連麗昭明之宮衎樂游之苑豈尼
廟改青衣祠蔵此溪之所以堙而流之尼於遠
也今揭虔妥靈聖賢其居令聞廣輿黼黻其書
俎豆革管弦之靡聲教滌宴游之娛此溪之所
以濬而澤萬年之 留都也公謂客曰子徒識

青溪之改觀易聽而不知我 朝之度越前代
也盍觀之是祠乎清莫如子陵而隱之致堯其
流也忠莫如清臣而子布子羽其儔也休徵之
孝望之之節子隱之勇內史之介逸少之雅仲
倫子珪德施太白東野之文皆可以言德而未
若太伯之爲至明哲則陶朱公整暇則茂宏安
石英邁則士行公瑾幼度皆可以言功未若孔
明之爲盛我 宋諸賢功德兼之武惠士行也
忠獻茂宏也忠襄望之也忠定孝肅清臣也介

公榮陽之鄉也忠宣其謝安乎正肅其子羽乎
恭惠致堯之優乎莊簡忠肅公瑾之亞乎至若
河南純公龜山文靖公南軒宣公紫陽文公西
山文忠公皆以道鳴者則漢而下所未有也而
皆萃於吾
朱孔孟而後道不在茲乎有道者必有德必有
功而功之不究或繫乎時苟不至德無以為道
本也重道德而輕功業人將知禮而不知用崇
功業而遺道德人將知流而不知源吳祠所重

在功而道德之意薄晉祠或功或德道則未聞
也古今並祠三者始備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
止於至善曾子發至善之傳曰君子賢其賢親
其親小人樂其樂利其利所以沒世不忘也是
祠之作因其不可忘而思其所可學某也道某
也德某也功勉而進之三者全則至二則次一
亦不失於令名社稷生民終將賴之二三子其
有志於斯乎客曰大哉新氏之賜抑以得公尙
友之志公命記之并刻迎享送神之辭使民歌

之其辭曰長江兮淙淙踞虎兮蟠龍秀羣英兮
禮樂覽千古兮焉窮蹇誰留兮青溪穆將愉兮
壽宮思至德兮肇荅姬遜聖嗣兮興句吳竟長
千兮游五湖燁客星兮隱東廬坐根石兮定吳
都懷仲父兮秦淮隅燎赤壁兮偉北圖憶尚書
兮西明居孝感兮冰魚鹿苑兮儒書起烏衣兮
見夷吾運百甓兮恢宏樵忠孝兮父子將相兮
叔姪登冶城兮想高世酌貪泉兮徒四壁興文
兮雷劉著書兮陶蕭大節兮霜凜凜謫仙兮風

飄飄雲龍上下兮東野桃花流水兮致堯肆榮
陽兮忠憤相先民兮迢迢天昌
宋兮將有曹平江南兮斧不膏德乖崖兮桑梓
袞美中丞兮蓉幕高神明兮待制忠愍兮[illegible]
春風兮壽元氣圖繪兮圖天意出師門兮道與
南建 留都兮垂萬世仗征鉞兮江無波死封
疆兮人知義采石兮功之奇紫陽兮道之繼佐
乃翁兮南軒開厥後兮壹是澤斯民兮西山儼
元凱兮是假虎管鑰兮北門思尚友兮古人建

芳馨兮堂廡合荃茝兮盈庭嫋秋風兮桂枝繚荷屋兮杜蘅薦菊兮寒泉采藻兮落成浴蘭湯兮沐華望美人兮並迎芳菲菲兮滿堂靈之來兮如雲聊逍遥兮容與集琳琅兮鏘鳴吉日兮辰良蕙蒸兮椒漿元勲兮鉅德日月兮齊光介民兮景福昭昭兮未央高山兮景行千秋兮難忘諸氏名行事各具本讚不復書公名光祖字實夫金華人受道西山後學稱裕齋先生云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明道書院山長周應合記文林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趙與輈書從事郎特差充沿江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徐道降篆額

轉運司祠堂三所建立歳月各有記

丞相忠宣范公祠

忠宣祠堂記

治平之元忠宣范公為江東轉運判官賦籌思亭詩有曰致誠通造化審慮敵權衡境寂居忘倦心虚照自明石刻至今猶在嘉

定八年春起居舍人建安眞侯希元恪共使事慕忠宣之賢且愛其詩之旨趣深長也迺於玆堂之西翔一室繪公像而敬祠之又采詩中語更所謂激揚亭者曰虛明而堂之名雙槐者易之曰忠宣顧瞻之間先賢在目高山仰止之意須臾不忘其深有契於心者邪夫君子之所爲當以三代而上人物爲的不當以兩漢而下人物自安蓋三代而上士大夫朝夕所從事者不越於此心毫髮有差必自懲艾學日進德日充中立而不倚全體渾然不可以一善名故緜漢而後雖英才間出未有能入其域者我朝人物之盛幾於古矣迨元祐間正人森列而忠宣之德之懿最可仰焉忠宣之論事也慷慨奮發知無不言若濮邸之不當稱親法度之不可變邊隙之不可開皆切於時病屢進而屢黜故天下稱之曰正人然蔡確之遠謫則以爲太過章厚鄧綰之獲辠亦爲之救解忠宣固非朋姦者而委曲如是其志念深矣吾既謂君子

不器中庸所謂爲有所倚迺平昔之規楷也當是時人才非不衆多忠鯁敢言者非不可喜然中正無偏求如忠宣者實鮮此無他忠宣從事於此心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嘗稱孔子之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爲舉用正直邪枉可化而爲善何必分辨黨人有傷仁化深乎深乎議論持平不爲矯亢使其志常伸其言盡用豈有異時讎復之慨哉三復籌思之詩發揮此心至精至切君子以是知忠宣之

所存蓋以三代而上人物爲的也起居正色立朝有德有言名重當世而獨於忠宣起敬如此亦足以占其所存矣忠宣之帥環慶也早力救荒不俟奏報而起居之卹民也亦然屢請于朝施惠甚博亦有不待報者此又愛民皆原於心所以不謀而同也嗚呼賢哉嘉定九年五月旣望朝散郎試祕書監兼國子祭酒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袁燮記

參政文忠徐公祠

徐公鹿卿始立附于范忠宣公祠馬公光祖特建今祠

文忠祠堂記

聖上改元淳祐之歲眞公之薨七年矣先是江東大飢死徙相望民之被賜未有加於嘉定乙亥者其德而思之也莫不然鶴山魏公記公行事而江東荒政乃不及錄南昌徐公鹿卿推求其故以爲闕典方治平間范忠宣公實典漕事眞公闢堂名曰忠宣繪像其中以示景行至是徐公奉之同室共祀以慰其民無窮之思則移書宗學博士黃君自然求公所行以補遺史之闕黃君曰自然於眞公爲友而知公最詳無若王遂且於救荒本末嘗與聞之以詔後人宜無不可時徐公移浙東憲以書戒遂曰吾行有日矣子必無辭遂遜謝不敢當然其時爲淮西總所幹官職事之間得以竊聞眞公與李公道傳濟人之政眞公治金陵而行乎太平廣德李公治池而及乎宣徽皆以身當其勞而分之幕府遂之心有以知眞公之心用敢不辭而爲之記初公涉三館侍螭坳入玉堂詞章

炳蔚闘于宮禁論事[illegible]
上前皆本仁義皆闔有以君德治體皆切於君
子小人之辨使虜不逹則益嚴中國夷狄之分
中外想聞其風采守泉南帥豫章長沙三山亦
民平盜皆有善政外夷讋服天下唯恐其不入
相更化立日朝發明大學得失與盛衰治亂存
亡之義宜上為詔讀校文又奏[illegible]上意慊
然接納將舉國而聽之而公甍矣宜乎狹歛一
道論述大政毋乃憂其末而忘其本舉其小而

遺其大哉是不然江東始旱公有憂色合本道
義倉及轉般米數十萬斛而厚其積因戶部罷
夏稅之請以蠲其征取郡縣官及寓公之賢以
覈其實大家勿勸分貧者糶之者濟已甚者葦
粟賜之病者載藥與之本之以河北救災之議
行之以青州之政櫛風沐雨遍走二郡不足則
開寄納倉出官錢糴之吳中又不足則以翰苑
橐中金益之不忍留都之不及則發私財以賑
贍之訖事民益急則轉糶為濟廣德守臣附會

時好劾教官以閒公引咎以白其冤值旱乾禱
雨白鷺洲人見其對越者迄以稔告袁公甫筆
其事爲錄非特此也推本
主上之仁一似
仁祖而羣臣般樂怠傲不異政宣者十事語意
剴切人之所以心服者豈有它哉仁與誠一故
也則民之思之也豈偶然乎哉徐公之祀之也
亦豈徒然乎哉文正忠宣有王佐氣象識者猶
恨其不同周程之學公居遷陽後於文公之沒
放居七年盡讀考亭諸書發揮天理人心之妙
蓋有及門而不盡得者誠意實德豈一日之力
哉宜乎公之自托於忠宣也方眞公立祠時求
記於潔齋袁公又求之漫塘劉公二公之所稱
若不類元祐氣象者由今觀之先生大人之所
立大矣豈區區拘剪繩墨之所能及哉徐公在
朝列數進危言杖節並江綱紀大振嘗請于
朝乞緡錢百萬以助糴穀援眞公以言朝廷爲
撥祠牒下倉司以備救賑若與眞公之政相後

先者大眞范相去百有餘年徐公之於眞公亦越二十有七載非前有所附麗後有所歆羨也道未必同而心則一也一者何盡其心卽盡其天也子思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詩書格言孔孟遺論遷陽之學南昌之教爲有本矣後之學者其可不務於斯是歲八月癸丑朝散大夫顯謨閣待制知寧國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王遂記并書奉議郎守祕書丞兼權屯田郎官黃自然篆額

寶祐二年馬公光祖兼持漕節始至謁范忠宣眞文忠二公祠僻隘弗稱文忠公寔公所師而忠宣公又文忠公所嘗祠也思以揭虔妥靈瞻前景行乃重建祠于籌思堂之西偏以二公並祠焉視舊宏邃祠庭嚴肅烝嘗惟時公自爲文以告二公告忠宣公文曰維寶祐二年歲次甲寅十一月庚子朔初三日壬寅中奉大夫守司農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時暫兼權江東轉運使司事借紫馬光祖敢昭告于大丞相范忠宣公光祖惟世所

難得者才才所難得者時治平一代盛時也江
左遠在南服觀風之任必惟其人公以名世領
清事吏化其廉民懷其德凡所以培植相業以
開元祐之盛者實發源于此故節義凜凜至今
與龍盤虎踞相爲淩厲尸而祝之以風後人宜
也而偏隅陋宇適所以彰司存之不敬竭來其
職驊公堂目公像所詞堂堂疑疑爲砥杜爲虛
舟如曾文昭公所銘者像然猶存是不可不趣
敬起慕於數百載之下也用徹而新之以表前
人之心以屬後人之業以昭太平人物之盛敢
因告成以寫其志
惟公其鑒之尚饗

告文忠公文曰

維寶祐二年
歲次甲寅十
一月庚子朔初三日壬寅門人中奉大夫守司
農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
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時曹兼權江東
轉運使司事借紫馬光祖敢昭告于大叅眞文
忠公先生光祖幼志于道年十四五時誦先生
救格疏已願執經遂弟子列既冠爲新喩簿先
生實師洪都嘗以文字求質正會先生以憂夫
未暇也及宰餘干始徙登先生之門心經政經
文章正宗夜氣箴裕齋詩皆爲光祖作先生之
望光祖深矣期光祖厚矣今以總攝漕先生棠
蔭在焉流風善政其隱然於人心者垂五十年
如一日尸而祝之以與忠宣范公並祠宜也而
頹垣敗宇卑陋弗稱光祖祗款之餘既求先生
之遺跡而遵行之而保守之乃相攸夾壇岡舊
而新繼自今事君臨民行已接物不以先生之
心爲心者有如大江雖然登特光祖也哉後之
爲使者目遺像之儼然其尙知所
矜式夫祗奉之初不敢不告尙饗

上梁文

兹以
此地
百五十年有兩福星之臨照後天數千萬載同
一北斗之瞻依可無松楠之新以寓菊泉之薦
翊踞虎蟠龍之形勝有偉故都而服牛乘馬之
轉輸實爲重寄於皇昭代問生大儒在治平則
忠宣范公持鑄一節而來於嘉定則文忠眞公奉
板輿而至否諏一道先後同心倚柳吟詩念念

羣聚之休咸發棠賑救熙熙九郡之歌謠雖異
時天下蒼生均蒙利澤至今日江東遺老尤慕
高風壯其堂則如見其人懷其道不獨祠其像
奉使總領提領運使大卿禮樂庸使文章正宗
一則退想於範模一則親傳於衣鉢每於退食
自公之暇贈哦景行行止之詩摩抄壑記之未
漫彷彿梧委之如在蒼杳滌水數偪灰於舊祠
青戶紅蔥麥條張於新址式昭所敬用妥厥臺
未須迎送有歌如羅迪之祀栁子厚庶發欽食
必祝若潮人之事韓昌黎肇舉修梁敬陳頒語
東日擁金盤上碧空咫尺憩棠蹤跡在如親霽
月與春風西貫索星沉太白低廩廩胸中兵甲
在喚回前哲掃鯨鯢南薰風晝永度晴嵐二老
九京如可作杯茶演易到函三北沙漠茫茫雲
但墨風雲天險界長江千古丹忠思報國上台
斗森森羅一望對越蒼穹無媿心仰止前賢皆
好樑下燕雀爭先來賀廈東南學子皆彝蘇如
水朝宗長不舍依願上梁以后道脉之壽無窮

人心之趨舍正須知參政宰相元自此
而推之箇般好樣監司深有望於來者

太子太師野亭馬公祠

野亭祠堂記

理在天下惟公平可以服人心惟
忠孝可以揚先志歷世千百猶一日也蓋作善
降祥時適天衢而芾棠之思必有感於中者爲
之夫豈偶然也哉惟我
聖朝以仁立國以忠厚待士大夫滲漉涵養愈
積愈遠一時有位之士知有體國奉灋愛民澤
物而已一念精白培壽國家之脈源流所逮非

止其身宜乎垂芳襲慶代有顯人呂王韓范重珪疊爲赫奕焜燿衣冠之盛其來尚矣東陽馬公之純慶元間以承議郎主管江東轉運司文字廉平公正克相其長持畫婉婉邁惠維多後六十年當寶祐戊午公之孫光祖清才敏德聞名于時

天子鑒其忠使華玉麟晉以書殿恩例賜執政皆殊過也然其臨民莅事壹是以祖爲法越明年春 上以陪京之鑰非重臣不可授鉞臬

下鍾山草木蕙威衣被卓乎忠定之重來都之人士歌舞疇昔桐鄉之愛易墜皆然爰請運管廨之偏續公而祠焉碧瓦鱗鱗璿題刻楹埤基拓岸事不戒而備中元後二日率屬落之起瞻德容豐骨遠矑蒼顏古須衮衣朱而貂蟬峨也丰儀肅肅可拱而卽洋其心君川渟玉韞生發逌邇有衍未艾懿哉因乎喬木之家盛惠之祀而驗於感應之理不可誣也公弱冠登隆興進士第與南軒東萊講貫精詣天文地理制度之

學靡不洞究爲三山遵譬與上官爭是非民之全活者衆有欲薦公中都官輙遜謝之其介陗恬退類此喬文惠公行簡葛端獻公洪皆橫經執弟子禮其在鄉時吳居父塡守有幾日不來春便晚開盡桃花蓋與公倡酬之句石刻尚存公篇章吟詠初不苦思而意已獨至金陵百詠殆遺藁耳平生著述如書解中庸大學說周禮隨釋講義春秋編年圖像章沅芷雜著於家史具載旣老世號野亭先生今祠旁扁揭刻歲月於桂志不忘也先生因貲政恩累贈太子少師祠之興工逮訖事凡日周一甲子其彝華供設屏龕俎豆悉倣忠宣西山二公之禮或曰先生昔列屬也往撰之乎曰明道嘗簿正上元矣衞之所在下飆北面可也世世無孔子而老聃郯子惛惛於祈招此世之所以不古雖然象賢崇德示民知所敬抑觀風者之先務云旹開慶元年八月旦日朝議大夫行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

兼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倪垕記○馬公光祖因
是祠之建慮香火灑掃之久而怠也乃捐俸餘
貿田百畝有奇以歲收之租給其需隸其事於
運司主管文字廳歲會其羨以俟繕修且刻石
祠下

府境諸祠

顏魯公祠 在句容縣

魯公祠堂記 淳祐三年遂守宛陵愛顏魯公之
為人而無能得其像者朋友劉汝進過虎耳山
謁其墓而得之取南豐祠記而讀焉意其若臨
川為堂以祠者亦足以表示一方矣後五年知
句容縣張君榘以縣圖經見寄載縣東來蘇鄉
後顏村有顏偒書塚石龜具在然後知公雖死
於蔡州而踰年淮蔡削平贈公司徒謚文忠而
盧杞既貶李希烈敗喪斬首獻于朝有詔子
頵碩護喪歸葬後顏即虎耳山句容為邑終唐
之世惟至德戊戌與上元辛丑以屬昇州眞人
將作析而二之故其砧基猶號潤州句容縣顏

尚書塚九墳十八墓歲代流易昭穆雜處惟有石人石柱石䃲墓地雖存而墓誌無在莫克表識是可謂闕典矣自陋巷斷絕顏含師古咸以文名杲卿兄弟皆著風節公字畫遒勁其放生記及府學茅山碑皆爲世所貴重晉有卞壺臺城之難父子一門並著忠孝雖非土人其去之三百年著稱一郡豈偶然者故莫易於慷慨殺身莫難於從容就義觀公之志於死而不輕於死亦足以見其處之有道矣夫死生大節也出

處大事也唐之禍始於天寶甚於正元朱璟張九齡已死李絳裴度未生當是時惟郭子儀陸贄段秀實李泌陽城號爲得人而無救於唐之患微李勉鄭叔則等救之於前李皐勵於其後則人心之公理絕矣平原失守恨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至有不識公之歎十七郡見推歸事肅代遭李輔國元載盧杞不悅南豐所謂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天下一人而已此足以見其爲烈而所以處之者未見也初杞聞舌舐先中

丞面嬰然下拜而怨已深矣李元平奉使無狀而代之行是一死也而但救子弟奉家廟撫諸孤四將强自推葬公曰吾兄杲卿守節而死希烈設坎不及用拘送蔡州自度必死自爲之誌曰此吾殯所是二死也希烈問朝廷羣臣儀式不對積薪于廷欲焚之公怡然唉曰豈受汝誘脅此三死也僞使稱救從大梁來公駡曰逆賊耳此四死也自言吾且八十至七十六而縊天下望而稱爲魯公朝不必廢帛不必賜其所以

立未易言也南豐猶恨其雜出神仙浮圖之說韓愈之外未必可以責人近世名公咎其年高不能勇退此言當爲後世發而非所以論公也張君曰此非開人心覺天理爲令之職乎所宜表其墓求近居進士高元龜指示其處且忻然務力而立祠於中刻石以補墓上別圖其像作文以侑歲時祭祀云

唐有天下兮內政不綱夷狄嫵嫚兮蕃方陸梁平原不動兮卒滅范陽淮蔡勃奚兮諸鎮喪亾

陋巷有孫兮其賢且良志存王室兮一飯敢忘
使行宜慰兮其謀不臧餒之賊手兮肆毒虎狠
余生在廷兮余死在床忠肝義膽兮其未可量
惟昇有縣兮山高水長虎耳名山兮來蘇其鄉
卞壼忠孝兮臣子有光兩縣一州兮百世齊芳
從容赴義兮厲以自强畏怯觀望兮敢有伏藏
鑱石爲龜兮祠之於旁蘋蘩以薦兮春秋烝嘗
遂初讀句容志見其載顏尚書塚在來蘇鄉後
顏村及顏運使縣府歸回苗稅重建祠堂深爲
魯國公痛之及讀本傳新舊史皆不載獨門客
因亮行狀言歸葬萬年縣鳳棲原而令狐峘撰
公誌在萬年縣舊原忠臣義士志無不在而地
陷中原益可痛悼云明年六月中伏日華文閣
直學士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德安縣
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遂記并書

一拂先生鄭介公祠

讀書清涼寺遂擢甲科因詆新法被黜還鄉日所存唯一拂耳

鄭介公謚議

宣教郎太常博士劉靖之議曰謚以官品得法之常也謚以節行得法之非常也

國家以常者伸義則夫非常者固弗以輕予也
三山鄭公死於宣和官止九品紹興追贈秩視
七品肆我　主上褒崇名節風厲來世於是
特旨賜謚奉常其可以常書乎熙寧新法王安
石忮忍專欲刼制於上呂惠卿之徒姦險小人
締交於下蔽主誤國怨天誣民元老名儒疏擯
殆盡鄭公昔師安石思報知已緘書屢進牢不
可反憂憤忠懇圖所目覩述為奏篇使斯民顛
連流離憔悴羸陁之狀畢陳于前而當時椎膚
剝髓斂掠不仁之政悉聞于上神考惕然動悟
夜寢不寐旦卽　劾罷某事某事之不便於
民者凡十有八責躬求言久旱以雨蓋公是時
監門一小吏耳越職冒言至於擅發馬遞甘蹈
鈇鉞而不之顧安石由是以去位要君而用事
小人環泣上前目公狂夫欲正其罪公復累上
書明斥惠卿指為賊本與呂嘉問力辯市易且
極論邊兵不已為大不祥羣黨攻之遂罷門局
公尋復取魏證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楊國忠盧

杞等傳迹在位者所行之事其合於林甫輩而反於姚宋者類而比之畫一以進感奮激切言無用隱奏入執政大怒興獄文致公於是有眞陽之行逮元祐初命爲泉州教授元符元年再逐英州崇寧之初既起復停竟不果敘用以沒公自少刻勵於學書無所不讀而貫以一理其序自以爲上不諛公卿下不原鄉黨水火可蹈而議論不可回以四方萬里之飽煖爲已之飽煖四方萬里之欣戚爲已之欣戚其志何如哉

不幸逢新法鼎沸之時欲以杯水救輿薪之火精誠貫徹能使九重之邃洞見幽僻披圖長噓弊法立變人情驩呼天意感回吁亦偉矣在英十年陶冶風化俗以知學文忠蘇公論薦之詞有曰俠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成直言又曰考其終始出處之大節合於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誼元祐欲用而未達紹興追恤而未盡歷七十有餘年乃克議易名之典豈非勸奬忠直實我

祖宗之家法而天則留之以助今日更化之善
意乎然則謚孰爲稱曰謚之美者多矣公居之
何慊然與其得夫人之所同者孰若得公所自
許者之爲貴公名俠介夫其字則介云者公生
平之所自許者也冠字死謚其義一也先儒有
言古之爲謚者取於名取於號取於字況在謚
法知死必往曰介孰不遷曰介方公書初上
固曰
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
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
臣越分言事之刑消書再上又曰臣言非耶乞
斬臣於衆人之前以塞流言洶洶之路此可謂
不以利害禍福遷其所守死而必往者矣後之
人聞公介然獨立不懼之風其忠氣義烈千載
猶可興起也請謚曰介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
佐郎兼沂王府小學教授兼權考功郎官李道
傳覆謚議曰故贈朝奉郎鄭公旣沒九十有六
年詔有司特議其謚公名俠字介夫太常博

士謂古者有取謚於字之義又謂公平生行事
合於知死必往執一不遷之法請謚以介按公
本從王丞相安石學熙寧中王丞相以政事妻
天下公視之不受丞相誘公以利公不爲動顧
方以區區抱關小吏上疏極言丞相之失且圖
所見小民流離困苦之狀自城門附馬遞達銀
臺通進司爲密急事以奏忠誠懇惻上感
天聽 上爲行其所言十有八事中外竦動
王丞相既罷公連上書論呂惠卿姦狀尤切公

雖坐此得罪竟坎坷終其身然百歲之後讀其
書想其人凜然生氣如公之在目也嗚呼可謂
介矣抑嘗考公平生所歷蓋自罷監安上門謫
英州十有一年遇
哲宗卽位赦得還元祐中兩蘇公先後言于
朝始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再任以憂去免喪
授泉州錄事參軍元符初年再貶英州後雖復
以赦還而終老不復用矣夫介然特立於衆小
人之中其介猶可及也介然特立於衆君子之

中其介不可及也元豐以前元符以後公之不合固宜當元祐時元臣秉鈞衆正滿朝起於謫籍起於州縣起於巖穴者蓋不可勝數公之犯顏忘身宜在諫官御史之選而再命分教復爲料曹十數年間不由溫陵之境當時任引彙之責者於此不爲無憾而公之不肯少屈以求合者至此益可見矣易曰介如石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公其有焉初臺獄既就呂惠卿議當公大辟

神宗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念豈宜深罪　神宗聖明蕩無殺直臣理公每上書輙曰臣言不當乞斬臣首則進言之時公固先以死自處矣非知死必往歟自熙豐至于元祐至于元符至于崇寧宣和時事屢變而公介然如一非執一不遷歟博士議是定謚曰介（詳見介公書堂）

公未第時嘗隨父之官江寧得清涼寺法堂西偏一室閉戶讀書即從學王金陵時也後人名其所爲介公讀書堂嘉定十四年總領商公碩

肖公像建祠於此

上梁文
抗疏安上門天下共高於直節讜書淸涼寺主人首訪於遺躅凜生氣之猶存愴故家之無幾乃卽寒齋之舊址嚴繪像之祠恭惟西塘先生介公學道欲如孔顏事君必惟堯舜官爵非所望登法科書局之能招淸儉終其身視美食華衣而若浼幾歎菊觀之好著要因所見以爲圖留英十年在泉三任離困厄流離之相繼獨剛方勁正之不回黑子龍期曾止朱塘之水寧憂蚩伏自安賫梵之居貫通神明始終眞實再貶於元符而復官於崇寧之後追贈於紹興而賜諡於嘉定之初時自爲之屈伸我何有於榮辱鄭公坊裹巳表門閣瑞像閣前俯餘展齒尋書卷酒瓏之地蔿寒泉秋菊之盤堂上德容聳萬竹淸風之勁橐中奏橐奪列星秋夜之光何妨半山老子之卜鄰更許鐵冠道人之夢奉使總領郎中挺然風誼同此薦期當飛芻輓粟之時豈專足食思立懦廉貪之士示不忘君壯一拂之淸高起百年之文獻不特發此邦之祕亦可占斯道之興衰舉修梁載形善頌拋梁東石頭城擁翠微中先生萬卷高吟處尙憶寒齋雪夜風拋梁西西書堂新飾五雲低想像當年忠義氣碧霄秋日貫晴蜺拋梁南天外三山翠入簷法眼禪師休說法滿簽書卷酒微酣拋梁北坐挹空江煙水綠高風千古照人寒淸涼何用蕭蕭竹拋梁上舊閣無人思瑞像使星家近鄰[illegible]芳獨立西風懷卓行拋梁下日照朱欄疑碧宛[illegible]將一拂拂振頹波定有同心來賀廈伏願上梁之後士知所學家有其書抱關勿卑於小官考槃當明於大義秋風涼殿徒懷江山草樹之悲晝日禪關共作亭檻松篁之想

南軒先生祠

在天禧寺方丈後先生舊讀書處也

重修祠堂記

人之生有此心則有此知堯舜之

聖此心此知也夫婦之愚無以異於堯舜以天
而不以人則明以人而不以天則昏夫尊賢而
賤不肖好善而惡惡此人之本心與生俱生天
理之自然也此小人媢君子趨惡而違善此習
之而不知人欲之使然也何以言之匹夫信義
行於里閈蓋有盜賊歛干戈而過其閭者烈婦
毅然而不可奪世俗固有立祠宇以奉之者是
孰使之天實爲之人心之良知也降周訖孔至
孟氏而道統不傳天理幾泯人心日晦由漢而

下上下之間莫有任此責者至于我
宋尊道重德已見於創平肇造之初人心之善
牙孽此時其後濂溪二程先生出而發聖賢之
祕孟氏始得其傳道統於是乎有宗
中興以來文公朱先生以身任道開明人心南
軒先生張氏文公所敬二先生相與發明以續
周程之學於是道學之升如日之升如江海之
流婦人孺子聞先生之名者皆知其爲賢譬之
景星麟鳳不以爲瑞者妄人也凡講習之地皆

有祠宇崇倘嚴潔足以啓人之敬仰百年之間
儒風彬彬豈無自而然獨金陵天禧寺之側有
屋六七楹曰南軒寶先生講習之地想其朝思
夕惟參前倚衡天地之運化聖賢之傳授父子
講求乎尊君救時之策友朋發揮乎垂世立教
之序關百聖而不違通萬世而無媿是軒也豈
容使之荒蕪而不治惜乎歲久希重道之士曰
就傾圮甚而春時爲游宴之所杲非賛江淮暮
猶扃閉空閒未至若今之狠藉心竊念之告之
長而莫我聽近目闇事欲因舊而增新之比至
殆不可舉目於是命工治葺內外整齊繪先生
之像於中使承學之士載瞻祠宇倘想道誼人
亡道在如將見之興起良知有覺猶不自已者
嗚呼闇有當式者墓有當拜者此軒也當新廟
非守邦者之責倘冀來者之不忘也爰之辭曰
孟氏曰遠吾道日昏道之明昏儒之疵醇學爲
而疵韓董揚荀自時厥後疵亦靡聞我皇明[illegible]
宋立極曰義與仁教風德甫大和蒸薰篤生鉅

儒濂溪二程文公宣公道鳴
中興伊昔宣公講學斯軒南軒之名與道俱尊
胡未百年棟宇摧傾今我來斯載瞻載顰亟命
匠氏斬然一新有嚴斯堂鏘鏘其門像圖惟肖
奠位妥神遂使先師不容暑寒牢醴時薦觴豆
序陳登軒之新軒存敬存礲石琢詞以告後人
淳祐三年七月丙子後學杜杲記

忠肅劉公祠 在蔣山東庵

淳熙二年府境大旱留守劉公珙賑濟有方民
被其惠公去五縣令共繪像祠之於蔣山東庵

侍御李公處全作記

資政殿大學士劉公尹建
康之明年政治德洽恩施化行民有以父母奠厥
攸居江東之人咨嗟感涕謂自我
宋混一區夏緜開寶迄今更牧守幾人矣若張
忠定之明張文懿之靜包孝肅之肅傅獻簡之
愛公實兼之睎兩漢循吏有加焉先是旱潦洊
至歲弗順成民將阻飢公夙宵勤勞罔敢自逸
且懲近世習俗欺誕之弊乃悉其實以告於

上蠲租勸分振廩輟漕凡可以惠荒政者咸推
行之又慮商賈之或壅也復請　詔上流郡縣
毋蘊年毋重征苟奉行弗虔得以禁利聞繇是
大江而西巨艦連檣輻湊于東糓賈以平民乃
粒食無有轉徙所活蓋以百萬計惠澤旁浹三
鄰賴之以免道殣歎息愁恨之聲易爲懽謠休
績升聞　天子歎嘉亟賜　褒詔以倡九牧
藏在盟府公拜手稽首颺言曰凡修政謹備以
禦水旱加惠於元元俾得事父母育妻子皆

陛下之仁之明幸留聽臣言故臣得竭其區區
效萬分一以出斯民於溝壑繫天地父母不貲
之施臣何力之有焉貪天之功以爲已力臣實
恐懼敢勒琬琰庸侈　上賜庶幾激憤吏之
不在民者又以周宣王之事見於雲漢車攻吉
日江漢常武之詩者反復申戒欲使中興復古
之盛見於今日士大夫然後益信服公憂
國愛民其心本於至誠非夸世邀名者昔汲黯
使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糶以便宜發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
武帝雖賢之然終以爲憨且妄發不果用先正
韓國富公弼自政地以讒出藩其在青社河朔
大水民流京東韓公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
以官廩營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
薪水立法簡便而周至活五十萬人募而爲兵
又萬餘人或以不善處嫌疑地尤之韓公曰寧
以一身易數十萬人之命不悔也其後韓公卒
相　仁宗輔效三世爲　宋宗臣較之漢

武帝所以處汲黯者遠矣公以宥密之舊望臨
一時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天下所待以致太平
於朞月之間擁樞機坐廟堂爲
天子經營四方復兩河歸輿地圖不動聲氣措
萬世於泰山之安公之任也適今年三月制
詔進公觀文殿學士　上用公之意方隆江
東之人懼公之歸而不得見也屬邑五大夫知
上元縣趙君公崇知江寧縣趙君伯渙知溧水
縣司馬君僖知溧陽縣周君世修知句容縣朱

君光寵因民之願欲繪公像于蔣山精舍公禁
之不可又相率以書抵處全而告以大略如此
且曰公朝夕相
天子則無一物不被其澤豈惟江東然吾江東
之人德公也深不止其身又及其子孫思欲家
至而日見之飲食必祝將不獲如都人且旦望
卷衣於衢路也則非留公像不可公雖欲遜善
而彝名柰迮衆何吾子於公揚屋諸生也盍書
之處全復於五大夫曰盍因公之所甚不欲公
誠朝夕且又相布德和令治盛功隆竹帛紀之
鼎彝銘之則公之像冠煙閣雲臺之上矣於此
乎何有雖然邦人卷卷愛慕之意則可嘉已其
敢辭不名所以褒美政崇大臣褒美政則臣工
勸崇大臣則帝室尊有唐故事也抑千百世之
下歲月猶有考焉請以書于石五大夫皆曰雖
乃系之以詩曰大江之東鍾山石頭虎踞龍蟠
帝王之州行闕峩峩翠鳳鶬鶬其民夥繁事亦
浩穰顯允劉公文武咸宜帝曰欽哉往撫

建康志卷三十一

朕師公自湖湘植纛建牙揚旍東來兵衛無譁
公旣開藩童耋歡呼剔蠹鋤姦郵煢撫孤饑饉
適臻公弗遑寧剡章以聞荒政是營謂昔堯湯
水旱莫怨民之毋餒維備先具旣蠲賦租旣發
貯儲舳艫萬艘銜尾而俱市有餘粟民無菜色
洋洋頌聲載彼阡陌民昔未飽公弗安寢今全
哺嘻公始高枕帝用嘉奬錫公璽書乾文晉如
玉音鏗如明明在上公遜不有於赫豐碑光氣
衝斗 帝御正衙一日萬機袞職有闕誰其補
之金節煌煌行趣公朝公朝京師四夷寢謀
帝曰於戲汝爲眞儒汝社稷臣其遂相予公居
廟廊明堂孔陽曰都曰俞 帝垂衣裳清廟崇
崇羣后雍雍皷鍾竽笙告時成功一人萬年公
執魁柄肖貌在堂邦人之慶記成於丁酉之冬
而碑石褊小未及刻明年公薨邦人思之益切
謂登峴首而墮淚者有碑故也住山祖慶旣易
茲石俾處全併書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四月
丙午朔朝奉大夫李處全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二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儒學志五

貢士

解額

晉元帝初制揚州歲舉二人 先是以兵亂務存慰悅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舉者制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孝秀多不敢行到者託疾

宋制丹陽郡歲舉二人 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于吏部序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宜加禁錮年月多少隨事議制武帝為晉相國時

嘗申明舊制依舊策試

隋制蔣州歲貢三人

唐制昇州歲貢三人有才能者無常數

本朝中興初建康府解額一十名紹興二十六年增爲一十一名紹興通用貢舉格建康府解額一十人及準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七日指揮節文西北流寓東南可將二十三年各州士着進士終場人數計若干取一人謂如某州解一千人就試終場一百人解一人之類當年解就試流寓終場人數每及士着人分數卽添解一人或零分流寓人少去處依士着人十分爲率三分亦解一人謂如士着人每百人解一人其流寓人就試零三十人以上亦解一人之類若以後解秋試人多不得過二十六年所取人數續撥鄉貢進士李伊等四十二名狀乞將流寓士着士人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七日指揮混試本府取放一十一名本府遂申 尚書省并禮部乞賜施行回準 省劄指揮節文尋行下國子監勘當得本府所申旣流寓人與士着人混試逐舉取放一十一人劄付本府照應端平元年守臣奏以建康行闕之重請比臨安府 恩例特與增添解額八月十日奉

聖旨建康府解額特增兩名共以一十三名爲額

貢院

建康府貢院在青溪之南秦淮之北卽蔡侍郎寬夫宅舊址也乾道四年留守史公正志建紹熙三年留

守余公端禮修而廣之嘉定十六年端禮之子嶸爲守撤而新之陳公天麟楊公萬里嘗爲記

重修貢院記

古者自京師至于鄉邑皆有學自秀士至于進士然後官使之攷王制之所載士未始不出於學也後世學校科舉之法並行以學校養士而以科舉取士養之取之各異其所羣試州里拔其尤者與計偕又羣試於春官故自京師至于郡國莫不有取士之所焉士方集有司設案士司而下下堂再拜焚香肅士就位則禮闈之設雖近沿唐制亦所以貴進士之科而不敢苟也於古何戾哉建業多士異材輩出曩有魁羣儒首異科而爲名公卿者項背相望也故其後子弟益自勉應三歲之詔者常數千百人兵興百事鹵莽有司不暇治屋廬以待進士姑奪浮圖黃冠之居而寓焉郡凡幾守率置不問或告之則曰此非吾之所急也吏侯自天官貳卿出鎮之明年諸生以是爲請而其故基爲閭閻營舍者四十年矣侯慨然念之指地而

易其居捐金而償其遷築之費取羨餘之木爲屋百有十楹適宅郡潦傷民流移江山侯因募之使食其力不足則助以廩卒經始於季夏中休竟事於中元是歲乾道四年也面秦淮接青谿拖方山氣象雄秀侯集賓客而落其成揖諸生而告之以進德修業之方薦紳韋布之士作爲詞詩以贊其喜且曰侯於吾建業之士至矣願求文以識其功侯因以屬予爲之言曰世之爲吏非通材不濟也欲興利起廢無經畫於

事之先則縮朒而不敢爲不然則不卹財之匱民之勞而惟吾有司之事是集是亦安取於吏也侯通儒也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悉故是舉也國人不及知而辦於咄嗟之頃其它撥煩濟劇率稱是其與竅實而浮名飾外而遺中本末首尾衡決倒植而興學校益庖廩謂之崇儒證辭於民則曰獨奈何厲我勤是不急爲者其當戾何如也於虐侯亦賢矣哉自茲取巍科登顯仕追迹者皆侯賜也建業之士

勉之條名正志字志道丹陽人十一月旦左朝
散郎充敷文閣待制知鎮江軍府事宣城陳天
麟記左承議郎通判建康府事姑蘇嚴煥書左
朝請郎直顯謨閣權發遣江南東路計度轉運
副使公事浚儀趙彥端書額○文記金陵六朝
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文之遺烈故其俗毅
且英有王茂洪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
有鍾山石城之形勝故其地爲古今之雄盛有
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其勢扼南北之要衝地大

才傑而官府事物獨庳且隘顧可謂稱劒是澤
宮古以擇士公卿大夫是之自出而爲屋才百
其楹歲陁月隤至者千人項背駢累至緯蕒爲
廬架以蒼筤雨風驟至傴僂蔽遮堇全文卷紹
熙二年春三衢余公自刑部尚書除煥章閣直
學士寔來居守莫府肇啓一新百爲劬躬夙懷
于夙于夜仁聲義實允洽甿庶文令武覺兵戎
戢肅廉政不苛靡敝不革孚于九郡水順雪釋
一日庠序諸生秦晉等充庭果以爲請公卽命

駕率屬往而相攸則見蕩搖敝夷棟折榱傾廩
廩將壓顧謂治中廖君侯曰斯邦斯士而延以
斯廬不湫隘否不簡陋否其宜稱否迺徹厥舊
迺圖斯新意匠是斷畫堵是度棟宇崇崇楹桷
奕奕率眂舊貫益四之一考官有舍掛士有堂
爰廓四廡爰拱二掖可案可几可研可席堂之
北埂中闢以南前後仍牆內外有閑自閎之表
緘封之司寫書之官是正之員左次右局不殺
不併會為門闔啓閉維時職誰何者於此攸宅

凡室百一十有二楹自堂徂庭自庭徂門自門
徂裔皆甓其地土之集者霽則不埃霖則不淖
經始于是歲冬十一月八日明年春二月廿三
日落之其費凡為緡錢一萬一千為米斛六百
木二萬一千章竹一萬四千箇甓瓦六十萬三
千枚云公屬予記其役予諗于諸生曰公之於
諸君不薄矣今茲歲當大比諸君徠試於斯盍
亦輿長江以為濯操三山以為觚以寫胸中王
謝康濟之長策以荅鍾山草堂之英靈毋橈毋

諫毋諛毋撫以毋負余公延考之至意公名端禮字處恭中奉大夫直龍圖閣權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廬陵楊萬里記并書

轉運司貢院 舊皆寓試僧寺嘉定九年眞文忠公德秀始建貢院于青溪之西（是歲習庵陳塤首薦漕闈明年爲禮部進士第一）常平提舉李道傳爲記

初建貢院記 國朝之制諸路置使按察各有職掌轉運使最先置所掌頗多提舉學事既省又兼掌學校貢舉事閒三歲 詔諸州各試其士升之禮部士與爲吏者親嫌則偕巳仕而鎖其廳者試于轉運司江東地大人衆材儁閒出數十年間由轉運司之試擢高科登貴仕者數數有之顧試院未克立每寓于浮屠者之宮庫監弗肅有司患焉前使者汲郡孟侯猷始度地於建康府城之東南隅廬陵胡侯槻以總領財賦兼攝使事稍儲錢以俟費它未皇也嘉定八年秘閣修撰建安眞侯德秀爲副使至則曰是不可以不成於是相其陰陽正位南鄉築而增之

其崇五尺背負鍾山前直長干清溪環流秦淮旁注寬閒爽塏不僻不囂於校文論士爲宜九年三月戊寅命工興事二十日而堂成又十日而聽事成修廊繩直表裏相望外而羣執事之吏各有攸局七月丁卯工告訖事侯謂道傳盍記之道傳竊惟近世取士之制每不如古專尙詞章而德行道藝之實喪多爲文法而廉恥禮遜之節壞世久病之學廢而詞益下俗澆而綱益密雖上之人亦竊病焉揵其徑以誘之於前

艱其門以塞之於後使爲士者棄鄉井走道路無復懷寶待價之意又識者所深病也學古行道之君子思救其弊考古之意酌今之宜使教學興風俗厚賢才出治功著其規模條目本末先後必有可言者然豈有司所得爲哉若夫合圓冠方屨之士以校其藝會無定處而反託於異教之廬事益苟名益不正此則有司所得爲者是役也侯蓋爲所得爲而已學古行道侯之素志所謂考古之意酌今之宜以救歷世之弊

者其必慨然於此矣夫豈特以高科貴仕望江東之士哉侯正色立朝風采聞于四方奉命出使專以激濁揚清洗冤澤物爲己任歲適大饑民賴以全活者不可數計斥羨償削浮冗獨以餘力克興是役材無强賈庸必厚給田里不知州縣不與是皆足書道傳既承侯命因推古者取士之意平日所望於侯者備論焉院爲屋僅百五十楹錢以緡計者萬四千有奇董其役者主管文字趙與悫嘉定九年七月日朝散郎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李道傳記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池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使鄒應龍書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　太子賓客曾從龍篆額

府學贐送規約

契勘本郡士子率多清貧每當賓興上南宮者以裝齎爲苦今學校剏置房緡專充贐送條具如右（贐送數目並用銅錢）

一置到房廊各有赤契及總簿該載

一收到賃錢專委直學一員拘椎別項樁管如遇官

放須契勘所放日分等第錢數月終轉結簿歷取
兩教授花押

一贐送鄉舉發解各五十千免解者半監漕國子發解各二十千免解者半武舉發解各二十千免解者半宗子應舉發解宗學發解各二十千鎖應十五千取應減半過省各二百千自太學過省及舍法免省者半武舉過省各一百千自武學過省及舍法免省者半宗子應舉過省宗學過省舍法免省各四十千鎖應二十千取應減半補入太學各

一百千入武學者半入宗學者又半

一本學贐送貢士係於使府勸駕後一日就公堂設醴而致贐金庶無滅裂之弊

一此項錢專為贐送本府士人唯　特恩人不送試入前名賜出身照過省例續送如有時官流寓宗室過往舉人並不支送

一已受贐禮人因事不能成行或至中涂而旋者並將元錢回納如是執留申府拘理或身到　行在實有事故不能入試仰同赴試人保明免行回納

一置到房廊或有損壞卽支本色錢修造明置文歷
不許虛破
右具如前永宜遵守事力未裕姑立大綱增廣前規
尤有望於來者

記云 金陵大都會六朝風流未遠我
宋淑人心以道德翕然盡歸醇厚　中興南渡
天蹕駐臨　行闕岩嶤龍盤增秀光涵玉井瑞
產金蓮距今百年人物鼎盛魁杓聯耀益大彰
明端平初元

皇上嘉惠　陪京增貢士額登名天府者十三
人嘉熙改元諸生請援　京師例到省郡復上
其事于　朝劃　奏朝廬　俞音夕播士鳶飛
魚躍莫不舒翹揚英奮迅功名之會郡教姑孰
陶公熾誘掖後進以明道書堂撥入歲租易金
市屋日僦月儲爲貢士資旣而盱江孔公聖義
同掌教席相與翼其成與計偕者遣送雖各有
差踏梅江岸覩　國之光皆得以壯行色春風
槖籥吹噓成就者爲多是舉也眞鄉邦無窮盛

事嘉熙改元十一月福郡人從政郎宜差充蘄
州州學教授吳葳記

本府勸駕 於貢院揭名一月後就設廳開鹿鳴宴凡
本府新舊文武舉及漕司新舉人皆預焉津送有差
本府正請士人每員送十七界會子三十貫文折綠
襴過省見錢一十貫文七十八陌酒四瓶兎毫筆
一十枝試卷劄紙四十幅點心折十七界會子一
十貫酒一瓶特送十七界會子一千貫文
江東漕司正請官員士人除漕司津送外本府每員
送十七界會子三十貫折綠襴過省見錢一十貫
七十八陌酒四瓶兎毫筆一十枝試卷劄紙四十
幅點心折十七界會子一十貫酒一瓶
淮郡附試正請士人每員送十七界會子三十貫折
綠襴過省見錢一十貫七十八陌酒四瓶兎毫筆
一十枝試卷劄紙四十幅點心折十七界會子一
十貫酒一瓶特送十七界會子二百五十貫文
本府免解士人每員送十七界會子二十貫府學前廊增十貫
酒二瓶點心折十七界會子一十貫酒一瓶特送

十七界會子五百貫文
淮郡免解士人每員送十七界會子二十貫酒二瓶
點心折十七界會子一十貫酒一瓶特送十七界
會子二百五十貫文

重建建康府貢院大使馬公光祖任內建康府貢院
在清溪之南創於紹興初年修於嘉定癸未自
後率三歲一葺因陋就簡牽補目前試已則借
占躪踐靡所不有殆弗止撤藩籬毀薪木而已
屋既傾欹地又卑濕懍乎有覆壓之虞咸淳丁
卯歲詔大使親卽其所爰究爰度悉命撤而新
之鳩工聚材築基崇址宏壯爽塏視昔踰庭廳
事之後爲堂三間扁曰衡鑑翼以考官位次薇
堦蓮沼前後相輝供帳什物百爾具備試場舊

止四廡衆以爲隘乃卽西偏闢地數百弓添葺兩廡爲屋共三百九十四間庖湢守視之所罔不整潔又倣金華諸郡例置長卓釘柱間闢三門以來多士中門之外設封彌交卷謄錄對讀所各有司存井然不紊棟宇翬飛與正廳埒始置鎖鑰屬府學董之規模於是乎詳密矣自是年四月[redacted]日興工訖五月竣事不月而成民不知役其縻錢十八界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九十五貫有奇米一千五百五十石他物從官給

者不與焉右史馮公夢得爲之記曰

皇帝嗣位越三年二月初吉詔天下郡國以士來貢若曰宋德當天奎聚五緯文明景運實此乎開維茲歲行適合維予一人祇見先聖闢道立教聿興斯文維躬用勸維爾多士懋游於是建康府新作貢院成留守大制使觀文馬公以書諗夢得曰維此文闕乾道立之紹熙闢之嘉定葺之今又四十有五年每莅校比有司取具目前猿狙之栘栜儒之桂苫蓋櫼搊謂是則

苟而可老屋岌岌不任風雨墊隘湫底爽氣弗
集岌岌而至者外揵內韄傴僂爲懼責譴之及殆
非所以使之皷羽翮而吐鏗轟也以吾爲守長
於斯而是之弗慮弗圖毋已闕乎乃鳩工慮材
培卑而崇拓隘而廣規畫褰舉再閱月亟潰于
成而人未始知有役　國家之賢才自昔多士
之氣數攸關可無文字以覺久遠子盍爲我記
諸夢得嘗考賓貢之制自周迄唐其意寖以荒
失未嘗不慨古之士貴以肆而後世之上不然

也夫賓士以禮而鄉射行焉所謂揖遜而升下
而飲其雍容和衎之氣象何如哉逮至束縛檢
約圍棘重重寒廡卑席如唐人所云者則偪仄
已甚於古意無復彷彿矣我　朝以儒立國三
歲大比攷其德行道藝之法雖未能純用周制
而興賢興能使長使治其意亦何以異於周六
飛渡江王氣聚於東南而金陵首當其會警蹕
駐焉地載神氣風霆流形采芑新田潤澤豐美
是開中興以來無窮之用　聖天子垂意文治

烝我髦畯制詔一下遐不作人業業陪都視周豐鎬所謂庶物蠢生文武之德有衍未艾也居留重臣用克知于德意共明命而厚同氣有開必先夫豈偶然前五十年文忠眞公將指轉輸始作漕貢院于是邦越明年郎有冠南宮者維馬公之學源流眞氏故知所崇尚類如此昇本多奇士加之以新美之會扶搖天飛志氣固應倍百嘉定類闈得士之盛吾知其殆有過之公三至玉麟十年之間揆敘奮衛與補潤類之績

不可遐紀而於是役尤汲汲焉公之盛心蓋可識矣夢得於授簡之辱用次第其說以筆受而不復以不文辭若夫山川之美方隅之吉而勢之宜舊記具焉不書役用材植金穀幾何非見屬之大指亦不書公在先朝嘗貳樞庭名字系出天下戶知之學士大夫尊之皆曰裕齋先生云是歲爲咸淳三年四月甲子朝散大夫太府少卿兼權直舍人院權直學士院兼侍立修注官馮夢得記朝散大夫新除軍器少監兼權國

子司業兼權直舍人院兼景獻府教授林應炎

書并篆蓋

進士題名

慶歷二年 張識 張諮

熙寧九年 楊之道 巫鍼

江涵道 潘温之

紹聖元年華漸榜 許之美

崇寧五年上舍及第 余棐 蔡敦禮

崇寧五年蔡薿榜 朱昇 秦濟

大觀元年上舍及第 段拂

大觀二年上舍及第 霍廸

政和二年莫儔榜　俞迪　朱天任

錢時敏

政和四年上舍及第　陳鵠

政和五年何㮚榜　秦檜　范同

政和八年嘉王榜　朱端彥　朱虙

徐時升

宣和三年何渙榜　魏良臣　朱元佐

陳秉成　鍾大方

宣和六年沈晦榜　何若　秦梓

建炎二年李易榜　錢周材　吳㮚

王綷　戴翼

李朝正　趙震

張上襄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潘祺

紹興五年汪應辰榜　王綸　朱端稟

紹興八年黃公度榜　巫孝立　鮑同

巫伋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榜　秦熺本第一甲第一人爲宰臣辭免降充第二人爲係省試上十人合升甲與遷第一人恩例

秦昌時　秦昌齡

苗昌言　江漢

魏元若

紹興十五年劉章榜　李珵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　魏師遜　鍾離松

周彥　江賓王

鮑慎辭

紹興二十一年趙逵榜　湯彥升　巫孝恭

莊震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　秦塤第一甲第三人爲係兩府親屬依第一人恩例

秦焞　秦焴

葛揆　趙公彬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榜　陳自修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李機

乾道五年鄭僑榜　劉煒　沈鑑

乾道八年黃定榜　錢閎　夏融

淳熙五年姚穎榜　梁文恭　張衡

淳熙八年黃由榜　張逢辰　吳柔勝

何揆

紹熙元年余復榜　劉梔　戴錡

耿戩

紹熙四年陳亮榜　孔蓋　李巖

李大同　李琦

李秀實

慶元五年曾從龍榜　汪瀛

嘉泰二年傅行簡榜　卞伯光　戚瀍

胡景愈　鄭震

嘉泰三年上舍及第　衛熔

嘉定四年趙建大榜　王晉　鄭南

王遼

嘉定七年袁甫榜　吳淵　朱應

潘彙征　李芬

嘉定十年　狀元吳潛

嘉定十三年劉渭榜　楊成大　沈先庚

嘉定十五年上舍及第　許思齊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

紹定五年　元朱興

嘉熙二年　陳熙

淳祐元年　胡景龍　吳起潛

淳祐四年　卞文顯

淳祐七年　吳琪　包秀實

陳晟　陳昂

淳祐十年　洪必會　吳慶龍

傅文振　李褒

寶祐元年　潘教

寶祐四年文天祥榜　吳景伯　李仲龍

朱文德　吳璞

開慶元年　張震龍　朱紹遠

平天祐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三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文籍志一

文籍生於伏羲世久益繁凡治亂安危成敗得失其理著於經事具於史議論感慨發於文章居今知古賴此耳孔子觀夏殷之道徵之杞宋文獻而不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文籍盡觀國之所重歟究其所以始驗其所以終法其所以得鑒其所以失必善用文籍者而後能用其國耳

皇朝初平江南得書六萬卷蓋南唐以前有其書而
不能用天錫我
宋而善用之書非徒書矣武惠王曹彬策勛而還珍
寶無所取滿載皆圖書武帥讀書固
藝祖皇帝之所深勉況文人乎公卿大夫士讀其書
而用其書見之行事則忠孝大節追配前古著之言
辭則詔今傳後皆有補於世道今以建康所存之書
序列於前其鋟梓者次之刻石者又次之若歷代文
章之有關於建康而散見於諸帙者又遴而稡之非

曰夸富於文籍庶有可徵之文獻云作文籍志

書籍

皇朝開寶八年平江南命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
籍其圖書得六萬餘卷分送三館及學士院其書讎
校精審編秩全具與諸國書不類雍熙中
太宗皇帝以板本九經尚多訛謬重加刊校史館先
有宋臧榮緒梁岑敬之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爲證祭
酒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按據章下有司檢
討杜鎬引正觀四年勑以經籍訛舛蓋由五胡之亂

天下學士率多南遷中國經術寖微之致也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爲正持以詰維維不能對

天聖七年丞相張士遜出守江寧建府學奏請于

朝全賜國子監書紹興初葉夢得爲守嘗求周易無從得蓋當大兵之後舊書無復存者夢得乃捐軍賦餘緡六百萬以授學官使刊六經後七年夢得復至詣漢唐史尚未有又捐公厨羨錢二百萬徧售經史諸書爲重屋以藏名之曰紬書閣而著其籍於有司後閣燬于火籍與書皆不可見至紹興十六年

高宗皇帝親書九經及 先聖文宣王贊刻石于國子監首以石本賜建康今藏于府學之 御書閣而經子史集之僅存者皆附焉景定二年留守馬光祖念文籍之闕復求國子監書之全以惠多士

御書石經之目

周易三卷　尚書三卷　毛詩四卷

周官一卷　禮記一冊　春秋經傳十五卷

孝經一卷　論語二卷　孟子五卷

文宣王贊一卷　樂毅傳一卷　羊祜傳一卷

經書之目

以下兩學見管

周易二十六本 監本正文○建本正文○監本注○監本注疏○建本注疏○正義○大傳○繫義○約說○易索○或問○太元集注○監本程氏傳○婺本程氏傳○伊川繫辭○橫渠解○朱氏解○麻衣解○十先生解○胡先生解○沈丞相子傳○監本義海○婺本義海○龔氏解○了齋解○劉教授解

尚書二十四本 監本正文○建本正文○婺本正文監本正義○建本正義○建本注疏監本注○胡安定解○東坡解○荊公解○張博士解○史教授斷○羅氏解○陳氏解○呂伯修解○孫曾解○劉博士解○蕭先生解○疑難集解○葦儒解○石林解○吳才老解○新注○治要

毛詩十三本 監本正文○建本正文○監本正義○建本正義○監本注○建本注疏○婺本注○呂氏讀詩記○歐陽義○潁濱解○總義○音義○新經

周禮七本 監本正文○建本正文○婺本正文○監本注○建本注○婺本注○監本正義

禮記二十二本 監本正文○建本正文○婺本正文○監本注○監本正義○音義○監本儀禮○建本儀禮○儀禮正義○儀禮疏○中庸大學○中庸大學解○中庸約說○中庸大學廣義○無垢先生中庸大學說○大學衍義○中庸講義○禮象○三禮圖○中庸大學集義○集略○少儀外傳

春秋二十七本 監本正經○監本注○上下經○春秋正義○監本左傳○建本左傳○左傳正義○注疏○監本公羊正文○監本谷梁正文○監本公穀二傳○公羊正義○谷梁正義○春秋釋文○伊川傳○胡氏傳○春秋辨疑○左傳法語○春秋釋例○春秋纂例○經典釋文○左傳事類○名臣傳○左氏摘奇○西疇解○師先生解○監本國語

孝經十二本 監本正文○古文○監本正義○鄭康成注○唐明皇解○古文指解○三程師說○范侍講解○二老指解○釋文○刊誤○法語

論語三十一本 監本正文○川本正文○監本注○監本正義○建本疏○程子解○伊川說○寇山解○朱子集注○朱子詳說○朱子語類○東坡解○潁濱拾遺○謝上蔡解○張無垢鄉黨說○游氏解○范學士解○南軒說○葵軒解○汪省元直解○范景明解○洪氏解○曾文清義○文學解○釋言○義原○集義○十說○大意○諸儒集義○集略

孟子十四本 監本注○建本注○川本注○朱子集注○朱子要略○張無垢拾遺○三山解○文瑩解○王博士解○五臣注○直講○晉之解○諸儒集義○集略

史書之目

史記　古史　國語　戰國策

前漢書八本 紀志表傳○法語○字類○傳聞○發揮○史評○荀悅漢紀○史編○

後漢書六本 紀志表傳○法語○精語○傳聞○袁宏漢紀○白虎通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隋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唐書十三本 舊唐書○新唐書○六典○會要○發揮○糾謬○摘實○論斷○唐鑑○晉訓○鄭節○呂節○政要

五代史　歷代制度　編年通載　七制三宗

史傳論　十七史贊　十七史蒙求　通典

資治通鑑監本蜀本建本外紀舉要朱子綱目綱目
發明釋文通歷撮要袁氏本末

皇朝聖政　三朝寶訓　番拱寵鑑

續資治通鑑長編全本
節本　稽古編年　隆平集

子書之目

孔子家語監本
建本　曾子　周子通書
太極圖解　程子

老子　莊子　荀子　揚子　文中子

列子　抱朴子　孔叢子　管子　鶡冠子

淮南子　劉子　尹文子　商子　公孫龍子

韓子　鄧析子　杜牧之注孫子　楊子法語

道德經注王弼
司馬公　十一家注孫子　太元經

施子美七書解　墨子　南華經釋文

理學書之目

濂溪集　程氏遺書　伊川集

橫渠集　正蒙書　司馬溫公家範

溫公居家雜儀　溫公書儀　武夷先生集

胡子知言　晦庵大全集　朱文公語類

朱文公語錄　朱文公感興詩　朱文公小學之書

朱文公年譜　晦庵東萊學規　南軒先生集

張宣公語類　東萊集　呂氏鄉儀　諸儒鳴道集
十三朝言行錄　近思錄　修學門庭　書堂講義

文集總目

先秦五書　楚辭集注　文苑英華　楊子雲二十四箴
淵明集　梁昭明集　文選　唐文粹
張曲江文　韓昌黎文　柳柳州文　陸宣公集
陸宣公奏議　顏魯公集　李衛公集　李太白集
杜工部詩　樊川集　獨孤集　李翺文
蔡邕獨斷　夷白堂集　長慶集　李文公集

皇朝文鑑　富鄭公奏議　乖崖文　六一公文
秦少游文　陳了翁文　范太師文　胡澹庵集
范文正公集　臨川文集　南豐集　陳無己集
范蜀公集　范蜀公奏議　嘉祐集　徂徠集
宛陵集　老蘇文　豈蘇文　東坡大全集
曲阜文　華陽文　蘇魏公文　李泰伯文
忠惠集　節孝先生文　龍溪文　巖谷文
馬子才文　玉溪集　豫章集　欒城集
胡文恭集　骨鯁集　漱玉集　唐先生集

大名集　金氏文集　吳史君集　南陽集
鄱陽集　斜川集　好還集　歐陽四六集
濡水集　徐公集　青山集　潛山集
橫塘集　毛澤民集　毗陵公集　彊祠部集
道院集　巴東集　廣陵集　忠定公集
番江集　楊誠齋集　鶴山集　京口集
南州集　廬山前後集　張文昌集　見一堂集
東湖居士集　[redacted]　東牟集　東窻集
盤洲集　慶原集　陳止齋集　文海

婺溪居士集　青山集　陳傅良奏議　鄒忠公奏議
范忠宣公彈事　諫垣集　經緯集　韓魏公諫藁
范忠宣公國論　張公奏議　定庵類藁　竹軒雜著
范蜀公正書　諭俗編　百家詩　東坡詩
李嘉祐詩　李商隱詩　喜雪詩　曾史君詩
神秀樓詩　瑞麥詩　梅山詩　極目亭詩詞
集韻　杜詩押韻　張孟押韻　救荒活民書
璜宮雜著

圖誌之目

輿地圖　指掌圖　九域志

三禮圖　釋奠圖　指掌圖　九域志
江行圖　水經　麟鳳圖　元和郡縣圖
建康實錄　乾道建康志　慶元建康志　景定建康志
諸郡志 鎮江 嘉禾　姑孰 東陽　四明 臨邊　四明鄉飲圖

類書之目

藝文類聚　白氏六帖　皇朝類苑　翰苑羣書
記室新書　四時纂要　事物紀元　世說新語
世說敘錄　太平廣記　初學記　職林
說苑　職官分紀　四庫闕書　書林

千姓編　文章緣起　紺珠集

字書之目

禮部韻略 監本 建本　廣韻　玉篇　經典法帖
文公法帖　九經字樣　班馬字類　許氏說文
說文解篆類語　字寶　韻譜　埤雅　佩觿集

法書之目

刑統　三省總括　紹興令　紹興勅令格
紹興勅令 貢舉　御試省試勅令　紹興刑統　太學勅令

醫書之目

神農本草　黃帝素問　大觀本草　圖經本草
本草單方　太平聖惠方　膏肓灸經　銅人灸經
衛生方　治風藥方　備急藥方　養老奉親書
小兒藥方

書版
横渠易說一百六十八版　易象圖說八十五版
易索一百四十五版　周易綮說一百二十版
李公易解二百八十版　學易蹊徑一千五百版
禮記集說四千六百版　春秋講義三百二十版
春秋紀詠四百九十三版　語孟拾遺一十九版
東坡論語一百二十版　論語約說三百二十版
孝經集遺一十九版　程子一百七十九版
近思錄二百六十版　小學之書二百一十版

朱文公年譜一百二十版　師說一百五十四版
四家禮範一百五十版　釋奠通祀圖三十五版
諸史精語七百二十版　通鑑筆義一百五十五版
建康實錄七百四十版　六朝事跡二百三十版
乾道建康志二百八十版　慶元建康志二百二十版
景定建康志一千七百十八版　皇朝特命錄四十五版
翰苑羣書二百五版　集賢注記六十一版
文昌雜錄九十六版　東觀餘論二百一十版
富文公賑濟錄六十二版　救荒錄一百八十六版

活民書一百七十六版　唐花間集一百七十七版
重編楚辭五百七十版　杜工部詩五百二十版
少陵先生年譜六十八版　金陵覽古詩三十五版
金陵懷古詩八十五版　莊敏遺事三十二版
棠陰比事五十六版　松漠記聞四十五版
江行圖錄六十五版　張公奏議二百六十版
李公家傳一百四十五版　保慶集一十九版
清暉閣詩四十六版　輶軒唱和三十一版
和晏叔原小山樂府二百四十六版　寒山子詩六十八版

蘇氏道德經八十八版　太一雕式三十二版
產寶類要一百七十五版　小兒保生方五十一版
錢氏小兒方一百四十五版　張氏小兒方二百一十版
海上名方六十五版　余山南昇杲二十二版
西山先生心政經九十六版　半山老人絕句三十八版
西山先生文章正宗一千九百九十六版　選詩演義七十三版
余山南南軒講義三十五版　余山南讀易記六十五版
傷寒須知二十六版　小兒瘡疹論方二百二十版

石刻

皇朝御書御製詔令碑刻已錄第四卷

前代近代諸葬碑已載各墓下

秦始皇東遊頌德碑　胡亥東行詔書碑
西漢東平趙王廟記　溧陽長潘元卓校官碑
吳大帝封禪碑　後主紀功三段石碑
太極左僊翁葛公碑　晉元帝廟碑
禮樂羣英三十六像　太傅謝文靖公白碑
都督謝公廟碑　卞將軍石柱

忠任孝子碑　卞公忠烈廟碑
忠貞公祠堂碑　顏氏大宗碑
顏府君碑　維摩居士像碑
王羲之書蘭亭記　王羲之書樂毅論
冠軍將軍史夾石柱　盤白眞人李僊公碑
子隱堂記　興巖寺塔記
宋昭靈沈褒王廟記　齊尚書令巴東獻武公碑
海陽王碑 謝朓撰　梁蕭武帝寺記 在鹿苑寺
始興忠武王碑 徐勉造在黃城村　司空安成康王碑 劉孝綽撰

永陽昭王碑 徐勉撰　臨川靖惠王碑
吳平侯蕭公碑　建安敏侯碑 在淳化鎮
梁都承旨題名碑　許長史舊館壇碑
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九錫碑
太元眞人司命茅君碑　陶隱居帖 王晨觀
義和寺額 梁昭明太子書　草堂法師碑
司徒鄱陽忠烈王碑　華陽宮記
陳景陽宮井欄題刻　陳宮石井欄記 蘇易簡撰
趙知府遊栖霞寺出天開巖詩　王給事棲霞寺詩

攝山栖霞寺詩碑　隋平陳碑
隋朝律大師碑　唐明徵君碑 高宗御製在棲霞寺
唐重建蔣山開善寺記　神霄宮銅鐘文
華陽頌碑　紫陽觀王先生碑
陶隱居碑 邵陵王蕭綸撰　崇禧觀碑 唐左拾遺孫處立文
靈寶院碑　華陽洞唐元宗授上清籙碑
禁山碑 在玉晨觀　句容縣令岑公德政碑 張景毓撰
方山洞元觀勅還鍾碑　玉清觀四等碑
下泊宮記 黃洞元撰　貞白先生碑 邵陵王蕭綸撰

祠宇宮白鶴廟記　元靜先生廣陵李君碑
茅山紫陽觀元靜先生碑 柳識撰　元靜先生勅書碑
三洞景昭大法師韋君碑 陸長源撰　崇元聖祖廟碑 李德裕建
孔子尹真人贊皇公三碑　孝子張君紀孝行銘
孝子旌表碑贊　茅山孫尊師詩碑 李德裕文
題陶隱居銘葛僊公碑　直元觀九天使者功德殿記 賈穆撰
宣州溧陽縣永僊觀元宗先生碑　盧大王廟記
重換司空廟殿記　祭酒史公仲謨碑 賈曾文
瀨水貞義女碑 李白文　潘城寺碑

禮部侍郎劉府君神道碑裴度撰 白府君銘從姪居易撰
貞素先生碑徐鉉撰 紫陽觀碑徐鉉撰
許長史丹井銘徐鉉撰 元博大師王君碑徐鉉撰
五雲觀碑晏殊撰 昇真王先生謚贈碑
百福寺銅鍾碑 佛窟寺碑孫忌撰
多心經碑 蔣莊武帝廟碑徐鉉撰
張長史千字文碑 溧水顏魯公敘
永僊觀宗先生碑 李白鳳凰臺詩碑
句容修夫子廟記開元十一年 吳郡孝子張常洧廬墓記

李太白讚寶公畫像 顏魯公祠記
來賢亭詩 融師塔記
重興隱靜院記 福興寺碑
祈澤寺記 本業寺記
偽吳興化院鑄銅鍾文在春林寺 矴石鑄文在靖安鎮
南唐五龍堂元元像記徐鍇撰 李順公碑高越書在西門外
張懿公碑在石頭城後 李後主祭悟空禪師文在清凉寺
開善寺井記在蔣山寺 南唐追封慶王碑在城南婁湖橋韓熙載作
宋齊丘鳳凰臺詩 太守題名碑

金陵圖
建康圖
建康府重建貢院記陳天麟
江東運司試院記李道傳
建康府新作貢院記楊萬里
江寧府移建康府學記張元用
重修府學記章汝惜
府學上舍登科題名記
府學贍送貢士規約碑
建康府新建義莊記
江寧府學田產記
續置田產房廊碑
府學義莊田畝數碑
學齋記
上元縣學記
溧水縣學
溧水縣小學記
句容縣[redacted]記

溧陽縣重修學記二
明道先生祠記三朱熹游九言真德秀作記吳光祖跋
程純公畫像記
劉給事祠堂記李處全作
范忠宣祠堂記袁燮作
黃尚書生祠記李僖作
忠襄楊公祠堂記魏了翁作
留守大資政錢公生祠記鄭若容作
真西山祠堂記王遂作
吳狀元生祠記孫沂作
陳大使生祠記王夢文作
南軒先生祠堂記杜杲作
吳大資祠堂記曹庭褒作
吳相公生祠記程公許作
野亭先生祠堂記倪垕作
野亭先生祠贍祠規式碑
馬觀文生祠記趙與种孫益大作
父老建馬觀文祠記劉夢周作

靑溪先賢堂記周應合作　溧陽縣學四先生祠記
聖母惠澤龍王三祠記在戒壇寺　忠節王公廟記劉岑作
府治三聖廟記　秣陵東嶽廟記
在城武烈帝廟記　江瀆廟記黃度作
昭靈沈襄王廟記陳堯咨作　鐵塔寺土判官廟記
越臺三聖廟記　惠澤王廟記
顯忠廟記洪遵作　廣惠廟事跡記沈瀛作
馬司眞聖廟記馬去非作　聖烈王行狀碑
武氏石室碑　正顯廟記

襃忠廟記葉夢得作　蔣武帝廟記
棲霞寺佛殿記　攝山白雲庵記
能仁寺記　天慶觀記章公備作
吉祥寺記　永寧院記劉岑作
戒壇寺記韓元吉作　殊勝寺記楊天麟作
明慶寺記　保寧寺碑
定林寺記朱舜庸作　聖湯延祥院記
蔣山妝繪大佛殿記　寶公行狀碑
天禧寺重修寶塔碑　三藏道公塔記

北山移文碑　高座寺銅鍾碑
三茅眞君像記　道光泉記
八功德水記　雙女墳記
左伯桃墓詩　蕭閑堂碑
二李亭碑　挿竹亭記
兪氏十腸傳家記　通濟橋記
中山館驛記　廣惠侯廟碑
鎮淮飲虹二橋記梁椅作　白下橋記劉叔向作
嘉泰重修二橋記劉叔向作　乾道重修二橋記上崈作

明道先生格言碑 書　趙忠肅公秋風詩碑馬[illegible]文書
杜尚書學齋記　王潛齋六州歌頭
馬裕齋書格言碑六寬平篤厚敬覺詳緩○喜聞過强爲善○聽我命長廣行一
切善願我福德盛普濟一切人○一日之事在
寅一年之事在春一生之事在勤一家之事在
身○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爲無益之書
勿觀無益之友勿親○和平
隨謙恭德之吉
驕傲身之賊
高齋記胡宿作　子隱堂記梅摯作
涼館記元時敏作　籌思堂記邊惇德作
四老堂記韓元吉作　思政堂記章謙作

忠宣堂記

飛泳堂記 楊邁作

戲綵堂記 王埜識

達尊堂記 范光作

忠實不欺之堂 陸景思作

清如堂記 梁椅作

東治亭記 梅摯作

籌思亭詩碑 王安石范純仁王□作

此君亭歌 毛漸作

賞心亭東坡長短句 丘崈記

昭陽亭餞別留題 李木書

昭陽亭詩 張肰元作

二水亭記 史正志作

八功德水亭記 趙師晉識

新亭記 史正志作

蘭亭記 李洪識

雙玉亭記 劉宰作

翠微亭記 吳淵作

鳳凰臺記 馬觀文作

賞心亭記 龔山則作

川泳軒記 周必大作

存愛軒 周師成作

敬齋銘 傅行簡作

使華園記 戴栩作

政足園記 戴栩作

繡春園記 高定子識

府學御書閣記 游九言作

青溪閣記 張栻作

總所新建門樓記 馬光祖作

東南佳麗樓記 李衢作

葛僊公鍊丹井銘 景通作

濡惠泉記 王元忠作

舍利泉記 李處厚作

忠孝泉記 周虎作

道光泉記

義井記 李廸作

廣濟新倉記 趙彥端
平止倉須知碑

平止倉省劄指揮碑
平糴倉省劄碑 岳珂立石

復置平糴倉省劄碑 舒滋書
平糴倉記 吳淵作

泛恩指揮碑 趙善湘立
親兵營記 游九言作

沿江新建游擊軍記 胡榘作
宋興寺奉省劄養濟兩院碑 [illegible]作

眞運使申遺棄小兒省劄碑
余運使申置實濟院省劄碑

奉 旨建實濟院記 馮去非作
建康府新安樂營記 [illegible]作

二王帖
裴將軍帖

宗忠簡公帖
章尚書墨帖

劉給事墨帖
張狀元墨帖

安撫司書帖古約
蘇東坡近移文

臨川王游碑
蔣山西庵墨帖

張丞相墨帖
蔣山丹霞訪龐居士

眞運使版榜移文
張狀元請疏

張都督祭病親刻
符讀書墩銘

黃尚書保民親刻
柳子厚送薛存義序

洛神賦
責沈碑

張賜記碑
韓元吉餞別留題

崇因寺范石湖碑　章尚書題范石湖碑

橫渠先生大字碑　濂溪先生大字碑

王尚書石頭城大字　清涼寺詠竹賦

登山銘無爲贊　韓南澗茶蘪亭詩

馬野亭吳琚遊青溪溟渹沙詞總得翁題斷碑詩

魏督相趙王文公祠詩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三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四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文籍志二

諸國論

陸機二論 機本吳人居秦淮晉滅吳乃作辨亡二論并述其祖父抗之功業

上篇 曰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鋒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霸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

時雲興之將帶州猋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勠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宏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

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心腹出作股肱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

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
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
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
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
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
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
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
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旅武步原
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
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
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
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
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
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蘢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
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
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界庸益
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
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猋而奮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循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

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

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宏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磬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變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

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
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
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
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
利未巨有宏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
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
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也夫蜀滅吳
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
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阸流迅

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
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
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
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
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
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楚
而爭舟檝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
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
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

害以止吳人之西巳漢舟師泝江東下陸公偏師三
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迹待戮而
不敢北窺生路遏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
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
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
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
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
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
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

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
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
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
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巳又孫卿所謂
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
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
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
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巳以安百姓敦
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

憂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皇甫湜作東晉正閏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受（一作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于湯紂（一作受）殺于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除（一作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始終（一作終始）可明雖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冊旣載彰明可知百王旣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圮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遷戎有異乎哉（四字一作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昔（一作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

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爲夷狄者無禮義也非繫於地（四字一作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卽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士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流風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爲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爲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必（一作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于（一作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況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一作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呂祖謙十論 吳論

孫權起於江東拓境荆楚北圖襄陽西圖巴蜀而不得北敵曹操西敵劉備二人皆天

下英雄所用將帥亦一時之傑權左右勝之而後能定其國及權國既定曹公已死丕叡繼世中原有可圖之釁權之名將死喪且盡權亦老矣世人謂權之所以爲固者東南之地所以爲強者東南之兵此大不然夫東南之地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地又爲六朝最弱獨權守之而固東南之兵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兵又爲六朝最弱獨權用之而強長江而上達於江陵轉江陵之南阨於巫峽上下千里可航而渡者凡幾可扼而守者凡幾道路坦然非有潼關劍門之阨也自廣陵而渡京口自歷陽而渡采石自邾城而渡武昌易若反手江陵破則上流無結草之固濡須破則江上不知所以爲計地之形勢可謂弱矣權之兵衆皆江南舟子綿力薄材之人區區掘拾盜賊驅獵山越以實行伍兵亦可謂弱矣然權用之如此之固且強何也蓋權之所以自立者有謀而已不獨用其臣之謀而又自出其謀內以謀用衆外以謀應敵所以地狹兵少處天下之至弱而抗衡中原成三分之勢者歟始權之初立曹操下荆州移書吳會舉國震

駭權聞魯肅之言翻然而悟聞周瑜之議奮然而起一舉而走曹操存劉備基王伯之業此用周瑜魯肅之謀也及劉備借荊州而不反關羽頡頏於上流權謂養關羽使北吞許洛全有江漢回舟東下誰能禦之欲圖之懼曹操之乘其弊也乘羽北逼許洛曹公以朝命見招權乃上牋擊羽以自効使呂蒙陸遜一襲而得之全有荊楚西閉劉備於三峽北釋曹公之患以安江東此用呂蒙陸遜之謀也方曹丕已禪漢天下憤怒切齒之時權知劉備必報關羽恐曹氏之

大二寸六十

掎其後也乃於是時釋其憤切之心而稱臣於魏受其爵封擊備而走之此權之謀也及魏責任子而權不遣西患未解而北患復起權之計宜乎窮也權知劉備以復漢爲名而曹操篡位之罪甚於殺關羽備亦欲結巳爲與國而專意北圖於是遣使講和以中備之欲遂得息肩於西而專意於北拒魏而退之此權之謀也方曹操之反自烏林憤權而東征謂權恃水以自固故以舟師下合肥權若拒之於江南則曹公水軍入江權軍不戰自潰矣故逆拒之於濡須使

操雖有水軍無所施步騎雖多瀕阻江沔春水方生義無所用操嘆息而退此又權之謀也操之既還自他人觀之大則追軍逐北小則自足稱雄今權不然反請降於操蓋權料操之內憂尙多北有未定之河北西有未復之關中操欲伐之而慮東南之變非大定不往也故稱降以少厭其意而安之使操不復虞東南而盡力西北已得於其間益繕戰守之備以待其再來此權之謀也方曹丕之責任子不得而南征也權見丕之用兵不如其父而老臣宿將亦不盡力

知操之時始郤之於濡須而再來權之意以謂丕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竭上下之力則不止非使之臨江而反則丕必不休故開而致之瀕江而不與之戰挑之而又不應使之力盡而自還又小發以警之勢自是不復敢南出此又權之謀也權又以爲兵久不用則士氣鈍弱場久安則人心逸且使敵人宴然積以歲月坐以成資非計之得也故兩論淮南之將致而擊之所虜獲足以自資而敵人之資又爲之破壞此亦權之謀也權又以謂所用多南兵便於舟楫短

於陸戰故用兵未嘗一日捨舟楫而乘勝逐北亦不肯遠水以逐利雖有大舉長驅之計亦不敢行以僥一時之幸故曹休敗而不敢追殷札獻言而不敢用此亦權之謀也權之受封吳王也盡恭以受其爵命使其國中知已爲百姓屈也與邢貞爲盟陰以怒其羣下方且爲進取之計而自卑屈如此此亦權之謀也故權之爲國自奮亦用謀自屈亦用謀勝亦用謀危亦用謀動無非謀也故能以一江爲阻而與曹劉爲敵然權起非仗義徒知以割據爲雄不能興漢室以傾天下之心使當漢末大亂權能招徠中原之士廣募西北之兵繕馬步之銳挾舟楫而用之鼓行北出水陸並進孰能當之哉當曹丕之立也權又能求漢室子孫而輔之出師問罪劉備必亦連衡而掎角中原之士挾思漢之民必有起而應我者矣權不知出此徒自甯於崎嶇蠻夷山海之間故雖力爲計謀詭詐然基業僅足以終其身而無足以遺子孫僅足以保其國而不足以爭衡天下惜哉然使權不爲計謀以自立則雖其身不能終也況子孫乎其國不能保

也況天下乎何以言之權沒未幾諸葛恪一用之而僅勝再用之而大敗孫綝用之又敗江淮之間惴惴而已上流藉陸抗之賢挾以重兵僅能支襄陽一面抗死則亦惴惴然矣藉使孫皓不爲暴虐亦豈能久存也哉後世不察權以詐謀自立而區區欲効權之畫江爲守是不察夫形勢甲兵之最弱也古人唯陸抗知此抗言於孫皓曰長江峻川限帝封域乃守國之常事非智者之所先審抗此言則當時之形勢爲不足言而所謂智者所先則有道也抗可謂善論孫氏形勢者矣

晉論上

東晉之始形勢與吳相若然吳北不能過淮而東晉時得中原之地吳旋爲晉滅而晉更石勒苻堅之强終不能破其君臣人材去吳遠甚而其固如此者晉以中原正統所繫天下以爲共主故也以正統所係天下共主而百餘年不能平天下雪讎恥恢復舊物晉之君臣斯可罪矣詩美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齊威公晉文公越王句踐皆國中已治然後征伐今夫晉室南遷士大夫襲中朝之舊賢者以

遊談自逸而下者以放誕為娛庶政陵遲風俗大壞故威權兵柄姦人得竊而取之小則跋扈大則篡奪士大夫雖有以事業自任者亦以政事不修財匱力乏而不得盡其志可勝惜哉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修任屬賢將而待可為之時時而進焉則無不成矣晉既內無政事外無任屬又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而我無以赴之雖赴之而敗矣故褚裒北伐蔡謨曰今日之事必非時賢所辦殷浩之再舉北伐王羲之曰區區江左固已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又曰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由是觀之晉之政事不修任屬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亦無能為也然謨之言大抵謂任屬非其人故曰非上聖與英雄自餘莫若度德量力義之之言大抵謂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復所及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二君雖相當時之失然盡如二君所言則東晉未有復中原雪讎恥之期端坐江左以待衰弱滅亡而已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東晉之初其強弱何如三國之吳蜀當

時有志之士苟能欲自强而不肯休諸葛亮諸葛恪之語最著然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曰先帝知臣伐賊材弱敵强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孔明之治蜀可謂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謂得人然未有可乘之時恪之言曰今所以敵曹氏者以操兵衆於今適盡司馬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智計之士今伐之是其厄會恪之言知可乘之時而不知所修之政而自量其材與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無成而恪卒以敗觀蔡謨王羲之與諸葛亮恪之論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世之人好興作者必以孔明元遜之言爲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謨王羲之之言爲是酌厥中而論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內修政而外攘夷狄聖經之言不可易也後世亦曰事貴乘釁又曰上策莫如自治蓋急急自治數事旣修恢復之備已具事會之來不患無也一旦覩釁而動將無往而不利矣若內雖有自治之名而無自治之實徒爲空言玩日引歲端坐而守而待賊虜之自滅非愚之所敢知也苟不相時先事妄發小者無功大

者覆敗一旦機會之來事力已竭不能復應東晉之事如此者多矣

○晉論中

孟子曰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夫無敵國外患者謂國安可也乃曰常亡何哉蓋既無法家拂士又敵患不至則君驕臣縱入於危亡而不自知東晉之末是也晉之始也敵國雲擾强臣專制上下惴恐如處積薪之上而火將然者故君無驕泰之失而臣下自以危亡爲憂是以內雖王敦蘇峻反叛相尋桓溫擅權廢立外則石氏之兵至江上苻堅淝水之役江東幾至不保然當時人主恐懼於上而王導溫嶠陶侃謝安謝元之徒足以盡其力故至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也及桓溫既死苻堅復亡上流諸鎮皆受朝廷號令非有間者跋扈之人也姚氏自守於關西慕容相殘於河北非有向日邊境之憂也君臣上下自以江東之業爲萬世之安心滿意足孝武漸生奢侈於上道子之徒竊威柄於下謝安謝元至以功名自疑矣安元既死其政愈壞甚於已危將亡之時泯泯靡靡不自知也已而君臣兄弟之間爭權植黨上流之患復開

不待外敵之强而國遂亡矣聖人於無事之時而爲
持盈守成之戒可不信夫況東晉僻耶未復遠以無
事自處不其愚哉○

晉論下

杜牧謂宋武不得河北
故隋爲王宋爲伯愚謂不然并吞海內之形勢關中
爲重河北次之關中者周秦漢用之河北者光武用
之皆用之以取天下也曹操石勒以河北取關中苻
堅以關中取河北三人者皆吞海內十有八九而不
能并東晉之後元魏以河北取關中後周以關中取
河北隋唐以關中取天下以此論之用關中并天下
者五而不得者二用河北并天下者一而不能者三
則關中爲重河北次之顧不信乎宋武帝非獨不得
河北暫有關中而已何嘗得之哉宋武起於布衣身
經百戰戰勝攻取髣髴曹操司馬懿而下不可比也
舉東南至弱之兵練而用之蹴西北至强之虜前無
橫陣旁無堅敵遡河而上開關而入之用之如建瓴
破竹之易可謂奇矣然得關中而不守翻然東歸失
百二之地於反掌暮年慷慨登壽陽城樓北望流涕
而已可不悲哉愚謂宋武之失關中其罪有三一則

好殺伐而不得中原之心二則急窺神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憤三則倚南兵而不能用中原之人夫宋武下廣固欲盡坑其父老韓範力諫猶誅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其拏前賢論之以謂舉事曾苻姚之不如有智勇而無仁義豈不當哉其一失也宋武帝之不爲晉室藩輔天下所知也然輔晉而行能仗大義使中原知爲晉雪百年之憤天下其孰能議之其子亦不失天下今急爲篡奪大業不終曹操猶能曰天命有在吾爲周文王終身輔漢而不取宋武識慮寧及操遠矣其失二也宋武之北伐魏主以問崔浩浩嘗策之以爲必克而不能久裕之取燕取秦西北之人未聞據連城舉大衆來附之者裕獨用南人轉戰山河之間往返萬里使裕收燕之後選用燕之豪傑廣募壯勇以傾三秦得秦之後選用秦之賢傑廣募壯勇以傾河北分爵裂土以功名與衆共之東伐元魏非元嗣所能抗也舉元魏則中原盡得矣東掃慕容之餘燼西剪赫連之遺種以裕之智勇王鎮惡檀傅朱沈之徒爲爪牙而謝晦之徒主謀議何爲而不成

裕之施爲既已不能選用燕秦賢傑廣募壯勇而區區用遠客之南兵纔無所練之士卒南兵獨用巳敗不可支其失三也蓋南北異宜攻守異便南兵不可專用有三雖勇而輕一也利險不利易易困難久二也易亂難整三也項羽之破趙一以當百高祖征黥布張良戒毋與楚人爭鋒然羽布皆爲高祖以持重困之此雖勇而輕也吳王濞之反有田將軍者請急據洛陽曰漢車騎入梁楚之郊則事敗此利險而不利易也吳楚屯聚數月無食而潰裕軍至長安巳謳歌思歸此易困而難久也裕軍至長安日暴市肆此易亂而難整也裕既無中原之衆欲以南兵守關中人無智愚皆知不可也裕之東歸世以謂劉穆之死急於篡取愚以謂正以南兵不能守關耳裕見巳所行事已失中原之情欲全軍共歸則惜關中不忍弃之欲不歸而守則南人思歸既甚將潰而歸矣裕之首領未可保也況關中乎數十年之得一朝失之古今所惜然則後之欲恢復者得中原之郡縣可不以裕爲深戒哉

宋論 宋文帝以河南之地爲宋武帝舊物故竭國家之力掃國中之兵而取之卒無尺寸之功史稱文帝之敗坐以中旨指授方略而江南白丁輕進易退以懸言論之文帝不用老將舊人而多用少年新進使專任屬猶恐不免於敗況從中以制之乎鋒鏑交於原野而決機於九重之中機會乘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使到彥之輩御精兵亦不能成功況江南白丁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則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強文帝用之而弱也南

兵不可專用豈無北方之人可號召而用之乎蓋武帝失之於前而文帝失之於後也自古東南北伐者有二道東則水路由淮而泗由泗而河西則陸路越漢而洛由洛而秦自晉氏南遷褚裒殷浩桓溫謝元皆獨由一道以進至於武帝則水陸並進故能成功今文帝專獨用南兵而專恃水戰舟楫之利雖嘗使薛安都等盡力於關陜而孤軍無援形勢不振此三者文帝之所以敗也使文帝得賢將而任之屯於淮外委以經略不獨用南兵而號召中原之衆不獨恃

舟楫而修車馬之利則雖未能堅守河南亦不至於一敗而失千里之地再敗而胡馬飲江也文帝修政事爲六朝之賢主而措置之謬如此可不戒哉

【發明】天下之情艱難則勤承平則惰勤者雖弱小而奮惰者雖盛大而衰夫元魏以夷狄之強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徤上下習兵而喜戰道武以來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并天下然至孝文之時議舉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爲不可雖驅之以威莫肯行也與間者習戰之俗何其相反哉蓋自道武沒更以母后幼主持政羣臣皆生長安佚非復昔日馬上之士也稍備朝廷宮室之美非復昔日穹廬遷徙之俗也金錢玉帛府庫充滿非復昔日計牛馬鋒刃之利也美衣甘食冬溫夏涼非復昔日習饑餓之勞也高談徐步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復昔日競戰鬬攻取之勳也故雖夷狄而流爲承平無事矣夫以中國禮義維持而承平無事日久猶且以驕淫致亂況夷狄上下無禮義之維持稍稍無事則志氣滿矣制度侈矣子女盛矣土木興矣此蓋以夷狄天資驕淫之性而入

中國紛華之域必至於此此慕容苻姚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未甚變其俗習然猶上下厭兵畏戰國主親在行間而不肯前至於遷洛之後其國衰矣切譬之夷狄鷙鳥也去其利爪而傅以鳳鳥之羽則無德可昭無威可畏取死於虜羅必矣然元魏既衰之後宋氏多事齊氏享國日淺梁武謬於攻取待元魏至於國分為二然後自斃若使南朝有英武之主智謀之士蓄開拓之備而伺其隙則元魏豈能據有中原如是之久也哉〇

齊論下

齊氏享國日淺雖無境外之功而疆場之間亦無失矣太祖初立魏以劉昺為主入寇高宗之篡魏又入寇皆有以為辭矣然是時魏之入寇無他奇策而齊禦之者亦無高計勝負相當魏不能渡淮南定漢沔齊之大鎮無傷焉齊亦不能追擊魏全軍而反然魏得沔北數城齊不能復取也齊之君臣度未足以開拓故亦未敢深為報復之計待其通使於我然後歸其俘而納之亦計之是者也然夷狄無常和好不久高祖與之講和五年而以明帝篡立為辭分道入寇夫魏孝文豈專為

名義者哉求土地之獲而已使齊氏自通好以來邊備不修一旦變起國中未靖外難又至豈不殆哉夷狄和好之不可恃自兩漢以來然矣

論曰陳慶之以東南之兵數千入中原胡馬強盛之地大小數十戰未嘗少挫遂入洛陽六朝征伐之功未有若是之快者也然卒以敗歸理亦宜然何以言之夫孤軍獨進不能成功自古以然當時梁武使諸道並進乘魏人上下崩離之際分收郡縣河南之地必可取也慶之既至洛陽縱士卒暴橫市里此豈平伐之師乎當時能整軍陣宣布粱德取不樂爾朱氏之人而用之改立魏主則河南之地雖不叛圖必當爲附庸之國矣南人善戰步而少馬慶之能麾北兵於平原曠野使挾戰而用胡可敵哉自入敵地務廣騎兵使不樂南之人與南人善射參用之縱不能守洛陽之地多得騎軍猶足以歸壯國勢且安得有嵩陽之敗哉然慶之與元顥更相猜忌則廣匡之計顥必不行以此觀之慶之進退專之可也顥之成敗不可任也恤顥之成敗而不恤軍旅之衆寡非計之

善者也夫慶之固奇才未易議也著其所不及以俟有慶之之才者觀焉○梁論下梁之亡也以侯景武帝納景得禍也逮受禍也重元帝僅能滅景而卒不能振其國家悲夫昔馮亭以上黨輸趙平原欲受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武帝之納侯景是也夫景自以猜疑不容於高氏反覆南來既非吾兵威之所加又非吾馳說之所下忽以十三州數千里之地來歸斯可謂無故之利矣武帝思慮朝臣諫說非不詳矣始疑而卒納之可謂利令

智昏矣趙之與梁得地各異而受禍相似趙致長平之師幾至國亡梁致臺城之陷亦至於亡國是禍又甚於趙也趙有強秦之敵摧之以致禍梁氏既無強秦之敵而獨一侯景已足以致亂是又出於趙之下也然則在武帝勿受可乎曰方高氏宇文制東西魏與鼎立三分地廣兵強者勝如之何勿受受之有道乎曰景之初叛先降西魏二人已覺其詐于謹則請加爵位而勿遣兵王思政則請因而進取乃使思政與李弼等赴之故已制其肘腋矣已而思政入潁

川逐景出之則已傾其巢穴矣而又召景入朝則伐其姦謀矣景既不入朝思政遂據景七州十二鎮之地是魏因納景不血刃而取千餘里之地武帝施設羅網略無西魏之一失何爲而可納武帝既信其姦詐而以羊鴉仁應接鴉仁非景敵也不足以制景此一失也又信朱异捨鄱陽王範而以淵明爲帥卒有寒山之敗致軍折於外景益無所憚二失也景之地不得尺寸既失景地何用於景不殺則廢之可也反豢養於邊陲三失也方景之未來而貳於宇文說辭自

辯不能逆折其情則曲意爲詔以安之既而奔亡入境不能制畜遂捨鈐鍵而縱之盜據邊疆則又從而與之跋扈不遂則又虛辭而說之高氏以淵明爲間則又不能推大信於景而欺之謀反已露則又不能逆擊而討之梁之失也如此其所施之方略所用之將帥與西魏何啻萬萬也故非獨不得景尺寸之地而又不得景絲毫之力而受丘山之禍由梁武所用非其人而制置失其宜故也夫無故之利無時無之方略制置倘鑒茲哉

陳論　陳之形勢不足道也視吳又無江陵自峽口至海盡江而已使孫權復生且不能守況叔寶之淫昏乎蓋自晉已來習於水戰以江自恃初不知我能渡敵亦能渡何足恃哉以愚觀之江若大河之北耳大河猶有悍湍之虞若江則順風登舟一瞬可濟雖有京口采石潯陽武昌巴陵號爲控扼豈秦關劒閣之比哉守江之計必得淮南以爲戰地荆楚控扼上流又有舟師戰於江中然後可以粗安孫權之拒曹操東晉之拒苻堅宋之拒魏太武齊之拒魏孝文是也

若曰亡淮南荆襄而獨憑恃洪流以爲大險豈不可笑也今陳既失淮南又失江陵吳阻長江又有南郡一旦王渾之師入自淮南杜預之師入自襄陽王濬之師從江而下沿江鎮戍不能禦也陳阻長江又失荆州一旦賀若弼由淮南秦王俊由荆襄楊素之師泛江而下沿江鎮戍能禦而不能破也蓋無淮南襄陽則自廣陵至於峽口皆可渡也吳陳三世之後亡國已幸矣唐末楊行密據有江淮既死而李昪取之建都金陵以孫權自處方其有淮南諸郡則闔步高

覩東攻二浙西取湖南南取閩越南方莫强焉及淮南爲周世宗所取則自窘以至於亡亦失淮南則不能守江南之明驗也王義之云保淮非所及不如保江蓋見吳之能守而未見若陳與南唐不可守者也後之智計君子既有見焉謹勿割弃荆淮而爲守江之論也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四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五

承直郎寔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文籍志三

奏議

議關建康而最切者全錄于此餘者摘錄要語隨事入于各志

李綱奏　臨幸建康在立志以成[illegible]臣伏覩　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臨幸建康繖自　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翦大憝刷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聳風跂竦抃蹈踊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　中興

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其祀三百一夫發忿其烈如此而況以 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
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遭養晦之久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 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 陛下益廣
聖志充而行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縣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

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只是一事要
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𢿱作士
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
農安於野穀粟充盈材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
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彊不仁不義專務
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
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
里陽和既回應時銷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范
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

與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彊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
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 國家去歲諸
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
矣正當修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
戡亂定功役不再籍夫何遠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
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爲然今
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誣謗仰賴 聖明曲加
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 戎
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爲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

萬常品願雖衰病尙庶幾未塡溝壑間獲覩
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矣

汪藻奏乞分張浚軍衆屯建康

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爲中國困於腥羶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爲巢穴無所忌憚不知　朝廷何以枝梧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且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爲三月所傳蓋誕妄續覩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以爲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狀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虜於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爲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爲窮蹙

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
其本不爲度夏計而陽爲遁避者特以疑誤我師耶
建康爲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
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爲巢穴則東南
餽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
乎不知羣臣日至 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
遂以爲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
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
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覦我緩急以我爲向背

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
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爲此事所係非細
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
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
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
雖聞近遣張浚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進遷前去
以爲策應此固 陛下長算也不知張浚果能爲
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
數人齎 令 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荊湖以來迎

張浚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討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浚軍旣皆斬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虜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幾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爲愚輕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葉適議安集淮民以扞江面　竊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無爲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

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卽其保聚不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萬家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爲虜驅掠而去者散爲盜賊則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就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其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

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盡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爲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爲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　本朝以和戎爲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扞敵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敵撓之寇累世生聚一朝

蕩然故某昨於國家營度規恢之初以爲未須便徹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廩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

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爲驗也決矣爲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因虜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扞江面使淮人不逃則虜又安敢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强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揮施行○某去歲嘗言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無非昔治戰艦布列岸兵我埋鹿角釘設暗樁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无動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未有能捨此而特立也如鹿角暗樁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抑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適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携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

皇惑一日有兩騎偽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
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
十百人某始歎息曰是眞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
江流有船鹿角暗樁數重並設溝塹深闊不可越踰
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
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朮輩未嘗不徑渡江
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
勇士渡江北刼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
其俘馘係纍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
虜亦由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
江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
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
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
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宣司賞急呼封彥明王益
欲令將兵策應和州竟泯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illegible]
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
陽東連儀眞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
石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

加修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今岸渡繁會
自成市井若萬一有警乞從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
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幫放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
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并於防江教
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
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
堡通爲四千五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
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去歲十一月募兵今歲虜兵已聚于河南或和議不成來必早）其厚幫請給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

蓋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
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
果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況進戰乎何者虜在
北岸其長江之險兵衆騎多而吾軍之氣已奪也今
堡塢既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
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
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
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
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虜縱在江北

我有應援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竝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死鬭者其勢難今堡塢旣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

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盡力攻擊和滁眞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也數也故適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屏蔽江面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來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要用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爲守

春夏散耕秋冬入保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
非充國先零棄祇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
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濱於流
離死亾也哉所有定山瓜步石䟐三處堡塢圖本并
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冊謹隨狀
繳申伏乞指揮施行一自江距淮地里闊遠加以濠
梁幾寇未退人情憂疑未敢放心復業保聚之計只
得自近而遠今欲先於沿江地分眞滁和三州各立
堡塢一層如眞州則於瓜步滁州則於定山一帶定山
一帶係屬眞和州界緣沿江別無滁州地分惟定山
一帶最爲徑便其滁州人戶願就此處保聚者聽從所有稅役自合仍舊屬眞和州
和州則於楊林石䟐不但緩急之際
可以保衛居民亦可扞蔽江面以待策應去歲虜騎蹂躪兩淮曾於瓜步定山一帶劄寨及於楊林石䟐窺覘江面今措置保聚最爲緊切去處
一上項瓜
步定山楊林石䟐並合從官司措置隨其地勢或依
山或阻水就加葺理務令牢實此外入深第二層更
擇別有山水險要可充堡塢去處接續措置以次申
奏其沿邊差官未及去處見已出給公據付忠義頭
目等人分頭前去說諭各處土豪令從便一面先次

團結本司即與差官覈實措置乃量立賞格以示激
勸今具所給公據如後當司今差某人前去某州軍界內說諭本處土豪有信義
為衆所推服之人先與借補官資差充總首令各從
便選擇地利依山傍水可充堡塢去處團結人戶防
備虜騎衝突回即勸誘流民復業且就便居止或有
急難則入塢屯聚如保守無虞即當差官前去點檢
照當司所定則例具申○朝廷正補官資施行今開
具下項三千戶以上補進勇副尉五千戶以上補進
義副尉一萬戶以上補進義校尉一萬五千戶以上補
補進武校尉二萬戶以上補承信郎三萬戶以上補
承節郎四萬戶以上補保義郎五萬戶以上補成忠
郎右帖付某人仰執此前去多方說諭仍開具已說
諭到土豪姓名及圖畫堡塢去處山水形
勢逐一貼說繳申切待差官覆實施行
此項目今
淮上如和州瀝湖有胡知禮盱眙嘉山有趙玘兄弟
等去歲皆自團結虜騎侵犯已能保守內瀝湖會射
殺虜統軍并人騎甚衆遺屍至今滿河功賞未錄其
他安豐光黃等處往往皆有土豪保聚之人官司要
須因其險阻斟酌措置俟見次第續行條具申明一
瓜步定山楊林石跋等處係是捍蔽江面不止為淮
民保聚之計合於內起蓋蘆蕟屋屯駐官兵及應副
本司官吏安泊椿頓錢糧軍器等內倉敖甲仗庫仍等合用瓦屋
開掘壕塹築壘土城以備虜騎衝突及其餘接續措
置去處所有工料錢米難以便行拘措歸一數目欲

乞　朝廷科撥錢四十萬貫米一十萬石付淮東西總領所樁管仍就總領所差官受給遇有本司支遣即關牒照數支破俟結局日具細數申　朝廷出豁施行兼照若與此役流民必多應募因可以贍給之不至狼狽失所【一】今來所立堡塢蓄爲各自保護一處及虜或衝突攻圍即互策應燒刼營寨出奇立功所用軍器合從官司量行給付照得兩淮民兵最便於皮笠紙甲皮甲短裝弩勝於鐵兜鍪鐵甲及神勁尅敵等弩遠甚又其工費難易相去十之七八此外如三叉槍短槍手斧提刀之類皆不可闕今當以十萬人軍器爲率欲乞　朝廷行下內郡逐急分頭置造施行【一】兩淮地分除舒蘄通泰諸州人戶見自安業不用措置外有廬和滁光揚楚眞滁州安豐高郵盱眙及黃州故鎮無爲巢縣等處並合從上項條具次第措置施行

書

葉夢得與丞相論防冬書　某頓首再拜僕射相公鈞座秋暑猶未退卽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近因到官具書伸謝必已呈晚記室衰鈍黽勉亦將幾月郡事雖甚弊連日撥遣冗滯數百事似已少間其餘皆可徐以力治惟是防冬一事不無私憂菀然都未有圖議者或謂今歲虜未必來或謂二大將旣分宣撫兩淮本道乃在腹裏非所慮或謂萬一有警朝廷必自委二大將守江非本道之職三者竊皆以爲過據

目前探報頗言虜點兵開河積糧科器具遠近略同必無安靜之理今淮東僞邳州兵形已見不來則已來恐非常歲之比前爲敵者劉豫主兵者劉麟所驅用者吾山東淮甸之民今以金主易劉豫以四太子易劉麟以虜騎易吾民是豈可忽乎二大將宜撫兩淮固其職矣然未見別有大措畫必可以固吾圉者近惟張宗顏數千人趨合淝爾甲寅歲豫賊至楚州丙辰歲豫賊過濠州皆在九月十月之間非無大將未嘗前知今可保復無此乎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曹操不能越濡須苻堅不能出渦口魏太武不能窺瓜步周世宗不能有壽春皆以我先得淮東也今淮未有必固之理而欲恃江以爲重何可爲萬全計前歲聞以四大將自池州而上直至平江之境各分其地州郡皆不與此固勢必如此然以兵捍疆場乃所以爲民保境土若將帥與州郡不相關則兵民分爲二境土何以獨濟往時杜充失守之因江上兵非不多自王𤫊先遁於采石諸軍皆潰無復捍敵吾民奔避不及反爲潰兵剽略虜得乘之南渡此相公所知也

況本道界分已自無劉光世一軍若以他軍那融添補則兵力厚薄尤可見今若責江淮於將帥而使守臣表裏得其爲之計猶可待不虞若淮未能固而必恃江以爲守則王𧝓之戒不可不思某久在山林不聞廟議旣不得已於此懲往者呂公之困誓不敢復出一語然平日拳拳之心有不能終愧藿食者因季華行輒私布之本府惟有民間自欲團結可使保鄉里漸已料理復恐議者不知本末謹具劄子稟達其餘數十條倂附之別紙此非其職徒以相公平昔相予之厚忘其僭率思致輿人之言以荅豪末皇恐餘祈倍保鈞重上副眷倚不宣

又與叅相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某昨日早遞中怱遽上狀必獲呈覽卽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虜自昨日探報後未有繼至者張少傅處具錄到僞牓本必已繳申狂悖之志可見傳聞旣廣遠近不無震駭姑示以持重鎮安人心而密計所當爲者以俟朝廷處分然可施行事不一未易遽陳竊料廟謨必皆有定策今沿江一帶自江州直至臨安幾千

餘里順流而下無非可隄防者昨虜兩至江上審觀形勢已熟四五年來又多得淮浙人講究利害宜無所不至必不更循舊轍當有出我不意者則我恐亦不當但以前日待之諭之衆論多謂虜前兩至朝廷先失之畏而不爲守計故但退避彼得乘以渡江後失之怯而不爲戰計故僅能守彼師老得以善去今日之算惟一切反此內力爲守備使纖悉無遺策外示以戰形使知吾無所憚姑存和議佯爲小屈以觀其釁彼實畏我則必以譸張之辭迫我而不敢來寇

疑而未決則必且擁重兵向江以嘗我我堅壁不動與之相持待其糧盡力屈則惟所欲爲不識亦足聽採否日下急務莫若先棄蕩積聚使無所仰食以伐其謀縱有不及亦勝不爲若朝廷不欲便行則但委諸將分爲固不害事我所儲備尤不可緩本路建康最號豐足比計之內外諸司一金以上其不滿七十萬緡米六千萬石而已他州可知常平糴米并買牛更乞詳度輕重民去援亦已近闕牛戶早禾栽插已徧晚禾人各自擘畫亦不至甚病姑存之亦善某職

守過計仰恃眷予不敢自爲形迹輒偕具禀達繼此有可效區區者亦當節次續聞伏幸寛明貸亮不宣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六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文籍志四

露布

曹彬平李煜露布

行營馬步軍戰棹都總管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須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 國家開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

於臨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昇平
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僞之邦巍巍而帝道彌
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裂土疆累朝
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拓中夏今逢於英主無不掃除
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
況李煜比是騃童固無遠略負君親之煦育信左右
之姦邪曾乖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
爲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
皇帝義深含垢志在包荒輟青瑣之近臣降紫泥之

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暫詣於闕庭
庶盡銷於疑間示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
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於憤激君親曲爲於
優容但矜孤孽之愚蒙慮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
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
至於用兵大江特刱於長橋銳旅尋圍於逆壘
皇帝陛下尙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鑑歸回降
天書委曲撫諭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懷蛇豕之心
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凶徒則刼掠

王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既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
無門貔貅竟効其先登蟣虱白悲於相弔臣等於十
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奸臣無漏於網
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
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
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
化而惟知抃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獄知歸當
聖朝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
垂衣而 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
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煜幷僞
命臣僚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訶時樂聖慶
快懽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表狀

張詠到任謝表臣詠言伏奉六月二十七日
勑差臣知昇州軍州兼提舉江南東路兵馬巡檢捉
賊公事已於八月二十二日到州署事訖恭以道有
所存物無不遂巨業宿疢分合退身皇情重惜其辭
榮大鎮許從於臥理感深出涕恩極難言 中謝 臣聞
昔者聖君之御人也博愛溥施包荒濟美九有仰大
中之化羣倫無不遂之情伏惟
皇帝陛下恭已臨朝推誠接下英斷比於

太祖寬仁類於
太宗謂遊能爲其治之賚則躬行採錄謂節用爲恤
民之本愼乃盤遊加不忘功兼之念舊有若陳緯苦
戰田錫直言越次褒延鸞駭視聽梁周翰前朝名輩
邢昺望苑元勳俱及耄年不許去位非常禮遇優與
俸錢四海之人聚首而議以爲
陛下之德有以繼舜齊堯輝宗映祖若周文之兢持
未足多也書美昌言禮貴養老未爲奇也雖聖政無
涯不可妄紀而生民受賜抑又何名切念臣本族無

稱學文自任爰從中第洎至登朝徒切礪精少防於
貴實絕無朋比曲借於餘光凡四轉官便叅樞要復
三數歲已忝丞郎信明時驟進之身過往哲九遷之
遇退量淺劣不稱明揚止在捐軀聊以報國重念臣
少因酒過晚覺病多仰天眷以撫安煩國醫之診護
其如氣候漸劣根本難瘳既乖侍從之儀實玷衣冠
之列豈敢便謀致政堅請分司重闕輒拜於封章小
郡覲全於頤養不謂
睿慈惻懸兌懌霑濡作藩更
委於兵權赴任仍兼於水路而復中官賜藥內府支

金謂九轉之靈丹可延性命謂三錢之秘寶足了生
涯天意所鍾愚臣備識必將垂世流爲美談知微臣
遇主之榮比肩舊老賡
陛下愛人之旨接武前皇臣雖事上之少勞
陛下待臣之已甚而况江山秀絶民物駢繁獄訟簡
清事務整集上仗神秒之力下因僚吏之勤望保幾
年再覩雙闕此愚臣之願
陛下之恩也旣感
陛下憂臣之身臣敢不憂
陛下之事一欲宣導風化惠綏黎元兼令凶伎之人
漸識淳和之理憑兹懇款上荅恩休云云

張詠謝撫問狀

右臣四月日侍御史趙潛到州奉傳
聖旨撫問臣治郡不易頭上瘡子痊否祇荷寵靈不
任感懼竊念臣素昧攝生早疎戒酒因成癖飲積在
中膲撩之雖得暫通食後依然復發引來歸胃傳之
入頭積鬱既多瘡痛斯見醫工切脉惟云五臟皆
安瘍人傅膏未覩一毫之爲減蓋由臣光陰遲暮氣
血衰微諒難盡保於痊平止可更堅於調護而幸官

曹知勸黎庶輕徭兼綠靜治之時希有撓心之事覬延算數上奉君親伏蒙
皇帝陛下曲賜矜憐遠加安撫手舞足跆似非多病之身寵異榮深不類具員之列得不恭遵善訓懇守沖和勵益壯之筋骸了旋生之公事少分憂寄以報鴻私云云

又謝傳宣問失火及安撫人戶事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得入內內侍殿頭郝昭信到州傳宣王智家失火卿何不早與救滅致傷人口仰安撫人戶者拜命之次驚懼失圖竊念臣謬處要官叨知大郡雖切向公之志全無利物之能況當州經僞號之餘庶事失酌中之理街衢褊隘諒車馬以纔通屋宇低徊復茅竹之相雜一昨陽春始半時雨稍愆烈焰忽飛狂風併作人不及走目不暇旋一食之間千室俱燼雖有貔貅之士參以保甲之民衆力同馳百心一濟併防庫務及護衙城猛勢之中幸而獲免皆疑天火或說人災寔由郡政之未孚致使炎靈之不祐俾民罹禍貽君遠憂臣合自疏愆尤請行典憲甘從深譴以謝

無功伏蒙
皇帝陛下特遣近人遠傳宥命撫安居戶奠祭亾魂
被苦之家已諭哀矜之意垂白之老兼聞感泣之聲
臣敢不益勵赤誠恭求要道期收來効少贖前非臣
與經火戶人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云云

曾肇到任謝表臣肇言伏奉
勅命差知江寧軍府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臣已於
今月二十四日到任訖乜句魏闕未償去國之思五
月彭門曾乏近民之政忽奉除書之賜更叨易地之
優莅事云初省躬知幸中謝竊念臣學術不足知古
而蚕塵侍從之班抗行亾以過人而屢忝藩宣之寄
矧六朝都邑之舊有四面山川之雄舟楫往來幾半
天下師屯節制實總江東屏蔽上都控帶南國折衝
禦侮自昔固難其材宣化承流於今尤遴其選豈伊
疲懦可副咨求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禮遇臣鄰惠綏黎庶謂臣偶綴朝廷之
近職是宜假寵於名城以臣粗知仁聖之用心因使
分憂於遠服謹當夙夜匪懈奉行寬大之書惻怛無

華希慕循良之迹庶收絲髮之效少稱上山之恩臣
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云云太皇太后詞同

知漢到任謝表

戎車未殄方勤旰食之憂將鉞分臨誤忝方維之寄任非所可媿莫獲辭伏念臣頃緣病衰自投閑散田廬退屏歲月再更當踐土之未還念朔方之猶熾既不能負羈紲以從奔走之役又不獲執干戈以宣屏衞之勞誰意眷慈猶叨寄省惟六朝之舊國控三路之要津虜馬飲江已兆佛貍之死秦兵出項難逃肥水之誅但媿尫殘知難勉遂恭惟皇帝陛下志存宗社德冒華夷憤醜類之腥膻憫多方之橫潰櫛風沐雨跋履山川推食解衣招徠將士將回鑾而北指用推轂以先驅但臣筋力已疲智謀何有周旋一壑已聽祖逖起舞之言顧視四方安取元龍上牀之意敢不作興士氣申固疆圻陳力不能雖精神之未効見危致命尙宿志之猶存

車駕幸建康府李綱起居表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報車駕以二月二十七日進發臨幸建康府者乾旋坤轉共知天意之回雷動風行頓覺皇威之暢御

六龍以于邁屯萬乘於要區三靈歡欣四海呼舞中賀
竊以江左之形勝莫如建鄴之雄渾自昔稱帝王之
州於今爲東南之會控引淮海襟帶江湖豈惟民物
之阜蕃寔乃舟車之輻湊玉麟神璽晉以中興虎踞
龍盤吳資用武兵戈之後王氣方隆
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惆帝都之未復因之天險
濟以人謀高祖之困關中戰必勝而攻必取光武之
倈河內利則伸而鈍則蟠赤縣神州行遂定都於河
洛靈川沃野聊茲臨幸於江山方將蠢皇赤師震懾

中土鸞馭貔虎萬屠鯨鯢掃
陵寢之氛埃茸
宗廟之鍾虡恢復故境再臻太平而臣謬被
宸恩濫當閫寄雖長隄新廐竊慕於韋丹顧垂鎮上
流有懟於溫嶠心馳魏闕莫參鵷鷺之行地近日畿
益傾葵藿之志

大駕駐蹕建康府奏宗禮起居表

地鍾王氣兆夙見於前朝名協蕃封祥實開於上聖仰鸞輿之再駕知
寰宇之將同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德邁宣光孝如舜禹勵枕戈之志勤萬乘之親行均挾纊之恩撫六師而爭奮遂臨江攻以定域中神靈所扶夷夏咸聾臣昔從清蹕叨侍禁塀夢越秦淮已遠同朝之侶功成京邑庶陪復會之期

[illegible]得到任謝表

分東道之封圻再臨江國到北門之管籥密護宸居任非所堪辭不獲命臣某中謝伏念臣夫遽軒陛俯仰十年退伏丘園棲遲一紀念多壘倘艱則懷捐軀盡瘁之義恩大恩未報則有畢命靡它之言敢擇所安自求遠屏喟年齡之浸晚迫疾恙之交攻惟聖主曲亮此心故愚臣得安其分豈期人乏之復謬詔除力殫懇款之誠莫動高明之聽勉交印綬實媿吏民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惠顧臣鄰憂勤士宇撫萬邦巡侯甸何止臨幾土之宮會諸侯選車徒是將復東都之業責其來効付以舊邦斗運天旋已振翔吳之勝氣風驅電掃行銷河岱之妖氛但臣陳力不能強顏何補欽承威旨蹔假歲時疆場無虞儻苟逃於譴累冕旒甚邇尚終冀於慈憐

謝奏陳金賊退敗降詔獎諭表 正王者之兵既張天討申輿人之誦少達下情仰荷眷慈特膺殊獎臣某中謝 伏念臣少而不武老益無能當長江禦侮之衝適醜虜敗盟之際惟紂臣有億萬衆皆倒戈攻後之徒而楚惡已數十年亦曷喪皆亾之日我車既駕我武惟揚敵所愾以爭先首摧凶焰取彼殘而其殄卒掃妖氛慙無矢石之勤濫竊璽書之賜敢懷掠美輒奏罔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謀發自中威行無外不震不動圖回每盡於敵情能弱能彊終始弗逃於聖算欲勵服勞之士故捐假寵之榮臣方以病衰懇祈退免堯言爭誦雖莫酬君父不貲之恩漢禮細書猶足示子孫無窮之賚

謝宰奏遣火放罪表 奉職不虔自貽曠敗撫躬引咎方俟譴訶仰荷寬慈曲從貸釋 中謝 伏念臣素無遠用本實凡材洸迷簿領之間徒勞無補出入兵戈之際愈久益疎誤竊守符仍司留鑰既不能折衝禦敵少盡力於疆陲又無以和輯疲民使安生於閭里致令非意罔戒不虞知重廢於官常敢幸逃於吏議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謹微接下以德行仁雖愛憫黎元如御朽索之馬而保全臣子每漏吞舟之魚念將迫於終更俾不汚於後累臣敢不勉殫衰懦深務省循豈不懷歸未遂乞身之請退思補過終慙報國之心

辭資政殿大學士

竊惟幸不可數常情所畏老而幾得前訓甚明非至愚迷孰不知警而況身忝近臣職當劇任方

陛下信賞勸功之日而羣臣忘身爲國之時此而不辭曷逃大戾伏念臣出入侍從殆涉三紀中間坐閑幾過其半固未嘗有一言一事見稱於世可報廪食之責而榮名厚祿每以冒居退自省量常若芒刺在己今者待罪近藩甫踰二年雖簿書米鹽躬督僚吏夙夜盡瘁乃其職事所當爲至於

陛下愛恤疲民欲其蕃庶整齊軍旅欲其安疆則無豪髮之效而進官未幾加職繼下況資政殿設大學士

眞宗皇帝特創以爲近弼非常之寵累朝不輕與人臣獨何心乃敢貪取徼望

聖慈察其危情出

於懇迫不敢但同常禮屢勤 詔旨許令特賜罷免使臣垂白之年粗免清議得竊知恥止足之名
陛下所賜己多雖一日九遷何以復加

辭資政殿大學士表

一字之褒仰勤明訓十旬之內再沐謨恩懇辭莫效於精誠祇命惟增於戰慄 中謝 伏念臣逢時過幸受寵居多積丘山未報之私無豪髮可論之效豈不日知難而退悼此志之未伸固嘗懷見義必爲曾餘生之何有矧茲黠虜方正嚴誅驅太原北伐之師雖即期於殄滅保洛邑東郊之衆可無待於撫綏自省何勞能當異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矜存舊物駕御羣材視臣鄰於股肱蓋欲奔趨而承事以爵祿爲砥石又將磨厲以勸功重假衰殘申加獎飾佩景德升班之意敢陪近弼之殊榮追修文創始之名尤媿諸儒之極選雖期隕首莫稱所天

辭免觀文殿學士仍再任

臣今月某日準 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伏奉 聖恩除臣觀文殿學士令再任者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衰病

餘生昨者誤蒙　聖知起之閑廢付以一面雖夙夜
罄竭疲駑自知無以報稱故頻年屢干天聽乞從罷
免仰荷眷私未即報可遷延已及終更方跼蹐以俟
俞旨忽聞有此除授退量己試之效實無秋毫小補
豈敢重媿軍民輒懷貪冒兼觀文殿學士職名
祖宗故事藩鎮外除無幾臣獨何人可當異數伏望
天高聽卑俯察危懇特賜寢罷新命檢會臣前後累
奏除一外任宮觀差遣

謝觀文殿學士表

恩非所稱難逃負乘之譏命出非常莫獲循牆之避重勤訓飭倍極兢危臣某中謝竊
惟學士建名雖與前代近臣分職葢始　本朝至於
易文明顧問之稱冠祕殿寵褒之盛仰觀故事尤號
殊榮爰歷艱難葢多勳德以舊臣宣勞于外固不乏
人由建炎越亥而除則無前比乃如固陋其敢叨逾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義篤臣鄰憂深中外謂與之名者將求其
實而使之禮者必報其忠故於賢賢蒐選之間每有
下下并包之意重念臣受材至薄涉世多艱少日量

能倘有滿盈之戒暮年多取豈無顛覆之憂雖願竭
於餘生恐終辜於大造

謝再任表 三載黜幽方擢干於明憲再命而偪忽荐
被於異恩不稱所蒙重慙非據臣某中謝伏念臣蚤
由疎賤謬竊寵榮 先朝濫寘於從班
陛下擢登於政路己迫衰殘自知陳力之無堪惟有
乞身而退屏遠謀帥閫仍玷留都故連年雖幸於苟
安而無歲不祈於罷免乃蒙全貸偶及終更惟鼯鼠
五技之旣窮亦駑馬十駕之何及豈期過聽更責後

圖茲藎伏遇
皇帝陛下體貌羣工作興庶政念其拳拳忠款初非
有愛於餘生察其齪齪廉勤猶未遑懽於大過姑令
代匱豈曰因能丁寧殆至於再三感厲難酬於萬一
臣敢不欽承德意勉激愚衷苟子產見推晚或容於
鄭俗雖廉頗己老終無憾於趙人

賀大朝會表 宸心抑畏曠盛典而弗居羣議載揚幸
戎兵之始閒是爲周禮豈非漢儀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基命昊天紹休文祖惟聰明叡智而不殺故

能服天下無所用威既艱難險阻之備嘗則必履帝位以大居正路車在列鍾虡畢陳湛露惟晞共仰朝陽之盛橫流式遏敢忘巨海之歸臣假守外藩獲逢熙事五條奉幣濫居邦甸之先萬壽稱觴莫預公主之末

葉適到任謝表

內參從橐之華外付帥垣之重蓋人以爲寵而臣之所憂中謝伏以行宮蒙高宗臨御之頻建鄴爲六朝都邑之舊感時雖遠撫事尙存義報仇讎安得不居今而思古慮先根本則豈容忘實而徇名藩墻初鋭於掃除堂奧遽煩於備警江流回繞遂將數里而屯民力空殫必也計丁而役募市人至萬數閱水艦且千餘欲以歲年之規責於旬月之近自憐憂患復苦病昬忽被趣行罔知攸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文訓武克天施地生覩衣袽濡曳之爻所宜戒懼誦桑土綢繆之句尤在恩勤臣敢不怵惕以預防揣循而夙具視身衰謝已無欲速之心憑國威靈願附不爭之勝

趙葵到任謝表

臣葵言恭準四月十八日制可授臣

樞密使兼叅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續準
御筆兼知建康府　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尋具辭
免三省同奏
御筆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已於五月二十六日就
鎮江府交割江東安撫使職事令來又於六月初九
日到建康府交割建康府　行宮留守司職事管幹
訖者濫陪兵本何裨立武之功峻陟使權乃冒視師
之任中命兼司於筦鑰誤恩仍被於絲綸疊是寵光
凛然夆負茲飲冰而就道已涓日而臨戎　中謝竊惟

帷幄任頷既出膺於隆委宮府體一斯克應於危機
未有脉絡不貫而忠可輸未有心德不孚而事可集
嘗觀往轍徒抱壯懷雖當獎率三軍之秋莫展經營
四國之志兵事盡付節度寧免拘攣所束可為忠言
尙存形迹緊欲汔寬於憂顧允惟信任而責成如臣
者多病早衰至愚極陋夙嘗艱險僅逃乏絕之譏晚
被簡知寀積僥踰之懼憂時之髮已白體國之心尙
丹典樞要則無運動之精神翊政機則蔑贊襄之智
畧素餐尸位人謂斯何為靳汗顏技止此爾比籲天

而瀝悃謂指日以投閑宥密高聯倏拜超遷之渥丁
寧坦制趨爲督護之行勉之以不從中御之詞繼之
以汝擇自從之訓聖恩天大臣懼淵臨果曷稱於倚
毗但莫勝於隕越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乾坤覆育日月照臨明目達聰廣虞舜知
人之哲謹微接下懋宣王復古之勛俾申飭於師干
庸布昭於聖武凡叨任使嚋不激昂臣敢不仰體宸
心俯殫臣節鞠躬盡力所當無歉於前修禦侮折衝
尙覲少收於後效臣無任

趙葵辭免轉官表 臣葵言伏蒙聖恩以臣視師期年
特轉三官依前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
湖北軍馬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仍
加恩尋具辭免特降詔書不允者褒封飛奏懇還褒
賁之榮鑾禁出綸曲示訓辭之寵冀乞收於謬渥庸
疊冒於聽聞中謝臣曩禀廟謨出提師律謹守平平
之策曾無赫赫之名受任期年技已窮而宜去祈閑
累疏言雖切而弗俞爰仰體於眷留用復祇於戍役
尙虞綿力莫濟後艱矧計官資之崇卑較邑封之

多少臣之素志實匪敢知夫何誕布於恩徽抑且申
嘉於戎捷邊城卻敵蓋將士之勤勞淮水安流本朝
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冒洪私儻復昧於牢辭
將重干於大戾伏望
皇帝陛下執馭臣之轡策謹在笥之衣裳念臣忝備
端樞於寵榮而已極察臣偶無闕事乃職分之當爲
姑拘反汗之嫌俯徇由衷之請俾仍舊秩用穆僉言
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臣無任瞻
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

馬光祖到任謝表 臣光祖言伏奉告命除臣沿江制
置大使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使臣除已於四月初
三日到任交割職事望闕遙謝祗受訖者荊州授代
祈返故廬書殿陛班還畀舊鎮大恩天造危涕雨零
已延見於吏民如歸對其子弟謂臣去昇之後纔及
一年詢臣守邊以來老已數倍臣具宣德意咸得歡
心中謝 載念臣蒙被簡知常加鞭辟雖一日欲辦一
日之事毋敢惰容然三邊自有三邊之才終慚本色
曩風濤之震撼每雨露之涵濡既全孤蹤復誅殊渥

恩言嘉獎疊但再三溫旨慰存非止一二臣際逢明
聖殊異尋常他無稱塞之方惟竭馳驅之力深惟閫
事尤切江防綢繆牖戶之當先綿絡舟船之當急兵
當使練民當使安昔素孝其相孚今仍持於不擾嘗
以重來之意揭諸四達之衢上昭皇仁下盡臣職茲
蓋恭遇
皇帝陛下文武竝用功德兼隆朝夕憂勤至損玉食
時幾謹勅思保金甌屏宙禹濟之賞以激士心輟奉
宸庫之財以濟國用爰重陪都之寄盜切易地之除
臣敢不體奎畫之丁寧于風采而振飭忠信以事其
上直可通天死生不入於心惟知報國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馬光祖謝賜大使印表

麟符改畀增重使名龜印肇
頒有華恩命矩陰陽而辨器爐天地以成功八字昭
垂百神參護中謝伏念臣身叨授鉞才匪攻金砥礪
孤忠不移水火之性銷磨萬事猶存鐵石之心奉綸
詔以重來愧鉛刀之再割爰趣有司之刻式隆外閫
之權森玉筯以分明儼金窠而妥帖江山精采壁壘

煇煌兹蓋恭遇
皇帝陛下同符三皇作信萬國公侯封而論賞曾無刓敝之私聚治效以賜書具嚴勉勵之意用廣陶鎔之造俾膺纂若之榮臣敢不奉以欽行守而勿墜恐威稜寖減軍風乏解綏之人逮邊鄙庶寧即日上歸田之疏

馬光祖謝授資政殿大學士表

上公制勝賞及濟師蓬殿陛班任仍頒閫所謂因人而成事是爲不稼而取禾牢辭弗俞旨受知愧 中謝 臣竊觀大學士之選間寵舊輔臣之寫祥符賜敏中之詩參以兩制康定卿梁適之請止於二員凡特冠於隆名益有資於庶政我祖宗所不輕授故臣子以爲至榮矧管鑰之寄要在當仁而鈐刃之材已試弗績乃效謀遲更術奠畬伏念臣本乏異能過叨繁使屬蟻蜂之巢聚上貽當宁之憂奉貔虎以舟征外稟宣威之令賴武經之密運致畧緯之森明皆謝安授將之功皆裴度董師之力於臣何有敢意此除兹蓋恭遇
皇帝陛下剛健時行武文天運謂 朝廷之名器不

以假人謂軍國之紀綱先乎信賞知臣雖無可用之實察臣粗守不欺之忠爰錫褒襃聊示甄別臣敢不普訓獎拔徒恨褒顏鼯伎已窮況復過飲河之量鴑材既頓恐難妨歷塊之良

馬光祖謝授觀文殿學士表

厖職留臺悪無寸效通班書殿序進一階儼分野之不移赫覲瞻之自攺中謝眷延恩之邃幄本集瑞之秘庭夷攷先朝以待舊輔臣之禮亦有宰揆未加大學士之名至於外臣之叨除蓋亦歷年而間見允爲異數顧可冒居乃若臣愚濫承人乏少任州縣但服勞於期會之間晚際聖明遂許　國以馳驅之事克恭朝夕惟命東西誦諸葛討賊之詞慨然太息慕充國請行之勇疑是前生雖兩閫之間粗免疎虞然三軍之事竟非習熟而況老將至而耄及食既少而事煩歲月暮遲疾疢縈絆臣爲此懼將削牘以祈閑　帝矜其愚又加恩而因任循牆無計望闕知歸兹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策有功常德立武謹徽接下聿嘉庭燎之規復古會侯克振車攻之業致令冗散獲與訓齊

臣惟有寤寐鐵衣摩挲石鼓覩人文以化天下雖莫輔於緝熙錫　王命以在師中尙力全於正吉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六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七

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文籍志五

詩章

此卷不能盡者各載于諸志所爲作之下

陶潛 初爲劉裕參軍日賦詩 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潯陽人少有高趣爲鎮軍參軍後爲彭澤令解印綬去職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遊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脩塗異心

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眞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淵明初爲參軍時已察事變志於邁世矣○辛丑歲七月赴假衣行塗口詩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肎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養眞衡茅下

庶以善自名○金陵阻風雪書寄楊江寧一作新林浦阻風寄友人潮水定可信天風難與期清晨西北轉薄暮東南吹以此難挂席洄沿頗淹遲使索金陵書文成贊寧知絃歌止過客惠化聞京師海月破圓景菰蔣生漾池昨日北湖花初開未滿枝今看白門柳夾道垂青絲歲物忽如此我來復幾時紛紛江上雪草草客中悲明發板橋浦空吟謝脁詩

謝脁作鼓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

蓋壘鼓送華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游東田
詩朓有莊在鍾山東游還作慼慼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
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仟仟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
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高蟾金陵晚望詩曾作浮雲歸晚翠猶陪落日汎秋
聲世間無限丹青手一片傷心畫不成
司空文明金陵懷古詩輦路江楓暗宮潮野草春傷
心庾開府老作北朝臣
顏延之作釋奠詩文帝元嘉二十年三月皇太子劭釋奠于國學延年奉詔而作詩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稟道毓德講藝立言浚明爽曙
達義茲昏永瞻先覺顧惟後昆大人長物繼天接聖
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偃閣武術闡揚文令庶士傾風
萬流仰鏡虞庠飾館睿圖炳睟懷仁憬集抱智麏至
踵門陳書躡蹻獻器澡身元淵宅心道祕伊昔周儲
聿光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夙知降從經志
逷彼前文規周矩植正殿虛筵司分簡日尚席函杖
丞疑奉帙侍言稱辭惇史秉筆妙識幾音王載有述
肆議芳訊大教克明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觀盥

樂薦歌笙昭事是肅祖實非馨獻終蘘吉卽宮廣讌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台保兼徽皇戚比彥肴乾酒澄端服整弁六官聽命九賓相儀纓笏而序巾卷充街都莊雲動野熖風馳倫周伍漢超哉邈猗淸暉在天容光必照物性其情理宣其奧妄先國胄側聞邦敎徒愧微冥終謝智効

沈約 登鍾山作靈山紀地地德地險資嶽靈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坰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發地多奇嶺千雲非一狀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鬱律構丹巘崚嶒起靑嶂勢隨九嶷高氣與三山壯卽事旣多美臨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壟首秋風生桂枝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所願從之游寸心於此足君王挺逸趣羽斾臨崇基白雲隨玉趾靑霞雜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於焉仰鑪駕歲暮以爲期

李白 金陵歌送別范宣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

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來秀色橫分歷陽樹四十餘
帝三百秋功名事跡隨東流白馬小兒誰家子泰清
之歲來關四（一作白馬金鞍誰家子吹脣虎嘯鳳凰樓）金陵昔時何壯哉
席卷英豪天下來冠蓋散爲煙霧盡金輿玉座成寒
灰扣劍悲吟空咄嗟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龍沉景
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目下離離
長春草送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商山皓○金陵
三首晉室（一作家）南渡日此地舊長安地即帝王宅山
爲龍虎盤金陵空壯觀天塹（一作江塞）淨波瀾醉落回橈

去吳歌且自歡（一作誰云行路難）又地擁金陵勢城回江（一作漢）
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亡國生春草王宮沒
古丘空餘後湖月波上對滄洲（一作瀛洲）又六代興亡國
三杯爲爾歌苑方秦地少（一作小）山似洛陽多古殿吳
花草深宮晉綺羅併隨人事滅東逝與（一作只）滄波○
登梅崗望金陵贈族姪高座寺僧中孚鍾山抱金陵
霸氣昔騰發天開帝王居海色照宮闕翠峰如逐鹿
奔走相馳衆江水九道來雲端遥明沒時遷大運去
龍虎勢休歇我來屬天清登覽窮楚越吾宗挺禪伯

特秀鸞鳳骨衆星羅青天明者獨有月冥居順生理
草木不翦伐煙牕引薔薇石壁老野蕨吳風謝安屐
白足傲履襪幾宿一下山蕭然忘干謁談經演金偈
降鶴舞海雪時聞天香來了與世事絶佳遊不可得
春去惜遠別賦詩留巖屏千載庶不滅○贈昇州王
使君忠臣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
子借高名巨海一邊靜長江萬里清應須救趙策未
許棄侯嬴○別金陵諸公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
鍾山危波瀾傾側駭奔鯨黃旗一掃蕩割壤開吳京
六代更霸王遺跡見都城一作遇都見空城至今秦淮間禮
樂秀羣英地扇鄒魯學詩騰顏謝名五月金陵西祖
余白下亭欲尋廬峰頂先繞漢水行香爐紫煙滅瀑
布落太清若攀星辰去揮手緬含情○金陵泝流翫
月達天門因寄句容王簿滄江泝流歸白壁見秋月
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陰雪幽人停宵征賈客忘早發
進帆天門山廻首牛渚沒川長信風來日出宿霧歇
故人在咫尺新賞成胡越寄君青蘭花惠我庶不絕
○遊金陵贈同旅朝登北湖亭遙望瓦屋山天清白

露下始覺秋風還遊子託主人仰觀眉睫間日（一作目）色送飛鴻邈然不可攀長吁相勸勉何事來吳關闕有貞義女振窮溧水灣清光了在目（一作眼）白日如披顏高墳五六墩崒兀栖猛虎遺跡翳九泉芳名動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傾壺漿運開展宿憤入楚鞭平王凜冽天地間聞名若懷霜壯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與君拂衣去萬里同翱翔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韓公吹玉笛倜儻流英音風吹繞鍾山萬壑皆龍吟王子停鳳管師襄掩瑤琴餘韾渡江去天涯安可尋

○春日陪楊江寧宴感古作

昔聞顏光祿攀龍宴京湖樓船入天鏡帳殿開雲衢君王歌大風如樂豐沛都延年獻嘉作邈與詩人俱我來不及此獨立鍾山孤楊宰穆清風芳聲騰海隅英僚滿四座粲若瓊林敷鷁首弄倒景蛾眉綴明珠新絃採梨園古舞嬌吳歈曲度繞雲漢聽者皆歡娛雞樓何嘈嘈沿月沸笙竽古之帝宮苑今乃人樵蘇感此勸一觴願君覆瓢壺榮盛（一作盛時）當作樂無令後賢吁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時於落星石上以紫綺裘換酒為歡）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

羅浮麻姑臺此去或未返遇君蓬池隱就我石上飯
空言不成歡强笑惜日晚綠水向鴈關黃雲蔽龍山
歎息兩客者徘徊吳越閒相語一執手留連夜將久
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酒來笑復歌興酣樂事多
水影弄月色清光奈愁何明晨掛帆席離恨滿滄波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西樓
望吳越白雲映水搖秋光白露如珠滴秋月月下長
吟久不歸古今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
却憶謝元暉○月夜金陵懷古蒼蒼金陵月空懸帝

王州天文列宿在霸業大江流綠水絕馳道青松摧
老丘臺傾鳷鵲觀宮沒鳳凰樓別殿悲清暑芳園罷
樂遊一聞歌玉樹蕭颯後庭秋○戲贈鄭溧陽陶令
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清風
北窻下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溧里一見平生親○贈
溧陽宋少府陟李斯未相秦且逐東門兎宋玉事襄
王能爲高唐賦常閒淥水曲忽此相逢遇掃灑青天
開豁然披雲霧威甤紫鸞鳥巢在崑山樹驚風西北
吹飛落南溟去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

蜩君臣忽行路人生感分義貴欲呈丹素何日清中
原相期廓天步○猛虎行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
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爲雍門琴旌旗繽紛兩河
道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
陽草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鼇未斬
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頗似楚漢時飜覆無定止
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
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
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有策不敢犯龍鱗竄
身南國避胡塵寶書長劍挂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
昨日方爲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有時六博快壯
心遶牀三匝呼一擲楚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
莫知三吳邦伯皆顧聘四海雄俠相追隨蕭曹曾作
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時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
茫愁殺人胡人一作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
丈夫相見且爲樂槌牛撾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釣東
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杜甫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 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

維摩圖樣志諸篇末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內帛擊偏重宮衣著更香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雞人書秋期鶯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隍看畫曾飢渴追蹤恨淼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韋莊 金陵圖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劉禹錫 金陵懷古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思往事山形依舊枕江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流彬 金陵雜題王氣生秦四百年晉元東渡浪花船汪濊海內皆塗地來保江南一片天古樹著行臨遠岸暮山相亞出微煙千征萬戰英雄盡落日牛羊食野田○暮潮聲落草光沉賈客來帆宿岸陰一笛月明何處酒滿城秋色幾家碪時清曾惡桓溫盛山翠長牽謝傳心今日到來何物在碧煙和雨鏁寒林○再過金陵玉樹歌終王氣收鴈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

王貞白金陵懷古恃險不種德興亡歎數窮石城幾換主天塹謾連空御路疊成塚臺基聚牧童折碑猶有字多紀晉英雄○又六代江山在繁華古帝都亂來城不守戰後地多蕪寒日隨潮落歸帆與鳥孤興亡多少事回首一長呼

杜牧金陵始發碧江口曠然諸遠心風清舟在鑑日落水浮金瓜步逢潮信臺城過鴈音故鄉何處是雲外即喬林

羅隱過江寧縣前水色細鱗鱗一爲夫君弔水濱謾把文章矜後代可知榮貴是他人囂偷舊[redacted]草賴餘吟盡解春我亦有心無處說等閒停棹似迷津○夜泊金陵冷煙輕澹傷衰藁此夕秦淮駐斷蓬栖鴈遠驚沽酒火亂鴉高避落帆風地銷王氣波聲急山帶秋陰樹影空六代精靈人不見思量應在月明中○又玉樹歌聲澤國春纍纍輜重憶亡陳垂衣端拱渾閒事忍把江山乞與人○又潮平遠岸草侵沙東晉衰來最可嗟庾肩巳能窺帝室王郎還是預人家山寒老樹啼風曲泉暖枯骸動芷牙欲起九原

看一遍秦淮聲急日西斜

李群玉 秣陵懷古野花黃葉舊吳宮六代豪華燭散風龍虎勢衰佳氣歇鳳凰名在故臺空市朝遷變秋蕪綠墳壠高低落照紅霸業鼎圖人去盡獨來惆悵水雲中

崔塗 金陵懷古葦聲蕭颯水天秋吟對金陵古渡頭千載是非輸蝶夢一尊風雨屬漁舟若無仙分應須老幸有山歸即合休何必登臨更惆悵本來身世只如浮

唐彥謙 金陵懷古晉末英雄起神器淪荒服胡月蝕中原白日升暘谷金陵實形勝關山固重複巨塹隍北壖長江塹西隩鑿山擬嵩華穿地象伊穀草昧席羅圖華路戴黃屋一時因地險五世享天祿禮樂何煌煌文章紛郁郁多士春林秀作頌清風穆由入三百年朝事幾翻覆欃槍如雲勃鯨鯢旋自斃俄聞金鼎移驟覩靈龜卜吁嗟王氣盡坐悲天運倏天道何茫茫善淫乃相復行路偏衣半遂亡大梁族日隱汀洲上艫艫登川陸月迴吳山樹風聞楚江鵠因依蘭

蕙藥採擷不盈掬

皮日休 金陵道中酬茅山廣文南陽博士寒鼠依約認華陽遙想高人臥草堂半日始齋青餽飯移時空印白檀香鶴雛入夜歸雲屋乳管逢春落石床誰道夫君無伴侶不離窻下見羲皇○住在華陽第八天望君唯欲結良緣堂扃洞裏千秋鴈廚蓋巖根數井泉壇上古松疑度世觀中幽鳥恐成仙不知何事迎新歲烏納裘中一覺眠○五色香煙惹內文石飴初熟酒微醺將開丹竈那妨鶴欲筭碁圖邦望雲海氣半生當洞見瀑冰初坼隔山聞如何世外無交者一臥金壇秪有君

孟郊 溧陽秋霽晩雨曉猶在蕭寥激前階星星滿衰鬢耿耿入秋懷舊識半零落前心驟相乖飽泉亦恐醉惕宦肅如齋上客處華地下寮宅枯崖叩高占生物齟齬因雛諧○溧陽唐與寺觀薔薇花忽驚紅琉璃千豔萬豔開佛火不燒物淨一本作靜香空徘徊花下印文字林間詠觴杯羣官餞宰官此地車馬來

許渾 贈茅山高拾遺諫獵歸來綺季歌大茅峰影薄

秋波山齋留客掃紅葉野艇送僧披綠莎長覆舊岡
棊勢盡遍添新品藥名多雲中黃鵠日千里自宿自
飛無網羅
李德裕 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滿耳笙歌滿眼花滿
樓珠翠勝吳娃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間富貴家
繡戶夜攢紅燭市舞衣晴曳碧天霞聲愁夜半青娥
散楊子江頭月未斜○奇茅山孫尊師何地最翛然
華陽第八天松風清有露蘿月靜無煙乍警瑤壇鶴
時嘶玉樹蟬欲馳千里戀唯有鳳門泉○石上溪蓀
發紫茸碧山幽藹水溶溶舊花定是無人見春日唯
應羽客逢○獨尋蘭渚翫馳暉閒倚松窻望翠微遙
想春山明月曉玉壇清磬步虛歸
崔顥 詠江畔老人愁江南年少十八九乘舟欲渡青
谿口青谿口邊一老翁鬢眉皓白已衰朽自言家代
仕梁陳垂朱拖紫三十人兩朝出將復入相五世疊
鼓乘朱輪父兄三葉皆尚主子女四代爲妃嬪南山
賜田接御苑北宮甲第連紫宸直言榮華未休歇不
覺山崩海將竭兵戈亂入建康城煙火連燒未央闕

衣冠士子陷鋒刃良將名臣盡埋沒山川改易失市
朝衢路縱横塡白骨老人此時尙少年脫身走得投
海邊罷兵歲餘未敢出去鄉三載方來旋蓬蒿忘郡
五城宅草木不識靑谿田雖然得歸到鄉土零丁貧
賤長辛苦採樵屢入歷陽山刈稻常過新林浦少年
欲知老人歲豈知今年一百五君今少壯我已衰我
昔少年君不覩人生貴賤各有時莫見羸老相輕欺
感君相問爲君說說罷不覺令人悲

孫逖 雜言丹陽行詩丹陽古郡洞庭陰落日扁舟此

路舜傳是東南舊都處金陵中斷碧江深在昔風塵
起京都亂如燬雙闕戎虜閒千門戰場裏傳聞一馬
化爲龍南渡衣冠亦願從石頭橫帝里京口拒戎峰
靑楓林下迴天蹕杜若洲前轉國容都門不見河陽
樹輦道唯聞建業鍾中原悠悠幾千里欲掃欃槍未
云已英雄傾奪何紛然一盛一衰如逝川可憐宮觀
重江裏金鏡相傳三百年自從龍見聖人出六合車
書混爲一昔年王氣今何在併向長安就堯日荊榛
古木閉荒阡共道繁華不復全赤縣餘存江樹月黃

圖半入海入煙暮來山川登臨遍覽古愁吟淚如霰
唯有空城多白雲春風淡蕩無人見
許渾金陵懷古玉樹歌殘一作愁王氣終景陽兵合戍一作盡樓空松一作楷楸遠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宮
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
盡唯有青山似洛中○秋日寄茅山高拾遺一箇逍
風黃葉飛蟲攜刀筆換荷衣潮寒水國秋砧早月暗
山城夜漏稀巖響遠聞樵客過浦深遙送釣童歸
年未識從軍樂虛近三茅望少微○茅山贈梁尊師

雲屋何年客青山白日長種花春掃雪看籙夜焚香
上象壺中闊平生夢裏忙幸承僊籍後乞取大還方
○遊茅山步步入山門僊家鳥徑分漁樵不到處麋
鹿自成羣石面迸出水松頭穿破雲道人星月下相
次禮茅君
李司徒建勳闕下偶書寄孫員外長安驅馳地貴賤
共悠悠白日誰相促勞生自不休鳳翔雙闕曉蟬噪
六街秋獨有南宮客時來話釣舟○離闕下日感恩
二年塵冒處中台喜得南歸退不才卽路敢期皇子

送出關猶有御書來未知天地恩何報翻對江山思
莫開斜日葬汀疑立處遠波微颭翠如苔
王安石和元微之重感南唐事叔寶傾陳衍弊梁可
嗟曾不見興亡齊禍父子終身費酬詠君臣舉國荒
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王天移四海歸眞
主誰誘昏童肯用長○和金陵懷古懷鄉訪古事悠
悠獨上江城滿目秋一鳥帶煙來別渚數帆和雨下
歸舟蕭蕭暮吹驚紅葉慘慘寒雲壓舊樓故國凄涼
誰與問人心無復更風流○和陳輔金陵事南郭先
生此鷗鴨年年過我未悤期休論王謝當時事大抵
烏衣秖舊時○和吳御史臨淮感事柵鏁城扉曉一
開棹牙車軸轉成雷黃塵欲礙龜山出白浪空分汴
水來澄觀有材邀昧陋齊雲無力報姧回騷人此日
追前事悲氣隨風動管灰○送吳龍圖知江寧才高
明主睠方深屬郡聞風自革心閭里不須多按治山
川從此數登臨茅簷坐隔雲千里栢壟初抽翠一尋
東望泫然知有寄但疑公豈久分襟○贈上元宰白
下有賢宰能詩如紫芝民欺自不忍縣治本無爲風

月誰同賞江山我亦思粉牆侵醉墨怊悵綠苔滋○臺城寺側獨行春山撩亂水縱橫籬落荒畦草自生獨往獨來山下路筍輿看得綠陰成○自金陵至丹陽道中有感數百年來王氣銷難將往事問漁樵花方秦地皆蕪沒山借揚州更寂寥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豪華秪有諸陵在往往黃金出市朝○金陵絕句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結綺臨春歌舞地荒蹊狹巷一云頹城斷塹兩三家東風漫漫吹桃李非

復當時仗外花○懷古六代豪華空處所金陵王氣黯然收煙濃草遠望不盡物換星移幾度秋畢竟江山誰是主却因歌舞破除休我來不見當時事上盡重城更上樓○出金陵白石岡頭草木深春風相與散衣襟浮雲映郭留佳氣飛鳥隨人作好音○初到金陵江湖歸不及花時空遶扶疎綠玉枝夜直去年看蓓蕾晝眠今日對紛披○乞得膠膠擾擾身五湖煙水替風塵秪將鳬鴈同爲侶不與龜魚作主人○蔣山手種松青青石上歲寒枝一寸巖前手自移閒

道近來高數尺此身蒲柳故應衰○金陵懷古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豪華盡出成功後逸樂安知與禍雙東府舊基留佛刹後庭餘唱落船窻黍離麥秀從來事且置興亡近酒缸○天兵南下此橋江敵國當時指顧降山水雄豪空復在君王神武自難雙留連落日頻回首想像餘墟獨倚窻却恠夏陽栽一葦漢家何事費罌缸○地勢東回萬里江雲間天闕古來雙兵纏四海英雄得聖由中原失第降山水寂寥埋王氣風煙蕭颯滿僧窻廢陵壞冢空冠

劒誰復沽纓酹一缸○憶昨天兵下蜀江將軍談笑士爭降黃旗巳盡年三百紫氣空收劒一雙破堞自生新草木廢宮誰識舊軒窗不須搔首尋遺事且倒花前白玉缸○憶金陵覆舟山下龍光寺元武湖畔五龍堂想見舊時遊歷處煙雲渺渺水茫茫○煙雲渺渺水茫茫繚繞蕪城一帶長蒿目黃塵憂世事追思塵迹故難忘○追思塵迹故難忘翠木蒼藤水一方聞說精廬今更好好隨幾杵理歸艎○淸明輦下懷金陵春陰天氣草如煙時有飛花舞道邊院落日

長入寂寂池塘風慢鳥翩翩故園回首三千里新火
傷心六七年青蓋皂衫無復禁可能乘興酒家眠○
句容道中荒煙寒雨暮山重草木冥冥但有風二十
四年三往返一身長在百憂中○遊鍾山終日看山
不厭山買山終待老山間山花落盡山長在山水空
流山自閒○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
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偶向松間覓舊
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
不知○榮祿嗟何及明恩愧未酬欲尋西掖路更上

北山頭○鍾山晚步小雨輕風落楝花細紅如雪點
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懷鍾山
投老歸來供奉班塵埃無復見鍾山何須更待黃粱
熟始覺人間是夢間○鍾山絕句澗水無聲遶竹流
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
幽○竹窻紅莧兩三根山色遙供水際門只我近知
牆下路能將屐齒記苔痕○望鍾山由佇立望鍾山陽
春東蕭瑟暮等北郭歸故遶東岡出○憶鍾山蒼藤
翠木江南山激激流水兩山間山高水深魚鳥樂車

馬跡絶人長閒雲埋樵聲隔蔥蒨月弄鈎影臨潺湲黃塵滿眼衣可濯夢寐惆悵何時還○思北山日月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庵迎我青松路○北山暮歸示道人千山復萬山行路有無間花發蜂遞繞果垂猿對攀獨尋寒水度欲趁夕陽還天黑月未上兒童初掩關○還家豈不樂生事未應閒朝日巳復出征鞍方便攀傷心百道水閱目數重山何以忘羇旅倚然醉夢閒○秣陵道中口占經世才難就田園路欲迷慇懃將白髮下馬照青溪○歲熟田家樂秋風客自悲茫茫曲城路歸馬日斜時○知金陵投老歸來一幅巾君恩猶許備藩臣芙蓉堂下疏秋水聊與龜魚作主人

蘇公頌 詠天禧寺竹萬箇碧琅玕雨傷藍潭沼叢深蔽巖麓幹直露雲表剎影下交加山房上環繞昔嘗出鳴鳳今肯棲凡鳥爭抽龍種瘦觭墜孫枝小美勝會稽箭珍逾汶陽篠凫園名非奇渭川比終少樵斲草根變客玩茶煙燎創亭僧意高諭佛禪心了吾愛有霜竹一到忘昏曉○暮春與諸同僚登鍾山望

牛首清明天氣和江南春色濃風物正繁富邦人競遊從官曹幸多暇交朋偶相逢並驅出東郊乘興遊北鍾陟險不蠟屐扶危靡捨節上登道林祠俯觀辟支峰亂山次阡陌長江遶提封蕭條舊井邑茂盛新杉松攬物思浩然懷古心嚬頤念昔全盛時玆山冢之宗天都對雙闕霸業基盤龍六朝遞興廢百祀居要衝人情屢改易世事紛交攻當時佳麗地一旦空遺蹤惟有曲岫雲古今無變容

蘇東坡賦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予吹散千峰雲南行萬里亦何事一酌曹谿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爲作泉公喚居士○同王勝之游蔣山到郡席不暖居愁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乇年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鬣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層巔竹杪飛華屋松根泣細泉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略彴橫秋水

浮屠插暮煙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娟
鄭獬 題金陵道中六國相排一局碁岸頭百草野煙
微樹深啼鳥白相失山靜晚雲猶未歸濤口潮回殘
照滿石城春盡亂花飛周郎屈指圖天下誰道江南
王鎗肥
范文正公仲淹 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丹陽太守意
何如先謁茅卿始下車展節事君三黜後收心奉道
五旬初偶尋靈草逢芝圃欲叩真關借玉書不更從
人問通塞天教吏隱接山居○贈茅山張道者有客

平生愛白雲無端年老尚紅塵只應金簡名猶在得
見僊巖種玉人○送陳瓌秀才遊金陵君有江南行
爲君歌以喜龍盤山萬曲練靜江千里江山不可空
台星照吳中古來王謝地今有周召風而間楊與鄭
萬丈光相映煌煌聚宰府金陵一何盛其去知已賢
雅容情無邊白雲起江樹明月逐江船雲月共徘徊
優哉如遊僊歸來笑春風白日登青天
胡澹庵銓 與正覺長老同游蔣山寶公何似贊公房（是日登寶公塔）好句還追鐵鳳翔（鐵鳳翔見贊公房詩）金象妙高鷲地

勝木犀清遠送天香明年蠟屐誰猶健昨日登樓我
尙强閣高百尺梯凡五折最難上三老未應輸二老玆游奇絕永
難忘○金陵昔事六代風流最永嘉鬱葱勝氣隱晴
霞折衝樽俎神俱旺表裏山河險莫誇幾縷碧煙迷
杳眼半篙清漲減蒲芽歌聲已得檀郎怨四海而今
再一家

張華屋詠 郡齋述懷傷人往往羨清途野逸情懷亦
自扶官舍四邊多種竹瀰滿一面近生蘆病嫌見客
低徊甚老覺臨官氣味麄不信浮名是身累有時閒
撚白髭鬚

聶東部補之 龍盤虎踞望南津餘烈崢嶸倚霸陳醉
著不知風揭屋可能楊素是江神

洪駒父 沙觜彎環轉掩牙一衣帶水遶城斜飛廉解
使馮夷怒渡口風吹蕎麥花

夏文莊公竦 金陵晩望雨霽吳城曉霧泉四散流禽
歸半峰樹人在夕陽樓國望分江海星躔夾斗牛堪
嗟興廢地千載有閒愁

韓南澗無咎 永豐行丹陽湖中好風色晴日波光漾

南北湖岸人家楡柳行風颭低昂似迎客繫船並岸
聊一呼老農指似官田圩長衫紫領數百輩見我羅
拜長嗟吁政和回頭五十載官桑長圩宛然在東西
相望五百圩有利由來得無害官圩民圩奚所拘此
地無田但有湖圍湖作田事應爾底用徹地還龜魚
民圩不堅自招水水潦何常鎮如此官圩六十星如
城削平爲湖定何理請看今來禾上場七百頃地雲
堆黃縣官糴米三萬斛度僧給牒能商量我聞此語
汗生面千聞豈如目一見吾君神聖坐九重輕易獻
言誰復辯都憶吳中初夏時春鋤去決湖田圍雜鬻
上籬犬上屋水至不得攜妻兒無田赴水均一死善
政養民那得爾寄言父老且深耕爲汝馳書報天子

李忠定公綱

金陵懷古六代兵戈王氣銷山圍故國
自周遭豪華散滅城池古人物摧殘丘冢高阜轉蟠
龍翔寶塔洲分白鷺湧雲濤悠悠世事都如夢且對
金樽把蟹螯○六代繁華三百年我來弔古一悽然
景陽鍾斷雞空唱玉英廟嫌諱歌沈月自圓湖沒舊痕生
晚浦柳搖新色媚晴天高樓上盡窮雙目千里江山

遶檻前○六代興亡江上城倦遊還向此中行龍蟠虎踞空形勢井廢臺荒爲戰爭雲氣霏霏春雨急煙波渺渺暮潮平商人不識前朝恨短笛還爲激烈聲○六代當年恨最長兵戈陵滅故城荒非關霸氣□消歇自是人謀未允臧王謝風流今寂寞江山形勢亦淒涼我來正值興戎馬慨念東南更慘傷○阻風泊慈湖夾樊香獸禱有長魚躍波而江豚出没舟人大驚抵暮風便因命解舟乘月泛江一夕至于金陵盖數百里作二絶以紀其事江險不可行者爲禁

江豚出没白波中十丈神魚躍晚空知是陽侯憐我拙故教來助一帆風○露氣浸漫欲結霜扁舟夜下秣陵江煙波如席月如晝快意倒盡黄金缸○同李似之遊蔣山北風阻行舟駕言遊蔣山相攜得良友談笑窮躋攀松林静杳冥殿閣羅煙鬟寶公骨已冷白塔孤雲閒乘高望長空極目波濤飜東南正戎馬戈甲照江干與子適相遇偷此半日閒懷古六朝遠道舊一笑歡憶昨賜對初接武玉殿班螭坳珥史筆每慙追繼難迂疎與世違謫官墮甌蠻寛恩幸脫去

假道來江關遡逅兩萍梗飄泊驚風檣廻首顧瀾河不知涕泗潸著鞭顧努力世路方多艱◎登鍾山謁寶公塔寶公眞至人鳥爪金色身杖攜刀尺拂語隱齊梁陳我登鍾山頂白塔高嶙峋再拜禮雙足聊結香火因◎題定林院行過鍾山到定林靑松一徑白雲深三間古屋昭文館那有沉迷富貴心◎題八功德水石作方池紫翠崖湛然定水貯瓊瑰何須功德標爲八萬行圓成自此來◎癸顧上元宰胡俊明蔣山勤老唱和古風笠教流傳入中土以相求之無自

可達磨西來直指心擬議之間巳蹉過皮髓誰分深淺機祖禰翻貽子孫禍鍾山禪老眞可人高唱宗風震江左學流雲集欲何爲佛祖要須自心作宰官倥偬牒訟間偷暇相從還作麼也知襟抱素相親更把篇章造酬和詞嚴義密讀難曉字順文從識皆妥應憐孤陋方杜門亦欲追隨艮未果故將佳句寄幽人此意勤渠滋愧荷談空摩詰無一言聽法文殊非兩箇若將情解議眞如明眼人前應看破世間萬法互低昂正若旋輪與推磨隨時俯仰乃善謀就中拙者

無過我九折羊腸欲著鞭萬里滄溟思縱棹只今行年四十餘巳覺衰頹多坐卧平生作具何所施盡以付之一异火迴光返照默自參妙湛本然無點澱公方齒壯志氣豪正可立功同魏顆胡爲亦復味禪那坐視軒裳如縶鎖蓮社莊嚴清淨迆丈室含容高廣座佗時其結香火緣心期耿耿當非頗爲余稽首問勤師如師材德識磊砢夠龍羅鳳大江濱法器誰爲語無臨庭前僕有立雪人我欲因風致三賀○投金瀨有感楚王聽讒誅伍卿招呼二子同就烹子胥彎

弓見使者義不戴天非惜生操瓢乞食困江表曷嘗一日忘郢城溧水之陽遇（仁廟嫌諱）女壺漿簞食欣相迎當時追捕尙爾急殺身滅口意豈輕霸吳何止服勾踐破楚遂以鞭荊平倒行逆施道雖遠復仇攄憤聖所稱郯來訪舊欲報德歎息玉質隨流萍投金淺瀨亦何有聊以寓意通精誠哀窮進食類漂母解劍掛墓同延陵古人巳矣不可見空有史筆垂英聲○自金陵江行未至長蘆阻風倏忽風雲接地陰扁舟繫纜暮江滸波濤何必深爲阻萬里歸來一寸心○七

日風不止歸心何似生煙添暮山色風撼滿江聲淮
楚巳非遠波濤殊未平坐看雲解駮猶喜晚來晴
汪內翰藻 過金陵六代興亡迹愈陳迹陳誰遣意如
新古今更欲悲何事天地長留景似人雲壓山低惟
好晚霧蟠江闊更含春因知到此無窮感豈獨區區
我一身○食溧陽縣平生始到溧陽縣東野釣遊今
幾年嵐光卷樹出孤日雨氣入山鳴百泉稻畦初秧
秀色滿藤援半折幽芳懸武陵商嶺政應爾倚杖欲
去心茫然○宿靖安鎮檣竿歷歷表中流暝宿何堤

古驛頭天遣山川渾著月人將楡柳共驚秋重來骨
肉惟身在無限風煙到眼休得意枕中猶夢爾人生
何況足悲愁
周丞相必大 留別金陵韓帥仲通十二鱗符玉截肪
腰閒仍映帶圍黃化行江國春常早訟息堦除日自
長槐影緩趨三接晝棠陰先滿十連堂子淵去踏長
安道待賦中和奏未央又再點賓筵又一期千金敝
帚賴提撕泮宮正采僑侯藻太學俄甘吏部虀人似
塞鴻春向北心隨江水日潮西太平勳業須公助不

用頻年戀節犀○次韻邢懷正孝庸通判游蔣山僊
人薄蓬萊乘槎度河滸舊觀桑田變今訪鍾山古駕
言出東門恍若之帝所劍巘霽青霜楓葉落紅雨亭
亭望浮圖隱隱揷天宇坡垂北溟鼇石臥南山虎遙
聞飯後鍾絕勝紞如鼓恭惟布金地草木誰敢侮孤
芳破冰雪喜見梅蕚吐同遊皆大雅緇素競先睹巾
車似元亮漱石雜孫楚相將挹靈泉何用照牛渚西
方化人國未覺道修阻法筵盤龍象一一會心侶茗
椀散午夢蒲團便平軟語懸知雨花祉重辯風幡舞

相投甚針芥味道眞 乳從來草堂靈俗駕回吾祖
況如雲仍葦么麼那復數後車儻許隨末羙黃金塢
會稽 題陳後主祠眞珠簾下變離聲多少嬪妃掩袂
聽嬴得半愁三萬斛孤舟撑入大梁城○東晉斷簡
殘編迹可尋諸賢興復不關心未應全罪王夷甫一
任神州自陸沉○漁父智士旁觀當局迷滄浪釣叟
出陳詩江頭風怒掀卻屋底事全家醉不知後主召一隱者
問近曾作何詩云有漁父詩風雨掀却屋全家醉不知孫陵鵝眼錢六代初終
幾變遷孫陵無樹起寒煙青蚨細薄如榆莢猶是當

年買笑錢○澄心堂紙褚生玉面務深藏未肯橫陳
翰墨場一幅降牋何用許價高綠寫朱文章○南唐
金銅香爐製作元從建業宮形模奇古雜金銅煙昏
塵暗君休笑曾在紅鸞扇影中○南唐宮中猙獰南唐
宮中忽得猙獰一枚陳匋云是夜狼星上直周廬巡徼列千兵那得猙獰
墮禁庭鹿走棘生先有象天文未必直狼星○南唐
遣使談鋒豈盡折強鄰專對當年亦有人國老曾中
兵百萬不將全力葬江神○玉樹後庭花結綺臨春
成草莽繁華都入暮煙中後庭玉樹迎秋色猶帶張

妃臉上紅○石麒麟短樊長塹起寒煙知是何人古
墓田千歲古麟相對立肘嬰膊焰故依然○石步道
中有石麒麟數十地悴天荒巨壠平難從野老問褒
興蒼煙落日低迷處折足麒麟記壞陵○輦車婭姹
吳音今古同宮粧袨服已成空雕文結角輲車巧猶
有梁陳宮掖風○決囚燈後主聽死囚燃燈決之因家賂左右竊益膏油輒得
不死五詳三覆始施刑明滅蘭膏豈足憑可惜當年殺
嚴續無人爲益決囚燈○江南錄自古嬰鱗或似狂
按誅潘佑事堪傷憑誰寄語徐常侍不殺忠臣國未

亡○鳳州柳鳳州柳蜀主與江南結婚求得其種鳳州出柳酒蜀主函封遣使時芳根元自鳳州移柔荑醽醁今安在唯有青絲拂地垂○三十六陂瀰然三十六陂春石黛潮生歲歲新楊柳杏花渾好在吟邊只欠跨驢人○金陵詩鑿地破除函谷帝埋金厭勝郢中王興亡總不關君事五百年前柱斷腸○古龍屏風宣和舊物建炎攜之渡江宮官惜之裁剪背成屏風立殿上乘雲遊霧過江東繪事當年笑棄公可根橫空千丈勢剪裁今入小屏風

楊虞部備詠鍾山周子無心隱姓名裂荷焚芰使猿驚不能高枕雲中臥瑣屑貪官墨綬縈○石頭城五城樓雉各相望山水英靈宅帝王此地定由天造險古來長恃作金湯○太初宮三軍不食武昌魚蔦騎時遷建業居會得紫髯開國意太初名是作宮初○白都山駕鶴驂鸞自古聞策名僊籍是真君天邊舊跡無尋處滿面青山空白雲○陸機宅陸家兄弟頗能文入洛仍將筆硯焚舊宅荊榛狐兔窟機雲無復有昆雲○天闕山牛頭天際碧凝嵐王導無稽亦妄

談若指遠山爲上關長安應合指終南○靈和蜀柳
得地恩深雨露偏丹墀左右玉堦前君王屬意君知
否好似風流一少年○梅梁殿玉梭金鑪對御牀巋
然應似魯靈光螭頭直上雙魚尾不讓西京舊柏梁
○臺城六朝遺跡舊山川遙想繁華一悵然江令白
頭歸故國多情合賦黍離篇○金城柳風絮煙絲春
復秋攀條何故淚雙流因憐樹老猶青眼不覺人衰
已白頭○潛鶴鼓雷門擊破使人驚潛鶴雙飛上玉
清怪得舊時聲太遠聞天合似九臯鳴○乘黃署執

轡何人籍帝臺漢家天馬不時來疲駑多亦費芻粟
莫惜千金市駿材○銅螭署掣壺傳箭遍天聽鑄出
蟠螭巧範銅何事腹中藏怪物人驚蝘蜓氣如虹○
錦署人衣藍縷地衣紅不念家家杼柚空厥篚織文
應歲貢更翻新樣集機工○絕地列戟高門氣自雄
主人應是偶相逢由來禍福皆人召此地無辜嘆作
凶○清暑殿窣地簾光掛水精玉鉤斜處月初生龍
皮席上鵝毛扇何必風來暑自清○促粧鍾枕面鍾
聲及早催錦衾香疊百花堆蟾蜍影落珊瑚架照得

傯娥下界來○青溪姑嫋不乘龍卽跨魚岸傍人復
乞靈無柳如眉黛花如面閒是青溪一小姑○拔香
殿獸口金昏煙穗濃螭頭玉照露華融蕭郎的是春
光主曾作春衣此殿中○東礀行拖葛屨坐藜牀竹
樹蕭然一水傍枕上白雲船下月卜鄰東礀勝東岡
○青溪柵領城傾國兩妃嬪此地聞名不見人潛想
舊時紅粉血落花風裏步香塵○江令宅竹木池臺
尙儼然歸時頭鬢雪霜寒青溪隱映朱門處曾屬中
書一品官

[illegible]金陵懷古荒城莽莽蔽荊榛虎踞龍盤跡已
陳赤壁戰爭江照鏡青樓歌舞鳥鳴春千年王氣雄
圖盡一疊寒笳客恨新折展風流猶可想只今高臥
豈無人
楊誠齋萬里陪謝守全處恭總領錢進思提刑傅景
仁游清涼寺山自新亭走下來化爲一虎首重回平
吞雪浪三江水卧對雨花千丈臺點檢故城遺址在
淒涼浩歎宿雲開六朝蹤跡登臨徧底事茲遊獨壯
哉○萬里長江天上來石頭郤欲打江回青山外面

周如削紫府中間劃洞開蘇峻戰場今草樹仲謀廟
貌古塵埃多倩白鷺洲前水月落潮生聲自哀○已
守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或分營六師只遣環天闕
一壘眞成借寇兵問者王蘇俱解此究哉隗協可憐
生若言虎踞渾堪倚萬歲千秋無戰爭○賀建康帥
全處恭迎寶公禱雨隨應大士多時不入城入城猶
未炷爐熏忽吹淮水千峯雨不費鍾山半朶雲桑芙
秧苗俱起舞葵花萱草亦歡欣尙書歎送公歸去再
下豐年二十分○橫山再見橫山滴眼新山曾勸我

殿官身燈籠簫鼓年年社酒醱鶯花處處人忽憶諸
公牡丹會轉頭五柞去年春野雲墟月空荒寺兩袖
寒風一帽塵○辛亥元日送章德茂自建康移帥江
陵極知借寇未多時道是徵黃有近期不制牛青江
令宅郄飛大白習家池湖山解語云來暮淮水無情
也去思莫近鄉關動歸興輕黃一點上雙眉又西湖
一別忽三年白首相從豈偶然到得我來恰君去政
當臘後與春前醉餘犯雪追征帽送了憑欄望去船
待把衣冠掛神武看渠勳業上凌煙○金陵官舍後

圃散策江梅未落杏先繁萱草都齊柳半金䉿却是淺
寒花較耐東風未要十分溫○旋種花窠三百株不
知種了有花無阿誰便向春工說急擣紅藍染玉酥
○過秦淮曉過新橋啟轎窗要看春水弄春光東風
作急鶯詩眼攪亂垂楊兩岸黃○過笪橋輕風欲動
沒人知早去聲被垂楊報酒旗行到笪橋中半處鍾山
飛入轎窗來○登鳳凰臺千年百尺鳳凰臺送盡潮
回鳳不回白鷺北頭江草合烏衣西面杏花開龍蟠
虎踞山川在古往今來鼓角哀只有謫仙留句處春

風掌管拂蛛煤○行闕養種園千葉杏花不信東皇
也有私如何偏寵杏花枝於中更出紅千葉且道此
花奇不奇又白白紅紅兩不眞重重疊疊是精神誰
言跋石眠雲客也見長楊五柞春○和傅景仁游清
涼寺舊時月過女牆頭風雨摧頹廢不修地老天荒
無處問松聲灘響替人愁祥刑使者來何暮弔古詩
篇清更幽收拾江山入懷袖却歸講席進鴻疇○夏
日雜興金陵六月曉猶寒近北天時較少暄打盡來
禽那待熟半開萱草已先翻獨龍岡頂青千摺十字

河頭碧一痕九郡報來都雨足插秧收麥喜村村○圩田遭週圩岸繚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行到秋苗初熟處翠茸錦上織黃雲○古來圩岸護隄防岸岸行行種緑楊歲久樹根無寸土緑楊走入水中央○蚕起秣陵鎮入趁村中市雞鳴檣上籠忽看一天紫未吐半輪紅誰撼扶桑露吹來楊柳風詩肩忍涼冷已出兩腮峯○山路秖言迥農家俱夙興短長犁稱子迴避一田塍隨犬能知路騎牛底用繩兹行有勝事何處不豐登○路口回望方山鍾阜回頭失方山

戀眼寒似市詹短帽如覆玉瑚槃每恨青蒼遠回行反覆看歸時記面目城裏指雲端○横山已過方山了横山更絕奇爭高一尖喜妬逸衆青追驀馬頭驚拶手旗脚忞吹娟拳恰三五隔柳倚參差（凡十五峯從南數起第三最高尖）○圩丁詞十解江東水鄉隄河兩涯而田其中謂之圩農家云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隄通斗門每門疏港以溉田故有豐年而無水患余自溧水縣南一舍所登蒲塘河小舟至孔鎮水行十三里備見水之曲折上自池

陽下至當塗圩河皆通大江而蒲塘河之下十里所
有湖曰石臼廣八十里河入湖湖入江鄉有圩長歲
晏水落則集圩丁日具土石揵菑以修圩余因作詞
以擬劉夢得竹枝柳枝之聲以授圩丁之修圩者歌
之以相其勞云圩田元是一平湖憑仗兒郎築作圩
萬雉長城倚誰守兩隄楊柳當防夫何代何人作此
圩石頭土膩鐵難如年年二月桃花水如律流歸石
臼湖上通建德下當塗千里江湖繚一圩本是陽侯
水精國天公勑賜上農夫南望雙峯抹綠明一峯起
立一峯橫不知圩裏田多少直到峯根不見塍兩岸
沿隄有水門萬波隨吐復隨吞君看紅蓼花邊腳補
去修來無水痕年年圩長集圩丁不要招呼自要行
萬杵一鳴千杵上大呼高唱總齊聲兒郎辛苦莫呼
天一日修圩一歲眠六七月頭無點雨試登高處望
圩田岸頭石板紫縱橫不是修圩是築城傳語赫連
莫蒸土霸圖未必賽春耕河水還高港水低千枝萬
派曲穿畦斗門一閉君休笑要看水從人指揮圩上
人牽水上航從頭點檢萬農桑即非使者秋行部乃

是圩翁曉按莊○宿牧牛亭秦太師墳庵爾關只有一穢侯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八重心未死台星三點坼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移中屬國羞今日牛羊上丘壠不知丞相更嗔不暮年起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衡等五十餘人不知諸公殺盡將欲何爲秦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節似蘇子卿而晚繆○兒姪新亭相迎送客新亭恰放燈兒曹迎我復新亭百年事業何爲者送往迎來過一生

任希夷南朝故迹惟天禧鳳凰臺鹿苑寺郗氏窟鶯最久有梟何取臺儀鳳事佛空教后作蛇狐穴蟻巢零落盡却能留此梵王家○行宮日號脩閣前頭天闕橫春煙收盡兩峯青中流淮水成河漢旁列鍾山作御屏○新青染徧金堤柳瘦綠羞開玉樹花今代離宮呈氣象六朝荒址滿桑麻○石頭城石城只解着王蘇漫說夷吾計亦疎儘使西風能舉扇可堪重見伯仁書○城東懷古謝安遊處猶留墅李白吟邊亦有亭兩地東山春寂寂至今自下柳青青○鍾山城郤虎踞來擒虎山號盤龍屬卧龍天險不能回運去地靈元自要人雄○同劉武子孫季和遊鍾山和

劉武子韻有客新從蜀道還共招北隱步松間何人寫出秋風句付與淮南大小山〇臺城隋家耕壟徧陳宮留得鍾山蔣郡東只怕東南分王氣那知零落錦帆風〇題謝氏山居風流誰自謝家安不愛蒼生只愛閑今日雲孫仍不惡一間茅屋倚東山〇鍾山春遊青樓醞釀客中聖碧苑鞦韆人半僊春滿江南佳麗地絲楊芳草思娟娟〇柳邊淮水一般綠花底鍾山分外青閑趁遊絲不知遠夕陽纔過已疎星

劉龍洲過 登金陵清涼寺臺江南江北許多山到處登臨得凭欄老木換丹霜有信怒濤拍岸水生寒倦遊半世烏三匝往事千年指一彈落日正西催上馬依依回首望長安

[illegible] 清涼寺竹賦稜欒兮娟娟玉立兮露寒翠青葱兮晉蔚鳳鸞舞兮瑲玗風之來兮天之庭過巖谷兮韻秋聲金鏁碎兮滿壓日暉暉兮淨明若有人兮凛高節歷歲寒兮傲霜雪我欲從之兮路修絕隔秋水兮共明月

李山甫 上元懷古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

頭總是戰爭收拾得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
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苔煙草
石城秋 ◎ 爭帝圖王德盡衰驟與馳驚亦何為君臣
都是一場笑家國其成千載悲排岸遠檣森似槊落
波殘照赫如旗今朝城上難廻首不見樓船索戰時

張南軒栻 送胡伯逢之官金陵相望數舍已云疏遠
別何因執子袪漫仕想應同捧檄舊聞當不廢觀書
月明淮水空陳迹山繞新亭有故墟暇日更須頻訪
古因來為我道何如

虞邵菴 金陵作龍虎帝王宅鳳凰僊子臺六朝遺事
冷八月夜潮同朧厲秋仍到江花曉自開憑高一樽
酒何代獨無才

施文靖 金陵作紫蓋東南久寂寥石城煙霧壓岧嶤
登臺倦客懷千古宿內關人夢六朝御苑雲浮曾拾
翠舊樓月落倚吹簫諸公不說新亭事目斷空江半
日潮

袁泰初 金陵懷古晉委東都帝秣陵豈無機會可爭
衡諸公坐視敵來往一水反為國重輕北伐上章空

有語中流擊楫竟何成登臨不是多傷感老郄胸中十萬兵

吳陵 金陵懷古烟雲莽莽對窮秋六代雄豪見古丘萬里長波東赴海千年閑客獨登樓山川冥漠天難問運數推移地莫留終信東南多王氣浙中今是帝王州

劉滄 經過金陵六代興衰曾此地西風露泣白蘋花煙波浩渺空亡國楊柳蕭條有幾家楚塞秋光晴入樹浙江殘雨晚生霞淒涼處處漁樵路鳥去人歸山影斜

李英巖壽 詩看盡庵前手種松草堂聊復少從容令人郄憶騎驢老悔不終身作卧龍 ○ 昇元古寺寶靈珠照影東西與衆殊本爲 仁皇眞潛所登卿今日鎮留都

余尚書端禮 勸農石頭城賦詩去年出郊春欲半鍾阜林巒青未遍今年此日埜初驚動地春光滿石城柳如燧金梅碾玉川原高下麥苗緑一聲布穀已催人吴儂莫問春遲速蒼顔老守政無奇只要我民不

苦飢奉詔偕行兩赤令職在勸耕無擾之飴背龎眉數十叟聽取吾言醉此酒但遣兒郎力南畝不患三錢無米斗米斗三錢大江東從今更祝八方同鬪見三登太平日老守不願萬戶封

葉顒詠清涼寺竹茂林修竹綠侵雲清到心君賴有君李主當年飽涼後民間苦熱幾曾聞

薛許昌詩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興亡盡此中有國有家皆是夢爲龍爲虎亦成空殘花舊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弔謝公止竟霸圖何物在石麟無主卧秋風

王霽遜鳳凰臺詩天連宮闕雲煙濕地接淮山日月低不知何處兩黃鵠飛向白雲雲外歸○天上十分月人間一半秋笙歌傳小寨燈火認層樓酒怕初斟滿碁欣未了收分明渾似水只是欠雙鷗

劉後村克莊金陵作高牙拂雲車帶雨淸曉西州氣成霧玉麟堂上少文書白鷺亭前多杖屨古來此地一都會城郭樓臺盡非故落日曚朧江北山斷煙嫋嫋新亭路神州豈但夷甫責西風更有元規汚是中端的得長城正自不能堪短衡戲馬頻從九日遊南

樓許其諸君往眼前突兀披老碑醉裏吟哦誦偲句
只今蕙帳怨猿鶴想見齊盟偃鷗鷺淮南四月蠶麥
熟宮闕山河頻臥護了知此意誠能馴未許尋公遂
初賦○鳳凰臺晚眺經月疎行臺上路秣陵城郭忽
秋風馬嘶衛霍空營裏螢起齊梁廢苑中野寺舊曾
開玉帳翠華人不幸離宮小儲記得隆興事閑對山
僧說魏公

羅必元 金陵作六朝遺跡舊山川萬里長江當守邊
一念易驕人事廢不關飛渡北來船○凭高懷古思
悠悠遙想騎驢白下遊不是龍眠圖畫裏如今親到
蔣山頭○金蓮步金陵佳麗不虛傳浦浦荷花水上
僊未會與民同樂意却於宮裏看金蓮○清涼寺竹
清涼世界竹如雲舊日君王愛此君時代改遷龍變
化荒山啼鳥不堪聞

王周 金陵作杳杳金陵路難禁欲斷魂雨晴山有態
風晚水無痕遠色千檣岸愁聲一笛村如何遣懷抱
詩畢自開尊

陳丞相後卿 蔣山謝雨詩農事春郊闋雨時乞靈奔

走寶公祠鑪中沉水纔三襯天外油雲已四垂蔌蔌
通宵茅屋冷青青破曉麥田滋更祈三日滂然澤大
作豐年遍海涯

范石湖成大禱雨用陳丞相韻膴原龜坼莫春時夾
路鑪薰共禱祠嘆起雲頭千嶂湧飛來雨脚萬絲垂
無情梅塢猶紅綻有意秧田盡綠滋大施門開須滿
願願均此施市天涯

邑令張伯子禱旱因賦呈上元簿楊明卿輪蹄且
且風塵表入眼羣山青未了刺藤迎日孑先紅蕎麥
得霜花漸老叢祠詭怪畫村暉古寺騫騰出林杪征
衫多炙逐飛鳶下檐有時隨宿鳥初晴得去恨遲遲
獨夜不眠憂悄悄公如老驥暫伏櫪我類游鱗終屈
沼一朝王事有期會百里民情同採討詳於禹貢辨
等級明似離婁燭幽眇高依丘壟或微收低近陂塘
翻盡槁凶荒有數命均一報應於中又分曉不能究
實害非淺償使從寬恩豈小茲行到處欲春風批放
莫教分數少

張郁游鍾阜呈同集諸公晚出白下門東山聳孱顏

脫身塵市中辦此一日閑西風忽凜冽秋容着堅頑
煙樹小摇落寒雲起斕斑但驚節物變敢辭登陟艱
諸峯互嶄絶落勢相回環盤固建康城儼若呵神姦
造化鍾英靈盡歷東南山厚疑接坤軸高欲窺帝關
太平巖梵刹華屋羅千間向來刼燒灰舊觀初未還
象敎豈易滅佛力不可拔風雷運梁棟斤斧勤輸般
會見落成日千門響銅環山僧肎分甘我亦誅茅菅
人生少會心勝處天所慳歸驚理殘照欲去仍躋攀
後會儻可約此輿殊未闌衹恐俗士駕頻來遭譏訕
哦詩記幽討賸語君其刪

程內翰珌

建業賦醉庵居士間從三客繫孤舟呼短簫陟層城之岌嶪望故宮之崔嵬山勢降伏大江東奔客有誦金陵之詩歌赤壁之詞如懷古如怨今悲鳴流涕悲不自勝居士曰子無使然客曰天時既冬夜氣將分水連煙重月帶霜明眞周郎之漾憭謝安之望傷周顗之情子獨何能恝然於斯乎居士衎且笑徐語客曰宇宙間興亡何足深悲英雄豪傑乘時可爲登戰場過故都必悽然悵然如閨女望夫之時

此蓋騷人墨客借助筆端之愁語而非天生上知經營八紘之長規也客愧且謝於是相與指畫山川極望中原嘆昔人之庸陋而遺大功於指顧之間旣而席地布酒酒酣歌發曉風翻樹潮來海口挽客登舟急趣行在○用柏梁體題式敬齋惟古知哲粲奇編胡爲典獄難其賢皐陶蘇公相後先舍是未見書聯翩果哉知仁人難全未得其情智欲研旣悉其罪乃寬旃吾心鈞石何所偏服而舍之天則然畫冠不犯何由緣敎明化洽上所宣上失其道民乃愆又復淫

刑如蔓延立法初意浸天淵甾民作威天弃捐聖神應運符握乾春風甘雨徧八埏內外建官相綜銓州復設掾職其專此蓋稚輪當邑虔縣令獄掾非充員渠用資格宏加銓邢君天資靜不猥且嘗一飲詩書泉大府獄市來闤闠巖明之長目趨前莫難此時周折還三年一心上通天菽苗水長問歸船而君胡爲華此扁吾非空扁乃心傳上遡蘇公歲二千下視方來漫無邊吾乃聊然立中焉來者式之不計年○題朝陽亭嗶嗶朝陽亭亭前鍾阜青巖陰尙積雪光彩

浮初晴亭下清溪水滑流新泮冰雙鳬知暖陽亦遂
流澌行亭中賢主人快此景物清開門延客入掬雪
當泉烹凌甕淮水漲修鱗爛銀瓶更酌秦淮春配此
玉斑美了無一物俗表裏俱蓬瀛宇宙有佳致心清
境乃并甚愛主人賢澹然遺世營不言飲人和恂恂
發天誠清處亦絕奇亭亭秋露莖胸中是丘壑城市
亦林坰不與風月期結屋謾茅菁却慚最下客形穢
識不靈宿懷幽深趣侵尋塵坌攖一官冷於鐵癡坐
如凍蠅喚來俎豆間不知梅已英清賞可無傳顯譜

恐難徵春風送鵰程聽言尋此盟○登忠武卞公墓
底用荒村訪野墳青編相對儼如存當年但識清談
樂今日方知節槩尊千載腐儒空吊古幾章冷語自
銷魂○何當僇力清河洛一洗新亭舊淚痕○金陵驛
鐵甕高賓只半程柴溝曉發暮金陵莫言三宿何濡
滯已覺匆匆役此生○登石頭城邂逅鄉人却異方
蹇驢仍得疲東陽不妨令節隨流水自看寒花吐晚
香微岸綸巾風力勁小亭飛醆午陰長不堪細數淮
南樹獨倚青冥興欲狂○別金陵校官舍雙柏手自

移時尺許長三年拂拂及宮牆願言勿負栽培力保此堅貞傲雪霜

馬野亭之純詠臺城吳時後苑晉宮城見得當時似玉京往事茫茫同水遠長郊渺渺與雲平珠璣常向耕鋤得禁籞今爲陌路行只有月華還似舊徘徊花上聽寒更○石麒麟石虎石羊還石人此間獨有石麒麟定應側近藏陵墓仗此威靈護鬼神一石琢成高且大兩頭相望儼如眞參天穿木知何在今與漁樵作四鄰○斷碑百尺豊碑立路南盡停車馬試摩看不知神道是誰墓爲問康王何代官初謂流傳須永永安知磨滅已漫漫姓名不足標靑史休把將來碇石看○鍾山石城爲虎此爲龍都邑無如此地雄萬壑千巖皆拱北三江七澤盡朝東埋金依舊祥光現鑿浦仍前地脉通吳晉六朝營已驗如今晉鑰比關中○石頭城幾年聞說石頭城初謂堅牢似鐵成只是一拳如卓望初非四面有樓棚依山最好防車騎舉眼何妨矚賊營爲問區區徒自守何如席卷向宸京○幕府山當初一馬過江來幕府權宜向此開

萬里封疆吾舊物一時賓客爾多才建臺此事雖堪羨掩泣其人更可哀相視不曾言及此欲教天意此時回○靈和殿前蜀柳此柳栽從蜀郡移宮中諸柳不能垂衹緣草木根靈異非是乾坤雨露私輕似行雲清似水軟於吹絮細於絲風流可愛如何比最是風生月上時○天闕山不知象魏欲何為布政頒條總在茲凡有往來須仰視庶幾衆庶可周知後來江左當新造好向城隅蹕舊規郤指牛頭作天闕此言多少被人嗤○清暑殿見說當持百尺梁四圍修竹翠雲長正當盛暑都無熱不有薰風亦自涼那與人間同日月直疑天上兩陰陽有時要取龍皮浸凜凜如飛六月霜○梅梁殿太極初時欠一梁漂流偶見石城傍曾聞禹廟還如此可見川祇欲效祥不但千年無朽蠹能令滿殿有芬香要將盛事傳來世畫出梅花十丈長○潛鶴鼓板木為腔冒以皮其中寧有鶴來棲如何晉響聞西洛未必源流自會稽既破兵人都擊破郤云禽鳥不鳴嘶分明偽妄無人辨可笑諸人識見迷○促粧鐘禁鼓城頭報五更景陽樓上

打鍾聲祇疑㝠弗天將曉不省徘徊月倘明閃閃青燈星戶綴鬆鬆綠鬢霧惚橫蜂黃蝶粉都描得那有鴉兒畫不成○銅螭瞖洛陽當日鑄銅螭徒得形模怪且奇玉刺日中藏不見蟲居腹內出無時移來建業尚如此徒在江陵無復兹此說流傳眞誕妄便當不信不須疑○金城柳金城西面柳爲營此日征西路再經憶昔僅能高咫尺如今端可拂青冥清蹕漸蹋花中霧綠髮俄懸鏡裏星功業未成多少事攀枝挽葉淚淋零○東山謝安人物江南第一流居常不肎利名求壯年廿向東山隱暇日須將女遊既與斯人嘗共樂固應有患卽同憂後來一爲蒼生起破敵成功祇坐籌○披香殿繡楠藻井柏爲梁翡翠簾櫳映璧璫寶篆煙雲凝馥郁華林錦綺競紛芳荷花永晝湘江靜桂子西風陌路長最是春衣裁已就領巾飄動盡天香○古越城府城西北瓦棺東尚有遺基在此中旋折纔方二里許規模不得小邦同正當進取爭强霸聊作屯營備敵衝老范智謀曾不識郄去爭似建康宮○西州城運瀆居東西冶城西州遺

迹甚分明多言東晉纔經始或說孫吳已創成池苑春風羅綺市樓臺夜月管絃聲入門盡是嬉遊地惟有羊公不願行○王導宅當時一馬渡江來幕府山頭刈草萊四海紛披都似此一時締創亦艱哉朝綱治具提還挈國本人心壅更培輔佐中興功第一應須千尺上雲臺○陸機宅只問二陸住華亭那有書堂在秣陵如此弟兄無比擬翕然京洛有聲稱辯亡著論眞難及受命專征若易能十萬河橋俱潰散儒生虛語不堪憑○沈約宅飽觀明月雙溪水徧倚淸風八詠樓但見遺蹤留婺女安知故宅在昇州文章至好雖堪羨節行全虧亦可羞看得齊梁相禪際只宜稱隱不稱侯○江揔宅靑溪第宅鬬鮮妍最是江家宅可憐路上行人爭指處橋邊遺跡尙依然南冠辭住長安日北客歸來建鄴年惜此屋廬還似舊不知曾讀黍離篇○三山九華境上曾親歷五老峯前亦屢過不似三山殊媚好何須千仞極嵯峩翠圍宛似屏間畫綠折全如水上波況與滄江苦相近見來心眼定如何

翁思齋汸 已未秋登城北樓脚底江南第一州臺城北上小滄晋難忘故國千年恨不盡長江萬古流目斷中原誰擊楫秋來多雨獨登樓舉頭忽見長安日一醉能消太白愁○陪周溁園登賞心亭建業城樓四面總賞心勝處冠南邦石頭西峙雲藏寺水面南浮月滿江故國秋深人自老新河夜遁虜誰降高人登眺同懷古忽有飛來白鷺雙

樂府

王介甫 桂枝香 古今詞話云金陵懷古寄詞於桂枝香凡三十餘首獨介甫最為絕唱

登臨縱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瀟灑澄江似練翠峯如簇征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自昔豪華競逐悵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望眼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尚歌後庭遺曲

周邦彥 西河 金陵懷古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

遶清江髻鬟對起怒濤寂寞打空城風檣遥度天際

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空餘舊迹鬱蒼蒼霧

沉半壘夜深月過女牆來傷心東畔淮水　酒旗戲

鼓甚處是市一作想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向

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隔浦蓮近拍**

避暑溧水縣圃姑射亭避暑作新篁搖動翠葆曲徑通深窈夏果收

新脆金丸驚落飛鳥濃靄迷岸草蛙聲鬧驟雨鳴池

沼水亭小　浮萍破處簾花簷影一作簷花簾影顛倒綸巾

羽扇困卧北窗清曉屏裏吳山夢自到驚覺依然身

在江表○**鶴沖天**溧水縣長壽鄉作梅雨霽暑風和高柳亂

蟬多小園臺榭遠池波魚戲動新荷　薄紗廚輕羽

扇枕冷簟涼深院此時情緒此時天無事小神僊

馬子巖卜算子慢璧月上極浦帆落人撾鼓石城倒

影深夜魚龍舞佳氣鬱鬱紫闕騰雲雨回首分今古

千載是和非夕陽中雙燕語　向人訴說玉井轆轤

臙脂漲膩幾許蛾眉如感歎息花好隨風去流景如

羽且共樂昇平不須後庭玉樹

張于湖孝祥西江月題溧陽三塔寺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

三年東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世路如今已
慣此心到處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飛起沙鷗一片

程內翰珌滿江紅 登石頭城 歸巳月生 頗恨登臨淚自作騷人
愁語石城上何須苦說死袁生褚當日卧龍爾略處
秦淮王氣眞何許與君來蕭瑟北風寒黃雲暮枕
鍾阜湖玄武生此虎眞蹲踞看四山環合休臨江渚
可笑唐人無意度却言此虎凌波去君且住明月爲
人來潮生浦

王潛齋埜六州歌頭 龍蟠虎踞今古帝王州水如淮
山似洛鳳來遊五雲浮宇宙無終極千載恨六朝事
同一夢休更問莫閑愁風景悠悠得似靑溪曲着我
扁舟對殘煙衰草滿目是清秋白鷺汀洲勿易收
黃旗紫蓋中興運鍾王氣護金甌駐蹕[illegible]般來
朱樓送華輈萬里長江險集鴻鴈列貔貅掃關河清
海岱志應酬機會何常鶴唳風聲處天意人謀臣今
雖老未遺壯心休擊楫中流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七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八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武衛志一

武事非聖人所先也而衛國衛民有不可廢禹貢之制奮武衛於綏要之間所以固內而備外者雖盛時未嘗忘也豈若後世敵至而懼敵去而玩者哉周文武時命將率遣戍役亦惟曰守衛中國而已又豈若後世黷武逞威而至於弗戢自焚者哉自吳以來立國江南者莫不恃江以爲固江又恃人以爲固人謀

善而武事修則江爲我之江否則與敵共爾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必能設國乃可守今之建康內屏畿甸外控淮堧實長江之要會中興以來任重臣建大閫用名將宿重兵於此上接荆鄂下聯海道守衛至重安危所關審形勢而後知攻守之宜審攻守而後知江防之要嚴江防而後知兵籍之不可單兵政之不可怠兵船之不可不備兵器之不可不利兵寨之不可不整烽燧之不可不謹而浚築之不可不勤也作武衛志

形勢

諸葛亮曰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宅○丹楊記曰石頭因山爲城因江爲池地形險固尤有奇勢○李綱曰天下形勝關中爲上建康次之宜以長安爲西都建康爲東都○衛膚敏曰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海爲東南要會之地○劉珏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張浚曰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陳亮曰舊日臺城在鍾阜之側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安西城石頭以爲重

帶元武湖以爲險擁秦淮青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江默曰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表裏之形合則東南之守不孤其來尚矣餘見江防

攻守

張敦頤曰晉蔡謨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方其强盛皆當詘而避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王羲之曰以區區

江左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一人者能言之而不得行之行之而足以安江南者孫權一人耳陸瑁嘗勸權曰九域盤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陸遜嘗勸權曰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之曰發調者蓋謂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何以多爲顧坐自守可陋尔以此知權之志未嘗不在於天下然以傳考之亦未嘗肯求逞於中原曹公來侵則破之拒之而已治艦立塢築堤遏湖

作涂塘明烽燧始終所以備魏者至矣及移牋於曹公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則權固未嘗得志也嘉禾中因蜀寇魏一攻淮南聞明帝東行遽則斂避諸將之攻樊城司馬懿救之亦引軍亟退自後世觀之謂之怯可也而權不以爲耻豈非天下之勢既未有可投之隙與其力爭而取敗不若退守而待時也耶史稱權繼父兄之業有臣以爲腹心股肱爪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此權之所以爲治也及嗣主立諸葛恪爲政首侵邊以怒敵東興之戰幸捷驕不能持勝復違衆大舉一敗塗地恪既喪軀而孫氏之業因以衰焉則權之兵不妄動利害果如何也其後孫皓用諸將計數侵盜晉鄙陸抗曰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愼刑罰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凋弊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夫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抗之言兼有陸瑁陸遜蔡謨王羲之之論而皓不知用此其所以亡也東

昔自庾亮經營征伐皆不能有成謝安父子乘苻堅傾敗之餘圖之如恐不及也至於渡河入鄴訖無尺寸之得宋文自以富强詰戎兵於元魏檀道濟再行無功皆諸將以敗繼敗而胡馬遂至瓜步梁武遭魏世之亂陳慶之以數千兵入洛而蕭高之輩幾至殲盡及貪河南之地納叛將棄睦鄰而身國顛覆陳宣帝闢土宇於北齊旋失淮泗於後周雖以桓溫劉裕非常之才度越歷代諸將而溫伐苻健慕容暐皆幾獲而敗裕平南燕滅姚秦亦既得而失則六朝用兵攻伐之策可見矣詳見表

江防

吳聿曰江出岷山自湖口合流而下奔放蕩潏吐吞日月山或磯之則其勢悍怒觸舞大艑兀若轉梗至其廣處曠數百里斷岸相望僅指一髮而舳艫上下中流遇風則四顧茫然亡所隱避自金陵抵白沙其尤者爲樂官山李家漾至急流濁港曰凡十有八處稱號老風波而玩險阻者至是鮮不袖手○吳志曰魏文帝有渡江之志望江水盛長瀰漫數百里便引

退自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于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亘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北望甚憚之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宋書元嘉二十七年虜聲欲渡江太祖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領軍將軍劉遵考左將軍尹宏守橫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黃門侍郎蕭元邕守禪洲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秦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參軍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諮議參軍沈曇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先行京陵使仍守西津徐州從事史蕭尚之守練壁征北參軍管法祖守譙山徐州從事武仲河守博落尚書左丞劉伯龍守采石壽遷建武將軍淮南太守仍總守事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畔自采石至暨陽六七百里船艦蓋江旗甲星燭皇太子出戍石頭徐湛之守石頭倉城○齊書建元元年魏主宏聞太祖受禪其冬發衆遣丹陽王劉昶爲太師寇司豫二州明年詔遣衆軍北討初虜寇至緣淮

驅略江北居民猶懲佛貍時事皆驚走不可禁止乃於梁山置二軍南置三軍慈姥置一軍烈洲置二軍三山置二軍白沙置一軍蔡洲置五軍長蘆置三軍徐浦置一軍以備之魏不能攻○周世宗問江南虛實孫忌荅曰本國雖小甲兵尚三十萬世宗曰江南不過十數郡何見欺也忌曰精兵雖止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險過湯池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丘乃王猛謝安之徒又可敵十萬○張虔釗曰歷考前世南北戰爭之地魏軍嘗至瓜步矣石季龍嘗

至歷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岷山跨郡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爲我憂使吾斥堠旣明屯戍惟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特江爲阻可也雖無長江之險亦可也苻堅百萬之衆馬未及一飲江水謝元八千銳卒破之於淮淝豈非其效歟不然伍巢以奇兵八百泛舟卽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之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江而不足與守鮮克有濟矣曹操初得荊州議者謂東南之

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蒙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至於羊祜之言則以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它日成功略如祜言故臣以謂有如瑜者爲用則祜之言謂之不然可也無如瑜者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彼爲說者謂虜人以馬爲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爲難虜人便於作栰而江流迅急非栰能濟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來未嘗用栰

也州縣一也有最爲要害者津渡一也有最宜備豫者苻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竹格蘇峻泛橫江侯景渡采石考前世盜賊與夫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未論也○建炎三年冬虜兵自黃州渡又自馬家渊渡時杜充在建康聞虜至以軍六萬列戍江南岸而閉門不出帥無統一皆無鬬志王綯曰杜充提兵守建康不稱任使事乃至此云云明年夏四月

韓世忠提舟師截大江以邀虜兵相持黃天蕩四十
八日兀术遣使與世忠約日會戰世忠募海船百餘
艘進泊金山下仍植一旗書姓名表其上虜望見大
笑曰此吾几上肉耳世忠預命工鍛鐵相聯爲長綆
貫一大鉤徧授諸軍之強壯者平旦虜擁十舟譟而
前比合戰世忠分海船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
曳一舟而入虜不得渡復遣使願還所掠及獻馬三
千世忠不聽曰只留下兀术乃可去時撻辣所遣之
兵在儀眞江南北兩岸皆虜衆世忠據中流風帆渡

檝飄忽若神兀术閉壘不敢出完顏宗弼謂諸將曰
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乃欲自建康謀北歸凡古津
渡又被世忠入而控扼不得去或獻謀於蘆場地鑿
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從江背出世忠之上流
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驚尾擊敗之虜終不得
濟一日虜乘天霽無風我所用海舟皆不得動彼乃
以輕舸絶江而遁世忠曰窮寇勿追使去兀术回江
北屯於六合縣撻辣在山東遣人諸兀术入寇無功
盍止於淮東俟秋高相會再寇江南兀术以前日渡

江之危爲辤呂頤浩言虜人多詐難測詔劉光世分兵以備江岸○紹興三十一年金虜萬戶高景山以兵數萬犯揚州劉錡提大軍禦之於淸河虜以氈裹舟載糧挽而上錡募善沒者鑿舟沈之虜大驚俄犯揚子橋錡以兵掠瓜洲虜騎逼江錡遣麾下員琦設伏於皁角林與虜接戰誘虜入張弩俄發虜大敗斬景山俘數百人逆亮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 朝廷詔王權詣 行在以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代權命督府參議官中書舍人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禦敵之計燾但言已嘗死守留鑰丙子逆亮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蓋亮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王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任其責允文自建康因使人督之賊舟稍近於是振琪與統制時俊盛新等徐出山崦列石江岸賊初未之覺 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我軍用海鰍船迎擊士皆死鬬虜舟沉溺者數萬其回北岸者亮皆殺之遂

不能濟丁丑虜往來望見車船迸却我軍復以海鰍船先往北岸截橫林渡口用克敵弓射之虜兵棄船上岸者悉陷泥中而斃　上急差楊存中措置守江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賊已瞰江恐臨期不堪駕用存中允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將迫岸復回虜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回轉如飛虜衆相顧駭愕亮僉怒召諸酋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酋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渰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有總

管萬戶者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則生矣衆曰諾乙未諸酋集兵射殺亮幷殺其太傅三妃與謀事者十餘人○紹興中詔沿邊修守備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荊鄂下至常潤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下流最緊者三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當擇官兵修器械以謹其防○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爲之控扼外以淮甸爲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

非戰車不可舒廬滁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舟車之法以輕捷爲上彥恢所制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略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矢石傍斜銜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比之蒙衝偏箱鹿角此尤至要淮西良疇不可以數計不須朝廷給本柢以有無相濟併力營田計其戶口什一養兵則淮西可以守矣如許令彥恢招兵教習只乞那融淮西數州財賦可足舟車之用及以數州

秋成所得那融營田可足兵食之費萬一虜人入寇及盜賊猖獗彥恢當以此舟車摧鋒陷陣以此士卒斬將搴旗以此種蒔飛芻輓粟保守江淮決無疎失詔彥恢就本軍措置○時之論邊防要害者有曰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而朱威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爲强形勢然也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置寨柵守以偏將敵來仰攻

岡非其利若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爲之聲援敵之進退落吾計中萬全之策也又有曰無爲軍巢縣之濡須及東西關山川重複昔人尺寸必爭之地大率巢湖之水上通焦湖濡須正當其衝東西兩關又從而左右輔翼之饒舟旣已難通故雖有十萬之師未能使寇大江得逞其志淮西雖號地平而水陸要害皆可戰守稍加措置未易輕犯又有曰若虜重兵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軍便可爲淮西官軍之援又有曰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碙沙夾曰采石曰大信口其下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荻之場或碕岸斗絕水勢湍險難施舟楫又有曰采石渡在太平州界下馬家渡在建康府界上宣化渡在府界之下采石江闊而險馬家渡江狹而平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昔金人入寇直犯馬家渡杜充以萬衆不能捍亦嘗分兵犯采石太平州以鄉兵等禦之遂退雖杜充處置有未盡善亦形勢使然則馬家渡比采石尤爲要害又有

曰和州烏江縣界可自江北車家渡徑衝建康府馬家渡滁州全椒縣可自江北宣化渡徑衝建康府之靖安兼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瓦梁盤城亦可徑至宣化不滿三百里兀朮嘗於此路來至六合下寨并自上瓦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宜於靖安渡碙沙夾相對三處防守所有北岸滁河口宣化兩處來路應和州東地分尤宜嚴切隄防又有曰昨來金人自黃州張家渡渡江由湖北路鄂州武昌縣上岸方入興國軍大冶縣界取山路以犯江西宜於興國軍大冶縣通山等處擺布防拓又有言曰漢陽沌口係漢江下流湖北帥司所隸尤宜嚴切隄防

○隆興二年議幸建康張浚受任督府講論軍務不遑寢食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要害之地城壁皆築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堰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為虛聲脅我有刻日決戰之語將士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有備卒不敢動及是浚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踴躍思奮虜聞浚來亦徹宿州之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北來

歸者日不絶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虜益懼○景定元年馬光祖置鎮巢軍 照得本司所部淮西三城獨巢縣正當要害之衝北據焦湖南扼濡塢跨聯合肥和陽無爲三郡自丙申被兵之後增城築壩屯兵幾及萬人至假邑宰以節制之權俾任干城之寄去秋上流之警諜報謂虜謀於此窺覘欲掠焦湖之舟由從裕溪以瞰江而至頃 旨諭行下措置防拓本司隨即調遣一項兵船把守終是隔涉一江不過遥制而已況巢民每遇搪野船多迁避焦湖之中地勢合

肥勤以帥司臨之使不得專守禦議者病焉按圖志此邑舊爲巢州而南渡初張魏公丞相經理淮西亦嘗進司于此當孫氏有國時每於此進軍以扼魏師蓋其形勢足恃如此今既嚴爲江防合於此增屯加備謂宜升爲軍壘緩急之際庶可倚重保障急務莫先于此奉

聖旨將巢縣升爲軍使仍令沿江制司遴擇一次續申乞以鎮巢軍爲名辟武德郎江東副總管建康府駐箚王珠充鎮巢軍使兼知無爲軍巢縣事仍帶江

東副總管建康府駐劄八月二日奉
聖旨依○馬光祖申措置下流江防本司被
旨通制下流亦既立邏卒分隘兵擺戰艦次第施行
矣續據分司孫制參備總統湯華申射陽湖通江港
汊豈止三二十處惟最緊河闊水深冬月不涸者七
處一曰口岸即柴墟是也二曰過船港即泰興港是
也三曰新河即魏村相對是也四曰漾港即馬䭾沙
相對是也五曰石莊河六曰天賜港七曰通州新河
并舊來泰興縣一城每遇潮生通徹城下或有哨來
爲其占據返爲家基既不可守只當攤平如釘塞此
汊只可暫爲閘隔我既可塞彼亦可開兼釘塞港口
徒費民力須當於發源淺狹要路去處如蘆濟橋下
左側六七里用工塡塞更塡流復溪橋下及將泰興
舊城土攤平塡本縣西北門河直至周橋以斷泰與
過船港新河漾港三口子來路等處本職再詳湯知
郡所申得於足歷目擊之審極爲詳盡於江防事最
有關係然地分既隸淮東鎮江節制司豈敢越境而
問若非於源頭下手關防直待其侵逼江面與之相

持則彼我之勢懸絶客主之權遂分力倍事難居然可見兼射陽既迫漣水賊騎向後出沒不常其中百姓一聞哨警必是各隨所通港汊遷避渡江民導其前賊乘其後倉猝之際着手不及乘間窺伺豈不可憂此事合從　朝廷下之淮東制司着緊措置關防當於緊要來路淺狹源頭塡塞使支港別汊不可得而通及將泰興舊城攤平使倏去忽來不可得而據然後用防江兵船移實以備虛邪緩以圖急可合者則合可分則分又將二流之兵循江上下聯絡氣勢令首尾相應如常蛇勢彼此救援然後江面方爲牢實緩急之際委可倚仗允爲江防之幸本職除已就諸隘點視却將敷布兵船斟酌緊慢別行擺泊防拓續容開申外條指揮所據狀申事理備錄在前本司照得參議官孫料院備湯知郡所申泰興縣一帶由江港汊合於近裏措置關防其說利害甚明合行備申　朝廷乞賜劄下兩淮制置使司照應施行尋準劄付沿江制置大使司照應已劄兩淮制置使司照所申差官點視速作措置具已施行狀申　樞密院

并劄鎮江府節制司一體施行○馬光祖築宜城以固上流宜城者為汝對岸一要害處昔魏相拒時嘗設疑城於此其後方言訛疑為宜字義宜善於疑故襲稱宜城其地山從北來分為七枝中短而外長自西南以及于東則大江環遶其東北隅則有段塘湖水為之限惟北當備而有大小青龍山可以屯兵而設伏形勢如此而古今屢城不克者蓋亦有說北隅山高而大城欲包之則不可城於山趾則外高於內非城之利況山骨在此地不可塹故昔人能為疑城

而不能城也以二十餘年間事體言之不可不城者有三說大江以北自黃州而下和州而上中間無一城壘以為限隔城成於此則自黃而和之間聲援易接利一也石簰嚳薩石之間江面最狹正在宜城之下彚洵洶時諜知虜謀欲窺此遂有城於此戍兵為守則虜有所憚而不敢睥睨利二也自舊安慶府荒榛之後寓治楊柴洲上鴻鴈飛鳴無城郭可恃舊城既未可修復此地去寓治不遠有險可恃徙民為便利三也不可不城者其利三不可以城其害一此自

戊戌以來議而輒沮城而輒止蓋知其利而未知所以避其害也己未庚申之間制臣馬光祖往還江上嘗艤舟而視其地語客曰舊日楊義所築城基北臨張家港之濆客山高而下視之宜其不克城也城外即是山脚宜其不能壘也曷不縮其城而小之移入主山之上蓋北隅有張家港水通大江秋冬則涸客山在港之北而近主山在港之南而稍遠因主山而爲城則視昔爲狹然城因山則用力省狹則守之易城在山上則内高而外低險在我矣向所謂客山高而下瞰吾城者不足慮也遠北山之趾而爲濠則向所謂石不可塹者亦可避也察其故而未敢決其事會宰臣歸闕舟過其下審其形勢察其利害果不可以不城一見決矣與制閫合入告于 上詔光祖城之速其成靡緡錢一千餘萬米十萬餘石築城周十有三里高二丈八尺趾廣七尺頂半之城門凡七上皆爲樓羊馬墻一千二百六十二丈濠長一千四百三十五丈而與江湖接虓將精兵堅甲利器戍守其中遂爲江上一巨屏有 詔獎諭進光祖光祿大夫

任其事者自郡守而下賞有差詳見詔令錄及侯牧表○制幕官所作安慶府新城志尤詳

創置江新軍 景定四年制使姚公希得任內準朝廷行下沿江建屯招軍防捍務使聲勢連屬其分屯建寨招軍置將優待犒給撥付軍器衣甲各有條畫

分屯建寨 建康太平池三郡江面計一千七十一里共建大小五十九屯建康八屯曰下蜀曰馬家步曰沙河曰韓橋曰王沙曰新開河曰下三山曰汪蔡港太平七屯曰濮家圩曰褐山曰采石磯曰白泥浦曰上三山曰板子磯曰[redacted]莊池州十四屯曰菖蒲山曰大通曰梅根曰[redacted]港曰戚家溝曰李王河曰寶積磯曰黃石磯曰吉陽洑曰祝家磯曰烏石磯曰香口曰雙山三郡諸屯共創到寨屋一萬一千九十五間本府一千七百間太平四千四百間池州四千八百間準 朝廷科下十八界六十萬每間科四十貫共支過科下錢四十四萬三千八百貫外餘

錢續建各屯劄領將佐衙屋本府一百三十間
太平一百四十六間池州一百九十五間內本
府寨屋每間貼助十八界二十貫計支過三萬
四千貫十八界將佐衙屋不計焉諸寨內有坐
落低窊去處別議合併移改

招刺寧江軍 寧江前後軍額六千二百人馬公
光祖刷具闕額凡一千一百七十[redacted]差將校
分頭招募每一名支等下錢三百貫七事件軍
裝一副截至咸淳元年十一月終共招到一千

三百七人

裁省寧江軍及東併軍分 初寧江分屯三十有
九然少者僅數十人爲一屯非所以聯隊伍壯
氣勢也馬公光祖將前後兩軍東併前軍二千
六百九十一人併爲八寨後軍二千六百三十
六人併爲七寨每五百人置正副準備將不及
五百人置正副將然後稍成將隊各有統紀又
因巡江親至諸屯閱習武藝士皆嶄募挑弓擲
弩鮮能應格遂遴選江淮精兵發下各屯夾持

訓習不時委官賫錢銀激犒射射摃槍行之稍
久人漸精熟今秋虜闖滁舒諸屯旗幟鮮明砲
坐森列步騎出入金鼓喧轟其習熟波濤者又
操舟往來上連下接虜隔江覘其有備乃遁去

賞格 紅心箭一隻支錢五貫文帖箭一隻支錢三貫文麋箭一隻支錢一貫文槍手每摃三百摃支錢兩貫文又各屯支銀堝一箇一名射中獨得二名以上均給累給十六中以上補訓練官

招軍置將準 朝省指揮將建康太平池三郡
闕額六千二百八十人以寧江新軍為額每人
科下身子軍裝等錢十八界一百貫共科到六
十萬遂差官分往諸郡招募本司招到四千五
百一十五人太平州招到八百五十人池州招
到九百一十五人為數已足總支過六十二萬
八千貫十八界建康八屯派撥九百二十人太
平七屯派撥二千三百六十人池州十四屯派
撥三千人建康太平一十五屯為寧江前軍池
州一十四屯為寧江後軍各軍置統制兼總制
一員統領二員正副將各三員準備將六員

優待將士制領將佐本身請給外本司務從優厚差兼帳前職事添犒月給成年該支錢三萬四百八十貫犒米四百四十四石酒一千六百三十二瓶各有等差其發遣新軍着屯自制領將佐以至官兵等第支犒其支錢肆萬五千五百五十五貫其各屯器具動用悉與辦集如床薦蓆鍋盆桶一萬三千五百六十四件計錢一十六萬八千七百二十九貫有奇其單身人剏給冬衣白布綿襖三千領該錢一十八萬三

千三十八貫又造到旗幟大小三千一百七十面前後軍各給其半爲費五萬八千八百八十七貫有奇又置惠軍典本一十二萬八千貫應副諸軍急缺質當不許收息雜貨本錢六萬四千貫以便諸軍食用不許取利又置碓臼一百四十副分撥諸屯以便舂伐以至聘娶教閱冬年節支犒及紙劄捉逃菜種等雜費錢通約計三十一萬一千七百三十貫又新軍入營之後多有不伏水土病患者與之修合藥餌支撥錢

米木炭等遂擇醫人優支月給節次差官提點醫治又慮奉行未至分委幕屬同醫人將帶生熟藥白米等前去諸屯家至戶到點視醫療通支錢二萬九千六百八十七貫有奇米一百二十七石六斗炭三千五百斤其新軍老小住居各州縣者支給路費移文各處取發至司逓赴屯所又各支安家路犒等錢及不時差官吏往諸屯點檢撫勞一應犒食雜支截目通用過十六萬三千餘貫又恐諸兵着寨未久時加優䘏差官逐屯支犒共支過錢六萬六千餘貫舊凡百加意靡不備至焉

給軍器衣甲 付各屯樁管以備使用

角弓九百四十二張　弩六百二十八件

槍一千五百七十條　弓箭四萬七千一百隻

弓鞴韊九百四十二箇　弓弦九百四十二條

弩箭六萬三千八百隻　腰刀二千五百五十二把

弩鞴韊六百二十八箇　手斧六百二十八把

金一十八面　鼓四十六面

劄車弩三十三坐　甲一千二百五十六副

胖襖一千八百八十四領　綿裙一千八百八十四腰

衲襖三千一百四十領　衲裙三千一百四十領

已上共發過一十三萬九十四件內除朝廷科下殿司鐵甲襖裙五千九十六件并建康府胖襖綿裙一千八百八十七件太平州軍器一萬八千五百七十二件外餘從本司庫支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收買戰馬**

沿江等備雖以舟楫為要然上流萬一有警牽泝必遲非得精騎疾馳巡邏連江面又恐坐失事機舊來此地號為多馬考之尺籍戎司以數千計馬司以萬計近來減耗百無一二邊備所關登容偏廢於是撥百萬貫專委都統趙紀祥收買戰馬以備調用自景定三年節次收買及解綱之日共買到一百一十四匹餘綱椿之司存接續收買

創建馬寨有馬無屋寒暑非便景定五年制使姚公希得解綱有日又與措置度地建寨以便牧養據所委官申武定橋東堤岸頭可為寨地遂差

壕寨計料創屋八百五十間約費四十五萬三百六十餘緡舊楮米八百一十五石柴五千餘束擇用四月初三日興工動土間續據白劄條陳寨基卑濕不便欲於北門寨騎驍寨兩處舊基擇其穩便者緣新政將至倉卒未容改作又慮移改增費遂再劄一十萬通前共楮五十五萬并柴米等一面燒造磚瓦置辦材料責付所差提點受給官范勝等任責樁管仍備申 朝廷乞劄下新制使照應承續區處高平寨地起

蓋庶幾經久云

先鋒馬軍建寨 先鋒軍馬舊管止八十一疋姚公希得及馬公光祖任內買到三百七十六疋通前共四百五十七疋初議建寨以便牧養而難其地景定五年夏四月定卜于南門外沙井頭面勢寬平水草饒美以是月二十五日經始至九月二十四日畢工爲屋八百七十八間官廳神廟門樓點亭一一備具續以人馬數增又益屋一百二十六間

寨記 南方荷舟師爲長技北人事戰馬利馳突南不宜騎北不宜舟師非習地雖然用我

之長兼彼之長彼以其偏我取其全何戰不克
何守不固故中興六飛南渡駐蹕全吳天險
在前利在舟楫然是時命吳璘通馬于西胡一舜
防市驟于廣至紹興間李世輔以馬司精銳
日馳安豐會采石礮逆亮而饕之其兼用新裝
之効如此昇左臂淮右吭浙首枕制蜀水陸上
下之會武備宜畢精制司售有先鋒馬國庭紙
久閑牧廢存者不什一余奉命留鑰管至百
廢如蝟毛念未及茲再至則計宿儲考覈籍敘
舉而未遂橋洲姚公實求方撙度費務而令文
三至矣先是姚公命都統趙紀辟市馬得三百
一十四匹不敢嚬公志乃益選斯臧皁廄牡四
既聚之之難則廄而牧之其可易遂度地南門
之外曰涉井者平坦曼衍水草豐沃河漘近則
法之易芻茭便則伺之勤廼召匠經始程土物
量事期計徒庸主費有司護作有校役始於景
定甲子四月至咸淳乙丑正月成列櫪一千有
四廐緡錢一十一萬五千有奇米八百二十三

石有奇費一出於制帑役成昇人不知因念隆
興乾道間張虞二公志在規恢士馬精壯馬司
移屯自茲始也余老矣方將爲伏櫪想何敢望
二公然力不足意有餘儻尚此一日留尚當殫
一日力牟多務廣絡求改足余意而亦以成姚
公欲爲未竟之志焉異時馳勁騎三千蹀血虜
庭不肯以天限南北一語挂牙輔知必有不負
余志者姑識諸石以俟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
大夫沿江制置大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
勸農營田使兼江南東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
總管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
三郡屯田使兼權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
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捌伯戶馬光祖記并書
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
兼本路勸農使借
紫趙孟傳篆蓋

買寧江軍戰馬 景定五年九月馬公光祖準

省劄行下每寧江軍一千人以二百人爲騎軍前後兩軍共合辦馬一千二百五十六疋江南非產馬之地措置收買爲力倍難所得之馬皆擇其齒嫩格高者鞍轡槽具色色齊備分派諸屯使善騎者訓習弓矢弓稍各有執藝今餘半年馳驟施放大略可觀緩急足爲戰禦之備寧江前軍六百二十八疋第一將沙河寨一百單四疋第二將韓橋寨三十六疋下三山寨三十六疋第三將褐山寨八十疋第四將烏石港寨八十三疋第五將上三山寨九十一疋第六將板子磯寨一百疋第七將周家莊寨九十八疋寧江後軍六百二十八疋第一將菖蒲山寨八十疋第二將梅根寨一百疋第三將戚家溝寨八十疋第四將李王河寨一百五十八疋第五將吉陽伏寨六十四疋第六將烏石磯寨八十三疋第七將香口寨六十三疋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八

景定建康志卷之三十九

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武衛志二

尺籍營寨已具城闕志後

建康府廂禁軍隸安撫司元額四千人親兵一千人

禁軍一十一指揮元額二千五百人

鈐轄司五指揮

馬軍指揮

忠義指揮

全捷第一指揮

威果四十四指揮

横江水軍指揮

將司六指揮

威果十三指揮

威果十四指揮

威果十五指揮

全捷第六指揮

忠節十一指揮

武雄第一指揮

禁軍四指揮元額一千五百人

効一指揮

効四指揮

牢一指揮

牢二指揮

親兵一千人係禁軍内撥到

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隸都統制司軍人

兵五萬人

馬五千八十七疋

紹興初張循王俊將帶所部神武右軍人馬前來

建康府駐劄後改充行營中護軍起發泗州紹興

七年復回建康至十一年四月內奉

聖旨改充 御前軍立名都統制司續於節度使

王德任內準 密劄以五萬人馬五千八十七疋

爲額遊奕前右中左後六軍每軍各置統制官一

員統領官三員正將五員副將五員準備將五員

錢糧係淮西總領所幇給

遊奕軍

前軍

右軍

中軍

左軍

後軍

侍衛馬軍移屯建康府以五萬人騎爲額

乾道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以二萬八千人爲額六年四月十五日李舜

畢奏乞以三萬人爲額奉
聖旨依七年正月太尉威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
馬軍司公事李顯忠奉
聖旨移屯建康府
遊奕軍三千五百人馬八百疋
統制官一員統領官二員正將二員副將二
員準備將二員
前軍三千人馬六百疋
統制官一員統領官二員正將三員副將三

員準備將三員
右軍五千五百人馬八百疋
統制官一員統領官二員正副準備將共一
十七員
中軍五千二百人馬八百疋
統制官一員統領官二員正將六員副將六
員準備將六員
左軍五千人馬八百疋
統制官一員統領官二員正將五員副將五

員準備將五員

後軍五千人馬八百疋

統制官一員統領官二員正將五員副將五

員準備將五員

沿江制置司措置軍額

防江軍三千三百人內步軍三千人（勝捷五百人吐渾一千人雄威一千五百人）馬軍三百人騎

嘉定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準　窖劄勘會建康

府係沿江重鎮合行增屯兵馬以壯聲勢須議指

揮十一月初八日奉

聖旨令沿江制司日下措置招刺步軍三千人馬

軍三百人騎並聽沿江制司節制步軍並刺充三

色軍兵勝捷五百人吐渾一千人雄威一千五百

人馬軍三百人並刺充次等効用（其馬軍三百人騎步軍一千人理作建康府都統司闕額二千人理作馬軍司闕額）

本軍統制官一員統領官一員正將四員副將四

員準備將四員

効用軍一千四百五十五人

紹定元年十二月因逆全爲亂趙大使善湘申
朝廷招募効用軍一千四百五十五人理塡騎戎
兩司闕額放請

破敵軍一千四百四十四人

嘉熙元年四月陳制使韡申請于 朝取發福建
兩浙江西湖南諸郡土牢拘鎖人揀選强壯赴本
司面刺雙旗借理諸軍闕額放請立名破敵軍自
後逐時又將所部去處曾經作過及犯盜强壯堪
以充軍之人一例刺旗發下破敵軍收管放請置
立將隊選差制領將佐訓練官合千人部轄

寄劄

沿江制置使司申照得本司累準 朝廷指
揮招軍塡額緣沿江就招率是游手緩急無
用近嘗以福建八郡土牢人申請乞行下安撫轉
運兩司揀擇前來驅用又竊見江西湖南乃峒寇
接連之地販負茶鹽犯法尤重罪不致死必至縲
紲兩浙州郡亦有刼盜私犯作過拘繫之人內地
無用徒費糧食而强悍之徒因首待盡終無洗濯
自新之路不若驅之軍前使効死力其與招收脆
弱未習武藝者相去甚遠欲乞 朝廷嚴賜立限
劄下兩浙江西湖南諸郡各要守臣將上件拘鎖
人揀擇强壯選有心力官一員部押優給路費發付
本司早得撫養訓齊使成一軍爲秋防用實爲兩
便右謹具申 樞密院伏乞指揮亟賜施行申聞
事已劄下兩浙安撫司湖南安撫司各從所申事
理行下本路諸郡守倅加揀擇强壯委可備戰闘
役之人不許以老弱病幼者充數候有揀到人數

責委有心力官部押前去沿江制置使司交管仍須管嚴加督責在路謹守紀律毋令稍有違犯及生事搔擾除程一日先具遵稟及已作如何指置仍陸續具起程日時元犯申樞密院外右劄付
沿江制置使司從所
申事理施行準此

本軍統制官一員統領官一員正將一員副將二員準備將二員

精銳軍七千五百三十一人

淳祐七年都督趙公葵給旗榜於兩淮等處招募農業彊壯創立軍將理射騎戎兩司并策勝防江軍名請

本軍統制官一員統領官一員正將四員副將三員準備將四員

親兵左右部共六千人

淳祐七年樞密陳公韡招收沿江諸沙一帶彊壯淮民射四百例請給帶行湖南漳州駐劄立爲行府親兵鎮壓峽峒九年陳樞密結局其申朝廷將上項七百一十人撥隸沿江制置司收管聽候調遣本司續招彊壯二百九十人揍作一千人爲額本軍統制官一員統領官二員正將二員副將

二員準備將三員

策勝中右兩軍元額一萬人

淳祐五年八月　寄劄勘會朝廷近已行下淮東西制司沿江制司沿江副司京湖制置大使司湖南安撫大使司淮西招撫司淮西安撫司浙西兵船司太平州節制司共招募遊擊軍三萬人今來陸續將已招到人數分解屯劄之所八月十二日奉聖旨以　御前策勝爲名共三萬人分爲前右中左後先鋒六軍每軍五千人差統制一員內前軍左軍屯劄鎮江府右軍中軍屯駐建康府先鋒後軍屯駐池州仍聽各郡守臣節制劄付建康府節制司施行

中軍五千人

統制官一員同統制一員統領官一員正將二員副將三員準備將三員

右軍五千人

統制官一員統領官二員正將五員副將五員準備將五員

制効兩軍元額二千三百二十六人

元係兩淮上著稅戶因韃兵迭年侵擾避地諸沙
端平三年間制置司差官撫恤招募揑刺充民兵
制効軍理騎戎兩司闕額犒放衣等効用二百食
錢請給分為十部差置制領將佐管幹趁應差調
續於淳祐十年內本司以諸部零細不成軍分具
申朝廷併作兩軍每軍立為四將給降制領將
佐付身劄行供給

第一軍　一千一百一十人

第二軍　一千二百一十六人

各軍統制官一員統領官一員正將四員副將
四員準備將二員

靖安唐灣水軍元額五千七百二人

靖安水軍於淳熙十三年三月內移撥采石水軍
一將二千五百人前來靖安鎮屯駐並理建康府
都統司闕額續於嘉定八年七月創置唐灣水軍
二千五百人並理馬司闕額嘉定十四年十一月
內準　密劄備奉

聖旨唐灣靖安兩水軍合併一軍差置統制統領各一員嘉熙二年以後創置寄泊新軍七百二人理騎戎兩司闕額

龍灣遊擊水軍元額二千九人

紹定三年招刺理塡馬司請給

金山圍窩制効軍元額六百五十九人

元係兩淮土著稅戶因韃賊連年侵犯避地江南都督趙公葵在內委官團結充民兵制効半年軍前來地名金山莊圍窩屯駐淳祐九年委官下沙勸諭揑刺放行全請並理都統司闕額

遊擊軍五軍共一萬二千四百一十二人

寶祐四年制使馬公光祖奏朝旨創招遊擊軍四千人寶祐六年制使趙公與憼續招三千餘人開慶元年馬公再至又增招五千四百餘人通前共招萬二千四百餘人增給衣裝等下錢每名給一等下錢三百貫青紗頭巾一頂布衲襖一領小布衫一領都管皮一條布袴一腰鞾鞋一雙絣一對並當官給付二般家錢利物等每名般家錢并起發券食錢共一百五十貫文銀鋜一對花一枚紅斑絹十段作新寨以安其居詳見

營寨（每名支錢一百貫酒四瓶米一碩絹一匹）支婚嫁錢酒米帛以樂其家撥典本錢二十萬貫以濟其急（內二十萬貫不起息應副軍士急闕借用）撥營運本錢一十萬貫以其息佐軍用酒庫藥鋪靡不備具請于朝以

御前遊擊軍為額乞置都統制一員五軍統制統領官各一員（內右軍增統領一員）正副準備將各一員

前軍

右軍

中軍

新招帳前將官 景定三年八月姚尚書任內撫司準

樞劄奉

宣諭指揮行下江東九郡招募不涅寄請將官

共募到三百單六人

建康府一百一十八人　太平州三十三人

寧國府二十一人　池州六人

徽州四人　饒州六人

信州九十三人　廣德軍二十八人

南康軍四人

內本府招到人各支紵絲一疋青絹搭膊一條
并等下錢計三萬二十五貫酒二百二十六瓶外
每人月給錢一百貫米一石至五年三月計支
過錢一十七萬七千六百貫通前總支過二十
萬七千六百餘貫米一千七百七十六石除節
次揀放至是本府見管六十六人今行移未已

重新中軍教場亭 閱武所在軍務系焉屋老且狹弗
稱大閱景定三年制使姚公希得任內遂撥松
木城磚等物委都統趙紀祥鼎新剏蓋比舊展

左軍

後軍

雄武軍 六百八十七人

景定元年正月內江東宣撫大使司創招北軍寄
洎精銳軍本軍統制一員正將二員副將三員準
備將三員

義士軍 一千八百七十二人

開慶元年十月內馬大使光祖創招彊壯膽勇之
人立名義士軍每名支軍裝錢三百貫贍家稻一

十碩日支十八界三百文米三勝節次調遣上流
景定元年五月抽回寄泊遊擊中左後三軍

良家子

開慶元年十月大使馬公光祖招收土豪壯士材
武出衆之人充良家子優賞格以勸其來精閱習
以程其能軍裝錢并特支錢每名四百貫文日支
十八界四百文米三勝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新招寧江新軍六千三百八十**
人附見江防內

閫增高爲屋計二十四間結築將壇布甃堦砌
廊牆回合丹艧圓備總費錢二萬六千九百七
十餘緡磚木不與焉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修整諸營寨木井**景定四年十
一月初三日準

鈐轄批判訪聞諸營寨甃井少土井多土堙水
渾汲水不便仰各軍統領契勘見在井數如甃
井渾臭者即與淘浚土井崩壞者即與甃砌人
稠井少去處即與添鑿庶幾軍中省遠汲之勞

來春免癘疫之疾限一日區處申不許文具後
據所差監視官韓明申除堪好不必修者外有
五百九十六眼當修隨其損壞多少給錢有差
總費一萬七千九百六十貫

大使馬公光祖却任將例冊犒給軍民 乙卯開閫

鈞判昔謝倚爲建武將軍能壞烏布帳以爲軍
士襦袴當使於前修無能爲役然捐巳利人心
庶幾焉分閫此來內省望薄無以上報
君恩下副人望豈敢倚循故例妄受例冊自當
使到任送到例冊并備堂公用器皿見錢等的
計一十八萬三千貫更闕宅庫撥換二十萬將
合赴教射射諸軍均犒一次巳未再至併及諸
廂人戶至是復舉舊例行之

省罷冗員以其俸給寧江軍制領將佐 大使馬公光

祖景定五年六月空日準
樞密院劄子備本司申照得安軍士之心者莫
若擇撫循之將厲掊尅之禁者不若厚廩稍之
給年來軍校俸入無幾物價騰踊米鹽之靡寄

妻拏之供瞻未必不取辦於諸軍甚至受錢以
買閑私役以營利以故貧者不容於不病病者
不容於不死不病不死不逃何待是固管軍者
之責循流遡源亦由俸廩微薄不足以自給故
也毋已則稍增其俸然爲數浩瀚日引月長一
時行之後將安繼展轉而思惟有去無益而就
有益省無用而爲有用其於責實之政庶幾有
補今照得建康府總管鈐路正副將等闕添差
猥衆往往多是不堪任事之人前任未滿又于

再任請給人從悉同正官委爲俸廩之蠹今縱
未能盡汰亦當就內節省照對總管除正任一
員歸正二員外添差八員今欲省罷四員存留
四員路鈐除正任一員外添差者七員今欲省
罷三員存留四員州鈐除正任一員歸正一員
外添差者三員今欲省罷一員存留二員路分
除正任一員歸正二員外添差一十二員今欲
省罷六員存留六員正將除正任一員歸正三
員外添差八員今欲省罷四員存留四員副將

除正任一員歸正四員外添差者五員今欲省
罷二員存留三員準備將見任添差一員仍舊
却以省到各官每月所請錢米添給寧江新軍
制領將佐庶幾稍有顧藉不至掊尅如蒙
朝廷矜允所申乞賜
敷奏劄下本司照應仍關合屬去處其已省罷
者見在人聽令終滿已注下者別令注授伏候
指揮

朝廷照得此項省罷添差等官以增制領將佐
月俸劄送本司照應仍具已減員數錢米與今
來增支數目申今開具省罷創置員數下項
省汰其二十員
添差總管四員　添差路鈐三員
添差州鈐一員　添差路分六員
添差正將四員　添差副將二員
創置其三十八員
統制二員　統領四員
正將十四員　副將十四員

準備將四員

招塡在府諸軍闕額 咸淳元年五月十九日大使馬公光祖判云諸軍近日闕額頗多有妨差調合行下諸軍任責招募須要及等每勝捷一名支二十貫吐渾一名支十六貫雄威一名支十二貫截日終共招到一千九百八十九人

招募水軍 咸淳元年閏五月二十九日馬公光祖判云差人招軍多是掩扯生事今所招水軍合行下鎭江許浦兩戎司澉浦水軍各任責招三百人能船能水刺勝捷支等下錢六十貫能水不能船刺吐渾支四十貫能船不能水刺雄威支二十貫仍各支五事件軍裝一副截日終巳招到

諸軍婚嫁 大使馬公光祖先來開閫嘗行下諸軍應有女年十四歲以上及孀婦無依願再嫁者許就諸軍擇年紀相當之人議親每一名支十八界二十貫米一石絹一疋酒四瓶至是復照舊

例行之

提兵劾逐安慶無爲虜酋 咸淳乙丑秋八月虜重兵
由豐廬入寇侵無爲境甫三日奄至安慶城下奸
諜叵測本司先已節次調兵守禦至是大使馬公
光祖親提舟師以十五日發龍灣二十三日抵
安慶虜酋登山遠望舳艫銜尾戈甲耀目數十
里不絶呼稱虜者詰之或告之曰此馬相公軍
馬也於是震恐喪魄僞立排棨一夕遁去
上親御翰墨獎諭九月十六日班師解嚴

軍器

除戎器戒不虞傳於易礪鋒刃鍛戈矛誓於書修車
馬備器械序於詩有備無患其來尚矣漢帝使人視
吳漢何爲方修戰攻具乃有隱若一敵國之嘆祖逖
用二千人起冶鑄兵固知其有誓清中原之志李德
裕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東弩人於浙西於是兵
器皆犀利而蕃詔不敢窺焉修政攘夷茲非急務乎
我朝建閫金陵藩屏 畿甸兵甲四出則北援淮東
備海南控荊楚西助巴峽開慶景定間凡甲冑戈劍

弓矢之需取具於昇者無慮數十萬計取之不竭備有素也先是寶祐丙辰馬公光祖爲制使首措置軍器庫已未以大使再至則鼎建都作院無日不試百工皆精而器愈備焉姑志其凡如左

軍器庫措置 條目已列于諸庫之編

都作院記

戎器爲戰守要務尙矣金陵　國家根本三邊有警水行陸驚百道並出戈矛劍甲絛絙萬計率項刻立具用廣數夥以故繕治益急作院舊在都治東南之青溪上埶隘沮洳屋老欲壓數議改剏未果觀文殿學士制置大使裕齋先生金華馬公再鎭之三年政通力紓百廢具張迺即故址撤而新之謂幕客朱君幼學儆毅有幹局俾課役培土石增其崇取旁廢營地益其廣袤以門緣以長垣聽事所中居翼以重廊鍛礪刮磨絲絡紘甲筋革之工凡十有二列於左鎔冶麻縷竹木骨角諸色之工凡十有六位於右帑藏祠廡先後環擁大都百工三十有三楹昕分棋布相望如引繩宅幽勢閎夏淒冬溫視昔人治城鑄兵規置略同靡金錢若干緡粟若干碩各有奇役始景定二年四月甲午成五月戊辰居佚藝生器以犀利無有苦窳可盛哉公之精神思慮如周曲成如此引而伸之可以用天下矣且天下一器耳政其工人其材心其彌綸範圍之鄉也含茹至廣大經緯至微密萬物備百工具故君子先治心爲之地猶斯宇之虛暢洞達工飭得以藏修夷偷也夫治人猶工之用五材度五則以致其美畢其巧也夫乎天下則器之成而勿壞也考乎此爲考工記攻乎此爲車攻詩除此爲除戎器戒不虞之萃器耶抑道耶其利無前而長鎩爲頓其捷無方而

弩羽爲綫於戰守乎何有信乎公此舉可爲佐天子用天下法矣公授簡之奚不敢辭乃衍爲進其義爲記門生承事郎特故差充沿江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家之奚撰門生儒林郎宜差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粮所準備差遣趙與鍪書門生通直郎特差充沿江制置大使司參議官王起晦篆蓋

寶祐二年終見管舊軍器二十七萬二千五百四十一件鐵甲身七千八百四十七領鐵頭牟六千五百七十一頂鐵披膊八百五十九副角弓一万五百九十七張角弩梢四百八枚毛翎弓箭六万四千六百八十五隻竹翎弩箭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三隻黑油弓箭鞠鞢五千四百八箇黑漆弩箭鞠鞢三千四箇黑漆栲栳子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一箇手刀皮鞘一萬二千一百二箇黑漆弩樁一千九百九條手刀八千五百九十二把摔刀六百七十把鈌叉四十把金三十七面黑油弓袋箭鞠鞢一百六十五副摔刀皮鞘四百一十四箇黑漆皮馬甲一副砲砂一千三百二十八箇隊鼓三百二十一面紅布衲襖五千八百五十一領紅布衲裙二千七十三腰黑布衫五領黑布綿衲裙一千五百三十五腰紅布綿絮軟纏襖五千七百六十三領皂綿紙台帽子一百六頂紅布紙台帽子五千一百二十四頂黑布紙台帽子一千三百二十六頂金褐布衲裙五千九十九腰豹斑布帽子三千九百二頂皂鼓七面紅布彩二十領鞭箭鞠鞢三百箇小皮竹牌一百二十五面大斧三百九十二具黑油長槍六千條

寶祐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至寶祐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制使馬公光祖任内刱造及添修共三十六萬七

百三十二件

內拗造三十七項共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一件

倒一穿鐵甲身五百領倒穿鐵頭鍪五百頂鐵披
牌一百八十副角弓絲絃一万一百八十條射
親弓箭五千隻射親弩箭五千隻毛翎弓箭二
万隻毛翎弩箭二萬隻破陣刀五百把虎斑皮
鞘全砲砂五百箇紅布綿絮軟纏襖一千領紅
布衲襖九千一百七十九領木弩麻絃一千五
百條鼠尾解扎縧六千五百副扮拽木弓五百
五十張羅圈皮甲二副頭鍪一項帒兒角弩二
弄弦索事件全鍘刀一把金絲褐布衲裙二千
腰掠陣刀二把皮鞘全腰刀三把皮鞘全狼牙
棒二條山字叉三把羊頭叉一把月斧三把黑
甬弓箭鞠鞣三箇黑漆弩箭鞠鞣十箇金褐布
衲襖一領黑漆膛隊鼓一面天王等旗三十三
面槍頭巨馬子五十座砲綵五十條卓鼓大面
卓鼓架子六座金鼓砲兒六十領黑油蔵棍一
百條破甲錐槍一千二百九條茅葉槍二千
百條朴刀槍二千八百條改穿鐵甲身七百三
十六領軃酒拗穿鐵甲身九百六十四領鐵頭
鍪九百六
十四頂

內添修三十七項共二十七萬二千五百四十

一件 細數見前項舊管

寶祐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二日大使

趙公與簒任內拗造及添修共七萬一千一百六十

二件

內拗造二十一項共三萬一千二百六十八件

倒穿鐵甲身六百七十九領倒穿鐵頭鍪六百
七十九頂紅油皮木槍四千四百條黑漆四道
紅木弩八百三十五枚角弓絲弦四千九百五
條弓箭韊鞢一千箇紅麻鼠尾縧四百五十條
紅麻解扎縧四百五十條紅油食筴二百六十
隻砲砂五百箇角弓一百張圖筒椿弩五十弄
計三百件匾筒弩椿一百五十條鹿耳子一百
五十箇弩箭四千隻弩箭韊鞢五十箇紅布小
綿襖五千五百領雜色間道旗三百五十五面
紅麻突頭三百五十五箇紅布衲襖一千領兩
浙諸郡代軍號月子
五千一百五十箇

內添修三十二項共三萬九千八百九十四件

角弓四千張黑油木槍七百條紅布綿絮軟纏
襖一千五百三十六領紅布衲襖九千一百四
十四領紅布紙台帽子一千七百箇金褐布衲
裙一千五百腰栲栳子五千二百八十箇豹斑
布紙台帽子六百三十五箇隊皷七千六面黑
布衲襖四千四十二領黑布衲裙一千腰鐵甲
身一千一十三領刷染紅布衲襖一千九百三
十五領鐵頭鍪七百五十五頂紅油木槍四十
一條手刀一千三百一十五把大斧七十六具
木弩椿八條捧刀皮鞘一百一十三箇手刀皮
鞘二千九百七十四箇弓箭韊鞢七百九十六
箇小皮竹牌四面砲砂五百三十六箇鐵鍬二
百四十八把鐵鑁一百三十六把鐵披膊七副
捧刀三十六把弩箭韊鞢一百三十五箇角弩
三十枝鐗刀一百三十四把夏射
木弓六百張扮拽木弓一百張

開慶元年四月十三日至景定二年七月大使馬公

光祖任內刱造及添修共三十萬八千六百六十五件

內刱造五十一項共六萬二千六百五十五件

鐵甲身三千六百六十四領鐵頭鍪一千一百一項紅布衲襖四千領黑布衲襖三千一百五十領破甲錐槍二千三百五十六條大朴刀五千三百八十條紅油靶手刀二千五百把弓絃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三條梯子弩絲絃四十二條茅葉槍八百五十六條小朴刀槍一千三百八十八條珠紅油大朴刀槍一百條白油麥穗槍一百條白油大朴刀槍一百條珠紅漆靶痕面刀一百把皮鞘全梯兒划車弩牀一十座校棒四十二條梯兒弩綠四十二弄砲綠七百五十條黑油敲棍五百條四道紅木弩枝一千二百八十條黑漆木弩椿一百五十條弩絲絃二百四十條毛翎弩箭二千隻黑漆弩箭鞠鞣三百五十箇紅麻鼠尾綠一千四百三十條紅麻解扎綠二千一百五十條鹿耳子一千二百五十箇黑漆栲栳子七千箇角弓四百張弓箭鞠鞣五百箇破鋒刀一千把皮鞘全珠紅油靶破陣刀一百把皮鞘全木弩麻絃一千五百條扮

換木弓五百五十張黑漆柄大斧一千具捧刀皮鞘五百箇白木槍一百條紅布綿腿裙五百腰紅布紙台帽子二百頂黑布紙台帽子一千頂都管皮五百條鐵披膊七百二十副黃布衲襖三百五十領黑布衲裙一千腰虎斑皮鞘九百箇木弩椿一百三十條紅麻鼠尾綠七百二十條弩麻絃二百四十條紅油食箸四十隻

內添修三十一項共六萬四千三百六十三件

鐵甲身七千九百九十領鐵頭鍪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一頂紅布衲襖一千五百領黑布衲襖一千五百領紅布綿條軟纏襖三百四十領黑布紙台帽子五百頂白木夏射弓七十五張角弓一萬七百四十三張角弩一千三百五十九枝手刀六千六十九把隊鼓三百四十三面炮砂一千八十三箇黑漆栲栳子七千[illegible]百三十九箇掠陣刀七百二十把卒刀三百四十三把

鍘刀二百三十九把手斧二千六百九十八具
紅木槍四十五條神臂角弓一百一十六張黑
油弓箭鞦鞦四千三百九箇金一十五面黑漆
弩箭鞦緣一千六百四十八箇手刀皮鞘七千
六百三十四箇底耳子三十八箇皮竹牌七十
四面摔刀皮鞘二百四十二箇黑漆弩椿一百
八十一條鐵鍬六百一十九把鐵鑁二百八十
八把伍勝刘車角弩七十八枝掠陣刀皮鞘一
十三箇破鋒
刀四十二把

又造**軍裝**共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九十三件月解衲襖
三萬五千二百八十四領衲裙二萬六千八十
六腰胖襖九千九百六領綿裙八千九百七十
二腰帽子一萬六百七十六項褐絹衲襖五百
八十二領翰鞋二千雙撥補衲襖一千八百七
十二領招軍黃布彩五千四百一領綠布彩二
千二百二十七領紅布手巾二千二百一十七

條小布衫三千六百九領麻布袴四千八百六
十六腰膝袴子三千八百八十四雙青紗頭巾
五百
頂

又刱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萬三千七百五十四件
內刱造三萬八千三百五十九件鐵砲殼十斤重四隻七斤
重八隻六斤重一百隻五斤重一萬三千一百
四隻三斤重六萬三千四十四隻火弓箭一千
隻火弩箭一千隻突火筒三百三十三箇火蒺
藜三百三十三箇火藥棄袴槍頭三百三十三
箇霹靂火砲
殼一百隻
內添修二萬五千三百九十五件火弓箭九千八百八隻火
弩箭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隻突火筒五百二箇
火藥棄袴槍頭一千三百九十六箇火藥蒺藜

四百四箇小鐵砲二百八隻鐵火
桶七十四隻鐵火錐二十三條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令項置局造萬人軍器

除戎器戒不虞分闕者當加之意本司作院遞年所造固有常規近來應副荆蜀等處調遣支撥不一器械之備不瞬其多於是令項置局製造萬人軍器如鐵甲胖襖帽子衲襖腿裙長槍大朴刀槍手刀手斧角弓木弩旗幟金鼓栲栳之屬總八萬七千五百五十件專差遊擊右軍統制張武等監造貯以別庫用備不測調遣事非緊急毋得輕動物料共費二百二十一萬餘貫鐵炭米之類不與焉自景定四年十月下手及解梱之目其已造到二万七千一百九十六件餘緡及物料樁之司存接續置造

敕新造解內軍器庫鉄甲景定三年姚尚書任內準

省劄行下每季造解五十副自當年冬季為始本府備工物錢計一萬八千餘貫附制司作院造解　行在內軍器庫至景定五年春解六季訖每季計脚費一千九百四十三貫舊會

敕造新軍衣襖新屯寧江諸軍本府所當添辦軍裝逐行下作院造辦胖襖綿褡布帽各一千件工物共該六萬六千四百三十貫舊會

大使馬公光祖任內修敕一應軍裝軍器及火攻器目等本司軍器逐時闕支回戍拘收類多損失

以是創新修舊殆無寧時今具截目總造到修
到軍器軍裝甲冑火攻件項共

戰艦

李忠定公綱嘗奏於
高宗皇帝曰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
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
舟楫而不敢登者習與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
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
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
焚其船桅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
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

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
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元以八千人破之衆皆
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
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
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
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艣棹可以破風濤須法
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
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趍濟其勢必勝
得一勝則賊心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
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
以爲迂闊不果行使用其說㴱設至今則大河有備
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
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
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
建康府制置司累政修造戰船舊志續志皆無所紀
自淳祐九年以後大略可考造船修船共三千五百
五十隻造新船共八百五十七隻修舊船共二千六百九十三隻
都督趙公葵任內淳祐九年二月終見管船四百二

十二隻車頭船五十隻飛捷船五十隻槳船九十九隻板船一百八十隻鐵頭船一十隻羅框船三隻腳船三十隻

制使吳公淵自淳祐九年二月開閫在任三年造新船八十隻鐵鶻船五十隻柴舫船二十隻馬船一十隻修舊船四百餘隻

制使王公埜自淳祐十二年四月開閫在任兩年四箇月造新船一百二十隻多槳船一百隻車頭船一十隻腳船十隻修舊船四百七十七隻

制使丘公岳自寶祐二年八月開閫在任一年造新船五十二隻小富陽座船一隻腳船五十一隻修舊船二百五十八隻

制使馬公光祖自寶祐三年八月開閫在任二年半造新船一百五十三隻申省狀照對本司見管戰船除添新補舊之外欠數尚多今措置那撥官錢專差靖安唐灣水軍統制郭俊將帶工匠前往江西吉州置場收買材植物料打造三百料四櫓海船五十隻二百五十料四櫓富陽船五十隻所費幾及百萬不敢遽申朝廷科撥且於本司諸頭窠名錢內那撥前去竊照江西一路不隸本司節制切恐所差兵將道里生疎未能辦集或致牴牾徒老日月所合具申朝廷乞賜劄下吉州照應仍就差本州陳通判任責提督庶易辦集造到船數四櫓富陽船五十隻各三百料四櫓海船

五十隻各二百五十料富陽船
一隻五百料䑸船五十二隻

修舊船四百七十七隻 申嚴修船約束當使前 日曾親到船場見得全

然浩散無統合專令劉準一使坐局監修陳路分
專充受給所有書擬船場一行事務委孫制幹
胡制參別立規模須管以日計劾修到船數車
頭船五十隻富陽船一十隻四車船三十隻多
槔船二十隻槳船五十隻板船一百九十五隻
鐵鷂船二十隻柴舫船二十隻飛捷船三十隻
鐵頭船一十隻
䑸船四十二隻

撥助屬郡造船錢 鎮江府兵船雖有專司然江 面關繫不小所有兵船係本
司已爲管認三十隻自餘合係都大兵船司修
葺訪聞本府事力有限詎同一家無緣置而不
問本司助錢一十萬貫文專人䌫押赴鎮江府
都大司交管作急趲修仍申樞密院照應○

采石戰艦見此修葺雖是本州之責切恐事力
有限一時不能副速當使襄以當塗兼領所事
多是撙節二釐庫餘錢添助工費今契勘本所
二釐庫支遣之外所餘無幾然不過支給官[redacted]
并以分數解發　朝省此外或有些少寬剩不
當妄有支用且於見在二釐雜收錢內撥一十
五萬貫文糶太平州收管專一　打造采石戰船
仍劄袁路分主兵官申　密院　尚書省○太
平鎮江兩處本司已行支助池州事力其實不
及當塗而提舉知郡寺簿自能撙節創造前事
已爲申聞今又欲接續爲之雖無假本司之力
而本司實自不容但已特助五萬貫仍申
向書省照應併劄池州催鎮江府計撥錢一十
萬貫文太平州計撥錢一十五萬貫文池州計
撥錢五萬貫文○修造兵船各州之責當使襄
守當塗皆是撙節浮費躬自爲之未嘗干瀆于
朝亦未嘗請于制司至今采石江防猶獲其利
但鎮江凋弊財計匱乏積非一日又難援此爲

比只得彼此相體今於八十三隻內本司自爲
抱認修葺三十隻行下張斌監督日下興工自
餘船隻仰本府任責仍申朝廷乞於已支降
一十萬貫外更與科降庶幾不至悠悠推抵以
致誤事增修到護沙船一十二隻許司船七隻
澉浦板船二隻金山板船一隻棹船一隻江陰
軍板船二隻運
司槳船五隻

大使趙公與𥲅自寶祐六年三月開閫在任一年新
造無修舊船三百四十七隻

大使馬公光祖自開慶元年四月再至開閫至景定
二年五月以前造新船五百五隻水哨馬船四百五十隻艄
湖船二十五隻輕捷多槳船五隻脚船二十五隻修舊船二百七十五隻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新造水哨馬船二百隻
江防要務戰艦爲先舊來多是大舟緩急難
於運掉自開慶賊騎渡江我師嘗以水哨馬
小船破賊取勝誠爲便利時雖無虞備豈容
弛於是撥錢百萬收置物料差水軍統制張
超置場打造自景定四年二月初九日興工
至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竣事本司準遣李子
龍專一書擬程督其事以
勞賞免常員舉主一人

景定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興工至景定三年
四月初九日造過大樣多槳船三十四隻每年一奏申半券債具在

景定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興工至景定五年

三月十五日修過大小船共五百一十四隻每半年一奏申案牘具在

大使馬公光祖咸淳元年第一次打造水哨馬船三
百隻本司船隻籍管雖多堪用實少開閫之
初首那官錢九十萬貫發下諸處併手打造
新様水哨馬船三百隻繩篷貢具色色齊備
續準閏五月空日
省劄將上項船併於本司簿管船內撥一百
隻其四百隻發赴兩淮制司聽候調用當即
差水路撥發官張超管押前去淮閫交管

大使馬公光祖第二次造板船併水哨馬船共二百
隻自準
朝命撥船四百隻赴淮閫調用在岸之船無幾
委官分剔有多年損壞不堪修補者計二百七
十四隻遂申
朝廷乞行打拆選剔堪好釘板爲修船用庶免
盡爲棄物劄報從申等分料次打拆而歲月深
遠風雨剝蝕可用船板十無一二遂委參議官

毛湛權諮議官王雄專一提督別造新樣護膝
板船一百隻水哨馬船一百隻
咸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鈞判水哨馬船以多
大使馬公光祖第三次江西打造水哨馬船三百隻
爲貴差官往江西産木地頭更打造三百隻續
差帳前提舉劉遜點校文字王又新準備將張
富專一監造準備將朱珍受給先發十八界二十
五萬貫文又支一萬貫打造大樣使座船一隻
大使馬公光祖重修大小船在籍之船隨修隨詢修

數非不多而緩急常窘於乏用開闔以來即分
料次選官董修每五十隻爲一料截日終計用
過[redacted]料爲船[redacted]隻又額外增修[redacted]
[redacted]隻兩項總計[redacted]隻淮海捍禦屯隘
守把江面巡邏皆於此取辦焉
大使馬公光祖創造船寨江津戰艦多止十年少僅
三數年已損動矣而浙右民船至三二十年不
壞無他亦藏之有其道耳前此護船止用蘆蓆
闊請矣時包裹鹵莽雨淋日炙雪壓風摧實於

船無益也乃即龍灣水次度地三百餘丈創屋
二百五十間立閘啟閉而門其上扁曰沿江大
使司船寨神祠官舍列于兩旁又創鋪屋二十
五間以處邏者寨戍衆船以次藏泊自是修船
之費庶幾少損矣
大使馬公光祖拘采石水軍酒息錢專一修船造船
采石江面最爲緊要水軍舊有酒庫一所專一
趁息補治鬭艦其後歸之州家於是無以充紹
修之費舊歲行下本州復以庫歸之軍今僅一

年已造到船[redacted]隻修到船[redacted]隻
酒庫利入歲增每歲所修所造之船與之[redacted]
自此采石水軍之船將不可勝用矣
大使馬公光祖第四次江西造富陽船并脚船共四
十二隻咸淳二年六月內支撥十八界會一十
四萬二千二百九十三貫三百六十文發下江
西造船官劉選等打造到三百料富陽船二十
一隻并脚船二十一隻
大使馬公光祖第五次江西造富陽船脚船水哨馬

船共三百隻咸淳三年四月內支撥十八界會
五十二萬貫差提舉金全等前往江西吉州打
造三百料富陽船一百隻并脚船一百隻并水
哨馬船一百隻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

承直郎冝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田賦志序

大學平天下之傳曰有民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昌黎韓愈曰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然取財於民而過其中焉則為損下益上如爭如奪民方吾仇何以致天下之平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田九而賦六七豈非以山澤

之利足以助田之所不足歟後世籠山澤之利悉歸於上而田賦又加於古毋惟其民力之困也建康蓋揚州之一郡耳古今國都多在焉田賦之制凡幾變更晉宋尙能立限田之式齊梁亦能爲寬賦之條重以陳末之濫奢僞唐之僭侈苛賦橫斂一切不恤而民不勝其虐矣天啓我

宋剗僞除苛拯民塗炭蠲無藝之征損折變之例嚴者弛之重者輕之而民力紓矣剖符授節遴用廉平安富恤貧損上益下而仁澤溥矣今之建康號爲樂國勤無曠土富無貧租本根所由因也作田賦志

晉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未暇作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上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爲衣食客及佃客量其官品以爲差降之○晉成帝咸和五年初稅田畝三升孝武太元八年始增百姓稅米每口五石○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爲尚書左丞請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

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强盜律論贓
一丈以上皆弃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旣難
遵理與時施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
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
山澤先恒熂爈種竹木薪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
梁鰌鮆恒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
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
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
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
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
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齊
高帝初景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皆責成
郡縣孝武征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
役勞擾凡此輩使人旣非詳慎貪險崎嶇以求此役
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
侮折守宰瞻郭親境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明所督
攝總曹屬振鷺都邑深村遠里俄刺十催或尺布之
逋曲以當疋百錢餘稅且增為千誰云質作尙方寄

繫東治百姓駭迫不堪其命恣意贓賄無人敢言貧
薄禮輕卽生劾肅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
旨審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則政有常典人無
怨咨子良又啓曰今所在穀價雖和室家飢嗛縑纊
雖賤駢門裸質而守宰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準貲
課致令斬木發瓦以充重賦破人財產要利一時東
郡使人年無常限鄉縣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
命切求迫急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
足以避徭役守長不務先富人而唯言益國豈有人
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
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
子七百猶求請無地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
宰須令輸錢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徵人康泰其可得
乎又啓曰諸賦稅所應納錢不限大小但令所在兼
折布帛若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盡
令從發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遲昔晉氏初還
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
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錢一千而人所輸聽為九百漸

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疋直六百官受則疋準五百所以每欲優人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不下百餘其四人所送猶依舊制昔爲刻上今爲刻下此庶空儉豈不由之救人拯弊莫過減賦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人貲不殷國用不阜也○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賧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常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征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爲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所輸終優於正課焉○佃客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

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咸平元年轉運使陳靖奏曰江南僞命日於夏稅正稅外有沿征錢物曰鹽博紬絹加耗絲綿戶口鹽錢耗腳斗面鹽博斛斗醞酒麴錢率分紙筆錢析生望戶錢申料絲鹽博綿公用錢米鋪襯蘆薦米麴鄉錢等凡一十四件悉與諸路不同乃煜父子僭竊江淮廣賫爵祿壽納朝廷之琛貴又失淮海之土田物力不允征斂歲暴　　太祖恭行天罰誠欲吊民而自克復之初舊弊不去者蓋樊知古始怨僞朝不與名第擔簦去國獻策復仇屬天運之有歸遂甘心於故土然小人見無大客於時既任轉輸罔思鼎革而輙思怒其主流毒其民使我　　皇朝只得伐罪之名未見吊民之實困仍舊貫以至于今又其沿征數內醞酒麴錢鹽博紬絹鹽博斛斗者江南舊日許人私下造酒等第科納麴錢及皆散與官鹽博換納絹斛斗歸復之後酒則禁斷鹽則不支上件沿征准前輸納其夋耗腳斗面加耗絲綿詰其所由亦皆類此前後趣撫採訪制置茶鹽承受體量發賑貸等皆承委寄不

察疲羸不唯不察疲羸而復益加之瘡痏遂使貨家蕩產償稱疊之征科去土離鄉入逋亡之簿籍目擊堪歎夫高貲聞詔悉除之○祥符八年知昇州薛映言官有牛稅民出租牛死而稅不得蠲 上覽奏憂然自此豈朝廷所知耶遂詔諸州條上悉蠲之○明道二年江淮安撫使范仲淹奏當司看詳江寧府上元等五縣主客戶遞年送納丁口鹽錢不曾請鹽食用據本府分析及體問得始屬江南偽命之時有通泰鹽貨俵散計口納錢入官後來淮南通泰歸屬朝廷之後江南自此無鹽給散所以百姓至今虛納錢併更折納綿絹未會起請今江寧府有新舊逃戶七千三百宣州五千五百太平州四千四百緣江南東路諸色租稅甚多地薄民貧欲乞 朝廷相度指揮江南東路圭戶所納稅賦內丁口鹽錢以本處見賣鹽價上細定升合數目遂春更與未鹽喫用隨夏稅送納一色見錢更不折納衣賜紬絹可減去疾苦招携逃戶所有客戶名下鹽錢蓋是浮浪之人起移不定每到春初被鄉司里正戶長抄劄浮戶配納鹽錢逐旋走移其客戶鹽錢不多望 朝廷特與除放

田數

乾道舊志通管田七百七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三畝景定辛酉五縣具到挨究實數見管田實計四百三十四萬一千六百四十三畝三角二十六步（虧數未詳）

上元縣

山田 四十一萬五千九百二十二畝一角四十七步

圩田 二十萬三千九百八十三畝三角五十五

步隸總領所者六百一十二畝

沙田 一十一萬二千二十六畝六分

營田 二千八百八十九畝二十三步

江寧縣

營田 二十六萬二千一百一十三畝三角三十四步

圩田 一十八萬七千三百二十四畝一角一十七步

沙田 四萬四千三百一十畝二角二步

營租田地隸總領所者

田九千六百九十七畝一角一步

地一千八百二十七畝二角二十步

草塌七十三畝一角五十一步

水漾六十六畝一角四十步

營租田地隸轉運司者

田地共二千一十四畝三角一十六步半

溧陽縣

田 九十五萬五千七百五十五畝一角一十二步半

地八十萬一千四百七十四畝二角九步半

圩田三萬一千七百七十六畝二角二十四步

泰豐莊管圩田八千八十八畝三角四十三步計七圩坐落來蘇奉安兩鄉

福賢莊管圩田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七畝二角四十二步於內奉朝省撥賜田三千畝與夏金君外實存田二萬六百八十七畝二角四十一步

句容縣

田七十四萬三百一畝二十三步

地二十六萬一千四十六畝三角五步

沙田一千一百二十三畝一角三十三步半

沙地蘆場草塌白面沙济灘等三千五百九畝一十四步

營田五千八百九十五畝三角九步

營地一千八百九畝三十步

溧水縣

圩田二十九萬一千一百九畝一角

沙田一千三百九十畝三角五十九步

營田三千四百七十八畝四十五步

營地一百六十二畝二角五十五步

稅賦

夏料管催

折帛錢 三十四萬一千四百三十三貫九百四十二文錢會中半於內除谿江坍寨占并本府運司合抱認江寧句容縣和買役錢共一萬一千二百四貫二百五十五文外實催三十三萬二百二十九貫六百八十七文錢會中半

絹紬 共八萬六千七十一疋五丈四尺二寸八分五釐 內二千八百四十疋一丈五尺九寸元係折紬照科折則例紬每疋折錢五貫絹每疋亦折錢五貫遂將上件紬併改折絹催納

絲 五千二百七十五兩 加耗在內

綿 三十三萬九千六百九十四兩四錢六分 元額正綿二十八萬八百兩五錢內除谿改科絹計正綿五萬八十兩係改科稅絹四千一百四十疋搭入前項絹數催納外合催正綿二十三萬七百二十兩五錢耗綿一十萬八千九百七十三兩九錢六分

小麥 三千六十一石一斗二升二合 上元江寧兩縣府倉納正小麥二千石搭上加耗應副公使酒庫造麴使用句容溧水溧陽三縣倉納正小麥一千六十一石一斗二升二合搭上加耗應副各縣酒務踏

麯使角

麻皮二千五百斤係上元江寧兩縣催解撥充運司本府雜支等用

上元縣

折帛錢十六萬九千八百三十五貫七百九十三文除豁外實催十六萬四千八百九十四貫六百八十五文三百九十三貫二百八十八文係防江軍寨占張府北莊地段稅錢一百三貫四百五十三文係遊擊軍寨占民居稅錢二百一十貫九百八十文係制府拘占馮汝賢詭名稅錢二千九百一十三貫三百八十七文少豁寨占等錢一千三百二十貫文係增科本縣催過額外綿四千兩於後項內搭入拘催於折帛錢內除豁

絹一萬七千八十六疋二丈八寸五分元科一萬六千八十六疋二丈八寸五分改科一千疋係於嘉熙四年爲始將省稅綿一萬兩改科稅絹每一十兩折絹一疋計上件

省稅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六疋三丈一尺六寸五分

和買四千一百八十九疋一丈一尺二寸

紬五百七疋三丈六尺五寸

絲二千三百一十七兩六錢

綿五萬五千三百四十九兩五錢除豁省稅綿

一萬兩改科稅絹外實催四萬五千三百四
十九兩五錢元科五萬一千三百四十九兩五錢搭入本縣催過元額綿四
千兩却豁折帛錢一千三百二十貫文
省稅綿三萬三千四百九十七兩
和買綿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兩五錢
小麥 正催一千五百石
麻皮 正催一千三百斤
江寧縣
折帛錢 四萬七千六百六貫八百九十一文

除豁抱數外實催四萬五千一百七十八貫
七百六十三文抱認錢數詳具下卷
折帛錢四萬四千五百三十四貫一十五文
令項拘催城南廂兩料役錢六百四十四貫
七百四十八文
絹 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疋六寸元科一萬八百四十三疋六寸改科六百四十疋係自嘉熙四年爲始將省稅綿六千四百兩折稅絹每一十兩改絹一疋
省稅八千七百四十三疋二丈九尺六寸

和買二千七百三十九疋二丈一尺

紬 三百七疋九尺七寸

絲 四百六十八兩七錢

綿 三萬六千三十四兩五錢除豁省稅綿六千四百兩改科土絹催納外實催二萬九千六百二十四兩五錢

省稅綿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兩五錢

和買綿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八兩

小麥 正催五百石

麻皮 正催一千二百斤

句容縣

折帛錢 五萬二千一百五十七貫九百二十八文

除豁拖認數外實催四萬八千三百二十二貫九百九文 拖認錢數詳具下卷

絹 一萬九千八百四疋一丈八尺五分 元科一萬九千一百四十四疋一丈八尺五分改科六百六十疋係自嘉熙四年爲始將省稅綿七千九百二十兩改科絹每一十二兩并加耗隨畨綿四兩八分共折絹一疋

省稅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七疋四尺九寸九分

和買四千八百七疋一丈三尺六分
紬七百八十七疋九尺七寸
絲六百二十七兩八錢九分
綿四萬四千四百六十五兩五錢除豁省稅綿七千九百二十兩改科稅絹催納外實催三萬六千五百四十五兩五錢
省稅綿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七兩五錢
和買綿一萬九千九百七十八兩
小麥正催四百四十五石七斗五升五合

溧水縣
折帛錢八萬六千五百五十六貫九十八文
絹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五疋三丈六尺八寸一分五釐元科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五疋三丈八寸一分五釐改科一千八十疋係自嘉熙四年為始將省稅綿一萬五千一百一十兩改科絹每一十四兩并加耗隨毯綿二兩五錢二分共折絹一疋
省稅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九疋三寸七分三釐
和買四千九百六十六疋三丈六尺五寸四分二釐

紬　六百三疋一丈八尺五寸

綿　八萬五千一百三十八兩八錢除豁省稅綿
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兩改科稅絹催納外實
催七萬一十八兩八錢
省稅綿四萬五千六百九兩八錢
和買綿二萬四千四百九兩

小麥　正催三千二百二十九石九斗九升

溧陽縣

折帛錢　八萬五千一百七十七貫二百三十二文

絹　一萬七千九百二疋二丈七分元科一萬七千一百四十二疋二丈七分改科七百六十疋係自嘉熙四年爲始將省稅綿一萬六百四十兩改科絹每綿一十四兩并加耗綿二兩五錢二分共折納絹一疋
省稅一萬六百九十七疋三丈六尺
和買七千二百五疋

紬　六百三十四疋三丈一尺五寸

絲　二百六十八兩四錢五分

綿　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二兩二錢除豁省稅綿
一萬六百四十兩改科稅絹催納外實催四

萬九千一百八十三兩二錢

省稅綿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兩二錢

和買綿二萬二千五百四十六兩

小麥正催二百八十五石三斗七升七合

秋料管催

苗米二十萬七千七百一十二石一升九合除豁

外實理米一十九萬九千一十七石九斗三升

四合二勺於元額內照例除豁江圩寨占并無

人收併等米九千一十一石八斗一

升一合七勺外實理米一十九萬八千七百石

二斗七合二勺續據溧陽縣實田增到苗米三

百一十七石七斗二升七合共實計上項其縣

倉受納米數并折變改科糯米等常年為數不定

稈草一十六萬七千束五縣分理應副撥解江東

轉運司馬草元額本色正草九萬四千八百八

十六束并搭上加七分六釐耗樣

草共計

上項數

布二千四百五十七疋係五縣分理應副本府

禁軍等春冬衣賜等用

蘆蓆四萬九千五百四十三領內一萬五千領解

運司內三萬四千五百四十三領本府歲計支

用正蓆本色三萬五千三十九領并搭上前項

稉米一百六十石改折科催蓆一萬領貼湊

共科正蔭四萬五千三十九領并搭上
加一耗蔭四千五百四領共計上項
折草豆錢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三貫八百五十七
文十八界錢會中半

上元縣
苗米二萬九千五百九十石八斗四升五合
正草三萬九千束
布五百二疋
正蔭二萬六千六百領
折豆錢一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四
文

江寧縣
苗米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五石八斗四升一合
五勺
正草三萬八千束
布四百二十疋
正蔭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九領
折豆錢八千三百二十三貫九百六十二文

句容縣

苗米四萬七千三百四十二石二斗九升九合
七勺
正草一萬三千三百八十六束
布五百八十八疋
折草錢二千四百六貫四百文
折豆錢二百六十九貫一百文

溧水縣

苗米四萬八千二百三十八石六斗二升二合
七勺
正草四千五百束
布四百七十三疋
折草錢二百九十四貫四百文

溧陽縣

苗米五萬一千一百九十石三斗二升五合
布四百七十二疋
折布錢二十四文

右五縣田賦之數參之乾道舊志百年之間互有
虧增若田數則今少於昔者三百餘萬畝（乾道間未有涉

田營田而舊志所載五縣田數已有七百七十七萬二千八百餘畝今五縣具到田數併沙田圩田計之止有四百三十四萬一千六百餘畝若夏料所入則今多於昔秋料所入則昔多於今其間賦稅棄名又有昔無而今有者或昔有而今無者皆未詳其所以然之故意者田有坍毀或有撥隸賦有因革或有增除姑即今日府縣所報之數按而書之爾若夫因革增除之僅可考者錄于下卷

咸淳元年　黃榜指揮輸納折帛錢關中半民間頗以措置見鏹為艱大使馬公光祖盡令全納關會上供見鏹從本府代解二年亦如之三年請于
朝並用關會起解常平坊場錢亦如之自此為例於是金陵五邑錢楮流通為他郡倡

咸淳元年上元江寧兩縣推排和買比舊額各有增數大使馬公判云　公朝講行推排祗欲革去詭挾欺隱及產去稅存之弊賦輸各有歸著差科減得其平即不求增見諸播告本府布宣　德音深

戒煩苛附城兩邑厥既訖功較之元數反有不及
亦不暇問也和買例於及等産錢內均敷比之登
承郤有增益有産此有稅亦合照例起理但新籍
甫成開場已迫人戶不能盡悉備辦未能如期結
爲一分繭絲之寛少慰兩邑施倪之望劄江寧上
元兩縣且將今年和買綿絹照登承數起催仍榜
市曹并兩縣門曉諭仰兩縣遍榜鄉都貼掛各令
通知

咸淳三年七月減河稅務歲額商稅錢一分計錢會
一萬九千六百七貫著爲例

咸淳四年三月內蠲放銀林東壩稅錢大使馬公判
云銀林東壩官旅往來和雇車船自寶祐元年立
定規式斟酌已當近聞本務巧作名色官牙私牙
乘時爲姦苛取不一重爲往來和雇者之困當使
聞之久矣契勘本務課額自寶祐減放之外月解
至爲不多一行人挾此爲名入于公者一歸于私
者十若官司不爲倡率一筆勾去則雖榜文日下
戒飭日嚴終不能革損上益下古有明訓倡自官

府令乃可行當使平生樸實工夫實不欲見之空
言合行下本務將月解本府車船夫脚官錢以咸
年討之約計四萬餘貫十八界並與除放免解抽
囬靑冊毀抹所以如此施行者正爲寬商之地若
牙儈不體此意而仍前誅求高價者決不容恕本
府自當時時覺察犯人重議施行守此之令堅如
金石備判鏤榜

咸淳四年四月內放免人戶夏稅市例錢大使馬公
判云人戶輸納物帛則例前此已行痛減十數年
來因而行之他無增損受納官人從并場衆合得
者且當仍舊若又痛損則吏姦捷出必將多方賣
弄又漁獵於常例之外前輩所謂好處却穿破是
也毋已惟有將市例錢一項一切罷免其人從并
場衆合得者別措置從官給此蓋損上益下酌中
絜矩之道若以紙薄爲堪好以糊藥爲厚實致令
美惡之易位誤認選委之初心事關上供責有
攸屬倘榜五縣并鏤小手榜散貼俾深山窮谷小
民皆戶知之務在經久庶可持循其有已筭在攬

戸名下者仰自行理筭

鏤榜式

勘會咸淳四年分夏税物帛開場在即已遂委官受納所有場衆舊例合收市例錢今並與除放既放之後却恐吏姦揑出漁獵於常例之外合從官司措置官錢代給除已備榜五縣及場所曉示外所合鏤榜遍行張貼曉諭人戸知悉其正錢并場衆食利並在下項之內不許分文增添如攬戸輙敢多筭人戸錢數一文以上計贓定罪其有已筭在攬戸名下者仰自行理筭開具下項須至指揮

上元等四縣

紬 每疋收十八界會一貫四百二十一文七分二釐今減六十文一分五釐五毫實交一貫三百六十一文五分六釐五毫

絹 每疋收十八界會一貫四百二十二文五分八釐今減六十文一分五釐五毫實交一貫三百六十二文三分五釐三毫

絲 每一十兩收十八界會二貫七十一文三釐二毫今減六十三文六釐九毫實交二貫七文九分六釐三毫

綿 每一十兩收十八界會一貫八百八十七文七分二毫今減五十四文七分三釐四毫實交一貫八百三十二文九分六釐八毫

小麥 每石正收十八界會九百六十五文今減一百二十九文五分實交八百三十

綿 每一十兩收十八界會一貫九百五十三文今減一百五十九文八分實交一貫七百九十三文二分

折帛錢 每貫正錢許以關子一貫文或十八界三貫文送納仍照則例每貫收頭子等錢十八界三百五十二文四分四釐今減一十九文三分五釐實交三百三十三文九釐

右令鏤榜曉諭各仰知悉

咸淳四年十月內重依文思院式鑄銅斛受納夫使

馬公判云苗倉受輸之斛自紹興年間　朝廷發
下文思院式樣之後歲久更換不常州府不曾子
細契勘聽其添新換舊刱造一等新斛所謂新斛
者多用碎板合成厚薄不等其口或斂或撮其製
或高或低分寸差殊升斗贏縮官員每早入倉斗
級謬爲呈斛詭稱公當其實不然嚼息之間納米
叢雜心機手法捷若鬼神病弊萬端不可枚數究
其大指則攬戶城居也倉斗亦城居也或自爲攬
戶或身非攬戶而子婿親戚爲之事同一家實指

五文五分

麻皮 每一十斤收十八界會一貫九百一十
文四分八釐今減三百一十五文七分
六釐實交一貫五百九十四文七分二釐

折帛錢 每貫正錢許以關子一貫文或十八界三貫文送納仍照則例
每貫收頭子等錢十八界會三百六十
二文四釐今減一十九文三分五釐實
交三百四十二文六分九釐

溧陽縣

紬 每疋收十八界會一貫四百八十八文二
分五釐今減二百四十一文四分五釐
實交一貫三百四十六文八分
絹 每疋收十八界會一貫五百六十七文八
分五釐今減一百四十六文六分五釐
實交一貫四百二十一文二分
絲 每一十兩收十八界會二貫一十五文一
分今減一百五十九文八分實交一貫
八百五十五文三分

相應始者受納民戶之米民戶鄉人也豈能一一
計囑此曹就使効尤爲生情格不能相爭故自納
者常是喫虧堆頭量米已自取尖暨過廳前復行
打住拂去尖角再令增加至於攬戶入納則盡是
自家人暗記小斛計囑扛夫注米則如奉盈倒斛
則必看鐵或用泥塗其底或用板襯令高過廳則
疾走如飛官員雖欲詰問而已去却取民戶之有
餘以補攬戶之不足糲碎當篩不篩而亦交濕潤
當退不退而亦來今日退出明日復入而亦交利

盡歸於猾攬矣民戶則無是也一行倉斗都吏所差彼固不應無謂而差而被差者皆以錢買也借錢做債以媒身幸其著身而償債享肥甘據娼妓皆做此一番經紀而吾民之膏血不得而不朘削矣此固老守之所痛心疾首者也始者鋭意刱造銅斛一百枚易去木斛以垂永久鑄未易成受輸已近僅鑄其一餘則悉用全片之板為之鐵葉幇釘以周斛身底板不揍防換易也桶板成片防朘落也當廳較製矣更請僉廳官審而較之非為一時計也雖然老守至此已閱五周行且謀去作法詎能無弊美意貴於迸續至於體認而力行之則老守雖去猶不去也舊斛索上劈碎焚之通衢仍雕小榜使戶知之異時豈無收一二於千百以為印證者乎並榜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一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田賦志二

營租

紹興初以閑田立官莊以畸田募耕墾此營田所由始也初以軍耕後以民耕初以稻入後以鏹入初以飼馬後以餉軍初則優其課蠲其征而民樂趨之後則民畏之畏欲避之而籍不能改矣今其租入隸于總領所建康五縣田地以畝計者二萬七千七百七

十四畝九十九步半租以錢會計者四千四百二十
貫五百五十二文（一半用官省見錢 一半用十八界會）以麥計者五十
六石八斗四升二合二勺以料計者一萬三千八百
七十一石九斗八升五合四勺
上元縣營田地等三千一百一十四畝三角三十步
錢會五百三十五貫八百九十四文
大麥四十三石八斗九升六合
馬料二千一百七十七石二斗八升
江寧縣營田地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四畝三角二十一步
錢會五百七十二貫九百七十八文
大麥九石五斗九升二合
馬料六千五十石四斗三升五合四勺
句容縣營田地等七千七百五十四畝三角三十九步
錢會一千一百二十七貫六百一十一文
馬料四千四百二石五斗三升
溧水縣營田地等三千六百四十畝三角
錢會八百三十七貫八百七十文
馬料一千二百三十八石五斗七升

溧陽縣

錢會一千三百四十六貫一百九十九文

小麥三石三斗五升四合二勺

馬料三石一斗七升

沙租

沙租云者沙磧之地民墾而業之或以種穀或以長蘆而縣乃收其租焉自淳祐八年田事所差官經理縣不得有其租而隷之總領所未經理之前沙田沙地租皆以錢經理後田租納米地租納錢多寡互有不同寶祐三年有米不在此數旨三分減一以寬民力今建康五縣沙田沙地共計二十六萬二千三百五十八畝六角五十四步六分租以米計者四萬二千四百四十七石四斗四升二勺錢不預焉上元縣未經理前沙田每畝一百九十四文沙地每畝伍百二文竝錢會中半蘆場每畝起四束鷹兒蘆葦每畝起二束每束竝折四百二十文足草塌藕池茭蕩每畝三十九文八分白面洗水沙每畝一十九文九分淳祐八年經理後沙田每畝納米一斗五升沙地每畝一貫二百文蘆場每畝二貫鷹兒蘆葦每畝四百文草塌藕池茭蕩每畝二百文白面洗水沙每畝一百文竝納十八界官會江寧縣未經理前沙田每畝四百三十六文沙地每畝三百四十五文蘆場每畝二百一十八文草

塲每畝四十九文三分並錢會中半淳祐八年經理
後沙田每畝起米一斗五升沙地每畝租錢一貫二
百文蘆塲每畝租錢一貫草塲每畝租錢二百文並
十八界寶祐三年朝廷行下於已經理租米租
錢數內三分減一
諸縣一體施行

圩租

景定二年準 省劄坐下江東轉運司括到吳府圩
田租數隸建康府上元溧水兩縣者歲計租米一萬
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八斗八升四合五勺租麥一十
四石五斗九升五合並交思院斛撥入淮西總領所
理充支遣稅田租米不在此數

蠲賦雜錄

江寧縣 嘉定八年六月初七日準府帖備準
尚書省劄子節文本路安撫轉運建奏請建康府
城南第一第二第三都係江寧縣紹興中推行
經界將人戶房地起納兩料役錢成年計六百
四十四貫七百二十八文後於淳熙五年內本
縣將家業營運抝增作和買紬絹錢共三千七
十二貫八百五十六文較以疇昔已多二千四
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民力重困欲從本

府及運司各於支用錢內中半抱認取撥自嘉定八年爲始每一歲一處均補錢一千二百一十四貫六十四文郡乞將拘置和買盡與除豁其見在房地以經界則例起催元來兩料役錢六百四十四貫七百二十八文從本縣令項催赴本府交納添揍兩司抱認錢共作三千七十二貫八百五十六文理充上項除豁窠名起發

上供五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劄付本府已備帖江寧縣遵守及申安撫司轉運司照會其逐項錢已自嘉定八年爲始抱認至今照已降 指揮施行

轉運副使眞公德秀放捐契勘建康府江寧縣城南廂第一第二第三都偶因淳熙五年增科家業及營運錢起納和買綿絹錢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委是重困於民本司同建康府乞自嘉定八年爲始各抱認一半郡將上件增科和買綿絹盡與除豁所有本縣每年元催兩料役錢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

從本縣令項催促赴建康府交納添湊轉運司
幷本府包認錢共成三千七十二貫八百五十
二文理充捌增和買綿絹等事本司同建康府
已於嘉定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具　奏回准嘉
定八年六月三日　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九
日奉　聖旨依劄付本司已帖江寧縣知佐
遵從施行幷牒建康府照會仍於合解本司窠
名錢內扣豁一千三百一十四貫六十四文作
本司抱認城南民戶和買綿絹一半錢數今據

建康府申已扣豁到錢二百九十七貫八百一
十四文外有未截錢九百一十六貫二百五十
文申乞契勘別有合截窠名錢數行下本府扣
截貼湊解發施行奉　運使修撰直院舍人台判
有利民之名必須有利民之實本司昨與建康
府共申　朝省乞將江寧縣城南廂第一第二
第三都增科和買綿絹錢除罷其合解發上供
錢各行抱認一半本司遂牒府將合解本司錢
截支今据都僉廳官申却稱只有二百九十七

貫八百一十四文可截當職竊思若每歲如此將恐因循成例將不可催之窠名摠與本府本府不免以別色官錢陪解是本司徒有利民之名初非有利民之實也如此則已罷之和買它時未必不復除嘉定八年錢迸僉廳契勘將新近合解錢截撥湊數外所有嘉定九年錢候本府起催和買日徑申本司將經常錢盡數發下共本府合解本司錢邦匡行催理自今歲以爲常案造板榜一面黑漆白字陷置本司廳壁庶幾後政永遠遵守牒本府僉廳照會

句容縣蠲和買記

有一言可以懷天下曰平而已平之義聖者莫能易也我 國家於民役和買之制豫給緡錢責償于後實利之云故貸以春輸以夏秋補于其不足斂于其有餘 熙陵仁風動盪有截范蜀忠文公嘗筆此舉於東齋記中歷 祥符熙寧法浸以立絲鐵而及豔豔迄而額自若殆失初意顧罔不受命則有平之義存焉耳邑隸建鄴者五合一府所應輸均之五

邑宜也有爲紹興時相鄉曲地者指上元江寧爲寇攘焚盪之餘無所從出遂倂抑之溧陽溧水句容三邑蔓延迨今邑不以告固有待焉溧陽溧水源源擠裁弊久未除莫句容若民之戴白者相與言吾屬供賦夥將奚辭不容已吾言者偏耳雖然利害著謹毋言當有爲吾平之者淳熙庚子郡丞張君擬果嘗有請於去郡調守零陵之日事雖中止其說不誣逮慶元六年少保吳公琚以重臣居留喜任所部興利除害之責又邑令趙君時侃雅意爲民亟疏顛末縈數千百言一再白公公慨然動心即日露章乞歲捐郡計以寬民力 天子旣從公請乃召觀察推官劉君叔向而語之曰句容增賦之弊吾欲蠲自今始出州家萬三千緡爲之代輸朝奏九重而暮拜曰俞之詔然則奉行德意之盛可無其人子其爲我條均蠲之要劉君於是贊美不暇畢智慕府稽實籍書家有墾征戶有畝稅一金以上等殺秩秩不使黠胥並緣肆欺民受虛

賜凡均谿之目絹疋二千十九綿兩萬一百六
十不平之賦例于一朝槩之旁邑平矣顧其事
未及示民而吳公疾病致爲臣而歸適太府卿
王公補之將指餉軍就攝帥事樂成前人之志
復得劉君力右其說荐形剡奏圖功收終時趙
君去令已久齊君礪來繼之奉命益虔計等均
谿瀘墨大字揭諸通衢稚耋聚觀曰此吾趙令
君權輿之齊令君緒成之吾黨何能報耶君謙
不自居方與民歎詠　天子之德之閎二帥之

請之力舊令之慮之遠府寮之畫之精此其歸
美之忠推行之善豈爲一日計哉抗居宣隸
建鄴視句容爲一道從往來者得君句容之政
廉以律己明以決訟惠以養民威以戢吏邑自
常賦外一毫不妄取予而學宮社壇犴獄逵路
與夫董征之廨銖絫羨財繕治一新知所先後
類非苟於應縣課者所能及也當路諸公列上
政績行爲時用矣有如均谿一事雖倡自趙君
而委曲推行無復遺恨則君之有功是邑尤多

夫以　天子之加惠二帥之將順趙君之建謀劉君之叶贊必得當世名能爲文詞者垂之永久而遠以屬沆失所擇矣沆去年秋仲解貴池縣章回親三年撫字催科僅不乏事莫能大有建立動人耳目故重違君請且以自媿云爾君世爲青社人今家錫山寶淳熙名臣次對華文公之子治縣有聲不問可知沆獨取其大者書焉葢革弊爲難而三數君子相承一心拔本塞源損上益下難之尤者自春及冬君法當代可無以告後之人俾知革弊之難相與謹守庶乎稱物平施之意偕　宋無極爲斯民者何其幸歟嘉泰四年三月三日奉議郎提轄行在榷貨務都茶場潁川韓沆記并書

趙時侃申蠲減和買役錢狀

照對時侃所領縣在使府屬邑最爲僻陋墝地磽瘠賦重民貧無問歲之因豐動輒轉徙時侃竊嘗循流遡源而攷求其故本縣元額和買絹八千四百十九疋綿三萬八千九十兩後因江寧上元兩縣房廊營運店業

之家蕩然於兵火之餘人戶多是流寓遂權將在城人戶合納和買絹一萬餘疋紬一萬一百六十兩敷下外三縣抱納本縣添起和買絹二千一十九疋已是重困而和買紬一萬一百六十兩不及溧陽溧水兩縣乃獨盡令句容一縣抱認紹興間宋侍郎知建康日申請除減諸縣前項續增和買絹不幸句容一縣獨無時相產土一時觀望却由牓曉示謂句容逐年催驅稅賦數足只將溧陽溧水縣元抱認城下兩邑捐

數除免外而句容例增之絹獨認之紬不與焉猶以為未也則又以句容縣合減絹二千一十九疋之數再行均減在其餘四縣則是將句容縣合減額外增添稅賦却與上元江寧溧陽溧水四縣再於額內除減自是民始不堪矣至淳熙七年本府通判張翶奉任滿差知永州上殿嘗以句容租稅過重為請得旨行下蒙上司委寧國府趙通判前來取會而邑民貧困無力相繼陳雪未奉施行時侃請言坊郭所科和買

之不均在城江寧上元兩縣有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錢三五十千及開解庫店業之人家計有數十萬緡者營運本錢動是萬數並無分寸和買句容縣有房廊及開解庫店業之家富者家計不過五七千緡而止營運本錢不過三五千緡而止其日掠房錢一百五十六文足者即趁納和買絹一疋開解庫店業之家營運業錢每一貫文足即納和買絹一寸二釐八毫各家歲納和買絹不下五七疋則府城之人何其幸而縣郭之人何其不幸鄉此特坊郭之不均耳時侊請言鄉村所科和買之不均且上元之與句容境壤相接阡陌相隣句容縣上等人戶每田一畝起納和買絹一尺六寸五分六釐三毫和買綿五分五釐五絲上元縣上等人戶每田一畝只起納和買絹三寸一分買綿三分二釐則上元之村民何其幸而句容之村民何其重不幸耶均是屬邑也均是赤子也其稅賦大不侔如此其他諸縣如江寧每畝止科和買絹六寸

如溧陽溧水雖等則細算不同亦無有重如句
容者夫減免之恩旣不能例霑而合放之數又
均在他縣人戶日貧而稅賦日增斯民有轉徙
而已痛哉牓文數語之禍也竊其忍言之哉時
保職在字民訪求利害無大於此重以催科撫
字之責叢於一身政拙心勞不敢偏廢雖催理
之際究心盡力不敢輒違使府比較期限以上
勞督責而此身如據針氈而坐未嘗一日敢安
也苟於是時不能激切而詳言之豈惟無以紓

邑人鬱鬱不獲伸之志亦將上辜使府布宣寬
大勤卹民隱之意矣時保區區之意欲乞鈞慈
於比較諸縣催科之時念邑民困於稅賦之重
其來已久摘出句容一縣別賜寬假以蘇民力
不勝大願仍乞斷自鈞慈特賜敷奏將本縣例
認之絹二千一十九疋獨認之綿一萬一百六
十兩撥還上元江寧兩縣在城人戶名下仍舊
均納施行庶使一邑之民共戴天地父母無窮
之恩

大卿李公東大蠲和買榜

契勘本府近準轉運使臺牒據管屬句容縣市戶朱裕等狀本縣係山邑不通舟楫坊郭之內多是貧民下戶應干貨賣物色並是入府城打發下縣所得甚微每遇官司推排坊郭有一項虛樁營運錢六十五貫一百七文計買絹八十六疋三丈官折錢四百三十三貫七百五十文白乾敷認於編戶名下陳乞比附江寧一體除免本府幷江東運司委本縣丞簿尉同共講求利病本職照得本縣每歲於田產店庫上已均敷和買絹八千二百四十餘疋坊郭房廊賃錢上已均敷二百二十餘疋郤又白敷坊郭市戶八十六疋有奇謂之虛增營運錢每遇推排別置一局深扃固鑰關防備至凡邑之民衣第高下號十等戶雖負販小夫下至植蔬鬻餠之徒稍能經營者在焉內擇一人董其局事令自相糾泆銖較寸量譁然爭競甚於仇敵雖民力有限虛額常存必欲抱認八十六疋而後已遂使許力者以多爲寡弱者

宜寡而多結局未幾詞訴蠭起其弊非一日矣本職以虛增八十六疋計之爲錢僅四百三十餘緡緣事關州郡經賦申府施行奉知府安撫留守制置殿撰大卿台判上件絹科之本縣坊郭民戶遞年推排擾害不一不止催科追擾而已案帖縣自九年爲始與蠲除本州自行抱認仍具申轉運司本府已帖句容縣遵從自嘉定九年爲始蠲免本府自行抱認及具申轉運司照會丁當合行曉示永遠爲照除已由版榜徇容縣門釘掛曉示民戶知悉如本縣不遵使府已行蠲免妄作名色催理許被擾人具狀經府陳訴切待追捉縣吏典押送獄根究從條施行

溧陽縣均賦役記 嘉定十有一年正月望日山陰陸子遹從天官遷來知縣事至之日延見士民問所先急咸以和買及差役對子遹曰請問和買之弊則曰名和買而不給直此以往事民不爲病今之弊在於虛額子遹曰奚謂虛額則又曰

常產之謂實貨財之謂虛常產之所賦由于甲則入于乙出于乙則入于丙視產之所在爲賦之所繫彼貨財則不然或藏金珠或鬻醝茗或蓄馬牛或乘舟車或廣棟宇或啟貿易或稱子本若此之類和買出焉其全盛則從而加之不爲難其衰替則不可得而損至有身淪乞丐而負和買數十百縑者以無所受焉故也民既被其害官亦無所入是籬楚于無告之地文移于徒設之所何弊如之子遜曰請問差役之弊則

曰自胥史之徇私也而取決於書手自書手之患滋也而求正於推排使推排之公也尚恐不能無弊而推排一有不公則訴訟互興而姑仍舊貫之說興焉鼠尾之不立而銷丹之莫辨白脚之隱匿而析戶之規免竄形詭迹深閉固拒雖婁眼曠耳且弗能察名之曰承充而未嘗任責者有之名之曰宜充而家業已罄者有之富者無一日之勞而貧者困游歲之擾民有妄差之患官有乏使之虞苟非因民之有詞則亦何

從而考察子適曰謹奉教子適昔者聞之先太史和買必履畝而後可或者以爲履畝則困下戶殊不悟等第賦和買則惠姦而病良析上下之等則豪家大姓所以欺罔者萬端姑槩言之則名字行第小字稱謂裂爲數戶者有之若祖若父若兄弟若子姪若姻黨剖爲數十戶者又有之大抵歲月寖久則上戶皆入于下惟謹畏之家不敢肆欺者則和買之額偏聚焉而重受其害如是乃下戶歲加進而上戶日加削愚弄

官府慮親良民安可不革子適聞而銘于膺踰三十年矣與今日所聞合爲二大患夫差役之弊誠未易革而其爲弊則所在不同蓋鄉閭族黨自有公論吏姦蔽障情不上達若能一聽民欲不使吏與其間則謀無不成舉無不遂比年以來浙中之義役江西之議役行之而民以爲便義云者使民以等第捐粟以募役議云者戶之高下役之久近並聽於衆議有司但視成而已若酌二者之宜而折衷焉使村都之腴者損

粟以募役其乏者議定而行之當不爲難其明年冬會庾臺舉行推排義役事子适欣然奉命先致力於和買舊比家業錢六千以下與夫變菰蘆而藝麰秔者和買皆不與於是悉比而同之列爲九㽞履畝成賦揭令一由民無異辭虛額之害不除而自除詭戶之姦不革而自革與夫啟告訐之門滋證逮之擾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其次從事於役乃告之尉陳君晞山前巡檢陳君錫羅君玶臣舊縣巡檢羅君鎰相與自邑而

分鄉自鄉而分都自都而分保能捐粟者從其便不能者以官產代充凡與役之家皆書名而敘其次第與捐粟之多寡焉豪者不得逞其私鄉胥莫能肆其欺矣於是悉去和買之虛額凡爲帛五千六十縑而羸纊萬九千六百兩而緜其均之常產者凡爲帛三千一百六十縑而羸纊萬三千五百兩而緜均之業錢六千以下者凡爲帛八百七十縑而羸纊三千九百二十兩而羸自菰蘆而秔麰者其均之爲帛千三十縑

而緡鏹三千一百八十兩而贏役戶凡得保正三百六十有七保長二千八百八十有七其次第自嘉定庚辰至于庚寅周而復始其捐粟歲通二千九十石有奇穀四萬八百斤有奇官補其不足者七百六十有六石爲畝三千七百二十有奇又明年夏督稅秋督租其效則倍於前其力則省於舊官事無乏而民害頓除矣竊惟子遹迂拙狷疎潛心往哲無能爲役一旦取民不便者上稽父師之訓傍酌輿人之論內則斷以己意不以衆搖不以難止用能底於有成豈非幸歟然變更往轍以便目前昔人所以遺後來者往往自子遹而無傳則惡得無罪故直書以識吾過嘉定十有三年仲冬壬辰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陽縣主管勸農公事陸子遹記幷書

馬公光祖倚閣諸縣積欠苗稅寶祐三年

榜示元年五縣見欠夏秋畸零二稅權行倚閣以寬民力夏稅折帛錢七萬六千五百三十貫四百三十六文絹八千六百四十二疋一丈六尺九寸綿一萬

六千二百六十一兩五錢七分絲一百七兩六
錢五分秋苗粳米三萬四千一百八十五石八
斗六升七合糯米一千二百九十五石五斗六
升三合穰草七千五百六十九束豆錢一千三
百一十七貫七百六十八文十八界錢會中半
仍帖五縣將目前已催在官未解府者盡數起
發[redacted]不許欺隱二三年照見催却不許又行
掩遝板榜曉示仍申　朝省戶部照應
嘉熙四年榜示三年六料催科所在皆然事關

上供本難蠲閣緣今歲諸邑間有放澇去處損
上益下有不容己榜帖下三縣將二年折帛錢
絹紬穰草未催之數並日下權與倚閣以寬民
力夏稅折帛錢六萬八千二百九十二貫九百
七十二文絹一萬一千八百九十九疋二丈六
寸三分緜二萬五百七兩二錢六分紬五百八
疋二丈六寸絲三十五兩四錢五分秋苗粳米
二萬七千九百九十石一斗八合二勺糯米四
百五十六石八斗一升四合穰草四千九百二

十八束豆錢二千八百九貫二百二十三文其
民戶有已算在團攬民下者仰一面自行理取
庶幾實惠及民其已催在官者自榜帖下日為
始倒底解發不許隱漏如違根究
寶祐五年榜示今年夏稅若以三年比之尚未
及數且特與倚閣以寬民力榜縣門仍帖縣照
應通前其放過五縣夏稅折帛錢一十五萬三
百五十五貫七百五十二文十八界錢會中半
絹二萬一千一百九十六疋三丈五尺三寸七
分七釐綿三萬六千七百六十八兩八錢三分
紬五百八疋二丈六寸絲一百四十三兩一錢
秋苗粳米六萬三千一百七十五石九斗七升
五合二勺糯米一千七百五十二石三斗七升
七合穰草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七束豆錢四千
一百二十六貫九百九十一文十八界錢會中半

馬光祖蠲秋苗斛面

寶祐三年榜文照得受納秋苗斛面事關郡計
一粒以上指為經常支遣本亦未易蠲除然寬

之一分培埴根本乃爲牧之本心況當來增耗
正恐專斗無藝取於斛面故使明增今明增之
外又再尖量卽是增而又增官司之取於攬戶
者如此攬戶之取於百姓者又不止是當使假
守當塗之時除明收耗米之外並聽百姓親自
行槩擲節支邉亦自不致大段虧損豈此例可
行於當塗而不可行於留都乎備鏤牓曉諭餘
照正條收明耗米外並聽民戶親自槩量但不
許虧官仍貼受納官幷諸縣照應使明知此意
毋爲攬戶多算庶幾百姓可被實惠自寶祐三年冬免收斛面外每年計虧指擬經常米一萬八千石。
開慶元年榜文 照對本府受納秋苗自來所取
斛面爲數甚夥自當使開闔遞年優減除合收
數外並聽民戶親自執槩人所素知今準
朝省備據臣僚奏請每苗一石止收義耗用米
共四斗二升遴委廉謹官員下場受納務在盡
革前弊
聖恩寬大惠養元元培護根本本司所當奉以

布宣爲屬部郡縣之倡合鏤梓曉諭竝遵照
朝省指揮行仍申　省部照應通前計虧經常米七萬三千餘石

馬公光祖蠲除兩縣虧隱稅額

上元江寧兩縣逐年每遇起催夏秋二稅拘納虧隱等稅錢寶祐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具呈潘府判擬申呈奉台判委民果有欺隱究見主名分曉付之三尺其將奚辭若槩立欺隱之名不得欺隱之實歲歲爲例責令戶長代輸戶長決須斂掠人戶兩縣之入于府者不滿三千緡而齊民之受其害者不知其幾也以若所爲殊非理財正辭之義潘通判所擬可謂切當有志于民竝自當使交割日爲始一切住罷仍備牓曉示不許縣吏鄉胥尚循舊轍私行催討本府儻有所聞決不輕恕知縣失覺察亦議責罰上元江寧兩縣其放過錢一萬八千二百一十六貫五百文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蠲放和州水退租米壹萬伍千餘石永遠築埧壅水以限戎馬　和陽藏三湖出江之派築埧壅水爲戎馬限數十里膏腴莽成巨浸以畝計之五萬八千有畸前政畟制置畫決埧水起立屯

租名曰水退以石計之一萬五千有畸未幾守臣以備禦爲請仍前築埧更不申明爲民蠲租遂使屯戶年年訴撈本司年年檢踏追會紛紜終歸放免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景定三年十二月準[redacted]所謂檢撈放租者以天時不能常撈則田租不致常蠲是不容以永免也今和州之埧以備禦言則此埧當與國相爲悠久矣此埧既無可撤之時則此租終無可入之日不永免而何得裁分司所申正與當職之見合雖申免之數計一萬五千餘石然事之便民者豈容靳於施行自景定三年爲始水退租一項永與蠲免從前所欠併與住催劄和州及分司照應備榜曉諭有合關防事件僉廳具呈仍申朝省照會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一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二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風土志一

江左人物金陵爲盛蓋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既作古今人表及先賢傳更書民風以志其數以志其聚書第宅以志其安書丘塚以志其藏書物產以志其阜書妖祥以志其異作風土志（當塗江陵九江皆有風土志）

風俗

隋志曰丹陽舊京所在人物繁盛小人率多商販君

子貧於官祿而塵列肆𪍿於二京人雜五方俗頗相類

杜佑通典曰永嘉之後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爲盛今雖閭閻賤隸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焉

沈立金陵記云其人士習王謝之遺風以文章取功名者甚衆

祥符圖經曰君子勤禮而恭謹小人盡力而耕殖性好文學音辭清舉

饒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與洛下

楊萬里曰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之遺烈故其俗毅且英有王茂宏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地大而才傑時楊公爲江東轉運副使

游九言曰每愛金陵土風質厚尚氣前年攝行倅事日受訴牒不過百餘較劇郡纔十一爾爲吏爲兵者頗知自愛少健狡之風工商負販亦罕鬪巧僞游爲撫幹

句容縣在江南卑溼之地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

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亾千金之家　縣志

溧水縣有山林川澤之饒民勤稼穡魚稻果茹隨給細足雖無千金之家亦罕凍餒之民信巫鬼重淫祀畏法奉公各守其分安業重遷尤好文學承平時儒風藹然爲五邑冠　縣志

溧陽縣介江湖之間其君子篤厚恭謹恬靜自得藝文儒術藹然相尚其細民務本力農淳朴質直類知畏法名儒勝士多因避地來寓溧上往往樂其風土而定居焉宗丞王端朝曰是邑有李太白之遺風故其人多秀而文有伍子胥之故迹故其俗多義而勇

民數

主戶一十萬三千五百四十五　口二十二萬一千七百五十五

客戶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二　口二萬六千四百四十一

隸上元縣者

主戶一萬一千二百八十　口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五

客戶七千四百六十六　口八千七百五十七

隸江寧縣者

主戶一萬一千三百五十四口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五

客戶二千二百五十七口二千四十七

隸句容縣者

主戶二萬二千三百七十口五萬一百三十

客戶三千九百九十六口七千二百一十三

按乾道舊志句容主戶二萬五千八百九十七主丁口六萬七千五十客戶二千四百九十六客丁口五千七百六十六較之今數主戶減二千五百二十七客戶增一千五百

隸溧水縣者

主戶三萬二千五百二口四萬四千八百六十六

客戶三千二百五十九口八千二百五十九

隸溧陽縣者

戶六萬三千九百八十三口一十三萬七百五皆主戶也

按乾道舊志溧陽主戶三萬一千二百一十二口六萬八千九百三十一客戶無較之今數主戶增

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一戶增六萬一千七百七十四

災祥

周顯王三十六年楚熊商見地有王氣○秦始皇三十七年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吳太祖元年夏五月甘露降于建業黃武四年七月地連震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諸山崩洪水溢太元元年風拔樹三千株石碑磋動城門瓦飛落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有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三年赤烏見四年白龍見五年白虎門北樓災七月黃龍見六年十月癸未石頭小城西南災甘露元年甘露降蔣陵建衡三年十一月鳳凰集西苑天紀三年建業有鬼目草生工人黃狗家○晉元帝渡江時望蔣山有紫氣時時晨見永和三年夏四月地震五年十一月甘露降崇平陵元宮前殿七年七月濤水入石頭溺死者數百人九年秋七月丁酉地震有聲如雷十一年夏四月隕霜地震升平二年冬十一月地震寧康三年十二月甲申神虎門災太元元年夏五月癸丑地震二年閏三月壬午地震暴風折木發屋揚砂石

十一年三月壬子暴風發屋折木冬十二月戊子濤水入石頭毁大航殺人乙未大風晝晦延賢堂災十五年三月己酉朔地震東北有聲如雷八月己丑地震十七年夏六月癸卯地震甲寅濤水入石頭毁大航十八年正月癸卯朔地震二月乙未又地震隆安三年九月地震元興三年庚寅夜濤入石頭漂毁大航殺人其聲動天○宋元嘉五年正月庚午朔大風大水六月庚午都下大水十二年四月丙辰夜地震十四年鳳凰見改其地爲鳳凰里十七年十一月乙

酉朔甘露降于樂遊苑二十年六月秣陵縣白雀見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于樂遊苑二十三年六月甘露降于長寧陵二十四年三月甘露降景陽山二十五年四月丁丑青龍見于元武湖五月戊戌黑龍見元武湖二十九年十二月戊申黃霧四塞孝建元年十一月甲申甘露降長寧陵大明元年五月壬子紫氣出景陽樓狀如煙迴薄久之二年夏四月辛丑地震六年二月戊午甘露降于京師秋七月甲申地震有聲如雷七年四月大風折和寧陵華表泰始四

年正月丙辰朔雨草于宮泰豫元年正月丁己巨人跡見西池冰上○齊建元元年二月地震建陽門永明元年望氣者言新林婁湖有王氣帝乃築青谿舊宮作新婁湖苑以厭之十年都下大水○梁天監元年正月乙酉甘露降于茅山彌漫數里三年戊辰重雲殿東鴟吻有紫煙出屬天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京師大水濤入御道七尺十年九月丙申天西北隆隆有聲赤氣下至地中大通五年地震大同元年十月黃塵如雪二年十一月都下地生白毛長二尺

九年正月丙申地震生毛四月丙戌同泰寺浮圖災太平元年九月龍見於御路白太社至于象魏○陳天嘉四年六月丁未夜白虹兩道出北斗間重雲殿災六年七月癸未大風自西南至纔廣百餘步激壞雲臺候館太建七年九月甘露三降樂遊苑八年正月庚辰西南紫雲見九年七月大風雨震萬安陵華表癸亥震瓦官寺重門一女子死十年六月大雨震大皇寺剎莊嚴寺露盤重陽閣東樓千秋門槐樹鴻臚寺府門十二年六月大風壞皐門中闥九月天東

南有聲如風水相激亘夜乃止十三年九月癸亥夜
大風從西南來發屋拔樹大雨雹十四年四月建康
江水色赤如血八月丁酉天赤如火九月辛亥夜天
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至德元年九月丁巳天
東南有聲如蟲飛十二月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
南其內青黃雜色隆隆若雷聲禎明元年正月乙卯
地震二年夏四月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緣淮
至于青塘兩岸數日自死五月甲午東冶鑄鐵有物
赤如火大數升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如雷鑄鐵飛

出璿外燒人家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
秦淮暴溢漂溺船舫又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覩之得
嬰兒三尺無頭又蔣山衆鳥鼓翼拊膺曰柰何帝柰
何帝又府城無故自壞青龍出建陽門井中湧赤霧
地生白黑毛大風拔朱雀門○五代僞吳天祚元年
二月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大火太和中徐知誥與
金陵鍾山之陽積飛蝗尺餘厚有數十僧白晝聚首
啗之盡昇元六年十一月丁丑溧水縣天興寺桑樹
生木人廣順二年建康災焚廬舍營署踰月乃止

第宅

張昭宅在淮水南對瓦棺寺張侯橋所橋因宅而名

考證丹陽記大長千寺西有張子布宅○本傳昭仕吳言不用杜門稱疾帝恨之以土塞其門復以火燒之諸子扶昭起朝

諸葛恪宅在縣東二里古元風觀前南接青谿里其東即江令宅也

是儀宅在西明門臺城之西

考證吳志是儀為人儉讓不治產業又愛施惠宅在西明門甚卑陋雖處尊官弊衣單食帝問之幸其宅求視蔬飯親嘗之對而歎息有所增加皆辭而不受○一日儀鄰家起大屋孫權出望見左右對以是儀家權曰儀儉必非問果他家其見信如此

駱監軍宅在上元縣東二十五里崇禮鄉土山之下父老傳云吳駱監軍宅也 舊志

考證吳志駱統字公緒封新陽亭侯嘗為濡須督此宅疑所居也今基址猶存

陸機宅在秦淮側又金陵故事臨秦淮有二陸讀書堂其跡猶在

考證陸機入洛作懷舊居賦云望東城之紆餘遡吾廬之延佇○李太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故有北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之句

王導宅在烏衣巷中南臨驃騎航舊志

考證晉記江左初立琅琊諸王居烏衣巷王敦謀逆導憂覆族使郭璞筮之卦成歎曰吉無不利淮水竭王氏滅子孫繁衍○世說王導曰庾元規若來吾角巾還烏衣南

謝安宅在烏衣巷驃騎航之側乃秦淮南岸謝萬居之北舊志

考證桓溫得志欲以謝安宅為營謝鯤曰邵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溫聞慙而止○蔡宗旦金陵賦云前予立乎淮渚思驃騎之古航慕文靖其既遠宅五畝其已荒念憩茇猶勿翦歌詩人之甘棠

謝尚宅在城東南廿里二百步永和四年捨宅造寺
名莊嚴

謝萬宅在長樂橋東傍丹陽郡城今桐林灣東

紀瞻宅在烏衣巷

考證晉書瞻厚自奉養立宅烏衣巷館宇崇麗
園池竹木有足玩焉

郗鑒宅在青谿上

杜姥宅在舊縣東北三里舊縣在冶城今天慶觀之
東是也　舊志

考證杜姥宅輿地志云在端門外直蘭臺路東
○晉成帝恭皇后杜氏母裴氏即杜宏治之妻
名穆孝武帝封爲廣德縣君初穆渡江宅於南
掖門外時已壽考故呼爲杜姥○宋元徽二年
桂陽王舉兵杜黑騾進至杜姥宅陳顯達出杜
姥宅大戰於宣陽門破之

吳隱之宅在城東南五里

考證隱之爲廣州刺史官罷竝無還資籬垣仄
陋妻子寒露內外茆屋六間女嫁謝安移廚助

之使人至日高蕭然乃令其婢牽一犬入市賣之其清操如此

凶宅地 舊志云在縣南三里古大社西有凶地三畝晉周顗司馬秀蘇峻皆宅于此悉以禍敗宋王僧綽曰大丈夫當以正道自居何宅之有凶吉壽為元凶所害楊修有詩曰四士衣冠令不終高門列戟謾垂重由來瘠沃分勞逸莫道人凶非宅凶

宋檀道濟宅 在青谿 舊志

考證 異苑云檀道濟居青谿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諺云揚州青是鬼營青谿青楊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 青楊巷名

何尚之宅 在南澗寺側

考證 袁淑與尚之書云丈人徽明未耗舉業方隆儻能屈事康道降節徇務含南瀨之操栽此行決矣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書云南瀨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也南澗今城南落馬澗是也

沈慶之宅 在城東南十里

考證 南史沈慶之傳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在婁湖慶之一夕擕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同閈造前廢帝立加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三五騎厩行田園每農務劇月無人從行遇者不知其三公也栁元景造之鳴笳列卒滿道慶之插杖而耘嘗侍宴賦詩云老朽筋力盡徒步還南崗

謝幾卿宅 在今府城東南十八里 舊志

考證 宋謝幾卿坐免官居白楊之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客常滿坐

建平王劉宏宅 在雞籠山 舊志

考證 宋書云建平宣簡王宏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

齊武帝舊宅 在青谿今城東一里臨秦淮是其地 舊志

考證 齊書云武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也小字龍兒生於建康青谿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字焉○永明二年帝幸青谿

舊志

蕭子良宅 在鍾山之西 舊志

考證 竟陵王子良行宅詩曰訪宅北山阿卜居西野外幼嘗悅禽魚卑惟羨蓬藋

劉子珪宅 在今城東二十五里靑龍山之前 舊志

考證 南史齊劉瓛居于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永平七年竟陵王子良表武帝爲立館帝以檀橋地給之

梁武帝宅 今府城東南七里光宅寺基是 舊志

考證 梁高祖於宋大明八年甲辰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

沈約宅 在鍾山之下名東田 舊志

考證 南史梁沈約遷尚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敘其事又嘗賦東園詩有槿籬蕀復密荆扉新且故之句○雞跖集云宅成劉杳贊之約報云惠以二贊詞采妍富便覺此地十倍

朱异宅 在今府城東北 舊志

考證 南史梁朱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谿其中有臺池玩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

范雲宅 在今府城東南七里 舊志

考證 陳軒金陵集載何遜行經范將軍三橋故宅詩云旅葵應蔓井荒藤已上扉寂寂空郊野無復車馬歸

江總宅 在青雞(谿)大橋北與孫場(瑒)宅對 舊志

考證 總任陳爲尚書令故亦稱江令宅○實錄云江令宅在青谿中橋傍湘宮寺巷對桃花園路北後主嘗幸其宅呼狎客○楊修詩注云南朝鼎族多夾青谿江令宅尤占勝地○隋初總還宅詩云悒然想泉石驅駕出臺城翫竹春前筍驚花雪後春記室新書云江總之泉石依然謂此也○劉禹錫詩云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池臺竹木三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本朝爲段縫約之宅青谿圖亦其地也故荆公詩云昔時江令宅今日段侯家

孫瑒宅 在青谿東其西即江總宅 舊志

考證 實錄陳起部尚書孫瑒居處奢豪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

伏曼容宅 在今府治西南三里

考證 曼容居瓦棺寺東施高座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座爲講說生徒常數百人

伏挺宅 在今府城北湖溝

考證 挺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

唐椰郎中故居 在茅山

考證 權德與作椰郎中茅山故居詩云下馬荒堦日欲曛潺湲石溜帶中聞鳥啼花落人聲絕寂寞山窗掩白雲今不詳其處

孫晟宅 在鳳臺山西

考證 鄭文寶南唐遺事云孫晟爲尚書郎賜宅一區在鳳臺山西崗壠之間徙居之日羣公畢止韓熙載見其門巷卑陋謂孫曰湫隘若此登稱爲相第邪晟坐莫喻其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百日之間果登台席

徐鉉宅 舊在攝山棲霞寺西今日陶莊者是也園池

甚盛

考證 裴迪留題徐氏來賢亭云常侍江東第一流子孫今不泯先猷結亭意在來賢者誰慕清風爲駐留王荆公題徐秀才園亭詩云荗林修竹翠紛紛正得山阿與水濵笑傲一生雖有樂有司還欲遜方聞二詩刻石今在棲霞市酒坊

王荆公宅 今半山寺是 舊志

考證 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卽納節固辭同平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於白下門外去城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游諸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荅元豐之末公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既而疾愈僦城中屋以居不復造宅父老曰今江寧縣治後廢惠民藥局其地卽公城中所僦之宅也

蔡寛夫宅在今貢院

考證南窗紀談云蔡寛夫侍郎治第于金陵靑谿之南穴地為池數尺之下見有瓦礫及朱髹七筯數十蔡驚異命工愈掘之又深尺餘有釜鑊瓦錫之器甚多皆破碎交錯仆壓于下竈下葦灰猶存又竊其傍大抵皆人居也然後知其下前代為平地經六朝喪亂瓦礫糞壤積而至此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豈不信哉今貢院基是

湖陰先生居今不詳其所

考證王直方詩話云楊德逢號湖陰先生丹陽陳輔浙西佳士也每歲淸明過金陵上冢事畢則至蔣山過湖陰先生之居淸談終日歲率以為常元豐辛酉癸亥頻歲訪之不過題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曾稱於舒王聞之輒笑曰此正戲君為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土貢

唐歲貢筆及甘棠棃

皇朝歲貢羅二十疋

物產

穀之品 稻粳來牟餅餌皆勝它郡菽麻粟

帛之品 俗勤蠶桑帛冠它郡羅絹紗花絹花紗四緊紗溧陽最多夏紡絲冬紡絲綿

金之品 金句曲山銅鐵赤山銅器句容

藥之品 玉屑淮南子云出鍾山石鍾乳本草云茅山上石相雜徧生茅草以茅津

相滋乳色稍黑而滑潤謂之茅山乳性微寒　禹餘糧本草云茅山甚有好者狀如牛黃重重甲
錯其佳處乃紫色泯泯如麵齏之無磣然用之宜細研以水洮取汁澄之勿令有沙土也　黃精本草
云葉大根麄黃白色至夏有花實　生人葠阮孝緒因母疾用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
緒躬歷幽險累日不獲忽一日鹿前行至一所遂不見就求之果得　鹿梨本草云江寧府出一種小
梨名鹿梨葉如茶根如小拇指彼處人取其皮治瘡癬及疥癩云甚效八月採　术陶隱居云蔣山白山
茅山者為勝　卷柏建康記云出卷柏　石腦陶隱居云今茅山東西平山並有磐土龕取之
芍藥陶隱居云今出白山蔣茅山最好白而大　乾地黃陶隱居云板橋者為勝　柴胡
麥門冬　茵蔯　王不留行　前胡　敗醬　石韋　菝葜　地榆　京
三稜　甘遂　牙子　天南星　鬼臼　僊茅　連翹　紫葛　桑上寄

地蜈蚣　蕁麻　茵蔯蒿按本草以上並出江寧　桔梗　兎絲子　香附
子　罌粟　荊芥　蒼术　元參　百合　百部　白斂　白及　地黃　地
榆　貫衆　芫花　半夏　天門冬　天仙藤　威靈仙　劉寄奴　何
首烏　夏枯草　穀精草按本草並出溧陽縣　芝草　菖蒲　南燭　山桃
按本草並出句曲山　覆盆子　吳茱萸按本草並出溧陽縣　豨薟草　側柏並出
句曲山　芝草龍仙芝參成芝燕胎芝夜光洞草玉芝熒火芝夜光芝珢葛芝並出茅山

香之屬　黃連香出茅山

果之屬　來禽　大杏　海紅　金錠梅　紅桃　綠李　相公李出句容
秦公梨　櫻桃　繡蓮　藕　芡實　菱實　蒲萄　海門柿　石榴　香

查西瓜甜瓜梧桐子地栗橘橙乳柑竹蔗荻蔗出府境

福鄉柰出句曲

蔬之品　萵筍大葱蘿蔔深水冬瓜筍茭白芹蕻蒿防風

菜甘露子

禽之品　鳧鷀鳩

魚之品　鱘魚鱸魚邵魚狀如鳶蟹河鲀石首鯖魚鯿魚

鯛魚金魚銀魚比目魚鯿魚

獸之品　獐鹿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二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三

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風土志二

古陵

古越王冢在句容縣

考證王名翳周安王時薨葬句容大横山下

吳大帝陵在蔣山之陽去城一十五里舊志

考證吳志神鳳元年大帝崩葬蔣陵○寰宇記在縣東北蔣山八里○丹陽記云蔣陵因山為

名○輿地志云九日臺當孫陵曲折之傍故名

蔣陵亭○今蔣廟西有孫陵岡蔣陵地也**何遜**經孫氏陵詩在昔炎靈厭神器若無依逐兎爭先[illegible]持鹿競因機呼吸開霸道叱吒掩江畿豹變分奇略虎視肅戎威長蛇剷巴漢驥馬絕淮淝交戟無內禦重門登外扉成功終已棄因德復而違水龍忽東騖青蓋乃西歸揭來易永久年代駿微微苔石疑文字荊墳失是非山鸎空曙響隴月自秋輝銀海終無浪金鳧永不飛閶闔今如此望望沾人衣

步夫人陵在蔣陵舊志

考證吳志赤烏元年追拜夫人步氏爲皇后後合葬蔣陵○今蔣廟西南有孫陵岡上有步夫人墩墩之側有夫人冢乃其地也

宣明太子墓亦在蔣陵舊志

考證吳志大帝皇太子登初葬句容後三年移葬鍾山西蔣陵

晉康帝陵

晉簡文帝陵

晉孝武帝陵

晉安帝陵

晉恭帝陵

考證實錄康帝建元三年葬崇平陵簡文帝咸安二年葬高平陵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葬隆

平陵安帝義熙十四年崩明年葬休平陵恭帝元熙二年葬冲平陵五陵並在鍾山之陽皆不起墳

晉元帝陵

晉明帝陵

晉成帝陵

晉哀帝陵

考證實錄元帝永昌元年春葬建平陵明帝太寧三年葬武平陵成帝咸康八年葬興平陵哀帝興寧三年葬安平陵四陵並在雞籠山之陽皆不起墳

晉穆帝陵在幕府山前近西里俗相傳穆天子墳即其地也 舊志

考證實錄穆帝升平五年葬永平陵在幕府山

宋武帝陵在縣東北二十里 舊志

考證實錄宋高祖永初三年葬初寧陵隸建康縣蔣山○政和間有人於蔣廟側得一石柱題云初寧陵西北隅以此考之其墳去蔣廟不遠

宋文帝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與武帝陵相近 舊志

考證文帝元嘉三十年葬長寧陵

袁后陵 卽文帝后合葬長寧陵 舊志

考證 南史元嘉十七年葬先皇后袁氏于長寧陵長寧卽文帝陵也

宋明宣沈太后陵 在今寶林寺西南有墳壠相傳爲國婆墳疑卽沈后所墳之地 舊志

考證 南史宋明宣沈太后爲文帝美人生明帝元嘉三十年葬建康之幕府山

宋明帝陵 在幕府山西與王導墳相近今山前有墳壠晉穆帝陵在山南或以西爲明帝之墓 舊志

考證 明帝泰豫元年葬高寧陵隸臨沂縣

齊明欽皇后陵 在今淳化鎮之北

考證 南史齊明欽劉皇后永明七年葬江乘縣張山

梁昭明陵 在城東北四十五里賈山前與齊文惠太子同處排陵並葬

蕭塋地 西去縣三十五里或云蕭梁帝陵寢未詳

陳高祖陵 在上元縣東崇禮鄉地名陵里有曰天子林其地有石麒麟二里俗相傳卽陳高祖墓也去城

二十五里舊志

考證陳高祖永定三年葬萬安陵隸城東南古彭城驛側

陳文帝陵在縣東北陵山之南今鴈門山之北舊志

考證陳文帝天康元年葬永寧陵

諸墓

左伯桃墓羊角哀墓並在溧水縣南四十五里儀鳳鄉孔鎮南大驛路西

考證烈士傳云左伯桃羊角哀燕人也二人爲友聞楚王待士乃同入楚至梁山値雨雪糧少伯桃乃併糧與哀令往事楚自餓死於空樹中哀至楚爲上大夫乃告楚王備禮葬於此一夕哀夢伯桃告之曰幸感子葬我奈何與荆將軍墓相鄰每與吾戰爲之困迫今年九月十五日將大戰以決勝負幸假我兵馬呼噪塚上以相助哀覺而悲之如期而往歎曰今在塚上安知我友之勝負乃開棺自刎而死就葬伯桃墓中劉孝標廣絕交云續羊左之徽烈正謂是也唐

大歷六年顏眞卿過墓下作詩吊之此詩書於蕭塘客館

大中十一年宣歙池觀察使鄭薰徙魯公墨蹟置宣州之北望樓作文以記之詩今亡

熙寧中太子中允關杞知縣事夢二人告之曰余羊左也爲魏倫所苦出祭文百餘篇示杞旣覺僅能記其一語云千花落兮奠酒空明目問之邑人有魏倫者以錢買羊左墓木將伐爲杞遽止之乃表墓事見胡宗愈詩

詩云古有二烈士羊左哀與桃結交事遊學心若膠漆半遠聞楚王賢待士皆英髦負笈首燕路不憚千里勞行行及梁山雨雪塡巖磬途窮食不繼餓口空磬磬無爲俱死爾原野徒身膏我留子獨往命各繫所遭慷慨示一訣併糧解衣袍儻坐空穴中視死輕鴻毛角哀旣仕楚爵位聯軌羔顧懷交舊心血泣聲號嗁王聞義其事禮葬遷蓬蒿孤風激頹俗千古淸蕭颼叔世忠義衰友道皆洛洛平居論莫逆指手相遊遨利害一軋巳所得無秋毫擠墜又下石反若豺狼嗥秦末餘耳輩遇時方驛騷誓爲刎頸交名節初相高一旦成嫌隙親勸兵相塵斬餘泜水上論功傳子孫較此豈不愧淸議安能逃凜凜溧水傷危墳望江皐蔚宗宰茲邑夢睹斯人曹衣冠甚奇古聃語開鬱陶時示古祭文百本皆姓褒其開記一二花落空負鄙薄訴魏倫者相侵意貪饕詰朝究其詳倫果邑之豪墓木合數抱私欲揮斧刃移文禁採伐表識嚴芟薙英靈儼如舊雖久不聞韜哀我今之人五交戒所操○楊齋蹟之奇詩結交有羊左是惟一時才爲聞楚王賢翩然自燕來一旦食欲盡俱往空雙埋伯桃乃獨留餓死梁山隈角哀仕旣達感舊肝膽摧念此併糧惠告還葬遺骸至

今溧水殇突兀穴土堆何人致爲奠千花乘酒
杯精靈今在否古木風生雷魯公昔過之駐車
久徘徊感歎發篇詠灑翰鏤瓊瑰惜哉今不存
散落隨塵埃空餘鄭薰記片石昏蒼苔未世友
道絕雅歌獨三類草木尚萎死小怨何足懷長思
有所矯巨貎明寒灰兹事雖過中義烈亦壯哉
幸逢太丘長揭表旌泉臺寥寥千載間下激清
風廻還顧勢利交市道良可哀邑宰周邠賦此
詩刻石廟中○元祐中知縣周邦彦詩古交久
淪喪末世尤反覆谷風歌棼輪黃鳥聲夜朱永
懷羊與左重義踰血屬客行平楚王冬雪無斗
粟傾糧活一士誓不俱死辱風雲爲慘變鳥獸
同躑躅角哀哭前途伯桃槁空谷終乘大夫車
千騎下稽犢子長何所疑舊史刊不錄獨行貴
苟難義俠輕殺戮雖云匪中制要可興薄俗荒
墳鄰萬鬼盡死皆祿祿何事荊將軍操戈相窘
逐○史吏部彌章宰溧水日有詩詞云餘耳當
年刎頸交所爭利害僅毫毛一朝泯水相屠戮

登識羊哀左伯桃交情切戒勤終壇以義存心
心必果死生可託永無睽自古中山說羊左羊
左合人我左既孫糧甘自餓羊仕楚王官職大
依舊殺身蓬顆顏公嚀昔曾經過佳詠至今傳
播書此爲諸墓先又加詳焉非語惟也將以厲
薄俗也

西漢甄邯墓在後湖之側

考證南史宋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冢冢上得
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著作郎何承天曰
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
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爲大司徒

必郡之墓又啓塚內更得一斗夜有一石銘云

大司徒魏郡之墓

後漢史君崇墓 在溧陽縣北三十里 舊志

考證 崇爲司空驃騎將軍青冀二州刺史𦵏溧
陽侯使持節徐兖二州刺史有神道碑在墓所
晉永和八年立唐正觀十四年十八代孫越王
府東閤祭酒常州長史仲謨題云隋末大亂避
地閩越碑壞再立其頌曰山嶽降精川瀆耀靈
猗歟史氏世濟其美忠言允塞嘉猷有聲從容

燮理散誕飛纓含香青瑣敷奏丹庭有犯無隱
唯言是聽王室斯賴諸侯以寧內侍帷幄外典
專城爲政以德察獄以情化俗草偃溪谷風清
金相玉質不顯厥名處溢不驕居勢不憚覩險
如夷忘身逐叛騆頌美脅青蒲安漢執簡書懲
姦邪逃寃匪君之忠孰能戡亂在昔隆漢婣婭
皇家唯帝念功爵命屢加三台五鼎駙馬奉車
腰佩兩印綬帶雙綰何彼穠矣常棣之華鄉建
不玷似玉無瑕節之以禮儉而不奢篤生我侯

英略備樂有藝有才能文能武孝以奉親忠惟衛主赤眉始結白波猶侮執鋭破堅斬滅虜截彼長虵殲斯猾豎策賞廟堂書勳王府功成弗居名立不取簡在帝心酬封祚土厥土維何在溧之滸初食三千卒封萬戶葭菼揭揭麀鹿麌麌不役旃旃原田膴膴俯營川陸魚鹽所聚蝗飛火滅還珠去虎子民輯悅建茲城宇大厦耽耽聽政之所祠堂石殿生靈攸處闕一字春秋分祭祀不阻

溧陽侯陶謙墓 在溧陽縣

考證 後漢書獻帝興平元年溧陽侯陶謙卒且葬張昭哀之其詞曰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旣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

仰憑追思靡及仰吁皇穹嗚呼哀哉覩張公辭意則陶侯之賢可想矣

吳丞相萬彧墓 在溧陽縣南五十里惠德鄉銀方山下 舊志

考證 吳志孫皓寶鼎元年彧爲右丞相鳳皇元年被譴憂死

吳甘寧墓 在直瀆山下 舊志

考證 伏滔記吳將甘寧墓在直瀆之下俗云墓有王氣孫皓惡之鑿其後爲直瀆

僊翁葛元墓 吳太極左僊翁葛元墓在句容縣西南一里郡國志云句曲有葛元冢

諸葛恪墓 舊府志及句容縣志皆言在句容縣石子崗今考恪墓實在城西南

考證 恪仕吳累官至州牧爲孫峻所殺葬石子崗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崗也建業西南有長崚名石子崗今清凉寺側亦有石子崗峻殺恪處非句容也詳見石子崗下

晉山簡墓 在樂遊苑內 舊志

考證 晉永嘉六年征南將軍荆州刺史山簡卒歸葬建康眞武湖南覆舟山之陰

溫嶠墓 初葬豫章朝廷追思之乃爲造大墓還葬元明陵北幕府山之陽 舊志

考證 按晉書嶠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初葬豫章後朝廷追嶠勳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願停移葬詔從之其後嶠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詔葬建平陵北卽是嶠妻何氏墓非嶠墓也

郭璞墓 眞武湖中有大墩里俗相傳曰郭璞墓 舊志

考證 按晉書王敦加荆州牧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怒收璞斬之時在武昌或歸葬於此未可知也世傳璞墓非一恐未可執此爲是

卞壼墓 在冶城 舊志

考證 晉蘇峻之亂尙書令右將軍卞公壼力疾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攻賊苦戰死之二子

眕盱見父歿相隨赴賊同時見害並葬冶城義
熙間盜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
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齊梁續加修治齊任彥升代綏建太守卞彬謝修墓啓云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修理臣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遘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蓬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傷自哀日月纏道○陛下宏宣教義非求効於方今壹餘烈不泯固陴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
南唐於墓所建忠貞亭穿地得斷碑徐鍇爲之
識○本朝慶歷三年葉公清臣改忠孝亭元祐
八年曾公肇爲堂繪壼像其中列諸祀典爲之
記建炎兵革碑燬不存史公正志取曾公記重
刻石

祠云

江寧府之天慶觀即冶城地也有晉卞忠貞公墓在焉按公諱壼官至尚書令
右將軍蘇峻之難與其二子力戰死之謚忠貞
葬冶城後七十餘年盜發公墓尸僵如生鬢髮
蒼然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賜錢十萬封之入梁
復毀武帝又加修治李氏有江南建忠貞亭於
其墓北穿地得斷碑公名存焉徐公鍇實爲之
識本朝慶歷中知府事龍圖閣直學士葉公清
臣又封墓刻石表之改亭名曰忠孝後五十年
余來守是邦即亭爲堂圖公像其中列之祀典
春秋祠焉或曰將軍死綏職也自古伏節死難
之臣衆矣何獨祠公哉余曰不然晉自渡江崎

嶇百年王敦蘇峻桓溫父子相繼稱兵內侮其
弱甚矣敦峻之亂自劉隗刁協庾亮啓之然寇
至輒遯王導亦避峻出奔數人皆執政大臣或
元舅故老一時之望而倉卒之際委主於賊苟
求自全況其下者哉此無宅自西晉以來清談
勝而節義廢故學士大夫不以苟免爲恥公於
是時毅能見危授命破家爲國其過人遠甚矧
公剛烈鯁直見於平生王導貴重雖天子猶果
下之而公數攻其失可謂柔不茹剛不吐者矣
至於當官幹實以矯革放誕敦崇名撿爲任其
志豈苟陋時好以取容流俗者哉及亮之召峻
舉朝知其不可而莫敢正言公獄固爭不從卒
蹈其禍蓋其始終大節如此異乎匹夫之勇劾
死於一旦者矣雖更萬世聞其風者猶將感激
奮厲想見其爲人況神靈所依拱木猶在祠之
所以尉忠魂於地下與節義於衰俗豈苟然哉
在禮以死勤事則祀之歷代之制賢臣之墓芻
牧有禁雖公所立實應二法況大遠論隨會見
思九原近稽遡遠血食雙廟則公於斯祀夫何
歉哉堂成賓屬曰願有識余不得辭廼併著所
以祠公之意使來者有考云左朝請大夫充寶
文閣待制知江寧軍府事曾肇記曲阜文昭公
以元祐八年自彭城鎮建業明年移河間經建
炎兵火記刻久失之見于廟堂後七十有六年
得番陽章甫隸而移之石乾道四年三月壬申
右朝散郎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韓元吉
題左朝散郎直顯謨閣權發遣江南東路計度
轉運副使公事兼本路勸農使趙彥端左朝請
郎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軍馬錢糧專一
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葉衡左朝奉郎充集英
殿修撰知建康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
步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兼沿江水
軍制置使史
正志立石

嘉定四年黃公度建忠孝堂治城

樓於墓側
馬公之純詩當時風俗尚清談笑道
公心死石含臨難此曹皆處女惟公

一箇是奇男一門忠孝貞難得六代衣冠孰與
參墓草沒頭人不見令人惆悵極無堪○[illegible]
[illegible]詩握節顏公拳透爪歸元先軫面如生晉
陵發掘今無土獨有忠魂占冶城○[illegible]
哀哉戰死國門邊忠孝千年獨兩全蓋有宏軀
保妻子誕謾奏凱說爇捐○北谷雜纂詩節義
之風古所褒清談於晉視如毛百
年王謝丘墟了惟卞將軍墓最高詳見冶城樓

忠孝亭忠烈廟

謝安墓 在城南九里梅嶺崗

考證 漢晉紀事云謝安墓前惟立一白碑當時謂難述其功德耳按南史齊豫章文憲王蕭嶷薨郡吏南陽樂藹與右率沈約書請爲碑文荅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稱三絕謝安石素族之白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蓋謂此也安墓舊在城南梅崗○南唐書云梅頤崗相接處即謝安墓 野亭馬公之綸詩中興江左百餘年人物誰如太傅賢桓賊時常思問鼎苻秦百萬已臨邊笑談解折姦雄鋭指顧能摧敵陣堅平昔經綸纔試此依然貴恨向重泉

王[illegible]墓 在城西南八十里化成寺之北有斷碑

衛玠墓 在新亭東去城一十里 舊志

考證 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以天下大亂遂扶

老母將家南行至豫章以王敦非純臣而不久留來向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卒年二十七葬新亭東今在縣南十里時人謂看殺衛玠

顏含墓 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顏府君葬靖安道旁

考證 晉顏含乃唐時眞卿十四世祖也得古碑於靖安道旁乃李闡及顏延之文墓不知所在

君諱含字宏都琅邪臨沂人春秋以降戰國以前賢智比肩備于載策昭穆次序上至顏燭漢末喪亂舊譜淪亡自青州使君以上不復詳其祖欽給事貞侯父默汝陰太守學素相承有聲邦黨君幼稟貞粹長而好古睦親之譽發於鄉貫每讀書見孝友通靈之事輒悽然改容以爲人神相與何遠之有但患人心澆僞自絕於神耳苟能無以僞雜眞神其捨諸修己立誠盡歡就養訓行閨門義蓬州里久要心許之信夷險不爽正冠納履之嫌終始不蹈兄畿患亡更生君棄絕人事遂首屏氣以就唅養者十有三年

文闕一字繁欽孫老而失明合藥須髯蚺膽有青衣
童子持裹授君出戶化成青鳥飛去本州辟不
就鎮東琅邪王參軍事過江累遷東閤祭酒朝
議謂君正性端素學行通深有命太子中庶子
轉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封回車縣侯轉侍中
吳郡太守事停還除侍中國子祭酒加散騎常
侍光祿勳以年遜位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
馬特賜牀帳被褥四時致膳固辭不受馮懷欲
為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
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王處明君之外
弟為子允之求君女婚桓溫君夫人從甥也求
君小女婚君竝不許曰吾與茂倫於江上相得
言及知舊抆淚敘情茂倫曰唯當結一婚姻耳
吾豈忘此言溫負氣好名若其大成傾危之道
若其闕一字敗也罪及姻黨爾家書生為門世無富
貴終不為汝樹禍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闕一字
婚嫁不須貪世位家時議者以君審裁將以應
軍司之選君遽告蔡謨曰此非輕弱所宜尸忝

羯逆方熾嘗保國養民以俟事會想愛人以禮宜寢此言主相聞之卒不援晳統之任謨秉君此言終不唱討賊之計在朝正立不呢權豪及致仕退居長子髦解職視膳中子謙躬牽田桑中外莫不取給闔門靜軌廿餘年九十三薨遺命素棺薄斂吉凶官飾一無施列天子嗟悼詔賜墓田謚曰靖侯禮也停柩在殯鄰家失火三子抱柩號惶分同灰燼烟焰垂及欻然頓滅論曰君平生素行旣感達幽靈終殯在堂又獲福

異登神祇保祐以顯淳德乎闡託姻顏氏頗識舊聞與君二子髦約採集言行而著此傳銘曰嵎夷導日岱方建春星離望合水別淩鄰少陽畜德蒼祇效神孕僊字聖誕智息仁洙上道奧稷下儒淵乃昔宗林傾席曜蹤升門取儁援室稱賢闕則遜哀燭亦抗宜獷彼瑯邪實惟海宇慓屬之衆邪臨潮櫛載濟越師大淹秦旅誰其來遷時聞遠祖靑州隱秀爰始貞居內銲鼎府外康邦闓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淸齊右政偃

營區葛嶧明懿平陽聰理或薦公庭或登宰士
列美覇朝雙風千里華蕚之茂於昭不已傳士
淵退再逸儒躬貞子七穆比世稱盛無忝汝陰
有偉安定舍人孜敏亦允儲命靖侯潛德信登
在明言則測幽歎實聳靈仁親之寶大孝之榮
官必凝績學乃敦經隨難蕃覇特安閫掖扶元
陟帝翼成復辟忌滿裁婚鑒沖貶石望年靜駕
樂恬延歷三祖連光衆門禀教於時列孝克端
殊操潔景衡陰湮心理奥任不窮秩是謂高蹈

山曾木字闕肎積荄深永惟世字闕思樹餘林碑表
有毀策素匪任譎靈墳阿長寄風音晉江夏李
闡字宏模傳曾孫朱金紫光祿大夫贈特進延
之字延年銘大歷七年歲次壬子夏四月甲寅
十四代孫唐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
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書重建於舊龜趺上

史萬壽墓 在溧陽縣東北三十五里 舊志
[illegible] 晉書萬壽爲安南將軍蔡州刺史

[illegible]墓 在溧陽縣東北十五里 舊志

考證 晉書史爽爲冠軍將軍

馬訓墓 在溧陽縣東北三十里 舊志

考證 晉書訓爲南海太守

呂游墓 在溧陽縣東北五十里

考證 晉書游爲尚書起居郎廬陵太守

史光墓 在溧陽縣東南四十里 舊志

考證 晉書光爲中書侍郎

史憲墓 在溧陽縣東北五十里 舊志

考證 晉書憲爲尚書山陰侯○史嶷撰神道碑云伊昔有熊道德賫始名列五帝澤流千祀文捨伯邑武興太史官有世功春秋所紀衛尉疇嗣孝成以康將軍樹績光武其昌事列盟府功書太常源分陸海派別三江懿彼侍中飛纓殿內爲王之伯熙帝之載左貂右蟬切問近對八命攸履七車不昧散騎帝友朝夕進規奉輿肅事贊道攸宜有濟之論兼濟之儀獻替之美復在於斯桓桓積石允文允武外捍爪牙內爲心膂氣逸南仲才高召虎作師之貞爰誓其旅豫

章太守人之領袖如玉之貞如松之茂共理天下寔資時秀良二千石抑非虛授惟君挺生材術縱横黃裳元吉白賁永貞荆巖植潤漢水騰明是謂家寶膺茲國楨英英學藝爲郎滿歲紫帳趨榮青縑沐惠王譚練習鄭泰才計持實有章大猷無替悠悠廣熙南海之湄言典斯郡遠于將之變其風俗鎮以宣慈人斯攸賴吏不忍欺列郡之政茲焉爲盛開國承家大君有命山川光錫圭組輝暎是曰懋功往哉惟敬重此台

望期諸棣隆初欣鄭鹿奄歎虞鴻麟傷孔子焉思滕公死而可作善始令終言式其墓岷山之路如斧載形廣輪爲度委鬱松檟蒼茫草露萬古同悲千春罷瞻猗歟雲允世豈乏賢不忘其本願述其先陸家茂德潘氏流泉闕一字聲懿範日月俱懸唐景龍四年所作其碑字多磨滅

史雅墓 在溧陽縣東六十里舊志

考證 晉書雅爲散騎常侍

史輝墓 在溧陽縣東六十里舊志

考證晉書輝爲積石將軍

呂貞墓在溧陽縣東北五十里舊志

考證晉書貞爲安西將軍南蔡州刺史

周琛墓在溧陽縣西南三十里舊志

考證晉書琛爲遂安太守

紀瞻墓在句容縣東南二十五里舊府志云在縣一里縣志云在東南二十五里府遠而縣近今從縣志

考證晉書穆侯諱瞻有宅在烏衣巷今有古碑在縣圓易井堂碑字磨滅僅辨其額云晉故僕射散騎常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紀穆侯之銘後有胡克充跋未詳何代人字漫不可辯○知縣山陽眞元弼題云紀思遠之碑自東晉明帝時遠今元豐癸亥歲僅千餘年可謂遠也已然風霜剝裂字皆漫滅惟題額存焉石亦斷而爲二偃仆於道旁幾爲農夫野老所壞故置之縣宇之東軒屋壁間蓋以其古物可貴爾後之好事者願常護之勿使毀也○知縣邢城張偁題云元豐癸亥邑令山陽眞公元弼取紀穆侯

碑陷東軒壁間且識歲月後百三十四年寶慶
丙戌邗城張偁得之邑後圃榛棘中拂塵而觀
題額尙存因誦古物可貴護使勿毀之語益信
前輩所謂風霜湮淪磨滅散弃於山崖虛莽未
嘗收拾叚可惜也初明帝引穆侯於廣室論社
稷之臣屈指君便其一班班史冊觀此則銘章
頌美又下一等遂買石作趺移置於易并堂左

宋謝濤墓 在上元縣土山

考證 淨名寺得古碑云宋散騎常侍謝濤元嘉
十七年葬于揚州丹陽郡建康縣東鄉土山里

王夫人墓 在土山

考證 大明七年夫人瑯邪王氏合祔于土山里
謝濤之墓有古碑可考夫人之祖曰獻之父曰
靜之

冥漠君墓 在東崗

考證 宋書元嘉七年彭城王義康修東府城城
塹中得古塚爲之改葬東崗使法曹參軍謝惠
連爲文祭以豚酒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

號曰冥漠君文云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罹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板築是司窮泉為壟聚壤成基一槨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而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醯蔗傳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夭寧顯寧晦銘志湮滅姓字不傳號冥漠君永垂千年〇馬公之紀詩經營東府役紛紛掘土城壕得古壙但見雙棺垂欲朽不知何世了無聞遂令移殯北墉上仍與號為冥漠君萬事到頭成幻滅祭時猶讀惠連文〇虞部楊公備詩柴壘穿壕見古墳元嘉東府惠連文可憐名字知音少秖使雙棺万古聞

宋宗慤母鄭夫人墓 在秣陵

考證皇祐中金陵發一墓有石志乃宋宗慤母夫人墓有誌無銘不著書撰人名氏其後云謹牒子孫男女名位婚嫁如左蓋一時之制也按慤本傳與此志歷官終始不同傳云孝武即位以慤為左將軍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討竟陵王誕入為左衛將軍廢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卒此誌乃大明六年作云為左衛將軍監交廣二州湘州之始興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始還豫州刺史監五州軍

事又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荆州大中正而傳皆略之懿南陽涅陽人而此誌云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又云穸於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

謝惠連墓 在上元縣本業寺相近

考證 唐保大中里人孫熹等常建碑 [illegible]張翥詩幾年夢草句難成一日春風草又生來謁荒墳空歎轉小塘幸有謝公名

齊巴東公墓 在棲霞寺側有墓碑字皆不可辯其額云齊故侍中尚書令丞相巴東獻武公之碑

齊海陵王墓 在金陵

考證 夢溪筆談曰慶歷中予在金陵有餐人以方石鎮肉視之若有鐫刻取石洗濯乃齊海陵王墓誌謝朓撰并書其字畫如鍾繇可愛予攜之十餘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託以墜水

齊王孝恭墓 在溧陽縣東南二十八里

考證 齊史孝恭爲散騎常侍

梁始興王墓 去城三十里

考證 南史梁始興王蕭憺謚曰忠武墓在清風

鄉黃城村有石麒麟四及神道碑云梁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之碑

安成王墓 去城三十八里

考證 梁安成王蕭秀字彥達謚曰康墓在清風鄉甘家巷有石麒麟二石柱一神道碑二題云梁故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神道又南史云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王僧孺陸倕劉孝綽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並建于墓今存者二其一已磨滅其一字畫

間有可辯乃孝綽文也

臨川王墓 去城三十里

考證 南史臨川王蕭宏字宣達謚曰靖惠其墓在北城鄉有石柱碑二題云梁故使黃鉞侍中大將軍揚州牧臨川靖惠王之神道

吳平忠侯墓 去城三十五里

考證 南史梁吳平忠侯蕭景字子照謚曰忠墓在清風鄉花林村之北有石麒麟二石柱一題云梁故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平忠

侯蕭公之神道

建安侯墓 去城三十五里

考證 南史建安侯蕭正立謚曰敏其墓在淳化鎭西宋野石柱塘有石柱二題云梁故侍中左衛將軍建安敏侯之神道

南康簡王績墓 在句容縣西北二十五里

范府君墓 梁招遠將軍臨川王國侍郎范府君墓在溧陽縣東北五十里 舊志

史府君墓 梁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史府君墓在溧陽縣東北五十里 舊志

周洪正墓 在[redacted]縣東三十五里

考證 梁元帝平侯景於江陵嗣位洪正諫帝不納江陵果陷洪正兄弟遁歸金陵大同末洪正嘗因著占謂弟曰國家危在數年間吾與汝等不知何處逃形及帝納景又曰禍至矣

陳王僧辯墓 在方山下

考證 僧辯爲陳霸先所害父子七人束以葦蓆同瘞一穴宣帝天嘉中故吏衛卿許亨抗表請

以家財造墓葬之

唐顏尚書塚 在縣東來蘇鄉後顏村石龜尚存淳熙十一年顏運使度重建祠堂

考證 實齋王公遂因閱縣志見所載來蘇顏墓屬邑士高元龜訪求遺跡所在得尚書墓隧於荆榛間隧門龜趺儼然如舊顏氏子孫之居是鄉者出淳熙年間江東計使顏公度蠲租故籍以白元龜好義者也因屋墓前而祠之實齋感慨忠義援筆作記推原魯公從容就死之志其目有四繼得魯公集讀之乃知魯公之墓實在長安今來蘇之墓尚書墓而非魯公墓也按魯公所撰靖侯名大宗碑則知自含以下七葉皆葬金陵就七葉中言之如延之之子曰竣曰㚟蓋魯公八世從祖皆嘗歷位尚書則來蘇所謂顏尚書墓者豈其人耶

許司徒墓 在句容縣東白土奉聖寺側今寺中有捨寺基碑見存

史仲謨墓 唐越王府東閤祭酒史仲謨墓在溧陽縣

東北三十里西山之前賈曾爲之碑

史務滋墓 在溧陽縣東北三十五里

考證 務滋仕唐通議大夫守納言詳見古今人表

劉府君墓 在溧水縣北三十五里

考證 唐文藝傳劉太眞宣城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爲信州刺史卒葬於此

李順公墓 在金陵鄉七里鋪去城十二里

考證 公名金全字德鏐有神道碑題云唐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贈中書令李順公神道

張懿公墓 在金陵鄉石頭城後去城一十里

考證 公名君詠字德之有神道碑題云大唐順天翼運功臣特進守太子太傅上柱國淸河郡開國公張懿公神道

高進墓 在棲霞寺舊門外北山之麓去城四十五里有石題云侍郎高府君墓南唐人也

韓熙載墓 在梅頤崗

考證 熙載病卒後主謂近臣曰吾竟不得熙載

為相乃追贈平章事謚文靖葬于此

荊將軍墓 在溧水縣南四十五里因羊左事始知有荊將軍墓

盧循道王師乾墓 在句容縣東一十里

葛府墓 西平將軍杜陵侯葛府墓在句容縣西七里有碑

雙女墳 在溧水縣南一百一十里

考證 雙女墳記曰有雞林人崔致遠者唐乾符中補溧水尉嘗憩于招賢館前有塚號曰雙女墳詢其事迹莫有知者因為詩以弔之是夜感二女至稱謝曰兒本宣城郡開化縣馬陽鄉張氏二女少親筆硯長負才情不意為父母匹于鹽商小豎以此憤恚而終天寶六年同葬於此宴語至曉而別

元懿太子攢宮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五月十三日申時生太子三年
車駕在建康　行宮太子得疾未瘳有金香鼎置于
地宮人誤觸之仆地有聲太子應時驚搐不止
上命斬宮人于廡下少頃太子薨實七月十二日也
攢于府城內西冶城後鐵塔正覺寺法堂西偏小室
中紹興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給降度牒一十道付建康府專一應副修葺日
輪軍員兵級防護本地分官旬具平安狀申府春秋

差官祭享

楊忠襄墓 在南門外

考證 建炎元年江寧府禁卒周德叛溧陽縣卒
趙應之楊公邦乂爲宰諭止之不聽乃設方略
圍捕殺之且檄隣邑其入討賊賊以故不得逞
卒就擒事聞於 朝遷本府通判三年十一月
虜犯建康官吏皆降虜邦乂獨不從罵虜酋曰
不絕寧作趙氏鬼不作它邦臣虜剖其心以死
詳見表及傳 紹興中游公九言作墓道碑慶元初趙

師晨立石 碑云所貴乎大丈夫者爲其有耻志
也孰不好生而畏死寧死弗顧者有爲
其無以自立於天地間有重於生故也如其不
耻則大丈夫不足爲難而名義不重矣建炎己
酉金虜寇江駐東采石先是車駕幸越杜充
以宰相總諸道兵鎮江左前執政李棁借攘事
顯謨閣待制陳邦光守建康充懦不能戰以軍
六萬人列江岸乃閉壘莫敢出虜諜知遂渡江
我師自潰充與麾下數千降虜北去虜入建康
棁先降邦光欲棄城虞不能遁亦降通判楊公
邦乂獨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
它邦臣授其僕曰持此以見志吾死矣棁邦光
慚謝猶強擁公上馬郎野矣俱見虜酋四太子
者命之拜公叱曰我不降何拜虜莫敢逼縱歸
明日遣其將張太師諭公授以舊官公以首觸
階陛求死虜大驚止之徐曰公所守固高然勢
去矣第歸審思之明日復來公亟移書其酋曰
世豈有不畏死而可利動者幸速殺我又明日

四太子鶻二降人於堂上樂作召公立庭下公注視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賊至不能抗又不守節更與共燕樂倘有面見我乎虜取幅紙書死活二字謂曰無多言卿欲死書死字下則顧旁吏有欲筆者躍起奪而書曰死於是虜皆動色又使引去明日再以見公遂望四太子遂大罵若夷狄而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萬段向安得汙我虜怒使人疾擊挺交下公罵不絕曰見殺剖腹取其心明年虜去州以事上聞詔贈直祕閣官其子二人郎死旁爲墓立廟賜謚忠襄九言嘗謂節義者國家之元氣也人無元氣則死國無節義則亡朝廷有伉直之風則遇變多伏節之士大丈夫臨難不可免遂以身死之所以立君臣之義明逆順之理使任人之事者曉然知廢義背理決不可以立乎天地之間其有功於名教也大矣嗚呼我　國家涵養二百年自熙豐一壞蔓延以至政宣變起倉猝當時京師不屈僅得數人而繼之政者公也使靖康之難一時有位人人如數公戎虜安得談笑而移城闕又使靖康之難無公等數人南渡何以中興然則有國家者平時奬崇正直扶持人心其可忽乎以建康論之杜充輩皆宰執侍從相倡降賊公以州佐貳乃挺然若此則官職又可輕予乎使朝廷以充之柄授公之手城未必遂陷今日敗事在公報國之義固已無負而朝廷所失何如哉此又爲古今忠義之士所深嘆也公吉州人政和乙未進士後六十九年建州游九言爲吏金陵再拜墓道嘆欷而爲辭曰山雲起兮陰陰木號風兮蕭森骨荒榛兮頹隧野鳥怨兮清音憶丙午兮燕安藹薦紳兮多盤繫苞桑兮弗戒渝舊好兮開邊釁生兮召戎須大地兮塵蒙棨承下兮百載恭夷門兮廟宮我蹄邠兮梁山蛇游食兮江干擁旌旗兮首鼠翁雅拜兮後先獨立兮慨陳人自靖兮此身寧爲鬼兮趙氏肯涅緇兮虜庭看醋飼兮茍哺弗自知兮貌頹握玉麟兮拜犬豕曾莫嗅兮趨腥羶曰余

兮獨死汝尸坐兮倫生振英聲兮瑎下氣烈勳
兮清寧稟名義兮身世九鼎垂兮一羽輕翳翳
兮幽藏顯陽照兮山荒髮毛爪齒兮一世同腐
廟貌圭衮兮千古之光春秋兮代謝勿替兮烝
嘗慶元戊午春修職郎建
康司戶參軍趙師晨立石

王舒王墓 在半山寺後

翰林給事張唐公墓 在上元縣長寧鄉呂惠卿作誌

資政管元善墓 在句容縣下蜀鎮柔信鄉之原白時
中撰誌銘 銘曰管以國氏世遠而分龍泉著姓
自公有聞公姿粹秀渾然德器種學
績文川流岳峙暨于從政激濁揚清有施有守
偉其休聲濟是顯融持橐珥筆獻替絲綸左右
密勿出殿方面入躋廟堂謀猷來告懋恤有
章惟其令名詔于後裔勒茲堅珉幽宮永閟

楊忠介墓 在上元縣鍾山鄉
考證 楊宗閔字景齊代州崞縣人太傅和義郡
王存中之父也屢立戰功建炎元年十二月金
人犯永興衆以永興無備勸宗閔去宗閔曰吾
結髮從戎蒙　國厚恩行年六十有七唯有死
耳他非所知明年正月城陷血戰而死贈太師
魏國公謚忠介其子存中招魂葬于鍾山敕文
閣待制劉一正爲之銘 楊爲顯姓世澤以滋由
漢及唐別派分支公家
鴈門奕奕有聞儒學相授位微德尊公曰丈夫
志尙各異我必以功自見於世惟時夏童跳梁

干紀觸我西陲幾無寧歲公初即戎氣已蓋衆
雙帶兩鞬射則命中鏖戰腥蹔罙蹙斥鹵固敵
是求計不返顧公身居先將士內激凡師所臨
當百以一料敵制勝不愧古人機變橫出捷若
鬼神晩佐永興遭時艱虞連城不守援絶勢孤
人或謂公子盍去諸公公曰國恩必報以軀爲
陞章告第疏榮孰慰忠魂公有孝孫孝孫冀冀
位在九棘勳名孔昭恭愼靡忒光大厥家未見
窮已天其賚
公孫又有子

葉狀元墓在上元縣宣義鄉

考證葉祖洽字敦禮熙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
徽猷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政和七年四月六日
終于眞州寓舍詔賜賻加等贈宣奉大夫郡具

葬事以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合葬于江寧府上
元縣宣義鄉鴈門原夫人之墓上官均撰誌銘
銘曰惟士狃常文溺而弊纂組葩華濡失根抵
神宗獨運以古爲制章明六經策以經濟惟公
袞然盼祇儕類放詞汪洋克當帝意聲名偉
如多士嗟唱峻陟蓬山炳煥郎位出殿侯方入
聯近侍天官之宗權衡百吏帝咨其人惟公
之試有謀必陳有作必遂崎立孤騫弗傾弗倚
俗方喜同公則弗隨衆爲遜恭公以簡持安于
譽誹自信不疑投間經書研道之微徜期奮飛
爲國之毗孰云其亡士友嗟欷年壹不多■位
克躋有彰其中不究其施■銘幽宮以永其垂

太師秦檜墓在牛首山去城十八里

大資秦梓墓在溧陽縣南屏風山

少保威定王德墓在上元縣鍾山之原

傳雱撰神道碑

銘曰赫赫炎宋中興丕基蕩攘
蛇豕以及鯨鯢公自熙河提戈
崛起咸會風雲鷹揚萬里靖康之初手擒黠虜
大振天聲名聞聖主篙虎跳梁震驚漢沔戎略
一施二逆就鬻昰亦擁衆盜據濟上親梟其首
風威遠暢成扶強援鴟張淮蔡公談笑間星奔
獸駭遇寇江夏蜂如蝟苞轉戰千里敗之池陽
淮海震擾大駕南巡招懷降附獨成一軍亟趨
東吳覲清國難賊壓和壘民墜塗炭求援於公
乃麾偏將昰彥援首軍容益壯傳等造變以逞
異圖公奮袂起期於誅鉏逆臣既擒天子復辟
乾維再張公與有力纔聞胡馬南渡武昌卷甲
而趨直阨其虜進無所其退惟艱勢益窮蹙
歛軍北還公奏凱旋將迎隆祐未逢韻上命誅
妖寇嘯聚貴谿曰王念經僭竊大號恃險憑陵
師涉彭蠡江等遊魂嬰公之鋒如火燎原尋歷
鄱陽鄱陽危急文舜猖狂矢石四集公冒重圍
敵人礮魄指顧之頃凶渠盡獲爰秉爾勢擣念
經壘袍鼓一鳴梟傾卵毀控扼天塹屏蔽京口
羣議退保公請死守仲威恃衆翺翔揚土公手
擒之不煩一旅清蹕江壖公乃拔劍破之崇朝
過其虐燄琳劫其衆歸身逆徒不容旋踵磔死
當塗逆雛惟麟悉衆肥水公往驅之曾不折箠
應援西穎公方整旆羣醜謀知望風奔潰就囊
蘄邑虎視宿城耶律面縛一塵不驚兀朮精甲
驗十萬衆長驅江滸利與我其于時分兵將保
江東公請先登以折其衝獨麾虎旅夜涉采石
父子捐軀誓死於敵賊陳拓皐旌麾塞空公親
合圍首挫其鋒緊公之勝衆方堵進名王貴酋
殲夷殆盡由緣一戰敵勢大摧不敢南鄉飲馬
長淮鑾驚可紓其來桀驁視公凜然乞盟請好
躋時承平疆埸肅靖舍爵策勳節旄是命當宁
憫公久膺煩劇聽解軍務俾就安適聖恩隆厚
其誰公如總符江陵雍容其都臥鎮上游控制

荆楚忽焉淪喪失兹召虎訃聞西來上心震悼昭示眷懷錫之渙號蘭祠芬芳勳庸益著高大其門紹隆厥緒有宋功臣翊戴皇極用詔後昆刻諸金石

忠壯李節使墓在溧陽縣西北青龍山之南

考證邈字彥思臨江軍人靖康元年八月詔以邈知眞定府事邈至守備單弱金人入寇己未兵薄城下辛酉虜圍城邈率其麾下且戰且守而援兵不至十月戊戌城陷邈巷戰不克將赴井死左右持不得入斡离不脅邈拜不拜以火燎其須鬢及兩髀亦不顧虜問邈圜境內民使擊我謂我爲賊何也邈曰汝負盟所至掠吾金帛子女非賊而何虜不能屈乃拘於燕山府久之欲以邈知滄州笑不荅且說虜曰天下彊弱安有常吾中國適逢其隙爾汝不以此時歸二聖及兩河地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爲長利彊尚可恃乎虜諱其言命邈祝髮左袒邈憤詆虜甚力虜以撾擊邈口流血邈復吮血噀之翌日自去其髮爲浮屠虜於是大怒遂擊邈死時建炎二年也紹興二年招魂葬此葉夢得爲

之銘官至靑州觀察使眞定府路安撫使贈昭
化軍節度使諡忠壯

四廂王節使墓 在上元縣鍾山鄉棠梨山

考證 王瑋字君瑞隴西成紀人紹興中屢立戰
功官至四廂都指揮使贈節度使陸敦臣撰誌
銘碑字斷缺

贈節度使盧新墓 在上元縣宣義鄉武岡山

考證 墓記略云盧新亳州人以勦賊功賜承節
郎後因虜寇犯境結忠義壬千人隨張俊
護駕南渡轉官至武功大夫差充建康府中
軍統制次差充太平州采石鎮水軍統制紹興
辛巳虜主完顏亮入寇屯兵和州謀自采石渡
江時都統制王權往建康府稟議軍事存留張
提舉諸軍一行事務官遊奕軍張統制在石跋
岸備禦其虜主於臺上親麾紅旗進發人船自
北岸徑行衝突南岸盛新賈勇將士以海鰍船
一十隻道先破敵賊船復楊林岸下時中書
虞舍人宣諭江上至采石登山觀看戰陣發
使收兵保守南岸申發報捷新蒙恩加官至
中亮大夫正任濠州團練使淳熙二年追錄
前勞特贈福州觀察使繼贈昭慶軍節度使

待制錢端修墓 在溧陽縣南上墟村

考證 端修諱時敏溧陽人擢政和二年上舍第
紹興初監修 行宮官至中大夫敷文閣待制
苗傅劉正彥之變呂忠穆公
李公處全誌其墓 頤浩以簽書樞密鎮金陵謀

帥師勤王公時爲修行宮官屬力贊之預草
請復辟表置懷中一日出以告忠穆公曰艱危
如此公以見執政處方面討叛職也勿居宅人
後忠穆聳然卽日提兵趨行在所表語有曰太
母以柔靜之身高居嚴邃　皇帝以幼沖之
質淵默臨朝陛簾之間天地相隔萬一羽書
交至變故乘時則迫切之虞可勝道哉惟念神
器之大祖業之重不憚再四請復明辟親攬萬
機以安衆心然後思致寇之由奮撥亂之略據
東南形勝以圖西北期以歲月中興不難致矣
張魏公浚時以防遏使留平江同勸王之舉得
表俾騰木傳四方讀者增氣發運副使呂源覽
之泣下曰國有人焉可無憂矣公獨以不獲執
鞭弭從諸軍周旋爲恨及事平諸司表賀往往
多出公手○始入朝見大臣于政事堂首言
今軍旅方興戎幕所辟置要須智謀策略之士
否則伏節死義之人今蜀倅輩中非奔競無恥
奴事諸將爲求官射利之計則陰負咎累絕進

取望者苟祿自私徼倖拔拭而已至於倉卒見
敵欲決疑定議則托儒爲姦緣飾前代欺惑主
將惟務退縮自爲身謀國家何賴焉乞悉
從堂選以革前弊切中時病識者韙之

龍學錢元英墓在溧陽縣燕山之原

考證元英諱周林溧陽縣人鄉舉第一登建炎
二年進士第嘗爲
孝廟潛邸舊寮再掌內外制官至龍圖閣學士
尤公袤撰誌銘銘曰堂堂錢公一世之師騰實
蜚英自其少時嗜不工文體弱
氣萎公以道德養其華滋雅健雄深盤誥爭奇
士以文顯器識或卑公所踐履明白坦夷在險
弗渝在涅弗淄有文有行於政或迷公之應事
卯燭與龜所居可紀所去見思校讎道山弼筆

右螭進登掖垣遂掌訓詞大冊雄篇星晶日暉常揚燕許厥聞四朝帝在初潛公始受知執經王府四閱歲朞帝踐阼公方奉祠曰予舊學其亟來歸公來自西天子曰嘻久不見卿乃今未衮勸講華光旋陟瑣闈從容謂公卿當輔台棘人欒欒俄反故棲再賜之環終以疾辭皇擇方深我志弗移遂上印紱如脫屣羈養浩上圖左書右詩智奇陳陳有蓄未施人徯大用天不慭遺燕山嶻嶭溧水繚之有崇其罔自公兆之懿德清芬世其詔之

于湖張狀元墓 在上元縣清果寺

考證 張孝祥字安國舉進士第一官至顯謨閣學士本歷陽人未第時多留建康隆興中嘗爲留守後葬于此　乾道六年三月郡人朱[illegible]拜墓下留詩瘦馬踏亂山盤折度村塢處處花柳明耕鋤徧壠畝麥苗見膚寸拳[illegible]方出土乃知去夏旱布種坐遲暮夏租競如何未免催迫苦投鞭扣蕭寺來謁張公墓再拜拭淚行嗟昔感知遇盛年厭紛華騎鯨上天去校警三洞章飛仙自儔侶笑唾人間世一品競何補世人患死生未究死生故是往本不滅來往若寒暑休矣勿復言惜窗睡春雨○紹熙庚戌中秋後三日門人武陵董道輔拜墓下留詩曉出白下門瘦馬踏秋色鍾山度蒼翠慰我遠遊客暮投清果寺花草獻幽寂長廊靜無人落日照西壁平生張于湖萬里去一息翩然九州外汗漫跨鯨脊乾坤能幾時安用較顏跖文章失津梁所念斯道厄夜闌耿不寐搔首聽蕭瑟懷人感西風翁仲守孤陌○上元縣尉[illegible][illegible]拜墓下留詩古冢誰來香一瓣斷蓬衰草自斜陽至今唯有文章骨埋入幽泉土也香

張防禦保墓 在江寧縣鳳臺鄉松林莊之原

考證 保字和叔太師循王俊之母弟也佐兄立功累官至拱衛大夫榮州防禦使留建康十五年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終于私第年六十六銘曰黃帝子揮始制弓矢以功賜姓命張爲氏自仲孝友世不乏賢猗歟循王克享其全公以母弟實侍戎陳攻堅擊強屢犯鋒刃帝曰予嘉好爵汝麾八遷橫列震耀一時歸自柘皋納歲假武循王入覲留長西府公始服冑領祠赤城時屯建業皆循王兵公居其間思所以處曰余伯氏爲國心膂予敢沽譽以忒衆情予敢賈勇以憂吾兄遒屛故習沈默閉靜晦智與能不與世競十有五年跡不涉疑循王之忠天下益知防過貞拜戎律貳總天與善人意公且用膺序忽盡公亦何心憂能傷人一夕古今長干之原循王所卜公其寧居貽子孫福

趙節使彥墓 在上元縣金陵鄉祁家山之原

考證 彥字公美本祁之深澤人 御前水軍統制純之父也初隸呂剛中戲下建炎初封臂納密書間道走謁

高宗皇帝于相州遂扈 蹕駐吳會勤 王平寇屢立奇功最後以柘皋功進七等乾道元年十一月卒于建康贈昭慶軍節度使

趙總管士旴墓 在句容縣政仁鄉慈恩寺

考證 墓誌云 士旴字岩老 太宗皇帝第八子周恭肅王之四世孫也靖康丙

午八月生于睢親宅丁未之變公在襁褓養於乳母李氏李適梅氏相與保毓甚謹晦其姓氏紹興己未虜請和公始得同親王居廣徠歸年已十四矣追念父母泯迹湖荒嗚咽流涕殆不能生聰敏長厚以近屬賜名授官及冠奉衛山祠祿于金陵攬形勢之雄壯歎中州之榛蕪謂茲土襄江表淮王燕所聚且距河南地近恢復之本當道於此指日疆土還職方之舊則歸父母邦不遠矣故樂與軍師游譚兵家事以貢異皆執戈衞社計於焉謀居蓋有待爾始則卜築南郭外咫尺城闉且有清勝之趣鄉貴大夫慕公高潔毅與論交車轍闐門殆無虛日公雖天性節儉然雅好賓客有解貂換酒之風居既安不事榮進 朝廷嘗以公行尊屬近欲命襲爵主禋公聞之與謝甚力時議高之故凡奉祠者六食員外監征之祿者三而公處之裕如淳熙辛丑有以公之節行升聞 上深嘉歎特命進秩積階至武經大夫

崔中書墓 在溧陽縣南泉山 諱敦詩

李戶部墓 在溧陽縣北下湯之原 諱朝正

董侍郎墓 在溧陽縣北前馬里 諱平

李侍御墓 在溧陽縣西南大石山 諱處全

魏參政墓 在溧水縣 諱良臣

王宗丞墓 在溧水縣 諱端朝

程孫墓 在清涼寺後山之麓蓋 **明道先生程純公五世孫** 也諱偃孫本伊川先生五世孫寓居池州周應合爲明道書院山長日請于帥府將求伊

川之後人教養遴擇以繼明道之後裕齋馬公
移文池州尋訪太守定齋陳公謀之闔族參之
公舉禮送偃孫來應茲選江東撫幹兼明道書院山長周應合申照
會書院爲明道先生程純公立也固將有以壽
其道脈亦當思所以壽其家脈今純公之後所
至未見其人而伊川先生正公之子孫在池陽
爲稍衆擬欲從閫府行下池州委請通判教授
於伊川先生子孫中自十五至三十歲遴選其
資質可以進學者五人並禮送書院養而教之
觀其有立別議區處庶幾爲子孫者崇德象賢
足以嗣續先世之舊而家脈與道脈俱壽矣吏
合取自指揮奉鈞判行池州回申備述通直郎
新差知興國軍永興縣主管勸農公事兼軍正
伊陽伯四世嫡長孫程淮箚子照得明道先生
子二人而端懿居長孫四人而昂居長曾孫六
人其後不復可考淮本位伊川先生亦二子四
孫曾孫八人元孫十二人仍孫見止十人來孫
見止四人可以遷繼明道者實難其選[illegible]
[illegible]伊川一[illegible]
[illegible]節之與克家爲兄弟若空一代而以偃
孫爲克家之孫於法亦通然不可使節之之無
後也今莫若全以節之一位三世爲明道先生
嫡孫昂命繼節之爲明道曾孫濤爲明道元孫
偃孫爲明道來孫則明道先生之後世世有人
節之乃伊川長子知軍端中第三子通判晟之
第五子於通判本位即不相妨雖非禮之正而
合乎禮之權可以仰稱繼絕之盛德嘗經戶部
看詳指定伊川先生次子通判第五子節之一
位三世移繼純公之後按禮援法實爲允當奉
聖旨依劄付池州
偃孫年方十七自幼而孤以貧失學
有母六袠無以爲養定齋惻然爲具衣冠而資

送之既至建康山長率堂長以下告于純公命之爲五世孫以掌祠事請于府月廩四百千米四石以養其母貼古官屋以安其居給綿絹以完其衣定課程以勉其學委堂長胡淳講書程立本任訓導如己子以時察其學之進否專留書院薫陶氣質惟休澣日歸省其母非休日不許出其後張山長顯注意尤篤葢其監豐儲倉門日嘗納劄廟堂力言此事方冀偃孫之成立以嗣家學而偃孫忽以疾終寔景定二年三月也應合適歸自池陽乃與胡山長立本謀具喪斂且請于府偃孫雖死而母無所依仍以偃孫存日所得之餐錢養其母終其身秋八月應合與翁山長泳謀治葬藏得地于清涼寺後山左右環抱面挹江淮成曰吉壤委講書李朴任其事應合泳率諸士友縞服臨送更議爲偃孫立繼未得其人姑俟它日

義塚

西門義塚八所 今爲義阡

紹興己酉

天子大饗明堂詔凡虜所破州縣暴骨之未斂者官瘞僧道收瘞建康守臣葉夢得度城四隅高原隙地各爲穴以待藏在西門清涼寺之南茶山之下者二北門張王廟之西北麟蛇山之下者二南門官道之西越臺之下者二東門官道之北齊安寺之西者二

掩骼記 建康承平時民之籍於坊郭以戶

計者十七萬有奇流寓商販游手往來不與建炎己酉冬虜既大入十一月壬戌南渡自溧水徑趣浙留其僞太師張眞奴分兵五百薄建康宰相杜充率麾下北去知府事陳邦光以城降虜由是未盡肆其虐別築城於西南隅以居取城中器械子女金帛儲之禁吾民毋得出州城明年夏回自浙東五月復至建康與所留兵合丙午入城始料其強壯與官吏以兵圍守於州之正覺寺散取老弱之遺者悉殺之縱火大掠越三日府寺民廬皆盡乃擁衆去凡驅而與俱者十之五逃而免者十之一死於鋒鏑敲榜者蓋十之四城中頭顱手足相枕籍血流通道傷燹宛轉於煨燼之間猶有數日而後絕者官軍繼收復又二年烏鳶所殘風雨所蝕阡陌溝渠暴骨皆充斥行者更踐蹙居者雜臥起與瓦礫荆莽相半也紹興辛亥　天子在會稽秋大饗明堂詔凡虜所破州縣暴骨之未斂者官爲募爲僧若道者收瘞累數至二百則得度於是州之寺五得其隸業精勤者二十人益以貧民之餓者食而佐之度城四隅高原隙地各爲穴以待藏出羨穀四百斛錢三百萬以給費爲籍日校其所獲以時檢察之人欣然皆樂效力閱十九日得全體四千六百八十有七斷折殘毀不可計以全者又七八萬以次入于穴而城中之骸略盡十二月甲子遂瘞虜之殘酷不道載籍以來未之有也惟　天子仁聖將爲斯民請命於上帝而不得則猶欲及其既腐之餘昔文王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其葬未必廣也推其所葬以及其所不葬而天下知其可以王矣秦穆公越國而役人及其敗也能封其尸君子猶許以霸天生斯民必使之生養蕃息以厚其終禍福與奪實將聽之其曰得乎臣民可以爲天子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者名之曰好生之德然則自虜荐食中國奪天之所厚而殘之蓋不爲量數而吾　天子方推其所以好生者一二而收之於後天固享之矣合此億兆無辜

之冤則亦必有間者虜之亾其無日乎凡穴深廣皆二丈以四之三藏骨其一實以土其上封皆高十丈在西門清涼寺之南茶山之下者二北門張王廟之西北蟒蛇山之下者二南門官道之西越臺之下者二東門官道之北齊安寺之西者二合八塚督役者兵馬鈐轄拱衛大夫寧州防禦使張禧都巡檢武翼郎王利檢察者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奉議郎安自求迪功郎沈正路工畢以狀上尚書明年二月禮部給牒而度者華藏寺五人能仁寺五人保寧寺五人清涼寺三人壽寧寺二人

義塚之旁遂為義阡凡軍民皆雜葬焉垣牆弗設牛羊踐之土淺骨暴過者頻泚甚失掩骼之初意開慶己未馬公光祖再鎮之初惻然動心封其土繚以長垣在東門者一百五十四丈在南門者一百五十八丈在西門者一百九十八丈五尺在北門者二百八十九丈五尺為門為榜嚴其扃鑰非葬祭不啟委上元江寧兩尉綜其事選鄰僧之慈愨勤事者掌之東阡則選之半山寺南阡則選之宋興寺西阡則選之清涼寺北阡則選之永慶寺人各月支錢三十緡米一石

南北義阡 係轉運副使眞公德秀立

建康府城內外昨於嘉定八年內民間因有死亾之家無力買地埋葬以致弃在溝壑遂踏逐到南北兩門外各有空閑高荒地段置立兩阡差撥僧道專一在各處看管埋瘞月支僧道等添給錢米內南義阡見造屋三間於毗近蛛勝寺輪差僧一員行者一人在庵專一看守早晚焚修每月本司支錢叁貫米壹石目今見係僧道明行者濮了茂外有北義阡見係後湖眞武廟道士孫守淸就行看管每月仍支米壹石

豎桂牌以江東轉運司新剏南北義阡爲名

兩阡並委運管提督

遇有貧乏之家欲於義阡埋葬僧行等卽時放入不得稍有邀阻及乞取錢物如違許提督廳覺察具申本司追究施行

所置義阡地段姑據見定地步尙狹未能開展合立定則例每名只許破一丈庶幾不致多占地段有妨他人安葬

所破葬地旣以一丈爲準又恐安葬之時廣占

尺寸合行下尉司先將其地以一丈界爲一
眼令深五尺以防他日堙滅止許於界眼內
安葬所有坐向却從其便
看管僧道並不許拋離如點檢得不在其本月
錢米更不支給
所葬人姓第於簿內抄上
義阡葬地如已遍滿即申本司支錢取掘焚化
有子孫親屬者令其自行舉化其日隨宜添
請僧員就庵修設功德追薦

葬穴不可太淺庶免他日暴露仰僧行告報定
要掘深五尺

覆舟山下義塚

端平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制置使陳尚書韡調
兵勦虜江北戰而死者甚衆遂於建康府北門
外覆舟山龍光寺側擇地開二大穴甃以灰塼
凡陣歿將士骸骨悉收而葬之給牒度二僧以
守其塚給田百五十八畝有奇以其租入爲每
月供享忌日追薦之用版榜寺門勘會當司昨於建康府城

北門外龍光寺側擇地結砌曠卩勸犍鏖戰陣殁將士墳塚以安忠魂除給度牒貳道付本寺度僧看管外所合給田與寺中每年修忌逐月供養寺呈僉廳書擬忌辰欲用拾貳月拾伍日鏖戰日分逐月供養欲用衙日所是田畝契勘得鍾山鄉婁立中戶絕見在制司收租計壹伯伍拾捌畝一角肆十步伍分與龍光寺附近歲收小麥二拾八斛二斗一升米叁十四斛伍斗陸升陸合欲全撥此項給據付本寺逐月忌辰之用仍牒建康府劄僧正司版榜本寺照應

大使馬公光祖任內修四義阡　東西南北四義阡各在城外死而無歸者給棺櫝殯焉歲久樊墻頹圮牛羊從而收之暴骨如莽後殯者多發前塚棄枯骼而納新柩先是雖屢行禁止然綱維無人率是具文　大使始命上元江寧兩縣簿尉分其責月給十八界二十貫酒四瓶又踏逐寺之去阡近者東半山西清涼南朱興北永慶分命主僧經理營繕繚以修垣置門啟閉鑰則寺僧掌之月各給十八界六貫米一石又慮東義阡之去半山遠也創庵三間就寺選僧行各一名守視凡遇殯葬官給土工十八界五貫量棺之短長廣狹深穴而厚封立牌標記西南北亦如之又於清涼寺西偏得地三十餘畝以廣西

阡依山爲墻自是皆無蹂躪之患凡築墻五百

八十一丈爲庵一爲門四其糜錢十八界四千

三百餘貫米七十餘石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三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四

承直郎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祠祀志一

十志後祠祀何也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功德之祀著於禮經神示之居掌於宗伯詎可忽諸建康山川之靈甲於東南由古以來郊社于此者皆與君廟食其閒者多忠臣若琳宮梵宇亦多僊士高僧之迹見於古今名流之所記詠者定不誣也因而書之是亦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之意祠

祀志所以作也諸不在祀典非有賜額者不書

古郊廟

南郊壇 案建康實錄晉太興二年所築郭璞卜立之在宮城南十餘里注云在長樂橋東籬門外三里又云今縣南有郊壇邨即吳南郊地舊志

考證 吳大帝太元元年始祭南郊在秣陵縣南十餘里吳志大帝時羣臣上奏宜修郊祀以承天意帝曰郊祀當於中土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王都於豐鎬非必中土帝不聽終吳之世郊祀廟社缺然無可紀者晉元帝渡江大興三年始議

郊祀立南郊於巳地建武二年定郊兆於建鄴之南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於此修奉王導等皆從組議遂始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唐會要晉元建武二年定郊兆於建鄴之南去城七里一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實錄云大興三年作南郊在宮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圖經云在今縣東南八里長樂橋東籬門外三里其縣南郊壇村即吳南郊也宋孝武大明三年遷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廢帝復舊尚書左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據柴於泰壇就陽位也建元初甘泉河東禋埋失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於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聞開

闢逵於東南巳地創立壬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逵陽路修遠謂宜郊正午以定天位乃移於秣陵牛頭山在宮之午地廢帝即位以舊郊爲吉祥復移本處　梁武帝即位南郊爲壇在國之陽常與北郊閒歲普通六年改作南北郊隋志梁南郊壇高二丈七尺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門運歷圖云梁武中大通五年郊祀異香三至神光五色圓照滿壇陳武帝又修繕南郊圓壇高二丈二尺五寸上廣十丈柴燎白天〇金陵故事云梁武帝時改作四周築土壝宮三重便殿一所兆域數里今其地在城東南與婁湖相近　南唐郊壇即梁故處在長樂鄉去城十二里今爲藏冰之所

北郊壇

梁建康實錄在縣東八里湖溝後東近青谿

考證　晉元帝立南郊未立北郊明帝大寧三年始議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成帝咸康八年追述明帝前指於覆舟山南立之制度一如南郊宋書云江左未立北郊地祇衆神共在天郊咸帝立二郊天郊則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乙天乙太微鉤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北郊則四十四神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巫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京關中山水皆有望秩也文帝元嘉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

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在並留如故文帝立儒學館於北郊十二年嘗閱武於此

宋孝武大明三年移北郊於鍾山北原今鍾山定林寺山嶺有平基二所闊數十丈即其地宋書云北郊晉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爲樂遊苑後以其地爲北湖移於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濕又移於白石村東又以爲湖乃移於鍾山北原道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石東湖北郊還舊處

梁武帝北郊爲方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其外爲壝再重

陳北郊爲壇高一丈五尺晉王恭使前將軍王珣入守北郊○宋元嘉中每閱武於此○梁嗣徽引齊兵爲寇侯安都距齊軍於北郊壇紹泰中齊蕭軌等渡江亦屯于北郊壇

禖壇石按通典江東太廟門北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文帝元嘉中修廟所得陸澄以爲晉孝武時郊禖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或曰百姓祀其傍或謂之落星石

明堂在城東南七里不詳其處

考證宋書晉元帝受命中興依漢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大明五年有司奏國學之南地實丙已爽塏平暢足以營

造其墻宇規範宜擬則太廟惟十有二間以應期數但作大殿屋彫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是年五月新作明堂丙巳之地宮苑記云在博士省南博士省在國學南國學在太廟南○梁武帝天監十二年詔以明堂地居卑濕可量就埤起以盡忱敬○陳亡焚毀皆盡將作監大匠宇文愷量臺趾丈尺寫樣奏聞

晉太廟　舊址在秦淮西

考證　晉太元十六年二月庚申改築太廟秋九月新廟成案地志太廟中宗置郭璞遷定在今處帝常嫌廟東迫淮水西逼路至此年因修築欲依洛陽改入宣陽門內尚書僕射王珣奏以為逼窄非遂帝從之於舊地不移更開墻禪東西四十丈南北九十丈宋以後仍之至陳乃廢

社稷　諸壇附

府社壇　舊在城南與江寧縣社壇同處慶元元年留守張公杓移置下水門內秦淮南岸風伯雨師壇附

上元縣社壇　在縣白下門外尉司之東　記云　上元治秣陵中名壯縣先
唐合于江寧宣孝皇帝五載號上元明年因
以名邑國朝天禧間昇州為節度府中興
縣狩列于陪京一同之寄畦昔為重矣淳熙六
年五月承議郎趙侯徐漑茲邑皆丞相申國公
以魁望填北門寬大餘不百吏樂職侯素所著
積得[redacted]之下車之冬首治馬驛財力大[redacted]弗
沮弗媮頽詹社宮歲月荒老祠官日慢聞嘗寓
之它所侯曰是職也空先粵明年撰日即工以
七月既望經始三旬而成其地西直臺城財里
所東走句曲南枕秦淮北眺鍾山中為屋大楹
有畸外為垣餘百五十丈壝壝其壇特立爽塏
雲煙紫翠森列獻狀春秋藏事冕韍具來明宮
齊廬[redacted]飾儼雅子男邦君之　祠莫與儷焉先是
歲戊戌　國家用太社令言　制詔郡邑增
社稷之祺于時百辟肅然逌心益謂　風人所稱
祈報惟謹敬儒先論勾龍棄之功與[redacted]素王等

故得祀徧天下噫其重矣哉今茲壇崇　恭
上之詔明古之訓一舉而二媺具其殆可書侯
名伯晟字明仲篤古而文綜練有官業同予弟
進士且俱吏吳中相樂　文書徠征吾文以記辭
謝弗獲嚮為贍實月而日之以諗來者俾其于
祀事尚侯之心云淳熙八年三月十五日宣教
郎充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奚商衡記并書
○又記邑社久弗葺後四十年秋浦葉宰為長
於斯乃更新之設壇壝四始甃以石築墻堵百
六十有奇始覆以瓦建齋宮十有八楹視昔加
崇袤焉前闢軒宇拜下始有地後掤直廬更衣
始有所擇舊材可用者為屋東隅以封牲西
隅以處徒御始肅然無譁舊循墻自北而入今
始作南門舊行事草莽間今始為祇道縣計比
歲赤立銖積粒聚經營於庚辰仲夏踰年而後
落成夫邑有人民有社稷皆當務也不可緩而
新之亦常事也不必書而書之紀歲月也嘉定
十四年辛巳歲長至日記○又記金陵五邑上

元爲莊邑有社社有宮經始於淳熙庚子越四十年稍葺於嘉定辛巳又二十有三年秋浦陳侯始至祀宮墻摧頹已甚樵牧出入蕩無限制未幾齋廬爲西風所震棟橈屋壓積瓦礫與壇齊秋祀雨驟作仰漏旁穿無所庇障相禮者至操盎行事薦祼奠俯弗暇如式侯惕然靡寧喟然歎曰令所職在農農所重在社春祈秋報從昔加嚴旱乾水溢於焉致禱而從祀之地圮陋如許奚以收衆誠意求神顧歆可拱睨不問始鋭意更新且召梓人手畫目授大略定矣將漕孟公點廉而聞之自當塗書扁額來力贊其成侯退而視夫帑廩則枵如也且邑爲附庸一絲粟皆上之府令不以負租督過己幸苟可撐持了歲月何新爲新之寧不勤吾民前此諉之近郊里正吏執舊比來令況爲責之彼苟焉塞責不久仍敝與其煩費而無補孰若撙約以有待力裕則其辦也不擾期寬則其成也不苟乃銖積粒累一意濟斯役造今春而始畢工棟宇乃易

以堅木繚墻覆以陶瓦去積壞拔朽榱置門闢嚴扃鐍於是仰瞻乎齋宮昔橈而今隆周視乎垣墉昔痺而今崇循行乎壇壝之中昔窒而今通於斯過者昔慢而今恭矣終三年間無歲不豐十八鄉之民詠歌于春風和氣中夸侯不容口侯曰此神之休吾何功之有欿然以爲未足也儲材庸力凡可以植壞起仆者靡不經思治事之庭退食之堂游息之圃淑問之所向之浸淫朽腐藉濕支傾凜乎若壓不可一朝居者咸撤新之而材役工直與時平交手畀予鳩鶩行一孔弗敢謾訖事而田里晏然闔閭知夫嚴壇宇以事神也肅居處以治民也侯於此葢兩得之非才有餘孰克辦此由逢辰觀之學爲本才次焉世之爲操切爲不恤者遇事立辦而民不免告病茲非短於才正以過於有才爾然則以才集事非難以學爲政斯難吾夫子於門人之爲邑者至不輕許子路在四科中以政事稱然聞其使子羔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及其言

有人民社稷何必讀書則曰是故惡夫佞者蓋未嘗讀書而使之郎仕以爲學未必不適以害之未必不至於慢神而虐民子路且以此爲聖人所非甚矣邑之不易爲也侯以儒飾吏由分教有聲而長斯邑廉而不求人知明而終歸於怨民神之主也政善故得民民和故神降之福居是室也微有愧於心登斯壇也將有愧於神新社宮而及縣治其實相闢其本則在講學是說也健決之吏笑以爲迂學道愛人者儒有取焉遂辰備數郡文學與侯相始終三載于此知侯爲詳輙述所必以詔無窮侯名夢高字子升治行轉聞及瓜而代有日方進進爲時用云淳祐五年歲次乙巳三月望日從事郎充建康府府學教授方逢辰撰并書奉議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兼參議官汪塤篆額從事郎建康府上元縣丞趙洪修職郎建康府上元縣主簿趙崇檐迪功郎建康府上元縣尉徐宗大同立石

江寧縣社壇 在縣西南府社壇之東

溧水縣社壇 在縣西南二里紹定四年知縣史彌鞏移建於縣治西北望京門之裏景定元年二月權縣事趙介如重修

句容縣社壇 舊在子城北今移在青元觀西南陳後山談叢葉君表爲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壇而盜止

溧陽縣社壇 在縣西南二里 **記云** 邑之祀事社稷爲重祈報有常迺所以爲民也記曰重社稷故愛百姓亶其然乎則垣埒之壞毀祠室之撓腐詎容若是恝耶溧陽社壇在縣治之西自立縣固已立社第歲久不治壇圮壝夷荼莽潢汙或致褻穢春秋薦享牲精雖具而寓祭之所乃不克稱行禮者惡褻禮者歉嘉定戊寅會稽陸公來視邑事始慨然念之然

政務膠轕財計楊瘠一支顛補罅未暇也越明年己卯歲則大熟十有一月嶠試尉茲邑獲忝僚未以事公公眷顧特垕有懷必吐閲歲庚辰嘗論嶠曰社稷自古尚矣考先儒之釋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五穀之神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蓋亦各以其有功於水土者配然而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則可以必其無旱乾水溢之憂不然則且將變置其所配食之人矣人與事盡誠責實幽明不間若此今茲登稔之臻家給人足公私倉廪儲粟浩穰豈非社稷之有功於民乎不昔其弊不新其舊不嚴其報非子責而誰責嶠曰唯於是九頓首以順公之美贊公之決居無何公適捐金發帑下公移尉司督彎兵蔓作六月甲申衆工齊事七月癸丑乃成爲二壇其廣袤也丈九尺有五寸其崇峻也二尺有五寸以祀社稷又爲三壇其廣則丈其崇皆然列於左右以祀風雨雷之神齊獻俛與興灌奠燎瘞各共乃位各得其所外門旁廬績藻一新明敞改觀公始蔵事儀牧增煥神之聽之祥社昭格庶民用寧百穀用成公之重社之義爲民之意於是乎驗矣雖然昔子路使子羔從政於費邑吾夫子以爲賊夫人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深惡其佞蓋子路謂有民人而治之有社稷之神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而習是亦爲學而不知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然則詎可以不讀書於治民事神之先乎矧惟公之先公世世積學建于西清鳴道闡文日益富贍而源流所自公獨深造之博洽經籍貫穿史傳以至終夜不寢益進進而不息則其讀書也豈庸常者比哉故其於縣堂亦必以讀書扁之凡政績彰彰無非其英華之發見者也重社愛民特其一耳公命嶠記其事因以述之併及公學古從政之大槩以示來者云時嘉定十有四年正月迪功郎建康府溧陽縣尉陳嶠記○又記次春初至溧上適行社祭入壇之境道第而垣

屺壇壝存縱廣大畧祠宮屋上漏下濕幾不可頓足問其方所則違於經詳其儀設則悖於禮觀諸祝史則瞢於習域事而退厥衷慨焉曰令司社稷也社稷民命也春祈秋報此爲何事以至于此葢邑猶家也整則事事條理不特內寢堂外門巷所以安神靈者亦然若家廢則事事疎窳居處出入弗治何有於幽冥祝告之所大春靜而思前此親邑之抗敝有不暇昔者況社稷乎雖然置彼整此猶不失爲社稷主且邑孰爲大社稷爲大社稷不治是忘本也夫天統元氣而始萬物地統元形而生萬物人稟氣受形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也先王之制饗帝則於郊祀社則於國凡皆以類來之邦國都鄙則設社稷之壝社土神也配以棄風雨雷因地爲神也祭以時葢天之尊不可瀆而人依形以立取財以養惟地最親故曰社所以神地道也正道不明禮廢樂壞土狃見聞之陋以疑天地之性人怵利害之私以淆鬼神之分繇是祈哀於老佛乞靈於龍岡謂寶坊眞館潭洞湫濼之所尊於社稷黃冠白足巫覡方伎之流工於禳禬鳴呼其昧理也甚矣次春蚤夜恂慄幸邑治粗昔則及於社稷因考晦庵朱文公參訂政和新儀凡神位祭器儀式具可法也迺正方嚮迺新門垣迺闢塗路爲屋凡九楹望拜有宮執獻有位祭器有室更衣有所于以飭玩立惰示吾重社稷之意記不云乎重社稷故愛百姓重民愛也重社稷敬也愛固生於敬也輕社稷而曰吾能重民誣矣雖然人心涵太極五行之理所謂敬者澄穆虛靜以此神明交彼神明無念不敬則無民不愛儻平日心與敬違雖矯飾於拜伏獻祼之頃非敬也如民何次春既以自警併著其刻於社以告來者寶祐改元八月吉日宣教郎特改差知建康府溧陽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沿江制置使司幹辦公事劉次春記

風伯雨師壇 附府社壇

祭龍壇在縣西南十二里陰山上
國朝景德三年置
古太社太稷壇晉元帝建武元年初立宗廟社稷在
古都城宣陽門外郭璞卜遷之左宗廟右社稷
元風觀在太社西偏對太社右街東即太廟地
社立三壇帝社太社各一稷一在縣東二里按宋
書晉元帝建武元年依洛京二社一稷禮左宗
廟右社稷歷代因之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
左又然也吳時宮東開雩門疑吳社亦在宮東
與廟同所也宋仍舊無所改作○實錄云晉初
仍漢舊儀置官社而無官稷太社有稷而官社
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太康中詔併二社之祀
傅咸奏宜如舊詔一依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
又依洛京二社一稷隋志梁社稷在太廟之西
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帝
社太稷凡三壇門墻並隨其方色
雩壇通典晉穆帝永和中有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
傍依郊壇遠近注阮諶云在巳地隋志天監九
年有事雩壇遂移於東郊在籍田之域內武帝以雨
既陰類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
而爲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安於此
籍田壇在城東十五里按隋志普通二年又移籍田
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大小列種黎柏便殿及齋
宫省如南郊别有望耕壇在壇東帝親耕畢登

此以觀公卿之推別有祈年殿普通二年徙籍田於東郊外十五里詔曰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震方問求沃野具兹千畝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籍田兆內紹泰元年齊徐嗣徽復入至元武湖陳武帝遣侯安都拒之戰於耕壇南即此地也蔡宗旦金陵賦注云梁籍田壇在城東二十里正青龍山前

鍾山壇 在鍾山南巖上苻堅大軍至壽春晉武禱於壇神曰當助攻堅見八公山上草木盡爲人形又聞風聲鶴唳皆言王師至堅衆大潰西走

制使姚公希得重剏修社壇 邦之有社重祀也壇壝齋廬歲久頹敝景定四年鼎新修捌祭壇四座齋廳一所檽星門及前後左右挾屋看守宿屋大小總一十有七間週迴界墻屋下裝摺一一圓備總費四萬二千七百餘緡米五十三石有奇

社稷壇 大使馬公光祖重建郡邑有社壇春祈秋報古也今存其名而禮制失之矣祀事之頃升降跪起聽命胥徒動容鄙野甚非所以格神明而來

靈貺也夷攷政和五禮新儀壇壝崇廣具有成
式乃命主江寧簿楊相如按古制而築之社稷
之壇各一飾以方色燾以黃土南位而北向燎
壇瘞坎悉如禮又爲齋廬■■問以備陰濘而
祭風雨雷三壇位北向南亦鼎新焉

記云社稷在祀典視羣祀爲重以其關於民者
大也我 朝政和列於五禮新儀淳熙編
次成書頒之天下制度威儀纖悉畢載自禮律
同錄藏於法家不能家傳而人誦之州縣循習
苟簡平居暇日莫過而問及乎行事惟執事者
是聽諉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有志於古者相
視太息而已金陵陪都立社有年矣壇壝非制
祭器禮服猶闕咸淳丙寅夏潦害稼丁卯雨不

時若裕齋先生馬公念念在民瘼神不舉社稷
莫先焉至誠昭格以克有秋嗣歲將與祀事斯
蕆於是天台楊相如以江寧主書監筆幕底公
前而命之曰余三守茲土至則首謁于社環視
諦觀大異 先朝所須之制非闕典歟夫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
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
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禮之不存神將安饗獨念
夫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曩民瘼未甦罔
敢輕用其力茲歲事告豐民氣熙洽緊神之貺
今守臣古諸侯也社稷之事不可改而正諸子
慈湖家學也從臣嘗以明古禮薦於朝矣盍爲
我興起而一新之俾此邦知有此故典洗積習
之陋亦幸之大者幾事則執筆以記其勿多遜
相如不敏懼弗克堪載惟公以社稷重臣心乎
社稷如此何敢不恪乃祇奉指禱差穀旦度舊
址聚羣材會衆工審其面勢南直牛首二壝對
峙五壇崇成社稷位於午風雨雷位於子昔主

石不琢今方圓中度昔陛不四出今升降有階昔方色不施今五彩輝映昔瘞燎無所今壇坎從方致齋有次熟牲有庖犧象豆籩簠簋尊爼罍洗勺篚拈帨巾冪必有式旒冕弁幘衣裳縪佩組綬一帶履績畫絺繡必以等經始於良月越明年成一物不敝百廢具舉以此交神明其庶矣乎公之盡心豈爲微福於神而爲是哉亦曰禱祀祭祀非禮不誠不莊期於伸稱 國家立社之意焉爾劉公之於政薄斂勸分蠲租已責養老慈幼惠孤恤寡獄無冤民庭無留訟已足對越而無媿社稷有靈愚知其福公之民也昭昭矣相而如既奉公命董其役紀其成復請於公圖而刻之碑陰以扶是禮於勿墜云戊辰正月既望修職郎建康府江寧縣主簿兼本府僉廳楊相如撰并隸石修職郎特差充建康府府學教授許稟篆蓋

諸廟

城隍廟 唐天祐二年置舊在城西北今在府治南御街東太廟街內

東嶽廟 在城內西南斗門橋之東 本朝雍熙二年置紹興十一年重建

江瀆祐德廟 在城西清涼寺東

事跡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知樞密院事督視軍馬葉義問言北虜寇進逼江上與鎮江建康太平諸郡纔隔一水先被虜人謀開第二港河欲徑衝丹徒施工累日一夕大風沙張截斷不得渡以爲水府陰祐仰惟陛下神聖威武將士用命犬羊之衆未遂衝突

然滔滔大江橫截其前虜軍爲之逡巡退御雖有舟楫不得施者實神陰相於冥冥之中所以致然乞詔禮官考其制依五嶽例峻加帝號令建康守臣擇地建廟其金山釆石二水府乞增封遣官精潔祭告已而太常寺言江瀆已封廣源王止係二字欲特增加六字作八字王擬昭靈孚應威烈廣源王令建康府守臣擇爽塏之地建廟賜額曰佑德其乞峻加帝號一節恢復中原日別議封冊兼契勘廣源王本廟係在成都府今來所封廟額并增八字王令本廟一體稱呼從之〇寰宇記云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禹貢紀沱潛梁州以岷嶓見著所出甚荊州以九江見著所入也漢東南行過大別與江俱東至彭蠡漢行於北爲北江江行漢蠡之間爲中江孔安國曰有北有中南可知近世蘇文忠公遂以彭蠡爲南江余謂此經文也禹貢導山出岷衡荊州分域衡陽爲南界贛水發大庾嶠下合彭盧牽塗盱濁餘鄱僚循十川鍾子彭

蠡爲大澤與江漢東入海是爲南江其源委可攷故曰此經文也揚州紀彭蠡下出三江江漢加彭蠡爲三矣余登金山其北爲鵠巢山兩山對立江分爲三而東固陸羽三診之說驗禹貢三江爲信又求所謂第七水者在今寺北豈僧舍中號中冷水冷診字之說也它日有爲余言金山下二十里有海門山亦南山對立江分爲三入海它日又有爲余言歷陽有東西梁山對立江中江亦分爲三而趨東乃知自九江而下山之行乎江中者皆岷嶓下尾江域於山雖波流相漸被而異漕其安行順道而不駿蕩遷徙者由此也夫自漢尙書家說沱潛說三江皆失實吳越春秋范蠡汎舟出三江且指謂浙浦陽剡也三水異出合流于會稽郡之東北今猶稱三江口瀨海小瀆稱謂偶同非一州之望不足紀錄水經松江下流奇分爲三酈道元引吳都賦指東江婁江與松江爲三瀆九小本無三江之名且非口岸蓋牽合不可憑也金陵故石頭

城南有江瀆神廟不知其所起紹興辛巳虜入寇郡禱于廟虜遺去有旨賜號佑德久之棟宇頹圮弗稱靈既歲在癸酉制置劉公改作之江導源岷山行梁荆揚三州二千餘里挾漢蓋而長之由此入海灌溉濟涉之功博矣食于此宜也因念河自秦漢不行九河故道濟絕源不復救河入滎淮亦與汴泗交錯多非禹跡四瀆惟江溟淼行長特因處順歷數千載而津遷不易方其自梁入荆去海尚遠甚而已有朝宗之勢經特表見之夫登非融結之初其受命于兩間者爲獨異也

眞武廟在宮城西北清化市東　國朝太平興國二年置建炎四年虜人燒建康應官舍民居寺觀神祠無不蕩盡惟此廟獨存

後湖眞武廟本吳赤烏元武觀後燬於兵　國朝嘉泰中王運使補之親卽其地禱雨而應遂建眞武廟取土得龜蛇　嘉定間胡運使槻增創前殿寶慶初王大卿壽遷又增兩廊三門

蔣帝廟在蔣山之西北去城一十二里

事迹神蔣姓名子文漢末尉秣陵死而靈異吳大帝爲立廟搜神記曰蔣子文廣陵人嗜酒好色自謂己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盜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先主之初其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子文曰我當爲此土神爲吾立祠不爾使蟲入人耳爲災吳主以爲妖言後果有蟲入耳皆死醫巫不能治又云不祀我當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災吳王患之封爲中

都侯加印綬立廟改鍾山爲蔣山表其靈異○吳志吳初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立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晉加相國之號晉蘇峻之難鍾山神同蔣侯爲助且曰蘇峻爲逆當共誅鋤之後果斬峻○太元中苻堅入寇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又見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色初會稽王道子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望見若有助焉宋加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封蔣王杜佑通典宋高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自蔣子文祠以下皆絕孝建初修復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爲蔣王齊進號爲帝乃以廟門爲靈光門中門爲興善門外殿曰帝由內殿曰神居齊永明中崔慧景之難迎神還臺以求福助事平乃進帝號梁武

嘗禱雨有異及魏軍圍鍾離復見陰助○南唐謚曰莊武帝更修廟宇徐鉉奉勅撰碑其略曰蔣帝孕清明之氣稟正直之資寔九德之所生與五龍而比翼自西江考績謝聯事於元夷北部中歲翻庶功於黃綏于時祚終四百運偶三分人懷墜炭之愁家有剝廬之痛帝則勤勞徇物慷慨憂時飢援張敵之桴即震李崇之鼓赤心未盡執漢節以悲生靑骨難誣降北山而受享飛蟲顯俗生民之舒慘焉依自馬耀奇平昔之威容如在云云○詔曰蔣帝受命上元冥職茲土功昭累代澤被中區所謂有益於人以死勤事者也今位號已極名謚弗彰闕典未申朕甚不取其以勝敵尅亂之業爲人除害之功因姓開國追謚莊武仍令有司修飾寢廟備制度焉本朝開寶八年廟火雍熙四年即舊址重建景

祐二年陳公執中增修請于　朝賜額惠烈景祐

二年春將莊武帝廟成廟去治城北走据鍾山之趾帝即東漢秣陵尉子文之神功烈載于前史威靈見於後世頭嘗逐盜勇死誓當血食初有變怪適祠于吳因姓名山雄壓境土餘吳迄晉或侯或王陰助國難終敗賊峻遂帝其號僞唐因之至于我朝日月寖遠治而不廢開寶中田野弗時悉火其屋厩後完緝甫就像壕壓存歸然一隅鞠爲榛莽前此出鎮率巨公大臣所處尊重未始經慮今額川陳公絲內閣來殿是邦下車之明年歆帝宇下周覽齋嗟頹圯之甚以爲捍苗禦患實在祀典茲山之靈一府之望水旱疾疫歲時禱祠神亾攸居民不蒙福非登弟父母之意即日庀徒飭材頤指面執盡剗故惡聿圖玄壯既立門戶乃樹堂寓前後挾室左右列廡南翼隆夏宸煇之處北峙表位游想之所廣敞葩深幾百許桂遐眄輪奐若病曨刮膜

忽見物象之明滅郡睨嚛嶁如丹青祈圖半出霄漢而飛動蘋藻可薦蕭鼓可樂千里之俗變然驚眠吁呼奔走僉以爲公尊奉神靈發揚齒光範于樂康覬于歲成君子曰左傳有之神聽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若夫公之聰直與神明通故神有所依焉而山得以嗣與說以使人不日而成不然何褒時之敗壞一旦必葺若斯之盛歟先是御史蔣君司討東道蓄出裔自近在治所躬謁以竣畿文子石府公感之愈加誠焉二賢同符徽惠邦人不朽之作古之制也御史以予嘗學春秋穀傳具事俾書始末而爲之記云

政和八年漕使劉公會元重修

政和八年福唐劉公會元將漕江左以事謁祠下見其廊廡摧毀丹青黻剗濯無以仰稱咸靈用政和六年　天子德音以官幾三萬有崎委屬縣完治殿之毀者完之使薪廡之徠者闕之使賓明宮齋廬煥然一新工始於正月十一日甲午而成於九月十三日

壬辰越三日公率屬吏具祭禱下奉安神像事既畢以丈列坐公顧客而謂曰事神者內誠欲其至外儀欲其肅然事有激於外而動於內者不可不察也今夫祼以入廟者仰首四顧凜然竦動毛髮懼色見顏面非尊於刑威使然也彼其見於外者嚴肅可憚則恭畏之心怵然生於內自然之勢也茲廟之食於金陵將千歲矣神之福斯民不可謂不久而昔之上雨旁風丹堊不飭俾民之祀者牽牲奉俎以入見其隳廢若此則恭畏之心何自而生焉夫以慢易之心以求於神而神弗答豈神之過哉今幸其棟宇復完使今而後民以業而育子孫士以禱而蒞官守者咸知事神之理若此則庶幾乎茲廟常完而不驕神之聽明亦將昭答於無窮矣屬吏部搏摭公之言而爲記

乾道八年樞密洪公遵重修記略云

乾道七年詔侍衛騎軍屯建康明年樞密洪公自當塗守遂塡本道迺行城東直蔣山得高亢地以爲營循山而北以謁于蔣帝之廟慨然念神之食于茲山千數百年赫有靈響輔世討賊前王賴焉今雞虎萬羣連營其左折衝之威神尚克相之而祠宇陋傾不葺何以徼福於是撰時庀徒洽其廟若神之百須皆修而新之四月戊午告成遂書石湖之上求丈以爲記云云竊推神之英烈昔殺身不顧發靈兵間漂疾無方撼摧逆凶已敵先代所懷至像設興馬皆有行色可謂壯哉可謂異哉烏呼秣陵之盜不烈於滔天之虜石頭之逼不條於舊京之禾黍鍾離之橋邵陽之侮不熾於中原萬里數十年之氛埃神於其小者猶能奮其威怒有此武功寧獨無意於丕天之大恥乎嘗試酌椒漿桂酒酹神而問之其必有不虛之報以無負於洪公公亦將合人神之助崇建勳業以無負於　上之倚重焉成大不佞故志其遠且大者以告神且以復公之命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新知靜江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

使充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經略安撫使兼提舉買馬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范成大記并書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兼行宮留守鄱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洪遵立

題詠 元祐辛未裔孫新安仁令[illegible]題青骨埋恨未休寒煙深鎖舊山愁悲風力掃攙搶日勇氣平吞澤國秋身殞一朝心報國功衰千古首凝旒當年白羽雲頭扇還許來仍得見不又鍾阜巍巍插太虛祠堂高拱此山誰言荒草埋青骨時有偃風掃舊爐○**曾極**白馬千年繫廟門爐煙浮動袞龍昏閣棺設說榮枯定青骨猶當履至尊○**楊備**深遍巖扉敞廟門靈風時動較衣翻一襞災捍患陰功大玉冊榮加帝者尊○**蔣之奇**一尉爲官亦己輕後來封爵一何榮骨青相貌由來異羽白威神儼似生嘗遣陰兵隨義旅不從私禱長姦萌自當血食鍾山上仍與鍾山換却名又爵以封王從大代謚爲莊武自南唐緣何血食垂千祀爲有威靈庇一方魏有鍾離壽敗走秦屯泥水輒奔亾蟲生火起徒妖怪載記還應擇未詳

吳大帝廟 在西門外清涼寺之西舊傳今廟即當時故宮

題詠 **袁世弼** 詩人苦曹瞞虐天悲漢祚終山河分鼎峙氣象發江東一旦墟京洛彌年叅幼冲炎精竟灰燼紫蓋出艨艟長策資公瑾雄材得呂蒙招延師友議繼進父兄忠舊府峨雙闕驚濤消半空風雲龍虎勢日月帝王宮地力因時險神謀與意同屈伸思所濟逆順審於衷駿足姑交質靈牙曜即戎同盟界函谷獨斷保鬱叢定蒻葵丘劣推心建武同長沙兆生識典

午穎餘風戰守餘忠在登臨四望中隴遷成萬古世異想羣雄歌舞於民祀干戈逐虜功征帆來浦外久客愴途窮精銳消孤劒飄零若斷蓬徘徊廊廡下紅葉亂江楓○曾極曾將一劒定全吳斗大祠庭泣楚巫故國神遊應撫掌蘆花楓葉幾年無○周[illegible]成曾是東南第一王眼看此地六興亡東鎰有酒登京口西爲無魚憶武昌非復虎臣陪殿上空餘猩血泣祠旁何年並建琅邪廟共對淮山草木長○劉克莊露坐空山裏英靈喚不迴久無祠祭主會作帝王來壞壁蟲傷畫殘爐鼠印灰今人渾忘邦江左是誰開

晉元帝廟 唐天祐二年置舊在城內西北卞將軍廟側

國朝景德四年重修後移就嘉瑞坊城隍廟東廡嘉定五年黃公度作新廟於石頭東兩廡設禮樂

羣英三十六像 太傅丞相中外大都督始興文獻公琅邪王導字茂宏○太保中書監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衞將軍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贈太傅廬陵文靖公陳國謝安字安石○侍中太尉使持節都督幷冀幽三州諸軍事廣武愍侯中山劉琨字越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贈車騎將軍范陽祖逖字士稚○散騎常侍安東軍司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嘉興元公吳郡顧榮字彥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贈司空穆侯會稽賀循字彥先○驃騎將軍散騎常侍贈開府儀同三司臨湘穆侯丹陽紀瞻字思遠○尚書右僕射贈光祿大夫平陽鄧攸字伯道○安南將軍使持節都督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贈征南將軍壽陽壯侯汝南周訪字士達○平南將軍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觀陽烈侯汝南應詹字思遠○驃騎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幷六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贈右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秣陵簡侯廣陵戴淵字若
思○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贈左光祿大夫儀
同三司武城康侯汝南周顗字伯仁○散騎常
侍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監湘州諸軍事南中
郎將湘州刺史贈車騎將軍譙閑王河內司馬
承字敬才○尚書令假節領軍將軍給事中贈
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興忠正公濟
陽卞壺字望之○侍中太尉使持節都督揚州
諸軍事贈太宰南昌文成公高平郗鑒字道徽
○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
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贈大司馬長沙威公
鄱陽陶侃字士行○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始安忠武公太原溫嶠字
太眞○司空征西將軍使持節都督江荊豫益
梁雍六州諸軍事江荊豫三州刺史贈太尉永
昌文康公穎川庾亮字元規○右衛將軍贈衛
尉零陵忠伯琅邪劉超字世瑜○侍中贈光祿

勳穎川鍾雅字彥胄○散騎常侍宣城內史贈
太常萬寧簡男護國桓彝字茂倫○衛將軍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贈侍中車
騎大將軍江陵穆公吳郡陸曄字士光○鎮東
將軍散騎常侍會稽內史贈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餘不已侯會稽孔愉字敬康○散騎常
侍廷尉贈光祿勳晉安簡男會稽孔坦字君平
○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
揚州刺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贈司空都鄉文
穆侯盧江何充字次道○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贈侍中司空濟陽文穆男蔡謨字道明
○光祿勳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琅邪顏含字
宏都○廷尉領著作長樂侯太原孫綽字興公
○右將軍會稽內史贈金紫光祿大夫琅邪王
羲之字逸少○向書令散騎常侍衛將軍贈侍
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藍田簡侯太原王
逵字懷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尚書令贈左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簡琅邪王處之字叔虎

○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贈安北將軍藍田縣侯太原王坦之字文度○車騎將軍侍中使持節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贈太尉豐城宣穆公譙國桓沖字幼子○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贈司空南康襄公陳國謝石字石奴○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康樂武公陳國謝元字幼度○彭澤令都陽陶潛字元亮

葉公適作記

城隍晉元帝舊祠孤寄寒寠牲瘦酒薄祝史欒慢執吏惰弛不記其王此土也嘉定五年江淮制置使黃公度作新廟於石頭初卞壼有食稽紹配焉公謂壼名輩後紹當以序列且均晉臣也因徙置廟東房又謂晉傳四姓嘗爲中原其主更七八巨寇不害其立非用材致然耶故設繪事兩廡起劉琨迄陶潛三十有四人表異之又謂王導謝安獨晉所恃以存也故特像於廟西房客或頎而嘻曰深乎是役也商周之相孚終迺衛是以銘常勒鼎彝從祀侑示其不忘漢唐陋矣其殊勳盛烈亦紀官爵圖形貌有麒麟雲臺凌煙之目夸其得意及後子孫忽於念功棄不省錄運去物改臣士同盡名跡俱泯一抔之土不暇爲謀徙便文士弄筆於墜編遺簡之餘騷客費吟於煨燼衰草之外其亦有足哀也建康雖晉都邑千載既遠遷革九多壽冶城問新亭壘復異時髣髴哉今不惜數畝之宮聚其賢勞祼饋以倫山川具存盤桓可想行者翼然如瞻太極之顯止者洗然如聞廣室之論然則公之好古非若魯殿秦碑愛其刻錄擢落而已苟有益於世教以今準昔猶一日也方王處仲篡勢已成舉朝不悟向安恬自若惟帝視爲腹心之疾決意討除憂辱逮身忠義激發至于卒殄滅之不然晉亡久矣蓋過於明斷而無不是也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貴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及氣倍勇積則誇襦子弟能破百萬兵矣蓋清談致効而非

喪邦也二事終始大節疑史妄訐故略著云五月一日龍泉葉適記吳人滕宬書鄱陽余襄篆額廟作於四月巳卯八月丁丑落成十月己丑刻記

題詠

曾極 茅茨綿蕝寄江東陵廟回看渫血紅右衽危冠纔自保未能無責敢言功○**劉克莊** 元帝新祠西郭外野人弔古獨來遊陰陰畫壁閑冠劍寂寂絲窠上璪旒勢比龍盤猶在眼事隨鴻去不迴頭葉葉碑廊下無人看欲去摩娑又少留

忠烈廟 卽卞將軍廟在天慶觀西晉蘇峻亂尚書令卞壼與其二子死難南唐保大中始建忠貞亭於其墓北　國朝慶歷三年改亭曰忠孝元祐八年列于祀典詞銓作記建鄴實江左一大都會其事繁職重在祀與民爲政者率皆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凡祀典所秩雖然不可縷數自社稷五祀四望四類六宗八蜡無所不當祭又有實柴以祀五緯十二次槱燎以祀中能上能貍沈以祭山林川澤疈辜以祭四方百物又有磔禳以祭靁雨壇壝以祭地祇瓢齋以祭水旱厲疫禜鄭以祭國門屏攝以祭羣小祀中霤以祭室神又有彝俎以侑食復胙以傢福以至十倫之義吁亦衆矣今大丞相觀文大學士和國張公來鎮此府下車之初獨首及卞公之祠何哉銓嘗求其說稽之漢則曰節行者國家之金城稽之唐則曰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蓋導以德禮則人尚名義畏以廉恥則人矜節行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夫人皆戮力一心伏節死義則國家安固隱若長城是不亦節行者國家之金城歟秦以幷吞八荒之心欲帝萬世然亡伏節死難之士有一茅焦幾不免虎口故沐猴一呼而天下土崩東漢之亂獻

帝越在草盧曹操奉以爲主當是時天下已無漢矣而惟曹氏之爲聽姦斧逆鼎搏人而肆其酷海內凜凜以爲漢亡在須臾爾然殺一孔文舉而忠臣義士折首滅項伏死以爭終曹公之身而不得逞是不亦忠義者天下之大閑歟繇是觀之公之所以首及卞公之祠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公道德忠孝伏一世用不用爲天下重輕雖去國垂三十年海內至今思以爲相天子荅闕荃之歎破斧也人皆惜姬老之居東而折篁以咎亦肩也天豈容高密之久外況其高勳鴻烈藏在盟府視古人何愧焉而其意方將尚友古人歉然若不足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公之意豈不端出於是仰惟無隄之與展義見會稽歲偈日雖卧薪仰膽而未見死綏之節難寢草枕戈而茂關執兵之陪顧歐脫之警日聞復復之期未指而士氣委靡呰窳偷生則苟而

可微公宗尚名教以砥礪頹風則孔孟仁義之談幾何其不埽地也哉嗚呼尚忍言之或謂銓子言信矣敢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二者同異銓曰不同夫仁人於死生無擇故能成仁義士於死生有取舍焉故止能取義殺身成仁夷齊以之舍生取義子路有焉故結纓而死未能無擇雖然夷齊遠矣有志乎古者或可企及不然猶不失爲魯仲由也卞公其何歉焉卞公諱壼字望之其大節舊史詳矣故不復識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十二月朔左奉議郎新權發遣饒州軍州事

廬陵胡銓記

紹興八年葉公夢得又卽亭之南爲廟請於 朝賜額忠烈爲殿三間位置公像仍列公二子眕盱于右又以嵇侍中紹配食於左

請廟額狀 右臣伏見本府有晉尚書令卞壼墓一所在城西南隅謹按晉書壼當南

渡之初與王導庾亮寶相成帝蘇峻之難以壹
都督大桁東諸軍事捍賊力疾再戰遂死於敵
眕盱見壺沒相隨俱死忠孝之節萃於一門成
帝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復
給錢修其塋兆歷代封植載在典祀自金人渡
江焚毀殆盡竊慮歲久漸致湮沒臣已委官檢
計重建廟宇方時多艱如壺等輩數百年間不
過三五人安有褒顯以詔後來欲望聖慈特依
應天府張巡許遠蔡州顏眞卿例賜以廟額庶
以興起四方伏節死難之士其明君親之義
紹興十五年晁公謙之乾道四年史公正志嘉
定四年黃公度皆修崇之互見忠孝亭及墓下

伍相廟 按建康實錄吳孫綝侮慢人神燒大航及子胥廟今不詳其所總龜詩話云儀眞觀西一水縈廻南入大江號曰胥浦一日三潮俗云子胥解劒渡江處其西又有伍相林對南岸竹篠港下口又有廟里俗呼爲伍相泊馬廟其地在上元縣長寧鄉

晉謝將軍廟 在城西南隅戒壇院之側唐咸通九年建將軍蓋謝元也

廟記 昔典午氏之東苻秦不庭空國南下淮淝之役將軍談笑而郄之其功係諸生靈其名播之天下其行事煜燿於史冊廟貌血食垂榮無窮此固不待記而傳亦不因文而顯也有唐咸通九載肇祀將軍于城西南隅今統司中軍講武堂之右是其故址皇宋乾道間統制魯侯安仁覩其堂塈淺隘日近塵囂肄習戒期往來雜沓遂改卜峻地用假前規宏基峙鳳集之臺勝勢接龍盤之阜然庭宇已成而不揭其號珉石既具而未刊其辭雖鴻勳偉績顯晦不在

於斯而歲月無傳蹤跡莫攷亦非所以垂方來示永久也闕典未備因循逮今丁巳之夏適值風雨飄搖祠門傾圮統領張扆會諸將校而言曰厥今王業偏安驕虜未殄于斯之時政宜戮力一心仰慕前烈將軍之廟不克修葺則何以繼魯侯甯奉之志慰忠臣奮激之心乎迺相與出俸資鳩工徒易其舊閎表以新額築植告備赫然改觀嗚呼提八千之衆破百萬之兵以生前之忠勇爲身後之英靈草木皆人形風鶴皆軍聲偉幽冥之昭格剗躬列於神明將見壯我軍容肅我行壘保佑社稷真安邊陲其有望於將軍者如此於是乎書時慶元四年歲次戊午三月朔日三山鄭之翰記

題詠 晉謝 見輩能軍國未危吏令朱序助聲威秦人若也全師集雲母車盛晉鼎歸○馬之道 荷秦親自到淮淝真有回山倒海威只遣八千精鋭去能令百萬敗亡歸雖從太傅棊方略要是將軍識事機廟食如今知幾歲英風隱隱動窗扉○[redacted]喜處誰知麗鹵邊分明江左再坤乾莫致從此輕肥子杏易談兵誇少年

晉陰山廟在城西南一十二里晉建武中丞相王導於岡阜間隱約見步騎數十駐立壠上導怪之使人致問俄失其所夜見夢於導曰我乃陰山神也昨隨帝渡江寓泊于此卿爲我置祠當福晉祚導以其事聞上乃置廟於此仍名其岡爲陰山 國朝開寶八年平江南曹翰重修因爲廟記書於堂之西壁

題詠 楊備 爐香煙斷碁雲凝陰德山高衆所稱開府琅邪舊蒙福龍飛一馬至中興 馬

之總相君一日到郊坰步騎俄逢十數兵拂曉見來咮隱約中宵夢此極分明陰山血食當知我晉帝南巡適從行事既奏聞因立廟坡坨亦復享嘉名

晉梅將軍廟 在城南門外雨華臺東地名東石子岡晉梅頤嘗屯營於此又名梅嶺岡或名梅頤營後人即此立廟

文孝廟 梁昭明太子是也在城內西南新橋之西面臨淮水建炎焚毀紹興五年再建

題詠 曾極

德隱前星民已和山隈水曲廟何多皇孫不得承天統猶使而翁恨蠟鵝

武成王廟 在右南廂鎮淮橋之北御街西唐開元中詔京師及天下州府並立太公廟南唐徐鉉武成王廟碑云入端門而右迴旁太廟以西顧即今處也

李王廟 在城東南十里南唐李主也里俗呼曰李帝廟歲時祀之

廣惠廟 在城東三里廣德張王也

淳熙省劄 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知建康軍府事錢良臣奏臣伏覩建康軍民昨於府城東一捌行蓋造正順忠佑靈濟昭烈王廟一所保護一方軍民消災集福每遇祈禱雨澤無不應驗本府今歲緣自入夏以來雨水愆期有妨栽插苗稼臣於五月十八九日躬親前詣本廟祈禱即獲感應連日雨水霶霈高下之田悉皆霑足有此靈跡其正廟見在廣德著於祀典委

是詣實欲望聖慈特賜加封庶使一方軍民轉至欽崇嶸奉勅交賜廣惠廟爲額

題詠

葉適題 開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淺狹田野皆枯裂夏至秧老夏不得入土禱於祠山廟期以三日逾夕而雨大降插種畢猶有餘澤乃作此詩刻於廟廡建鄰守龍泉葉適

夏至老秧今寸黃平田回回不敢犁羣農無計相聚泣欲將淚點和乾泥祠山今古同一敬籤卦分明指休諮傳言杯玫三日期注綆翻車迸曉哄龍神波后何慘愴昔睢今醒喜蕭爽人云天上行水曹取此化權如反掌浙河以東盡淮墻哀哉震澤幾爲原願王頓首帝王前請賜此雨周無偏

三聖廟之神卽蒼史王也廟在府治之西偏未詳所始嘉定十年李公珏始加增闢十六年余公嶸寶慶元年丘公壽邁皆相繼修崇至于今不廢祈禱以正者必應

廟記

陪京重鎮蟠龍踞虎天設險要建旌使鉞坐蟠堂聽政眂方岳爲獨尊山川百神拱揖祇命最親且近者三聖神祠在焉歷年多祀宇頹圯弟稱厥祀缺脩鮮壁來者動情客燕賓鴻既去頓已嘉定丁丑制置判府安撫留守待制侍郎隆興李公始克撤舊觀鼎新之是役也不勞民力不費公帑劃俸資用撰日告功殿廡宏敞而邃深廟像端嚴而儼肅齋竭華彩光射圖壁精鑄瑩潔儀物畢陳日輝月明意象非晴昔矣神非有求於公公非求媚於神慨然注念若此登廢興自有數遇合自有時耶吏民贊歎紀其事未果平巳仲冬相與致禱屬郡人吳歲爲之記蔵日公帥西淮邊無警塗夜月奏閣春風漢隴太平淋酒恩意涵濡宅是南邦適壯屏翰萬山菴鎮一柱鮪波于江淮福施滋廣綿鸞再駕惠信益孚和氣致祥民物昌阜豐功偉

續殆不勝紀一祠宇之修何足修公美乎涉筆非敢辭不敢借也雖然昔風雨之漂搖今丹青而黼藻亦足爲神賀矣始序其梗槩夫神無方無乎在無乎不在歆心所鄉神實寓焉按耆舊所傳三聖神祠古跡受世享者蒼史史名頡黃帝時史官倣像類創書法詔天下眞有功萬世朝廷省部官府奉事日蒼史王不忘其初也鴻荒迄今幾千百年英靈在天不泯豈獨私此邦詩書文物之地篤意信向故神之眷念益新神亦不輕於有所寄矣崇牙列戟門衛森嚴犀甲熊旗鱗次羅列神居其中密贊陛扈星猶柱漢淵未傳宵梅角聲催人影月照守帥未正席過其祠者必先瞻禮守帥而下朝夕寅奉節朝祭告克恭克謹罔敢或怠暮春三月時維誕晨都人士翁鄉崇御神血食于此榮矣雖然神亦何負於此邦神之四目即有四司靈官曰舉留日闔聰日誤譎日追失猶今府椽六曹郡纖憑事成總焉一歲之間陰陽燓調方內點零禱

禱與詠道不拾遺吏責寬矣神亦得以自寧不然吏方懔懔以爲憂神能無動情乎一月之間官府晏如方書整治庭無留訟獄無滯冤吏治舉矣神亦足以自慰不然吏方倥偬不暇神能無闕念乎一日之間棠陰書靜燕寢香凝金鑪綠沈雍容猶狃神亦爲贊喜其或爲鶩拱前案牘叢委曉燭散午夜坐分更神豈能自暇逸乎有閣必致禱有禱必求應役役於神之前者總總也惕然懼無以應之始有甚於吏之念民者矣夫孰有知其心者蓋亦有知之者矣目相接知敬中有慊知畏處危難知警岸遠舟移水平波靜此念轉異所以敬者暫而非久逝而非心也我公獨能爲神興建祠宇於先再至又懼奉事有閭遴虔胥老於事曹其姓者尊其責豈公之聰明止直默與神會愛民利物一念交感於心自有不容擇者歟公知神之心神知公之心公知敬於神神知敬於公神能體公之意惠此邦之民綏綏永永於無窮民荷神之休亦將感

公之賜緜緜永永於無窮矣敬書是以告
來者時嘉定十四年長至前三日謹記

又記

三聖大王乃通鑑史冊蒼史王也王姓蒼
名頡王有四目者掌籍掌算開聰追失三
聖者籍算爲其一開聰爲其一追失爲其一能
明此三事故曰三聖所主官府文籍計算忘失
所在官府建祠王生而聰慧正直忠節乃三月
三日聖誕世人多不知其生辰者遂致湮沒乎
今編行詢問方得此實行在省部往往立其香
火祭祀不絕此間名之曰三聖省部奉之曰至
聖蒼史王名號雖異其實一也王有四司靈官
如府之大曹也一曰乘留二曰開聽三曰證誤
四曰追失內有一事災咎隨其所掌誠心禱之
無不感應此間御關此香火若能隨力創制方
爲圖備王掌人之休咎災祥無不關涉又有羊
頭三聖者行在亦有祠乃七國時功臣旌忠是
其封今南門外越臺正是其
祠若比之府之三聖非也

曹王廟 舊在江寧社壇之前王諱彬謚武惠 國初
統兵平江南不殺一人邦人感之故立祠焉歲久祠
廢後人但以土地祀之事見年表

褒忠廟 在城南門外建炎三年立褒楊邦乂死節之
忠也詳見年表及府學祠堂記

廟記

上即位三年金人再入寇渡淮薄江師于
東宋石先是車駕幸越宰相杜充總諸
道兵留鎮江左顯謨閣待制陳邦光守建康李
梲以前執政爲戶部尚書供饋饟充聞虜至出
其軍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莫敢出師無
統一居數日虜知充無鬬志遂渡江江上之軍
皆不戰盡潰充與其麾下數千人北去遂降虜
虜入建康梲與邦光不能守梲先降邦光欲棄

城去後亦降獨通判軍府事楊君力拒不從大
書其衣裾自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以授其
僕曰持此以見吾志吾即死矣倪邦光愧謝猶
強擁君上馬即郯次與俱見偽四太子命使拜
君叱曰我不降何拜亟遣歸臥其家虜雖桑猶
求敢辱君也明日遣其酋張太師好諭君援巳
舊官君以首觸階陛自我以志死何多以誘我
為虜大驚卒止之徐曰公所守固高奈勢不可
何第歸審思之吾明日復見公君退亟移書其
酋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利迺者幸速殺我無
久留我至明日其酋燕稅邦光坐堂上樂方作
召君立庭下君瞠目視邦光叱曰天子以若
拒賊不能抗俛首求活大家已不若復與其燕
樂尚有面目見我乎賊將有起取幅紙書死活
二字佯脅君曰公無多言即欲死趣書死字下
我乃信君眂吏有簪筆持文書側立即躍起奪
其筆引手擊紙書字曰死虜相顧色通又使引
去明日再以見偽四太子君不勝憤潑望見大

罵曰若夷狄而圖中原耶天寧久假汝行磔汝
萬段尚安得汙我虜怒使人疾擊君挺交下君
罵不絕口遂殺之剖腹取其心明年虜去州以
事上聞天子為之太息詔贈君直祕閣官其子
三人即死所立廟紹興三年資政殿大學士葉
夢得為江東安撫大使得其舊吏徐起知溧陽
縣事張知剛皆君死時在旁知狀言君甚詳而
前有司奏不盡備乃復列上請下太史書於策
太常議謚時君家在遠君尸猶藁葬城西門外
詔加贈君朝奉大夫謚曰忠襄賜其廟額曰褒
忠官為之改葬乃以是歲三月甲辰葬君城之
東南關五里既啟殯君尸猶不盡腐何腹輕虛
如芝蘭郎其墓前為廟壂以周廡禁四旁無得
樵牧率其像以天子之命告君祭以少牢而
檟藏之君諱邦乂字希稷吉州廬陵人舉進士
入官先以奉議郎知溧陽縣州兵叛因其帥宇
文粹中君部曲有起應賊者諭止之不聽盡圖
捕滅之檄鄰邑共入討賊賊以故不得騁卒就

撫其忠決果敢皆天性云君既列廟祀宜有歌
詩歲時薦獻乃具著其事而繫之辭曰天生裔
夷以限四極有不能然乃嘯上國既殄我民爾
則逆天惡稔而誅天胡舍旃在昔肅氏厥貢砮
矢不我來庭敢干我紀揭揭楊侯梗其喉牙萬
夫一軀莫我敢加誰謂爾狂我馮我抑誰謂爾
殘我唑我斥 天子曰嘻惟我有臣曷不瞶之
人百其身叱叱崇岡侯安于域桷樝旅樝侯有
廟食惟 皇上帝命侯來歸顧瞻山川中我王
威侯食百世旗纛旖旖百靈齊邀從侯北指侯
車轟轟于彼故疆覆其穴梟何有虎狼告功帝
闓 帝笑爲喜四方既平侯祀百世曷慕匪忠
曷畏匪死簡于 帝衷惟忠弗畏明明天子與
帝一心是播是崇是顯自今有流滔滔貫于南
邦我詩孔昭配此大江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
大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
建康軍府事管內勸農使 行宮留守葉夢得
撰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管
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營田使兼 行宮留守范成大重立石

旌忠廟在城南鐵索寺之東南紹興三十一年虜兵
犯淮西 御前策選鋒軍統制姚興獨以一軍與賊
接戰于尉子橋鏖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歿于陣將
死猶手殺數十人知樞密院葉公義問以事奏聞特
贈正任觀察使仍命立廟賜今額

省劄 禮部狀準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三省樞密院機速房劄子知樞密院事葉
義問劄子奏契勘建康府選鋒軍統制右武大
夫姚興與十一月十七日與金賊戰于尉子橋以
兵四隊當賊數萬衆鏖戰數合手殺數百餘人
以援兵不至臨陣戰歿死不忘君忠勇可尙當

議旌賞以激士氣爲天下忠義之勸臣除已差
𥙊議官一員致祭及往其家撫視孤幼并支賻
贈銀仍開具諸軍陣亡將士姓名保明推恩外
欲望 聖慈特降 睿旨先次將姚興贈觀察
使除依格與合得恩澤外更特與恩澤三資仍
許奏異姓并與本寨立廟賜額候收復淮西日
別於戰場立廟牒奉
勑宜賜旌忠廟爲額

忠節廟在城東三里與半山寺相望隆興元年夏江
淮都督張公浚命李顯忠邵宏淵收復宿州宏淵將
王珙深入賊營戮力鏖戰自辰至申手殺虜兵甚衆
竟以戰歿督府以聞特贈閤州觀察使命於本寨前
立廟賜額忠節

廟記
上卽位之明年建元隆興夏四月命少傅
樞密使魏國公浚董師北征五月甲午度
淮已亥與金人大戰于符離拔其城前將軍珙
死之魏國公具以聞有詔贈珙閤州觀察使官
其子若弟八人命建康守擇佳山廟食之十二
月癸丑廟成賜號忠節推將軍姓王氏字伯溫
清遠軍節度使贈太師謚威定諱德之第三子
今武康軍承宣使主管殿前司公事珙之弟威
定公以西州虎臣遭時艱難捍大敵立大功爲
中興名將威定歿 太上念之深收用其諸子
紹興三十二年冬虜主亮入寇騷騷通江岑以
尙書戶部侍郎被旨行江上時將軍兄弟守采
石虜張甚淮屯多失守將軍列彊弩楊林堤上
持滿待敵我師乃濟亮銳意渡江將軍戰艦中
流迎擊大破之亮卽日遁去明年太上內禪又
明年閏符離之役後四年岑至自江西纔入秦
淮殿前公遣刻者潘壽隆持書來曰自逆亮死
朝廷未嘗弛備而虜猶狙詐無狀陰擾淮人使

不得奠枕中原遺民纔匯請命者不絕逮王師北渡所至迎降珙弟先拒隋河口而後進及符離虜騎來我軍以五色分識珙率所部絳衣鐵冠奮勇苦戰自辰至申凡數十合虜軍辟易俄其帥擁精騎數萬直指珙軍飛矢如雨貫胷洞脅珙拔箭鼓作益死戰招討使止之珙奮然謂國家多事來先人以善戰名珙何敢辱今日以馬革裹尸幸矣復上馬激將士奮臂大呼而入手格殺數十百人城拔而珙亾矣此弟兒時已不凡先人討賊山東留之濟上方八歲爲賊所掠問其名曰我王夜叉子也我父惟能殺賊驚怖不敢害具鞍馬歸之後十餘年金人寇淮南諸帥合戰柘皐先人自採石濟江襲取昭關珙不俟命率騎士由萬歲嶺以前宣撫使張俊揮之殿珙曰公豈少我乎父不顧死矣子當從珙平時喜書史至古人死節處輒掩卷太息垂涕在軍三十年得賞賚輒以享士士以故樂爲之死重念先人易簀之訓曰我起隴畝中專斧

鉞爲將帥臣　上恩我厚矣我死汝曹當捐軀以報不然非吾子也珙果不辱命矣珙晚出雖聞杼山平生以名教自任願借此筆以激後來岑不識所謂前將軍而聞其不辱君不辱親不辱兒如此它大書深刻以侈上賜以表無窮謹題曰贈閬州觀察使王公忠節廟碑因作詩遺其子蘆使歌以祀之將軍家世隴西秦將之後我國初徙通遠軍熟羊寨後所謂鞏州者今陷偽矣威定公統軍來建康因家焉辭曰皇天祐宋生虎臣奮身橐鞬起西秦勇義智略衞霍倫西平云亡思復興疾首嫡敢憑陵恨不一舉空朔廷鳴劍抵掌志幽并提兵北趨指神京遇虜大戰符離城絳衣鐵冠目怒瞋虜衆辟易屢竄奔飛矢洞脅隕其身帝心震悼詔廷紳一旦失此飛將軍作宮廟食安其靈生爲人雄死明神雖殁不愧遠與巡氣衝斗牛叩穹旻臣魄尚能厲女負鎮山之南勅堅珉百世祀兮慰忠魂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吳興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戶賜紫金魚
袋致仕劉岑撰并書

惠澤龍王廟在水西門裏大軍倉東政和元年建記云

政和元年夏五月余率僚屬禱雨于上下神祇未應邦人願恭迎鍾山眞覺像于保寧方罄哀祈越翼日有蜿蜒降于州宅之階楯大若指面長及尺許曜爍類青蜴蜥間以金線願瞻升降怡融自若已而憩于瓶上之椰枝再夕乃去尋有迎致于保寧者彩鬣而黑足又有得于臺門之肩者黑脊而紺尾神爽英異弗食弗飲每酌荼以獻則騰躍入甌搖曳湯上弗畏也羣僚再拜歎言且曰是登順濟耶順濟於江湖底績往來甚大東南歲漕數百萬舳艫相啣渡浩渺而無顛沈者蓋其力也歟凡睹靈姿靡不爲祠今乃屢降雨其將至乎江城無小大咸有廟祀茲實會落適寄梵宇儻沐大貺容築祠以報亦民願也余不敢諾而心然之未幾甘澤霶流蒔秧遂徧佯車曰是可以舉矣適往相地余爲請于部使者而得金錢謀掌庾趙君司岸張君董其事肇工于七月之甲戌而告成于九月之癸酉堂室高深門序端翼前臨通道下瞰秦淮往來之徼福者踵相接迺嚴像設備禮奉安迺爲文以祭其祠曰惟王陰功盛德底績南邦江流渺彌越數千里舳艫以濟往來用寧封爵建祠載在祀典顧茲建鄴寔號會藩館饗蕭然乃依梵宇牲牢靡設民意缺如時當朱明愆亢方厲靈姿屢降來應禱祈甘澤秀流多稼用茂既施既厚報稱是圖迺臨康莊迺築爽塏辰不累浹新宮既成輪奐高明用嚴崇奉載蠲穀旦式具醪差尚其燕寧永爲民祜既負舊倏然復見大小宥三而釆色不一江寧宰曰願勒祀詞于石以示事始余曰是不可以不紀也乃併爲書其本末以示方來云歲在辛卯十一月丙申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江寧軍府事錢塘薛昂記并書

蜀三大神廟　三神有德有功著靈遠矣今東南州郡所在建祠金陵大都會獨爲闕典制使姚公希得蜀人也分閫是邦乃度地於青谿之側鼎創是祠又於其傍建道室爲檯燎之所取管下洞神宮額以名之

創造房廊費三十三萬米八百石買田解木各十萬鏹諸石契據砧基寄軍資庫命道士王道立主之

廟記　蜀三大神廟食東南無慮數十州陪京槃槃一都會寧神之宇孤寄委陋非所以安靈存嚴祀事也景定二年冬予被命留鑰始至簡節疏目治以不擾相古成民致力厥有先後明年雨暘來叙農扈告登迺度地於青谿之陽厥既得卜則以季秋經始匠石材葦壹取諸互送之禮撙節之餘越中冬落成樸檪翼如泉流環繚契陰陽之回復合人物之指歸吉日辰良乃安斯寢像設鼎列位序以倫爰率衣冠人士進禮廟下犧幣有儀輿俯中度命賓焉歌楚歌之九以樂之鳴鳴然新廟之處舊都之懷也或曰楚祠睢漳廣祭南海古者名以其地祭三神顯靈於蜀固也其歆祀於鄰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請其變動難測無方可泥爾名山大澤之祇常周流乎冥漠譬之水天地間容有閉塞不通之脈心誠求之蓋有不疾而速者先王祭瀆凡五禹之功契之敘非此族也不在焉若人清源君之鑿離避涂驅除罔象西人永賴功不細矣梓潼君之雪毋饑恥職是人文自崖君之諫君澤民之死靡貳質諸祭法俱在勤事定國禦災捍患之科而禹契之事同一道也然則惟忠惟孝道理最大貫三精闢百聖由先秦越六朝迨今千六百年益見人倫天理神人實共主張是頃宿犍吠蜀爲梁千谙中外東

手惟神之歸皇武惟揚酋殪而逭非神之聲
赫靈濯蜀其不震乎師相載嘉神功以其事
聞煌煌顯封奕奕寢廟孔蓋翠旍適觀上國忠
孝之報其食未艾也別金陵行闕王氣所聚
鍾阜石城無以異於祇山劒閣之勝也三神之
來燕來享於彼乎於此乎然則人不神不祇神
不人不依登斯廟者盍知予所以建祠之意云
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知建康軍
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
步軍都總管主管行宮留守司公事節制和
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兼權淮西總領
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姚希得記中奉大夫
權兵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洪勳書朝請
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兼侍讀牟子才篆蓋
廟額參知政事楊[redacted]書

重修東嶽嶽祠廟 府城舊有是廟歲久頹塌景定

四年制使姚公任內鼎新重建九月十日興工
至十一月十五日畢其正殿門廡逐一修換像
設莊嚴總費一十萬二千九百八十餘緡米四
百二十五石五斗有奇

重建晉元吳大帝兩廟

吳大帝廟舊在城西門外久已蕪廢僅存荒基
景定五年春制使姚公希得專委孫倅陳蒙相
視據申以謂故基僻左不便款謁晉元帝廟側
有廢寺基頗堪改造庶幾二帝廟貌接畛便於

奉祀且有合昔人題詠何當並建瑯琊廟之意遂卽其地創立殿宇門樓廊廡等屋設帝像繪侍臣及辦一應裝摺供器都門著衣亭則與晉廟共之計用錢七萬二千五百餘緡米三百一十三石七斗有奇

晉元帝廟殿宇重創視昔增高門廡牆壁則仍其舊而葺之臣主像貌莊嚴一新廡間三十四賢圖形再從彩繪且作亭廟前盡挹江山爲騷人墨客懷古遊瞻之地用錢六萬七千三百餘緡米二百五十九石有奇

廟記

金陵自秦有王氣之占後五百年孫氏建都邑以當其數而不知渡江自有一龍也然龍蟠虎踞則由孫氏發之而始爲帝王州若吳與晉俱嚴食萬世可也今石頭之西麓有大帝廟或謂吳故宮而圖碣無所考其東麓則晉元帝廟也嘉定五年江淮制置使黄公度城隍徙焉兩廡設晉臣像凡三十有四王導謝安特位於兩房體相具而屋亦老矣吳廟去不五十步巨龍之所侵冒樵牧之所便安破屋餘礎頽像露坐過者愴之水心葉公作晉廟記已謂邦人不記其王此土獨能記吳大帝邪騷人訪古徒有悲吟如曾景建蘆花楓葉幾年無之句如後村劉公今人渾忘卻江左是誰開之句猶數十年前事後是可想矣景思將漕之明年是爲刑部尚書瀘川姚公希得尹蕭之三年德洽政通閭無遺事郊車草具約登冶城觀二卞

廟曰吾修此以觀忠孝也乃歷石頭城而又駭榱桷之衰曾碧丹之灌漫也因是祠晉元帝又卽舊宇庚而新稍顧其右隆夏重起若亢若賓目是祠吳人帝繇故基徙而並石頭江山最雄處異代英君昔所經營不安於斯乎想夫淡寥之夕茲忽之間儼襟襚之嘉容紛冠劍其來[illegible]綦鬚散若龍顏煒如相與痛當日之偏安指神州之鵠沒悠其爲吳晉之異今昔之悲也予其爲我誌之景思曰諾夫水旱菑疾之應禱者有司顧其事生死禍福之驚動人者凡民聚其方今公之爲是也越枉祭法審先後之序矣而廟不以序乎從世代則晉當後吳論附庸則吳不得以先晉公曰是不然方孫氏以數州之地合劉而誅曹也并卻任能卹民周竟赤壁一戰霸業以開江東君臣非下人者遠鼎分爲主則天下事去矣它日聽童謠而懷建業其志又有大可悲者焉晉之興也雖取中原於魏而實得正統於蜀元帝不幸寄國江沱其明斷足以除凶激烈可以死士中華元氣微弱相承更宋齊梁陳而後爲隋唐之混一蒞正統也今因晉而表吳所以本霸基右吳而左晉所以尊正統非歟景思請郎是以表于廟董是役者通判四明陳蒙蒙告刻石吏繫以享神之辭辭曰山兮如慕水兮如訴問故宮兮莽何許有翼其宇有百其堵中宛旒兮冠珮以序邦伯維主酒醴維醽祉我民兮曰毋沴我土景定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權淮西總領陸景思撰拜書太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牟子才篆蓋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主管 行宮留守司公事姚希得立

重修忠烈廟　卞公壯烈英風千載一日廟祀有嚴歲久弗治景定五年制使姚公希得乃捐庫金重新修葺工物總費七萬九千九百二十餘緡米二百七十三石六斗有奇

記傳　忠烈晉尚書令右將軍卞公祠紹興三十一年十有二月魏國忠獻張公來殿是邦下車首嚴祀事澹庵忠簡胡公記之所以崇節義淑人心也景定二年冬潼川姚希得實護留鑰後公怡百年廟久弗葺棟楹摧傾穿風上雨治城弔古有槩於心及是昉克以成民餘力爲之經始匠石材葦不取諸民覬獲位置一仍其舊儼英靈之如在啟人士之新敬先是廟有租以助經費後乃漁於道流浸失初意因釐正之俾廟不失利以備葺治成既落只盍石諸

按公力疾鏖戰奮不顧身死於忠而不廢臣節

眕盱亟赴父難鬬不旋踵死於孝而不失子道是翁是季一門所立如此雖古聖賢何以尚茲我 朝列聖相承肇修人紀盡力君親者必錄得罪名教者必誅慶歷元祐秩公祀典南渡中興錫公廟額我魏公彰而大之豈苟然哉善乎潛庵之言曰微公崇尚名教砥礪頹風則孔孟仁義之談掃地熄矣仁而遺親義而後君古今無是理也臣當死忠子當死孝天下壹同是心也卞公之心魏公之心也潛庵之心也希得西土晚出承俊踰於百歲後能不以魏公之心為心乎晉史稱公妻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殆與范滂母同一令名廟薦弗及非缺歟今併祠夫人于後堂春秋同負焉發千古幽潛之光示萬世臣子之法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故為之書

重修晉都督謝將軍廟 景定四年制使姚公希得任內撥錢米付都統司重行整葺自二月二十九至六月初九畢工計費舊楮四千餘緡米九石六斗有奇

重修姚顯王廟 景定四年制使姚公希得任內重行修葺九月十六日興工至十月初五日畢費一千六百五十餘緡米四石有奇

重修忠節王將軍廟 景定四年四月初四日興工至五月初九日畢費一千一百五十餘緡米四石有奇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四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五

承直郎官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祠祀志二

宮觀

天慶觀在府治西北

考證觀臺係晉朝冶城故址○元帝太興初改爲西園俗呼爲冶城園○安帝元興十五年改爲冶城苑○後唐龍德元年楊氏據吳改建爲紫極宮宮分東西東爲吳王鑄劍之所西爲蜀

龍郭文舉之故臺○本朝大中祥符間賜額改
爲祥符宮續又改爲天慶觀建炎兵火後羽流
結茅屋以居至紹興十七年留守晁公謙之請
于朝重建之○舊太乙殿基即郭文舉讀書臺
也今在聖祖殿後冶城樓忠孝亭在觀之
右詳見卞壺墓○陳軒金陵集載宮臨狄咸郭祥正
同游紫極宮竹軒觀王相國舊題蘇子瞻書子
由詩祥正和之有老鶴唳風之句寫之壁間未
竟有白鶴數十翔舞北極壇上徘徊而去○淳

祐初留守別公之傑倡諸司捐金粟重修之大
學正章公權爲之記【記畧】漢興三世至于孝文
好道家之學躬修元默而
清淨之化流我　眞宗皇帝紹休聖緒以時考
之亦漢文時也意將不言而化行無爲而事治
迺大興道教　詔諸路軍州各建天慶觀至於
或因或革或狹或廣其土木費用或一出科降
或兼貲施捨則不能舉全金陵之天慶蓋晉冶
城之故地楊氏之吳建爲紫極宮籍田二十項在
常之晉陵無錫間暨爲天慶田亦因之熙寧間
始　勅免税役建炎初金虜犯江兵火之禍故
跡盡矣其徒結茅若奉香火垂二十年晁公謙
之守是邦迺請于　朝一切鼎新帖請通元大
師方清迪主之嘉熙淳祐之交旱魃爲虐閫臺
望雨靡神不欽遡無應驗制置資政別公之傑
聞茅山景元範誠信質實行可對越其祖師印
開山方君道法靈遒的有傳授迺遷請住持就

命禱雨章甫奏而迅雷烈風隨作雨集溝澮皆盈已而有秋邊烽亦熄別公遂以暇日數延見談元虛益加敬重因言觀宇頹弊當葺更圖開廣別公慨然指金粟以倡兩臺諸寄寓若有力者亦皆出貲其成自辛丑至辛亥十有一年迺畢工見者咸曰壯哉觀而況竹亭翼然乎其東境界清特其西爲冶城樓地形高樓又高實留都絕境登樓睇想麥秀黍離近悲六代之故墟雲藹微茫遠認闕洛於江淮之外古今變態盡在日中士夫好尚閑雅常玆游息若其感慨之餘道香滌塵靜趣天契或興遺世獨立乘虛御風之想視鳥衣翠微青溪賞心雨華鳳臺之游踵東山之跡皓齒細腰相與娛樂亦徑庭矣噫道家以太虛爲域宇宙爲宮三光爲燈燭雲霞爲香火主之以絳衣帝君妙不宰之宰修不工之工居天下之廣居洞洞齋齋一無際礙此道之所以爲大今之宮室棟宇賓寄也然道自無而生有有復於無則無者超矣自虛而生實實歸於虛則虛者至矣我有大患爲我有身苟未能外其身而身存則凡教門之事意者有補於世道盡心力而爲之夫豈容已天慶自初建碑刻具詳槩於火久不復今重建既備烏可竟泯其傳故即羽流所述記其略焉淳祐十二年

正月日承直郎新除太學正古括章公權撰

報恩光孝觀在府治西南

考證觀基元係陳朝進奏院故址崇寧二年十二月奉　勅江寧府合置觀賜崇寧觀爲額政和元年十二月　聖旨崇寧觀並改爲天寧萬壽觀紹興九年八月　聖旨諸路天寧萬壽觀並以報恩光孝爲額專充追崇

徽宗皇帝道場其曾經燒毀去處州縣不得因今來指揮輒興工役本觀願自修葺者聽

崇禧觀在大茅峯北華陽洞南門之東即古太平觀

考證唐史方技傳道士王知遠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洪景傳其道法高祖之潛龍也知遠嘗傳符命太宗平王世充與房元齡微服以謁知遠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大宗以實告知遠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太宗登極將重加祿位知遠固請歸山正觀九年潤州置太平觀以處之○舊圖經云晉陶隱居創後爲永嘉館復爲嘉遁館以待四方之衆即此也後號太平觀爲盜所焚南唐昇元初重建本朝祥符元年因祈禱致醮改今額建炎四年廢于火紹興中再刱○陶宏景傳云大茅中茅間有積金嶺先生於嶺西立華陽上下館○舊記云崇禧觀即梁貞白先生陶君華陽之下館○茅山記云太師益國公以金帛建造觀宇粗備先是

眞皇祈嗣茲山旣獲感應自此每歲遇
聖節建金籙道場七晝夜內降青詞朱表并降
香施料命句容縣宰充代拜官設醮于此至今
爲例由是總轄諸山此觀爲甲張商英撰碑銘
東南之鎭曰句曲山蓋華陽洞天地肺福地易
遷含眞之所宅司命童初之所治晉宋以來得
道之士二十許楊陶遺壇故宅猶有存者宮觀十
二崇禧總之　國家靈承天心敷錫民福鏤金
之虬鏤玉之簡妙眞之香丹素之詞歲修常典
問遺王人設官以提其綱賜田以贍其衆宣其
宮闕壯麗列聖下居廊廡深嚴萬靈侍衛至者
悚然有以移其視聽居者肅然有以洗其心志
億料秘範之所出寶章靈篆之所宗而希夷淡
泊之門寂寞無味之教學士大夫未之或講洲

縣政事又非所先田租所入悉籠於官道侶計
戶而賦粗有司互券而出納方斗筲之鈞攷就
土木之職議上下顧望歲月因循屋壞而不扶
榱故而不革圮廢而不興垣頹而不作資文待
制何公君表在元祐中以趣向背特提擧西京
崇福宮居金陵嘗至山中熟知其敝紹聖閒
政召對便殿明年移鎭於此仲發纍志議營繕
之會商英謫莅管庫公圖以授商英曰予於道
家之學博且久矣凡向背與開闔之不如經者
其悉據古攷正之商英視圖南面三門則道俗
由入之所由也體三清北極本命三殿相直而
玉皇殿迺在東偶商英謹按老子之書曰天法
道道法自然所謂自然者精氣之始也其天爲
清微其境爲玉清其天尊爲元始其帝爲玉皇
所謂道者氣之純清也其天爲禹餘其境爲上
清其大上爲大道玉晨君其帝爲天皇所謂天
者氣之積清也其天爲大赤境爲太清其太上
爲老君其帝爲北極本命者支干之神以統於

北極者也北極者中天之樞以承玉皇者也今以北極次三清以本命次北極以而玉皇居左非道之序也神而來格亦莫安於其位矣請先玉皇後北極而左本命三門者神靈之所由也非祠醮則闕之東建道院西設賓館如此則尊卑不相亂道俗不相淆人神不相雜矣公日善乎論也玆山宮宇古今廢置不一道術之士有在於是者亦已多矣曾亡一人以三氣三天三尊三帝之說辯正升降者豈崇無以復靜者或闕於尊有之用造有以致動者或昧於至無之體哉已移句容縣如子之議因而完之矣越明年五月玉皇殿成奉安之日有雙白鶴終日回翔逵暝其上於是上清大洞法師劉混康與其徒籙弟子曰異時白鶴嘗以三月十八日來集或有或亡亦不常也今殿成而鶴降非何公崇敬之誠默與眞契其何以召其祥請給公于劉室以永我邦人之思已事而求記於商英迺序而係之頌曰一氣之先强名自然致虛爲道運道成天三彭一隱一立三全分爲九氣列爲八埏崀崀茅峯東南之望帝居道祠于山下上厥初經營先後錯爽何公正之靈報如響儀儀者鶴來自雲霄誰其篤之於焉逍遙氣合太神神遊泬寥監觀在下德馨孔昭宮室絢絢巖谷煥煥風馬霓旌侯止侯燕維山有祥維國有良天子萬年賚及四方何公于蕃百治皆具神之聽之亦惟公故錫爾嘉穀安其邦人介爾多祜者寧厥身邦人感仰繪公之像配山久長以對景貺

紹興三年十月八日朝奉郎充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事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
住國賜紫金魚袋何正臣立石

[illegible]世人稱爲茅山第一福地

[illegible]高辛時展上公周時郭眞人巴陵侯漢時杜廣平東晉楊眞人許長史父子唐李元靜南

唐王貞素並在此得道梁時陶隱居於此精修
爲朱陽館唐太宗時爲華陽觀元宗時爲紫陽
觀　皇朝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奉
勑改爲玉晨觀**陶貞白[illegible]碑**云先生嘗以茅山靈迹萬焉將
壁貞經祕籙亦多散落請歸修葺乃特詔於楊
許舊居紫陽以宅之華景照丹陽延陵人師事
包士榮天寶中與元靖先生奉詔造紫陽而居
焉○**徐鉉紫陽觀碑**云紫陽觀者今上爲烈祖
孝高皇帝元敬皇后之所重修也又曰華陽洞
天寶晉僊之福地金陵地肺又三茅之福鄉左
懸柳汧煙霞絡映右帶陽谷川原鱗隱伏龍靡
迤鎮以雷平之嶺巒岫岡廻合浸以護軍之潭郭
眞人卯酉之池不遷留岸許
長史燎丹之井自冽寒泉

太平觀在茅山側
考證梁書陶隱居讀書萬餘卷善琴碁爲諸王
府侍讀永明十年乃掛衣冠神武門居句容之
曲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
本朝元符中改爲太平觀
崇壽觀在茅山
考證九錫碑云宋太始中廬陵太守魯國孔嗣
之爲道士華文賢建舊記云晉任眞人舊宅宋
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建宋詳孰是齊建元二年

立崇元館爲太子嘗臨之重廣基堂唐天寶奉
勑重修　本朝改爲崇壽觀

下泊宮 在中茅西

考證 三茅記云茅君自秦漢間結庵修行於此得道飛昇至宣帝地節三年賜額爲宮唐貞元十一年黃洞元作記 記略云下泊宮者上清司命真君之舊宅也夫大道杳冥邃廓無像神僊主宰尚有元司太古立以祠堂示存教之跡也

元符萬寧宮 在茅山

考證 三茅記云嘉祐中有蜀人王略於積金峯結廬以煉丹藥樂全張文定公以詩贈之事見樂全集中略後因事捨去劉混康初入山居之哲宗皇帝召混康赴　闕詔以所居爲元符觀崇寧五年落成　徽宗皇帝御題其榜曰元符萬寧宮建炎四年爲盜所焚少傳楊沂中以私財建造殿堂輪奐踰於舊矣

祠宇宮 在中茅峯西側

考證 舊記云唐天寶七年勑於廟下立精舍度道士焚修屯田員外郎柳識建碑

華陽宮在茅山積金嶺

考證舊記云本貞白之上館唐天寶七年三月勑度道士焚修後燬於兵　本朝政和中重建宣德郎郭衡爲之記記略曰句曲山之華陽附自居以中館處弟子以下館延四方高士累功修德上館居多是以引泉以煉大還修本草以和名劑設大戀於官而向道者心化靈符於井兩歙木者患愈功成事遂而館名遠立於天監之時眞積力久而華陽始建於天寶之際借乎爾後干戈鑾聚於中原烈焰熾延於深谷天后便闕蝟聚者屋之清虛東窻兵刃則藏之三峯鶴馭遠九轉丹爐隳垣足神居跡昇上士暨至我朝海內清肅祥符天聖眞風振興皇希以來迺有沖隱大師道正莊愼質者天才超頹德操邁逸心恬淵靜身樂清虛侍從師資安養斯館爰及政和三年已踰六十六載棟滿帶塡畏傾弗支於是起役山𡶶鳩工雲集征村蔽谷揮刃摩天昔惟茅茨今且華之昔唯土堦今且甃之

乾元觀在茅山大橫山下

考證陶隱居眞誥定錄言大橫山下有泉昔李玥於下合丹而升元㶩梁天監十四年陶隱居刱鬱罡齋室以追元洲之蹤天寶中元靜先生居之制旨建醮殿堂臺榭甚多皆明皇賜額曰棲眞堂會眞亭候僊亭道德亭迎恩拜表等亭

國朝大中祥符二年國師朱觀妙於此結廬修
行先賜集虛庵爲額天聖三年九月改賜今額

天聖觀 在茅山積金峯上

考證 梁天監初陶宏景開創池沼唐貞觀中建
立道靖至德中賜名火浣宮唐末遂廢
本朝景德中處明貞結廬於此祥符中
御製觀龍歌送龍歸三茅山所得之池卽此處
也天聖三年九月賜名延眞庵五年賜額爲觀

五雲觀 在茅山華陽洞西門五雲峯下

考證 景祐中太師中書令王文穆公欽若於此
建庵景祐四年四月七日賜額五雲觀慶歷二
年十月丞相晏元獻公殊撰記後爲雷所擊碎
碑不再刻文見晏公集中記云丞相冀文穆公卽世之明年其小君
許國夫人閻于內朝請建道館于茅山之南
麓以爲公棲神之所聖上追念大臣哀憐時
思特命都守舊相李公迪主其營繕又勑公
門下吏右侍禁張得一董其力役後十四年夫
人以制度之未備申命公之猶子右班殿直士
臨往增葺焉始賜名曰五雲觀傳工於天聖之
丙寅已事於康定之庚辰其廣袤因崖巘之回
抱其奧阼視科文之品第崇堂以宅眞像秘殿
以嚴眞倶層閣崛起廣除環構修廊蔓衍高閎
濬開庖廚有方廡庫有次其外則壇場著前朝

之蹟洞穴表靈峯之藹喬松夾植蔭行旅之勞
良田外營資糇膳之給妙擇勤士恭修秘式其
所以尊奉遺貌安安淨衆者罔不周具惟道家
者流有淸淨沖虛之說歸眞復樸之教後代悅
其風者觸類而長於是乎幽經秘訣之敷演淸
都洞臺之照臨三雲入景之錄修童初廣寒之
遊集上自后辟迄于臣民用資化源著在彝典
初 眞宗皇帝既假武節聿修文事封太山款
后土謁偲里建靈宮務輯一王之儀邇追前代
之盛公於是時都將相之重極風雲之遇與一
二元老洎鴻儒碩生內則翊贊 宸猷外則討
論經禮用削藁之沉密荷沃心之賞詩借前箸
而謀定中與風而令行至如檢玉分壬瘞給莊
壤近甸巡豫嘉壇裒對咸遵秘錄聿彰勤任用
三洞之科式先八鑾而啟行公則參儀衛之職
焉寅受天瑞欽崇祖烈五嶽升號靈泉效祉並
敞眞宇茂昭元貺公又歷置使之任焉總集髦
雋紛披載籍掆百世之龜鑑邈方來之矩矱復

詔公之典領焉公又以混元之法有助亨會函
夏所繢源流寔繁欣逢盛明得用論次乃復選
通達其學者校讐而辨正焉名山洞室之藏金
簡玉文之萃多所刊定訛無抗謬本至性之沖
漢益聖期之參會儻佯乎叢霄太霞之境諷詠
乎廣詔曲素之篇寤寐赤松之遊沉酣金匕之
藥間接眞士高談妙樞由是翛然有乘雲驂飇
離人拔俗之想每出沐休暇或元辰令吉特想
世事虔修淨醮壇宇嚴邃旌幡颯纚杳塵寰之
不接疑景象之有閱緜禩寖久積精忘倦乾興
壬戌歲分符秣陵眷言茲山實邇郊次俄奉中
詔郎仲嘉薦注募靈壤衷淨域逌爾自得瀞
乎忘歸隱士朱自英者肥遯中巖載更年所公
樂其素尚宛若石交還朝秉鈞之再歲以其名
聞召至都下宴語紬繹異于常倫及其還山又
約宅日卜降洞府音旨隆寄朱生異之後數月
而公捐館舍且有遺語卜茲締構前後所費私
帑凡百五十萬官給不預焉續詔自英往還臨

菴之皆從公之素志也按眞誥言句曲地肺土良水清謂之華陽洞天可以度世種民是處三災不干又言至忠至孝之人皆先受靈職大爲列僊歲登降其幽明如人間之考績則公之結思宿岫歸誠妙象豈徒然哉朔夫出應賢運越登極位佐時勳大用物精多非特受靈氣負踰羣品昜以協昌辰之偉任非獸契僊籙往階眞格昜以顯太和之挺生質於前聞其冥合鳴皐乘時會庸握文武之柄尊主芘物聲其蘊懐執方持衡不疚風義烜赫煇燿以功名自終然後脫遺世氛與羨門偓佺之徒相期於遐壽之際不其盛與不其偉與惟夫人啓奉治命無忘遺追其嗣子殷中丞寅亮瞿瞿協心克終勝槩是播徽範永光圖史謂殊夙以文翰游公館宇見託撰述著之金石是用拜禮命之辱而忘其陋蕪公姓王氏諱欽若字定國夫人姓李氏公之邑里世系歷官差次上載史諜下刊碑誌此得略而不書慶歷二年歲次壬午十月晏殊記

抱元觀 在茅山柳谷泉

考證 舊名柳谷庵政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因陳希微修行於此有 勑賜抱元觀爲額慶元間王元綱重建劉運使[illegible]嘗題詩龍崗十里秀蟠雲天斷靈墟館異人柳眼長年駐春色金精一掬吐寒津田公羽駕隨飈遠長史瑯函得語眞今日我來師接西牛蔥飛雪語蒙屯

郛元館 在中茅峯西

考證 本名白鶴廟劉至孝三遇僊桃之所元祐中桐川道士湯友成友直居之政和八年守臣

俞臯奏改今額

棲眞觀在崇禧觀東

考證本名圭胥庵舊記云貞白陶君之中館和州史君尹士牟撰碑宣和中賜今額

華陽觀在崇壽觀西

考證舊名鴻禧院舊記云寶歷二年奉　勅置即梁昭明太子舊宅丘徵君亦隱於此上柱國李相德裕延太元周先生於此建立院碑侍御史賈餗文宣和初改賜今額周先生名隱遙字息元居洞庭巴山

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雖飲而無漏唐令狐楚作記僊傳拾遺有傳

清眞觀在大羅源中

考證政和中史德淸始營建爲道人棲泊之所徽宗朝賜以觀額紹興間每歲三月十八日四方道人皆會於此齋時多有鶴至故謂之鶴會

燕洞宮在茅山柳谷浙東

考證宮之東南有燕口山三小山相偶梁普通中有晉陵女子錢氏妙眞年十九辭家學道師事陶隱居獨處幽巖誦黃庭經積三十年佩白

練入洞自後奉祠不絕至唐天寶七年典修爲宮賜額燕洞宮度女冠以紹香火梁邵陵王爲記　本朝嘉祐甲辰野火焚之遂移於句容縣紹興二十年復於舊基上興建

白雲崇福觀 在中茅峯西白雲峯下

考證 先是華陽宮知宮道士王景溫退居結廬于此紹興三十二年名聞于　上詔即所居爲白雲崇福觀召對　德壽宮賜紫衣虛靜之號

永僊觀 在茅山

本朝淳熙甲辰劉先覺以高士召赴　行在賜對重華宮講解南華眞經引疾還山攜　賜詩於抱朴峯誅茅棲泊始名玉霄庵今改此額

寶華宮 舊在方山南唐昇元中爲母后所建後廢淳熙七年道士呂志淳移其額於城南門外重建

洞元觀 在方山南輿地志吳赤烏三年爲葛元於方山立觀後元白日昇天今方山猶有煮藥鐺及藥臼在唐正觀六年併巖栖觀入焉

永樂觀 在城東北七十里舊經云漢劉諫光捨宅爲

觀南唐昇元中重修　本朝改爲崇虛觀
修眞觀在天慶觀西舊在越王臺下南唐保大七年
置爲女冠觀　本朝開寶八年焚毀太平興國
二年移置於此
藏眞觀在茅山疊玉峯南臨大路劉靜一先生解眞
瘞劍之地　本朝大觀中建因賜額爲藏眞今
觀側有靜一先生墓
崇元觀齊建元中改爲崇元館唐天寶七年重修
本朝大中祥符七年改今額

復洞神宮據舊志所載是宮舊在蔣山太平興國寺
東今有古基階級存焉制使姚公希得任內因
創與蜀三大神廟於青溪側景定四年就於其
旁創一道宮以爲祈報燎禋之所因以洞神舊
額加之首命道士王道立爲知宮費十三萬舊楮米五百石
記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以眇然之軀並列爲
三其所以與天地相似者曰誠而已誠也者
實然之理匪初匪終匪狂匪聖不可以聰慧求
不可以聲臭接而須臾不容離此知愚之所同
得也天維高明日月星辰運行無息萬物覆焉
地體確厚嶽瀆河海洪纖小大萬物載焉上際
下蟠無一隙不到古往今來無一息間斷所以
主張綱維其間微是理之實然者有其何所取證

人與天地同厭有物聽聰視明即此理之高目下耳者也是非決擇即此理之賞善罰惡者也萬象不能匹形氣不能礙昭昭靈靈毫末有欺而陟降左右已毛髮森豎於大譴大呵之域於皇上帝陰隲下民風雨霜露無非至教神祇上下昭布森列消息盈虛之易處禨祥禍福之異空豈有心其間哉惟天蒼蒼以萬物之心為心而自無心惟天無私以萬物之感應為感應而自無感應不然何其形聲影響不失錙銖如是可考不誣哉衆人昧上天本然之知而為人上天以衆人同然之體而為天其降衷不異而源委本末遂有毫釐千里之差可嘆也後世不推原其自於天人之際岐而為二所以事天者始屋而居之像而祟之僭謂昭格之誠果在是乎雖然收其放心於主一不二之地則其本然不失者固非牛羊斧斤可以盡皆斲喪宮宇之設其來已非一日矣建鄴舊有洞神宮久廢不治景定辛酉東川姚公希得來司留鑰其政取敬

事而信節用而愛人為本既明年化行惠孚乃卜青溪之勝以祠蜀三大神又明年因洞神之扁築琳宮於左命黃冠主其香火蓋亦謂世俗耳目未可頓躋之本然之地而其攝齊而入肅容而登則其心未始不如捧盤水如承大祭不待驅迫而天理見前斯亦入德之方也已宮役告成公俾復之記其行事復之嘉公之本心有在乎是於是乎書景定五年二月日朝散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合陽文復之譔

朝散郎差充沿江制置使司參議官嚴灘黃竣

書丹朝散郎差充沿江制置使

司參謀官天台趙時棨題蓋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六

承直郎安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祠祀志三

寺院

保寧禪寺在城内飲虹橋南保寧坊内

考證吳大帝赤烏四年爲西竺康僧舍建寺名建初晉宋有鳳翔集此山因建鳳凰臺於寺側晉宋更寺名曰祇園齊更名曰白塔唐初復名曰建初開元更名曰長慶南唐更名曰奉先

本朝太平興國中賜額曰保寧祥符六年增建
經鍾樓觀音殿羅漢堂水陸堂東西方丈莊嚴
盛麗安衆五百又建靈光鳳凰凌虛三亭熾映
山谷圜甃塼牆五百丈茂林修竹松檜蘩蔚
詔歲度五僧政和七年 勑改神霄宮建炎元
年 勑復舊額三年四月
大駕幸江寧權以寺爲行宮閏七月如浙西其
後命卽府治修爲 行宮而 御坐猶在本
寺歲久屋弊留守馬光祖重建殿宇及方丈觀
音殿水陸堂廚堂庫院移鍾樓冠青龍首增建
廊屋橫直一十八間作新建鳳凰臺記詳見鳳
凰臺下 梁虞寄得閣藏記 維摩氏極天下之辯而反之於默其爲法名之曰不二夫不二而卽一矣不言其一而言不二豈以一猶爲有在者歟道未始有二也既以有物不得一不裂爲二彼自爲二而吾强欲一之必有廢其一以成其二者非道之全也要有非一而不二者存焉爾何也特維摩氏爲然孔子曰有鄙夫問於我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空空云者豈有物實之者哉然猶意其墮於一也則卽之以兩端蓋維摩氏所謂不二法卽之兩端而知其所解則以吾之所知證彼之所知可一舉而盡矣之人也謂之鄙夫則可謂之君子則不可佛以無所言而爲一切衆生無所不言以爲有言不言是顚倒見以爲無言不言是斷滅見孰能辯其非

一而不二者乎自漢永平為佛者始持其書入
中國由晉宋歷唐至于今不絕梵語華言更相
發明傳其學者又從而申衍之其說遂充滿天
下輯而藏之皆設為峻宇高甍雕刻綵繪備眾
寶以為飾竭眾巧以為工苟可以莊嚴者無不
至梁普通復有異人為之轉輪以運之其致意
深矣吾少時見四方為轉輪藏者無幾比年以
來所在大都邑下至窮山深谷號為蘭若十而
六七吹蠡伐鼓音聲相聞襁負金帛踵躡戶外
可謂甚盛然未必皆達其言尊其教也施者假
之以徼福造者因之以求利浸浸日遠其本建
康府保寧寺當承平時於江左為名剎更兵火
久廢今長老懷祖守其故址於煨燼之餘十有
四年堂殿門廡追復其舊而一新之最後作轉
輪藏余鎮建康時見其始經營後四年余歸石
林祖以書來告曰藏成矣幸得記其本末祖蓋
以正法眼傳其心者其為人潔而通靖深而敏
非徒以自為作佛事者也乃為推其師之言合

諸儒之說正佛之所以言以曉世俗之弊祖當
益以是振之夫大方無所言則維摩氏之默如太
阿難等得道受記諸大弟子皆不在問疾及其
無所不言則雖觀世音亦從聞所聞而入爾乃
寺之興廢係其時人之施舍
係其力有不必記故不書

正覺禪寺 一名鐵塔寺在城內西北冶城後崗上

考證 本大始中邪人捨地建精舍號延祚寺至
唐有靈智禪師生無雙目號羅睺和尚經論文
字悉能明了時人稱有天眼為建塔於寺內廣
明中賜額○梁侯景之亂王僧辯入討景使其
黨宋長貴守延祚寺何遜有登延祚寺閣詩○

佛殿前有鐵塔二座鑄云乾興元年造古鍾亦
唐時所鑄有經幢鐫大吳金陵府延祚院寺有
井十一口內一口最大號爲百丈泉井欄上字
乃保大元年所鐫○宋熙寧中賜寺名曰正覺
塔名曰普照○王荊公嘗於寺西作書院有軒
名籜龍○建炎三年以法堂西偏爲　元懿太
子攢宮詳見攢宮僧極劉克莊皆嘗題詩僧極詩逝水無情去不回黃簾寀地隔風埃摩挲鐵塔堪流涕此是君王思子臺劉克莊詩細認苔間寺方知鑄塔時不因兵燹壞似有物扶持古殿人開少深窻日上遲僧言明受寺相對各攢眉

能仁禪寺 在城內南廂嘉瑞坊

考證 慶元間游九言撰本寺佛殿記略云能仁
寺南接秦淮數百步按其地古青溪之瀆也初
名報恩宋元嘉文帝爲高祖剏建唐會昌中廢
僞吳大和六年毗陵郡公徐景運復爲其親造
曰報先南唐昇元改興慈無鐫識可攷獨據圖
經所載然五代唐愍帝應順甲午爲吳之太和
逆數會昌乙丑蓋已九十年既曰廢矣中間誰
所繼續乎院之老僧相傳僅記　本朝之言院

故在西門雙廟之東至道中有　圓覺律師德
明者際遇
太宗皇帝召見錫之　御容及羅漢像以歸咸
平間重賜院基田產更律爲禪寵以　聖製詩
章詩見第四卷院復大顯至崇寧賜名承天政和七
年改能仁今之寺基咸平所賜而遷也

蔣山太平興國禪寺　去城一十五里

考證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以定林寺前岡獨龍
阜葬誌公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資造浮圖五級
於其上十四年即塔前建開善寺今寺乃其地
也唐乾符中改爲寶公院南唐昇元中徐德裕
重修後主又改爲開善道場　本朝太平興
國五年改賜今額慶歷二年葉公清臣奏請爲
十方禪院[illegible]公塔[illegible]山大佛殿記云寶公
道場始於梁武其女號曰永定公主
割捨私財創爲精舍當時詞臣陸倕王筠作爲
文章以紀其事我　本朝大中祥符賜榜太平
興國禪寺加封寶公道林真覺慶歷改元翰林
學士葉清臣來守是邦以禪易律元豐主僧日
法泉者經營辛苦成大叢林焚於建炎復於紹
興云大佛殿前又有大毗盧閣兩翼爲行道閣
屬之殿其餘堂廡極其雄麗皆紹興以來所建
淳熙十六年九月蕁一夕而燼今累年營繕駸

駸復盛矣寶公舊像父老相傳以沉香爲之國初取歸京師陳軒金陵集載狄咸游蔣山詩云角檀歸象魏寧堵卧煙霞蓋謂此也本朝太平興國七年舒氏柯萼遇老僧往萬歲山指古松下掘之得石篆乃寶公記聖祚綿遠之文於是遣使致謝詔曰寶公妙覺治平初更謚道林真覺大師按建康實錄開善寺有誌公履唐神龍初鄭克俊取之以歸長安今洗鉢池尚在塔西二里法雲寺基方池是也寺西有曰道光泉以僧道光穿斲得名曰宋熙泉以近宋熙寺基之側有八功德水在寺東悟真庵之後一云泉在寺北高峯絕頂寺東山巔有定心石下臨峭壁寺西百餘步有白蓮庵庵前有白蓮池乃策禪師退居之所寺後向東有婁禪師之塔

題詠

李司封勛樓臺雖少景何深滿地青苔勝布金松影晚留僧共坐水聲閑與客同尋清涼會擬歸蓮社沉湎終須棄竹林長愛寄吟經案上石窗秋霽向千岑又

題道林寺向鍾峯數寺連就中奇勝出其間不教幽樹妨閑地別着高窗向遠山蓮沼水從雙澗入客堂僧自九華還無因得結香灯社空倚王門玷玉班○李中宿投林下寺中夜覺神清磬罷僧初定山空月又生龍燈吐冷艷岩樹起寒聲待曉紅塵裏依前冒遠程○徐伯陽聊追鄴城友躧步出蘭宮法侶殊人世天花異俗中鳥聲不測處松吟未覺風此時超愛網還復洗塵蒙○崔明山殿秋雲裏香煙出翠微客尋朝磬食僧背夕陽歸下界千門見前朝萬事非看心兼送目葭菼暮依依○王荊公安石登寶公塔倦童疲馬放松門自把長筇倚石根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鼠搖岑寂聲隨起鴉矯荒寒影對翻當此不知誰主客道人忘我我忘言重登寶公塔空見方墳涌半霄難將生死問參寥應身東返知何國瑞像西歸自本朝遺寺有門非輦路收池無鉢但僧瓢獨龍下視皆陳迹追數齊梁亦未遙又碧玉旋螺悅隔霄

冠山仙家亦寥寥空餘華石延風月無復靈蹤
落市朝帳座追嚴多獻寶供盤隨施有操瓢飽
方出沒還如此與物何心作逍遙 **寶公塔院**
又 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
梁木摧煙留衰草恨風造暮林哀豈謂登臨處
飄然獨往來 **青溪照禪師塔** 簡老已歸黃土陌
澗師今作白頭翁百憂三十餘年事陳迹山林
草野中 **寶公塔** 道林眞骨葬青霄窣堵千秋未
寂寥參寶勢旁連大江起尊形獨受衆山朝雲泉
別寺分三徑香火幽人抵一瓢我亦鷲峯同聽
法歲晴歌唱豈辭遙○ **曾極** 六帝園陵墮劫灰
獨餘靈骨葬崔嵬行人指點雲間鶴輿冑齊梁
一夢回○ **馬野亭之純** 凌晨同作蔣山游細雨
絲輕霧不收謝得東風如有意故教嗗色漸盈
眸松陰十里青絲障石磴千層白玉樓觧望覽
平有如此故應常作帝王州

半山報寧禪寺 在城東七里距鍾山亦七里王荊公
安石故宅也

考證 其地名白塘舊以地卑積水為患自荊公
卜居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安石病
聞　神廟遣國醫診視既愈乃請以宅為寺
因賜額報寧禪寺後有謝公墩其西有土山
曰培塿乃安石決渠積土之地由城東門至鍾
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寺中有寶禪師
語錄序王荐撰米芾書陳軒金陵集載荊公半
山詩凡十五首 半山即事 誰將石黛染春潮復撚黃金作柳條西崦東溝從此

好筍輿追我莫辭遙○雪乾雲靜見遙岑南陌
芳菲復可尋換得千巖爲一笑春風吹柳萬黃
金○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
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水滿陂塘穀
滿籬漫移蔬果亦多收神林處處傳簫鼓共賽
元豐第一秋○放歌扶杖出前林遙和豐年擊
壤音曾侍玉堦知帝力曲中時有譽堯心○隨
意柴荊子自開沿岡度塹復登臺小橋風露扁
舟月迷鳥羇雌竝往來○露積山禾百種收漁
梁亦自富鰕鱗無羊說夢非真事豈見元豐第
一秋○湖海元豐歲又登旅生猶足暗溝塍家
家露積如山壠黃髮咨嗟見未曾○豚柵雞塒
晻靄間暮林搖落獻南山豐年處處人家好隨
意飄然得往還○秋雲放雨靜山林萬壑千滿
共一音欲記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
半山歲晚即事曰蜜畏前境淵明欣故園那知
飯不賜所喜菊猶存亦有牀坐好俱無車馬喧
誰爲吾侍者稚子候柴門○牀長者一牀室先生

三徑園非無敏滿鉢亦有酒盈樽不起華邊坐
常開柳際門漫知談實相欲辯已忘言○半山
春晚即事春風取花去遺我以清陰騎蹇陂路
靜交交園屋深床敷每小息杖屨或幽尋惟有
北山鳥經過遺好音○楊誠齋萬里過半山寺
霜松雪竹老重壽南蕩東陂水自深風去宅存
誰與往不如作寺免傷心○老無稚子爲鷹門
病有吒耶作此身相府梵宮均是幻耶須捨宅
作離塵○日邊賜額寺名新雞犬相迎舊主人
見說小兒齊拍手半山寺主裏頭巾○楊龜山
時題半山寺蹇驢扶策一蒼頭罷相歸來隱
寂寥春到半山芸不足依然野水漫青苗○黃
山谷題半山寺道德文章一世師只傷學術欠
通時不思縱動熙寧禍那欲重修作福基

清涼廣惠禪寺在石頭城去城一里今廢○舊志山

考證僞吳順義中徐溫建爲興教寺南唐昇元

初改爲石城清凉大道場
國朝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改今額○舊傳此
寺嘗爲李氏避暑宮寺中有德慶堂今法堂前
舊基是也後主嘗留宿寺中詩有未能歸去德宿龍宮之句
慶堂名乃後主親書祭悟空禪師文乃後主自
爲之碑刻今並存東坡嘗捨彌陁畫像于寺中
詩云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寺有大鍾乃僞唐後主
所鑄類說載江南李氏時有一民死而復蘇云至冥司見先主被五木甚嚴民大駭曰主
何至此耶主曰吾爲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汝歸謂嗣君凡寺觀鳴大鍾吾受苦暫
休或能爲吾造一鍾九善後主造鍾于清凉寺鐫云追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苦○
寺有白雲庵見王荆公詩翠微亭不受暑亭鄭介公
書堂詳見亭堂○聖宋書錄云舊有董羽畫龍李
昷八分書李霄遠草書時人目爲三絶王荆公故人不
借馬馳驢許我年年一度來野館蕭條無準擬
與君對植浪山梅○蘇東坡贈清凉長老代北
初辭沒馬塵江南來見白雲人問禪不契前三
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鍾
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茆瘴未用深藏白氎巾
○又贈清凉長老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
欲汚人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
心有道年顏少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
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楊文公題君勿愛清
凉清凉如火如沸湯君勿惡炎熱炎熱如冰如

積雪匆愛亦可惡未是逍遙處君不見海會山
前一條路一車來一車去今古轉轆何日住落
花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會稽李主
避暑處至今多竹鳴梢響斷苑精平敲戛惟問
風主聲三百年閶陵谷變寒潮不到石頭城○
秋月春花迹未陳衰龍會繞夢中身夷門金鼓
從天落驚起床頭鼻射人○溫庭筠黃花紅樹
謝芳溪宮殿參差黛巘西詩閣曉窗藏雪嶺畫
堂秋水接藍溪松飄晚吹縱金鐸竹蔭寒苔上
石梯妙跡奇名竟何往下方煙暝草萋萋○東
[illegible]山勢抱煙光重門突兀傍連簷金像閣半壁
石龕廊碧樹叢高頂清池占下方徒悲官遊意
盡日老僧房○馬野亭出郭無多遠登山有許
高舊遊曾到處此地足稱豪日月真雙轂關河
等一毫松塹知我意故與北風塵○舊時月過
女將頭風雨摧頹廢不脩地老天荒無處問松
聲離響替人愁祥刑使者來何暮弔古詩篇清
更幽收拾江山入懷袖却歸講席進鴻嚀○劉

[illegible]塔廟當年甲一方千層金碧萬緇郎開山
佛已成朝鬼住院僧猶說李王遺像有壓龕壞
壁斷碑無首立斜陽惟應駐馬坡頭月曾見金
輿夜納涼○王[illegible]齋五馬南浮一化龍山川萬
古勢增雄誰知佛祖安禪地曾是君王避暑宮
古磴松篁秋意足空江煙水夜潮通介翁祠宇
依然在儘有廉頑立懦風○羅[illegible]谷清涼世界
竹如雲舊日君王愛此君府代改遷龍變化荒
山啼鳥不堪聞○[illegible]赫日幾升抹鞬紅江
南自在覆盆中齋餘者槐聽僧語身在當年避
暑宮

天禧寺即古長干寺在城南門外
考證梁天監元年立大同元年幸長干寺阿育
王塔出佛爪髮舍利又幸寺設無遮食大赦○

丹陽記大長干寺道西有張子布宅在淮水南對瓦官寺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壠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官寺南巷西頭出大江梁初起長干寺按塔記在秣陵縣東今天禧寺乃大長干也○皇朝開寶中曹彬下江南先登長干北望金陵卽此地○天禧二年改爲天禧寺政和六年建法堂 李公之儀端叔天禧寺新建法堂記云天禧寺者乃長干道場葬釋迦眞身舍

利祥符中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寶塔至天聖中又賜今額按梁書大同三年高祖改造阿育王塔出舊塔下舍利及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屈爲蠡形始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毁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中宗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之至孝武大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苦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則不復墮地獄因此出家游行禮塔大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望見長干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阿育王塔所放光明由是定知有舍利乃集衆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銀函中有金函

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長數尺即還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造一層塔十六年沙門僧尙加爲三層即高祖所開者也○【蘇魏公頌】長干寺詩注云晉時有沙門惠達至金陵長干獲古佛塔因於其地建佛利即劉薩何也至南唐時廢寺爲營廬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迹并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爲寺即其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寶塔○白塔在寺東即葬唐三藏大徧覺元奘大法師頂骨之所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俗呼爲白塔事具塔記元符二年知府事呂公升卿請於朝改爲十方住持○【楊次公】長干聖感塔詩云釋迦八萬四千塔一在江南古道場無礙展開靑髻髮最初分得白毫光○【陳軒】金陵集載槐京登長干塔詩云江南管當幸事畢盡憑廟算非臣專眷言此地本軍壘乞與招提安佛子蓋後國初事也

寺有阿育王塔天禧中賜名聖感有塔記題詠尤多【朱存】峯堵巍然鎮梵宮舉頭層級在雲中金棺舍利藏何處鐸遶危簷聲撼風○【蘇魏公】次韻遊長干寺寺接郡東南僧常爲我談初因晉大士來獲古靈龕歷世名空在垂典德乃堪先朝賜新額此地建精藍億載扶皇統生民息戰函利仍存故里龍復止深潭九級唯肇餐千梁畫楯亭臺各軒豁巖谷更空崇殿角芝成玉松梢露隊甘穴棲多禮罷池怪集神龕可愛臨岡曲何人結草庵欲來尋隱逸誰與共歡酣念往須勤到登高已舊諳低頭小城市舉目遍村嵐寂境繇茲達塵容却自慚常思眞趣嚮可抑俗饕貪宇宙開懷適江山極望涵相邀幸多暇命駕即追參又次韻登長干寺塔凡劫半依山經營昔甚艱周遭嚴佛宇直上俯天關登陟緣梯險淹留布坐慳椽楹亦逢附欄檻遍朱殷白日分明到青雲咫尺攀龍潭斜影落鳥翼怯飛還基轘從吳晉聲名動朔蠻灯然時照耀梵唱每循環

蕭梁折節以佞佛故佛之廟貌尤斥江表都城奠雜直淮上所有精舍焉紫峯紆餘反宇欲翔盤高孕虛含吐萬景望之輝然如修虹亘霄丹碧相發殿有聖像即山而成追琢之功極其精妙寀輿地志不知從昔之名但後人以帝氏目之黃旗運歇勢勝故在聞唐擭據因其跡而增華易榜法光標爲幽概　聖朝混一書軌以三代文教蕭勺宇內四聖累洽浸厚福於生民梵剎禪林容仍舊物而茲寺垂隤弊焉不支已卯春寺僧募大姓杜德明出緡金五十萬程工就其址起高廣殿木栽不移勞撩有嚴光輝復還風物異態又粉繪釋迦文相即山塑十六大尊者生生之供稱是該備其秋告成乃作鍾唄肅饗以落之道俗和會聞觀作適青溪之水木鍾皐之雲物來入軒戶相爲澄曠都人詫焉有修其狀而至者會同閭趙郡李君從事海瀕謂余有一日之雅授簡不腆且曰欲以新志累子追惟勝冠筮仕彼都與故濮陽吳嗣復昌卿並遊往事獨重問前朝指顧間誰知息心處香火老僧閑○**王荆公**梵館清閑側布金小塘回曲翠交深柳條不動千絲直荷葉相依萬蓋陰漠漠岑雲相上下翩翩沙鳥自浮沉羈人樂此忘歸志忍向西風學越吟○**曾極**十丈祥光起相輪鐵浮屠鎭法王墳只愁西域神僧至夜捧長干剎入雲○**周文璞**雲杪熒熒一塔燈覺皇舍利寶煙凝山門推上三更月似照前朝禮拜僧○**馬野亭**雨山回處是爲千有塔亭亭高似山不但裝嚴增梵剎可能形勝助城闉燈明星斗掛林木鈴動天風吹佩環陌上行人遥見此有時東徃又西還○[illegible]帝王萬世餘磐石宮派五家多旋渦獨立城南經六代問君心事竟如何

鹿苑寺舊名法光寺即梁蕭帝寺也在今城東南隅

考證元屯田絳嘗爲記金陵氣王三百年聲明文物與時隆替中閒惟

其墜露醉撫翰刻名楹間晦明颷馳蓋四十八甲子老龍死矣靈光巋然齋杳舊游怳若夢覺今之辱請可設其幾乎月而日之庶以傳久康定二年三月八日記寺有子隱堂即周顒築臺讀書處也詳見臺觀○佛殿前有郗氏窟舊傳梁武帝郗后化蟒事頗迂悖不錄

崇勝戒壇院即古瓦官寺又爲**昇元寺**在城西南隅

考證晉哀帝興寧二年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窰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舊志曰瓦棺者非也蓋據俗說云瓦棺寺之名起自西晉時長沙城隅忽陸地生青蓮兩朶民以聞官掘得一瓦棺一見一僧形皃儼然其花從舌根生父老云昔有一僧不說姓名平生誦法華經萬餘部臨死遺言曰以瓦棺葬之遂以寺名爲瓦棺而本於此其說頗涉怪誕縱果有此事亦在長沙於此無與也不知陶官之爲瓦官而以官爲棺殆傳會而爲之說耳淳熙中韓元吉嘗爲記每歲度僧於此受戒

嚴因崇報禪寺即景德**棲霞寺**在今城東北之攝山去城四十五里

考證齊永平七年明僧紹捨宅爲寺見江摠持碑明僧紹宋泰始中遊此山刊木結茅二十許年遂捨爲寺○寺有舍利塔乃隋文帝葬舍利處○唐高祖改爲功德寺增治梵宇四十九所樓閣延袤殿宇鱗次高宗御

製明隱君碑改爲隱居棲霞寺御書寺額有碑
尚存字不可辯武宗會昌中廢宣宗大中五年
重建○南唐高越林仁肇建塔徐鉉書額曰妙
因寺○國朝太平興國五年改爲普雲寺景德
五年又改爲棲霞禪寺元祐八年六月改賜今
額爲叅政簡翼張公㻘功德寺○左有千佛嶺
後有天開巖碧鮮亭白雲庵迎賢石醒石中峯
澗石房白雲泉亦名品外泉寺前有明僧紹高
越墓寺中古碑及時賢題詠頗多山中南谷昔有天台止觀

寺高僧法曠嘗於寺紫溢峯下建般若堂演大
論有虎穴寺在山中峯齊王融有游虎穴寺詩
○宋景文詩羅璧集云南齊棲霞寺大明法師
好談論手執松枝爲談柄隋文帝仁壽二年送
到舍利天下凡八十一州分而造塔蔣州棲霞
其一也○唐則天建舍利塔於青龍山之巔唐
末焚毀○寺有金銀銅像背記畧云維大唐景
龍二年四月八日洛州大福先寺前棲霞寺在
比丘曇一於潤州江寧縣明隱君經坊內鑄寫
金銀銅釋迦像三軀奉爲高宗皇天大帝則天
大聖皇后應天神龍皇帝云○又有石像在千
佛嶺棲霞詩注云明隱君與度法師講無量壽
經西峯石壁中夜發光光中現無量壽佛自爾
捨家財鑿巖造大像坐高五丈觀音勢智立像
高三丈五寸○宋齊七帝造石佛千尊所謂千
佛嶺○周顒栖霞寺贈月公明家不用買山錢
施作清池種白蓮松檜老依雲外地樓臺深鎖
洞中天風穟穟項迴疎雨石倚危屏挂落泉欲

結茅庵伴師住冒僥多少薜蘿煙○劉長卿東
峯尋南齊明徵君故居山人今不見山鳥自相
從長嘯辭明主終身卧北峯泉源通石徑澗戶
掩塵容古墓依寒草前朝寄老松風雲生斷壁
萬壑遍疎鍾惆悵空歸去猶疑林下逢○李[illegible]
居與鳥巢鄰日將巢鳥親多生從此性久集得
無身樹老風終夜山寒雪見春不知諸祖後傳
印與何人○權德[illegible]清論月輪低閑吟茗花熟
又巖花點寒溜石磴掃春雲○張[illegible]躋險入幽
林翠微含竹殿○李紳鳥嘤啄秋果翠深銜素
魚○李司徒勉養花天氣近平分瘦馬來敲
白下門時色未開山意遠春容猶淡月華昏琅
邪冷落存遺跡簫落稀疎帶舊村此地幾經人
聚散只今王謝獨名存○知府事王簡翠巘聳
層雲珍祠古迹存獲登千佛嶺仰荷九天恩塔
影凌虛閣鐘聲度遠村僧言前太守竿有到松
門○虛聰幾燭明欹枕旅懷清永夜起松籟蕭
山疑雨聲吟餘閑景象道勝小榮名鍾罷星[redacted]

瑯悠悠迴旆旌○楊虞部備一炷香銷百和梵
有時鍾磬梵天聞上方結草如高枕不獨棲霞
可卧雲○王荊公安石遊棲霞庵約平甫至瀏
瀏林間路蕭蕭物外僧高陰涼易入閑貌老難
增官事眞傷錦君恩更飲冰永因此山下終欲
忤陳登○知府葉清臣僊峯多靈草近在東北
維僧紹昔捨宅慇持營作碑高風一緬邈廢宇
亦陵遲清泉瀫白石霏霧蒙紫芝松蘿日蕭寂
猿鳥自追隨遊人甚或諸隱者誰與期支郎篤
清尚千里孤雲飛覽古玩青简尋幽窮翠微顧
予符戢守由宿简書避憑師訪陳迹躋作攝山
詩○谷倪子去郭六十里閑遊避世譁不
將仙鶴伴還用白牛車草木隱君宅香燈古佛
家幾多吟景致無限筆光華泉想尋新眼茶應
發嫩芽遺知碧巖上舉手拂烟霞○[redacted]山
川四絕自來誇茅屋荊扉三數家須有高人繼
肥遁莫疑僧室擅樓霞○知府趙師龍尋幽訪
古到巖前仰視雲霞接梵天六代典王那復在

千身化佛向依然老松欲作蒼龍去怪石常如猛虎眠已覺塵勞變清淨何當築室向危巓○如

上元趙知縣伯晟 棲霞境界何清壯嶽立五峯如列障三徵不復見高人千刻尙能瞻寶相摩空老木韵秋聲雲屋天嚴滿意行夜闌風定月將午門外呦呦聞鹿鳴

隆報寶乘禪寺 即舊**草堂寺**在上元縣鍾山鄉去城十一里

考證 齊周顒隱居之所後顒出仕孔稚圭作北山移文假草堂之靈以譏之高僧傳云時有釋慧約姓婁少達妙理顒素所欽服廼於鍾山舊館造草堂寺以居之今寺左乃婁約置臺講經文之地寺後即顒舊居也唐會昌中寺廢

國朝復建治平中賜額寶乘紹興三十二年六月改賜今額

王荆公安石 與道原遊西庵遂至草堂寶乘寺桑楊已零落藻荇亦銷沉園宅在人境歲時傷我心强穿西埭路共望北山岑欲見道人語跨鞍聊一尋○親朋會合少時序感傷多勝踐聊爲樂清談可當歌微風澹水竹靜日暖烟蘿輿極猶難盡當如薄暮何○草堂寺烏石岡邊繚繞山柴荆細徑水雲間拈花嚼蘂長來往只有春風似我閑○遊草堂寺次韻三首垣屋荒葛藟野殿冷檀沉鶴有思題意鷹無戀適心禪房閑深竹齋鉢度遙岑寂寞黃塵裏金身待一尋○僧殘尙食少佛古但泥多寒守三衣法飢傳一鉢歌寬閑每進竹危朽漫牽蘿悵悵庭前柏西來意若何○野寺負蘭若山僧老病多疎鍾挾谷響悲梵入樵歌

水映茅堂竹雲埋蔦女蘿拂塵書所見因得擬
陰何○對棊與道源至草堂寺北風吹人不可
出清坐且可與君棊明朝殺局日未晚從此亦
復不吟詩○草堂一山主一公持一鉢想復度
遙岑地瘦無黃犢春來草更深○草堂懷古周
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坡蕙帳銅缾皆
夢事脩然陳
迹翳松蘿

同泰寺 案輿地志在北掖門外路西南與臺城隔路

考證 實錄梁武帝大通元年刱此寺寺在宮後
別開一門名大通對寺南門造大佛閣七層大
同十年震火所焚略盡即更造未就而侯景亂
南唐改爲淨居寺尋又改圓寂寺其半爲法寶

寺又輿地志法寶圓寂寺即古同泰寺基舊址
梁大通元年初創同泰寺開大通門以對寺之
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
門寺即吳之後苑晉廷尉之地遷於六門外以
其地爲寺○龔穎運歷圖云大同元年幸同泰
寺鑄十方銀像二年幸同泰寺鑄十方金像○
南史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
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房爲省素牀瓦器乘
小車私人執役升講堂法座爲四部大衆開涅
槃經題羣臣以錢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
薩衆僧默許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宸極三
請乃許上三荅書
前後並稱頓首
六朝事迹云梁武帝起同泰
寺在臺城內窮竭帑藏造大佛閣七層爲天火
所焚梁帝捨身施財以祈佛福自大通以後無

年不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俄而侯景兵起陷城遂以虛器進膳自庚辰至丙戌七日不食而崩[illegible]布薩闍齊涕泗揮大通基址昔人非此身終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illegible]佛事莊嚴國力疲照天金碧倚欄危沉檀爐上煙雲合恰似當來爨燼時

寺今廢其半爲法寶寺

法寶寺 亦曰**臺城院**乃梁同泰寺基之半也今在行宮北精銳軍寨內

考證 梁武帝大通元年創同泰寺詳見前寺○僞吳順義二年以同泰寺之半置爲臺城千福院本朝改賜今額○寺前有醜石四各高丈餘俗呼爲三品石政和中取歸京師或謂之闕石○寺前牆外有井耆老相傳爲陳時臙脂井叔寶與張麗華墜而復出之所也寺基最闊淳祐七年創置精銳軍同泰寺舊基皆爲寨屋及蔬圃今井在寨內今精銳軍寨在都統制司之後都統制司在行宮城之後法寶寺在精銳軍寨之後蓋都統制司地基及精銳軍寨基皆梁陳宮掖舊址也故景陽臺基及臨春結綺望僊三閣故址與臙脂井皆在精銳軍寨內法寶寺老僧猶能記其祖師之言謂今行宮城後門乃梁陳宮城前門今法寶寺門牆外即梁大通門也

湘宮寺舊在青溪橋北今徙置清化市北本宋明帝故宅改爲寺費極奢侈虞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泣哀愍帝怒使人曳愿下殿**曾極詩**數椽敗屋湘宮寺虞愿忠規正凜然十級浮屠那復有虛拋貼婦賣兒錢

景德寺在城內嘉瑞坊舊崇孝寺也僞吳置國朝景德中改今額建炎初其地爲 太廟徙城隍廟于旁今廟側小巷中有僧舍數間仍用寺額

壽寧禪院在江寧縣治南 國朝開寶七年徙入城中蓋參政張公洎南唐賜第也捨宅爲寺倂城北廣孝寺入焉淳化五年改今額其孫誧云建康志謂昔爲愛敬寺者非也家集有公謝表證焉舊有瓊花一本內翰張公瓌移自維揚手植於此○**鄭正詩**一種瓊花內相栽年年排壞待春來○**吳思道詩**壽寧閣鎖翰林春月明空照瓊花影今不存

證聖寺在 行宮後南唐保大中木平和尚居此寺故里俗至今呼爲木平寺寺東有溝迤邐西北接運瀆今堙塞僅存遺跡**王荊公詩**云證聖南朝寺三年到百迴不

知牆下路今
有幾荷開

寶戒寺今在轉運衙西本迦毗羅寺南唐改眞際寺
國朝開寶二年改今額

法濟寺今在上元縣治東北

封崇寺今在斗門橋北圖經舊報慈解院也

治平寺今在江寧縣治西南

大悲寺今在炳靈公廟昔崇勝寺子院也

秀峯院舊在城北　國朝開寶八年廢太平興國五年重建壽又廢紹興中移于鳳臺山西

興嚴寺舊在竹格渡之北本謝尙宅也亦號塔寺永和四年名莊嚴寺宋大明中改爲謝鎭西寺陳宣帝改名興嚴寺　國朝紹興中徙今武廟北眞

龍光寺在城北覆舟山下宋元嘉二十年號青園寺高僧傳云竺道生後還上都青園寺寺是惠恭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爲名其年雷震青園寺佛殿龍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龍光○本朝嘉祐三年佛殿記云宋元嘉五年有黑龍見覆舟山之陽帝捨果園東建青園寺西置龍王殿今溜池見存至會昌年廢咸通二年重興勅賜龍光院額舊志以爲在龍光門外者非也

定林寺有二上定林寺舊在蔣山應潮井後宋元嘉

十六年禪僧竺法秀造在下定林寺之西乾道
間僧善鑑請其額於方山重建下定林寺在蔣
山寶公塔西北宋元嘉元年置後廢今爲定林
庵王安石舊讀書處王荊公詩衆木凛交覆孤泉靜橫分楚老一枝笻
於此傲人羣城市少美蔬想今因恢焚且憑東
北風持寄嶺頭雲○定林自有主我爲林下客
主各有心還能共岑寂○窮谷經春不識花
新松老柏自欹斜殷懃更上山頭望白下城中
有幾家○定林修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
五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漱甘涼
病齒坐曠息煩襟因脫水邊屨就敷巖上衾但
留雲對宿仍值月相尋眞樂非無計悲蟲亦好
音○僧修定林路又獨龍新路得平岡始免遊
人屐齒妨更有主林身半現與公隨轉作陰芳

○定林所居屋繞灣溪竹繞山溪山却在白雲
間臨溪放艇依山坐溪鳥山花共我閑○題定
林壁懷李叔時雲與淵明出風隨巢寇還燎爐
無伏火薰帳冷空山○書定林院牕二首竹雞
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爐試問道人何所
夢但言渾忘不言無○道人今輟講卷藏寄松
蘿夢說波羅蜜當如習氣何○自白門歸望定
林有寄蹇驢愁石路余亦倦躋攀不見道人久
忽然芳歲殘朝隨雲暫出暮與鳥爭還香杳靑
松塋知公在兩間○與徐仲元自讀書臺上定
林捽橫絕壑淺度深尋舉稱行言年同逆旅一塋
我平生○楊公濟四詩鍾山已過萬山深更過
鍾山入定林穿盡松杉行盡又一庵猶隔白雲
岑○一箇靑童一蹇驢九年來去定林居經綸
枉被周官誤罷相歸來始讀書○半破僧庵半
補籬舊題無復壁間詩秖餘手植雙桐在此外
仍兼洗硯池○路月巖門訪病夫問來誰是雪
堂蘇不知把燭高談詩曾舉烏臺詩帳無○[illegible]

[illegible]罷相歸來再讀書定林庵內守清虛
少年錯解周官處悔殺當朝是誤渠○[illegible]
周[illegible]驄鎮小憩定林庵秪欠攜壺太子巖禪律兵
機并二致山僧笑我飽曾參○周[illegible]定巖
坐聽松聲好德水行穿竹影斜無限世間幽絕
處天工分付與僧家○家之巽五絕山人當日
濟時艱要把唐虞作樣看奏罷簫韶無鳳至空
教猿鶴怨盟寒功名畏苦賦歸歟兩鬢霜花百
念枯鍾鼎樓臺渾一夢數間茅屋亦浮居十載
浮雲幾變更歸來鍾阜碧嶙峋早知山色無今
古只與青山作主人六籍工夫四海名太平底
事竟沉沉裕陵一去何年再長使時賢淚滿襟
老屋三門山徑幽中藏無限古今愁
新詩吟罷春雲合塔裏金僊笑點頭

宋興寺 一名**興教院**今在南門外寺基即劉裕故居
[illegible]遊宋興寺東巖詩幾年不到東巖下舊
住僧亡屋亦無寒日蕭條何物在朽杉經燒石

池枯○[illegible]昔至昌明祚已終讖文猶有
雨昏童桓元偷得宮中寶却屬新河伐荻翁

高座寺 一名**永寧寺**在城南門外晉咸康中造又名
甘露寺嘗有雲光法師講法華經於寺天花散
落今講經臺遺址猶存或云晉朝法師竺道生
所居因號高座寺 記略云考圖志此山得名於
晉永嘉中名甘露寺尸黎密
多羅爲王茂宏所敬故留竺生法師繼號所居
爲高座梁簡寶公主之與五百年大士俱有靈
光師座山顛說妙法天花墜焉今號雨花臺則
故僕射希事中名襄字贊元者所命也寺易今
名且百年矣故藏古今詩刻皆廢可攷者唐李
翰林○本朝呂侍講王中父三篇而已吾師遺
言必求紀於耆艾辭公而誰宜余雖病勉彊提
筆惟由父子能苦行自立於瓦礫場中作大佛

事無毫髮撓可稱也哉可稱也哉乾道三年閏七月望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吳興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致仕劉岑記并書左朝奉郎充荊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金魚袋張孝祥篆額

○曾極詩

石子岡前高座寺犢車曾向此徘徊清談未解傾人國
更引胡僧
渡海來

殊勝寺 在城南門外本宋福興寺僞唐後主葬照禪師於此因名塔院

吉祥寺 在城南二里餘 本朝治平二年賜額舊在城隍廟東後以寺基爲太廟徙置于此

白福院 在城南五里本梁解脫院今爲樞密王公綸功德寺

[illegible]院 在城南門外舊在金陵坊晉天寶寺唐開元十年改爲天保寺 國朝開寶八年毀太平興國五年就修真觀基重置紹興初移其額于雨華臺後壞于火因遷于臺之下今止有古塔一座即無殿舍屋宇塔前鐫宋故三藏特賜寶覺圓通法濟禪師道公之塔一十八字後有宋故三藏法師道公塔銘

佛窟寺 一名**宗教寺** 在牛頭山去城三十里舊傳牛

頭山下有辟支佛窟宋大明中移郊壇於山之
東峯執事者導從百餘人游西峯石窟見一僧
趺坐執事者問之忽無所有但遺錫杖香鑪餅
盂而已梁天監二年司空徐度造寺因名佛窟
寺唐大歷九年代宗因感夢勑修寺之東西峯
頂七層浮圖　國朝太平興國二年賜今額 **[illegible]**
[illegible]詩 曩事何人爲證明白雲深鎖翠微坑已
聞過去辟支佛未見當來彌勒生○ **[illegible]**
[illegible]詩 牛頭山上有深限佛窟何人向此問過去
辟支還示見分明彌勒又生來刀如斂盡鋒何
在形若銷亡氣莫回死復受
形胎可入有無眞妄使人猜

卷終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七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古今人表傳序

崇厚風俗表章人材此南軒先生修志之訓也建康牧守旣表于志之前矣若古今名德生於此居於此職於此墓於此祠於此封於此者皆不容泯也因思漢史有古今人表凋志有耆舊寓公傳今倣斯例表其人于志之後復傳其事於表之後傳凡十一曰正學二曰孝悌三曰節義四曰忠勳五曰直臣六曰治

行七曰耆舊八曰隱德九曰儒雅十曰貞女表以迹而傳以品有表而不必傳者有傳而不必表者有表傳所不及者見之拾遺皆以寓崇厚表章之意云

古今人表已入表志題名者不復錄

	周	西漢	東漢	吳	晉
生於此			史顗崇子 史茅顗子 史洽茅子 史澤洽子 史鉉澤子 史喬崇裔	陶璜 朱治 朱然治子 朱績然子	紀瞻 薛兼
居於此			嚴光結廬溧水 史崇世居溧陽 許光居句容	是儀臺城西 張昭長干北 陸機秦淮側	王導 謝安
職於此	范蠡越上將軍築越城		潘乾爲溧陽長 蔣子文秣陵尉		劉超句容令 顧昌 魯勝
墓於此	左伯桃羊角哀 溧水縣南羊左廟俱祀	甄邯後湖側	史崇溧陽 許光句容	葛彧溧陽南 甘寧直瀆山 葛元句容西南	山簡覆舟 山之陰
祠於此	貞義女		史祖廟崇 蔣帝廟子文	張婁侯昭 是尚書儀 周將軍瑜	卞將軍壼 謝將軍元
封於此		劉敢丹陽侯 劉纏秣陵侯 劉欽溧陽侯 劉單溧陽侯	史氏自崇至澤世爲溧陽侯 陶謙溧陽	潘璋溧陽侯 張昭由拳侯 韓當石城侯 芮元溧陽侯	戴淵秣陵侯

張闓
許邁
陶回
王諒
樂道融
甘卓
許穆
葛洪
史萬壽
史爽
史光
史憲
史雅

紀瞻
並烏衣巷
鄒湛青谿
上
謝尚興嚴
寺
謝萬長樂
橋東
王僧虔馬
糞巷
謝元土山下
吳隱之城東
許穆雷平山

並建康令
諸葛恢臨
沂令
王舒溧陽
令
阮裕溧陽
令
陶潛鎮軍
參軍
袁瓌丹楊
令

王祥城西
南
謝安梅頤
岡
卞壼冶城
紀瞻句容
衛玠新亭
顏含蒴安
道蒴
史萬壽史
爽史光史
憲史雅呂
游呂員馬
訓並溧陽

梅將軍頤
王導謝安劉
琨祖逖顧衆
賀循紀瞻鄒
攸周訪應詹
戴淵周顗司
馬承卞壼郗
鑒陶侃溫嶠
庾亮劉超鍾
雅桓彝陸曄
孔愉孔坦何
充蔡謨顏含
孫綽王羲之
王述王彪之
王坦之桓沖
謝石謝玄陶潛
並附元帝廟

王俊永世
俠

宋

齊

諸葛穎
劉係宗

雷次宗鍾
山西巖
周續之鍾
山
檀道濟青
谿北
何偒之南
澗寺側
謝幾卿白
楊之石井

周顒鍾山
西巖

鮑昭秣陵
令
顧憲之劉
秀之張永
陸徽江乘
之沈浚並
建康令
鄭襲江乘
令
臧燾臨沂
令

褚球溧陽
令

謝濤建康
東
謝惠連上
元縣

雷徵君款

劉貞簡瓛
陶侍讀宏景

陶宏景

梁

紀少瑜
陶子鏘
陶季直
丁咸序
張松

劉瓛栖橋王揄王沈
蕭坦之府並秣陵令
城東劉元明劉
陶宏景茅係宗賀道
山方鍾岏蕭
懷蕭涎並
建康令

朱异樂法才傳葛府句容
沈約翽謝挺孔陶宏景句
伏曼容奐並建康容雷平山
伏挺令周宏正[illegible]
范雲孟智臨沂[illegible]縣
淳于亮令
盧郢
並居建康

昭明太子統
杜龕溧陽
侯

陳

馬樞茅山劉沼司馬王僧辯方
周韶方山中並秣陵山下
江總青谿令
駱文牙土蕭引張雄
山才阮闓並
屈謙上元建康令
縣明仲璋臨
孫瑒青谿沂令

唐

許叔牙
張常洧
崔芊
劉鄴
史務滋
史寔

蔣渠牟王通寶叔顏尚書來顏尚書瓚
鍾輻向白季康蘇鄭句容李翰林白
並居鍾山陸該岑仲史務滋溧孟參謀郯
休並溧水陽縣
令
郴均李寂

杜伏威吳王
史務滋溧陽
縣子
顏眞卿丹
陽縣子

許淹

南唐

李建勳鍾山
孫晟鳳臺山
徐鉉攝山

鄭寔並溧陽令
楊於陵句容簿
宋隣孟郊並溧陽尉
王昌齡江寧令

康仁傑溧陽簿
張知白句容尉

李司徒建勳
潘內史佑

宋朝

潘溫之
錢時敏
李朝正
錢周材
史思賢
刁衎
邵必
陳克
李華
錢戩
潘祺
吳柔勝
洪遵
朱舜庸

閻彥昭
呂宣問
並居溧陽
王安石半山寺
蔡寬夫在今貢院
劉岑溧陽
陳己竹街
汪膠汪瀛
並寘橋

曹彬昇州
行營統帥
李及昇州
觀察推官
程顥上元
主簿
虞允文督
府參謀
張栻督府
機宜
馬之純運
管

楊邦乂南門外　楊忠襄邦乂
王安石半山寺後　姚察使興
張瓌長寧鄉　曹武惠王彬
曾[illegible]鍾[illegible]　周元公敦頤
楊宗閔鍾山鄉　程純公顥
葉祖洽宣義鄉　程正公頤
錢周材燕山　張忠定公詠
王德鍾山　李恭惠公及
李邈青龍山　包孝肅公拯
王璋鍾山鄉　范忠宣公純仁
盛新武岡山　楊文靖公時
錢端修溧陽南　鄭介公俠
張保鳳臺鄉　李文定公迪
趙彥金陵鄉　傅獻簡公堯俞
馬忠肅公亮
呂文穆公蒙正
李莊簡公光

錢時敏溧陽伯
李朝正溧陽男

錢元英溧陽
張孝祥上元
張保鳳臺鄉
趙士昕句容
崔敦詩溧陽南
李朝正溧陽北
董平溧陽北
李處全溧陽
魏良臣溧水
王綸朝溧水
程孫清凉寺

張忠獻公浚
張宣公栻
呂忠肅公[redacted]
楊忠襄公邦乂
朱文公熹
周文忠公必大
趙忠節公[redacted]
吳正肅公柔勝
陳正獻公[redacted]
黃尙書度
劉忠肅公珙
馬少師之純
丘樞密[redacted]
眞文忠公德秀

正學傳

明道先生程子 諱顥字伯淳其先河南人年十五六時奉父太中公（諱珦）之命師事濂谿周先生聞其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辨異端似是之非闢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辯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自弱冠應詔中進士第官始於主簿終於宗正寺丞嘗主

江寧府上元簿葢其再調也上元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葢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晝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

南稻田賴陂塘以漑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葢計留然後請於府給劵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日即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

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敎之使勿爲及罷官蟻舟郊外有數人其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効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先生自上元移澤州晉城令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

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神宗素知先生名期以大用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　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荆公寖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寖衰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　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　神宗命執政除以監司復上章曰請罪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尋與外任雖在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　哲宗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

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閒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閒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茲墓誌子三人端懿端本元豐八年十月葬於伊川先塋太師潞國公文彥博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伊川

先生表其墓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後世無眞儒天下貿貿焉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人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輿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晦庵先生徽國文公朱熹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嘉定中賜謚曰純臧格議曰壽濂谿之脈吾道賴以復傳者有二程先生在

載惟二先生天分不齊及其體道成德則同歸一致有司濃節惠之典未免從而區別然二先生所得之妙又豈容以差殊觀哉謹考伯淳先生窮理盡性開示後學潞國太師叶之公言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夫道之不明天實憫之今茲篤生賢哲資稟特異天意固有所屬矣居洛十年充養備至融會貫通內外洞徹人見其氣貌肅然不敢郎也而和氣充浹睟面盎背遠色屬辭亾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截截乎規矩準繩不敢慢也局度淸越世故若將浼焉而克勤小物雖鄙賤猥瑣弗之憚也立言灑落近而易知抑之不則無窮由之則愈新也切議先生者所見自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積于中固純乎而弗雜也抑嘗究極先生所以用力之地矣謂心不可以一事留謂學不可以一善止有適有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客氣未消防其爲義理之勝以至去新學之支離非釋氏之不相聯屬忌學者之先立標準斥記誦之玩物喪志葢圭角少露皆先生之所不予若訓不息爲生則曰中無間斷推明易理則曰敬無間斷純亦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先生妙造精義渾渾無涯其體純盡在是賦異時身居御史不□文字以懲詆訐之失元祐羣賢悉起散地先生獨有發色使之協濟於朝以施調一之功安有紹聖報復之禍哉一時遊其門者目遊乎寬平樂易之中而無有枯槁憔悴蹙迫無聊之態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敬者非顯道之誠篤□則公掞之端厚方重得先生之和者非淳夫之安恬靜默則中立之簡易平淡誠以先生會道之全備隨其所得者固已足名世矣按諸諡法中正粹精曰純伊川先生狀其行曰純粹如良金石本中摭諸先賢之論曰溫然純粹張宣公嘗爲之贊亦曰曾其純全今之諡以純庶足以賓其實嘗先生既沒門人學子相與推尊稱美其問固有不同者矣以親見而師之既無異教必無異辭特以先生道大未易稱故各用其所知者以名之使其有得乎純之說雖生乎百載之上又安有異辭乎○樓觀復議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天地

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先生之品藻聖賢區別於片言隻字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則今之議先生之謚者烏可泛然而贊爲之說乎博士謚曰純公爰有得於春生而爲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寛而有制和而不流信斯言也謚之以純自宜

淳祐初詔曰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似顏子故任承議郎宗正寺丞謚純程顥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然誦其遺書如有用我期月而可眞足以闡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可特封河南伯

南軒先生張宣公

諱栻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浚之嗣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浚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仁仲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

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 孝宗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忠獻公浚亦起謫籍受重寄開府建康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公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莫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 上即進言曰 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焉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蓋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忠獻公辭位去用事者遂

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
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忠獻公
已卽世公不勝君親之念甫畢葬事卽拜疏言吾與
虜人乃不共戴天之讎向來 朝廷雖亦嘗與縞素
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以講和之念
未忘於胷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
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
以蠹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
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
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
虜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
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
何功之不成哉疏入不報後六年以補郡臨遣見
上首進羽大義正人心之說明年召還 上問曰卿
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 上曰虜中饑饉連年
盜賊四起公又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
事則知之詳矣 上曰何事公遂言曰臣竊見比年
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

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　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其後又因賜對反復前說　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時還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公感　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修

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諛之意至論復讎之義則反復推明所以爲名實之辨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公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去國矣蓋公自是退居三年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蚤夜孜孜反身修德愛民詰軍以俟　國家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是　天子益知公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猶手疏勸　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爲言

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畀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頭而絕嗚呼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栻常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公在建康幹父謀國之暇嘗游城南天禧寺竹間愛其清邃掃室讀書名曰南軒後人因建祠焉

朱文公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

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倘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按此贊用湖海一世之豪蓋乾淳間學士大夫有不知朱張二先生者以湖海豪目之故南軒別文公詩曰盡收湖海意仰希洙泗遊而文公贊南軒亦有此語門人嘗以爲問文公曰吾始見敬夫時吾豪氣未除者頗多敬夫嘗以此見規故敬夫與吾詩有妙質貴強矯之語後數年吾力行敬夫之言豪氣頓除而敬夫豪氣猶有毫髮未盡去也氣質之難化也如此哉上元尉翁泳聞於其師蔡節齋文公作南軒碑終之以求仁得仁與文公再祭南軒文相表裏文公許南軒傳道之意備見於此

嘉定八年賜謚曰宣孔煒議曰公蓋代儒宗爲國世臣起千載絕學負四海重名功業未究中道以沒于今三紀矣易名之典久未克講維時帥臣

列其事于朝上即報可所以尊道崇化也天光下燭雷厲風動登容拘常襃故實慊名浮者所可同日道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峯先生胡公之門人也鍾美萃靈英特道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慨念孔孟旣沒正論淪鬱言道德者蕩虛無尙功利者急變詐儒者功用湮然無見於世去古愈遠流靡日激宋與百年河南二程始唱明道學開迪人心由是聖賢不傳之緒賴公復續然後之久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爲此懼毅然以斯文爲己任不撫遺書紬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間驗守事功之會無非爽[redacted]明自務實求是謂克己復禮顏子所以爲百世師也作希顏錄早夜以自警謂仗義履正諸葛忠武所以爲三代佐也作武侯傳文爲之記爲之贊先漢人物獨許董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爲國遠慮尤拳拳焉則其講學之精微造向之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孝廟初元欽意規恢建置督府 公參贊機幙間以

軍事入奏爲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爲郎賜對申演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實於立政實於備禦而無取乎徒假其名經筵勸講援古證今願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治要不過曰宅心爲萬事之綱修身爲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欲見於行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視帝王一盡時元臣碩輔所以議達國體啟沃君心者異世一巖公自以蒙被殊知圖惟補報奮不顧身盡言無隱如指切發運苛斂之病民力排權倖憸援之非攄英詞勁氣至今稟凜直道難行毀言日至公不得久內矣越數歲　天子深思其賢俾臨蓄屏公詣存報主不以內外爲間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略廣西也所以復于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靜爲本及制置湖南也首以凡事務實不但空言見義則爲不敢顧避諄諄爲　上言之惟誠於爲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墜聖賢之訓故歷更二鎮凡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咨惟恐不及如鹽筴如馬政如義勇如弓弩手究見本末立奏罷行曾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

悉徹藂聽上亦嘉其忠實璽書勉勞有志大用而公屬疾奏病亟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憂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某讀公遺編至此廢卷永歎竊謂公平生大節所以藏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始茲理之實然者謂之不欺公能存此心充此理在重道遠日進無疆自然講於己者爲實學復於君者爲實德建於民者爲實利篤志明善以知之鞠躬盡力以行之夫是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臨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者有益於人之國信矣夫唐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歟謹按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沈涵道眞見理昭徹秉德制行渾然天成非禮和居中乎人宗其學家藏其書君信其言民孚其惠非善聞周達乎節行壹惠請謚曰宣○楊汝明覆議曰惟公之學根原於中庸大學之奧旨參討於濂谿二程之微言漸漬於忠獻之純忠發揮於五峯之師說豁此心於天地充其仁於萬物辨之明毫釐必計行之力食息弗違故其在講筵

在宰屬猶是心也在州郡在藩鎮猶是心也今觀其
所言悉可槩見知上有寇復神州之志則以稽古親
賢爲請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悅人心充士氣爲
言其補外臨遣則請先克己私以明大義正人心其
召還奏對則請先務實以修德立政用賢養民論史
正志爲發運使則斥其病民之實論張說僉書樞密
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靜江則變禮司抑賣州鹽之
法申諸州按習效用之令息洞酋之譁革綱馬之弊
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淮民出塞之
罪行義勇量取之法考致要歸無不自所學流出經
曰天不變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道固天
之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厥後罕
傳雖聞有經生文士性理之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
宋興百年濂谿二程發明於前呂謝游楊扶持於
後義理貫徹負出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而嗣之相
爲師友於是演迤浹博丕闡於世得其大者足以名
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其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力居
多今晦庵朱氏已謚曰文公沒三十六年始議其謚

時則後矣謚之曰宣尚與朱氏相參用見羽翼孔門
之意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之明理謹獨
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
是謂善聞周達迹古以驗今博士議是請從謹議
景定二年正月
皇太子釋奠于國學奏請以南軒張栻及東萊呂祖
謙從祀大成殿
上從之
西山先生眞氏諱德秀字景元建寧人也少年中進
士第尋召試博學宏辭後歸遷陽盡讀朱文公諸書
發揮天理人心之妙蓋有及門而不盡得者誠意實

德見者心服嘉定八年江東大旱公爲轉運副使濟人之政皆以身當其勞拯荒其一也合本道義倉及轉般米數十萬斛而厚其積因戸部罷夏稅之請以蠲其征取郡縣官及寓公之賢以覈其實大家勿勸分貧者糴乏者濟已甚者葦粟賜之病者載藥與之本之以河北救災之議行之以青州之政櫛風沐雨遍走二郡不足則閼寄納倉出官錢糴之吳中又不足則以翰苑橐中金盆之不忍留都之不及則發私財以賑贍之訖事民益急則轉糴爲濟賴以全活者

數十萬計廣德守臣附會時好劾教官以留公引咎以白其冤禱雨白鷺洲應如響迄以稔告捐金粟建明道書院設教一本於程子由是士知講學公嘗驛奏推本

寧皇之仁一似仁祖而羣臣般樂怠傲不異政宣者十事語意剴切 上爲感動初公涉三館侍螭坳入玉堂論事 上前皆本仁義皆關君德治體切於君子小人之辨使虜不逹則亦嚴中國夷狄之分中外想聞其風采其後守泉南帥豫章長沙三山惠民平

謚尤多善政外吏讋服天下唯恐其不入相更化立朝發明大學得失與盛衰治亂存亾之義　上為詔讀校文入奏懽然接納將舉國聽之而公薨矣自濂谿而下六君子扶持道統者皆未得顯位于時惟公續斯道之脉晚始嚮用世皆以堯舜君民望之命參大政不及拜朝埜莫不悼惜今其著書立言存於世者羽翼考亭與其書而竝傳焉贈太師謚曰文忠

或問十傳首正學何也應合曰程子嘗謂道統不傳則百世無善治道學不明則千載無真儒故能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心者為正道能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者為正學周子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此也其所關繫之功大乎傳首正學不亦宜乎或又問曰子常記青谿先賢祠以河南程公龜山文靖公南軒宣公紫陽文公西山文忠公有道者五今正學傳爲道而立所傳止及其三而龜山紫陽二先生不與焉詳於記而略於傳何也應合曰記與傳各有體記為祠作也祠已有位記則述之傳為郡作也郡嘗有迹傳則列之祠有其位而祠記不書則疎郡無其迹而郡志有傳則泛有如龜山紫陽二先生之道天下共尊之豈待建康有傳而後知建康志傳為郡而作非為天下而作二先生之事迹偶未著於建康則不敢列於建康之傳與程張真公三先生之嘗有政於此者不同也或又問曰文公嘗持漕節文靖公嘗居溧陽而子謂二先生無迹於此郡何也應合曰文公雖嘗授漕節寔未供職未入建康之境青谿之所以祠公者非以為漕之故徽州公所居

南康公所治皆在江東所部之內揭虞安靈因起邦人景行之思祠之宜也建康郡志之有傳蓋書其人有迹於建康者耳徽之居南康之治則於建康志不相干也至若楊文靖公之居於溧陽終於溧陽雖見於舊志之所載而未敢以爲信按龜山先生本出宏農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先生既歿之後有大盜過其門而不入即將樂之居也未嘗聞有遷居之所年七十時常監常州市易務常居州地近溧陽謂嘗經從此邑恐或有之謂其常居此邑則不可信自市易秩滿召爲秘書著作爲諫議爲給事中其後丐去奉祠年八十三以疾終于正寢葬于將樂之西山胡文定公誌其墓者不誣也而舊志乃謂先生終於溧陽又不可信墓誌及呂舍人所撰行狀皆言先生有子五人曰迪曰迥曰遹曰適曰造未聞有所謂杭者舊志乃謂先生之子名杭爲編修者家於溧陽杭之孫慶嗣嘗請建康鄉舉使先生果又有一子名杭墓誌行狀何緣不書以胡呂二公所書爲信則溧陽志所書皆不可信今若信舊志之說以龜山嘗居溧陽而存其傳於建康則是疑胡呂而誣龜山矣應合所不敢也然縣志所載亦必有說未詳其故姑闕所疑後之君子儻有考焉宜有以折衷之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七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八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孝悌傳

王祥及覽即烏衣王氏之先也祥字休徵本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醫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氷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忽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

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别駕固辭覽勸之乃應召自是累官至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晉武踐祚拜太保進爵爲公大事皆諮訪之以子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祥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其子皆奉而行之薨年八十五謚曰元弟覽繼母所出也年數歲時見祥被母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母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乃止母嘗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覽亦篤行著聞應召累官至太中大夫薨年七十三謚曰貞祥五子肇夏馥烈芬肇仕至始平太守馥至上洛太守肇子俊守

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爲鬱林太守馥子根爲
散騎郎覽六子裁爲撫軍長史基爲治書御史會爲
侍御史正爲尚書郎彥爲治中護軍琛爲國子祭酒
丞相導卽裁之子也世居烏衣巷衣冠之盛爲江左
第一舊志記祥墓在今江寧縣化成寺北
顧含字宏都卽宋延之之曾祖唐眞卿之十四世祖
也自含而下七世墓皆在建康碑猶可質也含少有
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遂死於醫家家
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

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愼
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
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
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
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開棺之痛
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
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
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
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

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荅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以篤行著名

本州辟不就晉元帝命為參軍東宮初建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勑太官四時致膳不受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荅曰周伯仁之正

鄧伯道之淸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
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卒遺命素
棺薄斂謚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火至喪所而滅
僉以爲淳行所感也三子譽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
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蕭統字德施梁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
于襄陽少日而建鄴平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
子五年出居東宮生而聰慧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
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常思戀不樂帝
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
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
釋奠于國學普通七年十一月母丁貴嬪有疾太子
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
殯桨水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
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
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强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數
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
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爲汝如此胷中亦

塡塞成疾故應彊加饘粥不使我常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綏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塡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卽辯析示以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常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搉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

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元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蓄音聲未薨少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

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爲備棺櫬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强丁疎少比得齊集已妨蠶農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帝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常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没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誡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謚曰昭明可仁孝如統而不得其壽君子知梁之不能永矣幽而爲神廟食百世宜哉

呂宣問字季通開封人文穆公之四世孫徙居溧陽父希圓紹興甲子倅洋州妾韓氏生宣問甫六歲辭去莫知所之父卒母李氏獨在宣問既長將訪所生以池陽當蜀人往來通道乃調錄事參軍凡蜀客經從必託使物色存否臨滿秩而仙井兵楊俊報之曰韓氏在彼時李氏已老無它男宣問不可捨李氏而遠涉亟調峽州推官欲益近蜀至之次年被檄如荊門過當陽玉泉寺寺側武安王廟求夢而應果得其母於仙井時紹熙庚戌相失四十餘年至是母子如初相持感泣吏卒爲之出涕李氏時年八十三韓亦七十矣洛陽呉仁傑斗南賦詩以美之詳見夷堅志宣問尋改秩知蘄春縣

閻子錫 **張松** **張常淯** **徐鉉** **李華** **潘禩** **錢戩** 並互見者

舊傳

節義傳

卞壼字望之濟陰寃句人父粹張華壻也壼弱冠有名譽晉元帝鎮建鄴召爲中郎甚見親杖明帝時領尚書令與王導俱受顧命輔幼主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郄鑒壼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舉朝震肅壼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已任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庾亮將召蘇峻壼固爭謂亮曰峻擁强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

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壼知必敗司馬任台勸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壼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爲峻所破死傷以千數峻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屬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壼

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其後盜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壼第三子瞻爲廣州刺史瞻弟眈爲尚書郎

皇朝楊邦乂字希稷吉州吉水縣人政和中以上舍生賜第建炎元年爲溧陽縣令時江寧府禁卒周德叛因其帥宇文粹中縣卒有起應之者邦乂論止之

不聽乃設方略圖捕殺之且檄隣邑共入討賊賊以
故不得逞卒就擒事聞于 朝差通判軍府事三年
金虜入寇渡淮薄江師于東采石先是 車駕幸越
宰相杜充總諸道兵留江上左顯謨閣待制陳邦光
守建康李梲以前執政爲戶部尚書供餽饟充聞虜
至出其軍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莫敢出師無
統一居數日虜知充無鬬志遂渡江江上之軍皆不
戰盡潰充與其戲下數千人北去遂降虜虜入建康
梲與邦光不能守梲先往邦光欲棄城去後亦降獨

邦乂力拒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
邦臣以授其僕曰持此以見吾志吾卽死矣梲邦光
愧謝猶强擁邦乂上馬卽郊次與俱見僞四太子命
使拜邦乂叱曰我不降何拜亟遁歸臥其家虜雖暴
猶未敢辱之也明日遣其酋張太師諭邦乂授以舊
官邦乂以首觸階陛曰我以志死何多以誘我爲虜
大驚卒止之徐曰公所守固高柰勢不可何第歸審
思之吾明日復見公邦乂退亟移書其酋曰世豈有
不畏死而可利動者幸速殺我無久留我至明日其

會燕梲邦光坐堂上樂方作召邦乂立庭下邦乂瞠
眎梲邦光叱曰 天子以若拒賊不能抗俛首求活
犬豕已不若復與共燕樂尚有面目見我乎賊將有
起取紙書死活二字佯脅邦乂曰公無多言卽欲死
趣書死字下我乃信邦乂眎吏有賫筆持文書側立
卽躍起奪其筆引手掣紙書字曰死虜相顧色沮又
使引去明日再以見僞四太子邦乂不勝憤遙望見
大罵曰若夷狄而圖中原耶天寧久假汝行桀汝萬
段尚安得汙我虜怒使人疾擊挺交下邦乂罵不絕

口遂殺之剖腹取其心明年虜去州以事上聞
天子爲太息詔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卽死所立廟
賜額褒忠

不忠也又忠勳傳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

范蠡南陽人事越王二十餘年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臣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

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蠡而問焉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柰何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柰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

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蠡曰節事柰何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其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

倉實民衆般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
問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
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
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
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睦熟民乃蕃滋君
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
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
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因人
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

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
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
爲之四年王召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
年旣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
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
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
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
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
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

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於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

蟹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蠡又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貧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

之至於元月王召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飲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故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五湖即笠澤也溧陽縣長塘湖亦名洮湖即五湖之一詳見山川志）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還王曰諾弗許蠡又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

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

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宴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雒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不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

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宴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

其不祥乎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句踐既平吳乃命蠡築城金陵之長干（長干在今建康府城南天禧寺所故址猶在詳見越臺辯及越城下）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是時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蠡乃辭於王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注見前）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

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於是自謂陶朱公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東度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鎭丹楊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卽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策令曰周公瑾英儁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加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

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復進尋陽破劉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鎭巴丘（案孫策時始得豫章廬陵尙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鎭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卒巴丘處不同）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

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擧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

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三年九月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鬭艦乃以千數操

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

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槀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

便開此義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

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時劉備爲操所破遣諸
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操遇於
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敗退引次
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
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
取蒙衝鬭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
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
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
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

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敗退還分
南郡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
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
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
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
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
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
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
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

擘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鎭巴丘名同處異也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鎭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鎭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

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荊揚宴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

義固矣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義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宏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

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初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苞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御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

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元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
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宏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
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
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
鎭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有羸疾
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石季
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
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
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

罷司徒官以并之册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
多難禍亂荐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
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
思唐虞登庸傳乂申命羣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
宏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爲晉輔往踐厥職
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咸和五年
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
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
事及葬給九游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

貢班劒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六子悅恬洽協劭薈

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著作佐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

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諡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𠽦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詔安總關中書事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宏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

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元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求省初佐命功

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彊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元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圍棊賭別墅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元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

對客圍棊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退一支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是時桓沖旣卒荊江二州並闕物論以元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

荆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虎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

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

疏遜位薨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贈太傅謚曰
文靖葬加殊禮依太司馬桓溫故事

溫嶠字太眞司徒羨弟之子也聰敏有識量博學能
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
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琨深禮之請爲參軍
與討石勒有功遷右司馬元帝初鎭江左琨謂嶠曰
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
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
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
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
表勸進嶠旣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
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擧朝屬目帝器而嘉焉
王導周顗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
創綱維未擧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讙然曰江
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除散騎侍郎固讓不拜苦
請北歸葬母不許後遷太子中庶子在東宮深見寵
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
宏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

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

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愆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推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闕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

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嶠曰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爲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而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横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

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行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

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荊楚又以西夏爲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

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効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其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

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溢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允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陷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

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部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劒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喢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

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
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
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
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賊用且
祖約情性褊阨忌尅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
驕情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躡
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
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
宏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頼忠賢之規
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
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
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禀義風
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
軍趙胤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
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
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
德爲仁由己萬里一契義在不言也時陶侃雖許自

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且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責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

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

投卵耳今出軍既經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
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
由是侃激厲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
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
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
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
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
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
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

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
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
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
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
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
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
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
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河內所患今日之舉
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

之戰可一鼓而擒也柰何捨垂成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涕流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入

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閒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

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啟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勳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慭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銘勳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餘如故賜錢百萬布千疋謚曰忠武

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勳德將為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勳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獎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廬江太守張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察孝廉至洛陽張華與語異之除郎中顧榮見甚奇之劉宏爲荆州刺史辟侃爲南蠻長史遣討賊張昌破之宏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陳敏之亂宏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瓌間侃於宏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宏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

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宏以自固宏引爲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戒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

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爲參軍加侃奮威將
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
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
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
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
釣臺爲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
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
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
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

爲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顗爲荆州刺史先鎭潯水城
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
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
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鬬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
飢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
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
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
失荆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爲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
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

拜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沖自稱荆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為前鋒大督護進軍斬沖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為先驅擊杜弢大破之屯兵于城西敦奏復侃官弢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遥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為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尅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

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荊州
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
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
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廻者數四侃正色
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
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
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
引其子瞻爲參軍侃既遂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
外援我殆不免侃至始興會杜宏反侃擊斬之傳首

京師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
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
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
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
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
及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
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
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

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為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

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推爲盟主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便戎服登舟星言兼

邁贍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
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
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
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
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
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
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
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
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

築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
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
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
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
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
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
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使人屏之侃旋江
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
二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

陵隔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
屬彀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允輒領江州
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修率兵據湓口
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送妓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
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
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允爲朝廷所
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
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發使
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

宰相便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
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
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
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
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
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
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
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
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

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湘東太守辟劉宏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飡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棨戟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宏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密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又策謚曰桓朱文公書陶威公廟額狀載云江南劉義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稟乎若見其唱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爲予言威

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彊兵居上流潛有窺覦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爲志神之所寓者爲夢何自而知其然哉至其書侮陶桓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哉魏武起徒步唱義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德之深磐石之固可折箠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必過於威公保兗州以爲固挾天子以爲資其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爲名是乃窺漢之計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姦雄耳威公豈其比乎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爲戍將石勒畏威公之彊殺馮鐵石勒自以爲一時豪傑僄晉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沒距今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北廟爲尤盛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

也又徽到近世撫州布衣吳澥所著辯論曰卓哉陶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搖蕩朝野一時閒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於末流罔知攸濟唯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著其剛毅沉厚之氣秉其忠慤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荊棘萬狀而方寸耿耿者未始少渝終日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縫勤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然爲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以大庇斯民當晉室橫流之中屹爲底柱自非明智獨立安能臻此哉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顧望之跡比至酒血成文登大折翼動可疑惟豈有是事也哉此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既士行溘先朝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逞遂從而誣譖之耳秉史筆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勇見曲出乃所以蠱咸其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

蔡洲一時勤王之師蔑有先者暨元勳克集實主斯盟而退然不有旋師歸藩既坐擁八州據上流已重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節益修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勳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胸次及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訾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浮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設夢寐之祥是其難明若又甚於閨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得與小兒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

本朝曹彬字國華眞定靈壽人也父芸成德軍兵馬使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翫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既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爲成德牙將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彬歸京師得隸世宗帳下補供奉官累遷西上閤門使出使吳越訖事即行不受私覿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歸盡輸內帑世宗彊還之欲辭不獲悉以分親舊而一介不取遷引進使　宋興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屢破北寇　太祖伐蜀以內客省使監歸州路行營劉光

毅軍峽中郡縣悉下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任怨
而戢下所至悅服 太祖降璽書褒之蜀平王全斌
等不卹軍事蜀人苦其侵奪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
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
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有子女玉帛彬槖中惟
圖書衣衾而已 太祖以全斌等貪縱不法屬吏而
謂彬清介廉謹拜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辭
曰伐蜀將士俱得罪臣以無功獨蒙褒寵恐無以勸
天下 太祖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全斌

等豈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朕所以勵臣下也彬乃不
敢辭 太祖將親征太原爲前軍都監率兵次團柏
谷降賊將陳廷山 太祖伐江南以彬將行營之師
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
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
大破其軍于白鷺洲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萬陳
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進圍金陵李煜危甚遣
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彬亦緩攻取冀煜歸服
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

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遂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煜之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其軍政如此及入見以牓子進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初彬之總師也 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豫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 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已而還朝獻俘 太祖曰本除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哂 太祖覺之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前對 太祖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積金錢耳未幾拜樞密使忠武軍節度使 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 太宗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 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

關人情驚擾故班師 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 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為如何彬曰以 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譬摧枯拉朽爾何為而不可 太宗意遂決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後為弭德超所誣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既而 太宗悟其譖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 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戰于歧溝關我師敗績責右驍衛上將軍四年起彬為侍中武寧軍節度使徙鎮平盧 眞宗卽位復同平章事召入為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 眞宗親視臨問手為和藥仍賜以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璨與瑋材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 眞宗問以優劣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 眞宗惻然震悼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曰武惠與趙普配享 太祖廟庭彬仁敬和厚在 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待遇士大夫

必引車避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在魏奏乞誅彬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右府爲請於太宗乃許朝謁彬之仁厚皆此類也子

璨珝瑋玹玘珣琮

珝官至昭宣使玹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珣東上閤門使玘之女卽慈聖光獻皇后也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諡曰安僖璨官至中書令諡曰武懿瑋官至侍中諡曰武穆琮官至侍中諡曰忠恪

呂忠肅公頤浩

字元直本滄州樂陵人五世祖因官遂家於齊州公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初調北京成安尉再調密州司戶以門下侍郎李清臣薦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避親改鄆州教授再任六年除周王宮宗子博士考滿除通判延安府尋除兩浙提舉茶鹽官改差提舉河北東路常平等事就除河北轉運判官召爲太府少卿數月除轉運副使尋陞都轉運使奉法稱職宣和四年春金人與契丹主天祚大戰

天祚敗績棄其國奔竄至本國東北末界依達靼以
苟活契丹推擇淳湘立之所謂九大王是也內侍童
貫乘契丹之衰敗祖宗信誓舉諸路之兵欲圖燕薊
朝廷命貫爲宣撫使以蔡攸副之是年五月貫攸遣
种師道和詵下砦于白溝以窺涿州淳湘遣首領四
軍大王者率兵來拒我師大敗 朝廷亦悔此舉欲
令班師會淳湘死貫攸意在貪功遂復聚兵以謀再
舉是年九月契丹將郭藥師以兵五千據涿州以涿
州來獻易州之民亦以易州來獻 王師以十月初
三日令劉延慶統兵僅十萬自涿州取燕山府契丹
之兵大集與 王師相拒于良鄉縣殺傷相當延慶
潛令郭藥師副總兵取間道入燕山府約別遣奇兵
策應藥師既入燕山府契丹以兵與藥師巷戰策應
之兵不至藥師敗大將高世宣死之 王師敗走是
時延慶屯砦于盧溝河南契丹乘勝以輕兵來挑戰
又以奇兵斷吾糧道延慶憂皇不知所出二十九日
夜初更引中軍南遁五軍覺知遂盡棄輜重器械奔
竄官軍相蹂踐於路契丹追襲至雄州境上殺傷我

師莫知其數是時公在軍前墜馬失道望北斗南走
徒步六十里賴幽人張蘭偕引路間關至涿州僅能
入城而契丹之兵已圍合涿州矣被圍凡十五日郭
藥師以兵來解圍公與官員將校千餘人乘雪夜走
一百二十里至安肅軍又兩日至雄州貫攸尚欲再
舉兵而大兵已潰散不能與師會金人於十二月初
七日自居庸關引兵到燕山府契丹之衆聞風奔潰
金人遂有燕山府及檀順景薊等州童貫蔡攸遣使
往燕山府見金國主阿骨打重許歲幣求此四州之

地使者凡五六輩來往商議金人知貫攸急要燕薊
以報 天子須索益廣倍於歲賜契丹之數銀絹外
下至藥材黃橘藤竹陶器之類不可悉數議既定金
國兵遂回貫攸引兵五萬自云前去撫定燕薊貫攸
到燕山往十日而班師奏差詹度知燕山府繼而王
安中到燕山爲本路宣撫使度乃罷是時郭藥師所
統兵二萬號曰常勝軍又契丹刺面軍萬餘人號食
糧軍費用錢糧不可勝計 朝廷命公爲轉運使公
條奏燕山一路費用如此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

財必無以善其後又條奏河北燕山路危急五事願
詔三省密院博議久長之策 朝廷怒沮壞邊事尋
奉 聖旨呂頤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貸可先次
落徽猷閣待制仍降官如軍糧闕誤令宣撫使枷項
仍依舊為轉運使兼經制燕山府河北京東路財用
後踰月宣撫使王安中奏 御筆處分令公赴宣撫
司出頭聽 旨供伏軍令狀 御筆云 朕紹 累
聖之業繼 寧考之志復燕雲之境土仰承 帝休
博採衆智蔽于 朕心蓋不專廟堂之論呂頤浩輩

乃何人敢懷姦興訛造訕每詆恢復大政自沈積中
被罪益桀傲不遜無復顧藉分朋植黨援引憸人對
衆毀謗 朝廷肆為輕侮唱不可守之說以疑衆心
陳不可行之事以困朝論既欲動搖國是成其姦回
又因沮抑彊事以求罷免為臣如此深駭所聞卿可
勾頤浩赴宣撫司出示 詔旨面加詰問及聞頤浩
自云已辦白金數千兩為海外之行卿問頤浩不知
編配之外 朝廷別有典憲否此後應副邊防一事
一件少有闕誤稽違或為國纖芥生事當以軍法首

坐頤浩承爲臣子之戒卿具此取索頤浩伏軍令狀
以聞仍令以此 德意自諭其黨不得下司公在
燕山僅二年備歷艱險常勝軍索糧帶甲持刃脅公
每恐不能逃禍是時金人已深憾 朝廷令王安中
詹度納緒平州節度使張覺後金人以勁兵破平州
覺挺身走至燕山匿姓名隱郭藥師軍中金國自爾
漸生釁端變詐反復邀求不已 徽宗皇帝感悟公
前日之言遂復公官職進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六年
八月丁太夫人憂公扶護至濟南府葬于山中未掩
壙有 旨起復催促還任文移沓至不許辭免公再
到燕山府又僅一年而金國大舉兵悉衆南牧郭藥
師叛兵五萬交戰于潞縣敗績金人入燕山公與蔡
靖以下文武官三百餘員皆爲金人所執差人監蔡
靖與公同李與權沈琯等于後圍以兵防守驅虜令
隨行既至東京城下凡 一月金人既與 本朝講和
欲班師 朝廷遣宇文虛中到金人砦商議國書次
淵聖皇帝有 旨令宇文虛中訪尋蔡靖呂頤浩李
與權等得還 朝廷不兩旬差公再爲河北都轉運

使公力辭不獲又令隨制置使种師中大軍到滑州
公緣陷蕃百餘日寒月飲冷致疾力乞宮祠 朝廷
下制置使司保明是實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公
既得閑方自開德府來南京等訪家屬是年十一月
挈家寄居揚州買小圃閑居無仕宦意建炎元年五
月 上即位于南京六月 召公赴 行在公以病
辭免未起間先致書宰執云顧浩宣和五年八月內
嘗具奏燕山府一路開邊闊遠其勢難守并條具利
害等被 旨先次落職如有闕誤令宣撫司枷項繼

又有 處分令赴宣撫司詰責供伏軍令狀上件行
遣並在 朝廷去年二月到 尚書省亦嘗陳述金
人八月必犯邊十一月必大舉不蒙省察以今日之
事料之金人釁隙又甚於目前不待言而可知也若
秋冬緣邊不能捍禦必又渡河分道並入 朝廷何
以枝梧為今日計莫若遠斥堠明探報不入寇即已
儻或復來宜速避地於江外以為後圖此事誠不可
忽去年秋冬間祗緣 廟論不同或和或戰膠擾不
決又百官內少有知邊事謀臣陳畫利害致令 朝

廷受禍天下痛心今日之事不容更有蹉跌伏願深
思熟慮以保萬全蓋金人詭詐不情貪婪無厭與契
丹相持二十年今歲講和明年大戰前後反覆卒吞
契丹今日之勢講和亦不可恃欲戰則力不逮若非
遷避更無上策議者多以謂　鑾輿南渡必失中原
大不然赤壁之戰魏彊吳弱然而魏武大衂者江淮
之間沮洳之地又有長江之險非北人用重兵之利
也吳所以勝也戰勝則勢張豈有失中原之理哉議
者又曰胡人既能渡大河豈不能渡大江亦不然黃
河水狹霜降之後水面不過一二里又無水戰之具
胡人渡河所以不能制大江則不然水面闊遠狹處
不下七八里若於南岸豫習水戰俟其半渡由南岸
以輕舟戰艦順流而下頃刻追及雖百萬之師可挫
也且以夏人號爲善用兵與我師相持每迭勝迭負
我師未嘗如今日敗衂者以涇原環慶等路皆山險
之地非騎兵所利故也自金人犯邊我師遇之不待
接戰而輒奔潰不暇成列者蓋平原曠野步人不能
抗騎兵故也愚意謂宜遷避者以三十年來貫積掌

兵柄軍政盡壞賞罰不明人無鬭志必先革此弊然
後可以語戰兼自燕山之敗金人連二年入寇後來
數路官私馬劫掠已盡步人之勢終難抗騎兵霍去
病傳云自後更不議伐匈奴者以無馬故也豈可不
鑒哉望長慮却顧俯察愚夫之言況防秋在近機事
甚迫梁宋間諸州環地千里城壁不固雖欲增修已
不及矣伏願發於誠心開悟 天意先遷 宗廟於
江外 大駕且駐南京若無探報只留南京萬一有
警速 駕南來江淮地勢又胡馬無稈草必不能久

留竢其既往我復北去亦未為失計也兵法所謂彼
入我出彼出我入茲誠今日備禦之策若乃江淮荆
湖兩浙等路如何練兵如何養馬如何選將佐如何
修城壁如何備器械如何聚糧食此六者尤為今日
急務惟速圖之不可緩也又數日再有 旨促公赴
行在方就道差知揚州 隆祐皇太后駕到維揚欲
渡江往鎮江而辛道宗所統兵叛劫鎮江府焚之烈
焰北照揚州城 太母促召公至舟中簾前公率發
運使梁揚祖同對 太母問以鎮江事及欲揚州暫

留公以為便　太母遂遷入府治是年十月二十三
日　聖駕幸揚州公前期繕治　行宮分處三省密
院百司及衛兵營舍擾不及民而事辦十一月　召
對公奏劄云臣竊以金人裒百戰之兵一年之內兩
犯　京闕天禍　陛下不墮賊中躬有　神器臣竊
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為急務成敗安危繫於施設臣
不敢遠引堯舜三代之事昔周世宗當中國殘弊之
後王朴獻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
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

己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
材懸信號令以結其志賞勞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
用以豐其財繇役以時以阜其民偫其倉廩實財用
足人安將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　陛下睿
算遠圖布昭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節
用積粟訓兵裁抑僥倖無令撓　朝廷之權搜選人
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諫路而擇其善總攬羣策
而從所長則何為不成何戰不勝哉此劄甚稱　旨
公又旬餘日再　陛對進劄云淮南兩路北距海南

建康志卷四十八

阻江土地膏腴形勢雄勝 陛下鑾輿順動以慰天
人之心必得其宜矣臣嘗謂彊可以使之弱弱可以
致之彊昔漢高祖與項氏相持百戰百敗然垓下之
役一戰遂成帝業越王兵敗棲於會稽卑辭厚禮養
兵蓄銳有待而發一戰遂收霸功然則 陛下駐蹕
淮甸豈非天意所以資 陛下興王業乎伏願聚精
會神若必嘗膽期於除禍亂致太平實萬世無疆之
休也 上面諭公曰卿忠言甚切當 朕心又曰除
卿徽猷閣學士又數日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明年

三月進戶部尚書劇賊張遇有衆四五萬自上江順
流而下破太平州眞州至鎭江府金山寺屯泊 朝
廷遣使招安遇雖聽命然不卸甲四向焚劫 朝廷
遣王淵劉光世楊惟忠韓世忠張俊康弼俱重等相
持而諸將號令不一未有統率遂命公節制諸大將
劉光世以下前去措置公攜長子抗及辟差三屬
官下砦于楊子橋公又日早單騎入賊砦中採訪得
張遇下第一名劉彥者爲遇畫謀令不卸甲及勿令
放散被虜人民彥尤凶悍視殺人如刈草芥公呼張

遇等近上首領十人詢問不依元約卸甲及不放散
被虜人民因依九人者皆指稱劉彥爲首公令壯士
捽彥于庭下截其兩足釘于揚子橋柱其餘首領皇
駭震恐即日卸甲納于官公給公據放散被虜之民
凡三四萬人得被虜婦人五六千人以舟船載至揚
州奏給錢米召人識認皆不失所是年十二月改吏
部尚書公被　旨令密具邊防事宜乃陳備禦十策
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廟算三曰料彼已四曰選將材
五曰明斥堠六曰訓彊弩七曰分器甲八曰備水戰
九曰控浮橋十曰審形勢累數萬言公久在西北極
邊語知虜情料金人必犯淮南在版曹日屢乞先輦
致左藏庫官物過江及獻守淮之策甚備宰執不從
明年二月初三日金人以輕騎逼揚州　車駕倉卒
南渡公與禮部侍郎張浚聯馬追及　行在僅得渡
江凡百司官物及侍從臣寮等士庶盡爲金人殺掠
公扈從至秀州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
淮兩浙制置使引羸兵千餘人守揚子江公沿路召
募潰散之兵得四五千人就鎮江府之北枕江下砦

與金人對岸相持僅一月公日被甲乘輕舟時於江中往來督責軍將官以舟濟渡江北被虜逃歸官員士庶軍兵家小及選募敢死之士過江遇夜燒劫虜砦又分遣兵將官沿流上下招集潰兵金人北去

朝廷命公兼領江寧軍府事公卽日泝流西行又兩日抵江寧府此三月初九日也忽有赦書至　上遜位于皇太子人情洶洶不安十一日公之子摭時任兩浙漕屬遣人齎蠟彈報公具道苗傅劉正彥反叛及擅廢立僞擁　隆祐太后聽政改年曰明受公曰

今　主上爲賊臣所廢遷于杭州　睿聖宮此不戴天之讎也遂倡義曰我幸擁兵萬餘人必舉兵討賊公遂　上表云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罰不明號令失信西則侵陵夏國北則與契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卒不用命皆緣內臣基禍流毒天下遂令徒黨爲害近聞將相大臣被命勦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忿慾之氣伏覩三月五日　睿聖皇帝親筆詔書以謂卽位以來彊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

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以此
仰見　睿聖皇帝出於至誠不吝至尊之位以紓敵
國之禍也恭惟　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三十餘
年孚于四方垂簾聽政擁佑　皇帝陛下四海之內
孰不歸依但臣有愚見不敢愛死而言方今彊虜乘
戰勝之威羣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
容　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佚伏望　太后陛
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　睿聖皇帝亟復
帝位親總萬機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

立功將帥之士然後　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
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
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既而遣屬官奉議郎李承造
往鎮江府約劉光世及遣官往平江府見張浚及以
書抵韓世忠張俊等同起兵討賊士大夫紛紛謂公
曰今苗傅劉正彥挾　太母幼主以令天下何擅起
兵以取覆族之禍又公之子擴及家屬在杭州苗傅
聞公起兵令歸朝官馬柔吉監守之公曰　上在危
難中我何敢顧家屬至常州苗傅劉正彥差使臣齎

狀中公具道廢立本末因令使臣白公云朝廷已留
知樞密院闕以待公之來公斬其使臣督進兵行至
望亭招張浚浚自平江府四十里來見公遂同榻定
議討賊之策翌日至平江府公遂換檄書曰恭惟
宋有天下垂二百年　太祖　太宗開基創業
眞宗　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猒昨因內
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歲侵陵逆臣苗傅躬
犬彘不食之餈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
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
鉞專擅殺生仰惟　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
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焰彌天逼
脅至尊倉皇遜位語言狂悖殊不忍聞大臣和解而
不從兵衛皆至于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戾人
情孰不憤怒願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闤市
自稱曰余　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
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
浚治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溥各領精鋭辛道
宗永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杞扼據衝要趙

哲調集民兵劉誨李進餽餉芻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忠義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　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　祖宗涵養之恩思　君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苗傅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三月二十八日公與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率兵趨杭州仍率諸將列銜請　上復位師至臨平賊遣苗翊率步騎

萬餘人迎擊官軍公督韓世忠血戰大破之賊皇駭率衆離杭州望衢州路奔走　上復位公以四月初五日朝見初七日除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一行官吏將佐等第推恩時建炎三年四月也尋遷左僕射公在相位又與張浚密謀誅范瓊一軍帖然無事是時天下盜賊羣起金人離淮甸未久李成扼據宿泗靳賽薛慶裴淵等據通泰承楚京城隔絕山東河北諸路命令不通四方寇盜不可勝計以前此　朝廷賞罰失當將士解體公以謂若非大收將士之心

國家兵威不能復振無由恢復中原公又奏乞置三省樞密院賞功司應自軍興以來諸路立功將校借補等人並許繳元立功千照自陳 朝廷看詳隨宜推恩補轉官資於是四方將士莫不歸心 朝廷又自苗劉伏誅之後士氣稍振公措畫招收諸路潰軍盜賊殆無虛日又諸大將陳乞空名官告公奏臣三十年前嘗在陝西鄜延環慶等路每見出師用兵咸功則賞敗事則罰罕嘗給降空名官告勑劄自童貫開邊後來統制官乘國家多事每遇出兵過有要求

多乞空名告劄軍前書填與親舊伎術無功之人致名器太輕無以激勸赴功力戰之士今乞將所降空名勑告等更不給降若實有功績之人即具名保奏乞從 朝廷推恩庶革僥冒 上嘉此奏而行之是年九月問時有探報金人舉兵南來 朝廷措置禦敵之討遣兵守淮及要害分屯大兵于建康府等處控扼江上 車駕未有順動之意 隆祐太后前期往江西面奉 聖訓六宮並隨 太母行公奏留六宮在此以安人心及分撥內侍省直筆之類在此以

嚴命令蒙　上嘉納公初在相位力乞　車駕臨幸
浙西奏劉云臣累日來以浙西潰散人兵頭項尙多
恐殘害諸州及妨農務夙夕思慮寢食幾廢昨日與
執政共奏乞差重臣提兵前去撫定者蓋謂此也今
有一事望　陛下力行之庶幾克濟大業臣願
陛下到越州少歇數日留六宮百司在越州以近臣
一員及兵官一員主越州留務　陛下親總六師前
去鎮江府撫定浙西號令江淮如此則諸頭項潰兵
盜賊自然歛衽得命矣蓋　車駕所至威聲氣焰自

可以讋服人心故也昔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豈嘗
一日寧居黥布作亂是時謀臣猛將固不乏人然高
祖不憚親征太宗曰吾經營天下所至處買飯而食
僦舍而宿是也　陛下便鞍馬精馳射蓋天之所授
將以撥亂安忍燕處清閒坐廢白日乎臣侵尋老境
常恐功業不成抱恨泯滅伏望　聖慈詢謀近臣察
其可否然後奮發獨斷施行十月金人渡江杜充既
敗走金人破杭州欲渡浙江逼　行在公憂憤不知
所爲遂乃獻航海避狄之計　聖意浩然開納時廷

臣所論皆不合推 聖意確然不移 車駕自明州登海船精銳之兵萬餘人扈 駕行至台州港泊數日乃趨溫州是時金人已回至鎮江韓世忠以舟師扼江路金人不得濟公力請 車駕回幸浙西宜下親征之詔以爲先聲亟以銳兵策應世忠夾擊之以擒兀朮時 車駕已駐蹕于越州人心不樂浙西之行又中丞趙鼎上章謂 車駕未可北去竟失機會公罷相遂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公自四明買舟往台州未幾被命充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公力以疾辭 上弗許差中使促行仍令過闕奏事公到 行在上殿奏曰臣自去國以來不知金人探報之實似聞今已渡淮北去夫虜狡詐其情叵測不可謂其去而弛備臣近自海道北來伏見 朝廷聚集海船在明州岸下竊慮 車駕欲爲避寇之備夫避寇之計固不可不預辦然備戰之計尤不可緩也臣仰料 車駕萬一避寇不過如溫州及閩中爾伏望 聖慈鑒去年虜騎追襲之事選兵五萬分爲兩項一項留屯浙

西一項往屯饒信分據水鄉或據山險邀其追襲之捍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明州城下之戰則戰無不勝矣萬一金人今冬不渡江則臣去年所獻於四五月間遣兵渡淮由京東以擣賊虛其事不可已也願詔三省密院詳議其說而今冬預爲之計於明年四五月間遣兵二萬由海道趨登州以搖青齊別遣兵二萬由淮陽軍徐州以圖濮鄆夫虜人用兵深忌夏月我乘其忌而攻之此必勝之道也且中國衰弱其勢已甚自淮以北皆非我有士大夫苟目前之安習太平時驕墮不振之氣殊無北向以爭天下恢復中原之心此臣所以感慨流涕而不能已也是年九月公到江東路欲趨池州所治而大寇李成遣賊將馬進圍江州守臣以蠟彈告急公曰江州乃池州上流江州破則池州豈可保公時駐兵饒州會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人屯饒州惟忠乃公陝右同官素相好公請惟忠同起兵以解江州圍聚兵得萬五千人自饒州乘舟趨南康公遣大將巨師古往江州城下賊設伏前後夾擊師古兵潰賊衆三萬與楊惟忠鏖戰

惟忠與公以衆渡江避賊陣於江北洲溪具奏衆寡不敵乞濟師　上親御翰墨詔公曰卿躬臨行陣親冒矢石功雖不成忠節顯著已詔王燮全軍萬人聽卿節制同救江州公聚兵鄱陽得燮軍以兵二萬人再趨左蠡下砦會淮南崔增有兵八千人公以書招置麾下增舟師習水戰令與燮引兵與李成兵戰于湖口大敗之江州守臣以糧盡棄城去賊兵遂據江州公曰我爲江東帥令不竭力以禦賊則一路皆爲賊境矣遂置砦于左蠡江岸明斥堠嚴紀律以遏賊衝砦地乃池饒諸郡界首三面皆賊屯前後數十戰賊失利公兵益振　朝廷遣大將張俊統兵三萬由江西洪州路討賊詔公謹守江東公分遣王燮軍會張俊兵與賊大戰賊兵敗走成與馬進僅以身免

御筆召公赴　行在拜尚書左僕射公初自左蠡班師回鄱陽而巨寇張琪李捧引兵五萬人犯饒州邦人皇駭失措公帳下有兵不及萬人而公愛將閻皐方在撫州招捉胡江一寇公走人檄召閻皐而皐已招胡江在路皐得檄連夜趨帳下公召諸將令聽皐

節制以姚端軍爲左崔邦弼軍爲右皐將中軍公自書戰圖以令諸將皐等方出城五里而賊鋒已至前軍張守忠失利少却賊恃衆輕犯中軍皐力戰而崔邦弼姚端兩軍翼擊之賊衆大敗先是賊將别遣精鋭爲水軍分道而進公自將水軍崔邦弼迎擊之賊皆敗溺饒人安堵繪公像于郡中公再到 以朝廷言今天下之勢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 聖意開納于時邵清等攻通泰范汝爲據建州曹成馬友之徒擾江西公奏乞遣參知政事孟庾爲宣撫使韓世忠爲副使遂平范汝爲等及隨賊寇之大小分遣兵將官以金字牌招安不聽命者加兵勦除諸路盜賊畧平公奏虜人今年既不渡江則諸事可以措手矣將以創中興之業伏願 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據都會之要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 一頭項往江西湖南以平群寇一頭項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

本立矣然後乘今年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掎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俊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　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覬也若不速爲之逡巡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以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又奏人事可爲者二天時可爲者三乞爲　陛下陳之昨自　車駕渡江以來胡經揚州之變兵甲器械十失八九未容喘息而

金人分遣重兵三路入寇二浙江東焚劫殆遍正兵或散而爲盜或器甲不全雖欲戰不能也　陛下憤金人侵侮之甚連年宵旰專意軍政揀汰冗兵修飭器械今張俊軍有衆三萬全裝甲萬餘副刀槍弓箭皆足用韓世忠有衆四萬如張浚軍有衆二萬三千人王𤫊有衆一萬三千人雖不如張俊軍盡皆精銳亦非前日怯懦之比劉光世有衆四萬雖老弱冗散者衆亦可得精銳二萬人神武中軍楊沂中統領以來有兵萬人鎧甲亦足用此外又有神武後軍陳思

恭不下萬人 御前忠銳如崔增張守忠趙琦徐文姚端等軍亦三萬人上考 太祖皇帝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人況今日有兵十六七萬器械足用何憚而不爲臣所謂人事可爲者一也建炎三年四年紹興元年大盜縱橫鄧慶寇廣東李敦仁犯虔吉邵清擾通泰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瑞范汝爲據建劒馬友李横孔彥舟曹成張用劉超等散處大江之南爲害於荆湖等路 朝廷枝梧不暇力不能事外今則悉爲 王師撲滅民得安業矣臣所謂人事可爲者二也嘗觀自金人南牧以來我師望塵奔潰莫敢嬰其鋒近年以來張俊獲捷於明州韓世忠扼賊於鎮江陳思恭邀擊於長橋張榮大捷於淮甸良由虜人貪婪太甚逆天悖道人人有戰心天意始將悔禍臣所謂天時可爲者一也金人命劉豫僭位以來盡以中原付之不欲南來而豫煩碎不知爲國之體重斂以失百姓之心豫之所爲雖三尺童子決之不能立國況兵不如我精將不如我能勝負固可料矣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能盡信然虜騎連年不至淮甸豈

無牽制之故哉天意概可見臣所謂天時可爲者二也江浙等路連年失耕殖又苦水旱米價翔湧每㪷一貫至二貫今年豐熟米㪷不及五六百江上諸州米㪷三四百文時可爲者三也今韓世忠到行在臣願 聖心奮發 睿斷令世忠張俊與臣等商議决策北向明年三月半令韓世忠由宿州南京路以入令劉光世由徐曹諸州路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皐乘四月間南風北去徑取登萊州凡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發吾民以資饋運而

登萊尤有積蓄可因也大兵既集劉豫必北走所得州郡擇逐州豪傑守之初則示以羈縻之義過則續爲後圖雖虜人來年秋冬問必舉兵爭其地然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兵法也擾之數年中原必可復賈誼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捨此機會而不乘後欲追悔何可及耶今有兵十六七萬費用不貲 朝廷竭力經營錢糧常苦不辦曠日持久必取於民民怨衆離乃自困之道禍亂之所起可不畏哉今日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數年之後消磨必寖少異時雖

欲舉事勢必不能可爲深惜者也 上嘉歎不已以
公都督諸路諸軍事總師北向公師次鎮江病瘧踰
月蒙 上宣醫遣中使復召還公乞解機政以鎮南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寓居台州是
年冬公得趙丞相鼎字元鎮及二三大將書說及虜騎
犯邊尙留淮甸因以邊防機事奏曰豫賊不知用兵
之策而虜酋狃於常勝不知慮敵深入吾境此天亡
之時也願 陛下於此冱寒之時虜人弓𢶀馬壯之
際且 敕諸大將固守江岸俟其糧盡欲退併力追

襲此萬全之策也金人大酋如婁宿蟾目國王斡离
不皆已物故今次南來者撻辣郞君四太子臣在燕
山府皆聞之撻辣有謀而怯戰四太子乏謀而麤勇
然四太子所統部曲比之撻辣極衆且精銳四太子
所向尤宜隄防也降 詔奬諭曰 朕惟古所謂大
臣者以國爲家以身任天下非有內外遠近之間也
周王之命諸侯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而
況出入將相爲時元老躬曁一德弼亮 朕躬有如
卿者哉疆埸陸梁睥睨江淮安危之分間不容髮卿

不遠千里惓惓納忠料敵商變深得虜情運籌建策
皆契機會　朕既賚其老謀而益嘉其得古大臣之
義三復來奏深用歎咨又數日再奉　詔云比以逆
臣嘯亂反易天常陰導狄人提兵南嚮　朕親乘戎
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
兵所向奏功俘馘載道虜勢既屈潛師遁逃念茲郤
敵之初圖爲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爲
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
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　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從

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欽佇嘉猷
冀聞確論公條十事上之一論用兵之策二論彼此
形勢三論舉兵之時四論分道進兵之策五論運糧
供軍六論大兵進發日乞　聖駕駐蹕鎮江府七論
經理淮甸八論機會不可失九論舟楫之利十論并
謀獨斷又貼黃臣恐今日士論或以謂金人纔退我
國家事力未全財用未充未能大舉臣曰不然若吝
惜用兵之費則秋冬間虜騎必再來所費愈不貲矣
況此舉乃因糧之策無大費哉今將兵閑坐糜費錢

糧與舉兵北去所費均也但少有飛輓之勞爾是年十二月除公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湖南以荒歲之後郴州桂陽監衡州茶陵諸處群寇王權蕭和譚大蕭尙十等竊發公分遣統領官步諒裴鐸招捕悉平一路按堵明年十一月除少保充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兼行宮留守是時車駕在建康朝省百司庶務悉當區處臨安浩穰之地公決事明敏而又威令嚴重豪右震慴日幾過午訟庭已寂然無事凡民間冤抑有十數年不能雪如醫僧有謀殺婦人者之類公灼見其冤狀置之於法輦轂之下政若神明宮禁內外咸賴以安紹興八年車駕還臨安府除公少傅鎭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　行宮留守公五上章力辭依前少保鎭南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成國公免奉朝請九年二月五日召赴　行在所七日賜親札云朕以河南新復境土陝西最爲重地惟卿舊弼元臣威望素著欲勤卿往調護諸將撫循遺民當體朕意趣裝亟來以濟事機毋爲辭避常禮也

公奏曰金人殘破中原肆爲荼毒交兵累年未見寧息今者無故割新黃河河南之地與我豈無意哉欲望 聖慈與執政大臣子細商量及契勘陝西一路自割屬我朝以來諸路帥臣守臣曾與未曾申發到文字及三省密院知與不知陝西逐路州軍即今帥守之臣職位姓名如可以照見即遍以詔書差人齎諭其宣德意儻無憑照見即須分遣臣僚遍詣前去訪問職位姓名傳宣撫問其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路帥臣仍許以久任之意庶幾逐路州軍不致疑貳稍俟定疊徐爲後圖所貴撫綏新附之邦不致失策施設次第粗爲有序茲今日之上策也十四日再奏 御筆趣就道公奏契勘陝西利害今日所繫國體甚重若一觸事機必貽後悔如張中孚等未見向背趙彬又係曲端門客本一書生其人尤桀黠伏望睿明曲留 聖慮十八日差中使宣押公力疾造朝傳宣撫問宣醫丞相秦檜被 旨同參政孫近李光到寓所問疾得請扶病東歸除少傅依前成國公致仕四月一日薨於正寢享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追封

秦國公謚忠穆子五人抗撫拯揩爲孫八人曾孫十
八人

直臣傳

張昭字子布本彭城人漢末避難南渡居秦淮嘗爲
孫策長史後輔孫權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
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
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
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柰天下笑何
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權於釣臺飲酒
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
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

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丞相孫劭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

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

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宴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宴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歛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

鄭俠字介夫其先光州固始人四世祖依唐末隨王氏入閩遂為福清人俠既冠遭妣黃氏憂念家貧親老弟妹衆多慨然自誓當苦學以成名治平二年公隨父暈赴江寧府監稅得清涼寺一小室閉戶讀書時王安石以中書舍人持服寓江寧公携所業往見

蒙安石稱許治平四年擢進士甲科年二十四調光州司法以歸安石服除起知江寧府相見愈厚及公赴浮光安石入參大政興利除害言無不行公平日雅重安石以爲堯舜三代君臣相遇有爲於世太平可期月而望已而青苗免役方田保甲市易等事相次施行民間不以爲便會光有疑獄數事公以讞議傳奏爲安石言之報下皆如公請公感知己欲盡忠以告秩滿不復移令遂爲入都之行時熙寧五年春也公行所過田父野老必從訪問新法利害荅者無

一人言其是至京齊戒具書見安石甚獎之再見乃及試法之事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者補京官公辭以未嘗習法三見而問近何所聞公略言青苗免役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安石不荅左右遽請公退自是不復見但時於門下具實封反復極言新法之爲民害皆不報一日鄉人張勸來訪忽責介夫何好矯之過公問所以勸曰丞相令介夫試法不就何也公曰朝廷新立此科以待練習文法之士必使無絲髮濫得然後可以勉飭後人俠素非

習法但因浮光有四五件疑獄所司議法殊不與人情相近職在法官不得不詳審乃於本條中自令式格律散行推考乃得其當故以傳奏輒蒙丞相是而行下其餘條貫實未嘗見丞相以此見謂明習故使試法是以不能爲能誤丞相之知以苟進取此則欺天誣人俠雖餓乞所不敢爲也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辭安石安石曰却受監門去意殊不悅公在門局會丞相以春社還由本門法當迎揖道左安石一見惻然面加慰勞明日王具書來以其父度支欲與諸

公薦公試法切須願就蓋丞相意也公對如荅張深道之言事遂寢未久置修經局安石使其姪婿黎東美訪公云丞相欲令元澤辟公檢討公言檢討以備闕遺俠讀書無幾將何以備檢討之責此與試法何異因以書詩愧謝丞相已而黎生再來具言丞相致意凡入仕官且要改得一京官然後可别圖差遣何得介僻如此公曰俠自浮光入京本求一席地執經丞相門下耳初不知官有美惡高下不意丞相一旦當路發言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之來者如此

而已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區區所獻有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俠進而無愧不亦善乎黎生去後數日復來問何事欲言時免行市利等稅錢京師細民及商旅尤以爲苦如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不輸錢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商稅院並行倉法專攔月賦食錢每正稅百文外收事例錢十文以給之謂之市利錢逮法之行正稅不及十文者亦收市利十文其末反重於本百姓至與專攔死爭監官委曲諭以新法乃怫然投錢而去公視其害言於丞

相數矣至是又具書并陳青苗免役等弊事因黎生獻之未幾令下小夫稗販者免充行舊稅重者十減六七其大者將謂以次施行已而竟無所聞時安石有詩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遇時高堂拱堯舜密席坐臯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孤負鹿鳴詩公聞而和之曰何處難忘酒熙寧政失中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君門深萬疊焉得此言通時亢旱日久自去年七月不雨至于三月民間焦熬殊無生意公度安石終不可

諫乃以本門所見冬春以來三路流離之民每風砂霾曀大者車乘小者負擔扶老携幼蔽塞道路羸瘠愁苦身無全衣城外飢民朝晚入城買麻糝麥麩之類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以活及其質妻鬻子狼狽困苦之狀至於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纍纍然於道公不忍坐視乃呼畫工列為一圖裁書詣閤門投進不納遂於本門勾馬遞於銀臺通進司奏為密急事仍自劾擅發馬遞之罪其書曰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以來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　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其來也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古今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於未然而轉禍為福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願　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

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萬姓垂死之命而固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祉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
之愚深知 陛下愛養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
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 陛下
之心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
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彊大誇天下哉
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 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懫
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其死
而不恤夫 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不知君
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
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
所以駕馭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
芻蕘貧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今 陛下
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不
肯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
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 陛下
有以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夔契湯
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 祖宗之

聖朝皆有忠義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慕之獨 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羣臣所以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 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 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 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皇皇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闇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祿不代庖人各以其職不相侵越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厭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 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君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深冒天閽以告訴于 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 君國而下念生民耳若臣之身

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聞南征西伐者
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
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
舍而賣於城市輸官糴粟皇皇不給之狀爲圖而獻
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
圖百不及一但經 聖明眼目已可咨嗟涕泣而況
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如 陛下觀圖行臣之
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 君謾天
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時七年

三月二十六日也疏入
神宗皇帝覽畢反覆觀圖長噓者數四卽袖以入是
夕 上寢不寐翌早命翰林承旨韓維知開封府孫
永體量免行錢先放元不係行人投納到錢萬三千
餘貫又實計免行錢除每歲所須外並放又命三司
使曾布體量市易司農寺發常平倉放商稅務及諸
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令殿前馬
步軍司及熙河路開具未用兵以前所管若干兵卽
日所管若干兵令三司具治平以前熙寧以後歲之

出入各著于令河東河北陝西諸路具民物所以流離之因又有 旨青苗免役並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如此之類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四月一日下 詔責躬許內外臣僚實封言事越三日大雨遠迩霑足自公上疏至是纔及浹辰初七日早朝羣臣既賀雨

神宗出公所進圖狀宣示宰執且責之曰卿等每言法度修明禮樂興行民物康阜雖唐虞三代無以過今來外事如此丞相以下各謝罪 上問丞相鄭俠何如人王安石對曰嘗從臣學是日有 旨放公擅發馬遞之罪安石即還府第不入中書遷定力寺求出於是中外方知三月二十七日以後所行皆因公入文字一時用事者莫不切齒爭言於上或以爲心狂或以爲非毁良法或以爲擅發馬遞驚 御乞追逮所司勘罪御史臺直請以公付臺推劾遂有 旨下開封取勘是時臣庶欲應 詔言事者甚衆闕此皆沮縮唯司馬溫公輩一二文字得達 上前懷佞之黨日於㕔函假名投書乞留王丞相堅守新法仍

乞治公狂妄之罪已而熙河小捷羣姦乘此力進其
說呂惠卿鄧綰之徒言於上曰　陛下綢羅英俊數
年以來忘寢廢食僅成此數事天下方被其賜一旦
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輕信至相與環泣上前
於是新法牢不可攻矣安石既已懇辭去位遂出知
金陵而薦呂惠卿代已即除參知政事惠卿拜職之
日京師大風霾黃土翳席逾寸公又上疏言天寶之
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謂賊本尚在今安石雖去
而惠卿復用事雖不同勢豈少異蓋安石本爲惠卿
所誤以至於此既已覺知仍復遂非以相拔援其實
表裏自相膠固夫豈念　宗廟社稷之重且惠卿能
終無背安石耶奏入不報又爲市易事與呂嘉問力
辯之不用嘉問舉狀是時西師屢動公上疏力言邊
兵不已爲大不祥其言反復累十餘紙皆細書密行
且言大兵之入諸部虜人相率捍禦謂之賊兵夫中
國謂虜爲賊者正謂其掠我赤子奪我畜產也今我
師亦然彼何得不以爲賊乎且中國與四夷猶井上
井底之異也井底之人欲出而已井上之人豈有欲

入者哉知此則居井上者常當安存井底之人然後
井上可得而安也又從而苦之何哉夫中國者子女
玉帛之所聚文章禮樂之所出食稻粱衣文錦決無
入蠻夷之心也彼風沙晦冥齕草飲水寒則皴裂暑
則暍死日夜思中國之樂而不可得彼驅而來者猶
拔井底之人而出之平地此驅而去者猶擠井上之
人而赴井底是以屢戰屢敗也　上覽羅屬熙河奏
捷殺戮甚衆　上爲惻然諸姦患公入文字不已遂
取開封所勘擅發馬遞事行下刑部定罪罰銅十斤

取　旨勒停本候郊霈調官出京日見羣臣誣罔天
聽懷不能已復取唐書魏證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楊
國忠盧杞傳爲兩軸題其一曰正直君子社稷之臣
事業圖其一曰邪曲小人容悅之臣事業圖迹在位
臣僚欺君誤國之事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姚宋者各
以類標題復爲書上之事皆盡一執政大怒言於上
以爲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尋
追回推勘獄成改送英州編管公雖謫逐言笑自若
冒盛寒徒步至貶所未嘗有悴容眞陽俗鄙率未知

向學公至爲陳君臣父子大誼翕然化之留英十年
學者日衆樞密直學士陳襄行經筵日論薦當世之
士自司馬公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
敢言如此是亦發於忠義非 陛下矜憐其志而使
得生還誰復爲俠言者
神宗未暇收用會
哲宗皇帝登極恩霈放還時內翰蘇軾還朝與孫覺
虞大寧等上疏薦公及王安國之子斿曰臣聞國之
興衰繫於習俗若風節不競卽 朝廷卑故古之賢
君必厲士氣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恥
之風臣等伏見英州編管鄭俠以小官獨犯權要冒
死不顧以成直言今來 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
經今逾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終始出處之
大節合於君子殺身以成仁難進易退之說若 朝
廷不少加優異則臣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一
旦命先朝露則有識必爲 朝廷興失士之歎已而
就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諸生願留州奏得再任元
祐八年丁通直憂服除授泉州錄事參軍元符元年

準 勑再送英州編管
徽宗皇帝卽位大赦東歸知廣州朱師復上表薦公
有 旨復官又除泉州教授未幾改差監潭州南嶽
廟未被 勑復追毀前命勒停時崇寧元年也五年
八月復將仕郎許敘用公不復由矣取所居山名自
號大慶居士還鄉所存唯一拂而已故自號一拂居
士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或以爲言公曰無功於
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無異州倅許景衡過
公廬見其伙具皆白鑞既去遺以銀器請易之辭曰

不鬻則質之非貧家所常蓄也然喜賓客誨誘學者
孜孜不倦客至無貴賤輒留與飲卒不過蔬果一肉
適飽而已且欲爲陳古今忠孝之道聖賢立身之本
家雖不裕於財嗇用而廣施未嘗有靳吝之色雖流
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觀政役繁興
民物嗷嗷但顰顣而已嘗作觀碁詩有傷觀饒好著
當局柰嗔言坐觀成敗者安得不驚魂之句憂國之
思深矣宣和改元八月二日考終享年七十九邑中
長老諸儒相與立鄭公坊以表其閭圖其像祀於學

建炎褒錄熙寧元祐忠讜之世贈朝奉郎授其孫嘉
正迪功郎越州山陰縣尉不數年以朝散郎知建昌
軍曾孫碁舉進士嘉定六年賜謚曰介今清涼寺有
嗣郎公讀書處也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九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治行傳

東漢史崇字伯勤家世杜陵建武中累遷右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加驃騎將軍封溧陽縣侯天下既寧詔遣公侯皆就封崇褰帷涖政求民之瘼治尙寬簡不威而化畋漁相遜桑梓成陰年七十九贈司空使持節徐兗二州刺史謚曰壯侯子孫因家溧陽遂爲縣人奕世濟美里俗呼崇[illegible]廟貌至今存焉子顗

字叔升襲爵年七十謚曰文顗子茅字德英元初三
年襲爵除尚書遷侍中轉鎮西將軍雍州牧宰治得
安寬猛相濟聲譽播於歌謠年六十七謚曰頃茅子
洽字君普襲爵除河內太守轉司隸校尉雍州刺史
羽儀當世骨鯁一時年八十一謚曰藏洽子澤字素
廣襲爵除左郎將轉上郡太守遷御史大夫正色立
朝貴戚歛手年七十一謚曰節澤子鈜字安鼎建元
四年襲爵改封蘭山侯遷冀州刺史崇本抑末章程
具舉年八十五謚曰康鈜子藻字睿文精究庶事明

察枉直下無謗言○史嵩字仁基崇之裔孫仕吳爲
平越中郎將蒼梧鬱林二郡太守封撫陵侯崇裔孫
又有曰綜者吳征南將軍隴西太守曰奕者晉冠軍
將軍北中郎將五兵尚書從吳歸晉本國大中正零
陵郡公曰韶者交州屬國都尉陽羨侯曰楚者晉建
安太守安吉伯曰晃者晉輕車將軍南蠻校尉長沙
太守曰續者晉蒼梧太守曰隱者晉尚書侍御史曰
淵者晉尚書左民郎江陽太守秭縣侯曰詠者晉琅
邪王府主簿平蘇峻有功封常安侯曰琬者晉

散騎常侍輕車將軍都亭侯曰陵者晉左中郎將御史中丞豫章太守曰琰者晉輕車將軍西中郎將○史光字伯朗崇裔孫仕晉中書侍郎遷侍中皆稱其職光子雅字叔安晉散騎常侍中書令陳留太守雅子輝字季明晉積石將軍輝子疇字伯倫晉豫章太守疇子憲字景法晉主侍以殊榮再不應命制書責誚起爲尚書左民郎轉建安太守興利除害舉善黜惡朝廷嘉之封山陰縣侯在郡卒年七十二贈江州刺史○史寔亦崇之裔以溧陽人知溧陽縣事蓋僞

吳天復二年也被牒云溧陽洛橋鎮遏使知茶鹽榷麴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寔譽馳鄉里才達變通禦邊徼以多能緝兵戎而有術加以洞詳稼穡善撫蒸黎賦輿深見其否臧案簿窮知其利病以久無宰字尤藉招攜俾分兼領之榮庶養新歸之俗儻聞報政別議酬勞差兼知溧陽縣事

潘乾字元貞陳國長平人楚太傅潘崇之末緒也察廉除溧陽長布政優優令儀令色矜孤頤耇重義輕

利推泮宮之教反決拾之禮典修學官崇懿招德既安且寧大侯用張發彼有的雅容載閑鐘磬縣具于胥樂焉詳見校官碑其銘有云龔翼聖慈惠我黎蒸貽我潘君平茲溧陽彬文赳武扶弱抑彊餘辭磷泐不可讀

晉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少有志元帝渡江爲中書舍人處身淸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所賜皆固辭帝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縣令推誠待物爲百姓所懷入爲中書通事郎

孫謙字長遠爲句容令淸謹强記號爲神明

唐楊於陵十八擢進士調句容縣主簿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終不失其正時人尊師之德宗立遷戶部尚書以左僕射致仕

白季康太原人爲溧水令溫恭誠信爲官貞白嚴重見知於郡守流譽於朋僚既歿邑人祀之至今不廢從姪居易嘗誌其墓宰相敏中季康之子也

岑仲休爲溧水令兄仲羲爲金壇令弟仲翔爲長洲令皆有治績宰相語本道巡察御史無遺江東三岑

ミタツトス

馬之純字師文金華人也弱冠登隆興進士第與南
軒東萊講貫精詣天文地理制度之學靡不洞究為
三山灋曹與上官爭是非民之全活者衆有欲薦公
中都官輒謝之其介隋恬退類此喬文惠公行簡葛
端獻公洪皆横經執弟子禮慶元間以承議郎主管
江東轉運司文字廉平公正克相其長持畫甤甤邁
惠維多建康留守節度使吳公琚有幾日不來春便
覔開盡桃花之句蓋與公倡酬也公篇章詠初不
苦思而意已獨至嘗作金陵百詠用唐律體樞紫潛

齋王公埜稱其事核辭質義正趣遠與亡理亂之迹
盛衰因革之故瞭然在目覽之者足以概六代之遺
風垂萬世之法戒同於詩史滿秩授通判靜江軍府
事不赴卒于家所著書解中庸大學說周禮隨釋講
義春秋編年圖豫章沅芷雜著傳於時世號野亭先
生後六十年公之孫光祖一再開閫建康臨民莅事
壹以公爲法民益德之思其祖而建祠事焉以孫貴
政恩贈太傅

誥詞曰禮于宗類于帝駿惠方
行非其身在其孫慶源甚遠爰敘彝典加賁泉扃具

官光祖故祖故官之純尙友古人潛心大業聯名鴈塔韓歐爲同榜之俊游講道牛谿房魏多及門之高弟富有茂陵之藏彙僅䋲廉海之題輿惟嗇於前遂昌厥後蕆祀旣陳於驛享分膰首逮於麟符肆繇孤卿晉陟帝傳祭則受福誕霈燔柴之恩沒而有知對越面槐之寵

俞明正互見耆舊傳

耆舊傳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祖亮吳尙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尙書郎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閤祭酒其年除鄮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召拜尙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淸地平

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
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
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
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
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
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
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
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甚
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

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
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
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
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
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
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
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
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
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

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爲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綰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安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禍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方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

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除尙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郗鑒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常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

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疋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誡朕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案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

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愼行愛士老而彌篤尙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贍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贍贍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贍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贍卒

王諒字幼成丹楊人也少有幹略爲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阯迎立陶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修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眞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勑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卽斬之碩

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克遂率衆圖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爲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陶璜字世英丹楊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諝貪暴爲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旣苦遠役咸思爲亂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爲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眞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修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爲監軍薛珝爲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爲蒼梧太守拒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珝

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
而歸珝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璜從海道出
其不意徑至交阯元拒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
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
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
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
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
軺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
乃就殺之珝璜遂陷交阯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

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數討南賊不能制
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
年可一戰而滅也修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炅
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
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
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
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
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
盡救兵不至乃納之晧以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

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
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眞屬國三十
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
人請留璜以數千於是遣還皓既降晉手書遣璜息
融勑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
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在南三十年威
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子威領交州
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
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鎭南

大將軍荆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
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
宣城內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爲韓晃所
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陶回丹楊人也
王敦命爲叅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爲從事
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
守江口峻將至回復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
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
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

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爲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别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埸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

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旣而下詔并勑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荅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

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張闓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卽引爲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強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及帝爲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勳賜爵丹楊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

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工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爲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楊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闓爲大司農闓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闓爲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尙書蘇峻

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闓持節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楊義軍闓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騎將軍郗鑒又與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安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子混嗣闓戚表文義傳於世

樂道融丹楊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已而務周急有國士之風為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為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成宗黨之恥邪君當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眾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

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齎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爲敦參軍使卬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元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

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鎭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鄕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

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著書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

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元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許邁字叔元一名映丹楊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其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元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事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自後莫

潤所終

陶宏景字通明丹楊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宏景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㓜有異操年四五歲常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靑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宏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棊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斤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塡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宏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宏景

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
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
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
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
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
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算推知嘗造渾天象
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
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齊末議禪代宏
景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梁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

位從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帝每得其書燒
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已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淸三
年也帝手敕招之錫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國
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
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
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
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
壽千歲宏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簡文欽其風素召
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甚敬異之無

沈衆梁書行贈中散大夫

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不娶無子從兄以子松悟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歷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宏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士人競談元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

劉係宗丹楊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官累至勳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齊高帝廢蒼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即位除龍驤將軍

建康令永明初爲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衞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修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啟謫役在東人丁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車駕出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爲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祕書局皆隸之再爲少府鬱林即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

梁**紀少瑜**字幼瑒丹楊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爲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爲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常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年十九始游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皦雅

相欽悅時儆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元言善談
吐辯捷如流爲晉安國中尉卽梁簡文也深被恩遇
後侍宣城王讀當陽公爲郢州以爲功曹參軍轉輕
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爲東宮學士邵
陵王在郢啟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充行少瑜善容皃
工棊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
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參軍卒

陶子鏘字海育丹楊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
尚宋末爲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
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
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兒得
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
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蕈母沒後常以
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蕈不得子鏘痛恨慟
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斷蕈味

陶季直秣陵人好學澹於榮利爲建安太守政尚清
淨百姓便之還遷黃門侍郎辭疾還鄉里就家拜太
中大夫梁祖曰梁有天下惜乎不見此人

丁咸序秣陵人耽儒學進修士業授衡陽判官太守賢之

淳于量字思明建康人父文成仕梁爲梁州刺史侯景之亂量與王僧辯平之

張松建康人兄悌坐罪當死松及弟景各欲代其死縣以讞上武帝以爲孝義特降其死

盧郢金陵人好學有俊才以狀元登第遷至南全守頗著治績

史務滋溧陽人先爲溧陽侯累吏勞遷司賓卿天授元年九月進拜納言武后革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爲侍御史來子詢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務滋與四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沈恪丹楊人也永定初爲宣猛將軍陳霸先謀篡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勒兵入宮衞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霸先扣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霸先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

許淹句容人多識廣聞精詁訓與魏模公孫羅名家

劉鄴字漢藩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奇其文表爲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劒南未嘗不從會昌時位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洪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屬辭德裕憐之使與子共師學德裕既斥鄴無所依去客江湖間陝虢高元裕表爲推官高少逸又辟鎭國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遺召爲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人遷承旨鄴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孤綯久當國更數赦不爲還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鄴乃伸其寃復官爵世高其義後與崔沆皆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許叔牙字延基句容人正觀時遷晉王府參軍事宏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張常洧句容人建中四年父歿廬墓三年墓側產瑞芝十二莖太守樊滋表奏旌表大和六年姪孫公珽亦以孝聞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也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仕南唐爲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尙書今攝山栖霞寺西來賢亭即其居也　王師圍金陵煜遣鉉朝　京師求援兵　太祖以禮遣之後隨煜至京師　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　太祖歎曰忠臣也以爲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直學士院從征太原加給事中出爲左散騎常侍坐事貶黜卒年七十六李穆常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鍇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鍇仕江南爲內史舍人而卒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爲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稽神錄行於世

皇朝李華字君儀溧陽人父沒居喪毀瘠盡哀母老得疾廢于牀垂泣憂懼置家事不問專意奉養抱持臥起進粥藥以至盥帨纖悉必躬必親不出戶庭衣未嘗解帶者十餘年尤篤於友愛同氣五人從容季孟間相親以睦內外無間言有田十餘頃歲水旱輒不一言減縣官租穀翔貴亟發廩平價食其一方虛

飢待炊者日以千計大觀政和間蝗數害稼羣飛下其田輒去不食旁畝怪駭且以相告華曰偶然爾勿復言年八十六卒子胡正字治表性剛直不苟於勢利游太學登第歷勑令所删定官知溧水縣民詣府舉留知府葉參政夢得薦於朝被召賜對轉一官賜銀緋從民所欲命還溧水陛辭乞易所得章服封母從之秩滿除太府寺簿母憂服闋再除勑令所删定官俄除戶部郎改右司遂權戶部侍郎奉祠知平江府紹興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官至朝奉大夫

潘祺字長吉溧陽人好學問尚氣節游太學知名與陳諫議東爲心友陳欲獻書闕下過祺謀可否祺曰祺親老不能與子俱子不可不勉陳意遂決祺性至孝父疾革露章請于帝願減已算益父壽父疾果瘳僉以爲孝誠所感登第調宣州司戶卒年三十八里人痛惜之

錢戩溧陽人居父憂有少年數人來曰而父在京師逋我金數百萬戩欲償之兄弟有難色且令舉其要戩獨曰大人與人交信厚彼必不我欺且彼謂吾父

貸宿鏹吾拒以無左驗辭雖直顧非孝子待親之道卒與之家爲瘠不悔元夕家人出觀燈鄰不肖子闖其閒潛入家廟中伺夜將爲盜覘識之亟遣守舍僕呼之前鐫諭曰爾良家何爲乃至是取一白金合子與之使速去終不語人其子時敏始生有烏鵲銜青銅五銖錢一置庭中香案上識者知其陰德之證以時敏恩贈奉直大夫

時敏字端脩早穎悟讀書一覽即成誦屬文敏速氣岸軒豁勇於爲義年十八縣以明經上于郡庠貢辟雍擢上舍第繇大理寺丞遷祕書丞除駕部郎充奉迎兩宮扈從禮儀使司屬官改兵部郎檢察郊祀大禮儀仗遷右司郎兼權右史充禮部貢院叅詳官又兼外制拜權工部侍郎俄權兵部侍郎除敷文閣待制奉祠告老紹興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八特贈正議大夫

錢周材字元英溧陽人質重氣和退然似不能言望而接之知其爲篤厚君子七歲能屬文鄉賦第一登第繇大理司直擢普安郡王府教授歷遷校書郎著作郎兼教授如故除起居舍人遷刑部侍郎使虜還

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知常
州奉祠　孝宗登極以舊學召對便殿留奉內祠
兼侍講復爲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母憂
服闋屢詔不赴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告老乾道三
年卒年七十二官至朝議大夫
閻彥昭字德甫世家建康之江寧徙居溧陽性敏悟
遇事繁劇剸決愈精明輕財尚氣義自浙西帥司機
宜監六部門遷太府寺丞除倉部郎奉使淮東叅議
浙東江西帥幕除兩浙運判奉祠乾道九年卒年七

十九官至右奉直大夫子晃鼎晟晃子[illegible]德歷江陰
建昌二軍及泰眞二州太守累官至宗正寺簿
刁衎昇州人初仕南唐直淸輝閣閣中外章疏甚被
親昵江南旣平李昉扈蒙在翰林勉衎出仕因獻聖
德頌于　朝乃復故官出宰相廬凡七年不迁恬澹
夷雅多推尊之太平興國七年上疏言深刑酷法非
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　上覽疏甚悅
秦傳序江寧人也淳化五年賊攻陷嘉戎瀘渝涪忠
萬開八州時傳序爲開州監軍力戰而死　上降詔

嘉奬其子奭泝峽求其父尸至夔州船覆而死人謂
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　上嗟惻久之錄傳序次
子煦爲殿直賜錢十萬

鄧必丹陽人博學有雅望慶歷六年差爲編修唐書
官必言史出衆手非是辛辭之

陳克字子高金陵人不事科舉博學專以賫爲詩呂
祉帥建康辟置爲屬

潘溫之字溫甫溧陽人好學王荊公稱爲江東書櫃
子登第終絳縣令

朱存字[redacted]金陵人也嘗讀吳大帝而下六朝書具
詳歷代興亡成敗之迹南唐時作覽古詩二百章章
四句沿初洎末爛然碁布閱詩者嘉其用心之勤云

朱舜庸字[redacted]建康人也好古博雅鄉黨推敬太守
聘爲府學正皆尊禮之嘗編金陵事積二十年自里
巷口傳至偓佛之書無不研綜春容大秩餘數萬言
慶元中節度使吳公琚來任留守得其編而契於心
乃爲之訂證銓次刻梓以傳目曰續建康志

隱德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嘗結廬溧水上十道四蕃志太平寰宇志皆云溧水縣東南十五里有東廬山有水源云嚴子陵嘗結廬於此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于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

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瀨爲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深水乃初隱處富春乃歸隱處）

晉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後爲鎮軍建威參軍事時劉裕爲鎮軍將軍潛其屬也揣知裕意即有遯世之志嘗賦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謂親朋曰聊欲絃

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足矣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乃賦歸去來辭解印去縣徵著作郎不就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稱宋不肎復仕凡著文章所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書甲子而已宋元嘉中卒年六十三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

儒雅傳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楊尹惔六世孫也篤志好學傳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爲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楊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後

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坐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帝踐祚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耳學士故自過人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瓛為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瓛笑曰平生無榮進意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除步兵校尉不拜瓛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荅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十年表武帝為瓛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

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卒門人受學者弟子服臨送
嶽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
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嶽小名
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
爲嶽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
不悅嶽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爲之
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鵶鵲烏嶽在山三年不敢來
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
元年下詔爲嶽立碑謚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篤志好學尤明三禮
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
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
蔚之竝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
文使丹楊尹何尚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
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竝建車駕數至
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
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
爲皇太子諸王講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

門入延賢堂執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子肅之頗傳
其業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
父允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
篤學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
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
采明帝嘗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
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
論以爲一臺二絕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作
貪泉銘齊建元中爲太子率更令侍講衞將軍王儉
深相愛好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
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
爲講說生徒嘗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
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善音律
射馭風角醫算莫不閑了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
莊論語義
王緝朝字季羔本濟淵人過江愛溧陽風土因家焉
少以該洽聞年十八舉建康第一後薦太學又爲第

一登第中博學宏詞科歷大學錄祕書省正字江東帥司機宜除宗正丞提舉兩浙市舶知永州乾道二年卒年四十四至承議郎

劉岑字季高本吳興人後遷居溧陽天姿英偉學問該貫忠誠許國寬宏愛士有古君子之風文章雄贍字畫遒勁登第累擢至著作郎再使虜通判興國軍除湖北運判辟川陝隨軍轉運使除金部郎累遷權戶侍後出知太平州池州移鎮江府除刑部侍郎遷戶部侍郎知信州責單州團練副使全州安置在全五年移建昌軍居住又歷九年紹興乙亥冬自便復官奉祠起知泰州移揚州溫州除戶部侍郎車駕親征除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奉祠告老除徽猷閣直學士乾道三年卒年八十一官至左朝散大夫先世葬烏程之杼山故號杼山居士熙寧中曾祖述字孝叔爲御史知雜以忤荆公出知江州司馬溫公有簡與孝叔有道勝名立之語杼山既居溧陽乃以道勝名其堂

崔敦禮與弟敦詩本通州靜海人同登紹興庚辰第

愛溧陽山水買田卜居傍舍鑿池池上有讀書之堂扁曰雙桂于湖張孝祥筆也敦禮字仲由歷江寧尉平江府教授江東撫幹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淳熙八年卒官至宣教郎敦詩字大雅性端厚議論疏通知大體博覽彊記爲文敏贍以詞學自結主知緣秘書省正字除翰林權直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給事中家難服闋除樞密院編修官學士院權直遷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進國子司業攺權直學士院拜中書舍人加侍講直學士院淳熙九年卒年四十四特贈中大夫

李處全字粹伯徐州豐縣人邯鄲公淑之曾孫後遷居溧陽天資超軼貫穿古今忠誠許國寬大好賢慕劉杼山之爲人文章閎肆詩體兼衆長字畫遒麗登第繇宗正寺簿遷太常丞知沅州提舉湖北茶鹽除秘書丞兼禮部郎官遷殿中侍御史遂除侍御史母憂去朝奉祠後知袁州處州移贑州未赴攺舒州淳熙十六年卒於任年五十九官至朝議大夫姪柄字子權知無爲軍舒州淳熙四年卒年四十二官至宣

敎郎

潘巢征字泰初寓居溧陽記問該洽議論醇正宗濂洛先儒之學四薦三魁登嘉定甲戌第廷對剴切漫塘劉公宰嘉其志不苟求學行才猷兼備深器重之時杜丞相範爲湖州錄參巢征爲儀眞郡文學漫塘遂併薦于朝歷番陽推官安慶教班改宰崑山邑號難治人咸服其廉平再調繁昌年六十有九自號鶴山狷叟亦近世人物之賢者也

楊備字脩之建平人也慶歷中爲尙書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上輕車都尉往復道出江上上賦百篇二韻命曰金陵覽古百題詩各註其事於題之下與南唐朱存詩並傳于時

陳巳字九成豫章武寧人也自幼能屬文通周禮及書春秋亦工於詞賦壯遊金陵從學者衆因家于鎭淮橋西之竹街受其業者與計偕登上第皆有聞于時晚年厭科舉業潛心義理之學吟詩著書以自適淳祐中帥閫嘗薦于朝稱其問學操守窮堅老壯將表章之遽以疾終有周禮詳說四書講義南窻漫錄

傳于世

紀少諭許叔牙朱存朱舜庸並互見耆舊傳

貞女傳

貞義女史氏溧陽人吳王僚五年伍子胥去楚奔吳中道有疾乞食溧陽值女子擊絲於瀨水筥中有飯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飯之子胥餐已欲去謂女子曰掩子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沉於瀨水其後闔閭十年子胥破楚入郢還過溧陽瀨水之上長歎息曰吾嘗飢乞食於女子女子飯我遂自

沉而亡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
有頃一老嫗悲泣而來或問曰何泣之悲乎曰吾女
子往年擊緜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恐事泄
自沉於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故悲耳
人曰子胥欲報百金而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
嫗遂取金以歸李白記云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清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名節尤章可激清頹俗者皆埽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冥古遠既玖不刻豈前修博達者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黄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弗移天于人清英潔白事母純孝于柔美而不龜身漂擊以自業當楚平王

昫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于奢血流于朝
赤族伍氏忍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來奔勾吳月
涉星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于昭關匍匐於
瀨渚拾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聽授之壺漿全人
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讐
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
聶姊殞肆乘動于天倫魯姑棄子以郤三軍之衆漂
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易耳卒使伍
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
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
于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
施於後世耶望其溺所愴然低回而不能去每風號
吳天月苦荆水響像如在精魂可悲備昔投金有泉
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
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
嘉賓縣尉廣平宋陟南郡陳然丹陽李濟清河張昭
皆有卿材霸略同事相協緇紀英徹勒銘道周雖陵
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詞曰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

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擊漂
清源碧流素手縈波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子胥
東奔乞食于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
壯士入郢鞭尸還吳雪恥投金瀨注報德稱美明明
千秋如
月在水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九

景定建康志卷之五十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拾遺

戰國策范環對楚懷王曰且王嘗用召滑於越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鮑氏註云察猶治也楚有而治之以江之東爲野此言楚亂有厝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然鮑註瀨湖乃以爲南陽之屬殆非也南陽未嘗屬越又與江東全不相近正謂溧陽之瀨水明矣

史記伍子胥去楚入宋奔鄭適晉還鄭奔吳橐載而出昭關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案昭關在今和州含山縣北十八里正當孔道自昭關趨溧陽甚近也

漢溧陽長潘乾元貞校官碑靈帝光和四年所立時歲在辛酉杜少陵所謂胥立通神者蓋此類也石淪於固城湖中紹興十三年癸酉溧水尉喩仲遠得之耷置聽事之側蓋相距九百六十二年矣時晴見光采弓兵宿直或以褻衣頓於趺上必夢大黿逐而齧之乾道戊子有官告院吏出職爲尉願碑字多闕蝕以爲無用且厭人之來呼隸吏曹彥與謀將沉之宅後廢沼內一寓客素好古爲尉所敬聞其說往詰之尉憖謝而止邑宰陳容之爲徙諸縣圃作屋覆焉至辛卯歲金陵守作文一篇欲識石陰遣匠來甫鐫兩字遭碎屑激入目旋易它匠皆然竟不能施工 夷堅志

校官碑長樂陳長方記曰兩漢石刻多在關中東南所存無幾吾友喩居中尉溧水得後漢光和中溧

陽長潘君碑於固城湖之傷溧水故溧陽也風雨摧剝幾不可讀居中譯以今字四百餘其不可讀者尚數十因舉而置之官舍庶幾傳遠老杜八分歌稱苦縣光和尚骨立蓋苦老子廟碑是光和中八分書老杜稱以爲最古以是校之未知先後 舊志

晉簡文帝命曲安遠爲句容令吏部尚書王彪之執不從曰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任卜術之人無才用者耶 王彪之傳

賀循爲太子舍人時延尉張闓住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闓聞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欽服如此 晉本傳

陸龜蒙云予爲兒時在溧陽聞自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人抱叢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

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後小吏攜投金瀨一往至則蔭木樂隱叢條坐于積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還爾袞袞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淪敗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卯至于槁死不能隱天能不致罰耶 笠澤叢書

洪內翰邁嘗言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于史冊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時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于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霑褒䘏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項嘗有 旨合九朝國史爲一書它日史官爲列之於李盡傳庶足以慰斯人於泉下 容齋續筆

南唐將亡數年前修昇元寺殿掘得石記視之詩也

其僻曰莫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昇寶位趁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燈東鄰嬌小女騎虎踏河冰王師以甲戌渡江後主實以丁酉年生曹彬爲大將列營城南爲子建也潘美爲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牽縱火卽安仁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右之地皇朝類苑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命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　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著也

南唐將亡前數年宮中入採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收爲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碧必經宿露之號爲天水碧宮中競服之讖者以爲天水趙之望也開寶中新修營得一石記凡數百字隸書從頭云從他痛從他痛如此連寫至末云不爲石子盡更書千萬箇從他痛從他痛不知其讖也未幾王師渡江云

金陵才士鍾輻少年氣豪一老僧相之曰君及第則

家亡時樊若冰愛鶣之才以女妻之及宴爾應詔洛中果中甲科由是狂放携一女僕青箱過華州蒲城其宰乃故人延留累日一夕盛暑追涼縣樓痛飲而寢是夕夢樊氏出一詩示生怨責頗深詩云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鷺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生夢中愧謝戲荅一篇曰還吳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必凋零既寤因趣裝歸至采石渡青箱心疼數刻暴卒生悤悤槀葬於一新墳之傍泊至家門巷空間

妻奚亡數月詢之親鄰樊亡之日乃夢於縣樓之夕也青箱葬處乃樊之瑩地也不植宅樹惟海棠數株葉蕚凋謝正符詩意鍾歎曰浮屠老僧之說信哉竟不仕隱于鍾山著書養氣年八十餘

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機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誓以固守時張泊為喬之副嘗言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為陛下建不朝之謀斯

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廳內語二僕曰其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與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曰此詣北軍矣喬既死從吏撤扉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髭髮鬱然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影自南廊而過掘得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視者

金陵人胡恢博物强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于京師是時韓魏公當

國恢獻小詩自達其一聯曰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魏公深怜之令篆太學石經因此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每幞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輙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韁却立鉉貽書於餘杭沙門贊寧荅云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斵之二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腦骨若段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漚之遂爛焉

南唐後主留心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爲天下之冠自李氏亡龍尾石不復出景祐中校理錢僊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嘗患溪深不可入斷其流使由它道李氏亡居民苦溪之回遠導之如初而石乃絕僊芝移溪還故道石乃復出遂與端溪並行

元豐中王荊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游盡論古昔文字公歎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眞和游蔣山詩寄金陵守王勝之(益柔)公亟取讀至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又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坡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荊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爲俗子道也

余爲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

熟視地之窊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帷問之婢
泣曰幼時我家父於此穴地爲毬窩道我戲劇歲
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
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
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於老吏具得
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
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
悲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之奩篚先求婿以嫁
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資以歸

君子可乎許君荅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
自專仁義願以前人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
奥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
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
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
之義矣
興化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云王
待制來爲夫人兒妻尋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
金陵與夫人常坐於船一簾下見船過輙問得非

胡尉船平既而得之皋家悲喜亟撫視涕泣遺之
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
詣銓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
年欲匄其兒其母不可乃遣之 涑水紀聞

金陵道士章齊一善爲詩好嘲詠一被題目卽日傳
誦人皆畏之凡四百餘篇曲盡其妙後得疾嚙舌
而死

建炎 車駕南渡百僚倉皇渡江舟人乘時射利停
橈水中每渡一人必須金一兩然後登船是時葉
宗諤爲將作監逃難至江滸而實不携一錢徬徨
無措忽覩婦人于其側美而艷語葉云事有適可
者妾亦欲渡江有金釵二隻各重一兩宜濟二人
兩涉水非女子所習公幸負我以趨葉從之且皋
二釵以示篙師肯首令前婦人伏于葉之背而行
甫抑船舷失手婦人墜水而沒葉獨得逃生悵然
以登南岸葉後以直龍圖閣帥建康其家影堂中
設位云楊子江頭無姓名婦人豈鬼神托此以全
其命乎 許彥周云 揮麈錄

陳侍郎巖肖云紹興初予之官建康艤舟溧陽郵亭見壁間題云十年棄微官歸來事却掃扁舟訪安期要覓如瓜棗不知膏粱珍惡食詩自好田園苦無多生理何草草濁酒時一樽孤斟從醉倒然不著名氏不知何時所作觀其言淡而旨遠決非汨沒名利而不知返者也庚溪詩話

溧陽豪民吳璋以財橫鄉曲非特外人畏之其家子弟亦甚嚴憚每坐堂上則無敢過其前必先穴壁覘窺伺璋不在方敢入弟十九郎者因窺隙見金紫人向堂立後有服朱綠數人少長儼列驚異之疾走入門乃無所覩私竊自喜以爲家慶殊未艾既而璋以不法爲邑丞龔鎏所治至於竄流遠方弟亦連坐繫徙袁州家貲皆估籍劉侍郎岑貫其居緣居室之故爲請袁守免其弟歸因得服役門下適劉當歲除享祀偶於壁隙窺之金朱綠袍恍然曩日所見者始以語人夷堅志

碧眼周先生者常州人以善相游公卿間劉侍郎致仕寓居溧陽周往從之嘗從容薄暮起曰侍郎明

日有隕墜敗亡之厄劉曰當來共食以驗不然當罰爾曰定矣且未及食鄰家失火劉倉卒奔避礙於戶限仆地而傷焉其宅大率類此夷堅志

劉侍郎以先世葬烏程之杼山故自號杼山居士杼山曾祖述字孝叔熙寧中爲御史知雜以忤荆公出知江州謚公折簡與孝叔有道勝名立之語杼山既居溧陽乃以道勝名其堂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草書二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

劍之狀蓋鍾離翁也其詞云露滴紅蘭玉滿畦閑掩象扆到峯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齊古塹細香紅樹老半峯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溪李粹伯跋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鳳之勢脫去尋常畦逕非得於心而應於手者不能爾飄然神僊風度固有所本云眞本藏於建康府治軍資庫絹素褾飾處皆斷裂獨字畫不動庚申歲者登非 藝祖創業建隆元年乎夷堅志

洪輯居溧陽縣西寺事觀音甚敬幼子佛護病痰喘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證危甚呼醫杜生診視之杜曰三歲兒抱病如此雖盧扁復生無如之何矣輯但憂泣齋因具而其母以嘗失孫愁悴尤切輯益窘懼投哀請禱于觀音至中夜妻夢一婦人自後門入告曰何不令服人參胡桃湯覺以語輯洒然悟曰是兒必活此蓋大士垂教耳急取新羅參寸許胡桃肉一枚不暇剝治煎湯灌兒一蜆殼許喘即定再進遂得睡明日以湯浸去胡桃皮取淨肉入藥與服喘復作乃只如昨夕法治之信宿有瘳此藥不載於方書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桃則斂肺也夷堅志

溧陽甕橋巫能以異法治骨鯁雖與被鯁者相去遠或不見其人亦可療淳熙九年長巷村人王四因食鵝遭鯁三日不能下飲食盡隔勢且死遣子持錢詣巫巫即於竈內取灰篩布地上炷香焚鏹誦咒召神結印次以葦筒作小舉狀耕灰中云此骨甚深凡耕至一再筒中忽微有聲巫傾注水盌間

乃鵝翅骨也甃橋距長巷四十里王氏子還家父
平復已半日矣其病之淺者一犂即愈云夷堅志
建炎初有婦人題黃蓮步接官亭之壁云妾鄱陽人
也女工之外從事詩禮不幸嚴霜下墜泰山其頽
飄泊一身所適非偶薰蕕同器情何以堪昨浮家
洞庭怒帆一張良人倏爲鬼錄吁臣不事二主女
不事二夫其柰何哉偶攜稚子來登客亭感時傷
心遂成小絕知我者其天乎詩云故里蕭條一望
間此身飄泊歎空還感時有恨無人說愁斂雙蛾

對暮山

聖湯延祥溫湯元序金陵屬邑溧水溧陽舊多蠱毒
丞相韓滉之爲浙西觀察也欲更其俗絕其源終
不可得時有僧住竹林寺每絹一疋易藥一圓遺
近中蠱者多獲全濟值滉小女有惡疾浴於鎮之
溫湯即愈乃盡捨女之粧奩造浮圖廟於湯之右
謀名僧以藏寺事有以竹林市藥僧應之滉欣然
迎置且求其藥方久之僧始獻於是其法流布仍
刊石于二縣之市唐末喪亂石不復存而溫湯之

寺至今在爲鎭之大族夏氏世傳其法藥以溫湯
爲名誌其所自也溫湯元方五月初桃皮末（二錢生用）
螌蝥末（一錢先以麥麩炒去翅足）大戟末（二錢生用）右三味以米泔
淀爲圓如棗核形如中一切蠱毒食前用米泔下
一圓修合時於淨室中切忌婦人孝子猫犬見祟
寧間佳持僧智淳得其方於府帥曾氏家

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雨淚稽顙
屢指其腹主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
理寺親錄囚繫一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產二子
蝹感牝狙之事罪止於流其山去城東宣十五里

溧水縣東南二十五里有烏鯉廟昔民有女感黑龍
於田野歸而有娠後產鯉魚投於水中復能變化
隨母所後乘雲而去母亡每春時必來墳所鄉人
因立廟祠焉

開寶七年南唐後主金陵苑囿中鹿忽作人語牧
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爲鬼物
苑囿荒凉焉能拘我明年王師渡江牧者俱死闘
敵苑囿亦廢矣

裴長史新羅國人忘其名後主朝行建州長史開寶
八年王師攻金陵未下建州守查元方知長史善
伎術進赴金陵五月路由歙州長史託疾不行密
告刺史龔愼儀監軍幹鎬曰有狀託以附奏言金
陵事者五一金陵立春節後出災謐寧無事二潤
州不過九月當陷三朱令贇舟師氣候不過池州
四江州血氣覆城明年春末夏初血塗原野五大
朝明年十月有大喪後皆如其言
杜秋娘李錡妾也錡滅籍入宮有寵於景陵後賜歸
故鄉杜牧過金陵爲之賦詩牧謂秋爲金陵女國
史補本事詩云李錡之擒婢配掖庭者曰鄭曰杜
杜名秋娘建康人也有寵於穆宗穆宗即位以爲
漳王傅姆太和中漳王得罪國除詔賜秋歸老故
鄉中書舍人杜牧爲詩以哆之詩云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
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濞即山鑄後庭千蛾眉秋
持玉斝飮與唱金縷衣濞既白首叛秋亦紅粉滋
吳江落日渡灞岸垂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盼獨依
依椒壁垂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窕復
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閑捻
紫簫吹莓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粉羽林仗獨
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饜飫不能飴咸池昇日慶
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禖侍皇

子壯髮綠透透畫堂授傳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
絡褓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館武帳弄璧啣漸拋
竹馬敲稍出舞雞奇新靳整冠珮侍宴坐瘖池眉
宇儼圖畫神秀射朝暉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
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甑稜拂斗極回首尚遲
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逢闘識舊吏東髮巳
如絲郄嗅吳船渡舟人爭得卸歸來四鄰故茂苑
草菲菲青血酒不盡仰天卸問誰衰衣一匹素夜
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爲戲斂自古昔一貫
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
蘇一飼逐鷄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
籍中兩翎尊毋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冊瑚
破高齊作婢春黃塵蕭后去揚州奕娠爲闕氏女
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鈞翁王者師
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
斯安知魏齊首見譏廁中晃給袁齡張華廊廟冠
曦危耳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武郄生還鄧通
慾死飢上張旣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

高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驅耳何爲而聽
目何爲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尊
酒題作杜牧詩愁來
獨長詠聊可以自怡

李珦字溫叔都官外郎之幼女也八歲能作詩後適
江夏人王常同泛舟射利江湖間婁徹爲江州清
風亭記常方歎美珦曰未之盡也何不云好山綠
水萬里有盡處清風明月千古無老時一日舉其
文於徹徹卒用其言爲破題不久常死珦溺舟於
三山磯下後三日尸忽出於水中土人異之爲立
廟熙寧中都山張芝過廟作三絕焚於廟中一云風軟

潮生江水平遙峯隱隱浸寒青自從香骨沉波底獨我爲詩吊爾靈二云軋軋櫓聲離遠浦蕭蕭帆影落寒濤慇懃灑酒陳佳果將此深心慰寂寥三云江雨初晴遠岸低心因啼鳥陡思歸爾如會我題詩意魂夢相求一處飛旣夜一青衣召云娘子奉俟久矣芝曰娘子爲誰青衣曰早來獻詩與誰耶芝乃悟見一婦人謂芝曰早來佳章欲託以夢寐是或不負不能盡所懷故求而見妾溺此時水官令賦詩及校九江會源錄一夕而畢水官大悅令江神由其尸顯其靈今有祠在此血食於人謝子之詩意所不敢當答以詩梅天半霽江水漲水搖花影紅蕩漾東風拋雨過江西截江一瞬生

銀浪闇然不見鷗鷺飛漁唱四沉煙暝蕩忽然晴霽碧雲開水色天光月下上柳風和軟浪無聲客櫓嘔軋中流鳴雨岸沙頭拾翠女嬉笑携手相將行秋入空江潦水聲澄流一碧如寒鏡遠帆滅沒入雲中菱唱微茫晚風暝西風脫木露三山隱隱樵居亂石間霜猿哀落巖前月杜宇枝間更啼血遂寫風緊客衣單中夜危腸幾欲絕我本名家閨中女聘得良人共途路相將雲水二十年所得歡心亦無數登期天禍及一身夫死身沉大江去猛風吹雲無定蹤盡目陰愁難得雨秋高水冷白骨寒孤兒稚女歸何處因公遺我白玉篇慰此窮泉生和氣明朝偃舸宿何州回首寒江煙雨暮芝見詩歎賞久之俄出白金二百星贈芝曰煩礱一石載妾前事亦有奉報芝受其金送芝出幄則已五皷矣芝後因循不爲立石舟再過三山磯下幾

至傾覆是夕又夢其女深訴責之事見翰林名談

晉譙閔王承遭王敦之難其子無忌以年小獲免咸和中無忌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楊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楊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為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

晉元帝渡江隨帝有王離妻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死而火亦經時人號其所居為聖火巷在今縣東南三里禪衆寺直南出御街又齊武帝末年先是句奴中謠言

云赤火南流喪南國於是匈奴始規爲寇帝方患而憂之是歲果有沙門從北來齎此火而至火色赤於常火云可治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京師咸云聖火詔使吏澆滅之而民亦有竊蓄者治病先齋戒以火灸桃板七炷而疾愈吳興巨國賓竊還鄉邑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形容骨立依法灸板一炷即痊是月武帝崩 建康實錄注

愍帝建興五年春正月瑯邪王出師路北躬擐甲胄移檄天下徵兵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

國史纂異云王蕤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其眞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眞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以獻便留內不出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灰燼此書亦見焚矣

張舜民芸叟曰李後主雜記數千言德慶堂題榜大

大370の